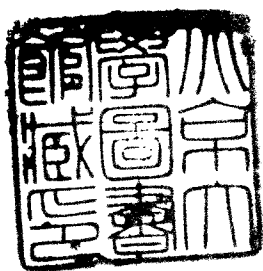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
七八



中華書局

內封題簽 李一氓
裝幀設計 伍端端

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
第七八冊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1}{16}$ ·68 $\frac{1}{4}$ 印張·插頁2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720冊 定價：250元

ISBN 7—101—01272—8/B·237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第七十八冊目錄

千字文編次 塞

一七一—古尊宿語錄（別本）四十八卷

宋頤藏主集

（明徑山藏本）

卷一

南嶽大慧禪師語錄

馬祖大寂禪師語錄

百丈懷海禪師語錄

卷二

百丈懷海禪師語錄

黃檗斷際禪師語錄

卷三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

卷四

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卷五

一 一 一 二 七 七 一〇 三 三 九 二六

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之餘

興化禪師語錄

臨濟慧照禪師塔記

卷六

睦州和尚語錄

睦州和尚語錄小序

卷七

汝州南院禪師語要

風穴禪師語錄

重刻古尊宿語錄序

卷八

汝州首山念和尚語錄

卷九

石門山慈照禪師鳳巖集

鳳巖集序

卷一〇

汾陽昭禪師語錄

并州承天嵩禪師語錄

卷一一

慈明禪師語錄

二六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五 三六 三六 三七 三八 四〇 四〇 四六 四六 五〇 五一 五一 五三 五三 五六 五六

卷一二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語要

六〇

題南泉和尚語要

六〇

南泉和尚短記

六三

衢州子湖山第一代神力禪師語錄

六三

卷一三

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并行狀

六六

卷一四

趙州真際禪師語錄

七二

卷一五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上

七九

卷一六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中

八七

卷一七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下

九三

卷一八

雲門山光泰禪院匡真大師行錄

九八

請疏

一〇五

後記

一〇五

卷一九

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

一〇六

漳州道吾真禪師語要

一〇八

漳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錄序

一一〇

題楊岐會老語錄

一一〇

卷二〇

舒州白雲山海會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語錄

一一二

次住太平語錄

一一四

次住海會語錄

一一六

卷二一

舒州白雲山海會演和尚語錄

一一九

卷二二

黃梅東山演和尚語錄

一二五

序

一三〇

卷二三

汝州葉縣廣教省禪師語錄

一三一

卷二四

漳州神鼎山第一代誼禪師語錄

一三七

卷二五

筠州大愚芝和尚語錄

一四二

一〇五

卷二六	舒州法華山舉和尚語要	一四七
卷二七	佛眼禪師語錄序	一五一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一五一
卷二八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一五七
卷二九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一六三
卷三〇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一六九
卷三一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小參語錄	一七六
卷三二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普說語錄	一八一
卷三三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普說語錄	一八七
卷三四	佛眼禪師語錄序	一九二
	佛眼禪師語錄序	一九八

宋故和州褒山佛眼禪師塔銘	一九八	
卷三五	大隨開山神照禪師語錄	二〇〇
序	行狀	二〇三
祭文	卷三六	二〇三
報子和尚語錄	序	二〇四
短記	卷三七	二〇七
鼓山先興聖國師和尚法堂玄要廣集	序	二〇八
書後	短記	二一三
卷三八	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禪師語錄	二一四
卷三九	智門祚禪師語錄	二一五
序	序	二二二
	序	二二五

卷四〇

雲峯悅禪師初住翠巖語錄

次住法輪語錄

卷四一

雲峯悅禪師初住翠巖語錄

題雲峯悅禪師語錄

卷四二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筠州聖壽語錄一

住洞山語錄

卷四三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金陵報寧語錄二

住廬山歸宗語錄

住寶峰禪院語錄

卷四四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金陵報寧語錄三

卷四五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偈頌

請疏

序

卷四六

滁州瑯琊山覺和尚語錄

卷四七

東林和尚雲門庵主頌古

卷四八

佛照禪師奏對錄

一七一二 輔教篇三卷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影印宋磧砂藏本)

上卷

原教

勸書第一并叙

勸書第二

校勘記

中卷

廣原教并叙

校勘記

下卷

孝論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二二六

二二六

二二九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六

二二七

二二九

二四五

二四五

二四四

二四六

二五〇

二五三

二五三

二五八

二五八

二六八

二六八

二六九

二六九

二七八

二七八

二八九

二八九

二九五

二九五

二九七

二九八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二

三〇二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九

三〇九

三一

三一

三一三

校勘記

三二三

一七一三 傳法正宗記九卷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清藏本)

卷一

三一四

契嵩上皇帝書及中書劄子等

三一四

始祖釋迦如來表

三一六

校勘記

三一九

卷二

三二一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三二一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三二二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三二三

天竺第四祖優波毼多尊者傳

三二四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三二五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三二六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三二七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三二七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三二八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三二八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三二九

校勘記

三三一

卷三

三三二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三三二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三三三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三三三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三三四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三三五

天竺第十七祖僧迦難提大士傳

三三六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三三七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三三八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三三九

校勘記

三四一

卷四

三四二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三四二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三四三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三四四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三四六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三四七

校勘記

三五〇

卷五

三五二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三五二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三五三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

三五七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下

三六〇

契嵩關於達磨之論述

三六一

校勘記

三六一

卷六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三六二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三六二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三六三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三六四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三六七

校勘記

三六八

卷七

正宗分家略傳上并序

三八一

校勘記

三八一

卷八

正宗分家略傳下

三九〇

校勘記

三九一

卷八

旁出略傳并序

三九一

宗證略傳并序

三九四

校勘記

三九八

一七一四 傳法正宗論二卷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明永樂北藏本)

卷上

第一篇

四〇〇

第二篇

四〇三

校勘記

四〇六

卷下

第三篇

四〇七

第四篇

四一三

校勘記

四一五

一七一五 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

四一七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清藏本)

序

四一七

校勘記

四二五

一七一六 傳法正宗定祖圖(別本)一卷

四二六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七一七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

元明本撰述

參學門人慈寂上進

(影印宋磧砂藏本)

表、劄、序、總目

校勘記

四三一

卷一上

四三四

校勘記

四三五

卷一下

四四〇

校勘記

四四一

卷二

四四九

校勘記

四五〇

卷三

四五一

校勘記

四五二

卷四上

四五五

校勘記

四五六

卷四下

四六一

校勘記

四六二

四六八

卷五上

四六九

校勘記

四七三

卷五下

四七四

校勘記

四七八

卷六

四七九

校勘記

四八一

卷七

四八二

校勘記

四八三

卷八

四八四

校勘記

四八六

卷九

四八七

校勘記

四八九

卷一〇

四九〇

校勘記

四九一

卷一一上

四九二

校勘記

四九七

卷一一中

四九八

校勘記

五〇三

卷一一下

五〇四

校勘記

五〇九

卷一二上	校勘記	五一〇	卷一九	校勘記	五五七
卷一二中	校勘記	五一五	卷二〇	校勘記	五六一
卷一二下	校勘記	五一六	卷二一	校勘記	五六二
卷一三	校勘記	五二〇	卷二二	校勘記	五六六
卷一四	校勘記	五二一	卷二三	校勘記	五六七
卷一五	校勘記	五二六	卷二四	校勘記	五六八
卷一六	校勘記	五二七	卷二五	校勘記	五六九
卷一七	校勘記	五三〇	卷二六	校勘記	五七一
卷一八上	校勘記	五三一	卷二七上	校勘記	五七二
卷一八下	校勘記	五三三	卷二七下	校勘記	五七三
	校勘記	五三八		校勘記	五七四
	校勘記	五三九		校勘記	五七五
	校勘記	五四一		校勘記	五七七
	校勘記	五四二		校勘記	五七八
	校勘記	五四六		校勘記	五八二
	校勘記	五四七		校勘記	五八四
	校勘記	五五二		校勘記	五八五
	校勘記	五五三		校勘記	五八八
	校勘記	五五六		校勘記	五八九
	校勘記			校勘記	五九〇

卷二八

校勘記

五九一

卷二九

校勘記

五九二

卷三〇

校勘記

五九七

一七一八

永嘉集一卷

六〇五

唐慎水沙門玄覺述

(明永樂北藏本)

永嘉集序

六〇六

慕道志儀第一

六〇六

戒憍奢意第二

六〇七

淨修三業第三

六〇七

奢摩他頌第四

六〇八

毗婆舍那頌第五

六一〇

優畢又頌第六

六一一

三乘漸次第七

六一二

事理不二第八

六一四

勸友人書第九

六一五

發願文第十

六一六

校勘記

六一八

一七一九 永嘉證道歌一卷

六一〇

唐慎水沙門玄覺撰

(清藏本)

校勘記

六一一

一七二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二十一卷

宋池州報恩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禪寺住持普會續集

明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

住持淨戒重校

(明永樂南藏本)

序

六二二

卷一

六二三

校勘記

六三三

卷二

六三六

卷三

六四三

卷四

六五四

卷五

六六六

卷六

六七九

卷七	六九二	卷一	八五五
卷八	七〇三	(明徑山藏本)	
卷九	七一六	序五篇	八五五
卷一〇	七二六	目錄	八五六
卷一一	七三五	卷二	八六一
卷一二	七四九	卷三	八六六
卷一三	七六一	卷四	八七一
卷一四	七七二	卷五	八七六
卷一五	七八四	卷六	八八一
卷一六	七九六	卷七	八八六
卷一七	八〇五	卷八	八九一
卷一八	八一五	卷九	八九六
卷一九	八二八	卷一〇	九〇二
卷二〇	八三七	卷一一	九〇八
卷二一	八四七	卷一二	九一四
一七二一		卷一三	九二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四		卷一四	九二六
十卷		卷一五	九三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		卷一六	九三八
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			

4782 B 2

卷一七
卷一八
卷一九
卷二〇
卷二一
卷二二
卷二三
卷二四
卷二五
卷二六
卷二七
卷二八
卷二九
卷三〇
卷三一
卷三二
卷三三
卷三四
卷三五
卷三六

九四四
九五〇
九五五
九六一
九六七
九七二
九七七
九八三
九八九
九九五
一〇〇〇
一〇〇六
一〇一二
一〇一七
一〇二三
一〇二九
一〇三五
一〇四一
一〇四七
一〇五三

卷三七
卷三八
卷三九
卷四〇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校勘凡例

一〇五九
一〇六四
一〇七〇
一〇七六
一〇八〇

古尊宿語錄卷第一

大鑑下一世

南嶽大慧禪師諱懷讓金州人也俗姓杜於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對太史瞻見遂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敕金州太守韓偓親往存慰其家家有子惟師最小年始三歲炳然異性惟思讓父乃安名懷讓至年十歲惟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見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眾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同謁嵩山安禪師安啓發之乃真語曹路禮六祖六祖問什麼處來師云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什麼物與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云某甲有箇會處祖云作麼生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識汝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什加羅漢僧又說佛心裏能養事說向漢江瀨湖波探水月將照二三人祖云先師有言從吾向後勿傳此衣但以法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惟示道化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學情已善提果自成汝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遠說師待奉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南嶽居般若寺示徒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僧問如鏡鑄像成後光歸何處師云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麼處去僧云成

後為什麼不鑑照師云雖然不鑑照護他一點不得馬祖居南嶽傳法院獨處一庵唯習坐禪凡有來訪者都不顧師往彼亦不顧師觀其神宇有異遂憶六祖識乃多方乃誘導之一日將曉於庵前磨馬祖亦不顧時既久乃問曰作什麼師云磨作鏡能成佛相乃離座云如何即是師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云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問斯

示誨然開悟禮拜問云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馬祖云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師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無相何復何成馬祖一蒙開悟心地超然待奉十秋日益深奧師入室弟子六人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信善威儀一一人得吾眼善領略一一人得吾耳善聽理一一人得吾鼻善知氣一一人得吾舌善談說一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後馬祖闡化於江西開元寺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云未見通消息來遂道一僧去囑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記取各話來僧如教迴舉似師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聽禪師然之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示寂於南嶽救謫大禪禪師最勝輪之塔吏部侍郎歸登撰塔記

大鑑下二世

馬祖大寂禪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也俗姓馬氏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問如何是修道師

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云作何見解即得遠道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轉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

道曲邪偽我慢真高合為一體故經云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却迷諸善難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至上根眾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及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者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知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鈞鑊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上堂龐居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云待汝一口喫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問不昧本來身請

師直上觀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云適來弄巧成拙問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佛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西堂問取智藏僧至西堂問西堂以手指頭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汝去問海兒僧去問海兒僧見我今日頭痛到者裏却不曾回東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頭黑頭水潦起來呵呵大咲云無量妙義百千三昧盡在一毛頭上讓得根源去師令僧馳書與徑山欽和尚尚書中畫一圓相徑山纔見拿筆於中著一點後有僧舉似志國師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過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末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未滿湖山云什麼妙中曾大小少又問如水無筋骨能騰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臨偈

師作嗔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王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王曰師子在窟法師曰出不入是甚麼法王曰無對百丈云辭出法師曰曰屋王曰問師曰是甚麼法王曰亦無對師曰這鏡鏡阿師師曰使問曰是甚麼法王曰不啻即是師曰若啻是中丞祿不啻是中丞祿師入室命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山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返日尊俄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跌入滅元和

及參隨馬祖喝一喝師便出去馬祖一日問師什麼處來師云山後來祖云還逢著一人麼師云不逢著祖云為什麼不逢著師云逢著即舉似和尚祖云什麼處逢著師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師再參馬祖祖曰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祖挂掃子於舊處祖曰你已後開兩片皮將挂掃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背後住洪州大雄山以居處巖巖峻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林月參玄之賓四方譽至為山黃葉當其首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髮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奉嗣馬祖去麼眾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無便禮拜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卻那師問眾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眾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眾對雲嚴問和尚每日區區為阿誰師曰有一人喫飯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法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決師云昨夜南山虎咬大蟲云不緣真詮為甚麼不垂方便師云掩耳偷鈴漢云不得中郎鑑還同野舍新師便打僧云蒼天蒼天師云得與麼多口云空過知音拂袖便出師云百丈今日輪卻一半佛性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云蒼天蒼天師云空過知音者作禮師云一狀領過有一僧哭入法堂師云作什麼僧云父母俱喪請師揀日師云明日一時埋卻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獨坐大雄峰僧禮拜師便

百丈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師參馬大師為侍者懼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大師拈起一片胡餅示眾云是甚麼每日如此師經三年一日隨侍馬祖路行次聞野鴨聲馬祖云什麼聲師云野鴨聲良久馬祖云過來擊向什麼處去師云飛過去馬祖還頭將師便擣師作漏聲馬祖云又道飛過去師於言下有省師師侍者察哀哀大哭問事問曰汝娘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擣得痛不徹問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問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問事師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曰呵呵大笑問事曰過來哭如今為甚師曰笑師曰過來哭如今笑問事問然明日馬祖昇堂纔坐師出來卷卻黃馬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馬祖云過來與果轉因緣你為什麼卷卻黃師曰為某甲鼻頭痛馬祖云你什麼處去來師云昨日偶有出入不

打西堂問師你向後作麼生開示於人師以手拈符兩邊堂云更作麼生師以手點頭三下上堂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佛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如同魔說馬祖令人馳書并誓三寶與師師令排向法堂前乃上堂與眾集師以拄杖指臂光云道得即不破道不得即打破眾無語師便打破歸方丈

云是什麼滿山問仰山百丈再家馬祖賢佛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滿山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除者盡是唱道之師滿山云如是如是師因普請開田問運關眾開田不易眾云眾僧作務師云有頃道用眾云爭敢辭勞師云開得多少田眾作鋤田勢師使喝眾掩耳而出師問黃檗甚處來眾云山下採菌子來師云山下有一虎子汝還見麼眾使作虎聲師於腰下取斧作斫勢眾約住使掌師至晚上堂云大眾山下有一虎

子汝等諸人出入好看老僧今朝親遭一口後滿山問仰山云黃檗虎話作麼生仰山云和尚如何滿山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滿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滿山云叔子甚有險崖之句師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眾散去一日不去師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墮在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云汝但問老人便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

言下大悟告辭師云某甲已免野狐身住在山後乞飯云僧燒送師令維那白趙告眾齋後普請送云僧大眾不能詳至晚參師舉前因緣次黃檗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落在野狐身今人轉轉不錯是如何師云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打師一掌師云將謂胡獼亦更有赤須胡時滿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典座以手敲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麤生典座云佛法不足者箇道理後滿山舉黃檗問野狐話問仰山仰山云黃檗常用此機滿山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山云亦是黃受師承亦是

自宗通滿山云如是如是黃檗問從上古人以何法施人師良久黃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云將謂你者濃是箇人便歸方丈師與滿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滿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滿山把一蕪菜吹過與師師接云如蟲觸木因普請鋤地次有僧聞鼓聲舉起鋤頭大笑歸去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後喚其僧問你今日見甚道理云某甲早辰未喫粥聞鼓聲歸來飯師呵呵大笑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彌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云分明箇師登起佛子問汝見佛子否云見師更不借師今僧去奉敬

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袖拂却上塵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過廣錄夫語須辯細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辯濁說佛法邊垢棟凡說淨法邊垢棟聖從九部教說向前眾生無眼須假人離垢若於聲俗人前說須教渠出家持戒修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詰傳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其具全是戒定慧方便向他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若垢須說雜有無等法離一切修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割除習染沙門除食曠病不去亦名聲俗亦須教渠修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欺得食曠病去盡依住無貪將為是見無色界是瞿曇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修禪學慧須辯清濁諸法者貪瞋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受取既不愛取住不愛取將為是初善是任詞伏心是聲聞人是總後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鬼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依住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鬼墮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障障地障行障障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纏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事運戒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任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處不論垢障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處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垢勿傷之也佛香菩薩等語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眾作清流說豈清相說濁過愚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見善星等箇箇有傍礙箇箇有則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

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祇如文殊觀音發至等却來須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處時祇喚作須地入祇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他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着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誘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誘佛法僧云善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梁生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轉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已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禪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已佛向外馳求病既不外馳求病差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冰是水救滿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賢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眾生邊乘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提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摩挲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言黃亦白

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亦爾處處能解唯不能解於般若之上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眾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善法智覺善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善是有清善根雖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合善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摩處久就觀心至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于魔網不去縱解日本圍陀經盡是地獄淨若見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如今盡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微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不執不有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說我足和尚汝是弟子者同於魔說無端說道曰學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單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簡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祇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實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教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為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祇合聲俗人前說祇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為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祇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食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

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業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總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總語是升合擔語是棟樑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證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說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棟樑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地洄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辨地從濁辨清祇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亦不是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無問之間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為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眾生佛不住佛名與福田須辨王容語食芥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祇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妄言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為導師眾生性識他為未曾踏佛塔梯是纏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乍喫玄旨藥不得乍聞格外語他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摩難說無可比喻說眾生有佛性亦誘佛法僧說眾生無佛性亦誘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誘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誘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誘說佛性無則損滅誘說

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謬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
 誘始欲不說眾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眾生又隨
 諸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
 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假立名
 字本不是佛向來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來說是菩
 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指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
 合搭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
 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
 眾生到得涅槃則有生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
 滿因果網覆無有不相屬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
 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眾生不親不疎
 不高不下不平不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
 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屬實理真實亦
 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喻如虛空不可
 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者亦如卦龜被
 金木水火土管亦如藕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
 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
 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善薩即非苦薩是名苦
 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祇說一句令眾生入
 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
 如今儘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儘覺是中
 善亦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祇
 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上初祖云無
 能無聖為佛聖若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龜等
 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古百劫
 時事豈得是佛如阿修羅王身極長大獸兩倍須彌
 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眾入藕絲孔裏
 藏通變辯才不少他且不是佛教語節級者殺降降
 不同未悟未解時名貪顯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
 舊時人祇異舊時行履處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為

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
 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食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
 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
 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
 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
 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
 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
 何處安著亦云禪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亦云但融治
 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祇如今照一切有無
 等法都無食取亦莫取著亦云合與麼學學似浣垢
 衣衣是本有垢是外來聞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
 都莫將心湔泊菩提樹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屬色
 十二分教屬聲祇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
 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歸命終時尋
 舊路行尚不徹到與麼時新調始學無有得期臨
 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隨心所受重處先受祇如今
 不作惡事當此之時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
 境若怕臨終之時憚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
 始得祇如今於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
 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
 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
 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祇如今一念一念不被
 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祇是人人祇是佛亦
 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
 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
 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
 聲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
 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盡處
 寂寂體盡付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
 如大海水無風而市之波忽知市市之波此是細中

之麤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
 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微智出生一切諸
 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刹
 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閤一色一塵一佛一
 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
 法亦復如是二一徧滿一切刹土此是細中之麤是
 善境界是一切上流如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
 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
 無上道是無等等呢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高甚
 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
 深流廣人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臥若能如是時
 為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二
 佛刹聲一佛刹香一佛刹味一佛刹觸一佛刹事悉
 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縱廣總皆如是若守
 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頂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
 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繁世有二十五又散一
 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為爾微
 識亦名微細煩惱便即斷除既得除已名為回神住
 空處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庵所縛世界成壞
 定力所持滿向別國王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
 畏之處善薩悉皆遠離亦云失脚作轉輪王今四天
 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算自己儘覺名王
 緣念者有無諸法名轉輪王祇如今於藏腑中都不
 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空名不死藥為喚
 前王名不死藥離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一物亦
 非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轉輪王祇如今非有人以佛
 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眾生六趣四生隨其
 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眾生皆已衰老我
 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今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
 如是施王但施眾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

今得須施洎果乃至阿羅漢道功德無量無邊猶不
 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
 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
 一一禮拜歎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
 力祇如今於百千萬眾中有一人得者價直三千大
 千世界所以常勸眾人須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
 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譬中珠
 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寶入若不守此為解如王髻
 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運寶出佛直是纏
 外人却來纏內與麼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
 絕那邊人却來向者岸與麼作佛人及獼猴俱不能
 行人喻十地菩薩獼猴喻凡夫讀經看教求一切知
 解不是一向不許解得三乘教善得瓔珞莊嚴具得
 三十二相窻字寶佛即不得教云貪著小乘三藏學
 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為是破戒比丘名字羅漢涅
 槃經中被配入十六惡律儀中同於賊獵漁捕為利
 養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
 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經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語決
 定透他義句不過莫讀最第一亦云須看教亦須參
 吾知識第一須自有眼須辯他生死語始得若辯白
 不得決定透不過祇是重增比丘繩索所以教學玄
 旨人不道讀文字如云說體不說相說義不說文如
 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皆是誹謗是名邪說菩薩
 若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令眾生持心不持事持
 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
 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
 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至初禪有想定無想定
 有相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
 天欲界灼然無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
 何師云不動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問如何是有

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
 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祇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愛
 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祇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又一切
 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
 有佛性祇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
 拳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
 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祇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
 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拳又云若踏
 佛階佛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佛有情無佛性
 古尊宿語錄卷第一

百丈大智禪師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任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已覺覺滯者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眾生覺觸善住善名覺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各二乘覺亦各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問從上祖宗皆有密語通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祇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見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地洎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埃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計什麼密語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滬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滬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虛空故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滬發問伐林莫伐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說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樹問語也塚生招前言既塚生不得無思慮思既同總素何辯師云但招發前途中相拒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粟粟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差而問問所歸還被於前亦如幻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瓦礫用將何為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偏諸問本無煩惱三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邊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祇如今凡情是問無邊身菩薩

不見如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來頂相祇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問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今受禮禮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師云但約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不依住知解者商人日食萬兩黃金亦能消得祇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剗削併留食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一須償他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食覓佛盡皆背也故云久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觀救世者輪迴六趣中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王菩薩無端作見佛相問法想被佛威神力故捨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箇箇透道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障祇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粘得盡但是塵一色總是一佛但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間空虛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是以常欺言嗟見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顆米一莖菜餉時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久一日不生欠一日不死被四大渴定不知先遠者人火不燒人不溺尚尚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商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亂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著佛求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誘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已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治十地菩薩

乘是後初至十地也祇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俱養不得祇如今聞聲如響等喚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罪垢不能相累為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邪願況于世間評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食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任處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一切無聞祇是自詡祇如今能於自己五陰不為其主破人割截節支解都無怨吝之心亦不煩惱乃至自己弟子波人鞭打從頭至足如上一一筆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上流人生死河所以常勸眾人須權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腳踏運華分身百億祇如今於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腳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執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權仗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呪無一乘來是大明呪無菩薩魔來是無上呪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呪一變眾生誦曲修羅二變一乘誦曲修羅三變菩薩誦曲修羅四變淨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等法喻如金鐵自己如理喻如於金全與鐵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覓錢覓寶變金為錢與他亦如麴體真正無諸沙函有人乞餓受麴為錢與他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便應愛即便奉馬食時索便應愛即便

來豐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應機不失亦云六
 絕師子諒云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
 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他被重敷
 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使溺使溺
 他使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
 聲自己澤穢詣曲心盡透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
 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不拘
 清濁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
 一法名定性聲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
 有學聲聞沈空濶寂及自知名無學聲聞貪瞋癡等
 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不得除無病喫藥藥
 變成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
 有三惡欲一欲得四眾圍繞二欲得一切人為我門
 徒三欲得一切人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經云
 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判利大姓
 四欲得婆羅門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
 先須斷之祇如今但有取染動念盡名惡欲盡屬六
 天總被波旬管問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如何師云但
 息一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
 是名除糞祇如今求佛求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
 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祇如今作佛見作佛解但有
 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糞亦名戲言亦名死語
 如云大海不宿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
 濁名戲論教文都總有二十一般空濶得眾生塵累
 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等常是僧家法
 則會與麼會宛然依佛教祇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
 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乎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
 法見應當害已所以文殊執劍於羅漢為持刀於
 釋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圓
 通無間不同眾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

膩都無纖毫依執如是名二乘道況乎評論兒勝負
 說我能我解祇名評論僧不名為僧祇如今但不
 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無生是名正信信著一切
 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各一關
 提如今欲得善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絕人法
 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者是信法者或戒
 施聞慧等菩薩忍不成佛忍不作眾生忍不持戒忍
 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濁照清慧清慧濁在佛名
 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眾生邊則名識亦名類
 備在佛名果中說因在眾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
 法輪在眾生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眾
 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
 明為道體不同眾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
 所聞此是能聞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
 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眾生總與麼也
 來去斷常佛與眾生是死語偏不偏同異斷常等是
 外道義般若波羅蜜是自己佛性亦云摩訶衍摩訶
 是大義行是乘義若守住自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
 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緣
 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
 被一物惑若重一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
 成誘莫莫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是無為雖不
 是無為又不是冥冥猶如虛空佛是心眾生靈覺
 多靈覺雖多他靈覺清淨貪瞋見捉他不着佛是纏
 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取知解不是具足六度
 萬人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真他不用亦不失
 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修行非是執勞負重喚作
 修行却不與麼三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
 佛身佛不明不暗暗屬幻化實相由對虛得名
 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成佛獻蓋

等是升合權語要從濁辯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
 是名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
 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佛
 居不淨不穢土亦名在窟師子亦名金剛得智亦
 名無垢檀亦名第一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
 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幻化佛亦
 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
 名平等性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顯因答果佛同五十
 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一切菩薩等同受生
 滅等苦不同眾生繁業等苦三化身佛祇如今於一
 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
 說辯才名化身佛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
 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智亦名第六
 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
 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
 是三檀空云何比丘給侍於佛所謂不滿六根者亦
 名莊嚴空無諸滿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華果莊嚴空
 無佛眼約修行入法眼辯清濁亦不作辯清濁知解
 是名乃至無眼實稱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
 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無聲故非慧
 眼所見以難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難諸行故非佛眼
 所見以難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
 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大虛名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
 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可言亦不可言即空
 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
 第七地七地菩薩不退七地上三地菩薩心地明
 白易染說火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
 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
 間法但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表戒亦云
 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祇如今但不破一

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備學是名勤護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獲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眾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一切量數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唯多與兒解笑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真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騰顯偏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閒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惟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有象問見否答曰見問見後如何答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是為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校記難曰見既不是校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破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泥垢衣故云離相名佛度實盡不存中旨獨玄玄遂一路同道後進契其階故云校記耳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自己是病還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己無明貪愛父母故云殺父殺母一語類破一切法喫非時食者亦復如是祇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喫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寶器是破戒是安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有所作皆背也却是謗佛但有貪染盡名投手祇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火是燒手指是不惜難命是節節支解是出世間是寧世界於他方祇如今若

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斷是不出網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野干祇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大施王是師子吼亦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納須彌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願八風等是悉能喻四大海水入口中不受一切虛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中祇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瞋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剖剖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髓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界性是作事觀因果佛出世度眾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度眾生前念若瞋即得喜善治之即名為有佛度眾生但是一切言教祇如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痊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痊箇箇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眾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語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眾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喜病及憂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眾生可度如經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亦云不愛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他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為病不同藥亦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菩提等法盡是假方故云至若智者不得一向執中所辨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理名同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教瞋如石頭愛如河水祇如今但無瞋無愛是透山河石壁直為治聲俗病多聞辨說治眼病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不執住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不依住是名不住空恐執自己是

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證而成者名外見詰公云內見外見俱錯眼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四果六人無迹亦名六通祇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開亦不依住不聞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薩足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即喜喜者屬境界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名體結祇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體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祇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索求佛是佛眾求一切有無諸法是眾生眾祇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眾數祇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愛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因成佛學文句竟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誇佛若云佛割物即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聞佛人說佛人知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中無一祇為自無眼依他作眼教中喚作比量智祇如今貪佛知解亦是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愛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於頭目髓腦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撓者名手都未照前境時名髓腦聖地習凡因佛入眾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待至彼共渠語佛入諸類與眾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人苦處亦同眾生受苦佛祇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佛

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連負等語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為不敢說佛自由不自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觀教云若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違其入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以佛下隰喻於眾生如云如來實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間昇騰自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瘡癩是暗嘆因與患痲疾而終是暗為藏明頭述明暗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暗不暗王宮生納耶輪胎第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雜食身純地云我知如來決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其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祇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那箇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抵如空心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元旨忘緣曹裕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辯方所學公云閉智塞聽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祇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簡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至第二第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入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為善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能向暗處解暗攝攝全成土獄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未救者婆伽婆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崇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形變現諸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鐘鼓之聲

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佛無生天葬之如涕唾甚薩六度萬行如棄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相與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祇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從一天界至一天界從一佛刹至一佛刹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他信施供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導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云如火見火但真手觸火不燒人祇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動施為語默啼笑盡是佛慧

大鑑下四世

筠州黃檗斷際禪師諱希運乃福州人也師初到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林扉問云太無厭生師云汝猶未施食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鼻師異之遂而與語多所發疑須臾辭去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師至南昌大師已遷寂聞塔於石門遂往瞻禮時百丈大智禪師處于塔傍師片其遠來之意願問平日得力何百丈乃問魏魏堂堂從何方來師曰魏魏堂堂從嶺南來丈曰魏魏堂堂當為何事師曰魏魏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又舉我我我我馬大師侍立次大師傾繩林角拂子我問即此用離此用大師云汝他後兩片皮將何為我我取拂子際起大師云即此用離此用我挂拂子青處處大師震威一喝我直得三日耳聾師聞是語不覺吐舌丈云云已後莫承嗣馬大師云否師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我兒孫丈云見與師壽藏師牛德于甚有超師之作百丈一日問師甚處來師云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

大轟聲師作大轟聲丈拈斧作斫勢師與丈一掌丈吟吟而笑師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大轟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遺一口師在百丈普請開田丈問運開開田不易師云隨眾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師將鏟築地三丈丈便鳴師掩耳而去師問百丈從上宗來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師云後代兒孫將何傳受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起去南泉問師黃金為城曰銀為壁是甚麼人居止處師云聖人居止處泉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近前又手而立泉云道不得何不請王老師道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云可情許

師上堂大衆集師拈拄杖一時打破復召大衆眾回首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師一日捏拳謂眾云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時有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云七縱八橫云不放過時如何師云普裝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衆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表乃贈詩一章曰

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諸方宗師相承禪學道如何師云接引鈍根人語未可依憑云此既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他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是則渾成斷絕

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疑覓他云既許覓何故又言真斷他師云若不覓即便使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者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你眼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智隔云向者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問纔向和尚處發言為什麼便道話隨師云汝自是不解語人有什麼障負問向來如許多言說皆是抵敵語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師云實法無礙倒汝今問處自生顛倒覓什麼實法云既是問處自生顛倒和尚答處如何師云你且將物照面看莫管他人又云只如箇疑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吹風吹草木也不別又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者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各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為道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與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諸人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筌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沙門果者從息慮而成不從學得汝如今將心求心傍他家舍只擬學取有什麼得時古人心利機關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為問道人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縱成進塞唯知多與兒孫乳喫消與不肖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壬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併却今空即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扣即破有法王出

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為空你情解知量但消融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綱只是應機之乘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慮後問從上來皆云即心是佛未嘗即心是佛師云你有幾箇心云為復即凡心只佛即聖是佛師云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辨返觀為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矣故迷心汝但除卻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師云覓什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與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只為窮故汝自與他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汝道即若不認用說即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汝道即若不認即心亦不心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問安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道安師云起妄遣妄亦成長妄本無根只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真計念自然無妄更擬若為道他都不得有礙處依執名為我捨爾爾必當得佛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心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為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會何堪也問只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什麼心教汝向

境上見汝汝見得只是箇照境底心知人以鏡照而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只是影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說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竊語去上堂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是無事人實無許多般心無事亦無散去問如何是世諦師云說葛藤作什麼本來清淨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未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此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在你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路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為阿耨菩提若不識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如此修行實有何益故誌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假說你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也只是在凡聖內坐不見遺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勢力盡箭還墜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起直入如來地為你你不是與麼人須要問古人建化門廣學如解誌公云不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你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久久難實為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箇入處自然會去為汝不能如是須要將心學禪學道佛法有什麼交涉故云如來所說皆為化人如將黃葉為金止小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

說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若也會得此
 意方知佛道應道俱錯本來清淨皎皎地無方圓無
 大小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
 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濕一切聖賢如電
 拂一切不知心真實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
 處欠少一毫毛既會如是意大須努力盡今生去出
 息不保入息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為祖秀上
 座是五百人首座為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
 何不傳衣師云為他有心是有為法所修所證將為
 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只是默契得密授
 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通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
 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
 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為求衣為求法
 明上座云不為衣來但為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
 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上座乃稟言六祖云不思善不
 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
 明上座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知人飲水冷暖
 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知
 不是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
 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名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
 倒卻門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生阿難
 三十年為侍者只為多聞智慧被佛呵云汝千日學
 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也難消夫出家人
 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
 說猶未知向上關棧子有此眼目方辯得邪正宗黨
 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何皮袋裏
 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
 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惹

須努力真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
 汝久後總被俗儂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
 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臭窺淫
 淡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論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

黃蘗斷際禪師宛陵錄

丞相裴公問曰山中四五百人與人得和尚法師云
 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言在言說言說極是
 化重蒙耳問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但
 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
 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不用
 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數行六度萬行得佛若
 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為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
 歸無常所以云變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但觀自心
 無我無人本來是佛問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
 莫沈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沈寂法本不有真
 作無見法本不無真作有見有之真無盡是情見猶
 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眾生祖宗門中
 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
 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
 設使善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
 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
 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苦提等法諸
 以遺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
 切法從佛至祖竝不論別事唯論一心亦云一乘所
 以十方諸求更無餘乘此眾無枝葉唯有諸真實所
 以此意難信達歷來此土梁魏二國祇有可大師一
 人審信自心言下便會即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去
 道大道本來平等所以深信合生同一真性心性不
 異即性即心心不異性名之為祖所以云認得心性
 時可說不思議問佛度眾生否師云實無眾生如來
 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眾生皆不可得
 云現有二十二相及度眾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與眾生盡
 是汝作妄見祇為不識本心說作見解轉作佛見便
 被佛障障作眾生見便被眾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
 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猶如猿猴放
 一捉一無有歇期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
 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
 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有一切見解總須捨卻
 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牀一衾而臥祇是不起諸見
 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界始得各
 為出世佛所以云釋言如虛空空無所依出過外道
 心既不見法亦不見心既無為法亦無為萬法盡由
 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子品萬類悉皆同盡于
 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祇為汝見解
 不同譬如諸天同寶寶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十方
 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祇是一心實無
 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僧故無
 眾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化度眾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問佛性與眾生性為同為別師云性無同異若
 約三乘教即說有佛性有眾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即
 有同異若約佛乘及祖師相傳即不說如是事唯指
 一心非同非異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無二
 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問無邊身菩薩為何不見如
 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
 來不應更見祇汝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眾生
 見不落眾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
 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
 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
 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

云彌勒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
 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來頂即圓亦無圓無圓見
 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為
 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閑無事莫強辯他境辯著
 便成識所以云圓成法流轉若飄蓬抵道我知
 也學得也契悟也解脫也有道理也強處即喜弱處
 生顯似者簡見解有什麼用處我向汝道等閑無事
 莫說用心不用求真唯須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
 佛道魔道俱惡所以文殊暫起二見既向二鐵圍山
 文殊即實智智即權智權智相對治究竟亦無權
 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眾生無有異見機有佛見
 便作眾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
 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眾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
 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
 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
 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為法見法故名之為佛佛法俱
 無名之為僧喚作無為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
 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眾求故無僧問和尚
 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
 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
 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何曾法無
 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
 場者祇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祇本來
 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道遙何所論問本
 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即是處
 亦無無知解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
 心佛不異故云即心即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云若
 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唯傳
 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

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祇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寄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遍法界名為諸佛理論者簡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為無為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法若無改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為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眾生見便謂有眾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繞起佛見便取回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云問覺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覺佛不可更頭上安頭上如實但真生真見山是山水是木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

樓記明知一切眾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謂將一箇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道任汝三祇劫修亦祇得箇報化佛與你本原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種種形貌若不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種形貌如屋舍捨屋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原之性何得有別問何者是稱違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強精進繞起心向外求者名為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辱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即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覺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為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為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磨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別求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蕪無頭亦無尾應緣而物方便呼為智若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特亦無踪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眾生輪迴不息生死者竟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華化之

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入天六道地獄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卻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衣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不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卻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狀痲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人臥疾藥終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殺抵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空方盡還墜卻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誌公云未達出世明師狂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之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世不

漏心相名為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祇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有慧身是也忽若未會無心者相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錢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各阿闍世如今既會此意何用驅驅但隨緣消淨名云除却

見解處又云調除戲論之義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
概是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
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
一境揚眉動目祇對相當便道美會也得證悟禪理
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理心
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懷惘悵如此
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祇得箇心
所法禪道總沒交涉所以達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見
處故云心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此性縱汝迷時亦
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蓋十方虛空
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
本來無大無小無滿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
亦無人亦無佛絕緣毫的豈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
清流是自然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
說法真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有僧拜歸宗云云往
是處去云請方學五味禪去宗云請方有五味禪我
首長祇是一味禪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後到師處
也會也宗云道道僧擬開口宗又打其僧後到師處
叩問甚麼處來云歸宗來師云歸宗有何言句僧遂
舉前話師乃上堂舉此因緣云馬大師出八十四人
善知識問着箇箇肩流地祇有歸宗較些子師在
隨會裏大中帝為沙彌師於佛殿上禮佛沙彌云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
師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常禮如是事沙
彌云用禮何為師便掌沙彌云太龜生師云者裏是
什麼所在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到南泉一日齊時捧鉢向南泉位上坐南泉下來見
便問長老什麼年中行道師云咸音王已前南泉云
猶是王老師珠在師便下去師一日在茶室內坐南
泉下來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云十二

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廣師云不
敢泉云聚水錢且置草鞋錢教什麼人還師便休後
鴻山舉此因緣尚仰山莫是善樂他南泉不得麼
仰山云不然須知善樂有陷虎之機鴻山云子見處
得與廣長一日五人新到同時相看一人不禮拜以
手畫一圓相而立師云還知道好隻做麼麼云尋糧
羊氣來師云尋糧羊無氣汝向什麼處尋云尋糧羊蹤
來師云尋糧羊無蹤汝向什麼處尋云尋糧羊跡來師
云尋糧羊無跡汝向什麼處尋云與麼則死糧羊也師
便休來日陞座退問昨日尋糧羊僧出來其僧便出
師云老僧昨日後頭未有語在作麼生其僧無語師
云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善學沙門師曾散眾
在洪州開元寺裝相公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乃問
寺王者畫是什麼處寺王畫高僧相公云形影在者
裏高僧在什麼處寺王無對相公云是問莫有禪僧
麼寺王云有一人相公遂請師相見乃舉前話問師
師召云裝休休願諸師云在什麼處相公於下有
省乃再請師開堂

夫學道者先須併卸雜學諸緣決定不求決定不著
聞甚深法恰似清風扇耳覺然而過更不追尋是為
甚深入如來禪離生禪想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
二法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
二念始入我宗門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者裏擬
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
被非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非
外來出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薩足跡不可尋若以
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即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
作空見者即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劃法唯識
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為極果此對
三賢十聖人言故佛斷一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
極微細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所
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愛煩惱
無明便道佛是覺眾生是妄若作如是見解百劫千
生輪迴六道更無斷絕何以故為誘諸佛本源自性
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眾生不暗法無明暗故
佛且不強眾生且不弱法無強弱故佛且不智眾生
且不愚法無愚智故是你出頭總道解禪開著口便
病發不說本祇說末不說迷祇說悟不說體祇說用
總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
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非
心故相亦非相非相故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
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
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過去佛過
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
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即不擬他是
覺是迷是善是惡亂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念瞥
起千重鎖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
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談識你作麼生
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
遠有時秋在目前你擬越他他又轉遠去你始道
他又來逐你取又不得捨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
切法性自爾即不用愁他慮他如言前念是凡後念
是聖如手執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極也據我禪宗
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
不是眾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
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
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
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一切
性水又見一切法即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即不
無不無即妙有有亦不有有即有即真空妙有既

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什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者箇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塵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空無中間法性自爾故眾生即佛佛即眾生眾生與佛元同一體生死涅槃有為無為元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體言同者各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處有佛度眾生何處有眾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自然見即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隨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住當處自具以身空故各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各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言擬量真如佛性二乘菩薩者皆指葉為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眾若天若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既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者箇意始得故達磨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祇覺得可大師一人獨得心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真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成佛人誰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本源自性天真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祇教你了取本心當下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來有幾人得知所以

道天下忘已者有幾人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木人何別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覺者個人不可得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王若成佛時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祇教你莫覓覓便失卻如癡人山上叫一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越及乎覓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又應亦走上山上越如是千生萬劫祇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聲即無響聲響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迹絕跡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隣房也問如王庫藏內都無如是刀伏願誨示師云王庫藏者即虛空性也能攝十方虛空世界皆總不出你心亦謂之虛空藏菩薩你若道是有是無非有非無總成羊角羊角者即你來覓者也問王庫藏中有真刀否師云此亦是羊角云若王庫藏中本無真刀何故云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至異國何得言無師云持刀出者此喻如來使者你若言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者庫中應空去也亦源虛空性不可被異人將去是任麼語說你有者皆名羊角問迦葉授佛心心印得為傳語人否師云是云若見傳語人應不離得羊角師云迦葉自領得本心所以不是羊角若以領得如來心見如來意見如來色相者即屬如來使為傳語人所以阿難為侍者二十年但見如來色相所以被佛呵云唯觀世者不能離得羊角問文殊執劍於瞿曇前者如何師云五百菩薩得宿命智見過去生業障五百者即你五陰身是以見此風命障故求佛求菩提涅槃所以文殊將解劍害此有見佛心故故言你善善云何者是劍師云解心是劍云解心即是劍斷此有見佛心祇如能斷見心何能除得師云這將你無分別智斷此有見分別心云

如作有見有求佛心將無分別智劍斷爭奈有智劍在何師云若無分別智嘗有見無見無分別智亦不可得云不可以智更斷智不可以劍更斷劍師云劍自害劍劍劍相害劍劍亦不可得智自害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母子俱喪亦復如是問如何是見性云性即是見見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見性聞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聞性祇你作性見能聞能見性便有一異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見者不可更見你云何頭上更著頭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礙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如時且眾生不見佛佛不見眾生四果不見四向四向不見四果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見三賢十聖乃至水不見火火不見水地不見風風不見地眾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無去來無能所見既如此因什麼道我見我聞於善知識處得契悟善知識與我說法諸佛出世與眾生說法迴施延祇為以生滅心傳實相法被淨名呵責分明道一切法本來無解何用解他本來不來何用淨他故云實相如是豈可說乎汝今祇成是非心染淨心學得一知一解繞天

下行見人便擬定當取誰有心眼誰強誰弱若也如此天地懸殊更說什麼見性問既言性即見即性祇如性自無障礙無界限云何隔物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師云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礙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見心色心不異故祇為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卻前物始擬得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

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問學人不曾和尚如何指示師云我無一物從來不曾將一物與人你無始已來祇為被人指一不覺契實會此可不是弟子與師俱陷王難你但知一念不受即是無受身一念不想即是無想身決定不逐流造作即是無行身莫思量下度分明即是無識身你如今纔別起一念即入十二因緣無明緣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財童子一百一十處求善知識教向十二因緣中求最後見彌勒勸勸

勸卻指見文殊文殊者即汝本地無明若心別異向外求善知識者一念纔生即滅滅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爾因答果已來即五聚之生滅五聚者五陰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善提舉果即心便是靈智亦云靈靈若有所住著即身為死屍亦云守死屍鬼問淨名默然文殊讚歎云是真入不二法門如何師云不二法門即你本心也說與不說即有起滅無言說時無所顯不故文殊讚歎云淨名不說聲有斷滅否師云語即默然即語語默不二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滅文殊本問亦不斷滅所以如來常說未曾有不說時如來說即是法法即是說法說不二故乃至報化二身菩薩聲聞山河大地水鳥樹林一時說法所以語亦說默亦說終日說而未曾說既若如是但以默為本問聲聞人藏形於三界不能藏於善提者如何師云藏者實也聲聞人但能斷三界見修已離煩惱不能藏於善提故還被魔王於善提中捉得於林中冥坐還成微細見善提心也善提人已於三界善提決定不捨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覓他不得不捨故外魔亦覓他不得不汝但擬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

出印著空印無相文現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此印為虛空不一不空本不空印本不有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如見電光一般觀一切蠢動含靈如響一般見十方微塵國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開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異法法不異乃至千經萬論祇為你之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動莊嚴問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如何師云憊人者即是你的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謂之貪利如今學人不積功累德見者便擬學與歌利王何別如見色時壞卻憊人眼聞聲時壞卻憊人耳乃至覺知時亦復如是喚作節師支解云祇如憊人恐時不合更有節師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師云你作無生見忍辱解無求解總是傷損云憊人被割時還知痛否又云此中無受者是誰受痛師云你既痛出頭來竟箇甚麼問然佛授記為在五百歲中五百歲外師云五百歲中不得授記所言授記者你本決定不捨不取不取善提但以了世非世亦不出五百歲外別得授記亦不於五百歲中得授記云了世三際相不可得已否師云無一法可得云何故言無經五百世前後極時長師云五百世長遠當知猶是憊人故然燈校記時實無少法可得問教中云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復法身者如何師云若以三無數劫修行有所證得者盡恒沙劫不得若於一刹那中獲得法身直了見性者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何以故以見法身可獲故皆屬不了義教中收問見法頓了者見祖師意否師云數師心出虛空外云有限劑否師云有無限劑此皆數量對待之法待你云非有數量非無限量非非有無限重以絕待故你今學者未能出得三乘教外爭喚作禪師分明向汝道一等學禪莫取次安生異

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行一住一刹那間念念不異若不如此不免輪迴問佛身無為不障諸數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師云你作如是見祇見假舍利不見真舍利云舍利為是本有為復功勳師云非是本有亦非功勳云若非本有又非功勳何故如來舍利唯鍊唯精金骨常存師乃呵云你作如此見解爭喚作學禪人你見虛空曾有骨否諸佛心同大虛覓什麼骨云如今見有舍利此是何法師云此從你妄想心生即見舍利云和尚還有舍利否請將出來看師云真舍利難見你但以十指撮盡妙高峯為微塵即見真舍利

夫家禪學道須得一切處不生心祇論忘機即佛道隆分別即魔軍威單竟無毛頭許少法可得問祖傳法付與何人師云無法與人云云何是二祖請師安心師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覺得心覓心不可得故所以道與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歸生滅問佛窮得無明否師云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祇無所得各為坐道場云無明者為明為暗師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祇是本明不明不暗祇者一句子亂卻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其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慧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虛釋迦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薩出來一跨跨卻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賢一毛孔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云既學不得為什麼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之何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眾生終日生而無生

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善
提圓華開世界起舉足即佛下足即眾生諸佛兩足
尊者即理足事足眾生足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
求是你今念念學佛即兼著眾生若嫌著眾生即是
謗他十方諸佛所以佛出世來純除糞器獨除戲論
之糞祇教你除卻從來學心見心除得盡即不墮戲
論亦云撒糞出祇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
智者決定不分別佛與眾生一切盡不分別始得人
我曹慈門下故自古先聖云少行我法門所以無行
為我法門祇是一心門一切人到者裏盡不敵人不
道全勝祇是少人得者即是佛珍重問如何得不
落階級師云但終日喫飯未曾較著一粒米終日行
未曾踏著一尺地與麼時無人無我等相終日不離
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念念不見一切相
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
端坐在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
人祇得三個五箇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
力今生須了卻誰能累劫受餘殃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任三聖嗣法小師惠然集

府至王常侍與諸官請師升座師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方登此座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直是開口不得無你措足處山僧此日以常侍堅請那隱細宗還有作家戰將直下旋陣開旗慶對眾證據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這箇師僧却堪持論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我在黃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僧擬議師便

喝隨後打云不可向虛空裏釘槓去也有座王問三乘十二分教豈不見明佛性師云荒草不曾鋤王云佛豈賺人也師云佛在什麼處王無語師云對常侍前擬瞞老僧速退速妨他別人請問復云此日法筵為一大事故更有問話者麼速致問來你纔開口早勿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見釋尊云法離文字不屬因不在緣故為你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滯常侍與諸官員珠玑佛性不如且退喝一喝六少信根人終無了日久立珍重

師一日到河北府府至王常侍請師升座時麻谷出問大悲子手眼那箇是王眼師云大悲子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道麻谷拽師下座麻谷却坐師近前云不審麻谷擬議師亦拽麻谷下座師却坐麻谷便出去師便下座

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林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箇云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你道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師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師便喝是日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賓主歷然師云大眾要會臨濟賓主何問取堂中二首座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登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登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師乃云大眾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二十年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蒙花鬪杖如高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頓揀喚誰人為我行得時有僧出眾云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勿刃上事師云禍事禍事僧擬議師便打問祇如石室行者踏確忘却移脚向什麼處去師云沒溺深泉師乃云但有來者不虧欠伊忽識伊來處若與麼來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對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剗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

上堂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三要印開朱點未容擬議至寶分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溫而爭負截流機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都藉裏頭人師又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師曉參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

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烈日發生鋪地錦翠孩垂髮白如銀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寨外絕烟塵僧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并泐絕信爾處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誦詩師乃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歡不染去任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祇如自先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祇要你不受人感要用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

自信不及即便茫茫地狗一切境轉被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得識祖佛麼祇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說求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莫錯諸禪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狗好境撥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今日多般用處欠少什麼一道神光未曾聞歇若能如是見得祇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任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揀

實義老少你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心上清淨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你一念心上無分別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你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即今日前聽法底人祇為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為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之明知一切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是光影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一箇影段孤明是這箇

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低為情生智隔懸礙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本是一情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與麼說意在什麼處低爲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佞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满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一覺橋柳鎖漢羅漢碎支猶如廁穢苦提涅槃如繫驢馱何以如此低爲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火大兆大德時尤可惜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真鐵道流你祇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云實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即無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充奴便即見神見鬼指東劃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老爺吞熱鐵丸有日好人家男女被這一瓶野狐精魅所著便即捏怪贅屨生索飯錢有日在

不是你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真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不著名字號之爲玄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祇如有箇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繞道咨和尙我早辨了也老僧穩坐更有道流來相見時我盡辨了也何以如此低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任根本見微更不疑謬

師示眾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祇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喫飯困來即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王立處皆真境來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自爲解脫大海今時學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闍處即入不得名爲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兒解辨佛魔辨真偽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住家若魔佛不辨正是一家人一家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真出家住家祇如今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如水乳合鷄王咬乳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沉問如何是佛魔師云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是佛然佛與魔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無修無得無失無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者我說如夢如化山僧所說皆是道流即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此人處處不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一利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游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先透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祇爲你信不

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頸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折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特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得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以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真正學道人不求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正見解開明方始了畢

問如何是真正見解師云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法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却入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成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嚴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定法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解學人不了爲執名句被他凡聖名碍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和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求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歎你若欲得生歎去任脫著自由即今論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任處活潑潑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祇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之爲秘密道流你莫認著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箇什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咬補過時且要訪尋知識莫因循逐樂光陰可惜念念無常觸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相所逼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擺撥

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云你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你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你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你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

境東浦西沒南浦北沒中浦邊沒邊浦中沒沒水如地覆地如水緣何如此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祇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能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勿嫌底法你若愛聖聖者聖之名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祇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眞普賢你一念心自能解縛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為伴出則一時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

師示衆云如今學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覓總上他閑塵境都不辨邪正祇如有但有佛皆是教迹中事有人拈起一句子語或隱顯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傍家尋問也大差然大丈夫莫愁麼論手論眼論是論非論色論財論說閑話過日山僧此問不論僧俗但有來者盡識得伊任伊向其處出來但有聲名文句皆是慶幻却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這箇無淨境有人乘境出來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我即應清淨境出有人問我善哉我即應慈憐境出有人問我善提我即應淨妙境出有人問我涅槃我即應寂靜境出有人問我善得別人即不別所以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道流你若欲得如法直須是大大丈夫兒始得若萎萎隨地則不得也夫如覺嘆上善下下之權不堪貯醜醜如大騙者直要受人惑隨處作主立處皆眞但有來者皆不得受你一念疑即魔入心如菩薩疑時生魔魔得便但能息念更莫外求物來即照你但信現今用底一箇事也無你一念心生三界隨緣被境分爲六塵你如今應用處欠少什麼一利那間便入淨入穢入彌勒樓閣入三眼國土處處莊嚴唯見空名

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云我共你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約經論家取法身爲根本報化二身為用山僧見處法身即不解說法所以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身法性土明如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奉黃葉用莊小兒戲察交割骨上言道有修有證莫錯設有修得者皆是生灰業你言六度萬行齊修我見皆是造業求佛求法即是造業獄業求善善亦是造業看經看教亦是造業佛與祖師是無事人所以有漏有爲無漏無爲爲清淨業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疑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他莊嚴一切物即莊嚴得你且莫錯道流你取這一般老師口裏語爲是眞道是善知識不思議我是凡夫心不敢測度他老宿陪屨生你一生祇作這箇見解孤負這一雙眼冷噤噤地如凍凌上驢駒相似我不敢毀善知識怕生口業道流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所

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箇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理師便即怕越出始知不與飯喫不安不樂自古先算到處人信不信被過始知不與飯喫不安不樂靈骨堪作什麼所以師子一吼野干腦裂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說欠少什麼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肯便即信這般野狐精應許他說事繫縛他人行道理行相應

謹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點蓬蓬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鏡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未曾欠你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你物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見不用疑誤你心心不異名之活祖祖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即性相不別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師云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祇麼認他閉名爲實大錯了也

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箇善提提淫禁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攝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縛你若求皆苦不如無事有一般禿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方始成道道流你若道佛是究竟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倒臥而歎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生灰不別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權且立虛名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一切諸天神仙阿修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祇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通漏質便是地行神

通道流真佛無形真法無相你祇麼幻化上頭作模
 作樣說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佛是外道
 見解夫如真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
 三界殊勝迥然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
 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
 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法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唯有道
 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
 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
 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於海裏沉浮煩惱由心故
 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與你
 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劫劫中終歸生歎不如無
 事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脚坐道流如諸方有學人來
 至客相見了便有一句子語辨前頭善知識被學人
 拈出箇機權語路向善知識口角頭撞過看你識不
 識你若識得是境把得便拋向坑子真學人便即尋
 常然後便索善知識語依前奪之學人云上智哉且
 大善知識即云你大不識好惡如善知識把出箇境
 塊子向學人面前弄前人辨得了不作主不受境善
 善知識便即現身學人便唱善知識又入一切差
 別語路中擺撲學人云不識好惡老秃奴善知識歎
 曰真正道流如諸方善知識不辨邪正學人來問善
 提涅槃三身境智晤老師便與他解說被他學人罵
 著他便把棒打他言無禮度自是你善知識不得
 好他有一般不識好惡秃奴即指東對西好睛好雨
 好燈籠靈柱你看肩毛有幾莖這箇具機緣學人不
 會便即心狂如是之流總是野狐精魅題被他好
 學人盜盜微笑言瞎老秃奴感亂他天下人道流出
 家兒且要學道悉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亦
 曾於經論尋討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遂乃一

時拋却即訪道茶禪後遇大善知識方乃道眼分明
 始識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會還
 是體究禪磨一朝自省道流你欲得如法見解但真
 受人感向裏向外逢者便投逢佛投佛逢祖投祖逢
 羅漢投羅漢逢父母投父母逢親眷投親眷始得解
 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如諸方學道流未有不依物
 出來底山僧向此間從頭打手上出來手上打口裏
 感皆是上他古人開機境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
 病解縛你諸方道流試不依物出來我要共你商量
 十年五歲並無一人皆是依草附葉竹木精靈野狐
 精魅向一切糞塊上亂咬瞎漢狂消他十方信施道
 我是出家兒作如是見解向你道無佛無法無修無
 證祇與麼傍家擬求什麼物瞎漢頭上安頭是你欠
 少什麼道流是你目前用底與祖佛不別抵麼不信
 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
 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
 起便勝你十年行腳約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祇是
 平常著衣喫飯無事過時你諸方來者皆是有心求
 佛求法求解脫求出離三界礙人你要出三界什麼
 處去佛祖是賞紫底名句你欲識三界麼不難你今
 聽法底心地你一念心念是欲界你一念心念是色
 界你一念心念是無色界是你屋裏家具子三界不
 自道我是一三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耐
 度世界底人與三界安名大德四大色身是無常乃
 至脾胃肝膽髮毛爪齒唯見諸法空相你一念心歇
 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
 樹無明無任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心心歇不得便
 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
 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還

變化意生化身法喜禪悅身光自照思衣羅綺千重
 思食百味具足更無積病菩提無任處是故無得者
 道流大丈夫僕更疑箇什麼目前用處處是阿誰把
 得便用莫著名字號為玄旨與麼見得勿嫌底法古
 人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言亦
 無憂道流如禪宗見解從活潑然茶學之人大須子
 細如至客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
 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
 如有真正學人便唱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
 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學人便唱前人不肯
 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至或疑善知識
 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恁恁不放此
 是至看客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善
 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
 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至或
 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
 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為客看客大德山僧如
 是所集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道流寔情大難佛
 法幽玄解得可地山僧竟日與他說破學者總不
 在意千徧萬徧脚底踏過黑炭地無一箇形段歷
 歷孤明學人信不及便向名句上生解年登半百祇
 管傍家負臥行擔却擔子天下走索草鞋錢有日
 在大德山僧說向外無法學人不會便即向裏作解
 便即倚壁坐舌在上齶湛然不動取此為是祖門佛
 法也大錯是你若取不動清淨境為是你即認他無
 明為耶至古人云湛湛黑漆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
 也你若認他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也
 所以動者是風大不動者是地大動與不動俱無自
 性你若向動處捉他他向不動處立你若向不動處
 捉他他向動處立譬如椿泉魚被波而自躍大驚動

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如諸
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繩斷如下根繩來
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繩來我便境法
俱奪如上上根繩來我便境法人俱不奪如有出格
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繩大德到
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學人
若眼定動即沒交涉疑心即差動念即平有人解者
不離目前大德你擔鉢囊屎擔子傍家走來求佛法
即今與麼馳來底你還識渠麼活潑潑地祇是勿根
株擔不聚撥不散求者即轉遠不求還在目前靈音
屬耳若人不信徒勞百年道流一利那間便入華藏
世界入毗盧遮那國土入斷脫國土入神通國土入
清淨國土入法界入淨入凡入聖入無鬼畜生
處處討覓尋皆不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
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道流山僧佛法的的
相承從麻谷和尚丹雲和尚道一和尚廬山博石頭
和尚一路行遍天下無人信得盡皆起謗如道一和
尚用處純一無雜學人二百五十書皆不見作意如
廬山和尚自在真正順道用處學人者皆悉被罵皆
然如丹雲和尚珠隱顯學人來者皆悉被罵如
麻谷用處苦如黃葉近傍不得如石筆用處向前頭
上竟人來者皆懼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說
神變人一切境隨處無事境不能換但有來求者我
即便看出渠渠不識我我便著數駁學人人生解一
向入我言句苦哉暗禿子無眼人把我著底底認青
黃赤白我脫却入清淨境中學人一見便生忻欲我
又脫却學人失心茫然狂走言我無表我即向渠道
你識我著衣底人否忽爾回頭認我也大德你莫
說衣衣不能動人能著衣有箇清淨衣有箇無生衣
善提衣涅槃衣有袈衣有佛衣大德但有聲名文句

皆悉是衣愛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磬成其句
義明知是幻化大德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
有念皆悉是衣你發麼認他著底衣為是解經應
劫祇是衣通三界循還輪回生處不如無事相逢不
相識共語不知名今時學人不得蓋為認名字為解
大策于上抄為保重三重五重覆于裏不教人見
道是玄旨以為保重大錯謬屢生你向枯骨上覓什
麼汁有一般不識好惡向教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
義如把屎塊子向口裏含了吐過與別人猶如俗人
打傳口相似一生虛過也道我出家被佗問着佛
法便即口口無詞眼似淚淚口如插梳如此之類透
彌勒出世移置化方世界寄地獄受苦大德你波波
地任諸方覓什麼物踏你脚板問無佛可求無道可
成無法可得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道流真佛無形真道無體真法無相三
法混融和合一處辨既不得喚作茫茫業識眾生
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開示師云佛者心清
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
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其真正學道人念心心不間斷
目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竟箇不受人藏底人後
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功夫山僧今日見
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得與祖佛為師若第二
句中得與天人為師若第三句中得自教不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若有意自教不云云既無意
云何二祖得法師云得者是不不得云既若不得云何
是不不得底意師云為你向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所
以祖師言咄哉丈夫將頭顱頂你言下便自回光返
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當下無事方名得
法大德出師今時事不復已話度說出許多不才淨
且且且且且我見處處無許多道理要用使用不

用便休祇如諸方說六度萬行以為佛法我道是莊
嚴門佛事門非是佛法乃至持齋持戒擊油不調道
眼不明盡須抵債索飯錢有日在何故如此入道不
道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乃至孤
峯獨宿一食仰齋長坐不卧六時行道皆是造業底
人乃至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珍盡皆捨施如
是等見皆是苦身心故還招苦果不如無事純一無
雜乃至十地滿心菩薩皆求此道流蹤跡了不可得
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無不稱歎緣何
如此為今聽法道人用處無蹤跡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
道未審此意如何乞師指示師云大通者是自已於
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為大通智勝者於一切
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為智勝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
法界得名為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密是佛法不
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
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
世間法道流你欲得作佛真隨萬物心生種種法生
心滅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發世與出世無佛
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曾失設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
引小兒施藥病表顯名何且名何不自名何還是
你目前昭昭靈靈覺聞知照觸底安一切名何大
德造五無間業方得解脫
問如何是五無間業師云殺父母出佛身血破和
合僧焚燒經像等此是五無間業云如何是父師云
無明是父你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如響應空處處
無事名為殺父云如何是母師云貪愛為母你一念
心入欲界中求其貪愛唯見諸法空相處處無者名
為害母云如何是出佛身血師云你向清淨法界中
無一念心生解便處處黑暗是出佛身血云如何是

破和合僧師云你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
 依是破和合僧云如何是焚燒經像師云見因緣空
 心空法空一念決定斷過然無事便是焚燒經像大
 意若如是達得免被化凡聖名礙你一念心低向空
 象指上生寔解根境法中虛捏自輕而退屈言我
 是凡夫他是聖人禿屢生有甚疾急披佗師子皮却
 作野干嗎大丈夫僕不作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
 肯信祇麼向外覓上佗古人閉名何倚陰博陽不能
 特達達境便緣達塵便執觸處惑起自無准定道流
 莫取山僧說處何故說無憑據一期問圖書虛空如
 彩畫像等喻道流莫將佛為究竟我見猶如廁孔苦
 羅漢盡是枷鎖縛人底物所以文殊仗劍殺於瞿
 曇耆揭持刀害於釋氏道流無佛可得乃至三乘五
 性圓頭教迹皆是一期藥病相治並無實法設有皆
 是相似表顯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說道流有一般
 禿子便向裏許著功擬求出世之法錯了也若人求
 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
 祖大德莫錯我且不取你解經論我亦不取你國王
 大臣我亦不取你辯似懸河我亦不取你聰明智慧
 唯要你真正見解道流說解得本經論不如一箇
 無事底阿師你解得即輕機他人勝負修羅人我無
 明大地獄業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獄
 大地不容不如無事休歇去飢來喫飯睡來合眼愚
 人笑我智乃知焉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動疲勞吸
 冷氣無益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菩薩
 大德莫因循過日山僧性日未有見處時黑漫漫地
 光陰不可空過腹熱心忙奔波波訪道後還得力始到
 今日共道流如是話度勸諸道流莫為衣食看世界
 易過善知識難遇如優曇花時一現耳你諸方聞道
 有箇臨濟老僕出來便擬問難教語不得被山僧全

體作用學人空開得眼口總動不得憍然不知以何
 昏我我向伊道能象蹴踏非驢所堪你諸處抵指骨
 點肋道我解禪解道三箇兩箇到這裏不奈何咄哉
 你將這箇身心到處敲兩片皮誑誑問問喫鐵棒有
 日在非出家兒盡向阿修羅羅界攝夫如至理之道非
 諍論而求激揚鏗鏘以摧外道至於佛祖相承更無
 別意設有言教落在化儀三乘五性人天因果如圓
 頸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財皆不求過天德莫錯用
 心如大海不停吹風抵麼擔却擬天下走自起見障
 以礙於心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裏無花
 道流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緝
 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
 麼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不中你但自家看更有什
 麼說亦無盡各自著力珍重

勸辨
 黃粟因入厨次問飯頭作什麼飯頭云棟架曾米黃
 粟云一日喫多少飯頭云二百五黃粟云莫太多麼
 飯頭云猶恐少在黃粟便打飯頭却舉似師師云我
 為汝勸這老漢纔到侍立次黃粟舉前話師云飯頭
 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便問莫太多麼黃粟云何
 不道來日更喫一頓師云說什麼來日即今便喫道
 了便堂黃粟云這風顛僕又來這裏持虎獅師便喝
 出去後瀟山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
 高作麼生瀟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瀟山
 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師便喝僧坐僧擬議師便打
 師見僧來便擊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見僧來亦
 擊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齊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彌為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普化踏倒飯鉢師云

太轟生普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龜說細師來日
 又同普化赴齋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普化依前踏
 倒飯鉢師云得即得太轟生普化云瞎僕佛法說什
 麼龜細師乃吐舌
 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
 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顯知佗是凡是聖言猶未
 了普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言普化云汝且道我
 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
 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師云這賊普化云
 賊賊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
 化便作驢鳴師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因普化常於街市搖鈴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
 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師令侍者
 去纔見如是道便把住云總不與麼來時如何普化
 托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侍者團象似師師云我
 從來疑著這漢
 有一老宿參師未會人事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
 是師便喝老宿便禮拜師云好箇草賊老宿云賊賊
 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師云還有過
 也無首座云有師云宿家有過王家有過首座云二
 俱有過師云過在什麼處首座便出去師云莫道無
 事好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官馬相踏
 師因入軍營赴齋門首見負條師指露柱問是凡是
 聖員條無語師打露柱云直饒得也祇是箇木賊
 便人去
 師問院主什麼處來主云州中報黃米去來師云羅
 得盡麼主云羅得盡師以杖向前畫一畫云還羅得
 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語典座云院
 主不會和尚意師云你作麼生典座便禮拜師亦打

有座主來相看次師問座主講何經論云云某甲
虛祖習百法論師云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
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則是別至云明
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樂普為侍者在師後立云座主
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師回首問侍者汝又作
麼生侍者便唱師送座主回來遂問侍者適來是汝
喝老僧侍者云是師便打

師問第二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
三十棒師令樂普去問道得為什麼也三十棒侍伊
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棍作麼生普到彼如教而問
德山便打普接住送一送德山便歸方丈普回舉似
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僕雖然如是汝還見德山麼
普擬議師便打

王常侍一日訪師同師於僧堂前看乃問這一堂僧
還有經麼師云不看經侍云還學禪麼師云不學禪
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箇什麼師云總教
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
師云將謂你是箇俗僕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云吽吽師云啞那山
云大老作麼生師云這畜生

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唱阿那箇親
普云總不親師云親處作麼生普便唱師乃打

師見僧來展開兩手僧無語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
渾崙學不開與你兩文錢

大覺到叅師舉起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
覺收坐具入僧堂眾僧云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
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出師云大眾道汝未參
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來

趙州行脚時叅師遇師洗脚次州便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云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作勢師云更

要第二杓惡水潑在州便下去
有定上座到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繩狀槍在
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
方禮拜忽然大悟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五

臨濟禪師語錄之餘
 師問洛浦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問師簡視
 洛浦云德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洛浦便喝師使打
 一日大覺到於師舉起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
 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眾僧云這僧真是和尚說故
 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出師云人眾道汝
 未忝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眾麻谷到於教教坐具問
 十二回觀音阿那回止師下纏林一手攷坐具一手
 拂麻谷云十二回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後
 坐纏林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從入方丈師問僧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金毛師
 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
 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師問一尼善來慈來尼便
 喝師拈棒云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龍牙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與我過禪杖來牙便過禪杖與
 師師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後
 到翠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蒲團來
 牙便過蒲團與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意牙住院後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尚行
 脚時恭二尊宿因緣還肯化也無牙云肯即深肯要
 且無祖師意徑山有五百眾少人恭請黃檗令師到
 徑山乃謂師曰汝到彼作麼生師云某甲到彼自有
 方便師到徑山裝腰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舉頭師
 便喝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這僧
 適來有什麼言句便喝和尚徑山云這僧從黃檗會
 裏來你要知麼自問取化徑山五百眾太半分散普
 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直覆人皆與之普化俱不
 要師令院王買棺一具普化歸來師云我與汝做得
 箇直覆了也普化便自擔去繞街市叫云臨濟與我

做直覆了也我往東門遷化去市人競隨看之普化
 云我今日未來日往南門遷化去如是三日人皆不
 信至第四日無人隨看獨出城外自入棺內諸路行
 人釘之即時傳布市人競往開棺乃見全身脫去祇
 聞空中鈴響隱隱而去

行錄

師初在黃檗會下行業純一首座乃歎曰雖是後生
 與眾有異遂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云三年首座云
 曾參問也無師云不曾參問不知問箇什麼首座云
 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
 去問解未絕黃檗便打師下來首座云問話作麼生
 師云某甲問話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首座云但
 更去問師又去問黃檗又打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
 打師來自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問訊和尚三度
 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首座
 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師禮拜退首座先到和尚
 處云問話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化向
 後穿鑿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陰涼去在師去辭
 黃檗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
 必為汝說師到大愚大愚問什麼處來師云黃檗處
 來大愚云黃檗有何言句師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
 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大愚云黃檗
 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微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
 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擲住
 云這屎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
 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連連道連連道大愚有
 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千我事師辭大
 愚却回黃檗黃檗見來便問這漢來去去有什麼
 了期師云祇為老婆心切便入人事了待立黃檗問什
 麼處去來師去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黃檗云大

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黃檗云住持得這漢來
 待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來師云更喫隨後便等
 黃檗云這風頭漢却來這裏待虎頭使喚黃檗云
 待者引這風頭漢到堂去後為山舉此話問仰山臨
 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
 解抵虎尾師栽松次黃檗問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
 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了將鐵
 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
 也師又以鐵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檗云吾宗到
 汝大興於世後為山舉此語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
 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
 舉似和尚為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有仰
 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今行遇大風即止師問師侍
 立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語作什麼山
 便打師揪倒繩牀山便休師語語地次見黃檗來
 在鐵而立黃檗云這漢困那師云鐵也未舉困箇什
 麼黃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黃檗喚維那維那
 扶起我維那近前扶云和尚爭空得這風頭漢無禮
 黃檗纔起便打維那師地云諸方火莽我這裏一
 時活埋後為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山
 云正賊走却還殺人喫棒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
 檗來便閉却目黃檗乃作勢使師方丈師隨至方
 丈禮謝首座在黃檗處待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
 却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眼不點地却證據箇
 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擱首座云知即得師見普
 化乃云我在南方馳書到為山時知你在此住持
 我來及我來得汝佐贊我今欲建立黃檗宗旨汝切
 須為我成被普化亦重下去克符後至師亦如是道
 符亦亦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問訊云和尚前日
 道甚麼師拈棒便打下又三日克符亦上問訊乃問

和尚前日打普化作什麼師亦拈棒打下師會下有
 同學二人相問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會子一人
 云擬問即失一人云怎麼則禮拜老兄去也前人云
 賊師聞得陸堂云果會臨濟實主何問取堂中二禪
 客便下座有僧來問禮拜則是不禮拜則是師便嗎
 僧作禮師云這賊僧亦云這賊便出去師云莫道無
 事好首座侍立師回顧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師云
 實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師云過在其處
 處座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後有僧來似南泉泉
 云官馬相踏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師便揖坐僧
 擬議師便打師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又見僧來亦豎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示衆云衆學之人大須子細知實主相見便有言論
 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
 半身或來師子或乘象王知有具正學人便喝先拈
 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
 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青盲之病
 不堪醫治喚作實看主或是不識不拈出物祇隨
 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實
 或有學人處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
 境把得攬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唯
 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
 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
 歡喜彼此不辨喚作實看實大德山僧所果肯是辨
 魔採異知其邪正師到明化問來去去作什麼
 師云祇徒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麼生來去老漢話
 頭也不識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婆問其處去師云鳳
 林去婆云恰值鳳林不在師云甚處去婆便行師乃
 婆婆回頭師便行

其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
 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三三聖纔舉前話三聖
 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恭徒亦學
 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
 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實主麼
 汝且作麼生分若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示衆云我有時先用後有時先用後有時照用
 同時有時照用同時有時先用後有人先用後照
 有法在照用同時照用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
 髓痛下鐵維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
 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貴人向未舉已前揀起便行
 猶較些子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
 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恭師舉
 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師在堂中垂黃槩下
 來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頭見是黃槩却睡黃
 槩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
 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百座云這老漢作
 什麼黃槩打板頭一下便出去後滿山問仰山黃槩
 入僧堂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一日普請次師
 在後行黃槩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鑊頭在什麼處師
 云有一人將去了也黃槩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
 師便近前黃槩舉起鑊頭云祇這箇天下人拈撥不
 起師就手舉得豈起云爲什麼却在其甲手裏黃槩
 云今日大有人普請便歸院後滿山問仰山鑊頭在
 黃槩手裏爲什麼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
 智過君子師爲黃槩馳書去滿山時仰山作知客接
 得黃槩問這箇是黃槩底那箇是專使底師便掌仰
 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滿山滿山便
 問黃槩師兄多少衆師云七百衆滿山云什麼人爲
 專首師云適來已運書了也師却問滿山和尚此間

多少衆滿山云一千五百衆師云太多生滿山云黃
 槩師兄亦不少師辭滿山仰山送田云汝向後北去
 有箇任處師云豈有與麼事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
 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師後
 到鎮州普化已在彼中師出世上普化佐贊於師師任
 未久普化全身脫去師因半夏上黃槩和尙住數日
 師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箇黑豆老和尙住數日
 乃辭去黃槩云汝破夏來不終夏去師云某甲督來
 禮拜和尙黃槩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
 終夏師一日辭黃槩問什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
 便歸河北黃槩便打師約任與一掌黃槩大笑乃喚
 行者將百丈先師禪板機案來師云侍者將火來黃
 槩云雖然如是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
 在後滿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槩也無仰山云
 不然滿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知恩方解報恩滿
 山云從上古人還有相似底也無仰山云有祇是年
 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滿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
 子但舉看仰山云祇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
 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滿
 山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
 傳授師到達磨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
 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師
 便拂袖而出師行脚時到龍光上堂師出問云不
 展鋒鏖如何得勝光據坐師云大善知識豈無方便
 光瞪目云叟師以手指云這老漢今日敗闕也到三
 峰平和尙問曰什麼處來師云黃槩來平云黃槩有
 何言句師云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
 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
 清霄內平云子這一問太高生師云龍生金鳳子衝
 破琉璃平云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云龍光

平云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到本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鏤斷萬重關慈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師拂袖便出到襄州拳嚴巖倚拄杖作睡勢師云老和尚睡作麼嚴云作家禪客死爾不同師云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拈追座上座到翠峯峯問其處來師云黃檗來峯云黃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檗無言句峯云為什麼無師云設有亦無舉處峯云但舉着師云一箭過西天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連道田云老僧祇與麼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裏覓什麼稅到鳳林林間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何得剌肉作瘡林云海月港無影遊魚獨自迷師云海川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云觀風知浪起觀水野帆飄師云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林云任將三十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云路途朝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鳳林使休師乃有頌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閃通山出山出石火莫及電光閃通從上諸聖將什麼為人仰山云和尚意作麼生鴻山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山云不然鴻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打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大實至相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云老和尚道什麼牛擬開口師便打牛作倒勢師又打牛云今日不著便鴻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仰山云勝即總勝負即總負師隨遷化時據坐云吾感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驢驘邊滅却言訖端

然示寂

興化禪師語錄南嶽下六
 師諱存楚初諱臨濟濟云師兄侍者濟問新到甚處來云盤城濟云有事相借問得麼云新戒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箇不會人難得卷堂去師問適來新到是成禪伊那濟云我誰管你成禪不成禪師云和尚只會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益覆却濟云你又作麼生師云請和尚作新到濟遂云新戒不會師云却是老僧罪過濟云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請師云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寢裡打又打你出得語又喝起向青雲裡打師云草賊大敗濟又打
 師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為我大孤便合承嗣大覺大覺為我大賒我於三聖處會得實主何苦不遇大覺師兄泊乎誤却我平生我於大覺處喫棒見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此一炷香供養我臨濟先師
 示眾云今日不問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明時有是德長老出作禮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又喝德作禮歸眾師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為他吳德長老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入堂見首座乃云我見你了也座便喝師打露柱一下便出去首座隨後上方云適來觸件和尚便作禮師就地打一棒座無語師見同來總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僧亦喝須臾近前師拈棒僧又喝師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打直打下法堂時有僧問這僧有甚觸件和尚處師云是伊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便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問四方八向來時如何師云打

中間底僧作禮師云興化今日赴箇村齋中路過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廟裡避得過僧問多子答前若談何事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舉三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聖云吳肉來蠅師云興化即不然破脊驢上足蒼蠅
 上堂云我聞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即不為人興化即不然我逢人即不出即便為人下座師巡堂次垂語云我有一隻聖箭過作家即分付至下間有一道者云便請師云你喚什麼作聖箭道者把柄不便拂師接住云祇者箇別更有在者擬議師便打師到雲居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雲居道不得師三度舉話頭雲居無語師云情知和尚道不得且禮三拜雲居一日上堂云我二十年前興化問我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他致得問頭奇特不敢舉他如今抵消一箇何必後有僧舉似師師云二十年抵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不消一箇不必後三聖拈云二十年道得底是雲居如今商量猶較興化半月程師見僧來云你未恁麼來山僧早行了也僧便喝師云擬令而行僧又喝師云作家僧又喝師便打問王程有限時如何師云日馳五百
 同光帝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帝坐朝僧錄各員來朝後帝遂問左右此間莫有德人否近臣奏曰適來僧錄各員皆是德人帝曰此是召利之德莫有道德之人否近臣奏曰此間有興化長老甚是德人帝乃召之師來朝見帝賜坐茶湯畢帝遂問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手舒嘆頭脚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聖顏大悅賜紫衣師說師首不受宣馬一疋與師乘騎馬忽驚陸師遂傷足帝聞宣葉收療師喉院主院主至侍立次師云與我作箇木楊子院主做了將來師

接得遠院行問僧云汝等遠識老僧麼僧云和尚爭得不識師云廣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上今維那聲鐘上堂師如前垂示眾音無對師擲下楞子端然而逝勅謚廣濟大師捨曰通寂

臨濟慧照禪師塔記

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讀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覽經論俄而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即更求游方首參黃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于行錄既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任持其臨濟因地得名時普化先在彼伴狂混眾聖凡莫測師至即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適丁兵革師即棄去太原縣縣君和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額迎師居焉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王王常侍延以師禮任未幾即來大名府興化寺居于東堂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謚慧照禪師塔號溼靈合掌稽首記師大累任鎮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謹書

任大名府興化嗣法小師存獎校勘

古尊宿語錄卷第五

古尊宿語錄卷第六
睦州和尚語錄

上堂對機第一

上堂云你諸人還得箇人頭處也未若未得箇人頭須得箇人頭若得箇人頭不得辜負老僧又云明明向你道尚且不曾豈况蓋覆將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觀世音菩薩進云學人不曾師云大慈悲菩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師僧去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進云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云伏惟尚饗問如何是向上一路

師云你問將來我與你道進云便請道師云抖擻多年穿破衲襪一半逐雲飛問請師講經師云買帽相頭進云謝師慈悲師云拈頭作尾拈尾作頭還我第三段來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大眾久立速禮三拜進云請師道師云有頭無尾漢又云來來還我徑截一路來僧無語有座主問某甲師講得經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灼然實語當徹悔進云乞師指示師云你若不問老僧緘口無言你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進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知時者是大沙門如何是大沙門師云我向鼻孔裏問你進云作麼生問師云自領出去又云來來我共你為藤你却問我問如何是大沙門師云觀世音菩薩會麼進云不會師云大慈悲菩薩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日我拈于今朝種冬瓜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進云什麼處是某甲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喫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進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進云學人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峰前陣涅槃句後收上堂大眾雲集師云章表將來時有僧出應諾師云

據狀領過問佛法大意請師舉唱師云我者裏不曾泥裏洗土塊你諸方作麼生道僧無語有大德曾講法華經來問和尚某甲雖講不會教家大意極別處師云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向上一事師指一僧云那箇師僧何不問僧無語有僧舉雲峰語乞師指示峰云是什麼學乞師指示峰云因什麼語到與麼地舉了僧遂問祇如雲峰和尚意作麼生師便打師看經次僧問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僧云六朝翻譯次當第幾師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問如何是教意師云我不答你進云和尚為什麼不答師云為你念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那箇師僧何不近前來僧便近前師云我喚浙東人于浙西人什麼事問如何是曹溪的的意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時有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宗門事乞師提綱師云問者宗門事有什麼難道恰問者老僧鼻孔你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教家喚作什麼主云教家無這箇意旨師以拄杖趁

上堂云汝等快與快與老僧七十九也看看脫去也僧便問師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問迦葉上行衣誰人合得披師云抖擻多年穿破衲襪一半逐雲飛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有時拈向肩頭上也勝時人着錦衣問終日着衣喫飯如何免得着衣喫飯師云着衣喫飯進云不會師云不會即着衣喫飯有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老僧入你鉢裏裏豆豈連將來麼在學人鉢裏裏師云有什麼橫樹豆豈連將來麼云和尚欠少箇什麼師云這賊今日敗也進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量才補職進云學人咨和尚師咄云這扶鉢摸壁漢三家村裏保頭也不能存得師因赴齋廻有僧就師乞賜錢師云赴齋得三十

文僧云便請師云施者雖無厭受者應知足問佛法大意請師提綱師云拈將來與你提綱進云便請和尚道師云拆東籬補西障有僧名宗闡宗闡否和尚師云住僧便住師咄云名也不識又云有闡即快道快道問無對有俗官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經麼師云有什麼絕袖快將來問古人有言究竟一路如何是究竟一路師云咄咄你這禿子我這裏難過筆墨兩狀一時領過進云某甲有什麼過師便打趁問從上已來老宿作家還有差別異路難會底道理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差別異路難會底道理師云待

你三生六十劫信去始得進云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進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你三棒自領出去問十方國土中唯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云你若不問我即不知你若問我我即知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咄咄什麼處得這箇問來僧無語問說即振動乾坤不說即絲毫掛說即是不說即是師云道什麼僧再舉師云這脫空謾語漢進云某甲話在師云說即振動乾坤是你怎麼道僧云是師拈拂子便打云咄咄這裏我來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我與你道進云便請道師云佛殿裏裝香三門頭合掌問學人有問未審師還許也無師云灼然賊來須打客來須看進云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云這賊不能打得你問三乘十二分教從何而得師云對機故得問師和尚答一轉語得麼師云得進云請便道師攬拄杖趁

上堂云不受護底人出來有僧出應諾師云被我挑一塊屎擗喉嚨塞却擗眼打也爭不受護師因看金剛般若經僧問和尚看甚經師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我念經也不得有俗官門和尚依教不依教師云光剃頭淨洗鉢作麼生不

依教師因齋次有俗官問請師施食師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呼快將來老僧要喫俗官云請和尚施財師云弟子施財和尚施法先到老僧後到佛又俗官問弟子今日開藏經乞師一句提綱藏經師云此問難得官云使請提綱師云對牛彈琴師因看經次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法華經師云我喚作拄杖你喚作什麼僧無語師因焦山借斧頭師喚越祖之談是你問麼僧無語師因焦山借斧頭師喚童子取斧頭來童子取得來向師前云未有繩暴且斫麤師遂喝又喚童子來來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屋裏老爺頭不得師舉黃檗和尚語云天下老和尚一氣道在我者裏要放你也在我這裏要不放你也在我這裏僧便問如何是一氣道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是不放一氣道師云伏惟尚察問如何是禪師云猛火著油煎問不擇一切請師提綱佛法師云山河大地畜生驢馬連云為什麼不會師云你若被我任直須百雜碎僧云和尚不可一向師云不信道百雜碎問近入叢林乞師方便師云你近入叢林進云是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進云某甲不會師云近前來與你注解僧近前師云去

上堂大眾侍立師喝出去大眾不出去師又再喝大眾茫然師舉拄杖一時趁下去

師因看華嚴經僧問是什麼經師云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那邊是什麼雲僧云南邊是黑雲師云今日應有雨又云將為是箇師子兒元來是箇老風兒

上堂云還有踏倒禪牀底出來有僧出來應諾師云北來拋釣釣鯨鯨下場頭却釣得蝦蟇出來問如

何是禪師云還我第二段來進云不會師云第二段不問萬里崖州問如何是佛師云裂鼻鼻孔問如何是葛藤一句師云山河大地是你問進云如何提綱拈撮師云到我問問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遂時如何師云咄咄不曾見師却問先跨跳三千里倒退八百你作麼生學云諾師云先貴一狀好打着漢又云來來我共你葛藤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進云不曾量度師云是洞庭湖水又作麼生進云祇為今時師云葛藤尚不會得便打問大眾雲殊合談何事師云作麼問華藏海印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好來好來

師舉古人語次問大眾云乘十二分教成得箇什麼邊事有僧云今日大眾普請不易師云不要將出來僧云打鼓喫藥石師云莫拈出僧云和尚得麼麼物物生師云我也祇要麼麼道問如何是觸途成滯底句師云我也祇道進云作麼生道師云叫呼箭過西天十萬里向大唐國裏等候僧打門問已事不明乞師指示師纔開門僧擬開口問師便閉口問如何是學人頭處師云二不得了進云某甲不會師云這箇語話十年後有人問如何是禪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進云不會師云料數多年穿破衲襖德一半逐雲飛睦州僧正并諸大德眾請師上堂師問僧正僧正應答師云監寺你正云不在師云都監開黎你正云不在師云上座你正云不在師云一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赴在來日不詞謹退便起

諸大德同偈

師舉古人語云捏聚也在我裂破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師云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三九二十七還我第一等來又云印心是佛我且慈麼道你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師云蓋子落地樣于成上片僧云

如何提聚師乃做手而坐一日睦州刺史問如何是禪宗事師云近前來近前來史近前師云得麼脫空妄語史無語師遂問曾見什麼人來史云曾見恁麼老宿來師云更作麼生史云看經來師尋打林一下云教中喚這箇作什麼史云教中不說師云教中道治生產業與正理不相違背又作麼生史無對師又打林一下云凡喚這箇作什麼史云喚作林師云這喚飯糲漢睦州陳操尚書因齊次尚書自行餅饌與僧遂引手接尚書却縮手僧無語尚書與諸官在鎮樓上坐忽見有數僧來官人云有幾箇僧僧來尚書云不是官人云爭知不是書云待來到這裏與你勘其僧遂至尚書壽喚云上座上座僧迴首無語書云不信道

上堂眾集師云忽然有僧出來云却請大眾歸堂去師拍繩牀一下云苦殺人僧遂回頭師舉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徑截師云三人兩人不問進云便請和尚道師云三人一狀領過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咄咄老僧當門商進云已家和尚指示師云有頭無尾漢錢唐去國三千里僧無語問一句淨盡時如何師云摘却你眉毛換却你眼睫僧無語師云咄咄空說語漢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問不涉廉纖請師道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赴在來日問如何是教意師云還我一問來進云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咄咄不敢望你分外話也不領問如何是量才補職師云不要補進云為什麼不要補師云蝦蟇之類別有一僧出來請和尚道師云不要撥撥在姓養子方知父慈命麼僧云如何是養子方知父慈師云心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如何是禪師云歸依佛法僧進云不會師云咄這蝦蟇得與麼惡業問學人有疑請師

一決師云獨掌不浪鳴進云不會師云隻絲不成束
 自領出去問得截處乞師指示師云早朝有人問了
 也進云早朝有人問了且致請師道師云三門頭市
 合金剛脚下小兒子簾錢問如何是教意師云一問
 不再舉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云上大人丘乙巳問
 如何是急師云通你一問進云如何是急中急師云
 朝向西瞿耶尼暮向北鸞單越俗官問弟子廣陳供
 養師有何方便師云我我怕你不問官云便請和尚道
 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以八不成是何章句師
 彈指一下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上來講貴無限勝
 五蝦蟇跨跳上天蚯蚓過東海問如何是鷄子師
 云這死雀兒進云如何是鷄子之機師云昨日有師
 僧趕出去你今日又來這裏進云過在什麼處師云
 救敗朝官問如何是機前一句師云老僧一問教你
 摸進云莫便是麼師云對牛彈琴問正當說時時如
 何師云你為什麼話進進云什麼處是話障處師云
 擔枷過狀萬里崖州自領出去問大眾雲集合談何
 事師云那箇師僧置將一問來學人舉頭師便打云
 老僧却不恁麼進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師云佛殿
 裏裝香三門頭合掌又云你不解問進云未審作麼
 水淘飯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向下文長又云懶愧
 解問進云請和尚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如
 何是教眼師云十方國土中唯一乘法進云此是
 經文師云驢年會麼進云如何是教眼師云量才補
 職問如何是納僧眼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上堂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信受奉
 行問僧我適來念什麼僧云和尚念經師便打云此
 老古雖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如何是諸佛師云云
 釘釘東東骨低骨重進云乞師慈悲師云我問你第

三句作麼生道進云不會師云灼然灼然然師坐次有
 僧暮然問請師道師云蘇聯蘇聯安婆阿問如何是
 向上關挨子師云新羅國裏坐朝大唐國裏打鼓
 上堂云燦電之機罕遇且向摸密村裏作活計僧問
 如何是摸密村裏作活計師云歸依佛法僧進云如
 何是燦電之機罕遇師云灼然灼然然三界唯心無法唯
 識時如何師云牙齒敲磕更置將一問來僧無語師
 云舌頭無骨又拈拄杖一劃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
 賜賜鳥問不落玄機便請道師云老僧三十年來行
 脚未曾置此一問進云請師答話師云這箇阿師什
 麼處得此一箇問頭來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
 何師云到老僧這裏覓箇什麼速禮三拜又云近前
 來早是教七教八進云也知和尚恐某甲不實師云
 拄杖不直掃帚柄打三十下問古人點上成金意古
 如何師云老僧不與麼道進云和尚作麼生道師云
 金變為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飽喫飯
 了願言倒語作什麼進云與麼即一切法不可得也
 師云你道我語作麼生進云一切法不可得也師便
 打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不得理沒老僧
 進云乞師慈悲師云一箭過西天一箭過兩不是有
 長講法華經座主來問某甲雖講經不明教意乞師
 方便師云悟即實初三十一中九下七面前背後相
 去多少主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云拈起著王再
 問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進云某甲不會師云入鄉
 隨俗進云如何是教意師云妙法緊那羅王大法緊
 那羅王王云某甲不會師云真箇是無孔鐵匙近前
 來手便近前師以手空撈一轉却云會麼王云不會
 師云不在這裏
 上堂云識賊即貴僧便問執如長街裏還有貴也無
 帥云有進云如何長街裏貴帥云陳蕭陳蕭進云他

麼則學人買得也師云一兩二兩還我三文錢來僧
 無語師云呼呼這脫空妄語漢師問僧什麼處來僧
 云天台來師云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僧云和尚什
 麼處得這箇消息師云將為是華頂峰前客元來是
 平田莊裏人因見新到師云老僧不曾向第二句裏
 勸人近前來僧遂近前師云近離什麼處僧云請和
 高辯師云今日雲色稍高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和尚
 合知師云我即知僧云且道某甲從什麼處來師云
 猪跳圈不出問僧你是行脚僧是否僧云諾師云葉
 着便蝦蟇叫僧云某甲未曾有語在師云來來作麼
 生道僧云還曾過得住也無師便打問僧近離什麼
 處僧喝師云老僧今日被你喝一喝僧又喝師云三
 喝四喝後你必生僧無語師便打云這掠虛漢問僧
 什麼處來僧便喝師云你以古人作得主僧又喝師
 云話破也僧云某甲什麼處是話破處師便棒問僧
 什麼處來僧云請和尚鑿看師便打問僧什麼處來僧云
 知道和尚有此一問師云一破兩破二破作麼生僧
 云和尚什麼處得許多破來師云呼呼這箇阿師好
 與三十棒問僧夏在什麼處僧又手退後師云鉢盂
 裏失却匙筋草鞋根下失却一文古老錢僧云某甲
 不與麼師云其你舊藤尚自不會來來實道夏在什
 麼處僧云江西師云念你遠來放你十棒問僧什
 麼處來僧云徑山來師云何得五戒不持僧云過在
 什麼處師云我這裏不著沙彌師見新到來參云起
 尤巨耐僧問測一邊立師云什麼處得這一隊打野
 牌漢出大問僧什麼處來其僧睜目視師云驢前馬
 後漢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適來有人問了也師云因
 什麼敢問僧云莫錯師云自領出大問僧什麼處來
 僧云識得即知來處師喝云這蝦蟇保老和尚作活

計僧云莫錯師云放你三十棒自領出去問僧莫是
從河北來麼僧云某甲近離江西師云大展坐具禮
三拜著其僧禮拜了便出去師云不空不空僧迴首
師云來來近前來結是黑正好辯僧無語問僧幾人
新到僧云五人師云九解水消僧云和尚未曾有問
師云賊把賊為驗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也知和尚
有此一問師云脫空安語漢僧云什麼處是安語師
云三十棒教阿誰喫問僧又在什麼處僧云待和尚
有箇住處仰說似和尚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
明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靈山來師云濕柴是第幾座
僧無語師又問迎葉什麼處去僧云不知師云脫空
安語漢有時纔見新到云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僧
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頭全剛為什麼却舉起拳僧
云全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須知
有不涉程途者師乃咄云開口便作屎臭氣有僧恭
師師乃拈起針云一時穿過鼻孔僧云莫錯師云呼
呼近前來你適來道什麼僧云和尚莫錯師云西天
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師有時見新到云何得五
戒不持僧云某甲未曾人事師云這沙彌問僧什麼
處來僧云婺州來師云還見傳人土麼僧云某甲不
見師云在雙林寺裏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婺州來師
云鄉中偏出此人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適來途中早
有人問了也師云這裏為什麼九解水消僧云某甲
過在什麼處師云擔枷過狀漢問僧什麼處來僧云
那處來師云老僧屈僧云和尚便得師云擔枷過
狀便打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莫錯師云一問師云夏
江西來僧云莫錯師云三十棒教阿誰喫問僧什麼
處來僧便喝師拍手大笑僧問措師便打問僧什麼
處來僧云深知和尚有此一問師云七縱八橫老僧
鼻孔在什麼處僧云和尚鼻孔為什麼却問某甲師

云呼呼放你三十棒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靈泉來師
云呼呼放你三十棒又云你適來怎麼道你僧云是
師云三門頭全剛為什麼倒地僧云請和尚為是
箇僧元來扒是蝦蟇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清和辨
師云向你脚下辨僧無語師云呼呼什麼處並無主
宰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泊船板對和尚師咄云將一
條繩縛保老師著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師云去問僧
什麼處來僧云靈山來師云近日打殺一門僧是否
僧無語師云這箇蝦蟇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手近前
師云太狼籍生僧無語師云這掠虛漢問僧什麼處
來僧云江西來師云江西米貴賤僧云不曾入鄉師
云念你遠來放你三十棒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
來師云江西此去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文衫已
彩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云又在什麼處僧
云雲居師云有何言教僧云即今作麼師云這箇師
僧親從高處來僧云和尚為什麼與麼道師云本
打米餅保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作打
勢云踏破多少草鞋僧無語師云來來你曾過梅嶺
麼僧云過師云今日好秋涼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
西來師云還有不喫飯底麼僧云有師云這箇是噉
飯底問僧你頭上一問為什麼不道僧云什麼處不
道師云且喜得你出頭來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雙林
來師云途中事借問得麼僧云和尚問什麼處師云
你上大人也未曾夢見出去

問僧看什麼經僧云般若經師云鼻孔裏藏身鉢云
裏藏却匙筋眼眼裏換却觸轆剛在什麼經裏僧云
某甲不知剛在什麼經裏師云來來抵如大般若經
一切智智清淨是麼僧云是師拈起拄杖云見這箇
麼僧云此是色法師云忽有人供養看經僧你也隨
隊喫飯問僧曾看經是麼僧云是師云是又云不得
誤我僧云和尚為什麼不領話師云果然誤我問僧
什麼處來僧云雙林寺來師云傳人大士道什麼僧云
他不問和尚和尚又問他作什麼師云什麼處得這
老婆說話來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雙林寺來師云還
見傳人來麼僧云不錯板對和尚師云呼呼牢裏作
活計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雙林寺來師云在彼看
經麼僧云和尚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師云兩俱失有
同學師兄來相看喫茶次師兄問行脚事作麼生師
拾遇沙彌過茶次便與一掴咄這沙彌師兄云是即
是你道我作麼生師云蝦跳不出十問一僧今日施
玉開經麼僧云是師云好生著莫致錯僧云某甲不
教錯師云入地獄如箭射問僧曾講經麼僧云不會
師云去問僧看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師云茶毗品最
在後曾看麼僧云曾看師云大論三千小論八百問
僧什麼處來僧云齋來師云將觀錢來僧云和尚欠
少什麼師云蝦蟇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齋來師云
猴猴紫露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齋來師云打草蛇
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齋來師云施王還具眼麼
僧云某甲罪過師云你為什麼隨我僧無語問僧什
麼處來僧云齋來師云將什麼報答施王僧云不用
更言師云斤不當兩僧云此是和尚分上事師云呼
呼且放你三十棒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和尚莫錯師
一問師云爭奈頭上一條繩何僧云莫錯師云枷上
更著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齋來師云施王眼瞎
師見僧瞎視云你有年幾也僧云請和尚道師云
四十六也未僧云莫錯師云這死蝦蟇問僧今日喫
得多少鹽醋僧拈起鉢孟師云可惜計鹽醋牛欄裏
作活計問一上座何不覓箇住處座云盡大地覓箇
住處不可得師云繩子為什麼在我手裏座云和尚

是感道仰得阿云非但軀骸異孔也穿過問一覺上座見時在叢林裏多口把不住是聞聲感覺云和尚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師云一任跨跳覺云不可語不得師云叫轉見放開又云老僧苦董一問教你喪身失命覺云和尚不可厚良為賤師云蘇嚕蘇嚕安河又云來來是你曾看教麼教中道誘斯殺故復罪如是作麼生是教意覺云教中不說有意師云入地獄又拈起拄杖云這箇是什麼覺云拄杖師云這粘銀湯漢問河北僧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師云有何言教示後徒僧云尋常問新到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州云喚茶去師乃呵呵大笑云慚愧又問祇如趙州意作麼生僧云此亦是方便師云趙州被你一杓屎潑僧無語師見僧辭去問什麼處去僧云往徑山某師云忽然有人問你作麼生道得一句語來得伊口僧云某甲有語師云去問僧什麼處去僧云禮拜徑山去師云這老漢好打破獨勝善師見僧云恰似箇律師一賊忽然悟去一箭穿過彌縫三千里僧擬作問勢師云蘇嚕蘇嚕婆呵

勸講經論座主大師第三

師問僧正正應諾師云講唯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學破作兩片你作麼生正無語師問僧正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師却喚沙彌來來你喚作什麼沙彌云糖餅師云你也講得唯識論有紫衣人師來來茶師師見來便拈起對子問大師京中喚作什麼大師云朝天帽師云德麼則老僧不去也大師無語師問大德曾讀何業德云小年曾習唯識論師云一界唯心舊法唯識是麼德云是師指門扇云這箇是什麼德云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諫玄五戒不持德無語

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法華經師云與老僧講來主云某甲依章疏師云你不会講主云某甲實不會講却請和尚講師云你不是聽經人主云昨日蒙和尚慈悲為某甲今日講師云三股不同今當第一主云此是古人章疏師云你見箇什麼道理主無語師云這喫夜飯漢不能打得你去有座主善解二十四家書師問你解二十四家書是否主云不敢師遂於空中作書勢云是什麼字主云不會師云叫這箇阿師脫空妄語道我解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主無語師云來來曾講華嚴經否主云不敢師云不怪伸一問得麼主云和尚問什麼師咄云講得枕裏又云你問我主云請和尚講師云心下負人主云不會師云對牛彈琴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涅槃經師云開口便作屎臭氣主云爭奈古教何師云奴見婢慙慙不肯休主無語師云近前來主便近前師云祇這也無主宰便打日有座主來師問見說座主講得經是否主云不敢師云叫這喫夜飯保老師云來來講得什麼經論主云唯識法華經師云拈起鼻孔將兩耳來主云鼻孔作麼生拈得師云這念言語漢又云法華經云十方同土中唯有一乘法是否主云是師云佛殿裏即不問三門頭鳩鴿上道將一句來主云此是玄機師云你屋裏老爺脫空妄語漢有講論座主來參師師云你為什麼義墮主云和尚未嘗問某甲師云西天則斬頭截臂我這裏與你口喫飯有一座主講得七本經論來參師師云你是講得七本經論是否主云不敢師拈起拄杖驀頭打一下主云某甲不因和尚泊虛過一生師云道什麼主巖開口師便打主云謝和尚重重相為師云依稀近佛茶肉為僧有一座主講得六本經論來參師師云見經中有問論中有主主云某甲依章疏講不會玄

機師云你講得枕裏主云某甲也未嘗分句問云出有座主來參師師問便是講唯識論是麼主云不敢師云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主云不會師云叫五戒不持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唯識論師云更有箇漢子即不問你文殊普賢又作麼生主云不會師云近前來主便近前師便打一棒云會麼主云不會師云机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差與你註解了問僧講什麼經主云全剛經師云曾講辨正論麼主云不敢師云五戒不持又問講全剛經是否主云是師拈拄杖云是什麼主云此是色法師云講得枕裏又云經中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是否主云是師云這脫空妄語漢噯夜飯保老師問座主程何業主云唯識論師云教中言作麼生主云某甲祇是尋行數墨却是禪門中不知師云實語當懺悔問講全剛經座主何擔如來即不問你寺門前全剛為何什麼入你鼻孔裏去主云和尚什麼語話師云你講得麼問講楞楞楞經座主經中有八還四義是否主云是師以拄杖點一童子頂上一下云是什麼義主無語師云此義文長赴在來日問如何是自己事師云老僧不解相登速禮三拜又云觀世音菩薩進云不會師云大慈悲菩薩西

學長老來置茶果次師問今夏在甚麼處安居主云蘭溪師云多少眾云七十餘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峯拈起柑子師云著甚死急師問僧近離甚處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云徧地無行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那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師見僧行胡餅乃問行甚麼云胡餅師云這俗漢雲門來敲門師云阿誰門云文便師開門攔窗扭住云道門擬議師便推出云奉時轉轉鎖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日治易師云易中道百姓

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
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
無師曰有甚禪懺能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禪師曰
猛火著油煎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
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
塑像於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古尊宿語錄卷第六

睦州和尚語錄小序

帥法嗣黃筬初住睦州觀音院常餘百眾得數十載
後捨眾仁開元寺房織蒲鞋駕養母親時人號爲陳
蒲鞋其機鋒語句今集之二三焉

睦州和尚名道蹤嚴州人姓陳氏受業不載得法
於黃蘗運和尚馬祖第四世唐宣宗懿宗時人

古尊宿語錄卷第七

汝州南院禪師語要南嶽下七世

師諱慧顛河北人也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石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揪倒禪牀師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云諸方只具吟咏同時眼不具吟咏同時用僧問如何是吟咏同時用師云作家不吟咏吟咏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問處師云你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到雲門會裏舉前因緣說不肯

其時有傍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僧聞此語言下大悟方見南院答語處處却來汝州省觀值南院已遷化却上風穴禮拜風穴認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問南院吟咏同時話者否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當時作麼生僧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問大用不達人時如何師云鷄鷄道引

入千峯問十方通暢時如何師云八極連門隔問龍羅江湖時如何師云警喚警喜問傾瀉倒存時如何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

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

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

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師云老鷄無蒼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

黃巢過後何處回避師云六義旗下問忽遇捉著時

如何師云賊首頭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泥乾跌宕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天魔唱快問揚朱泣

歧時如何師云白狗臨刑莫怨天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云鬼爭漆桶問獨步青霄時如何師云四眾圍

繞僧云四眾圍繞時如何師云梵音絕處行問寂寂無聲時如何師云打了拖聲勢問風樞不到處時如

何師云忽聞庭前撲煞老鴟問如何是歸宗理事絕師云納孺處錯問如何是日輪正當午師云理事

甚分明便打問如何是獨步四山頂師云深深海底行問如何是自在如師云金繩助咽索白棒

將行問久在貧中如何得濟師云滿樹摩尼親自棒學云教人眼瞎師云眼裏無筋一世貧學云挑筋了

瞎師便打問奔流度月疾過風時如何師云住學云住即瞎師打禪床僧便喝師拈棒僧云老和尚莫

掣我棒打老和尚去在師云今日被這瞎漢鈍置煞我僧云陣敗不禁若蕭掃問疋馬單銷來時如何

師云且待我斫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無量大病源僧云請師醫師云世醫拱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掌塔戴鸞冠口中更河海問如何是

無相涅槃師云前三點後三點僧云無相涅槃請師

游照師云三點後三點後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云飢虎投崖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云明堂瓦插簷僧

云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云斬草蛇頭落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云十字街頭吹八問如何是無相道

場師云破破鬼神村上堂云是你諸人盡會問諸方去來不是不知不見

還知老僧這裏有講麼僧便問請和尚諱師云推弄決疑問如何是齊齒林師云鬼展前問如何是不動

尊師云遊近到崖州問板橋要津時如何師云灰盡

堆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云未是好手問大義爭權時如何支榘師云光漆交社僧云將何奉獻師云切

以生看祭惟驢糞問如何是乾坤主師云周人遺刀心刻九竅問騰閣圖形請師憐念師云纒拂面塵問

如何是解脫裝師云色亦滲血蓋物不多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云老僧在你脚底僧便喝師云未

不是僧又喝師便打問南宗北祖如何顯示師云大庾頭雲太行山下賊僧云如何明會師云幽燕經劫殺吳越笑呵呵僧云畢竟如何師云莫言無法說最苦是新羅問薄地天龍如何辨識師云有什麼難

云老和尚莫盲柳瞎棒拿却棒來打老和尚去莫言不道師云今日無端黃面新子鈍置一場僧云老和尚莫掣棒好問如何是佛師云如何不是佛問情宗風護三乘如何是道師云更夢見什麼

上堂云過去祖佛盡皆什麼道時有僧問道箇什麼師云大哉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云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且喜共你平交問如何是佛師云我不曾知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云有解問話者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是者老漢拜過便下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秋收冬藏應水師云云飲者如何師云云問牛頭未見四租時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問擬伸一問師意如何師云是何公案僧應諾師云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五男二女問如何是寶應劍師云天下老和尚答話了也將此語別處問去僧云用者如何師便打問祖意真教意是問是別師云黃尚書李僕射僧云不會師云牛頭南馬頭北問萬代留名時如何師云光漆郊社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師又喝僧便禮拜師云放過即

不可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便禮拜師云今夜兩箇俱是作家禪客與寶應老稱提臨際正法眼藏若要一喝下辨賓主問取二禪客問學人有

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師云你問道什麼僧便喝師便休至明日上堂眾集師云昨日問話師何在什麼處僧才出師拈棒便打問如何是佛師云待有印向

你道僧云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云正當好處僧云如何是好處師云今日是三十日

上堂云諸方盡是把地頭來歌終不致向第二頭答實家話若是本色衲僧便莫其語作麼生是本色衲

僧良久云有輪有贏有防禦使問長老還具見開究如也無師與一踏踏倒

勘辯

問僧近離什麼處云襄州師云來作什麼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恰遇寶應不在僧便喝師云向你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云這棒本是你打我我且打你要此話行磨漢參堂去師見新到來豎起拂子僧云改開師放下拂子僧云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圓頭瓊子開花也未僧云開花已久師云還者子也無僧云昨日遭雷了也師云大眾

喫箇什麼僧擬議師便打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師拈拄杖云棒下無生恐臨機不讓師問僧近離其處云長水師云東流西流僧云總不恁麼師云作麼生僧却重師便打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龍興師云發足莫離縣縣否僧便喝師云好好問你又惡發作什麼僧云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云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僧近前師云我也沒量大罪過磨漢參堂去師有時把住一僧云作麼作麼僧無對師云三十年來弄馬騎有時把住一僧云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牛頭南馬頭北問僧何在什麼處僧云五臺師云文殊還說著老僧也無僧云不說著師云今日遇作家有時見僧來參便把住參頭云是什麼僧無語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又自云大眾莫道閑處語問僧近離甚處云襄州師云什麼物恁麼來云和尚試道看師云過來禮拜底僧云錯師云錯箇什麼僧云再犯不容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磨漢參堂去問大德講什麼僧云摩羅經師拈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待者點茶來問僧夏在什麼處云湖南師云喚維那來上板頭安排着問僧

各什麼云普泰師云忽遇屎穢作麼生僧不審師便打

風穴禪師語錄南嶽下人師諱延沼餘杭劉氏子也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

去來魂識見關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塵勞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遊城關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百忍忍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日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雙腹關心猶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瘖日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疑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臥街問狼煙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踏空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底屈項

上堂舉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九磨煉射時偏十方落處無人見師云山僧即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偏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學子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盂日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盂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唳移巢鳥籠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銜句如何師曰賓師曰口街平角鱗膠粘問將身卸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

問學人解問請說句請師舉起詩人機師曰心裏分明眼晴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大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鱗淺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敢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殺人不取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鴈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源奉若何師曰赴供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花物外春

上堂大眾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整問大眾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那寒骨肉疎冷師在南院作團頭一日南院到團頭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良久師却問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南院拈棒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師於是豁然大悟南院云汝乘願力來向大法非偶然也汝聞臨濟將終時語不曰問之南院云臨濟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果平生如師子逢人即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安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表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道破關黎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藟草乍分頭腦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促鞭當執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

三月寒鷓鴣啼處百花會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云三受印開朱點穿未容擬議主賓分師隨聲便問又問如何是第二句臨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溫和爭赴裁流機師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云但有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以支臨濟不辜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師依止六年而南院歿後唐長興二年雲遊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蓮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云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機眾棄之而去餘佛像數尊耳師曰我居之可乎田父云可師乃入留止唐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鄂州師又避寇往依之牧館於郡齋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印印住住印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印是不印印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盧陂佇思師唱曰長老何不進語盧陂擬議師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盧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船師問曰太守見何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便下座冠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為寶坊號新寺迎師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惠師凡住二十有二年以皇末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來時煙夜物遠方來暮日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燈至十五日踟躕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問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

古尊宿語錄卷第七
重刻古尊宿語錄序

過去如是如是見在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幸自可憐生無端黃面老漢拈花瞬目金色頭陀忍俊脫頰不覺漏泄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何特而已哉人根有利鈍故機語有開合誠疑藥餌骨節頓起縱橫展拓大虛不痕雖古人用過時無古今死路活法死基活著觀照激發如龍得水故曰言語道斷之器雖佛祖不得而廢也七佛偈及西天此上三十三傳枝出派列莫知其幾授受證據洵天抑揚示誨見於傳燈而多有載不盡者往往散落異時有願藏主者有蒐廣採僅得南泉而下二十家示眾機語厥後又得雲門真淨佛眼佛照等數家總曰古尊宿語非止乎此也據其所搜採而言耳夫古人得親故用親行到故說到其所說者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從上為人只貴眼正是豈末流刻楮畫花雕鏤鑲蛤瞻學者眼所可同日語覺心居士出善女倫乘烈丈夫志操不為富貴所障世相所磨著淨名衣坐空生室安任正受動靜提撕是孰使之然哉謂頭所稱古尊宿語刊于闕中而板亦漫矣兩浙叢林得之惟跟勇捐已資錢梓流通命禪納精校重指不部索片噫亦異矣昔月上女抗舍利弗發明大涅槃卷提遮對曼殊室利不生不死死義達摩來東且以後其問善女等倫橫機諸大老發明向上者多矣近世泰國計氏與夫空室道人皆以鍾鼎家世而為般若眷屬公覺心則發揮古宿機語以遺佛種無一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覺心魏氏紹興丞相文節公孫余文員之室先登住林菴虛席命慈林解無言者攝解催請主眷人覺心著語云菴主只在菴中為甚麼不見道有又無道無却有又近又不遠舉頭語子過新羅參得著喫盡麩餘偈語多有皆不計較而得則日用中無非禪悅法喜之樂矣併見于此書

聖宋咸清丁卯春清明日江浙等處明州府阿育王
山廣利禪寺住持沙門物初大觀序唐宋諸碩師傳
佛心宗道大德備室中垂示勤辨學者徵括代別皆
有機語流布寰中久矣惟傳燈一書嘗賜入藏諸師
之語傳燈不能備載者有顯公藏王別集兩泉趙州
黃檗臨濟雲門真淨佛眼東山二十餘家總若干卷
題之曰古尊宿語實有補於宗門

古尊宿語實有補於宗門

古尊宿語錄卷第八

汝州首山念和尚語錄

師諱省公萊州狄氏子入院上堂云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于今日大眾且道續箇甚麼良久云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弟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云隨坑落壑聖僧云為什麼如此師云陪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少室巖前親掌示僧云更講洪音和一聲師云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界師云一任眾人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云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僧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五九盡日又逢春僧云畢竟事如何師云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司徒郎中臨座側祖胤西來願舉揚師云王臣三請今朝赴萬民樂業普皆安僧云與麼則慈雲普潤處處皆通也師云野老詠歌時人皆唱復云諸上座佛法無多子只是你諸人自信不及若也自信得去千聖出頭來你面前亦無下口處何故只為你自信得及不向外馳求所以奈何不得直饒釋迦老子到這裏也與三十棒然則如此初心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問你諸人還得麼也未良久云若得麼直須麼無事亦重

上堂僧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云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云孤掌無宿客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道師云此去襄縣五里僧云向上事如何師云往來不易

上堂僧問如何是首山師云東山高西山低僧云如何是山中人師云恰遇棒不在僧禮拜師便打問如

何是道師云爐中有火無心發處處無蹤任意遊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提唱師云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學人身心聚散時如何師云不聞天樂暫僧云如何收攝師云莫迷四時後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云眾生僧云成佛後如何師云眾生眾生問僧花未發時如何辨真實師云冬不寒臘後看僧云莫便是也無師云錯問六國木堂時如何師云什麼處去來僧云寧後如何師云大地火起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怨阿誰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不斬無罪之人僧禮拜師云斬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你不惜猶可僧云出後如何師云伏惟尚賴僧云忽過師子吼時如何師云一任野干鳴僧便喝師云果然僧又喝師云放你三十棒僧禮拜師云這瞎漢復云諸上座不得有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實則始終實主則始終主實無二實主無二主若有二實主即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懸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沒交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細細不要掠虛好他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亦重

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徧天漏地問出後如何師云特地一場愁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云水深一丈問離凡離聖請師一句師云不可錯怪老僧也僧云謝師指示師便打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云望天不見天僧云鳴後如何師云覷地不見地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何什麼却首山師云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眾圍繞師說何法師云打草棍要驚蛇僧云未審怎生

下手師云迤來泊舍喪身失命問不落三寸請師速道師云老僧到這裏却道不得開黎道看僧云猶落三寸請師別道師云首山今日失利問如何是首山境界師云十花迥秀一葉長芳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好事不如無問因緣未熟時如何師云進僧云熟後如何師云退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得者失僧云不得者又如何師云珠在什麼處僧提議師便打問維摩默然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穿蓬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如何是首山出身路師云誰人障闍得僧云與麼則自在去也師云手印打折你腰師乃云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各處各在問處你若將問來問老僧在你脚底你若擬議則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問掛錫幽巖時如何師云錯僧云錯師便打

上堂僧問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如何是那事師云孤峯頂上千花秀萬仞峯我喻處行僧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大眾請講迷下峯水不問僧云回來底事又自麼生師云粉骨碎身猶未報三軍一度送錢財僧禮拜師云噓噓問一切諸佛肯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云低聲低聲僧云如何受持師云切勿得染汗問作何行業報得四恩三有師云殺人放火僧云與麼則大作業底人也師云若痛深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云好箇箇頭無人答得僧云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僧云如何是迦葉不聞問師云曠人徒側耳問古人言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僧云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云三日後看取問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却便回時如何師云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云警爾三千界僧云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云天

思木遇後梅難退問仗鑊御初來取師頭時如何師
 嘘一聲僧云苦痛深師便打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
 云猶是鈍漢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師云放
 你三十棒問久在貧中請師接接師云不接僧云為
 什麼不接師云咬棒得也未隨聲便打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云鎮州蘿蔔重三斤問龍宮海藏當有何物
 請師一別師云不掛 寸舌僧云為什麼不掛三寸
 舌師云誰知句後親問不落僧祇如何修證師云近
 前來與你道僧道近前師便打問月覆掩耳黃髮拄杖
 意旨如何師云坐參都不問暢殺子平生僧云稀逢
 難遇請師指示師云莫喚鳴問虛空以何為體師云
 老僧在你脚底僧云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脚底師云
 知你是瞎漢問秋如和尚道老僧在你脚底意旨如
 何師云橫身不怕侵泥木識者方知人住家問抵如
 和尚道知你是箇瞎漢又作麼生師云將寶奉君君
 不識却令轉更隨生盲問如何是玄中的師云有言
 須道却僧云此意如何師云無言鬼也嗔問如何是
 納僧眼師云此問不當僧云當後如何師云堪作恁
 麼問如何得離眾緣去師云千年一遇僧云不離時
 如何師云立在眾人前問諸佛未見時如何師云枯
 匙不把筋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咬你忘却起問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云不可錯怪老僧也僧云出後如何
 師云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超毗盧之句稱釋迦之
 譚師云妙語無多子親言舉似誰僧云湛然時如何
 師云未明心地諦難過首山開僧擬進語師便打問
 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云不見有一法僧云對何為
 人師云謝開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云亂走
 作什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云路逢穿耳僧云
 發後如何師云不用更起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
 師良久云還問麼僧云不問師云何不高聲問著問

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云即便欲暗僧云欲暗
 後如何師云擲天模地問如何和尚說法底口師
 云掛在壁上天僧云忽有人來問時如何師云待我取
 回來印向你道問學人此處不薦擬向南方時如何
 師云速僧云却不恁麼去時如何師云後會難逢問
 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云萬山安國師僧云莫便是
 和尚極別處也無師云南岳讓和尚僧云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云無絲絲偶有人牽僧云牽後如何師云
 妙有無言不較多僧云如何是妙有無言不較多師
 云有言須得句僧云如何是無絲絲偶有人牽師云
 當明提祖道方得後人模問學人午入叢林乞師拈
 示師云聞架到老僧會裏得多少時僧云經冬過夏
 師云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湯盡來時師還接也無
 師云湯盡即致耶 人是誰僧云風高月冷師云僧
 堂內幾人坐臥僧無語師云賺殺老僧問學人求出
 世間時如何師云借水獻花先供養莫教落後索香
 錢僧云死生事大乞師一薦師云透漏遺蹤無走路
 僧云恁麼則被他捉著也師云今日到長安問如來
 演說三乘教未審是什麼教師云下言無一中僧云
 為什麼千言無一中師云不是上釣人問一切法皆
 空如何得悟真空理師云南地先抽筆塞北著皮裘
 僧云莫落是非也無師云自家看取問青島翠竹還
 有佛性也無師云南天北地僧云恁麼則推窮佛理
 也師云北地南天問鐘鼓未鳴時如何師云問前不
 鳴問後打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迦葉門前一蓋
 燈師云孤寒明月連天照性似寒泉徹底清僧云勞
 而無功時如何師云日輪當午無私照自是時人見
 有後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大洋海底澄心鏡
 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天外吐沙獨攬指坤乃云第
 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天人為

師第三句薦得自教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云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僧云慈悲何在師云
 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不打恁麼驢漢
 僧云將接何人師云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
 師云解問無人答僧云即今祇對者是誰師云莫使
 外人知僧云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
 市過問維摩一默交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云當
 時聽眾必不如是僧云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
 何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云若論此事實不掛
 一箇元字脚便下座
 次住廣教語錄
 師入院上堂有僧問曹溪一句天下人間廣教一句
 什麼人問師云不出三門外僧云為什麼不出三門
 外師云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真如體師云偏乾
 坤僧云如何是真如用師云動天地問如何是大海
 師云出頭天外看僧云恁麼則包含不盡也師云不
 見本來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是你自己問黑
 豆木生芽時如何師云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
 怨他誰僧云有何罪過師云昨夜貶文殊僧云未審
 什麼時回師云專候天恩僧云天恩何如如何師云
 齊賀太平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不唧唧
 僧云見後如何師云不唧唧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
 一曲師云正值嚴凝久披袈帶雨歸問觀身無相觀
 法亦然時如何師云晴天開水路僧云恁麼則掃地
 而盡也師云孤月照高寒問萬機盡盡時如何師
 云死水不藏龍僧云轉動後如何師云碧眼胡僧笑
 點頭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貧兒不雜食僧云撒
 手歸家去也師云香臭不曾聞僧云一食無二月十
 五正團圓師云不是聞察用心處僧云如何是學人
 用心處師云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十二時中作何

行業即免生死師云你嘆什麼作生死僧云與麼則無生死可免師云大眾盡皺眉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寒北風霜緊江南雲不寒問承古有言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意言如何師云三尺杖子兩人昇僧云還許學人昇也無師云放下著師問僧怎麼來者是甚麼人僧云問者是誰師云老僧便喝師云向你道是老僧又惡發作麼僧又喝師云恰遇棒不在手僧云草賊大敗師云今日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問如何是道師云脚下淡三尺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水淡一丈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從地高三尺其時有化主問學人與麼去時將何裏受師云又手奉寶德舉似莫沉吟僧云恁麼還留也無師云物逐人興僧云今日點茶當為何人師云去此無消息無心永莫回問如何是真如體師云敲磚打瓦僧云此意如何師云切忌踏著僧云有一人不會唐言梵語來時師迎接也無師云舉意便知有何勞側耳聽問學人不識文舉拾得箇字來未審喚作什麼字師云久為雲水客休作問禪實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云二更不閉戶僧云還許學人商量也無師云切忌五更初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三門佛殿請師轉師云長安道上無私曲縱遇知音到者稀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問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如何是至理一言師云問舉一編雲與麼則退身三步師云笑破大眾口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放教三下鼓吹第五更鐘問久輔不逢時如何師云聞黎有問老僧有答僧云如何得逢師云聞黎不問老僧不答問維摩方丈不以日月為明未審和尚方丈以何為明師云穿破天下人觸躑問久負無絃琴請師彈一曲師云無言顯大道僧云還許學人和

也無師云更莫遲疑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龍蟠鳳舞于時前日出昆崙照大千問塵塵見佛刹剎問經如何是聖聖見佛師云好箇燈籠僧云學人不曾意言如何師云還我話頭來問無邊身菩薩為何不見如來頂相師良久云即今還見也無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本來身師云牽牛不入市僧云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泊合錯對閣閣問萬例等前如何卓立師云窄僧云意言如何師云苦問巧說不得只要心傳如何是心傳底法師云有疑須假問僧云恁麼則巧說不得也師云無口正好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不將小意對閣閣僧云如何領會師云逢人莫錯舉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云你試道看僧便喝師云聽僧又喝師云這瞎漢只管亂喝作什麼僧欲禮拜師擬拈枯林僧約住云莫亂打人好師擲下拄杖云明眼人難瞞僧云草賊大敗問如何是生滅法師云新羅喚公海問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云老僧無德麼問工夫僧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僧云臨機一句截斷眾流請師垂示師云棒下迸流星僧云恁麼則萬象顯然師云遣人搜出問世尊說法如雷吼未審誰是不聞者師云無人敢定當僧云為什麼無人敢定當師云果然不聞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散關正望三泉路厚村花開始覺春問古人道東山西嶺青意言如何師云一回舉著一回新僧云謝師指示師云功不浪施問如何是佛師云苦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諸佛在我前僧云如何是然燈後師云諸佛在後後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青山無異路問有問有答盡在魔界無問無答事如何師云庭前罷舞休思曲僧云大眾證明也師云野老謳謔正好音司如何是

和尚截人之機師云三門前點燈僧云未審意言如何師云佛殿後燒香問如何是佛師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僧云未審此語什麼句中收師云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僧云此意如何師云大地久日月齊明問如何是佛師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何不問問再問師云曉漢頭言倒語作什麼問如何是寂寂惺惺底人師云莫向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煨煞人師復舉興化小眾云今日放諸人一線道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明有是德長老出眾禮拜起來便喝興化亦喝是德又喝興化又喝德禮拜興化却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為他曼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看他興化與麼作用為什麼放得伊過諸上座且道什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前一喝是後一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雖然如此也須子細始得良久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環重

次住寶應語錄

師入院上堂有僧問盡大地人來各各置一問問問各別未審寶應如何抵對師云好僧禮拜師云見何道理僧云謝師答話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劉司徒問龍庭金口問如何對上機師云一輪迴脫三界外當軒照破萬家門司徒云臨行一句請師指示師云莫錯認定盤星座主問云如從飢國來忍過玉體未敢便食食即是不食即是師云各利已彰天下播手中如意有誰知主云與麼則環重去也師云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問既是清淨如盤為何什麼打魚鼓喫鉢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承師有言金沙灘頭馬郎婦意言如何師云高枕雲霄惡人怪笑問得力處乞師一言師云山高無異路僧云畢竟如何師云莫守白雲開問向上一路請師指示師云對面不相

識僧云爲什麼不相識師云問處分明各處親問如何是觀音門入者師云超然一境無異路僧云如何是普賢門入者師云野雲不向目前飛問有問有答皆落唇吻無問無答請師道看師云不可錯怪老僧也僧云猶落唇吻師云落在什麼處僧無語師便打問萬法歸於一體時如何師云三手喚不足僧云畢竟歸於何處師云三手却有餘問文殊菩薩摩訶不二法門意旨如何師云問前不明問後暗僧云未審此意畢竟如何師云暗問難離離色如何舉唱師云一點清香便僧云如何是真師云透過萬重關僧云只這如何透師便打云前問得事真平生句後投機殊爭道體離此二途請師方便師擊拂云爭奈這箇何僧云與麼則太保證明師云你莫帶累太保問如何是佛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問德山休臨濟喝意旨如何師云寶應今日不用僧擬進語師云瞎漢便打問疑則與賊爲伴不疑則野塚爲家時如何師云北山山下千丘萬丘未審那箇是你家僧以坐具撼一撼師云泊不問過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三箇婆娑排班并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新羅人不畏頭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新羅人不畏頭安員外問弟子不會請師垂示師云水急浪開漁父見錦鱗透過碧波中員外云承教有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如何是常住底法師堅起拄杖召員外云且道這箇是住底法不是住底法員外云未曉之徒如何脈濟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員外云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何得對眾妄語員外擬議師便喝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風吹日炙問只如龍牙問德山山乃引頸此意如何師云德山引頸實應即偈身縮項問抵如和尚道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云百

康翁翁夫却父僧云百歲翁翁豈有父師云汝會也師復云請上座不見與化老人道直饒汝喝得與化向虛空裏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忽然懸息却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向紫羅帳裏徹真珠與你諸人胡喝亂喝作麼師云實爲如斯今時兄弟只管橫喝豎喝及至窮處並無言說看德臨濟會下有僧出來禮拜臨濟便喝僧云老漢真探頭好濟云汝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禮拜乃召眾云你道這道這一喝好喝也無僧云草賊大敗濟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濟云要識臨濟賓主話問取堂中二禪客師云諸兄弟學般若菩薩直須諦當去始得雖然如是曉者還稀却重師一日上堂汾陽昭和尚出問白丈卷席意旨如何答云龍袖拂開全體現進云未審師意如何答云象王行處絕孤蹤昭於是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顧視大眾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禮拜歸衆時葉縣首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見你過來見箇什麼道理便與麼道云正是我放身捨命處首便休

小參示眾云老僧擬欲歸鄉什麼人隨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麼時去師云待有伴即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麼時去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麼時去迷子不歸家夫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箇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麼時節却回師云六不知音六因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時去師云爾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麼時去師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邊改僧云未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竹拂枝

問如何是梵音師云驢鳴狗吠問如何是截徑一路師云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云看看冬到來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掛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云道什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久立衆慈伏惟承

師出鏡清十二問答泊翠岩代語師於一語下代三轉

問時至草庵無一物爲什麼却有盈餘清云要道何難云過來道什麼師代云自不知又云泊成忘却又云共語不知音問盡乾坤不出一剎那今時人向什麼處辨明清云共語商量若云向你道什麼處辨明師代云不問他別人又云明眼人笑你又云用辨即非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蹤跡難尋清云波斯眼黑若云莫鬼語師代云不是用心處又云被他捉著又云不勞舉步問辨得親疎底人爲什麼却被親疎不肯清云不平按劍若云當得也無師代云莫守閑又云大有人不解怎麼問又云不可辨親疎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相爲什麼却被生之所流清云明知無方若云不關老兒事師代云自領過又云喚什麼作生死又云爭得不知有問人人具眼逢訪道人道即是不道即是清云頭上仙旛若云莫道乞辨明師代云分明舉似他又云莫道乞答話又云若不具寶簾泊合遭他毒手問體本無取譬爲什麼坐地良藥清云却正道著若云且放老僧過師代云知過人難得又云更教誰吹棒又云今日草庵大敗問過者同遊一路行爲什麼不行清云已到平頭若云老兄還達也木師云不爭先又云到了不知又云但請先行問盡今提綱爲什麼不寒時人口清云自還得若云老兒還知明州米價麼師代云還曾失麼又云須知老

兄又云爭知今日問無形本寂寥爲什麼有物先天地清云寶公曲尺誌公剪刀岩云領過得也未師代云欺他作什麼又云阿誰與麼道又云不是關聖置問問十方薄伽梵爲什麼一路涅槃門清云家無二主若云怪得人麼師代云到者方知又云尚不可得又云常防此問問同氣連枝爲什麼却根莖有異清云邵案進彩岩云阿誰道有異師代云紹得麼又云見行前後又云今朝二十五師出風穴四宿主語僧云如何是宿中宿穴云攬眉看白雲師別云去來長自在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宿中主穴云入市雙

賺替師別云高聲唱叫遊街行問如何是主中賓穴云回黎兩獲新師別云定國安邦賀太平問如何是主中主穴云磨磨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師別云收番猛將寸草不留師出四種照用語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南岳嶺頭雲太行山下賊問如何是先照後照師云太行山下賊南岳嶺頭雲問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收下南岳嶺頭雲捉得太行山下賊問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昨日有雨今日晴師出四宿主語問如何是宿中賓師云青山綠水分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棒下取分明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退已

讓入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斬盡不留身師出四料簡語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人前把出遠送于峯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打了不曾喚冤家難解免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萬人作一塚時人盡帶悲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問處分明答處親師出德山三轉語於一句中各下三轉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大地雪漫漫又云普天匝地又云海底紅塵起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不通凡聖又云泊谷放過又云橫身三界外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要道便道又云有問有答又云此去西天十

萬八千師舉僧問禾山如何是道山云耕人田不種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山云禾熟不臨場因僧問師出語云耕人田不種意旨如何師云大助不堅實僧云禾熟不臨場意旨如何師云任從風雨爛師出盤龍和尚問行將接待不易行者云開心悅了盛將來無縫合兒合將去師云橫擔拄杖登雲漢使然農夫煮粥人師出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云風吹日炙師又云多年塵土無人拂一身常在鎮天涯

勸辭語
師在風穴會中密常勸誦蓮經眾咸謂念法華也偶知客退即就請師一日風穴見師侍立次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際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云觀此一眾豈無人邪穴云雖敏者多見性者少師云如某者如何穴云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云此亦可事願聞其要於是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迦葉正當與麼時且道說箇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什麼師乃拂袖而退穴擲下拄杖使歸方丈侍者隨後入室請益念法華爲什麼不祇對和尚穴云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箇頭同上問訊次穴又問真曰作麼生是

世尊不說說真曰鴉鳴樹頭鳴穴云你作許多癡福作什麼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以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巖然機穴云你何不看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派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楚和尚初至汝州宣化安下風穴令師傳語總相見展坐具次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楚云自家看取師便喝楚云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敢取恁麼造次師云草賊大敗楚云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云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云今日又被你收下一百單賊師云好子不依各楚次日纔

到相見便舉前語穴云非但昨日今日連賊捉敗於是師乃各振四方遠近學者承風而濤初任汝州首山爲第一世也石門遣使馳開堂書至師乃集眾於法堂上使纔近前人事師約住云是洞上宗便是寧嶺家風使云書中已載師約云不成二不是使無語師云且坐喫茶一日師問僧近離其處僧云襄州師云路上曾逢達磨也無僧近前不審師云這箇是蘆前馬後底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又問在什麼處過夏僧云石門師云水牯牛安樂麼僧云及時水草師云爲什麼傷人苗稼

僧云對和尚不敢造次師云放過即不可便打師一日問僧是凡是聖僧云非凡非聖師云太不定生僧云離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首山今日燒香供養你去也僧云某甲特來禮拜師云滴水難消一日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廣慧師云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速道僧云某甲昨夜宿長橋師云你怎麼合喫首山棒僧云某甲未曾參堂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云那耶又一日師見僧參次乃問近離其處僧云襄州師云夏在甚處僧云洞山師云還我洞山鼻孔來僧云不會師云却是老僧罪過又

一日問僧上人近離其處僧云南方師云遠來不易且坐喫茶又一日問僧近離其處僧云襄州師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便請師云且喜沒交涉又云鶴子過新羅又問僧近離其處僧云西京師云路上還逢達磨也無僧云適來已參見和尚了也師云爲什麼築著鼻孔僧云已不得且坐喫茶有僧來參師乃問近離其處僧云龍門師拽傍僧個一捆喝出去一日有僧侍次師乃喚僧名僧應諾師云且去別時來爲你說僧云而今尚自不說別時決定不說師云我

也罪過你也罪過僧一日入室師云且去別時來僧
應諾師便打師每見僧來便云恁麼來者是誰僧云
問者是誰師云是老僧僧便喝師云向道是老僧又
惡發作什麼僧又喝師云恰過棒不在僧云草賊大
敗師云得便宜是落便宜有僧入室師便喝僧亦喝
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云伏惟尚禱一日因僧入室
師喚僧名僧應諾師云錯僧云某甲有什麼啟明處
師云錯有新到相見師問從什麼處來僧云芭蕉來
師云芭蕉有何言教僧云曾見有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德云知僧云見後如何德云不知後有僧
舉問裴陽石門徹禪師只如二尊宿意言如何徹云
先行不到末後為初僧一日入室師云恁麼來者是
誰僧云某甲師云莫道是別人僧禮拜師云過來見
僧什麼道理即禮拜僧云今日大似因齊慶讚師云
我過來一期向你恁麼道還須吐却僧云也知和尚
曲為某甲師云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僧拂袖便
出去師召僧各僧回首師便喝僧云這老賊師乃以
頌示之曰四門通一要一要在賓全正今立
主要須圓又一夜師行道次見暗裏有僧師乃問是
誰僧不對師云我也識得你僧大笑師云你不得道
是別人復作一頌示之輕輕踏去恐人知語笑分明
更莫疑智者只此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鷄
師次住寶安山廣教禪院亦為第一世後徇眾請入
城下寶應禪院第三代三處法席海眾常臻淳化三
年十二月初四日午時上堂示眾曰今年六十七老
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者今朝日
果至四年十二月日與時無異前記上堂辭眾仍作
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
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跌而逝壽
年六十八茶毗收舍利

偶頌示眾
諸子說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
靈雲見桃花
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
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
玄沙道處少人知靈雲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
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四賓主頌
悟了却從迷裏悟迷悟從來無差互始知本末至于
今今古相承無別路無別路莫問人說今古問來事
元是主從他人問賓主識得賓全是主主中賓賓中
主更互用無差互賓中賓主中主兩家用莫讓主把
定乾坤大作主不容擬議斬全身始得名為主中主
偶作三頌
我有一機不假修持若人問著便喚沙彌
我有一著不自檢泊若人更問勞口便著
我有一宗勿示西東若人擬議別喚王公
送化主四頌
報你參禪賓人中有見親若求端的旨鵬月望陽春
隨行少語足人憐莫辱家風汗背賢保護盡從今日
去靜坐來窻月那邊
幾多真子向西東物外縱橫莫用功隨處化緣皆是
道隨行一句盡流通
廓然無事少人關任意縱橫勿計程步步登高看兩
路莫教失脚墮深坑
示眾三首
背陰山子向陽多雨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
意東海東面有新羅
僧哉巧女兒懶校不解織會看鷄兒水牛也不識

啾哉拙郎若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
古尊宿語錄卷第八

古尊宿語錄卷第九

石門山慈照禪師鳳巖集

南嶽下十

師開堂拈香云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過去聖人盡得傳承付法至唐代六祖之後得道者如稻麻竹葉不傳其衣只傳其法皆以香為信今日一辦香為什麼人通信某甲雖不言大眾已委悉熟此一炷香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阿誰師云山連嵩嶺地近洛川問和尚開堂於此日先將何法報君恩師云揮天在地云君恩如此祖意如何師云分明領語問如何是佛師云邛州多出九節杖云謝師指示師云

莫作茶佛話會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九里江上望船船云意旨如何師云市船亭前人不識問實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在匣裏云出匣後如何師云放汝一線道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云上上之機人法俱遣中下之機但除其問猶有法在天下之機據問而行若是出格道人全體作用諸上座盡是出格道人老僧爭敢作用問如何是一着子師云明明似日連天照暗暗昏昏人自迷云如何得不迷師云千里萬里

早參示眾云且道昨日與今朝是則是別古人道昨日今朝事恰同又道昨日今朝事不同同與不同即且置且道即今一句作麼生波隨月照影逐日移師入州看官路逢延慶長老問中路相逢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某甲禮拜和尚有分明日到院茶話次昨日聞學士說新石門和尚和尚久在石門為什麼說新去師云騰後合掌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都迷如何得不迷去師云秤頭半斤秤尾八兩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任我這裏

若任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師即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直下看云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退後退後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踏著秤錘硬似鐵云意旨如何師云明日向你道問青山綠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垂手過膝兩耳垂肩汝州先師忌問先師還來也無師云三巡茶罷一炷香云實後向什麼處去師云風搖樹響人不顧葉落歸根始知音

上堂云風風巖下鐘鼓喧轟石門家風朝朝舉唱問答賓至甚是分明林鳴鶴機誰人同道若是同道者對舉誰據良久云霜天冷徹骨雪路少人行問如何是石門境界師云一任眾人看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明日來喫棗問高少地近汝海波深石門玄機請師指示師云幾時到汝海來僧無語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向家風師云一句每當機逢入直是道問如何是實中實師云禮拜甚分明云如何是實中主師云觀地無回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往復問前程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萬里絕同侶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河大地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奪人奪境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有何佛祖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問答甚分明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突兀峯頭點點火長安城裏不通風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突兀峯頭無巨火長安城裏絕人行云如何是照用不同同時師云昨日十五日十六大際張茂崇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摩單傳請師指示師云冬不寒鵬後看問五月不親其容二聽不聞其響落聲色即是落聲色即是師云問從何來問離之在前忽然在後復是何物師云著鼻孔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云喫了

飯無些子意智問拈提整佛皆是止啼之說揚眉瞬目未為作者之機如何是現前受用師云早衙放過晚後出來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為什麼却分迷悟師云兩桶一擔問心隨境轉境逐心生心境兩忘甚處即是師云待你悟始得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云獨扇門子晝夜開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非法師云喫粥喫飯問愛河浮更沒苦海出還沉如何出得師云錯

早參示眾云月未沒日已出萬象茫然什麼處不分明既然分明分明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日月照臨無影樹不勞把住違街行

示眾問答須教起倒全龍頭地尾自欺騙如王秉劍由王意似鏡當臺要絕觀開口早經千萬里低頭思慮萬重關指人若也無正眼何當前程作野干

上堂云朝朝敲響夜夜鐘鳴聚眾流復有何事過去諸聖成就此門諸上座各各不欠少某甲已是不識好惡諸上座更要喫辛苦

上堂云無事不要生事歸堂

上堂云鐘鼓才罷賓主已分大眾齊來照用俱了若恁麼會得繼紹古人若會不得實為罔措莫有會者麼出來對眾證據

上堂云切忌避過歸堂喫茶

上堂云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撲撲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歸堂

上堂云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諸上座本真是上來下去禮佛禮塔入室擺衣歇笑樂麼若認得這箇是四大五蘊莫是趣寂息念不出不入不聚不散麼會得認得箇精魂如何是上座本良久云歸堂

上堂云春景溫和萬物蘇舒山青水綠真堪養道滌方禪子甚是及時租佛家風且喜沒交涉僧侍立次

師云已是撒沙着諸人眼裏也如今更不敢不識好
 惡歸堂問寒時又寒熱時又熱寒底是熱底是師云
 杖頭傀儡人長弄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本施王
 之恩師云被這一問和我愁殺云恁麼則謝供養也
 師云得什麼人氣力僧禮拜師云明日更喫一頓
 上堂云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什麼處不沾
 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春雨一滴清
 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云每日搬柴不易
 云此是大底如何是學人自己底師云三三六六
 劫問大悲千手眼爲什麼在此師云見箇什麼云恁
 麼則千百億化身師云且領前話乃云上來下去爲
 什麼事若有所得埋沒諸兄弟若無所得箇箇什麼
 得與不得且置如何是見前妙用底事良久云雲覆
 千山不露頂兩滴街前漸漸深歸堂問諸師指示箇
 修行路師云殺人放火云彼此修行爲什麼却如此
 師云果然不修行問親切處請師的旨師云莫忘却
 云莫忘却時如何師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云恁麼則
 不忘却也師云你見箇什麼道理云適來謝茶師云
 未在此請師別道師云兩社一寒食
 早恭示衆月未沒日又出日月往來無間隔奉勸禪
 流莫追尋追尋特地生疑惑
 上堂云鳳凰山下鐘鼓喧轟石門家風朝朝舉唱大
 衆上來賓主已分開口動舌無用俱了若恁麼得
 甚處有佛祖若未薦得恁何過日薦得薦不得即且
 致作麼生是無佛祖底句良久敲禪牀下座
 小恭早朝擊鼓法堂上聚會晚後鐘聲方丈裏相見
 法堂上聚會即不問作麼生是方丈裏相見底句自
 代云不通風問還有不報四思三有者麼師云有云
 如何是不報四思三有者師云撒手卧長街尤音非
 旨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啼花獻師云

果熟馨香鳩鳥啄云見後爲什麼不啣花師云萬象
 頓息鬼神愁云見與不見是別師云山河不礙
 青霄路妙用縱橫處處通問親到寶山求寶時如何
 師云求得即不中云求得後如何師云不中不中乃
 云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正在水裏作活
 計作麼生是衲僧轉動一句良久云朝開鼓動暮聽
 鐘聲
 上堂云三春景裏日暖風和水畔經行林間宴坐觀
 茲時景質主已分開口動舌照用俱了若能如是解
 去會得實中主作麼生是主中主良久云一條清水
 透過新羅一日間直清涼從你堪若遇洪水滔
 天時堪得麼云在裏頭師云與誰同伴歲無語却請
 和尚代云透過新羅問和尚若遇洪水滔天時堪得
 麼師云上在天下在地云若遇劫火洞然時作麼生
 師云橫出豎沒
 上堂云四山霧起大地黯黑日月收光正當與麼時
 如何辨至良久拍禪牀下座師浴出僧問二身中那
 身澡洗師云困迷僧歸喚茶次問僧遷化何什
 麼處去師云風摧樹響葉落歸根學人良久師云會
 麼云不會師乃洗茶三滴問如何得人身去師云我
 常欲作驢身
 上堂云上來下去參請不無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
 何良久云朝開鼓響夜曉鐘聲歸堂問門外三車學
 人欲上牛車時如何師云未是極則處云如何是極
 則處師云天吹虛聲切癡人望太陽問三叉路頭未
 審教學人往何路師云莫錯
 上堂云鐘聲才罷鼓聲喧鐘鼓相交會人天隔機妙
 用無別法開口動舌顯三玄臨機照用須子細互換
 寶王疾如烟進前更欲求佛祖擬議早是隔四天
 上堂云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堂上絕處行分明上

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作麼生是許外甥底句
 莫錯舉
 上堂舉普化語僧便問大悲院裏有齊意旨如何師
 云日暖懷陽坐天寒不舉頭
 上堂云聞鐘聲即尋鐘聲來無鐘聲向什麼處來若
 不來叢林何在既來是何面目直鏡不來不去正在
 吹水裏作活計作麼生是衲僧出氣一句良久云珍
 重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喫粥喫飯云與麼則
 打軟去也師云打軟去也問昨夜轉一位今朝轉一
 位兩頭俱轉時如何師云未是衲僧極則云如何是
 衲僧極則師云春末臨朱夏云畢竟了如何師云九
 九八十一
 上堂云各各英雄丈夫兒堂堂物我更何疑現前歷
 歷明如日展縮當人示疾時超然不得長空路獨脫
 禪光得自知多聞方便談今古濟物須彰閃電機良
 久云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上堂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諸上座維那
 打鐘還覺心痛也無若不覺痛與古人相違若覺痛
 爲什麼含笑上來直須子細悟入空問正當與麼時
 還有師也無師云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云畢竟
 事如何師云來日是寒食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毯子
 意旨如何師云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
 如何師云屋破見青天云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
 云通上徹下
 小參示衆云學般若菩薩須具般若眼不具般若眼
 即被般若護却你去作麼生是上座般若眼出來對
 衆道看良久云沉却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出你口入你耳云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云分明問
 分明聽問爲什麼朝朝風起雨點全無師云只是龍
 王不動頭云畢竟事如何師云待雨下了向你道云

雨下了和尚爲什麼不說師云老僧罪過問如何是人境兩俱辱師展兩手云不會師彈指三下問十二時中如何辨至師云着衣喫飯量家第云辨得後如何師云作麼生是王僧無語

上堂云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正在死水裏作活計作麼生是衲僧轉身處只如古人與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若言爲人候言縛你你若言不爲人意在什麼處所以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又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若向這裏明得去未具衲僧眼直須子細

上堂云三春景謝朱夏將臨是禪子罷游之際幽窻掛錫之辰林下相逢合談何事良久云擬指千差路同光百萬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雲散見青天云見後如何師云澄潭月現問如何是道師云車碾馬踏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豎坐橫眠

上堂云香烟才起是處皆知大眾雲濠從上宗乘只可如是若能如是解掣披拿旗互換王寶照用同時棒喝齊彰直饒你如是解只是箇箇中王作麼生是至中至便有僧問香烟才起是處皆知未審王山後如何師云向你道這信麼云特伸請益師便喝云和尚爲什麼請人道着師云瞎僧禮拜乃云一句語中須具三玄一玄門中須具三要從上諸聖總具三玄三要他若不具三玄三要總屬盲用既能如此留心直須子細良久云石門後輩諸事某拙久立先參歸堂懇歇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云云出世後如何師云云云未審出世與未出世是一是二師云妙用當機顯回光只在人問大事未辦時如何師云切云辦後如何師云切問如何是玄談師云掉向牆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又手當宵云意旨如何師云打躬近前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如何

師云快云還求也無師云若求即燒殺你僧禮拜師云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大雨上堂云朝陽雲掩夜月收光四山烟霧起大地絕纖埃正當與麼時什麼人作主雖然如是爭奈千江競注萬派流源被大海一時包了也莫道總包客下爭奈奔波濟水透過新羅

上堂云金烏西墜玉兔東升晝夜循環有何了日何不日南午處正位上看半夜子時長連鉢上偃息正當與麼時可謂千聖情盡影像全無雖然如是未是極則處直須動轉始得直饒動轉只是肯得洛浦灌溪未肯得他三聖與化開口動舌早成病棒喝臨機構也難脫眼直須行正令

上堂云晚看千家戶不扇時聽秋杵一聲聲途中多少未歸客却到家中事怎生語上座休向途中直須歸家若得歸家直得親於父母不得牧生其恩愛直須殺却父母既殺却父母便須出家既然出家便能親於佛祖雖然如是須去却佛祖始得既殺却父母去却佛祖方可有纖粟衲僧見解猶未得衲僧全體作用良久云作麼生是衲僧全體作用殺父殺母去佛去祖未是衲僧極則處進前更擬問如何北邙山下有甚數

上堂云雲山聚會爲平生翠杖諸方擬逃生夙何得空過道日爲什麼不進步商量若欲進步商量特地垂連便言只恁麼休去更專負平生總不如是又向什麼處留心良久云歸堂

上堂云龍騰滄海魚驚潭虎嘯高岩野狐辟跡象王蹴踏寶岸皆崩獅子嘯呻百獸隱匿鳳凰展翅衆鳥迷巢祖師家風中下莫湊目連鷲子運智運通金色頭施瞬眸釋王聲聞莫測十地寧知空生才唱天早雨花豈況繁詞率爾亂說通一線道直須滿口道

將來道直饒得也是順理將來

上堂云參玄上士遊方高人直須具衲僧眼目良久云開口直教千聖情盡萬緣無繫父母俱亡賓主不立若如是解者猶是衲僧少許見解未是衲僧全體受用作麼生是全體受用良久云歸堂喫茶

上堂云諸上座各各氣宇如王須具衲僧眼目大地山河不碍眼光莫受人瞞且道干闥國王作何面目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山河大地不碍眼光未審干闥國王作何面目師云不出尸未審與什麼人同道師云至切是家親

上堂云明朝擊鼓夜夜鐘聲聚集禪流復有何事若言無事屈延諸德若言有事埋沒從上宗乘開口動舌總沒交涉雖然如是初機後學須藉言語顯道作麼生是顯道底良久云林中百鳥鳴柴門閉不扇上堂問承古有言十五日已前用鈎十五日已後用錘即今十五日和尚用什麼師云這一條拄杖是清化王捨云和尚莫盲柳暗樺師云罪不重科乃云虛空有盡此道無窮如拳作手如手作拳皆是自已展縮並不欠少不由他人各各具足不肯承當勸請諸上座承當埋沒諸上座直下承當去承當箇什麼師云喚茶董侍郎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文殊以何爲師師云獨鎮五峰頭查學士與師坐次弄鎗客參士便問弄鎗如何下手師云逢場作戲問無情說法意旨如何師云朝朝樹響夜夜風鳴云如何委悉師云豈有日照夜有月明問德山棒臨濟喝如何是一喝下事師云我不作這活計云意旨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問金鱗未出網時如何師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云即今出也師意如何師云西海裏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云瞎僧禮拜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師云我向汝道汝還信麼云和尚誠

上堂云雲山聚會爲平生翠杖諸方擬逃生夙何得空過道日爲什麼不進步商量若欲進步商量特地垂連便言只恁麼休去更專負平生總不如是又向什麼處留心良久云歸堂

上堂云龍騰滄海魚驚潭虎嘯高岩野狐辟跡象王蹴踏寶岸皆崩獅子嘯呻百獸隱匿鳳凰展翅衆鳥迷巢祖師家風中下莫湊目連鷲子運智運通金色頭施瞬眸釋王聲聞莫測十地寧知空生才唱天早雨花豈況繁詞率爾亂說通一線道直須滿口道

言安敢不信師云這添桶僧禮拜問如何是禪衣下
事師云露地不遍風云與麼則一百五日看也師云
放你三十棒禮拜問不施寸刀便登九五時如何
師云七縱八橫云與麼則簾卷扇開去也師云舌柱
上齋僧禮拜問黑豈未生芽時如何師云正與麼云
生芽後如何師云鬼門關外今零路萬里崖州獨自
行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云用後如何師云伏惟
尚齋僧侍立次師問什麼處坐云後架坐坐師云你
向什麼處舉話云與主人公舉話師云主人公姓什
麼云不得姓師云名什麼云不得名師云與麼則不
識主人公也僧便喝師不對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
云東邊立了西邊立云還相見也無師云相見事作
麼生僧便喝師云踏僧禮拜問誰家曲宗風師
阿誰師云汝水河邊管對勝夫却提棒至今云汝
原一曲師親唱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當處不留人
劃時送千里師勸僧云孤輪獨照深山裏近離何方
了此來云近離白馬師云更不再勸僧無語師云且
坐喫茶師問僧韶陽境土君知好六祖家風試道看
僧無語師云却是石門罪過且坐喫茶舉鹽官和尚
喚侍者將犀牛角子來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
破還我犀牛角兒來者無語代云欄下舉僧問龍牙十
二時中如何着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始得師云道
即殺道只得一半云和尚作麼生師云如無舌人欲
唱歌始得舉僧問石門徹和尚實際地如何進步
徹云鳥道無前僧進語云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
處隔山迷師別云栖心不住栖心地物外縱橫任法
閑舉徹和尚離谷隱有僧問師在襄陽去盡襄陽男
女各置一問問各別和尚如何遺徹云一音剖
出塵沙句豁達虛空應萬機師別云頭上活物物
上具師問僧昔日叢林親際會再登壇事若何云

乘別和尚經今一年師云本分行脚僧無語師云
坐喫茶
次往谷隱山太平寺語
塵座拈香云此一炷香供養十方諸佛人天大眾先
願國安民泰教法興隆此一炷香十五年前已呈獻
抽了也如今還有委悉者麼對眾商量時有僧問不
施寸刀便登九五時如何師云罕逢此問云與麼則
人天有賴大眾沾恩師云是何言歎乃云問話且止
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你擬進前早沒交涉了也豈
况切切有所益若論佛法不在問處雖然如是早
是多途况久立尊官功重
上堂云襄陽蕩蕩廣闊而無際無涯漢水滔滔深遠
而有終有始峴山一帶橫貫乾坤楚岫千峰聳該日
月鳳林關下直透荆南來往遊人且無障碍諸上座
盡是透關底人作麼生是透關底句試道看擬議干
差路回光萬里程問祖令未行時如何師云獨卧沙
場云未審其中事作麼生師云寒灰不再始問終日
怱怱無事無妨如何是無事師云竟頭不見云為什
麼如此師云三日後看僧禮拜師噤問如何是沙門
行師云三三兩兩各不相知云畢竟如何師云截舌
有分問一陽才啓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何師云
午夜燈光連宵照云照後如何師云茶烟香篆一時
清問逐境不入流時如何師云早入了也云入流不
逐境時如何師云未是極則處云如何是極則處師
云七棒對十三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峴山亭
邊好用功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雪消流水滿
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霜結滿亭寒云如何是人
境俱不奪師云放你一線道問日往月來還不覺年
衰老運有不老者麼師云有云作麼生是不老者師
云虬龍筋力高聲呼喚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

人深處師云鳥龜水底深藏六云未審其中事若
何師云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如何是印空底句師云
舌柱上齋云如何是印水底句師云說話對聾人云
如何是印泥底句師云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一句
當機請師說法師云莫妄想云不妄想後如何師云
仙人禮枯骨鐵鬼打灰屍問浩浩之中如何辨主師
云襄江競渡船云未曉之人如何領會師云且領前
話問學人擬歸鄉請師指路頭師云借人扶上馬云
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葛嶺那邊看問師子
是獸中之王為什麼却破六塵吞師云須知六塵好
手僧禮拜師云得便宜是落便宜問不斷麻纒句如
何絕朕迹師云絕迹即不好云與麼去如何師云踏
僧禮拜問只尺之間為何什麼不親師頰師云折角泥
牛無欄圍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偏地開田任意
耕問承教有言當觀法王法法王法知如何是法
王法師云如是云畢竟如何師云六官深處坐云登朝後
王千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六官深處坐云登朝後
如何師云當殿不稱尊問世尊說法天雨四花和尚
說法有何祥瑞師云真擬鳴問有問有答俱落魔境
無問無答如何辨道師云舌柱上齋云與麼則學人
罪過師云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外
頭月明星裏黑云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星裏月明
外頭黑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今日好寒云如何
是照用不同時師云喫棒了是款問如何是兩益乾
坤句師云好雪寒云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大好
你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今日立春問馬大師
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如何師云萌芽未出土枯
葉已遭風僧擬議師便喝僧云喝即任鳴某甲不耳
聾師云罪不重科問海宴河清為何什麼龍王不現師
云待有即現云即今為何什麼不現師云疎田不貯水

龍王不奈何問若人有福曾供養佛未審佛曾供着什麼人來師云明月照臨山谷裏岩陰樹不招風云恁麼則早晨燒香晚後禮拜師云苦痛蒼天伏惟尚憐問承古有言只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云莫認驢鞍轡作阿爺下頷問伯牙遇子期時如何師云夜靜更深彈一曲云過後如何師云琴破絲斷一時休問承教有言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如何是海印發光師云青霄無異路問說通行不通時如何師云莫以已妨人云行通說通時如何師云未信你在問不施寸刀便登九五時如何師云南面事作麼生云才施小刀便獲大功也師云大好不施寸刀問如何是和尚不涉眾詞底句師云我向你道這信麼云與麼則鐵卵生兒樹上飛師云一任捏恠

上堂云二年前葛藤今日再舉知有者已暢平生不知有者對面千里諸上座盡是知有者二年前事作麼生道良久云頗問不知何處去却教夫子淚漣漣上堂云道安若下朝朝鐘鼓聲喧蓋山前日日烟霞覆地猿啼嶺上魚躍淵中山高則九夏花開谷深則三冬積雪知有者暢快於平生不知有者空受好山好水諸上座盡是知有者不喚作山不喚作水且道喚作什麼開口即遞凝議即差

上堂次遇狂風起乃曰狂風忽起拔樹鳴條祖令正行誰人當抵善戰者不顧其首善鬪者必獲其功莫有善戰妙鬪者麼出來山僧為你證明良久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撥乾坤

上堂云寶花王座獨有慈尊旃檀林中別無異黨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知有者已暢平生未知有者直須了細

上堂舉仰山三生活次僧問古人且致和尚仰今弟

幾生中師云快活快活云與麼則隨流認得無碍去也師云縛繫不自在

上堂云若據對答如撒砂相似若約提綱宗乘舉唱佛法無一人半人雖然如是被箇衲子出來請師舉唱佛法向伊道什麼即得若打他即龍頭蛇尾且道向伊道什麼良久云山僧與上座兩家不着便

偈頌
歲旦示眾
一句為君宜今朝是
大年槐符已入土
徧地誇金錢
俗情多失位
山僧獨欣然
直覺不恁麼
塚上別組田

冬日示眾
一句為君說諸法
及時節
冬月是冬寒
夏熱是夏熱
甚處不周旋
何勞苦
施設施設
不施設
言詞盡須決
更擬問如何
船底用鎖鐵

僧請益瀉山三生活師以頌答
昨夜三更得一夢
清涼河裏泥牛
問大明問取郭大翁
識得南莊李胡子

杖杖
我有一條拄杖
且日橫按膝上
大小節目分明
頭尾無非一樣
卓下大地豁開
起擊撞萬象
鬧市若瀉知音回頭辨香便棒

照用
照時把斷乾坤路
破腎懸喪膽
魂鏡君解
佩蘊秦印也須歸款候
天恩
用便生擒到命終
却令蘊息盡
殘軀歸款已彰天下報
放汝殘年解也無

照用
照用同時棒下
玄不容擬議
驕愚賢輪
直衝龍虎陣
馬喪人亡血滿田

照用
照用不同時
人人會者
稀秋空黃葉墜
春盡落花飛

總頌

一喝分賓主
照用一時行會
得箇中意
日午打三更

三玄
三玄句不分
欲明觀的旨
月太陽春

第一句點刻分明
莫慕齒更擬進前問
如何西天移來
安此土
第二句妙用臨機
無差互開口動舌勿交涉
棒下分明須薦取
第三句問答分明
有言語諸方盡有好商量
三歲孩兒皆怕苦

古尊宿語錄卷第九
石門山慈照禪師風巖集序

夫能仁出現若秋
月落於寒潭
祖意西來似春雷
開於蟄戶
鑿生靈之瞶耳
指演若之迷頭
不凡起凡唯能轉物
得道者世無窮
數紹法者代有奇人
師汝水投針首山立雪
親傳祖印
秘禪刀查太守致三請之書
遠禪師付一乘之座
揮倚天之寶劍
外道魂公

振蹄地之金毛野干
腦裂縱即立明方便
互換至寶奪即坐斷乾坤
誰論佛祖
唱明四種林顯三玄
照用千差用非一句
以此參徒
退求學者雲臻
師既露於詞鋒
禪子常親於語要
編成一卷
集號風巖光薄幸愧得聞寶翰
序引

詞鋒禪子常親於語要編成一卷集號風巖光薄幸愧得聞寶翰序引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
汾陽昭禪師語錄

師太原命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
印發歷泰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
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
王行處絕孤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楞渡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
自肯師云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陽間每
為郡守以名刺力致乃曰我長行將做僧傳佛心宗
非細事也前後入請堅臥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德
遺傳契聽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聽排闥而入讓之
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愛宗旨陸滅幸
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
何時而欲安眠哉師覺起握聽手曰非公不聞此語
趣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
道俗同曰汾州而不取名

任後上堂謂眾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
但有來者即便敲殺有何方便人得汾陽門見得汾
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
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人得麼快須人取免得孤
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遺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
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速退

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
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何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
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開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
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快擇莫將為小事所以
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
行脚不為遊山玩水看州府看華片衣口食皆為聖
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快擇莫與傳唱數揚博問先
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典崇聖種接

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
即出來大家商量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
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初機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
日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豈舊面曰如
何是乾坤底句師曰俱備盧州長梗米食者無食
亦無羹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見你出來
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着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
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
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
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聽取不是尋閑與
天眾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
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
頭橫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為
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
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贊香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
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鎖鑰復
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遍箇消息要知遠近莫抵
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利其益不用久立珍重
問布鼓當軒掛誰是知音者停組傾茶飯臥草不據
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
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
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眼心
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慈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
曰瞎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見師曰三家村裏唱已
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殷勤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
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
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飽飯非珍饈一味糧飽飽即休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
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僧問如何是天道
之源師曰掘地寬青天云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
師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
人意自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
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
泉云王老師十八上已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
上已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答曰兩隻木鞋
牛雙角無欄棧復曰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
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求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意
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此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
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
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
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問氏問豐干乃曰這箇是三
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欲快擇分明莫只
與麼安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護語誰
嚇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眾曰金
花布地玉蓋承天果日當空乾坤耀雲騰致雨露
結為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若道
不得眼中眉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
塵家國與風野老嗚嗚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
貼於此明去開教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
是開教開教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
下人要知開教與老僧麼拈其兩膝曰這裏是開教
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開教是同是別若
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
遣老僧即是開教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
三要實主歷然平生事辦教專事畢所以永嘉云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
座一日相見齊下嘴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客云

實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
紛拏實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師舉揚宗
乘渠渠惟以三玄三要為事臨濟宗真要訣也汾州
在河東地苦寒立者往往足指墮師因此罷夜恭
日冥坐有異僧仗錫乘雲而至問曰和尚何故罷夜
參師答以苦寒之故與僧云和尚會下有六人成大
器願勿惜法施言訖乘雲而去師明日陞座記以偈
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宣
揚自此夜恭遂不復罷時楚圓守芝慧覺智圓谷泉
齊舉等俱在座下叢林知名

師初開堂有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什
麼人得聞師云大眾側聆進云恁麼則羣生有賴師
云不因陞寶座華顯六師能開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云不歷僧祇劫直出古皇前進云恁麼則那
城有望師云五嶽爭秀四海盡歸潮問虛空權臂
翕隨處得彰名未嘗是箇什麼物師云居天人不測
入地更深埋進云恁麼則學人雖不識屢劫盡沾恩
師云翕良朕勝從他開臂展開心始是明
師小恭云莫有人問話麼有即出來僧問水鏡魚散
時如何師云水清魚不現長波自往來進云龍王當
居何位師云在處存金殿乾坤我獨尊進云恁麼則
更無過者師云按劍誰得妙當人不自傷師乃云若
是按劍手分陽不奈何還識得初塵與你注破策中
無當剋海內獨橫行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云多年松樹鏡誠心間自有一條明問凡有問答
實主各選嘉奇少室無言將何委的師云千人叢裏
望遠此問學云千山萬水來於此已惹惹惹事坦然
師云坐斷日頭天地黑萬象森羅在日前學云官不
容賊私通車馬學人禮拜師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問
如何是一句前事師云不落言詮明的旨纖毫纒動

師參差學云如何是一句後事師云兩陣相逢不迴
避學云恁麼則透皮徹骨去也師云橫拖倒拽任塵
濛學云終不敢辜負和尚師云至孝是重華問如何
是法眼師云已曾觀船學云未嘗向上事如何師云
勝天摸地問久嚮汾陽威勢全略展金毛示眾有師
云三日後露學云恁麼則退身三步師云一月後再
來問祖師心印絕有言詮臨機一句事如何師云三
千里外看途程學云恁麼即退後去也師云萬仞峯
巒不離此處問問不轉時如何師云龍馬加鞭急
響鈴響洛川問久嚮西河師子及乎到來為何什麼不
見師云汝識師子學云恁麼則大眾盡得隨喜師云
腸裂始知忙問正法門中如何是和尚得入處師云
泉星攬夜月不落紫微宮學云恁麼則明月獨當天
也師云不昧夜行人

師上堂云一切眾生本源佛性譬如明月當空祇為
浮雲遮障不得顯現便有僧問明月當天却破片雲
遮時如何師云老僧有過閣黎須知學云恁麼則分
明辨的師云退後莫思量問舉步涉千谿尋源路轉
迷箇中一句子請師為提撕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日
見枝柯學云若不申此問爭得見師機師云瞥人看
畫壁

上堂云夫說法者須及時節觀根逗機應用藥不
及時節總喚作非時語所以稜巖會上云欲知佛性
義當觀時節因緣若明君臣父子邪正禍福顯然自
分喚作野老詭歌皇道坦然佛法現前擒縱自在生
殺臨機或明或暗或明或暗或明或暗或明或暗或明
主中土或兼帶或採筆影草或一句中有三玄三要
還有問者麼出來對眾商量時有僧問智門難解
難入學人不會請師指示師云真正無私語句下要
分明學云恁麼則謝師親開方便門也師云子萬年

後不得忘却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云海裏揚船矣
舉棹望程途問甘露水瀝為什麼百草不生芽師
云田疎不斂水龍王爭奈何問寒暑漸成貧者何依
師云不掛無私服終日樂哈哈學云恁麼則應不孤
露也師云深岩隱不得露地不彰形問不悟祖宗不
信大道時如何師云打破琉璃那透出鳳凰兒學云
今日親見和尚也師云三千里外算途程問匹馬單
鎗離羣獨戰時如何師云舉手不拈弓低頭失却箭
學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為何什麼如此師云塞外將
問學人欲涉雲霄去到彼如何為有情師云塞外將
軍行正令不展紅旗得勝歸問面前無障礙為何
開口不得師云盡日無記說喃喃語更新學云恁麼
則已能師子吼也師云不用野干鳴學人便鳴師云
恰是學人擬議師便鳴學人禮拜師云改將不斬問
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赫赤窮漢學云乞師方便指
妙捷句來看師云木女穿鍼山色秀石人牽線海雲
生問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作麼生是無異路底
句師云鐘鼓分明在日月不曾昏學云恁麼則狗子
吠人聲師云不咬破人衣

師上堂親陞座便有僧問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
未審成得箇什麼邊事師云總不會用學云堪差楚
下鐘離昧師云庶子當機失戰場學人便鳴師云作
家學人禮拜師云却不作家以拄杖點佛問殺父
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云燈連
挺夜月度盡幾多人學云恁麼則水精宮裏觀明月
師云映輝明寶燭炎赫燦旌幢問日裏不點燈即不
問如何是黑裏不揚眉師云牀底掃不出學云恁麼
則和尚是用心人也師云天外豈能知
師上堂大眾方便有僧問如何是汾陽境師云子
夏峯高登者少西河水滿問津多學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云坐久看風信燒香燭聖燈師因頌五位纒畢
便有僧問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早地蓮花朵朵開學
云開後如何師云金蓋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
臺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玉兔就明初夜後金鷄須
報五更前問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毫末成大樹滴水
作江河問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
雄豈藉四時推問如何是兼中到師云玉女拋梭機
軋石人打破響靜師因僧請問逐位頌出云正
中來金剛寶劍拂天開一片神光橫世界品輝明耀
樞塵埃正中偏齊庵鋒機着眼看石火電光猶是鈍
思量擬議隔千山偏中正看取輪王行正命七金千
子總隨身途中猶自覓金鏡兼中至三歲金毛牙爪
備千邪百惟出頭來哮吼一聲皆伏地兼中到大顯
無功休作造木牛步火中行真箇法王妙中妙

六相頌

見是阿那律分明無一物大地及山河演出波羅蜜
聞是跋難陀登通總莫過遠近一齊了更不念摩訶
杳是疏如女慈心偏普淨機盡能知仰此戒人母
味是憐梵鉢甜苦尋常說入口辨辛酸似當天月
觸是驕若多善惡總能和屠割無瞋喜祇箇是彌陀
意是大迦葉毗盧俱一法幽室顯然分枝派千花葉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者三反
不赴使者受罰復至云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
已師笑曰老僧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
耶使者云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具裝畢
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
曰汝日行幾里僧云五十里師云汝隨我不得又一
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云七十里師
云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尙到處
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吾先

行矣怡然坐逝侍者即立化師壽七十八坐六十五
夏

井州承天高禪師語錄
上堂云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諸說
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遊魚龍門難渡車鈎四海只
釣龍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舉宗旨須彌直
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神
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法說話把斷咽喉諸人其處出
氣師問僧迎葉門前客祇園會裏人云特來禮拜師
云泊不問過僧便喝師云錯僧又喝師云放你三十
棒僧云許和尚具一隻眼師云喫棒了聽欸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地連蒿草水接伊川云與
麼則風穴一句親明旨未審家風事若何師云汝原
無異路實應萬羣機問萬法還從一法生一法從甚
處生師云湘州匙筋管陶綿問如何是學人的的用
心處師云着衣喫飯自家事云與麼則和尚慈悲也
師云寒溫冷暖大家知問如何是承天家風師云胡
餅日日新鮮佛法年年依舊云只這便是爲別更有
師云更有則錯云與麼則笑殺衲僧口也師云不得
不笑云泊合不問過師云苦痛蒼天問鈍根樂小法
不自信作佛後如何師云水裏捉麒麟云與麼
則便登高座也師云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東山
西嶺青意旨如何師云波斯鼻孔大云與麼則西天
迦葉東土我師師云金剛手板闕問大悲千手眼那
箇是正眼師云開化石佛拍手笑背刺娘子解調歌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鎮天漣云意旨如何師云或
在山中或在樹下問如何是佛師云金榜題名天下
傳云與麼則承天鼓響天下咸聞師云紫羅帳裏盛
莫道外人聞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云騎驢
不着鞵

上堂云全衆生之佛性寂寂涅槃便得心心寂照法
法虛融物物是道佛佛密密契契祖祖通三世坦然十
方不泯只爲衆生不了迷已認他便乃塵勞拔擾妄
想築緣即相離其迷已逐物都爲一念不覺便見空
裏花生不覺眼中有翳此迷無本性畢竟空覺本無
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滅不生迷所以經云諸法如
是生諸法如是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誰復釋
迦毗盧文殊普賢是有是無若道是有作何面目若
道是無諸上座向什麼處行立諸上座何不外遺於
法界內脫於身心不繫身身如虛空身不繫心心

同法界且道喚作虛空即是喚作法界即是若喚作
虛空又不與諸人說話若喚作法界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衲僧分上還念生得若於本分猶是爲藤間有
相即不問如何是無相師云忻州齊和尚云如何會
得師云代州鴈門關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
魚龍棍不轉云見後如何師云河枯水竭問未具胎
胎時還有語句也無師云百尺竿頭揚眉瞬目云未
審意旨如何師云路上行人點頭嚙唾問六國未寧
時如何師云王今不在云深後如何師云獨坐無愛
樹自然見太平問開闢年深時如何師云迷子不歸
家云歸後如何師云誰肯問孫臏問如何是一色師
云九月嚴寒節云一色後如何師云家家造寒衣問
臨濟推倒黃蘗爲什麼維那喚棒師云正狗不偷油
鷄銜燈盞走問劍刃磨來久請師握手看師云及首
瓶人携劍去云與麼則喚九作十也師云國除三空
定無逆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隱隱地云出水
後如何師云不碍衆人看師掛紫衣僧問和尚是大
善知識不拘名利爲什麼却著紫衣師云世尊黃金
相老僧紫磨身云與麼則前佛後佛同一字也師云
過去梵王引現在釋迦欽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云家鄉有路無人到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暗傳天子勅陪行一百程云如何是入境兩俱奪師云無頭鐵幕脚指天云如何是入境俱不奪師云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鷄窠上樹鴨寒下水云與麼則不假修證不尋佛祖師云省得山僧一半方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梁玉城畔趙官家云與麼則四海歸依也師云當今天子聖克舜也不如師因開方丈門不得有僧問石壁山河無阻此門鎖為什麼開不得師云石壁山河即易就中此門難開云開後如何師云是什麼問如何是此經師云郭家剪子天下人開問和尚能救世問苦還救得這箇也無師云喚什麼作這箇云與麼則漸漸地凍冬後數九師以手一劃云爭奈者箇何云和尚今日上堂師云只有牽船人不知有梢翁問如何是實中主師云相逢不相識云如何是至中主師云王言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云如何是至中主師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師因賀歲太保問今日新歲已臨看歲何在師云今日釘桃符保無語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去年今日事保固措乃有領今日釘桃符推邪道自如誰人相委悉除是碧眼胡問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如何是別傳一句師云高麗元是新羅國云法海之中得其用也師云波斯鼻孔長三尺新羅走馬大唐知問到此城幾里師云五里云往還不易師云賊打不防家問如何是吹毛翎師云好云用者如何師云棺木裏努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什麼處師云露地白牛斬瑞草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滿目溪山一帶烟

鑿馬前落髮染髮膽鬼云如何是撒星排陣師云陣雲橫海上未辨聖明君云如何是衣錦歸鄉師云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百法座王問百法座十重鎖因明閉不開師云且出千重鎖云出後如何師云處處無障礙縱橫任意遊遊工部入院見法座便問是什麼人位次師云老僧云自家爭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為賤部云真箇師云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部云此室常出入未嘗有難得之法長老還有也無師以袖拂工部面云與麼則今日得清涼也師云且與後人作榜樣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云尤刺頭淨洗鉢云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云僧堂前佛殿後問如何是載人之機師云要用便用云請和尚便用師云拖出這坎漢有尼大德會四眾到院設齋乃脫羅綺服布素問卸却珍御服著弊垢衣入塵化導是維摩分上事是弟子分上事師云維摩會上誇天女今日開寮決眾疑云今日不昧於當時也師云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女弟子問金剛經中六波羅密那箇第一師云長城齊崩削方見本來人云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云白骨如山嶽滴伽藍真容問如何是佛師云擬心即差用心即乖云畢竟如何師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日問祖師西來三藏東被當明何事師云佛殿部署蓋僧堂老僧僧云怎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云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唱師云放汝三下棒鄰工部至茶話次云汾陽有箇昭禪師愛看讀其甲田一偈師云略請見示部舉云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開學解埋沒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部云者賊師云更不再勸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繁腰時如何師云幽州著脚廣南斷撲部無語師云勘破這漢部云二十年江南界裏追回却見禪師師云瞎老婆吹火知那張侍郎與部署到見方丈割

破問和尚有護法善神為什麼却被惡人窺弄師云既是小人智過君子上堂辭親割愛拋離俗網來入質所禮拜金仙為師作釋種眷屬既離苦海已達彼岸長行般若之慈舟撈漉愛河之溺子脚踏十方肩擔四海口說一乘之法眼識不二之門內無所有外無所依身如虛空虛空難比豈不號為無著邪既到此地黃河為酥酪須彌為飯食大地為卧具帝釋梵王執侍巾瓶維摩為侍者文殊普賢掃床摺屨等妙一覺隨驢把馬所以經云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者諸德不教你作鄉頭里正者長大戶一箇箇作師子兒去成佛作祖去入如來藏去如來者諸法如義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號如來豈不快哉諸德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任莫莫裝裝下多藏毒藥日傷其身乃有領曰苦哉苦哉苦哉萬劫千生金地來眾眾底下藏毒藥却教佛自受沉埋問靈草未生芽時如何師云切忌動著云生芽後如何師云昨夜遭雷了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眾獸潛藏云出窟後如何師云眾獸腦裂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意旨如何師云廣南出象牙云不會請師直指師云番國皮毬八百價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打動漢下鼓和起楚王歌云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龍沮解布千般計韓信能施堰水功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長蛇偃月齊排韓信張良唱大歌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霸王已歸烏江去豎起金鷄賀太平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什麼處師云西人日觀東土絲綿云未審此語如何師云南嶽五臺問實所化城相去多少師云舉足下足問六境境上施呪索方便門中為指歸師云懷州牛膝入下人間云與麼則慈音一唱開玄路頭使歸程直到家師云鎮州蘿蔔可

重三斤問三句之中哪句是極則師云偏地露形不見云更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云一生長是鎮天

楊大年李駙馬與師問答問彌陀演化在何方達磨傳心來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臺鎮靜以吟嘯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托境而現形三有之中憑何而立命師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割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啼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巖師云騎牛不着靴李問玄沙不出須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思遠結黑白

十八上雪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為復野干鳴為復師子吼道道師云水急魚行過峯尚且不柄楊云泗州大聖師云上上加泥又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師云半夜歌樂動誰人得知音又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高師領徒於并縣南宗之旨北土大典且道一師水誰恩方師云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楊云清涼山裏萬善陸師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師云口是禍門問初利透日月之上四禪免風火之災三交駕大牛之車臨汝據全提之印彌猴有一副古

鏡裡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觀西北楊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淹殺塚頭萬李云月裏煮油鑪師云石人腰帶又問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即喪身失命覩着頭頭俱暗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肩毛者通箇消息來師云百雜碎楊云平生不妄語師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免遺青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在復有頌曰一言機出徹龍庭撼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乾坤楊答云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實時來別盧拖尾尾

穴門小窄轉難藏師又答千年桃核未聞香幾度逢春難得管靈龜曳尾除蹤迹沙中抱子更難藏楊又答五臺山裏有文殊羅漢天台洞裏居為問紫胡一雙何如善化一頭驢師又答忽聞師子吼引出象王威把定聖凡路誰人取揚眉擬議塵沙劫動念隔千岐睇目他方去早已著灰泥楊再答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夜三尺雪百鳥盡道鐵果熟樹低垂鵝肥鼠單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鐵磨師再答山高入難上海深不見底樵夫說踏鞋漁父休誇水言却超百億收來維摩詰若竟向道人曠劫不相識師作

宗本頌左顧右觀黃昏莽蕩展手回來早是彭聳且道作麼生是彭聳底句楊云正殺人時發出頭師云兩脚梢空手又曾李云左鬚右髮隱文章師云名利已彰天下去了頭女子倒騎牛師復云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麼處楊云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師云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李云似鑽牛兒未用角時師云狀屈拳打令師復云教有明文佛身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即今在什麼處楊云布裙一截泥斧出藤蓋子師云寬口布袴三尺杖李云

河水一擔直三文師云只見鼻頭津不見頂後濕鄰工部到汾陽昭和尚處茶話次部云某甲留一偈贈師偈曰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汾陽云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部云擔枷過狀昭云吏不再勸部云卿重公案昭云知即得部良久昭嘘一聲部云文官文官昭云在甚所在部云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囉他道滯滯長老在此昭云是句口數部云竟昭云也不得放過部云請師一偈昭云不關紙墨遂上扎荒草尋幽徑若松迥布陰幾多去學客夫却本來心師在

首山會下因一日問如何是佛法的人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大悟乃作三玄偈曰要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此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靡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時首山聞得乃請師喫茶問云三頌是汝作耶師云是山云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云某甲不是野狐精山云借取肩毛師云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向師頭上打云這漢向後亂做去在師自後辭山山以拄杖付師接得有頌云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風落在我掌山云莫相帶果師以坐具便打山云果然帶果師云今日捉收這老賊山云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一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一

慈明禪師語錄

師諱楚圓族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頹然豐頰忽繩懸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師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蒙骨董籍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澤潞皆屯重兵多動其無行師不願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厮養覓各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先是汾陽預語吾座非久有異僧至傳持吾道一日忽率首座遊山首座云何往汾州云接待者去首座云和尚顛倒作什麼汾州云但去果達師至即與同歸經二年未許入室師每語方丈汾州揣其志必罵詈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忽已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陽叱曰是惡知識敢神取我杖逐之師擬伸救汾陽忍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乃服役七稔去謁看明高神晁謹洞山聽覺登楊大年李都尉之門機語契投於是法道大振宜泰守黃公宗旦請開法南源次遷道吾石霜福嚴興化都尉李侯道勛奉賜命服徽號僧問如何是道曰踏著不喚云如何是道中人曰船歇背負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軍家送上渡頭船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頭長脚短云謝師指示曰半幅全封云直恁麼去也曰聞黎鼻孔為甚麼在山僧子裏僧無語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水浸蓋不得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云花開後如何曰南北馨香云結子後如何曰魚魚候籠問如何是禪曰鼻孔入地師同大恩數輩辭汾陽相讓

不肯作參頭汾陽云此行不可以戒鵬推聽吾傷曰天無頭吉州城外起戈矛將軍足馬林下過員州城裏開歌吹師遠出班云楚國何人敢受和尚如此記荆即領眾作禮汾復祝之曰吾在先師處親證三昧汝今已得且往南方大興古道即遠洞山實禪師席終日面壁問達磨九年高聲意旨如何師云空腹高心寶翌日陞堂請師克第一座師住南源開堂曰白槌云法蓮龍象當觀第一義師乃云大眾會麼宜陽秀水南嶽石橋否也不會護你諸人去也所以道達磨西來教外別傳一句且道別傳個什麼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祇如諸人盡是祖師指出底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與祖佛同恭若信不及可謂自生退屈此日一會不是小緣將一騎香為我無得禪師且道諸人還識無得禪師麼若也不識有疑請問僧問世曾出世梵上前引帝釋後隨今日和尚出世請師說法師云好僧云德麼則粉骨碎身去也師云三月野花鋪地鋪九秋黃葉以為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臥地三蛇九鼠

上堂云若論此事絕有言詮侍者拈香早成多事所以釋迦掩室已涉繁詞居士默然却成多說何故彼彼出家彼彼行脚且問諸人作麼生是出家行脚底事莫是着衣夾飯行住坐臥廣學多聞無言無說麼若恁麼會大似掉棒打月既不許恁麼會又作麼生會眾中還有識好惡者麼有即出來對眾證明若也未能夠是有疑請問僧問鼓聲罷罷大眾雲珍慈意西來請師舉唱師云汝從甚處來僧云汾陽一句師親唱南源今日事如何師云汝見南源問有言有說皆是世諦之談無言無說未是納僧行履處幸對人天請師垂示師云放山僧一線道與開黎葛藤僧云恁麼則專為流連師云一片白雲橫世界個中誰是出頭人

師入州崇勝和尚請上堂云者裏崇勝法堂不可向者裏說佛說法去也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恁麼大似擔水河頭賣漿中還有檢點得底麼試出來檢點看有麼有麼時有僧問諸法已開今日擊請師方便演真乘師云天不高地不遠僧云孤峯出羣嶽萬里百花新師云不是直鈎客徒勞到海墻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意如何師云來風可鑿進云恁麼則大眾側聆學人禮拜師云創利人難得問聖何是古佛家風師云金輪初出海何處不分明惟云還許學人請益否師云大海無邊際不宿水雲人乃云若向言中取則埋沒宗風直饒句下精通敢保此人未悟所以道山青水綠雀噪鴉鳴萬派同源海雲自與未來諸佛口似燈籠過去諸佛應病施方現在諸佛墮坑落壑不落凡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矢上更加大便下座

師至仰山請上堂云寶鏡當臺綠羅自顯太阿在手殺活臨時且道還有該不着者麼有即倒道將一句來如無後學初心有疑請問時有僧問知師久臥淺潭裏大仰陞堂事若何師云雨來山裏暗雲出洞中明進云學人不會再伸請益師云拈取糖芋別處春僧無語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一場懶懶進云祇如大通智勝佛又如何師云八十翁翁若少年進云學人耳順之年乞師再垂方便師云眾入伏事問如何是佛師云蓮花捧足上堂僧問油盡燈滅時如何師云養子不及父問海上雲遊時如何師云苦問如何是和尚受用處師云困僧擬進語師便打問失前忘後時如何師云不上堂豎起拄杖云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西

天二十八祖唐七六祖天下老和尚總變成南源柱杖子去也。改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觸體去也。還有識痛癢者麼。有即出來對眾跨躡看若無南源今日失利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

示眾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努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機關。無邊法門。悉皆開闢。大無礙。悟法無生。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個是當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即汝本覺妙明之性。蓋為不了生死。根源執妄為實。隨妄所轉。致墮輪回。受種種苦。若能回光反照。自悟本來真性。不生不滅。故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即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食受所使。無覺休歇。出此入彼。積骨如毗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為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遂妄所生。貪欲所拘。不能自在。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眾。生壽考法。皆如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唯有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着真宗。故云。本源自性天真佛。又云。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為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清淨。是為清淨法身。若到這個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橫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千百億化身。恁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千。未覓見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喝。

示眾云。馬大師。即心即佛。當人未悟。盤山非心非佛。只成戲論。之談。雪峯。親疏。流小兒之作。雲門。顧鑿。笑殺。傍觀。少室。自傷。一場。大錯。德山。入門。使棒。未遇。奇人。臨濟。入門。便喝。太殺。輕薄。黃梅。呈頌。人我。未忘。更言。祖相。相傳。遞相。非誦。到這裏。須是。個人。始得。所以。道。無生。應子。鶻生。鶻兒。然雖。如此。也是。峯懸。茶瓶。乃。彈指。一下。

示眾云。上來也。若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礙。所以。道。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有時。敲唱。同時。有時。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今。還有。誰。歌者。麼。良久。云。木人。雖舉。手。石女。不擡頭。喝。一喝。

示眾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義。總在。心源。無。三界。可出。無善。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既然。如是。是為。甚麼。那。吒。撲帝。鍾。良久。云。波斯。聖。孔。長。又。長。示眾。說。佛。說。祖。合。泥。合。水。向。上。向。下。向。僧。改。草。鞋。總。不。與。麼。無。繩。自。縛。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遠。有。人。道。得。麼。試。對。眾。倒。道。將。一。句。來。有。麼。有。麼。良久。云。塚。上。更加。泥。喝。一喝。師。問。僧。名。甚。麼。僧。云。海。滿。師。云。海。無。增。減。為。甚。麼。却。滿。云。和。尚。莫。說。海。滿。師。云。南。源。非。過。師。問。僧。近。離。什。麼。處。云。雲。過。千。山。碧。師。云。看。忙。作。甚。麼。云。馬。去。水。聲。淒。涼。師。便。喝。僧。便。打。僧。亦。打。師。云。你。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汝。是。新。到。且。坐。喫。茶。師。問。僧。行。脚。人。須。知。有。行。脚。事。作。麼。生。行。脚。事。云。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云。山。高。水。深。師。云。念。汝。遠。來。且。坐。喫。茶。僧。云。諾。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云。金。鑿。師。云。夏。在。甚。處。云。金。鑿。云。前。後。夏。在。甚。處。云。金。鑿。師。云。先。前。夏。在。甚。處。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碗。茶。與。你。瀉。口。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以。手。面。前。一。劃。師。云。是。何。言。歡。僧。便。喝。師。云。作。甚。麼。僧。擺。掌。一。下。便。打。師。云。瞎。

漢。亂。做。作。麼。以。坐。具。打。出。法。堂。師。道。過。那。時。覺。禪。師。住。焉。先。是。舉。道。者。到。那。那。造。方。丈。覺。問。近。離。甚。處。云。兩。浙。覺。云。船。來。陸。來。云。船。來。覺。云。船。在。甚。處。云。步。下。覺。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覺。以。坐。具。撼。一。撼。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使。出。覺。問。侍。者。此。是。甚。人。云。舉。上。座。覺。遂。親。下。且。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勿。性。適。來。相。觸。性。舉。使。喝。云。我。在。浙。江。早。聞。你。各。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各。掃。寰。宇。覺。遂。作。禮。云。覺。覺。罪。過。及。師。至。瑯。琊。覺。留。之。師。為。追。迴。數。日。因。夜。話。及。之。師。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覺。默。然。師。為。作。牧。童。歌。曰。

牧牛童實快活。足披蓑。雙角。撒。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首。看。平。田。問。因。方。放。去。休。欄。遇。八。面。無。拘。任。意。遊。耍。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顛。毛。持。角。力。未。兒。難。提。撥。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峯。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担。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灘。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襪。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實。覺。默。得。其。遊。戲。三。昧。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云。禮。拜。更。麼。勤。如。何。是。實。中。主。師。云。拄。杖。常在。手。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拄。杖。撥。乾。坤。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劍。握。龍。人。手。問。如。何。是。佛。師。云。滿。湘。斑。竹。杖。問。祖。佛。不。立。時。如。何。師。云。口。上。生。茄。問。纔。見。便。回。時。如。何。師。云。湖。南。鎮。主。進。云。未。後。殷。勤。請。師。道。師。云。多。少。分。明。進。云。大。眾。備。哈。師。云。未。敢。相。許。問。進。前。不。得。時。如。何。師。云。截。斷。眾。疑。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云。雲。生。足。下。問。如。何。是。南。源。狗。師。云。黃。問。如。何。是。禪。師。云。鼻。孔。入。地。問。如。何。是。佛。師。云。石。打。不。入。上。堂。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乃。堅。起。拄。杖。子。云。者。個。是。南。源。拄。杖。子。阿。那。個。是。實。相。義。你。若。見。去。被。

見聞所轉也若不見行脚眼在什處豈得一下下座
 上堂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
 現百億毛頭師子一毛頭現千頭萬頭但執取一頭
 乃豎起拄杖云若個是南源拄杖子那個是一頭
 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問如何是佛師云人老病
 生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云一刀兩段問如何是
 驗納僧底句師云寒山拾得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
 師云來子去萬問如何是立乾坤句師云天高海闊
 問與師並坐時如何師云線穿黃葉

上堂云天地與我同根萬法與我一體乃豎起拄杖
 子云者個是南源拄杖子那個是體長久云渡河須
 用筏到岸不須船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豎起拄杖云河沙諸佛河沙國土總被南源拄
 杖子一口吞却其中眾生不覺不知你衲僧鼻孔在
 什麼處若知去處橫擔拄杖目視雲霄若也不知長
 連牀上有粥有飯喝一喝下座俗官問如何是南源
 境師云鑿池秋待月種竹夏遮陽如何是境中人師
 云城中公子般般貫林下道人事事貪閑久昧衣珠
 請師指示師云草賊大敗僧云透走無路師云脚踏
 不動塵主問承教有言因緣自然即不問如何是因
 緣師云記來多少時也進云如何是自然師云速退
 速退妨地別人問

師住道吾上堂僧問達磨西來曲為今時不屈宗乘
 請師舉唱師云雲雨灑長空花開遍地香進云潤松
 清冷澗曉月照長川師云一言既流通古今誰言異
 進云雲生嶺上花發巖前師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
 下何曾見一人進云今日遭逢和尚師便喝
 上堂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且道書
 行夜臥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以拄杖一下下座德山
 證明下座問解多當軒學人擬議如何得入師云還

覺頭痛麼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
 復無憂拈起拄杖子云者個是道吾拄杖子那個是
 諸人心河沙國土河沙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上六
 祖盡在道吾拄杖子上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若見
 朝遊西天暮歸東土若也不見是朝有粥齋時有飯
 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像主不逐
 四時凋枯拄杖云者箇是道吾拄杖子那箇是萬像主
 良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喝一喝卓拄杖一
 下下座

上堂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照用同
 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時有起有倒乃
 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細索辨得麼試出來呈醜
 拙看若無道吾今日失利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出禮拜起便喝師云作麼生僧又喝師云瞎
 僧禮拜師云二十棒且待別時來與你喫問古人面
 壁意旨如何師云有年無德
 師住石室洞今日僧問維摩一默未稱師三棒喝聲
 庵中流霞酒今日一會請師方便師云石笋逢春長
 霜花向日開進云與麼則陽鳥喃喃語雨過百花新
 師云不因源文引焉知水淺深僧云峻水隨流急雲
 開照碧天師云我行荒草裏你又入深山僧應諾云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意如何師云放你三十棒三
 十年後方始知痛癢僧舞袖而退師云見問方木
 調汝時如何師云掃竿一尺二寸云怎麼則和尚手
 出今時也師云脚撥不動僧云莫道下知音師云三
 十年後吾去不定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新羅打
 鼓進云磨後如何師云西天作伴
 上堂云青蓮禮時已多繁迦葉微微笑自護少室坐

毒疑截臂真梅玉解頰多微入門棒點真自錯向上
 宗乘肉自割公案現成誰擬擊寒吟味咄傷觀一
 宿覺來知是誤不言師範更無端大之皆有衝天志
 北斗南星有向看
 偈頌
 因僧請益三玄三要頌
 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宜垂慈愛裏生輕薄端坐還
 成落斷處
 第二玄伶俐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知是鈍揚眉瞬
 目涉關山
 第三玄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靜落花流
 水滿長川
 第一要豈話聖凡妙擬議涉長途撞畔七顛倒
 第二要拳頂敲健召神通自在來多開門外叫
 第三要起倒令人笑掌內握乾坤下差都一照
 報你通玄土棒喝要臨時若期親的百半夜太陽輝
 因僧請益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頌
 嗚啄之機前住鋒警然質主當時分宗師惡物垂緇
 素北地黃河徹底淨
 因人請益慧超佛話有頌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慧超禮拜進前又下恩量
 十萬道足
 因僧請益雲門超佛越祖之談
 超佛越祖若何竟兒齋齋併恣情食湖南辰鉢新羅
 咬大石波斯索渡船
 因僧請益乃述三訣頌
 第一訣大地山河泄維摩總然文殊便曉舌
 第二訣長柏看時節語默皆相干夜半秋天月
 第三訣遠路難登涉陸地弄舟船眼中藏日月
 三句頌

第一句六上他方皆因措俱輪顛倒論多端纍纍未
到尼俱樹

第二句歸濟德山涉路布未過新羅棒便揮達者途
中亂指注

第三句維摩示疾文殊去對談一默震乾坤直至如
今作笑具

因僧請益五位有頌

正宁偏半夜烏鷄室裏鳴海底然燈光世界石上栽
花長枝靈

偏中正日落西山觀世影分明影像顯宗乘休把眉
頭窺月井

正中來木馬生兒偏九核進退任行通焉道豈並巢
居界內隈

兼中至彼彼丈夫全意氣矛盾交互不傷鋒展拓縱
橫不相離

兼中到黑白已前休作造須明露柱未生兒莫認狂
醉途路走

都一頌

偏中歸正極幽玄正去偏來理事全須知正立非言
說朕地依偏屬有緣兼至去來興妙用到兼何更逐

言詮出沒豈能該世界湯湯無依鳥道玄

因僧請益風穴佛話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禪人萬萬千莫性相逢不下
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寄李駙馬

分身千百億悲智願難窮在俗還隨俗居官即順官
頭頭皆巨護處處現神通珍重吾宗多能立古風

仰觀天畔一輪日幾度清光四上出大士蓬頭問志
公摩訶般若波羅蜜

注杜頌和尚頌

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召僧人頭
開矣猪左膊上

冬不人事頌一首下衆云

果山林木高幾歲幾回雨南嶺松枝連石生石畔土
金色見瞿曇二二七八五

僧請益古人十二時歌乃頌之

鷄鳴丹麥裏逢人莽莽齒平巨黃覺來路上五拜輪
日出卯赫赫光明影裏坐食時辰食飽還知是病困

禺中已買食論量入市肆日南午萬像分明作笑具
日跌未張公喫酒李公醉脯時申省來端坐醉醺醺

日入西扉蓬竹戶硬撐柱黃昏戌日落西山狐魅出
夜半子一輪明月蘇噓哩人定亥老鼠鼠林頭作隊隊

古尊宿語錄卷十一

金剛經上三句... 古尊宿語錄卷十一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語要
師諱普願鄆州王氏子也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
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眾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買不
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師同尊祖歸宗衫山喫茶
次祖提起蓋于云世界未成時便有這箇師云今時
只識這箇且不識世界宗云是師兄莫同此見
麼宗提起蓋于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
宗以面作受掌勢師與尊祖衫山歸宗辭馬祖各謀
住庵中路分袂次師揮下拄杖云道得也祇這箇礙

道不得也祇這箇礙宗揮拄杖便打云也只是這箇
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尊祖云只此一句大擔天下
宗云還有不擔底麼祖云有宗云作麼生是不擔底
祖作掌勢師寄書與榮菟云理隨事變宛廓非外事
得理融寂豈非內僧問榮菟如何是寬廓非外榮菟
云問一答百也無妨云如何是寂寥非內更云觀對
聲色不是好手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進後語州
作拭口勢又問長沙岑岑睽目視之僧進後語岑開
目示之僧舉似師師云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趙州
問和尚百年後向甚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去州云謝師指示師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刈蒨
次有僧問南泉路向甚處去師豎起鎌云我這鎌
子是三十文買僧云我不問這箇南泉路向甚處處
去師云我用得最快師住庵時有一僧來師云某甲
上山作務齋時上座做飯喫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
時做飯喫了將家具一時打破就床而臥師伺不來
遂歸見僧臥臥師亦去身邊臥僧便起去師云得恁
麼靈利師住後云我往前往庵時有箇齋到道者直
至如今不見師問僧夜來好風云夜來好風師云吹
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又問一僧云

夜來好風云是甚麼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云是
甚麼松師云一得一失有一庵主人謂之曰南泉近
日出世何不去禮拜去云非但南泉直鏡子佛出興
亦不去師聞令趙州往勸之州纔見庵主便作禮主
不願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而立主亦不願州云草
賦大敗拽下簾子便行舉似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
漢僧問牛頭未見因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云
為渠步步踏佛階梯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花獻師云
直德不來猶較上老一線道師問座上講甚麼經
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云現在天宮未
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上堂云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
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頓視大眾合掌
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眾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
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果且不是我渠
爭李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
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麼麼
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竟箇癡鈍人不可得不
道全無於中選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
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辱壽吉及乎
問者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
時人擔佛者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東得虛空作棒打
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
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
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感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
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
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
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人如何扶持得師
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云你

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曾靜道我無動相此皆
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
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疑何意扶持他曰即心是
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
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不集于背對物時
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認得是境被他奪作
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欺
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被面衣服傍家疑恁麼
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
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如何師曰你不認心是
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者曰總既不得
何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
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
選箇選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
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
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
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道人設見彌勒出世還
被他持却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
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
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
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
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枯東
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
巧點始道我不會箇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
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道若共你商
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自認得可
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
語話曰到過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
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會會師
曰遮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點看他江西

老宿在日有一學士來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慈悲修德應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與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輩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怎麼時誰道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與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迥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兼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

曰究竟今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佳恁麼不取古人道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疑模倒如足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謝歡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竹麼生道行是無覓一人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儒家從年午歲只是究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佛名無眾生名使其甲

作麼問度師云你言無佛名無眾生名早是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為境曰既無為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故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為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觸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為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為修行師云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離道你教我道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離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曰願祝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汝看亮座主是蜀中人解講三十二本經論於江西講次來見開元寺老宿宿問見說座主解講經是否主云不敢宿云將什麼講主云將心講宿云心如工技見意知和伎者爭解講得主云莫是虛空講得宿云云是虛空講得主拂袖便行宿召座上主回宿云云是什麼虛空講得主拂袖便行宿召座上主回宿云云是法身說法師云若如是會早應身了也僧云既是應身豈無說法師云我不知僧云某不會師云不會却好免與他分疎問教中道法身大士會處即見法身佛地位菩薩即見報身佛二乘唯見化身佛莫是此理否師云我眼不曾看放兼無耳孔不

曾聽你自看取若如是憶持即已後始不奈何如似弄珠說珠光徧有金盞在即得忽被拈却金盞去何處弄珠向什麼處尋他光徧與不徧學人禮拜和尚笑云大難大難古人罵你喚作田獵漁捕喚作搬蓋人好去珍重

師示眾云真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知呼為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空不動性非生死流道是大道無礙涅槃妙用自足始於一切行處而得自在故云於諸行處無所而行亦云徧行三昧普現色身只為無人知他用處無蹤跡不屬見聞覺知真理自通妙用自足大道無形真理無對所以不屬見聞覺知無礙細想如云不聞不聞是大涅槃道者箇物不是聞不聞問問大道不屬見聞覺知未審如何契會師云須會冥契自通亦云了因非從見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箇靈妙不可思議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依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事須假物方始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離無潛理幽通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真理非見聞覺知故云息心達本源故號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亦云本果不從生因之所生文殊云惟從了因之所不從生因之所生從上已來只教人會道更不別求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義三乘五性義理無不喚作行履處處受用具足即得若論道即不是一向耽著彼他識識亦云世間智教云一向耽著三藏性者為田獵漁捕盡利養故殺害大乘亦云貪欲成性所以云佛不會道我自修行我自有妙用亦云正因了六波羅密空即物拘我不得所以祖師西來恐你諸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傳法救迷情願悟花情已性是花種性亦云菩提花故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祖雖說即心即佛是一時問語空拳黃葉止啼之說如

今多有人喚心作佛喚智為道見聞覺知皆是道若如是會者何如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說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頭故大士呵迦麻延以生滅心說實相法皆是情見若言即心即佛者如鬼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無角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有無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許當作心師不師於心心如工住見意如和伎者故云心智俱不是道見聞覺知皆屬因緣而有皆是烟物而有不可常昭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離有無數數不能及如空劫時無佛名無眾生名無塵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見他數不及他喚作無名大道早屬名何了也所以真理一如更無思想纔有思想即被陰拘便有眾生各有佛名佛出世來喚作三界智人只如未出世時喚作什麼如云智不得有無而與大悲心佛出世只令人言道德非凡聖喚作還源歸本體解大道今日既如是每道即無量劫來去道因生皆有去來是暫時行履處先聖本行集云我無所不行一切眾生雖在如是行處為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為在纏不得自在暫時岐路空駛日運并行漸移眾生妄想物無不住皆現理能遷變今既如是會却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為了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蜜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擇到得五種會二種欲不守律聞隨於劫數所以諸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為了了六波羅蜜空體者箇受用所以不存知見始得自在若有知見即屬地位使有分別心量被因果隔喚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所以大聖詞他為內見外見情量不盡二障二愚所以見河能漂香象真理無形如何知見大道無形理經思量今日行六波羅蜜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物是方便要開始得自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慧莊嚴亦

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為善皆同無終始得自在所以天應外道求我不得喚作無住心亦云無濛濛智不思議妙用自在菩提涅槃皆是修行人境界皆屬明句若會本來非是物即水不能洗水何以故本來無物故經云我王庫中無如是刀又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所以道非明暗故云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即真對物他便妙用無人覺知喚作極微細透全水色塵菩薩所因喚作受用具若水不洗水即帶不是明暗亦云無濛濛智又云無礙智若如是即一切處拘我不得如今更別求建立義句竟勝負知解語言眾生劣有佛聖救眾生求佛菩提皆屬貪欲亦云破戒比丘與道懸隔大道無明未曾有暗非三界攝非去來今如來藏實不覆蔽師子何曾在窟五陰本空何曾有處所且法身無為不隨諸教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是道心不是佛如今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箇物且本來無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濛濛智不思議智看他池州崔使君問五祖大師云徒眾五百何以能大師獨受衣傳信餘人為什麼不得五祖云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唯有能大師是過量人所以傳衣信崔云故知道非愚智便告大眾總須記取師云記得屬第六識不堪無事珍重示眾云空劫之時無一切名字佛纔出世來便有名字所以取相師又云只為今時執著文字限量不等大道一切實無凡聖若有名字皆屬限量所以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後人與麼行履今時盡擬將心體會大道道若與麼學直至彌勒佛

出世還須發心始得有什麼自由分只如五祖會下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只會道不會別事若認心是佛心是三昧米集主若認智是道智是多嬌詐若論佛出世時喚作三界智人說一切教義何理喚作暫時受用具若喚心是佛認智是道皆是處所所以道無心意而現行暫時被垢膩之衣來為人說破不是凡聖物他家早晚與人為因亦不曾與人為果若與人為因即不自在被因果所拘不得自由佛未出世時無人會得若出世邊論還許少分會但以真理自通無師自爾本自無物由是見聞覺知即是報化所以三十二相異體故若離彼即同如來報化佛總打却何處存立不是不許只如彌勒又作凡夫他熾然行六波羅密他家觸處去得因什麼便不許他他不曾滯著凡聖所以那邊會了却來者邊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時學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好處即認惡處即不認爭得所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如何若知即被知處所拘若不應麼爭得不許他他者箇定不曾變異若不定即屬變化也他即前早說轉變動所以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即何十二分教中行履得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受也若說有因果是二乘位若論無濛濛是大乘名所以真名為大乘若見者箇不是拘繫底物所以潛通密理無人覺知不是見聞覺知問以意會得否師云若以意會即思量得也他教中亦云種種生身我說為是耶箇不可思議不是意會得底物如水裏有水即有影若無水時喚什麼作影法身由對化得名若無報化法身向那邊認法身亦云是影經論極則頭只到法身實入理地那箇早晚同於經論經論不言如何拈遣他止不到者裏大難大難

師示眾云佛出世者只為眾生不令道若不因善知識聞名無師自爾若因善知識聞忽引經論作證若自作得主不引經論最省心力若引經論將他假作自己取不得自由大道一如無師自爾若能如如不變故不曾迷誤非真佛莫認法身凡聖果報皆是影若認者即屬無常生滅也雖細而論總老不止窮理盡性一切全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眾生名始有少分相應直向那邊會了却來者裏行履不證凡聖果位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皆況三乘五性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並是出世安立假名相說非關本來事道不是明暗物一切莫認著大道冥通智莫能測故云相逢不相識共語不知名好去無事珍重

師示眾云自夏已來不安皆是罪過死者已死在者好自安排如今學人直須會取佛未出世時都無名字密意潛通無人覺知喚作道人佛出世權說三乘五性他不是三乘五性人從那邊行假他是自由人會取今有本有不能佛問與他為緣如今直須截斷兩頭句透那邊不被凡聖拘繫心如枯木始有少許相應引經說義皆是與他分疎向他屋裏作法計討致無自由分恰如水母得蝦為眼如何得自由佛是受果報人如今學人極則只認得箇法身猶如水月空影影象不中兄弟直須會取不從佛聞無師自爾變化非真佛根本一如無變異故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意以無心意而現行如今知解不是啜嚙漢此物不是凡聖不是愚智強喚作愚智本不是名字不得道著道者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是也見弟直須向異類中行始得人離大難

五百年建唐西來此土恐爾漂著三乘五性名相所以說法度汝諸人迷情且五祖下五百人只慮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不識文字他家只會道如今學人直須明其道不論別智決定不是物大道無形真理無對等空不動不生死流三界不攝非去來今所以明暗自去來虛空不動搖萬象自去來明暗實不鑑如今有人將覺知解者是道皆前境所引隨他生死流何曾得自由若作此見解實未有自由分所以智不是道可不難矣云是什麼智是什麼道若論世間福智只得喚作莊嚴具亦云福智二嚴亦云受用耳皆是對治喚作什麼佛出世只得喚作三界智人未出世時喚作什麼物若論無添本自具足妙用自通無人覺知潛行密用蹤跡難尋所以天魔波旬將諸眷屬久遠劫來竟苦磨一念起處不可得天魔讚歎云佛法至妙我實難測如今但會如如之理直下修行何不問如何修行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即是修行妙用而不作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熾然行六波羅蜜處處無礙游於地獄猶如罔觀不可道伊不得作用眾生無量劫來迷於本性不自了體雲塵著著諸惡欲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暫時岐路不得自在種種受苦不自覺知乃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若言即心即佛如乘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無角所以如來藏實不覆藏五蘊本空師子何在窟亦云性水亦云法水法水如波性水如濕水不洗水佛不度佛演若達多迷頭認影使道失却頭家竟覺得又不足已頭功德天黑暗女有智王人二俱不受直道性無住處是著物亦云聞問是人涅槃道者箇物不是聞不聞江西老宿只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直須體會請實修行莫道我是禪師知解傍家舌上取劑

兩脚稍空莫將為是共道不相應兄弟纔細想念分劑但是貪求皆屬境三乘五性纔細而論不出情量纖毫督起精魅所附他且許見聞覺知自似箇癡鈍人少神人百事不知最好普賢其時道我將心問文殊云初心不能入云何復圓通被一林粉碎無事珍重

示眾云燃燈佛道了也若心想所生出牛諸法虛假皆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假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祕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成菩薩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章人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題南泉和尚語要

王老師真體道者也所言皆透脫無受愛知見解路只貴人離見聞覺知自透本來底方得自由若著法報化便是依他無自由分是故發明應行者不會佛法只是體道所以得衣鉢此皆過量人行履處千萬人中難得一箇半箇真樂石流當直貴無事行履處也國悟禪師克勤題

南泉和尚名普願鄆州人姓王氏大觀山受業得法於馬祖一和尚詩八十七臘五十八唐文宗大和中示寂

衡州子湖山第一代神秀禪師師弟也

師示眾云諸法為甚何物拘汝寄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百十方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疑鈍世且還補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箇

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今欲得易於自古又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箇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什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以無我把什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什麼回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遠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講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亡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著僧問如何是一心三觀師云我尚不見有一心你喚什麼作三觀進云如何是三觀一心法身還喫飯也無師云鉢孟鎖子什麼人受持進云未會請師慈誨師云未會幾許法身

師示衆云幸自可憐生苦死向人前討些子聲色唇吻作麼我且問你聲色兩字作麼生討得還會麼我道聲色如泡爲復爲你說破爲當爲你討聲色試商量看莫生容易志剛用心苦了根源終非他物譬如圓鏡男來男現女來女彰乃至僧俗黃山山河萬物隨其色相一鏡傳揮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破男女黃山河類等疑汝光明有什麼出氣處若識鏡去乃至黃山男女大地山河有想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情生天堂地獄咸於一鏡中悉得其分別長短劫數若色若空並能了之更非他物汝豈不問諸法如義光陰箭速莫說悠悠大事因緣決須了取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一切物著不得進云爲什麼一切物者不得師云汝是一切物還著得汝香僧問如何是南來不變句師云道什麼進云如何領會師云道什麼僧問一塵之內大千世界如何是一塵師云汝是進云如何是大千師云但識取一塵師說云說得一般美色不知一頓飽食能奇能異省得省心還假如是疲勞

聽求趨逸也無本自非有誰強言無與虜道可謂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只少箇承受底漢子變弄接續得去能有利人之分也根劣之徒自益未固焉能益彼著些子骨氣乘些子丈夫作麼生門風如何圖度須作難遭之想可憐負荷之心歷歷分明有什麼一錢事到汝意根下與汝爲於彼此生滅仁者如世良醫隨方與藥先識病然後施方法法如斯心心若此須要作箇無絕自縛漢作麼莫立去

師示衆云子湖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僧便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乃吹三聲進云如何領覽師云縱饒領覽也只箇吹聲僧問如何是子湖西來意師云你道祖師西來也子湖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內外強作內外無東西說說東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僧問如何得不破諸竟感去師云你試點惑你境出看進云某甲不見師云你既不見感境何來僧禮拜師云又見妄想去也師云心源朗朗無物莫疑直下承當不勞功用只以箇信之一字然實不易信莫非風習之徒聞者便能承受若是鑿學之輩將三寸唇舌惑亂於人後進初機把他古聖言說向意根下測度直至頭白齒黃並無纖毫得力處仁者須打疊及時莫待臨終揮揮佛法因緣浩浩快須徹了無疑可中向這箇皮袋內辨得者箇去坐却天下人咽喉性命盡被汝蓋覆乾淨盡被汝自由自由在皎皎明白何勞汝上來下去仁者本性具足本自周滿直教無纖毫法礙你眼光始得若有微塵底不盡不是一生半劫難汝皮囊汝性命根境法中造諸妖怪山精鬼魅附汝行持得少爲足最弄片皮於佛法却爲毒害護禮塔廟毀彼持經師子身中自食

師子身中肉仁者切莫向心田中認些子妄想將爲極則他上祖是什麼模樣下去莫立問未了根源請師提獎師云還會麼僧云未會師云更問千則萬則也無益僧問機不曉如何得心地無疑去師云心地有多少疑僧云如何是心地師云多少分明師示衆云據仁者分上何得一生一感一斷一常與汝爲於拘繫作其取舍是非及諸顛倒汝還知道諸聖門風無結縛麼只欲仁者承當還承當得麼可惜光陰莫令辜負却仁者豈不見目前太虛還有纖毫欠少處麼若也於中體得者箇消息不妨出得凡聖境界了得世間出世間之智一法既爾佛法亦然仁者還樂也無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重道僧云如何是法師云嫌什麼

師示衆云天上人間輪迴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真如中有些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大凡行脚也須具大信根作箇丈夫始得何處得真麼難信他古人只見道箇即心是佛即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教他行取仁者可煞分明並無雜染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僧問如何是千聖不傳底事師云阿誰向你說進云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云信得及者即行之信不及恰莫強爲不是口頭說信便信得去如人說食終不得飽縱然口頭說飽爭奈肚內飢何仁者直須飽去莫說悠悠僧問如何是古聖心師云汝是凡夫心僧云如何是信得師云信亦不由汝不信亦不由汝僧云信不信且置作麼生師云是你心師云仁者還知了湖親切相爲麼行時但行坐時但坐乃至喫茶喫飯種種施爲有甚麼相礙處仁者信取無別強爲只是汝今無疑作疑無事生事於自心源却生顛倒譬如百千澄淨大海垂垂之爲

認些子污瀝目爲全湖亦認些子螢光作於日談還
生惡然應諸聖得道果數如恒沙汝今却作箇凡
劣凡人肯捨莫因循僧問如何是無疑底心師云恰
是師又云莫道千聖同風便當得本奈事好日問仁
者什麼處是下聖同你處行時坐時起時卧時試說
看還有法處麼仁者大道無邊誰前誰後且空絕際
是正是邪乃至眩目青黃作何形段汝分上喚作
百工星牌各遂營生多少分明兩頭道行一切普備
無法不彰了了現前還講得麼道師問如何是人人
具足底事師云汝曾不是道卻劉鐵磨磨衆至師云
見劉鐵磨磨莫便是不磨云什麼處得者箇消息師
云左轉右轉磨云莫顛倒被師打出師半夜巡堂叫
有賊大眾皆驚動師於僧堂前見一僧欄窗把住叫
云捉得也喚雜那來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你
自不肯承當勝光因在子湖鑊地次勝光鑊斷一條
蚯蚓問云某甲今日鑊斷一條蚯蚓兩頭似物未審
性命在那頭師提起鑊頭向蚯蚓左頭打一下右頭
打一下中心空處打一下擲却鑊頭使師又於鑊
地次亞鑊頭回視勝光云事即不無疑心即差勝光
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欄胸路倒從此省悟僧問招摩
云勝光被于湖一踏意作麼生招摩云古人參玄不
消一踏師嘗作頌云三十年來住于湖二時粥飯氣
力盡無事上山走一轉試問時人會也無又嘗作頌
云從來事非物方便名爲佛中下就是非上流始知
箇師臨行示頌三首我聞過去佛縱橫盡丈夫示汝
眞歸處于江月影孤觀音與文殊示我常飛動吾今
已歸眞觸處皆無用佛性本來無阻障衆生不識難
歸向若見如來成佛時莫向世間求取相師於門前
下脚云于湖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
往來好看臨濟下有二僧聞得遠來尋訪繞到聚

且其助遂入門以手揭簾欲起未起被師喝云看脚
下大僧近前禮拜便問承師有言于湖有一隻狗上
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如何是于湖狗師云哩
哩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後章州羅漢展和尚問舉云
者箇是喫屎狗僧便問如何是于湖狗展云孽孽却
僧擬議展云早被我咬殺了也明招和尚在羅山聞
舉遂云泊賺數縷草鞋我本欲遊章南如今不用去
也休休僧便問如何是于湖狗招以手按膝放身近
前云嗟嗟于湖山下有陶家爲無子夫妻每日焚香
發願求一男子師遂往其家乞竹先問是汝夫妻每
日起心發願擬作箇什事云切緣家內無子願求一
男師云我就汝乞一種物還得否云和尚要甚物但
乞指揮師云不要別物欲乞一擔竹與汝一箇男子
其家忻喜云此是小事一任所去師斫大竹近一千
竿陶公和尚只討一擔何須許多師云只此一擔
尚未足在遂將大竹長者檢數竿破相接作一束將
歸其家當夜感夢生得男子因此遂號神方于湖和
尚名利蹤澶州人姓周氏幽州開元寺交業得法於
兩泉願和尚壽八十一臘六十一馬祖第三世唐僖
宗廣明中示寂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三

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并行狀卷上
 師即南泉門人也俗姓郝氏本曹州郝鄉人也諱從
 論鎮好有塔記云師得七百甲子歎武王徵冰避
 地岷嶽木食草衣僧儀不易師初聽本師行脚到南
 泉本師先人事了師方乃人事南泉在方丈內脚次
 見師來參便問近離什麼處師云瑞像院南泉云還
 見瑞像麼師云瑞像不見即見昨如來南泉乃起
 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對云有主沙彌泉云
 那箇是你主師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
 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彌別處安排師受戒後聞受
 業師在曹州西住護國院乃歸院省親到後本師令
 郝氏云君家之子遊方已廻其家親屬怙悻不已
 候來日咸往觀焉師聞之乃云俗塵愛網無有了期
 已辭出家不願再見乃於是夜結束前過其後自携
 瓶錫遍歷諸方常自謂曰七歲童兒勝我者我即問
 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年八十方住趙
 州城東觀音院去石橋十里已來住持枯槁志効古
 人僧堂無前後架旋管齋食繩床一脚折以燒斷薪
 用繩繫之旬有別制新者師不許也任時四十年來
 未嘗費一封書告其禮越因有南方僧來問雪峯
 古澗寒泉時如何雪峯云睇目不見底學云欲者如
 何峰云不從口入師聞之曰不從口入從鼻孔裏入
 其僧却問師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苦學云欲者如
 何師云死雪峯聞師此語云古佛古佛雪峯後因
 此不答話矣厥後因河北燕王領兵收鎮府既到界
 上有觀氣象者奏曰趙州有聖人所居戰必不勝燕
 趙二王因展筵會俱息交鋒乃問趙之全地上土何
 人或曰有講華嚴經大師節行孤絕若成天早成命
 往臺山祈禱大師迴甘澤如瀉乃曰恐未盡善或

云此去一百二十里有趙州觀音院有禪師年廣高
 邈道眼明白念口此可應兆乎二王稅駕觀焉既屆
 院內師乃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
 師云若在人王人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燕王
 唯然笑師良久中間問阿那箇是鎮府大王趙王應
 諾弟子云是師云師云老僧潛在山河不及趙
 教須更左右請師為人王說法師云大王左右多爭
 高聲云啓人王不足若箇左右大王乃問是什麼左
 右對曰大王尊請多和尚所以不教說法燕王乃云
 請禪師去諱說法師云故知大王真勸善屬俱是冤
 家我佛世尊一稱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總有人
 觸者名字便生嗔怒師慈悲非德說法多時二王稽
 首讚嘆敬無盡牙日將迴燕王下先鋒使聞師不
 起凌晨入院責師傲充君侯師聞之乃出迎接先鋒
 乃問曰昨日見二王來不起今日見某甲來因何起
 接師云待都衙得似大王老僧亦不起接先鋒師
 此語再三拜而去尋後趙王發使取師供養既屆城
 門圍城威儀迎之入內師樓下寶蓋王乃設拜請師
 上殿正位而坐師良久以手斫額云塔下立者是何
 官長左右云是請院尊宿并大師大德師云他各是
 一方化主若在階下老僧亦起王乃命上殿是日齋
 筵將罷僧官排定從上至下一人一人問一人問佛法
 師既望見乃問作什麼法云問佛法師云這裏已坐却
 老僧那裏問什麼法二尊不並化國云請師乃為大
 王摩頂受記師以手摩大王頂云願大王與老僧齊
 年是時迎師權在近院駐泊獲時送地建道禪宮師
 聞之令人謂王曰若動著一草草老僧却歸趙州其
 時實行軍願檢果園一所直一萬五千貫號為真際

禪院亦云寶家園也師入院後海眾雲集是時趙王
 禮奉燕王從幽州奏到命服鎮府具威儀迎後師堅
 讓不受左右昇箱至師面前云大王為禪師佛法故
 堅請師著此衣師云老僧為佛法故所以不著此衣
 左右云且看大王面師云又于俗官什麼事乃躬自
 取衣挂身上禮賀再三師惟知應諾而已師住趙州
 二年將謝世時謂弟子曰吾去世之後焚燒了不用
 淨淘舍利宗師弟子不同浮俗且身是幻舍利何生
 斯不可也今小師送佛子一枝與趙王傳語云此是
 老僧一生用不盡底師於戊子歲十一月十日端坐
 而終于時寶家園道俗車馬數萬餘人哀聲振動於
 時盡送終之禮感歎之泣無異金棺匿影於俱尸矣
 莫不高營馬塔特暨豐碑諡曰真際禪師光祖之
 塔後唐保大十一年孟夏月旬有三日有學者各聞
 東都東院惠通禪師趙州先人行化厥由作禮而退
 乃授筆錄之
 師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還可趣
 向不泉云擬即垂師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
 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
 如太虛那然湯露豈可強是非也師於言下頓悟玄
 有心如朗月
 南泉上堂師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使歸方丈師便下
 堂云道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云真
 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又云這棒合是
 室頭老漢喫師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
 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云謝和尚指示泉
 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在南泉作爐頭大眾曾請禪
 菜師在堂內叫救火救火大眾一時到僧堂前師乃
 關却僧堂門大眾無對泉乃拋鏢匙袋窺內入堂中
 師便開門師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和

柱懸却脚云相救相救南泉上柳梯云一二三四五
師少時問却去禮謝云道來謝和尚相救南泉東西
兩堂爭猶兒泉來堂內提起猶兒云道得即不斬道
不得即斬却大泉下語肯不契泉意當時即斬却猶
兒了至晚間師從外歸來問訊次泉乃舉前話了云
你作麼生救得猶兒師遂將一隻鞋戴在頭上出去
泉云若在救得猶兒師問南泉莫即不問如何是
類泉以兩手托地師便踏倒却歸涅槃堂內叫悔悔
泉聞乃令人去問悔悔什麼師云悔不刺與兩踏南
泉從浴室裏過見浴頭燒火問云作什麼云燒浴泉
云記取來喚水牯牛浴浴頭應請至晚間浴頭人方
丈泉問作什麼云請水牯牛去浴泉云將得繩索來
不浴頭無對師來問訊泉舉似師師云某甲有語
泉便云還將得繩索來麼師便近前縛鼻便拽泉云
是即是太籠生師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外請師道
泉便歸方丈師云這和尚每常口吧吧地及其問
著一言不措待者云莫道和尚無語好師便打一掌
南泉便掩却方丈門便把灰團却問僧云道得即閉
門多有人下語並不契泉意師云蒼天蒼天泉便關
門師問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有道也無泉
云有師云過在什麼處請師道泉遂舉師便出去
師上堂謂眾曰此事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
僧到嵩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嵩山云與我將
床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柏樹子學云和尚莫
將境示人師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云庭前柏樹子師又云老僧九十年前見馬祖
大師下八十餘負善知識箇箇俱是作家不似如今
知識枝蔓上生枝蔓大都是去聖遙遠一代不如一
代只如南泉尊常道須向異類中行且作麼生會如

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頭說馬勝博飯飽飽飽
三五百眾云我是善知識你是學人僧問如何是清
淨伽藍師云了角女子如何是伽藍中人師云了角
女子有孕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鎮州出
大蘆藪頭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以手拈云西邊更
向西問法無別法如何是法師云外空內空內外空
問如何是佛真法身師云更嫌什麼問如何是心地
法門師云古今榜樣問如何是實中主師云山僧不
問婦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老僧無丈人問如何是
一切法常住師云老僧不諱祖其僧再問師云今日
不答話

師上堂云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
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力處餘
外更無別用心處也若不如如此出家大遠在問萬物
中何物最堅師云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問
晝夜不停時如何師云僧中無與麼兩稅百姓問如
何是一句師云若守著一句老却你師又云若一生
不離叢林不語十年五載無人喚你作麼漢已後佛
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師上堂云兄弟你正在第三窠裏所以道但改舊時
行履處莫改舊時人共你各自家出家比來無事更
問禪問道三二十人聚頭來問恰似欠伊禪道相
似你喚作善知識我是同受榜老僧不是好惡帶
累他古人所以東道西說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云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你問那箇時問
如何是趙州主人公師咄云這籠桶漢學人應話師
云如法籠桶着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樹搖鳥
散魚驚水潭問如何是少神底人師云老僧不如此
學云不占勝師云你因什麼少神問至道無難唯難
操擇是時人窠窟師云曾有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

得有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什麼眉鬚墮落師
云官人宅中變生作熟是什麼人云所使師云却是
他好手僧問毗目仙人執善才手見微塵佛時如何
師遂執僧手云你見箇什麼有尼問如何是沙門行
師云莫生兒尼云和尚勿交涉師云我若共你打交
涉堪作什麼問如何是趙州主人公師云田庫奴問
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師云你道老僧要箇什麼問如
如何是玄中玄師云說什麼玄中玄七中七八中八問
如何是仙陀婆師云靜處薩婆問如何是法非法
師云東西南北學云如何會法師云上下四維問如
何是玄中玄師云這僧着在何年七月四日問如何
仙陀婆時如何師暮起打躬又手問如何是道師云
不教不敢問如何是法師云較較攝攝問趙州去鎮
府多少師云三百學云鎮府來趙州多少師云不隔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玄來多少時也學云玄來久
矣師云賴遇老僧泊合玄殺這屢生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云還見庭前柏樹子麼
師上堂云若是久客底人莫非真真非且古且今
若是新入窠底人也須究理始得真越者邊三百五
百一千傍邊二眾叢林稱道好僧住持泊乎問着佛
法恰似妙沙作飯相似無可施為無可下口却言他
非我是面赫赤地良由世間出非法語真實欲明者
意莫辜負老僧問在塵為諸聖說法總屬披搭未審
和尚如何示人師云什麼處見老僧學云請和尚說
師云一堂師僧總不會這僧語話別有一箇問請和
尚說師云你說我聽問真化無跡無師手時如何
師云誰教你來問學云更不別人師便打之問此
事如何辨師云我怪你學云如何辨行時云我怪你
不辨學云還保行否師云你任不保行且看問如何
是無知解底人師云說什麼事問如何是西來意

下禪床學云莫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請在問佛時久遠如何用心師云你見前漢後漢漢魏天下臨終時半錢也無分問時人以珠寶等物以何為貴師云急合取口學云合口還得也無師云口若不合爭能辨得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半句也無學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問如何得不得諸境感師垂一足僧便出鞋師收起足僧無語有俗官問佛在日一切眾生皈依佛佛滅度後一切眾生皈依什麼處師云未有眾生學云現問大師云更覓什麼佛問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師云有學云如何是師云這殺父漢弄你只少此一問問如何是和尚意師云無施設處

師上堂云兄弟但改往修來若不改大有著你處在老僧在此間三十餘年未曾有一箇禪師到此間設有來一宿一食急走過且越軟暖處去也問一過師師到來向伊道什麼師云千鈞之弩不為一髮而發機師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截若從北方來者即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道下下人問道者即得道兄弟正入說邪法邪法亦隨正邪入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若力難見易識者裏見難識問善惡感不得底人還獨脫也無師云不獨脫學云為什麼不獨脫師云正在善惡裏尼問離却上來說處請和尚指示師咄云機破鐵瓶尼將鐵瓶添水來請和尚答話師笑之問世界變為黑窟未審此箇落在何路師云不占學云不占是什麼人師云用庫奴問無言無意始稱得句既是無言喚什麼作句師云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學云即今和尚是滿是溢師云爭奈你問我問如何是靈者師云淨地上有一堆屎學云請和尚的旨師云莫惱亂老僧問法身無為不塵諸數還許道也無師云作麼生道學云與麼即不道

也師笑之問如何是佛如何是眾生師云眾生即是佛佛即是眾生學云未審兩箇那箇是眾生師云問問問大道無根如何接唱師云你便接唱無根又作麼生師云既是無根什麼處繫縛你問正修行底人莫被鬼神測得也無師云測得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過在覓處處云與麼即不修行也師云修行問孤月當空光從何生師云月從何生問承和尚有言道不屬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師云檢校內外云還自檢校也無師云檢校云自己有什麼過目檢校師云你有什么事

師上堂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胡現漢漢現現老僧把一枝草作文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即是煩惱煩惱即是佛問佛與誰人為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為煩惱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示眾云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歎已後遇著作家漢也道老僧不辜他但有人問以本分事接人問從上至今即心是佛不即心還許學人商量也無師云即心且置商量箇什麼問古鏡不磨還照也無師云前生是因今生是果問三刀未落時如何師云森森地云落後如何師云迴迴地問如何是出三原底人師云籠罩不得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為何什麼百鳥銜花供養師云應世不應世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云爭似春風處處問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月下不用色云食飲何物師云古今嚼不著云請師各話師云老僧合與麼

向者裏是非問龍女親獻佛未審將什麼獻師以兩手作獻勢

師示眾云此間佛法道難即馬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者裏即易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忽有人問什麼處來若向伊道從趙州來又詢趙州若道不從趙州來又埋沒自己諸人且作麼生對他僧問觸目是講和尚如何得不得去師云若道不諗早是諗了也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解修行即得若不解修行即差差他因果裏又云我教你道若有問時但向伊道趙州來忽問趙州說什麼法但向伊道寒即言寒熱即言熱若更問道不問者箇事但云問什麼事若再問趙州說什麼法便向伊道和尚來時不交傳語上座若要知趙州事但自去問取問不顧前後時如何師云不顧前後且置你問阿誰

師示眾云迦葉傳與阿難且道達磨傳與什麼人問且如二祖得髓又作麼生師云莫謫二祖師又云達磨也有語在外者得皮在裏者得骨且道更在裏者得什麼問如何是得髓底道理師云但識取皮老僧者裏髓也不立云如何是髓師云與麼皮也摸未着問與麼堂堂豈不是和尚正位師云還知有不肯者麼學云與麼即別有位師云誰是別有位師云誰是不別者師云一任叫問上上人一撥便轉下下人來時如何師云汝是上上下下云請和尚答話師云話未有人在云某甲七千里來莫作心行師云據你者一問心行莫不得麼此僧一宿便去問不紹領來者如何師云誰學云惠延師云問什麼學云不紹領來者師以手撫之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莫自瞞問真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師云更不道者兩箇學云兩箇且置如何是真言師云庵鄰林發問如何是趙州師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如何是定師云

不定學云爲什麼不定師云活物活物問不隨諸有時如何師云合與麼學云莫便是學人本分事師云隨也隨也問古人三十年一張弓兩下箭只射得半箇聖人今日請師全射師便起去

師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言語是揀擇是明白老僧却在明白裏是你還選惜也無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又說借箇什麼師云我亦不知學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師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師示衆云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更不道無滅語是生不語是滅諸人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底道理問早是不生不滅麼師云者漢只認得箇死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言語是揀擇和尚如何示人師云何不盡引古人語學云某甲只道得到這裏師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上堂云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俱不留時如何師云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問利劍鋒頭快時如何師云老僧是利劍快在什麼處問大難到來如何起避師云恰好

上堂良久大眾總來也未對云總來也師云更待一人來即說話僧云候無人來即說似和尚師云大眾得人

師示衆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你諸人作麼生僧乃問只如不生不滅時如何師云我許你者一問師因答次云明又未明道昏欲曉你在阿那頭僧云不在兩頭師云與麼即在中間也云若在中間即在兩頭師云這僧多少時在老僧者裏作真麼語話不出得三句裏然直饒出得也在三句裏你作麼生僧云某甲使得三句師云何不早與麼道問

如何是通方師云離却金剛禪

師示衆云衲僧家直須坐斷報化佛頭始得問坐斷報化佛頭是什麼人師云非你境界

師示衆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難親得乃問目前有何形段今學人親師云任你江南江北學云和尚豈無方便爲人師云過來問什麼問人法界來還知有也無師云誰入法界學云與麼即入法界不知去也師云不是寒灰死木花錦成現百種有學云莫是入法界處用也無師云有什麼交涉問若是實際理地什麼處得來師云更請爾察官一遍問萬境俱起還有感不得者也無師云有學云如何是感不得者師云你還信有佛法否學云信有佛法古入道了如何是感不得者師云爲什麼不問老僧學云問了也師云感也問未審古人與今人還相近也無師云相近即相近不同一體學云爲什麼不同師云法身不說法學云法身不說法和尚爲人也無師云我何惠裏

答話學云爭道法身不說法師云我向惠裏救你阿爺他終不出頭問學人道不相見時還迴互也無師云測得迴互學云測他不得迴互箇什麼師云不與麼便你自己學云和尚還受罰也無師云人即轉近道即轉遠也學云和尚爲什麼自隱去師云我今現共你語話學云爭道不轉師云合與麼者

師示衆云教化得底人是今生事教化不得底人是第三生冤若不教化恐墮却一切眾生教化亦是見是你還教化也無僧云教化師云一切眾生還見你

也無學云不見師云爲什麼不見學云無相師云即今還見老僧否學云和尚不是衆生師云自知罪過即得

師示衆云龍女心親藏盡是自然事問既是自然時爲什麼師云若不獻爭知自然

師示衆云八百箇作佛漢覓一箇道人難得問只如無佛無人處還有修行也無師云除却者兩箇有百千萬億學云道人來時在什麼處師云你與麼即不修行也其僧禮拜師云大有處著你在問白雲不落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會上象學云豈無賓主師云老僧是主爾是賓白雲在什麼處問大巧若拙時如何師云喪却棟梁村

師示衆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問和尚還爲人也無師云爲人學云如何爲人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學云既是玄旨麼性是你師云我不把本學云者爾是玄如何是首師云答你是首

師示衆云各自有禪各自有道忽有人問你作麼生是禪是道作麼生祇對他僧乃問既各有禪道從上至今語話爲什麼師云爲你遊魂學云未審如何爲人師乃退身不語

師示衆云不得問過念佛念法僧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師云念者是誰學云無伴師叱者驢

上堂示衆云若是一句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自救不了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與祖佛爲師又云大好從頭起學人再問師云又却人天去也

師示衆云是他不是不將來老僧不是不祇對僧云和尚將什麼祇對師長吁一聲云和尚將這箇祇對真事負學人也無師云你適來肯我我印辜負你若不肯我我印不辜負你

師示衆云老僧今夜答話去也解問者出來有僧纒出禮拜師云比來拋磚引玉只得箇整子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學云上至諸佛下至螻子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無師云爲伊有業識性在問如何是法身師云脫身云學人不問應身師云你但管應

身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云開卷名付慶學云身問
師云朗月當空在什麼處問正當二八時如何師云
東東西西學云如何是東東西西師云莫不着問學
人全不會時如何師云我更不會云和尚還知有也
無師云我不是木頭作麼不知云大好不會師拍掌
笑之問如何是道人師云我問道是佛人問凡有言
句舉手動足盡落在學人網中離此外請師道師云
老僧齊了未喫茶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
老僧若修行即禍事云和尚既不修行教什麼人修
行師云大夫是修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云若
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饑得來赤凍紅地無有
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師云架云開卷不是不將來老僧不是不祇對又云
開卷莫擊拳合掌老僧不將禪床拂子對問思憶不
及處如何師云過者邊來云過者邊來即是及處如
何是思不及處師豎起手云你與作什麼云與作手
和尚與作什麼師云百種名字我亦道云不及和尚
百種名字且與什麼師云與麼即你思憶不及處僧
禮拜師云教你思憶得及者云如何是師云釋迦教
祖師教是你師云祖與佛古人道下也如何是思憶
不及處師再舉指云喚作什麼僧云喚作三阿不瞞
頭道者更疑什麼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老僧耳
背高聲問問再問云你問我家風我即識你家風
問萬境俱起時如何師云萬境俱起云語一答是
起如何是不起師云禪床是不起底僧禮拜次師
云記得問答云記得師云試舉看僧擬舉師問問如
何是日前佛師云殿裏底云者箇是相見佛師云無
佛師云即心是云即心猶是限量如何是佛師云無
心是學云有心無心還許學人揀也無師云有心無
心總被你揀了也更教老僧道云應即得開遠遠

師未審家風如何師云不說似人學云為什麼不說
似人師云是我家風學云和尚既不說似人爭奈四
海來投師云你是海我不是海學云未審海內事如
何師云老僧釣得一箇問祖佛近不得底是什麼人
師云不是祖佛學云爭奈近不得何師云向你道不
是祖佛不是眾生不是物得麼學云是什麼師云若
有名字即是祖佛眾生也學云不可只與麼去也師
云卒未與你去在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孤狼野干
是問作何方便即得聞於未聞師云未聞且置你曾
聞箇什麼來問承教有言隨色塵尼珠如何是本色
師云名僧應隨師云過者邊來僧復道又問如何
是本色師云且隨色走問平常心底人還受教化也
無師云我不歷他門戶學云與麼則莫沉却那邊人
麼師云大好平常心問如何是學人保任底物師云
盡未來際揀不出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云寺裏
綱維是問學人纔到總不知門戶頭事如何師云上
座名什麼學云惠南師云大好不知問學人欲學又
詢於和尚如何得不論去師云你名什麼學云道破
師云靜處去者米團子問如何是和尚大意師云無
大無小學云莫便是和尚大意麼師云若有纖毫萬
劫不如問萬法本開而人自關是什麼人語師云出
來便死問不是佛不是物不是眾生這箇是斷語如
何是不斷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問如何是毗
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小出家不曾眼花學云和尚還
為人無師云願你長見毗盧圓相問佛祖在日佛
祖相傳佛祖滅後什麼人傳師云古今總是老僧分
上學云未審傳箇什麼師云箇箇總屬生死云不可
理沒却祖師也師云傳箇什麼問凡聖俱盡時如何
師云願你作大德老僧是障佛祖漢高遠聞趙州到
聚義什麼不見師云老僧罪過問朗月當空未審室

中事如何師云老僧自出家才覺作活計學云與麼
即和尚不為今時也師云自疾不能救為能救諸疾
學云爭奈學人無依何師云依即踏著地不依即一
任東西問在中心不測時如何師云淵阿誰學云測
自己師云無兩箇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指淨瓶云
是什麼學云淨瓶師云大好不見邊表問如何是歸
根師云擬即差問不離言句如何得獨脫師云離言
句是獨脫學云適來無人教某甲來師云因什麼到
此學云和尚何不揀出師云我早箇揀了也問非心
不即智語和尚一句師云老僧落你後問如何是畢
竟師云畢竟學云那箇畢竟是師云老僧是畢竟你
不解問者話學云不是不問師云畢竟在什麼處問
不挂寸絲時如何師云不挂什麼學云不挂寸絲師
云大好不挂寸絲問如救頭燃底人如何師云便學
學云什麼處師云莫占他位次問空劫中阿誰為主
師云老僧在裏許坐學云說甚麼法師云說你問底
問承古有言虛明自照如何是自照師云不稱他照
學云照不著處如何師云你話墮也問如何是師
云一念未起時問如何是法王師云州裏大王是云
和尚不是師云你疑是法王師云你疑是法王師云
如何是佛心師云你是心我是佛不來自學云師
即不無還差得也無師云你教化我看問三身中那
箇是本來身師云關一不可問未審此土誰為祖師
師云達磨來這邊總是學云和尚是第幾祖師云我
不落位次學云在什麼處師云在你耳裏問不棄本
不逐末如何是正道師云大好出家兒學云學人從
來不曾出家師云歸依佛歸依法學云未審有家用
出也無師云直須出家學云向什麼處安排他師云
且向家裏坐問明眼人見一切還見色也無師云打
却著學云如何打得師云莫用力學云不用力如何

打得師云若用力即乖問祖佛大意合爲什麼人師云只爲今時學云爭奈不得何師云誰之過學云如何承當師云如今無人承當得學云與麼即無依倚也師云又不可無却老僧問了事底人如何師云正大修行學云未審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著天突飯學云著天突飯尋常事未審修行也無師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崔師云問大善知識選入地獄也無師云老僧未上入崔云既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師云老僧若不入爭得見郎中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云天地懸隔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師云天地懸隔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云凡眼肉眼又云睡底眼天眼肉眼力如是學云如何是睡底眼師云佛眼法眼是睡底眼問大庾嶺頭越得及爲什麼提不起師拈起衲衣云你甚處得者箇來學云不問者箇師云與麼即提不起問不合不散如何辨師云你有一箇我有一箇云者箇是合如何是散師云你便合問如何是不錯路師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問明珠在掌還照也無師云照即不無喚什麼作珠問靈苗無根時如何師云你從什麼處來云太原來師云大好無根問學人擬作佛時如何師云大教費力生云不費力時如何師云與麼即作佛去也問學人昏鈍在一浮沉如何得出師只據坐云某甲問和尚師云你甚處作一浮一沉問不在凡不在聖如何免得兩頭路師云去却兩頭來答你僧不審師云不審從什麼處起在者裏時從老僧起在市裏時從什麼處起云和尚爲什麼不定師云我教你不還今日好風問如何是大闡提底人師云老僧答你還信否云和尚重言那敢不信師云竟箇闡提人難得問大無漸愧底人什麼處著得師云此問者不得云忽然出頭爭何師云將散去問用處不見時如何師云用即不無

現是問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問云噴什麼作空劫云無一物是師云者箇始稱修行噴什麼作空劫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塔壘問不捨一法如何是和尚法師云老僧不說非山法云既不說非山法如何是和尚法師云向你道不說非山法云莫者箇便是也無師云老僧未曾將者箇示人問如何是日前獨脫一路師云無二亦無三云目前前路選許人進前也無師云與麼即千里萬里問如何是毗盧向上事師云老僧在你脚底云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脚底師云你元來不知有向上事問如何是合頭師云是你不合頭云如何是不合頭師云前句辨取問如何是和尚的的意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墮坑落壘云有什麼過師云你屈著與麼人問未審出家警求無上菩提時如何師云未出家被菩提使既出家使得菩提有秀才見師手中拄杖乃云佛不奪衆生願是否師云是秀才云某甲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否師云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師云老僧亦不是佛師因出外見婆子插田云忽遇猛虎作麼生婆云無一法可當情師云除婆子云除師云猶有者箇在有秀才辭去云某甲在此括梳和尚多時無可報答和尚待他日作一頭驢來報答和尚師云教老僧爭得報師到道吾處纔入僧堂吾云南泉一雙箭來師云看箭吾云過也師云中也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云今朝又風起問三乘十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水牯牛生兒也好看取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我亦不知問馬歸來朝時如何師云逢人不得喚問十二時中如何淘汰師云奈何水濁西水流急云還得見文殊也無師云者喚喚漢什麼處去來問如何是道場師云你

從道場來你從道場去脫體是道場何處更不是問明芽未發時如何師云斲著即腦裂云不斲時如何師云無者關工夫問如何數量師云一二三四五云數量不拘底事如何師云一二三四五問什麼世界即無書夜師云即今是書是夜云不問即今師云爭奈老僧何問迦葉上行云不踏曹溪路什麼人得披師云虛空不出世道人都不知問如何是混而不雜師云老僧來食長齋云還得超然也無師云破齋也問如何是古人之言師云諦聽諦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與麼什麼問問法歸一歸何所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出家兒師云不朝天子父母返拜問觀面事如何師云你是觀面漢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三
廬山棲賢覺禪院住持法賜紫沙門
澄謔重評定

全增補註釋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三
廬山棲賢覺禪院住持法賜紫沙門
澄謔重評定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趙州真際禪師語錄之餘

師上堂示眾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實際地什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但究理而坐二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亦如既不從外得更拘什麼如羊相似更亂拾物安口中作麼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道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相似專欲得物喫佛法向什麼處著一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箇主人公者箇更向外覓作麼與麼時莫轉頭摸面即失却也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云只者牽耕牛底是問如何是急師云老僧與麼道你作麼生云不會師云向你道急急者靴水上立走馬到長安靴頭猶未濕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無路是趙州問古殿無王時如何師咳嗽一聲云與麼即臣敢陛下師云賊身已罷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一串數珠數不盡問和尚有何事何人師云從論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祇對師云隨貴末賤問如何是佛師云你是佛麼問如何是出家師云爭得見老僧問佛祖不斷處如何師云無遺漏問本源源請師指示師云本源源無病云了處如何師云了人知云與麼時如何師云與我安名字著問純一無雜時如何師云大煞好一問問無為寂靜底人莫落在沉空也無師云落在沉空云究竟如何師云作麼作馬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床脚是云莫便是也無師云是即脫取去問澄澄絕

點時如何師云老僧者事不事作漢問風飛不到時如何師云起自何來問實際地不受一塵時如何師云一切總在裏許問如何是一句師應語僧再問師云我不應聲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云急流水上打毯子問頭到來時如何師云猶較老僧有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老僧自小出家科撒破活計問請和尚離四句道師云老僧常在裏許問師云為什麼有病師云扁鵲醫王不離床枕又云一滴甘露普潤大千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者畜生問如何是大人相師側目視之云猶是隔暗趨附在師云老僧無工夫越得者閑漢問機有心念落在人天直無心念落在眷屬時如何師云非但老僧作家亦答你不得問凡有施為盡落糟粕請師不施為答師云尼云將水來添鼎子沸問如何是般若波羅蜜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問如何是咬人師子師云咬依佛收依法皈依僧莫咬老僧問離却言句請師道師咳嗽問如何得不得古人不自恩去師云離却什麼生問如何是一句師云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云兩句問唯佛一人是善知識如何師云魔語問如何是菩提師云者箇是問提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好箇兒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云老僧在你背後問如何是伽藍師云別更有什麼云如何是伽藍中人師云老僧與爾黎黎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老僧只管看問如何是離因果底人師云不因問黎黎問老僧實不知問黎黎各說異端如何是真象師云無假自是不知問如何是第一句師咳嗽云莫便是否師云老僧咳嗽也不得問大海還納眾流也無師云大海道不知云因什麼不知師云終不道我納眾流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云毗盧毗盧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阿

彌佛阿彌佛問如何是學人師師云雲有出山勢水無投瀾聲云不問者箇師云是你師不認問諸方畫向口裏道和尚如何示人脚脚跟打火爐示之云莫便是也無師云恰認得老僧脚跟問不行大道時如何師云者販私鹽漢云却行大道時如何師云還我公驗來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自從識得老僧後只這漢更不別云與麼即與和尚隔生去也師云非但今生千生萬生亦不識老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東壁上掛葫蘆多少時也問方圓不說時如何師云不方不圓云與麼時如何師云是方是圓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呈漆器問誰為什麼觀不得師云諦即不無觀即不得云畢竟如何師云失諦問行又不到問又不到時如何師云到以不到道人看如冷唾云其中事如何師唾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你不喚作祖師意猶未云云本來底如何師云四目相視更無第二主宰問不具形儀還會也無師云即今還會麼問如何是人無愧愧底人師云皆具不可思議問學人擬向南方學些字佛法去如何師云你去南方見有佛處處走過無佛處不得在云與麼即學人無依也師云柳絮絮問如何是急切處師云一問一答問不籍三寸還假今時也無師云我隨你道你作麼生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派派字街人無數云請和尚不答話師云老僧合與麼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失者無虧得者無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是什麼有俗士獻袈裟問披與麼衣服莫辜負古人也無師拋下拂子云是古是今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展手不展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飽柴飽水云見後如何師云飽柴飽水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也師云洗鉢孟去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云白駝來

也未云來也師云牽去便草問如何是無師智師云老僧不曾教爾客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語墮也問不借口還許商量也無師云正是時云便請師商量師云老僧不曾出問二祖斷臂當為何事師云粉骨碎身云供養什麼人師云來者供養問無邊身菩薩為何不見如來頂相師云你是問來問畫是日光夜是火光如何是神光師云日火光光問如何是恰問處師云錯云如何是不問處師云向前一句裏辨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以手摸面又手飲客問如何是無為師云者簡是有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欄中失却牛問學人遠來請和尚指示師云纔入門便好暮面唾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云淮南船子到也未云學人不會師云且喜到來問相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云幾時成佛師云待虛空落地云虛空幾時落地師云待相樹子成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因什麼何院裏寫老僧云學人有何過師云老僧不能就院裏寫得問答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板尚生毛問貧子來將什麼過與師云不貧云爭奈寬和尚何師云只是守貧問無邊身菩薩為何不見如來頂相師云如隔羅殺問諸天甘露什麼人得喫師云謝你將來問過乾坤底人如何師云待有與麼人即報來問如何是伽藍師云三門佛殿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師云本自不生亦無滅問如何是趙州主師云大主是問急切處請師道師云尿是小事須是老僧自去始得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云腋下打領云學人不會師云小會請人裁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云大宜小宜學云大疑師云人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下禪床上下觀瞻相云者漢如詩長大截作三板也得問什麼向上向下尼問如何是客寮意師以手拍之云和尚猶

者者簡在師云是你有者簡師示眾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實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將什麼報答師云念佛云貧子也解念佛師云與侍者將一錢與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屏風雖破骨格猶存問如何是不遷之義師云你道這野鴨子飛從東去西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什麼處得者消息來問如何是塵中人師云布施茶鹽錢來問大耳三藏第三度覓國師不見未審因師在什麼處師云在三藏鼻孔裏問盲龜值浮木孔時如何師云不是偶然事問久居巖谷時如何師云何不隱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禮拜著僧擬進話次師噴沙彌文遠文遠到師叱云過來去什麼處來問如何是自家本意師云老僧不用牛刀問久聞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釣子師云聞聲只見掠釣子不見趙州石橋云如何是有橋師云過來過來又云度驢度馬問和尚姓什麼師云常州有云甲子多少師云蘇州有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攤侍者一下云何不祇對和尚師使師方丈後侍者請益過來僧是會不會師云坐底見立底見底見坐底問如何是道師云牆外底云不問者箇師云問什麼道云大道師云大道通長安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撥塵即不見佛即不得問如何是無疾之身師云四大五陰問如何是問提師云何不問菩提云如何是菩提師云只是問提師有時屈指云老僧與你拈你諸人與你拈什麼僧云和尚何得將境示人師云我不將境示人若將境示人問得將境去也云爭奈者箇何師便珍重問一問一答總落天魔外道設使無言又犯他匡綱如何是趙州家風師云你不解問云請和尚答話師云若據你合喫二

十棒師示眾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將沙彌打一掌便出去師便歸方丈至來日問侍者昨日者師僧在什麼處侍者云當時便去也師云三十年弄馬騎破驢子撲問與麼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云接云不與麼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云接云與麼來從師接不與麼來底人師還接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鎮府大王問師當年有幾箇棒在師云只有一箇牙大王云爭契得物師云雖然一箇下下咬著問如何是學人殊師云高聲問僧禮拜師云不解問何不道高下即不問如何是學人殊師云與麼問僧便再問師云泊合放過者漢問二邊寂寂師如何問揚師云今年無風波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師云今日拽木頭豎僧堂云莫只者箇便是接學人也無師云老僧不解雙陸不解長行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云春夏秋冬云與麼即學人難會師云你問我與麼人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你不什麼云某甲師云含元殿裏金谷園中間如何是七佛師師云要歇即歇要起即起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師云龍蛇易辨獅子難瞞師見大王入院不起以手自拍膝云會麼大王云不會師云自小出家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問如何是忠告師云你娘驢問問從上至今不忘底人如何師云不可得攀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問如何是忠告師云喫鐵棒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便攤掌大笑問一燈燃百千燈一燈未審從什麼處發師便趨出一隻履又作家即不與麼問問歸根得旨隨照失宗時如何師云老僧不答者話云請和尚答話師云合與麼問如何是不思處師云快道快道問夜昇兜率降闍闍譯其中

什麼摩尼不現師云道什麼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
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非思慮處如何師云速
道速道問如何是水中寶師云者一問嫌什麼云者
簡是問如何是寶師云與麼即承也却問萬里無
店時如何師云禪院裏宿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
云家家門前通長安問親尚相呈還盡大意也無師
云低口云收不得處如何師云向你道低口問如何
是目前一句師云老僧不知你問出來底是什麼人
師云佛菩薩問靈草未生時如何師云願著即願裂
云不願時如何師云如同立死漢云還許學人和合
否師云人來莫向伊道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云才
出家未受戒到處問人問如何是聖師云不凡云如
何是凡師云不聖云不凡不聖時如何師云好箇禪
僧問兩鏡相向那箇敢明師云開眼眼皮蓋須彌山
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蒼天蒼天問前句
已往後句難明時如何師云與作即不可云請師分
師云問問問高峻難上問如何師云老僧不向高峯
頂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云非人問請師
宗乘中道一句子師云今日無錢與長官問學人不
別問請師不別答師云奇怪問三乘教好如何接人
師云有此世界來日月不曾換問三處不通如何師
識師云識是分外問眾機來湊不審其中事如何師
云我眼本正不說其中事問淨地不止是什麼人師
云你未是其中人在云如何是其中人師云止也問
如何是萬法之源師云棟梁椽柱云學人不曾師云
拱斗又下不會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放下著
問路逢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云人
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問開口是有為如何是無為
師以手示之云者簡是無為云者簡是有為如何是
無為師云無為云者簡是有為師云是有為

師示眾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問和尚還為人無
師云佛佛問盡却今時如何是佛的處師云盡却今
時莫問那箇云如何是佛的師云向你道莫問云如何
得見師云大無外小無內問難四句絕百非時如何
師云老僧不認得死云者簡是和尚分上事師云恰
是云請和尚指示師云離四句絕百非把什麼指示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內無一物外無所求問如
何是歸根得旨師云答你即承問如何是疑心師云
答你即承也問出家人底人還作俗否師云出家即是
塵土出與不出老僧不管云為什麼不管師云與麼
即出家也問無師弟子時如何師云無漏性性來自
具足又云此是無師弟子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云
因什麼與麼問澄而不清濁而不濁時如何師云不
清不濁云是什麼師云也可憐生云如何是通方師
云離却金剛禪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嫌什麼云用
不窮時如何師云自家底還事否又云用者即重不
用即輕問如何是祖師的意師云滄海云其中事如
何師又唯地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離行問真休之
處請師指師云指即不休問無問時如何師云非常
語問四山相遍時如何師云無出跡問到者裏道不
得時如何師云不得道云如何道師云道不得處同
但有言句盡不出頂如何是頂外事師云沙彌文遠
文遠應諾師云今日早晚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云
莫惡口下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不得揀擇師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云此猶是揀擇師云揀擇奴什
麼處是揀擇問如何是三界外人師云爭奈老僧在
三界內問知有不有底人如何師云你若更問即故
問老僧
師示眾云向南方越叢林去莫在者裏便問和尚
看裏是其處云我者裏是叢林問如何是毗盧師

師云性是弟子問歸根得旨時如何師云太慌忙生
云不審師云不審從甚處起劉相公入院見師掃地
問大善知識為什麼掃地師云從外來問利劍出
匣時如何師云黑云正問之時如何辨白師云無者
問工夫云又手向人前事奈何師云早晚見你又手
云不又手時如何師云誰是不又手者問如何是沙
門得力處師云你什麼處不得力問如何是和尚示
學人處師云目前無學人云與麼即不出世也師便
珍重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作拳安頭上云和尚猶
有者簡在師脚下帽子云你道老僧有箇什麼問心
不停不住時如何師云是活物是者簡正被心識使
在云如何得不被心識使便低頭問道從何生師
云者簡即生也道不屬生滅云莫是天然也無師云
者簡是天然道即不與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云
會得祖意便會教意問如何是黑須中行師云囉囉
囉囉囉囉問高峻難上時如何師云老僧自任峯頂
云爭奈曹溪路側何師云曹溪是惡云今時為什麼
不到師云是渠高峻問如何是寶月當空師云來却
老僧耳問老聲有差時如何師云應機時如何
師云屈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展手拂衣問祖佛命不
斷處如何師云無人知問未審權機機作什麼師云
喚作權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會乞師指示師云未
入叢林更是不會問從上古德將何示人師云不因
你問老僧也不知有古德云請師指示師云老僧不
是古德問佛花未發如何辨得真寶師云是真是寶
云是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問若有分問如
何是佛師云你是什麼人問暮直路時如何師云暮
直路問如何是玄中不斷云師云你問我是不斷云
問佛花未發時如何辨得真寶師云已發也云未審
是真是寶師云真即實實即真問還有不報四恩三

有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師云者幸恩負德漢問貧子來將什麼物與他師云不欠少問如何是趙州正主師云老僧是從論有婆子問婆是五障之身如何免得師云願一切人生天願婆婆永沉苦海問明月當空時如何師云猶是塔下漢六請師按上塔師云月落了來相見

師有時示眾云老僧初到紫山時得一句子直至如今餉餉地飽師因在室坐禪次上事報大王來禮拜大王禮拜了左右問土王來為什麼不起師云你不會老僧者裏下等人來出三門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榻上等人來禪床上榻不可喚大王作中等下等人也恐屈大王大王歡喜再三請人內供養師因問周員外你還夢見臨濟也無員外豎起拳師云那邊見外云者邊見師云什麼處見臨濟員外無對師問周員外什麼處來云非來非去師云不是老鴉飛來飛去

師示眾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復有僧舉似洛浦洛浦扣齒又舉似雲空雲空居云何必僧舉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舉師纔舉僧便指僧云者僧師僧哭却飯了作什麼語話師休去師因看金剛經次僧便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憍云不是師云我自理經也不得因僧辭去師云問黎出外忽有人問還見趙州否你作麼生祇對云只可道見師云老僧是一頭驢你作麼生見僧無語師問新到從什麼處來云南方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麼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叱云者賊私鹽漢又云兄弟趙州關也難過云如何是趙州關師云石橋是有僧從雲峯來師云上座莫住此間老僧者裏只是避難所

在佛法盡在南方云佛法豈有南北師云面餉你從雲峯等峯來也只是箇擔板漢云未審那邊事如何師云你因甚夜來床床云遠後如何師云又是屎尿示眾云我此間有出窟師子亦有在窟師子只是難得師子兒時有僧彈指對之師云是什麼云師子兒師云我喚作師子兒是罪過你更行遠路師問新到難什麼處云離雪峯師云雪峯有什麼話言句示人云和尚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屈師云聞黎若迴寄箇獄子云師因捨衣儀大眾次僧便問和尚總捨却了用箇什麼去評

召云湖州子僧應話師云用箇什麼師示眾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僧問如何是此性師云五蘊四大云此猶是壞如何是此性師云四大五蘊定州有一座主到師問習何業云經律論不聽便講師舉手示之還講得者箇麼座主茫然不知師云直說你不聽便講得也只是箇講經論漢若是佛法未在和尚即今語話莫便是佛法否師云直說你問得總得總得經論佛法未在主無語師問一行者從什麼處來云北院來師云那院何似者院行無對有僧在邊立師代行者語僧代云從那院來師笑之師又令文遠代之文遠云行者還是不取師語話師問座主所習何業云講雜摩經師云雜摩經亦亦是道場座主在什麼處主無對師云全益代座主語全益云只者一問可識道場麼師云你身在道場裏心在什麼處遠道取云和尚不是覓學人心師云是云只者一問是作麼師云老僧不在心所裏法過眼耳鼻舌為你道不得云既不在心數裏和尚尚為什麼覺師云為你道不得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解作麼生道不得師云喫我涕唾師問僧你曾看法華經麼云曾看師云程中

道衲衣在空開假名阿練若誰感世間人你作麼生會僧疑禮拜師云你披衲衣來否云披來師云莫感我云如何得不感去師云自作活計莫取老僧語師問座主所習何業云講雜摩經師云那箇是雜摩師父云某甲是師云為什麼却為兒孫傳語上無對師一日上堂僧纔出禮拜師乃令堂重又一日僧禮拜師云好好問云如何是禪師云今日天陰不答話問新到從何方來云無方而來師乃轉背僧將坐具隨師轉師云大好無方向問新到從什麼處來云南方來師云三千里外逢莫敢云不曾師云摘楊花摘楊花豐子到五臺山下見一老人云云莫是文殊也無老人云不可有二文殊也于便禮拜老人不見有僧舉似師師云豐子只具一隻眼師乃令文遠作老人我作豐子師云莫是文殊也無遠云豈有二文殊也師云文殊文殊師問二新到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曾到師云喫茶去又問那一人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師云喫茶去院主問和尚不曾到教伊喫茶去即且置曾到為什麼教伊喫茶去師云院主院主應諾師云喫茶去師到雲居雲居云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云什麼處住得雲居云前南有古寺基師

云與麼即和尚自任取師又到萊蕪萊蕪云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云什麼處住得萊蕪云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師又到萊蕪方丈上下觀瞻萊蕪云平地喫文件什麼師云只為心難師一日將拄杖上萊蕪法堂上東西來去更云作什麼師云探水更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師將杖子倚壁使下去臺山路上一婆子要問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云臺直去僧纔行婆云又與麼去也師問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云臺直去師纔行婆云又與麼去也師歸東

似大衆云婆子被老僧勸破了也師見僧來挾火示之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師挾起火云會麼云不會師却云此去舒州有投子山和尚你去禮拜問取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便去纔到投子和尚處投子乃問近離什麼處云離趙州特來禮拜和尚投子云趙州老人有何言句僧乃具舉前話投子乃下禪床行三五步却坐云會麼僧云不會投子云你歸來似趙州其僧却歸舉似師師云還會麼云未會師云也不較多也洞山問僧什麼處來云草鞋來山云自解依他云依他山云他還指閣黎也無僧無對師代云若久即不違普化突生葉臨濟見云普化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臨濟便休去普化云臨濟小驢兒只具一隻眼師代云但與本分草料保壽問胡釘較便是胡釘較否云不敢保云還釘得虛空麼云請打破虛空來保壽便打却云他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釘較後舉似師師云你因什麼被他打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師云只者一繞尚不奈何更教他打破釘較便會師又云且釘者一繞師因行路次見一婆子問和尚住在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師舉門僧云你道使那箇西字一僧云東西字一僧云依箇字師云你兩人總作得盤鐵判官師與侍郎遊園兒免走過侍郎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免見爲什麼處師云老僧好殺師因見僧地次迷問與麼掃還得淨淨也無云轉掃多師云豈無掃塵者也云誰是掃塵者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問取雲居去其僧乃去問雲居如何是掃塵者雲居云者暗漢師問僧你在此間多少時也僧云七八年師云還見老僧麼云見師云我作一頭驢你作麼生見云入法界見師云我將爲你有此一著枉喫了如許多飯僧云請和尚道師云

因什麼不道向草料裏見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蒸菜菜頭提起一葉菜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有俗行者到院燒香師問僧伊在那裏燒香禮拜我又共你在者裏語話正與麼時生在那頭僧云和尚是什麼師云與麼即在頭那也云與麼已是先也師笑之師與小師文遠論義不得占勝占勝者輪迴餅師云我是一頭驢遠云我是驢驢師云我是驢驢遠云我是糞中虫師云你在彼中作麼遠云我在彼中過夏師云把將餅來師因入內迴路上見一幢子無一截僧問云幢子一截上天去也師云去也師云無上天也不入地云向什麼處去師云撲地也師坐一僧纔出禮拜師云珍重僧問次師云又是也師因在簾前立見燕子語師云者燕子喃喃地招人言語僧云未審他還甘也無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有僧辭去師云什麼處去云閣中去師云閣中大有兵馬你須迴避云向甚處迴避師云恰好有僧上春次見師稱承蓋頭坐次僧便退師云聞黎莫道老僧不祇對師問僧從什麼處來云南方來師云其什麼人爲伴云水牯牛師云好箇師僧因什麼與畜生爲伴云不異故師云好箇畜生云爭肯師云不肯且從還我伴來師問僧堂中還有祖師也無云有師云喚來與老僧洗脚堂中有一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曰和尚師云總教他作第二座云教誰作第一座師云裝香者云裝香了也師云戒香定香師問僧難什麼處云離京中師云你還從潼關過麼云不歷師云今日捉得者販私鹽漢因送亡僧師云只是一箇死人得無量人送云許多死漢送一箇生漢時有僧問云心是生身是死云身心俱不生云者備作麼生師云死漢自覺見師問云某甲喫作貓兒未審和尚喫作什麼師云是你喫作貓兒

因鎮州大王來訪師侍者來報師云大王來師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在方到三門下師云又道大王來也因上東司召文遠文遠應諾師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也因在殿上過乃喚侍者侍者應諾師云好一殿功德侍者無對師因到臨濟濟濟濟濟濟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正值洗脚臨濟濟濟前側聆師云若會便會若不會更莫吟吟吟吟吟吟拂袖去師云三十年行脚今日爲人錯下注脚師因到天台國清寺見寒山拾得師云久嚮寒山拾得到來只見兩頭水牯牛寒山拾得便作牛師云叱寒山拾得咬齒相看師便歸堂二人入堂內問師適來因緣作麼生師乃呵呵大笑一日二人問師什麼處去來師云禮拜五百尊者來二人云五百頭水牯牛潭尊者師云爲什麼作五百頭水牯牛去山云蒼天蒼天師呵呵大笑師行脚時見二蒼上一人作丫角童師問訊二人殊不願來日早晨丫角童將一鑪飯來放地上分作三分蒼上將席了近前坐了角童亦將席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師師乃亦將席了近前坐了丫童目顧於師蒼上云莫言優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何不教這行著蒼上云他是人家男女師云泊合放過了童便起顧視蒼上云多口作麼丫童撥此人山不見師因看經次沙彌文遠入來師乃將經側示之沙彌乃出去師隨後把住云速道速道文遠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師便歸方丈因沙彌童行尋師向侍者道教伊去侍者向行者道和尚教去行者便珍重師云沙彌童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師行脚時到一尊宿院繞入門相見便云有麼有麼尊宿整起拳頭師云水淺船難泊便出去又到一院見尊宿便云有麼有麼尊宿整起拳頭師云能縱能奪能取能撒禮拜便出去師一日掛數珠問新羅長老彼中

還有者箇也無云有師云何似者箇云不似者箇師云既有爲什麼不似無語師自代云不見道新羅大唐問新到什麼處來云南方來師堅起指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動止萬福不會師行脚時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師便呵呵大笑而出大慈來日見師掃地次問般若以何爲體師大笑下掃帚呵呵大笑而去大慈便歸方丈師到百丈丈問從什麼處來云南泉來百丈云南泉有何言何示人師云有時道未得之人亦須峭然去百丈叱之師容愕然百丈云大好峭然師便作舞而出師到投子處對坐齋投子將蒸餅與師喫師云不喫不久下糊餅投子教沙彌度與師師接得餅却禮沙彌三拜投子默然因借寫師真呈師師云若似老僧即打殺我若不似即燒却師因與文遠行次乃以手指一片地云這裏好造一箇巡鋪子文遠便去彼中立云把將公驗來師便打一擱遠云公驗分明過師問新到近離甚處云臺山師云還見文殊也無僧展手師云展手頗多文殊難親云只守氣急殺人師云不親雲中馬焉知沙塞寒問遠投師請師一接師云孫臏門下因什麼適借佛袖出去師云將爲當榮折他雙足師與首座看石橋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云李膺造師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師云尋常說石橋問著下手處也不知有新羅院主請師齋師到門首問此是什麼院云新羅院師云我與你隔海問僧什麼處來云雲居來師云雲居有什麼言何云有僧問羅傘掛角時如何雲居云六六三六師云雲居師兄猶在僧却問未嘗和尚尊意如何師云九九八十一有一婆子曰晚入院來師云作什麼雲寄宿師云若裏是什麼所在婆呵呵大笑而去師出外逢見一箇婆子提一箇籃子師便問什麼處去云偷趙州爭

去師云忽見趙州又作麼生婆子近前打一掌師因見院主送生飯鷄子見便總飛去師云鷄子見見你爲什麼却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是什麼話師代云爲某甲有殺心在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師云趙州者在什麼處僧無對師從殿上過見一僧禮拜師打一棒云禮拜也是好事師云好事不如無師因恭禮關潼關問師云你還知有潼關麼師云知有潼關云有公驗者即得過無公驗者不得過師云又過秦關來時如何關云也須檢點過云你要造反師到寶壽寶壽見師來遂乃背面而坐師便展坐具寶壽起立師便出去師在南泉時泉牽一頭水牯牛入僧堂內巡堂而轉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去師後將一束卓安首座前首座無對有秀才見師乃讚歎師云和尚是古佛師云秀才是新如來有僧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我耳重僧再問師云我不苦耳聾乃有頌騰騰大道者對面涅槃門但坐念無際來年春又春有僧問生死二路是問是別師乃有頌道人問生生死死若爲論雙林一池水明月耀乾坤與他句上識此是弄精魂欲會箇生死頭人說婆奢有僧問諸佛有難火德裏藏身和尚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乃有頌說佛有難我說與有來但看我遊難何處有相隨有無不是說去來非去來爲你說難法對面識得來

十二時歌

鷄鳴丑愁兒起來還漏逗裙子褊衫筒也無裝裝形相些此有棍無尋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作不啣溜
早旦寬荒村破院貧難論齋粥米全無粒空對關厚與塵塵唯唯嗷嗷勿人親獨坐時閒落葉頻誰道出家情愛斷思量不覺淚沾巾

日出卯清淨却翻爲煩惱有爲功德被塵慢無限田地未掃掃掃眉多稱心少耐耐東村黑黃老供利不曾將得來放驢喫我堂前草
食時辰煙火徒勞望四鄰饑饉頭餓子前年別今日思量空嗔津持念少嗟歎願一百家中無善人來者祇道是茶喫不得茶噎去又噴
禺中已削髮誰知如此無端被清村僧留辱航悽受欲死胡張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適來忽爾到門頭唯道借茶兼借紙
日南午茶飯輪運無定度行却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註苦沙鹽大麥醋蜀黍米飯香高僧惟稱供養不等閑和尚道心須堅固
日跌未者回不踐光陰地僧問一飽忘百說八門老僧身便是不習禪不論義鋪箇破席日異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無如此日炙背
脯時中也有燒香禮拜人五箇老婆一箇瘦一雙面子黑皺皺油麻木實是珍金剛不用苦張筋願我來年簪麥熟羅羅羅兒與一文
口入西除却荒涼更何守雲水高流定委無塵寺沙彌鑿常有出格言不到口狂頑牟尼子孫後一條拄杖蘆樹惹不但登山兼打狗
黃昏戌獨坐一間空暗室陽燄燈光永不逢眼前純是金州漆鐘不聞虛度日唯聞老鼠鬧啾啾憑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箇波羅蜜
人定亥門前明月誰人愛向裏唯愁時去時勿倚衣裳著其蓋劉羅羅越五成口頭說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裏空問著都緣總不會
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暫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以我生持能有幾上榻床破蘆庵老榆木枕全無破尊像不燒安息香灰裏唯聞牛糞氣

見起塔乃有頌
本自圓成何勞疊石名邈騰鶴與台懸隔若人借問
終不指畫

因見諸方見解異途乃有頌

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觸動祖師遺下一隻履
直至如今竟不得

因魚鼓有頌

四大猶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怪不與凡夫
說只為宮商調不同

因蓮花有頌

奇異根苗帶雪鮮不知何代別西天淤泥深淺人不
識出水方知是白蓮

附趙王與師作真贊

碧溪之月清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

哭趙州和尚二首

帥離流水動王侯心印光潛塵尾收碧落露靈松嶺
月冷浪浪覆濟人舟一燈乍滅波旬喜雙眼重昏道
侶愁縱是了然雲外客每瞻瓶几淚還流

佛日西傾祖印陳珠沉沼月沉輝影敷丈室爐烟
拂風起禪堂松韻微隻履乍來留化跡五天何處又
逢歸解空弟子絕悲喜猶自潸然對雪牌

廬山樓賢覺禪院住持傳法賜紫沙門

澄謔重詳定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本經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四

門人明識大師賜紫守堅集

對機

師上堂良久云夫唱道之機固難詰若也一言相
契猶是多途况復切切有何所益然日欲乘之中各
有味分律為戒學經為定學論為慧學三藏五乘五
時入教各有所歸然一乘圓頓也大難明直下明得
與納僧天地懸殊若向納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行
思門庭敲磬千差萬別擬欲進步向前過在尋佗舌
頭路布從上來事合作麼生向者裏道圓道頓得麼
者邊那邊得麼莫錯會好莫見與麼道便向不圓不
頓處下度者裏也須是箇人始得莫將依師語相似
語測度語到處呈中將為自已見解莫錯會祇如今
有什麼事對眾決擇看時有州主何公禮拜問曰弟
子請益師云目前無異草有官問佛法如水月中是
不師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
何來進云正與麼時如何師云重舉關山路有官問
千子團繞何者為的師云化下住持已奉來問問今
日開筵將何指教師云來風深辨進云莫抵者便是
麼師云錯問從上古德以心傳心今日請師將何種
欲師云有問有答進云與麼則不虛施設也師云不
問不答凡有言句皆是錯如何是錯師云當風
一句起自何來進云莫抵者便是也無師云莫錯問
如何是啾啄之機師云響進云還應也無師云且響
響問如何是學人的事師云痛癢一問問如何是
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對眾問將來師云莫道今日曠
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被明眼
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汝諸人從來
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汝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須

到這箇田地始得亦莫起口亂問自己心裏裏淺淺
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很思遲遲且向古人建
化門頭東觀西觀看是什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
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者便生
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問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
擬心即差復有言莫是不疑心是麼更有什麼事
珍重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云臘月二十五進云唱
看如何師云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日
裏看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久雨不晴進云如
何是久雨不晴師云體眼者問如何是不帶朕師云
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九九
八十一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遊山觀水進云如
何是和尚自己師云賴遇維那不在問如何是教主
師云太無禮生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云對一說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普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云
河裏失錢河裏擺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會不得進
云為什麼會不得師云祇守會不得問如何是尋常
之用師云且那裏葛藤去問如何是教意師云你看
什麼經僧云般若經師云一切智智清淨邊見未
僧云一切智智清淨且置如何是教意師云心不負
人面無惡色放你三十棒問如何報得四恩三有去
師云抱頭哭蒼天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粥飯氣問
如何是三昧師云到老僧一問還我一句來問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水上行問乞師指箇人路
師云喫粥喫飯
師示眾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
相別沒也更難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見解會千差
萬別廣設問難難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還有什麼歇
時祇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
語因什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祇如十地聖

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詞意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
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皆是得底公道火
何會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會道著一字
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觸著一粒米挂著一縷絲雖然
如此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納僧
門下句裏呈機徒勞行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
暗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云舉問如何是說
時點師云清機歷歷進云如何是點時說師云更進
云不點不說時如何師將棒起僧問如何是雲門劄
師云祖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更請一問問如
何是露地白牛師云觀機無改路進云放著什麼處
師云再舉不逾庭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桶裏水
鉢裏飯問如何是一如體玄師云欠你一問問如何
是玄中的師云壓進云如何師云速速速退退妨
他別人問問如何是非思慮處師云識情難測問鑿
壁偷光時如何師云恰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裂
破進云和尚作麼生下手拈提師云取盡真掃帚
來問如何來唱即得不負來機師云道什麼進云還
可來意也無師云且緩緩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機說
堅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
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有幾箇到
此境界不敢望你言中有響句裏藏鋒鋒目千差風
恬浪靜伏惟尚饗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子裏
藏身問如何是本來宗師云不問不答問如何是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我今日不答話進云為什麼
不答話師云驢年會麼問如何是吹毛劄師云轂又
云箭問如何是內外光師云向什麼處問學云如何
明達師云忽然有人問你作麼生道進云明達後如
何師云明即且置還我建來問如何是切急一句師
云吃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舉起分明問如何是納

僧孔繁師云放過一著進云請師道師云對牛彈琴問如何是大乘修行師云一棹在手問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師云僧堂入佛殿問如何是不挂唇吻一句師云合取狗口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云你但禮拜問著待我東行西行問如何轉動印得不落階級師云南斗七北斗八

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恭寺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老宿垂慈方便之辭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汝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問次師云去西天路遠迢迢十萬餘里下座問如何是當今施設師云道即不難從何來問如何是不睡爪眠師云不省問如何是不犯之令師云那箇師僧還見麼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乃擊案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云你怕我不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一佛二菩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云山河走進云如何是空門木馬嘶師云天地間問如何是兄弟添十字師云我共你說葛藤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速禮三拜問如何是天然之事師云踰步向前作什麼問如何是教意師云吃茶舌頭更料一問來問如何是七縱八橫師云放你一著

上堂云舉一則請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你頭上也直饒拈一毛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到肉作瘡雖然如此也須是實到者箇田地始得若未且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腳跟下推尋看是什麼道理實無絲髮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且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業障濃厚突然起得如許多頭角擔鉢囊下鄉萬里交屈作麼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

承當尚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歌謠取人處分結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磨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關雅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節兄弟占人一期為汝諸人不奈何所以垂一三句半句通你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他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閑別處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良久云彌日不會道還足馬知路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與我拈却佛殿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九九八十一僧便禮拜師云近前來僧便近前師便打問如何是實學底事師云大好消息進云畢竟是誰家之子師云臘月二十五問承教有言一切智智清淨時如何師便唾之進云古人方便又作麼生師云來來截却汝脚跟換却汝軀體鉢盂裏拈却匙筋拈却鼻孔來進云甚處有許多般師云者掠虛漢便打問如何是禪師云是進云如何是道師云得問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師云三家村裏老婆盈衢溢路會麼師云不會師云非但汝不會大有入不會在問學人窠窟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眾久立上堂云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你諸人聞與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躁叮一僧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立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推脚折若是箇人問道行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蘇而唾汗我耳口汝若不箇手腳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拄杖便起睦州和尚見僧來便云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膿唾記得一堆一搭搗搗到處馳騁驢馬馬背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至夜答到夜論劫還夢見麼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

般底有人屈納僧齋也道得飯喫有什麼共語處他日問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眾道日若未得切莫掠虛不得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占人大有為處相為處祇如：峰和尚道盡大地是你丈山和尚道自草頭上騰取老僧圍市裏灘取天子洛浦和尚云一塵纒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你把取纏覆更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箇事無你替代處莫弄各在當人分上毛和尚出世祇為你作箇證明你若自箇入路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你即不可兄弟一等是顯破草鞋行脚拋却師長父母直須著些子眼睛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師咬豬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咬嚼脫上肩毛高挂鉢囊十年二十年辦取出頭莫愁不成辦直是入生未得來生亦不失却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辜負平生亦不辜負施主師長父母直須在意莫空過時遊州櫪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壽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屈他一千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益信心禮越一把菜一粒米怎麼生消得直須自有無人替代時不待人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何抵擬真一似溪陽榜榜手腳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冥將等閑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子尚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我我沙門合履踐何事大須努力珍重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佛前裝香佛後合掌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去師云三門頭合掌問四面森森如何是靈樹師云風鳴雨息進云如何是靈樹枝條師云靈樹皮草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拈却靈樹學云露柱豈干他事師云驢年會麼問醜糊上味為什麼緣成毒

藥師云：「問：如何是活師？云：心不負人。學云：如何是殺師？云：三日後不得唱。天學云：不殺不活時如何？師以拄杖趕出問學人：與麼來。請師實說。師云：知問金剛為什麼倒地？師云：不着力。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云：露間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彌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有讀書人來，問學人：有疑請師不責，從上宗乘事作麼？生師云：「二拜不虛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進師云：在什麼處問？如來唯一說無二說，如何是如來說師？云：那箇師僧何不問問？問中如何辨主師？云：務原是什麼人坐問？學人實問請師實答。師云：你作麼生辨進？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師云：的問從上古德，以何為的？師云：看取舌頭。」

上堂云：「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地，地是山，山是水，水是僧，僧是俗，俗是良，久云與我，估案山來看，便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師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進云：與麼則不妄想去也。師云：還我話頭來。」

上堂良久云：「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眾無語。師拈拄杖云：「過來是箇小屎坑，如今是箇大屎坑，下座。問：萬法歸一一，即不問如何是萬法？師云：你來這裏，說為藤藤，我問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師云：與天下人作榜樣。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即得不負於上來？師云：省力進云：省力事如何？師云：省取前話，問：萬機不到處如何？知有師云：該得麼？進云：日用事如何？師云：一箭到新羅，大漢國裏說葛藤，問學人：擬作一問，還許也無？師云：佛不奪眾生所願，問：如人擬唱，即得不負來機？師云：痛領一問，問：三聖功圓，冥然時如何？擊琢師云：句裏明人，問：三界中何物勝於佛？師云：遍你，一問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云：」

連禮三拜，問已事未明，如何指示？師云：不避來機，還當得麼？問盡其機，來師選擇也。無師云：一問不錯，學云：一問且置，師選擇不師云：細看前話，問：毗盧向上，即不問虛空，請師留些子，師云：把却汝咽喉，你作麼生道？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投一剷，進云：莫便是，不師云：蘇馨蘇馨。」

上堂云：「今日與諸人舉一則話，大眾聽，良久，有僧出禮拜，擬問：大師以拄杖趕，云：似這般，滅胡種，長連牀上，納飯，阿師堪什麼？其語處，這般打野，禪漢以拄杖一時趕下，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師云：向下，長付在來日，進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墮進云：什麼處是隙？師云：長連牀上，飽喫飯了，脫空安語，問：靈山一會，何似今日？師云：言中有響，學云：今事作麼？生師云：「不煩再問，問以字不成，八字不見，未審是什麼字？師云：九九八十一，進云：學人不會，請師指示。師云：我又享你什麼處？問從上古德，得箇什麼，便稱尊貴？師云：愛問不愛答，進云：與麼則不假和尚舌頭，嚼去也。師云：鬚斗前茶，銖不同，問和尚為人，語話還有未道著底，何也？無師云：說不及，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祇為如此，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選擇也。無師云：放身倒問，如何是雲門山？師云：庚峰定穴，問：牙齒敲磬，皆落名言，如何得不落古人蹤？師云：通機自辨，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皮枯骨瘦，問：如何是道？師云：七顛八倒，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二不得，問：二不得，開問，暗室得明時如何？師云：朗州此去多少？」

上堂云：「一言纜，舉千差，同徹話，微塵，是化門之說，若是納僧，合作人，道得麼？得底出來，時有僧問：溪一路，平沉，還有入道得麼？得底出來，時有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餽餅，進云：這箇有什麼交涉？師云：灼然有什麼交涉？師云：乃云：你勿可作了見。」

人道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你且與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者，你有甚聲色法？與汝可了了箇什麼？說以邪簡為差殊之見，他古聖勿奈你何？橫身為物道，箇真體，全真物，物體體不可得，我問汝道，直下無事，早是相理，沒了也。你若實未得箇入頭處，且中獨自參詳，除却著天與飯，屎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舉得箇古人話，識性，記持，安想，上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葛藤，取性過日，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師者作這去，就這箇打野，禪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去，以拄杖便趕下，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云：淺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深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云：東家看，東南暮，看西北，進云：便與麼會時如何？師云：東家熟，西家暗，坐問當今一句，請師道。師云：放你一線道，還我一向來，問不涉，廉纖，請師道。師云：一怕汝不問，二怕汝不果，三到老僧，物物，四到你退後，速道。速道，僧便禮拜，師便打問，萬機盡時如何？師云：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進云：豈下他事？師咄云：這掠虛漢，問目前，湯盡時如何？師云：就發，發其僧禮拜而退。師云：且來，且來，僧近前，師便拈云：這掠虛漢，說我問如何是法王？云：云：又手著問，盲龜值浮木孔時，如何？師云：老僧又手去也。」

上堂云：「故知時運流，滿代千像，李近日，師曾北去，言禮文，味南去，請遊，南嶽，與摩行，脚名，字，比丘，虛消息，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相似，過日，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問，記持，話路，到處，聞，相似，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聞，羅，釘釘，釘釘，時，莫，道，無人，向汝，道，若是，初心，後學，自有，擺動，精神，莫空。」

說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問學人正在迷途請師一接師云道什麼問如何是教意師云答猶未了進云和尚什麼處答師云將爾汝靈利問如何是納僧正眼師云那箇師僧近前來其僧近前師咄云去問如何會得和尚一句師云臘月二十五問教中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既有來問速禮三拜問絕消息處如何履踐師云三十二年後進云秋今如何師云莫亂說問性源還有語也無師云莫問問佛祖病將何醫師云審即諧進云將何醫師云幸有力問百步穿楊請師指師云茶這話去也問言詮不及處如何體會師云對眾快禪三拜問玲瓏之子如何進步師云目前不辨進云昔無尊貴師云不較多進云作麼生師云作麼生問凡有言說皆是葛藤如何是不葛藤師云大人有人見汝問問急急相投請師指教師云作麼生道進云不會請師道師云作麼

上堂云大眾汝等還有鄆州針麼若有試將來看有麼有麼眾無對師云若無散披衣裳去也便下座上堂大眾集定乃以拄杖指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摠在裏許爭佛法見麼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僧與汝讀看時有僧云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問盡大地人來師如何接師云提綱有路進云冥抵這便是指示不師云合取狗口問時中不明如何得不落緣塵去師云閉門哭蒼天問十二時中如何體悉師云不難辨進云還有學人入頭處也無師云細看前話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箇箇什麼句師云不避來鋒速道速道進云是什麼句師云擊雷之機徒勞吟思問千聖不傳古今不歷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云觸竹老兒得麼進云如何是接人一句師云作麼問有何運要令學人心息師云放你

三十棒問目前坦然而時如何師云海木在汝頭上進云還著得也無師云向這裏脫空安語問施主設齋將何報答師云量才補職進云不會師云不會即與飯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截却汝肚腸換却起筋拈將鉢盂來看僧無對師云這掠虛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來鋒有路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利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云我在汝肚裏進云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云還我話頭來

上堂良久云祇這箇帶累殺人便下座上堂云道即道了也時有僧出禮拜欲伸問次師拈拄杖便打云識什麼好惡這一般打野樵漢總似這箇僧爭消得施主信施惡業衆生總在這裏覓什麼乾屎橛咬以拄杖一時越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家家觀世首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火裏蟬蟻吞大蟲問如何是禪師云拈却一字得麼問扶桑柯昨日輪未出時如何師云知問背楚投吳時如何師云面南看北斗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千里何明進云爭奈不明何師云賴遇過來道了問如何是本源師云受什麼人供養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云牛山後進云謝師指示師曰合取皮袋問曹溪的旨師云垂示師云三十年後問密室玄宮時如何師云何進云宮中事作麼生師云重問萬機吐不出時如何師云人衆不匿進云曾見學人疑處在師云語覆前機去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時如何師云對眾舉大眾不可不知進云如何承當師云驢年間一積善者不知善一積善者不知惡此意如何師云燭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云七九六十三進云學人近離衡州師鳴云是你草鞋跟斷僧云珍重師鳴云靜處薩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佛二菩薩

上堂云汝等諸人皆是河南海北來各各盡有生緣

所在還自知得麼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汝若不知老漢瞞汝去也汝欲得識麼生緣若在向北有趙州和尚五臺文殊總在這裏生緣若在向西南有雪峯即龍王院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麼向這裏取若不見莫掠虛見麼若不見且看老漢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雲擊雨色問上無繫仰下無已明時如何師云藏身一句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師云放過一著道將一問來僧無語師云這死蝦蟆問如何是色即是空師云拄杖敲汝鼻孔問如何是和尚非特爲人一句師云早朝牽犁晚間拽杷問三乘五性即不問如何是納僧門下事師云日勞稍晚進禮三拜問久值爲什麼不識師云問如何是心師云心遣云不會師云不會進云究竟如何師咄云靜處東行西行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時如何師云古根裏藏身進云藏身後如何師云蘇魯魯魯問如何是途中受用師云七九六十三進云如何是世諦流布師云江西湖南新羅渤海問密室不通風時如何師云響響鳴風進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云再陳難辨問直與麼來時如何師云照從何立進云不去不來時如何師云前

請道什麼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云三千八百

上堂云放你橫說豎說從朝至暮無人塞你口不放你說又作麼生
上堂大眾集良久暮拈拄杖云看看北轡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你更爲你念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便問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師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問桂陽巖時如何師云在什麼處問如何是深中淺師云山河大地進云如何是淺中深師云大地山河進云如何是深師云朝到西天暮歸唐

土問迦葉入定時如何師云得麼進云還見十方不師云好手透不出問真如湛寂妙絕無門時如何師云自機迴照進云祇這裏如何師云莫錯問子般方便誘引歸源未審源中事如何師云有問有答遠道將來僧應諸師云迨迨也問如何是雲門劍師云揭進云用者如何師云蘇嚕蘇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沒即道進云不會師云壯一問問能詮表裏時如何師云風不入進云表裏事如何師云錯問萬機俱罷時如何師云塚上生芝草問觀身無已觀外亦然時如何師云發作麼進云與麼則水消瓦解去也師便打問龍門有意進水無能時如何師云來機即易再舉還難進云正與麼時如何師云快

衣何益你還會麼我為汝注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剎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你還會麼若不與莫掠虛雖然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未見見納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拈拄杖盡地一下云總在這裏又劃一下云總在這裏出去也珍重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念七又云定問百不會底人來師如何接師云話墮也進云什麼處是話墮師云七棒對十三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云確問從上古德相傳何事師云遠禮三拜問如何是雲門一踏師云親進云如何即是師云顯言倒語作麼問承古有言機心即差如何得不差師云洪機壓掌進云後人再問作麼生師云連風舞改問三身中阿那身說

法師云要問如何是釋迦身師云乾屎橛問請師提綱宗門師云南有雪峯北有趙州問大徹底人見一切法是空不師云蘇嚕蘇嚕問終日切切不得箇入路乞師指箇入路師云當機有路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蒲州麻黃益州附子問如何是教意師云捲起來作麼生道進云便請師道師云對牛彈琴問玄機一路如何體會師云三十年後問柳示雙麻當長何事師云言進云未審師意如何師云緊峭草鞋問不是玄機亦非口擊時如何師云倒一說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云更夢見什麼

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棍拄杖乃割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說葛藤去便下座上堂云我共汝平展遇人識人與麼老婆說話尚自不會每日飽飯喫了上來下去竟什麼絕這野狐隊仗向這裏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初秋夏末前程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云大眾退後進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問學人近到法席未審家風事如何師云不歷一問作麼生道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云何不別問進云謝師指示師便喝問承古有言一塵徧含一切塵如何是一塵師云乞寮古頭更將一問來問學人不問師還答也無師云將汝口挂壁上不得問一切尋常時如何師云雖然屎臭氣熏我我且問你畫行三千夜行八百你鉢盂裏什麼處着僧無對師云脫空妄語漢問如何是教眼師云速禮三拜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棧子如何是向上關棧子師云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進云白牛何在師咄之問樹獼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問如何是布袋裏真珠師云說得麼問如何是祖宗的子師云言中有響

上堂云夫學般若菩薩須識得衆生病即識得學般若菩薩病還有人揀得麼出來對衆陳看衆無語乃云若揀不得莫妨我東行西行上堂云我今日共汝說葛藤屎尿火泥猪狗向不識好惡屎坑裏作活計所以道盡乾坤大地三乘十二分教三世諸佛天下老師言教一時向汝眼睫上會取去繞汝便向這裏一時明得亦是不著便漢無端跳入屎坑可中於我納僧門下過打腳時時有三僧出一時禮拜師云 狀領過問如何得速超三界去師云如何得速超三界去進云是師云是即休問終日忙忙時如何師云戴機無警路進云作麼生師云說不得問一擺淨盡時如何師云爭奈老僧何進云此是和尚分上師云這箇虛漢問如何是道師云透出一字進云透出後如何師云千甲同風問古人道知有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師云爭奈老僧手裏何進云某甲問極則事師便棒云叫作當發破便道請益意底到底但知亂說近來我問你尋常在長連牀上尚敢向上向下起佛道這道水粘牛還有起佛越祖的道理麼進云意來已有人問了也師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瓜不要有便言有無便言無僧云若有更披毛戴角作麼師云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又云來來我問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發禪學道便寬箇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屙屎送尿至於那坑裏蟲子吐肆賣賣羊肉案頭還有起佛越祖底道理麼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師見僧人來便云瓦解水消僧云學人有什麼過師云七棒對十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長連牀上有楞有飯問承古有言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是道師云普請看問如何是三乘教外一句師云開卷一問老僧勃跳三千

里進云謝師指示師云住住你道老僧話作麼生僧無對師云三十年後來與汝三十棒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師云講汝屋裏老爺問曹路一句問國知國未審雲門一句什麼人得開師云問黎不問進云學人親近得不師云子細細看

上堂云如來明星現時成道有僧問如何是明星現時成道師云近前來近前來前師以拄杖打趁上堂有僧出禮拜云請師答話師召大衆大衆舉頭師便下座

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云大蓮生僧應諾師云這漆桶

上堂云有解問話者置將一問來僧出禮拜云請師鑿師云拋釣釣鯉鯉釣得箇蝦蟆僧云和尚莫錯師云朝走三千暮走八百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源師拈起拄杖云若是提起即向上去也僧又問如何是本源師云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問普賢爲什麼騎象文殊爲什麼騎獅子師云我也無象也無獅子且騎佛殿出三門去也問如何是教意師云山河大地又云正好辨猶是曲說教意若約提綱即未在一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云

掃地灑水相公來問隨流認得性時如何師云東堂月朗西堂閣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底事師云你若不問我即不答你若問我即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僧云乞師指示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青天白日癡語作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野狐窟裏坐問不落古今是向何處調師云拄杖便下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面南看北斗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聞衆受戒太早問如何是實中主師云騎一問

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又手背進云實主相去多少師云如眼如日進云合談何事師云三九二十七問自到和尚法席不會乞師指示師云截却你頭得麼問乞師指示學人頓息迷途師云襄州來作麼價問二尊相見時如何師云不是偶然

上堂云天帝釋與釋迦老子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開便下座問如何是曹溪的意師云老僧愛驢不愛尊進云爲什麼如此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呈詩人不獻詩問二尊相見共談何事師云不決即道問人天交接其意如何師云對象呈機

上堂云和尚子且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乃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山河大地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問父母俱喪時如何師云俱喪且置那箇是你父母僧云苦痛深師云灼然灼然問如何是大施主師云對機不辨問徹底冥深人來師如何拯濟師云兩重公案一狀領過問說教當爲何人師云近前來高聲問僧近前問師便打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七九六八進云爲什麼七九六十八師云我爲你滅却五年

上堂云和尚子直饒你道有什麼事僧是頭上安頭雪上加霜棉木裏脫眼赤臉更著又嬌這箇是一場狼籍不少也你合作麼生各自覓箇託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縣欲捏搦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壓向皮袋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處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語體汝屋裏老爺老嫌嫌却飯了祇管說愛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與麼行脚驢年

得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目合眼老鼠孔裏作法計黑山下坐鬼趣裏帶當便道我得箇入路也還夢見麼這般底打殺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祇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拈將來共汝商量莫空過不識好惡認認詞地聚頭說說爲甚麼教老僧見捉來勘不相當棍折膏莫言不道汝皮下還有血麼到處自欲受屈作麼這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十方尊仰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我道不得進云和尚爲什麼

道不得師云是你舉話即得問如何是法說師云七果久立速禮三拜進云如何是隨意說師云長時有粥齋時有飯如何是隨意說師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如何是方便說師云是汝鼻孔重三斤半如何是大悲說師云歸依佛法僧問生死根源即不問如何是日前三昧師云吃嚼舌頭三千里進云今日得遇和尚也師云放你三十棒問乞師指示師云上大人丘乙巳進云學人不曾師云化三千七十七土問不離三德六味還有佛法也無師云紙怕你不問進云請師道師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

上堂云眼睫橫眉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山塞却汝咽喉還有會處麼若會得拽取占波國共新羅國關鎖

上堂云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麼我此間即不如此良久云汝還見麼

上堂云去去遮相鏡置有什麼了時却問衆云我與麼道還有過麼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不得問進云諸師咄云話也不須問今日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云汝若不問我即不道進云請師道師云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焚香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

師云南有雪峰北有趙州進云請和尚不繫解師云不得失却問學云諾師便打問水古有言會即事向一家不會即離牙摩齒如何得事同一家師云亂走作麼

上堂云從上來且是箇什麼事如今却不得已且向汝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為對為緣若有針鋒與汝為隔為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為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着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此據箇什麼道理便與麼莫越口快向這裏亂道卻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着勿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既與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麼待老漢答一轉了東行西行有僧擬問次師以拄杖劈口打便下座問師子噉呻時如何師云噉呻且置且噉看僧應諾師云這箇是老風啼

上堂云我有一句話不敢望你會遠有人與得麼良久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便下座

上堂云不得已且作死馬醫向汝道是箇什麼是東是西是南是北是有是無是見是聞是向上是向下是與麼是不與麼這箇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是你有幾箇到此境界相當即相當不相當靜處薩婆訶便下座

上堂云諸方老和尚道須知有聲色外一段事似這箇語話誰諱人家男女三間法堂裏獨自妄想未曾夢見我本師宗旨在作麼生消得他信施臘月三十日箇箇須償他始得任汝勃跳去是你諸人各自努力珍重問目前無一法還免得生死不師云你驢年未免得在問如何是道師云去進云學人不曾乞師道師云關梁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維摩一默連同

說也無師云禪領一問進云與麼則同說也師云適來道什麼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花藥欄進云便與麼會時如何師云金毛獅子

上堂云不可雪上加霜去也珍重便下座

上堂云諸方老耄奴曲木禪牀上坐地求名求利問佛答佛問祖答祖扇屎送屎也三家村裏老婆傳口今相似識箇什麼好惡總似這般瓜水也難消

上堂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便下座

師入京在受春殿聖上問如何是禪師云皇帝有敕臣僧對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

上堂云你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抵解喫飯柯屎別解作什麼你諸方行脚茶禪問道我且問你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又云中問譯汝屋裏老翁得麼向老漢腦後覓得些子啼唾嚼將爲自己便道我解禪解道饒你念得一大藏教擬作麼生去古人事不得已見你亂走向汝道菩提涅槃是埋沒你是釘橛繫却你又見你不曾向汝道非菩提涅槃知是般事早是不着便也又更覓他注解這般底滅胡種族從上來總似這般何處到今日我向前行脚時有一般人與我注解他是不惡心被我一日覷見是一場笑具是我三五年不死這般滅胡種底一斧打折脚如今諸方大有出世紐程你何不去彼中在這裏覓什麼乾屎橛師便下地以拄杖一時打越下去問如何是萬法一次師云莫放失却問問死中得法時如何師云朝行三千夜行八百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師云今日放下令行去也僧禮拜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怕我不知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云海晏河清道士觀視聽無聲無形老若若說了也雲門一句請師指示師云迢然西天路上無語師擬下座士云再請師舉揚宗音師云道得底出來衆無對師云與麼則辜負請王去也便下座

上堂大眾集定師乃拈起拄杖云不得已且向這裏會取看看三門在露柱上便下座

十二時歌
夜半子愚夫說相似 雞鳴丑癡人捧龜首
平旦寅曉何人 日出卯韓情枯骨咬
食時辰歷歷明機是悞真 禺中已去來南北子
日南午認向途中苦 日昃未夏逢說寒氣
晡時申張三李四會言真 日入酉恒機何得守
黃昏戌看見時光誰受屈 人定亥直得分明沉苦海

傳頌
雲門斧劈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更舉懷中泥
藥病相治學路醫扶離襖壁小兒戲幽谷不語誰人測管解師承孰不知
廉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水鳳羽展特超碧漢音鋒八博擬何患
是機是對對機迷開機機遠遠機機樓夕日月中誰有挂因底底事隔情迷
太陽溢日極玄微誰人說道我渠非句中有人皆響觀面難道第一機
非成依山人事稀松下相逢話道奇鋒前一句起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逢
說古松高雲不齊鴻鶴抱幾年樓割帶同時殊有異羽張騰漢碧霄低
萬象森羅極細微素話當人却道非相逢相見呵呵

笑顧佇佇機復是誰

話盡途中事言多何省機

貴人言是妙上士見知

大道何曾討無端入荒草

卷來復卷去不覺虛生老

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寒却咽

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

晒我者少

喪時光藤林荒闌人意滯

肌冠

果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

悟

咄咄咄力韋希禪子詩中眉

垂

抽顧頌 鑿啖

雲門巨真禪師廣錄卷第十六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公全通居士于岳山施資錄云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六
雲門巨真禪師廣錄中

門人明識大師賜紫守堅集

室中語要

師示眾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一畫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師示眾云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尚總在拄杖頭上直饒會得個個分明抵在半途若不放過盡是野狐精師一日云古來老宿皆為慈悲之甚

有落草之談隨語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即不與麼若與麼便有重話會語不見仰山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山云曾遊五老峯麼僧云不曾遊仰山云閣黎不曾遊山師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師有時云若言即心即佛權且認奴作郎生死

涅槃恰似斬頭竟活若說佛說祖佛意祖意大似將木楔子換却你眼睛相似舉古云開於悟道見色明心師云作麼生是開於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鉢來買餅餅放下手云元來祇是餓頭師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噉飯飯不是你自己的

僧便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云若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僧云是師云驢年夢見一家村裏漢師有時云真空中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云還聞鐘聲麼僧云此是鐘聲師云驢年夢見麼舉疎山和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嶺中來山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山云我已前到時是事不足如今作麼生僧云如今足也山

云粥足做足僧無語師云粥足飯足舉乎上座參雪峰峰開乃集眾乎到法堂上頭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云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云知是般

事便休時有僧問師作麼生是觸忤和尚處師便打舉僧問資福占人拈提豎掃意旨如何福云古人與麼那僧云拈提豎掃又作麼生福便喝出師云古人是什麼眼目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驢年會麼僧無對師復召僧來來僧道前師以拂子掃口打舉三平頌云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喚什麼作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師云有什麼口頭聲色箇中若了全無事師云有什麼事體用無妨不分師云語是體體是語復拈起拄杖云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舉一宿覺云幻化空身即法身

師拈起拄杖云盡大地不是法身舉僧問趙州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師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向他道什麼若道無指示者僧何得悟去舉僧問雪峰乞師指示峰云是什麼其僧於言下大悟師云雪峰向伊道什麼師有時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僧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云蘇魯蘇魯舉集情說法忽聞鐘聲云釋迦老子說法也舉拈起拄杖問僧者箇是什麼僧云拄杖子師云驢年夢見師一日云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上著也不定僧便問忽然上著時如何師云

伏惟師有時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僧便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乃拈拄杖高聲唱云釋迦老子來也師有時以拄杖打火爐一下大眾眼目定動師乃云火爐動跳上三十三天見麼見麼舉無語師云無智人前真說打你頭破百裂師有時云看看法身變作燈籠起佛越祖之談從你腳跟下過也僧云腳跟下認得時如何師云鈍置我僧云與麼則迥然不在者裏也師云十萬八千舉舉山語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直饒與麼道猶在半途未是透脫一路僧便

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大台華頂趙州石橋舉仰山云如來禪即許師兄會僧便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上大人又拈起扇子云我喚作扇子你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扇子上說法燈籠裏藏身作麼生僧却問如何是和尚禪師叱云元來祇在者裏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去師舉了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又手你道得又手句即見雪峰舉三祖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客師云祇者裏悟了乃拈起拄杖云乾坤大地有什麼過舉一宿覺云一切數句非數句異吾覺何交涉師云行住坐卧不是靈覺喚什麼

作數句舉舉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東海裏藏身須彌山上走馬復以拄杖打林一下大眾眼目定動乃拈拄杖越散云將謂靈利者漆桶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劃云在者裏師拈起扇子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相似會麼師有時云諸方拈提豎掃云會麼但云莫望良為賤却云是待伊擬議便打舉教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乃拈起拄杖云重多少僧云半斤師云驢年夢見舉來山語云白草頭上薦取老

僧師合掌云不審又不審又以拄杖指露柱云夾山變作露柱也看看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山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者箇麼僧云不說山云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山召大德空室去其僧便去山復召其僧僧語山云近前來僧近前山便打師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甚處去僧云曾請去峰云去師云此是隨語識人舉舉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師云作麼生是不回互乃以手指板頭云者箇是板頭作麼生是回互師云喚什麼作板頭舉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

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大台華頂趙州石橋舉仰山云如來禪即許師兄會僧便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上大人又拈起扇子云我喚作扇子你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扇子上說法燈籠裏藏身作麼生僧却問如何是和尚禪師叱云元來祇在者裏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去師舉了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又手你道得又手句即見雪峰舉三祖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客師云祇者裏悟了乃拈起拄杖云乾坤大地有什麼過舉一宿覺云一切數句非數句異吾覺何交涉師云行住坐卧不是靈覺喚什麼

作數句舉舉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東海裏藏身須彌山上走馬復以拄杖打林一下大眾眼目定動乃拈拄杖越散云將謂靈利者漆桶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劃云在者裏師拈起扇子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相似會麼師有時云諸方拈提豎掃云會麼但云莫望良為賤却云是待伊擬議便打舉教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乃拈起拄杖云重多少僧云半斤師云驢年夢見舉來山語云白草頭上薦取老

僧師合掌云不審又不審又以拄杖指露柱云夾山變作露柱也看看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山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者箇麼僧云不說山云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山召大德空室去其僧便去山復召其僧僧語山云近前來僧近前山便打師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甚處去僧云曾請去峰云去師云此是隨語識人舉舉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師云作麼生是不回互乃以手指板頭云者箇是板頭作麼生是回互師云喚什麼作板頭舉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

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大台華頂趙州石橋舉仰山云如來禪即許師兄會僧便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上大人又拈起扇子云我喚作扇子你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扇子上說法燈籠裏藏身作麼生僧却問如何是和尚禪師叱云元來祇在者裏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去師舉了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又手你道得又手句即見雪峰舉三祖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客師云祇者裏悟了乃拈起拄杖云乾坤大地有什麼過舉一宿覺云一切數句非數句異吾覺何交涉師云行住坐卧不是靈覺喚什麼

作數句舉舉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東海裏藏身須彌山上走馬復以拄杖打林一下大眾眼目定動乃拈拄杖越散云將謂靈利者漆桶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劃云在者裏師拈起扇子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相似會麼師有時云諸方拈提豎掃云會麼但云莫望良為賤却云是待伊擬議便打舉教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乃拈起拄杖云重多少僧云半斤師云驢年夢見舉來山語云白草頭上薦取老

僧師合掌云不審又不審又以拄杖指露柱云夾山變作露柱也看看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山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者箇麼僧云不說山云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山召大德空室去其僧便去山復召其僧僧語山云近前來僧近前山便打師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甚處去僧云曾請去峰云去師云此是隨語識人舉舉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師云作麼生是不回互乃以手指板頭云者箇是板頭作麼生是回互師云喚什麼作板頭舉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

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大台華頂趙州石橋舉仰山云如來禪即許師兄會僧便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上大人又拈起扇子云我喚作扇子你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扇子上說法燈籠裏藏身作麼生僧却問如何是和尚禪師叱云元來祇在者裏舉雪峰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去師舉了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又手你道得又手句即見雪峰舉三祖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客師云祇者裏悟了乃拈起拄杖云乾坤大地有什麼過舉一宿覺云一切數句非數句異吾覺何交涉師云行住坐卧不是靈覺喚什麼

作數句舉舉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東海裏藏身須彌山上走馬復以拄杖打林一下大眾眼目定動乃拈拄杖越散云將謂靈利者漆桶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劃云在者裏師拈起扇子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相似會麼師有時云諸方拈提豎掃云會麼但云莫望良為賤却云是待伊擬議便打舉教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乃拈起拄杖云重多少僧云半斤師云驢年夢見舉來山語云白草頭上薦取老

味觸常 昧師云一切處不是三昧行時不是三昧
 有處守香味觸體在一邊解香味觸在一邊見解
 備枯泉火山半大洞出來云作麼生來山云祇與
 麼師代洞山云不放過又作麼生代火山便喝師又
 枯泉山云祇與麼心來祇在蝦蟇窟裏又云祇與麼
 也難得果則師云法法本來法師云行住坐卧不
 是本來法一切處不是本來法祇如山河大地與你
 日夕著衣喫飯有什麼過又云法法無法師拈起
 拄杖云不是本無法來傳人上頭云空手把鋤頭步
 行騎水牛師云是你從向北騎一頭水牯牛到這裏
 乃拈起拄杖云不見道于頭萬頃到這裏但讀取一
 頭摩寶公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師
 云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
 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噲噲什麼作飯
 何處更有一粒米來舉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
 色師拈之拂了云是什麼若道是拂子三家村裏老
 婆禪也不會舉南方禪客問師此間佛法如何國
 師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師云山河大地何處有也
 師有時云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云祖師在你頭上
 勁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跟下又云這箇是祭
 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師有時云若說
 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
 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越祖之談是燒餅香
 供養你師依佛法僧下去師一日拈起拄杖舉云
 凡大實謂之有 衆所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
 當體即空乃云納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
 但坐總不得動著舉來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
 關巾裏識取天子又云一摩纜起大地不收東家
 云三世諸佛向火飯上轉大法輪師云火飯爲三世
 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因喫茶了拈起盞子

云三世諸佛說法了盡鐵從童子底下下去也見兒見
 麼若不會且向多年曆日裏會取舉來山云光非
 照境界亦非存光境俱念復是何物師云盡大地是
 光嘆什麼作自己你若識得光去境亦不可得有什
 麼屎光境光境既不可得復是何物又云此是古人
 惡悲之故重話會語者裏個體分則去放過即不可
 若不放過復舉手云蘇盧蘇盧蘇盧傳大士云禪河隨
 浪靜定水逐波清師拈拄杖指燈籠云這見麼若言
 見是破凡夫若言不見有一雙眼在你作麼生會良
 久復拈拄杖云盡大地不是浪師有時拈拄杖打林
 一下云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你把鉢盂重
 飯時有箇鉢盂見行時有箇行兒坐時有箇坐兒者
 般底作與麼去就把棒一時起散師有時拈起拂子
 云者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
 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叫叫特庫兒擔枷過狀舉古人
 道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成滯師拈起
 拄杖云山河大地三世諸佛盡在拄杖頭上有甚滯
 礙如今明也暗向什麼處去祇者明便是暗一切衆
 生祇成色空明暗隔礙便見有生滅之法舉一宿覺
 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師拈起拂子
 云者箇是圓光是色非色喚什麼作色與我拈將來
 看舉來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關巾裏識取天子
 師云蝦蟇入你耳朵裏毒蛇穿你眼睛中且向葛藤
 處會取舉上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云你若不識
 大食國裏人在你眼裏裏賣香藥舉舉般若云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師乃指露柱云與般若經相去
 多少舉經云經書呪術一切文字語言皆與實相不
 相違背師拈拄杖云者箇是什麼若道是拄杖入地
 獄不是拄杖是什麼師一日拈拂子撼一下云日月
 星辰撲落地上見麼良久起身云近後突著你眼睛

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云者箇是屋上頭是
 天手裏是拄杖作麼生是涅槃門師有時云彈指聲
 軟揚眉瞬目拈提豎拂或即圓相盡是捺舌搭索佛
 法兩字未曾道著道著即撒屎撒尿舉瓦官秦德山
 瓦官爲侍者回入山斫木德山將一椀水與瓦官官
 接得便喫却山云會麼官云不會山云將一椀水與
 瓦官官接得又喫却山云會麼官云不會山云何不
 成覿取那不會底官云不會又成覿箇什麼山云子
 大似箇鐵斲瓦官住院後雪峰去訪茶話大峰云當
 時在德山會裏斫木因緣作麼生官云先師當時肯
 我峰云和尚離先師太早其時面前有一椀水峰云
 將水來官便過與雪峰峰接得便飲却師代云莫壓
 良爲感因齋天將餅餅一咬云咬著帝釋鼻孔帝釋
 雲高復以拄杖指云在你諸人腳跟下變作舞迦老
 子見麼見麼問前上問說呵呵大笑云者箇師僧相
 當去不來你何若不相當總在我手裏師有時以拄
 杖打林一下云你若不是箇漢忽然著裏開等悟了一
 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舉洛浦云一塵纒
 起大地全收師云烏栗拈毛便有人悟去因喫茶
 次舉一宿覺云三身四智帶中國八解六通心地印
 師云喫茶時不是心地印乃拈拄杖云且向者裏會
 取舉僧問雪峰如何是觸日菩提峰云好箇露柱有
 處云這見露柱麼師拈起拄杖云有底體上會事見
 露柱似喚作露柱有處道不見有露柱見解偏結見
 露柱似喚作露柱見拄杖但喚作拄杖有什麼過舉
 僧問雲雲佛未出世時如何靈空拈起拂子僧云出
 世後如何雲亦豎拂了師云前頭却實後底打不着
 又云不說出不出何處有一問時師祇如雪峰又未
 於僧堂前坐衆纒集峰拈起拄杖云者箇爲中下根
 人便有僧問忽過上上人來時如何峰拈起拄杖師

云我不似蜜蜂打破鏡僧便問未審和尚如何師便打舉僧問玄沙如何是淨入自己沙云是你自己師云沒量大人被語麻裏轉却有僧問如何是淨入自己師云忽然路上有人喚你僧答你隨倒得飯哭師因齊大拈起餅云我祇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僧云爲什麼祇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師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挽來國師云南方佛法半生半滅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師云喚什麼作身心一如又云汝等要識因師底麼自代云不可拿負因師去也舉請宗帝請因師看戲國師云有什麼身心看戲帝再請國師云幸自好戲師云龍頭蛇尾舉國師云喚侍者侍者應國師云將謂吾早負你誰知你早負吾師云作麼生是吾早負你處你若會得也是無端又云作麼生是侍者早負國師處師云粉骨碎身本報得果菜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湖南來山云洞庭湖水滿也未滿云未滿山云許多時雨水爲什麼未滿雲巖代云浪浪地湖山代云什麼劫中曾大小師云祇在這裏來雪峰云飯籬邊坐鐵死人臨河渴死漢云沙云飯籬裏坐鐵死漢水裏沒頭沒渴死漢師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舉僧問齊福古人拈地豈掃意旨如何福云噯師云雪上加霜舉僧問齊福云如何是一塵人止受福作人定勞僧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福云你問阿誰師云這阿師話隨也不不知又云前頭早是葛藤又道你問阿誰舉茶使上堂云你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板時有靈虛上座出衆云虛空是撒茶更便打虛云和尚莫錯打某甲更便歸方丈師云矢上加尖僧云和尚適來與麼道那師云鐘鐺響得箇蝦蟇出來舉僧問技子案嚴意旨如何于云須是與麼人始得趙州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師問僧作麼生是本分草料僧擬議

師便打舉古云寂寂空形影師展兩手云山河大地何處得也又云一切智通無障礙師云拄杖走到西天却歸新羅國裏乃敲林云這箇是你鼻孔舉僧問來山如何是道山云太陽溢日萬里不挂片雲師云不喚作一句不喚作法身是什麼僧問如何是學入自己師云老僧入泥入水僧云某甲粉骨碎身去也師喝云大海水在你頭上速道速道僧無語師代云也知和尚惡某甲不實師有時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才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師有時云泡幻同無礙一切處不是幻一切處不是無礙師有時云橫說豈說善提涅槃真如佛性總是向下商量直得拈起豈掃時節亦是橫說豈說對面頭僧較些子僧問請師向上道師云大眾久立速禮三拜舉崇壽尚僧還見燈籠麼僧無語師代云推倒燈籠舉趙州問僧什麼處去僧云摘茶去師云開口舉法身說法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本是提綱拈撮時節舉有爲無三世無爲有三世有爲是斷滅法何處得三世無爲有三世不是守寂處法舉寶學是葛藤一句拈起豈掃時節於寶學不恰在半途舉三種人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第

舉良遂初參麻谷見來便去勤草良遂到勤草處谷都不顧便歸方丈問却門良遂連三日敲門至第三日纔敲門麻谷問阿誰良遂云和尚莫瞞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師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雙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誰良遂道莫瞞良遂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亦知有賺人處自後良遂歸京齊皇帝又左右街人師大德再三相留茶筵次良遂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師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舉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師云爲你有箇眼見所是言無不可如今見時不可說無也然雖如此見一切有什麼過一切不可得有什麼香香味觸法界光明寂照徧河沙問僧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師云話隨也舉僧碎石霜霜問船去陸去僧云遇船即船遇陸即陸霜云我道半途稍難無語師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又云臨行一句水功不忘舉生法師云誠空作響擊水無聲師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麼僧云作聲師云這俗漢又敲板頭云喚什麼作聲舉僧問石霜教中還有祖師麼霜云有僧云如何是教中祖師霜云莫向管中求師代云不得舉負老僧如何屎坑裏坐地作什麼舉石霜云須知有教外別傳一句情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霜云非句師云非句始是句舉洞山云我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洞山云非佛師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非舉洞山云雲中不樂丈夫兒師云拄杖但喚作拄杖一切但喚作一切舉法身清淨一切淨色盡是塵纖語話不涉纖纖作麼生是清淨又云作麼生是法身師云六不收又六十三天二十八宿舉古云如我身是諸法空了品高類卷皆同

師云身不可得一切諸法豈是有也所以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又云無情不喚作法身說法師有時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而前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感感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與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虛舍那國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取淨瓶至國師云却安舊處著僧逃安舊處又來問如何是本身虛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無朕跡果僧問漢溪久暫漢溪到來祇見箇瀉麻池溪云你祇見瀉麻池且不識漢溪僧云如何是漢溪漢溪云劈前急師云何不與第一機祇對舉草草見帳子膏牛抵樹問僧牛抵樹抵牛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僧舉老宿問僧聞說雪峰有毘子話是不僧云不見說著宿云問說有僧云祇是師僧亂舉宿云不亂舉底事作麼生無對師代云某甲新到未曾參堂舉佛問外道汝我以何為宗師代外道云老和尚我識得你也外道云以一切不受為宗代佛云放過一著佛云汝以一切不受為宗耶代外道云者瞿曇莫教矣却問舉雪峰云盡大地是你將謂別更有師云不見楞嚴經云眾生顛倒迷已逐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舉教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云見定如今說話何處有說不說不見道去不到來不到來舉一切真如合一切師云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又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師或拈拄杖示眾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或高剛相云還有人出得麼舉教云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云釋迦老子甚處去也舉僧問投子如何是此經子云維摩法華又問塵中不染丈夫兒時

如何于云不著師云不喚作法身不喚作第一義亦為說法亦為說真空師因齊次拈起匙云我不供養兩僧祇供養此僧時有僧問為什麼不供養兩僧師云我豈鈍置伊僧云為什麼祇供養此僧師云一箭兩垛有僧拈問祇如前意作麼生師云好即同樂師或時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三乘十二分教說得著麼自云說不著復云咄咄野狐精僧問祇如師意作麼生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舉古云有驚人之句僧問如何是驚人之句師云警眾國師云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跡師云拈拄杖緊拂時節若檢點來也未是無朕跡師有時拈拄杖云乾坤大地殺活總在這裏僧便問如何是殺師云七頭八倒僧云如何是活師云要作飯頭僧云不殺不活時如何師便起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師有時云遇人即途中受用乃拈起拄杖云拄杖不是途說話不是途稟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即法身師云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至空嗚空若約點檢來將謂合有與麼說話舉應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師曰應化之身說即是法身說亦喚作全體全真以法身喫法身又云飯不是法身拄杖不是法身師有時云宗門七縱八橫殺活臨時僧便問如何是殺師云冬去春來僧云冬去春來時如何師云橫擔拄杖東南西北一任打野禪

佛越祖之談麼僧云有底不肯師云有底不肯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若約那箇語話體上會事直言未到見解偏枯師有時云我尋常道一切豎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法身任作箇佛法中已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師有時云作而無作用而無用乃拈起拄杖云不是用而無用喚什麼作拄杖舉丹霞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師云拄杖不可不靈也喚什麼作百骸甚處得來舉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師云拄杖不是無為法一切不是無為法舉法公云鷄鳴丑一賴圓光明已久師云腦後即不問你三千里外道將一句來舉睦州喚僧趙州喫茶入水之義雲峯觀毬歸宗拽石經頭以字國師水榭羅漢書字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總是向上時節

示眾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各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各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師有時云一切處無不是說法打鐘打鼓時不可不是若與麼一切處亦不是有一切處亦不是無又云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若約提唱即未是在為人門中即得眾生死涅槃合成一塊乃拈起扇子云是什麼不是合成一塊得與麼不靈利直饒與麼也是鬼窟裏作活計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白鳥銜花獻泉云步步踟躕佛佛僧云見後為什麼不銜花獻泉云直饒不來猶較上老師一線道師云南泉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云如何是步步登高師云香積世界僧云如何是從空放下師云與漢塞空師有時云若問佛法兩字東南西北七縱八橫朝到西天暮歸唐土雖然如此向後不得錯舉舉祖師倚云心隨

萬境轉轉處處實能幽僧問如何是轉處處實能幽師云
吃察古頭老僧倒走三千里又問如何是隨流認得
性師云慢頭健子摩訶般若波羅蜜玄沙與草賊
軍茶話次軍云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辨何況五天梵
語還有人辨得麼玄沙提起托子云識得這箇即辨
得師云玄沙何用繁辭又云適來道什麼又云有什
麼難辨舉古人云以空名召空名師云拄杖不是空
名召得不是空名喚什麼作拄杖不是空名因南泉
示眾云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
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
因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
處納些他總不見復有僧舉似師師云南泉水牯
牛隨處納些些你道在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向這
裏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索牛在後長慶云你道
古人前頭為人後頭為人舉王大王向雪峰道擬蓋
一所佛殿去如何峰云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
大王云請師樣子峰展兩手師云一舉四十九舉報
慈讚龍牙偈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
全露有僧問請師全露龍牙撥開帳子云遠見麼僧
云不見牙云將眼來後報慈問舉云龍牙感道得一
半師令僧舉我與你道其僧便舉師云我不妨與你
道師有時云請方盡向繩墨裏脫出我者裏即不然
僧問未審和尚如何師云草鞋三十文買舉攬直成
立色相宛然一切法不遷僧便問作麼生是不遷師
云還見燈籠麼僧云見師云靜處離婆詞
示眾云你等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問訊即不無若還
水時將什麼過有久住僧對云步師深喜之舉僧辭
大隨隨問什麼處去僧云峨嵋禮拜普賢去隨拈起
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其僧畫一圓相拋向背
後却展兩手隨云待者將一點茶來與者僧師舉了
云我即不與麼有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西天新頭

截臂者裏自領出去舉黃髮一日舉手作捏勢云天
下老和尚總在者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
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縱云七
縱八橫又問不消一捏時如何老僧云普復有
僧問師如何是七縱八橫師云念老僧年老僧云如
何是普師云天光迴照僧云如何是天光迴照師云
豁爾少人知師有時云一顆圓光明已久還有人問
麼僧便問如何是一顆圓光明已久師云西天新頭
截臂又云除却須彌山拈却佛殿脊師一日被袈裟
云我抖擻法身也總無對師云汝問我僧便問和尚
抖擻法身意旨如何師云我也知你親舉玄沙示眾
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
生接患盲者拈杖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云三昧
他又不開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
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師師云你禮拜
著僧禮拜起師以拄杖便捏僧退後師云你不是患
盲復喚近前僧近前師云你不是患瘧乃豎起拄杖
云還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不是患瘧其僧於此有
省舉占云一言幾舉大地全收師云且道是什麼言
自云舉烏喻時西嶺上逐今僧你問我僧便問是什
麼言師云噯舉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提提宗以此
簡為王師云好語祇是無人問僧便問如何是提提
宗師云西天九十九種你是最下種舉法師云諸
法不異者不可續脫被鶴鹿猴盤整然後為無異者
哉師云長者天然長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乃拈起拄杖云拄杖不是常在法舉古
云一念劫收一切智師拈起拄杖云乾坤大地總在
上頭若透得去拄杖也不見有直饒與麼也是不著
便舉須菩提說法帝釋南華尊者問曰此華從天得
耶帝曰弗也從地得耶帝曰弗也從人得耶帝曰弗

也從何得耶帝釋舉手尊者云如是如是師云帝釋
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同別舉世
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自顧四方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
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舉本山示眾云有作家
戰將廢出來時有僧出云未審彼中還有也無師云
格舉僧問雪峯佛未出世時如何峯橫按杖而坐
師云常舉德山問維都有幾人新到那云八人山云
喚與座來一時生接過師拈云更說什麼生接過舉
雪峯勤僧什麼處去僧云識得即知去處峯云你是
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僧云莫塗汗人好峯云我即塗
汗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餽
飯已有人喫了也師別前語云築者便作屎臭氣代
後語云將謂是鑽天鷄子元來是死水裏蝦蟇舉韶
山勘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麼因云不敢山云有
多少口因云偏身是山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向因云
向韶山口裏向山云有韶山口即向韶山口裏向無
韶山口向甚處向因無語山便打師云這話墮阿
師放你三十棒又代云將謂是師子兒又云韶山今
日瓦解冰消舉僧到曹谿有守衣鉢上座提起衣云
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云為什麼在上座手裏
座無語師云彼彼不了師代云遠寄不如親到又云
將謂是師子兒舉睦州問僧莫便是清華巖麼僧云
不敢州云夢見華嚴麼僧無語師云門前大狼籍生
舉湖南報慈垂語云我有一句子偏大地僧便問如
何是偏大地底句慈云無空缺師云不合與麼道別
云何不庵外問舉南泉示眾云昨夜三更文殊普賢
相打各與二十棒既向二鐵圍山趙州出眾云和尚
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便禮拜師代云
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舉舉崇善見

僧傲謝餅次隔廳問云你還見我麼僧云不見壽云
還我謝餅錢來僧無語師代云和尚禮拜餅好東
僧問趙州知何是妙答頂州云不答你者話僧云爲
什麼不答州云我若答落在平地師代云俱取和尚
舉長慶見僧來云何得無禮師代云某甲罪過又云
甲辰乙巳舉長慶問秀才云佛教云衆生日用而
知佛書亦云日用而不知不知箇什麼秀才云不知
大道師云灼然不知舉僧問陸州靈山還有蛇不州
云者蚯蚓師代云白骨連山舉長慶拈拄杖云識得
這箇一生奉學事畢師云識得這箇爲什麼不住舉
番嚴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嚴云須知有不
區區者吾云與麼則第二月也嚴豎起掃帚云這箇
是第幾月吾拂袖出去師云奴兒婢殷勤舉仰山問
俗官云官居何位官云推官山乃豎起拂子云還推
得這箇麼官無語師代云久觀和尚舉僧到翠巖值
巖不在乃下看主事主事云茶見和尚也未僧云未
主事却指狗子云要見和尚但禮拜者狗子僧無語
後翠巖歸聞此語云作麼生道免得與麼無語師代
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舉座王就華嚴講講畢嚴
巖云山僧有箇問座王若道得即有嚴便拈起餅解
云還具法身麼王云具法身嚴云與麼則哭法身也
王無語本講座王代云有什麼過嚴不肯東使云諾
諾師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垂聚雪奉示衆云世界
間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玄沙
拈面前欠鉢云火爐闊多少峯云似古鏡闊沙云這
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後東使拈問僧爲復古鏡致火
鉢與麼大火爐致古鏡與麼大西院云與麼問人也
未可在師云使飯泥茶鉢舉僧問雲居山河大地從
何而有居云從妄想有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鉢金得
麼居便休去僧不肯師問得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

得特伊道想出一鉢金得麼拈拄杖便打舉閩中章
監軍尋常見僧云某甲待官滿出江西湖南置一問
問殺江西湖南老宿僧云監軍作麼生問軍云不勞
手腳僧無語師代云話墮也又云伏惟尚舉王太
傅問北院云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爲什
麼不到北俱盧洲院云祇爲徧行所以不到師云如
法置一問來舉王太尉人佛展指鉢孟問僧這箇是
什麼鉢僧云藥師鉢尉云祇聞有降龍鉢僧云待有
龍即降尉云忽遇擊雲播浪來又作麼生僧云他亦
不顧尉云話墮也玄沙云善你神力走向什麼處去
保福云歸依佛法僧百丈作覆鉢勢師云他日先天
莫辜負老僧舉地藏問崇壽你久後將什麼利濟於
人壽云無不利濟藏云無一法得利濟師云直饒與
麼也好喫棒又云當時但喚近前來已後教伊無端
咏處舉泉州王太傅問僧上座住甚處僧云半月山
傳云忽遇月頭月尾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代云將謂
與麼更有與麼舉龍牙尋常道雲居師代得第二句
我得第一句西院云祇如龍牙與於道還扶得也無
師云須禮拜雲居始得西院云傍觀者啊舉崇壽問
僧還見燈籠麼僧云見壽云兩箇師代云三頭兩面
又云七箇八箇

古尊宿語錄卷第十六

玄沙云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玄沙拈面前欠鉢云火爐闊多少峯云似古鏡闊沙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後東使拈問僧爲復古鏡致火鉢與麼大火爐致古鏡與麼大西院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師云使飯泥茶鉢舉僧問雲居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居云從妄想有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鉢金得麼居便休去僧不肯師問得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七

雲門巨真禪師廣錄

門人明議大師賜紫守堅集

垂示代語

師因不安云打草鞋行脚去無對師云汝問我與汝道僧便問和尚什麼處去師云四維上下對機設教去代前語云和尚宜喫薑附湯

上堂云劉久雨不晴代云一箭兩梁或云過賊即重過明即暗代云一起一倒一日云咬齋一句作麼生道代云合或云初秋夏末實情三十棒代云某甲如是問僧新羅國與大唐國是同是別代云僧堂佛殿厨庫三門

上堂云教意提不起過在什麼處代云為你蝦蟇活上堂云你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無對師云汝問我與汝道僧便問師云一條條三十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又問作麼生是一條條三十文師云打與一日云商量舉覺箇什麼代云隨貴米賤或云佛法兩字拈却成得箇什麼代云死蝦蟇或云佛法不用學燈籠露柱欺你去作麼生得不欺你去代云趙州南石橋北一日云古人面壁閉却門還透得這裏麼代云這裏是什麼乾屎橛又云一或云般柴來去行住坐卧四威儀中選出得釋迦老子鼻孔麼代云和尚也是鼻孔補職師或舉手云古佛為什麼不到這裏代云不可降尊就卑因僧設報慈和尚齋師問僧汝道報慈和尚有幾身代云今日齋飯如法問僧般柴來去普賢菩薩在什麼處代云般柴早是辛苦

上堂大眾集定云是大過患子細點檢代云不用別人問僧世間是什麼人罪最重代云平出一日云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作麼生明得免此過

代云趙州石橋嘉州大像或云虛空還有長短也無代云這箇師僧得與麼肥這箇師僧得與麼瘦一日云常徒之見過在什麼處代云泊作箇中會

上堂大眾集定云有理不伸死而不吊有理能伸罕遇奇人置將一問來代云過師有時問僧作麼生代云少喫或云是你諸人繞天下行脚不知有祖師意露柱却知有祖師意你作麼生明得露柱却有祖師意代云九九八十一

示眾云一舉不再說作麼生是一舉又云你若不相當且竟箇入頭路微塵諸佛盡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下不知悟去好還有人情得麼出來道看代云養子之緣代前語云長安雖樂

上堂大眾集定云風不來樹不動便下座代云樹折船沉或云第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作麼生得心息代云和尚莫要草鞋拄杖麼一日云從上古人作麼生辨人代云城地因君置師因摘茶云摘茶辛苦置將一問來無對又云你若道不得且念上大人更不相當且願來代云功不浪施代前語云勞而無功或云今日二十七拈向什麼處代云壁上挂問僧三乘十二分教什麼人承當得代云沙彌童子行一日云汝作麼生辨得無礙法代云開家具或云還有何內藏身麼代云領一日云京華選有棟梁也無代云家親世尊或云不相當且願來識取好代云因學人置得

示眾云御印難七九六十三作麼生道代云不可總無人去也又云泊合向後道師或云日來來往日裏辨人忽然中夜教取箇物來未曾到處作麼生取代云彌却多少人

示眾云看看佛殿入僧堂裏去也代云羅浮打鼓詔州

上堂拈起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便下座代云找一日云作麼生是雙明一句代云一箭兩梁或云作麼生是不瞞人底句代云莫道這箇是瞞人底一日云泥水不分過在什麼處代云昨日真橋人設齋或云日裏來往總識你作麼生是影身一句代云某甲亦見日頭從東邊上一日云盡力作麼生道代云五箇懶餅三碗茶或云作麼生是平伸一問代云便擗傷僧一日云空不異色作麼生道代云圓頭甚要或云作麼生是不沉影底句代云現

上堂大眾集師良久云久雨不晴代云一棹兩箇蓋覆將來一日云教中有言誘經經故獲罪如是拈却當門面將經來代云不空爾索或云你多年在叢林裏乃舉手便放下云向後不得與麼代云若與麼便成辜負和尚一日云昨日有一句話不敢望你會還有人舉得麼代云暮又云走殺多少人

上堂大眾集定云總上來也各自東行西行便下座代云不少或云古人一言悟道觸緣見性拈起作麼生商量代云雲居鼓上蓋鐘一日云日來來往上下下一問一答住汝當荷夾差一問來作麼生當荷代云謂言慢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一起一倒又云生在冀州

上堂云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作麼生道代云好事不如無師因說事了不起以拄杖打禪牀一下云邇來如許多為藤藤向什麼處去靈利底即見不靈利底者我熱瞞代云雪上加霜

示眾云日月衡照三天下正照四天下我與你注破了也一句道將來代云東弗干代西羅耶尼或云佛法不用道著世間什麼物最貴代云莫道這箇是賤底又云乾屎橛一日云今日十五入夏也寒山千作麼生代云和尚問寒山學人對拾得或云你諸人傷

家行脚邊邊西天二十八祖歷代云坐底坐臥底臥
 又云少因齊天指白毫雷云這箇知有起佛越祖
 之談代云五九四十五又云和尚自喫飯一日云是
 你恁家行脚作麼生是不落賓主底何道將來代云
 便出去或云是你師僧在江西湖南所在過夏衣鉢
 分付什麼人來了代云不是瞞却一人來又云不作
 大人相一日云非貴賤據什麼代云蝦跳不出斗
 示眾云看看殺了也便作倒勢云會麼若不而且同
 往杖頭上會取代云龍頭蛇尾蛇尾龍頭又代作倒
 勢一日云我每日共你葛藤不能到夜如今在這裏
 置將一問來代云祇恐和尚不答或云作麼生是脚
 眼下一句代云有麼師或問僧你為什麼帶累我代
 云某甲帶累和尚或云作麼生出得這裏代云朝遊
 羅浮暮歸檀特一日云明已底人還見有已歷代云
 把將來又代展兩手或云作麼生是感古一句代云
 和尚祇待某甲道一日云你師僧繞天下行脚見老
 和尚開口便上來東聽西聽何不同洗鉢盂處置將
 一問來代云也知和尚為物之故因見火頭云你幸
 苦我賞你這箇拄杖子吞却祖師也無對代云功不
 浪施又云禪不單行師因被衲衣云古人道披衣蓋
 乾坤乃拈起衲衣抖擻云北斗一時黑作麼生代云
 也知和尚出身早又云不道與麼去或云佛法還有
 變易也無代云鉢盂鞋履拄杖針筒一日云佛法拈
 却我不問你還有識世諦法麼代云某甲若道有被
 和尚領過或云摩訶顯正過在什麼處代云有什麼
 過
 示眾云大衆函蓋乾坤目機鉢兩不涉春綠作麼生
 承當代云一鉢破三關師或云南來北往飛禽走獸
 為什麼却有異代云辨却多少人或云你諸人搭鉢
 裏行脚不知有佛法佛殿上畫吻却知有佛法代云

佛殿裏裏香三門外合掌師或以拄杖一劃云微塵
 諸佛盡在這裏還辨得盡麼代云日出東方夜落西
 一日云作麼生是扣門一句代云打或云迷本底人
 觸途俱滯悟本底人為什麼有四大見代云益州附
 子建州豐師或云你諸方愛答話還有透不得底句
 麼代云來或云達磨西來為什麼難得兒孫代云故
 師因說事了起立云你諸人忽然公夜總悟去早起
 將刀截却我頭我說了也乃拈衲衣抖擻云作麼生
 代云學人不得辜負和尚或云口抵堪喫飯你道古
 人拈匙登梯揚眉動自作麼生辨代云鴻山笠子江
 西別又云龍頭蛇尾或云佛法中善提涅槃真如解
 脫並為增語汝道世諦以何為增語代云關市裏一
 箇兩箇又云善提涅槃師或云古人道觸目是道拈
 却善提阿那箇是道無對師云蒼天蒼天代前語云
 是什麼心行或云見即不可于細看代云長安雜藥
 示眾云十五日已前不問你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
 來代云日是好日
 上堂良久云純置殺人便下座代云不獨因看誌公
 須問僧半夜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古人意作麼生代
 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或云古人道人盡有
 光明在有時不見暗昏作麼生是光明代云厨庫
 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一日云佛法大殺有抵是舌
 頭短代云長也又云大斧斫了手摩抄師齋次問僧
 應是從前叢林學得底言語總拈却你道我做作麼
 生滋味代云菜裏少鹽醋或云是你諸人行脚須知
 有隨身句作麼生是隨身句代云初三十一或云
 智非明真空絕跡還有人明得這箇道理麼若有人
 明得出來道看代云捏問僧常使底人過在什麼處
 你與我拈出來代云不可平地生堆阜又云和尚佛
 法身心何在或云一言纒舉千差同轍是什麼言代

云如是我聞又云要道有什麼難因見狗子乃打一
 下云你為什麼咬這靈柱代但以脚趂狗子便去舉
 拳嚴經云金色光明雲青色光明雲你道我尋常還
 有這箇時節麼代云亦不得屈着和尚因開法堂門
 云作麼生是入門一句有僧云語師云漆桶無對代
 云掩面出去代後語云道者一日眾集定云真錯認
 一着便下座代云謝和尚重相為或云是你諸人
 行脚須知有人頭路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代云
 也不得辜負和尚
 示眾云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
 門來燈籠上作麼生代云逐物意移又云雷起雲興
 一日云宗門作麼生裏今代云呼師或云阿耶耶耶新
 羅國裏打鐵火星燒着我指頭自代云非但指頭師
 或云從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木為什
 麼不省去代云新到行人事又云和尚京中喫麵多
 師或云萬法振振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一時出頭
 過在什麼處代云看什麼來由一日云忽然有一箇
 老宿把弓刀挾初入地獄如箭射還有人會得這箇
 時節麼代云鑰匙在和尚手裏或云古人道難得不
 錯怪人句作麼生是不錯怪人句代云爭奪得人口
 一日云眼睫橫眉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
 彌塞却你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
 波共新羅額代云晒或云古人道聲香味觸常三
 昧我與你為藤乃拈拄杖云這箇拄杖子是三昧你
 若識得拄杖子即識得天下老宿又云你若識得拄
 杖子未夢見天下老宿脚跟下一草毛代云和尚不
 使別人一日云一箭兩垛作麼生代云長安雜藥或
 云日謝樹無影這箇是佛殿那箇是無影代云泊分
 南北一日云作麼生道得不落第二問代云洪州鞋
 履一日拈起拄杖云解脫深坑勃跳代云出或云一

8 9 201

語明得不分外代云將謂是天地師或云摩無自性攬真成立作麼生是成立底事代云五尺拄杖三尺竹一日云說即天地懸殊不說即眼睫裏藏身眉毛上勃跳代云三或云古人道一語無一語作麼生是一語代云早朝粥後茶師或拈起拄杖云是你諸人作麼生辨雲門作麼生辨你諸人代云平問僧佛法還有青黃赤白也無代云東方卯乙木西方庚辛金一日云作麼生是庵中辨主代云道州去江華不遠師或云有一人問者口似木杓一人問者口似懸河你道一人過在其處代云有過即出

示眾云叢林言語即不要作麼生是宗門自己代但展兩手或云迷身一句作麼生道代云何處有也或云目前不瀟作麼生道代云下不舉上
示眾云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麼我此間總不如是你還識麼代云何異一日云作麼生是不續再問代云秋風過去春風至因當時問鼓警師云釋迦老子叫喚也時有僧問未審釋迦老子叫喚作麼師云你與麼驢年夢見麼代云今日喫飯甚是遲或云我今年老七十八也所作事難也良久問僧你道淨瓶年多少無對代云甲子會一日云靈利底人難得作麼生是靈利底人代云不妨或云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底人從什麼處來代云西京來一月云會佛法底人共什麼人語話代云行者問僧云三藏聖教天下老和尚言語總拈却蝦蟆口裏道將一句來代云昨日新雷起師舉古人道須經千遍紙上見經不識忽然國師問你作麼生又云忽忽國師拈起作麼生代前語云曉代後語云朝看華嚴夜讀般若或云凡有請問不得離於紙對作麼生道代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一日云作麼生是一句通靈代

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或云行住坐卧著衣喫飯是法身那箇是你四大代云和尚今年年尊一日云你若辨我我辨你是尋常更有一條作麼生辨代云識或云節節語須是箇人始得作麼生是節節語代云塵埃吐落水一日云統天下行脚辨人底人你道其什麼眼代云聽水

上堂云過人即鼻孔透天使下座代云識好惡師或云鬧市裏道將一句來代便問聲云人家莫點燈火！堂云為衆竭力端出私門代云眾禍已歸或云此豈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某甲不欲開蝦蟆口師問爾僧寮喫茶云不向汝道罪過無對復云第一頭是火便起去代云大眾不得爭負和尚師或云佛一人從百抵是灸瘡痛代云灸瘡痛猶可一日云點坑不損人代云也是云某甲識好惡或云古人道來即易作麼生代云以貌取人一日云驚點是什麼時節代云不可道是蝦蟆蛤蟆或云不是雲門罪過便起去代云事不孤起師或云已事若明始消他供養作麼生是你明底事又云眾一明三萬里崖州代云一切出和尚代前語云飽師或拈起拄杖問僧這箇汝不得道者作麼生是納僧孔窠無對又云你若道不得向鼻孔裏道將一句來代云新羅火鐵鄴州針又云正上不足因僧來茶師拈起袈裟云你若道得養我袈裟絲線裏你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代云某甲無氣力或云不明已底人過在什麼處代云大人不合如此一日云放下了一句無不盡代云云案上之錄或云不用指東劃西什麼人會佛法代云三家村裏老翁婆一日云你若衣鉢下坐縛殺你你若走上來走殺你作麼生是不停之句代云建或云新羅國裏置將一問來代云便請一日云萬法從甚處起代云糞堆頭師或云第一句作麼生道你若明得陳

府鑽牛吞却乾坤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為一日云作麼生是問中具眼代云暮

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你若舉二放你舉三代云開師或云天堂地獄錘湯鑊炭蓋却你頭三世諸佛總在你腳跟下三十年後鼻孔透天代云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也一日云五音六律是有無代云不可蝦蟆窟裏作活計師或云一句該通五千餘首蘇嚕陸河代云三門頭打鼓佛殿裏行香師或云如今半夏也敲磬處道將一句來師復云蜜但哩孤蜜但哩智又云蜜但哩孤蜜但哩智作麼生代云啣咄又云盛一日云三十年後會去在代云點兒落節或云頭上霹靂即不問你脚下龍過道將一句來代云朝起雲夜降雨師問僧德山便棒你道學人還有長處也無代云無端一日云一切智智清淨中還有生滅麼代云夜叉說半偈或云若知去處什麼劫中無祖佛代云發

示眾云作麼生是不露鋒骨句代云今時人須是明明向道始得師乃有頌不露鋒骨句未語先分付誰步口喃喃知君大國措或云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你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代云入又云是一日云紐半破三針筒鼻孔裏道將一句來代云海裏使風山上船或云折半列三針筒鼻孔在什麼處與我箇箇拈出來看代云上中下或云分疆列土作麼生道代云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師或云納僧須得巴鼻即識得天下人作麼生是納僧巴鼻代云德山林

示眾云淺聞即深悟深聞即不悟代云迷迷迷磨或云納僧須識古人眼作麼生是古人眼代云蝦蟆跳上天一日云處處道將一句來代云鬧市裏天子百單頭上老僧或云暗道將一句來代云藏頭露尾一

日云將南作北將北作南作麼生道代云由阿誰或云未打板已前道將一句來代云著什麼來由一日云以有為有作麼生免得去代云患師或云解患非患明得了作麼生是眼代云青見日夜見星一日云明暗為什麼不相管代云難為怪笑或云過在什麼處得與麼難代云辨一日云渺漫不分是什麼人分上事代云不可作沙彌行者見解也師或拈起拄杖云莫道老和尚瞞你貴之與麼縱橫十字一時這裏會得了莫辜負老僧代云百鳥為子屈又云抑與之與師或云見麼自云見又云見什麼代云花師舉古人云至道無難唯難擇這箇是僧這箇是佛那箇是不揀擇代云何必如此師或云公抽半抽作麼生道復云作麼生是半抽代云跳出死蝦蟆又云作麼生是全抽代云案山雷主山雨師或云你自鈍置第一不得錯舉代云幸不孤起一日云識得道得出來道看話端道有麼代云識罪或云作麼生是不再問底句代云今年春氣早夜來陽鳥啼又云佛殿裏裝香三門前合掌一日云入夏來十一日也還得入頭麼作麼生道代云來月十二師因喫茶拈起茶盃云一口吞盡作麼生代云茶又喫却

那箇是佛法代云也大難師在僧堂中喫茶拈起拄子云蒸餅饅頭一任汝喫你道這箇是什麼代云乾狗屎又云茶又喫了也師或云你還識德山麼莫道我麼良為眼代云也和和尚因某甲置得師問齊鼓聲云你道該因什麼置得代云因皮置得師問齊鼓聲云你還識得老婆禪麼代云鼓聲再喫飯去一日云古人道巧拙具生殺作麼生是生殺代云死上不足下有餘

上堂大眾集已師云大眾齊去却問僧你道我教伊去還有過也無代云也不是和尚特地如此師行去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新羅天子物跳上梵天代云無端師或云世諦不要道佛法道將一句來代云父子之情一日云通明底人什麼物與麼來代云莫教屈著人又云釋迦老子須彌山或云古人道朝朝抱佛眠起時還共起你道見解脫底人作麼生代云未到問僧云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色眼二俱無何能令見色去却古人道將一句來代云把將饅頭蒸餅來又云雪上更加霜又云有什麼師或云幡竿頭倒卓是第幾機代云打一日云學佛法底人如恒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代云俱師因出門云古人道從門入者非寶汝道從門出者作麼生代云一師入堂齋大指聖僧供鉢問僧云你若喫盡又在解脫深坑裏你若喫不盡又不啣留作麼生代云大眾喫飯次

上堂云劃斷即不可復云你若不會三十年後莫道不見老僧代云和尚恐人埋沒代前語云今日上堂大眾著便師或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你作麼生不說禪復云埋沒人家男女無對自云擔枷過狀自代前語云爭怪得別人師或云湖裏魚變成龍即不問你作麼生是針眼魚代云點師問打槌聲云妙喜母

界百雜碎擊鉢孟向湖南城裏喫粥代云浴後喫一日云什麼語中無世諦什麼語中無地獄代云天晴日出雨下雷與或云平常心是道你平常道將一句來代云五箇翎翎三箇健一日云一句辨邪正忽有人問作麼生是辨邪正底句你作麼生道代云西天與此土不同或云今日已前不要今日已後不要正當今日道將一句來代云正好師或云病遇因即瘥你道遇什麼因道得底道看代云尚或云鉢盂起筋與露柱相去多少代云分開好又云尋常得此便一日云當鋒一句作麼生道代云領或云作麼生是辨慈風一句代云識取好一日云迷身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昨日雷聲起今朝陽鳥啼師或云不用勃跳道將一句來代云死蛤蟆也無用處一日云作麼生是提婆宗代云西天今嚴此土還較或云汝道何物具四德代云死貓兒又云把不具底來一日云荆棘不形釋道將一句來代云拈放一邊或云有一切見底人是什麼人代云三家村裏納稅漢一日云不占田地道將一句來代云總屬和尚或云倒道將一句來看代云訶薩一日云息節一句作麼生道代云知時好師或云天下亂走將什麼過水代云且曬著師或時拈拄杖作射勢云官家進器械來也看看代云和尚不得放過又云僧堂前師或云一夜展脚睡天明還將一句來代云何不快起或云作麼生是赤脫一句代云也大無端一日云以有為有人入過在什麼處代云苦或云還有不識祖師底人麼代云仁義道中又云不患一日云識過無過不識過過也一時代云兼或云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代云二事一知一日云佛法外置將一問來代云一箇便多或云既知來處什麼劫中無祖師代云某甲今年不著便或云寸草不生不學禪不學道代云是什麼開或云還

有春不盡句麼代云蛇師行次以拄杖打露柱一下
 云竹麼處處來自云西來復云東曾什麼自云
 說佛法乃妙云欺我唐土人又以杖打目一下便行
 却拈問僧汝道我意作麼生箇使問師師意作麼
 生代云不用行主義云師子咬人復問僧似如當機
 合下得什麼語代云發又云百歲老兒百歲舞一日
 云暮劄一句作麼生道代云因一事未一智或云大
 藏教將什麼辨代云點一日云佛殿爲什麼不見僧
 堂代云痛或云衲僧鼻孔即不問汝泥果洗上塊道
 將一句來代但彈指又云衲僧鼻孔又作麼生道代
 云甌山甌水師或問僧作麼生是不寂句無對師云
 汝問我與汝道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寂句師云嚶代
 前語云不可向鬼窟裏作活計又云作麼生是哪代
 云會此意又云文殊五字或云作麼生是入鄉隨俗
 底句代云君子可八一日云作麼生是捉綱一句代
 云雪峰南趙州北一日云靈苗不動根過在什麼處
 代云快却多少人或云一類圓光明已久作麼生是
 一類圓光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爲師或云作麼生是
 對明一句代云露師或云非色非聲體上明得是第
 幾機代云不可向野狐窟裏作活計一日云布慢子
 綱打罷布絲網榜觀觀你道蝶蜂落在什麼處代
 云具眼師因卸却七條語僧云汝道來生莫不會佛
 法麼僧無語代云和尚幸是大人又云某向不敢道
 復云爲什麼不敢道又云自有和在師處夜問僧
 斬棘是羅漢藥石還將得餽饌子來麼無對代云
 今日東風起師或云你若不相當且向古人建化門
 中道將一句來若道不得向異處道將一句來作麼
 生道代云前來猶是可一日云達即照近即明作麼
 生道代云入水始見長人又云更不要也師或拈拄
 杖云且向這裏會也有利益也無利益總不會顛預

佛性體同真如代云不足下不足下有餘一日云萬
 法從什麼處起代云不可向和尚道蝦蟆口裏也因
 齋時聞鼓聲云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喚作佛聲喚
 作鼓聲代云和尚道了也又云和尚不宜喫麵因見
 僧來來向打露柱一下云來這裏聯我代云但打露
 柱一箇云爲人自安一日云至道無難唯難操擇作
 麼生是不操擇又云如來妙色身羅羅李代云不
 代前語云古人道了也因齋時打帳座一下云這箇
 喫又打飯林一下云這箇不喫代云一棹兩富因撥
 米問僧人擔米來擔人代云擔得又云搬米辛苦猶
 是可又問僧大擔有多少米僧云七十碩師拈起拄
 杖云七十碩米一時在拄杖頭上擔將來即得者擔
 不得餓殺你代云不可爲小小一日云有所說野子
 嗚無所說師子吼我與麼是野子嗚作麼生是師子
 吼代云九九八十一師或云埋沒兩字不用道著代
 云深領和尚慈悲又云因某甲所置師或云善財入
 門也作麼生道得出去代云朝遊羅浮師或云餽餅
 從你橫咬豎咬不離這裏道將一句來代云今日新
 週一日云有賞有罰道將一句來代云過賤即貴天
 晴日出或云龍潛師溺起自何來作麼生是不活底
 句代云有什麼難辨一日云敲磬一句作麼生道代
 云驢生駝駟馬生驛或云作麼生得道斷商量代云
 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一日云辨得親
 疎爲什麼被親疎所使代云阿誰置得或云古人道
 會即途中受用不會即世流布完圖道將一句來
 代云二錢兩箇二錢三箇一日云一箇道將來代云
 正上不足因夏末問僧初秋夏末不觸平常道將一
 句來代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師問僧通身是水阿
 誰喚代云洎與和尚作笑具一日云三日不相見不
 得作舊時看作麼生代云干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七

金壇居士于玉立楚黃刺此字八千四百二十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六傳語錄四卷三卷八分

宿語錄卷之二十八
雲門巨真禪師廣錄下

門人明識大師賜紫守堅集
勸辨

師見新到云雪峰和尚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問你
首座牛僧云某著和尚鼻孔師云地神婆發把須彌
山一捆物跳上梵天投破帝釋算孔你為什麼向日
本國裏藏身僧云和尚鼻孔師云某著老僧鼻
孔又作麼生無對師云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代無
語處云和尚祇恐某甲不實又云還理問新到你
是其處人僧云新羅人師云將什麼過海僧云草賊
大敗師云你為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師云勃跳
無對代前語云常得此便又云一任勃跳問新到你
在南岳山借我二百錢為什麼不還無對代云今日
小出大過又云今日不著便問僧心法雙忘是第幾
座僧云第二座師云作麼生是第幾座僧云不敢虧
於和尚師不肯代云韶州羅米問僧什麼處來僧云
桶來來師云桶茶茶桶人無對代云和尚道了某
甲不可更道師問僧你是修造那云是師云盡乾坤
是箇屋作麼生是屋主無對師云你問我與汝道僧
使問師云堯代前語云瞞却多少人來師問僧汝是
湖南出家那僧云是師云識三門下金剛麼僧云不
可更識也師云野狐窟裏出頭無對代云若不出頭
代切問處云祇是箇泥人又云識得者泥人有甚用
處又云念某甲新入眾師問僧甚處來僧云禮塔來
師云祖師道什麼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將謂是箇
靈利漢無對代云祇為仁義道中師問僧甚處來僧
提起衲衣師云我問你甚處來僧云和尚為什麼不
領話師便打代云且喜代前語云和尚休得也未僧
辭師師云你辭去那云是師云前頭江灘過僧云一

切臨時師云蘇盧薩河代前語云臨行不可無禮去
也代後語云太處心又云近日世界不好師問僧甚
處過夏僧云和尚合知師云我即知僧云且道某甲
甚處過夏師云老鼠孔裏出頭無對代云道著代前
語云便出去僧辭師師云莫教敗壞僧云和尚有什
麼事但問師云草賊大敗無對代云敗也代前語云
不少因普請飯米了坐次云近日不仰僧祇擔得一
斗米不如快脫去僧云和尚脫向甚處去師云噯僧
擬再問師云釘釘了代云灼然代前語云今日飯米
困又云尚近師問僧還見蘇盧薩僧云不可更見也
師云綱條繫繫柱代云深領和尚佛法深心代前語
云好事不如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查渡師云踏破
多少草鞋無對代云可惜草鞋又云不虛踏破草鞋
師見飯頭云汝是飯頭麼云是師云類裏有幾米米
裏有幾顆無對代云某甲瞻星望月又云福利門中
不得不作師因齋次問僧你是甚處人云淮南人又
問一僧你是甚處人云京兆人師拈起蒸餅云我祇
無可到你淮南人也無可到你京兆人二僧無對師
遂拈蒸餅剝轉云我拈你作麼生又無對代云不且
和尚代前語云善同供養又云且留供養和尚問
僧看什麼經云已有人問了師云你為什麼在我脚
下僧云恰是師云伏惟尚饗代云替天替天又云將
謂韶州無問僧看什麼經云般若燈論師云西天金
剛座上其人說佛法僧云和尚合知師云你夢見麼
無語代云不獨某甲代前語云跳出死蝦蟆又云將
謂西天無又云障因齋次問僧得幾箇餅僧云
喫得四箇師云你為什麼鼻孔裏祇有一莖毛無對
師云脫空安語代前語云直須傾初又須護末因齋
次問僧羹受飯裏做受裏裏過在什麼處道得別有
商道無對代云好羹好飯又云不可道和尚蝦蟆窟

裏因僧辭師下座把僧手云著幾錢無對師云你
問我僧便問師云都不直半分錢代云有什麼信物
送路將來又云臨行因見龍藏字問僧龍藏出得箇
什麼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出箇死
蝦蟆代云屎臭氣又云饑頭蒸餅因飯米次師以拄
杖打僧一下云這箇師僧不食飯米是不僧云般米
入倉了也師云般米入倉了且置阿誰喫飯便出
去師云脫空安語漢又拈問僧作麼生免得不被王
家道得脫空安語代云為什麼歷長為賤又云因一
事長一智代是不處云和尚著甚來由師在僧堂前
問僧這箇鐘子是什麼物作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
問師云納僧作代但打鐘一下云摩訶般若波羅蜜
又云眾僧堂前師問修造僧甚處來僧云山上斫木
來師云還斫得合盤麼僧云和尚放某甲過即道師
云放你過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師便打代云某甲也
灑然又云可惜成功不毀又云所問僧甚處來僧云
般柴來師云雜那打鼓不般柴作麼生無對代云錯
領又云可惜般柴工夫又云和尚位處當人某甲恭
學又云總施少許功勞師問僧甚處來云山下來師
云有幾人僧云四人師豎起拄杖云總在者裏無對
代云抑已而已又云候却多少人問僧喫得幾箇餅
餅云三箇師拈起餅餅云這箇是第幾箇無對師云
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不出代云欺敵者人問僧甚處
來僧云湖南來師云又在甚處僧云湖南師云開通
寺在甚處僧云不會師云空去無對代云諸代初
語云和尚遠問學人近對又云纔始新到師齋次問
僧你道鉢盂裏多少飯無對代云野又云飽便休又
云一杓兩杓師見僧齋次問鉢盂匙筋拈向一邊把
將銀匙來無對代云好羹好飯又云休問僧有什麼
經僧拈起經師云是齋裏出頭僧云和尚見箇什麼

師云賊物見在無對代云仁義道中不合如此問僧
看什麼經僧云般若經師云經中道一切智智清淨
是麼僧云是師云你眼爲什麼穿過石欄樹僧云古
人在師云古人即知是你不知無對代云大有入
不識勢師問僧其處來云嶺中來師云夏在甚處僧
云招慶師云招慶有何言句僧近前應諾師云一不
成二不是無對師云灼然代云祇守是師因當次拈
起飯館謂僧云擬分一半與你又却不分僧云爲什
麼不分師云爲你打野裡代云將食與人也不惡又
云謝和尚供養又云和尚無端作麼師因喫茶次云
本作處生滋味僧云請和尚鑿師云鉢盂無底尋常
事面上無鼻笑殺人無對師云越隊囉飯漢代云祇
守是又代以茶便潑又云且待某甲熱一碗茶師問
僧甚處過夏僧云和尚令知師云我即知僧云且道
某甲甚處過夏師云不消一割代云更不消也問僧
看什麼經僧應諾師云因甚失却僧云某甲甚處失
却師云自領出去代云同路又云和尚大人不合自
作問僧完爾餅角子即不要你半截底把將來僧應
諾師云這箇是完爾底把將來代云齋與不齋當來
無礙又云禮越所修福師問新到什麼處來僧云郴
州師云又在甚處僧云荆南分金師云分得多少僧
展兩手師云這箇是凡碌僧云和尚莫別有麼師云
乾屎橛一任交代云若不言取爭得玉轉問僧看什
麼經僧云論師云爲甚義禮僧云什麼處義禮
師云自領出去代云何不先下手問僧曾講百法論
是不僧云是師云爲什麼脫空安語代云事不孤起
又云著因爲僧唱衣次問僧如今唱衣僧還向
這裏麼代云勞煩大眾不能等候打偏提去也問僧
甚處來僧云收柴來師云般得多少轉一宿覺僧云
二十轉師云你爲什麼打落當門齒無對師便打云

學語之流代云也和和尚佛法身心又代前語云般
柴早是辛苦問僧看什麼經其僧却指傍僧云和尚
問何不祇對師云露柱爲什麼倒退三千里僧云豈
干他事師云學語之流代云消合不識勢又代珍重
便出又云者若非一師在西京時問僧你是甚處人
僧云子關國人師云運到西天麼僧云到師拈起拄
杖云掣電之機不問你運到這裏麼僧云不會師呵
呵大笑代云深領和尚降尊就卑又云將謂此土無
人云歡問新到甚處來僧云南嶽來師云觀音爲什
麼入洞裏朝裏去僧云某甲初心不會師云奉堂去
代云諾又云感著多少人來又云和尚問觀音某甲
對彌勒師齊次問僧半夜般柴即不問你齋時將什
麼喫飯僧拈起鉢盂師以拄杖打落僧無語代云乳
又云兩片皮又云匙筋鉢盂手中單子因喫茶次問
僧你是柴頭不僧云是師云更勸一跪茶代云辛苦
受盡又云功不浪施又云和尚念某甲辛苦問僧你
是圓頭不僧云是師云蘿蔔爲什麼不生根無對代
云雨水多又云不解悅豫使人問僧你是甚人僧云
知客師云客來將何祇待僧云謝和尚慈悲師云
是凡棍竹筴客來將何祇待僧云謝和尚慈悲師云
飯跳不出斗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將何祇待師
便打代初問處便打又云一盤飯兩碗茶又云貪觀
天上月師問僧你是甚處出家僧云趙州孫師云師
翁是甚處人代云喫飯老和尚師因見水磨題梁云
承爲不朽後即破損師問僧既是承爲不朽爲什麼
却被水推無對代云不因一事難長一智又云堯舜
之君猶稽於化師問僧不惹泥水作麼生道代云南
山打鼓北山舞因齊次問僧者裏還有超佛越祖之
談麼僧云有師云什麼處去也無對代云新羅國裏
又云和尚恐某甲不實代前語云喫飯時不合與麼

道師問柴頭你爲什麼拽折大柴銀僧云無師云無
即休代云彼此又云平地又云也和和尚爲頭首辛
苦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南嶽來師云我念此間不
與人葛藤近前來僧乃近前師云去代云念學人還
來又云今日無彩因僧在師前立以拄杖打一下其
僧迴首師展手云把鉢來無對代云若不轉頭爭知
後事又云但暮面睡因人廚問柴頭云鍋裏多少蒜
子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消不得代
云一桶又代後語云是因普請歸三門下問僧困作
什麼面目僧云和尚令知師云我即不知僧却問困
作什麼面目師拈拄杖云過長即長過短即短僧云
未審困與麼道和尚與麼道師云我也和你親無對
代云爭知又代前語云老少黃白師問飯頭佛是千
百億化身你每日作飯一杓幾箇釋迦老子無對代
云一僧一升米又云今日齋飯較細問僧甚處來僧
云南華塔頭來師云祖師有什麼言句僧云有師云
不得錯舉僧云請和尚領話師云我道你一不成二
不是代云和尚大殺教今問磨頭人打羅羅打人無
對代云近來喫麵多又云客來須看賊來須打問僧
什麼處來僧云南華塔頭來師云還見祖師麼僧云
用見什麼師云你又去那裏作什麼僧云有什麼
過師云既去無過見有什麼過無對代云若不如是
爭知慈悲問僧甚處來僧云赴齊來師云將觀錢來
僧云和尚欠少箇什麼師云你又欠少箇什麼僧云
不欠少師云不欠少又赴齊作什麼無對代云何妨
又云越塊問僧你是向北人僧云是師以一捆無對
師云你問我僧却問和尚甚處人師又以一捆無對
代前問處打一捆又代後云仁義道中有僧粥後來
見師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了也師云咬著露柱麼
僧云咬著師云看硬著你無對代云也和和尚恐人

不實又云硬阿誰師因開門有僧使人師暮曾倚住
 云有甚麼事僧云有什麼事師以一榻無對代云退
 已進於人為存實主禮代倚住處云暮前筆這野孤
 禪又代云因學人置得師指露柱問東京僧你鄉中
 還有這箇麼僧云有師云喚作什麼僧云喚作露柱
 師云三家村裏老翁也解與麼道無對代云本色師
 見僧來乃舉起拳打勢僧近前作受勢師與一榻
 無對代云便出去又云一彩兩賽又代云行因招禪
 又云謝重重相為問僧甚處來僧云大普請般樂來
 師云小普請為什麼不到無對代云依前又是大普
 請又云幸苦受盡問新到甚處來僧云不敢師云放
 你三十棒無對代云某甲也溜麼又云可惜詩七間
 法堂問僧甚處來云荆南來師云夏在什麼處僧云
 分金師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便請師云鷄子過
 新羅僧無對代云是於借問處代云鷄子過新羅師
 在僧堂內與茶問該茶僧云什麼處安排僧指板頭
 云在這裏師云你更設一堂茶始得無對代云近日
 錢難得又云小財不去大財不來又云上閣下板頭
 問僧甚處來僧云郴州師云夏在什麼處僧云西禪
 師云說什麼法僧展兩手垂兩邊師便打僧云某甲
 話在師却展兩手無對師打趨出代云便出去問僧
 甚處來僧云南華禮塔來師云莫脫空僧云實去來
 師云五戒不持無對代云彼此不出因齋大問僧孟
 裏幾餅餅裏幾五僧拈起餅師云問着箇老婆無對
 代云不消又於問處云大眾喫飯次師因普請入柴
 寮云老底不用去還有老底麼僧云有師云在什麼
 處僧乃推出一僧師云這箇僧是後生無對代云若
 與麼却普請去始得師因喫茶次云什麼人接盃子
 有僧便接師云村裏老翁拜冬至無對代云祇為行
 仁義却招禍及身有僧來恭師問曾聽講來麼僧云

是師云見說有唯識論是不僧云是師云非非想天
 說箇什麼僧云不會師云且念文書代云禪師愛欺
 座主又云呼發又云摩頭法華尾有僧辭師云
 甚處去僧云湖南去師云前頭津鋪難過僧云某甲
 有隨身公驗師云這箇是念上大人無對代云小小
 村鎮不足可言又云和尚大殺代前語云使珍重出
 去師問新到云把將公驗來僧云有人問了也師云
 由是念上大人僧云莫錯師云草賊大敗無對代前
 語云且存仁義代後語云人似村鎮頭又云久齋門
 僧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括却了也與我道
 僧云括却了也師云與麼說驢年會麼無對代云君
 子一言代初語云狂又云不存少許佛法身心問僧
 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云摘得幾箇因達麼代云新茶
 宜少喫又云因摘春茶不廢功力因僧辭師云甚
 處去僧云皮上去師云打野裡漢代云珍重又云臨
 行因覘茶問僧罷了也未僧云了也師云傻頭從你
 橫咬豎咬不離這裏道將一句來代云新麥麵少喫
 又云三事蒸作餠餅餅問僧有什麼經云顯揚聖
 教論師云適來一問為什麼無不著僧云什麼處照
 不著師云覓見顯揚聖教麼代云若不如是爭見當
 人又云照不著師問看經僧表首是什麼字僧拈起
 經師云我也看經云和尚既有為什麼却問師云爭
 奈與麼何僧云有什麼過師云自屎不覺臭代云今
 日方知又云德山拄杖紫胡狗又云和尚此禍大殺
 靈利鼓山青小師又在崇壽却歸嶺中到保福處相
 看福知來却入帳子內衲衣蓋頭坐僧云和尚出洋
 那不對有僧舉似師師云見成公案不能折合代云
 鏡置殺人又云草賊大敗師問僧看什麼經僧云呢
 師云與麼語話未有主在僧云和尚莫錯師云自領
 出去代云便出去問僧我有箇不露鋒骨底句作麼

生有長老云收師云與麼道得一半代云深領和尚
 慈悲又云句亦又云泪不別處因修葺問僧作麼生
 是藏僧應諾師云這箇是藏脚還我藏來無對代云
 爭得不修藏又云玉問新到甚處過夏云雲蓋師云
 多少入僧云七十人師云你為什麼不在數代云新
 到分上未受與麼又云恐久住顯問僧甚處來僧云
 郴州師云你為甚麼失脚代云舉殿門下青大斧又
 云客是主人相問僧甚處來云查渡師云你為什麼
 蓋不著僧云和尚莫塗糊某甲師云鯨跳不出千代
 云新到便家和尚重重嚴飾又云見面問僧古人道
 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新羅日本與這裏作麼
 生僧云不別師云入地獄代云不可作地獄見解又
 云爭得玉歸問僧你不得鈍置我僧云和尚因什麼
 到與麼地師云我鈍置你猶可你鈍置我更殺代云
 事不孤起又云和尚也大無端又云某甲甚處不下
 馬問僧你諸人行脚道我知有與我拈三千大千世
 界來眼睫上著僧云諾師云錢塘為什麼去國三千
 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者掠虛漢代云和尚倚勢欺
 人又云常得此便問僧甚處來僧云南華塔頭來師
 云還見祖師麼僧云南華橋折師云南嶽石橋又作
 麼生無對師云學語之流代云便出去又云上也問
 僧甚處來僧云涅槃堂裏來師云僧還喫飯麼僧
 云不喫師云活人還喫飯麼無對代云一杓兩杓又
 云欠他一箇餅餅也不得又云也能抵對師問僧講
 律來是麼僧云是師云律鈔中說大小乘無分別作
 麼生是無分別無對代云靈樹置將一句來師問僧
 法身還喫飯麼僧云諸方老宿不肯法身無形無相
 作麼生喫師云與麼道夢見法身麼僧云不肯處
 作麼生師云自不知乃云法身喫飯又代云將謂有
 衲僧孔數猶是潑屎潑尿復云灼然百千人中未有

一人到此境界自云和尚作麼生代云咄這有頭無尾漢師問僧三藏聖教古今老和尚憑箇什麼照僧云高也著低也著師云你與麼不得代云得與麼狼籍生因鑄鐘歸山齋了請師打鐘師打了大眾打師問僧打鐘圖甚麼僧云喚和尚喫飯師不肯代云管如閑又云息苦停酸師入京朝觀歸至大橋山門煎茶迎師師喫茶果次僧侍立師語二茶隨僧云是你京中無可喫乃拈一椀果子與一僧其僧接得便去又語一僧云我不與你僧無對師云那裏也有也其僧又無對別有僧出云某甲今日也隨和尚來請一不得麼師云現僧云某甲罪過觸忤和尚師云我不能唾得你無對代前語云也知果子少兩人共一椀又云未到山便家和尚管顧代後語云某甲更是師歸山受大眾恭了乃云我離山得六十七日問你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無對代云和尚京中歸無信物又云和尚京中喫麵多因數僧來茶師問作什麼來云般來來師云歸向北去不得辜負老僧無對復云來來三愚共成一智作麼生代云一畝地代前語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因齋次云今日喫飯不得遷化去也排比唱衣無對復云你問我僧便問將什麼唱

米乃問裏裏多少連磨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爾云斗量不盡代云因一事長一智又代趨却米糶便打因團頭請師喫茶師云你若煎茶我有僧報答你無對師云汝問我與汝道團頭云請師報答師云多著水少著米代云得人一半還人一馬又云金手奈六百錢一斤師因齋次拈起蒸餅云我這箇祇供齊向北人是你諸人總不得時有僧問某甲爲什麼不得師云鉢置殺人代云某甲猶可代前語云兩彩一賽問僧古人道直須一句下悟去作麼生僧云直須一句下悟去師云你爲什麼鼻孔裏祇對我僧云某甲什麼處見鼻孔裏祇對師云夢見代云某甲慎初和尚護末又云南柯又云少喫又云戒文一切總不犯師問侍者客來將什麼接待者無對代云和尚要拄杖卽道因歲日在堂中點茶師問僧設羅漢齋得生天福你得飯喫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爲什麼與麼道師云先來不著便如今著屎潑代前語云非唯施主某甲也蒙因聞鼓聲問僧打鼓爲什麼人無語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打鼓爲三軍不爲你代云柴不辨師坐次有僧非時上來師云作什麼僧云請益師云你有什么疑僧云某甲曾問和尚一宿覺般柴柴般一宿覺師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麼生會僧云一切臨時師乃指拳云我共你相撲一文得麼無對次日其僧再上直師激盪天師乃將水梳過與僧云送去厨下者其僧送去却來師見來乃從後門出去其僧云比來請益却得一口稅問僧作麼生是打靜一句僧云誰敢出頭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以拄杖劃地一下問僧將什麼轉大藏教僧云莫越於此師云拈却菩提換却涅槃又作麼生僧云今日七日明八師云依稀似佛亦齒齒因僧請喫湯天師云作麼生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

以湯瀉云一瀉落地萬神俱醉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不會卽禮拜者因見僧商量天師打林一下僧驚發師云作麼生是打靜一句僧云出頭卽答師云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因供養衆僧今夜供養衆僧你道羅漢遠來也無無對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換水添香僧云與麼卽來也師云有什么麼頭鉢子速下來師拈拄杖問僧這箇是什麼僧云拄杖子師云入地獄師見僧乃召來來僧便來師云蒼天蒼天僧無語師云蒼天本是你哭爲什麼却我哭因入菜園見糞堆上屎子問僧這什麼僧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恐人無信問修造庵主云佛殿拆了也忽然施主來將何贖教庵主合掌師云奴見彈股動因問蚊子叫問僧蚊子吞却師也僧云非蚊子吞却師師亦吞蚊子師不肯乃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何怪香林云爲梁有分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查渡師云夏在某處僧云湖南報慈師云甚特難彼僧云去年八月師云放你三頓棒僧至來日却上問訊云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師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消麼去僧於言下大悟遂云某甲自今已後向無人煙處草箇草菴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知識與他出却釘去却袂除却臟腑帽子脫却滌皂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衲僧豈不俊哉師云飯袋子身如那兒大開與麼大口問僧佛法還有長短也無僧云這箇子長五尺師云這箇是簾子那箇是佛法僧云喚什麼作簾子師云脫空長語漢因一日齋晚僧有厨庫而立師見乃打一棒僧回首師云文殊普賢香積世界去也問僧看什麼經僧云般若經師云作麼生是清淨僧云共和尚商量了師云驢年夢見又云來來更共你葛藤蚊對裏藏身東海鯉魚勃跳上三十三天作麼生

僧云和尚與麼道即得師云這虛頭漢問僧有什麼
 經僧云般若經師云作麼生是清淨僧云什麼處不
 清淨師云繩牀入批把樹裏去也見麼僧云和尚莫
 嚇人師云嚇人且置你道我作麼生無對師云這孫
 虛漢師因見僧在殿角立次乃拍手一下云佛殿露
 柱走入廚庫去也僧迴首看師云見你不會却來祇
 候佛殿因僧待立次師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你作
 麼生道僧無語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喚小師某甲
 小師應諾師云你又得箇師弟也師問僧今日般柴
 那僧云是師云古人道不見一法是你眼睛乃於般
 柴處拋下一片柴云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師於昔請
 處請眾云今日困有解問話底置將一問來若不問
 向後鼻孔遶天莫道我瞞你師問僧轉金剛經那云
 是師云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乃拈扇子
 云喚作扇子是名拈了也在什麼處從朝至暮頭倒
 妄想作麼因喫茶次問僧色香味觸具四塵你道茶
 具幾塵僧無語師云不得辜負我師因見僧看經乃
 云看經須具看經眼燈籠露柱一大藏教無欠少拈
 起拄杖云一大藏教總在拄杖頭上何處見有一點
 來展開去也如是我問十方國土靡周沙界師問僧
 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作麼生僧云不錯師云不教因
 僧設齋師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某處人師云報典座
 與阿師設齋師因喫茶次問僧曹溪路上還有你談
 也無僧云請和尚喫茶師云靜處薩婆訶師問僧餠
 餅是什麼人做僧拈起餠餅師云這箇且放一邊長
 連牀上學得來餠餅是甚人做僧云和尚莫嚇某甲
 好師云這虛頭漢師行次一僧隨後行師豎起拳云
 如許大果子喫得幾箇僧云和尚莫錯師云是你錯
 僧云莫壓良為賤師云靜處薩婆訶師問直庚今日
 作甚來成云刈茅來師云刈得幾箇師問直庚云三百

箇師云朝行三千暮行八百東家約柄長西家約柄
 短作麼生成無語師以拄杖打趁因僧齊歸師問齋
 主有什麼供養僧豎起拳師云我這裏問你即恁麼
 僧堂前有人問你作麼生道僧云一切臨時師云學
 語之流僧問你作什麼僧云涅槃頭師云還有不
 病者麼僧云不會師云恁麼不會不恁麼不會僧無
 語師云汝問我僧便問作麼生是不病者師指傍僧
 有南雄僧上白氈一段師云汝道我向什麼處看僧
 無語師代云拄杖頭上師却問傍僧你在南雄時識
 此僧麼僧云識師云喚去茶堂內喫茶師問僧不上
 田地句作麼生道僧云不會師云不會且作韶州客
 師問僧喫得幾箇餠餅僧云忘却師云喫了忘却未
 喫忘却僧云忘却說什麼喫與未喫師云是你忘却
 甚處得來師問僧你從北來還曾遊臺麼僧云是
 師云關西湖南還曾見長嘴鳥說禪麼僧云不見師
 拈起拄杖以口作吹勢引聲云禪禪師問僧其處過
 夏僧云和尚實問即道師云作賊人心虛舉臨濟三
 句語問塔上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語師云
 你問我主便問師云不快即道主云作麼生是不快
 即道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師一日從方丈出有僧過
 拄杖與師師接得却過與僧僧無語師云我今日若
 便僧云和尚為什麼著便師云我拾得口喫飯師問
 僧甚處來僧云崇壽來師云崇壽有何言句僧云崇
 壽指發子謂眾云識得發子周而有餘師云我即不
 與麼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識得發子天地懸殊師
 問堂中首座云你道乾坤大地與汝自己同別首座
 云同師云一切物命蟻蜂蟻子與你自己同別首座
 云同師云你為什麼于戈相持因在醋寮內指云這
 一甕醋得與麼滿那一甕醋得與麼淺僧云人貧智
 短馬瘦毛長師大笑而出問座主講什麼經座主云

樂經師云涅槃具四德是不主云是師拈起梳子云
 這箇具幾德主云一德也無師云古人因其與麼道
 主云古人與麼道如何師敲梳子云會麼主云不會
 師云且講經著因齋欠有僧待立師云你還飽也未
 僧無語師拈拄杖云拄杖却飽
 頌雲門三句語
 門人住德山圓明大師緣密述

函蓋乾坤
 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現頭頭總不偏
 截斷眾流

堆山積岳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水消瓦解
 隨波逐浪

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
 三句外別置一問

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岳與天台
 裏取句

金屑眼中騎天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為何人
 辨親疎

黑豆未生前商量已成顛更尋言語會特地隔西天
 辨邪正

圓鏡裏真言細線未辨明守他山鬼窟不免是精靈
 通真主

目連趨風問分明向道休再三如不曉消得箇非遙
 據薦商量

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彌
 提綱商量

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不免露鋒鋷
 按實商量

擊來合眼飯來餐起坐終須勿兩般同道盡知言不
 取十方利土目前觀

妻面商量
得用由來處處通臨機施設認家風揚眉瞬目同一
眼豎拂鼓林為耳聾

遊方遺錄

師初奉陸州殿禪師州見師來便閉却門師乃扣
門州云誰師云某甲州云作什麼師云已事未明乞
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此連三日去扣門
至第三日州始開門師乃撥入州便擒住云這道師
擬議州托開云秦時轆轤鑽師從此悟入師到雪峰
莊見一僧師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云是師云寄
一則因緣問空頭和尚是不得道見別人語僧云
得師云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家纒集便出捲脫
立地云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
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獨留把住其僧云這道
選道僧無對雪峰托開云不是汝語是莊上一僧
雪峰云待者將繩棒來僧云不是某語是莊上一僧
中上座放某甲來道雪峰云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
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山雪峰纒見便云因什麼得
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師在雪峰時有僧問
雪峰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峰云蒼天蒼
天僧不明透問師蒼天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死
布僧云不會師云更奉三尺竹後雪峰問喜云我常
疑箇布衲師行脚時見一座主舉在天台國清寺盞
時雪峰拈鉢孟問某道得即與你鉢正某云此是化
佛邊事峰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某云不會峰云你
問我與你道某始禮拜峰使踞倒某得七年方見師
云是你得七年方見主云是師云更與七年始得師
在浙中蘊和尚會裏一日因喫茶次舉蘊和尚垂語
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有傍僧云
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

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者在蘊云找到這
裏却不會師到共相共問什麼處來師云雪嶺來
相云要急言句舉一則來師云前日典座來和尚何
不問他相云典座且置師云前過新羅師在嶺中時
問師龍和尚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麼龍云不見有已
始明得已又問長連牀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云第
二機師云作麼生是第一機龍云紫峭草鞋師在嶺
中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云向上與你道
即不難汝與什麼作法身僧云請和尚鑒師云鑒即
且置作麼生說法身僧云與麼與麼師云此是長連
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語後
有僧舉似采家庵主主云雲門直得人泥入水育福
云天一粒也不得剩一粒也不得師在雪峰與長慶
西院商量雪峰上堂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粒
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西院問師雪峰與麼
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師云有院云作麼生是出頭
不得處師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又云狼藉不
少又云七羅羅天又云南陽浮提北鬱單越師一日
與長慶舉趙州無實主話雪峰當時與一闍作麼生
師云某甲不與麼慶云你作麼生師云石橋在向北
師與長慶舉石鞮接二平話師云作麼生道免得石
鞮喚作半箇聖人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真偽師云入
水見長人師到洞巖巖問作什麼來師云親近來巖
云亂走作什麼師云暫時不在巖云知過即得師云
和尚亂走作什麼師到疎山疎山問得方處道將一
句來師云請和尚高聲問山便高聲問師云和尚早
朝與粥麼山云作麼生不喫粥師云亂叫作麼成
因疎山示眾云老僧成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或
通年已後會得法身上事師問承聞和尚成通年
已前會得法身邊事成通年已後會得法身上事

是不山云是師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師云
如何是法身上事山云非枯椿師云還許學人說
道理也無山云許你說師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
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上事山云是師云法身邊
還該一切不山云作麼生不該師枯淨瓶云法身邊
該這箇麼山云聞眾莫向淨瓶邊會師使禮拜師到
曹山山示眾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
教伊莫疑去師便問密處為什麼不知有山云祇
為密處所以不知有師云此人作麼生親近山云不
向密處處師云不向密處處還得親近也無山云始
得親近師應諾諸師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似
常住苗稼者師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山云你還畜得
麼師云學人畜得山云你作麼生畜師云著衣喫飯
有什麼難山云何不道被毛戴角師便禮拜因培長
老舉菩薩手中執赤轡問師作麼生師云你是無禮
漢瑄云作麼生無禮師云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師
到天童童云你還定當得麼師云和尚道什麼童云
不會即目前包裹師云會即目前包裹因見信州鶴
湖上堂云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過遍地設使了得
底人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過遍地師下來舉此語
問首座適來和尚示眾云未了底人浮過遍地了得
底人浮過遍地意作麼生首座云浮過遍地師云首
座在此久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話語首座云未審上
座又作麼生師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
道首座云祇如堂頭道浮過遍地又作麼生師云頭
上著枷脚下著扭座云與麼則無佛法也師云此是
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行脚時有官人問還有定乾
坤底句麼師云蘇摩蘇摩悉哩薩河師到江州有陳
尚書請師齋相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
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云曾問幾人

來書云卽今問上座師云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
 書云黃卷赤軸師云道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
 意書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緩而慮忘師云口欲談
 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言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
 是教意尚書無語師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不書
 云是師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
 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云尚書且
 莫草草十經五論師僧批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
 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尚書禮拜云某甲乘過師
 到師宗僧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宗云兩兩三三僧
 云不會宗云三三兩兩師却問其僧歸宗意旨如何
 僧云全體與麼來師云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麼僧云
 曾到來師云打野裡漢師因乾峯上堂云法身有三
 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須知有照用臨時向
 上一竅在峰乃良久師便出問庵內人爲什麼不見
 庵外事峰呵呵大笑師云猶是學人疑處在峰云子
 是什麼心行師云也要和尚相委峰云直須與麼始
 解穩坐地師應諾諾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
 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
 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師問乾
 峯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師云與麼則學人在
 邊也峰云與麼那與麼那師云將謂猶白更有黑黑
 師到灘溪時有僧舉灘溪語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
 無門淨眼眼赤灑灑沒可把問師作麼生師云與麼
 道卽易也大難出僧云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
 云你過來與麼那僧云是師云你這夢見灑灑
 麼僧云某甲話在師云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
 無門淨眼眼赤灑灑沒可把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
 商量箇什麼事情云豈干他事師喝云逐隊喫飯漢
 陳尚書問雲居供養主云雲居高低於弟子主無語

尚書問師師云尚書莫教話墮師在嶺中時問一老
 宿一切時中如何辨明老宿云喚什麼作一切時中
 師云釋迦老子道了也彌勒猶自不知又見一老宿
 上堂云若是商量舉覺當門利劍相似一句下須
 有殺活始得師出眾云和尚上堂多時大眾歸堂老
 宿云道什麼師云日月易流師在嶺中順維那處起
 彼時問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維那云
 拂前見拂後見師云如是如是又云是諾伊是不諾
 伊又云可知禮也師問洛浦勤僧云近離甚處僧云
 湘南浦云有一人與麼去還建麼僧云不逢浦云爲
 什麼不逢僧云若逢卽頭粉碎浦云爾爾三寸其猶
 爾後於江西見其僧乃問云還有此語不僧云有師
 云洛浦倒退三千里師在靈樹知聖大師會中爲首
 座時僧問知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聖云老僧無語
 却問僧忽然上碑合著得什麼語時有數僧下語皆
 不契聖云汝去請首座來泊師至聖乃舉前話問師
 師云也不難聖云著得什麼語師云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但云師知聖深肯

大師遺表

伏聞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歎無形實相莫云邊變
 之期既風燈炬焰難留在水月空華何適因避典彝
 之咎將陳委蛇之詞臣中謝伏念臣跡本寒微生從
 草莽爰自髫髻切慕空門潔誠誓屏於他緣銳志唯
 探於內典其或忘餐待問立雪求知困風霜於十七
 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始見心猿罷跳意馬休馳
 身眼韶石之雲頭變楚山之雪以至榮逢某運屢沐
 天波詰道談空香乾乾坤之德開蒙發滯星馳雲永
 之徒獲揚利益之因迨自聖明之澤加以聯命風詔
 累對龍庭繼奉頒宜重慶賜無躬倘恨頌命何酬
 不謂臣駑馬年衰難勝奔流遂淪於疲瘵唯待盡

稽顙昏星漢程遙迢眇而纒瞻北極波濤去速迴瞬
 而已逐東流伏願鳳曆長春扇皇風於拂石之功龍
 圖永固齊壽考於芥子之城臣眼餘景無時微躬將
 謝不獲奔辭丹闕祝別形庭臣無任瞻天懇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遺誠

夫先德順化未有不留遺誠至若世尊將般涅槃亦
 遺教教吾雖無先聖人之德既忝肯衆一方殆盡不
 可然而無示吾自居靈樹及徒當山凡三十餘載每
 以祖道寅夕激勵汝等或有言句布在耳目具眼者
 知切須係任吾今已衰邁大較將絕利那邊易頃息
 待盡然淪溺生死幾經如是非獨于今矣吾自住持
 已來甚煩汝等輔贊之勞但自知愧耳吾滅後置吾
 於方丈中上或賜塔額祇懸於方丈勿別營作不得
 哭泣孝服廣備祭祀等是吾切意蓋出家者本務超
 越母得同俗其住持等事皆仍舊貫接諸來者無失
 常則諸徒弟等仰從長行訓誨凡係山門莊業什物
 一立盡充本院支用勿互移屬他寺教有明旨東西
 廡物尚不應以互用汝當知矣或能遵行吾誠則可
 使佛法流通天神攝衛不負四恩有益於世或違此
 者非吾眷屬勉勵勉勵大期將迫臨行略示遺誠勿
 力努力好住還會麼若不會佛有明教依而行之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序

祖燈相繼數百年間出類過倫超今越古盡妙盡神
 道盛行於天下者數人而已雲門大宗師特爲之最
 擒縱舒卷縱橫變化放開江海魚龍得游泳之方把
 斷乾坤鬼神無行之路草木亦當稽首上石爲之
 發光其傳於世者對機室錄華代勸辨行錄歲久或
 有差舛今參考刊正一新鑿板以永流播益使本分
 鉅鏡金聲而玉振嶧嶧世界凡解而水消必若列派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九

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

江寧府保寧禪院嗣法小師仁勇編

師在筠州九峰山受疏了披法衣乃拈起示眾云會
 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
 麼筠陽九曲洋實楊岐乃陸座時有僧出眾師云漁
 翁未擲釣羅鱗衝浪來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僧擲掌
 歸眾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護師云有馬騎馬無馬步行進云少年長老足有
 機籌師云念你年老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云
 三脚驢子弄蹄行進云真只者便是師云湖南長老
 問人法俱遺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
 處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云你只要看破新長老進
 云與麼則旋斫柴帶葉燒師云七九六十三師云
 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眾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你諸
 人手里一任橫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
 當眾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捺葫蘆相似當眾引驗
 真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失利師
 纔下座九峰勸和尚把住云今日喜遇同參師云同
 參底事作麼生峰云九峰牽犁楊岐拽杷師云正當
 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師托開云將謂
 同參元來不是

師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楊岐境界師云獨松巖畔秀
 嶺回下山帝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貧家女子携
 籃去牧童橫笛望歸師乃云霧鎖長空風生大野
 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
 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
 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峰
 上堂云百丈把火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欺楊岐兩日
 種禾亦有箇奇特語乃云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有龐大衆拍禪床一下云
 果然失照

上堂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人千下座
 上堂楊岐一語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下座
 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觀長連床上拈起把筋下座
 上堂僧問急水江頭須下釣如何釣得巨鼈歸師云
 撒手長空外時人總不知道云知底事作麼生師云
 雲生嶺上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念言語漢
 師乃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起拄杖云穿却釋迦
 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
 將一句來良久云向道真行山下路果爾喚喚脚
 聲

上堂拍禪床一下云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
 靈物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天下老和尚說
 夢且問諸人還曾作麼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
 一句來良久云人間縱有真消息偷向楊岐說夢看
 參

上堂坐斷乾坤天地點黑放過一著雨順風調惹雜
 如是俗氣未除在僧問欲免心中關應須看古教如
 何是古教師云乾坤月明碧海澄澄進云未審作麼
 生看師云腳跟下進云忽遇洪波浩渺時如何師云
 放過一著十字縱橫又作麼生僧便喝擲掌一下師
 云看者一負戰將進云打草蛇驚師云也要大家知
 師拈起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劃一劃云山河
 大地天下老和尚尚自難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
 云劍為不平離實匪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
 下案

上堂秋雨洗秋林秋林成翠色傷寒傳大士何處尋
 淵勒

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

人歸囉咪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
 上堂楊岐無言的哉田博飯喫說夢老羅臺何處覓
 蹤跡喝一喝拍禪床一下案

上堂凡聖不存佛祖何立大眾清平世界不許人攪
 奪行市

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皆布雪真珠縮却項
 嗟吁良久云翻憶古人樹下居
 後任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

舒州白雲峰嗣法小師守端編

師於興化寺開堂府主龍圖駕部諸官盡為你諸人說第
 一義諦了也諸人還知麼若知家國安寧事向一家
 若不知曲勞僧止度與表白官讀且要天下人知表
 白宜疏了乃云今日賢侯海濱海眾臨筵最上上
 乘請師敷演師云若是最上上乘千聖側立佛祖潛
 蹤何故如此為諸人盡同古佛還信得及麼若信得
 及大家散去若不散去山僧設你諸人去也遂陞座
 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窮又拈香
 云此一瓣香奉為知府龍圖駕部諸官伏願常居祿
 位復拈香云大眾還知落處麼若也不知却為注破
 奉辭石霜山慈明禪師法孔之恩山僧不免薰天灸
 地去也便燒淨行大師白地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
 一義師云大眾早是落二三了也諸人何不負丈
 夫之氣若不然而有疑請問僧問昔日梵王請佛天
 雨四花府主臨筵有何祥瑞師云片雲收岳面浪自
 靜瀟湘進云大眾思學人禮謝師云斷頭船子下
 揚州僧問理兵掉關不問今日當場事若何師云
 楊岐人界來未曾逢見者作家僧以手劃一劃師云
 分身兩處看師乃云若有問話者請出來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勝若據祖宗令下祖佛潛蹤天下豈豈

容諸人在者裏立地更待山僧開兩片皮雖然如是且向第二機中說些葛藤繁興大用舉步全真既立名真非離真而立立處即真者裏須會當處發生隨處解脫此與作鬧市裏上卒子是入總見你道金不傳無金一句作歷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踏跳看如無山僧今日失利但某此際榮幸伏遇知府龍圖通判駕部泊諸官僚請住雲蓋道場可謂諸官願弘深廣為國忠臣建立法幢上嚴帝祚然願諸官齊齊山岳未佐明君作大股肱為佛施主諸院尊宿在會信心世世生生共營大事久立珍重

上堂春雨普潤一滴滴不落別處枯杖卓一下云會慶九年空面壁年老轉心孤

歲旦上堂僧問舊歲已隨殘臘去今日新春事若何師云鉢盂裏滿盛進云與麼則三年逢一閏九月是重陽師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進云專為舉似請方去也師云你道雲蓋末後一句作麼道進云七九六十三師云念言語漢師乃云春風如刀春雨如齊律今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瀟西渡處道看直饒得也是梁山頌

上堂黃朝清旦古今總見更問如何也是癡漢

上堂一塵纒舉大地全收拾起拄杖云如今舉也卓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塞却諸人眼睛有不受人讚底出眾道看良久云玉笛橫吹動天地未曾逢着舊知音

上堂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遠知雲蓋老人落地處麼乃云河裏失錢河裏拖下座

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果滿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

上堂三春將杪四海廓清風恬浪靜是人知有且道

將長就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索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連騰縱有真消息也落諸人第二機

上堂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身滿勤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者裏象中有不受人瞞底便道雲蓋和慈釋迦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錘子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雲蓋與麼道也是看劍鋸更有後語不得錯舉下座

上堂阿呵可是什麼僧堂裏喫茶去下座

上堂擲下拄杖云釋迦老子者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

參駕部歸寺上堂釋迦老子為先鋒彌勒大士為殿後象中還有著力者麼出眾來與雲蓋著力看如無雲蓋自逞神通也三五日出入相看首座大衆你且道於者裏還有隔礙底道理麼上座僧堂裏展鉢時與上座同展鉢時與上座同睡立地時與上座同立地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彌勒運用與去來何處有間隔雖然如是你且道雲蓋在船頭在船尾象中還有靈利底納僧覓得見麼良久云人人盡道平地

險登樓方覺遠山青

上堂雲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絕纖流赫日光中須進烈須進烈那吒頂上喫痰痰金剛脚下流出血

上堂踏青秤錘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焚

上堂拍禪床一下云休戀江湖五六月收取絲綸歸去來

上堂雲蓋不會禪只是愛瞌眠打動震天雷不直半分錢

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只好喫飯

楊岐說老來師上堂拈花付囑有屈當人面壁九年胡言漢語當人分上把斷乾坤且道作麼生是把斷乾坤底句還有人道得麼如無雲蓋失利楊岐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云慈明大師楊云見箇什麼道理便法嗣他云鉢盂裏喫飯楊云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云什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云須是提刑始得師云請入院燒香楊云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云者箇却不消得有其就曝曝底

禪希見此些子師拈茶信云者箇自不消得其就曝曝底曝曝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闔措為指迷源殺人無數楊云和尚為什麼就身打劫師云元來却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云山僧罪過萬壽先馳馳書至師問萬壽峰前師子乳當人返擲事如何

僧云路跳上三十三天師云與麼則雲蓋直下覷也僧云草賊大敗師云更不再勸且坐契茶龍與改老還化僧馳書至師問世尊入滅禪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提問云蒼天蒼天慈明遷化僧馳書至師集衆挂真裏哀師至真前提起坐具云大

衆會慶遠指真云我昔日行脚時被者老和尚將一百二十斤擔子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却

顧視大衆云會慶衆無語師提問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慈明忌辰設齋衆集師至真前以兩手捏拳安

頭上以坐具劃一劃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師云首座麼近前打一圓相

尚休捏怪師云兔子喫牛妳第二座麼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第二

座擬議師打一掌云者漆桶也亂做逆武泉常老出門乃問出門便作還鄉計到家一句作麼生道泉云

和尚善為住持師云與麼則身隨影去脚大草鞋寬泉云和尚善為開田師云鬼子何曾離得窟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云茶頭上座喚者箇作什麼僧云坐具師云真箇那僧云是師云喚作什麼僧云坐具師顧視左右云恭頭却具眼又問第二座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句僧云到和尚者裏舉放出手師以手劃一劃僧云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云了又問第三座上座近離什麼處僧云南源師云楊岐今日破上座勤政且坐喫茶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云作家僧又打師云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云在這裏師云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且坐喫茶一口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聲息不觸波瀾試道看王云過來已通信了師云者箇是道吾底那箇是化主底王指云春雨霖霖師撫掌大笑云不直半分錢王便喝師云者瞎漢問道不直半分錢又惡發作什麼王撫掌一下師云且坐喫茶一日石霜供養主至師問征行戰將假道經過劍寨既圓何不與楊岐戰戰主云昔時過途中覓今日親逢老作家師云楊岐且輸小捷去也王便喝師云亂做作什麼主將坐具劃一劃師云齋後鐘王云噯師云只者箇別更有在王無語師云改將不斬且坐喫茶師問僧楊岐路僻高步何來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喚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師云楊岐近日耳聾且坐喫茶師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僧云去夏在上藍師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兩重公案師云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師云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僧云明眼尊宿難護師云與麼則楊岐隨上座去

也僧擬議師云念你鄉人在此放你三十棒師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僧云天無四壁師云路彼多少草鞋僧便喝師云一喝兩喝又作麼生僧云你看者老和尚師云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師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僧云觀音師云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過來已相見了也師云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語師云第二座上座代茶頭道看僧亦無語師云彼此相鈍置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照顧話頭師云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掌一下師云謝上座答話僧無語潭州道吾真禪師語要

開堂日表曰宣疏罷乃云請和尚不勞謙讓為眾舉揚師云直饒與麼道也落第三總便座座上首白棧了師乃云便與麼觀得一時著便若論玄微見與不見一時發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明暗兩字截斷眾流請師便道師云作麼生道僧云作家師便喝僧撫掌師云恰是問三千劍客無施用便卷珠簾賀太平時如何師云逼寒虛空內開眼日月前進云德麼則千花熾畔澄孤月五鳳樓前舞羣旗去師云白雲千里萬里僧拂袖歸眾師云瞎問疋馬單鐙請師布陣師云分為兩段僧撫掌師云你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云瞎漢乃云一問一答未有休期直饒你問到未來際我也答到未來際所以古人喚作無盡法藏亦喚作無礙辯門且道如今喚作無盡法藏是無礙辯門是還有道得底麼試出來道看如無拄杖子為你諸人道去也以拄杖劃一劃云一時領過下座師在北禪上堂云青山峭峻白日如梭龍門無客關市人多請人且道即今下業行頭有幾人納稅百姓

時有僧出禮拜師云北禪寺裏却有一箇僧問不落二三請師速道師云前三點後三點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有麼麼將漢

師上堂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餅子三箇胡孫夜播錢師云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煙戴冠冕克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為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入跳且道誰說在什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云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若通

上堂云物折秤衡將什麼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筯將什麼喫粥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着脫却鼻孔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你還肯麼你若肯心肝五臟頭目髓腦一時屬老僧你若不肯心肝五臟頭目髓腦一時分付擲下拄杖便下座

上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又道無法可說名說法且道龍宮海藏甚處得來良久云三要點開天地眼一由無私謬古今

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編騎驢阿家牽師乃有頌手提巴鼻脚踏尾你看天聽流水天明塔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上堂直上直下如何拈南十字縱橫作麼生提綱良久云風散亂雲長空靜夜深明月照窓前

上堂師子兒穿吼龍馬駒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乃作舞下座

上堂乃喚維那今昨日四人新到人事新到纔出師乃云維那小過今人大怒新到纔展坐具師云雷震空王如來作禮便歸方丈

上堂云過界元正又逢今節問諸禪人是生是滅
日長揮下輪圓缺疾微過舒眼中電掣觸體常吟
決不決汝等諸人還拜父母墳墓也無良久云入行
荒草裏鬼密林間

上堂僧問寂然便會時如何師云老風尾上帶研槌
問王老夜燒錢意旨如何師云白日看星月僧疑謬
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
月疑癡禮惡尊手把空香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乃云一喝一卓眼生八
兩鼻孔沙眉毛卓喝若也會得西山月落若也不
會胡餅餅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直下衝雲際東山絕
往來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面前不見背後稱冤
若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頭上一堆塵脚下三尺土
問如何是佛師云洞庭無蓋問古人道來時不將絲
頭來去時不將絲頭去意旨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
未是長期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洞庭入
百里未是開問如何是真如師云夜叉屈膝眼暗
黑問如何是真如用師云金剛杵打鐵山撞問如何
是透出乾坤句師云棒下最分明僧無語師乃云

出乾坤句未語先刺陳屈躬來更問棒下取分明
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擲下來隨後跳下眾擬散師乃
召大眾衆回首師乃云為老僧收取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云開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擬思量
何劫悟看取眉毛有幾許去

上堂云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
物萌芽且道嘉州人家長髮長得多少還有道得者
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
宿機脫你算孔

上堂若穢祖令到這裏總須放老僧一線且向

眉睫裏東觀西觀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釋尊光射阿難肩如
何是第二句師云孤輪衆象拱如何是第三句師云
泣向枯桑淚漣漣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最好精靈照
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閃爍乾坤光見耀如何是第三
要師云夾路青松老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語路
分明說技針不迴避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金剛觀
面親分付語道分明好妙陳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
祖佛道中行路異森羅影裏不留身如何是照用不
同時師云清涼金色光光照眼眉銀界一轉輪乃云

恭須實參學須實學又須要明古人血脉且道作麼
生是古人血脉良久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上堂云寒風浩浩無時節浪打懸崖石頭裂洞庭湖
裏釣船傾雪路行人山路絕清風月白透幽關單章
以何為妙訣下座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候捉影你等
諸人還明得這時節麼若明得去天上人間堪受供
養若明不得問羅老子眼目分明
上堂汝等諸人盡學佛法非即便言非是即便言是
直須細細分明不得錯認定盤星好珍重

上堂右僧問如何是常照師云針鋒上頂彌六如何
是寂照師云眉毛裏海水云如何是本來師云草
鞋裏路跳師云常照寂照本來草鞋底下常照
跳要會針鋒上頂彌眉中海水常照跳

上堂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三世諸佛總在你鼻
裏三十年後不得穿負老僧
上堂善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擔撒石室行者路確
因甚忘却下脚

上堂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
不壞隨云壞僧云與麼則隨他去隨云隨他去又問

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濟云不
壞僧云為什麼不壞濟云為同大千此老宿一人
道壞一人道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麼壞與
不壞俱非內外不隔遮定守當面對

上堂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閃爍紅霞散天童
起峰頂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閃爍紅霞散天童
指路親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剛普蓋隨紅影沒
昔前總逐白雲消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久逢
初雨他鄉遇舊知問如何是窟中窟師云誰說有跡
親如何是窟中窟師云窟額無回互對面與誰陳如
何是主中賓師云瑞雲空裏布露處乾坤如何是
主中主師云古皇今高舉巧辨徒申吐問如何是正
中來曰皎潔乾坤震地雷如何是正中偏曰諸子投
來見大仙如何是偏中主曰萬水千山明似鏡如何
是兼中至曰施設縱橫無所畏如何是兼中到曰黑
白未分已前過師乃云古人道主賓元不異問答理
俱全同安又云賓主睦時全是安若臣公處正中邪
一等是出世竹宿接物利生言教有異為復見處漏
枯為復利生不普明眼底人通箇消息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家能為萬象主不逐
四時凋且道是什麼物還識得麼若識得乾坤大地
森羅剎明若也不識破物撥者轉身不得

上堂云古人道認者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士宿領下
髻鬢多波斯眼深鼻孔大奇怪欲然透過前羅界
上堂云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若也不明透經經故復罪如是
上堂云鋒刃上踏跳微塵裏走馬勞勞夫復來箇是
知音者

上堂云昨日三人新到出來人事僧露出禮拜師云
不落千常封筭直述來情僧云和尚休得也師云此

猶是落平常僧云恰是歸衆師云龍蛇易辨納子難
瞞下座

勸解

師問僧先行不列木後太過僧擬提起坐具師指云
離却坐具作麼生道僧云和尚那裏待這消息來師
便打僧擬提坐具師又打云瞎漢僧擬議師又打云
且坐喫茶僧便坐師云什麼處來僧云石霜師云怪
得師問僧有一事借問上座只是不得打老僧僧云
看其來由師提起坐具云事奈這箇何僧云莫亂做
師便打僧云莫亂做莫亂做師又打云且坐喫茶僧
云適來道者其來由和尚爲什麼却打某甲師云你
適來去什麼處來僧無語師乃起胸一下師問僧昨
日莊上已相見了也今日人事又作麼生僧云合取
狗口師云也是僧便打師云老僧適在什麼處僧云
再犯不容師却云將謂是箇漢師便打云參堂去數
人新到禮拜師云總是浙裏師僧云伏惟和尚察僧
云路此作麼僧云今日得見和尚師云伏惟和尚察僧
無語師便打師在慈明會裏一日提標翻一籃遠脫
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揚簾見以日
顧視師放身便附師放籃子便行師問僧什麼處來
僧云堂中來師云聖僧道什麼僧道近前不審師云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萬里里州
師問僧其處來僧云殿寮裏來師云雲迦老子作何
面孔僧便喝師云作麼僧又喝師云恰是僧云一任
踏跳師便打一且新到人事乃云請和尚相看師云
不易道得且坐喫茶泐潭專使禮拜乃云德壽禮拜
師云是箇浙裏師僧云不消如是師云舊時氣
息僧云嗒師云嗒卽且致別作麼僧良久云一任踏
跳師撫掌一下師一日不安僧問訊次乃云和尚近
日尊位如何師云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喝指一

下王提刑問建三王云某甲四十年爲官有麼脫得
此塵去生無對師代云一任踏跳又有上峰路連云
這箇是上峰路提刑云寺在上頭那連云是提刑云
恁麼則不去也適無語師代云今日勸破
偶頌

爲山水拈牛

水枯爲山峭峻機分明人類與幽奇兩途語出分明
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杖林山下竹符鞭

杖林山下竹符鞭
杖林山下竹符鞭
杖林山下竹符鞭

北字藏身

雲門透法身從此竟疎親道和風煖三春寒更新
百丈野狐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庭前柏

靈雲桃花

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疾孤輪明皎
灑利刀精輝用無絕玄沙敢保若未徹雲水休話
生滅新羅打鐵燒脚熱磨磨用三尺雪
麻三斤

同袍參學問通津來扣宗師止佛因爲說三斤麻最
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須拈拈拈拈拈拈倍有
疎觀余今更爲重拈過那吒太子析全身
興化問雲居何必話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老樹馬鳴燄光透出

前三三後三三

前三三後三三
前三三後三三
前三三後三三

前二後三三多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
人滿目白雲卧虎草

僧請益三妙三訣師以頌示之

第一妙古老門風甚奇要縱去收來總不傷此箇蹤
由堪繼紹

第二妙浩浩途中有多少子細推來對月華未了須
明納僧窠

第三妙高峰頂猿猴孤輪翠透碧潭心儼然自
入清平道

第一訣門風盡施設分明萬象分徒勞更立雪
第二訣過去現在說疾焰要須分評量還斷舌
第三訣巧拙定生殺頭頭總鋒鏖休論箇生滅

潭州雲蓋山和尚語錄序

李唐朝有禪之傑者馬大師據江西泐潭出門弟子
八十有四人其角立者唯百丈海得其大機海出黃
檗運得其大用自餘唱導而已運出顯顯出泐潭出
念出昭昭出圓圓出會會切住袁州楊岐後止長
沙雲蓋當時謂海得其大機運得其大用兼而得者
獨會師歟師二居法席凡越一紀拔領提綱應機接
誘富有言句不許抄錄衡陽守端上人默而記諸編
成一軸愚仰惠師之名久矣因就端求其編軸焚香
啓讀大矣哉師之機辯也若巨靈神劈開太華首陽
河流迅急曾無凝滯匪上上大乘根器焉能濫之乎
端命愚爲序貴師之道流傳天下且會師之名與道
深於識者悉聞之故不可辭師但實斥其由師袁州
宜春人姓冷氏落髮於潭州劉陽道吾山俗齡五十
四卒於雲蓋山塔有焉皇祐二年仲春既望日相中
苾芻文政述
題楊岐會老語錄
楊岐會老跨三脚驢入水牯牛隊中拽把牽犁種田
博飯橫吹玉笛飽吞栗蒲四十年來叢林以爲奇特
豈不聞三世諸佛說夢諸方老宿說夢是楊岐當日

語不知楊岐自作勞後遂覺也未若要清風再振者
今重行明眼底人試將此錄看元祐三年立春日無
爲子楊傑書於望海樓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九

古尊宿語錄卷之十九

古尊宿語錄卷第一
荷州白雲山海會演和尚初任四向山語錄

參學才長編

師問堂曰校遊示眾云真隨印轉將迷行訂對對等
官分明胡露官疏了結法座云此人寶華王座從朝
至暮與諸人同起同坐諸人還見麼若見更不在障
若不見莫道今日說你便陞座其香云此一瓣香生
為入上帝伏願常居鳳辰永鎮龍樓次拈香云此一
瓣香奉為州縣官僚伏願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
伴生民父母長為外護紀綱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伴
來久矣十有餘年海上雲遊討一箇究竟未曾遺還
一到龍舒果遇其人方契憤憤之心今日對大眾生
風須至莫却為我見住白雲端和尚從教應天灸地
一任穿過蔡州有鼻孔底辨取龍門和尚白槌云法
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西天二十
八祖唐王六祖立在下風一大派教自雲萬里塵埃
揀室毗耶杜口正在夢中手佛出世寐寐未了文殊
普賢曲曲作直所以通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礙迷
封縱恍惚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若也把定封疆說
什麼法堂前草深一丈直得凡聖路絕鳥飛不度天
下納僧無出氣處眾中莫有不甘底麼出來相見時
有僧問優曇花現方便門開朝宰臨筵如何舉唱師
云今日好騎學云某日常空清風地師云省得我
多少問如何是人中境師云寶閣空穴大金鐸響松
隈險野猿啼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分直眼橫乃
云更有問話者麼若無雙泉今日向第二義門放一
線道與諸人相見和泥合水一上且要釋迦彌勒動
地雨花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各踞一方助佛揚化皆
務本事器量堪任雙泉不免也入一分共說東家杓
柄長西家杓柄短任從春草青青炎光熒熒秋樹葉

寒冬水片薄何故如是日要諸人頰時保愛
拈起拄杖云古人道拈起也人回地轉放下也草個
風行四向印不然拈起也人回地放下也錦上鋪
花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長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
懶亂春風卒未休

師在白雲投帖拈起小眾云大眾只怎麼會得理沒
宗風過犯不小幸有見成公案問那對眾宣讀宣
帖了授法衣提起云既是大使頭頭提不起為什麼
却在者裏且道者果底是那果底是乃云揚餅白汲
河涼水却著寒來作上人便披拈法座前云象王回
師于步德家有雙雙眉緊然雖如是事到如斯難為
醉漢自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便陞座問禪非意
想道絕功勳轉身一句什麼生道師云大眾見你學
云也知和尚有此機鋒師云獨出關家學云今日却
成造次師云棒上不成龍問沙場久戰名逐今朝不
涉功勳作麼生道師云長地猶自可個月志生信學
云全無調會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聲師云知君不
是全牙作爭解學云射射遊學云眼規不如手規師
云新長老收關學云口是禪門師噓乃云秋風颯颯
玉露垂珠水碧山青蟬吟草噪回通門大啓文殊普
賢穿過汝諸人鼻孔口是汝諸人當問誰却復云諸
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未嘗說箇什麼少林有妙訣
喚及于孫至今分疎不更說什麼妙訣若人識祖
佛當處便起超越與未超越則且置你道祖佛即
今在什麼處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眉毛與汝諸人
拈出細細床一下

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千棒但向伊道某
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咬你道還笑他德山老人廣到
者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法演遊方十有餘年海上參
尋見數員尊宿自謂了當及到浮山固鑑會下直是
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筋直得百
味具足且道箇子一句什麼生道乃云花發鸚冠婚
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塔前
闌不休

入院日上堂僧問携筇策杖今當行把對封疆師
意如何師云秋風吹渭水暮雲蒼蒼長安學云四面無
門山岳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云你道路頭在什麼
處學云為什麼對向不相識師云日喜到來乃舉祖
師道吾本來教上佛法技法甚精一花開在葉結果自
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說代兒孫多成討校
要會開花結果處麼師云青州東門外萬物無過出處
好

上堂舉古人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下方虛空若
消頰雙泉則不然若有一人發真歸源下方虛空築
著磻著

到興化上堂僧問和尚未離四向時如何師云在屋
裏坐學云離後如何師云走殺關黎乃舉法眼須云
山水君居好城哩我亦論離關黎角對白雲也
大眾法眼雖不擊雲樓森爭奈偏地清風四面吹口
試與法眼把手共行靜開鐘角響且不是聲聞對白
雲也且不是色既非聲色作麼生商量乃云洞裏無
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煙仙家不解論又夏石爛
松枯不記年

上堂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立被人
喚作朕便下座

上堂僧問四向無門山岳秀箇中時節若為分師云

東君須子細偏地發前草學云春去秋來事短然也
師云纔方接彈子便要捏金剛乃眾古人云我若向
你道即死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啞却我口且道還
有為人處也無四向有時疑為你各却只被當門斷
疑疑為你即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
乃云四向從來柳下惠

上堂云元正路斷萬物咸新揚盡大千沙界都
來只在一塵乃展手云是前是舊有人出來道看若
無四向且世諦流布去也遂叉手云孟春猶寒伏惟
百座大眾泊諸知事尊體起居萬福

上堂僧問千峯寒色即不問雨滴濕花事若何師云
今日也相似學云一句迥超千聖對千山鎖斷萬重
關師云一滴落在什處處學云錯錯云錯錯云錯錯
師便打乃云千峯翠岸柳垂金樵又誰歌漁人敲
棹笙簧暗地鳥啼呢喃紅粉佳人風塵云子一一為
汝諸人發上上機回正法眼若向者裏得金色頭
陀無容身處者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
白眾出隊上堂云明日定馬單鎗為國出戰得勝回
文之日滿路歌謠大眾作麼生是歌謠一曲乃云囉
囉囉囉運運有人和得麼良久云鴛鴦繡了從君

看裏把金針度與人

寒食夜小春僧問翠迷久滯日雨登山向上之機請
師方便師云不免入山一回學云德威則步步踏實
去也師云空手却回去學云若是那邊還的當也無
師云罕遇知音學云謝師證明師云知音底事作麼
生僧劃一劃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學云往往隨他
口頭走師云東是阿誰乃云李白桃紅山水綠雲
橫洞日月皎長空若只向青裏得法眼道月明幽
峯裏星分拱辰異便須尾解水清韶國師道通玄峯
頃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亦須自雜碎何也

盡乾坤大地不消一程然雖如是事無一向今夜且
放過一著

上堂舉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
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何謂六祖黃梅
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感人得曾云和尚還得
麼祖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
法師云大小大祖師問者麼便是不識不會為什麼
却兒孫偏地乃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小春僧問施主遠趨於上堂高師一句利於人師云
教天下人成佛去學云悠悠厚內客不說入山來師
云中問猶有眾生在僧便喝師云且道是佛是眾生
學云四向眼難設師云你向什麼處見四向曾拂袖
歸眾師云作家乃云滿口道得成不知有知有底
又道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將成九仞之山莫惜一
簣之土

上堂舉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
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大小雲門大師元
來小膽四向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四機良久却
云者箇說話面皮厚三寸出語成不違好將臨濟休
一日打三頓什麼人下得手雖然罪過滿天新教威
放

結夏上堂僧問五天結制分付眾人未審雙泉如何
示眾師云足不履地乃云結夏無可伴養大眾作一
家懸管顧諸人遂掉手云囉囉囉囉囉囉囉囉送真
怪空疎伏惟亦重
上堂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釋迦老子半夜逾
城直往雪山早是漏逗不少更思惟箇什麼便下座
上堂舉梁山久不上堂主事報云大眾久思和尚示
誨山云打鼓著大眾方集山便歸方丈主事云和尚
許為眾說法何故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

師爭怪得老僧師云雖然以已妨人爭奈賊身已破
諸人要識梁山麼開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
來

上堂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燃無油
師云洞山老漢不是無只是太偷忽有人問四向如
何是善知識眼山云向伊道暗何故且要相稱乃云紙
燃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板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
月下騰騰信脚歸

上堂舉教中道若謂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只如
一大藏教甚處得來若言無說五千四十八卷什麼
處消運到者裏須是箇人始得還會麼眾謗四向如
上堂舉僧問長干如何是上身調御長干下禪林立
或有人問四向如何是上身調御老曾亦下禪林立
為什麼却依樣畫葫見待我計杖成即說向你
上堂舉梁山問石頭乘上二分教某甲粗知承開
南方直搗人心見性成佛其實未明乞師指示石頭
云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也不得怎麼不得
山僧在眾日間兄弟商量道即心心即佛亦不得不即
心即佛亦不得若怎麼說話故稱禪客何故殊不知
石頭老人文武兼備船隻雙全若是四向見處也要

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涌不見海龍宮
上堂云三世諸佛遙望頂禮六代祖師開口不得四
向今日且權為拈使且道是箇什麼
門誇布鼓說說李將軍藍田射石虎
上堂云真如凡聖皆是夢佛及眾生並為增品或
有人出來道盤山老但向伊道不問紫陌花開早
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四向老亦云口啣惺惺
著

上堂云仲冬嚴寒伏惟首座大眾尊體起居萬福兩
彩一賽便下座

上堂云有一則語集似謂人第一不得錯舉便下座
上堂云昨宵年暮夜今朝是歲旦都大尋常日世人
生異見不解逐恨元只管尋枝蔓新舊只如今子細
分明看若也更高量秦時釋律

諸院長老入山師上堂云臨濟入門便喝是甚盤嗎
聲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曹洞五位大
開眼了作麼何故如此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到龍門上堂云有舌胡利無口非啞七出入沒風流
備雅便下座

到海會上堂云白雲山裏白雲人把定封疆無縫罅
無縫罅知幾價莫有知價底麼乃云一二三四五
到興化上堂云世事冗如麻空門路轉除青松林下
客幾個得歸家共唱胡笳曲分開五葉花幸逢諸道
友同上白牛車大衆車在者裏牛在什麼處芳草渡
頭尋不見夜來依舊宿蘆花下座甘露膏長老把師
住云舒州管界元來有箇草賊師云和尚也須提防
資擬議師便拓開

上堂云祖師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祖師恁麼道猶
欠悟在便下座
上堂僧問祖意數意是問是別師云人貧智短馬瘦
毛長乃云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
君過一線便下座

上堂云春氣乍寒乍暖春雲或卷或舒引得韶陽老
子放出針眼裏魚乃云錯
謝主事上堂僧問王索仙仙庵安時如何師云七孔八
竅學云如何是仙庵師云眼瞶耳熱僧禮拜師云點
學云如何是仙庵師云眼瞶耳熱僧禮拜師云點
乃云文殊張帆普賢把柁勢至觀音共相唱和麻得
雙泉閣中打坐打坐即不無且道下水船一曲作廣
生唱囉囉哩囉囉哩俗氣不除

上堂云今宵正月半乾坤都一片普賢門大開相逢
不相見乃云過在阿誰
上堂云默然默然無上菩提從此得賺殺人便下座
上堂云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
拄杖記得乃拈起拄杖云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
云同坑無異土土

上堂舉鏡清問玄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拈箇入路
沙云還聞偈淡溪聲麼清云聞沙云從昔裏入師云
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木然輒不得離却者
最

謝典座上堂云小繩錢買大繩井索日急要用放離
木杓雖然破家具應用有處著錯南北東西水酒
不着
冬至上堂云少年天子此日拜郊林泉之士遠望歌
謠萬歲萬歲便下座
有一道姑入山禮拜師上堂云道可道非常道真可
笑短娥一夜結鴛鴦解把金針呈巧妙將並老黃梅
兒孫一何拙如今箇箇口吡呀問著烏龜噴作龍四
面今日與君決別怎生雪冤家冤家莫向背地裏吐
舌

次住太平語錄
春學清遠集
師入院日僧問遠別雙泉來臨禪衆入門一旬願師
舉揚師云也待一觀過學云恁麼則清涼山遠人
休去只此焚香便見師師云恁也不領學云今朝
親見高端的勝聞名師云猶自喃喃問如何是太平
境師云數層寶塔侵天起萬本喬松平地寒學云如
何是境中人師云開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
來學云人境已變師指示向上宗來事若何師云須
信下方城郭近果然鐘磬接笙歌問如何是佛師云

露宵跳足學云如何是法師云大放不放學云如何
是僧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
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間之寶能變窮爲富此之
一寶能轉凡成聖且道如今是凡聖聖太平道總不
是何故若欲速根苦甜瓜徹蒂甜
上堂云達磨無端少林面壁二祖斷臂一生受屈黃
藥樹頭討甚本蜜太平今日兩眼如漆李廣神箭是
誰中的
上堂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者箇
舌頭若識得者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
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者箇舌頭只成小
脫空自說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太平恁麼說話還
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
上堂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云少喜多嗔學云如何
是實中主師云傳言送語學云如何是主中實師云
鍾旭小妹學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二日纔出口地
上繡網開乃云近日太平院神和參聚散參底老婆
禪喫底粗米飯知事失照顧主人少方便雖然沒滋
味要且緩緩喫
謝莊主上堂云一不做二不休不風流處也風流若
要公私濟辦好看露地白牛
上堂云此箇物上柱天下柱地院水作口院山作鼻
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頭上戴鬘垂
學云見後如何師云青布遮前學云未見四祖時爲
什麼百鳥銜花獻師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學云見
後爲什麼百鳥不銜花獻師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乃云西天二十八祖也恁麼道唐土六祖也恁麼道
天下老和尚也恁麼道獨有太平不恁麼道何故
不敵衆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更須知獨拍三臺須是

露宵跳足學云如何是法師云大放不放學云如何
是僧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
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間之寶能變窮爲富此之
一寶能轉凡成聖且道如今是凡聖聖太平道總不
是何故若欲速根苦甜瓜徹蒂甜
上堂云達磨無端少林面壁二祖斷臂一生受屈黃
藥樹頭討甚本蜜太平今日兩眼如漆李廣神箭是
誰中的
上堂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者箇
舌頭若識得者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
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者箇舌頭只成小
脫空自說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太平恁麼說話還
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
上堂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云少喜多嗔學云如何
是實中主師云傳言送語學云如何是主中實師云
鍾旭小妹學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二日纔出口地
上繡網開乃云近日太平院神和參聚散參底老婆
禪喫底粗米飯知事失照顧主人少方便雖然沒滋
味要且緩緩喫
謝莊主上堂云一不做二不休不風流處也風流若
要公私濟辦好看露地白牛
上堂云此箇物上柱天下柱地院水作口院山作鼻
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頭上戴鬘垂
學云見後如何師云青布遮前學云未見四祖時爲
什麼百鳥銜花獻師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學云見
後爲什麼百鳥不銜花獻師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乃云西天二十八祖也恁麼道唐土六祖也恁麼道
天下老和尚也恁麼道獨有太平不恁麼道何故
不敵衆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更須知獨拍三臺須是

大家催

上堂云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釋迦老子弄精東達磨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低聲但向伊道祇要拋磚引玉

上堂云山僧今日將山河大地盡作黃金鑄該有情無情總令成佛去然後太平不入者保社何故事之不足議之有餘

上堂云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且道那箇是太平口自云兩片皮也不識上堂舉寶壽作街坊時見兩人相諍一人以手打一

拳云你待恁無面目寶壽因而得入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辦私辦大眾聽取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辨真與一拳當時便打正

上堂云太平瀟瀟漢事盡經編如是三十年也有上堂舉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亦復不能知尋常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只是藏牙伏爪太平有箇見處不惜眉毛舉向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秋風吹渭水寒葉滿長安學云如何是奪人不奪人師云路上逢人

半是僧學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少婦棹輕舟歌聲逐流水學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高空有月

千門掩大道無人獨自自行乃云數日已來連綿大水所到之處皆有損傷曹源一滴瀾滿人間衲僧一吸

鼻孔遠天且道名字既同爲什麼損益有異誰知遠望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收印不無何人親手月中仙桂和根拔海底驪龍把角牽

上堂云撮土爲金猶容易變金爲土却還難轉凡成

聖僧容易轉聖成凡却甚難何故誰肯屈尊就卑且道不凡不聖一句作麼生道乃云不得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舉三祖見二祖禮拜問曰請師戲罪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云求罪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

竟因成一頌舉似大眾無孔箇子隨拍板五音六律皆音偏時人不識黃幡掉笑道儂家登寶殿

上堂云淺開深悟深開不悟爭奈何爭奈何歎佛不在香多

上堂云開眼爲叢合眼爲夜坐斷舌頭誰談般若命色頭誰不入保社

上堂舉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嘲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歌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

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繞展脚眠蚊蟲鴉鴉出

上堂因雪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云有時問著師僧或堅一指或進一步或

下一喝或拂袖便去上座未在何故太平未曾向二三月間下一陣雪向汝諸人在如今有箇漢出來道

老和尚莫七期八倒見今下也不是乃展手云了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在泥裏學云出

水後如何師云在水上問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逢人多問路學云正登九五時如何師云天下太

平學云登九五後如何師云誰論好醜乃云未後最慙慙儂家隨處新大千沙界裏不免箇中人且道那箇是箇中人乎無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舉雲門道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雲門云蘇噓蘇噓太平即不然平地上箇箇丈夫荆棘林裏坐得底是好手何故乃云格

上堂云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

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麼有麼便下座大眾散師高聲云待者待者應昭師云收取坐具

復問待者云還收得坐具麼待者提起坐具師云我早知你恁麼也

上堂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大慈不如小慈學云出世後如何師云小慈不如大慈乃云人荒田不

棟信手拈來草不認大哥妻元來是嫂嫂知州出鵝梨青州出大棗無事巾單下箇箇從頭咬

上堂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

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休問什麼姓大

衆山僧被他一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者業拔本

上堂云有鹽日鹹無鹽日澹太平問說口似匾橋便下座

上堂云神通妙用不欠絲毫通人分上何用切切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上堂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一月攝誠哉是言也可謂聖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曰如畫

謝典座上堂云變生作戲雖然易舉口調和轉見難誠濟若知真箇味自然飽飽不相

上堂拈起拄杖云昨夜三更夢見拄杖子殺我一片禪向我道和尚明日早起上堂舉似大眾昨日錦上鋪花今日脚踏實地但看今日明朝說甚祖師來意

自在次日又為一僧舉起火把云昨日也應麼今日也應麼且道昨日是今日是說甚不是你看是甚火色

上堂云今朝正月半與諸人相見堪寒長新而粒粉皆成麩薦不薦金箔春風扇

次住海會語錄

恭學原序集

師入院開堂日宣疏了乃云疏帖一時讀了若其金剛眼睛底何必重說傷言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便塵塵若香麈四向白棍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

師云金鐵情將平祖道鐵鞭多在恨無聲莫有不顧危亡底神僧麼出來相見僧問白雲山下祖令當行

如何是祖令師云一二三四五學云德麼則昨日太平今朝海會師云高著師僧問昔日為霖去今朝領

眾來朝賢臨座下願震一聲雷師云你還聞麼學云風送好雲歸碧洞水潮滄海助波濤師云知心有幾

人學云寒山常撫掌拾得每感懸師云將謂無人學云也不得壓良為賤師云且禮拜著乃云問話且止

夫第一義適來若於四面提下薦得千聖不能近祖師言不到天下作者拱手歸降何也況第一義本來

清淨不受諸塵如何說得同道方知今日放過一著

提祖令為後學之模範建立宗風若非當人易能傳授

授詞乃云陳謝既畢不可空然有一頌舉似大眾

日暖風和花正開七重山鎖白雲來繞思忠城市繁華

處又出松門步一回

師在太平受帖拈起示眾云德麼會去早是純漢何

也若焉說五千四十八卷豈不是說若不憑說又如何

何辨白請維那分明拈出讀就了遂陞座乃云祖令

當行十方坐斷其中莫有不惜性命百廢出來與老

僧相見時有僧出云日月易見好事難逢師云令人

疑者問公既已至師今受社意西來願舉揚師云雲

從龍風從虎學云人天既獲問而諱更有尖新事也

無師云有學云如何是尖新成事師云曉過也不知

問白雲長老太平神師於其中間未審如何辨的師

云你試定當看學云莫是月無來去影現于江師云

一任釣龜打兔云法不孤起仗僧方生明鏡當堂

好醜自現久參上土言下知歸晚學初機當須了細

是以古人道法無去來無動轉者輒成山嶺單似大

眾觸目光明處處新其中那箇辨疎親抵固枝上下

花秀一度芬芳一度春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思遠多太子學云迦城時

如何師云自有西天上在學云到雪山時如何師云

藍身穿膝鶴巢頂上學云爭奈未是學人安身處師

喝云禮拜了退乃云大地為洪爐烹煉強與弱大道

本無元卷舒由案輪凡聖路出殊各自看謀畧
謝首座上堂云棍破蟠桃核得見其仁將斷龍鱗
得過其寶雖然如是也未是好手黃帝失玄珠於赤
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未索之而不得使艾詬索
之而不得乃使阿象直健阿象得之亦未是好手爭
似今日與大眾同使一箇通事令人雖然如是也只
得一半
上堂云永嘉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祖
師道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大眾且道是箇什麼乃
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結夏上堂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云七重山鎖滄溟
水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來去去萬學云人境已
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云尚亦不如語直乃
云此夏居白雲禪人偶聚會三月九旬中尊卑相倚
賴粥飯與茶湯精進隨忍耐還意習經書任運行三

昧彼此出家兒放教肚皮大
上堂云昨日有一則因緣擬舉似大眾却為老僧忘
事都大一時思量不出乃沉吟多時云忘却也忘却
也復云教中有一道真言號聰明王有人念者忘即
記得遂云唵阿盧勒總婆娑訶乃拍手大笑云記得
也記得也竟佛不見佛討祖不見祖甜瓜徹蒂甜苦
瓠連根苦下座
解夏上堂云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金風動
處警啾啾之蛩吟玉露零時引林間之蟬噪遠煙別
浦行行之鷗鷺爭飛絕壁危岩處處之猿猴競嘯又
見漁人舉棹樵子謳歌數聲羌笛牧童戲一片低
孤客夢可以發揮祖道建立宗風九旬無虛棄之功
百劫在今時之用如斯話會衲子橫眉不見道一塵
不立始歸家若有纖毫非眷屬
上堂僧問見來不來時如何師云各自守疆界進云
見來却來時如何師云看築著你鼻孔學云謝師答
詰師云放乃云古人道如何是不動尊朝到西天暮
歸唐土大眾莫是動而不動不動而動麼只者便是
曰雲見處
郡中回上堂云船上無散工時時事不同昨朝城郭
裏今日白雲中且道不動尊在什麼處自云氣似繡
袋令人可愛
自出緣化回上堂云白雲海會院足水兼柴炭唯少
麻與麥眾人皆盡見親去化檀那疎却阿羅漢且望
大慈悲一一看佛面大眾佛身充滿於法界且作麼
生看我道不隔一條線
上堂云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遇
祖師開如何是祖師開把火入牛欄
上堂云我有一柄掃帚盡雪山雪我有一張口臨事
無可說我有一雙眼和盲伴訪瞎任意過平生為龜

喚作鹿處世學為人喚水須防喧仰山曾道底兩口
一無舌四海五湖人當陽管不替

上堂舉靈雲悟桃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幾兼
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今更不疑玄沙

云諦當其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說什麼諦當
更參三十年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獨木橋子學云如何趣向
師云緊峭草鞋乃云幸然可伶生剛地學恭問既然

恭得了未免壯莫問問即自家困即自家困祖佛
生冤家好與槌一頓且道佛祖過在什麼處若人會

得許你具一隻眼桐樹郭宅講塵塵云桐林郭評事
家門幸食祿性靜好吾宗溫良如美玉封疏請諸山

管齋種洪福二人長老共談玄正值陽和二月天滿
鹿飲溪水作水野後啼樹霧成煙黃梅路上多知已

今日同乘般若船乘船即不無且道說箇什麼事幸
遇三春明媚因行不妨掉臂囉囉運囉囉乃拍手

大笑云是何由調萬年歌

上堂云二月春將半相呼同賞新寒食近清明百花
開爛熳或上白雲翠或遊赤水畔野外携樽人路傍

酒醉漢半笑半悲啼真誠堪喚喚人謂我覺天
子細分明與批判看看五湖禪客莫輕誚記取公案

者公案

上堂舉趙州問婆子什處去婆云偷趙州算去州云
或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連打兩掌州便休去師云趙

州休去不知眾中作麼生商量白雲也要露箇消息
貴要眾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

兩掌咬斷牙關婆子可謂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
各千古重如山

上堂云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師
云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

願後添生鐵

施主請上堂云道吾與新源往山下弔慰源村棺間
曰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

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須與某甲
道若不道即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打打道即不道

源便打至院吾令潛去白雲今日忿氣不甘須要斷
者公案道吾第一不解與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

俗當初待伊問道生耶死耶但向伊道等歸院裏向
你道當時若得者語靈利漢一翻翻著大小大道

吾和尚也又免得一頓拳頭有眼底子細看

解夏上堂云九旬三箇月彈指管然問忙者直然忙
問者直然閑事無窮盡千古白雲山

上堂舉雲門一日普請般柴次乃拋下一片柴云一
大蕪放只說者箇師云大小雲門錯下註脚老僧當

時若見向伊道普請處不得狼藉若點檢得出免你
普請

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扇師云王言如絲學云如
何是先照後扇師云其出如給學云如何是照用同

時師云舉起軒轅鑑曲尤頓失威學云如何是照用
不同時師云金將火試乃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首

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大泉真箇新婦阿家免煩路
上波吒過飯即飯過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上堂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學云如
何是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爍學云如何是曹洞下

事師云曉書不到家學云如何是為仰下事師云斷
碑橫古路僧禮拜師云何不問法眼下手學云留與

和尚師云巡人犯夜乃云會即事同一家不會萬別
千差一半喚泥喚土一半食麥食麻或即降龍伏虎

或即提颯榜蝦禾山唯解打鼓秘魔一向掌杖者箇
一場戲笑皆因戲笑拈花白雲隨隊骨董風撒土

撒沙若無者箇腸肚如何衣點還家且道還家一句
作麼生道今日祭華人不識十年前是一書生

上堂云但知喫果子莫管樹曲豈不識曲承樹爭解
喫果子不過祖師開爭會敵生死如何是祖師開拈

却大案山

上堂云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
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

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鳥不得梧桐豈不棲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橙了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橙

下天地懸殊師云這兩人一人過船一人渡水若點
檢得出許你具正法眼

上堂云望天祈好雪祥瑞實難如鷓鴣青松上變成
白老鷓鴣牽出薄寒馬金銜柱成銀鑲花苦苦苦

罰什麼忽然變成雨

石臺師爺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鐵旗
鐵鼓學云只有者箇為復別有師云采石渡頭看學

云忽遇客來如何抵待師云龍肝鳳髓且待別時學
云客是主人相師師云謝供養乃云昔日先師頌臨

濟三頓棒云一拳拳倒青鸞樓一趨趨翻鷓鴣洲有
惡氣時亦惹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泉若到白雲門

下須要眾人助拳

上堂舉起拳頭云若喚作拳頭一似不曾行脚若不
喚作拳頭對面相設除此之外也少一拳不得

出隊歸上堂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心却祖師
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什麼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

佛一分奉多寶佛耶

謝首座上堂云彌勒看不見釋迦說不得麼尊貴
生日用無差忒得不得識不識三德六味逾幾子

古萬古為規則
上堂僧問如何是燃燈前師云令人疑者學云如何

是正燃燈師云錯認定盤星學云如何是燃燈後師云一場懺懺乃云每月有箇十五無始劫來盡教教到彌勒下生未免有甜有苦且道畢竟如何南山白額大蟲元是西山猛虎

上堂云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大衆作麼生是真說撥很撥賴若信不及白雲爲你道一要衆人會二要能神知乃拈起法衣云者箇真紅色剛然道是辨

百尊宿語錄卷之二十

五堂居士于五堂...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古尊宿語錄卷二十一
舒州白雲山海會演和尚語錄

上堂云風和日暖古佛家風柳綠桃紅祖師巴鼻眼
親手辦未是惺惺口辯舌端與道轉遠從門入者不
是家耶且道畢竟如何相見又云無事不來還憶君
上堂僧問如何是白雲為人親切處師云愛振轉人
鼻孔學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不知痛痒漢乃云
四海五湖尚土圓遠無狀村夫只解拖犁拽水草
無底鉢孟高懸羊頭賣狗肉時中那辨精與麁恁麼
續佛壽命誠哉天地懸殊誰有拔山之力橫身擔荷
也無有麼有麼有即家門富貴無那章負老盧

上堂舉僧問巴陵鑿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鑿云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師云大小大已凌只道得一半
白雲即不然柳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上堂云春風別有巧工夫吹綻百花品類殊唯有牡
丹并芍藥時人一見便歡娛且道那僧分上成得什
麼邊事拈來喚能歸何處透骨香付老盧
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云計較未成學云二
祖立雪時如何師云將錯就錯學云只如斷臂安心
時又如何師云揚帝開汗河學云總不恁麼時如何
師云却問取二祖乃舉達磨問二祖作什麼二祖曰
請師安心白雲當時若見好與二十棒何故他人親
見將謂兩箇說安心法畢竟如何善薩龍王行雨潤
遮身上數重雲

上堂云昨日開關開今朝靜悄悄子規枝上啼蝦蟆
鑽入草好箇寒食天章負白雲老為亡僧下火提起
火把云大眾三世諸佛向火煆真轉大法輪開名不
如見向今日智悟上座見向不如開名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
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云一口

吸盡西江水浴陽牡丹新吐蕊嫩上感塵勿處尋掃
頭種著自家底

結夏上堂云聖制已臨時當初夏幽蓮之露帶香翠
單鉢無差瀑瀑之溪谷清冷潭溪芳翰稱餉子安居
之地實古家禁足之方大啟禪關巨延倚侶扶立宗
肯高建法幢上答君親下資舍識莫不怡悅林中情
檀林師子王婆師子象師子象共跡舉萬象深澤指
掌間大眾聚頭土面從他笑贏得白雲堆裏閑
上堂草拄杖一下乃舉起云拄杖子敢問你還說得
如來禪麼自云說不得還說得祖師禪麼自云說不
得既說不得白雲今日出自已意去也出自已意小
兒子戲入天眾前討甚巴鼻

上堂僧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云打唯打磨學云
飲者如何師云飲你無著處乃云恁麼恁麼蝦跳
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似鐵硬如泥金
剛眼晴十二兩袖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沒商量無
鼻孔底將什麼聞香已中塵塵云白雲相送出山來
滿眼紅塵撥不開莫謂城中無好事一塵一剎一樓
臺

上堂舉馬大師不安院主問云和尚近日尊位如何
大師云日向佛月面佛師云會麼如不會白雲與師
頌出聲美女子畫娥有鸞鏡臺前語似疑自說玉顏
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
奚茹會上堂云六月三伏天火雲布郊野松閣臨水
坐解帶同歡舞霓侶弄荷花質別傾玉掌紅塵事繁
華碧洞何瀟灑酒重會在明年相期莫相捨白雲曾有
約願結普蓮社
上堂云佛相生冤家悟道泥土無為無事人聲色
如響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恁有箇淡出來道恁麼也得不

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
鬼窟裏作活計

上堂云先入白雲門次過白雲浪吞底果蕭囉底
杳米飯君子如到來好好看方便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治平師學云如何是道中
人師云赤心為主學云未審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
師云名傳天下乃舉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
心是道又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
人大師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師云為
復是同是別同則神出鬼沒別則醉後添歪畢竟如
何待你急得熱向你道

上堂舉古人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誰便
下座
上堂云五千四百八卷教理行果成見祖師門下商
量須知一貴一賤貴則珠玉難借賤則分文太遠有
人於此辨得白雲與你三十必有箇淡出來道夫大
夫實罰分明不知是那箇三十良久云三十年後
上堂云三處移場定是非頑心不改在家時呼兄喚
弟長如此且作個老古錘
陳助教入山煎茶上堂云戒定慧相扶堂堂大丈夫
吹毛光燭佛但不同途
謝典座上堂云白雲歇枯老漢嘆嘆無皮酸骨與塵
取巧安排任眾人師喚良久云羊羹雖美眾口難
調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
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去問取智哉僧
問智哉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你說去問取海見
僧問海見海云我到者裏却不曾僧却舉似大師大
師云戴頭白海頭黑師云馬大師無者懶惶處且道
得箇戴頭白海頭黑者僧將一擔驢驢換得箇不會

若也眼似流星少人失錢道罪

上堂云庭開金菊宿根生來鹿勃蘭一兩聲昨夜七
峯牽老典千思萬想到天明

冬日上堂云蓬塵西來事久多變後代兒孫門風無
限攪極身心一團麻線白雲今日都截斷人眾一
百單五近清明上元定是正月半

次日上堂云一陽生後正履寒皎潔吟吟掛碧天木
鎖瀑泉聲細碎風搖危木影拳拳狂猿抱子藏深淵
羸鶴將鶴逐仙真謂可師徒立雪方知古德用心
堅

上堂舉德山問龍潭久稱龍潭及子到來潭又不見
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師云龍潭老人可謂騎
賊馬趕賊便下座

送諸郡化主上堂云荷與諸禪流才能足機割運人
定有錢見向寧無麥已足吾家兒久為物外客溫柔
一手權剛硬雙拳擗牙爪一時全勝南山白額

上堂云一代時教五十四八卷空有頓漸豈不是
有永嘉道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
賢如電拂豈不是無大衆若道是有遠他永嘉若道
是無又這釋迦老子作麼生商量得恰好若知落處

明見釋迦卷卷彌勒若也未明白雲為你點破道無
不是無道有不是有東望西耶尼而南看北斗

上堂云說佛說法枯槁豈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
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後慈慈也不得不慈
慈也不得慈慈不慈慈慈不得不則白雲萬里忽有
箇出來道長老你慈慈慈也則白雲萬里有箇說話
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
笑箇什麼笑白雲萬里

上堂云白雲門前路往復行大步中間有一片方磚
你諸人為什麼却踞不著

王提刑入山上堂云祖師門下如箭中的手辦眼親
無得無失曾問朝暮臨風清風市座學人上來請師
決破師云殘臘一雨即漸迎春學云天垂寶蓋地布
金蓮去也師云未為多在學云多麼底事作麼生師云
人天衆前不欲造次學云此海波瀾增浩渺釋天日
月轉光輝師云也不消得乃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
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迦葉云倒
却門前刺竿著又永嘉道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
曹溪是師云迦葉教倒却刺竿永嘉又教宗旨且
道倒底是立底是到者裏須是具擇法眼始得畢竟
如何倒也七縱八橫立也二三成六七峯閣上共談
玄一句一言清耳目

歸新僧堂上堂云十月今朝初一新構雲堂已畢聖
果已得安居雅麗全勝舊日於中受用之時凡百互
相愛惜願存古佛家風三有因恩復益慶儀別有上
開具位題名立石敢助遠近諸檀越記取摩訶般若
波羅蜜忽有箇出來道長老不妨好文章乃云咄白
雲口裏道誰敢道不好

提刑入寺上堂云兵匪印轉將逐符行大權菩薩覆
護衆生相應者善言諷誦凶頑者伽林縱橫中間
簡度量太深玄關留不住聖凡位裏又能收
奈何不得佛法無靈驗白雲有箇消息說看古人
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
於當念頓須彌於芥中樹大千於方外變大地為黃
金樓長河為酥酪到者裏合作麼生國土動搖迎勢
至寶花彌滿送觀音

端午上堂舉昔有才造無鬼論說幾放棄有鬼
現身祈手謂秀才云你爭奈我何白雲當時若見便
以手作鳩鵲背向伊道谷孤

上堂舉肅宗帝向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

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曰師良久云會
麼帝曰不會國師云吾有弟子耽耽此塔事請師
問之師云衆中盡道國師良久師不知思故待提當
病肅宗若是作家君上待伊道後詔號源但何道國
師國師何必肅宗後詔號源呈頌相之南澤之比
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回船留瑣殿上無知
識師代肅宗云問言語雲寶領道無縫塔兒還難澄
潭不許蒼龍聲聲落落影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師
云雲寶可使千古傳名老僧俱愛他道澄潭不許蒼
龍盤首尾一時貫串如前來一絡索拈放一邊且
道畢竟如何乃云姪女已歸霄漢去歐耶猶自守空
房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起佛起祖之談門云糊餅
白雲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起佛起祖之談只向
伊道驢屎似馬糞又云破草鞋又云靈龜曳尾且道
是向是別試辨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極則事師云何須特地乃舉僧請
益那耶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耶耶云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師云金身羅漢
落眼成翳

上堂云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相
習跳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

上堂云行者不報來打鼓曲承木頭上不免將就
錯參

上堂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終而後始有
狀有愛畢竟如何但管熱念

上堂云通周沙界幾曾移步深山白雲是何報土若
是真道人家日洗鉢盂兩度
新曉法鼓上堂云多戰頑皮不響新皮幾動震天
雷無滯莫言隨勢去有聲誰謂不平來何也雙眼聽

不問雙耳與不見一條半坦路是難設方便

上堂云本末須歸宗單用其語利劬虛空大棒打老鼠

上堂舉世尊滅後諸聖弟子於畢鉢屢中結集法藏阿難既陞座形儀與佛無殊大眾遂生三疑一疑阿難成佛二疑佛再現身三疑他方佛化阿難唱云如是我聞眾疑皆息當時若有箇漢出眾云大眾依而行之各自散去免見滿藏現面擾人腸肚然雖如是猶未則絕在何也阿難道如是我聞白雲也道如是我聞若道當時是重古經今若道即今是重今經古要會麼優劣化不開跡絕無香氣

上堂云六祖能大師是箇大癡漢後代兒孫養展轉生惑亂子細好思量白雲不著使

上堂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快走始得乃來雲門道開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餅放下手元來却是箇慢頭雲門好則其好奇則甚奇要且只說得老婆禪若是白雲即不然作麼牛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迷舉手作打杖鼓勢云翻八雜札

上堂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報樂音空不得妙

上堂東龍牙云天下名山到因脚半深辛苦與鐵著而今老大不能行于裏把柄破木杓白雲仰不然脚也不能著草鞋手亦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富安樂

上堂云達磨西來事今人說掃帚天河爭起浪月桂小聞香何也見成公案

安樂院主修齋上堂云昨夜得一夢夢見臻公在天宮與帝釋對坐珠問帝釋曰天上有五菽相是否釋云此是佛之所說豈可妄言於是帝釋却問臻云我

團團浮提有不持戒者是否臻云此是佛之所說豈可妄言良久臻云天宮雖樂不是久居遂下十八重地獄乃見閻王居正殿與地藏菩薩耳語臻便出門

首見一青童鞠躬云東海龍王請伴諸雜漢齋臻遂往赴齋得數顆如意珠一時分付諸門人白雲被珠光一耀忽然覺覺以至今朝諸法孔為臻公說齊請白雲座大眾且道昨夜夢底是過來說底是眾中盡是久泰先德禪道之精若人辨得試出來露箇消息着有麼有麼若無白雲又有箇古話釋迦老子在跋提河側般涅槃了迦葉始至蓮金棺而哭於是世尊為現雙趺大眾且道般涅槃時是現雙趺時是乃云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

謝監收上堂云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上堂僧問不昧當機請師直道師云捏聚放開乃真僧辭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師云換却你心肝五厥無佛處急走過師云屬過留聲三千里外達人不得結舉師云出門便錯僧云慈麼則不去也師云種果却生豆州云橋楊花橋楊花師云不見日又夜爭

教人少年

小春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忽有箇出來道長老尋常室中愛問人如何是你心某甲仰不會却問長老如何是和尚心老僧仰向他道却來者裏持虎須什麼心造次說向你他若又問稻樹子話長老作麼生會向伊道我有一箇方便有甚方便却須先問取首座又問德山人門便作麼生會我聞便肉戰臨濟入門便喝作麼生會是什麼破事

鞋直饒一時透過也是七九六十八
中秋上堂云中秋月古今盡謂尋常別別不

別皎皎清光過大千任從天下耘耘說

上堂僧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云鉢囉囉學云學人祇問一字為什麼切那箇字師云七字八字學云也是懶得其便師云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乃云祖師心印好消息處無消息無消息占象分明拈起也大干炭等放下也凡聖同源有時印却請人向門自海諸人甘伏不肯承當帶累白雲受屈且道過在什麼處

上堂拈起拄杖子者箇拄杖子不從天台南岳得亦不在此土西天且道生在什麼處若也知生處則得受用若也不知迷靠却下座

上堂舉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頭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大眾若作禪會則謗經若作經會則謗禪若作一團則能備有人跳出日銷萬兩黃金若跳不出有處著你在

上堂云但知月圓月缺誰知月缺月圓忙忙乘船過水不知過水乘船百年三萬六千日等閑老却朱顏各自照鏡看是什麼高孔

上堂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燃無油若問白雲對道無油不點燈雖然如是也較洞山三十里祇是其間有箇好處有甚好處諸人黑地裏撞著露柱悟去也不定

歲朝上堂云威音王已前也怎麼威音王已後也怎麼三世諸佛也怎麼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也怎麼前年去年也怎麼明年後年更後年外後年也怎麼忽有箇出來道和尚和尚自云若不被他喚作便一百年也只怎麼復云元正孽祥萬物咸新去年乞火和煙得今日瞻泉帶月歸歸運推後日南長至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孟春猶寒伏惟百座大眾起居萬福蘇武牧羊海畔累日忻然李陵望漢臺邊終

朝笑發落在甚處仁義只從貧處出世情偏向富門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枯骨無言乃云每日

起來挂却臨濟棒吹雲門曲德趙州拍擔仰山鐵

篙山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斬成家活更告諸公每

人出一隻手共相扶助唱歸田樂笑談淡飯且悲

過何也但願今年盤熟羅羅歌兒與一文

上堂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

與二十林底向一鐵圍山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

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

云一度破地傷怕見斷并索

上堂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猶兒十萬倍下座

上堂舉寄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

空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首後有留問

雪峯和尚見德山出得箇什麼便休去雪峯云我空

去空了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箇人從東

京來問伊什麼處來他道蘇州來便問伊蘇州事

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說白雲不道何故只

高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姜邵伯稿

上堂云二十五年坐這曲景木頭上舉古學今則不

無祇是未曾過著第一句家中莫有具大慈悲者試

出來道看也要眾人共知善乃平生行脚有麼有麼

莫道無忽有箇出來却問如何是第一句白雲不免

向他道放憨作麼

上堂云難難幾何般易易及巴鼻好好催人老鸞

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

上堂云先法不可示詞相寂滅這兩句猶較些字

忽過於了相角時如何由上指云天天云今日上元

貧窮受作種種鳥龜來得成唯唯有四海神流箇箇

眼中添屑何故不說不說下座

請化主上堂云造化之功祖家門下自大地發生之

氣春夏秋冬決含靈顛倒之心常樂我淨若據約僧

明處又且不然變大地為黃金捲長河為酥酪猶未

稱白去存忽有箇漢出來道似說話只是箇貪心

不足漢自云道者舉

上堂舉達磨大師云誰得吾正宗出來與汝證明尼

總持云據某見處如慶喜見阿闍佛因一見更不再

見達磨云汝得吾皮道青云據某見處實無一法當

情磨云汝得吾肉二相惜三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

吾髓師云當時若見他三人怎麼道各人好與三十

棒只如白雲今日也合喚二十九林留一棒與汝請

人其間若有知痛痒者不單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

其或未知堂裏喫粥喫飯更須嚙嚼多見是淨圓吞

却

上堂舉釋迦如來往初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恩佛

命匠人雕梅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諸人且

道下來底是出迎底是又教中道如來者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莫是法身無來去化身有來去麼若人於

此見得日銷萬兩黃金其或未然草鞋錢放什麼人

還

上堂云說禪被禪纏不說却成現若具箇不說真箇

好方便如馬前相撲似霹靂閃電會即大甯貴不會

空對面

因齋上堂云不寒不暖喜春遊士女傾心結願修自

覺一生如幻夢如知百處類浮漚子規啼處具消息

不著說不著重遺撲自古至今如今誰錯誰不錯有

箇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也白雲錯錯下座

師一日持錫遠方丈行問僧還有場牛人問命麼無

對云係贖今日開舖並無一人垂顧可惜三尺龍

鬚喚作尋常破布

上堂云有一明僧問釋來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

不說又被不說礙礙舉山河大地又被山河大地礙

從彼頭上且安頭與金不博輪又大意如此快樂口

無爰

上堂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

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若以世諦觀之曹

山合喚二十棒若以世諦觀之白雲合喚二十棒然

雖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背一人全不背若

人點檢得出許你具半隻眼

上堂云你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棒頭豎起拂子便

作勝解及千山會集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

知勝解不斷前宵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推向一邊且

作麼生是你諸人常住法身乃云有功無功其復履

空

請供頭修造上堂云白雲今日權將大宋世界作一

高峯盤先將東嶽太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

山中嶽高山定却五方次將五臺峽嶺文提羅浮以

為相助左畔則科飛騰陣右邊則虎口雙關遠舉手

云且道這一著落在什麼處若知落處便為敵手若

也未然白雲試通箇消息十九條下路爭功勢未休

莫教一著錯敗于卒難收

正旦上堂元正啓祥西天此土萬物咸新爾才麒麟

應時納祐誠言不謬孟春猶寒種種多般伏惟百座

大泉普天齊用消諸知事懷才抱義并諸化主如龍

似虎尊體起居萬福直是如金如玉歲歲三百六十
管取壽足飯足

因齋上堂云二月中春物象鮮盡塵沙界一般大芥
毒雨洗去冬雪野火風飄昨夜煙燈續午間催日
長江時見客乘船人生幾度逢斯好是誠心種福
田

端午上堂僧問今朝五月五種龍好苦鼓難是無事
人亦請燒一柱師云急急如律令進云也得小鬼做
雷枝桐師云鍾馗嚇你乃云今日端午節白雲有一
道神符也有些小靈驗不敢隱藏舉似諸人一要今
上皇帝太后聖躬萬歲二要合朝卿相文武百
官州縣宰官常居祿位三要萬民樂業雨順風調有
國符使却來報白雲道諸處盡去偏只為神道小不
奈一件事何遂問他是其事使云神和子鼻孔遠天
白雲向伊說莫道你我不奈何然雖如是澤廣藏
山理能伏豹畢竟如何一抽三三添四黃牛角向天
八脚垂過算急急下座

上堂舉尼問趙州如何是密密意州於尼腕上拍一
拍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州云你猶有這箇在師云
此尼若是箇人但向他道也放和尚不得

上堂僧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祇如白雲舌
頭未嘗是什麼人坐斷師云東村王大翁乃云日用
事無別憑君為甄別若於言上會知君打不徹不於
言上會心頭似火熱先過趙州關斬斷白雲舌不負
先聖聖歸堂且懺歎

上堂云若要天下橫行見老和尚打鼓升堂七十三
八十四將拄杖敲口便然雖然如是拈却門前上馬
臺剪斷五色索方始得安樂

小春僧問德山不吝話千古把斷要津白雲今夜小
春未審如何施設師云我不可承嗣端和尚不得也

學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云是何言歎道云只着
師又為其人施設師云你還信得及麼道云某某甲
作麼生信師云你是會來問不會來問道云某某甲
是不會來問師云昨日為甚各一僧來道云今日却
甚却于戈相持師云只為買貨不當價道云屢良為
賤則得爭奈有諸方在師云大眾若取者一員齊客
進云放過一著師云噯乃舉陸且大夫問南泉弟子
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欲鑄作佛得麼泉
云得陸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大眾夫為善知識須
明決擇為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
不得還知南泉潘處成白雲不惜眉毛與你注破得
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你若更不會老僧今
夜為你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
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
此佛兒子了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眾還
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連作一
箇佛南離部洲作一箇佛西履耶尼作一箇佛北鬱
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然
然又與什麼作麼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連還他
西履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
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你又與什麼作佛還會麼
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談語大眾記取這一轉
上堂云平生百了千當底正好吹林且道還在什麼
處打你百了千當

上堂云去聖時遙人愛爾慈則生嗔爾則生愛且
道作麼生是不愛東海剪刀西番皮袋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開田地祇如成音王
已前未審什麼人為王師云問取吳普人學云和

尚為甚偷人來答師云祇為你故別人問學云與和
尚平由去也師云大遠在乃云五目莫觀其容二聽
絕聞其響有功者罰無功者賞括須彌山秤來二兩
忽有箇道一方知識為什麼大秤秤人物事自云官
不容針私通車馬

謝街坊上堂云街坊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
老僧劈面便撒糲選老僧先見彩袖一遮並不妨事
今朝舉似大眾不敢隱藏何故費伊磨天下得者箇
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為什麼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
以筋力為能然雖如是實主塵惹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許多時向什麼處去來乃
云連磨未來時冬寒夏熱連磨來後夜暗晝明諸人
若下得一轉平實語喚喚聞喚喚聞酸酸若道不得
迦葉門前底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博戲相似忽然贏得身心歡
喜家業昌盛覆蔭兒孫不覺輸他自然迷悶然雖有
輸有贏此事還在白雲今日有條拳條無條拳何不
見陸且大夫與南泉有雙陸次大夫撮起骰了問南
泉云恁麼不恁麼便恁陸彩去時如何南泉云見
骨頭十八大眾此去縣城不遠外人問得便來捉賭
時又且如何乃云白雲自有道理記得龍牙道學道
先須有悟由還如曾國快施舟雖然有開關田地一
度贏來方始休

上堂云目健連雙足越坑大迦葉聆筆起舞畢陵迦
訶罵河神迦留隨夷埋身糞壤此事教中一一有出
處總道是習氣祇如祖師門下連磨九年尚登秘苑
擊杖承山打鼓石華臂引雲華觀越國師水梳歸宗
棧石德山入門便棒騰濟入門便喝無業操有人問
便道莫妄想且道是箇什麼衆中還有久熟先德天
下橫行具頂門上眼底袖屢出來為白雲譯錄也

要暢快平生有歷有歷若無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且
道畢竟如何朱夏火雲歸碧洞清秋危露滴金盤
先師忌辰上堂云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正當
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事數不
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
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稱曾越乃
云交下李與能表白起表云本是你送我今朝我送
你生死是尋常權倒又扶起至墳所復謂眾云今朝
正當三月八送殯之人且聽說君看陌上桃花紅香
是離人眼中血

上堂云仲春漸暖牡丹生卯紫鸞機身香扇開眼共
賀芳春三盃兩盃唯有白雲一生禱板
百尊宿語錄卷二十一

全唯附七十五卷此
古尊宿語錄卷二十一
德該錄四兩行共
張山轉西本
寶曆乙卯歲三月五日

門人惟慶編

師在海會受請枯香示眾云八十翁翁親編送付
維那宜跪畢陞座云三處住持只道滋味這回冤家
難為迴避白蓮華鼻孔海會山出眾
當晚小恭云一則三三則七牧羊皮呼女員花棍馬
河邊望夫石石擊尺赤土畫數筆從教眼格癢復云
灌甸三十載今作老黃梅好是明明說從教鴨鴨
入院祖師塔燒香以手拍云當時與慶全身去今日
實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為驗以此為驗送禮拜
開堂黃梅宰公度號師枯起示眾云見味差却異寶
香五其中若也不見請表白對眾枯出宜跪畢乃云
便與朕散去早是多事了也若也不信遂枯法座云
少間向上頭撒沙撒土去也使塵塵枯香也哩罷復
拈香云此一炷香在舒部二十七年三處任院諸人
總知迷欲燒次復云不得也須說破其十五年行脚
初參遷和尚得其毛次於四海參見尊宿得其皮又
到洋山聞鑑老處得其骨後在白小端和尚處得其
髓方敢承受與人為師今日幾向爐中從教薰天矣
地有耳眾者辨取四祖和尚白起云法筵龍象眾當
觀第一義師云當觀第一義寶劍雷鋒何聖雷隔三
千最勝無倫曾眼辨手能親出來相比試僧問舊店
新開別寶亦一回拈著一回新師今已陳腐能位端
的如何佛鏡塵師云朝到西天暮歸唐上進云已得
軒轅辨端的靈光從此照恒沙師云最初一句作麼
生進云不辭山路遠踏雪也須過師云你猶醉在僧
問靈山一會迎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什人得聞
師云與靈山無異進云古之今之盡是如音師云知
實一句又作麼生進云點頭不吐舌師云無人孟浪

遇你進云忽遇筆雲繩霧為解又作麼生師云老僧
打過鼓乃云遠來四祖師叔白起云當觀第一義只
如第一義且作麼生觀要會麼三世諸佛若無第一
義將什麼化度有情西天四七立宗二三乃至天下
老和尚若無第一義將什麼建法立宗風只如當今聖
帝若無第一義將什麼統御天下知那學士知縣宣
德合座尊官若無第一義將什麼為民父母乃至在
會施主若無第一義將什麼崇敬三寶然雖如是也
須各各自悟始得

上堂舉古人遺夫為善知識須是驅耕夫之牛食
人之食驅耕夫之牛令他的齒滋盛奪飢人之食令
他永絕飢虛眾中聞者多是如風過耳相似既驅
其牛為什麼却得齒滋盛既奪其食因什麼永絕
飢虛到者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脚
手便與我 撥這一通趕教走到結角處便好向伊
道福不重交過不單行

上堂云二月春中新暖唱歌打拍板鳥鷄走入鷲
羣鴨兒凍得前隔水上或浮或沉何時解成珊瑚子
細好好思量天地去此不遠復云類要必羅王
上堂今朝二月初五行者先來打鼓長老壯喜然
思量說佛說祖大地雪深三尺禽獸哭泥喫土今年
必定豐熟自然五風十雨者裏有箇好處且道有什
麼好處遂作雷聲云是什麼復云雷乃發聲
上堂云夫為禪客如出塞將軍你將得雲門半片
餅來我與半箇須彌山若不如是焉敢稱禪客

上堂云夫為出家之人須有出家之具得法眼方
為出家如何是擇法眼破燈盡畢竟如何擔板擔板
結夏日上堂云孟夏漸熱伏惟首座大眾會候萬福
却似夾竹桃花錦上鋪花遍地花莫眼花每等事個
不用張查下座人舉慈察察

上堂舉永嘉道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濕一
切聖賢如電拂大眾這莫若不具金剛眼睛便見
體徧野如何即是切閉路雖險夜行人更憂
上堂云立雪斷臂指輪後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
箇是什麼語江城市

上堂云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畢竟作
麼生牛角長三寸兔角長八尺四溟東海流般若波
羅密

上堂云門外有大路不肯大開口臘月三十日胡亂
外邊走好大哥

上堂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夜月嚴凝霜天凍冽池
與鳥龜凍得成龜更說兩句舌頭成鐵
聖節上堂云十二月初八日今上皇帝降誕之辰不
得說別事乃高聲云皇帝萬歲皇帝萬歲

上堂云無邊身香藤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
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相乃擲下竹杖合掌說歸
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
盡大眾無邊身菩薩說得且止諸人還解自量也無
若教老僧自量直是無下手處不見古人道時充佛
座功德難量盡于燒香雲雲幾幾何故如是別是一
家春

上堂云一年只餘此月天這未曾降雪奉告三眾龍
脚各自進相報說普天普地鋪銀且要應時應節更
望大眾慈悲為念普賢菩薩畢竟作麼生摩訶
郭朝奉祥正請上堂朝奉於法座前燒香云此一瓣
香爇向爐中為光明雲通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
禪師伏願於此雲中廣座上學問向門放出先師
形相與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碧岫猶相建往日
今朝事不問夜解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故白蓮風掃
進云襄漢薩相吟鉢囉野怪麼麼幾度白雲漢上

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覺麼不覺麼柳條金線且
要應時來不見呢居士問馬大師不覺萬法為侶者
是什麼人馬大師云汝汝一吸書西江水即向你
道大眾一吸書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爪捺的不
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

上堂云春雨雨無涯乾坤已具知東君行正令梅柳
一枝枝祖師門下客相見在今時相見即不無說什
麼事便下座

上堂舉蕭宗帝問因師云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
因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教樣因師具

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因師云吾有付法弟子純源却
請此事請詔問之師云前商是眞珠瑪瑙後面是瑪
瑙眞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
一首佛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

上堂顧禪床左右遂拈拄杖在手云云只長一尺
下座

上堂云世有一物亦不屬凡亦不屬聖亦不屬邪亦
不屬正眞事臨時自然覺令抵死妄知換却性命

上堂云擔水河頭賣諸人盡笑怪滯貨没人猜一似
欠他債昨夜三更半石人關棧拜這箇說話莫道你
理會不得我也理會不得

上堂云古人道世間何物他不隔於毫釐十世古
今始終不離於箇念師云是即是只是太實雪示
聚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地向向前漆桶不會
打破普請看大眾雪對向然請諸人不必也然雖
如是還有與雪事同底麼試出來與五祖相見有
麼若無遂拈拄杖卓一大龍王獨微行過百千箇須
彌山却回來法座上坐又送雪字滿雪字山只是不
動行一步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遂舉拄杖

云豈不見先師翁道放在臥床裏要要打老鼠

上堂云凡心即慧露堂堂念念無差即道耶向去處
言今日事觀音自在放毫光良久云莫聽老僧好

上堂云三月安居今已滿九旬何足事如何西天螺
輪開聲久此上勝珠說者冬季遊二十年遠意泥流
水孔精成河林泉開上齊弘護使使流韻著聚塵

上堂云時候李休霜冷皎潔銀河耿耿松懸一打爐
煙頗稱吾家好景

上堂舉僧問投子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役子
云演說大藏教師云投子被人一問直得掉掉沒交

涉若長五祖即不然或有人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
事也無老僧即向伊道作情而大信之本行然雖如
是與他投子自雲萬里畢竟如何要作諸方眼作麼
上堂云悟了同木橋家家尋路一字是一字一句
是一句自小便不脫空兩歲學校放洪水生蓮花一年
生一度

上堂云頰頰喚汝不歸家會向門前弄土沙每到年
年三月裏滿城開盡牡丹花

上堂云青巖蒼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溪流出沒太
處之中自十九至二十三日萬餘人來此赴會開關
地如今只見老漢獨開口吧吧地告道多人是關一
人是靜直是白雲萬里畢竟如何一人開活活多人
靜悄悄不歸家喚茶好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能幽雲門道觀世音普
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云却是箇慢頭如此則隨他
脚跟脚也五祖有箇道流認得性快樂無憂底則
採藥似大眾忽然於此省去也不定良久喚侍者侍
者應諾師云其意癡

上堂云仲冬嚴寒普備世間富貴即易貧窮即難唯
我林泉之人無易無難為什麼如此良久云無人處

向你說

上堂舉普化道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虛空
裏來虛空裏打四方八面來連伽打歸海開得邊僧

問云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云明日人悲院裏打帶
若是五祖即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
便打是他道五祖首伽樹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
故一任舉似諸方

上堂云應接無方唯是此一毛端上廓心田生枝延
蔓廢家族點點舒光耀祖天

上堂云風和日暖喬樹鬱鬱桃李妍而燭錦成行芳
草濃而鋪茵作陣花落一片兩片浮碎玉以空穿柳

舞三回五回曳長絲而再再當是時也古人道幽鳥
語如黃柳垂金線長煙收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
滿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於下好商量良久
云你且商量

上堂舉僧問雪峯云古問寒泉時如何峯云燈日不
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趙州問得云不

可從鼻孔裏入也僧却問趙州古問寒泉時如何州
云老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云若有人問五祖古
廟寒泉時如何即向伊道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

渴或有箇人出來問道與與與與水是一是 我即向
伊道分枝到孤縱橫自在低處洗田高處滾來

上堂云趙州道箇柏樹下庵院隨後雪白米中間有
箇白蓮華一口吸盡西江水喜美囉哩囉哩囉哩我

目我你自你深村有箇白頭魚吐腮兼領九條尾良
久云喚好怕人

小於舉樂山初然石頭問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
知訪問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石頭云
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樂
山因指一石坐次石頭問云汝在此作什麼山云

一物也不為頭云怎麼則開坐也山云問坐則為也頭云你道不為不為箇什麼山云千聖亦不識不頭送有須云從來共住不知各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這天凡流豈易明師云大衆有是過得祖師問當馬道去路始會此般說話石頭怎麼垂示便類趙州庭前柏樹子洞山麻三斤雲門起佛越祖之談五祖亦有一頌任運不知各輕者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四面專使文詳持法到師於法座前授書拈起同尊使云這箇是四面底開製底在什麼處使云驗在目前師云試不問這道問座云有手難逢何不出來大家唱和時有僧出問云石頭說書僧是鈍漢玄沙白紙說詞賦四面底來有何祥瑞師云本教從來無便地進云與房則問同下坦派透過祖師問師云真箇也無進云可謂是黃梅然後無人識獨許來山一老師師云更有入在進云和尚也不要疑著師云也落在開製後進云只如四面無門老和尚向甚處得這消息來師云你向其處處去來僧問東時云這箇直得恁麼黑又指西時云這箇知冬得恁麼肥師云不得指東劃西僧以坐具一劃云者箇不可喚作東西也師云看你亂走進云和尚低聲恐人聞得師云你過來也耶當不少僧以手擱口云是我招待師乃云大家四面長老有善計大眾前須有說過四面大漆桶洋師分半桶白蓮蓬不開蓋却我鼻孔且道為什麼如此無你出氣處

太平專使至上堂云萬里無雲點大清租天日月自分明太平不計將軍見却將便建太平

且作麼生會白蓮今日曲順後微不惜眉毛亦為頭出有中無中無細中細處中旋

上堂云今朝三月初五老漢亦無新補無字指路堂堂狂見納僧受音與他如何如人學射

上堂云今朝八月二十佛法兩字難入深村大小老翁遠祖師不及

霧無私到楊有華師云是過云觀面如機又作麼生師云不與別人說進云和尚只知其一且不知其二師云你作麼生進云祖師知道來也歸作歸佛正是時師云被你道著進云已得與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乃云記得昔日僧問六祖黃梅衣鉢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度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也無祖云不得僧云為什麼和尚却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又舉問雲峯和尚見德山後得箇什麼道理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迴師云大眾此二尊相一人是祖師一人是禪師及平問者便道我不會佛法又道我空手去空手迴你諸人還當伊麼說

上堂云未透祖師開真問大雪山一步一萬里千難與萬難

上堂云今朝八月二十佛法兩字難入深村大小老翁遠祖師不及

一 偈頌

投機

山前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費來還自
買為松竹引清風

山居

床是柴棚席是茅枕頭舊但牛中凹霜天索寞人投
宿睡到平明手却交

自貽

白雲堆裏古家風萬里霜天月色同林下水邊人罕
到方知吾道樂無窮

造興

冉冉白雲間颯颯微風起至哉造化功孰為究竟始
究之既不能徒然自尋喜

聞角

幽窗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眼
裏有堪聽有不堪聽

病起

病來又病皮枯骨料撒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
低鼻孔依前空突兀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携笠採藥稱幽情牧童唱罷胡家曲子規枝
上一聲聲

山中住萬疊千重誰伴侶縱使知音特地來雲深必
定無尋處

山中坐月夜霜天寒鴛過爐灰燼盡未成狀報曉家
禽清耳聒

山中臥一片清光高鑑我但得身心到處閑多身布
納從教破

讀白雲先師真

一月在天影合眾水師真之真非月非水青黃碧綠

觀茶樹看來半頭半喜

贊四祖實和尚

狂花包裏老蒼梅不向陰陽地上開峰蝶豈知香遠
存難尋踪跡去還來

自贊

眼晴耳聾行步能鐘人前強笑又手當胸

自述真諦二首

以相取相都成幻妄以真求真轉見不親見成公案
無事不辦百年三萬六千日翻覆元來是這漢
我真我贊唯已自知面面相覷有甚了期

學道先須得枯歸聞聲見色不思識長天夜夜家家
月影落澄潭幾箇知

示禪者二首

祖道何殊世路平時人行處不須驚撥心未到先移
步直似玄沙問鏡清

示學徒四首

學道之人得者稀是非長短幾時虧若遇百語論高
下恰似從前未悟時

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滋味長心地不生閑草
木自然身放白毫光

一片秋光對草堂籬邊金菊開香蟬聲未息涼風
起勝似征人歸故鄉

終日談玄第一宗枯河過裏魚鯨直繞祖佛無階
級須向奇人棒下通

送已德二禪者之長安

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古今有此吾道堪任山之厚重
海之淵深白雲留不住根佛其能禁極目少林晴峰

傍觀華岳登岑分得難摩拈拈法且彈一箇訪知音

悼四祖實和尚

此病彼圓寂吾門何得失生死若空花去來如鳥跡
東涌忽西沒影桂寒堂壁三十三天樓帝鎖黃念般
若波羅密

悼夜子肯禪師

寂住峯頭雲灑落香泉溪水高揚浮渡帆直入大洋裏
運載既緣終昨夜狂風起船角女子戴現花八十翁
翁穿繡履

悼淨渡圓監禪師

淨渡圓高瘦相我林坐出標風搖夜來寒影落兩
橋誰唱胡笳十八拍

用崇勝大師

苦霧單庭軒悲雲鎖暮天師歸真淨界影挂月孤圓
去不去兮若之夢來不來兮誰後先誰後先閑浮樹
在海南邊

悼陳古先

子既卜遷居禪家第一機有旣不挂樹無住坦然遠
世塵那堪戀思情盡屬愚相歸門下客到此辨龜跡

訪信和尚

維摩之後室長開立雪求心悟善財木老花彫兮白
雲亂卷波澄霜夜冷皎月徘徊不二門萬遠相訪又
騎龍馬入塵埃

送白首座回鄉

歸心休問路多端四海為家木足製隻履何名思達
磨諸侯九合奚齊桓

次韻謝甘露順長老

本自居山不厭山水聲山色異人問知音若會儂家
意任是危層亦共攀

送仁禪者

白雲巖上月太平松下影深夜秋風生松成一片地

送文禪人窺觀

今生父母當親觀從本命娘子細看動轉施方不碍力一回舉骨毛寒

送劉僧

相聚淮南四十年而今歸去路三千有人若問西來意水在江湖月在天

寄信上人

一籠鉢且隨緣此事時時強為宣知已不來春漸老孤半皎月對寒泉

次韻謝黃龍圖

海會雲山疊亂龍潭高碧聲冷使君乞與安閑地時共輝徒發夜聽

次韻謝高靈師兄

每覽嘉隱為清風益可愛有時說向人時人都不會回首望衡岳萬山千里外獨亦立斜陽堪憫秋籬

歲寒送信師者作耳

春騎騎石欲高飛吃仙臺前雙翠微本目黑心為雨窈何曾有意泄天機風雷倚勢聲光遠草木來陰色澤肥莫謂功成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送化士三首

巖縫道開雲片片龍幽石半從龍為客昔謂佳枯後却入煙蘿第一重

莫論人情與道情大都物理自分明空山山下大流水今古滔滔徹底清

處無立雪人路有塵埃客傾蓋此時心恰開行色與瓊樓化象

寄太平燈長老

水中撈得委恐懷環環客在待便從從問問問問問不隔編邊五祖山語笑令人愛極目情真實禮貌多自在

思鄉便欲回不應他人怪再見是明年往來無事礙寄高登本禪師法兄

春山望極幾千重獨凭危欄誰與同夜靜子規知我意一聲聲在翠微中

送住白雲入院後示二三執事

登山須杖杖凌水要行松有客開顏笑無愁展脚眠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試比紅塵裏清虛直幾錢

寄諸郡丐者

坐一須走七古聖留蹤跡此土與西天備簡明格尺照鐵化為金磚石變成壁大力那羅延是婆羅中的

寄舊知二首

隔湖多時未是疎結交豈在頻相見從教山下路晴曬萬里晴光都一片

朔風掃盡千岩雪枝上紅梅包欲爛飄飄寒雲天外來喜家此境幾誰說

送化士四首

何事秋風入夜涼稻花時後遠餘香要知此箇真消息未後放勸味最長

院前臺前幾別時桃花似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欄望便看青前一兩枝

送化士三首

出自白雲山携瓶亦堪清心中幾萬端唯我能相許外為雨為霖去復還

水落高秋玉露寒蓮葉前凋菊漸殘披白雲片片迎新馬不知知向誰說向誰

寄書未到能先寄傳語不來我未知度日林泉無世慮欲眉偷看白猿兒

梅花欲謝不謝桃花欲開不開思君共聽猿啼處一片白雲天外來

偶作

及時欲寫天邊鴈毛色觀來苦未全號叫不妨知節令養成飛去有何難鴈屬鴈塔宮初占古殿禪人入理深淵無形無狀千難萬難後生成長心堅石穿

賦祖花次李提刑韻三首

此花過與人間別結果開花當處生更天會祖師端的有未萌天炮已先成

此土西天祖佛各尊頂上鐵花生世間無限丹青手只恐吟成畫不成

造化之功品物情正當生處不再生草校樹葉空勞力一朵開時一佛成

次韻謝彭運使留題七峯閣

山展管小閣聊且寄生平三四危峯頂喻象分外清縱使千回眼見爭如手親一偏透得此箇重閣乃是平生方便

次韻謝吳都督

山家言趣最幽微路轉峯回到者稀一鉢青膏清永日滿頭白髮已玄機遠塵瀑布窻前落哭月狂猿相上飛自憐平生眼不足那知淨世是兼非

次韻謝劉仲李朝奉

讀書之言不在多文錄不二問維摩趙州眼賺四天

下願有同來漫行溪

驚竹驚松積翠陰綠楊紅藥徧園林到頭須讓西湖水漫靜還如君子心

東嶺途中

一宿成家水孤雲萬里遊吾門應靜世路幾時休舉首問明月憑心寄手牛歸期何太晚猶尚住德州東嶺中

眼說不足可聽不盡水自出而流也

言正希道

七角疎慵不記心無無有夢到項性水程山色已長元
字創善從行到海深

能個雨潭瀉瀉若也雙帶長涉波浪深深流轉轉瀟瀟

謝石方

非交西風激外壽時旅信巾文經夢覺歸心管思思
著穿斷人大月也高

送宋人卿

但得心開到處開莫拘城市與溪山是非名利軍如
夢正眼觀時一瞬間

送呂公輔

送客別金沙行去路除淡煙籠碧漢薄霧縹緲紅霞
百古今新樹下株長嫩芽誠思分袂處翠首見桃化

送黃景純

秋雲秋水兩依依寒鴉聲聲度翠微多回洞壑可尋
岸楚天空澗不知歸

重會郭功甫

清空居士久相知三十年來只片時今日白蓮花下
見輝摩元足舊容儀

寄李元中

寄盡千張紙徒煩心手勞人情如大華爭似道高
嘉慶室

一松一竹一溪雲

時有清風伴日送意外聲長似
雨迥然居者不知春

黃梅東山演和尚語終

古風集詩錄卷之二十一

附錄序文

益聞言語道斷而未始無言心法雙亡而率相傳法
有得免忘蹄之妙無執指會月之志故宗師起而稱
揚若尺權取之不竭學者從前領悟如連環解之無
窮教外別傳道斯為美西師和尚方遠久尚請無
私開旋黃華之庭踐履白雲之室帝心是道信千成
全紅粉佳人發最上之機金色頭陀無容身之處念
恐明呪唱太平歌昔諸方之所未聞後人之所警策
其他如語不可彈論廣于簡編度為龜鑑云耳知台
州黃巖縣事張景倫序

粵自靈山拈出妙蘊傳來天下叢林分枝布葉石霜
古月海會重圓介在祖山隱若敵國誰主茲地演公
其人演公系本蜀川令行淮南三提宗印二紀于華
仁義道中空華結果荆棘林內石筍抽條莫放後錄
現前種種葛藤會去克勤上人錄其語要言之資揚
免用龜上敢言有實無虛矣抑終愧非宜經聖二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河間劉敬澤序

海會演師昔行脚至白雲掌頂逢一善知識據師子
座現比丘身為無所為說無所說有時拈毫雲覆浪游
戲自如有時截斷釘釘于不可諸方編漆四象景
從因測其由舉皆自失師獨然視而笑莫逆於心會
未踰時遂蒙受記天人叶替自四面而住太平父子
附承由太平而來海會隨機答問因事舉揚不假尖
利自然奇特其徒纂集請余為之序欲傳於世云紹
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吳郡朱元村序

此序文見於古風集詩錄卷之二十一
計字八十二百九十五
見於古風集詩錄卷之二十一
計字八十二百九十五

汝州葉縣廣教首禪師語錄
師初開堂日纔陞法座大眾雲集師檢香示眾云此
一瓣香不從他方得即汝州水自然願皇帝萬歲重
臣千秋文武百僚常居位但某道薄人微獨事先
瑣謝耶中巡檢司徒諸官員等光揚佛日野干說法
釋迦和南梵上引帝釋後隨重法不重人謝西州
和尚遠發絨封曲舞早能慷慨無盡兩院主首街市
檀越堂內僧衆請某開堂說箇什麼即得若說三乘
五姓來又有甚麼輪塵主宣揚若說仁義禮智信又
有夫子夫子是儒童菩薩入佛化俗若足開揚宗旨
又有諸方宿德和尚穿鑿了也更教某甚處運斤斧
即得便有僧問祖相傳心印印皆親師今出世
法對何人師云氣中天子劫盡外將軍令學云法海
一滴家師指向上家風事若何師云高祖殿前笑會
怒須知萬里迤邐問昔日世尊說法梵王親躬此
日朝騎臨還將何指教師云寒風過時聲咽咽鼻
喃喃悅殺人進云與麼印法雨洪傾入大有賴也師
云雲籠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問不落絲絲請便道師
云溪間如何是無礙塔師云頭不梳向不洗問如何
是出家人師云鬚髮頭進云與麼即在家出家師云
籠麻鞋問喫却施主食將何報答他師云老僧嘗過
進云與麼即與黃金亦消得師云家醜不外揚問
實翻未出屋時如何師云不可錯怪老僧進云出屋
後如何師云換手捉胸問如何是禪師云文殊殿問
如何是道師云法堂是老僧益進云禪道相去多少
師云汝問我各進云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如何
是向上事師云七律對十三學家禮拜師云教休
不肯休直待兩齋頭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刷坑
頭籌子問臨機一句請師導進師云遠進云與麼師

沙場無朕跡也師云清一輪身容師云云遠府西來
為傳東土直指人心已併成佛獨標萬象物外官揚
悟之者徹宅不隔迷之者背覺合塵中下之根也須
于細莫處透時光各各有之況以西來的意發外別
傳道莫一言縱橫自在打破觸觸却脚豈豈不是
麼快僧問學人來日擬入帝京帝上不願時如何師
華時頌云云一年春盡一年春爛日無私遍乾坤時
人盡唱無私曲罕遇知音對者稀進云與麼即處處
遍身去也師云底事作麼生進云十方世界盡是學
人行履處師云真師子兒進云勤師證明師云一辭
在眼空花亂墜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麥熟水賣
問如何是實機一句師云有你驢漢胡進云與麼即
打破弄琵琶也師云捺謝放屁聲問如何是隨色摩
尼珠師云開市散本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拍手
唱歌行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
為明師云肩分八字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雙耳
垂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何不高聲問進云莫者
便是也無師云是即錯進云如何得不辨師云子館
萬錯問如何是非非法義師云十字路頭坐進云不
會意旨如何師云一任眾人看問如何是金剛不壞
身師云白羅碎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終是一堆
灰問如何是出家人師云草際不露頂進云露頂後
如何師云榜殺家頭高問無邊身菩薩來遠起也無
師云水牯牛進云與麼即頭上安頭師云一頓五斤
料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雙生頭角進云出水
後如何師云一場歡慶問承古有言未得入頭直須
入頭既得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意旨如何師云獨脚
蝦蟇能上樹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野鶻帶箭
問如何是戒定慧師云破家具
師上堂良久云夫行脚禪流直須清淨奈學須具泰

學眼見地須得見地何方始有自現分始得不被諸
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云有時句到意不
到寂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日投象
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乾坤只與光明照十方
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空
坑問如何是道師云萬緣俱頓息夜半鷄驚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手劃一劃進云不會此意如
何師云合掌靈山問世尊問如何是和尚心師云長
三天進云如何通信師云方圓二寸餘問學人未到
來時如何師云被殺老僧進云到來後如何師兩手
提胸問慈雲起處雷聲大廣教門上惡惡時如何
師云今冬額雨零來年麥大黃進云與麼即大眾有
飯飽也師云蝠頭誇富貴人住住及問起中相隨
為何不識師以手劃一劃進云意麼即直截根源
也師云冥冥一去香杳何如
師上堂良久云宗師血脈或凡或聖前朝馬鳴人堂
地獄獲湯爐炭牛頭獄食森羅萬像十月年快師方
此土有情無情以手劃一劃云但入此宗門中
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
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得取出出來對眾道
看若是道不得即舉有平生亦重問忽爾大開提人
來還相為也無師云西天出白氈進云未審此意如
何師云東土波斯算孔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洞山見雲門進云未審
意旨如何師云山僧是真州人問如何是真道人師
云靈犀犀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莫道外人問問
心地法門與佛相去多少師云開梨致問老僧有各
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五九盡日春問如何是道
師云家家門前長安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齋後
一椀茶問已畢未明以何為驗師云關中裏打禪槌

蓮云意旨如何師云日午點金燈問如何是無縫塔
師云破皮厚三寸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金勝題
在天下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蟬蟲求吻為入
梁食食肉啄傷心道云為什麼學人不識師云無
心依物質太平

師上堂有僧問鏡上法堂來時如何師道釋林一
下進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無人過讀打與一頁尚清
淨如磨為什麼打魚鼓吹飯師云打草鞋穿門路絕
輝塵時如何師云無手行者能打得進云有者即泥
佛人抽穿也師云無目之人不假燈

師上堂云聞鐘聲即舉拳而來如無鐘聲向其處去
即得若是上來下去是何面目不來不去又思也上
坐了也作麼生是衲僧出氣底鼻孔道得底出來道
看直捷道得也是勿交涉若是道不得也即隨坑落
壑便下座問慈父慈母佛前懺悔慈佛慈相向其處
處懺悔師云長連城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人盡
蓋開承古有言良由取捨捨即是不捨即是師云大
洋海底鑽龜上進云怎麼即取捨俱忘也師云遇明
眼人舉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香熟來年麥是
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麥熟當年木屐人禮拜師云

彭祖詩年八百成莫忘却稀木懶步如何是衲僧
活計師云城東太山廟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用
官手哭單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破盆子進云未
審意旨如何師云堪作麼問不落言詮請師便道師
云西方極樂世界進云怎麼即滿口道不道也師云
東上樹了人問如何是和尚受用處師云三天二日問
如何是毗盧體師云寒時寒熱時熱進云不會
意旨如何師云冬天着火向夏月取涼問學人人心
病請師一服妙藥師云破皮厚三寸進云未審意旨
如何師云杖頭挑取

師上堂云廣教有驗人開教人機活人句還有入道
得麼若是道不得舉員平生問和尚朝也說暮也說
還接得幾人師云泊合疑疑老僧問靈山如畫月會
溪如枯月如何是與月師云昨日擊金鐘告報天下
開進云怎麼即山河大地也師云大眾齊合掌香煙
滿乾坤問無目人來請師指路師云坐食都不問矣
作問師進云不會此理如何師云紫羅袋裏盛官
鎗金勝題名天下傳問大施門開請師垂示師云腦
後抽簪進云便怎麼會持如何師云孤峯無宿客進
云囉囉師便打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涅槃山
側畔香煙滿乾坤進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
首勢子引到西方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昨日
十九今日二十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僧
鼻臘俗列青年進云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
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倒伏
怨他誰問布鼓當剎擊誰是知音者師云眼中有
釘進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荷荷寶雨師
師上堂云諸禪德若是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師地遍入地地也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理論似此之輩且夫涅槃空內消彼真將養始得謂
何如此當言不避艱苦若是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道亦非真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是苦因而招惡果何不離此之外試與廣教相見看
方有養學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善於惡道還委
悉得原直饒委得入地獄如箭射無人替代渠莫道
不道進直問遊塵裏中未曾逢一人時如何師云稅
進云怎麼即碧雲外無依傍也師云未會解開解
僧云錯師云尋打二十棒趕出院問如何是客客
處用心師云關市裏觀逐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
一任眾人看問如何是涅槃門師云三更無忌諱進

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却思五更時問西州和尚還
化向什麼處去師云寶塔元無錢家信似天涯問如
何是涅槃路師云玄沙不出家實善不渡河問如何
是正令一句師云古裏裏點燈猶作怪樹上呼喚
梨意如何問六國來朝時如何師云南有雪峯北有
趙州進云怎麼即萬里絕煙塵也師云目前無一物
不換太陽春問遠道相投請師一棧師拈起火示云
會麼云不會師云滿城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只穿
寒問維摩默然文殊讚善此意如何師云真埋沒維
摩進云怎麼即清淨道場師云真對認定盤星問春
來萬物秀石頭為什麼不生芽師云為報退方恐補
子只為覓心致令廣教打二十進云又太不慈悲生
師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師上堂云說底法即便也是也十二時中行住坐臥
喇喫飯合掌頂禮寬言細語問打相爭揮拳擲劍是
也不是若道不是即法有二見若道是為什麼不依
去不歇去若約至理論須是待廣教與你打破彌
彌却彌蓋耶然山河無礙豈不慶快還委悉得麼直
饒委悉得入地獄如箭射無人替代渠莫言不道環
重問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進云合體機請師應用師云
今年頻雨水何人不傷心進云怎麼即雪散青天出
山高眾岫歸師云日出天然真寶羅觸日真問忽逢
大闢提人來師還相為也無師云法久成弊進云慈
悲何在師云年老却成魔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失
如何是第二句師云是肉來蛇如何是第三句師云
今日好晴云三句不分時如何師云來日到岸州問
寶初未出陣時如何師云開口者云出陣後如何師
云拈却牙齒問如何是論頓不留礙亦師云日日打
三更石人側耳聽云如何是語漸透當而合道師云
胡處分明說面相呈問三災竟起如何救之師云廣

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却思五更時問西州和尚還
化向什麼處去師云寶塔元無錢家信似天涯問如
何是涅槃路師云玄沙不出家實善不渡河問如何
是正令一句師云古裏裏點燈猶作怪樹上呼喚
梨意如何問六國來朝時如何師云南有雪峯北有
趙州進云怎麼即萬里絕煙塵也師云目前無一物
不換太陽春問遠道相投請師一棧師拈起火示云
會麼云不會師云滿城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只穿
寒問維摩默然文殊讚善此意如何師云真埋沒維
摩進云怎麼即清淨道場師云真對認定盤星問春
來萬物秀石頭為什麼不生芽師云為報退方恐補
子只為覓心致令廣教打二十進云又太不慈悲生
師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師上堂云說底法即便也是也十二時中行住坐臥
喇喫飯合掌頂禮寬言細語問打相爭揮拳擲劍是
也不是若道不是即法有二見若道是為什麼不依
去不歇去若約至理論須是待廣教與你打破彌
彌却彌蓋耶然山河無礙豈不慶快還委悉得麼直
饒委悉得入地獄如箭射無人替代渠莫言不道環
重問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進云合體機請師應用師云
今年頻雨水何人不傷心進云怎麼即雪散青天出
山高眾岫歸師云日出天然真寶羅觸日真問忽逢
大闢提人來師還相為也無師云法久成弊進云慈
悲何在師云年老却成魔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失
如何是第二句師云是肉來蛇如何是第三句師云
今日好晴云三句不分時如何師云來日到岸州問
寶初未出陣時如何師云開口者云出陣後如何師
云拈却牙齒問如何是論頓不留礙亦師云日日打
三更石人側耳聽云如何是語漸透當而合道師云
胡處分明說面相呈問三災竟起如何救之師云廣

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却思五更時問西州和尚還
化向什麼處去師云寶塔元無錢家信似天涯問如
何是涅槃路師云玄沙不出家實善不渡河問如何
是正令一句師云古裏裏點燈猶作怪樹上呼喚
梨意如何問六國來朝時如何師云南有雪峯北有
趙州進云怎麼即萬里絕煙塵也師云目前無一物
不換太陽春問遠道相投請師一棧師拈起火示云
會麼云不會師云滿城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只穿
寒問維摩默然文殊讚善此意如何師云真埋沒維
摩進云怎麼即清淨道場師云真對認定盤星問春
來萬物秀石頭為什麼不生芽師云為報退方恐補
子只為覓心致令廣教打二十進云又太不慈悲生
師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若不問何來日喚鈴鐘云不會師意如何師云出聖
山側念彌陀問如何是百發俱潰散一物鍾長靈師
云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
雨下街頭濕漉乾便無泥問禁足五前須藉無盡之
地其處是無盡之地師云起熱人亂亂橫五月麥
熟盡息心云不知其處處立身師云夏月冬毒熱行
人盡休歇問雪山童子捨身為求諸行此如何師
云掉臂街頭走仰面看青天云慈應即迷人尋者向
城路也師云此人入地獄萬劫出應難問如何宿中
有師云慈愍沒心情如何是實中主師云相手觀前
程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起坐甚分明如何是主中主
師云大祭不留身問如何起師之作師云老僧自毛
長多少問古人一言便悟和尚種種說學人馬什麼
不悟師云草鞋無底云畢竟如何師云皮襪無根問
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云放火熬人云慈其何在
師云遇明眼人舉似

陣佛前親聞玉偈問如何是摩中獨露身師云塞九
千人帳江南萬斛船云慈應即非摩也師云學語
之流一北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云猶有欲
血之思其有起疑之德進云莫便是也無師云唯揭
東南磨相西北問承教中有言三人同坐解脫冰如
何是解脫冰師云有言須待進云未審此意如何
師云不用更疑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此印
山下道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千年中一遇問世尊
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
云眾圍城裏丹鳳門進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廣州
出大悲問行住坐臥如何用心得不落於惡道師云
莫用心問如何是文殊活人底草師云須彌頂上兩
簇蓮進云如何是文殊煞人底草師云錯問如何是
功用智師云舉目千山秀大海澈底清問疑情未息
如何除道師云唯揭東南磨推西北問學人迷路請
師直指師云三更不閉戶進云未審此意如何師云
日午不點燈問承古有言不在內不在外未審在什
麼處師云南斗六星北斗七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師云放下著進云慈應即離毫毛隔也師云且擔著
師上堂云諸君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
若是無貪欲心在處涉涉隨所碌碌山河大地不礙
舉光不礙舉光則且止你道雪山童子借毛長多少
果中還有道得者麼試對眾道看為你證據若道不
得辜負平生便下座問學人不知三玄義請師方便
第一玄師云截舌三分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沒
證種子夜三更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晴乾開水
道無事設曹司問美玉黃金門何異荆山體師云錯
進云慈應即鳳飛在處祥雲果龍行何處少風雷師
云騎驢不把鞭一物勿橫橫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
全令提綱行正令却須當道與人看進云如何是第

二要師云坐食都不問莫作問禪賓進云如何是第
三要師云包含大地人皆滿滿諸誦誦實太平問如
何是西米意師云骨節背來牙關色身病法身病師
云江山無阻滯日月鎖長明問承教一子出家九族
生天某甲兩人出家合作其道理師云截舌三分進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開市裏臥街問擬過青山時
如何師云金州出好漆問文殊云初三三後三三未
審意旨如何師云昨夜風寒緊今日又溫和問如何
是百尺竿頭進步底句師云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問
如何是西米意師云冬無積雪夏無餘糧問如何是
古今無異路師云俗人盡要取進云未審意旨如何
師云開翠無席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云挑棍阿
師進云只是麼印直截根源也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
進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此肉來處進云如何
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沒體識了夜三更進云如何是
人境兩俱奪師云光漆無人識進云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師云須彌頂上雨霖霖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
云今年夏木胸入水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水師云未
登欲草死爭恐下增行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泥師云
兩重公按就萬里江山應不起問寂寂無依時如何
師云觀身實相進云與麼即謝師拍示師云師然無
邊問龍女獻珠得成佛學人無珠可獻得成佛也
無師云好日多同贈土不贈金進云慈應即謝師拍
示師云恐魔逐我後窮壓在懸塔問古即路車開時如
何師云無目之人不假燈進云慈應即七縱八橫沒
去處也師云拍手唱歌行問師子吼時無盡氣文殊
仗劍意如何師云一提籠如裏千峯永不還進云慈
應即大聚齊合掌一時念彌陀師云不因來食除餘
日且難來問香煙起處大泉倒路當為何事師云專
三下鼓喚粥五更時進云此理如何師云朝霞不

出門尋覓行千里問因師何人上念言如何師云驚動十方利道云此理如何師云不言不避教古師上堂云僧堂入佛殿裏過佛殿入僧堂裏行須彌山騎牛說法水人打鼓讚歌諸僧每日拍掌鐘惟拍手笑他若遇人來根器不在於言下若是中下之機了了相環車問云過眾緣如何師云虛空無礙賢到者當息心進云過眾緣後如何師云任你大海變奈田廣教誰能管得你問抱璞投師請師請師云把將來看道云恩麼即得過和尚師云元來是箇發慈問古人有不了之句請師為學人說師云破皮厚三寸問自己面目終日不見時如何師云枯却牙齒背進云見向後如何師云大眾盡破君問黑雲遮日耶如何師云道上戴簪冠進云見日後如何師云金剛眼睛人如來問生死事大如何免得攀緣去師云喚什麼作生死進云與麼即是佛性也師云又是七顛八倒問看經即是不看即是師云青山無動路東西任意遊進云太不定生師云自是百者過非日月昏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云今年人早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磨他作什麼進云磨後如何師云玊作什麼問古佛舍利為什麼拈不上來師云家藏利器盜者息心問路達道人不將話對木賽將什麼對師云將拄杖對問驪龍領下有珠如何取得師云用這黃絲作什麼

理如何師云以門局裏家鄉汝州寶地開堂法嗣青來上堂有僧問花開五葉法過乾坤時如何師云九月重陽菊花撲鼻奇生云恩麼即慈云普潤也師云那然無一物光明照十方問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平常道在語必幽玄問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有問有答日月長明問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何勞勉上問年間鐘聲繞罷大眾臨筵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僧排夏臘俗知者年進云恩麼即一雨普潤於大千也師云日出天然異光明照十方問善法堂中伸一問未審師還接也無師云蜀地錦觀陶綿進云恩麼即承口尚慈悲也師云那然無障礙橫任意游師上堂云諸禪德內俗是通途道人若過鏡湯煇炭諸般厄難如何免行若足免不得何各通變道人作麼生是透脫諸能厄難底句還有透脫得者麼試對眾看看為子念珠若足透脫不得即是萬人作家無人管代使使下座問師云座祖意事若何師云行為佛事坐是道場進云恩麼即橫身三界外也師云三界外底事又作麼生使過師云從沒老僧道履履問向上一路于聖不情如何是不傳底事師云爐中添火猶嫌冷路上行人只守寒進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冬無霜雪夏無餘糧進云恩麼即謝師指示師云杖柳高聳骨樑頭頂見血學家禮拜師云教休不肯休直待雨霖頭問承古有言盡日忙忙那事無妨如何是那事師云大集一時開進云此理如何師云行人盡帶悲問自支首時熱馬祖袒然湯盡更無疑學人今日尊勝益乞師方便為全提師云黃河有九曲陝府出鐵牛進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已蒙師指示向上機鋒又如何師云深遠這一問擔枷過狀有辱先宗進云恩麼即學人禮拜有分也

廣教劫難并行錄師云南重公按就萬里江山鬼不迴問家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杖頭著眼有進云師師是令師云灼然落深坑問定馬車輪離君獨戰時如何師云腦後抽背進云恩麼即神收將軍馬空迎也師云受領銀錢莫欠債

廣教劫難并行錄師云師師一僧曰恩麼什麼進云東京師云你因甚口上破僧云和尚也須手細師云七棒對十三棒下咬茶去師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僧云新戒不曾學禪師云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趙州智門明教大師大師云何不道銀鑰在和尚手裏因僧人舉一箇書簡師問曰是箇什麼僧云和尚識取好師云元來是箇漆桶僧云請和尚收師云僧木裏穿眼因問童子念經聲乃問僧曰聞念經聲云僧云今日助破師云作家僧云草賊大敗師云老僧今日失和師勘五人新到云物是雲居供養主那僧云是師云是即一齊坐因僧入室請益趙州和尚柏樹子話師云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僧云和尚重辱敢不信師云汝還聞蒼頭水滴聲麼僧云豁然不覺失聲云耶師云你見箇什麼道理僧便以頰對云蒼頭水滴分明澀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云為甚因不交有僧問曰大本空病從何來師云口說空方終不覺僧云不會此意如何師云唯有醍醐心地涼師因具僧俗三人行次師拈一條白棒一僧問云只是少一箇皮五指師遂擊起展五指問口會麼其僧俗云不會師云五輪指上放毫光師因去將息云看僧僧乃問云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云從眾問處來其僧喘氣又進云不問後如何師云撒手臥長空其僧云哪便告教師與僧行路次因見死人僧便問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師云你覺路行僧云牛又無

行箇什麼師云你既無牛因其時彼即僧云慈麼即
 親從葛縣來也師云真亂走師因與僧摘棉花次有
 僧問此日摘棉花他時還有果報也師云有即錯
 僧云慈麼即無果報也師云却是箇作家師在首
 山會裏自山一日問云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
 即背合喚作什麼物師即答云下豁然頓契遂於
 手中掣得竹篋折斷于指下却是什麼首山云
 贈師便禮拜師後到襄州廣德廣德示云禪德直
 須是箇師子兒始得諸人想其箇師子兒師便出問
 承和尚有言諸人總具箇師子兒如何是和尚師子
 廣德便作師子吼師云這箇猶是野干鳴還我師子
 來隨後便喝撫一字德云真師子兒師云是何語話
 德云好好問兄弟師云也不得放過師到洞山問洞
 山那然無依法歸何處山云三載磨師云任麼即
 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不和底事作麼生師云龜毛
 佛子長三尺山云你因什麼有髮摩師便問
 僧近離其麼處僧云峽州師拽童子打一擲便叫出
 一 增庵

廣教塢庵那然無邊隨緣度日任性癡慈緣緣萬像
 凡聖共傳有人到此雲山西畔

送僧往東京
 舉送老兄入梁園某日當軒不計年為報我師林下
 獨無心照破萬重關

師有頌三首上監務都部
 祠部見處少人知機心歇地更無疑有人借問平生
 事日出東方月落西
 祠部見處處處迴山河大地是家風任他前而花鋪
 樹無心伏物演真宗
 祠部見處那然安森羅萬像在目前任他前而歡與
 樂隨緣度日化入天

先師有頌師逐句下釋語
 背陰山子日陽多云南來北往意如何
 有人借問西來意云東海東頭有新羅
 師不安有二頌
 我今有病無見無聞清虛之理日月長明
 我今有病罕遇知音直饒明得喪却平生
 年老有頌

僧不問話乃述頌五首
 是你不問話山僧不答禪日頭恰正午笑破土地口
 是你不問話山僧沒合熱日午打三更露柱夜說法
 是你不問話山僧實驚訝冬後一百五黃南出象牙
 是你不問話山僧沒可把鼻孔在這裏拈來葛頭打
 是你不問話山僧沒可跨騰騰隨緣去湖南出野麻

木魚滿
 木魚誦木魚誦橫身三界臥擺頭掉尾騎金鱗凡聖
 縱橫不奈何老胡聞聲耳聽聲聲振劫古佛心道遠
 自在無私曲蕩蕩行時任騰騰指日月太山崩踴躍
 躍躍塵軍驚啼吼吟時雲隊隊大洋海底震震聲

共施主送羅漢供到兩岳有頌
 夙生慶幸共結良緣羅漢遺蹟日月青天松蘿幹茂
 取性處遊道人行處滿口江山露地白牛那然無伴
 森羅萬像只在目前若人不會何處相見有人問着
 直下看前

遊僧遊山頌
 遊山日假路喧喧結水行裝莫駐疑來日遍看山有
 色極心機處處隔山迷
 山門供養上經過院頌
 諸方化主往來多青山綠水意如何演若達多應
 影不知起了過新羅

讚賢應第 代和尚頌
 師真師真貌古後聲言直諫烈去注分明森羅萬像
 普濟羣心往來禪子大岳石崩
 我師之真何用丹青形如滿月偏布乾坤

送僧往東京有頌
 舉送高僧入梁園春去秋來不計年蕩蕩行時無邪
 路江山無帶笑西天雪山童子下喝巖中開萬
 壽年

一 盡金盤就玲瓏四方八面不施工照破乾坤黑睛
 處山河大地是家風

送供養上
 北主別仙邑南北無西東起於威音外縱橫處處通
 明暗皆自爾寂然天地空萬緣俱頓息啼吼救乾坤

先師三周年忌
 師真似日三周已畢通布乾坤魁足七日大展風
 狐魁屏跡香茶供養光添誰識

與僧看棋
 樵子黑樹檜無心是道場高僧食一頓果熟自馨香

送極供養主
 前程化道真辭辛隨緣兀兀任浮沉雲去水來為伴
 侶時時啼吼振乾坤

雪下有頌四首
 此日好雪誰言水滌粟米白銀新雜日月
 此日好雪萬民樂業大展長空凡聖路絕
 此日好雪何勞言說萬物無心江山日月
 此日好雪那然敢賊還還乾坤誰人分別

夏末送僧
 高僧相伴過九旬誰人言說話宗乘羅尼離聖後橫
 妙何人擬議落千峯

僧觀近云不知和尚門風師有頌
廣教無門風縱橫處處大地紅塵起夫却主人翁
雨下

此日好雨乾坤無路日月長明四方淨土
人事手巾與史諫述十頌

廣教手巾無功無能觸目受用青山白雲
廣教手巾亘古亘今寂寥虛廓打破乾坤

廣教手巾不協衆情有入借問大岳石崩
廣教手巾何勞心神明暗自爾青山白雲

廣教手巾時日相呈露地白牛非凡非聖
廣教手巾誰見離間直下便會飛却平生

廣教手巾日月長明縱橫自在新羅國人
廣教手巾非功縱成隨緣度日任性浮沉

廣教手巾逼塞乾坤賢惠意解笑殺胡僧
廣教手巾不用持論言前薦得鸞却眼晴

西禪深和尚請齋頌云莫推遲莫推遲從來此
事只如然騰雲分秀兩度降不由人主不由

天
大師卷頌
不推遲不推遲靈靈真像在目前騰雲分秀天地黑

露地白牛過大千
遊草庵頌

忽親庵園任性癡慈有人到此如隔開山
備茶送送供養主師後逐句識

有論無論無空無有來無油
隨緣兀兀任運百味珍羞

僧言話次乃有頌
一到仙州四十秋隨緣兀兀到此休過苦同僧相伴

後縱橫不意到峯頭
僧寫真呈師師遂成頌自識之

誰人寫真到妙筆丹青明暗自爾
何勞心神吾真非假圍畫非真
容貌隨質能遍布乾坤現形

年邊乃有頌
廣教六十八凡聖俱歇滅有人相借問九月重陽節

廣教六十八誰人相體察直下便會得髓後三斤鐵
送供養主

一年春盡一年春相頌化道任浮沉森羅萬像無私
幽一聲變動斬乾坤

扇子
廣教一柄扇本來無升向有時在手巾中要且無人見
拄杖

山僧一條杖縱橫無比算有時在手巾中應用過十方
筇竹杖

頌兩堂上座下喝
頌兩堂上座下喝
兩堂上座齊下喝皆目之人無分別凡言須主句下

分何勞過下問前聲
示徒
廣教一言凡聖共傳直下便會萬里江山

僧勸益
兀兀隨緣任浮沉不拘春夏及秋冬開梨講益平生
事問取來山始知音

山僧生處處真隨緣兀兀任浮沉森羅萬像無私
山僧生處處然家木拘凡聖自在行任他前而歡與

樂無心伏物實太平
山僧生處處善中情與非情共一具明暗盡時無邪

路明明不墮聖凡前
山僧生處少知音任性隨緣過幾春有人借問平生

事石人打鼓木人聽
山僧生處能令十方禪子盡皆驚若人解接無根

樹海裏能挑水底燈
山僧生處止令行野老誦詩盡傳各若人不識金剛

用涅槃山側井中人
山僧生處亘古今誰人言說話宗乘離凡離聖縱橫

妙腦後抽簪祭鬼神
山僧生處在林中碧洞虎聲驀英雄迴驚動十方

刺萬里江山入千峯
山僧生處峯頂上迎業闍羅出洞門粉骨碎身千萬

劫思量難報伐師恩
山僧生處碧潭中不拘春夏及秋冬一刀兩段須休

去何人擬議落千峯
僧觀近乃有頌
廣教一言直下人嫌若人借問萬里江山

上堂有頌
四十五年在仙州凡聖縱橫任君遊有人借問如何

事夜至三更到崖州
古尊宿語錄卷二十三

小參舉令初上座領眾上門門曰萬份奉前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門云山僧住持事大參堂去石門後眾令僧下語曰久暫和尚又云訪道尋師明有覺了根源與機門曰當時今初上座若下得通語不將它作參學人師云不喚它作參學人喚作什麼人會麼把手共行無間路擊古人口游江海涉山用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菩提路了知生死不相關作麼生是曹溪路有僧云得飲水之義向阿誰說之師曰知云某甲仰如是師意又知何斷云出僧堂入佛殿便下座

小參舉紫胡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你若擬議即喪身失命師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你道恁麼時下得什麼語神鼎當時若在他會裏使出云著畜生又云亦作退身勢白兆和尚亦云白兆有狗上不取人頭中不取人腰下不取人脚也不取人脚咬得他咬便得僧問如何是白兆狗咬人脚師云猶是屎狗兆云作麼生是咬人脚僧把衲衣前便拂兆便打師云白兆道也不擬議咬得你咬便休且道其僧便拂地便打誰得誰失白兆大似喪事後掉藥袋亦有僧問如何是神鼎狗咬何伊道誰敢倚門傍戶僧禮拜向伊道神鼎也天嶺有僧便請益此語師云我當時要箇不惜身命底人直至如今無人稱得老僧意你兩箇吐露箇消息有僧擬議師云死

小參舉馮山示眾云老僧百年後於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肋下書馮山僧某甲正當與麼時喚作馮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馮山僧自有麼生商量師乃有頌不道馮山不道牛認著何處向來由分明裂破應須會得還回不緊付
舉石門示眾云家山好家山好家山內有無根草港源與草競芳春雷一震金雷道師云作麼生是春

雷與大眾說破得麼喝一喝下座
小參舉南泉上堂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珠不問如何是藏泉云與你往來者是摩尼珠不往不來者又如何泉云亦是藏僧云如何是珠泉喚僧應諾泉云你不曾我意師乃有頌日暮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莫錯舉
小參舉僧問風穴如何是第一句穴云三聖印問來點穿未容辭識主須分師隨後一喝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解豈容無着問濕和爭赴截流機師着語云未問已前錯如何是第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牽抽都在裏頭人師着語云明破印不堪所以首山和尚道第一句罵得與祖佛為師第二句罵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罵得自救印不可又云自救也不了師云神鼎亦有人問如何是第一句云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云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云近前來向你道才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辜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後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在它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不作辦法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

小參舉古人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師云古人恁麼道非有利益非無利益神鼎即不然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有何不樂且道違古人願古人試檢點看珍重
舉古

僧問首山一毫未發時如何山云路逢穿耳客口發後如何山云不用更遲疑曾有僧問神鼎一毫未發時如何神鼎只向伊道白雲嶺上云發後如何師云澗下水流師乃云若是前來兩語誰有可咬嚼東看西看若是神鼎者誰如咬木札瓦片相似實無滋味真是自見自悟始得會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肅宗

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師曰且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昔有付法弟子號源却語此事已後但問此人國師遷化後帝詔問號源源亦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源有頌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一低知識師曰前來國師如此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號源源恁麼頌且道豈善不盡善難成方便須體解始得會麼神鼎為你語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師云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師云淨妙體常無影樹下合同船師云千聖同機琉璃殿上無知識師云凡聖路絕師云若是恁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恁麼注解只是辜負國師馬王請百門羅和尚匠天山紫鶴出接打問如何是西來大道羅云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杖出金門師云一等是祇對王臣太師三昧竟那何也恁麼祇對又不辜負西來大意又善能回互其中事理縱然若有問神鼎如何是西來大道對云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又參禪客於神鼎語中有箇見處沒量大人只怕往往蹉過僧問大哥和尚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然過大板活底人來時如何師云漢王獲入鴻門會却莊舞劍始知誰又云單雄解弄柴木架對建隨後唱番歌師云如有問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忽遇大板活底人來時如何神鼎即向他道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亦曾有問神鼎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答他道阿刺刺刺各他家風事不同先打且問諸人是什麼道理須知各家風事不同先取好忠國師問僧近難什麼處僧云南方國云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口南方知識道一訓風吹散滅如她脫皮如龍換骨本來真性宛然無礙因云苦處苦哉南方佛法半生半滅僧便問未審和尚此間如何

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師曰且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昔有付法弟子號源却語此事已後但問此人國師遷化後帝詔問號源源亦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源有頌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一低知識師曰前來國師如此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號源源恁麼頌且道豈善不盡善難成方便須體解始得會麼神鼎為你語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師云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師云淨妙體常無影樹下合同船師云千聖同機琉璃殿上無知識師云凡聖路絕師云若是恁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恁麼注解只是辜負國師馬王請百門羅和尚匠天山紫鶴出接打問如何是西來大道羅云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杖出金門師云一等是祇對王臣太師三昧竟那何也恁麼祇對又不辜負西來大意又善能回互其中事理縱然若有問神鼎如何是西來大道對云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又參禪客於神鼎語中有箇見處沒量大人只怕往往蹉過僧問大哥和尚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然過大板活底人來時如何師云漢王獲入鴻門會却莊舞劍始知誰又云單雄解弄柴木架對建隨後唱番歌師云如有問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忽遇大板活底人來時如何神鼎即向他道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亦曾有問神鼎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答他道阿刺刺刺各他家風事不同先打且問諸人是什麼道理須知各家風事不同先取好忠國師問僧近難什麼處僧云南方國云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口南方知識道一訓風吹散滅如她脫皮如龍換骨本來真性宛然無礙因云苦處苦哉南方佛法半生半滅僧便問未審和尚此間如何

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師曰且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昔有付法弟子號源却語此事已後但問此人國師遷化後帝詔問號源源亦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源有頌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一低知識師曰前來國師如此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號源源恁麼頌且道豈善不盡善難成方便須體解始得會麼神鼎為你語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師云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師云淨妙體常無影樹下合同船師云千聖同機琉璃殿上無知識師云凡聖路絕師云若是恁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恁麼注解只是辜負國師馬王請百門羅和尚匠天山紫鶴出接打問如何是西來大道羅云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杖出金門師云一等是祇對王臣太師三昧竟那何也恁麼祇對又不辜負西來大意又善能回互其中事理縱然若有問神鼎如何是西來大道對云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又參禪客於神鼎語中有箇見處沒量大人只怕往往蹉過僧問大哥和尚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然過大板活底人來時如何師云漢王獲入鴻門會却莊舞劍始知誰又云單雄解弄柴木架對建隨後唱番歌師云如有問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忽遇大板活底人來時如何神鼎即向他道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亦曾有問神鼎千鈞之弩不為鷹扇而發機答他道阿刺刺刺各他家風事不同先打且問諸人是什麼道理須知各家風事不同先取好忠國師問僧近難什麼處僧云南方國云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口南方知識道一訓風吹散滅如她脫皮如龍換骨本來真性宛然無礙因云苦處苦哉南方佛法半生半滅僧便問未審和尚此間如何

國云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信云何得將這幻之身同於法體國云你為什麼人於邪道信云什麼處是某人於邪道國云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人邪道不能見如來師云若據者信信感道傳語也不解累七南方知識據國師感亦

是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何什麼處去試檢點看珍重小參舉海山與仰山行次海開仰曰前頭是什麼仰云枯樹子馮又問芸田翁翁亦云枯樹子馮云道田

仰山處為復德不德德請上座一切諸法縱然更不用生事它是父子說話同道者方知珍重僧問先德連遠投師請師一接德云兩股金珠鳴歷歷如來寶杖親蹤跡要會麼有問有答罕遇知音又問一先德云連遠投師請師一接德云地湧無源水石人駕慈舟師云此語為復與前來語同耶師曰雖然一箇門風也須是知它尊宿發語處始得作麼生是地湧無源水石人駕慈舟會麼海闊無母生不隔海重泉云我十八上便會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會破家散宅你道破家散宅好解作活計好初機底人且紹前語入參底人直須破家散宅更有一言萬里

說句通玄不是意中猜一好定光輝法界萬重塵穢豁然開超今異古終難況幸感西胡特地來師云諸上座古人送麼道意在於何且問諸人作麼生見昔時珍寶試對衆道看道得神與你離箇價般若道不得如真上久立

小參風不鳴條肉不破塊即且止作麼生打得箇翻車筋十到梵天去若有出來作箇後備有麼莫教帝釋慈發後有僧入室某甲當時出來左轉一轉便歸眾師云莫教帝釋慈惡又作麼生僧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云着鼻孔

應機揀辨問如何是實中賓師云略如何是實中主師云一似際問如何是至中賓師云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至中主師云耶耶問如何是接初機師云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辨初機師云七棒對十三問如何是正令行師云不通收眼云如何是立乾坤師云你擬作麼會問古人有言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如何是真月師云照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道什麼云擊後如何師云講殺人問內外追尋一物無時如何師云二月似雙月少用多風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不

却得妙問曉夜不停時如何師云是誰不停門倒戈師甲時如何師云大驚不覺實曰請師原賜師云退何毛鳳舉時如何師云神鼎打退鼓曰畢竟事如何師云想你不是手腳閑者提提提提提不問師云

上事師云待你到這田地始見時如何師云應行財何師云過身三劫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云應行財

見後如何師云橫塘柱杖問塵塵未來時如何師云西天此土云來後如何師云此土西天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狼煙起云出後如何師云天下太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天地如地如云見後如何師云猶較些子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云山河大地云見後如何師云日月星辰問摩尼見佛時如何師云佛亦是塵問覺花未發時如何師云實問云寒夏熱又云天寒打撼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云是什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云鵬月三十日間戴角披毛即不問寶劍出匣事

如何師云問處甚分明日德感則盡法無民師云知
 特別漢堪作問教問三軍引不出時如何師云好曰
 意旨如何師云宜應自折處問如何是和向家風師
 云饑不待食又云逢迎不展手門外有三車問如何
 是接人之機師云齊後來向你道日即今為什麼不
 道僧隨聲一喝師云好僧禮拜云放你三十棒問如
 何是和向為人句師云拈柴掃地日莫只若便是也
 無師云更須子細問如何是和向辨得好好師豎起
 拳曰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你不妨辨得好好師在案日
 僧問上座久後唱誰家曲調師云手執無絃琴騎牛
 脚打鼓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云山僧自小不曾入
 學堂問濟物利生事如何師云聞教有問山僧有春
 問如何是和向深處師云柴門不掩任聽往來日
 還許人就近也無師云且領前話官人指木魚問這
 僧是什麼師云驚回多少聽睡人官云泊不到此問
 師云無心打無心問古人道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
 燈如何是無根樹師云日用不知如何是海底燈師
 云徹徹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灰頭土面為何什麼
 如此師云爭性得山僧曰未審法身上還有什麼
 師云有日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此處頂上金冠子
 問叔父殺母佛前懺悔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
 水長船高問如何是具如體師云知如不動云如何
 是具如用師云新問隔見角早知是半隔山見烟
 便知是火隔牆不見角是什麼師云不應問山僧問
 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既是無垢人為什麼却添
 師云清淨亦不立問善提本無樹何處得了來師云
 喚作無得麼問持咒善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
 人師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山云新修橋阿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薩阿家老誰後復誰先張三真李四拱手賀兒年又

須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松蒲沒兩般有問又須向
 伊道新婦驢阿家牽師復云然雖如此未盡首山
 大意在僧云如何是首山大意師云天長地久日月
 齊明

靈雲桃花

傷寒尋初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
 偶述三偈
 長安甚樂到入稀千聖到者須知不是歸
 道通起凡聖外云有人由是曹溪第二祖
 則在神鼎寺少靈雲無語
 手空回去
 禪流問此說不用更重
 成日云眾不下山
 今年六十九日四大將表朽自此不下山
 白雲且相守
 僧見師來話略行揀辨乃問如何得似和尚上
 師云開家安處作麼

一自學參玄諸方不問禪水聲流自響煉日看青天
 有宰官問師坐禪如何師頌云
 寂寂無一事醒醒亦復然燕羅及萬象法法盡其備
 久節頌
 不節年年事世俗多難真祖師門下客長舒兩脚
 食後三巡茶以表山僧意聲若動時敢準同來至
 師不赴王莽山請僧開佛不違眾生之願和尚
 為何麼有請不赴師云真鑄性老僧好頌曰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月一月攝若人解了如斯
 意大地眾生無不徹
 師在眾時與汾陽昭和尚共作拄杖頌
 昭頌
 一條拄杖權稱性重文龜節有時擔荷有上天地

乾坤挑括

師頌

得處不在高峯亦非深溪洞壑如入幸得扶持老病
 是為依托一朝卓在孤峯一任諸方拈撥
 頌上玉泉和尚

示初機

一種輪回又一迴入那垂手化狂迷智大豈留生灰
 界悲深不住涅槃塔毗盧經卷塵中現現鉢羅花火
 裏開非但我今難比况千佛稽首歎奇哉

送清首座

珍重何方去家山一道光箇中若不會處却受怕
 此日登途去烟雲氣色全我無相憶語更在羅於言

偶述八偈

深潭且隱時家風誰得知有人來請益揮頭未許伊
 神鼎有一機不用更遲疑日午打三更白淨見蒼兒
 神鼎有一言絕慮不恣緣日頭恰正午曉夜過西天
 神鼎有一約不用更約的分明問你道文殊問無着
 神鼎家風水派不遺禪客上來換手棰背
 神鼎一言暫爾三千禪客上來急急前行
 神鼎一說不用分別禪客上來清風明月
 生綠裝水度成華偶携鑄鑄看天涯路逢一人穿耳
 客咄我回頭得到家自此端然無一事今居神鼎計
 雲霞有人若問西來意還指南山一段會
 門人寫真求贊

神鼎真誰人寫吾之相一如也真相既爾秋月夜

隨之寫之摩訶般若
 古尊宿語錄卷之二十四

1 11-705 A 110

金壇居士于五立道貴則此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四對
字六千九百九十
例該錄三兩六錢三分五厘
究該得如圭對上元丘農民齊開文沈
萬曆丁巳歲春三月經山化城寺識

古尊宿語錄卷之二十五

師太原王氏子陸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言已出驢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云十牛街頭石幢子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云四角六張連云意旨如何師云八四九凸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云乾三其坤六短連云意旨如何師云切忌地盈虛問首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云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云多年忘却也師云且在且任若向言中取則何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節焉廉虛師遂打禪牀一下云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禪子云者箇是印那箇是光者箇是光那箇是印製毫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摩且道夢見箇什麼南柯十更若不曾聽取一頓北斗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

開堂升座僧正宣疏曰飽罷有僧尚大用現前不存帆則請師揮劍師云照眼知人竟看取今行時進云滿後穿師云齊後儘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推天破地問心法無形如何師云二丁兩丁進云未曉者如何領會師云透七邊八問如何是大愚境師云四面多香秀公江一帶清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滿城公子貴林下道人樓閣拈棹驚拂即不問雲機一句事如何師云無頭無尾進云雷音已徹雲雲外向上極則又如何師云且領前話乃云問話且住淨名杜口猶涉濶阿達磨西來平欺漢地放一線道去也放箇鳥屎處所以李長者云有情之本同智海以還源抱識含流總法身而為禮諸仁者既是總法

身而為禮還知道須彌吞却法身法身吞却須彌摩詰仁者朝夕與古佛同參與諸方老和尚同參山僧今日與大眾同參且道奉箇什麼如是定當得且認得箇著天喫餅猶去納僧半月程在若定當不得來年更有新條在個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八斛四斗進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煮粥煑飯問實初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切忌道著進云出匣後如何師云天魔腦裂乃云舉一坊酒瀾及吞海水騰波不舉一步放微塵國上助一切諸佛出興於世轉大法輪還信得麼若信得西風耶尼喫飯去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白日燒地眠夜間火地卧問既是清淨法身為什麼却染浴師云頭出頭沒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只為如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照破天下人欄檻進云磨後如何師云黑似漆

上堂僧問洪鐘擊大眾雲璈祖意西來乞師垂示師云六丁六甲進云未曉者如何領會師云會即錯問馬師未見讓師時如何師云緊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切問如何是佛師云無解釋師云德山入門便

係臨濟入門便喝一棒一喝若雙峰而互出眉子未辨恁恁而萬里鄉關照用雙行擬擬而千差塞路諸上座到者裏如何話會乃云棒喝齊施早已除古今皆贊出周遊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象牙

上堂僧問特上來伸三片乞師分付拄杖子師云科進云德麼則功不虛施也師云重因請首座開堂僧問承和尚有言一悟道三界平沉百座悟道三界還沉也無師云不淹不抑進云一言纒出人地全收師云落三落四師乃云為眾竭力為眾發疾同有一處喫餅莫是人各披一條同鍋喫餅麼此是分兒

還知道三世諸佛共披一條所以釋迦身長丈六留下袈裟與彌勒彌勒身長千尺披得恰好何故如此蓋為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要得易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天王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

上堂云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若是金剛王寶劍不敢正眼覷着覷着即喪身失命乃有頌云不是干將鑄那關四氣吹匣內青蛇吼道妖狂便揮若得全提者當機豈失時毗盧驚得走大眾盡橫眉

上堂云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惠西春舉僧問汾州和尚如何是撥初機句州云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初機句州云日出如何是正令行句州云特來當面如何是立乾坤句州云俱盧州長梗米食者無貪亦無嗔師云將此四句語以驗天下衲僧了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

筠州府王李密諫請就上藍開堂乃拈香云恭為今上皇帝萬歲太后千秋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府王密諫洎閣郡官僚常居位此一瓣香奉為施主檀那在遊龍象師乃云還有人委得落處麼若委得隨機利物應化無方天上人間出沒卷舒縱橫自在若也未委落處釋迦老子三世諸佛二十八祖天下老和尚一時拋在爐中從老僧為麼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還記得麼僧云若不請益爭知如是師擊禪牀一下云早是忘却了僧云放和尚一線道師云一任跣跳問如何是洪州境者云勝王閣下千峯秀插了亭前薄霧生僧云如何是境中人答云出入敬金銀朱衣對鏡屏問如何是學處境師云洪井泊

消息山高勢近人問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朝去暮歸
師復云問話且止山僧道薄人教無德修行不密
諒諸官僚同伸聖請於此座上答皇恩國祚永安
法輪常轉且道法輪作麼生轉欲得麼須彌山上
倒懸身耶來堂中坐足坐呵呵是什麼飯糲裏坐
却受餓和泥合水與麼過上士聞之嗒然下上聞之
皆可子細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
曲七一挑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久立尊官伏惟珍
重

上堂云翠巖路滑徒勞吟思又云翠巖路滑徒勞步
沙千難更有洪源水滔滔在樹西擊禪林下座

上堂云樵婦擔柴王辨價多病甚便下座

上堂舉雪竇和尚云一各總未有事在假鏡畫
大地乾坤草木叢林盡為衲僧鼻孔同首致百千回

難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皆應前後無差脚
云翠巖即不然盡乾坤大地徹應化為衲僧各致一

問問阿各別却阿伊道你許多衲僧及下還有血塵
上堂云為衆竭力稱出私門便下座

上堂云趙德華數集請上座上來下子承父業
賺殺多少人

上堂舉靈山頌云先非無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
是何物師乃豎起拂子云微塵諸佛光明總在這裏

照破你諸人心肝五臟脾胃肝肺衲僧面前不得道
着切宜忌口擊禪林下座

小參示衆云一擊寶玲瓏喧鬧半箇通知音幾側耳
項彌過江東與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頌

小參示衆云僧中有奇人俗士中亦有奇人聖朝楊
德侍郎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

縱欲藏身北手中應須合掌南辰後師云要會麼一
偈擔請方塞斷稍僧口下座

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得箇倒
根處

上堂云靈雲收江山迥秀不傷物我波斯去喇
上堂云靈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請上座每日上來

老僧說摩訶諸人雖然如是子承父業賺殺多少
人下座

上堂云十地驚心二乘尚測銅頭鐵額擊禪林下座
上堂云端然據坐度脚靴左視右顧不准一錢

上堂舉先翠巖云我一夏與師僧東說西話你看我
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師云何故如是得人

一牛還人一馬下座

上堂云大洋海底排班位從頭第二鬚毛斑為什麼
不道第一鬚毛斑要會麼金銀絲成玉露高僧不

坐鳳凰臺下座

上堂云空際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
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什麼自云蝦蟇下座

上堂云若有仙陀者更不待毫光下座

上堂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
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

段不同下座

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翠巖這裏即
不然三門前好與三十棒何謂如此棒喝齊施早已

除古今皆贊絕周遊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獻
象牙下座

上堂云大衆集定現成公案也是打探不辦下座
上堂拈起香匣云明頭暗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

得且合却下座

上堂云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錢要孩他時好
惡知端的始從從前滿面灰擊禪林下座

因州州張一即到上堂云久思張處士相別十餘月

今日上山來鐵鉢煮山糜歸去到野鷗但請與麼說
上堂僧問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與實事請師舉
師云兩段不同向下文長問滿身是眼口在什麼處
師云三跳僧云學人不曾伸請益師云章底詞秋
罷歌韻向春生師乃云雲收雲卷江山白皎日晷波
又多途下座

拈古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云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大小世尊

被外道當面塗糊只如外道云令我得入要且不曾
夢見既不曾夢見爲什麼悟去阿難問迦葉佛傳金

襴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云倒却
門前利斧着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五通仙

人問佛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那一通佛召
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師云五通

仙人如是問佛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祖師問童
子云汝從何來子云我心非往祖云你任何所子云

我心非止祖云汝無定也子云諸佛亦然祖云你非
諸佛子云諸佛亦非師云祖師一問童子一各總欠

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劇實國王仗翻問師子尊
者云師得蘊空否者云已得蘊空王云還離生否否

者云已離生否王云既離生否當施我頭者云身非
我有曾況於頭王斬之白乳高數尺王臂自落師云

當時尊者引頭王便舉刀當施時有人出來諫得
任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得大

士云夜夜抱佛眼朝朝還共起坐坐鎮相隨如身影
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道語聲是玄沙云大小士

只認得箇昭昭靈靈師云認與不認來年更有新條
在機亂春風卒未休實公令人傳語思天和尚云何

不下山來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云三

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師云思
大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臨濟見僧來盤起掃子
僧便禮拜濟便打師云這僧有理不伸放而不吊如
今且作麼生與這僧出氣息和尚問神會從什麼處
來會云曹溪來思云你在曹溪得何意旨會振身而
立思云猶帶瓦礫在會云和尚道莫有真金與人
麼思云設有向什麼處著師云真金瓦礫下名言
如今喚作什麼思和尚云石頭送書與讓和尚回來
與你一箇鉤斧子住山石頭才到便問不來諸聖不
重已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問下問頭云
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便歸去思云者
達否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進去日蒙和尚許箇鉤
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頭便禮拜師云思和尚垂足
石頭禮拜出去要且不得他鉤斧子且道後來石頭
用箇什麼五洩到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
契即去石頭披坐洩云與麼則不相契也便出石頭
召云開眾洩回首頭云從生到老只是這箇回頭作
麼洩忽然大悟便杓折拄杖洞山云當時若下是五
洩先師也大難承當雖然如是猶涉途在師云石頭
披坐五洩便去石頭召他却成多事

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大眾說話為什麼一言不
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得老僧師云藥山
歸方丈當初院主推藥山不為他說話可謂誅他三
軍
藥山示眾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者道者即頭角生道
吾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尚
山云却是智頭他會得你去問取雲巖却去問師兄
適來為什麼不祇對和尚吾云我今日頭痛你問取
和尚雲巖連化了吾雲巖不知有僧不當初向伊
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師云雲巖不知有
僧不當初向伊道只知道吾與麼道還有也無大慈
和尚云老僧一生不會答話只解識病時有僧出來
大慈便歸方丈師云這僧出來大慈便歸方丈並無
箇道理什麼處是識病處如今也須子細僧參汝州
兩院繞到面前僧云敗也院引拄杖向僧面前僧無
語院便打師云這僧只知頂上生光不知脚下有刺
觀和尚見新到來作麵引次以引示之其僧便去觀
至晚間問首座新到在什麼處座云當時便去觀云
是即是得得一概師云觀和尚道他得一概大似感
良為賤何故為他彼此是出家兒南泉拈起麻葉問
杉山這箇大好供養山云非但者箇百味珍羞他亦
不顧山云雖然如是總須嘗過師云杉山與麼道還
免得麼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言身
祖見僧來便問壁師云魯祖何勞如此不用面壁若
有僧來云見什麼知時好鄧隱峯在襄州破戒欲嘗
只著襖衣拈枯棊云道得即不打道不得即打眾皆
默然茶便打師云此語有劫破處且道劫破呵誰臨
濟上堂有僧出立濟便喝僧禮拜濟便打師云臨濟
也大正如今作麼生會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
有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

也未得他衣鉢在師云總不得他衣鉢與佛同恭且
道恁得阿誰同光帝問興化朕收得中原之寶只是
無人耐價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引手展撲
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耐價師云興化下一着語
可謂耐如如今作麼生斷盡雲根挑花頌三十年來
翠翎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
今更不裝遂舉似洞山云從緣得入永無退失汝
善哉持又舉似玄沙云論當甚諱當敢保老兄未
徹在師云有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生且道這箇人
還徹也未臨濟上堂有僧出來濟便喝僧亦喝便禮
拜濟便打僧無語師云臨濟也太心說好彩是這僧
若是今時衲僧且作麼生有出氣地祇問僧什麼處來
僧云南方來藏云南方有僧指示徒僧云彼中金
屑雖貴眼裏着不得藏云我道須彌山在你眼裏師
云且道地藏還免得這僧眼麼僧問趙州大耳三藏
第三度見國師不見未審在什麼處州云在大耳三
藏鼻孔裏師云只如三藏還免得國師鼻孔麼國師
三喚侍者侍者應國師云將為吾宰負汝誰知汝
宰負吾師云國師與侍者總欠會在如今作麼生會
欽山問德山云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
德山如何道德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底欽山被議
德山便打師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
生與欽山出氣石臺為獵人趁一鹿從馬祖處前過
問云還見我鹿麼祖云你是甚人輩云我是獵人祖
云你會射麼輩云解射祖云一箭射幾箇輩云一箭
射一箇祖云你不解射輩云和與莫解射否祖云我
解射輩云一箭射幾箇祖云一箭射一輩輩云彼此
生命何用射他祖云你既知如何不自射輩云若教
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云這漢無明領德朝歌
輩於是以刀斷髮在庵中執持師云馬祖一箭射一

野猶未會射山僧一箭射盡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只道一半留一半與後人道大釋佛參仰山祖一足云釋迦老子亦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打四條條師云此不得作實不得作罰如今作麼生會香嚴示眾云如人上樹口嚼樹枝脚不踏樹手不攀枝忽有箇人問西來意擬欲測他又喪身失命不對他又違他所問師云問者答者俱不免喪身失命如今稍作麼生會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作麼生接應者皆難難難他又見處覺者語言三昧他又不得開眼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道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云早知他是火飯熱也多時玄沙上堂眾集定以往杖一時越下向侍者道我今日喚入地獄若前射者云且喜和尚再復人身師云大小玄沙前不至村後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釋板來牙取釋板微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濟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住龍牙問和尚那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此二尊宿道明也未牙云明即明矣只是無祖師意師云當初如是如今衲僧皮下還有血麼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國師到半路南泉於地上齣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入內坐麻谷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云當初若見每人打一棒且得天下太平法燈和尚示眾云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道過時奈緣先師有不了底公案出來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不了公案燈打一拄杖云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僧云某甲有什麼過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龍牙

問德山學人收得銀鐲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山云你向什麼處下手牙指地後到洞山纔人事了便舉前師洞山拽杖云還我德山頭來牙無語洞山便打師云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雲居齊和尚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堂中來居云何得自護師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豐干欲遊五臺謂衆山拾得云你若共我遊臺便是我同流你若不共我遊臺不是我同流寒山云你去遊臺作什麼于云禮拜拜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師云豐干大似辨才過蕭翼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仰山云中來瀉山云中來多少入仰山揮鐵叉手而立瀉山云南山大有人刈菲仰山拔鐵便行師云只得一椀諸人別有會處麼南泉一日兩堂爭猶兒泉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衆無語泉便斬後舉似趙州州將草鞋戴頭上出去泉云子若在救得猶兒師云大小趙州只可自救僧問六祖黃髮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云不得僧云和尚爲什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師云會得二頭不會三首作麼生道得出身路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什麼狗子無佛性州云他有業識性在師云說有說無也好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道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閉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然道只道得八九成蓋云却請師道霜云無人識得渠師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叫紫湖和尚夜於僧堂前叫捉賊大眾皆驚有一僧堂中出紫湖欄臂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某甲不是湖云是即是只是你不肯承當師云紫湖買帽相頭趙州一日雲裏卧叫云相教相教有二僧亦來邊卧州便起去師云道僧在趙州團裏還有人出得麼洞山普請次巡寮見一僧不出山云你

何不出普請僧云某甲不安山云你尋常安時又幾曾去師云且道此僧幾曾不去龐居士問大梅和尚久響大梅未嘗梅子熱也未梅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土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梅來師云此二人前不至村後不至店魯祖見僧來便問南泉云我尋常不欲向師問道未具胞胎已前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魯祖與麼隨年去師云大愚這裏即不然未具胞胎已前會得打折你腰中色和尚見僧來乃拍口作和聲仰山來色亦拍口山從東過西邑又拍口山從西過東邑又拍口山當面而立邑云你從何得山云從瀉山得山却問邑師從何得邑云我從章敬得師云看瀉簡老和尚可煞漏逗對向相護耶云愁人莫向愁人說達磨臨順世時謂二祖云你在吾身邊得箇什麼祖禮拜依位立磨云汝得吾髓師云二祖被達磨塗糊道得髓皮也未夢見因什麼紹嗣祖師位秘魔巖常持一叉見僧來乃云道得也又下灰道不得也又下灰後大禪佛來跳向秘巖懷裏巖便撫大禪背三下大禪起來斫手云三千里外賺我來師云還有賺處也無非但賺他大禪佛大愚今日也賺大衆上來耶云雷聲浩大雨驟全無仰山有僧來辭山以手劃一劃其僧不去山又劃一劃其僧乃去師云前爲什麼不去後爲什麼却去要麼特爲注破前一劃與後一劃都成兩劃佛在日有一女子旋世尊三匝乃入定世尊勅文殊出此女子定文殊盡其神力不能出得女子定世尊云云方去四十二恒河沙國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于時罔明至女前彈指三下女子從定而出師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具什麼神力却出得要麼僧杖寺裏宿歇入不良家文殊問無有近離什麼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者却問此問佛法如何住持殊云龍蛇混雜凡聖同居着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云文殊道前三三後三三作麼生會要會麼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古人道我有一句詩續牛生兒即向汝道師云我即不然續牛生兒也不向你道何故如是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師道吾聞趙州來吾取豹皮棍着將吉嚩杖於三門下翹一足州纔到吾便唱諾州云小心伏事着吾又唱諾師云有人見得此二人落處不斯具眼若不知落處未具眼在乃擊禪床一下云若也不會打與三百德山小拳示衆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棒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和尚爲什麼打某甲德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詩人說道德山作家用得好好若與麼還曾夢見麼大恩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瓦解水消雖然如是今日竟一箇尊宿也大難得普賢菩薩入定過觀三千大千世界竟普賢菩薩不見未嘗普賢在什麼處佛言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必見普賢在空中乘六牙白象師云諸人者且作麼會普賢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賢你且道普賢在什麼處

劍頌

輝日流光勢運臂結衆疑吹毛橫宇宙擬把却施爲
管起和根去權畔早已遲投機須得妙何處覓牟尼
古算宿語錄卷之二十五

全覽居上于五五施實刻此
卷之三所九錢七分五計字七千六百三
足履履利對上元丘義民普深水端竟到
廣濟雨辰歲十一月在山北城寺講

舒州法華山舉和尚語要

師人院上堂示眾云夫第一義諦非智辯所詮心機所測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既到這裏復且如何直須坐斷毗盧不存凡聖運能如是麼若也未能山僧重說得言去也不結毗盧印那弘古佛心明月照幽谷寒澗助夜砧諸人委悉麼各希發問問昔日靈山分半座師今登陟意如何師云你承當麼問如何是法華境界師云後不構前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三日後看問祖意西來事請師直指陳師云截耳卧街僧云

見者盡稱石師云非公境界問不落今時請師道師云落問如何是佛師云盧孝穿膝僧云如何是道師云七般八橫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驚雲彌僧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廣額游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未唇暗尚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斜陞極首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啣花師云果熟猿猴重僧云見後為什麼不啣花師云疎林鳥不遇問雪覆千山時如何師云樵人迷古路漁父鑿孤舟問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如何是紫芝歌師云不是矣音切須漢語問數日不聞師語語今朝陞座蓋

如何師云一年春盡一年春師乃云天參學須具擇法眼不得顛倒若得正眼精明一切無滯不見古人退一句語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古人德慶上堂在於何驚王擇乳素非鴨類

上堂云即心即佛黃葉止啼非心非佛驗病施方你道到這裏作麼生
上堂云概著即翠生招前不擬著即三千里外
上堂云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然鐘堂喫茶去
上堂云釋迦不出世遠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閉

上堂云若開口又成增信不開口去又成翻轉乃云金輪天子勸草店家風別

上堂云善提轉言說從來無得人雖然知是不免口過
上堂云心不足佛智不是道且道是什麼刻舟求劍膠柱鼓瑟
上堂云三乘十二分教只是箇藥方且道治什麼病乃云父母緣生口
上堂云鐘鳴鼓響鳴鶴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勢至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

上堂云三世諸佛口掛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德慶道也是久日律來辱喝一喝
上堂云古人有一轉不了底因緣舉似大眾分明記取

上堂云諸高德兼林規矩新晚二時上來相見一回即不可若約佛法事塵劫未未曾昧雖然如是敗種且不發芽
上堂云大眾會麼師于一滴乳能破八斛驢乳記得僧問老宿如何是佛對云不封不樹大眾會麼若不

會重下注脚去也不封不樹以轉案
上堂云古人道我若一向舉湯宗來法堂裏卓茶一文不可為開眾俾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為龜陸地赤龜行
上堂舉古人道一塵起大地收師云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舉兩泉云道猶如如是如是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行乃云石牛長卧三春霧木馬嘶時秋後泉
上堂舉僧問曹山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云如

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有僧舉似九峯峯云三從六親上座會麼愛他年少嫌須是白頭兒

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道鏡論冥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
開壇示眾云一二三四五任君顛倒舉露柱與燈籠何曾成佛祖不惜眉毛者直下便道取僧問未審道圓什麼師云潔已輕裝外瓶蓋共義袍僧云正當與歷時如何師云夜禪孤月冷裝朝片雲高僧擬議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遂作頌示之云三十五何須要舉方圓變過去除佛祖他未彰名余不能取僧問

如何是實中實師云開口雖無力吐氣却懶慢僧云如何是實中主師云一條新竹杖三事舊麻衣僧云如何是王中實師云喚吼何人顧坦然孰可問僧云如何是王中主師云萬仞齊開鏡千峯露出顏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袋中天子出塞外將軍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手不如那僧云如何是佛佛俱明問如何是佛師云手不如那僧云如何是佛佛家風師云荒田耕不能又破別人爭問自古及今不

從人得六祖黃梅傳簡什麼師云德山棒僧云傳德如何師云那用臨濟問問如何是佛師云紫雲當棒足黑霧機身行問法身無形如何建立師云古廟香爐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新枝故子紫雲響僧云見後如何舊鼓皮寬打不鳴問生來事大請師相教師云洞庭湖裏失却紅船問如何是本源師云山高峯峻問語不投機請師提唱師云山藏海納問久居岩谷一物全無時如何師云腳履草鞋寬問不犯一切請師提綱師云豎人達變問自知當作佛未審什處人護持師云志公剪刀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

云六祖是新州人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父母未
生前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今日遭逢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云三箇猫兒一箇棒僧云如何是法身師
云無過於此問不動根源如何接物師云惡虎不如
善猫兒問祖意教意是問是別師云赤木求珠係實
打瓦僧入室次師語云重整釣竿橫海上拋釣木
必愛魚吞僧云多年枯木今日重生師曰代云紅絲
曲裏無金碧旗歌外有文官僧云手不釋絲重者
餌必然釣得大金魚僧入室展席具始收師云一展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者甚來由遂問會麼僧云
不會師便打問既是善知識爲什麼專養生殺生師
云生者自生來者自來未雨先驚鷺只要小蛇知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滅頭白海頭黑僧云
佛陽的子臨濟兒孫去也師云莫亂針錐問法華專
便伸三請祖意西來事若何師云天晴道路乾問德
山棒臨濟意旨如何師云截舌三分僧云四海傳
揚去也師云苦痛深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云寬然
渡脫春僧云如何是實中主師云莫讓窺門戶僧云
如何是至中實師云威震濟源滄海僧云如何是至中
主師云光寒犀斗稀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白
菊午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僧云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云大地絕消息儼然獨任真問如何是人
境兩俱奪師云草荒人變色兀聖兩齊公問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云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僧問承
古石須彌爲地虛空爲故還許學人打也無師云
無你下手處僧云更不請師云我不能打得你這
頌云靈官有鼓高低辨于此南來便整背背面須來
唐上擊當頭不薦北番提入背心磨下劍出塞須
用自家才珍重老師不轟破我在江東君在西僧問
學人未起大機請師一喝師云是什麼機僧云大機

師云若是大機爭受一喝僧便喝師云一潭綠水兩
處洪波僧有頌云高提祖印息任機坐臥應須鑑者
知却被明師全打破外求佛祖豈爲奇問承師有言
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意旨如何師云你是了因
放下箇什麼僧云佛法無多子師云云我劈香棒你
作麼生僧云元來無許多般如今却作模樣師以頌
示云汝錫鳥飛我即休此生無喜亦無憂空閑任特
風吹散留取碧潭月正秋僧問趙州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意旨如何師云有問有答僧云不問不答師如
何師云却被你道著以頌示之云四般俱已息六種
豈能分尚南開度日傍北別無門巧語從教設玄辭
諷共論過出威音外不到是非非僧問如何是雲間
一察師云開張閉合遂以頌示之云雲門一察坐間
心把斷遊人更莫尋任是有誰居壁上也教無事訪
知音僧問如何是本來宗師云密室不通風却問你
作麼生僧云春日櫻桃菜菜紅僧云如何是本來
宗師云不問不答僧云豈無方便師云明明向你道
僧云謝師方便師云汝莫受方便僧云官不容針私
通軍馬師云千山堆皓玉萬木折寒梅遂以頌示之
今古具有方便是物頭頭靈現坦然萬樣千般突兀
無過有焰未悟且須保惜僧了便生厭脫中下急急
著眼上士誰能顧盼因僧參有頌要接諸人向上坡
左手提携右手過太陽焰裏分八字南海波斯不較
多僧問要接諸人即不問如何是向上坡師云覺外
月微曉室中燈更明僧云左手提携即不問如何是
右手過師云放開非在手却開不從他僧云太陽影
裏即不問如何是分八字師云船主與賊寶背巾蓋
頂問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云我取佛子來
僧過拂與師便打僧於此有頌遂以頌呈蒙師一
拂太多端打破從來滿肚慈悲處不能求妙解目前

却親自家頗僧問久在途中請師一接師云虛空短
燭無涯岸海月圓時別有天僧云不會師云却是真
箇遂以頌示之學道如行路途未得休直到長安
日方能見聖游嶺南教和尚有頌示本釋人云林葉
始經秋雲出幽谷禪人錫龍飛性不性復性復
不性復六六三六師因見乃問僧云生是性復不
性復本云歷歷乾坤外的宇宙中神六作麼生是
六六三六本云今日既然煩道用得師坦蕩至無
爲師問見千葉蓮池乃問僧云池在蓮葉蓮在基
處僧云白浪起時應難見未觀波濤別却逢師云明
向上事僧却問師池在此蓮在基處師云未至日藏
青葙外時來透向碧波心僧遂以頌示四海應難見
五湖易得存綠波還有月白浪急成紋菜菜分千葉
數株共一根久在池中長誰人折上盤問七星光彩
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云將軍馬蹄紅僧云錯
師便打僧云灼然師云七棒對十三僧禮拜師遂
問法華曾演汾陽旨白雲今日事如何師云誰知席
帽下元是昔愁人問珠逐逐月即不問龍吻星事
若何師云寒光急急問萬里無雲即不問一條藕刀
事如何師云誰動者僧禮拜師云小意妨大意便
打問寶鑑不到處時如何師云三門不增寶鑑僧云誰
是知音者師云口似鼻孔問寶鑑未出匣時如何師
云在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無僧禮拜師云三三問
如何是佛師云波斯昨夜書問古人道承言者畏薄
向者迷學人總不悟應時如何師云點點舌頭有僧
云官不容針私通軍馬師云恰何人難得問明月海
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云打破了你
相見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未嘗何什麼處行履師云
眉毛重多少僧云不離當處當湛然師云滯殺迷封
問不著言詮請師端的師云鐵門路問黑龍合月

師且置龍劍衝天試用看師云山河岩谷日月十尊
僧禮拜師噫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老僧當門無齒
僧云爲什麼如此師云只爲老僧勞佛

小恭示衆云諸上座釋僧家以寂住爲本夫行脚者
不在觀州觀府看山門景致過將爲什麼事蓋爲生
臥事大從上古人凡到所在見一箇村院主也須問
過如今晚學性往遊過不肯過相博問記得龍牙開
德山學人仗銀鑰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便引頸
牙云師頭落也德山便休諸上座莫是德山無機鋒
麼爲當別有道理乃云德山引頸龍牙劍

小恭示衆云諸上座佛法有什麼事也莫見老和尚
道無事便無事夫法身無爲不隨諸教古德道不信
佛菩提是則解空第一所以道說佛說祖談玄談妙
皆屬增減語既然如是諸人又向什麼處參須具行
脚眼始得乃拈拄杖云有人道得麼出來相見有麼
有麼衆無對師云老僧今日失利師因入縣看官岑
員外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和尚爲什麼不乘
騎師云院中無外云達磨乘鹿渡龍渡江和尚打輪
又且何妨師云山僧不捏性師訪部王郎中云舍弟
不同中云雖然如是奈何心中不達師云文彩已歸

中云不敢師云爭敢埋沒中又云今時參學人好敢
他見德山師云見後如何中大笑師云對觀不施天
使牛太保入寺舉李都尉法身頌師師指示師云天
使甚處人事使云東京城裏人東京城裏說話西京
城裏應諾使云不會師指示師云張公喫酒李公
醉鍾旭解舞十拍子使云弟子風生多幸作禮而去
威嚴丞人寺遊山行次見葉禪遂問黃底是白底是
師云裏威公令人槌破師云今日遭皮剝威云也須
點檢師云今日失利威到清泉又問泉爲什麼太濕

師云昨日山中大會云今日事作麼生師云開後
何處來王學士同運使到院師云請學士慈悲運使
說話山僧只知林下事學士未審林下事如何師云
苦益菜羹粟米飯又云偏打不防家

行緣
師至荆南分金善和尚處問互不回互師云總不
恁麼金云爲什麼喚福昌林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金云爲什麼脫空讓語師云事不孤起金云入水見
長人師云調琴潯太古琢句體全真遂呈頌云回互
不讓前當頭戶底閑琴邊敲磬鳴磬德山世事
從他到鳥道絕人攀個儂天然窳坐斷越州關到公
安連和尚處問作麼生是伽藍師云深山藏獨虎淺
草露翠蛇遠云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云青松蓋不
得黃葉豈能遮遠云道什麼師云少年說盡天邊月
寮倒浮來勿日頭遠云一句兩句雲關月寮作麼生
師云照破佛但師到荆南延壽賢和尚問海竭人亡
作麼生師云毒蛇不咬人賢云爲什麼如此師云風
引溪雲斷泉衝石徑斜師到夾山入真首座室真云
還見麼師云萬事全無真云還不見麼師云千般管
在手師遂問首座末見落散聖時如何座云湖南江
西師云見後如何座云江西湖南師云却共自淨一

眼座云打草要蛇驚師云某甲終不捏性偶連頌呈
同往韶陽路日來迎日殊南亭酒不韻北嶽豈能拘
有語深藏却無言淺露珠雖然各得免聲已振西聖
師到神鼎問一菜客師上獨樹不成林作麼生師
云不分紅樹沒凋謝碧泉深鼎云作麼生是回互之
機師云有人却無眼須云天脫不明海帶情無撲
出首筆書芳形馳步愁長路絕念還同上太虛師到
福嚴和尚問作麼生是圓容相師云木人嶺上休
相觀在女邊更莫逢師遂問如何是和尚圓容相

嚴云老病身常發蹉躓無較時師云客即不問如何
是圓嚴云法界廣無邊師云圓即不問如何是客嚴
云消却了也嚴遂問不客不圓時如何師云虛空無
背面鳥道絕東西遂呈頌云溢月流波蕩紫微文羅
紅葺海心飛圓容妙相權施設個儂無門說向誰師
在福嚴人患照室問客古有言狸奴白牯却知有三
世諸佛爲什麼不知有照云只爲太惺惺師云狸奴
白牯爲什麼却知有照云爭惺惺伊師却問如何是
福嚴境照云漱泉秋鶴至蟬樹夜猿過照却問作麼
生是南嶽境師云風休林自直雲靜月彌新照云作

麼生是境中人師云空色尚隨事監光碧照衣師到
石霜入慈明室明云作麼生是向上一窺師云一窺
俱明霜云還見七上客師云有甚掩庵霜云道
什麼師云今日觸性和尚甫使打師云作麼生霜云
將謂收番猛將元來是小小長行師云雅淡呈秋色
馨香噴月單遂呈頌云收番猛將彼方奇勢勇翻思
握錫歸來外從教誇勇健案中爭最烈放開意
着全身收史閉那吒揮節旗蘇武英雄能出狀良
幾却目前棧到大恩之和尚處問古人見桃花意作
麼生師云曲不藏直惠云那箇且從者箇作麼生師
云大街拾得全四隣爭得知惠云上座還知麼師云
路逢朝客須知句不是詩人莫賦詩惠云作家詩客
師云一條紅線兩人牽惠云玄沙道諦當其師當又
作麼生師云海枯枝兒底人底不知心思云却是師
云樓閣凌雲勢穿雲帶雪曾逢星嶺云吹返自誇寄
漢去靈雲能樹老鶴棲古木休頌桃花意天上人間
不可磨師到廬山羅漢印印大師處印舉頌云北十
藏身事已彰法身從此靈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
至如今亂度單乃云老僧當時作此頌直得天下老
和尚不肯上座作麼生師云爭敢印云作麼生師云

凌波算寶座應不讓南能遂官頌云北斗藏身事坦
 然法身無狀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意水底據船捉
 月天師到樓賢入室問如何是佛賢云張三李四師
 云意旨如何賢云翻餅討甚汁遂呈頌云去短求長
 本不移他人與汝未為奇雖然搆得些些飽終久何
 曾見得饑師到祖峯戒和尚處入室問作麼生是
 絕當能底人師云番手把馬箭戒云却是作家師云
 背邊打不著戒云為什麼却上來下去師云和尚向
 甚處見上來下去戒便打師云一言無別路千古不
 來人遂呈頌云直上彌離到回來轉更難若言禪
 理特地隔須彌師到蘇州翠峯素和尚處入室舉僧
 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嘶風木馬鞍無絳背角泥牛
 痛下鞭峯問背鞭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翻身師子威
 雄大爭敢當頭露爪牙峯云放你一線道師云七類
 八倒峯云收師云了到翠峯頌和尚處問牛喫草
 喫牛師云回頭一就尾宛轉再重關峯云應知不肯
 面須教在目前師云驗在目前峯云自領出去師到
 杭州與教入室舉僧問一和尚如何是佛一云隨補
 皮師遂問意旨如何教云禪兒上喜見寒師遂呈
 頌云問佛師言答禪及更無一法可相違有毛動起
 塵難見背向終教是與非復頌云寸草密藏師子多
 貓兒頭上雀兒窠縱欲傾窠不喪命直隨鷄子過新
 羅到杭州西庵庵王帝見明招舉一頌云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響起兩重光師問如何
 是兩重光至云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云庵王未見
 明招時如何至云滿袖油鹽盡見後如何多心易得
 乾師到瑯琊問上座近離甚處師云兩浙瑯琊云船來
 陸來師云船來瑯琊云船在甚處處師云步下瑯琊云不
 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
 拂袖而去瑯琊問侍者此是什麼人者云舉上座齋

云莫是舉師叔麼當時先師教我尋見伊遂親下且
 過堂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在甚中適來相觸許
 師叔唱復問長老何將到汾陽瑯琊云德慶時到師云
 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
 宇耶遂作禮

頌首山西來意

風吹日炙少人知頂仰先賢對此機疑若曠劫生前
 會穿耳胡僧也皺眉

透法身頌

人闕透法身宜為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廣

須滿起舞大帝不願一人之力不如百人

綱宗

兩刃交鋒事喻巖沙場六月雪花飛如今更撥關真
 實白眉應教入素關

十二時歌

夜半上伊余靜坐堂裏月圓日滿不增虧方朔由
 來快官微

鷄鳴丑森羅萬象歸元首一聲聲後九衢聞年亮任
 你侵蕭柳

子且寅烏龜穿破鷄籠門山伯不知何處去扶桑天
 子笑忻忻

日出卯千門萬戶呈幾巧織成蜀錦與吳綾到頭成
 壞行相抗

食時辰龍約將來不厭苦寒則着衣飢喫飯途中往
 往問誰說

禺中已畢城已開見慈氏驚驚起毗盧頂上人拍手呵
 呵問闍梨

正中午步滿乾城猶未許金輪天子下闍浮移却西
 天竹東上

日昧未石室老僧禪未起門前時有問津人樓至

舉先指示

曉時申柴門不掩去來人石室丹爐說費力歷歷分
 明真不真

日入西時擊鼓鐘滿林吼自他美味各方圓被時
 人分好醜

黃昏戌才燭銀缸昏暗失睡見山童還報來金烏早
 向西方出

人定亥科撒壞衣線長在不羨羅航錦繡袍迎葉師
 兄相笑待

古尊宿語錄卷之二十六

佛眼禪師語錄序

豫章徐俯撰

佛眼禪師之語侍者道昕所錄上堂小恭普說垂示垂代心要領頌頌古凡八種蓋數十萬言其義則一也所謂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也單傳直指者也今圓頂方袍者執非求此道柄拂高座者執非傳此法然謂之直焉而反迂明焉而反昧直而不迂其禪師之言乎明而不昧其禪師之道乎觀其反覆丁寧翰誠苦口斯亦勤矣其意果何為哉學者可不剖心焉夫禪師之說定無說無示也是為真說聽者之聞也實無聞無得是為真聞真說緒言餘論之尚存真聞至吾希聲之常在不作文字之解不生紙筆之見者觀之有暇矣

師川此做足以標榜此錄矣老朽不可更重說倘言也具擇法眼人一辨取湖海呂勃云

古尊宿語錄卷二十七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住南康雲居嗣法善悟編

佛眼清遠禪師臨印李氏子帥初住舒州天寧開堂日提刑學士權郡承議燒香度疏與師接得示人家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漏泄天機言言堪愛且道如何是堪愛之言良久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逐度與表白宣罷師拈法座云古聖道為法來似作家逐度與耶我為法來非為床座師咄云是何言歟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陛下伏願龍圖永固

鳳曆長新八表稱臣四維歌化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提刑學士權郡承議伯閣郡尊官伏願嘉聲誦著善政日新頌承雨露之恩坐聽鹽梅之詔次拈香云此一瓣香還知落處麼欲隱彌露在晦愈明本欲拋擲巖阿混于沙石苦為諸人教過不免細說來山本為我先斬州黃梅東山演禪師一爐焚却用陪法乳之恩聊表化儀雖然恩大難酬未免拋三放二遂跌坐山谷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當當觀第一義師云觀即不一即不觀第一義門今在何所問禪師云太阿橫法鐵為鐵於掌握之中寶鑑當臺現真象

於無心之表有緣即應故問答以網橫不令而行刀言象而罕測影響之土斯何足云所以佛付佛相付祖更無絲髮之異豈有東西之殊不立階梯單傳是事若非虛根頓悟大用現前未免業以海深妄塵自隔遂拈起拂子示眾云還見麼若見見箇什麼若見箇拂子正是凡夫若言不見此是拂子如何說不見底道理道人到此須是村驢不可輕心取於流轉誠非小事實在悟明所以聖人得此事莫不統三界領四生號令聖元扶顛拯物大眾從上諸聖入此門中各各勞勞生破諸塵妄記得靈山會上四十九年說不盡未後分付飲光少林九年之間畢竟獨許二祖爾後光分震且道滿堂中臨濟德山威行雷電皆為上祖不了致令殃及子孫遂舉拂子云大眾從上許多賢聖如今總在山僧拂子頭上各各坐大蓮花說微妙法交光相耀如寶絲網遍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山僧出世一期之事已得周圓其或未不然不免自通消息去也十字路頭吹玉笛淡雲輕日正清秋久立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親切親切首要首眼目定動料掉掉為報先生莫打之透何也又不加點

下座 上堂云達磨未來此土時須信事元真實二祖禮三拜而立不得設有商量大眾何故人到于今疑情不息良久口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直饒德信得及猶是錯承當自餘一切何足論之歸堂

上堂奇怪尋常道出門便作還鄉計直至如今計未成誠哉是言也豈不見僧問古德學人欲歸鄉時如何古德曰子父母偏身紅欄臥在荆棘林中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也古德曰却須歸去有箇絕根方子與你僧曰便請古德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大眾荆棘林中紅欄盡無路還鄉二時堂內絕根方却須歸去所以山僧二十年披雲彌月未始遊方十來年接物利生何嘗出世諸人皆把父母焚券論量祖業田園就赤水以求珠珠沉赤水向荆山而竟玉玉隱荆山說道赤水無珠荆山無玉是誰講你說道赤水有味荆山有玉亦是誰講你山僧有時畫方成圓指南成北何故如此蓋為諸人唱還鄉曲了曲調不同熟路難忘鄉謔未改非指南之不妙也如何得曲調回去豈不見道平窺紅欄處暢殺了平生下座 上堂良久云山僧今日與諸人同卷一箇具善知識便下座 上堂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師如何接人師云不虧不欠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第一不得壞根師復云光陰倏忽變化密移始見望朝又已念日諸人還知光陰不變化日月不遷流麼快須究取昔日六祖大師作居士時隱於廣州法性寺印宗法師席下遇夜廊廡間有二僧風幡競舞未盡厥理祖師躡步而謂曰可容俗士得預高論不直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告之大眾祇如夜來風起且

這是風動不是風動若道不是風動如此爾塵動戶
賊上揚塵作麼生不是風動還斷得出麼山僧道也
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也不是心動有人識得麼青
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環車
上堂兩岸蘆花一葉舟涼風添夜月如鈎絲綸千尺
懶拋故歸到家山即便休

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
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大衆至音絕韻妙曲非非通
身不挂寸絲赤體全無忌諱諸人切莫拈錘敲指直
須截斷舌頭放下身心自然快活眼若不睡諸夢白
降心若不異彼名何物快活快活歸堂喫茶下座

上堂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殞從前
先聖豈不發真歸源如何十方虚空今尚任又云
濕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幻源既滅虛空頑無三有
衆生從茲碎碎四生九類如何得無又云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既生山河大地如何得復清淨
本然既復清淨本然云何却見山河大地衆如何
即是良久曰水自竹邊流去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好
大哥歸堂

結夏上堂揮文佛日不西流照徹人間洞九幽從此
安居無一事休將玄妙挂心頭

五祖演和尚遷化遺書至上堂昨朝六月二十六無
角鐵牛生四足哮吼一聲人未知撼動天關并地軸
響復又西歸唱罷胡家曲可憐末後太分明無限清
聲偏溪谷我先師出世四十餘年於舒新二郡四坐
巨刺垂慈善口接物利生未嘗少暇於二十五日早
陞座告衆至晚淨髮歸方丈二十六日早安然長往
日始及未從初至終盡善盡美真善知識清遠承
提訓痛傷可量古人道將此深心奉摩利是則名爲
報佛恩昔日大梅遷化上堂聞颺鼠聲乃云卽此物

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甯逝矣我先師上堂告衆云宿
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以今校古慈毫無差語人還
知大梅東山二老子去處麼若知得則不辜負先師
若也未知有寒暑今促人壽有鬼神今如人福下座
上堂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云棒喝齊施古佛宗三玄
三要絕孤蹤白雲消散青山在明月蘆花對象紅又
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

解夏上堂以一粒芥子擊修羅窟於中宴坐九旬攝
六錫錫杖登須彌廬直上安居三月倚長松而自誓
臨綠水以經行周游井邑則動止蕭蕭依處叢林則
威儀濟濟豈論城隍聚落算分勝地寶坊心月孤圓
神珠炳煥六門虛靜萬法咸如如此護生豈有生之
可護如此持律豈有律而可持囊內蟬人通身雲冷
誠堪感賀喜何如哉

吳居士爲師龍門創出然菴請上堂淨名居士在家
人不門深入者親一鉢上方香飯安食千古轉
通津大眾維摩法力居上神通斷妙喜世界來下此
中持香積佛似悉飽衆會三萬二千師子座木樹莊
嚴十方三世諸如來現前證據有他有一場佛事真
箇神奇皆不思議之功勳自心之神力者也公明居
士希風摩詰接跡脫脫公大省幻身久越正覺願延輝
錫修建庵宇遂爾來此聚集淨徒記得昔日臨濟栽
松次黃巖問云深山裏幾許多松作什麼濟濟一與
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鋤頭打地兩
下蔡云吾宗到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鋤頭打地兩
謂根盤沙界葉覆彌盧三賢十聖爲慈息之方諸佛
祖師爲作止之地故得後代子孫昌盛承茂宗枝自
古及今綿綿不斷如今衆中若有一員禪客出來道
深山裏用起庵作什麼山僧也抵向伊道一與山門
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且道與他古人相去多少

大眾一與山門作境致見者頭起無岸地二與後人
作標榜凡聖悟迷皆一樣若是叢林向上關有人踏
着喜無量下座
上堂少室無言語曹溪有消息可憐門大開而人不
能入香龍得雲山猛虎生利真但解自承當何勞問
知識

上堂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壞不壞問
云黑漆桶裏黃金色也云請師答語師云問語語師
復云古人道我有时揚眉瞬目有时不揚眉瞬目有
時揚眉瞬目是有時揚眉瞬目不是如今人不委釋
了便別作解會說得底人道是也得不是也得問
伊作麼生是得底人便道他分上不說得與不得得
也好不得也好乃長嘘一聲曰有什麼共語處祇如
古人道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又作麼生他便道此是佛跡語佛你屋裏老爺
老娘又問伊此是佛跡語不佛跡語如何便道恁麼
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此與作實頭語
實你屋裏老爺老娘復呼兩聲曰有什麼共語處
夫爲神僧須作神僧說話你等合作麼生莫道龍門
不肯我埋沒我心行我歷我我龍門恁麼是要你到
不要你到也須了細看詳好環車

上堂總記不得天花滿鐵縱有千言不如一默下座
上堂昔玄沙大師示衆云諸方尋常盡道接物利生
忽遇三種病人如何接得患盲者來拈提摩佛說
一見患聾者來向他說他又不聞患啞者來對伊說
又說不得若接此二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云好諸
兄弟還知真實相爲處麼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說
破祇如諸人尋常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
曾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說說無說無聞無見無處
有色馨香味來雖然如是又能有幾人到者殿用施

不與你到也須了細看詳好環車

所以迷天度機石女兒二天... 語非下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午

齊裝粥無伴... 上堂昔光明殿在人間凡聖交雜絕往還若向一塵

親得見毫光照處本意顯... 上堂昔曰百丈大智禪師再參馬祖侍立次祖舉拂

了丈云即此用拂祖却拂子問云你他後關... 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

用丈拂拂了於舊處租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大... 衆說其三日耳聾直得龍門打鼓上堂天衆盡皆空

集會堂橫吞佛殿露柱倒掛燈籠天高地厚月白風... 清滿順風調河清海晏飢則共君食苦菜渴則與子

飲寒泉直饒天外山花飛爭似歸堂喫茶去下座... 上堂臺山路通客全橋破電堂前感恩無地雪埋

庭稻米鎖似溪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養雞菓... 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僧寒你等諸人各須努

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下座... 上堂山僧適在經堂中法堂上無山僧經堂上有山

僧下至法堂法堂上有山僧經堂上無山僧有則心... 外有法無則心法不別諸上座在衣鉢下問打鼓便

上法堂法堂上添得上座衣鉢下法却上座添則成... 增減則成滅滅故落斷增故落常行脚人如何得離

有離無離常離斷生死疑情大難透脫此是如來清... 淨心要宜須決擇不可等閑光景遷流動如飛箭洋

世如此人生幾何彼此出家三界逆旅竹戶不堂統... 爲其主冷淡共居寂寞同往何故新何憂何慮下

座... 行者落髮上堂露柱多年出家燈籠久已落髮佛殿

堅持禁戒三門近得休歇大事本來平等無著清涼... 滿月度盡草木叢林一似陽和齊發下座

元日上堂萬物成新論故鄉樓畔元是舊命娘先春... 花發香香遠物外山河日月長僧問昔日政隱尊者

問法照大師未審與今日是同是別師云古之今之... 進云栽松人老難傳鉢盧老區區入嶺南師云你試

舉古入底行進云尉庫三門鐘樓佛殿師云怎麼又... 半得進云忽遇七手八脚底人來又作麼生師云截

斷脚根道將一句來進云昨日有人從舒州去師云... 亦是悠悠者復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云云獨

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錯打人僧問德山如... 何是奇特事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云

猶較些子僧問羅山如何是奇特事羅山云道什麼... 師云成何道理大眾古人鉤頭着何意在得魚如今

洗脚上船能有幾箇或若人問龍門如何是奇特事... 山僧向伊道此去太湖不遠怎麼說話有其奇特事

向伊道咫尺是棠梨大眾還會麼等閑如不會須作... 等閑看下座

上堂身中有生老病死念上有生住異滅國土有成... 住壞空此十二種事甚能奇特凡夫不識爲之漂流

如來出世指出涅槃妙心常樂我淨譬如還丹一粒... 點成金丹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此十二種法是一法

現定如今歷歷法者是還信得及麼乃云中丹... 程偏禁冷寒寒梅獨放香下座

上堂悟時此事元來易迷後斯門實大難處處綠楊... 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

上堂三月初三日二月二不壞假名談人義衆生役役... 趣光陰遺流所以無虛業二月念九三月一摩訶般

若波羅蜜假使多聞達古今歷劫何曾具今日今日... 事作麼生長久日何更今日

上堂從上諸聖見人乘著塵勞不求出離迷上講惑... 之心告之曰你隨聲逐色名曰狂人大衆好言語悲

愧諸聖怎麼道雖然如是已足打開布袋不能折合... 得龍門今日倒底傾出有人得者永息布袋乃拈拄

杖卓一下云豈不是聲你尋常作麼生隨又舉起拄... 杖高豈不是色你尋常作麼生還會麼若能隨逐

元無縛便是叢林了達人久立... 浴佛上堂如來妙色身眞寶難藏覆不掛本來衣豈

看娘生疼無愛樹下降生時南北東西行七步行七... 步履羣衆生無所度今晨四月初八我佛如來等生

之日天下精藍煎湯浴佛則從諸人浴且道如何... 是佛要知麼佛名如來當在不滅有人見得山僧更

不切勿若無人見得山僧重說偈言昨日如來無法... 而今朝法雨洗如來了然一味無差別雲外青山翠

翠開欲報如來深恩殿上重新浴過下座... 結夏上堂龍門結夏勝諸方大地山河爲果揚若向

九旬終得透更無佛法可商量... 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古人怎麼告報大好音詮

豈可以一朝風月却萬古長空豈可以萬古長空... 不明一朝風月此是廣大深法自在之宗若也明得

何處更有一絲頭刺法來久立... 上堂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山僧近來非昔人也

天是地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別也... 非昔人也有人問未審已前如何山僧往時天是地

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所以迷情纏... 礙窮障心源如今別也或有人出來道某甲亦如和

尚天是地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還... 得否不可直是未在有揮拂得麼若揮得上座

道眼圓明若揮不得絲竹喧天船上樂舞無黑木岸... 邊人亦斬

上堂僧問遠乎哉屬事而真如何是道師云頂上... 八尺五進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方圓七八寸進云

向上一路還許學人會也無師云不論向上向下却許你會進云德應則寬處出生隨處滅盡師云云少人怎麼錯會進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便禮拜師云未竹與上座共行在師復云親中直是親切省要中直是省要還會得麼諸人盡是發志標玄意來出離山僧這裏終不枯今舉古取是捨非感亂諸人你若不來山僧也無可得說你若上來山僧不免在你身上割一塊子似與你還知痛痒麼忽然知得可謂親切也若不知來由便道者一塊子那裏得來得麼麼香得麼麼臭得麼麼生得麼麼還麼麼得麼麼不離當處常法然竟即知君不可見那車

上堂了如一萬事畢釋迦彌勒欣今日但得心安是處安無災無難無今昔要知佛法根源記取五月初一下座

端午上堂今日端午世間人釘桃符書門間使萬邪不窺其戶百鬼不入其門世間人又使針燒灸採藥登山使萬病不干其體疫癘不入其身遂失聲叫曰阿唧唧阿唧唧盡大地人燒破皮肉教山僧受無限苦痛普覺人大以忠言不用沉于湘江後人家之以竹筒盛飯繫五色絲祭之風俗至今流傳不斷遂嘔吐數聲曰世間人喫却米糝教老僧脹破肚皮大衆別人燒灸別人喫物爲什麼龍門長老受痛受飽未能情忘緣應事出見聞於此門中遂爲戲論豈不且先聖有言曰欸州牛喫禾益州馬壯脹天下近賢人豕猪在膊上何也遠走不知近匍匐久立

上堂入得龍門事事奇聞聲見色不思議山青水綠綠何事盡是諸人力使之

盜姪妄罪飲酒食肉罪教什麼人還又卓拄杖云金剛作佛受香油

東山和尚忌辰上堂先師當年未後句與人皮下挑出刺骨如六月日中水銷鋒處處皆相似後來聽響各流傳更加一二與三四箇中孰是無耳人明見去來不生死先師老和尚其奉待日久多蒙苦口提撕追遠之誠何可忘也聊說小供諸人且道先師還來也無若道來入滅十餘年如何見得來底道理若道不來又用說齋作什麼道來也有說說道不來也有說若爲得無說說去還知得麼三箇潭潭潭潭潭

一雙無縫木棧頭久立

上堂大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說使不感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即且置且道向阿誰喚你是有人喚即走無人喚即還教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無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覺不歇如何得無人喚者箇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道聲若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下

解上堂昨日仙人執善財手頻見過去微塵諸佛及其放手宛然依舊龍門長老領請大衆爰於此地結足安居及其解夏宛然依舊善財依舊是微塵諸佛合攝有歸大衆依舊處三月九旬做仗無殊還會麼毛端藏刹海芥子納須彌不離見聞緣起然登十地四生六道即心自性三塗八難普現色身居華藏海之中住不思議之內如斯之旨乃吾輩之常分耳

還信得及麼
上堂今日七月二十曆夏來又是五日也你與他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

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何祇對有底師僧道你何不問本分事者倘是世間日月大衆那箇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管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便明取麼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衆那裏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安樂底人終不作者般去就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有人明得麼古人云世間事明不得佛法大遠在者裏若手清不下一切處碍礙殺人還知麼大火聚中難著手清涼地內易安身久立

上堂僧問雲居如何是道中人對云知死人手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對云知死人眼大衆作麼生是如死人手師拈拄杖云不執提怎生是如死人眼師壁開眼云不照觸你諸人好會取祇如前日送亡僧山僧道一隊死漢送箇活漢有人會麼說說話麼怎生是一隊死漢師云移身不移步怎生是一箇活漢師云萬機俱不到後生兄弟初秋夏未何不嗙吼一聲壁立千仞今我知道你是箇人向活中明取死句死中明取活句若不然者求生不得死不得死喫辛苦也直須嗙吼一聲下座

上堂僧問道在佛開口詩成自點頭時如何師點頭數下僧云今日得過也師云莫亂開口師復云諸人每日行千行萬不是不到何故却不分曉祇爲信之不及若信得及則不行而到也十方世界事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諸人每日說千說萬不是說不到何故却不分曉亦是信之不及若也信得及則實無所說也三世如來所說之法不待思量一時曉了得大衆還到麼麼田地也未我此宗門祇論證悟不論會解若是爲生死底人須求親證若是我人參學上之人取爲不會須求親會到處竟相似語句過相印證滅胡種族已後胡亂教壞人家男女我此門中都無

是事還知麼尊人也唱胡絃曲好惹高低不自開
上堂世人盡道路行難本分真金入火弄煉去煉來
金體淨一槌打作玉欄干

請化主上堂一竿一笠一蓑衣急水灘頭下釣絲鈎
上錦鱗容易得蘆花深處月明歸舉古人問三尊宿
二龍爭珠誰是得者一云得即失一云老僧祇管看
一云誰是不得者師曰得即失著作什麼老僧祇
管看濟什麼事末後一則語誰是不得者若人會
得祖師言句一大藏教自然不疑去還明得麼誰是
不得者非取亦非捨為哉駢駢時便是歸來也下座

上堂打動龍門鼓喚起鐵餒餒請君一咬破山僧豈
指賺先師曾得力滋味今不減若也不奈何好箇鐵
餒餒

上堂果長沙和尚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
深一丈誠哉是言也玄沙和尚云因汝頌倒知見方
有往來誠哉是言也龍門尋常見汝諸人恁麼所以
向汝道不恁麼你須是不恁麼始得諸人不恁麼龍
門所以向汝道恁麼你須是恁麼始得諸人道恁麼
不恁麼龍門所以道非恁麼非不恁麼你須是非恁
麼非不恁麼始得諸人非恁麼非不恁麼龍門所以
道恁麼不恁麼你須恁麼不恁麼始得諸人非恁
麼非不恁麼始得諸人非恁麼非不恁麼龍門所以
現病去藥除豈不是箇脫灑衲僧龍門尋常還有一
句子到諸人分上麼不見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
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
取智藏僧問智藏云今日頭疼汝去問取海兒僧
又去問海海云我到者裏却不曾偈舉似馬大師師
云戴頭白海頭黑大眾說白道黑理甚分明請人還
見馬大師歷久立也太無端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中秋夜望圓月相似淨無雲翳
人皆見之雨開浮提無所不照諸人各在他鄉異井

各有父母家山你道彼中還有麼山川溪谷迥絕無
人到處彼中還有麼又爭得無來人各自謂得見是
月然此滿月不此方來不彼方去若此方來彼則無
也若彼方去此何故見之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所以
道並安下器下器皆同一道澄江一月孤潔淨有人
情月問南泉和尚何時得恁麼去南泉曰王老師二
十年前亦曾恁麼來大眾問你道此事無你卜度底
無你名遠處如今禪和家盡道我何得也什麼處是
照不着且問你照得着底事上座前生自何處中來
此身後復往何處作天耶人耶地獄耶餓鬼耶作
畜生耶若不妄知空然有此語要作何用馬大師一
日說月次三第子侍座大師曰正當恁麼時如何
西堂曰大好供養百丈曰大好修行南泉拂袖而去
大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如
斯論量也大奇惟大師改此一問諸大士直得息剎
補則空作全人塞翠移竿真就平坦還又得馬大師
此一問麼委悉得麼良久曰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
時

上堂祖師亦莫愛聖僧凡會得凡夫法便是聖人
法識得聖人法即是凡夫法盡知道凡聖不二為什
麼凡人深說諸聖解脫又道亦莫離迷就悟如今悟
底是向來迷底如今迷底是向來悟底盡知道迷悟
不二為什麼迷者依前聖僧者依前聖僧聖人還
辨明得凡聖迷迷如透了洞然明見本來人敢問
人聖如何是不來人求佛僧家道什麼處不見本
來人若先牛牛是泗州大聖又道果無面目甚虛
逢渠遠水不救近火離此二途如何是本來人良久
云設使開來悟事如自得親下座
上堂昔無若和尚游五臺禮拜文殊到山下投一寺
宿遇一老僧抵待次問無着曰上人自何而來無着

曰南方來老僧曰南方佛法近日如何無着曰末法
比丘少奉戒律僧曰多少眾着曰或三百或五百着
問和尚此問佛法如何任持僧曰凡聖同居龍蛇混
雜着曰多少眾僧曰前三後三三着不省迷今童
子以琉璃盞點茶度與着遂問曰南方還有着箇童
着云無曰既無將什麼喫茶着又不省復令童子送
出門外着觀寺無額乃問童子此寺因何無額童子
指背後金剛着回顧忽然不見童子止見身在一林
中人眾無着遠避五臺禮拜文殊及乎親見要且
不識誠實苦哉是故明昭和尚頌云廓朗沙界聖伽

藍滿日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祇見翠
山巖雪實和尚亦有頌云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
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眾前二三與後三三大家
此二頌通古徹今美則美矣要且不見文殊山僧
為諸人頌出乃云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
歸莫惟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下座
上堂昔在杖履上謂眾曰好笑好笑乃呵呵而笑昨
日有兩人共說一件事與山僧問得一夜笑得
勝肚痛又呵呵而笑大眾要知麼有一人云今日是
初三官曆上寫來村裏人道是初三乃村下厝頭
老僧道是初三厝山僧向道是初四乃村下厝頭
云是官曆村裏謂之初四是一人云今日是初四
因是村下厝頭其人點頭又有一人云今日是初四
官曆上寫來村裏人道是初三乃村下厝頭長老如
何山僧向伊道是初四初三乃村下厝頭其人點頭
兩人相見具說其事一人云長老向我道是初三一
人云長老向我道是初四兩人遂來見山僧云今日
是初三初三山僧問得笑殺兩人云長老不要漏
酒好好分明說山僧向道汝自不分明何處是漏酒
大眾會得此意麼山僧見伊不曉也不奈何眾中禪

僧道長老如何鳴鼓集衆了也不說些佛法及祖師
 西來意却理會世間閑日子此是世人情見山僧聞
 了問伊道世間有什麼閑日子又那箇是情見把來
 看伊元來不會見伊不會更作箇頌子舉似伊頌道
 言親下亦親無黨亦無真愚俗稱爲我邪徒喚作神
 是與何曾我言神豈是神人生須特達乃提拄杖下
 歸味曰丈六紫金身座前又謂衆曰也不屈着你
 上堂僧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云誰信你
 僧便喝師云更進一步看僧云幸有一弓三下箭當
 機要射不乎人師云少年會決龍地陣潦倒還同雞
 子款僧又喝師云元來祇是野狐精僧禮拜師云何
 曾大用現前師復云古來有一人南泉和尚諸人還
 識否若識得一生不空過好南泉和尚莫教見而不
 識還識麼曾有一俗士問曰第了家中有片石也會
 坐也會臥如今欲鑄作佛不知還得否南泉云得莫
 不得麼不得有人明得此言也無南泉道得龍門云
 好箇佛南泉道不得龍門云好片石還見否是他道
 第了家中作麼生說家家在什麼處諸仁者親從家
 裏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靈山會
 獻佛希釋聊舉手心中出何物安樂并長壽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七

雙溪野叟曰
 雙溪野叟曰
 雙溪野叟曰
 雙溪野叟曰

云不曾執得這見落節處應若見得便見石霜老子
 雪峯大師亦知龍門山僧與真乘長老又此一眾禪
 和總有分付處山僧未離本院不到此中時匪乘無
 一人龍門長老山僧離本院度荒山來到匪乘諸人
 一一相見此間有一人龍門長老若有一人龍門長
 老於法成增若無一人龍門長老於法成減故落
 斷增故落常既斷常豈云正見一似上座未出家
 時無一人上座既出家後有一人上座你諸人如何
 裁斷得心地安樂去還裁辨得麼向此有箇入處更
 有什麼事也或若未明良久曰不解作客久立
 上堂獨自坐方信西來有達磨獨自行不用紅蓮足
 下生獨自語分明向誰誰肯許獨自泰刹剝塵塵示
 指南相逢相問窮端的莫道山僧解放愁
 端師翁忌辰上堂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綠水
 流綠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湖南舊說老
 楞歧失却金毛師子兒江南江北無覓處龍門今日
 願風吹願風吹囉囉哩水急風高下釣磯
 上堂鳥從空裏飛人向心中住人死心定然鳥沒空
 何預人生一過鳥此心實可據但自了其心無勞問
 來去所以須菩提問世尊云何住世尊答曰如是住
 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皆令入
 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還
 會得麼三界萬法實無絲毫生滅動靜之相祇由迷
 此決定或為色身之內所以實礙名領納曰受思
 惟曰思遠流曰行分別曰識皆由自心之所成立焉
 不知此名為五陰逐成色心二法不見道照見五蘊
 若空度一切苦厄現前五陰之身為有耶為無耶若
 能如是見得實無生死等事未若苦甘無去來有
 一問無生死因緣舉似大眾昔漸源問道吾中慰乃
 拈指問道吾曰生耶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

道漸源不肖後開僧念道經應以此丘身得度者即
 現比丘身而為說法忽然省得遂至石霜携鐵法堂
 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什麼漸源曰充先
 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竟什麼先師靈
 骨漸源曰先師靈骨猶在大眾還見得麼拈起拄杖
 曰者箇是拄杖子那箇是靈骨者箇是靈骨那箇是
 拄杖子遂卓一下云長安夜夜家家月影落寒潭幾
 箇知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買田地相似四至界畔一時分
 明結契了也唯有中間樹子猶屬我在大眾既是四
 至分明結契了也為什麼中間樹子猶屬他不見道
 千年田八百主若識得中間樹子耕鋤任你耕鋤布
 種任你布種開花任你開花結子任你結子若無中
 間樹子爭喚作常住良久云作麼生自云高處高平
 低處低平
 上堂云龍門別無奇妙剛謂單傳心要豈惟淺水無
 魚撥別全無孔竅二時辰鉢開單逐日屙屎送尿萬
 事與人一般子細看來好笑既是萬事與人一般為
 什麼稱善知識良久云我也理會不出
 上堂今之叢林天下多有求一人會無情說法則無
 莫道會得一人舉此話亦難得何也須是曾親聞
 說法方可舉示如未曾親聞縱有舉示祇益塵勞
 於其慧命無所益益大眾會既少舉尤難叢林雖有
 日別殘若欲明斯旨應須難念者一人如須解大眾
 盡心安既是一人領解為什麼大眾盡心安若不如
 此事稱出離之門
 上堂舉志公曰我見世間之人各執一般異見祇知
 傍觀求餅不解返本視觀餅則從來是麵造作出人
 百變大眾會然狸奴白牯拿摩阿彌兒狗子長相見
 諸禪客處不為若自目本圖明大似們空道因電

知得麼舍元殿上更有長安慈氏宮中願生肉院
 上堂僧問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如何
 是一波師云你尋常如何吞吐僧云如何是眾波師
 云着衣喫飯有其難僧云鈎頭一句請師道師云你
 自道取僧云雄雄江上垂綸者竿上時時有錦鱗師
 云沒交涉師復云諸仁者無過此時也長慈麼亦有
 不慈麼時禪學人道無有不慈麼時說箇慈麼已是
 不慈麼也慈麼時各為得念不慈麼時各為失念如
 今問諸人為常失念亦有不失念時禪學人道當各
 得念時說箇得念已是失念了也要知得慈麼但下
 取不慈麼時要明得念但識取失念時故先德道慈
 麼慈麼又云不慈麼不慈麼好奇怪請高德是以釋
 迦如來又云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俱各涅
 槃地獄天堂皆為淨土你等還知得一段真實事否
 若知得永超終始之患十二時中自然安樂無事也
 下座
 上堂云不動龍門內行泰古佛機親逢渠面目肯話
 自容儀凡聖心平等高低路坦夷丹霞燒木佛院主
 落髮眉何故下座
 上堂舉六祖大師在大巖嶺頭示明上座曰不思善
 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
 即大悟大眾還會者話麼正當恁麼時壓劫不會迷
 妄步趨三界歸家須絕疑
 上堂舉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我
 過淨辨來其僧過淨辨師曰却將舊處着其僧逃去
 舊處再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
 矣此一則法門若非證入莫曉宗猷若縱心機終成
 解會尋常盡道甚處來不是盧舍那更不識了再問
 豈不是過去久矣又問道師自受用三昧再三若問
 盧舍那自是古佛過去久矣又云如何是本身盧舍

那良久處好會取若不委知迷落草向你道與我過淨餅來如斯解會但縱心機不見國師云得之於心伊蘭作解之樹失之於言其苦乃我輩之圖要知麼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大眾如何是虛合那歸堂喫茶去下座

上堂普趙州和尚訪庵主問曰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趙州曰水浸不是泊船處拂袖而出又訪一庵主問曰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趙州曰能縱能奉能殺能活禮三拜而去師云庵主一般豎起拳頭趙州何故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什麼處趙州

自起自倒助破多少阿師庵主坐斷要津過了多少空著要識趙州麼拍禪床右角云識取趙州麼識二庵主座拍禪床左角云識取庵主還有人點檢得失處出歷良久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下座

吳居士請上堂身是佛身須信六根清淨行名佛行故知三業圓明身淨則垢無所生行明則暗無所起垢生由乎迷淨淨作垢而莫覺莫知暗去必由得明明即暗而難信難解所以諸聖常加被眾生自棄道苟易慮於可作之初華情向候為之後親開智歸仰和慈關他心慧眼以洞知重罪宿冤皆可懺菩薩

願過滿安樂眾生哀投無不冥感是知明暗共體垢淨同源凡夫有成佛之期大士有度生之分苟不如此萬善徒與公違居士真如道人洞明泡幻了悟淨生共入山來究明斯事今晨請山僧歷歷說法記得昔日裴休訪華林和尚問曰師還有侍者否林曰有一兩箇林曰在什麼處林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嗷吼而出休觀之驚悸林語二虎曰有客且去

二虎嗷吼而去休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林乃吳久曰會麼休云不會林云山僧常念觀音大聚會他此箇意旨麼常念觀音力仗猛獸道眼通明萬緣

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下座上堂承嘉一宿而悟遂曰幾回生幾回死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大眾說有生死亦是言詮說無生死亦是言詮既言詮則是有事迹且事跡易顯理妙難彰故言近而旨遠如何以至近之言明其至遠之旨不其難哉先聖道得音忘言遺事親理後人不曉便乃事外求理言外求音譬如以手撮摩虛空徒自疲勞終無所益要知得力用意處麼須即事無事即言無言悟入方親解會不得若如見隱顯施為神用難測也不見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便有人悟去歸堂

上堂五色燈光宜所成但除其毒莫除塵若言本眼何曾普乃是臨河渴死人

上堂僧問劫火威音前別有一壺天御樓看射獵不是刈茅田乃提起坐具云未審者箇喚作什麼師云正見刈茅田僧便喝師云猶作主在師復云秋宜說一句有人會得去猶較些子或者無人會得山僧却成妄語思量了不如且休各自大家堂中喫茶自由自在免見他特異日被入觀被何也將軍自有嘉慶

在不得封侯也是閑喫茶去下座

上堂東海泉和尚謂眾曰王老師賣身去也有有人買麼時有一僧云某甲買師曰好一直禪客南泉云人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其僧無對師云噯夫殺人有數尊宿為此僧所誦趙州道明與和尚作一領布衫人道成何道理一人道和尚尚局局後來寧

寶道別處客和尚不得大眾許多尊宿爭頭說買也要連出己家財王老師交開木成不放胡亂分付者般貨古亦亦少見之罷門今日亦賣身去也然則有貴有賤賤則分文不直貴則金玉難借你買也

屬你不買也屬你若識得龍門龍門與你作道伴有人處無人處起心動念總知得你善則令汝行惡則令汝止縱經三塗歷八難一亦不相捨離常與你作道伴你若不識龍門龍門與你作冤家教你出家使汝行脚令汝尋師道汝體道遂教你不會令汝茫茫然令汝求覓解會令汝巧作道理遂令淨妙國土而作土石山河常樂法身而作無明煩惱成不自在常生退失一步不放捨常與你作冤家大眾龍門屬你諸人來多時識得是道伴不識是冤家還有人明得此旨麼乃拈拄杖點一下曰一道伴二冤家通達順徧河沙眼是空驛是花付龍門道無涯遂放下拄杖

子云少實弄歸堂去

上堂臘月扇子功勳絕浩浩涼風動家次豈止炎蒸五祖和尚到上堂曹溪大師傳衣歸嶺南後來讓和尚得法校與馬大師馬大師接得百丈丈得黃葉黃葉得臨濟臨濟得興化興化得南院南院得風穴風穴得首山首山得汾陽汾陽得慈明大師慈明大師接得一人楊歧和尚如今眾位得底事有此老子云我者裏如鬧市裏上堂子相似是人皆見瞞你眼

得麼楊政老後來接得端和尚一人此老子曾住此山來有頌曰海底珠動時雲中月還現涼夜無狂風清光都一片端師翁後來接得先師一人先師有言曰祇從咬破一箇鐵餞筒直得百味具足此老子所以一生日硬好說硬話伏自先師付囑之後大法傳持以來未後東山一轉分付今五祖堂頭和尚此日幸對人天廣眾請不憚慈惠重為顯揚使先宗有祿吾道益明莫不大幸

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賺人吹胡子連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般子滿盆紅大聚時人

為什麼坐地看楊州鉢盂着柄折到柱上騎牛笑
上人

上堂諸人未到龍門山將道龍門在世間既到龍門
心自在松栢拂水青蒲諸人還識龍門山麼若也
不識未免山青水綠百年光陰能有幾許未回光遠
本已前部成安幻送括拄杖云六道眾生造業
三世諸佛成佛作祖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諸人還見
麼草一下云百雜碎了也復展手云把將慈雲許來
又卓一下云手洗夜明符幾箇如天曉下座

上堂釋子同欄者唯薰翁共處須芬郁諸仁者得
底人終不自異於人而從前千聖悉所稱讚實有異
於人處譬如二人同胞胎共父母同舍同學同一師
授至於飲食語言之間悉無有異一日同入試院同
一題目而一人得第一人落第及第者永異庶幾
第者乃是常人是二人初無改易而貴賤高低有異
恰如得與不得初無有異而一人得之位齊諸聖一
人迷之迷作凡人雖不殊迷悟遠近大衆不可不驚
怖者哉所以香林和尚云老僧二十年前見與我一
般一輩人盡皆得道我日夜思量他得箇什麼便如
此去我二十年中常看後來也得麼麼你看他先施
吾切之言實可取信豈可守株徒費日月各宜體悉

已後也須得去不勞久立下座
上堂龍門三月半大鼓聲聲喚喚得一時來特地生
迷亂大眾既是喚得一時來為什麼特地生迷亂此
段段因緣諸人志生斷不解斷轉迷亂若解斷較一
半及久日因緣一段無人斷與與諸方共斷看
上堂收得本名度牒踏過自己山川開有龍門長老
走來學道恭禪慈感惺惺漢子如何立地睡眠忽忽
睡醒眼開元來天生自然師乃失聲曰緊討殺我討
殺我皇天皇帝天尊救我雖然如是知是般事便休直

須運出自己家世莫自拘於小節恭堂
上堂且道山僧仰今還有為人處麼若有人處即
埋沒山僧若無為人處即埋沒上座彼此出家兒莫
認埋沒好若如埋沒山僧將你本分事舉似你諸人
何不於你本分事上識取識得麼若道便是某甲本
分事未了知你又被什麼衣服大眾既是怎麼人識
取怎麼事久立又笑為珍重

上堂僧問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納僧門下
總用不着學人欲使泥牛耕巨海須彌鐵船師還
許也無師云十字縱橫一任行取僧云踏破澄潭月
穿開碧落天師云猶未知納僧分上事在僧云有意
氣時添意氣無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洪州樓帶師復
云春光漸盡夏景將臨悠悠之徒貪生過日我今問
你諸人從早至夜念念不住是有思量是無思量人
人必謂是有思量我且問你作麼生思量何不識取
你諸人思量了隨而興作運為也我問你作麼生興
作何不識取你諸人於興作時起種種言說且作麼
生言說何不識取都緣是自家先迷了祇管隨處流
浪所以道源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外覓
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如在虛空退至何所還肯麼你
諸人在我者裏或暫經冬夏或久涉涼涼若到別處
人間龍門事不可指東劃西亂有所說却成欺罔也
各將為事各將為事因成四偶思無思思萬邪一正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作無作實色通聲水中鹽味
不見其形言無言言不費唇舌未說之法林中之葉
龍門漆倒告報諸人既知如是何故因循
賢磨頭納跪上堂一葉飄飄水上歸姑蘇春色照若
屏生輝片石重來看却失山雲掃淨承所以沉空滯
寂之士名為貪著小乘混世同塵之人謂之圓通之

俗不捨道法而現凡大車豈是精神於空現前日用
是大總持門一觀得其方如斯之古事可量哉昔
日黃梅散席迫在老盧坐折連床湖南寂盛古今榜
樣竹者同知進止合儀動靜可法況龍門新與保社
意在求人衆手割金誰是得者有麼有麼今人思百
丈解踏馬駒行祭
上堂柱頤文殊事可知定光如來老大隋張三李四
何王趙問你渠今是阿誰鄂市賣魚忘進案頭分
肉露全機男兒鎖了黃金骨苦痛無明墮汙泥
結夏上堂登龍門下無凡客不假風雷自有奇三月
進修從此始經行宴坐可思議三月安居九旬禁足
眾如來之教旨乃釋子之清規橋約津梁人間天上
或垂手入鄢者來嘗難於此座觀心入定者亦常遊
乎十方此豈可以有心知豈可以無心會苟能如是
何生而不讓何足而不禁覆被萬靈廣發羣品或不
由斯道者吾末如之何也下座
上堂今時學者不完佛語祇究祖師語殊不知祖師
語即是佛語莫如此揀擇却成謗佛法去祇如雲門
大師示衆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
麼生是光明自代云三門佛殿廚庫僧堂又云好事
不如無者尚是祖師語是他道三門佛殿廚庫僧堂
諸人字字有時是看是不看若看他道看時不見暗
昏昏如何得成光明既是光明上了又道好事不如無
何麼生又不要去且如楞嚴會上說簡昧昧為空空
晦暗中結胎為色色淨妄想想相為身身聚肉攝趣
外奔逸昏慢慢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或為色
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成是妙明真
精妙心中所現物者備說話甚是子細且道西雲門
道底事相去多少莫祇明祖師語不完佛語有人曰
我亦不用佛語不用祖師語祇用自語祖師語佛語

尚要更用自語又道我宗無語不用言語有語尚不趁況無語耶莫作夢從朝至夜佛法作一邊祖師語作一邊有語作一邊無語作一邊妄想作一邊無妄想作一邊若恁麼真可謂看時不見暗昏昏也又立

上堂十方世界龍門寺大地山河是學徒隨順泉鐵瓶解脫算來全不費工夫

上堂乘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趙州曰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言下便悟大眾山僧今朝喫粥也洗鉢盂是不悟既

是為善知識為什麼却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甕終不捨鹿為馬吾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上堂龍門若為作端午打勸眾人空毒鼓轉轉破後道誰問察覺靈時敢言普是謂南山龍鼻蛇好箇大

雄白額虎可憐開眼兇眼人赫日光中尋入路
上堂飄飄飄楊柳花紅紅赤赤遠天霞屈屈曲曲龍門路僻僻靜靜野僧家尚不心頭家勝解誰能劫外界河沙林根方子蕭兼刺任選還若濕不好大

既喫茶去

上堂七四十九向南看北斗死去與生來泥牛大哮吼所以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如此則毗盧境界止在人間涅槃妙心更於何處昔日那吒太子栴肉還母栴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通大眾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什麼為身學道人到者莫若見得去可謂廓清五蘊吞盡十方聽取一頌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羅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下座

今來一切人有管地不管地之人如黑地數竟有其分曉管地之人便自回頭轉腦東問西問譬如衣錦夜遊問去問去問來問來忽然如青見日使云譬如如有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多少分明雖然如此更須知有向上事未後句始得罷然大眾始於管地終於罷管古往今來莫過如此山僧所以笑他恰如春夢相似諸人還曾夢見麼莫道無事法付天倘好道不見人處嶺頭曾趁上少空岩前立到殿豈得不遇於人好大哥喫茶去下座

行者刺髮上堂山僧因而度得小師一人遂拈起拄杖示眾云見麼法各崇木俗建葛良久又云爾既投吾出家今為汝受三皈五戒乃云崇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已為汝作三皈今為汝翻十邪受五戒汝當聽受所謂身口意也身有三過謂殺盜婬意有三過謂貪嗔癡口有四過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作此十者名為十惡無此十者名為十善汝今於三業門中專受戒法所謂不殺不盜不妄不淫不飲酒是五戒相汝依吾教信受奉行復卓拄杖一下云崇木爾吾教訓乃告告曰和尚所說但崇木從來無身口意亦不知何以為持犯縱開三皈我不知何者名佛法僧

開五戒相從何受持雖煩和尚如此崇木並無領受處師放下拄杖曰此真吾弟子也是真皈依也真受得戒也所以昔人云和尚何不畜一沙彌老宿云有無眼耳者為吾尋一人來正是此意也好得力小師大眾會得否拈起拄杖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久立

上堂總別同異兼成壞祇是山僧與眾人高廣須彌入芥子無邊剎海在微塵裏復夜秋復存境寂心融事事真七寶大車既如此去來語默莫因循禪和子聞說了呵呵大笑道我會也我師乃呵呵笑云

你會也且道西天那蘭陀寺後孤峯頂上如今有什麼人在彼中修行見麼見麼下座

上堂趙州道箇洗鉢去其僧語爾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得首為復是就伊明破為復是吐露向伊亦不是就伊明破亦不是吐露向伊大眾會麼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為四面尋和尚桂真虛空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寶鏡無形豈礙羣形現相與形而常為空與鏡而常真故即真不生不滅大眾或若虛空頭消頰寶鏡不臨臺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六

起真云生涯何所有今古與人傳

上堂夏已平山中早晚不甚熱知事毗賢外無恙首座大眾康休西庵百座日暮流慈法樂無量山門內外雍肅長與安裕涅槃山法性海豈吞取證造諸擬議於其間哉在夫山僧與諸人登高而履深不可坐取安佚而無所得也各宜悉察昔有一禪客親近一老宿甚勤老宿每見來即揮手曰未曾在且去如是經久其僧中夜思惟曰並不蒙一言開示祇管道我未在接受我怎生奈何思慮未盡量去忽忽得歡喜無量至明日上去看老宿老宿見來便點頭曰是也是也大衆者簡便是達磨大師所傳宗旨且如何便見得良久云賊賊鳥守空池魚從腳下過賊賊總不知歸堂

五祖忌辰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微蒂自甜苦瓠連根自苦

上堂連磨大師入中國至今幾千年得其道者其眾領其首者實多夫似一人傳處萬人傳實大眾流言之止於智者諸人三十年後莫道見龍門來

上堂先聖道法性海中親認得整起拂子云還有認得底麼良久云認得也在法性海中認不得也在法

性海中大家既總在法性海中何故却有認得認不得且道此理如何每常見第道何處不是法性海山僧道是不肯你道病在何處有人道病在行道理處山僧問伊如何得無道理去佗道亦重便出成道今日七來日八大家若總恁會如何見得古人道法性海中認得去莫將閑學解理及但時心

解夏上堂尊者懽陳如九旬辰裡切老少幸相依上下皆欲悅瞻聽離聞見承覽亦起絕四海五湖人勿謂真機泄

上堂昔仰山夏未禮拜過山過山問曰子今夏作何所務仰山云開得一片田種得一顆粟過山云子今夏也不空過仰山却問和尚今夏作何所務過山云晝日一食早晨一粥仰山云和尚今夏亦不空過言了退後吐舌過山云子何得自持白刃斷其命根仰山拂袖便出大眾過山父子尋常相見游戲神通不同小還有知得底麼若無山僧與諸人說着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自辨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罵若或罵成一片是什麼一片有取當門箭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八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為亡僧下火幾度曾經恁麼來者回又是入天台一堂道侶同相送環重嘖嘖下五臺遂下火云過煉煉上堂近日亡僧遷化此一期因緣有人會得麼凡參學須見生死根源生死若不明道子死若無又作麼生無得見時流結會安作主等今日試舉先聖兩則語證驗令人錯處秋如臨濟和尚示眾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你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有知

今一氣才斷便乃爛壞蟲生面門出入無位真人此時有麼生主張既無可主張古人因緣又作麼生消殺古人又迫你去父母未生時明取你本來面目諸人如今盡是父母生後所有許多時行性坐臥施為運用即分付何人若無分付處古人語又作麼生消殺莫是不下此身之事任生任滅直明本性否莫錯會且如服身如極枯骸智如雜毒出三界了尚執各羊鹿之人見身心無起滅無內外不住不去不取不捨等意入故各大乘根機看來亦祇為明生死之道諸人未了生死疑情奉學有什麼是處要得有心力麼但明取若若心若外世界種種變化悉由何發現須是一得了始得迷情不現說得恒少不了後並無用處達磨大師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可謂無不富人也歸堂喫茶去

上堂僧問德山如何是宗門奇特事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云漏逗了也僧問雪竇和尚見德山得箇什麼便歸來雪竇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師云漏逗了也睦州喚僧僧曰頭州云播板震師云漏逗了也一漏逗二漏逗三漏逗用處提前先在後

住南康軍居嗣法善悟編

吳於佛相結冤親好看衣珠常離垢家中人頭頭走淨南笑殺龍門東有人若會笑因由眼似銅鈴大如十河呵歸堂去

下榻底事

難吐露良久遂云一濕未發時寶蓋向空垂瑞色飄飄起香風颯颯吹何勞輕舉拂不假暑揚眉五百會親獻如來印可之昔日毗耶離城五百長者子各持七寶蓋來詣佛所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遮覆三千大千世界諸人還信得及麼非但古人今諸人皆有此一蓋還曾覓得麼若覓得者步步莫非玄路言盡轉法輪其或未然山僧離老樹寶蓋助寶揚久立

上堂龍門老白

覆云你夏中做得箇什麼事對云難說向你祇恐你落在見聞又云但說無妨師乃提出拄杖云有見有聞是凡夫無見無聞是二乘有人識得否良久云驚香繡了從君看把金針度與人恭

撥田剏子

為我開田我與你說一段大義舉開田了請師說大義百丈起來展手舒伸大眾古人得恁麼徑徑還會他恁麼方便處百丈說大義辛款事可知龍門無道理大眾把狐疑帝力乳坤重君恩雨露垂有人相信問雲外界揚眉為什麼揚眉良久云萬古長春

上堂鼓聲幾動法義已周大眾上來誦光而至山野高提祖印諸人共息狐疑須頭倒岳傾欬切莫尋枝摘葉所以道者裏聚集為你僧堂裏底者裏聚集為你寮舍裏底會得麼好於處處悉知識休用從前解會禪

上堂雲南問浮提人說中多聞亂無想四禪天根性最遲緩遲速不同倫染淨難回換兩箇五百文元來是一貫買賣暗子扣手高聲喚聾人聽得伴不管天明日出是夜半智者大師諱止觀大眾此理如何良久云看

覆越請上堂舉端師翁往國通日楊次公郭功甫每任恭問此道後來往復淮南常求法要一日功甫訪之白雲師翁遂上堂云前來叢次公大儒訪及為上實實舉一遍今日功甫到來不可隱覆更為舉一遍此語甚是奇特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不小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遂下座大眾言難麗淺理實甚深若不會上大人如何登孔聖門通曉六經子史百氏詩書兼使身名顯達不曉上大人如何佐國安邦使功成身退至於百工伎藝資取廉人孩稚小童無上大人如何成就龍山林海日月星辰上聖下凡無上大人不能安立大眾好上大人還會麼孔門弟子如能識折桂登科第一入下座

上堂三子禪師道祇此見聞非見聞師云捨土為香更無聲色可呈君師云人思舊念箇中若了無餘事師召大眾云立處孤危體用無妨分不分師云巡堂看取下座眾巡堂了復謂眾云有人會得麼又云會得麼眾無對師云癡漢癡漢

黃龍山死心和尚遺書至上堂死心已死心死死由生和折黃龍前朝身臥地行者老于從來翻着漏衫劍拂席帽口頭籠籠肚裏柔和煎煎裏林呵叱學

者雖傳勝堂道愛用雲門禪以爲風馬雨爲調徒以
種菜種蔬爲作務興災降禍少喜多嗔愚人見即播
引智者點頭相許要夫便去果然作家騰身元是莫
活人睡中失却死心老嗚呼哀哉法門不幸

上堂虛名虛相谷音鑑像棄而不修豈明打妄少不
努力老矣惘惘以思之隨機稱量吉德云譬如百
歲老兒作歌舞豈是小兒戲大衆會他恁麼道麼百
歲老兒作歌舞側首低眉聽節鼓心中聽拍雖了然
手脚來連轉辛苦乃起身作舞云會麼老作少難下
座

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
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
地頭蠅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
上堂眉毛眼睫最相親鼻孔唇皮作近隣至近因何
不相見都緣一體是全身

上堂提拄杖卓一下乃顧視曰拄杖子拄杖子你無
作持手懷又無病痛苦惱如此黑瘦何也拄杖杖呵
呵大笑云是何言也若色見聲求是在行邪道昔臨濟
德山由之發明見諦後來明眼尊宿由之接物度人
豈不見世尊請次蘇調臨濟云我最得者拄杖杖裏

力臨濟近前奪下拄杖推倒黃發黃髮遂云扶起我
來扶起我來時有一僧近前扶起云和尚爭容得者
風頭沈沈地無禮蘇却打其僧數下臨濟乃云香天
香天大衆當時拄杖子如今却在龍門手裏乃提起
召大衆云還有臨濟手段麼底麼出來出來龍門却是
放得下遂拋下拄杖放身便倒云有扶得者出來良
久云既無臨濟之人又無扶起之者龍門自起白倒

有甚用處歸堂去下座
日露和尚人山上堂達磨不來唐土地久天長二祖
不往西天山青水綠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秋雨垂空

浮雲蔽日諸人有眼還見麼有耳還聞麼既見既聞
向者是迷何者是悟何物爲緣何物爲對要知迷悟
昇沉理里更須還不分師先佛道身相屬四大心性
歸六塵四何各離誰爲和合者大衆身心既乃如
此現今復是何物近來參學之人盡皆奔馳語句舉
論古今於本分事不明了所以正宗淡薄道法流
瀆幸遇和尚到來伏望宸潮音示真旨扶重願願承
珠四衆傾誠不勝虔請

黃龍靈源和尚道古至上堂昔開正續錫今示真歸
告一路涅槃門行說皆親到明然隱濟燈妙唱青龍
道空海久澄虛空浩浩橫吞巨海高駕鐵船隱
巖同源卷舒無際者其唯靈源乎禪師居究竟地住
本覺場離曰示生實無生而可示離曰示滅實無滅
而可示明明密密密明明其化不後何方出沒所
以遺言作訓真告普問能事始終一期云畢而某疑
歲遊方之始通近記許許以半向之交氣投分感雖
則荆山隱士已遇長知爾後時腹剖珠登研復切誠
峯再會素願尤諸款洽妙期有同符節自初及此三
十年間理契同風至音無間夫何遠別特示遺書感
存念了此情彌切嗚呼然如是佛佛不思誠不許長往

世大衆審思惟畢竟此者是然則子期既沒伯牙絕
絃益傷其無知音况此至道離見起情莫逆于心
夫何言也昔人問長沙南泉遠化向什麼處去沙云
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云不問石頭作沙彌時參
見六祖兩泉遠化向什麼處去沙云教伊尋思去師
乃呵呵笑云會麼會麼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共至靈
前不勞觀聽

蕩山佛鑑和尚遺書至上堂隱隱師兄師兄出在我
前去復我先隱隱師兄師兄出在我前許我並駕而
肩肩去復我先使我復我莫而孤鶩豈不念茲苦海

迷未度况乃五湖玄學有友趨途遠辭舟楫駛濟長
川然佛法道理自有因緣此益衆生無不獲福使然
水遠叢社法炬無傳我問如來雙林示滅又聞達磨
隻履西還佛佛祖其道綿綿况我蓮山佛鑑法兄
妙機無間出沒應緣去來生死吾何預焉而基於師
門最爲深矣在鹿序手足相連義交金石氣湧雲天
聽遺音而何忍念朽質以非堅同心共照夫復何言
尚記得如來滅度阿難問迦葉曰世尊傳金襴外更
傳何法迦葉曰阿難阿難應答迦葉曰世尊傳金襴外更
竿者大衆若無者箇公案生死熾然白雲師翁道金
襴之外復何得第應兒呼豈偶然倒却門前削竿着
免教依舊倚牆邊大衆會得麼倚倚倚倚倚倚倚倚
光中禮白蓮

上堂達磨大師所傳心印看看掃地盡也如今還有
人見達磨大師麼若見得方解承當若見未得切忌
認着所以正宗淡泊異道峰峰昔日王常侍參陸州
一日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待云看馬打毬所
以來遲州云人打毬馬打毬待云人打毬州云人
磨待云困馬困磨待云困州云磨待困磨待困磨
對歸至私第中夜聞磨磨磨磨明日見州云某會得
昨日事也州曰密柱困磨待曰困州遂許之此是達
磨大師宗旨密柱不解打毬如何却困還有明得者
磨人困馬困木是因密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
無生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歸臨濟解
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泥佛此道若無人乘如煮火立
上堂昔有使頭使下二人一時來事觀音一日使下
偷使頭錢走使頭燒香禱告觀音願我捉得使下使
下亦燒香禱告觀音願使頭不見我當此之際觀音
救誰即是使頭使頭又遣使下使下使下又遣使頭
若一時總救事甚相連山南和和尚道若要有大道

三步作一跳大衆好語執恐人窺心子細究之又却分疎不出山僧爲你一分剖看若人娶會先須識取觀音要識觀音麼大慈悲心是更須知大慈悲心從甚處流出現今歷歷聽法者無心而流出萬宗若識得了使頭方解作使頭非唯作使頭亦乃識得使下此使下是使頭底使下非使頭外別無使下若識得觀音了使下方解作使下非但作使下亦乃識得使頭此使頭是使下底使頭使下外別無使頭若慈麼使頭使下但是空名使下使頭使下無寄大慈悲心熾然獨脫也既識得使頭又識得使下更須識得錢帛使頭見之是使頭錢帛使下見之是使下錢帛難使頭使下外別無有錢帛亦須知使頭錢帛自不下使下事使下錢帛亦不干使頭事各不相到雖不相到使頭錢帛即是使下錢帛使下錢帛即是使頭錢帛同一物耳若慈麼既同若慈麼既異皆大慈悲心之作用也即知得錢帛又須明取得失使頭失財時是使頭失使下得財時是使下得財失不在別人分上如此則使頭失時是使下得財使下得財時是使頭失時得失雖殊而不異得失各異而常同豈別有一物作同作異也若使頭若使下若錢帛若得失一一明了方名觀自在菩薩古人云得失是非諸佛智一人無心眼耳聲

上堂云西聖耶尼打鼓南瞻部洲上堂大衆十方齊至等聞野客稱揚此弊徧滿十方照破聞見色香嗅笑釋迦老子等開動地放光大衆歸堂

徐公大夫入山上堂何處求通達疑根自不凡頻明心印佛徒覺海非鹹善財權開路日進丹霄步凡夫云木然我道常披露大衆譬如自商甘辨鏡眉又如眼根不自見眼前若有見即非本頭若見眼根眼即同境所以石華自射無下手處乃證全身風公開心

口吸盡遂得真實此所謂大丈夫之事業也不見道人丈夫乘心劍般若鋒金剛始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莫不是了見本來面目證得清淨法眼故得稱爲大丈夫也此日伏冀提宮大夫朝施入山光臨泉石頂者山野輒勸先德開法施場住持此山數年之間傍資修換爲禪者遊心之旭工役既甲輒以土木之功于祀禮願得雄偉之文以彰不朽爲來者之益伏冀惠示莫人之幸山僧雖不曉義理觀此嘉作近世所稀豈此邪此山之幸亦天下叢林之幸其也昔向居士木食澗飲以所怡布之文字求二祖大師印證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片影旁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聲不知聲是聲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竟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專覺當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渴聊伸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大師答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悉皆如啟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得偶欣然奉侍諸仁者古人悟心布之文字實是希有還見二祖大師與居士所證所得之事歷長久云浩劫有窮斯文不泯久立

上堂處而解思而知孤燈難並太陽輝不是心不是佛爲君粉爲精靈窟摩天鷄子入雲飛千里萬里祇一突阿剌刺下座

上堂不起踈慵不進修實無言說實無求求令帆人口中之食驅耕夫手裏之牛真快活百無憂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風浪拍天流

陳與明還佛頂心經願請上堂噯商臨噯商臨噯部臨噯部臨大衆此是甚麼言語義理如何還有人會得麼若道是言語又不咸言語若道有道理又不虛

道理可謂言詮不到分別不及先聖呼爲密語又曰真言一切言音從是而生一切語教從是而出山僧適來看經中得七字陀羅尼能滅于災成就萬德今對諸人舉此七字陀羅尼一編諸人論聽遂然屈第一指至第七指曰諸人聞得麼諸人不聞更舉一編又默然屈一指至七指曰聞得麼大衆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自餘學生悉皆問措有方便門名曰重說偈言今更再三分明說此七字呢曰佛頂心經齋願了大衆曉得其中古趣麼待山僧奉爲解釋一字字要知落處若論佛祇是當人更無物若論頂蓋夜野光照前境若論心看時無相用時深若論經解語能言不是聲若論齋所爲所作盡和諸若論願猶如身在龍門院若論了無慮無疑心皎皎心皎皎增添福壽災殃少論量功德廣難思須彌未大滄溟小山僧適來說者是眞言世人祇知有言不知有眞若不知眞所言皆妄何者名爲眞言能出萬宗故曰眞言亦名三昧王亦名萬字頂亦名微妙章句亦名秘密大總持至心受持大有靈驗所謂山僧七字呢也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誦受持皆秘密如人親入寶山中一切珍奇從此出久立

上堂道可學即實不可學心可悟即實不可悟不學不悟真機全露明月婆婆浮生且寐眼若不睡諸夢除古今出入無門戶遂召大衆曰是什麼

上堂山僧畧附此座大衆永息狐疑各各金毛師子去來哮吼全威臨濟高聲連喝德山拈棒痛槌縱有一言半句終不別作路鼓大衆料散精神若睡睡作麼是甚生次第事你自鈍靈山僧恁麼道要人到不要人到試點檢看

上堂舉洞山和尚示衆曰兄弟初秋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秋如萬里無

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問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
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師曰出門便是
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贊髮已蒼
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相思望江島好好不用
更爭討

上堂什麼物恁麼來休將明鏡挂高堂什麼物恁麼
去分明不用當頭舉舉得分明得更難澄淨不許吞
肥盤便恁會太無端連拍手呵呵大笑云華藏毗盧
世界克

上堂好一隊其中人還見其中事麼若是其中人必
見其中事也良久呵呵大笑曰會麼初不然者雖有
其中事元來不是其中人縱是其中人元來不其
中事了得其中事作得其中人復何憂哉不見嵩山
四有句無句如應偈時有人問樹倒藤枯時如何
嵩山呵呵大笑又有乾拳亦舉曰法身有三種病二
種光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雲門出衆而問曰庵內人
何故不見庵外事乾拳呵呵大笑大衆有人或問道
此二老宿意旨如何龍門拍手呵呵而笑良久曰你
諸人何不與我放下布袋解開肚皮笑一聲子

上堂釋迦世尊已成正覺勸大士當來下生老處
持過嶺南達磨携來東土各謂度生已畢我願云周
如何六道四生常在土石諸山未暇淨妙國土不達
為是願力未充為是果難盡為復別有道理還有
人斷得麼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鞋穿屐去去
上堂空生不解品中坐看桃花紅遍樹紅遍天機
無覓處都綠露挂燈籠燈籠却有古風露柱
傳住善解提舉一旦師姑是女兒大悟堂中喫茶去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垢時光
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根塵既謝鏡光現前心法雙
亡如何則是赤飽體身無妄想眼開耳見離繫絲

上堂迎日出門去已覺披煙簪月望山歸重露濕
禪衣心悄悄步遲遲無孔笛再三吹哩哩惺惺惺
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猶唱翠眉低君更聽莫孤疑
是何曲歸堂去

上堂真箇到家之士何暇論家決定證得之人寧標
所證論家論證乃問問販販之徒無證無家試觀
伶俜之子何不與決烈之志磨特特之懷舉措有他
上流勿說隨於庸鄙一一從自己中流出與我蓋
天蓋地去始得幾似你恁麼學幾年去

上堂海門山長雲遊茫茫經水處芳草樓頭客鳥上
耶一聽落梅悲故鄉春風過眼花飛盡蝴蝶翩翩
短牆君更聽是何章會不得卷堂去

政和八年九月奉勅住和州褒禪上堂謝恩畢僧問
千里遠聞音信好不涉程途事若何師云不挂三寸
進云一輪明月當空照萬里清風半由寬師云却有
商山進云路上忽遇禪人問時如何師云有甚難答
進云雲離谷口千山秀月到天心四海明師云誰是
恁麼人師復云大衆現前豈不是舒州龍門山過來
勸古言不是和州褒禪寺今山僧住彼傳法住持且
何者是傳底法要知佛法旨趣不離龍門山要見
褒禪寺不與褒禪寺要見龍門山則易見褒
禪寺即難見有人見得褒禪寺麼若明得便有佛法
旨趣若也未明良久云帝力丘山重君恩字宙寬不
才何以報處處得心安久立到褒禪人方丈師據座
云昔定明禪師燕坐此峯住大三昧悲濟弘普澤及
一方山僧亦幸先蹤續明後焰十方坐斷祖令當行
鳴鼓陞堂各須諦聽

上堂聖皇帝賜與名山賢宰臣宣行唐旨俾令貧道
傳法住持衆中還有荷擔重任者麼試出衆道看僧
問古人道權借一問以為影象未審此理如何師云

子是何心行進云可謂手挽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
云曾問幾人來進云到者裏多少人錯會師云爾某
又作麼生進云三十年後有人會去師云猶較些子
僧問一塵繞起大地全收時如何師云兩塵也進云
恁麼則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
不離於當念師云舍山懸裏事作麼生見得進云山
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云者箇爾衆却好商量師
復云龍地易辨衲子難辨別得否山僧未來此間
時是山法席久虛叢林不振當此之時還知定明禪
師是汝諸人善知識麼山僧既來此間法席初開叢
林復建亦定明禪師是汝諸人善知識所以道有佛
無佛性相常住若解恁麼看得吾道有光矣昔日有
一員尊宿與衆定起來作舞曰諸人會此意否諸人
無對宿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師乃呵呵笑
曰奇怪若是褒禪師不然乃起作舞告衆曰諸人會
我意否良久云清貧長樂下座

上堂褒禪住大乾枯月白風清人畫圖人間縱有
千般樂不及今朝事事無乃呵呵大笑好大哥
上堂雲中石塔摩星斗定明禪師大張口是你之言
若解然不必腹包天下走逐車拄杖一下曰鳥對初
陽自在啼犬逢生漢連聲吼又卓拄杖一下曰歸堂

上堂祇知今日明朝不覺今朝明日事事一似安排
箭箭自然中的甜者甜於黃連苦者苦過白薑喫得
者般滋味乃以手作舞曰不妨遲遲遲遲下座

正月一日上堂以拄杖劃一劃云天得一斗牛女虛
危室卑地得一草木山河井土石君得一上下四維
無等匹召大衆曰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光的
是有歡榮有悲戚或寬觀或順逆富貴貧賤乞乞萬
緣千般准運為空谷之聲隨處出驚於縮了任君看
不露金針大綿密褒禪本動各回頭莫待隨行却喚

唧識取摩訶般若光萬古悠悠是今日久立
 上堂如來無二種語諸人如何會如來語作麼生是
 二種語須明取得一離問語二和合語無此二者
 是名如來語何名離問語能聽法者雖願樂聽受而
 所說法者不為開示是名離問語能說法者雖樂開
 示而聽法者不樂聽受是名離問語雖說無有能說
 可說雖聽無有能聽得如此者方名和合語當
 觀此離問語和合語一耶二耶同耶異耶如此證知
 捨離問語當得和合語而如來無此二語者不說不
 聽而已然不說不聽亦有二事一凡夫二聖智正如
 凡夫無所開示無所聽受冥然莫覺故曰無明亦名
 為無說無聽二聖智所到到其無說無聽亡賓主絕
 行解自居究竟實地亦名無說無聽學者當善分別
 勿生異見不可瞞頂不分
 上堂舉趙州和尚一日趙王來不下禪床曰會麼王
 曰不會州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騰
 騰和尚朝見則天仰視則天曰會麼天曰不會騰騰
 騰山僧持不語戒忠國師見肅宗帝以下指頭朝于
 曰會麼帝曰不會國師曰天寒莫怪不下朝于大眾
 明得三人意旨麼譬如寶舟到岸復大富而濟有餘
 玉戶抽開升于堂而入乎室猶在門外無奈不入之
 何困守孤貧豈是珠寶之吝還會麼下和刑足歸堂
 上堂向前過便知是張三李四背後過爲什麼却不
 見壁者邊便見是條空椅子壁那邊爲什麼分疎不
 得咫尺之間尚爾況十方世界耶希學人若不明當
 知參學事卒未在前陰迅速入寺未早已九十日諸
 那發心化土且寬懷打疊遂拈拄杖曰東南西北四
 方人地洞天通鼓是親衛岳天台連觀廟乃彈指一
 下曰輕輕彈指不勞神復拈拄杖曰山河大地日月
 星辰草木叢林盡在拄杖頭上還見麼良久曰屢屢

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久立
 上堂趙州有喫粥因緣好一則因緣者會當下悟去
 會得麼你拈動鉢盂匙筯時便不會古人意了也祖
 師有風幡話你諸人十二時中爲什麼一似大龜看
 水磨相似因師有無情說法據你諸人分明得爲什
 麼却不聞若一明得便是有地頭底種和子歸堂
 祈雨上堂定妙應禪師說法如雲如雨不是時人
 不聞又非不善其語如斯一味靈通過了幾多寒暑
 縱逢敗種焦芽方便一時救取
 知府曾公舍人入山祈雨上堂舉劉禹端 問雲
 雨從何來對云從端公問處來師云雨從何來不須
 尋討徧滿虛空拔濟枯槁定妙應靈通知府舍人
 台造真箇是爲雨爲霖莫不爲忻爲好且問諸人是
 定明雨舍人兩百姓兩定當得麼良久卓拄杖一下
 云三下座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大眾你諸人昨夜爲什麼一時
 在露柱裏藏身及乎天既明笑粥了上來聽麼爲什
 麼却在欄干上立地見麼直捷如此通神受更同處
 雲塔裏師
 上堂抵死要行雲水脚剛然求悟本來心爲什麼見
 勞筋骨事負青山綠水深岩不見德山老子向你道
 未踏船舷時好與三十棒也諸人也着些子精彩着
 飯袋了也好與三十棒卓拄杖一下下座
 退叢禪上堂一夫一乘松上觀半開半合巖頭雲搭
 筍獨立千峯外唯把南山祝聖君
 知府錢公奏請再住叢禪上堂大眾君命重宣降跡
 難不容許處薛家詞補衫席帽寒酸甚又向人前唱
 哩囉哩囉拍一拍哩囉又拍一拍云去年梅今歲柳
 顏色香香依舊人漸老水長流無心道合頭下座
 上堂舉蓮花臺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者裏爲

甚麼不肯住自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如是二十年無
 人會得此語後有老宿問舉云是即是少進語在有
 僧問如何進語宿云但問畢竟如何僧持此語問庵
 主主曰柳果橫橋不願人却入千峯萬峯去師橫拈
 拄杖於肩上古聲喚云和尚和尚又云問國人退不
 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上堂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
 放下着尊者當下大悟師云好大眾還見得悟麼
 盡力放不着力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
 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乘與一舉九萬里
 臘月初一上堂僧問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盡大
 地是色那箇是心師云不曉曉老僧進云盡大地是
 心那箇是色師云問架念來多少時進云祇如色心
 二字如何透得師云祇如渡水不覺屢深進云彼此
 沒便宜師云一任啗啄師復云一年止有此三十日
 二陽發生之月學般若者與汝道情相應否今有二
 問問諸人一問問肯者一問問不肯者先問肯者曰
 你怎麼來多少時也你須道多少時也問你既多時所
 對目前聲色與你爲惱害否若與你爲惱害上座未
 怎麼在若不與你爲惱害是照見了然後不爲惱害
 不用照見了不爲惱害若用照見了方見不爲惱害
 卽名照見心未名怎麼在若不用照見心如何知得
 無惱害據作此見了我問頭不得第二問不肯者云
 你不怎麼來得多少時也師大笑云好一問你出家
 沙門作佛弟子含齒戴髮觀堂如何却不怎麼
 得何異俗人直饒你真箇不怎麼也則因怎麼然後
 有不怎麼在據此見亦了我問不得不見石頭大師
 道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總不得
 尚有人講不得被馬大師道我有時揚眉瞬目有時
 不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

不是他便會去師良久曰還知麼泥多佛大水長船高下座

上堂木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分別既不生便捨外塵相乃拈拄杖示眾云不可不預作拄杖子也且作麼生說捨底道理有人於此云喚什麼作拄杖子便道他古佛道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又道更有什麼拄杖子也則世間萬法不成安立又道依舊喚作拄杖子則一切凡夫莫不辛甚也大眾到者裏如何即是須信道雲中石塔不是人間檻外雲山非由心變風摩雨掃日照煙蒙妙用處權隱期一際自可以幽栖鳥道開豁覺妙契真如十方洞照直得如此更須知有神僧孔寂始得如何是納僧孔寂咄卓拄杖下座

上堂取鴻山和尚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鴻山云若是百丈先師子須喫痛杖始得仰山云今日事作麼生鴻云谷取兩片皮有分仰云此思難報鴻云滿山年過非子不才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鴻云子向什麼句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祇是無別鴻云高終作家師云從上來至百丈有不犯之令鴻山添得其言能向劔刃上行仰山欬袂扶持且不犯無傷手有般渡杖管行棒下喝運明他不犯之令應不見道始終作家諸人每日來去什麼處得見百丈

上堂暫時歇念是處是慈氏門門有善財介尔有心土石山河无荆棘大眾作聖作凡能染能淨有如是威神具如是妙用直得任麼曹溪門下容見時猶未是少林消息祇如少林消息你曹溪門下客合作麼生下座
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漢棄矣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華聽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

至於擊杖打地豎掃殿床隨州一向閉門魯祖將面壁是為人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拖張帆拋江過岸不可釘棺播擲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是家裏事麼

上堂舉先師在白雲會中作磨頭一日端師翁下來曰你還知一件事麼先師曰不知師翁曰近有教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人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師翁良久謂先師曰磨頭表是在你處如何先師閉了心下

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實悟一特放下遂白端師翁師翁起來手舞足蹈某曾侍奉先師問先師舉此因緣謂某曰恭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樂大眾還見得否放得下好脫酒放不下牛拽把堪笑諸方老古雖打放說禪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不驚怕可嘆詩解路毗盧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上堂舉百丈大智禪師謂眾曰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向來鴻山云却請和尚道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雲峯云和尚也有也末師云此是叢林中流布底事實禪師後來品評此三人語各有淺深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擊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如今眾中或去請益或去過話有人道此三句語未笑得百丈喚作抑而不揚却請和尚道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我兒孫此豈不是抑而不揚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研額望汝何處是有肯他也則是抑而不揚和尚有也未百丈云我兒孫豈不是肯也我兒孫如百丈道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向來甚生次第事既併却咽喉

喉唇吻明箇什麼邊事也好扶持取下座
退院維摩禪辭聚上堂舉六祖大師示眾云汝等速理舟楫欲歸新州去弟子曰和尚去後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是什麼說話去了却更來做什麼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欠悟在師呵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麼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後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遠空留巖巖野雲屯

到藕山上堂玄沙白紙費封題一聽雷音萬仞低聲私恨已無量那堪更唱運羅聖乃呵呵大笑曰古人道笑須三十年談說此語其項在白雲時與堂上佛果師兄道聚其樂無涯至今樂猶未已也又呵呵大笑云一手不獨拍兩手獨拍欄欄果意起情念相看阿路陌摩雲鐘阜高橋界烏輪赫妙機速雷電神珠不在頓珍重人天大導師兩僧一見夜魂魄何也謹啟正眼觀者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九

金碧語錄卷第二十九 計字一萬零二百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九 計字一萬零二百
萬曆丙辰歲冬十月德山化城淨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住南康雲居嗣法善悟編

偈頌

示道三偈并叙

宗乘一舉作者理寬古路縱橫若為措足苟非知
方俊眼出格上機舉一明三音同流混其或循言
執滯病在見聞杜口藏形通歸傍認欲得決求大
寶莫作小商撒手懸崖當空便擲百千三昧豈在
外求若認語言即名邪解至於善物善務善聖將

來百匝千重少踏手足或中途病輒半路絕根引
諸子以伶俜委指南之不妙良由澄潭月影隱隱
迷蹤直須坐斷毗盧優游大徑故作示道三偈以
資唱道之萬一周非次第淺深數量名字之所待
也真達之士相期於茲矣

隨流

千聖靈蹤百草頭卓然放去說隨流從欲萬古無人
識笑殺鴻山水牯牛

合轍

水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
飛燒著指頭各合轍

雙唱

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單
象善唱非聲作麼求

標指六偈并敘

諸佛出世無法示人祖師西來無道可指唯談自
悟是謂頓門若向空歸必難話會然則忘其方便
迷者難以進途標指示人或可曉故稍好百之
士唱偈六篇以舉一隅無勞三返後之冥合者誠
有可取焉

述悟

述者迷悟悟者悟迷迷悟同體悟者方知迷南為北
實悟取則北本是南悟無礙或迷究迷緣真得來處
忽悟正方迷復何去其迷則迷妄自高低生死覺
狂受膠纏迷迷無妄歡喜無量較無明賊祗在一輪
一輪之間貫通大千直下了了三際虛玄無始時來
總由今日盡未來際更不辜克克念無念靈光焰焰
靈焰騰輝心知難掩靈源湧碧綠羅帶入海印發明
非關動息棲塵不偏心珠守返不我觀出今還有
有無齊出無有蹤跡智用難奇猶遺悟悟悟悟法隨
身相問莫狂猥無風德勢展掌祖父書契本來家業
看日風光不妨要截咳嗽和和依前疑著元無病痛
何勞說暴足踏實地開眼睡大地茫茫會我知如是
如是之法不因迦葉是誰兒孫喃喃亂說你解亂說
智者便管此門廣大愚人自費自誇自費不干我事
我是癡人汝能靈利

坐禪

心光虛映體絕備圓全波匪動家常禪念起念滅
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滅滅滅滅現大迦葉
坐臥經行未曾間歇禪何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
始就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克佛
佛不用克克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聞亂
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收攝解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
久久恬淡虛開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纒生
似成起滅起滅轉受從自心現運用自心返觀一偏
一返不再圓光頂戴靈燭騰輝心無碍情該豎入
生死永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
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坐空空雖然不別
也大狼藉利那凡聖無人能信匪地茫茫大須謹慎
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禁者伏惟伏惟

入道

道本無取擬心已差繞生朕北徧界空花若欲全舉
除非直與不用增添現成規矩洞徹根源法法周圓
靈明法因妙絕言詮言詮不得得亦差或道出根塵
古今取則存不可見亡今對向匪存匪亡森羅自現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齊照境智甚深心忘照滅
境智同歇一道通十方俱攝生死涅槃元無兩般
四生六道息苦停酸平等大道無有邪正胡漢不來
欲何為鏡像虛鏡皎鏡像斯照像去鏡亡千聖非妙
此門難入唯君自息若入此門半錢不直不直半錢
萬國爭觀所以說云大道體克

見聞

見極垂光聽圓合聲若謂見聞法成塵想光流大千
聲傳沙界對現全彰無在不在聲不是聲色不是色
非色非聲山高水急眼不可見耳不可聞非見非聞
宛爾見聞見色聞聲脫出根塵水月鏡像夢幻施陳
文殊寶刹觀音普門周羅法界唯子一人身上交映
妙絕凡聖本有天真非病不病長歌且唱妙舞更誇
東西南北示現空花生死去來去來生死若不如是
該過該答該言未歸此語肯宗標指若示古人同風

水月

水月指陳最疎最親若謂可見還帶重輪月皎於上
水流於下彼此非干應緣何假聲回響轉聚成招箭
指輪旒明標門誰辨凡夫見聞月皎水潭心波業識
奔流苦門二乘聞見如鏡中面對像迷真像還未盡
水澄月映孤光迥迥滅比化城更須速進一月輝天
光吞大千森羅頓現巨爾無邊齊合寶月交光廓徹
非中非外一多融攝毗盧性海自他無碍迷悟悟迷
相亡相在一塵百億百億一塵奔走塵刹不動本身
光亡月落幾人摸索四十九年潭用不著丈夫壯志

自有行市十字路頭看人失利不忻諸聖不厭凡夫
枯貧奉筭跨馬騎驢若人笑我我亦笑渠更問如何
我不識

語默

至道非言言亦可傳可傳何也應物而宜言雖應物
物自無物無物之言言音自沒絕言之語妙應遺音
道非晦明語默同取舉復誰唱物虛曠咸通大千
徧乎塵想品類非一同言異出圓音落落凡聖俱遺
千品萬類兼舍種智故此一門稱無量義山河宜演
草木揚音長說無間所謂甚深深今甚淺不動靜見
最省工夫凡夫不薦不薦最親妙義歡言即笑
悲怒即嗔嗔為金剛喜為迦葉華戒毗盧心心相接
接今可見莫看背向無字密言從茲出現現復誰論
非用耳聞六根共戶妙偈星分森羅經文不出一塵
非古非辯雷轉電奔展之在手何法不有縱橫三界
無一滲漏時人不信執言說病依倚前塵以為決定
決定是心決定是塵心塵所使非自由人諸聖苦口
隨愚過咎巧說多詞強為分別法無言說汝須善別
捨離語言生死自絕凡夫聞此無說過答取彼無言
冥然長久端坐暗獄以心相續背却語言猶如土木
捨有之無落在邪途有無俱病二病俱祛復何去
不離當處當處不生語默相取取今不知是東是西
說即不說不疑即疑故稱佛子了事凡夫是何凡夫
問取李胡

彼我不二

諸人行幸處非我君不能我今憑子力還與汝同心
彼我無差忒超然絕古今千差非止水生死自乎沉
對容誰不妙佛袖省知音不階機前路明明定淺深
其如未覺了彼我徒自役

動靜常一

本自未常迷何勞今日悟守住寂寂城知君還錯疑
從前諸聖人元是凡夫做豈有別路致教人離憂苦
祇者生死中即是佛去處有人忽踏著還甚淨識土
一向不回頭喚之亦不顧于聖不奈何不可有言語
了却貪嗔即是諸佛母

妙語方知

佛與祖師言拈花示寂于我今發此謨何言頌倒爾
當人自天真誓之秋潭水一物者不得宜用安名字
切莫向其中認之還不是不見須菩提空空連彼彼
了妄元具

問汝含嗔疑家住何處我今要與汝各各分頭去
好好細思誰免被他官府大者名為合養得二舍弟
三郎都一處日夜共活計今汝家戶大使汝善調制
子今苦厭我我與子發誓一妻子自知二妻子依例
三要當處生四要歡喜偈與汝善和同一無凡緣
一覺一切了何須去煩騷我是諸佛母十友及三世
物我無差

物我無差

青山是我身流水為我命養之以四時蕭然自條正
履育諸衆生六度自修省栽花種菩提拂石要安靜
不見楊柳飛自有蒲菊影玩之且厭去亦無寬說
性一切性安要大圓鏡

同居善說

世人不知我求我以形容形不相似徒觀紙上龍
若要識得我問取主人翁主人好家業物物要安藏
六兄誇藝術三母足溫良南屬善善善北庫多財糧
住來但覺久懶去問張王君若一識得與汝同居果
美容可觀

美容可觀

一別海山中十年春草綠相思在方寸頰容破如玉
音書香不來桃李繁且熟唯有意中人使我眉頭展
妙容非親

遍身無影像脫體露堂堂不話非聲色何曾有短長
河沙恒徧現故號法中王優曇花正開喚着不聞香
延促自爾

春日春山裏春事盡皆春光照春水春氣結春雲
春客春情動春詩春更新唯有識春人萬劫元一春
體寂成周

妙體無方具徧知近邦遠刹絕毫釐根塵應念周沙
界半即毗盧發大機

應緣不錯
法法無差是正修見聞從此絕滯流窮心未到忘心
處一聚根塵安得休

祖師地種花及總頌四首
地
性地本無生因生說有地流傳古至今非愚亦非智
種
從昔未曾迷於今何所悟寂緣種性深更亦無別路
花
有種有心地因緣花自開要知成果處却笑祖師來
總
五葉花開後山長水更深亂雲橫谷口游子護追尋
六句偈者各盡自心功德藏無少問然也不離六
句而超六句方曉此意

前念是凡
前念是凡短布裁衫長亭送客落日張帆
後念是聖
後念是聖一拳打正干戈囊裏捨得性命

前念非凡
前念非凡語正言譏天高海潤毛羽毳毳
後念非聖
後念非聖

後念非聖萬象明鏡不假薰修本來清淨

前念即凡

前念即凡不能測若人要知道終不捨刻

後念即聖

後念即聖不能知鐵牛過海石女生兒

十憶傷并敘

余嘗謂先聖雖住其道則存苟或笑同吾斯在矣

百丈因言之渴山口如忘忽憶所言憶者歷然神

解如耳目所對更不差錯者也故作十憶傷十首

以自發明先有使千載之下咸令信受亦貴知余

未始少忘也吾既知之矣爾等知之乎

憶少林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柁風

憶曹溪

一乘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寶好知音

憶南泉

一歸方丈後何處覓南泉昨夜三更月寒光照座前

憶趙州

一下禪床後曾無善巧言平常安樂事今古說流傳

憶南陽

丹霞相訪後從此歸南陽草作青春色春風任短長

憶雙林

一入雙林後天宮事可猜賣魚人不厭何處見如來

憶梁山

一住天台後身單布亦穿雖然筋骨歌笑不堪憐

憶鳳翔

石上栽花後生涯自是春若逢親切問端的不覺雲

憶先師

一見先師後堪堪堪笑為同何以然八十重年少

憶伊余

憶着伊余後呵笑未休何人知此意有語不堪關

十可行十頌并敘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

玄讓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迷

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聲請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又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于

后

寔坐

清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萬法平物我頓忘全體

露箇中殊不計功程

入室

問道趨師印白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生不踏曹溪

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進業修身見古人若到諸方須審

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鉢親明

取不可究心味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房廊蕭酒共安居養香掃地無餘

事然耀霜光不智珠

洗衣

臨流洗滌莫嫌滯入眾衣裳垢不中上下隣肩薰氣

久身心動念消鋒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齋餘無事畧經行歸來試問同心

侶今日如何作麼生

誦經

夜靜也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魔惺雖然暗室無人

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為除憍慢垢由來身業復清涼玄沙有語堪歸

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莫虛頭大語高聲笑上流言下若能窮本

末肯將無義結朋儔

感興二首

空裏形骸裹身夢中身世莫追尋可憐一脈鼻前

水流入人間古到今

夢幻空花祇自知潛思二十九年非夕陽芳草曾行

處誰料紅蓮步步隨

海會辭老和尚

來時無有語去亦不知聞此曲誰能和轟轟出白雲

五祖老和尚寄鐵牛歌與師別

昨夜三更前鐵牛耕盡田喫着三春草吐氣在青天

也無欄也無欄前山後山任方便不曾造次損田苗

愛惜皮毛不輕賤忽然大震一聲雷始覺從前俱顯

現

師和

混沌未分先判生成不假陰陽蝦頭角前來是好

牛皮毛更不重更換滿目平田無寸草飢食渴飲無

生老威音王佛是如今有甚眾生可尋討哮吼一聲

天地動達人見處吾無用坐躡毗盧世界寬自是稱

僧眼皮重一遇知音和始齊自餘總是閑陪從

山中間寂爐邊靜坐因思四十年人間世外林

泉之樂與夫區區世上者何遠也諦思究極

于至道遂成山偈聊以自勉并示諸禪人使勿

如老夫之回頭晚也

動境徧安妥以之成逼迫安心一處坐從是虛生白

現道何退道清火煎魂魄虛白何虛白廣莫揚孤翻
 良哉靜者心四海猶為窄匹彼在動土天地何遠隔
 故茲審觀究二者俱介僻棄彼而奔此安得有深益
 樂者自何至苦者自何過苦樂忘根緒由夫征路陌
 路陌苟不征就就本家宅昔未厭瓦礫今豈重金壁
 金壁有所重瓦礫未可擲瓦礫謂金壁殺益虛非進
 金壁謂瓦礫聖賢失蹤跡金壁而金壁瓦礫而瓦礫
 苦樂各平等法法無假借大空離眾念真貴無假易
 樂而無樂相苦亦無苦跡苦樂同十虛心門廣開關
 觀吟而鳳鳴天淵發金液人不念諸道飢口狂求食
 一也及夫此曹溪稱上客因思賢聖人不寐微棧火
 啼哉各勉旃升沉在咫尺

題四面法智禪師塔

環重靈知者綿綿亘古今人居千聖外塔鎮亂雲靈
 碧落杉松色丹崖虎豹音回光如到此必也見師心
 與太平四面夜坐

冥中應接同摩詰雲外無心似老盧月白風清潭
 空出家全不費工夫

示有經僧

阿義縱橫那畔影五千餘卷總含觀如何不充觀
 意空看杖邊木葉黃

讀傳燈錄一首

虛名虛說傳來久真語真證示後人虛實約然知下
 落清風千古見芳塵

家家門前火把子半夜愚夫說相似君天如水月如
 鈎古今流落閑名字

示栽松僧

一寸靈苗手自栽前園後院作良材敢將不朽傳他
 日唯把青青示後來

山中偶作三首

分明不了却成迷無眼風光付與誰若得家山田地
 穩自然處處不思議

舊事成空莫可追舊心將把再思惟古今不隔熱豪
 許會得如斯也大奇

休處言休使好休五湖蹤跡任遨遊真嫌活計無家
 子此箇牟尼用不到頭

示眾

求心心未諳等人人不來崑花曉來兩寂寞為誰開
 三句頌

禹穴龍門寺探珠欲問龍驪珠玉在腹如何取得請

讀靈源十二時歌

一日日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
 師常以六隻骰子示禪人六面皆六點復作三

頌

六隻骰子滿盆紅不用安排祇感通擬欲進前求解
 會人似西行却向東

六隻骰子滿盆紅鹿墨河沙用莫窮誰能解展金剛
 手祖佛親來亦掃蹤

六隻骰子滿盆紅馬鞍駝一擲空赫赤窮來無可
 賽請君從此現神通

述達達磨

信步遊梁魏乘時別少林長安車馬客無限制名心
 因法眼頌

呪咀毒藥形塵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道師復頌之
 根問本人何所道聖割等平忘順逆有為難偽性常

無情說法

無情說法異有聲聽得之人眼耳通不但近塵并遠
 刹十方度盡顯全功

寒食禮先師具五首

雲水恭尋訪此宗十年磨刮太虛空區區力盡運依
 舊方知萬法本來同

一悟吾師心使息信門入處還無入二十年中華密
 如向人殊不勞心力

前人說法後人聽由來兩箇總無情祇緣口耳都相
 似所以流通道自成

去人去矣叮嚀囑住者相承無斷續若遇知音一和
 時乃知去住常充足

清明寒食與諸人共禮先師不動身真法本開心亦
 爾將來誰是得吾真

和珪首座二頌

祇論親切不論時回笑諸方陷虎機一句未容開口
 對片帆先逐便風歸頭頭有路堪行履物物無差真

業迷不見黃梅足奇士盧公却得祖師承
 魏爾相求識歲寒不嫌危磴路千盤歸堂一割曾親

訪閉戶深山肯自矚月下篇章應獨和臺中天地共
 誰看臨機大用全收放何必區區程雪圃

送郭大夫知鉅野

東歸半載漁樵樂北去三年父母來金馬玉堂彈指
 入質樓香閣一時開

題陳子美息陰堂

淇淇寒溪疊疊山息陰投老得身閑武陵花好春常
 在漁棹歌清事不關眼底兒孫從富貴鉅野前賢安任

題孫欽之養素軒

善養不教聲色亂素絲無染是天真有時來此軒中
 坐作簡忘機混沌人

智海化士乞頌

乞食山城歸帝里毗耶鉢飯香而美真念故園桃李

春更參上國西來古

示閉齋僧

噫邊靜坐無言勿論籠蹀若市鄰冷暖此中看火色祖師心印為親傳

題徐四翁詩

徐翁活計天真老無喜無嗔參取面前桑樹乾坤不出塵

題微園庵

祇園誰住此謂是鑽頭通物外庵邊竹人間耳畔風寒哇青戩賊煙滿綠濛濛紙筒潛心處分明古者同

見散微病既病且憐因青山偈示一二禪者

萬劫一瞬視塵沙不勸移若為論過未併總入無時海瀾波仍市中心通佛可齊床頭木枕子推出恐人迷

題信者春香林間

葛樹松栢半窻涼臥看風雲草木香潭情偏遊塵刹盡故山歸路笑年腸

遙寄侍者西歸省親

本從歸竹過南方依前歸入綿竹去井舍猶為舊日居山用不改當時處鄰人見之莫不為親里歡迎斷

小師崇堅乞偈

事辦須承道方明爾本來禪關無鎖鑰祇要用心開龍門偶作五首

龍門偶作五首

明月何皎皎永夜入我室照出萬古心念此百年實隔窻風露法擁毳衣密遲遲不能寐餘光在東壁叨叨林鳥啼披衣中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壁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志門開少來過嗚嗚鼠尾啼時人皆不喜得意即相呼意去當自止吉凶山之生吾未見其理此言如未聞大梅有宗旨初夜涼生早微雲卷太空聲應松竹露簾捲靜風

可笑千年事能將一念通相逢禪客問細語吾宗句念心中事類開掌山珠欲憑人上馬待寄水中魚此意難窮寫斯言不可言空宅竟寂寞迷屋樹扶疎

題雲光堂

收和七年院式別於南山下作靈光堂堂上立雙浮圖西向見日沒處是謂歸根收滅之旨也一家堵波以本前後宗師化盡報體一室堵波用安十方禪師火後遺骨之二者安影寂滅之道殊途而同歸萬靈咸會者也吾之朽骨亦滅于此世世宜

遵守之長而且久與夫虛空寂滅者斯雙塔之所

以建也其年寒食日住山清遠記并述二偈云

春初欲作真常語更惡真常暗流注不如不語人共知人欲知之反勞慮崖頭浮圖示其相坐山野雲飛不住周遊獨步或可追錦繡谷中歸舍去

石山頂偈

百骸潰散此日言一物長靈異時語此日長靈猶可知異時潰散憑誰舉可知所以有生滅解舉方能忘取與光明寂照徧河沙慎勿於中論爾汝

花山

石龜不念歲月古舊記已滅名尚留遺傍蒼木老靈雲洞野草隨春秋此傳細讀華陽傳靈跡獨闕姚

比丘可憑定刀驗今昔人間萬事徒悠悠

木魚

無端擊此清中所鑄故相參無雜亂能聞所聞非二緣以此及此而回頭凡夫何故作追攀達上若為成智觀可將流入尚步若磨眼尚兩排魚貫

演經

不染而染本虛染而不染悉細歸本空自是能成事體淨何妨應萬殊斷妄證真心曾息非其非妄智還了了真了妄如無礙自在圓明始是珠

不寐

毗耶離城居士家暖堵十笏客河沙八萬四千高座眾咄咄已辦薰天化迢迢不到迷是障念念當入心無差須彌山四大海我見如一粟與麻

早起

老來愈見心無事夜不偏知曉更涼淺地爐猶有火依飯山尚臨諸試將寂滅那加定暗寫羅蟲篆刻章剛被啼鷄忽驚斷一時歸入正思量

起疏

展脚縮脚鼠啼合眼開眼重露曉覺來始了夢時事夢處寧容覺後知瞬息黃梁猶未熟翩翩蝴蝶正狂飛披衣獨坐日正午試問何如半夜時

遊定明塔院作二頌

大士安禪地千峯塔院春門深松檜老華古歲時新八禮香燈夜鳥啼花雨晨秋應禪石上去住亦通神

因舉楞嚴經七處徵心成頌

善通明知直不邪要窮妄識是空花故令慶喜推心目勝相初觀始出家在內何緣昧用相知在外又

成差琉璃比眼還同境障障開明未有涯合處隨生

難定體根根兼帶轉達麻世間一切都無著水陸空行作騎取七處無歸全失措從茲始得徧河沙

述懷示學者

細思五十二年事併入初中後夜心須信利那通通承更無毫髮作追尋隨舊業根先斷永絕新殊道已深此是安身立命處故吹一曲報知音

病中示光道者

我病無形不可見曼殊室利得深知再三若欲通消息推出床頭木枕兒

將山送無石道人歸舒州

已禮雲中塔更瞻堂上師方思江水北共集定林西
一句無多子千差永不到家動愛護此道少人知

送禪人入京

千人叢與萬人叢無言無耳目通要識太原平上
座六街鐘鼓鬧繁榮

再得旨退還山成三偈代連和字錢公

住山久有煙霞疾得請放還康鹿草厚意於公殊未
報深禪聊復對爐薰

公家忠靖有遺德乃與定明開道緣異世今時豈人
意一庵十里是家傳

出岫浩然亦乘輿勃飛隨意即知還有心知到無心
琢鳥戀故林雲在山

釋迦如來出山像贊

妙色非身形容乃普聞浮未下雙林已觀曠濟功深
六年行苦塵沙相好萬億刹土東生心淨佛日常午
止念業光迷入外取離權寫影傳末孩乳今茲範獲
得從乃古象步出山智珠河吐水月頓澄豁開覺戶
嚔之仰之豈敢自侮常在不滅此言手舞

觀音像贊二首

彌大劫來離眾苦心心永斷諸分別開處真開實不
開說時雖說常無說法身普現凡聖等耳根果聽音
齊絕安婆最有大因緣一念清涼除惱熱
彌大劫來不虛妄言言故得皆真實應念業光迅電
飛尋祥救苦奔風疾千真真何難文字與韻誦音垂
秘密現相宜揚遇此時見聞頌脫欣今日

天台三大士像贊

岩岩天台曠潤寰宇大士不我毫端真取蜀客心在
繼塵一縷屈指拈掌松石猛虎生涯何有沈傳今古

靜對虛堂非謂無補

達磨大師贊
振播梁魏對的皮髓執云西來空禪而已素壁虛堂
少林熊耳

百丈大師贊
慧燈續傳福庭宜啟常住世間水月鏡像是謂叢林
大智百丈

楊岐和尚贊
閉市竿頭呈戲果眼會書果棘蒲上橫吞諸方盡畏
宜陽秀水浮寶場夜雨過雲橫天高地下

白雲端和尚贊
網紀若明不忘付授淨空無際如日處畫欲究根源
嚔之龍岫

五祖演和尚贊
馮寬則親傳虛果當剛硬齒牙生鐵腸風清漚楚
道實宗匠不有智悲子孫安禱

浮山圓鑿和尚贊
并汾鐵騎老息危紅雲施雨龍花落水流
痕山定明禪師贊

四海稱唐師出華陽不起燕坐期期帝鄉名與山俱
道迷時芳濟民助固能雨能賜貧者獲富熱者得涼
羣衆所歸實在不亡

悟首座圓余幻質復求為贊
廓然無聖儼爾有容明明絕朕密密垂蹤昔也價實
枯木叢龍今其示人巨嶽喬松龍吞萬類松茂三不
神而不改風雲必從吾形既得爾道自健裏斜路騰
漢水朝宗

珪首座求贊
如珪如璋惟子非我且陋且拙在余是可子今傳金
細則成奇物感神會形動心隨雲不飛寒月下映

孰謂之凡孰謂之聖余猶爾也奇拙同真唯唯期文

大朴未散
順知藏求贊
色裏膠青不見形影中所以遇吾真吾真定有非形
礙為對凡夫顯幻塵塵既顯道爾新不貫西來彼上
人

淵禪人求贊
似余似余類我類我我復謂誰如火與火描邊不就
迎隨不果寫出龍門衲僧災禍

如大師求贊
比類則疎現形仍普得在一瞻照窮千古雲起吟龍
風生嘯虎贊之絕辭瞻焉吳觀

賢監院求贊
徧界不藏毫端獨妙縱未嘖呻已先微笑吾子識也
水月斯照纖塵不遺是為宗要

臆維那求贊
識余者誰請觀端的執云丹青設勞尋竟斷雲架嶽
皎月在壁昭爾惺惺悟茲寂寂

勤禪人求贊
滄溟一滴鹹無隱風地盡塵塵有餘何事隨客人寫
得祇緣蹤跡在龍舒

听侍者求贊
吾行爾隨吾喚爾應唯唯應不欠不剩因吾讓爾
此像果親靜而聽之道實絕倫

元侍者求贊
道雖光明形則山野提折脚踏住深蘭若拙韻無取
陋容誰寫常在左右覺元侍者

小師崇戒求贊
似即疎比仍失廓爾空皎然日顧丹青寫容質誰使
之皆尋覓

無着道人求贊

植杖望雲何處空山獨立凝情想我蕭然無物謝伊
裝點相成

馮濟川教授求贊

天地無物我無物隱顯空雲隨出沒此間誰是悟玄
人霹靂光中轟一咄

吳公明求贊

欲識坦然老乃是龍門人聲名落四方坐臥今十春
會見移庵去何妨趨形具平生香火緣對比即神通

張公壽求贊

首到東山晚親龍岫歲經寒暑人非新舊坐香長鳴
優雲勿喚靜對終日弟子公壽

戴巨濟求贊

貴出人皆識相逢道更親起雲暮後路記得往來頻
龍門常住國師真知事求贊

家廓無狀孰為龍門有指南路絕刀斧痕因緣去住
任物所論黃竹寒秋曉而復暮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
第八百六十二回
禪宗四十八分定如法對上元寺講贊
明解法華經卷八十月化城寺藏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一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小參語錄

住南康雲居嗣法善悟編

小參云好一轉語還有人答得麼良久云問答俱備所以古人道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且如法又作麼生說諸人既無風起浪者莫不免將無作所以道其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聽無聞諸人既無聽而聽我者莫無說而說若得恁麼目前無一法可得何故目隱外無一絲毫說說外無一絲毫聽聽底便能透過轉關俱無異相不必說與不說聽與不聽自然大地山河色空明暗更非別法可謂透出塵勞頓居實地雖現在三界中熾然出三界現在聲色裏熾然出聲色且如今與諸人說聽同時作麼生說箇不說不聽底道理須知端的明悟始得不見古人道非色聲香味觸法着箇去處也大殺不易參學之士若非到此田地管取目前前法外既有法內必有心內外緣生泯沒三界諸聖由茲而出見透磨特地而西來還知諸聖用心處麼祇是諸人心是更無別心亦無別法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誠實無差方知道無迷無悟非聖非凡皆實得恁麼便好藉光晦跡履踐諸聖玄塗其或未直須帶帶始得不見趙州和尚云十二時中許你一時外學僧便問許一時外學未嘗學什麼州云學佛學法祇如佛法尚為外學其餘十二時中作箇什麼始得大難其入所以如今與諸人相會喚作非時言論既非時言論如何得相親去達道之人若能鑄餅釵劍作一金擺酥酪醍醐為一味說什麼時與不時盡背中的奉勸諸人快好究取二六時中去離塵緣莫起異念豈不聞昔日有人在高樓上見二比丘從樓前過有二鬼便問道路復有二鬼散花隨後及乎二比丘起次

二鬼復在前叱喝嗶嗶二鬼隨後掃除跡其人遂下樓問二比丘所以其二比丘方悔感悟乃云我等去時共談佛理及至迴時即言雜語諸禪德此雖處境界子細推來乃是學道之人大事何故祇為情念暫起外境現前念若不生無境可得所以先聖道以無念為宗而今但無凡聖異念種種心量亦無煩惱可斷亦無菩提可求於生無生於死無死不見昔日洞山和尚與密師伯游山次忽見白兔從草中突出密云大似白衣拜相山云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密云兄又作麼生山云積代釋纒暫時落魄者箇公案如何消遣得去且道是道道理諸人若會得白衣拜相便乃獨步丹霄永出常流若會得積代釋纒便解奪飢人之食祛耕夫之牛還委悉麼直饒一一委悉分明諸人分上總使不着如何是諸人分上事試斷看良久云計甚死子却重

師還東山省親眾請小參云暫下蓮峯輕屈指光陰倏爾又三年雖然不隔絲毫許事似躬親到座前某伏自數日前陪從太平禪師象取再登嶠崎侍老師大和尚瞻禮慈容之間須知有相見底事敢問大眾作麼生是相見底事不可是你見我我見你是相見若恁麼全無佛法得力處何故世間諸趣彼此見有常在生死之中未有脫離之地所以雲峯和尚向人道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馬石嶺與你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若據如斯指示豈待音容相接言氣相與始為相見諸高德夫為參學之上須實有去處始得還知麼如今敢道千里老翁道日却易會對面相見却難知何故難知夾山老子上道日前開聚座上無老僧請來大眾盡在于此如何見得目前無開聚堂上老師大和尚在座與諸大眾證明作麼生見座上無老僧不可等閑過却將為閑事晝夜

被見聞風所飄鼓根塵陰界諸入纏縛不得自由生死事大須得箇悟由入頭處始得雖然如是格外道入實道怪笑何故須知有向上一著且待異日他時別為諸人點破因記得昔日南泉趙州二尊宿皆是道超物外各播寰中時有一僧往山中見一禪伯在盤陀石上卓庵而坐僧遂問曰南泉出世浩浩地何不往彼問訊空坐何為庵主曰莫道南泉出世佛出世我亦不去僧持此語見南泉南泉大驚遂令趙州往驗看州到庵主處從東過西庵主不顧州又從西過東庵主亦不顧州遂當門立曰庵主你敗也庵主亦不顧遂視下簾子而行庵主亦不顧大眾者一則因緣諸人作麼生委悉莫是趙州南泉不到庵主田地返被庵主勘破落他陷虎之機也無莫是庵主雖然並無受用臨機不解互換乎地上死人也無諸仁者素非此理大凡行脚人須知道眼分明始得若道眼不明祇被南泉趙州庵主三人換却眼睛了也實無少許相應處若也道眼分明南泉趙州庵主便是上座更無異見也還相肯諾也無不見道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總是塵久立

解夏夜小參云一二三無言童子口喃喃三二一上

下四維無等四納僧活計絕絲毫萬古微猷是今日大眾作麼生是今日事現定東西僧俗燈燭煒煌作麼生見得箇絕絲毫底事若於此見得歷劫孤明未曾昏昧方信道連磨不來唐土二祖不往西天如是之事蓋是諸人背覺合塵流浪日久是以智光不得顯現所以遊方問道偏然知識若於一句下見得分明方知無量劫來事祇在今日然今日之事也大難委悉何故蓋為諸人現分別者心本元真實認認分別致背真源但無許多分別之心自然時常顯露祇如此事還假方便也無山僧有箇方便普施大眾乃

暨起佛子云還見麼若道見佛子壽却兩眼了也若道不見佛子生盲却兩眼了也眼則且置且道者佛子是見是無佛子若是有便心外有法佛子若見無壞却世諦學道之士到此如何理論如斯指注太甚聖良為賤若是真正道人也無如許多事故我釋迦如來在日建立簡方便門庭亦無如許多事每至結足安居不相往來各各求證道果於九十九日中或有所得或無所得或有疑慮或無疑慮或有罪或無罪至休夏自恣之日方請佛所各呈已見未佛印可故謂之自恣自大覺掩光已來人心開亂致有初恭慕詩種種見知所以不能得契本源也憶昔佛在竹園精舍與大比丘結足安居至自恣日時優婆塞尊者觀請大眾如海清淨無有缺犯唯有文殊師利菩薩不樂所止之處好遊聚落違犯禁戒時優婆塞具以白佛欲損出文殊世尊謂曰若損得但損時優婆塞逐集眾鳴鐘左右上下皆是文殊徧虛空界一切之處悉是文殊世尊謂優婆塞曰汝欲損那箇文殊時優婆塞放下健椎禮拜讚歎云我小德小智不識大土境界大眾當時可情放過甘為樂小法者若下得者一推莫道文殊假使釋迦老子亦無奪身之處請人還知得者一推落處塵若知得盡大地一切衆生四生六道一時瓦解水消無絲毫可見或有箇衲僧出來道請和尚試下看看即向伊道動不如靜放過一着何故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小恭云古人道若是陶淵明橫眉却回去如今敢問大眾橫眉去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回去若不具眼何故回去去底且從你道如今却來者其圖繞者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圍繞若不具眼何故圍繞還有人裁辨得麼若裁得出無絲毫遺漏五日一參勞諸人訪及於此實為希有然既勞諸人

訪及為復世諦人情為復是佛法受用若是世諦人情我輩沙門釋子聚會不可作世諦流通也如此則有何利益若是佛法受用作麼生見箇佛法受用底道理還有人會麼莫莫諸人從前問麼來問訊又手立地是佛法麼若是呵之無形應之有聲一切處受用無盡是佛法麼莫是來不恁麼一切該不得眼不見耳不聞孔孔洞洞是佛法麼莫是阿師恁麼說諸人恁麼聽是佛法麼莫是本來無事何消得恁麼大似頭上安頭但隨時及節是佛法麼莫是佛法兩字不用道着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如今且建立箇化門接引初機是佛法麼大與善弄此理莫錯好恁麼則佛法恁麼口裏意裏差將來若若若如此何處有佛法蓋是無義語不實語虛語誑語若若罪人不可當乍可不會却永劫無事切莫未得謂得起大我慢輕忽先違若也實得箇安樂處便須識得些子好惡辨取些子邪正不可瞞瞞肝肝籠籠統統祇恁自欺自誑山僧直是不昧諸聖如今在這裏不惜口業與諸人如此論量喚作論實不論虛我祇要一箇見解明白徹底悟得底人不要你許多作用着特機鋒玄絕棒喝齊施如此者總不消得拈出也何故你未入門來時脚跟下已與你三十棒了也更來者裏揚眉動目彈指拂袖便出去道我勿屢屢無語會拂袖出去則且從你一段愛情如何得見歸去且問你拂袖出道是了也祇和你大小二事拂袖不拂袖喫粥喫飯時何不拂袖相見問訊時何不拂袖須要說佛法時拂袖意在於何一處還千處有一時通真怪逆耳莫道無滋味我不圖你各圖利害祇要你悟得同報佛恩除此之外亦無別事你若真箇有箇入處方知山僧不分外已得者便好若未得者正好疾速決擇你不見藥山久不上堂院

主白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曰但打鐘着院主打鐘衆已集山掩了丈門院主白曰和尚相許為大眾說法何故不出山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人衆你看他古人得恁麼奇特豈似而今教者兩片皮喃喃地一似教者相似有甚然利濟各請散去耶車衆散後復云大眾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小恭云今時人須是自尊自貴自成自立始得若能如此方有箇休歇處離有箇休歇亦無休歇之量若不如此捏目生花見事便差但識山僧拂子便得祇如拂子且作麼生識乃豎起云還見麼若見且不識山僧拂子若不見亦不識山僧拂子且如何是自尊自貴底道理近來兄弟以遊山為訪道觀看名恭舉稱為行脚還當行脚事麼要見五臺清涼京師兩浙廬山湖南天台鴈蕩江南江北好山好水好寺院拈起拂子云子細看取一修行脚事畢或若勤勞跋涉眞實自輕大眾切須自尊自貴將知尊貴邊合看得到什麼無事不須久立師姑本是女人做阿嫂元是大哥妻好大哥騎堂去

普說

師云法身有三種病一病光一透得始解穩坐地又楞嚴會上如來說五十種禪病如今向諸人道直是無病始得龍門道祇有二種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却驢了不肯下你道騎却驢了更覓驢可殺是大病山僧向你道不要覓驢人當下識得除却覓底病狂心迷息既識得驢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難醫山僧向你道不要騎你便是驢驢大地是箇驢你作麼生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時去心下無事名為道人復有什麼事所以趙州問南泉和尚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

去這州從此頓息馳求識得祖病佛病無不透得後來遍到諸方無有出其右者蓋緣他識病不見一日去訪來道眾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來更作麼州云探水更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州靠却杖而看出他露些風規甚能奇特如今僧家例以病為法莫教心病好立

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豈不是出塵勞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既絕對待見色時無色可見聞聲時無聲可聞豈不是出塵勞耶無路徑處入得無縫罅處見得佛法亦無東西南北不道你是爺子我是師若已躬分明無有不是者參師時不見有師參自己時不見有自己若經時不見有經喫飯時不見有飯坐禪時不見有坐日用不差求絲毫相不可得恁麼見得豈不是自由自在久立

師云不問又不得後問來又成自輕了不問又焉知亦須解問始得我頂上鑽剖你要你識痛痒如揭你灸於甲相似靈利人便知始得莫自欺我不瞞你不見古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尊宿大驚曰你問他西來意作麼何不問你自己意如何是自已意曰當觀密作用如何是密作用尊宿以目開合示之古人多少苦口後來子孫又不恁麼也入門來便喝罵無如何若何生怕你明不得有恁麼一件事何不識取諸方愛教人看公案我者裏現成公案好看真教看破大小大車諸人十二時中祇是妄想塵勞心念智慧未能發生所有流布皆從意思中來要作何用智慧如日出無不開明喚作無分別智現前須得恁麼一回了從此去有著脚手處有與你語言分若果妄想塵勞山僧於你無著脚手處好笑說東入西說西入東不奈你何若能轉頭來智慧開時便解道和尚元來與我說了我也與和尚說了播頭時便

擺尾受整理也你諸人說道十年五歲參禪何會做者般功夫夫祇是極口快你方來我者裏肯說已觀在也則功夫大成沒滋味在你在者裏十年五歲做得功夫蒸也管取悟得去我也尋常教人做功夫說底話皆與他古人合不差一字你但會得了便知古人事也你莫道古人恁麼道我恁麼會得不是了也祇如古人說不是風動不是幡轉仁者心動有多少言語到你分上是耶不是耶又道我是你你是我無過此也又人問雲門學人自己雲門道山河大地多少好是有是無山河大地若有去怎生見得自己若無現今山河大地如何說無來古人說與你了不悟不知龍門尋常向你道本有之事你分上現行現用不著尋討不著整理不著修證祇要你一信信得甚是省力難得如此人先師在白雲會裏端師翁嘗曰此道者天真自得之妙蓋緣有生知底事山僧見先師十年道不得祇為疑得深後來徹底理會得如今總不費力不是思量時有不思量時又不是也佛法不如此袈裟下事莫教埋沒山僧若不退思參究時一生也則埋沒了豈有者箇消息也而今道眼不明出世者多罪過罪過如何敢為人高座上也豈起拂

子示人噫嚇殺人如盲如瞎相似不驚不怖祇趁目前不憂後世打鬼骨響苦若諸人有福德因緣未悟心切不可作出世人禍事禍事若有真實事自然發露你看多少虛頭禪師久一日不如一日如刻人黃作指指形到了祇是屎臭氣你諸人求出生死未要出離打放成一片又不是你相融然後成一片若放成一片決定不成一片也昔日有一僧曾來舉道者一日走出山間和尚香煙道這僧三十年來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道者曰老僧也恁麼却問其僧會麼曰不會舉道者又與者僧一偈曰香林成

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為子決破至月末眾道者遂遷化去你道一片事作麼生好不好香林成一片龍門也恁麼為報諸禪和當面莫疑過各自下去久立

師云看見了不奈何者多既看見如何却不奈何祇為不識所以不奈何若看見識得便奈何得也然發心參禪便要會得誰不願樂祇為無箇入處又強會不得一切處不契合一切處緣差用力取不得良久云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折旋俯仰種種事業一切處有起佛越祖底事祇是你纔要解會時已無也真箇是無也你擬湊泊已背了也所以道看見祇是不奈何莫是不疑心不起解會時得麼展轉更是不得也會尚不得豈況不會若是靈利底人纔聞山僧說向你便能大開眼見得豈不是沒量大人向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道智不到處若不如此爭稱佛法而今兄弟家祇是呈箇解會呈箇見處此道理何曾解恁麼來何曾得到恁麼田地來若是有道種性底人肯恁麼去觀須是深深地體究密密地看詳忽然奈何得便無疑情也你等不明祇為十二時中被雜念奪將去也蓋為你學事業見物便愛見文字便愛尋逐時便緣將去也道業何由得辦凡學事業人各有時三十已上便不可學也學亦難成學得又何用若已事辦去學亦得在蓋已點化了也若已事辦又豈肯學也若二十上下猶可學若靈利念生死之人亦不肯學也又凡是參禪須是心地平直心口相應心言直故如是始得那裏無去曲相真道我會也我奈何得也若奈何得那裏更去問人也你纔說會禪也人觀你脚手看你說話所為底事固其知道者箇如何那箇如何既是會禪又却是爭無明也祇知道點耀耀光是如何藏名聯跡又如何不

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為子決破至月末眾道者遂遷化去你道一片事作麼生好不好香林成一片龍門也恁麼為報諸禪和當面莫疑過各自下去久立

師云看見了不奈何者多既看見如何却不奈何祇為不識所以不奈何若看見識得便奈何得也然發心參禪便要會得誰不願樂祇為無箇入處又強會不得一切處不契合一切處緣差用力取不得良久云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折旋俯仰種種事業一切處有起佛越祖底事祇是你纔要解會時已無也真箇是無也你擬湊泊已背了也所以道看見祇是不奈何莫是不疑心不起解會時得麼展轉更是不得也會尚不得豈況不會若是靈利底人纔聞山僧說向你便能大開眼見得豈不是沒量大人向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道智不到處若不如此爭稱佛法而今兄弟家祇是呈箇解會呈箇見處此道理何曾解恁麼來何曾得到恁麼田地來若是有道種性底人肯恁麼去觀須是深深地體究密密地看詳忽然奈何得便無疑情也你等不明祇為十二時中被雜念奪將去也蓋為你學事業見物便愛見文字便愛尋逐時便緣將去也道業何由得辦凡學事業人各有時三十已上便不可學也學亦難成學得又何用若已事辦去學亦得在蓋已點化了也若已事辦又豈肯學也若二十上下猶可學若靈利念生死之人亦不肯學也又凡是參禪須是心地平直心口相應心言直故如是始得那裏無去曲相真道我會也我奈何得也若奈何得那裏更去問人也你纔說會禪也人觀你脚手看你說話所為底事固其知道者箇如何那箇如何既是會禪又却是爭無明也祇知道點耀耀光是如何藏名聯跡又如何不

異人心是道又如何各自省緣莫說是非且如行住坐臥進退俯仰一切處皆是起佛越祖山前水牯牛有佛法你纔尋究則已無也何不恁麼識取久立師云龍門活計是千聖之骨體未有一念不與諸人說自是諸人不肯承當所以却成山僧爾且什麼處不是與諸人說處禪僧家說道山僧不教人思量不教人會解不教人商量因緣不舉古舉今祇恁麼空過我若在別處一夏須明得公案三兩則須聽一件文字你若商量舉古舉今却請別處去我者真祇是一味禪所以喚作子聖骨體我且問你適來因什麼問訊聖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麼還肯諾你麼若道印證你他是土聖僧豈解印證你若道肯諾你豈解肯諾你既不解肯諾印證又問訊作麼莫是仁義道中麼莫是親相生善麼若是仁義道中納僧家豈有仁義豈有親相生善莫是事不獲已隨眾問訊麼又成何道理到禪處須是一一明始得不見長沙大師一日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身本身非見亦非真若將本體同具體歷劫迢迢受苦辛諸人還會此箇道理麼亦重

師云有時問着師僧總言不知不會祇管道航來笑飯困來眠似此說話有什麼救處更道不知月之大小不伴歲之餘問誰理會你着般事我且問你作麼生說箇不知底道理你見人說了便恁麼道還曾會得那不知底道理麼古人道不知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到喚作不知要你今時人到那不知底用知如此諸聖境界豈比如今相拍不會喚作不知若總如此盡道我不知不管忽有人問着如何流通曹溪一路恐無人相續去也不得如此須是慙慙決擇始得珍重

師云古有禪德問老宿云如何是出離之要宿云關

禁足下煙生禪德頓於言下得旨諸人還知出離事麼若起解會心則隔了也後來有尊宿云不敢舉負和尚足下煙生又有北院通解洞山山謂曰子何處去通曰入嶺去山曰飛猿嶺峻峻好看通遂繞山曰通關黎通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通頓於言下得旨古人為入處甚徑直每見人來無不示他是伊道入嶺去此意如何今人不明了須做箇會處以些子會是自隔了祇許體究不許會解一體體得了更不疑也然亦不易保任若入得是則無退失所以會處明得不如此不會處見得亦有可保任分更無不願願不曉了時所以古人道平常心是道還可趣向也無礙向即爭看他不許你趣向又作麼生保任不易不易此豈不是出離事你若尋出離處所謂苦屈玄沙道盡大地是地獄功住若向者衣線下不明是大苦屈不可等閒久

師云且問大師道不用求真唯實息見又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者箇言語便是放你如今人作功夫處也你見他道不用求真便道更不須求也此便是見不息是非紛然終不到無求心祇成見解今時學道倒皆如此看一轉語向語下通箇見處便將一切言句云無不是此事也恁麼記在心下用為己有殊不知道起見解失心了也執而不肯捨大小大癡人要得無所求心麼但真生種種諸見非是冥然百不貪喚作無求尋常十二時中目前不了是是見心取捨你又豈得知無分別心所以先聖曰有為無為有異耶曰無異也大地河海風雲草木鳥獸人物生死變化目前皆各有為之相無為之道寂然不動無狀無名謂之無為如何得無異去永嘉大師道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此兩者各別且如何明得即底道理須是證得無求心也便和融得無事十

地中第五難勝地謂真智俗智極難得等入地時二皆平等故名難勝地學道兄第二六時中了取教等好還知是你無分別心所畫出麼如畫師畫出種種好麗畫出五陰畫出天人正真時不借他力能畫所畫俱無分別以不了故而起諸見見我見人自生好麗所以道畫師畫地獄醜狀百千般放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若知是畫出何所怖畏也古人明得了一切處現成玄沙大師伐木次遇虎跳出侍者曰虎和尚沙叱曰是你虎又有僧禮拜次沙云因我得禮你此箇方便深符佛意法眼大師指面前狗子曰貴緣出諸人看時莫就狗子身上明應須將來向自己分上看取始得方解他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識取好久立

師云如今直下信道是也已各不啣溜者況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什麼也直下信道是何各不啣溜者從前許多時什麼處去來須知已失一轍了也便見從前不底却成分外之見我親從上古人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從迷得悟法門有悟了知迷者所有流布皆是悟了知迷法門有無迷無悟者所有流布皆是無迷無悟法門其次來迷不得悟者亦甚多故不足道況不知悟亦不了迷此正是凡夫也從上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迷無悟之見如今學者也起口說無迷無悟又何曾到來不得容易出言益為你有疑在哉今問你一件事初入母胎時將得什麼物來你來時並無一物祇有箇心識又無形無說及至死時棄此五蘊擔子亦無一物風口箇心識如今行脚入眾中者箇是主宰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各為我身始於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爾你不拘你若道爾你初入胎時並不將一物來此箇父母精血幾時屬你又祇合長

在百年依舊拋却死屍又何曾屬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焉時解噴痛時能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議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分疎不下蓋為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三歲五歲乃至二十時決定不移到四五十而此身念念遷謝念念無常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為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空屋中夜有一鬼負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屍前鬼云我在彼處將來後鬼強力奪之前鬼曰此中有一客子可證二鬼近前云此屍是誰將來客子思惟道二鬼皆惡必有一損我我聞臨死不妄語者必生天上遂拘前鬼曰是者鬼將來後鬼大怒拔去客子四肢前鬼愧謝曰你為我一言之證亦尔肢體不全遂將死屍一補即頓首心腹又被後鬼所取前鬼復一以屍袖之二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去於是客子眼前見父母身體已為二鬼所食却觀所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有耶無耶於是心大狂亂奔走至一精舍見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此人易可化度已知此身非有也乃為畧說法要遂得道果汝等諸人祇說忝禪舉因緣便喚作佛法此是禪髓何不恁麼疑來忝取會得麼你身不是有不是無有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身則未嘗無你會得麼更說箇心亦不有亦不無畢竟不是你本有今無本無今有斷常見解久立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一

金剛經疏卷第三十一 卦字八千零三十三個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卦字八千零三十三個
寶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卦字八千零三十三個
寶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卦字八千零三十三個
寶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卦字八千零三十三個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二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普說語錄

住南康雲居嗣法普悟編

師到禪林前立云山僧立地待你諸人搆去還獲得
歷良久遂坐曰看見了也不易作箇主宰不見古人
喚僧云上座僧回看古人云擔板漢正當恁麼時如
何作箇主宰免他喚作擔板漢此事也不易構喚作
兼識茫茫不見鴻山問仰山盡大地人業識茫茫子
如何辨仰山云某有箇驗處鴻山云作麼生驗時有
一僧從前過仰山云上座上座其僧回首仰山曰
祇者箇便是業識茫茫師云正當恁麼時如何作箇
主宰免被他道業識茫茫去有般禪僧家強作主宰
道待他喚時但莫應他應他作什麼你又不是
木頭有底不然醫一拳下一咄喚作強作主宰且問
你者與喚時且從你醫拳下咄喚作強作主宰且問
不到忽然被人問着又如何祇對不可更下一咄豈
一拳却須是實始得此事直是平等不論貴賤你看
陳探尚書是箇俗官一日與僚屬在樓上見數僧打
包過有一官人云數員禪客探云未信在待與勸過
僧行到樓前探云座上座僧皆舉頭探謂僚屬云
不信道當恁麼時如何作得箇主宰免被他勸破古
人道擔板漢則且置祇如後來人又道者僧喚既回
頭因什麼却成擔板又作麼生會佛法到此信知有
深遠處須久久淹浸不可強作主宰久立
師云大凡修行須是離念此箇門中最是省力祇要
離却情念明得三界無法方解修行離此外修教似
辛苦不見古來有一持戒僧一生持戒忽因夜行踏
着一物作聲謂是一蝦蟆腹中有子無數驚悔不已
忽然睡着夢見數百蝦蟆來問索命其僧深懷悔懼
及至天曉觀之乃一老茄耳其僧當下就情頓息方

知道三界無法始解履踐修行山僧問你諸人祇如
夜間路看時為復是蝦蟆為復是老茄若是蝦蟆天
曉看是老茄若是老茄天未曉時又有蝦蟆索命還
斷得麼山僧試為諸人斷看蝦蟆情已脫却解尚猶
存要得無那解口午打黃昏久立

一日聚集師出來大眾前行兩面長嘘一聲云山僧
在你諸人肚裏走兩遭了也還知麼非但今日如此
常在諸人肚裏走來走去還知得麼喚作無識人
之心實是如此山僧盡知得你是好是惡所以道諸
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良遂座主是
箇解義阿師却明得者箇事不見一日去見麻谷
見來不啻他自將鋤入菜園裏良遂亦隨後去谷亦
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他於是定省精神忽然明得
便道和尚莫瞞良遂好你諸人如今還得恁麼也無
也不易構更有百丈會上古靈和尚得法歸來接他
受業師非但古人今人亦有不見四五十年前有茶
陵郁和尚作山主時因廬山化士到言語問為舉僧
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隱由是每日參詳
至於喫粥喫飯時未嘗離念一日因赴外請騎驢子
過橋橋損驢子脚倒不覺口中云噫忽然大悟乃
有悟道頌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諸塵封舉今朝塵
盡光生照破山河草莽者箇便是樣子喚作實頭恁
學今時人但恁麼學取若信言語解會要明者箇事
明不得也將合頭語合者箇事合不得也須知有省
悟之由若真實發悟但恁麼看據現定會些子言句
便休也在此人彼此行脚或擇生處或擇死處可殊現
定使休也須是與他古人相見日討箇箇發處始
有真實學分久立
師云木石之性因什麼不會佛法無多心要首從
也不發滅妄思尋樣身心閉目合眼使道是

不如斯也須看現定是何道理為什麼却迷去恁麼
最是親切祇如老僧未說向你諸人未曾聽時還有
往來底分麼正當恁麼時切忌強作道理上至諸佛
下至一切總皆如是所以聖與凡等邪與正等生死
與涅槃等且問諸人過去毗婆尸佛迦葉佛古今三
世是什麼人分上事十方有漏刹土是什麼人分上
事山僧道總是你三十年後悟去始知龍門老僧說
來切不得道是若恁麼此名外道見解久立
師云如今被人問着道不得過在什麼處蓋為於無
色處見色無聲處聞聲無道理處強作道理無主宰

中強作主宰者莫消遣不下喚作轉眼猶存空花亂
障何故祇為心存在便道不得佛法無多子祇要平
白地道得一句子便了且道作麼生是平白地一句
子若有人問山僧祇向伊道兩句了也還會麼古人
道佛租言外邊事一一分明說了也祇是到者裏委
是錯亂昏醉不省此若不見便是立地睡睡漢子也
諸人常在光明中開眼見了而不知教山僧恁生奈
何久立
師云恁麼與你東舉西舉便道與你說禪轉轉脚時
便作世諦流布將去你但念念在其中便有省發底
分看來多祇在眼耳見聞觸處證過了也須是不
離分別心識取無分別心不離見聞識取無見聞底
不是長連林上閉目合眼喚作無見須是即見處便
有無見所以道居見聞之境而見聞不到居思議之
地而思議不及久立
師云諸人上來要箇什麼事須是當人自作活計真
聽他人說古人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你諸人須
是解自作活計始得你道作箇什麼活計但莫別求
如今人多愛動脚動手者箇不解作活計了也喚作
拋家散宅漂流去分明不會教管專討學些子知解

記些子言句此噴作連貫入到者裏須是行李正當日久月深淺得便會去古人道一切處是你東去也是你西去也是你你是阿誰若云某甲者箇是情識須是透得過始得昔日天親問無著兄往內院見彌勒說什麼法云說者箇法且道者箇是什麼法須是揀得出始得不要認着者箇多是破者箇一句子瞞住了也所以說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憐惡者久立

師云莫謂如今說底是未是在若有箇是便有箇不是所以道一切言句皆不與此事相應直須相應去此事不在別人還得相契也未且莫笑阿誰若道於古人古人已往若道契他善知識善知識與你無交涉所以諸聖慈悲告報教又自心原且道那箇是自契底心源若有心可契決然契不得須是以無心之心則契矣久立

師云十二時中有箇契合處始得你豈不見靈雲一見桃花便契合此事奇嚴擊竹便乃息心古人道若不契合此事則山河大地瞞你也燈籠露柱欺你也如今四生六道活潑地抵為此事不明奉勸諸兄弟且先去却靈緣你十二時中思念念食種種雜處如燈焰相似未有一時停歇但除靈緣所有微細自然淨盡日久歲深自然會去也不着恭喚作息意忘線不與諸塵作對所以西來妙旨意在自明龍門長老也無禪與人參也無法與你商量祇要請人自契然學門中唯以忘緣息慮為要者箇是從上宗旨不云乎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若祇一喝一拍有什麼了期久立

來此事無你解會處如今但是心慮覺觀者皆有箇解會得及乎返窮已眼返思慮之心為什麼人到者裏不知便說道從本已來非青黃赤白無相無狀我說向你道此噴作言語不是你本心心如何思量已眼如何得見正當返觀時亦無能見之者有人去者裏一口吞盡慧眼豁開頓連本鄉也今時人若為到無見無聞處現定萬法自然見人見屋種種萬象如湯沸沸未有一時停住祇如作嬰兒時也聞聲也見色祇是不解分別纔曉事來便來聽分別自那時前後分披了也到者裏要人整理不妨難為他得道人行時不見行坐時不見坐所以如來道眼見色與白等耳聞聲與響等作麼生說如言如響聞聲時無聲可聞見色時無色可見所見所聞皆如響等又如受時見種種境界覺來還有許多般也無若有牀上祇是被與枕了若道無許多般又心中歷歷地記背說得如今自口所見所聞亦復如是所以道眼見耳聞於中經論可學唯有靈臺作麼生學久立

師云今夜與你諸人說箇譬喻恰似諸人有箇眼能照見一切長短方圓等象為什麼却不自見但讓取長短方圓等象若要見眼則不可你心亦如是其光照耀通徹十方包容萬有為什麼却不自知要會麼但讓取照耀等事若見心則不可也古人道刀不自割指不自觸心不自知眼不自見則真實矣久立

師云諸人許多時在此立地還見一人真善知識麼不可空立去也山僧祇喚作假長老先聖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引於眾生佛是西天老比丘不勞仁者分別取相何者是釋迦老人阿那箇是達磨大師祖師未來此時還有佛法麼作麼生道無得道無無成自瞞在少林面壁時還有許多言教公案麼怎麼觀得破多少者徑你不上來時山僧亦不見你上座亦不見山僧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如何辨明若明得復有何事佛未出世時也怎麼佛出世後也怎麼佛

更與一撥便抵管主張道來已抵對了也不可別有也多少分明怎麼做功夫有甚巴鼻癡漢豈不見先聖道言見諸句歸宗你未會了抵管胡亂主張今後入室不要如此作可道不會却受整理久立師云稱禪客須是信人說話始得若不信了教人千說萬說亦無用處呵呵不信了抵管聽人說爭名禪客夫禪客者風塵草動時悉皆曉會朕兆未生未落思量意路未動時便識取方名禪客何故者般事用教生死也須是箇不爭多底漢始得不見雲巖參百丈二十年不明此事道吾為他直得咬斷指頭你看他古人雖不明亦不憂道我不會心亦不休亦不馳求言句又如雪峯和尚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在投子時一日揭簾入庵投子見來便下禪床立峯被讓子便托出峯直得哭後來到洞山又理會不得乃到德山問從上諸聖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峯當下如桶底脫相似及至麓山尚云有疑在看他古人直以疑團子破也方始休便道事已了意亦休此箇元來觸處周今時兄弟參請多是候言楚解亂作主宰不然將古人悟處喚作因緣去那裏看喚作過話有什麼交涉秋如雪峯三上投子九上洞山宜為言語兄弟直須退步體究如何退步且不是教你長連床上閉眼坐硬條身心如土木相似百千萬劫也無用處若要退步時你不會底語言不了底因緣便頓在面前退步自看因什麼不會去良久曰僧家道思量也不得不思量也不得却教人如何看我向你道但退步看良久又長嘆云好悶殺人好難會抵你那悶殺人是什麼悶殺人是誰你恁麼退步來看漸漸醒也一日光明一日漸見廣大又不得一向去者疑認了便道是當也便是挂定殺了也不得甚事須是着些智慧來觀着古人許你管帶一路若

如是休歇退步管取有箇道理此是為初不會無所知者又有般胡說亂說如何若何底漢你但亦退步看你那胡說亂說底是什麼但恁麼回光返照看方是若一向如此做功夫畢竟亦有悟期若不相信也無可奈何山僧初參勝和尚教看如何是佛法大意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又令看風幡話及至下來參老和尚乃請問古人聲色純真老和尚云說萬說祇是理會不得後來又令看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事云你道什麼獨自思量云我道什麼來我道什麼事又不見有奇特處看三年不會遂去游浙中途回來却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雲門道露者公案一似熱鐵一團在心中七年喫盡辛苦衆中久參方知更與你說禪堂初參禪時自桂府來先見雲峯悅和尚三年不會他說話又參南禪師二年不會却過去山主院裏過夏因看傳燈錄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插空遂開悟今時人祇喚作問答語益用功不仔細不曉古人方便山僧相勸兄弟既在松下各自學道勿空過時以悟為則久立

深疑因問講師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師不能對乃云座主要明此理我却說不到南方有傳佛心宗尊宿却知此事汝須行脚始得先師便行脚游京師兩浙凡是尊宿便問此事無不對者也有說底也有下語底祇是疑情不破後來浮渡山見圓鑑看他陸堂入室所說者盡皆說着心事遂住一年令看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之語一日云子何不冒來若年老矣可往參白雲瑞和尚先師到白雲一日上法堂便大悟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果然果智與理冥境與神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誠哉是言也乃有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開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齊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瑞和尚親了點頭諸人此豈不是深疑了親近善知識然後明得祇如先師行脚參善知識後來却道問祖翁是如何自實了却自實是如何須知無有剗也古人道總是你又道我來嘗有一句子到你若有一句子到你堪作什麼諸人要疑情破亦須是似先師一回始得久立

師云你但看馬大師見僧下塔乃召云大德僧回首大師云從生至老祇是者漢回頭轉腦作什麼其僧言下領古此理如何從生至老祇是者漢你道是那箇漢你纔起心要見者漢時便不見者漢者漢難見千難萬難今時人祇道是者漢漢更是阿誰不可別有也一百箇中有九十九箇如是會有甚巴鼻若恁麼如何明得從生至老底事如何便見得祇是者漢你若不見者漢四大五蘊總未知下落處且如祇今說法聽法是有說聽是無說聽若道你立我坐我說你聽三家村裏人也解恁麼道馬敢稱禪客若謂無聽無說又道從生至老祇是者漢所以到此須是求一箇了達底人決擇山僧向前未明得時聽不奈何了便請益先師纔問著時先師祇道我不會我不知

我不如你又問禪畢竟是易參難參我向你道你無事閒難問易作麼參禪喚作金屎法未會一似金會了一似屎山僧甚不許此語如今思量了語難解其間言趣不淺此盡是了達之士發一言半句皆不虛也凡為人時皆不胡亂指示亦不亂許人今時有諸方知識有時說得是有時說得無已見此理如何蓋為他亦未了達有時許人道是有時却道不是若如此爭明得從生至老祇是着漢子細看來今時人也祇是替人今時作用也祇是替時作用千變萬化也祇是要你者裏自肯一肯方始得了當今時人不了當者祇是不解決擇如何是不解決擇處祇是將古人言句作解會將自己來難辨祇是如此到彌勒下生也不會何故向你道回頭轉腦便不是了也同者裏省力處更不用如何若何直下明取你諸人先將道理近前用古人言句自纏自縛一似淨潭潔潔一片地却將一手土撒在上面相似山僧前日入至垂示道你如今到者裏不可也似過來相似真有箇會處始得有者道過來也祇恁麼如人也祇恁麼你走入情識裏了爭怪得你古人多少慈悲向你道行是佛行坐是佛坐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聲皆是佛聲你錯會了便道一切聲與箇是佛聲一切色與箇是佛色既不許如此會却如何即是向你道緣緣朕兆時早支離了也欲將智照顯他時早昏暗了也如今但莫取我口各自由你做功夫看古人因緣亦得靜坐亦得一切處觀察亦得皆是你做功夫處一切處是你證入處但一處精專日來月往須被你打發去不見古聖和尚行脚歸其師問汝汝離吾行脚得何事業曰某見百丈得箇安樂處遂舉百丈頌云雲光獨耀迥脫根塵靈覺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佛其師於言下省悟又

雪峯和尚見吹羊樂動遂指似僧僧云某甲甚生怕佛羊咩云是你屋裏事怕作什麼其僧亦有省既一時是你屋裏事為什麼却不會益為你隨處流浪不常在家但如今對善知識時莫教忘却喚作順理而行就已知歸復云從生至老祇是着漢回頭轉腦作什麼各自看取久立

師云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底在什麼處如今明不得到底明得去祇恁麼觀觀罷也須要去所以道向前迷底便是即今悟底即今悟底便是向前迷底若言從前迷即今悟也又言明來暗謝智起惡忘恁麼還得麼那裏得如此則有暗可滅有欲可除不見古人道不改舊時人祇改舊時行履處你神和家道有什麼難迷也祇是着漢悟也祇是着漢不可別有及乎問着他那箇是着漢便去不得不不然胡說益緣未曾諦當證入此是諸人入骨髓底病謬底漢靈利底他須解體究那箇是着漢直求入路處師乃嘘一聲今時佛法淡泊泉中也難得人諸人既在禪門學道不可空過十二時管帶帶取觀見諸人也似不爭者你不見臨濟和尚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有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把住口道這僧擬議濟便拓開又道汝眼光照破山河也古人多少慈悲如今人以為事須是尋人決擇你不見品頭雪字欽山去見臨濟路上逢定上座頭問什麼處來定云臨濟來頭云和尚高福定云和尚已遷化也頭云尋常持去禮拜又值和尚遷化不知和尚有何言句請上座來一兩則定遂舉臨濟上堂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拈住

云道這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使歸方丈豈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便擒住云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直得面青面黑品頭雪峯同勸云者新戒觸觸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者兩箇老漢性殺者尿淋子你看他道非無位與入定何故不肯今時學者那裏到者般田地祇管認箇五纏身田強作主宰不能放下我今舉幾則語救諸人有雪峯投子問者裏還有人參麼子下

師云恁麼則當處福也子云不快漆桶他還當處福尚做漆桶又有兩際長老見雪峯語論無不相契峯令見玄沙沙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麼云須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頭老漢喚許我辛苦作麼你道此理如何又先師在海會端和尚會中時端和尚舉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光向什麼處去會中有頭角兄弟下語皆不笑端和尚云須是道者子始得先師時作街坊却從外歸端和尚舉前話問之先師近前問訊云也不爭多端和尚撫掌大笑人皆謂摩持他教做化主什麼說話山僧此中祇要學道如要學道十二時中須是先去却無此人我何故人我乃庸人之事先師一生無入我山僧在他身畔作侍者見多少不曾有一念煩惱會說着時有箇上座在海會做知客先師因送一箇長老住四回乃率知客相送不知如何者上座便勞面唾先師你是甚人却教我送他思言不止先師遂休總無人知得後來仍來太平先師請伊作知藏又做首座復自求作監院亦從之及先師住海會乃舉住太平知州不肯又惡罵謂不主張他先師方出言道者漢兩度罵我也以此見伊無人我今人纔有些言語便要理會如此作麼生學道有時見初機兄弟入室祇

是爭山僧觀他了也不奈何一似村裏人把屠刀
上將軍開我者與七事隨身手中是開刀八十斤刀
他便把屠刀劈頭打一林見人不動又連打數下去
我不是怕他蓋不是對手呵呵勸諸人不要驚心日
夜行持做向人上縱然不悟亦是高上之士切須
用心久方

師云你纔認着道是使被縛脚轉手更轉動不得也
則被你一認認了縱有十段亦不是也你若不認着
却有箇殺處時如這箇一雙脚上面一一裝載了要
千里外至平西門纔轉手你先行釘下橋索却船了
却用力搖橋你搖到彌勒下生也祇在岸邊你別
東斂西斂將謂是轉動又何曾離得一步來又似磨
茶漢子從早至夜團團樂旋轉極是好笑若眼目不分
明底見你認着向你道是也被明眼人覷見點輪出
來多少靈柩索如今多分抵用箇如今底道總參如
今不得祇被恁麼地釘下橋索學不得肯趣一時把
來錯會了做箇主宰不知佛法不恁麼會不見麻谷
持鉢見章做谷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見
兩泉亦如前泉曰不是不是谷曰章敬道是和尚何
得道不是泉曰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
轉轉敗壞谷方首過你諸人看幾錯會一生爭得不
就人決擇山僧切切即時見先師傷句使信道此人
以古聖說底事必有實證處便十年問茶扣先師頌
道學道先須得青歸聞聲見色不思議若愚言語論
高下一似從前未信時又云空門有路人皆到利者
方知肯趣長心地不生閑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我
復生時雖造道未得心中知此非常句也祇如聞聲
見色皆可思議又何緣得不思議及手語箇處處却
云一似來悟時未悟時皆可思議如何見箇證處此
人得無所得至究竟地方解如此我後來十年外始

領他事大凡行脚學道茶尋莫癡坐就人決擇此法
難了喚作隔宿不問道若得了便別也昨日也喫粥
喫飯今日也喫粥喫飯昔人耶別也不同也趙州
向人道喫粥了也未日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去便
是別也吾昔常人也你道何處是別處久立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一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說語錄

住南康雲居嗣法善悟編

師云山僧教人識取自己師僧家問得了却云初機學人看底事有甚難會你且緩緩且子細你用何者名自己祇如古德對自已語云遊山玩水你道我會也更是阿誰又對自已云是你自己你道我也會得是我自己且如對伊道山河大地又道囉囉時祇是你自己又怎生會又却去不得古德云盡大地是你自己又且如何消遣每常見人錯會了舉轉古人事

開伊祇如鏡清問玄沙曰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便溪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清從是得旨我問你聞時聞箇什麼箇對曰聞水聲如此見解堪作何用據他所見聞處摩壓地一時領得離此間外無聲可得盡從我者裏顯現者箇是業識有底對云不是水聲是聞自己山僧向道自己了如何聞自己所謂認心認性佛法是箇省力易會法門人自辛苦古人見不奈何了向人道你試一念靜思看好言語後人不明古人意了去那裏閉眉合眼捺伏身心堆堆地坐了等得好癡好癡久立

師云不見祖師道風鳴耶鈴鳴耶便好休歇也更煩他道非風鈴鳴乃心鳴耳你更討什麼麼請也及至此上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祖師德印證因何不曾祇為箇能所以道因能立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其今時人言決擇且如何決擇莫是道者箇是入門底語者箇是初機語那箇是久悉語麼總不如是元來一時放下正是決擇於一切時無異緣自早晨起披衣洗面歸寮等事你喚作難想也祇要你見色時無能見所見那裏不是聞聲時無能聞所聞心裏思量時無能思量所思量佛法最易最

省力自是你費力自作艱難若易處不見且究理而半既來龍門俗師莫將來比諸處妄想下度但退步有須會去然有般般兄弟受整理有不受整理者硬將生死業識來用將粥飯氣來用問着則瞪眼進前退後單坐在個個裏皮袋裏昏昏地認箇識情此不可按你但放下了退步來看方會又有般般上座道我都不作道理都無計較不着聲色不依染淨聖凡迷悟一道清虛大光明中都無是事此又被智光蓋却者任智邊亦不可救有此兩般病前病猶淺後病更深你但肯枯放一邊退步看亦自然會去此事甚是省力古人道其是省要又道費力作麼有時見師僧來此問費力喫許多辛苦作什麼須要求些言語向皮袋裏有甚交涉然有一真實方便極好若非久參者不會疑着如玄沙一日欲說法大衆立久都不說一言遂南兩二三散去沙云你看今日真實爲他無一人講得待我開兩片皮一時近前來也你來龍門討方便討法門討安樂龍門也無方便與人也無一法與人也無安樂法與人何故若有方便却成埋沒上座驚覺上座趙州道你但究理而坐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亦則要成一片去豈不見二祖

大師隨處說法聞者皆得正念不立文字不論修證因果時有禪師問之道高弟潛聽說法不問禪師大怒因大會次親語云我費許多力挑擔你你因何得恁麼辜負耶彼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者箇是參學樣子也後人問雲峯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峯云迷迷迷迷迷云我眼何在峯云不從師得須是恁麼始得古云道常合人自逐物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物且如何轉又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古人道若見諸相非相即

不見如來但退步絕機照子細看忽然覩着怎生奈你何久立
師云無迷無悟到得恁麼出地方安樂最省力祇是箇無迷無悟底人十二時中有何法迷却上座應須裏私自家裁斷有三界二十五有迷心故有如今如何得無去既無未得迷情決然不奈何須證取無迷無悟事方得灑落行脚人喚作裝袋下事若未了禪事也此是大苦馬鳴祖師說箇三細六籠動即有苦如何得不動去不是說一句兩句便當得譚玄譚妙說義說理坐禪入定當得自家無事獨自思量看平生所作所爲他人不知你自返照是合道理不合道理到者裏自瞞不得也好時好日不起取究令徹去先師出世時道此大寶華王座每日與諸人同起同坐自是諸人當面諱却也好言語又道十餘年海上雲游竟箇究竟不曾遭遇及到龍舒果見其人方契箇箇之心好言語怎麼說話少有人說得山僧行脚三十有餘年也老僧得道時諸人未生在後生家信取恁麼說底事逐日退省看教徹去久立
師云禪門各迎衆大寂定門不動一絲子無所不通不動一毛頭無所不達非是祇恁麼不動便休去諸人十二時中但不起心動念了一時會得通達一切名迦葉門下人方入得大寂定且何法爲緣爲礙雖許人參究許人學祇是不許人起心動念會着緣緣遇境或一言半句機念動心起作解俱在散位也明上座大庾嶺上不思善惡了方見得便道某甲雖在黃梅實不知得佛言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南泉云不是佛不是物正是你今人管帶處但恁麼學如秀才及第一回從此是官人心要一回了是佛方無疑各自將爲事良逐開過久立
師云諸人分上各有一段事回頭方識得須是解回

頭且如何回頭不尋尋不尋者簡便是人難入處也不尋如何尋尋如何不尋若但尋何異尋尋迷色若一向不尋又何異土木瓦石須是尋而不尋不尋而尋若人得也始和會得尋與不尋所以道不尋不尋法身圓寂尋尋應用不差尋不尋不尋尋覺智冥會體用一如故得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從是開明字道人解悟麼回頭尋究始得豈不見僧問仰山和尚別有何徑截願乞指示山云別有別無轉令汝尋昧汝是甚處人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不云常思山云所思者樓臺殿閣市井人理有許多般你逐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麼云無許多般山云據汝見處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有大眾者僧道所思有許多般思思底無許多般見解有偏致令仰山道致得一玄道眼不正若據山僧所思樓臺殿閣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思思底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可喻現今目前有許多般般便是有許多般無許多般般是有許多般亦如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見無量世界微塵數諸佛仙人放手宛然依舊好大眾放下了宛然依舊且作麼生會取好久立

師云先聖道法本來法好雲門枯杖云不是本水法長久日若如是則三毒四倒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不是本來法何不恁麼會取多少首力佛法是箇最省力底事何嘗不現前自是你不會又向你道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祇為馳求不息一切處皆是馳求思惟道理也是馳求有古人公案也是馳求看禪冊子也是馳求假執靜坐心念不住亦是馳求要會麼則你那馳求便是不馳求箇中極難信入難做功夫不安樂者為為你等不沉不掉所以道不會去如今如何得不沉不掉則你那一念起是生滅流轉為是業識耶為是不劫耶恁麼轉覆有來便有些子道理久立

師云回床共被夢各不同先聖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言且如生死一法中入得生死而不破生死縛者在生死破生死縛者同共一法中一人縛一人脫豈不是要各不同尋常生死作一邊無生死作一邊思惟作一邊不思惟作一邊有言說作一邊無言說作一邊山僧此中無衲僧事及向上事祇論出生死事不祇恁麼說一句了休須是即生死中見無生死事豈不見永嘉大師見六祖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云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又如曹山辭洞山洞山云什麼處去曹山云六不變與處去洞山云不變與處豈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變與處不是了得底人你思量為一邊不思量為一邊於言說外做箇無言說縱饒你會得箇無言說處分明纔有言說便碍著你也終日行住坐臥不曾行住坐臥何不恁麼索究行持師僧來此下一句拍 拍那裏當得見解不出二邊你須是去思量得我分明在生死中如何得無生死去莫道便是也我本來無生死不由你說著一句子使了有底開人說無生死便是也本來無生死若恁麼作解便難會也既不許人作道理起會解又不許人說却如何作功夫你不可不見古人道我祇把你將來底示你箇入處珍重

師云有見今時叢林中兄弟似總不說此事相似極如天下到處叢林知識說禪說道入室墜堂無不是說此事何說道不會說者說則說也則是說不著不惟說不著亦不解脫不解脫解脫作功夫禪道正令全提十方坐斷佛來也打一向說禪元來緊要處不曾說着山僧者裏所說者是請方掉下不要者等閑地糞穢堆頭拈將來問人又却道不得秋

如今早入室問道明得底人見香臺時是香臺不是香臺若道是香臺與尋常人一般若不是香臺香臺却分付與誰輕輕將來問首便七花八裂蓋緣尋常總去閑處做功夫我且問你不說入眾來本行脚未入眾時見香臺時喚作什麼喚作香臺又曰人家喚作香臺何不思量因什麼喚作香臺須是慧歷然要明你無始時來事修山正道不見本來法障礙是從來若人有障礙顛倒幾千回先師道如人解着將一點着着在鼻端上初不覺知及至起來成問臭氣嗅鼻謂是福彩臭遂脫却福彩拈得物來一切皆臭不知道臭在他鼻上忽有智人向伊道不干別物事剛自不信智人云你但將手向鼻上揩看則是

不肯若肯指一指方知早較些子速以水洗去之全無臭氣若喚一切物元來皆無臭氣恭禪亦然不肯自休歇向已看者下尋會解那下尋會解竟道理做計較皆總不是若肯回光就已看之無所不見不見道一棍既透源六用皆不行但如此觀却有悟明分久立

師纔坐呵呵笑曰猶自不會良久又曰我恁麼說向你猶自不會若到別處更作麼生會也諸方不是走作你便坐定你戎者裏也不走作你亦不定定你直是有力易會因何却不會為你千方萬便巧作道理所以難會去佛法是箇易會安樂底法雖然易會祇是難入難做功夫若是諸方坐定你便有箇做工夫處定你便有箇咬嚼處兄弟家來說道不敢道是則你那不敢道是却如何不恁麼去有祇恐你向者裏亂會亂有煩覺祇要放你不動一念便明得去又有道據我見處千是萬是也此正是如焦穀芽如敗種子永不發生你已道是了也更如何教須是深疑着此事所以道凡夫有這覆又有看會了却說

不得說得亦不成道理不要草草于細體究山僧與你言我若會時你也須會始得你若不會山僧亦不會也不見玄泓情面一點自問僧見麼僧不見沙云我也見你也見因其却不曾向阿師禮拜上座先師得一年半凡入室祇向伊道上下座也分此縹素度度去度度如此似懸空說話如何解會如何做工夫之時也無懸懸尊宿為人亦無懸懸上座祭請也若別人則煩悶去了也一日問先師上堂云同門出入宿世冤家憤然地心下如落秤錘杙淚從前見解如去空中花相似從此見諸須是如此做工夫如此證悟神有是怎麼參今夏已一月也

不見兄弟有覺前處直須顯省精神若無人說着無人問不使事做工夫也既是遇人使好做工夫須是分編素給伊立
即云而今有那等可信道有頓悟底事也諸方亦可說有頓悟者上若無頓悟底事如何却名叢林香為從來相傳風是有古人公案或有一則或兩則畧有一知一解若有理會不得處亦待縫緝鑽研去會既會了這此事如此也便在叢林中流布將去皆不若頓悟底事若無頓悟底事則三界二十五須如何消遣疑情如何消落去今早有箇師僧來說道見聞不昧一向去認見聞便道是也則是不見那不非處問他方世界事又不知問根塵下事又不破如何加以凡夫情量便同頓悟底事山僧今日告大眾但信取有頓悟底事譬如村夫於耕田處拾得一粒金丹服後渾家上月又似白衣拜相相似教中說你那凡夫情量如似上坏未曾經大火中煨過都用不得須是經大火中煨過始得却似得一回頓悟相似山僧日川中來紙紮一人知道此人說話與古人一般嘗問先師道問禪門中有悟道果否先師云

是若無悟那裏得你但緩緩地來山僧便寬心恭究有復首座見地明白以山僧常去詢問祇向山僧道須是自家做活計莫來問我一曰舉趙州夾火示僧云不喚作火是有三年常自思惟爭敢以凡夫情量便問他聖人所證處又會聽法華云是法非思者箇也為你一起解會了便不會也又先師曾到李提刑宅提刑請就書閣中燒香了將傳燈錄白先師某雖俗人素留心此道每有此錄多有不會處一一望和齋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足理會須有悟始得若有悟處無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悟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提刑云吾師說得是又山僧平生事因件知客在火爐上會得自後無有不曾底事眾中兄弟須是見頓悟底事始得今時叢林中側皆不說着也久立

師云山僧分上無有不是者若有一絲毫不是處事敢說向人爭敢指示人山僧分上是時無能是底心又無所是底法所以方敢說向人若約諸人分上明知有不是處所以來說人決擇若已足了更幾時去問人也然而山僧者裏祇指你是處你若不是終不取道你是等你是也山僧肯你也祇賭是大眾山僧無有不識者或曾見人來或有悟處或無悟處有無會解皆知得伊如世良醫一見便識病或冷或熱可醫不可若一一問候方知此乃庸醫如前日舉法眼指童子有二僧去捲法眼云一得一失你等事須不得道有什麼得失又道一人會來去捲是得一人不會來去捲是失若恁麼怎生會譬如今明未得蓋為怕心未諦如不識病稱醫者他人會也不識不會也不識有無見處總辨別不得却如何為人如何說向

人久矣經年究實若得着去起骨究實無有不覺者不見古人道你但究理而實道這二十年若不會取老他頭去作尿鉢子僧家有時道是也却到起骨究實却走作不定如隨風有馬騎相似也不便道須似三二萬斤轆轤似率不前推不後方知是實你等縱彼人撼着早動也更有力推一下便倒了也看張內身外照法法皆是本來法無有不是始得而今師僧依倚方能道得若一時去却則無漆泊處又謂空過了諸人無過此時好也既在其中定省精神努力究取珍重

師云若論平等無過佛法唯佛法最平等若道我你不會不是佛法也你會我不會亦不是佛法也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名阿耨菩提山僧見處與諸人齊等諸人見處亦與山僧齊等又古人道諸人知處見遠總知見遠知處諸人不知因何却不知去良由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遂見此土土石諸山穢惡充滿須依佛慧始得也聖人說底便是平等法也道卵胎濕化四生九類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眾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豈不是平等法古人道涅槃能降住菩提道自周候然纖芥在此岸永淹留纔有纖毫盡不盡便是此岸也又道剎那流入意地便為生死根豈豈可亂有所證妄生解會耶古有尊宿向人道各各有初心在最初發心行脚必為生死故發心或厭苦故發心或為事緣逼退不獲已發心皆名發心何故令人看初發底心謂你最初發底一念不易轉頭來最有力此是你發底心也若得現前時祇是此心明淨也中間來訪宗師日夜推究祇是養育此心乃至悟得了便見未發心

時亦則不失馬鳴相師謂之始覺即本覺本覺即不覺本始不二者究竟又道初發心時即成正覺謂先證得果須佛六度萬行成熟之事也所以令你但推究初發心且山僧見處與諸人一般何不恁麼會去久立

師云明眼漢沒窠臼你尋常擲不及者祇是眼不明眼者明却擲得也所以說道明眼人難得你擲道是恁麼便是窠臼也若是明眼人即不恁麼不見德山示眾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若不是明眼漢怎生擲得擲不得便落意思即成朕兆故德山平生則高頭一人擲得所以道須是明眼漢始得久立師良久告眾曰祖師真實好知音呵呵笑了又云也祇得恁麼說也若明得者親得受用便有履踐處若汝道理談計較淡言說則不會也亦不親得受用也在廊下東行西行時容裏洗衣擇服時還見得祖師真實好知音原良由不見問者便脚忙手亂病在什麼處病在你尋常祇是思量計較中來不親得受用皆是去長連牀上閉目凝睛學劃思量得盡上窮銀漢下徹黃泉方說得一兩句却到閑處時又不知下落也目前盡是礙人之物輕輕問著便去不得如今據實理論不要亂說我且問你不與粥飯喫三日時還動得麼是動不得也纔方喫得些粥飯方能動得若恁麼盡是粥飯氣到者裏便要得人也要是見得非粥飯氣底事始得禪是恁麼麼如此方名抉擇既喫粥飯了須扶持你者事把來參取恁麼一件事你却總不知却去閑處用了也說是非管閑事或思量或學劃可惜許盡把來胡亂用了你不知纔擬心早是後世也利那流入意地便為生死根栽也又五蘊身存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克近日有者一向祇恁坐地初時惺惺地餚閒便睡睡十箇九箇

坐地睡著善善不會做功夫那裏硬坐要會不是此理怎生見得丹處豈起拂子脫居士舉起檀子丹霞柳下拂子居士放下檀子又云昨日公案作麼生丹霞放身臥居士便出去豈豈不是真實知音豈容你亂說容你下注脚又豈頭道夫沙門者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得那裏是靜坐思量來先師道你睡時睡時時時取飯時喫飯時靜取又古人道坐時有坐時道理立時有立時道理豈不見投子問翠微西來密旨可得聞乎翠微曰立觀觀投子云未曉玄言乞師再指翠微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澆在投子便悟諸人不得受用在十二時中聽過多少好事所以我道祖師真實好知音良久又道祖師之道如青天白日相似為什麼有人迷路久立

師云你諸人會不得過在何處你都虛是不會根本是不會了更求覓會處古人道莫棄者邊着那邊若如此轉難會也向你道根本是不會何不恁麼看如法眼行脚時地獄問何往法曰行脚去曰還會行脚事麼曰不會曰要知行脚事不會者是法眼從此省悟我問你既不會又如何是得須有入路方知不是強會底事乃會十般你根本不會了堪作何用須著用意究你看不會從何處得來你要知麼你者不會本無來處既無來處此不會却如何及乎明得者不會無去處恁麼地看時你管取須明得祇被你不解做佛法中人一向祇在世間用心未曾片時究此事如何得使會去及乎被人問着胡道亂說不是恁麼事昨日曾聞一人老僧說香林和尚見僧來曰你說得無不無你下階兩三早不恁麼也莫亂說好你看古人根窮人是如何將為事佛法無虛底道理會取會取取取師云雲門大師曰汝若實來構且願來識取叢林中

恭學人亦須順理而進不敢望有超越底事大凡今之學人事件一邊理作一邊所以致令身心不得安樂何不且教事常順理去未說無始劫來事祇據一念入母胎頓變根身器界自是已來莫不皆是事一報身中種種何嘗有一法不是事者如今如何消遣此箇事得順理去且事有形段理無相狀古人一得其理了事便如理通去豈不見昔人問穀鳴乃撫掌大笑曰我會也我會也此豈不是順理而學何不且去十二時中恁地觀究做不得者做功夫久久成熱自然與理相應祖師道要認相應唯言不二不祇說了便了要得相應始得馮山道事理不二真備如如多見不能順來把來一時顛倒了空理會古人言語公案差別問難節記門庭以為參學苦哉若若道不如此後生兄弟更是不知空腹高心十年五歲過却光陰並無所得無明人我客氣殊不念出家事將來如何去各各取取久立

為李舍人普說師云實無一法為緣為對者有一絲頭便是一絲頭你諸人如何見得無一法為緣為對底道理若向者裏明得現前何處更有身心可求若實無箇證入處都來秋是生死流注如今問諸人你現今種種分別念慮作麼生都無法為緣現前我見你你見我作麼生無法為對道人家須是恁麼纒纒體體究始得山僧道佛法便是諸上座諸上座便是佛法是有語路本體解無語路來體解是有可趣向處無可趣向處從上古佛先德現前在此盡大地凡夫門生六趣現前在此向者裏直下了得實無一絲毫子豈是取一邊捨一邊豈有一段木來事有一分空時豈思則為馳來取捨至今不得現前既有許多流轉法可歇可乘所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使汝尋師訪道祖師邊事透不過時直下如銀山鐵壁相似且

Y/02 B 14

如何是銀山鐵壁元來是自家屋裏思量來者。蝦
事我未曾已。前如銀山鐵壁如今會了。元來我是鐵
壁。噫。鐵壁鐵壁。所以遭祖師常在世間。秋如我聞如
何了。先聖道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如
是你自家踏著始得。方知道佛祖常時垂手。須一一
從自己。曾中流出。自然明得。諸聖出世。善巧方便。欲
如諸人。每日說底話。還有方便善巧。麼。乃至勸轉法
來。種種施為。有善巧方便。無善巧方便。豈不見洞山
參見雲門。門見來。便翻近。離甚處。山云。登渡者。一句
語。如何是會來。恁麼說。是不會來。恁麼說。是肯了。恁
麼道。是未肯了。恁麼道。雲門又問。夏在什麼處。山云。
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山。云。八月二十五日。云。放你
三頓棒。洞山一夜不安。明日上。去問訊。云。昨日蒙和
尚放某甲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
西湖南。使恁麼商量也。山於言下。見道。且有過。無過。
合喫棒。不合喫棒。即且置。你道者。僧悟處。是如何。古
人為人。作麼生。或若者。真明得。自從無始劫來。是實
無一絲毫。為解礙。方從是。出生。便了他。諸聖行履處。
不能如此。真道是。諸聖行履處。十二時中行履處。何
嘗分明。祇為無始劫來。顛倒迷亂。大趣。何曾見。還猶
如蠅子。透牕相似。不見端。師翁有頌云。為愛尋光紙
上。錯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從前
被眼瞞。如今既在此。門中不可中途。困頓。縱然學道。
得肯後。閉閣中。物聽不下。明得此事。還被此事。留滯。
不見道。金鎖玄關。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到得恁
麼田地。方可為人。師如今去。聖時。遇人多。懈怠。尋常
說正法。像法。末法。山僧道法。無正像。末佛法。常在世
間。得時。便是正法。失時。便是像法。諸人。決然要辦
此事。緊要是。出生。死。然本無生死。可得何故。三際求
之。不可及。先佛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祇如歷歷分明。聽法者。是誰。是過去。耶
現在。耶。未來。耶。須知。是一箇。無始。時來。無知。覺者。如
此。看來。豈是。與一法。為緣。為對。如今。天下。禪僧。盡道。
祇是。者。箇。漢。豈是。定。有。者。箇。漢。是。定。無。者。箇。漢。道。橫。也。
是。者。箇。漢。豈是。定。有。者。箇。漢。是。定。無。者。箇。漢。道。橫。也。
盡。從。佛。法。中。來。所以。貧。道。項。在。舒。之。龍。門。時。常。勸。人。
如此。做。功。夫。後。到。褒。山。亦。不。忘。此。肯。非。時。愛。與。兒。爺。
東。說。西。說。喚。作。非。時。語。緊。要。處。却。在。當。人。不。見。昔。日。
為。山。和。尚。在。百。丈。作。典。座。一。日。司。馬。頭。陀。問。云。野。狐。
品。作。麼。生。會。為。山。攝。門。扇。司。馬。云。是。則。是。太。倉。生。滿。
山。曰。佛。法。說。什。麼。寬。細。你。道。問。他。野。狐。話。他。却。攝。門。
扇。且。道。緊。要。在。什。麼。處。要。會。麼。盡。是。金。毛。師。子。子。真。
於。中。路。却。輪。迴。久。立。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今重居士于五之施實則此
法言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第廿八
上法言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第廿八
上法言宿語錄卷第三十三 第廿八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四
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住南康雲居嗣法善悟編

頌古

外道問佛

果日連天照有無執云善逝坐脚踏如令要見當年
事邪正猶來在半途

世尊問佛

法王法今若為酬添倒文殊強出頭負罪釋迦猶可
事至今千古闍歌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花微笑大率幾幾多無識茫茫
者問着分生涕似湯

二祖請過庵安心

若有絲毫付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迷
處八兩元來是半斤

六祖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大海波瀾常洄湧魚龍出沒任昇
沉生死聖凡無別共無別共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合掌

國師三喚侍者

添倒江湖上竿頭事可哈一回浮子動又是上釣米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
草十字縱橫一任穿

百丈野鴨子

百丈歸與同事坐次忽然笑事問曰憶父母耶
丈云無事曰被人罵耶丈云無事曰哭作什麼
丈云問取和尚事往問大師大師曰你去問取
他事回至寮中見百丈呵呵大笑事曰過來為
什麼哭而今為什麼却笑丈曰過來哭而今笑

同事相似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雖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閉不
徹水流瀉下太忙生

馬祖問堂百丈捲席

挂得帆來遇便風須更千里到家鄉臨門上岸逢妻
子歡喜情懷不可當

百丈再蒸馬祖

挂拂遺呵耳便舞袂笑若驗宗風金剛腦後抽生
鐵華岳三峯倒卓空

黃蘗一日問百丈曰和尚在大師處有甚奇特
言句乞師不恡丈遂舉再蒸馬祖因緣乃曰我
當時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不覺縮
項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麼蘗曰不然
今因和尚得見馬祖大機大用要且不敢馬祖
若才嗣馬祖恐已後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
家肥生孝子因黃蘗謀世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孫
百丈問田說人義

開田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漢而還有味
黃蘗問百丈從上宗乘苗裔此間如何商量百
丈默然蘗曰教後人如何委悉丈云我將謂你
是箇人便起去竟隨後入方丈曰某甲得得而
來祇要箇印信足矣丈曰若恁麼他後不得辜
負老僧

打麴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現成財本成家
看多見帆寒在子孫

百丈一日問黃蘗何處去來蘗曰大雄山下採
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蘗便作虎聲丈便抽
斧斫斫斫斫住便與一掌丈便休至竟上堂
問眾曰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好看老
今日親遭一口

大雄山下斑斑虎看人誰敢便道一口老婆
心何曾用着腰間斧

百丈問黃蘗甚處來蘗云開田來丈云辛苦不
易蘗云隨眾作務丈云有勞道用蘗云爭敢辭
勞丈云開得多少田蘗遂履地數下丈便喝蘗
掩耳而去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輝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危山歸

黃蘗示眾汝等諸人盡是墮酒糟漢
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分祇許知着肉汗衫如脫
了方知棒喝滋味

黃蘗一日在南泉位中坐南泉遂問長老是甚
年中行道蘗云咸音王佛已前南泉云猶是王老
師孫在蘗遂歸本位坐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
却幾個如今眼子青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
云某甲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是長老
見處麼蘗云不敢泉云穀水錢且置草鞋錢教
什麼人還蘗不對

問答分明是切實幾人於此見說說少年俱決龍蛇
陣潦倒同吟稚子歌

南泉門送黃蘗泉曰如許大身材戴柳子大笠
子蘗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
吓黃蘗戴笠子便行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餐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百丈問南泉何處來泉曰江西來丈曰還將得
馬師真來麼泉曰祇這是丈曰背後底吓裏拂
袖便出

八面當風秋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骨身王老

師不自改分不作貴

南泉生次一僧又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

似鼻孔邊大不着穿

洞山謂雲居云昔南泉問座主講何經論主云彌勒下生經泉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官當來下生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時雲居遂問洞山秋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木漆誰與他安名着字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曰彌勒

禪床震動被搭棚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

出也教知道赤嶺胡

南泉示眾云馬大師道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老僧却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趙州出禮拜歸衆僧問趙州道來禮拜歸衆意作麼生州云却問取和尚僧上問南泉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泉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祖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說說道素不傳天子

今時清休明太平歌

南泉斬猫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自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

晚趙州從外歸泉東前話問之州脫草鞋戴頭上而出泉云子適來若在即收打猫兒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劫家今何在獨自莊周致太平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去禮忠因師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問文

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大隋益龜

骨裏皮今皮裏骨大隋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笑未休中流特地生慈眼

俱眼登指

老大宗師登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初折無人會年年去冷颼颼

德山慈見龍潭吹紙燭

黃金為骨玉為髓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從來悟心匠盡將底事添成音

魯州向壁

池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苦也無古人剛地成多事敢問如今會也無

雪峯示眾云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也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也

密雲堂堂早二三木來無物史何堪殺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向慙

米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米開深肯之

悟人千箇道無愛背信遺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余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長連床上孤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玄沙三種病人有埋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走來

破衲僧和尚居嵩嶽山場有一廟甚靈廟中唯安一龜遠近祭祀不歡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

領侍者入廟以拄杖敲龜數下云汝本廟瓦泥

上合成靈從何來理從何起又敲數下龜乃墮

破院濟師云破也墮也須更有一青衲我冠冕

然及日師前師云是什麼人伸云我本廟神久

交業報今日蒙和尚說無生法恐遂得生天特

來禮謝師云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伸再禮

前沒

尚福威嚴不自家殘盃盃看何人一去後無消

息野老猶敲鼓敲

大眾迷曰如其等人在和尚左右不蒙示誨適

來隨神說何法便得解脫師曰我也別無道理

祇向伊道元是一堆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

何起你等諸人何不禮拜衆遂作禮師云破也

墮也大眾一時悟入

春粟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

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趙州勸婆

趙州言勸破笑殺老禪和院主猶眉落南泉打粥鑊

趙州勸破却成罪過大地眾生千箇萬箇

百丈野狐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盧花

黃巢問百丈古人錯答一轉話墮在野狐身今

人轉轉不錯時如何丈曰近前來向汝道靈近

前打師一掌丈呵呵大笑云將謂胡貍赤更有

赤猿胡

一問當機絕異同定乾坤驗驗功轟轟一掌駭聽

下笑殺雄山者老翁

司馬頭陀問馮山百丈野狐話你作麼生會滿

山以手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大施生馮山云德

法說甚盛

春至是花開生華安在哉可於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雲雲見桃花
春來家書一枝枝同地同天迢不疑未徹之言人莫
問今今何地笑啼啼

臨春黃帝自座今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度問度做打

擊開華高進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暗驢死後舊枝
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雲門三頭棒

本君三頭曲周過屈辱雲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
客欲將何物當生涯

雲門餅
雲門答餅餅言前句後領驢鞍爺下領到了終不省
寒却你咽喉把將餅餅來速速道

劉實國王自將劍至師子尊者處問師得識空
尊者云云已得王云既得識空可施我頭否尊
者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白乳高數
丈王臂遂落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殘笛誰亭
曉君向瀟湘我向秦

仰山插杖
數目分明衆即難納僧無不騰毛寒須知更有臺中
路但向須彌頂外看

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噴東西南北吾皇
化莫向江頭苦問津

雪峯蓋山成道
雪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不圖願有玄沙如始
末楊身紅爛在爐煎

子胡狗
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到
來鈴刀爭及吹毛利
鳥窠吹布毛
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難復
藉一陣風來一陣香
玄沙虎
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實古維萬里神光勝願
後肯將生死嚇愚痴
五渡慈石頭
狂途在舍若為酬吳把先師一劍求雄雄宇宙如王
看未免牛邊無獨健
藥山一句子
犢牛生子頗相請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
歷大家普請一時恭
趙州喫茶
趙州一椀茶驗盡官行家一期雖似好爭免事如麻
盤山臨入滅堂示云還有人選得吾真麼衆人
說寫呈師師皆不納時普化出衆云某甲選得
山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扇斗而出
師其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慈頭
意白鼻其嘗買新正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起凡情凡人而乃聖
倒用與憤枯扶邪及顯正春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
馬下峯靜
良遂參見麻谷
十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
已暖煙村日又黃昏
黃龍三關

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使感知之我儂
亦未想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海堂拳頭
某眼有寒寧免暗全身何用佩金魚黃龍意氣雄豪
甚狀登他家不識書

五祖老和尚凡見僧來便云屈屈僧云屈作什
麼師云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說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編織文難以論嘉慶
又每見僧來展手問云何故喚作手
何故喚作手袖僧難開口擬讓自願預可憐大眾手
又每遇僧請益祇云無這閑工夫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鈞雖雖然不瞎衆生
眼也好拳頭劈口槌
室中垂示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師云不負平生眼目還知龍門老為人處麼若知得
終不相辜負若不知實無為入底道理師云上座未
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祇
是一人上座為什麼成有底無師云正恁麼時作麼
生辨師云得底人還具四大五蘊麼師云真佛住在
何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折旋俯仰復是何
人師云古人道無情有佛性師云有情具覺知可容
知有佛性無情無覺知若為知有佛性師云昨夜山
前虎咬大蟲師云無目仙人能揣骨既是無目將什
麼辨貴賤師從東過西顧謂衆曰是是復從西過東
顧謂衆曰不是是遂歸位立曰適來猶記得舉魯
祖凡見人來便面壁而坐不知後來有某人會得師
云難却三界還見香臺麼師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
說法難聞祇如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師云鴻山接
仰山師云現今是箇什麼何不猛會取師云有人問
你隨問便答無人問你時作麼生道師云芥子納須

彌且問你諸人即今在芥子外芥子內若道在芥子外如何納得須彌若道在芥子內許多大身材如何却在芥子內師云隔宿不問道今朝事作麼生師云山僧問你諸人尋常一件事諸人舊時曾到處惡惡思量者一在日前為將眼見耶將心見耶若道惡眼見諸人思量舊時到處如何是眼見若道是心見心豈有見耶現今目前燈籠露柱是心見耶是眼見耶世尊道從本已來非心非眼且道是箇什麼舉古人道一堆火兩人坐我是你你是我師云你自是師向火我自是我向火為何什麼知道我是你你是我師云無舌人解說說則說了也師却吐舌云爭奈者一片子何師云明來暗謝智起惑亡正當明時暗向什麼處去祖師道者明便是暗暗暗觀體不可得師云黑地來行時為何什麼脚高脚低師云古人道世間法便是出世間法露柱是世間法如何明得知是出世間法去師云一切眾生眼見耳聞先聖去者裏有箇指示人處道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諸人正當見聞時作麼生見得非見聞師云忽然被人稱名道姓喚你一聲時你去者裏還入得麼師云山僧與諸人總在者裏其間有了者不了着麼生辨得者裏是了者這箇是不了者作麼生辨師云諸人還會古人說底話麼那箇是古人作麼生是說底話若不恁麼明得祖師教俱為判語作麼生是古人說底話師云十二時中作麼生是你相應底何師云不是山僧瞞你却是我瞞我作麼生是你瞞我處師云中夜間忽然會得去今朝起來所見所聞別也作麼生是別處師云此事易見難曉你等諸人還見狗子麼見生客則吠見熟客則搖尾且道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吠則咬人搖尾則求食若道二來生也是客熟也是客所以道易見難曉須是向不一不二處會取山

僧不誑諷你子細檢點看師云山僧齊時見箇囉囉子在聖僧鼻孔裏出來入去得大無畏你諸人十二時中出來入去在什麼處師云古來有箇禪客依榻一人拿宿每日上去問訊纔見來便道且去未在那是數年忽一日省得便上去宿纔見來便云恩是也師云作麼生見得便知道是也師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久習之人有何過不重初學之人有何能不輕正當撞着此二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諸人大似兩眼屎床邊見開眼處師云須得作禪僧家說話且道禪僧家如何說話師云你上來時早是分外也更口吧吧堪作什麼師云曹溪大師道繁興永處那師定祖師在你背後還見麼

垂代

師一日問侍者三人中那箇不在數代云和尚問不看又云某甲祇得緘口又云惡愧且得和尚委悉因病臂示眾云我一隻左臂因你諸人教我動不得因你諸人教我受無限辛苦代云和尚要如此分疎作麼又云不敢專負和尚一隻左臂又云學人聞得不安不樂又云此是和尚成我某甲祇恐某甲不到者田地舉古人云飛猿橫嶺你好看問僧你如何代云恁麼即不去也又云為何什麼不去代云祇若便是飛猿橫嶺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代云你却會得好又云你適來被袈裟來麼據款結案又云依稀畫額盧開善問門開云無風自動好與三十棒舉古云果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什麼礙古云被眼礙問僧祇如眼如何礙代云早知燈是火板熱已多時問僧你許多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代云少人知問南泉牽牛巡堂如何代云你尋常東行西行有佛法道理無佛法道理又云錯行此路問高麗淨辨為什麼在者裏代云非但在者裏舉麗居士問馬大師不

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代云某甲已答和尚向了也一日開茶版聲又聞落鼓聲問僧云赴那處即是代云開時雖普不妨應處成偏塵處雖偏不礙開時常普問僧如鏡特像成後鏡光向什麼處去代云老僧出家三十年也問孤燈獨照時如何代云露柱證明明如何是你受胎處代云和尚甚處去來問念念紫綠心心水寂時如何代云復有何事問我與釋迦老子同泰釋迦老子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何說同泰底事代云莫來汚我耳目問久暫千佛到來為何什麼一佛也不見代云已見千佛問識情不到處如何代云大蟲看水磨問識情不到處還聞雨聲代云將為某甲落地情識裏問大安樂底人還見有春夏秋冬麼代云若不恁麼爭喚作大安樂底人問稱僧家如何商量代云寒時言寒熱時言熱問如何是古人田地代云豈有異耶問飯袋子如何代云正道看因遊白蓮峯至半山亭有僧後到云和尚尚在這裏師云我到了來也僧無語代云也是齊後鐘呂少馮入室問和尚有何提誨師云若有提誨即埋沒足下又問請和尚徑直指師云太迂曲生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無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代云有什麼過謂僧云我為你着盡氣力如何着力代云早朝有粥齋時有飯問會佛法人為什麼病代云也和和尚心切師插一隻火筋在爐中云此意如何代云頂門上著一隻金剛箭又云刺破你眼睛穿過你心肝又云莫向虛空裏釘鐵有一層兒身上常出乳香舍利此意如何代云恐人不信又問別底房兒為甚却無代云他得大關提問虛空還有變異也無代云青黃赤白長短大小師豎起拂子問僧從什麼處得來代云也祇是某甲底夢中僧問和尚因什麼得悟代云莫揣糊我見龜子相咬

師云咬殺也又云我也知你親
 示眾云會佛法底人不得能鬥飯喫不會佛法底人
 亦不得能鬥飯喫總不意罵人亦不得能鬥飯喫且
 道什麼人得喫代云無惡鬼底人又云似我者得喫
 遊山次問僧竹密不妨流水過如何代云不許夜行
 投明窺到問僧狗爲什麼無毛代云已被和尚道
 了也又云直得麼因僧問病師云我身在這裏爲
 什麼心不在這裏代云身在這裏你裝箇什麼又云
 洎合空過一生問僧化向什麼處去代云你問
 我又云深領和尚一問一曰喫粥了白眾云許多人
 喫粥也無一人講得便起去舉古德一曰不赴堂待
 者白云請和尚赴堂德云我今日在莊裏喫油糍來
 也者云和尚不會出入爲什麼却進在莊裏喫油糍
 德云你但去問取莊主者纔出莊主歸謝和尚莊
 中喫油糍代云事實如此問題鼠聲待僧問古人道
 即此物非他物意言如何師云這老漢不識好惡與
 人說作什麼又云你尋常寒舍裏東語西語還有吉
 凶麼問僧額屑兒手中屠刀如何放下代云不須放
 也問向前是什麼代云無物問六祖不識字爲什麼
 墜腰石上題云龍朔二年老盧記代云更須子細問
 侍僧汝怎麼供養老僧老僧將什麼報答你代云謝
 和尚報答因看月問侍僧那一半在什麼處去代以
 手指月問大地衆生如何度得去代云有箇處處僧
 云和尚如何度師云莫管他因僧問衆云齋後燒
 你也你如何代云事不徒然又云非但某甲又云深
 領此問師謂侍僧云我尋常向你說却成罪過代云
 也和和尚小心呂少馮再至褒禪見師師尋常以六
 尊童子示禪人遂將三隻令侍者送與少馮仍傳語
 云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少馮接得復令回語云
 謝和尚見惠秋得一半在師復令侍者傳語云一半

留與老僧師一日到寶公塔前忽云雲光好法師安
 角在頭上既是雲光法師爲什麼安角在頭上代云
 脚上騎金色馬回來却着破爛衫師在方丈坐見
 僧上來師云入室來到你代云怎麼則某甲伏
 道是問之代云師氣又云僧有者箇在又云者箇
 是什麼乃張張而去師謂僧云開鋪席了也東買西
 言滑云好茶師云賤貨自收師問僧你忽然死去時
 如何僧無語師呵呵大笑問如何是朕兆未生時
 事師云你何不早問師一日謂僧云扶不起說使一
 萬人也扶不起良久云祇有一人扶得起僧云未審
 是什麼人師云無力者師問僧燈籠什麼處得來代
 云驗在目前問僧忽遇虎狼刀切時如何代云是虎
 狼刀切問僧子已後如何代云一似今日問僧從緣
 得者永無退失者裏見得自己亦是生冤家還會麼
 僧云自己亦不見時如何師云時教阿誰敘僧無語
 師代云孟春猶寒師來僧問雪峯知有向上事始有
 語話分時如何峯提起僧手云作麼生僧無語代云
 引得者老和尚到德慶田地舉僧問法燈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燈云燈問僧下得什麼語代云平地神仙
 茶葉山謂高沙彌云見說長安甚鬧高云我國豈然
 師問僧如何是我國代云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
 處管絃樓五祖老和尚常展手問人云因何喚作手
 代云瞞我大然

道若未達但無妄念爾若人如是妄念作意止之若
 見有妄念故也知有妄念作意觀察今見正理亦見
 有妄念也知妄念是道乃無妄焉故達道者無所得
 也發意求道道即得之但不別求知無迷妄謂之見
 道近世皆曰無不是道如飯籩邊坐說食終不能
 飽爲不親下口也證者絕能所也非別有玄理在尋
 常日用處如見色即是證時聞聲時是證時飲食
 粥是證時一一絕能所此非久習不假薰煉蓋現成
 之事世人不識名曰流浪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學
 道者明知有是事何故不得言而長疑蓋信未極疑
 未深也唯深與極若信與疑真是事也不解如此返
 照遂迷亂不知由緒因循中途能自返省更無第一
 人也既曰此事又豈更知耶知是妄慮此事則不失
 也道不止說與示而後顯蓋體自常露說示者方便
 道用尔省悟者亦暫時歧路也或因說而證或因示
 而入或自覺觸以歸終無異事別得至心源而止也
 人言悟了方修此屬對治門雖然禪門亦許以正知
 見治之若論當人即不須若是也佛道長遠久受勸
 苦乃可得成者綿亘三世凡聖一如故曰佛道長遠
 不起異見未始遺棄故曰久受勸苦畢竟無別法故
 曰乃可得成此大丈夫事人不識問遠依來而答不
 知乃自問尔欲答誰耶人不識答遂依言起見不知
 乃自答尔何有有趣耶故曰總是你好好看好有人
 曰從上古聖佛祖指示言教流布世間一一分明何
 故都是自己已添負上古先聖苦口垂慈也不對之曰
 吾須佛祖宗趣不自負吾不負也若言有所說即是
 謗佛祖曰莫作最後斷佛種人若不就已知歸所作
 肯放造偽縱記得河沙會盡塵塵於已何益故曰將
 問待佛佛何不自聞聞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尊
 宿云我今對你一句子亦不難你若一言下薦去猶

示禪人心要

較些子若不覺老僧却成妄去夫今時學者說以問
答為禪宗中關要不知是取捨作思心嗚呼就理就
事之學益是近家語縱有少頓覺未可休息豈不聞
說涅槃之道關度絕矣直須解自熱檢始得入以迷
心故進道乃來山中見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
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最苦一若不及此
入山林而不返徒為也迷處極易而難入故先德
口難信難解又曰此是頓宗說道返照向來已是走
自語況不取後世遂用此語為平常無事一味實
頭此又後學之不明眼食之不審也從上來有二種
方便有真方便所謂說無有間有善巧方便所謂
妙應羣機若從真實方便得入不假思量性自神解
永無有退妙用河沙也若從善巧方便得入得坐坡
承向後自有始得未足將為究竟此二種方便皆一
法也不可須更有失學者思之靈峯示人曰莫教老
僧有一句子到你分上若有一句子到你分上墮作
什麼也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後者不了古人意便
謂自己分上無許多玄談所以錯會也今時人多將
目前繁費用為極則玄談所以向人追深山迥絕無
人處你道還有否悟心見性當如雲峯玄沙履實踐
真嘗如南泉趙州今時學者但以古入方便為禪道
不能與古人同熱也譬如有力人負一百二十斤擔
過獨木橋不傾不側何物扶持得如此耶其精緻無
雜而已為道亦不經中稱譬如師子捉象亦全其力
捉鬼亦全其力人問今什麼力曰不欺之力若見一
毛髮異於心者則自喪身命故達道人無有不見者
此方其大但為無邊惡覺侵蝕致令方用行虧若無
如許多異法異狀異緣異念則隨心轉變自在無礙
道不用苦求來之即道失事不在苦融融之即道有
不求不融道與事會也則何事而非道耶譬如日明

之士入寶聚中而不知方便為無火燭光明所照也
入矣即被觸擊自損身謂是毒穴非寶聚也有智
入中持燈燭光照見種種寶任意採擇得寶而出十
二時中須用智光勿令六塵自傷觸也昔日永首座
與慈明同辭汾陽而永未盡其妙相從慈明二十年
終不脫灑一夕圍爐深夜慈明以火筋敲炭曰永首
座永首座永乃咄之曰狐狽精慈明遂指承而謂曰
諸郎當又恁麼去也永由是方得究竟然畢命相應
凡慈明居常差別激問眾不能酬對唯永至慈明即
點頭許可此所謂無病之藥學者罕得其要况後世
知見會解之徒何由領是事哉得之當若永發藥嘗
若慈明庶幾可也爾中得解則井已成山林煩惱即
吾提眾生成正覺此語初心學人倒道得會得作一
種平等知見及其放心元聖依前兩般靜躁殊用明
知是解會須有安穩處始得一味不可強會近世多
以問答為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
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被問處求盡入得一言半句
將為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起口答取
笑達者十二時中學道無須刻著捨此人縱未得入
念念已是修行也尋常說修行不過三業六根清淨
禪門更不必知是何故禪定之心念念與智波羅蜜
平等一切處自無過患也久久心地通明之日從前
並得滿足名一行三昧今時人全無定方復不開智
眼所有機緣語句抵成諍論生滅心行夫禪學不是
小小未用起佛越但得了要超亦不難高標孫承務
作喜問不著意思不在有無如何則可師答云若問
如何則不可不問如何亦不可醉客露睡神珠自墜
豈可預為之計然後領耶第一等實利人尋討不着
此一念難得自見見之即是無別有教路也尋常個
以前念為是以後念照之前後追逐以心用心心則

成境率初已成心境了展轉更不堪如今後念不取
自無起滅處當處解脫念本不生何更有無無意思
為留礙一念悟心成正覺此之謂也念念無生念念
無相與虛空等觸物遇緣皆佛之妙用無絲頭許對
行水味獨耀十方世界事目舉可了不俟察意然後
知之此為大丈夫事業不可不成就取欲是盛有
不是法為礙欲要得念良由前後皆失念故也晝夜
不自在要與道合然無少許合處愈念愈不令病在
取一捨一不善用心不得要術茫然不知日與道遠
若安坐寧神不勞自辦故達磨大師謂楊街之曰亦
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
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不著業
一邊就一邊當知明明顯著明明作用住定會取轉
凡成聖點成金要徑不可不如此究祇恐人兩頭
走一既不成就二又不是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乘斷
煩惱得證名為偏修不若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之速
也修道人若遇煩惱起時如何古人云但以正知見
治之念則不然祇以煩惱治之如此看來即不見有
煩惱也何故煩惱不可更治煩惱如火不更燒火水
更不濕水體性一同無可得現現此了煩惱本空不
着除道若起智斷治捨伏却成別用心有對待被他
二境回換縱得亦迂曲有分限須行徑直路為上古
人云劫火會將無氣吹不勞功力當時養此之謂也
有時靜坐則心念馳散或然臨事又全失却都緣未
得親證落二落三致有錯謬展轉之失古人云動靜
不二真妄不二維摩明一切法皆入不二門若領此
要勇動自寂滅也且如眼不至色色不至眼聲不至
耳耳不至聲法法皆爾元是自心功德藏無可得取
捨契者何往不利此正是那伽大定也今生出來自
肯學道者蓋風生會種善根素有根本便解發心亦

解者說已專究又煩惱障薄有因有緣此人易可化度若未薰得此心正信不生縱聞之亦不生疑但如風過耳勸之又生瞋加誹謗此又何緣得顯露所以千人萬人中但一二人而已若自解作活計收拾得上生從此去展轉明利更不退失功德一生歸一生入他諸佛間域常與此事相應人間天上亦祇如此設對五欲八風一切境界與理符合不行三塗道一味平等正知見復有何事生死不可不異類了此一脫死生情偽始得安樂無過身心為累耳身如狂狴當知身去來處心如猿猴當知心起滅處此二自何處去來起滅則身心圓明內外一如而已且心為內身則為外身為內物為外國師曰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則不見有生死當情可謂解脫大道也故能令人見聞不特不脫意想不特不息物境不特不離復奚疑哉

三百省察

一是身壽命如白駒過隙何暇閒情妄為雜事既墜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二道業未辦去聖時違善友師教誠不可捨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三報緣虛幻不可強為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

誠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謗蓋緣不知伸問致疑容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順時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者為得三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間宗乘和尚如何言論並是出眾當場決擇近時兄弟進十轉五轉沒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禮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袖手出眾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天問話看激揚玄極也不在彙彙隨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

信不至流蕩取笑俗子也

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四

佛眼禪師語錄序

佛眼老師自得法東山三坐道場二十餘年行祖令於淮甸四方神子雲輻輳不到龍岫謂之空回而師端居方丈惟以傳道為任的示人展女無倦昇堂入室當陽直指全用大機普說小恭方便開論巧除禪病要便學者頓悟本心大地山河森羅萬象會非外物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祇是當人心外無法心亦無心一遺靈光隨處出現自然無法可取無法可捨不見一法為無為有為逆為順不見一法為內為外為去為來能所兩亡于差獨露從前惡覺情見妄想塵勞當體化為微妙三昧塵塵到情與無情皆是自己真實本體之所建立若到這裏穩密田地便可縱橫變化任運施為於不二法中現作無量差別境界使人於千頭百面處見得根本毫髮不移便通不為萬境回換獨出獨入透脫自由如是神通錄中且說言言皆正今句句盡圓宗雖然鑲板示人切忌學作言句若人閉卷洞見指歸當知佛眼禪師至今不曾遷化宣和七年八月上林日蓮軍高徽謹啟

宋故和州褒山佛眼禪師塔銘

宣教郎前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彌述述

江淮之南有大禪師號曰佛眼道行闡于朝勅居和州之褒山踰年以疾辭歸隱壽山之東堂遠近奔湊執弟子禮以求法者不知幾何人名山大刹馳使延請者方來而木已也宣和二年冬至之前一日俛食訖整衣臥坐合掌如頰怡然而逝其徒哀慕如亡津梁如失舟楫莫知攸濟嗣法兄佛果大師克勤勒師之行且謂彌遜曰師之於公聞風而悅一言而契今其逝公實見之知師莫若公是宜為銘乃序而銘云

師姓李氏名清遠蜀之臨邛人捨家十四受具誓辰毗尼師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莫能對乃曰義學名相非所以生死大事遂捐舊習南遊江淮間偏歷席席聞舒州太平演道者為世第一流宗師徑造其室恭事動講既久益堅演深奇之謂可以私持法忍應立不少假異其深造師七年未嘗妄發一語一日有所契洞徹超詣機辯敏捷莫當其鋒自是釋子爭歸之而師益靜默自晦不自為得隱居四面山大中廣屬天下新崇寧萬壽寺方擇人以處舒守王公洪之迎師住持師輒引去會龍門虛席遂補處焉居十有二年遷住褒禪師三領名刹所至莫不興起其在龍門道望尤振四方學者皆曰吾必師龍門由是雲集至居無所容師不起千座而化狀隘為巨剎壯者効筋力智者校軌度富者施貨財初不新也師嚴正靜重澹泊寡言笑動有矩則至出語和憐中節人服膺之其為教則簡易深密絕蹊徑離文字不滯於空無汗漫之說不以見聞言語辯博為事使人洞真源履實際非大有所契證不妄許可平居以道自任不從事於務嘗曰長老但端居方丈傳道而已與士大夫游不為勢利屈苟道合則欣然造之不爾難過門或不得見公卿大人高之樞密鄧公洵武闕其風羨錫紫衣師名司諫陳公瑾見所傳法語歎曰諸佛心宗眾生性海遠公涵泳深矣皆未識師也況其親炙者乎與佛果佛鑑同門莫逆道價相尚世稱東山二勳一遺云

贊宗百門義著圖融禮文又撫撈嚴法華著普門禮字並行于世恭學得法者無慮數千人土珪著悟為之首而躬松無著道人李法慧顯臻其具師壽五十有四僧臘四十將逝謂其徒曰爾方老僧必留備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遠然無一官初在龍門作

靈光臺以會差慈蕩之火化者且自爲志曰余他日亦藏于此後門人面骨以歸龍門龍門之人悲且喜奉之如生以宣和三年正月壬寅塔成銘曰

大智唯心 無南北祖 一離其源 遂開牖戶

守玄尚同 執解隨趣 岐行派流 既倒莫遷

洪融混合 演得其醇 師則嗣之 道益以尊

如收全潮 眾波莫分 如舉大地 萬有以陳

用晦而明 厥問四馳 覺迷解繆 遠邇是依

用捨孰測 動言有規 嚴以治已 夷以示機

端居叢林 唯道是則 化行事修 不談靜默

大興龍門 巖璞以飾 洞明真源 深履實際

圓融普門 並照兼利 最後說法 不立一偏

嗚呼師乎 孰識其歸 淵澄月現 舟行岸移

於一舉手 示大慈悲 元珠在前 罔象莫窺

後學誰師 靈光之碑

福州鼓山白雲峯湧泉禪院住持嗣法士珪重勒

全碑共十一行 每行實刻此
古尊宿語錄卷第五 九行 六分
觀山傳 洞定對上元李居士書 佛造到 那麻利
真曆丁巳歲春三月從山化城寺識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五

大隨關山神照禪師語錄

西蜀沙門元德重編

上堂云你不見道一塵含法界所以道有一智入破塵出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你欲破不破我今舉起大家求此事三千世界收在一微塵四大海水歸一滴須彌納芥子中若求自已祇在一毫毛你若一毫毛處見得三千大千總成經卷祇是自己動這箇境界不得所以真境不現說什麼纖毫覺處纔是假刀避箭懼藏形你喚這箇作什麼兄弟如石壓草相似或然枯却石依舊有氣根在須是隨處了却始得真境為主免塵境使喚始得大難大難千難萬難祇是破解他後街鐵負鞍阿誰苦纔有些子覺觸處便擬望與人為師人錯須說凡了却凡須說聖了却聖舉一倒諸無非德麼不易不珍重珍重垂下車問如何是人隨一面事師云無東西南北問如何是生死中事師云水上浮漚內外不見問如何是中理一句師云表裏不從進云師決志事如何師云言下知音問如何是道用心處師云莫自設問陀那微細識到此如何分師云你眼紙解觀色還解聽聲否問意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萬法元不歸問六國未嘗歸如何師云臣次功進云直得君臣道合時如何師云不見有君臣問如何是自在師云不自在進云不自在時如何師云却在問中雲瑞塔時如何師云不厭世境問曹溪一路事如何師云老僧道如不淨坑進云何以如此師云佛祖兩路了不相干問久處寒巖何以日不照師云不照寒巖寒巖終不出來就你日光問離光影如何是師性師云和光吐出進云某鬼話師便打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是末是本問如何是大隨境師云不似中人進云何故不道師云

不然問如何是最初處師云莫妄想問隱隱不伴放時如何師云敬禮常住三寶進云息浪停波為什麼沙石轉多師云為你斷伊問學人祇如浮雲以鏡捉光何處安排師云與雲為主問寸草未生時如何師云老僧無來喫終不下大隨山問祖意教意是問是別師云不究始不顧末問路逢古佛時如何師云你或逢駝驢象馬喚作什麼師云夫上代諸德莫非求實不自瞞昧豈比飛蛾撲火自傷自壞他明白了就生死輪迴拘障不得所以識不能識智不能知不聞道釋迦庵室淨名杜口須菩提無說而說釋梵絕緣而聽此事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問萬法從心起未審心從何起師云石牛沿江走水底火燒天問如何是大隨山師云耳不聞眼不見進云如何是山中人師云千人眾裏萬人眾裏不向一人不背一人問攝一丈見一丈空將一丈土填一丈空未審空歸何處師云莫將這箇道理為佛法出去去問佛法過一切處未審教人什麼處駐足師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撲碎驪龍珠請師明活寶師云明活寶且置作麼生是你撲碎底珠僧無語問法報化三身佛亦非說如何是本來身師云海底如意珠始終無不應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上不帖兩脚問僧向什麼處去僧云西山住庵去我問東山喚汝汝便來得麼僧云不然師云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進云誰受供養師云合取鉢鉢師應有一僧問問一切眾生皮裏骨這箇眾生為什麼穿皮肉徒拈草履向龜龜者復云會麼僧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摩尼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是我自己進云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云是你自己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尺

五進云某不會師云鶴脊峰問如何是一切智空師云心空即是進云更有來時作麼生師云不是空進云還解向上事也無師云不問問和尙百年後付法與何人師云露柱火爐進云還交也無師云火爐露柱有一行者領眾到師處師問云參得底人喚眾作什麼對云不可喚作東師咄云是驢漢又喚作什麼行者無語眾皆散問但有一法耳不聞眼不見皆是光影如何是光影中人師咄云莫無禮莫無禮問理不言證時如何師云言證即理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赤上講錄進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糞箕有屎米跳不出師問座主講什麼教主云百法論師拈拄杖云從何而起主云從緣而起師云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僧云禮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抱向背後却展兩手師叫侍者云取一帖茶與這僧去問遠聞大隨水到來祇見箇泥麻池師云汝祇見泥麻池阿裏見大隨水進云如何是大隨水師云苦澀難下苦進云還喫得否師云喫着便死師因燒山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云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遂有僧問正當德慶時還有罪也無師云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僧因聽書師問曰學人此去未審師將何言到彼中師云好為通達再問驪歌參晚請師示師云無事早歸僧從五臺山來師問云五臺山何似大隨山僧問云如何是大隨山師云老僧耳背高聲問來僧高聲問如何是大隨山師云若千山與萬山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云初不由處是閣黎所貴進云却下碧潭時如何師云立足事難明師勸僧云從什麼處來僧云從蜀中來師云未入蜀時在什麼處盤泊僧云無處所師云莫是處所有過那僧云若有處所鈍置人眼師云天堂地獄有一

坐具分似落坑鼓相似不鼓而自鳴堪作什麼問生
死到來時還免得否師云帆時喫飯喫則著衣
上堂云夫沙門釋子見有無始始得向一切時中與
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此大難大
難珍重

上堂問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
無常吞送有吞不得者也無師云汝什麼麼作無常
進云不究竟為無常師云無常却究竟自是汝不究
竟其情不肯師便打師居上云此身是什麼服制
十二父母俱亡師云喫茶去居士應語出去師與回

嗚云你對老僧護語父母祇在你說學無上道自
已父母尚乃不知出去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直
須玄去進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不返去問古人立
誓斷臂為求何法師云古人不斷臂進云古人斷臂
因什麼道却不斷臂師云自是向雪堆裏築巢問全雞
禾啼時如何師云失却威音王進云正當啼時如何
蹄乃笑問業裏業裏死水裏蟲合作麼生師云一

切尋常問金鳳附書為什麼不露翼師云不道虛信
問道場獻寶誰人能辨師云虛空能辨師云不徹疾
不見客時有僧問僧問尺之間為什麼不相親師
云如今相親何不問來僧便問如何是相親底事師

云老僧不安有什麼心情對你
上堂云閉即遊天寂即歸地問上無片瓦下無草鞋
時如何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居止問無常迅速不
與人期忽若到來時如何師云遠問遠問進云便問
師云太不道速生問吟吟時如何師云是動

是靜問出沒時如何師云是未是本又云見麼問普
雨為自麼不測師云豈雨問滴水成水古人為什麼
不許師云古人即如此若是老僧道向虛空裏挂破
琉璃鉢問既是師子為什麼被文殊騎師云調伏自

在問孤嶽無紋續特達事如何師云孤嶽有紋續特
達事顯現問處水之魚為什麼渴死師云祇為魚不
親下口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云為有父
子俗上施師鉢鉢未施鉢時師用什麼師云使最
末後者一僧欲下山為眾化緣師云汝若道得
一句即放汝去若未然且歸堂休歇取自己事去
師問盡十方空界是土老師禮越未審化什麼人去
僧云但請和尚頭頭來便與師道師云汝且辨自己
事大問致佛請時如何師云僧有何過佛事負你
倘什麼你毀謗他僧無語

上堂云今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辨因始得僧便
問有一人不屬因果時如何師近前捉定云我今時
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辨因汝云一人不屬因果別
道別道僧無語師便打出

上堂僧問過去未來不問如何是現在師云虛空
還著得來何石麼問來時無阻隔去時無滯礙正當
恁麼之時一句師云虛空無邊際大海平如掌般若
性等等

上堂普告大眾云汝等還知有三處不立質礙有緣
二際無分豈知來去三身四智非聖不無八解六通
非凡不有難則眾生盡有佛性不可將善惡而對佛
耶然則高下無偏爭奈途中有異此身難得胎卵易
成况是釋子之徒又乃祖宗苗裔三衣覆體囊劫修
來四事供須非從今日入前行相總似高僧乃至語
言不如俗子稱名便是佛法沙門子細尋思還傳箇
什麼一向毀他經教有日如會純乃請於祖宗有心
也祇如木石不解村已德行終日恣縱無明以無慚
愧之心兀兀何曾覺悟此身若失永劫沉淪非但却
復人身有福底畜生也難得問孤峯頂上玩月輪時
如何師云何不了却孤峰事玩他月輪作什麼進云

望無內外明徹事耶師云內外明徹事作麼生進云
無有不照師呵曰這鈍驢也擬學馬走僧無語師復
云問你諸方雲水闍黎莫道老僧這裏有佛法與你
諸人說向諸方行脚參尋知識說箇什麼汝又領箇
什麼莫道禮三拜後便說近前問若也言下便契時
猶未是了底人莫開口頭取後他時人天眼目者非
是一生兩生修來是恒沙劫功成果滿始得如是
所以向你叢林裏示現下來祇圖你今時人勤苦修
行低恐你出家人失却人身莫等閒過日老僧這裏
有什麼佛法與你諸人說自是你諸人上得山來云

我修行學道是佛向上人且問你佛向下人作什麼
模樣不可老僧這裏有佛向上人有佛向下人來向
諸人說邪你若不言我不可知你肚皮裏事也你或
若問老僧也則隨汝根機與汝說不可教老僧亂道
得緊祇如老僧行脚時不揀叢林有供養無供養處
祇要看他眼目相似根性有些些器量方欲過一夏
或一冬若是根性鄙劣者三朝兩日便行弄來參六
十餘員人知識有大眼目者那無一二餘者豈有真
實知見祇是因你諸人供養欲望福報你又有什麼
福報與伊不可出家來空惹眾頭喫飯耶雖然如是
四人之身誰免得直就心起聖境身是凡夫又乃假
借增修今時人便去向裏許理沒却人身諸人莫護
口口頭裏無礙却成誑佛毀法見須實見聞須實聞
始得假說說似斬釘截鐵直須時中不瞞自己始得
一中芥子猶不照著在來時便道我是不思議底人
當然除得身邊冤重猶餘微細不知鏡事尚乃不知
早可說於解脫之法細中之細佛尚不知微慧凡夫
豈能測得但是世間有者並從顛倒所生欲得解脫
勝於無過心中自有摩訶般若若解脫法身子細尋
思復是誰有誰無老僧也不是醉凡許聖祇是習氣

不除上合諸佛心中合一切人天下合齋勸令靈
師僧家披如來法服須求離時不待人光陰頃刻
珍重珍重

上堂僧問其如法界以三昧為香花那周沙界亦同
一家龍門為什麼無宿客漢水為什麼足蝦蟇師云
真如法界不以三昧為香花那周沙界亦無家目前
問者豈不是智淵座主耶主云是師云祇道便是漢
木足蝦蟇師復云拋却從前活計認本源生涯主無
語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你十二時中
合談何事還因箇什麼做得模樣不可三箇作隊五
箇成群越衣劫食邪到處不免挽他施主坐卧心頭
難勝於檀越直恍你時跳向虛空裏行也是國王管
界不可將持齋戒隨時轉一卷經用答四恩三有
也又爭報答得自是諸人時中事修行到辟支佛地
方能消得人天供奉博地凡夫祇是異俗之形嘆了
不知懶愧空白起說已是他非出言欲斷人命恨吐
氣便作毒蛇之行說者自己三界無過毀挫他人祇
如蟲蟻若是古佛有此標榜如今欲做此些從上
已來或無此則因何所起如此容縱豈言清德若也
不達本源未免滿灘還他改皮換骨泥聖苦海誰人
替得諸人大須竭力不得因循過日學禪學道則不
無你諸人且道禪有可參道有可學否若言有學者
無有是處若言無學者亦無有是處不可顯然去也
因地還從此去直須打底分明了却生死根本縱饒
異類中受生也終不昧已靈始得四人合根祇是汝
之窟宅這邊脫去那邊早生那邊脫來這裏早別作
箇模樣汝不思量看阿那箇是汝本來之身須向彼
中究取莫說南州北州終無了日光陰迅速珍重
珍重

上堂云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塵染淨一緣

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
之一向染用沒溺輪迴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
審此箇性壞不壞師云壞時云德慶則隨他去也師
云隨他隨他去也僧無語時會中三百餘僧盡皆不
肯言云從上已來祇說不壞之性和尚何故却云壞
邪眾各惶然時有一僧上堂頭白師云過來僧問和
尚話和尚答他其僧似不肯和尚答底語師云只有
此一僧不肯為如更有人不肯邪僧云只此一僧師
云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人總不肯老僧猶較些些字
非但這一僧其僧後至投子和尚處投子云開黎近
離甚處僧云迷離西川大隨投子問云彼中理有第
宿也無僧云有一禪師住大隨山現有三百餘眾子
云有何言句接人試與老僧舉看僧云某甲昨問大
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木審此箇壞不壞子云大隨
如何答僧云大隨答道壞僧云某更問甚麼則隨他
去也大隨又答道隨他隨他去也子云汝作麼生會
大隨語僧云某甲不肯此語子云開黎早錯了也大
隨德慶道隨他隨他去汝又如何僧云至今未決子
遂呼侍者令裝香大展坐具望西川大隨山禮拜三
拜已嘆曰不是大隨和尚伊是箇古佛此乃真善知
識汝速往彼懺悔參取老僧無如是法與汝說速去
速去於是僧便回大隨和尚已歸寂復回投子投子
和尚亦乃歸寂蜀主賜師紫衣師號并遣內侍來延
請侍奉師師不受師復云山僧偶住未經多時限礙
何水春道有真何人虛熱致令王者如斯異恩謝使
徒來勞煩却送還王老僧祇可布衣遊體不須名服
向身王恩雖重老朽何堪於是天使送回秦凡二次
送來不受師又云老僧不為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
不可青山白雲中趁你是非將來之世恰一報身後

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著便作驢鳴馬喊諸仁
者似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
百眾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為山會
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處即便先
去祇是了得自己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是
動苦不計劫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體相所愛之
物國城妻子不可算數所以始得名為佛似諸開家
還曾捨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
間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怒
目消容不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林上坐不搗十指
突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
合消得祇是護自己如百丈和尚置于堂宇祇要辦
事底人諸開家還辦得箇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
日消得萬兩黃金若是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
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為出世
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死佛法祇如一大藏教盡
是金口所宜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將來總成魔語豈
得了為什麼不了若了時達磨不從西來也祇如達
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
有一寶陸在淤泥中勤苦累劫尋求不得或有一人
善知寶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
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復
如是不可祇是老僧是善知識遍地眾生總是善
知識祇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
肯禮泰養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陷在泥中未遇其
人豈有出期有此眾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
衣之下直須親近知識早是得自在底人論箇什麼
可却入輪迴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箇什麼
獲湯爐炭刀山劫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
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取欲欲似如今者焉

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護自誑
失却先陰虛延日月展轉概是無明捨重生可為俗
隨所任運道過時日却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
業有什麼業踏底是因王地者底是檀信衣食底是
檀信食骨肉是父母之體若也不了將何酬答所以
言有業祇如老僧不可是了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
而行誰言定得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
言句如何得知師云假言句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師忽一日上堂聚集定師乃作患風勢告眾曰還有
人醫得老僧口麼眾僧競送藥俗士聞之亦多送藥
師並不受經七日後師自桐口今正復云如許多時
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老僧口於是齋前陞座
鮮眾儼然端坐告終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五
大隨開山神照禪師語錄序

開封郭疑述

元德上入自蜀學大隨老錄欲寫囊資錄板於杭廣
其說于天下余曰老慮衣止不傳述數百年枝分
派別被法衣據座唱道者不啻萬數大抵穿鑿破裂
隨言取義析文生解求其直截根源知古尊宿者固
本易得今欲闢其邪而示之正使知所趨避不亦難
哉然世必有一觀斯錄然哭而獨得者庶乎佛日重
輝慧命不絕於是乎書時崇寧四年閏二月十五日
也

大隨開山神照禪師行狀

師諱法真號古有威骨垂覆膝常聞老宿輩皆稱焉
定光佛示蹟於劔南梓州鹽亭縣王氏家生竹林
纓妙齡風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今護聖寺竹林院
是也師則具後遂遊南方初見藥山道吾雲巖先洞
次至嶺外大高和尚會下敷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服

清苦鍊行履操不群大鴻一見乃深器之一日大鴻
問曰聞黎在老僧此中不曾問一轉話師云教某甲
向什麼處下口鴻云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
掩鴻口為嘆曰子真得其髓從此名傳嶺外聲振寰
中爾後老旋西蜀寄錫於天彭壩口山龍樓寺路傷
前茶普施三年忽一日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山
群峰巖秀澗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根蟠石
勢脅雲霄南開一門裏面虛通不假斤斧自然一庵
師乃居之比夫迦葉三摩維摩大室不遠矣時人皆
目之為木禪庵師居十有餘年影不出山聲不出俗

道德彌著律聞遐彰知者四方不遠千里禪足兩丈
朝恭泉神虛往實歸時蜀王崇重師名凡三詔不從
王慕師孤風無由一見遂於光天元年十月十五日
遁內侍資紫衣師號寺額等賜師不受凡三度送
至師確意却之王愈欽師德再遣使出教云寡人心
願此回禪師如准前不受乃卿之罪也回必誅卿天
使奉聖旨再往師處師亦不受天使懇懇拜禮告云
禪師此回若更不受君命某必受殘願師慈悲免某
禍患師不獲已受之師既受已便復告師求回表謝
恩師云老僧自住山來無紙墨汝隨我口傳語大王

須善保治家治國事無偏傾領取傳言無令忘失欲
求相見是何年月使依師言回關秦王王深悅再令
天使詣山中長生侍奉師師亦不受復云老僧不為
名利須得箇人作什麼天使怦然師且權留之師於
乾德元年已卯七月十五日齋前對眾端坐而化俗
壽八十六僧臘六十六時王聞之哀慕師心不勝憐
但急宣中書令王宗壽齎香燭備具等到山致祭敷
禱歸塔神異頗多不可具述

祭文

維乾德元年歲次已卯十月乙未朔十五日己酉弟

子扶天佐命忠烈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太
子太傅兼中書令食邑五千戶嘉王宗壽謹以香燭
茶果之奠致祭于故神照禪師之靈惟靈大教著靈
釋宗水鑑傳心印以悟道握智珠以談空三乘洞曉
其真如四眾顯慶於精妙自攜瓶錫來昇靈山斥遊
嶺之高僧超入天之勝果雲臻土庶渴法知仰於禪
湖南際緬黃得旨似沾於甘露方化緣而大布何吝
大面或虧蓋以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爰歸真寂承斷
沉淪弟子宗壽幸以屏庸久欽德宇克慕出塵之益
將降離垢之能豈料法舟俄登彼岸今則遷神已十
歸塔行期恨無補地之能併寫終天之訣敢陳蘋藻
式表追慕靈鑑澄明伏惟尚饗

全神者... 元李... 三... 元李...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六
投子和尚語錄

師示眾云你諸人來者裏覓覓言語新鮮句幾花四六徒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勞口背遲鈍亦無開言語與你若問我我便隨你問答也無玄妙可及你亦不教你壞壞終不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你諸人變現千般總是你諸人自解自擔帶將不自作自受我者裏無物到你無表無裏說似你諸人有疑更問問裏裏不攻時如何師云你擬向者裏探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云現佛身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云空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云目淨情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阿耨菩提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云已有名字你當來持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惡人問枯木裏還有龍吟也無師云我道你懶懶裏有師子吼問如何是密密不得師云你與麼問有什麼益問如何是不點汗師云空

師示眾云上祖周行七步日視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今諸方道向上更有事在若言道有道無即是走作諸人未有了期若道有言有句即同夢幻無如許多各目為你問故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老漢向什麼處道若有一法與你即是誰許你所以古人圓滿十方無一法可是可非有事請道問請師說法師云教我說箇什麼問一剎那頃在什麼處師云啞問金銀未開時如何師云問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叱叱學云飲敬何物師云吹吹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賺殺人問一法普潤一切群生如何是一法師云雨下也問和尚講什麼經師云槌鑿著問如何是佛語師云對

眾生說問如何是佛法師云佛法問如何是法中法師云法中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莫講問還鄺曲了什麼人唱得師撫掌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云早是教摩也問如何是無相佛師云錯者名字問幾問便知時如何師云連也問如何是沙門立處師云若有立足處不名沙門問云如何是沙門師示眾云你與麼問了也大好莫開處脫不得相稱無量劫來問處著急向自己處却問所以難得相稱蓋緣日夕一切處路熟恰到自己已緊急處便懈怠去便不欲得去所以辛苦過在阿誰切莫因循各自辦事作麼生辦向一切處辦今後不得取次過日莫待臨脫衣裳時忙不及也事多之際各自取靜莫說閑話去問三身如何分師云一二三問請師一句塞斷眾人口師放下拂子問如何是量外事師云無你下口處學云者裏事如何師云不喚量外事問如何是投子實頭為人處師拽學人向前却推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無者音響學云鳴後如何師云各日知時問如何是入度橫頭提不起底師提起衲衣學云不問者箇師云看你提不起問和尚如何接人師云你也近前問最省心力處請師一言師名學人名學云與麼則不生萬劫不念和尚也師云費力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云老僧不解妄語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云虛空不曾爛壞問如何是投子一源水師云一滴也無學云飲者如何師云絕飢渴問如何是語中骨師云無可露學云無可露是骨是語師云據你者一問毛也摸不着在問不遂境緣請師一句師云好問師拈庵前一片石謂雪峰云三世佛總在裏許雪峰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云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路有兩條峰問云那

簡是龍眠路師以杖子指之峰云東去西去師云不快漆桶雪峰一日哭入庵師便起身立峰佇思被師推出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云不是性疎漢學人不假一槌時如何師云漆桶雪峰又問此間還有人來也無師將鐵頭拋向面而峰云怎麼則當處擲去也師云不快漆桶峰師送出門名曰道者峰回首應師曰途中善為趙州和尚出桐城路見師乃問云莫是投子庵主麼師云茶鹽錢布施我趙州先歸庵內坐師後攜一瓶油歸趙州云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云汝只識賣油翁不識投子趙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拈起油瓶云油油問出門不見佛時如何師云佛亦奚山刈草次師送一盞茶與奚山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師云可惜一盞茶問大作業底人來師如何接師云你有什么蓋覆處學云正與麼時合作麼生師云不合一不共一切問如何是露刃切師云殺一切人活一切人學云忽遇師來又作麼生師云錢屨生問如何是入室則爺娘師云無所生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無透曲問知有通不得時如何師云每日向你道學云如何道師云拈却口者問如何是祖佛未經歷處師云名邈不得學云正與麼時如何師云不是祖佛經歷處問的的明明時如何師云問也問盡乾坤是箇什麼人師云不持名字學云不持名字如何體會師云體會即問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成初明不得問如何是家住履頭事師云牽不向前推不向後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云一念萬年學云警起時如何師云覺即失問只有箇什麼劫中有師云不隨時學云誰是不隨時者師云汝與麼問不得學云請師道師云不從千劫萬劫得學云與麼則天上人間竟不得也師云切忌作與麼知解問從

前所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什麼辨識師云引不着問古琴無絃時如何師云無絃琴最妙學云請師彈師云無音響問道人相見合談何事師云我者裏無道人問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師云者箇什麼處得來問如何是火談更轉法輪師云處處了却學云了後如何師云無法論可轉問響時不在時如何師云阿誰向道問萬象未臻即不疑未審符立四大下是什人師云現佛現祖問祖佛如何辨師云嘔吐未詳問如何是法祖師云開言語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云毗盧也論不及問學人欠闕請師接師云不現無盡藏問萬法從一法生未審一法從何生師云你聽看問喚作如如是變也今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如何是異類師云恰似你與麼問我學云古人意旨是青師云言學云如何是失師云失問如何是伽藍師云已有名字問虛空喻不及時如何師云恰是恰是問念念不錯時如何師云謾語問如何是孤峰頂上節操松師云平地上着不得學云請師着師云仰問如何是無語師云不與麼問問世間各言即不問如何是出世事師云學學云莫便是否師云幾會問你道是不問三身那身說法師乃彈指問學人不問請師燭師云啞學云爭奪學人不合師云會即水生問萬法從何生師云佛法僧學云法從何起師云聽看問舉目是犯如何是不犯師云大有人見過竟過不得學云豈無指示也師云不可更將過與你也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不作模樣問承古有言唯言不二事如何師云你好問我道學云如何道師云唯言不二問明暗不掛時如何師云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礙一句師云與麼學云此猶是礙師云是問如何是死人舌師云你道不得問如何是活人

眼師云無暖氣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云你有什么麼蓋覆處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云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如何是不起模樣樣師云不誑誑你學云師意如何師云不可教你起模樣樣也學云與麼則誑誑人也師便打問能所俱忘時如何師云無與麼事莫作與麼知解問抱璞再呈請師彫琢師云不為棟梁材學云與麼則下和無出身處也師云擔帶仰仰佛辛苦學云不擔帶時如何師云不教你抱璞再呈請師彫琢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不迷處問人問那吒折骨還父折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云佛法清濁學云不會師云你聽來問箇什麼問世間什麼物最先師云你問底問不作孽不作業底人還有過也無師云喚伊出來學人擬議次師云去不干你事問請師歷落道一句師云好問如何是毗盧師云已有名字問如何是毗盧師云未有毗盧時會取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師云龜問妙觀察智誰是當者師云不是你分上事學云雖然如此也要分明師云不妙也問大眾雲集和尚如何祇待師撫掌三下問和尚有什麼刀抵當得許多師云水性多柔軟能乘萬斛舟學云忽遇大力者來時如何師云不消一盞水問開言長語即不問適來問底和尚道什麼師云開言長語問十二分教是有是無師云無與麼惡言語問共語不知音時如何師云與麼學云與麼時如何師云共語不知音問三乘教外別傳箇什麼師云一二三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你問我不可將別語對你也學云不將別語對請師道師云道道問學人有一問未曾有人答時如何師云你見者烏龜子縮頭縮尾爭奈者一塊子何問請師耳裏道師云道道問貧子還家時如何師云

無寶藏與你學云為什麼向外馳走師云誰遣你問老婦不分時如何師云什麼處得着箇來問親手分付去不來如何師云不可得學云却返時如何師云正好俱空問如何是法王主師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問大座豈得父為什麼提不起師云不可問你道祖師遺下一隻履問針頭不露時如何師云露也學云何似師云不喚作針頭問一息未分時如何師云即今是幾息問不犯目前請師道師云早是犯了也學云者箇是犯不犯目前請師道師云不識好惡問貧子入門時如何師云不教汝除糞掃學云見師後如何師云不向你道衷中有寶問請師一劬師暮口摺問墮落三塗底人如何師云深違罪福相問如何是一句子師云兩句也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得與麼謔語問如何是不處處師云汝與麼問不得問如何是動師云恰似你與麼問學云如何是靜師云也不嫌鬧問如何是不道師云合取口問曙色未分時如何師云無與麼言語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云推倒者老胡有什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云法華維摩佛伽思益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云疎不得學云親疎不得請師道師云祖意教意問如何是逆行師云叱叱問一等是水為什麼海鹹河淡師云天上星地下木問不有不空時如何師云說有說空問一人辦心諸天辦供未審辦什麼心師云今日請供養主了也問木人語什麼人和師云今人和學云莫是和尚意旨也無師云是什麼曲調問不凡不聖時如何師云立凡立聖學云總不與麼時如何師云你問箇什麼問如何是道師云道道學云如何用師云用用師在京日往禮越家投齋檀越將一盤草出師前師以兩手作拳安

頭上禮懺便將飯來後有僧問師在京投寄意古如何師云觀世音菩薩問一問便休時如何師云不了問待像未成時身在什麼處師云莫造作學云爭奈不現何師云隱在什麼處問如何是佛法綱宗師云今日無錢借長官問古謂寒泉時如何師云不流於海學云飲者如何師云口也無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云遍十方學云無目為什麼遍十方師云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一色師云不似銀盤裏盛白玉問照燭不破時如何師云智盡不是道問佛用工不得不得師云大人定當定當不特學云請師定當師云終不向你道用工不得問石箭未抽條時如何師云爭合與麼問學云還解抽條也無師云雖然不是石箭抽條葉更密問密室內事如何師云無人知學云和尚還知也無師云爭肯你亂道問日月明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云見老僧噴噴便見老僧喜使喜問纜生便死時如何師云何生何死問成或見在什麼處著師云不與罪福為主問一子無人道得時如何師云屋子蓋了也觀面事如何師云莫道曲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彌勒佛竟偷投記處不得問如何是玄中的師云不到你口裏道問亡僧向什麼處去也師彈指云與麼去也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云尹司空請我開堂問文彩未生時如何師云虛空合契多少棒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云了角女子白頭絲問古人拈提豎拂還當不當師云不當學云為什麼不當師拈起拂子云只為箇問未問已前事如何師云爭解開口問古人拈提豎拂意旨如何師云只為你問學云不問時如何師豎起拂子問忘却將來時如何師云者箇吟舒州太守尹建等送茶椀子與師云者箇是某甲自將來底茶椀子師接得

了召太守建等應諾師云喫茶問不從為有如何竟心師云你從我竟箇什麼問者裏是什麼所在足人爭師云不知學云為什麼不知師云爭箇什麼問放下不明時如何師云誰教你執學云不敢執師云放下不明箇什麼問終日區區為什麼不得成就師云無你用工處學云用工不得請師接師云終日區區問默默無言請師答話師云不是無言不同默默學云不同默默底事作麼生師云不與麼學云不與麼時如何師云苦哉問言不干舌時如何師云層頭水滴地問和尚每日上堂供養什麼人師云不可說不可說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云不與麼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問未達道底人如何接師云飢即喫飯渴即飲水問三寸明不得句下不從師時如何師云高聲問老僧耳聾學云請師指示師云鈍屢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將知你誑講多少人來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床立問萬法從一法生未審一法從何生師云憑首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與人為師學云見後如何師云不與人為師問如何是沙門最苦處師乃皺眉問未有言句已前如何辨其尊貴師云已有句是事是貴問靈柩無異色時如何師云不是靈柩標不出問三拜已前事如何師云不知學云現問次師云三拜已前事作麼生問學人不別問請師不別答師云奇怪問古人密用如何師云不從疎處起學云合從什麼處起師云疎也有座主恭師師云近前來座主便近前師云去問未有此身作箇什麼來師云無所不經無所不歷問如何是千年石上古人眠師云碑碣上著不得問二祖斷臂當為何事師云粉骨碎身開劫攝不得時如何師云無可拋撇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云寒

威威地問累劫來來無盡燈不曾挑剔鎮長明時如何師云累劫來來無盡燈不曾挑剔鎮長明問頭頭不到時如何師云你問什麼事問一問便休時如何師云太多也問暗裏得時如何師云不向你道煩惱山是菩提學云與麼則雲遊瑛根也師云雲遊則伶俜幸苦榮根則刺患俱生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云不從一法學云如何報得四恩三有師云莫受一法問玄中認得時如何師云得即失問曹溪一路關頭時如何師云什麼處不是問如何是法身主師云三下問徑截一路乞師指示師云會麼問如何是空王殿師云建立不得問句句相投請師接師云不接學云為什麼不接師云句句相投問如何是和尚師師云莫造大問有言有句皆有所歸無言無句事作麼生師舉起拄杖云者箇是什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截問古人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如何是境師敲禪床學云與麼則觸目是也師云是什麼問塵劫來誰為主師召僧名僧應諸師云是什麼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隱隱地學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蓋覆不得問諸佛學人不識乞師指示師云天不能量地不能載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提起衲衣云蓋底呈似你學云為復只是者箇別更有在師云不識好惡問六國未寧時什麼人作主師云自有本來者學云如何是本來者師以拂子敲口打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身在什麼處學云爭奈四山何師云逼殺你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云老僧今日腰痛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云通身不奈何學云見後如何師云通身撲不碎學云還從師得也無師云終不相辜負學云與麼則從師得也師云得箇什麼學云與麼則辜負先師也師云

其師曾負先師亦乃辜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
文殊還有師也無師云適來與麼道也大似問作甚
麼來過身紅欄師云諸見不生問師子是歌中之
工爲什麼被六塵吞師云不作大無人我問雷聲振
地爲什麼百早不抽芽師云芭蕉只展長問雷聲爲
什麼草誌公真不得師云只爲看他面孔學云不看
面孔時如何師云是什麼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云適天過地學云來後如何師云蓋覆不得問如何
是空王佛師云不應量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云明
白無邊際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師不安
時有李司徒令人送藥到傳語師云若斷得人問來
往生彌勒內院若未斷人問來往卻向弟子家中結
緣師回傳語云不如其正法眼好山下有婆子室中
失却牛上山請師下師乃召婆婆應請師云牛在問
如何是無情說法師云莫惡口

師上堂示衆云他古人纔出來便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這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十方世界無有過者如今
史被諸方出來道向上別有事在若言道有過無即
是走作學家未有休時有什麼了期但莫著名言教
句了諸事自然不著即無位次不問你一切法一切
法備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他
要立誑諱你諸人得麼爲你諸人問故所以有言你
若不問我向你道什麼得若有一法與你老僧罪
過你若道無你諸人又問我箇什麼所以道早不屬
你巧言妙句若與麼會去即第一不得擔帶你諸人
幸是可濟生擔帶負物作什麼見即便見你若不見
一切不得竹巧言妙句問老僧巧來妙去即轉轉勿
交涉賺殺人所以我儘尋常問你諸人佛前佛後不
說別事你諸人道看是什麼見什麼問如何是無生
無師云無人唱得學云忽有人唱得時如何師云生

師上堂云是你諸人口似刀子鐔子相似有什麼當
處雖然如此莫越後道有不潔底打你在莫言不道
問蓮花在水時如何師云千人萬人覩不見學云出
水後如何師云應量恰好問法從何生師豎起一指
師示衆云人人總道投子實頭忽若下山三汲外有
人問你投子實頭底事你作麼生向他道問和尚年
多少師云春風了又秋風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云
莫費力師問擊鼓二祖見達磨有何所得微云你今
見吾有何所得師又問如何是佛理微云佛即不理
師云莫落空否微云真空不空翠微有領送師其有
識矣佛理何曾理真空有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
師宗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六
投子和尚語錄序

鄂山野叟居素逆

投子和尚王化舒州桐城投子山寂住院師初參翠
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以目顧視師欲達語微
云更要第二杓惡水微從此識通超諸三昧智辯猶
雷發雲漢淋漓懸崖函蓋相應諸方取則而有陞堂
問答語要感行叢林入道禪者皆以師語恭問知識
其有所歸歟亦多矣予因僧入室舉師之訛外衆矣
乃於閑暇披閱詳究內有繁詞不涉理者與除之後
語不及初者與刪之以爲一集庶叢林學者於野叟

前無請乳水而失醍醐者也時辛酉季夏月四明鄞
山紫璠供奉山堂刊定云耳
投子和尚名大同舒州人姓劉氏洛下保唐寺受
業得法於翠微無學和尚壽九十六石頭第四世
五代梁乾化中示寂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七

鼓山先與聖師和尚法堂玄要廣集

上堂大眾已集時有學人纔禮拜師云高聲問學人
 谷和尚師便喝出問從上宗乘如何體會師叱之問
 攢將來皆不相似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云失命漢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親驅事師云還返凡塵學云即
 今事如何師云不可賠去也問如何是奉慈底事師
 云因什麼得到與麼地師云若是猛利底擔者便休
 去大益著角相似有什麼近處更有一格人脚不跨
 石門怪他得麼不可事須踏前踏後納納如何醉人
 相似且宗門中事作麼生降茲已下根性遲迴事須
 從人決擇方定紀綱且作麼生決不可問一句答一
 句喚作決也若與麼驢年去到這裏也須是箇漢始
 得大不容易兄弟決擇之次如履輕木將為等閑句
 衷相問道我解問話貴轉數多各殺成得箇什麼邊
 事只是箇識路中人且無自由分兄弟事本因人因
 人立事人違即事淨事淨即無成無成須得無成句
 有人道得麼出來無事莫立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實不敢欺兄弟亦不敢昧兄弟然且
 沒人辨時有學人問和尚與麼道還盡師本意也未
 師云放汝殘生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扇口
 打學人禮拜起纔問有問有答師云老兄不是這脚
 手問承師有言從門入者非實實梅行者傳何事師
 云道什麼學人再問師云去不為汝有僧纔禮拜起
 師云道什麼學云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合取口問
 如何是從上來不味底事師云是什麼問纔施方便
 蓋為今時向上宗乘復何言論師云拽出者問如何
 是正宗師云別日來尚早問若將寂默為宗維摩一
 生受屈如何道即得不屈於維摩師云合取觀瞻著
 師云諸和尚盡道向請方恭學未委恭什麼學什麼

還有恭得者無有即出來對眾驗看諸和尚為復恭
 禪道恭佛恭法恭毗盧師法身主恭佛向上事涅
 槃後句若定恭此句得為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
 諸和尚了無交涉時有學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吐却著問凡有言句盡是觸犯宗風未審如何是
 宗門中事師云合取口問眾星攢簇時如何師云竟
 什麼師云大事未辦宗脈不通切忌持言句意識
 裏作活計不見道意為賊識為浪盡被漂淪湮滅去
 無自由分諸和尚必若大事未通不如休去大歇去
 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駐著事却易得露這箇是事
 不得已相勸之言古人喚作死馬醫若是箇漢向他
 與麼道如同籠語一般且諸人分上作麼生十二分
 教還用得一字麼諸方老宿語還用得一句麼若十
 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教中若諸方老宿語當得兄
 弟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道十二分教唱不得凡聖
 桶不得今古流不得言句該不得與麼話蓋為刺頭
 入在教門裏且與伊拆開若有箇漢總不通這箇消
 息向他與麼道被伊罵口擲屎沸作麼不可怪得他
 也兄弟大須甄別莫言不辨有辨者出來對眾驗
 看時乘久立珍重

師別時上堂云兄弟有什麼近前商量若待這裏說
 無好學及兄弟牽經引論得麼若有人問但向宗乘
 中致一問未待今日與兄弟答宗乘中話時有學人
 纔禮拜師云大眾看有與麼不識羞漢其僧問措師
 便喝出師云若也宗乘未露記著一字如飲毒藥喪
 身失命為什麼故如此都來是不具眼如金更有衣
 般底大作群隊聚頭念經念論說圖說圖披道衣服
 作箇與麼話還羞麼還返於麼遠有些些子衲僧
 氣息麼且問圓為什麼人施頓為什麼人設還辨得
 端由麼相共象論不識好惡還知道十二分教唱不

起麼且唱什麼不起不可只與麼道便休去也豈不
 見古來丹霞石室高僧熏天炙地登時端由眾
 皆具委道他在什麼經裏披尋於阿那論中討得古
 人道西天一段事總做今時人埋沒却竟箇出頭處
 不得更有老宿道大唐國內盡是除滅胡種賊即
 者便是人家男女乍入叢林何處會得聞來經果論
 便刺頭入裏許念言句便遇著這般底便是殺人
 賊是汝一人半人猶可在感賺他多少人家男女子
 生果劫披枷帶鎖於自己事轉轉轉遠如今奉勸諸
 兄弟大丈夫漢一等是離鄉涉井訪道尋師為自己
 事也須臾上眉毛著些子精彩於親躬事有辨明處
 確乎不投莫受人謾莫受人惑如今且不受護不受
 惑底事作麼生到這裏也須是箇惡漢殺人不眨眼
 漢沒意智漢始得切不得掠虛亂呈解教被向脚跟
 下尋者就己築著汝去處二十柳標標拚拚拚山
 打道假掠虛底尋常人難得與別處即放過鼓山即
 不得若放過到處轉見虛頭曾打著一兩箇亂與底
 聲鐘集眾助過一下下交到所在不是行棒團逞威
 風同這行戶有什麼惡心惹他僧相團備只是事持
 掠虛業次輕慢上流與他整頓插香梁骨團他改悔
 別換身心遇著鼓山與麼鐘錘也須慶幸始得有一
 兩處將向頭頂上拳著敢把指頭指著伊伊發去無
 如是理不是立兄弟說這葛藤然且理要區分事須
 甄別莫滅胡種各歸堂珍重

師上堂大眾雲集眾人盡皆問湖於師師乃云南來
 在日亦有人來南泉時事要且識南泉還有識者
 麼試出來驗有時有學人纔禮拜起師云作麼生學
 人谷和尚師云不才謹退師云若是靈利底擔者便
 休去似這假漢千里萬里去也有什麼好處遠前退
 後納箇如何醉人相似有什麼情氣息既然如此

且宗門中事作麼生請和道到這裏也須是簡淡始
得大不容易兄弟鼓山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
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取眼亦不用呵氣大坐
著便紹却去請和尚且道紹什麼爲復紹佛紹法紹
禪紹道紹佛向上事涅槃後向若紹此句得爲大妄
喚作聖上心不思與諸兄弟了無交涉於諸人分上
作麼生紹若請看是什麼爲復是凡是聖是吼虛
師法身主在什麼處居住什麼年月有果方圓閑狹
長短大小試道看還有絲髮大物解蓋覆得麼還有
分毫許間隔得麼向阿那裏抄向阿那裏寫請和道
與麼顯覺與麼節要何不直下便承當取又更刺頭
入他言句裏意識中學有什麼交涉不見道意爲賦
識爲浪走作馳求終無歇分若自不具眼就人揀辨
卷子裏抄冊子裏寫假饒百千萬句能官海藏一時
吞納盡是他人不于自己亦喚作識學依通猶如水
母借蝦爲眼無自由分亦如會者辨色依他語故實
不能辨色之正相若是學經律論他自有人在所以
政山尋常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有函有
執有都有帙白日明燈夜附燈燭自有人傳持在禪
印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時有學人問
如何是日前顯現底機師云道什麼學人再問師喝
出問四十九年前即不問四十九年後事如何師云
句起方外子聖難追問常辦無念者如何師云開關
擊什麼事學云常辦於此師云莫受屈學云不屈者
如何師云有什麼救處問擬心即差不擬心如何體
會師云待汝好心問問如何是一路師云即今
是什麼路學人無對師云去看汝不是這脚手問如
何得不幸負於師師云汝有什麼罪過師云請和尚
與麼問還會麼還識辨編素麼鼓山向前見一兩箇
長老被人問著摩意作麼生他便眼孔定動地恰

似箇泥捏聖僧相似有什麼交涉還當得本底事
麼若言當去何不立取維摩傳大士爲祖師問取驚
柱聖僧即休何故更用達磨與麼來所以鼓山道凡
聖不到今古那追不唱言前筆談句後他家諸聖與
來蓋爲人心不等遂展多門爲病不同處方各異在
有斥有居空破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道直道釋迦
室居士毗耶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蓋
有也是神僧分上事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
道看不可說君說臣說父說子得麼請和尚古人是
事不得已立節君臣父子外進內紹是功紹得了非
功合是功合得了非功蓋爲中下之流權施此句所
以鼓山道君臣父子蓋爲成特立事立功以明綱素
既墮中下須合須同得合得同無人辨識當與麼時
還有肯重者麼有當前者麼有這邊那邊麼若有還
是北開去也更有一句什麼生敢道托開麼莫錯會
好到這裏須是箇沒意智漢殺人不眨眼漢始得若
是鈍根只向言句上脫去爭能會得時有學人問
得句忘言時如何師云即今得什麼句學云不是西
來亦非自己師云吐却著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
云覆學人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成不重問如何是
包盡乾坤底句師云近前來學人便近前師云是什
麼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去鏡置入作麼問峭絕
無依時如何師云病鳥猶離學云直得醒醒還有紹
處也無師云亦不關緊事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
云因什麼得到與麼地問未玄源如何究理師云
相去多少師云更有作家解問者出來良久無人師
云入到石門何處得如許多疑來歸堂珍重
師別日上堂云請和尚古人道佛之與法是建立化
機轉道兩名是止啼之說名不干事事不干名依義
滯名於他去臨所以鼓山曾與兄弟說句不當機言

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借
網求魚非網也所以道鼓排不到祖不西來盡乾
坤人口到這裏百雜碎直道十二分教唱不得凡聖
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句該不得與麼道也只爲他
向化門裏作活計事須與伊拆開若是箇漢總未通
這消息向伊與麼道破伊鼻口烟屎作麼不可怪
他也雖然如此據什麼道理所以鼓山道更有一人
不跨石門不跨石門事作麼生請和尚衆中亦有江
西湖南幽燕魏府三千五十一萬里地盤山涉嶺既
到這裏高山頂上終不爲看山脫水無非決擇萬劫
千生事故委萬劫千生事也只在如今如今安即如
今便安徹只如今便徹忽若衆中有一人大肯去大
安樂去是不虛食人之施不辜於己不負於彼去住
自由出入無難盡乾坤無敵空風不墜後進有依所
以古聖道若有一人悟道地神報虛空神虛空神報
非想非非想天遞相告報云下界有人得道有濟人
之分天上人間遞相慶賀盡是諸和尚分上更弱於
阿誰既然未得如此便須兢兢惕惕如臨深泉如履
薄水時不可延命不可待似箇當風燭子就地脫去
也如今且不如休去歇去身心淨村去似一巨長空
去時中莫問但且與麼去鼓山所以道明道爲之傳
不問爲之行德行俱備今時稱斷稱斷是今時更有
一人作麼生到這裏也須自有來由始得真記他人
言句就人揀辨終無自由分於諸和尚作麼生出來
商量時有學人纔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云吽吽
人云輪中不轉時如何師云珍重師云請和尚更有
什麼事出來問良久無人師云總不出來蓋爲把
他稍緊不相共扶持致令如此若江西湖南諸處參
學師僧好織造底出來莫道鼓山口以編擔只慮埋
沒宗風走作兄弟但出來待與捏些子時有學人問

心珠不曉已事未明請師一照師云乾坤不掩爾自徒迷問作何方便得紹師宗師云岸谷無風徒勞展掌學云如何即是師云錯也問萬機不湊本事何來師云傷機之患千聖難除問四面松林如何是直路師云岳秀千枝肯龍不辨問即今如何唱師云洪雷一震疑戶無私仁者作麼生問已事未明如何明得師云鏡中無影演苦自迷問如何是鼓山師云眾岳難借學云還許學人躡也無師云汝試下足看問如何是語實一路師云一句迢然古今難辯問彼無消息如何知音師云汝自罪過我不將來學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與麼即戒鼓擊擊問巨海鹽珠如何取得師云來言難重不實鋒圭問十二時中不涉絲塵如何操驗師云浪息千江孤輪不墜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云岳不明根迷入自直問如何是目前一路師云耶合掌不得問如何合得諸聖位師云玄直渠不踐干聖位在什麼處問步步進前如何得達祖意師云鼻地人難舉問古人卸臂當為何事師云方外之說仁者難知師云諸和尚鼓山與麼東道西道亦不辜兄弟只是教緣然即如此奉勸諸和尚莫學言向走伴兄弟昧却兄弟直饒通得也只是箇識路中人不見古人喚作食瘡膿鬼哭淨啼鬼哭不淨鬼未喚作人在諸和尚莫與切不得亂呈解散若亂與被鼓山登鐘集眾向脚跟下尋者劫者無去處二十柳樛樛樛春投莫道不道更有什麼事出來無事各歸堂環重

什麼路問不古人有言妙旨迅速師制掌云住住學云和尚為何什麼不道師云且行脚去問目前一句如何助得師云什麼處不曉學云爭奈這箇師云這箇是什麼問如何得成道去師云善願作麼學云不善願如何得成道師云這鏡漢問根性遲迴如何用功師云功即不得學云為何什麼不得師云向什麼處功問從上宗乘以何為的師云無的問學者憑何師云汝曾學得多少來學云與麼即不從今日去師云從什麼處去學云待有去處即咨和尚師云有什麼交涉問如一燈然百千燈如何是一燈師云是什麼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莫少去就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云不是途中客進什麼學云向去者如何師云無關緊下足處學云總不與麼時如何師云莫自恥問自古相傳窮其際即今妙旨示何人師云岳秀驚芝異學云異底事如何師云過也問如何是直下事師云莫自欺學云不自欺事如何師云還返仄麼師云諸和尚還會麼此事不露蓋為塵沙劫來遊遊異徑所以於自己事却成違背如今若欲得易會麼但是從前記持食敬之事一時漏却著身心純靜去一片去忽被道伴觸撥著此事便發明去所以鼓山曾向兄弟道得如一池沼眾人共臨但把杖攬其水見見形影了不可得轉轉轉濁所以傍邊有一人便問汝與麼攬得麼云我見形影便攬與一咄這癡漢汝與麼攬得麼云去任塵塵沙劫無有見期汝但一時放下杖者各自休歇去良久中間波澄浪靜沙上自沉但得影影森羅萬象悉現其中這裏便須問道這水始得咄這水遠照也無若道照亦是汝與麼攬得道不照亦是汝與麼道水道什麼道如此須問得水有水句若問不得問者無功這箇便是驗兄弟處室有人道得麼出來良久無人師乃云云自說

這多多無事久立珍重
 師上堂大眾已集時有學人問承古人有言寂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如何是法王師云是什麼問承和尚有言直下猶難會言轉更除如何是直下事師云除也學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便喝出問學人在塵還有出身處也無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學云與麼即任運隨流也師云莫寐語問進者不明請師一撥師云近前來與汝檢學云謝和尚指示師云魂鳴聲作麼問如何是大悟底人師云不獨學云為何什麼不獨師云不問悟中取問不起于座請師擊電之機師云撥作麼問如何是無價珠師云莫妄想問如何是不假言說第 義師云汝汝汝汝生問不辯古機如何建立師云不立學云如何即是師云是即非學云為何什麼如此師云船閣察什麼處問生死海廣如何得渡師云汝即今在阿那邊問如何是妙古師云如何不妙古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云這瞎漢學云與麼即學人得問力師云盡儀不曾呈師云汝莫一向於途路上走無有了時一尊行脚直直身心淨林日夜與苦救取徹始得真只是問得一言半句便將嘴自己覺憐憐汝只如兄弟行脚來還曾遇什麼老宿發覺因什麼道伴得入還得噴地大省也未若和出來便定得兄弟虛之與實向這裏下得一句是乾坤撼不動這箇便是諸兄弟不虛行脚底事只如盡乾坤撼不動何作麼生下試出來道看若也未得如此奉勸兄弟直不得念堂只念誦明朝後日見箇歡處不得有事近前無事歸堂環重
 師有時上堂云當人分上各有與麼事為何什麼不承當取又更上來竟什麼近日多見師僧入叢林只是舉經求論於自己事有什麼交涉時有學人問既不許看經又不許讀外書如何是大晚一句師便打一

棒問已事不明乞師指示師云什麼劫中曾問目前
前一路如何指的師云目前是什麼問如何是大道
之源師云不寫學云為什麼不寫師云不是源中事
問古人道但得本不愁末如何是本師云是什麼問
波盪浪息為什麼摩尼不現師云汝且與什麼作摩
尼學云與麼學人退一步師云汝無端進前退後作
麼問凡有言句盡是與蛇蝎毒足如何是不高足師云
放汝二十棒學云今日得遇和尚師云莫驚問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時如何師云開茶分上作麼生學
云却請和尚道師云風汝什麼處問如何得不得諸
有師云開汝什麼事問欲出輪迴如何得師云即
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佛法大意即
且置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如今是什麼心問如何
是直下事師云尋言轉更賒問寂是法王俱動是法
王苗如何是法王師云開茶什麼事學云為什麼
不關師云根苗俱不得問無風為什麼往往波生師
云什麼處得來學云即今有師云把將來問十二時
中如何行履即得決定師云我道乾坤不跨足學云
如何進向師云若進向即跨足學云畢竟事如何師
云咽中不踐師云請和尚問得百子句亦不于自己
只如仁者自己事作麼生真只向這邊那邊過
夏因循度日無有了時塵沙劫來流浪生死如汲井
輪略無停息今生既得人身又是男子又得出家會
相開備不窮講肆權義入叢林這箇便是昇騰之時
除疑除惑之時得大無畏之時得大自在之時各自
清自取更弱阿誰各自努力歸堂自重
師別日上堂云諸和尚有什麼病取什麼處欠少且
古且今恒然如何須向長連床上被兀兀地便當
得去汝但於一切處驗遠出得汝去處麼不見古聖
道如人在空如魚在水或行或坐不離於空逆流順

流不離於水既然如此且合作麼生兄弟莫自受屈
莫自淪自溺既到這裏不奈何也只成一場妄想有
什麼事出來時有學人問如何學即得不昧真機師
云什麼劫中曾問問已事未明請師直指師云語却
汝得麼問生死流輪如何得出師云在裏計多少時
問盡令提綱猶是野干嗎如何是師子吼師便開口
打問六國不寧如何整齊師云古殿不曾坐什麼處
不寧學云如何領會師云是汝不會問如何是大圓
鏡師云不曾照學云辨者如何師云不曾照辨什麼
問於當人分上如何發言師云不是途中來發什麼
言學云還與麼道也無師云是汝與麼道問此座高
廣吾不能昇未審什麼人昇得師云得此病來多少
時學云便請和尚藥師云這鈍漢問已事未明如何
明得師云彼常不隱鏡指開問從上諸聖還有不
依師者無師云開教因什麼人師云兄弟諸聖與來
蓋為人多錯會言佛演法祖唱玄微只為風味天機
致使迷倒所以敬捧不到祖不西來仁者分上作麼
生各自有與麼事真自退屈莫只踏步向前覓若覓
即失若親即疎塵沙劫來未曾有一檢土解蓋得得
兄弟各自努力歸堂自重
師於佛前上堂大眾集眾師登座顧視大眾乃却
起立頂間便歸法堂僧從師到法堂後師問僧投機
不辨隔岸難明仁者作麼生其情無對便問如何是
不假言說第一義師云因什麼年會得麼問強弱即不問
如何是平常之道師云因什麼得與麼地學云還
得平常也無師云莫說鳴鑿問宗乘中事也和尚提
擲師云是什麼師却喚近前這箇是提擲汝汝作宗
乘中事即不得學云未審宗乘中事如何師便打一
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石人筆下看問如何是作
家師云你行脚為什麼學云與麼即某甲不疑師云

何處得作家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什麼處收捨
得來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自鈍致自麼問臨行
之際乞師一言師云終不敢鈍致汝問千牛松樹尚
有偈枝學人誦披人眾衣未曉出塵路乞師方便師
云九霄誰異世畢竟誰同問堂堂地來時如何師
云堂堂不奈何問已事未明如何為驗師云乾坤不
掩時人自迷問如何是學人立足處師云不從諸聖
得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猶是時人進向處學云
不落進向事如何師云還及以麼諸和尚大凡行脚
須識所宗風莫只是尋言逐句無有了時雪峰和尚
道三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蓋不起所以鼓山道
有一人與麼來總未曾通這箇消息向伊與麼道被
伊把黃泥黏口塞還怪他也無恐人亂塞人口所
以道鼓山自不跨石門句作麼生道到這裏須是其
人莫亂道時有學人問如何是不跨底事師以拂子
觸口打師却問這會麼學云不會師便咄云不是者
脚手師云若已事未就就人揀得卷子裏抄冊子裏
寫有什麼用處不如明取自已事明道為之德不問
為之行德何俱備今時轉斷更有一人作麼生諸和
尚也莫泥水不分清濁不辨末法時代天下交馳兒
弟得其林泉與道伴一處敲唱此事也須慶幸始得
直真晚夜懇苦莫虛度光陰各歸珍重
師於三門前上堂問僧有一人從水塘頭來便轉去
汝自麼生學云和尚也須許他始得師云便轉脊棒
汝自喚生學無對師云不才禮退也是掠虛漢問如
何是不假言說第一句師云放汝三十棒問不起於
座如何是覺虛之機師云辭作麼問凡有言句盡落
標指如何是月師云還識羞麼問條何眼目消得人
天應俱師云踏漢問未達本源如何履踐師云相去
多少云下余學人疑何師云阿那單道問只在途中

請師指示師云在途中多少時云謝和尙指示師云
 其塗汚人好問苦澀處請師道師云收取好問十二
 時中如何履踐即得不辜於目已師云道須不辜於
 自已問澄源浪靜為什麼真形不現師云什麼處收
 拾得云究竟如何師云非究竟不與閣黎通云豈無
 方便師云方便是什麼人分上問承和尙有言不許
 學人揀話又不許擇話如何行履即得不違和尙所
 囑師云還自取麼問九霄峰外月室內一輪燈如何
 是一輪燈師云岸谷無風徒勞燈目問名言妙句教
 網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云肝後不曾傳問十

二時中如何究竟生死師云將生死來學云與麼即
 無究竟處師云似你與麼話問恭禪學道須見其
 人學人與麼來請師直道師云鹿巖作麼學云謝和
 尙指示師云放你二十林間人人盡言請益未嘗師
 如何極濟師云鼻地人難肯問作何準則即得不背
 於古師云不可諱去也學云謝師指示師云便被喫
 棒問千手千眼阿那箇是正眼師云用正眼作麼問
 如何是目目前機師云即今是什麼機學云不會乞師
 指示師云汝地人不踐問二邊不立中道不存是如
 何師云即今在什麼處學云豈無和尙為人處師云
 刻我為阿誰學云屈什麼處師乃與杖問古人道相
 達不學出舉意便知如何是舉意便知有師云阿
 誰舉問如何是學人最親最切處師云妄想作什麼
 學云還得當也無師云收取好什麼話問作麼生
 是木馬石人騎不肯空王印師云泥牛步處自有徒
 施問作麼生是動容揚古路師云不欲得商量問作
 麼生是別傳底事師云收取蝦蟇口不得師云請和
 尙各自有與麼事真受屈未會寸少未曾有寸土解
 蓋覆得汝為什麼却不曾去更路步向前竟途中塵
 土不曉室中且室中事作麼生只欲得人說是汝自

已事為什麼却不曾唯是他人屋裏事總會得只是
 傍家吹老師涕唾何意讓果作解有什麼交涉行脚
 不過其人所以道苦屈在初記著一字塵劫作野狐
 精若靈利底不假老師多多久立各自努力珍重
 師有時上堂云時時與麼打鐘打鼓上來竟什麼有
 什麼苦屈底事不見古人道總是一隊喫酒糟漢把
 棒一時趁下鼓山如今直下老漢心有疑者出來問
 時有學人問近入叢林不會乞和尙慈悲指示師云
 我不敢誑汝學云不誑誑事作麼生師打一棒問
 如何是徑截之言師云最徑學云如何是不假言
 師云即公有多少問承古人有言有相身中無相身
 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即今是什麼身學云
 如何是無明路上無生路師云即今是什麼路問學
 人單貧請師極濟師云有什麼事學云爭本單貧何
 師云論劫受苦問承古人有言巧說不得只用心傳
 如何是心傳師云道什麼學云不會師便喝出問投
 機便轉是如何師云作麼生轉學人纔進前師便喝
 出問大事未辦時中以何為驗師云時中不得步學
 云如何得相應師云不相應學云為什麼不相應師
 云不為汝問急切處乞師一言師云調達不得肯問
 承古人有言大體寬無際小心塵不容如何是大體
 寬無際師云大小學云如何是小心塵不容師云因
 什麼到與麼地問承古人有言一切衆生日用而不
 知如何是日用事師云這箇是什麼人語問二龍爭
 珠誰是得首師云珠在什麼處問承古人有言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什麼是自然成底果師云即今
 是什麼間從上宗乘請師直示師乃叱之問諸聖未
 與以何為眼從上宗乘請師直示師乃叱之問諸聖未
 與以何為眼師打一棒問只如僧問洞山云三身中阿那
 身不滯於諸數洞山云吾常於此切只如洞山云吾

常於此切是隨是不隨師云汝又向這裏弄性命也
 問終日勤辦為什麼不明自己師云只為終日勤辦
 所以不明學云不動靜時如何師云是什麼問山中
 和尚纔見師禮拜便喫棒意作麼師云因什麼不
 行脚去問南泉以手打膝云這裏即易又云這裏即
 難問云只如却手豈不是舉唱宗乘師便以手打
 膝云此不是舉唱宗乘作麼學云只如却手意作麼
 生師云汝自看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便把杖作響口
 刺勢問深深無底淺淺無源時如何師云得此病來
 多少時也師云近來師僧只愛舉論說圓說類
 所以道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有律師有函有號有
 那有帙白日明應夜附燈燭白有人傳持在關汝納
 僧什麼事汝且道問為什麼人施頭為什麼人設因
 偏說圓得成圓頓本自圓成不因偏說這箇是圓頓
 教於納僧分上作麼生各有區分莫滅滅種種各歸堂
 珍重

師勸僧詰

問古人道嚙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師云古人與道
 有損有益師問新羅僧上山來作什麼對云禮拜和
 尚師云盡世不標向什麼處禮對云向不標處禮師
 云念汝是新羅人放汝三十棒問徑山小師云徑山
 僧道回首還家不得歸師云歸是時人歸豈不是對
 云是師云他不得你箇歸豈不是對云是師與云嚴
 闍黎對云地師云是歸是不歸有僧製得雪峰寶錄
 云師每至上堂良久顧視大眾送云是什麼師云雪
 峰只有此語為當別更有僧云別更有師云葉圓也
 下山去問學人纔施三拜便知有二十下鐵棒未嘗
 從上宗乘請當不諱本參乞師方便願垂決擇師便
 與一下棒其僧歸堂不肯師云令打鐘喚上勸師云
 汝道縛施三拜便知有二十下鐵棒豈不是汝與麼

常於此切是隨是不隨師云汝又向這裏弄性命也
 問終日勤辦為什麼不明自己師云只為終日勤辦
 所以不明學云不動靜時如何師云是什麼問山中
 和尚纔見師禮拜便喫棒意作麼師云因什麼不
 行脚去問南泉以手打膝云這裏即易又云這裏即
 難問云只如却手豈不是舉唱宗乘師便以手打
 膝云此不是舉唱宗乘作麼學云只如却手意作麼
 生師云汝自看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便把杖作響口
 刺勢問深深無底淺淺無源時如何師云得此病來
 多少時也師云近來師僧只愛舉論說圓說類
 所以道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有律師有函有號有
 那有帙白日明應夜附燈燭白有人傳持在關汝納
 僧什麼事汝且道問為什麼人施頭為什麼人設因
 偏說圓得成圓頓本自圓成不因偏說這箇是圓頓
 教於納僧分上作麼生各有區分莫滅滅種種各歸堂
 珍重

道對云是師云還有過否對云有過師云有過不
 作便與棒趁下山師問修德摩座主云文殊譜
 淨名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名真入不二法門與麼
 發還合淨觀摩意也無對云作麼不得師云維摩意
 作麼生對云語默平等師云這箇是座上與麼道維
 摩意作麼生座主道不得方乃禮拜問座上座從什
 麼處來對云從西院來師云西院還接上座也無對
 云接師云西院作麼生接上座對云問某甲道是什
 麼師云西院與麼問上座對云是師云識得上座也
 對云與麼即不得未審西院意作麼生師云是什麼
 問淨道者云古人道這裏即易這裏即難這裏即不
 問這裏事作麼生對云還有這裏那裏也無師云此
 猶是這裏事也道不得喫棒趁下山師云這漢向後
 竟箇死處不得

審問諸院老宿語

師與園山上雪峰園山問共和尚關行師云輪也歸
 時下船問共和尚關船師云若道關船也是輪也園
 山云重重失利師與長慶入佛殿見佛前鉢孟拈起
 云家常師云何得又更無厭師却拈起問長慶長慶
 云飯未熟師云太恪惜生長慶云穩便即收取師云
 恰是師問保福古人道是不是非非非即記女輪
 灰佛非即善星生陷墜與麼道還留是非不留是非
 保福云未却是非師云與麼是非有什麼了時師見
 保福共僧在茶堂說話師云真箇係保福云真箇係
 不得商量佛法還得也無師作獨勢係保福云過在什
 麼處師又行一欄問東使只如仰山祇對為山於面
 前與一畫意作麼生東使云作家被師六兒真箇與
 麼作麼生東使云日可冷可熱被師攔胸與一托
 問翠岳古人道無端起佛見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
 左降二鐵圍間作麼生是二鐵圍翠岳云起佛見聞

法想師云起什麼佛見聞什麼法想無對問大普
 於萬像中還有自己否老宿云有師云這箇豈不是
 覺龍云是師云識得老兄也師共長慶兩山在道場
 院見託真郎君來長慶問見託真郎君是中塔還是否
 耶君只在面前立長慶云何曾見中塔師云正是中
 塔因山云不是中塔保福指雪峰上院主山問長慶
 彼中云妙峰頂真只這便是否長慶云是即是可惜
 許問師只知長慶與麼道意作麼生師云若不與麼
 道換遍野白骨連山

前後帝王問訊語

忠懿王入萬歲寺見佛像指問師云是什麼佛師云
 請大王鑒王云鑒印不是佛師云鑒印不是佛是什
 麼忠懿見師不安問莫是時師至否師云即今是什
 麼時忠懿云與麼印無來去也師云亦是聖躬與麼
 道又因志上座說云昨夜見天王面前現惠宗問因
 師什麼不向某甲面前現云却是陛下見少帝遺內
 臣逆著上山只乃封題而已師覽而神之尋內臣拜
 辭師云聖人若問如何祇對師云但道盡乾坤有所
 依賴師在雪峰日往泉州問盤龍侍中疾其時尹司
 徒聞到司徒令傳語云數日四大不安風勞發動師
 傳語云此是司徒何即今司徒在阿那侍中無對清
 源王太尉問安國了院主云劫火洞然向什麼處迴
 避院主云這裏迴避太尉不肯自代云不迴避連云
 為什麼不迴避太尉云他不出頭迴避什麼師云什
 麼處見他道不出頭師因與清源王太尉說話云但
 是世間一切雜學成事盡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這網
 云只這一網亦不少太尉舉南陽喚侍者事趙州云
 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彩已彰師云只如與麼
 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太尉云宗與不宗俱是彰也

師云只如趙州意旨什麼生太尉云不辜負趙州師
 云此是句也趙州意旨什麼生太尉云作麼師云彰也
 趙州意旨什麼生太尉無對

偈頌七百

直下猶難會豈言轉更賒擬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有曲無絃索宮商調不同若人纜和得拍拍盡為龍
 絲筆染裝色更與針挑瘡患理難同維摩昔日稱何
 事迷從山上却還東
 何事最堪依巖中獨坐時路險人難到巒高鳥不飛
 白雲長滿洞論劫未曾動不語清溪自為千道者機
 石室周圍慶已多有人不到復如何待封此樣呈諸
 友開時只好笑呵呵

十八郎殿下送絲毬上於方丈頂掛便請偈

眾緣裁成已工多妙最殊收歸方丈裏長說一明珠
 十八郎殿下又送偈上國師兼請和師乃答之
 建化開遮假立名無名之說亦難停其中薦得非開
 議朗月當空不自明北京秀長稱為澤南派傳宗祖
 諱能黃卷暫吟呼作性教外須恭有別行

附十八郎殿下原偈

無形無本亦無名日用驅驅不暫停對面向人多
 不識縱橫自在轉分明權時來寄君家宅萬種千
 般是事能認取當來真本性一時拋棄事皆行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七
 臨園鼓山先與聖國師和尚法堂玄要廣集序
 夫釋迦西現張教網於多門達磨東來指人心於徑
 路不由名相頓悟真乘歷歷化城直之實所而自少
 室之花開六葉清溪之胤布諸方爰出石頭號純金
 鋪蓋以裕高調古言驗理幽厥後子孫從宗行步關
 樞毫釐弗差矣印有先與聖國師法嗣雪峰乃石頭
 五葉也師坐道場則三十二年權毘侶則一千餘眾

或抵牾者提唱宗乘微鋒迅而金翅取龍格致高而嚴律匠物言如雷火搖之而一點隨游事比磨輝唱之而孤輪不墜破空有而旋敲中道話君臣而匪稱當人排淨名而未是本泰斥圓常而非為極則在前所集漏落者多漸邁金烏恐成水鶴今以了宗大師昔推入室今契傳承凡於樞要之言並蘊胸襟之內寫瓶傳罷分燈散明慮有拋遺再從編錄總一十六會偶頌大之自量淺識之徒獲觀未聞之教揮毫承命聊述端由時乾德三年乙丑角黍後五日結文序

書鼓山國師玄要廣集後

廣辨興聖國師語錄一小編唱高和寡後世禪學或不能知舊本差大難入包囊中帶行今禪者守贖僧挺重刊小本以廣流通禪納有自江西湖南來者知南方雪峰宗旨則復少挫鋒銳行矩卷波瀾於性海也紹興戊午三月晦日住鼓山老禪士廷青

鼓山國師和尚各神晏大梁人姓李氏衛州白鹿山受業得法於雪峰存和尚壽七十七臘五十八石頭第六世五代晉天福中示寂

金壁居士于五五施貨刻此計字一萬零九百
古編語錄卷第二十七計字一萬零九百
五十四編語錄卷第二十七計字一萬零九百
雙足庵釋真編對九丘義民書李應章刻
萬曆丙辰歲冬十月徑山花園寺講

Y 22 B 15

師上堂云楚山北面漢水南江擊法鼓而會禪徒聚宗風而明祖道若以揚眉瞬目取承豎指擊鼓咳嗽是洞中拭鉢第道什麼會也無是神僧破草鞋者暗漢者漆桶是箇奔精鬼總與麼總不與麼是東司頭廟鑿子以此稱提從上來事蓋是邪魔所作誦大乘滅胡種與你天地懸殊且道神僧據什麼道理出來對衆道看折脚鑿子各出一隻手貴得宗乘不斯亦表叢林有人有麼若無洞山不惜有毛打鳥藤

去也鳥藤之事只在目前萬象森羅乾坤大地百千諸佛日月星辰地獄三途起心動念每日經歷皆是諸德自己何不向這裏體當尋覓有暮然覓得個體分明不虛行脚也自得箇安樂田地洞山此語且作死馬醫若據明眼僧將草鞋鑿口墜還怪得他也無怪即不怪你道憑箇什麼提得將來脚跟下推尋毫末差差捉折你脚莫嫌心好使下座

上堂良久有僧問列祖昇堂入天豎請不昧宗乘乞師指示師云頭鬚鬚耳卓朔僧云一句流通入天豎耳師云墨跡彌彰日裏龍進云師唱誰家曲宗風阿誰師云重言不當吃問亦水未珠猶是入問之實和雲唱出猶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將何示人師云

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言超象表青霄外出語幽玄事若何師云岸上行人聲有韻船中漁父和不齊云幽玄事若何師云鈞長線短問從上來事未有人當頭道得請師當頭道師云八十翁翁不拄杖問聞師引出潭中意直透青霄事若何師云甲已之年丙作首云今日事若何師云大好雪晴問如何是佛師云麻三斤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云大難得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雲在青天水在瓶問道本無言

如何理論師云十里設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果知風穴知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柳棟木柱杖云見後如何師云齊八布衫問佛法兩字即不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云眼裏瞳人吹木笛問百尺竿頭須進步如何是進底步師云炎裏放木鷄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寒山不語拾得笑問纒生便死時如何師云鍾馗解舞十八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紙撚無油問智不落千差請師通不犯師云蒸餅搗錫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云池中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不當之言請師不發師云水流露下云

誠如是言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云與麼則因地而因地而起師云不當之言不發問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理既如此事又作麼生師云釋迦老子誠實之言問如何是禪不禪師云柳絲猶仙果問諸上善人皆說不二法門居士默然意旨如何師云無目不露眉問如何是學人入理之門師云陽鳥啼時西嶺上問如何是學人入理之門師云高雲峻問心非意想追絕功勳如何是心師云鷺子不入楚云如何是道師云還我話頭來問幻與非幻未是學人極則處如何是入理之談師云八十翁翁牙不動問見境不動

時如何師云眉長三尺二云如何是見境不動底事師云鼻孔占却三尺地師乃云明機自昧息慮迷源萬法同塵語默難顯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難此意句別有商量且道離却作麼生商量還有委悉者章明明地棟破明明地顯示明明地喚唱明明地誦誦更無業滅滅盡純說乾爆爆地輝若不是自家具眼其奈罕遇奇人蓋緣洞山這真言無味食無味法無味無味之句塞斷人口兄弟到這裏難為添泊若向這裏覓得分明天下尊宿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總

被你驗破何故蓋智有邪正道有虛偽多只與麼心機意識認得門前屋後底學得路布鳥藤一堆一擔蘊在胸襟道我會禪會道還夢見禪道也未喚作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懵懂待到明朝後日暮割地踏著正脈省前所行履處方始羞見本命元辰下座上堂時有僧問師登文殊座請師唱道情師云天晴開水路無事設曹司僧云謝師指示師云貴鞋老妻看隻履問路不通風如何通得信師云纜著彌衫欺席帽問如何是道師云啄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失隊問平常心是道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路不拾遺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從上孔丘甲乙已云此意如何師云不會問人問如何是和尚摸不破底句師云親問切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云天降蒲薄紙方圓一尺餘問大通徹底人作何語話即得不傷物義師云道士登壇問澄而不清混而不濁時如何師云額裂幪頭問萬法歸一

一歸何所師豎兩指云如何得歸一去師云學語之流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鳥龜下水入陸地弄塵行問如何是洞山圓鏡師云人將語試水將杖試問不向心頭安了義如何得得師云六脚如蠶上板床問動轉無私如何施設師云撥問根本智中如何趣向師云把火照魚行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郭郎鼻孔云還鑿照也無師云纖毫總見問言不投檢請師提撕師云六七對夜月問言無朕跡如何理論師云鍾馗不讀書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識即不問如何是心師云泥裏蝦蟇雲裏走旱地蛇師水底行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兩箇布針三箇眼問如何是出家師云剃頭不持鉢師乃云舉唱宗乘闌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鑿辨縹素切緣真要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

觀之又觀乃辯真偽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者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即今天下那箇是真善知識諸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閒直須參教徹觀教透千聖真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眾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納僧也好辭香棒便下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向上一路請師便道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響問如何是道師云竹竿頭上禮西方問如何是洞山水師云鐘裏覓子云飲者如何師云大小問朕兆未生以何為證師云烏龜背上紋問金鱗不點額時如何師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問如何是免生死底人師云措大席帽問總功數處如何趣向師云蟻子不食鐵問如何是摩尼珠師云手攜針筒普懸藥袋問如何是大通徹人師云漢高王問文殊普賢來參師時何如師云赴向水牯牛欄裏著云與麼則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云全憑子力問乾坤休駐意字宙不留心時如何師云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佛法無形從何建立師云神前木虎子問諸方盡落終模請師出教道師云十八女兒不繫裙云與麼則平地起骨堆師云自領出去問奔流渡刃疾焰過風時如何師云平常心是道

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滯滯句者迷迷得麼你納僧分上事到者裏須具擇法眼始得只知洞山與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星他牛羶問言事不到開口理相重未審如何師云釋迦老子頭白問如何是納僧本分事師云雲裏梵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承教有言如人含一口水自不能言萬法不出於心各各皆注本位當與麼時請師接師云六隻骰子不

成雙云畢竟如何師云插標嫌水淡問石門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麝香不合藥問學人未達本源時如何師云脚底毛生問遠投師時如何師云爭怪得老僧云終不敢造次師云恰似不齊來問如何是頭頭物盡底句師云三歲孩兒入戲場問路逢達磨時如何師云鼻孔大小問四海無浪月輪孤時如何師云眼裏翳翳長二尺問不落心機意識云師一句師云楚山入漢水云未嘗請師更道師云湖南橙子問不惜時機用如何師云三箇胡桃兩塊錫問如何是洞山劍師云州客云用者如何師云伏惟尚察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道一句師云道士著黃髮裏坐問如何是不動底心師云賜紫金魚袋問生死海中以何為津梁師云年盡不燒錢問祖師西來唯傳一心諸方為什麼各說異端師云貪觀白浪失却手挽問龍庭金口問如何對玉機師云海底紅塵起石裏瑞花生問智隔千重鎖如何望得開師云波斯不戴帽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師師西來意請師直指師云小兒不著鞋問如何是和尚臨機為人一句師云官差不自由云與麼則得一失一也師云自知較多少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云天不長惡問文殊問維摩以何為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未審意者如何師云六隻骰子一時赤問如何是當處常湛然師云淨手裝香云如何是見即知君不可見師云觸手拈經問如何是竺王大德心師云草鞋不入市問鐵石之心如何去得師云張良下殿走問如何是入不二法門師云肩長三尺二

揚大事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印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非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問難即敲床豎拂更不惜便施說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獅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獅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你若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你衲裏布衫便下座問不犯一切請師提綱師云了得夢問如何履踐即得無說說師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問劫火闍黎大千俱壞未嘗什麼人為主師云陳平木屐問如何是和尚學不破底句師云孫臏不入市問如何是真出家師云剃除鬚髮云只者莫便是也無師云因什麼五戒不持問言無展事意旨如何師云漢江不渡船問不著是非請師道師云責云慈悲何在師云苦口是良藥問如何是禪師云龍耳山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實際本無憑何建立師云新豐老人八十八問真源無朕兆如何語祖宗師云起席不謝坐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勃土裏雀兒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三日風五日雨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針割不入云飲噉何物師云一任東西問如何是道身一句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萬緣俱息時如何師云雙屐石人實嘗團團問如何是道師云頭不梳面不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三山帽子大袖布衫云見後如何師云市食齋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古因不上卦問月不當戶時如何師云騎馬問如何是真空妙用師云契書鐵券權為用妙句無私也是問問絕點無蹤時如何師云尖斗量不盡問如何是學人佛性師云來日二十七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路馳渡漢江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達磨無當門齒

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滯滯句者迷迷得麼你納僧分上事到者裏須具擇法眼始得只知洞山與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星他牛羶問言事不到開口理相重未審如何師云釋迦老子頭白問如何是納僧本分事師云雲裏梵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承教有言如人含一口水自不能言萬法不出於心各各皆注本位當與麼時請師接師云六隻骰子不

上堂學須實學見須實見若未諦見當須克己恭尋
博問先達稍是不得且向洞山處討箇入路一切塵
刹一切境界一切佛界一切眾生界盡十方界一切
物類一時拈來手內眼裏亦無來往等相不礙
見覺清湧沸起一足乾坤一時震動行著一步海水
盡皆落清湧沸起一足須彌山百雜碎唾一唾虛
空落波地諸德每日受用還自知也無洞山不獲已
且作死馬醫對上機兄弟面前演成一場笑具向他
上機人前說箇什麼即得挨一挨挨一挨喝一喝捧
一捧得麼拈大指地五言七字得麼好風好雨得麼
如斯舉唱過大地攪不轉把掃帚掃作一堆將火燒
把後縛掉放江裏從他流下去且作麼生去也却重
問如何是洞山境師云村裏人油葫蘆問身手作罪
何道口舌時如何師云看鋼鑿著生鐵云知過後如
何師云望望望地錯入燒皮家問將何指示今學
人得透金剛師云天子馬蹄鳴問心若無事萬法不
生時如何師云風鈴有韻真堪聽聽得猶來出不成
六正當與麼時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云長者八十
一其對不生耳云意旨如何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問
如何是學人本來眼師云旋風不左轉問維摩掌擊
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什麼處師云在開茶後底云
為什麼在學人後底師云還我話頭來問法無罣礙
為什麼入却難師云波斯請梵書問便與麼去猶
涉程途省力處乞師一言師云腰帶不著袴問如何
是大道之源師云天地寬闊一切諸佛及諸佛法
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什麼處出師云一字不著點
云如何是一字不著點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如
何是誰却生死底師云掃地添瓶問長蛇偃月即
不問定馬單箭事如何師云線太鼻孔小開口欲談
而詞寒心欲緣而慮忘猶是生死邊事如何是向上

事師云阿難不持梵夾問但得本真惹末如何是
師云手繼脚大云如何是末師云重不著
上堂云洞山者裏尋常方丈內不似諸方一個上來
一個下去啾啾唧唧地來私說底禪道佛法盡是向
你兄弟面前滿口說滿口道滿口拈提滿口樂揀無
你左遮右掩處一時和底露出諸德作麼生委悉汝
試對眾道看譬如太未處處泊得不能泊於火焰
之上被他諸方老秃甜屎美古說作配當道這箇是
禪這箇是道這箇是菩提涅槃者箇是真如解脫被
丈二釘八尺楔楔在眼裏不知不覺乍到洞山這裏
不知是何說話會得麼直健會得真如涅槃菩提解
脫毫末無差也被條繩子於脚跟下繫却不得出離
若是靈利衲僧一咬咬斷作箇脫酒衲僧豈不快哉
若三咬兩咬不斷準前打人棍棒社裏有什麼出頭
時洞山事不獲已傍地哀爲你著力却重問如何是
和尚接人一句師云雞啼不著時隣人半夜行云如
何領會師云一任東西問只與麼便請益時如何師
云千斤秤不住云鳥道不存也師云錯教定盤星問
說者聽者二俱如幻無說無聽時如何師云馬越不
上云與麼則信受奉行師云還我話頭來問如何理
論即得不昧師宗師云天地玄黃問不變不動是何
境界師云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一真境界師云初
僧破草鞋問誰知有無請師端的師云三脚貓子無
耳校問兩處俱亡時如何師云把針失却線問不歷
古今句請師運普音師云指人騎驢云與麼則學人
側臉也師云手提巾子問即今心即不問如何是本
來心師云腰長脚短問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
悲菩薩無手眼問前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
悲菩薩無手眼問前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
悲菩薩無手眼問前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
悲菩薩無手眼問前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
悲菩薩無手眼問前不動智源如何接物師云大

云三百大眾問如何是止法眼師云六祖愛喫和羅
飯問未嘗開口道十方佛已知時如何師云不來諸
比丘說欲及清淨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云三家
村人失却火問承古有言刺說衆生說三世一時說
即不無未審爲什麼人說師云三頭兩面者云爲即
不無還當也無師云蝦跳不出蚌問如何是不從師
邊得底事師云夜觀乾象問趣以何爲師即得無
上菩提師云三千條罪莫大於不孝問知有亦不立
妄有亦不生正當與麼時如何話道師云六耳不同
謀問如何是大道本源師云赤脚上船問古鏡未磨
時如何師云三番羯磨云羯磨後如何師云爲什麼
五戒不持問只者猶不是如何即是師云天性不喫
酒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六祖黃梅後問何事師云
志公拄杖云得用時如何師云用那曲尺作什麼問
如何是毛吞巨海師云六祖口辱大問如何是會佛
法底人師云兩道行總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此理
如何師云朝遊山水暮宿草庵問自肯已常人知見
已不見已時如何師云看鋼鑿著生鐵問纒伸一問
悔思不及請師方便師云兩得便宜問如何是學人
本分事師云三脚蝦蟆無後脚問目前無朕兆如何
顯真宗師云八十婆婆手擎扇問如何是無心鏡師
云水深三尺云還照學人心也無師云徹磨見問一
塵纒羣大地全收如何是一塵師云波斯上廟問只
見龜毛不見兎角生請師現兎角師云目裏雖人
築氣絳問絲畫停機是諸佛權行之義向上事請師
置道師云多母失愛問諸佛即心即佛未審和尚此
間如何師云無底襪子七八片問如何是超昆盧越
釋迦之談師云迦葉目視佛
上堂法鼓繞動大地全收諸德在鼓聲裏來往還知
也無對衆道看若道不得被洞山熱瞞下座

上堂即心即佛破執二疑非心非佛止宿草兼且居門外向上一路下聖不傳鼻騰言語作麼生是禪僧今上事良久云拈得出來也是破草鞋下座問天堂地獄是什麼人居止師云洞山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穿靴水上行云莫便是否師云水上烏龜頭赤肉作止任滅猶是禪那之病如何免得師云梵唄不和言問木問未答如何商量師云待鉢不得摸破鉢孟問金烏出海耀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云崑崙渡海誇珍寶波斯門下驛驛多

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洞山魚鼓聲動延慶白馬驚嶺谷隱師僧盡隊隊入僧堂裏喫飯諸龜識得幾箇對衆道看若向這裏道得即有可良善不無行脚若道不得問老微你草鞋錢有日在便下座問起佛越祖人難得請師一句顯根源師云義彩錯却領問古寺清幽如何辯主師云責云你何方便得親慈悲師云焚香胡跪問不斷佛種種請師一言師云犯者太白星問遍地黃金便與麼用時如何師云滿天列宿白日雨下

上堂諸德提將鉢囊拄杖千鄉萬里行脚蓋為生死不明要得達法悟道到處皆無親親尊宿善知識若為你解粘去縛道眼分明觀別是非堪為師匠即便初折拄杖高掛鉢囊取箇微頭莫愁不成辦或若開口動舌說向上向下這邊那邊玄會妙會道出道人君臣父子明徹明用盡是劫般若理浸宗風不識好惡屎床鬼子帶累後人無有了日樓下與上落香棒走出三門再教行脚與伊為增上緣也與佛門者棒更向其中叉手並脚唱諾撮他野狐涎唾白肯自申云得和尚為我揀為我說得箇安樂處還睡覺也本還酒酒也未喚作病不遇良醫良藥與他毒藥認得箇驢鞍橋喚作阿爺下領與你本分事有什麼交涉

將知你一生行脚只是踏破草鞋始終成得箇不啻囉漢下去問起已來真是修行人之大錯能辨邪正猶幸道體未審如何修證師云六隻骰子一時赤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問未審在什麼處師云偏衫不蓋體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親人不着便問萬緣俱罷六戶齊寧時如何師云天晴不肯去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須待雨雲頭問盡大地人來如何指示師云舌頭柱上脛問請師出榻師云七顛八倒問心境未明時如何師云吐舌至頂相問大藏教是一場是非學人親切請師道師云有手不彈指問天

皇打典座意如何師云喫酒不謝座問如何是學人究竟事師云說云未審說箇什麼師云泥裏撼椿問如何趨向即待至理無差師云垂釣水上云與麼則認向途中枉施功師云自知較一半問但得本莫然去如何是學人本師云草鞋無底問如何是塵劫不昧底事師云脫衣不渡水問添一減一理蹄何所師云三年一閨問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夫審世間有什麼過師云兩人著緋一人著皂問煙雲不到處喚作什麼師云燒錢不及時云與麼則劃地作佛像去也師云自尿不覺疑問三身中阿那身說法師云親

言曰親口問如何是說底口師云還我話頭來問如何弄板塵尾佛底句師云楚山頭上播紅旗問心不共佛智不共道還有過也無師云知他大小問生死根源請師指箇人路師云頭破額裂云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云天上天下問承古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有言得一時如何師云五九四十五太陽來入戶問佛法禪道是問是別師云梳頭不洗面問明月當空如何鑒照師云量之不足問久淘砂積未親真金請師指示師云入水不濕脚云與麼則學人得用去也師云爭奈脚板潤云

一言可以喪邦師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問諸方盡在繩墨裏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師云箭射須彌問扶筇摸磬時人盡知諸佛正法眼請師直指師云夢裏打三更問十二時中行住坐卧自有覺時如何師云看人喫飯云爭奈樹影不斜何師云現言出親口問一法若有毗盧障在凡夫萬法若無管管失其境界未審如何即是師云眼裏障人築氣毬問森羅及萬象皆從一法所印如何是一法師云要你做作什麼云還許學人受用也無師云可惜許問金輪現前請師辯師云兩脚蝦蟇吞却月問的言無證時

如何師云牙疼灸左耳云甘苦常言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如何是不歷巨海獲驪珠底人師云四手八臂問久昧衣珠請師指示師云磁石不攝針問等身似月廓落三星西土即無此間事如何師云東南西北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去師云拈東摸西問從上宗乘請師指示師云老鴉線斷問一念未生為什麼不見自己師云剗地成牢問盡未來際遍法界中盡此一句時如何師云有錢千里通無錢

陷空壁
上堂九丹一顆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世間法亦復如是洞山且問諸德作麼生是轉凡成聖底道理試對衆道看雖然不出頭肚裏道了也作麼生是轉凡成聖底道理且道轉箇什麼麼臨陣作麼生更是一喝一棒麼如此行解是街頭巷尾打僧家輪木棍數珠念喇囉但那行者正見只解在你們過者德時作麼生須是具眼方能辯那正見以解你過者德時不待人切須努力睡一覺起來看取是什麼處道理入立你重問不與萬法為侶底人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道上頭戴冠問如何是佛師云灼然諸當問如何是三寶師云商量不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齊

受真姐兒問一箭便中時如何師云過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者

上堂且如禪師者須是已事分明具擇法眼過參知識方辨祖宗法乳水乳岐分若不然而若何神僧行脚不遇師匠最苦莫過於此可惜許大丈夫兒莫限限階地禪德洞山尋常道待我園拳熱時磨磨作箇箴箴屈取東西南北善知識同共一筵破除了盡與伊出却釘板却拈却笑脂帽子脫却鶻兒布衫作箇洒洒地禪師後代學人有可依倚豈不後哉問如何是洞山劍師云問作什麼云也要知師云罪過問如何是古佛劍師云何不問云用有如何師云鉛刀子問承古有言諸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意旨如何師云虛空擲骰子

上堂莫怪目妄想總不如是道本無機豈留心法諸德且作麼生領會莫錯會好珍重問承古有言其中長者子箇箇盡無視如何是長者子師云只你是云是箇什麼師云猶兒打筋斗問如何是洞山師云動則傾瀉倒岳不動即天地黑暗問學人欲殺父殺母如何下手師云急問非時親觀請師一句師云對案作麼生事云據現定舉師云放你三十棒云有什麼罪過師云罪不重科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是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要道即道云便請道師云分付不着人如今道者怪問久居洞中為什麼一物全無師云脚大木履小云如何領會師云直觀步問如何是室中人師云不在外問壁上一高僧至時還說法也無師云來去不住問大眾雲請師擊拳綱要師云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蟆叫月明洞洞山鬚茂爲什麼無味師云驗在目前問明月當空是什麼人境界師云問界境界云爲什麼日用不知師云非洞山過問如何是龍中島師云在龍中多少時云只爲籠

中島師云却飛去問學人欲伸一問爲自己不見時如何師云無背面問明月當空爲什麼不見自己師云近後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不損人問雲水是入遊是什麼人能到峰頂頭師云無足人能行無手人能執問佛即不問如何是法師師云你爲什麼不出家問無佛無人處法從何生師云你在什麼處出家云現在目前和尚自看師云五戒也不持門目觀望猶如黃葉意旨如何師云紫州土宜不出別物問重問無邊爲什麼不容自己師云窄問曹溪一句即不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云天下人咬不著云還當待生也無師云是何生死問佛相應祖相傳未審相傳底事如何師云此去詔州八百五十云與麼則有口不如無聲師云速須懺悔問學破成狼藉潭

巖又不成藥病俱消處便請師商量師云雲生嶺上水出高源云與麼則師子吼也師云還我師子吼來問無心道人還有法示人也無師云黑地入漆甕云既無法線何得入師云到老惺惺問如何是動乾坤底人師云須彌山上打筋斗問午可承劫受沉淪誓不將身求半偈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云與麼則和尚容許也師云且領南話問大眾教是箇切脚如何是字母師云啞子上刀梯兵馬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摩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洞山茶碗裏有太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將此話問尊宿谷隱云不落無言說延慶云喚什麼作三昧師問僧莫便是新到否僧云是師云夜來投棧處是朝道如何僧云今朔風吹急青山背上行師云不是東道僧云珍重師便打問如何趣向即得至理無差師云垂釣水上云與麼則諤向途中枉施功師云自知者少問鼓擊纓龍大眾雲塗學人與麼來請師速道師云撥雲看日暈坐水看山行問釋迦掩至於摩竭淨

名杜口於毗耶猶是中下之機向上一路請師說破師云玄玄無倚靠迥迥勿人知問輪王寶劍常露現前輪王即不問如何是寶劍師云水裏無魚人皆信空裏行船笑殺人問諸佛非我道誰是放道者師云樓上打鼓聽聲在外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癡子買甜瓜問真即幻幻即真離此二途如何道師云臨河照影云與麼則又手當曾退身三步師云若不同床卧焉知被裏穿問衆魔到來如何支道師云鍾馗解舞十八拍云還受厭離也無師云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問自知當作佛未審什麼人證明師云

蒼髮寶針箇箇寂寂無惺惺時如何師云波斯不盡江問藤蘿高萬丈身與白雲齊時如何師云昔時東海曾相識却向西山弄日頭問擬問和尚有煩摩重擬欲不問已事未明今日上來問即是不問即是師云今日敗問云爲什麼如此師云虛空短絛無涯呀海月圓時無別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身問學人擬歸鄉請師指路頭師云楚山頭向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衣衫不整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云波斯入市問大海有珠驪龍守護時如何師云問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楚山頭問心外無法不可所求法內無心不可所得離此二途如何是道師云紙上畫龜龜問真空得之不空妙有得之不有祇得之如何師云拈匙不把筋云與麼則一切法常也師云只爲不常問來師有言禪子相投西山月暮木香落在什麼處師云手裏把釣問心外觀法法不際心內觀法法源不達如何是本源師云面上眉長三尺二問停真罷想時如何師云水底弄傀儡云誰是看欲者師云停真罷想者云與麼則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也師云你見什麼道理云某甲合喫

和尚痛棒問知而不悟時如何師云草鞋纏子斷問
 虛空無口憑何說師云木屐蒲長三尺二問撥塵見
 佛時如何師云擔竿頭上不插標問德山入門便棒
 臨濟入門便喝未審和尚意旨如何師云火斗量不
 盡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頭戴天脚履地師到雲
 門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云橙渡門云夏在什麼處
 師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師云八月二十五門
 云放你三頭棒師晚間入室次却問今日祇對次蒙
 和尚放三頭棒未審適在什麼處門云江西湖南便
 與麼商量師於言下大悟遂云他後向無人煙處草
 箇庵子不高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
 與伊抽釘拔楔拈却象脂帽子脫却鶻吳布衫教伊
 洒洒地作箇衲僧豈不俊哉門云你身如椰子大開
 得許大口
 上堂洞山普樂無言展托終日現前誰知適莫無遮
 無障不知不覺更有一言乾乾爆爆

隨物通真頌

至大莫若於道至廣莫若於法無言表而不顯於道
 無物象而不出於法且夫衆生浩浩窮本末以何歸
 處處怙恃撥生死而何托洞山聊述一頌提舉大綱
 號隨物通真頌曰
 現在目前何易何難將何指陳表法無言物之有物
 言之有言明明無礙了了無邊見之成道不用再三
 物物是我河沙體全法法無法言無可言眼見耳聞
 白日青天東西南北並三大德印之可印燈之燈傳
 著衣喫飯文殊普賢手提巾子赤脚上船是水是火
 本絕諸緣禪僧座上庶民大官官衣大袖窄領布衫
 接延賓客對答語言高之與下不立語言上徹天界
 下透黃泉不足別物古聖皆傳得之可保見之安然

今之浪說出自無端更有一言好好看
 明道頌
 大道坦然那落無邊了了虛微寂然何安合容妙用
 隨物方圓自本心法衆生迷源道無別道玄無別玄
 何說不信須要攀緣識心是佛了即是安心將何識
 識者何心心識兩心見道在先從古至今體自如然
 凡聖共有沙界同源前賢後哲悟此而傳者天喫飯
 語默言詮不是別物是箇癡頑快須提取勿放任顯
 巧施妙句廣引多般揚眉瞬目閃爍機關以此爲解
 千山萬山人迷逐物切要自看自得勿謂聖聖則
 行任坐卧皆承恩力成佛作祖越此不得不得伊何
 要你消磨坐看北斗立觀黃河天南海北於我於何
 明明了了你何不曉惺惺皎皎於何不照世界根源
 衆生祖老終日現在名名善巧說之已說聽亦甚好
 會與不會任自長保

真讚
 一巧一拙誰許觀別青山白雪兒孫皆說窈窕邪身
 頭夫鼻跌術頌有魚焚香祭備
 又
 空生幻身幻滅空存谷傳其聲鐘受其音取之寫龜
 號之曰神一言纒發四驥難尋月之有水鏡之有應
 不可虛傳洞山之真
 又
 身不奇兮貌不揚語不異兮法不藏滿天星宿兮月
 中月白日金烏兮海岳彰
 又
 我教不寫又被寫我教不圖又被圖可惜半匹青絲
 納畫了令人笑一場
 又
 月兔走入海日鳥飛上山見此若不會虛度幾千年

色空頌
 眼病生色空病仍存真空真色日月乾坤白日買賣
 及裏屈入東西南北碧眼胡僧
 示徒頌
 洞山寂寞無可依托禪子相投西山月落
 捉綱頌
 洞山月冷雪漫漫綠水清風刮骨寒言談語句無滋
 味釋迦達磨海東邊
 投機頌
 向你道泄天機我不會汝惺惺徧法界何不明開眼
 聽悟即驚好問伊是阿誰共商量莫相悞快道取者
 衆生

剪商董頌
 見非言說知真語即是非畫龍頭似馬那箇得便宜
 指話會頌
 洞山語孤言淡人難措舉目會宗風辜負西來祖
 指通機頌
 洞山寂寞一無可有無味之句塞斷人口
 明心頌
 禪不禪律不律赤脚著鞋水上立大洋海底黑雲生
 回頭西山日初出
 因事頌
 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天慵羊頭上煎餿
 子三箇湖嶽夜鏃錢
 牛兒頌
 自牧一牛兒出入無欄圍放在芳草中毛色方能顯
 朝去無人趕暮歸無人喚其力不可當有角無鼻總
 不使任從伊使著隨人轉天下無荒田盡是此牛變
 有人若見伊走去天涯畔牽來似諸人問汝見不見
 隨牛狗兒

家有一狗兒，該小人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喚。見客不作聲，見人偏能善，擬議上門來，早是輸他便。好好報禪師，須著精神看，任汝鑿利人，不覺為死漢。

法身頌

法身家那，編河沙萬象森羅，共一家法法盡含真妙。用莫將眼病見空花。

報身頌

報身具足無窮體，現用分明勿是非。悟了始知言無異，休將巧妙用心機。

化身頌

化身來往任縱橫，應顯諸緣應萬機。只這見心非不見，剛須見外強生疑。

又述一頌

洞山有一語，道得無用處。對面共商量，脫衫着却袴。又

又

道本無言說，言說非本妙。對面共商量，誰人能得了。又

又

洞山有一言，對答須提舉。睇目若思量，漢去去去。彭殿直問和尚，年多少。師有頌

一臘更一臘

相續已年高，住持無別物。化導勿助勞，勸人常有語。不用苦切切，只為他不信佛。大即泥多。

十心頌

心是春普雨，山河及大地。澀酸鹹淡甘，與苦盡交春。功滋助力

心是水

任器方面與寬窄，或直隨人得濁惡。諸般皆盡法王法

心是火

熱得眾生煩惱果，枝枝葉葉皆音樂。開得心蓮花一朵

心是秤

萬戶千門同共用，纖毫輕重自低昂。便合自知不高穩

心是尺，示與世人生條直。莫教指下有推，那地獄三塗難得出。

心是斗，量盡天涯是非口。惟山積岳在心，思死後波吒親自受。

心是燈，照見人間黑暗。心指教直行，不能行須作欺瞞地獄因。

心是鏡，照破人間邪與正。對面言談恰似直，背後猶來黑似漆。

心是道，凡聖同居。月皓皓只於閑處證，善提便合如來真正道。

心是師，條貫六賊不警。雖時時呼喚，在目前機使出門不奈伊。

廓書狀上頌

十載學玄微，今朝方息機。洞山一句子，落處少人知。師却問作麼生，是洞山一句子。書云：遍舉虛空師云：大好！少人知書，却問作麼生，是洞山一句子。師云：覘山亭上無字碑。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八

三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八

古尊宿語錄卷之三十九
智門禪師語錄

門入住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明覺大師賜寄
重顯述

上堂良久師顧視左右云莫有作家戰將出來雖然如是風不來樹不動時有僧問十地菩薩見性如隔羅襪祇如初地菩薩又隔什麼師云須彌山進云如何透得師云三生六十劫僧問一機未發如何辨其語脈師云大眾可驗僧云學人如何進向師云退後二步僧問格外禪提請師舉唱師云你合作麼生進云與麼則承指示也師云莫妄想問曹溪路上理有俗談也無師云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師云閻羅王是鬼做問如何是佛師云踏破草鞋赤脚走進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蓮華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荷葉師乃云一法若有毗盧隱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與麼時文殊向什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善折又云正好一盤飯莫待椽椽量便下座因舉僧問香林雲門親的首今夜屬何人林云涅槃經云與麼則親的林云末後品時有僧問師涅槃經意旨如何師云大輸入百小喻三千進云末後品意旨如何師云雞足三峰頭倒卓又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直待彌勒下生來問師子返躑即不問虎頭生角時如何師云生得幾箇進云清麼問學人退身三步師云龍頭蛇尾問如何是大乘修行師云擔枷帶鎖問既是龍屠未嘗龍在什麼處師云眼下一帶青僧云學人未曉此意如何師云聒

道明知與麼故合不犯正當與麼時切忌傾倒者便下座問古人拈起拄杖意旨如何師云有樓打樓進云放下拄杖意旨如何師云百雜碎問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師云不錯問如何是離却業忘一句師云口是禍門又云又手當留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云取死不遲進云却下碧潭時如何師云鑽泥刺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天寬地窄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地窄天寬

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你且道山僧者裏用箇什麼還有人委悉麼不如歸堂向火珠靈上堂云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滂窺凡夫人見水是水天人見水是琉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你衲僧家喚作什麼你若喚作水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琉璃又同天人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底入道人不燒口道水不潤身你每日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日著衣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未曾掛著一縷線雖然如此又須實到者裏始得若未到者田地且莫掠虛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時如何師云好箇問頭進云禮麼則而地普天師云更是一堆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四楞者地進云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鼻孔三斤稱不起問威音王以前是什麼人先悟師云何不問露柱僧云便消麼會時如何師云二頭三問威音一響妙色已彰時如何師云兩重公案問既是普眼為什麼不見普賢師云弄巧成拙問學人有龜毛拂子將來師時如何師云老僧有鬼角拄杖與爾黎進云與麼則進只得實也師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上堂云諸上座且得秋涼正好進道法釋還有疑情出來對眾大家共你商量理長處就所以趙州八十

不是納僧問既是龍居爲什麼不降甘雨師云疎田不貯水進云漕麼則衆生無賴也師云悲龍爭奈何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憐兒不覺醜進云國師辜負侍者意旨如何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食進云侍者辜負國師意旨如何師云粉骨碎身未足酬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聞黎鼻孔場進云因什麼如此師云詢斯經故復罪如是問既是諸法寂滅相爲什麼却有真說師云話墮也進云寂滅相又何在師云不在你口裏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云問取日健進進云學人不曾乞師再指師云舍利弗當知進云未審如何領會師云大似不瀾瀾問僧作麼和尙歇人一句師云待爾黎不消麼來卽得僧云祇如消麼來還得休歇也未師云驢年問盡大地人各置一問問問各別未審和尙如何祇對師彈指一下進云未審遠副得他問也無師云隋州紙貴問如何是一合相師云明鏡當堂進云如何是會着底事師云胡是胡漢是漢問從上古德以何酬効於師承師云驗在目前進云消麼則心不負人而無慚色師云你爲什麼辜負我情云和尙也須領話師云放你三十棒問承教中有言譬如摩尼寶殿三角當應一角常現如何是常現底一角師云險

上堂云數日好雨且道雨從什麼處來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地出喚什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後箇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難又云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禍電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電子打破你觸牒

上堂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且道男兒與丈夫是別所以古人道佛法無多子其中難得人且道難得什麼人祇是難得不曾佛法底人

衆中還有不會佛法人麼若有吐露箇消息來有所以黃梅七百眾却被行者傳衣得法去且道行者還會佛法麼故知善惡石室童子悟道又何關多口納僧之事

上堂云雪峯輕籠羅漢普賢師宗斬蛇大隨燒舍且道明什麼透事遠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就貪狼是燒舍人替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言無再暫進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師云禍不單行進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師云金屑雖貴進云如何是不得成佛道師云眼裏着不得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蘿蔔不生根進云既是久雨爲什麼不生根師云一任叫皇天問如何是形山寶師云你有幾條袈裟進云請師指示師云一任亂走問如何是不受異句師云愛也進云畢竟如何師云長脚長脚短

上堂云若欲多求恐妨於道代如常上座道業成辦也未若也未辦了般巧說不益其心高標思量是如道理所以古人道你若無心我也休時乾不肯去與待雨麻頭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蚌合明月進云如何是般若用師云鬼子懷胎問三春已去九夏又臨學人未明乞師直指師云打你頭破作七分僧云也如師爲迷徒切爭奈學人未曉何師云非日月昏問經有方便學人情學人上來乞師直指師云見成公案進云未審學人過在什麼處師云放你三十棒問未有世界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少一時不生剎一時不死問拈提豎拂揚眉瞬目卽不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云你爲什麼擔枷過狀進云與麼則謝師方便師云罪不重科問唱誰家曲宗風阿阿誰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今日一會又奚爲師云對

牛彈琴問真源無朕兆如何話祖宗師云句裏明人進云消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楊花得暖風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糊糝糝露柱

上堂云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僧便問如何是千人排門師云守株待兔進云如何是一人拔關師云你不是着手脚問如何是禪師云最苦是黃連進云如何是道師云甜底是甘草

上堂云鼓聲纔罷穿過作家僧出禮拜師云打鼓爲三軍僧云長蛇偃月休施展匹馬單鎗設立功師云水消瓦解僧云諾師云蘇蘇蘇蘇問空王殿中以何爲侍者師云樓至佛

上堂云南泉道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總不見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只饒你截斷凡塵及盡有無也祇是老風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便肯道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爲口抹了你更來咬我手作麼僧擬議師便趁上堂云神方秘術子父不傳山僧有箇藥方黑豆好合糝糝便下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滿眼是埃塵問如何是色空師云蓮圍裏實箇問應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是什麼人說師云露柱口唇缺問如何是無底鉢孟師云挂向壁上進云未審將何寄僧師云瓦椀竹筒問如何是佛師云抱賊叫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雲野雉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空劫無聞人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火里入牛子進云如何是然燈後師云納僧天下是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也祇是箇銅片進云磨後如何師云且收取問學人有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云南地灣北地孤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三月裏有問善財入

上堂云南泉道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總不見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只饒你截斷凡塵及盡有無也祇是老風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便肯道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爲口抹了你更來咬我手作麼僧擬議師便趁上堂云神方秘術子父不傳山僧有箇藥方黑豆好合糝糝便下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滿眼是埃塵問如何是色空師云蓮圍裏實箇問應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是什麼人說師云露柱口唇缺問如何是無底鉢孟師云挂向壁上進云未審將何寄僧師云瓦椀竹筒問如何是佛師云抱賊叫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雲野雉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空劫無聞人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火里入牛子進云如何是然燈後師云納僧天下是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也祇是箇銅片進云磨後如何師云且收取問學人有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云南地灣北地孤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三月裏有問善財入

上堂云南泉道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他總不見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只饒你截斷凡塵及盡有無也祇是老風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便肯道問如何是向上一竅師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爲口抹了你更來咬我手作麼僧擬議師便趁上堂云神方秘術子父不傳山僧有箇藥方黑豆好合糝糝便下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滿眼是埃塵問如何是色空師云蓮圍裏實箇問應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是什麼人說師云露柱口唇缺問如何是無底鉢孟師云挂向壁上進云未審將何寄僧師云瓦椀竹筒問如何是佛師云抱賊叫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雲野雉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空劫無聞人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火里入牛子進云如何是然燈後師云納僧天下是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也祇是箇銅片進云磨後如何師云且收取問學人有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云南地灣北地孤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三月裏有問善財入

後問是何時節師云末後殷勤進云畢竟如何折倒
 師云不如退後三張僧云恁麼則古人不先今人不
 後師云秦王擊缶問終日切切祇為庭前殘雪如何
 得雪消去師云相公來進云恁麼則紅輪起處底
 穿盡盡師云雪上更加霜問閉門造事時如何師云
 還得成就也未進云出門合轍時如何師云般般門
 下問承教有言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
 既是虛空云何銷殞師云歸源者合知進云恁麼則
 一源生處眾波同師云細看前話
 因李都尉奏師紫衣到日上堂僧問皇恩遠降紫服
 新披未審師今將何報答師云頭戴天腳踏地進云
 恁麼則知恩報恩也師云你也是老鼠揀黃問照日
 絲綸自天而降皇恩極大師將何報師云大好天涼
 進云與麼則雲龍會合日月重明師云開言語師乃
 云問話且止斯日皇恩且道自何而降老僧本志弊
 衣遮幻質糲食補飢瘡無何都尉聞天紫額紫服者
 卽又違本志不着又負天心挂不挂且致你道祖師
 挂什麼衣若也委悉許上座終日着衣未曾挂者一
 縷絲終日喫飯未曾咬者一粒米若不委悉着老僧
 今日披衣去也遂乃披衣

難則不問你雲開兩散道將一句來或云天下行脚
 道我衲禪你道禪是什麼義或云日裏來往總不疑
 着半夜裏道將一句來或云橫擔拄杖則不問你針
 筒鼻孔裏道將一句來或云鉢盂無底成得箇什麼
 或云狂象無鉤將何制勒若制勒不佳莫教他他苗
 穰或云天降時雨為什麼枯木不生花或云天地及
 日月時至皆歸盡作麼生是透脫一句或云出身一
 句則不問你三家村裏道將一句來或云衲僧須是
 透得各身句身方可具得衲僧一隻眼還有道得底
 麼或云滿口道不著底句還道得麼或云仰面看天
 爲什麼不識月或云低頭拾芥爲什麼不見地或云
 初秋夏未遊山玩水且從你鼻剝一問快道將來或
 云出門一句不問你萬里無雲道將一句來或云陰
 峻路上則不問你平田莊裏道將一句來或云黃卷
 赤軸則不問你衲僧分上一句作麼生道或云直得
 凡聖何盡未是衲僧本分事且作麼生是衲僧本分
 事試通箇消息來若也道不得莫道龍居相埋沒好

昆明池裏失却曲曲江池內傍得鑿鑿斷斷且過
 時茶茶肉肉河沙數獨獨節拽路布利衲僧過一
 路師子不捉麒麟兒狂獸那堪林下廟摩斯吐入水
 去若回吐吐黑雲雲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不去佛祖言休更舉直捷格外猶未許見成公案早
 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夜烏雞誰捉去天明驚雪道
 指注胡蜂不戀青時紫狂將那肯家中死

三巴鼻
 座主巴鼻休誇不二維摩一默文殊大刺
 衲僧巴鼻高原陸地不生蓮華豈容吞氣
 禪師巴鼻師子遊戲水漲船高桶竿鼻負
 示衆

因事二首
 左轉復右轉身被摩訶衍放下構深泉不論深與淺
 猛浪爐中看月輪急須著眼莫因循若未垂得勞生
 手如何出得儀光身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雲集文殊從座而起白提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文殊白提報衆知法王法今合如斯會中若有仙陀
 客不待肩問毫相輝
 汾州莫妄想頌
 馬祖出得一汾州妄想如雷橋九州參禪若無衲子
 眼多於海上覓浮漚
 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龍鼻蛇你等諸人切
 須好看
 雪峰龍鼻頌
 龍鼻事難提當陽薦者迷果頭錯入草窠上鷓鴣啼
 象骨龍鼻就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恥起眉毛千萬
 里須是吾門師子兒

僧問雲門如何是吹毛劔門云祖頌
 吹毛實劔問雲門來者殺機豈更存路途劔客如何
 也既人攜自向南奔
 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
 報
 在處叢林有家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
 看任是顏回亦不通
 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云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隨商量金毛師子稀逢

有多是狐狸喚作狼

雲門抽顧頰

雲門抽顧頰笑嘆疑議遣他顧鑑嘆任是張良多計
策到頭於此亦難施

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還壞
也無隨云壞僧云與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
去頰

切忌隨他不曾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纒一
念草是千差與萬差

大隨和尚看烏龜在陸地僧便問一切眾生皮
裏骨者箇衆生爲什麼骨裏皮隨脫一隻鞋蓋
却烏龜便去

如龜藏六已彰各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皮鞋都蓋
却直至如今猶未醒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龜一念纔生筋骨
露徒勞更覓定盤星

僧問雲門如何是沙門行門云會不得僧云爲
什麼會不得門云愁守會不得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僧問趙州久竊趙州石橋到來祇見掠約不見
你祇見掠約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州云

趙州石橋本無岸水急游魚不易停橋上祇認驢馬
蹄誰人又向市街行

僧問南泉離四句絕自非請師道來便歸方
丈相云者老漢尋常口吧吧地不消一問
誰知四句絕自非作者相識識得伊跳下禪林便歸
去住他爲了博天飛

同光帝命諸禪師坐次云朕收得中原之寶祇

是無人酬價與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
以兩手展幘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君王之寶實難酬與化形言下一簪兩手展幘頭
脚救書挂在鳳皇樓

南泉齊大自將生盤去首座前云出生彩山時
爲首座云無生泉云無生猶是未便過彩山乃
召長老長老泉回首云作麼彩云莫道是未領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
未織毫不了亂縱橫

僧問長慶有問有答實主塵然不問不答時如
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者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違瞞自
已葉河迅速任漂流

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
得僧云學人遂得也無慶云大遠在頌
衆手淘金得者誰織塵室礙豈能爲洪波浩渺黃金
遠一事無成空手歸

古尊宿語錄卷之二十九
智門禪師語錄序

利生機要捨慈悲無以立言暢道軌圍存中下無以
臻極苟非曠發靈動越絕孤應則何以儀續千燈芳
騰五葉師韶陽的孫香林嗣子關天人之深域振今
古之洪讓建化度門高運兼海既編聯而互出致流
落以交參放談窺班觀形刑定但責其簡略而已於
戲祖胃之來星布攸廣或局一方一師之解玷漬先
知蘊半禪半律之宜加諸後進起異端於筆舌固狂
狎於辭鋒幾闕明有三句接人指淨慧列三乘之諱
既非摠實頗共傳虛街惑見聞盜求聲利蓋叢室之
巨室也豈堪忍乎夫欲抑其宗必先入其奧備未親
別徒自傷殘費語所謂君子非詩書不言非禮樂不

動故背賢入三藏其口以誠于心况吾徒前一意立
一事得不務於弘濟而恣銷金銷骨之毀說豈不畏
慎滅身之斧耶可爲龜鑑矣庶知我者觀斯文而絕
其訪問于集而味其道則聖德慧風無遠不及時辛
未歲製寶月之五日門人住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明
覺大師賜紫重顯序

金華老住持... 卷之二十九... 一千八百...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
雲峯悅禪師初任翠巖語錄

門人齊曉編

師在同安受翠巖請陞座僧問師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云新長老不答話進云恁麼則大愚的子汾
陽親孫師云放你二十棒師乃云山僧今日平地喫
交了也你等諸人還知敗關麼答皆不容針私通軍
馬拍禪床下座

次夜小參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今日意如何
師云天高誰側首進云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翠巖

也師云地闊少知音學人叻師便打僧問抱璞投師
請師雕琢師云不雕琢進云爲什麼不雕琢師云雲

從龍風從虎僧問佛不化本國和尚爲什麼歸鄉住
持師云放過一着僧擬議師便打乃云莫更有作家

禪客本分納僧何妨出來共相證據有麼布袋裏成
雖子不出頭來也大好大凡扶整宗乘亦須是箇人

始得若未有奔流度刃石火電光底眼不勞枯出臨
濟大師與德山座次德山云今日因濟云老漢腹語

作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床師云奇怪諸禪德看
此二員自家一概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

然難如是未免傍觀者啞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
擊禪床下座

離同安衆請上堂僧問今離鳳嶺將插龍沙如何是
不動尊師云天寒雨至進云特地上來伸此問師爲

如何不指南師云緊攬草鞋乃云山僧道懶荒尊德
揣無堪豈謂使命返飛僧徒雲請此蓋空頭和尚大

十情深發揮道廣但勵履水之志敢忘報德之誠而
又翠巖一行專使附近四十餘人數日之間頗多喧

聒其於感愧併集山懷兼此者一行恭隨高德既歸
成人之美更救壯志之心其如跋涉長途各者愛護

然出家達士以利人爲己任勤若行雲止猶谷神
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哉既無心於彼此亦無

繫於去來所以無礙自彼我何爲如是則其諸上
人高橫金錫輕袈裟袍日逐行胡往弗利

師在上臨開堂宣疏罷遂指法座云還有不受人說
底麼有即出來推倒禪床喝散大眾然未是作家也

且教得一半還有麼良久云既無人出來山僧今日
不惜眉毛不免指鹿爲馬爾日作月去也三十年後

莫錯惟人好便陞座祝聖畢又拈香云大眾此一瓣
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塵沙諸佛天下老師未敢正

眼觀者諸人向什麼處摸索然肯不容針私通軍馬
奉爲先卒囉之禪師乃踞跌而坐維那曰德云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祖彌不了殃及子孫事到
如斯密容分寄所謂出世利生之事呼爲第一義門

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諸人若也委悉山僧出世事畢
其或未然有疑請問僧問承教有言若有開法者無

一不成佛此日朝蓋點夏如何是法師云劍過遠矣
兩方刻舟進云大愚山上曾施力豫章今日正宜揚

師云臨岸看游蹤特地一場愁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云識法者體進云一言纔出驢馬難追師

云放過一着僧擬議師云自領出去問朝蓋已伸三
請禮乞師一句露尖新師云重言不當吃進云恁麼

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云祈願望快來問師
有衝天之略學人有人地之謀兩陣交鋒如何即是

師云山僧打退教僧擬議師便喝學云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施出去乃云問話且止

佛法正論非競辨而可擊揚鑿鑿以權異學諸祖
之道豈其然乎所以一大藏教不能自誇十有諸佛

不能提唱輝騰今古絕絕見知圓滿十虛聲有方所
以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殊終口行而不自覺是以

勞他先聖迴首摩勞曲開方便方便便有靈證明得
麼着也證明得便能隨後利物應化無方出沒卷舒

入胡天上然難如是仰不得向初僧問下何故突破
他口師入山大衆出接首座問德山宗乘即不問作

麼生是臨濟大用師云你甚處去來首座擬議師便
守口虛云除王閣又作麼生師喝云領衆歸去入院

陞座僧問鼓聲絕名香焚臨濟德山請師決師云頭
戴天脚踏地進云學人今日失利去也師云錢唐去

國三千里進云真善知識師云放你一頓問知師久
靈囊中寶今日當機事若何師云何不高聲問進云

恁麼則學人退身去也師云還我話頭來學云諸師
云杜撰的留乃云山僧昔年曾到今日重來非唯人

事增軟抑亦林泉加秀且道不傷物我一句作麼生
道良久云天高東南地傾西北下座

上堂僧問師發寶座舉唱宗乘學人上來請師垂示
師云楚石不當玉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

云朽木不可雕復云此是普光明殿華藏師子之座
人天普集凡聖共居今日曲順人情如何剖露若以

宗乘舉唱直須大地荒涼就下平高未免遭他笑怪
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惜取眉毛好

便下座

上堂諸佛出世平地陷人祖師西來承虛接響一大
藏教正法開闡明眼納僧自放不了請人到者裏盪

何語會長久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擊禪床下座
上堂寶劍已失虛舟徒刻削州州頭江南北擊禪

床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路不拾遺進云如何是道
中人師云草賊大敗僧禮拜師一棒乃云臨濟先

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今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云翠巖今日失利以拂子擊禪床便下

座
上堂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毗婆尸佛
在你諸人眉毛眼睫上放光動地轉大法輪看有見
諸人不會却向翠巖拂子頭上假涅槃去也擊禪床
下座

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翠巖家風略借石師云
禪石不連底凍僧便喝師云作什麼僧疑議師便
打問鴻門未踏時如何師云辨迷云踏後如何師云
裂進云恁麼則天下歸漢去也師噓一聲乃云千人
排門不如一人踏關一人踏關千人萬人得到無疑
安樂之地豈不快哉如今還有踏關者麼良久云見
義不為何勇之有擊禪床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金鱗不現虛勞力收取絲綸歸去
來擲拄杖下座
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
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水銷且道
把住好放行好良久云咄這野狐精以拂子擊禪床
下座

上堂獨巖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拈起拄杖云
玄沙老子穿過了也會麼復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
拳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在匣裏進云出
匣後如何師云京三汴四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
大木大皮裝進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云小木小
皮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解纜放船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云天長地久進云恁麼則大盡三十
日小盡二十九師云釋迦老子為什麼失却鼻孔僧
無語師云脫空說語漢復云真不掩為曲不減直現
在可驗固是謾人眼不得且作麼生是諸人眼還驗
得麼若也驗得翠巖瓦解水消若驗不得分付德山

和尚便下座

四月八日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釘入木進云
香音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復云教中道四月八是
佛生之日放大光明照耀十方地湧金蓮華自然捧
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
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者後來雲門大師舉了
云老僧當時若見一棒打破與狗子喫却且圖天下
太平師曰奇怪諸禪德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
身之路若也辯得許你頂門具一隻眼便下座

上堂翠巖今日不離癩老前亦爾人道一大藏教祖
師西來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並不是禪僧分上事
且作麼生是禪僧分上事翠巖拈起拄杖云這一隊漆
桶便下座

上堂辛木隨身逢場作戲雖然如是一子不獨拍眾
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禪僧何妨出來共相唱和有
麼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
別調中下座

上堂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師云一言纔出驢馬
難追進云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口是禪門圖
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有年有德復云不用
聖聖是空名不用服凡凡是妄立若得聖凡情盡
作體露真常所以古者道但盡妄緣即如如佛諸人
後鼻孔擦天莫錯怪人好擊禪床下座

上堂官不容針私通軍馬今日不惜身命與大眾舉
箇古人話良久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
妙便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利頭入膠盆與麼下
去也是平地突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
白便下座

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
到這裏口似樞機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云欲
得不招無問業莫誇如來正法論便下座

上堂看風使帆諸方共用斬釘截鐵翠巖不然光吞
萬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龍頭地尾漢下座
上堂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
不生知諸法唯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知大地山
河明暗色空法現前作麼生說箇捨底道理於此
明得正在半途須知向上更有一竅在便下座

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云雲在頓頭開不徹水流瀾下大船生下座
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
終日着衣喫飯未曾咬破一粒米未曾挂著一條絲
便能發大地作黃金甕長河為酥酪然雖如是者衣
喫飯即不無禪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下座

上堂夏上堂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和尚此間以何為
驗師云鐵彈子進云學人無用功處也師云學語之
流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十字街頭進云豈無
方便師云千重百匝復云日月為身光陰修忽始見
安居又僧自語翠巖大與各處發露安然出
冢之流曠達無礙初秋夏末或東去或西去出一叢
林入一叢林忽有人問上座翠巖和尚今夏如何為
人被他一問如何祇對真道九九八十一真道但得
雪消去自然春到來莫道日出東方夜落西真道合
取狗口莫是下一喝撫一掌坐具毒口撼佛使便行
諸禪德如斯布露深屈翠巖既不然而者別作麼生披
露試對眾道看還有道得底麼眾無語師云若到諸
方莫道我從翠巖來便下座

上堂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黃河九曲進云
德麼則今古無聞斷也師云可憐沙塞雁鳴咽與春

期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垂手過膝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萬里崖州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雲集掃帚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連云如何是巖山巖崖佛法師云柳根樹上樹復云老儒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矣律法師亦謂在天而天處人而人處夫能大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爾爾德故知先聖垂範理契必同你等諸人如何委悉良久云穿僧堂入佛殿北斗裏藏身三門顯金剛阿呵是什麼聲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心眼未通乞師方便師云十字街頭石幢子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豈不是洪州人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流沙渡關進云來後如何師云熊耳山高問如何是禪師云單期急還進云有什麼交涉師云日馳五百復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且道禪僧就箇什麼緊起拂子云總在這裏裂開也在我裡來也在我良久喝一喝云土令稍嚴下座

寒食日上堂諸上座還會麼冬至寒食一百五家家塚上添浙土翻思拾得與梁山南北東西大莽面南果不打鹽官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州長梗米飯下座因入城來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謙境師云樹色遠分仙尉宅湖光寒浸音賢亭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問如何是名無異而長飛師云天上星進云如何是道無根而永固師云地下木有俗弟子問如何是佛師云著衣喫飯量家道進云怎麼則退身三步又手當臂去也師云醉後添蓋不如無復云語不投機承言者喪直饒你記得天雨四花地插六爇禪僧門下總是喫棒教然事無一向理

出多門由順機緣豈無方便所以古者道關市裏讓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拘留孫佛在你諸人腳下放光動地轉大法輪乃豎起拂子云看看見你諸人不會却向翠巖梯子上入火光三昧去也禪床下座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眾生軍古人與麼道只見鐘頭利不見鑿頭方下座

上堂僧問承教有言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如何是此一事實師云鼻孔大頭向下進云與麼則晨朝有粥齋時有飯也師云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是無縫罅

師云四稜著地如何是塔中人師云香風吹蕊花更兩新好者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皮裏骨間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庵內人不知庵外事見後如何師云水流瀾下任縱橫問丹竈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橫三豎四進云院主為什麼眉鬚墮落師云七

通八達復云始從鹿野死終至跋提河四十九年關都來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見麼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且作麼生是不睡底眼還驗得麼若也驗得塵沙諸佛天下祖師總向上座裏裏百雜碎若驗不得舉燄今日死中得活

上堂道是常道法是常法汝等諸人切莫任用身心馳求語句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累意便還塵境梳且道不涉塵纖一句作麼生道暮拈拄杖云放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看窟能者快罕過當人通象駝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解問說說問請師不答評人機師云髮長僧貌醜進云怎麼則日日香煙夜夜燈師云臘後合掌問承教有言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如何是真月師云晴暈越火隊進云怎麼則早知今日事悔不當初師云脚頭脚尾乃拈拄杖示眾云我喚這箇作拄杖子你諸人喚作什麼若喚作拄杖子蝦跳不出斗若不喚作拄杖子平地上喫交還有道得底麼良久云翠巖今日失利擲拄杖下座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處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什麼處行脚良久云東勝身洲持鉢西羅耶尼喫飯下座

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與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鳥龜鑽破壁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諸羅德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口裏有舌面上有鼻寶在什麼處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納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跨跳入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勸量良久云卷堂去

上堂北鬱正中宵閣浮即當書輪迴如木惺惺苟何曾與諸上座還會麼有智不假年高無智徒勞百歲冬至上堂點運推移日南長至大家知有何勞特地

日落二更騎驢入市巷

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還見焉知路錯下名言語上座翠巖今日將錯就錯你等諸人見色有眼聞聲有耳嗅香有鼻有味有舌因什麼却不會去良久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升天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久行春令即且置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津家送上釣魚船便下座

上堂普賢行文殊智滿龍巖上清風起踏踏趁趁趁

新羅吉嶺古頭三千里

上堂觀色即空成大智而不往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涅槃諸神德遠會慶東勝身州走馬西靈那尼著撲看看不審維摩老子喝一喝擊禪床下座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
衲僧得一早地遭釘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勤容揚占路不塵悄然微師云古人與麼放開了也還跳得出麼直使你跳得出鼻孔也在翠蛾手裏且道翠蛾鼻孔在什麼人處良久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下座

上堂僧問不涉康鐵請師速道師云須彌山僧執請師便打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蛇穿鼠穴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柳絲上樹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村裏草鞋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前穿楊葉連云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李廣陷番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紫枝枝樹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風吹日炙復顧視左右云放教作什麼便下座上堂謹白參玄人是何言歟光陰莫度塵上更加霜下座

上堂道遠乎哉爾等而真道遠乎哉體之即神所以婆娑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越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去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不到三十拄杖上座運會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禪床下座
歲旦上堂僧問大眾雲集合談何事師云花須連夜發進上堂僧問草履風行也師云萬里望雲關連云入水見長人師云速禮三拜復云三十一句竟今朝還復起剎那不相知請法何曾爾尊卑敬禮儀歡感同居止那裁總持門而人不能磨玉兔金烏戴頭靈

尾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看這兩節老漢一場敗關然則事不孤起必有因翠蛾不着便盡是為眾鳴力你等諸人平地喫交過在阿誰良久云雷斷不斷反覆其亂暮拈拄杖一時越下
上堂摩竭庵空已不及初毗耶社詞至今話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是什麼熱要當衲僧門下壁立千仞也是賊過後張弓是你諸人心憤憤口憐憐皮下還有血麼總在這裏處相埋沒有什麼了期以拄杖越下

上堂即今休去便休去若竟了時無了時此事若何言語上作解會意根下下度天地懸殊大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况被人喚去方丈裏塗糊指注奉榜嚴律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泉答西以為格外之句將此狂解逐相沿襲從此混傷宗教誑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窟中無如是刀總若似與塵行脚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免漸進芳草綠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說却甜桃樹華山摘醋梨大凡脚人十二時中也須管帶些子始得豈可只與麼隨行逐隊虛生浪死看他先聖百般不奈何了向人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你等諸人還信麼直饒向這裏信得及也是聽事不真喚作作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到南嶽承天陞座僧問二師相見時如何師云石磬通大路進云恁麼則千里同風師云一字兩頭垂進云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云鈍置教人問實座既登於此日翠峯家風略借僧師云兩來山色暗進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翠峯山前三千三千里師乃云

承天師兄早是騙你諸人了也翠蛾乍到不可雪上更加霜然則一言機出駒馬難追事到如斯不免塗灰抹土蓋為祖禪不了殃及兒孫三十年後鼻孔透天莫錯怪人好下座
次住法輪語錄

初入寺陞座僧問法席久虛師子吼乞師方便震雷音師云好生聽取進云與麼則一音纜割大眾沾恩師云雲綻不須戴九尾起君錢書速歸丘僧便禮拜師乃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然通方之士舉必知歸游涉之徒何妨進步有麼良久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上堂一道理直如弦家家官戶前有人爭共進至克總論先喝一喝擊禪床下座

上堂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暮拈拄杖云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塵沙諸佛天下祖師盡在拄杖頭上縱橫十字轉大法輪見麼見麼見你諸人不會走入新羅國裏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春日雨滋雲薄透根苗得門戶耐著耐分苦者苦便下座

上堂相連不聲出舉處便有也是萬里望雲關所以保福有言擊石火噴電光透得透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而今還有透得底麼良久云為眾鳴力禪出私門下座
上堂火熱風動橋水濕地堅固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所以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且道衲僧就箇什麼良久云千箇作團萬箇作隊困則一處睡夢則各自做便下座
上堂僧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云誰遣你進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師云誰遣

你復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
萬民安有什麼事但能隨順世緣自然合於正理不
見祖師道入得世間出世無餘諸禪德還會麼良久
云三邊若得渾無事四海何愁不太平下座

開堂陞座僧問善法堂開於此日第一義諦請師宣
師云何不早開進云學人未曉師深旨乞師方便再
垂慈師云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程如何是法輪
境師云响嶸峰高雲半出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五湖來往任縱橫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兩
來山色暗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師云你眼
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且住且住住大家既
希音香絕旁通實化開拓權門於是三藏五乘對機
設教猶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爾後達磨西來單
傳心印一花五葉分布寰中大似特聲作啞何故况
你諸人各有一段事羅占騰今通廓等於太虛明淨
同乎皎鏡現在可驗固是瞞人眼不得且何者是諸
人眼還驗得麼若也驗得塵沙諸佛三乘十二分教
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向諸人眼裏百雜碎若驗
不得前是案山後是主山良久復拈香云此日一會
固非小緣地普天孰不欣慶更不敢祝贊皇風回
向諸俗何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况當今聖主賢臣
者哉久立大眾伏惟珍重

上堂直得地搖六震天雨四花祖師門下白雲千里
萬里下座

上堂叮嚀楨君德無言最有力任從滄海變終不為
君通諸禪德還會麼口是禪門擊龜床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掌鉢孟向香積世界為什麼出身
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為什麼有眼如盲直得風
行草便習願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
是不交爭底法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來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又道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耀如寶網網奇怪諸禪
德古聖與麼說話與作回首塵勞曲開方便所以道
如我拈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會麼佛子
且將禪世界拄杖權為各語人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浩浩之中如何辨主師云波斯人鬧市進
云與麼則不假披沙也師云學語之流僧便禮拜師
云語不離巢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
源下座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合識之流轉法身而
駕體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違本情仁知心體合
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靈柱相交佛殿與天王關賴若
也不會單重交拆擊禪床下座

上堂拂子吞却須彌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關市裏
伴麼生商量良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下座

上堂僧問金烏未必常當午玉兔半夜不會昏時如
何師云點即到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
到即不點問如何是心地法門師云莫從人覓進云
不從人覓如何得師云此去衝腸不遠乃云諸禪德
既入叢林善善知識知識非他他認覺法性徧圓
心源洪寂避尚無門求之何益君不見黃髮掩耳百
丈卷席直下分明無別消息得失是非一時水釋喝
一喝下座

上堂玄沙不出宿保壽不渡河善財恭知識五十三
自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了智者九
旬談法華且道這箇漢是野干嗎師子吼喝一喝擊
禪床下座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木出坊胎度眾生單法輪
到這裏有口無用處你等諸人還相委悉麼若相委
悉天下老和尚鼻孔總在你手裏若也不會啼得血

流無用處不如鐵口過殘香下座

上堂舉不顧即差互疑思量何劫悟乃堅起拂子云
如今舉了也你作麼生賴良久云擬思量何劫悟擊
禪床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望不說
法疾入於涅槃師便喝云當時若有人出來下得道
一喝塞却老胡咽喉豈不天下蕭靜四眾慕慕而今
放開了也是你諸人還皮下有血麼良久云為桌嗎
力禍出私門拍禪床下座

上堂古鏡照其精自影古鏡照其心其心自明諸禪
德會麼心明諸法明性味果緣昏日月不到處特地
好乾坤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蓮佛場心空及
第歸占人一期與麼道禪家還甘也無若甘去行
脚眼在什麼處若不甘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喝
一喝拍禪床下座

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
離却咽喉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坐
却天下人舌頭若道不得法輪門下有粥有飯下座
上堂便與麼會也是雪上加霜更待鼓兩片皮白雲
千里薄里擊禪床下座

上堂語不離窠白焉能出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
入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帶向者迷
你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長久云欲得不招無間
業莫勝如來正法輪珍重

上堂舉教中道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耀如寶
網網又道鐘鳴鼓響宜真寶水綠山青為舉揚諸禪
德還會麼若有箇衲僧出來道話也且作麼
道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鐵口過殘香
上堂舉古者道學總先須有悟由過如曾關快能舟

雖然舊開闢田地一度歲來方肯休古人與麼道大似貪觀白浪失却手桃架中還有檢點得出底麼若檢點得出教取古人若檢點不出法論今日失利去也擊禪床下座

後住雲峯語錄

上堂古者道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今日事且置作麼生是本來人良久云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護追風咏重

冬日上堂節今屆書雲山家何所論一輪纔出海萬類盡沾恩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明教大師示眾云初秋夏末莫道我不向你諸人道大家看火燭師云明教老人憐兒不覺醜蓋由土曠人稀是你諸人今夏在這裏老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便下座

上堂古者道古路若為登金德道可憊不勞平有物不物未全稱且道全稱一句作麼生道雲峰打退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堪堪下鍾離末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古人道動容揚古路不隨悄然機還會麼古人與麼和底賺了也有般漢闌之如風過樹有什麼救處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興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為唱道之師克賓云我不入這俗社化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云我總不恁麼化便打遂罰錢五貫設饋飯了越出院後來却法嗣興化師云還會麼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古人道言多去道轉遠祇如未言道在什麼處乃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以拂子擊

禪床下座

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解圓覺良久云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法眼云秋風纔動貪者何依法眼云若能知恩即解報恩師乃云理會麼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關吹來年更有新條在欄亂春風卒未休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闍黎夏修持閉戶與人怪亦知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來却肯伊且作麼生是同風事還會麼餽餅蒸作家常茶飯一言半句古人為藤雲峰與你兩無交涉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噴連音方便還會麼所以道不浪階隨功涉位經有經師論有論主你道納僧門下還有這箇消息麼良久云一言纔出駟馬難追下座

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離却咽喉唇吻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坐却天下老師三世諸佛舌頭若道不得但知

隨例餐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大眾還會麼須彌跳入你鼻孔裏即且從你道安場龍王年多少肉重千斤智無幾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

金壇居士于五並進黃荆此
石峯語錄卷第四十 許字九千四百十六
諸經四兩九卷九分
光嚴經如圭對上元丘巖真普建黃荆取道別
廣贈丁巳歲歲三月徑山化城寺藏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一
雲峰悅禪師初住翠巖語錄

室中舉古

師一日謂侍者曰汝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
 答云不會師云過這邊立侍者便過師云無端無端
 果僧問雲峰如何是佛峰云緣語作什麼師云古人
 與麼道喚作應病與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你這
 裏下得什麼語僧擬議師以拂子擲口打舉法燈禪
 師初開堂日示眾云山僧本欲趁樓巖實隨眾過時
 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
 時有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燈便打云祖禪了不
 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
 云這漢一期與奪也似光前絕後及乎撈着又却龍
 頭她尾如今莫有為清涼作主底麼舉教中道法身
 流轉於五道是故眾生現時法身不現乃豎起拂子
 云這箇是拂子那箇是法身又云這箇是法身那箇
 是拂子會麼法身本却拂子拂子本却法身於此若
 不會十月仲陽春舉黃檗一日問百丈云從上相承
 底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百丈據坐舉云後代兒孫
 將何傳交百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師云
 憐兒不覺醜然雖如是盡法無民舉玄沙和尚一日
 見長生乃作一團相生云一切人出此不得沙云情
 知你向鬼窟裏作法計生云某甲只任麼和尚作麼
 生沙云一切人出此不得生云某甲道來與麼道為
 什麼不得和尚便道得沙云我道得你道不得師云
 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團轉裏如今還有出得底麼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趙州云你喫
 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大悟
 後雲門拈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指示向伊
 道什麼若道無指示其僧因什麼悟去師云雲門不

識好惡怎麼說話大似為蛇虺足與黃門栽鬚髮
 劇不然這僧與麼悟去人地獄如箭射雪峰示眾
 云盡乾坤大地撮來如一粒粟米大拋向面前漆桶
 不會打鼓普請看師云雖然匹上不足翠巖更與萬
 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黃檗在南泉會裏為首
 座一日捧鉢孟向南泉位上坐南泉入堂見乃問長
 老什麼年中行道策云威音王已前泉云德是王老
 師兒孫在下去幾便過第二位坐泉便休師云從來
 叢林極有商量或道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又道
 須知南泉有殺虎之威若據與麼說話誠實哉殊
 不知這般老賊有年無德一箇喫飯坐處也不依本
 分若在翠巖門下說什麼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
 直須喫棒了趁出翠巖門大師示眾云佛法也大有
 只是舌頭短師云雲門大師與麼道也是秦州來僧
 云和尚作麼生師便打舉祖師道池幻同無礙云何
 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師拈拄杖云三
 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神僧鼻孔總在這裏又打香
 臺一下云南瞻部洲北鬱單越舉汾州和尚示眾云
 講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拈起拄杖云這箇豈不是
 拄杖子阿那箇是你行脚事復云柳樛樛不願人
 直入千峰萬峰去舉古者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測且道是什麼物又云水
 長船高舉古者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
 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師云停
 道禪非意道絕功勳汝等諸人作麼處去也舉古者
 四長智養病畏軀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舉古者
 道如來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
 法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止宿草庵且居門外若信
 不及長連床上有粥有飯舉法師道道有窮幽之
 鑿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古人與麼道

也大殺費力爭如諸上座寒仰問靈向火熱即竹林
 溪畔坐然雖如是我且問你畢竟事作麼生舉祖師
 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你道這漢還自救得也
 未又道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一個人傳虛萬人傳
 實舉古者道剃髮者裝裳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
 俱為生死因師云你等諸人橫擔拄杖撥開晴風透
 天下行脚且道運曾踏著田地也無僧無對師云虛
 生浪死漢舉瑞巖空寂禪師尋常方丈內自召主人
 公自云喏又云惺惺者師云鬼窟裏作法計却問傷
 僧云你還識瑞巖老漢麼僧無對師云蒼天蒼天舉
 教中云有智者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師
 云釋迦老子摩良為賊你還甘麼若甘去行脚眼在
 什麼處若不甘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舉智門和尚道
 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鐵椎打不
 破何物盡舍而夜間若人會得山僧意琉璃殿上長
 青苔師云會麼穿破你腳履撥破你鼻孔師一日僧
 侍立次師忽召云某甲僧應語師云過去諸佛也與
 麼未來諸佛也與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打復
 云來來僧近前師云我早是無端入屎坑裏是你屎
 臭氣也不知舉靈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
 峻如石舍王不知王之無殺師云這老漢生來莽西
 學處顛預似地擎山如石舍王什麼處得這消息來
 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祖師亦云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師云會麼直饒你向這裏參見
 祖師了更買草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草屨換却眼
 睛了也還有不甘底麼舉睦州見僧來云見成公案
 放你三十棒師云作賊人心虛舉古者道虛堂閑寂
 夏修持閉戶疎人惟亦知懷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
 來却肯伊師云說什麼了里無來直得萬里無來鼻
 孔也在翠巖手裏僧云和尚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

方師呵呵大笑云道什麼僧擬議師以往杖趁出巖
 盤山道心若無事萬法不生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
 云賴過你不會山僧拾得口突飯舉陸州示眾云放
 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師云負人不負出舉古人道
 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云作麼生是眼又拈起拄杖
 打禪床一下云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婆竭
 羅龍王年多少來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般若波
 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師遠嗎云當時若下這一喝
 免見落三落四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
 有彌勒大士當往問之師云果然舍利弗迷迴首問
 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師云什麼處去
 也舉五洩初茶石頭繞到門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一
 言不契即去石頭據坐五洩拂袖便行石頭遂召關
 黎聞黎五洩迴首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迴頭
 轉腦作什麼五洩因而有省師云石頭老坐不定把
 不住似這般擔板漢教去便休又喚迴頭來却被他
 塗糊一上道我這裏有箇樁處驢年未夢見在舉
 古德云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徒經緊
 劫終難會得還歸六道中僧云某甲不會師云苦
 孤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舉木平茶浴蒲間一漚未發
 時如何浦云移舟語水脉舉棹別波瀾木平不契後
 參盤龍亦如前問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木
 平於是大省師云這漢當初於洛浦言下悟去猶較
 些子却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來有人問如何是木
 平答云不勞斤斧師云果然只在這裏著禪德大凡
 發足起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真偽帶些眼筋始得
 然雖如是賊過後張弓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
 什麼處去泉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去南泉和尚
 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云若不是南泉泊平
 打破蔡州舉法眼示眾云識得蔡子周匝有餘靈阿

云識得蔡子天地懸殊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舉
 僧問葉縣省和尚諸餘不問如何是當今施設者
 云有你有道驢漢問僧云恁麼則打鼓弄琵琶去也省
 云捺背放屁聲師云然則倚勢欺人爭奈事不孤起
 葉縣失却一隻眼還有點檢得出麼省也點檢得出
 翠巖分坐與你若檢點不出橫按鐵錘全正令太平
 翠巖斬殺頑舉師示眾云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
 男女等相汝等諸人還識麼師云當時忽有箇漢出
 來為眾竭力不惜身命便與掀倒禪床嗎散大眾子
 孫也未到斷絕却有沙彌出來道某甲識祖云你既
 識喚作什麼云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
 云吾喚作一物尚不中你更喚做本源佛性此子已
 後設有把茅蓋頭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便喝云祖
 福不了殃及兒孫如今還有不甘底麼舉僧問汾州
 如何是接初機句州云你是行脚僧如何是驗初機
 句州云西方日出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州云千里
 馳來望舊面如何是定乾坤底句州云北俱盧洲長
 梗米飯食者無合亦無異州云將此四轉語驗天下
 衲僧師云將此四轉語被天下衲僧勸破舉保壽開
 堂三聖為請主纔度座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聖云
 似恁麼為人請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棚下拄杖
 便歸方丈師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什麼到這裏
 舉拈起拄杖云什麼處去也舉興化一日與同光帝
 坐大帝云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興
 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開懷頭脚化云君
 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會麼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有
 眼者辨取舉睦州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那邊蜀州云
 老僧屈僧云和尚問僧云擔枷過劫狀辭春便打師
 云睦州何用緊詞那邊蜀州春便打舉先地藏開修
 山主甚處來主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

主云商量活活地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師
 云會麼插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鐘金剛
 曾失色舉睦州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
 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某
 甲不恁麼道州云蓋子落地樛子成七斤師云會麼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泔水舉實實示眾云要知
 真實相為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
 箇箇壁立千仞師云雪竇與麼為人入地獄如箭舉
 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通
 佛召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你問我師云大小
 靈臺被這外道劫破了也有傷不肯的出來我要問
 你如何是那一通舉古人道牽牛向水東不免官中
 徭役牽牛向西不免官中徭役不如隨分納些子
 師云說什麼納些子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
 情總在翠巖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地住則迷亂無
 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舉僧舉兩院繞入方丈以手
 指云敗也院乃拈起拄杖度與僧僧繞院便打師
 云這僧雖然頂上有光爭奈脚下以漆直鏡十字鐵
 橫刺打三千棒打八百舉古人道無邊到境自他不
 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云手奪日
 月背負須彌即不問你新羅國裏一句作麼生道舉
 古人道鬧市裏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門
 道蝦蟇入你鼻孔裏毒地穿你眼睛中且向葛藤處
 會取師云雲門大師恁麼道大似和泥脫臂若無處
 語疑殺天下人舉舉世尊一日於涅槃會上人天皆
 子云還見雲門麼舉世尊一日於涅槃會上人天皆
 集以手摩習古大眾云汝等善當觀我紫磨黃金身
 瞻仰今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非吾弟子若言吾不
 滅亦非吾弟子于時百萬眾一時悟道師云然則

齊百之門不足以致樂翠嶺且作死馬醫你等諸人
 皮下還有血麼舉南泉一日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
 佛性此理如何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
 云莫是長老見處云不敢泉云泉水鏽且致草鞋鏽
 教什麼人還便休師云若不同床臥馬知被裡穿
 舉古者道露裸赤灑灑四維無遮障上下沒可把
 師云朝游羅浮暮歸檀特即不問你脚跟下一句作
 麼生道舉龍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
 祖直上觀士云一等無弦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下觀
 士禮拜祖便歸方丈十歲後云今日弄巧成拙師云
 且道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
 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來年
 更有新條在欄亂春風卒未休舉故中云有諍則生
 死無諍則涅槃師云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不求
 諸聖不重已靈無纖芥可留猶是爭諍法且作麼生
 是無諍底法舉古者道三世諸佛不知有師云如蟲
 蝕木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雪上加霜舉德山問龍
 潭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
 親到龍潭山使休師云你識龍潭老麼僧擬議師以
 拂子擲口打僧入室舉僧問趙州高法歸一一歸何
 所師便喝僧茫然然師却問趙州道什麼僧擬議師以
 拂子擲口打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門云踏
 破草鞋赤脚走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頭上挑
 日月師乃問僧會麼僧云不會師乃以頌示之鞋穿
 赤脚走和尚偈休大口日月杖頭挑面南有北斗僧便
 禮拜出師云來來僧乃迴頭師云莫教撞著靈柱舉
 鴻山祐和尚方丈頌云鴻山方丈峭峻難上若人踏
 著氣如獎將師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僧云和尚作
 麼生師有頌示之翠嶺方丈曾無遮障衲子入來便
 見和尚僧便禮拜起師云還見翠嶺這箇老漢麼僧

擬議師以拂子擲口擬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
 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乃問僧會麼僧云不會師云
 你為什麼謾老僧其僧良久云某甲也有箇會處師
 云香林亦須喫棒
 小參舉亦百丈因談舉示眾云你一隊後生經律論
 固是不知也又問汝等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
 麼生折舍去師云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息淡薄
 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
 五百浩浩地只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化也中
 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
 青半黃會即總我各各自謂極靈地之寶觀其
 知非洵乎揆揆觀過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若故苦哉
 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亮草年年長就中今時
 復生纒人眾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
 菜不擇一莖菜不般一束十指不露水百事不干機
 雖則一朝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遺教以
 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單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
 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長河為酥
 酪供養上座也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錢
 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杷償他不得不見祖師道入
 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
 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真待一朝眼光落地苗田
 無一符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真言不道殊重
 偈頌

一印印泥賢愚共知裂轉鼻孔面上金龜
 一印印水徒張唇舌未涉流沙洪濤競起
 一印印空明月清風燦迎羅眼齊後之鐘
 春日閒居
 林下春時節融融萬物新融融和煦力執不謂通津
 林下春時節幽居境倍清曉雲分岳色流水帶鶯聲
 林下春時節遲遲日漸暄不知歌有道泉石自相便
 林下春時節誰同仰此心野花開不盡嫩槍冷森森
 布袋和尚五首
 散誕不拘儀軌終日拖泥帶水茫茫竟未知歸教伊
 從誰雪恥
 困來抱囊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竟開眼諸人是甚
 閑家破具
 貧道本無遮護舉目知君罔措可憐二月三月是處
 蜂狂蝶舞
 莫訝衣裳破碎人應且無忌諱橫身要道等人那箇
 便知罔措
 日暮愛游貧里豈是圖他小利分明報你諸人臘水
 水霜滿地
 和泥合水
 余有一道千聖不到北走南奔相頭買帽是何之道
 雲橫碧嶠
 余有一辨風生岳面舉目千差知君不鳥是何之辨
 僧堂佛殿
 余有一說善知時節若人會得眼裏添槽是何之說
 春寒秋熱
 余有一劊寒光若練虎嘯風生飛霞走電是何之劊
 灰頭土面
 余有一機聖凡共知拈却鼻孔舉起須彌是何之機
 淵明敬眉

示學者三首

赫日光中誰不了底事堂堂入菴草履發覺及苦勞
心從門入者非家寶演宗乘提祖教千年枯骨何堪
咬南北東西歸去來拈得鼻孔失却口
經不看禪不會終日權爐長睡五湖禪子競頭來
恥上肩毛三門外
翠巖不會禪師面看青天打破大唐國笑殺老南泉
因雪示衆

因雪示衆

雪雪片片交飛無暫歇萬里江山一樣平要津把斷
底時節文殊印普賢談果日當空遠漏泄無童子
念摩訶憍梵鉢提長吐舌

宗本義

宗本纔彰義已除徒將心識話周遍漁人夜唱歸煙
鳥樵父春行踏落花

六相義

成壞總別同異帝網交參六義拈起大地山河透出
適現末世文殊臺裏揚眉普賢空中彈指三十年後
目看且恁和泥合水

頌古十二首

濯水不滿危運雪不填井吁哉碧眼人迢迢涉葱嶺
絕粒既無功負春宵有省一花五葉開穠嘯諸峰頂
入門何必辨來機潦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拈
注翻令平地地下針錐
抱拙少林已九年趙州忽長庭前栢可憐無限守林
人交寒坐對千峰色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菴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
玉兔金烏任飛走
桃花兒見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
徹現前賊物自家知
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

塔美禾山解打鼓

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真怪玄沙不出
橫他家元是釣魚船
言中辨的老禪和暮直臺山路不嗟勤破却回人真
問岳陽船子洞庭波
踏著秤槌硬似鐵賺禪和猶未管三冬嶺上火雲
生六月天降大雪
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餡餅無奈何禮拜任君頭著地
海東船子過新羅
湖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擎拳要問津因憐舊年看草
字液頗頗後更無人
休問截身北斗揀他露柱煩熾跨跳撞入燈籠穿却
湖南長老

因僧舉泐潭頌乃有頌示之

北斗截身事不孤韶陽猶是長殘軀而今澤國垂露
者猶把腥膻誰憐夫

留僧

待余函丈二三秋日損由來道未謂何事解衣輕取
別鉢囊猶挂樹梢頭

數珠

落落循環在手未忘未出跳雖然本自圓成爭奈
其中一竅放行但陸舒光把住毗沙匪權有時捉向
手中貴與衲僧取笑

南峰師子山

狀奪西河類雄鎮北峰爪牙終不露孤兔自借蹤
雲門上庵

雲門上庵

草堂危構若耶西九夏幽居景物奇簾卷亂峰初雨
後白雲流水自相隨

化門舒卷豈同時

化門舒卷豈同時出塞還須斬萬機道泰却旋林下

日卷簾開看岳雲歸

禪人別我訪南宗吳楚山川去幾重真謂臨岐無可
贈萬年松在祝融峰

送文禪者

一語通諸密問惟涉化門當機如有路北斗坐南坤
振錫歸詔石重來欵竹扉無言宣祖意澄日太陽輝

送就維那

一字不出頭十字不挑脚可惜少林人端坐無辭酌
孰云錯金錫高攀返故鄉清風浩浩生家廓

送聽山主

故國曾不住他鄉無暫留肩橫一枝錫何處問蹤由
寄慈濟大師

寄福嚴禪師

漂漂水風臨晚景環廬獨坐雙峰頂湛湛六合曾未
知月寓千江萬江影

寄雲蓋禪師

大千載真風詠未休
情息應許道相交肯謂川途有所遠月皎五峰湘水
白雲蒸石廬露偏饒

寄南華慈濟禪師

曹溪何幸示來書忽憶當年在太息堪笑堪悲無限
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寄木山長老

握草爲金未足奇甜陽風骨與誰知年來老大潭無
用應對盧公獨飲眉

刊石休誇自點頭武陵法道欲誰譚年來應是備關
眼獨坐龍門見九州

寄龍王進長老

南北山居道不殊猶未得途途龍峰地賤花鷹
秀石塵雲寒萬仞孤

與李君行者

解家日久慕茶禪不憚崎嶇甚可憐報汝速須歸故
里關久耕取昔年田

暮冬旅懷

雪壓怪松枝欲折衰病畏長擁爐添新坐久眼忽
瞑僵卧不知山月瞞

瞻木平道人

岳頂雲披清風貌古一漚未形萬機起縷道極致淳
行教亡矩稽首木平不勞斤斧

禪人爲余真固命余贊

頂高類拳祖佛之怨聲尖鼻欽禪庭之孽天下人憎
道箇老傑

十五十六天輪地軸日面月面神號鬼哭少室從風
竹馬年而今莫問胡家曲

自詠一首

壞衲曾披家雪頂遠軒松竹冷相侵虛堂夜永坐將
半花落巖前知幾深

山居四首

片片殘紅隨遠水依依煙樹帶斜陽橫石上誰相
問猿嘯一聲天外長

靜聽涼颺遠洞溪漸看秋色入冲微漁人撥棹相江
月樵父踏開松子歸

攏麥重重覆紫煙太平時節見豐年野雲忽散孤峰
出列派橫飛落洞泉

凍把巖根雪尚稠暮雲關鎖遠峰頭地爐煨得樹梢燒

起石鏡烹茶時一麗

蒼雲峰正大師二首

溢目江山雪正深旅庭寒色尚沉沉尤忻象外有良
契時以嘉言慰此心

竹齋狀枕病方迴春候梅花忽寄來珍重此恩何以
報搭筇時上石樓臺

寄道友

散盡浮雲落盡花到頭明月是生涯天垂六幕千山
外何處清風不舊家

對菊

清然金菊映秋光底事無人泛玉鵬翻德陶滑爲池
上肯教和草過重陽

退居寄承天偶作五首

道薄常慙繼祖歇退居昆谷任春秋齋時自有五羹
飯六合清風卒未休

道薄常慙繼祖天時時金色已虛傳而今猶舉僧伽
服端坐雞峰誰復賢

道薄常慙繼祖心九年何事絕知音到頭無賴空冠
首皮籠紛擊直至今

道薄常慙繼祖門隨家豐儉且安貧雲間日月須彌
走把住兩星對北辰

十二時歌

鷄鳴丑昧光之前還亂走夢裏論量幾萬般天明無
是虛開口

平旦寅山河大地掌中擎金剛焰裏空彈指碧眼胡
僧來未能

日出卯短赫威光無剩少茫茫宇宙未知歸鏡向途
中關機巧

食時辰南北東西誰是親鉢裏不逢香積飯深懸柱
作出家人

禺中已信手拈來無不是迷却南街走北街草鞋路
被因難置

日南午翻出囊中無一縷銅頭鐵額知未知草屨風
行立千古

日昃未休話真如論實義官家不許夜行人誰教醉
酒街頭睡

彌時申遊子前來問要津鉢盂打破潭開奉茶鹽少
了却生真

日入酉朝暮請何曾有不如靜坐念金剛從他家
破衲僧口

青昏戌一點寒燈照幽室鐘鼓喧轟鬧一場摩訶般
若波羅蜜

人定亥啐啄之機遭嗚怪自從胡亂知幾年不曾少
人一文債

夜半子開眼尿床到如此老胡猶自涉崎嶇石塔空
留鎖熊耳

師嘉祐七年七月將示寂上堂有頌
住世六十五年爲僧五十七夏玄徒休問指歸鼻孔
大頭向下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一

題雲峰悅禪師語錄

悅禪師語者青山白雲開選自在碧潭明月榜據方
知鐵石崩崖霜雪劈箭不受然燈記別自提三印正

宗假今古佛出頭也下一樵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
出泐潭死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

灰而見黃檗看僕兩看須天下暮客受先破此一塵
與四海宗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老人擬欲
全提且救取無爲居士黃庭堅題

古野宿語錄卷之四十一
寶隆靈庵真淨禪師住坊州聖壽語錄一

嗣法門人法深錄

開堂日宣疏罷師云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今日四眾圍繞佛法現前還得不得良久云欲行千里一步為初便登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大眾此一瓣香遙知落處更不覆藏直為先黃龍南禪師焚向爐中去也於是跌坐白罷竟師召大眾云當須自觀若此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有疑請問僧問列祖聲望賢侯堅請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師云好箇消息進云今日即中承此善退身三拜謝師恩師云深僧禮拜問語默二途皆易辨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早來向你道了也進云德慶則黃龍的了臨濟親孫去也師云猶自下皮在進云而今四游清如鏡行人真與路為難師云速禮三拜問世尊出世世尊相隨郎中請師將何報答師云一兩普及萬物成滋進云一言生軍下萬古不入師問事又作麼生進云浪盡還歸水月落不離天師云閉言語行問天地以萬物為物何聖人以百姓為物何未衛利門以何為物何師云點進云禍入僧門師云交行者疑議師便喝行者禮拜師云得與麼有前無後問此日入天普集太守臨庭祖意西來乞師端的師云進云一句已家師指不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向下底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過進云四眾沾恩學人禮謝師云猶欠一著在進云俯觀者醜師云放有僧出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云好好問者且莫虛頭問如何是虛頭一句師云這虛頭漢無語師便喝僧擬進語師云鈍置教人進云真善知識師云

你見不得已也復云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垂下一足云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背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止印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收收足乃喝云兵國印轉將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護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公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麼以拂子畫一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師於熙寧八年在洞山受請於法座前拈帖示眾云最初一句子便要眾人知還會麼良久云符到奉行維那宣帖罷師乃云大眾諸佛出興於世總祇赴箇時節且道實道今日赴箇什麼時節遂指法座召大眾云今古應無陰分在日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麼時有僧問本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親口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透七透入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聲師云暗進云前村深雲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閉言語問施王恩惠伸三請今日當遂事若何師云新豐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問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平具師云村裡神和道云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噓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為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橋陳如最初悟道實道今日向新豐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牀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麼

良久云可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哩一喝下座

初入院院座僧問天地九陽頓垂一雨師云自有清源者進云與麼則畢生有賴也師云知恩者少進云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云不易念得來問如何是聖壽境界師云參差舊屋宇到者始應知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似不相識進云入境已家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不消一喝問昔日世尊出世坐斷乾坤今朝和尚出世意旨如何師云四眾圍繞進云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云何不更問復云青山澗水不能住白日紅塵却自歸而今避不得也且混俗和光夾頭上而笑他林下人也笑笑若解笑甚奇妙十字街頭拈得箇破布衲襖抖擻塵埃示眾人好不好曉不曉從他肉案頭歌嗎嗎一喝云回頭轉腦

晚參上堂僧問不離當處常湛然覺即知若不可見見即不問如何是不離底事師云傾心吐露進云若不登樓望安知滄海深師云祇如湛然底事又作麼生進云三門佛殿長相對點竹松風滿院寒師云多虛不如少實進云也須檢點過師便喝復云彌勒真彌勒分身自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拈拄杖云還識麼千箇萬箇但識取這箇榔榔下拄杖下座因請首座維那典座上堂問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歸洞本無心如何是無心一句師云你是有心耶無心耶進云疊石峰高嶺白雲出故關師云莫道無心好僧禮拜師云三十年後醒去在復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香積廚中善調在手三世諸佛向杖屨上聲聲相應且道相應箇什麼良久云問取堂中第一座上堂僧問曉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意如何師云你見麼進云城隍雖淡薄林下道相親師云這裏是

什麼處所復云有進有退有... 成就監院荷擔竭力街坊善巧化人知客臨時接引
長老據款結案還有不涉斯美者慶良久云明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真則是幻幻則是真真幻既除道歸何處
師云若有處所堪作什麼進云于江有水于江月萬
里孤舟萬里身師云却不如是進云江上漁人空點
頭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僧又
喝師云兩喝後又作麼生僧禮拜云猶嫌少在師乃
嘆聲復云大眾宿來為國數日人事相煩更不一
陳謝禮察則亂知是解事便休且道是什麼事
拄杖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竟風蕩蕩行人讓路萬
姓歡歡均陽城中誰家為慶莫無煙張公吃酒李公
醉草拄杖云寒山拾得

上堂昨日有僧從泐潭來却往仰山去專拈拄杖云
筠陽城中聖壽院裏打鼓普請喫茶
上堂有化主問承古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君王得一以治天下未嘗納僧得一時如何師云善
為化導遂云德應則紅塵路上無閑客也師云家家
觀世音僧禮拜師云更須着力復云我觀法王法法
王法如是專拈拄杖云穿却你諸人鼻孔換却你諸
人眼睛還我法王法來乃喝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
師云百尺幡竿尾指天進云學人退身三步去也師
云脚眼下一七繞八橫進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
師便喝僧亦喝師云這野狐精復云宿來大眾萬福
方期百夏已是初秋今朝改旦七月一日嗟乎流光
電速四序推移是事不常人亦漸老還有不涉老心
者慶良久云八十翁翁著繡靴

因道遙長老來上堂僧問一句了然超百億一句即
不問如何是百億師云道土緊腰帶進云一堂風冷
淡千古意分明師云播人頭戴冠進云大眾證明且
禮三拜師喝云磨漢復云青山深處人來我紅塵裏
紅塵偶不見白雲與流水耳日何所分淨名與淨利
為是紅塵非為復青山是是非非兩途間幾多殊未已
幸遇逍遙人可述逍遙理下座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
豎四北俱虛洲火發燒者帝釋肩毛東海龍王忍痛
不替一箇霹靂直得傾瀉倒岳雷轟長空十字街
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均陽城
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下座
上堂開空門門七通八達却須知有開棧子去著若
也不知難活如死現黃龍能千變萬化更須到伊窟
宅潛處若不到有眼如盲諸德我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有眼者辨取

因清涼長老到上堂熱惱既盡清涼現前分別不生
虛明自照然後我當接拍海印發光汝擊擊心塵勞
先起乃喝云三世諸佛一棒打殺填溝塞壑拋東擲
西一任諸人看專拈拄杖云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
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遂擲下云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珠師云坦赫光明在目前進云滿
城盡是知音者吟出新詩與眾看師云誰是知音者
僧云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云虛頭漢復云一葉落
天下秋老僧懶判雪霜頭風浩浩水潺潺忙者自忙
閑者閑終南山色翠相倚湖岸檣采紅鈎擊諸神德
會即途中受用不會且世諦流傳拈拄杖云不是途
中受用又作麼生傳良久乃喝云夜靜水寒魚不食
灑船空載月明歸

謝月化主上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聖壽今朝謝月

且道頃古人誰親誰疎莫有人辨得麼若也辨得將
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若辨不得無用鐵
牛眠少室生兒石女黃梅笑殺栽松道者參
上堂方經七月十五已是八月中秋徒知暑往寒來
人老區區未休休看看便是結交頭大眾丹霞老
道底百骸俱清散一物鎮長靈乃喝云無端騎聖僧
上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機設教應病與藥拈
拄杖云馬大師來也看看日面佛月面佛一一為君
重拈出若善服者病瘥藥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不
善服者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網途成滯遂擲下云
祇在諸人面前使下座

上堂有時次頭土面橫身是草象生處處著引之令
得出其奈飢逢王饑不能食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德山呵佛罵祖承其言者多見德山者少黃龍
佛手驢脚見黃龍者眾善其機者稀專拈拄杖云欲
得見德山麼遂左邊卓云看要知佛手驢脚麼復右
邊卓云看乃擲下佛手驢脚我宗恢廓德山披毛黃
龍戴角萬化目前磊磊落落乃喝云眼孔定動總是
著縛下座

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
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
因等惡長老到上堂以平等慈度一切生酒一法兩
潤一切物良由根機不等所受不同互有得失又爭
怪老僧下座

上堂因城中失火僧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正當立
國安邦為什麼各生退志師云于兵易得一將難求
進云忽遇軍旗急速又作麼生師云自有安邦者進
云與麼則汗馬不施功勞不著也師云你是什麼人
僧便喝師云敢將不斬復云欽然火起焚燒舍宅及
至煙消火滅萬事成空冷地裏一場滄海遂擲下云轉

凡成聖又是什麼人

水固長老至上堂陶固深遠無人能到則山青水
深別是入間好諸神德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
所為却怪長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箇道不如歸

上堂十月十五迎寒送暑唯有這箇不來不去該天
括地巨今巨古雖則全彰要且不需喝一喝下座

晚參上堂十七十八早是漏泄若也不會守緊鑿鑿
上堂聖壽有時壁立千仞欲發人人之大機我與麼
來你疑心早是踈過了也何故此非汝思心注意

常情之所能諸神德盡情說了也合作麼生
上堂十月二十五臨濟太莽兩開却雲門門德山
佛祖下座

上堂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暮拈
拄杖云袋中天子寒外將軍擊禪床下座

晚參上堂十月二十三寒下晚簾黃昏一覺睡南
海出楡甘

上堂聖壽長老不會禪不會道祇會解粘去縛應病
與藥諸佛子無禪可參無法可學棄本逐末區區客
作不如歸去來識取自家城郭城中自有法王尊一
呼百諾豈見明月珠手振黃金鐸還要一切羣生自
家省營來來應是從前佛法知見一時放却乃傳自
已毗盧心印明那乃喝云大丈夫莫錯莫錯

上堂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後始知松栢操夜深方
見把針人恭

禮越散藏經請上堂奉佛至孝四郎及孝養等為先
考二郎終七追薦乃請其如聖壽一禪眾開轉大藏
經一遍供僧一千員斯是闍黎齋以用表獻上件龍
藏琅函靈文聖教經律論三藏五乘十二分諸佛之
祕詮頌也新也平也滿也中也邊也權也實也種種
法門皆具每種種因果德相海種種進修行願海種

種教導方便海種種依正究竟海種種互攝攝入海
不可說不可說法門功德光明海應嚴生考二郎起
生淨界然贊四郎及孝養等生世世復大善慶居
諸佛法會中共證菩提乃召大眾今日與諸人在什
麼會中暮拈拄杖敲香卓云大眾還聞麼佛以一音
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諸佛於此得之成一切種
智具正遍知菩薩於此得之獲無生忍法眼清淨獨
覺於此得之現神通光明出無佛世尊聞於此得之
證寂滅樂永斷後有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世人
於此得之永盡三業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阿耨
羅訶覓畜生於此得之永除癡業四生六類一切有
情於此得之各隨根性一一解脫且道長老於此得
之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聖壽有時敲寶冠挂纓絡出來一人有九人一
時驚怖與詢罵罵避走遠去見伊不識遂更著垢弊
衣與伊相見百人千人一時讚歎歡喜信知我所得
智慧微妙最第一衆中之根純著樂處所旨如斯之
等類云何而可度以拄杖擊香卓下座

因快山長老至上堂快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
擬即留連乃顧大眾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聖壽問古德云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
進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忽有人問聖壽云十字街頭還有佛法也無但向伊
道無為什麼無會各逐利大眾聖壽道無古人道有
是問是別試問看箇得出也人奇

在洞山交請爾請小參師云新豐古同萬壑爭惜惜
本真宗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常興所以昔日悟
木大師有時擬唱唯有佛善提是真歸仗處復喝一
喝云猶有者箇去就在諸德祇如人師道猶作者箇
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深處麼叢林中多有箇

聖者有底道開佛聞法似生冤家况更有歸仗處處故
禮悟木大師檢點有底道悟木祇要人休歇去有底
道悟木祇見雞頭利不見擊頭方似與麼匹配又何
曾夢見他古人既不知是又且如何諸德此箇事大
須子細不可蕩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
萬別隱顯殊途惟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
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淨潔毬子把禮放船把檣柱
漂洗彼此丈夫阿誰無分若便明去罷耕夫之牛奪
飢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
處成就靈光獨耀烜赫殊分可謂為蕩子落落子振
起濟岸帆撥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浪堆中出沒
去來道遙自在乃喝云從他傍任他非雨中兼著等
蓑衣而今暫別海門月攜魚且向市廊歸下座

住洞山語錄
在聖壽開堂眾官燒香宜疏至白槌竟師良久乃云
會麼少室峰前曾示此高安灘上復誰傳會中若有
僊施客莫學神光廢九年迷喝云有疑請問僧問有
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箇在先師
云多少人疑著進云不許夜行師云蚊子鐵牛進
云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鷓鴣下平沙師云長安人
已入你合作麼生進云春日華山青師云者僧雖然
後生却可與商量問新豐勝利古佛道場侯伯請師
願垂方便師云釋古騰今進云此莫是和尚為人處
也無師云將謂是古佛道中人進云洞山境界重添
翠悟本女風復振清師云有甚了期復云問話且止
言多道遠然則通人分上無可不可問答縱橫何是
何非不二門開一道清淨所以古人云道無不在觸
事而真心若不邪所為自正正覺之道得在乎心不
在乎口口口語道斷心行處滅非去來今今日一會法
法本然心心本佛官也私也情也俗也智也愚也凡

也聖也天也地也情則事同一家迷乃萬別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迷枯拂子召大眾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施主捨法衣上堂僧問久晴無雨時如何師云點進六字人有賴也師云赫日燦爛紫雲門僧回首召云大眾高著眼師云三十年後有人笑你復云諸佛出世成彼此衣說法度人洞山今日亦披此衣說法度人遂括起衣角召大眾云還有不受惡水浴者麼

良久云月到天心白波歸海上清
上堂久晴忽雨久雨又晴天機莫測吾道可明乃喝云具頂門眼者看

因請知事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豈可以親疎好醜擇而然後用之要用便入到手中上作黃金拋來擲去滿目光輝也要眾人見諸德又作麼生不揀擇好醜而用之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法不順人情諸方長老開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裏坐禪神諱鬼似者般的打教下箇箇與狗子喫有什麼過又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者眼被伊狐魅殊不自知驀頭著屎澆亦不厭惡召云大眾彼此丈夫爭受與麼自己合作

禪生下座
上堂欲雨不雨使我伸舉半陰半晴要汝惺惺果惺惺也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乃喝云切忌拖泥帶水下座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諸禪處古人一明道則無不可若是洞山即不然智不到處正好道道不著時無所生無生大道闊縱橫橫任運入難測新羅日午打三更奈
上堂今朝八月一漸熱既消漸涼復至調變人間育養萬類成就四時無思焉無為焉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祖師門下豈然哉是以真機無定祖道難思有時熱有時涼生也殺也榜龍萬有復成四生破妄思塵出大經卷而無心焉而無為焉緣感乃應首領接而待齊乎諸神德且作麼生是各各當人一卷大經會麼垢盡則明現也三千大千世界遐邇祇在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乃喝云不信自殊勝甘為下劣人

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覓收得既收得不謹惜也要眾人見暮拈拄杖擲下云還識麼若識燒沉水香供養諸神德明月照見夜行人良由不是他家事矣

上堂佛法現前僧俗儼然八月初五冷落秋天晚參上堂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志公和尚欺我等愚迷塵塵良為憐然則敢問諸人而今四大五蘊是有相之身那箇是當人無相之體良久嗟欲報先聖護念恩粉骨碎身又安得

上堂舉雪峰云南山有條龍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有么沙云用南山作麼師云奇哉善知出處非父不生其子暮拈拄杖召大眾云南山龍鼻蛇却在者裏便擲下云殺即喪身失命

上堂昔有五百羅漢以六神通降一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眾謂曰我等盡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者可能降之尊者乃彈指一下其龍便伏諸禪德據此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眾盡其神力皆曰不能此尊者一彈指而毒龍便伏既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箇出格道人動靜去來五眼不能觀十方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養羅漢且隨隊長連床上開單展鉢下座

上堂祇知今日明日不覺前秋後秋諸禪德休得也

未便好休而今更有什麼事見麼四大海水灌入你諸人鼻孔裏須彌山突出額角邊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洞山長老

上堂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速拍禪床左邊云不是師子吼又拍禪床右邊云不是無畏說你擬心早是腦裂也更擬如何若何 隊野狐精喝一喝下座

上堂平口實任機中有道人身乃喝云不是狂機又唾云不是狂機若作狂機會又爭得行住坐卧山河大地不是狂機且道作麼生是道人身良久云各自歸堂喫茶

晚參上堂此箇事學不得教不得傳不得須是當人悟始得悟得也可可地闊闊地了明明地歷歷落落地一切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用外求乃拈拄杖橫按云橫按銀鉤全正今太平寰宇斬癡頑遂擲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子不食鵬殘快鷹那打卧兔放出臨濟大籠袖却雲門一頓遂拈拄杖云雲行雨至三草二木上堂撫掌左右顧大眾云歸堂喫茶去

因發化主上堂出家沙門當清淨自活以乞食為正命食不過分離憍慢故以乞法為正念增長智學不滯寂故舉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於此處得增汝智慧破汝憍慢火焰裏藏身淤泥中出現千手千眼大悲菩薩一任神通變化於此不為有清泉兮恣汝飲有碧巖兮從汝灑切忌寒涼深夜啼

謝主首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乃拈拄杖云不是一法又捨箇什麼佛事也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受供養則不無還知滋味也無若不知分付與首座復敲香堂云五

千餘軸口異一龍宮海藏米遂擲下云實際理地不用安排分付與藏主

上堂九日無白醪飽餐黃粟糕十日有黃菊催人打禾殺五更鐘未鳴隣雞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矣

上堂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着力矜子眼皮寬下座

上堂古德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作麼生是家珍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麼遂敲香臺復乃噓噓釋迦老子棒打不殺文殊普賢喚不回頭休休虛費刀且隨流待伊時節至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洞山門下費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屎尿淨瓶中吐唾法修行如牛拽磨矣

上堂謝黃檗先馳云分枝別派共闡宗猷祖令全提各隨機變酒黃龍之一雨枯木重榮繼斷際之遺蹤

直燈再始光我先覺以進後昆不任歡慶其無似之者何亦先馳上人遠離鶯嶺深入洞山得得馳尊教

其法乳過沫周勤仰荷弗已復拈拄杖召大眾云實謂離與我同生不與我同條死阿喇刺也大奇筆來彼此丈夫兒睜則同床各自夢古今此理少人知

上堂洞山門下要道便道要用使用救得眉毛失却鼻孔乃喝云久雨不晴矣

出縣回上堂云三日不相見不待故眼相看是何言

上堂洞山數日不相見相見祇是舊時人乃合掌云不審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參透喫茶

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混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人擬向和混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混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不要

見洞山鼻紙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紙見鼻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自己也得下座

謝監院上堂僧問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時如何師云斬新月特地乾坤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逢山

色長威威師云且得天下太平進云與麼則道泰不傳天子命師云老僧被你鈍置一場復云身是光明

幢心是神通藏大眾各自照顧料數精神而今現定僧也如是俗也如是釋迦也如是彌勒也如是還有

人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不為分外若信不及亦不虧欠信與不信光明幢神通藏各自茶堂去下座

上堂眾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請善人來報諸德子聞不如一見又作麼生見良久云祇為分明報翻今所得道

上堂洞山門下入凹九凸交加屈屈曲曲崎嶇崎嶇嶇嶇嶇嶇叱叱水雲掩映煙嵐重疊一道直截觀者

遊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乃喝云且道洞山路頭在什麼處

上堂舉昔日天台國清寺因災劫次有捨得以竹解阿維那背上打一下維那叫直哉你看這風顛漢捨得云君天君天寒山問你打伊作什麼捨得云費却

多少錢諸諸德德打那實實費費費費多也唯當別有道理明眼被僧試出米甌看一為衆決疑已

睡未悟一表自己參辨其是非冷地裏說萬藤脫割古今不為好手有麼若無老僧為你決定去也直

歲苦若苦若出二三留得寒山捨得總分付却掃地底教掃地燒火煎茶燒火者寮兒子莫令空過饒古豐

子到來老僧為伊助過監院維那典座直說更須要知寒山捨得性箇什麼若也不知異日他時總遭伊

把鼻孔領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光利頭淨洗鉢好便住惡便脫好諸禪德莫將世俗見埋沒道人心

上堂洞山深幽且固千年林木生煙霧林間多少葛藤枝左攀右惹難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呵

呵呵將洞山多葛藤元來却是參同笑乃喝云明眼納僧莫容易

上堂但知隨例食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祇如新編駢駢回家奉又作麼生直饒道得更問祖師鼻孔長

多少在下座

上堂棍無穠穠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貢家富小兒揚其奈未老不陽

酸鏡我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上堂但離虛妄各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作麼生是一切解脫拈拄杖云關又云雲門大師在拄

杖頭上踉跳還見翠巖眉毛麼若也不見洞山為你注破長慶來也遂擲下云吹笛打鼓普請看

上堂謝莊主監收云參玄上士味道高人於動靜日用間百事成現受用具足一一要知來處所以古人

云譬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所立洞山分野地之所生或察或昧或

豆或稻然非其人則不能成辦安立既有安立得不勞乎神用然神用雖勞粒粒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

麼處遂拈拄杖擲下召大眾云見麼阿誰無分知來處麼若知可謂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久參先德不在斯眼後進初機不用妄想更依倚箇什麼何不撥開自己心地靈源放出神通光明

消消流注成辦佛事豈不快哉拈拄杖云不是禪通光明又擊香卓云不是佛事遂擲下良久喝一喝

云夜半烏鴉誰捉去大明帶雪還指註

上堂議情安排工夫造作一向羣緣已事竟却不信

吾家止偏知論切真能成正覺嗎一喝下座

上堂舉聖云我逢人即出即入不為人與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即入師云看者兩箇老古雞龜得勝勝此子活計各自分編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劫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作什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與化葛藤裏咬嚼下座

除夜小參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今夜一眾盡是他鄉之子因何不歸阿呵直饒便歸得歸得亦無家正是諸人歸處歸得麼君不問罷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以拂子敲禪床便起

歲日上堂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諸禪德今日人人添一歲還見麼若不見又道人添一歲若見在什麼處安著既見著處處便見出處出處既明方能世出世間於法自在觀自在菩薩將錢買餅餅放下却是饅頭好諸禪德一年添一歲一歲一如來拈拄杖云拄杖子亦成佛也看

上堂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者則頭角生古人祇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現成諸禪德欲知佛底祇諸人是欲知法底祇諸人日用者是是是是是即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救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

出州回上堂山中城裏事不相知有一子未敢泄機候遍到寮中一當面分付直是臨時各自著精彩莫教蹉過
上堂汾州莫忘想俱厭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知德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云為家竭力

發化主後上堂巧者月餘朝東裝有煩知事首座大

眾一動一靜豈不有妙然則勞動者是道人分上無非佛事所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苟契於動靜則無滯於往還心迹不生願逆何咎此則於心無心於事無事又何妨於動靜往還之勤其或得之者正乎心失之者亂乎性蓋得失之自殊非動靜之有異乃拈拄杖擲下喝一喝下座

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仲春漸暄景色明媚一眾高人起居輕利莫有不涉春綠底慶良久云遠道聲空鉢深山踏落花
上堂相地又十日歸來山水中眼開如夢覺其事半成空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人無端向虛空裏釘鐵証或後人今日四月一初夏時節久雨不晴伏惟知事首座大眾道體萬福更討什麼佛性義你諸人各自有眼有鼻有口有耳何不敢去莫妨我東行西行下座

上堂舉雲門云雨不晴師云雲門雖善臨時變豹東刺西刺未免和泥合水和泥合水即且止祇如雲門云刺是那箇刺字真有明眼納僧識麼若識雲門有其氣息若不識納僧有其氣息祇者氣息有鼻孔者辨下座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乃拈起拄杖云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遂擊香卓下座
上堂此事如明珠在盤不撥自轉有底撥不轉按不活又爭怪得老僧要識明珠麼各自歸堂喫茶

上堂聖僧每日入骨入髓為諸人說適來擊鼓重為宣揚更待長老開口動舌又堪作什麼老僧恁麼道也是為蛇盡足
結夏日上堂十方聚會三月一結息狂妄心除苦惱熱獲勝清涼諸大眾減到波羅岸出生死曠以此聖

制故不虛設聲聞緣覺不見不聞三世諸佛祇可自知納僧不出打在縑緙裏動即開眼尿床夢中說夢且向洞山門下九十日討箇活路
上堂舉昔日鹽官常教僧有見性法門開大為亦爾密道二僧往探之既至座下凡百提唱俱不識乃生慢意一日會小釋迦曰你真真心心釋迦遂作一圓相以手捧向前二僧又不識小釋迦云你真真心心便起去師云小釋迦三昧三昧不知洞山門下莫有知者麼是什麼三昧良久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佛鄉人

上堂槌鐘復擊鼓日輪正當午拾得語塞山畫龍却得虎下座
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自信自己佛事難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第相印按不雅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斷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臘月二十新豐一眾納僧巴鼻滴水滴凍
上堂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趙州云我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有年無德洞山見鬼放鷹知主不知其死大眾欲出生死不涉有無大用現前勿隨言語請首座與座及道遙和尚來上堂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昨日監院各今朝首座號緣應百千般立處頭頭妙與座把柄一臨時料架口若能調道遙同

一道諸法立處今已彰作麼生說箇不動真際底道理喝下座
上堂佛法門中有縱有奪縱也四五百條花柳巷二

三千所管絃樓奪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縱不奪又作麼生良久云長把一聲歸去箇夜深吹過泪羅灣下座

因華嚴座主到上堂法界者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乃拈拄杖云不是法界是諸人無始已來靈明那微廣大虛寂之妙體故此土世界天堂地獄六凡四聖情與無情同一無異無壞無雜猶帶網之明珠互相融通更相涉入可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拄杖頭上若爾則何啻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而今百億日月百億須彌百億世界都在拄杖子裏許乃擲下云擲在諸人面前還見麼信得及麼不思議解脫方神通游戲妙用現前非假於他術皆吾心之常分耳喝一喝下座

出州回上堂古人道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古人見不透脫強生節目惑於後人洞山即不然來但言來去但言去有什麼過老僧入州途中晚便住曉便行又善為箇什麼歸來路上困便歇飯便又有什麼虧危今復林下與諸道人相見又有什麼事參退喫茶

上堂季冬極寒伏惟知事首座大眾尊體萬福仲冬已過孟春未來季冬現前過去已過去未來實未來現在當無住三世既不留四時何處去若爾則兩僧門下是是非非長短短有什麼過嗎一喝下座上堂入州憊十日出縣又兩朝此心苟無為動靜皆逍遙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可不逍遙良久云莫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鞍

晚晚上堂舉僧問古德觀面來時如何答云分付典與座又云如何是有漏答云祇難如何是無漏答云木杓師云祇難木杓一時分付典與座更莫外求一現成物雖常式妙在有人有底抵在面前搜不來

推不去縱搜得來又千疑萬慮不敢用有底信手搜來超今越古所以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餽餅諸禪德好省力是即是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無試斷看斷得出僧堂裏一任橫咬豎咬若斷不出有頓新舊二典座

上堂舉古有僧半夜大叫云我悟也僧把住云你悟箇什麼其僧云師姑元是女人做師云善即甚善賺殺多少人却須知有賺人處洞山也有箇悟處且道悟箇什麼化主元是徒弟做美即甚美笑殺多少人却須知有笑人處賺人笑人兩語雙陳飽衲衲子試辨疎親

上堂僧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眾臨筵願清耳目以右手拍禪床一下進云木人撫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床一下進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何不腳跟下為取僧以坐具拂一拂師云華奈腳跟下何進云却是和尚見處師云爾見處又作麼生僧云三十年後自有入來者師云蒼天蒼天復云今日是臘月二十五若作雲門曲又是臘月二十五若作臘月二十五又是雲門曲又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師云雲門云且緩緩為不肯這僧也別有道理良久云一般佛法從人妙兩處請說試斷看

歲日上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無錫也無師云香嚴與麼道奇甚詩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即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墨黲布襦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裝袋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諸禪德洞山與麼為復是不肯古人耶為復扶古人耶試辨看
位春日因雪上堂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

道易成佛作祖難洞山則不然而今坐立一一成佛作祖何更有難有易途拈拄杖云不可不成佛所以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拄杖子喚作成佛不是空聲釋迦彌勒文殊普賢不是空聲而今觸目遇緣萬別千差不是空聲都無實事佛法到者裏也要人有麼有麼乃擊香臺下座

上堂發化主舉王大王向雪峰會長請晏監院住鼓山雪峰謂眾曰有一隻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建立佛事去也有乎上座去中路截住問云承聞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去是否晏云是乎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晏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云與麼則離宮大殿去也晏云何處不稱尊乎遂回謂雪峰云聖箭子途中折了也峰云他道什麼乎舉前語峰云奴奴他語也得乎云和尚脫膊終不向外曲師云雪峰雖為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入洞山則不然云和尚聖箭子途中折了也

云他道什麼師云待伊舉了拽拄杖打將出去一使乎上座於後作箇本色衲僧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鏖三與禪門作箇真正宗匠為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也

不是有眼者辨取良久云洞山也有三隻聖箭子各往一方作大佛事真有家戰將向途中截住將聖箭子總與摺折却來洞山手裏請拈喫有麼有麼若無明日普請向新豐亭上隨例喫茶相送
上堂舉悟本大師云古路坦坦誰誰措足無人解唱讚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深衣漸道春草綠夕拈拄杖云不是古路豈不坦然我措足也海印發光只是少人信復擊香卓云不是還鄉曲且作麼生唱若唱得五音六律應難比步步逍遙達本鄉唱未得也守株月下渾閒事却恐蹉跎過一生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大藏經函上堂僧問施主入山營務事與

星布意如何師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進云恁麼則佛法得人永鎮龍宮師云日月昭彰進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若僧却善知時節進云施主雷恩學人禮拜復云世出世間法立處皆相恭舉奉天便地舉北便知南舉僧便見俗舉聖便明凡以新當見舊以疑方顯幽宜哉一一法所立皆雙兼雙兼不涉二所立無不堪此大解脫門智者乃深諳故石頭禪師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乃拈拄杖云且道是明是暗跳得出也夫奇跳不出且在明暗裏只這明暗也大難明遂擊香卓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又教中云未見自作他受他作自受若爾則禪門與教兼敵體相違故并霞自燒木佛傍僧受殃未審此理如何莫有人明得麼良久云若無人唯澄公首座深明此理希諸高德且暮親而扣之就而明之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擬即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遂高聲叫行者拈起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未審聖壽如何接人師云鮎魚上竹竿進云全因今日去也師云烏龜水僧云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掠虛漢僧又喝師云一任跨跳僧云也不得放過師却喝復云五月六月飛霜散雪中火中藕白蓮紅奈

解夏日小參師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王治化有若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顯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方法界是聖

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右從者裏一時結果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云從者裏一時解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解也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果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諸高德此一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葉被掌大愚遭菜雞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為的于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權佛顯正扶宗立教整頓綱綱縱大知見權大法眼不動不際決勝魔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喝不許一喝用者裏須是具機迦羅眼向未前已前豈提得去諸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因喝送入山小參師云眾中還有具頂門上眼真納干出來照天照地看問鋪席既開當路時行人爭忍不相過師云我者裏釣鱉魚鉞籠出來作什麼進云未審招賢事如何師云你不是賢者進云欲觀深閣內更打一重關師云笑殺傍觀問一棒一喝未當宗乘說妙談玄全乖道體去此二途請師端的師云高麗社家別置一問來進云若然者猶未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是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杜撰禪和進云三十年後有人舉此話去在師呵呵大笑問昔日龍女獻珠得成佛道未審施主設齋還成佛也無師云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進云施主知心如何領會師云知心心事作麼生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却是關緊會得好復云還更有問話底麼良久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逐撫膝云直得須彌巖業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者見得轉地拱手彌勤

攢眉又殊普賢與伊作伴者也不見有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取阿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憶我文告日雲門臨濟德山巖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句一人道黃梁佛法無多一人道我獨尊我獨尊時若見一手拈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獨尊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者一隊掠虛漢總直一期無佛定稱尊若若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即不問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拈拄杖云在者裏祇如乾峰怎麼曾見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辯香便禪却問伊路頭在什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細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似者般和泥合水漢賽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涼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眾休睡睡好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二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金陵報章語錄二

師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皇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歲伏願堯風永扇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共乾坤而久固此一瓣香恭為報國大檀越主特進相公判府左丞伏願舉族享於百祥小大增乎善慶更冀特進相公判府左丞兄弟弟長為佛法之塵輪子子孫孫永作皇家之梁棟此一瓣香奉為提刑大夫運判朝奉洎文武官僚常居祿位然提刑眾官總同二相公夙承佛記示作王臣佛法長興外

護斯在以因向果皆成佛道於是跌坐白槌云法座龍象當觀第一義師乃垂一足云大眾為是一耶見二耶良久云上十一夾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有疑請問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為群迷今朝相公請師當為何事師云看進云與麼則靈山一會今日親聞師云開底事作麼生進云大眾證明師云錯問遠離河山丈室已坐報寧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東西南北進云一言已布王官耳吾道今朝得再昌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相公證明學人禮謝問昔日李公登藥術雲在青天在瓶今日丞相請師未嘗有何言師云金瓶梅藥術雲和衣請進云與麼則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云專學關山路進云泊乎

陸過師云不少也僧問曹溪一路關國人聞報舉一路什麼人聞師云天下人聞進云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且得你承當進云作家宗師師云一任關梨下度復云欲識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因緣自會大眾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眾成佛時節淨緣際會大丞相荆園公及判府左丞施宅舍園林為佛刹禪門固請大善知識開演西來祖道所以教外別傳直指大眾即心見性成佛大眾信得及麼若

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作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為迷來日久乍聞說誠難取信以至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未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弄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一切言句為禪為道有甚干涉直是遠磨西來亦無禪可傳唯只要大眾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泥神通變化眾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足外求蓋根小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人珍寶都是虛妄終不免生死流轉大眾今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願生死流轉復大眾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正法眼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眾言多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眾中真有明眼道人麼今時佛法混濫要分邪正使大眾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良久云我終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乃拈拄杖云釋迦老子又來也只為子孫不了大眾若喚作釋迦又是拄杖子若喚作拄杖子又是釋迦於此裏有人斷得麼若無報寧淨水去也良久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覩遂鄉下下座

因請主事上堂祖師門下燈燈相續心心相印一燈藏而一燈然一心隱而一心照故萬般之事須藉心明心若不明是事失準諸禪德要失準麼僧堂裏大家着力
上堂日出心光曜天陰性地學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直饒識得心地無寸土那微十方自性境界獨事全具若透不過眼不開俱屬臆量已見愚故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所以若

論此事實謂止此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教信乃鳴云向下文長
上堂臘月二十八一年將合敘孟春又到來萬事從頭活遂拈拄杖下召大眾云拄杖子已活也見麼為他無佛法禪道知見所以不被四時入節聲色所轉諸禪德莫也要活麼但是事一時放下當人一大事全體出現自然活著者禪斷斷如虎戴角阿呵呵下座

上堂好諸禪德若能離諸相定入法王家法王法道恢廓無涯威德自在勝伏群邪一心空寂妙用河沙上堂七分八分百億妙門黃龍老傑累及兒孫然則知恩方解報恩莫有解報恩底麼你是箇漢纔聞報寧說汝只道得七八分便好拽倒地上擗面唾涎兼擲與狗喫豈不快哉亦未為分外阿呵呵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上堂舉臨濟一日與普化在施主家齋濟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化便踏倒卓子濟云得印得太龜生化云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龜說細至明日又去一家齋濟又問昨日供養何似今日化又踏倒卓子濟云得印得太龜生化云龜龜佛法說甚龜細師云古人一等為禪得脫脫見處明白得用便用不在擬議之間何也為他無佛法知見為礙而今莫有無佛法為礙者麼良久鳴云設有又打在無事甲裏
請首座上堂一番新一番舊新舊相實要成就諸禪德且道成就箇什麼為成就佛事耶成就道場耶成就叢林耶若與麼成就豈有教外別傳乃拈拄杖云此為復是教內教外是真是舊不得與作拄杖子便成就取好遂擲下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進云何晒之有師

云我笑你隨語生解進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
要禮拜僧便歸眾師復笑云隨語生解復云好大眾
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高明者一窠一
窠不明慧殺人動即依他和尿合尿參
上堂法無定旨深淺隨機通人分上極可自知莫有
通人麼點則不到喝一喝下座

上堂曾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今朝捧上來請
師彈一曲師云大眾側耳進云得聞於未聞去也師
云是何指法僧提起坐具師云莫哉莫哉汝命何太
短進云且喜勿交涉師云不是知音進云不如歸去
來慈願有人憶師云何得忘却焦桐進云在者裏師
云放下著復云通來一曲諸人阿措再為一彈快須
聽取務拈拄杖橫按良久云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
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安其國我國晏然暮暮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
也劉久雨不晴以拄杖敲香卓云新羅在海東臨濟
小齋兒祇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伴狂狂許顛時耐豐干
飽舌指出文殊普賢
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
無憂好諸禪德怎麼也得不怎麼也得怎麼不怎麼
總得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須菩提好與三千
祇下座

上堂僧問將前為得未是作家喝下水當猶為鈍漢
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也是說
道理師云與你一文錢進云今日不若便師云養子
之緣僧便為師云不要哭不要哭問昔日相國之家
今朝佛館之舍木窗見同是別師云白鷺灘頭月進
云不眠睡機願垂方便師云緊擗草鞋曾擬談師云
重疊關山路復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長好諸禪德古人道處今人行處可謂似地拳山不

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良久云祇恐
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上堂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你
出得網來即向你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師云俊哉俊哉快快活活活恰似一隻鷄子
莫驚著報單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待你出得
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快活活似一
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單快快活活似三聖快活
莫有快活底麼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
拽不住

上堂僧問髮香煙上騰集四眾座下為復是神通法
爾為復是總不與麼師云一持破關緊道了也進云
有意氣時亦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你作麼生
會僧便喝師云籠制禪和尚師云擲下拂子云何
不更打一棒僧擬敲師云棒上不成龍問前淨界中
纒一念箇字早是八千年還許學人稱真淨之名也
無師云許進云若然者永劫飄流無時解脫師云百
草頭上為取老僧進云怎麼則小出大遇去也師云
且莫錯認好僧禮拜師云果然復云佛法二字也太
難明三世諸佛向你諸人腳跟下走過你疑要見他
早是眼睛落地焉拈拄杖擲下云你且道三世諸佛
與拄杖子相去幾何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雪峰云南山有餘鷲鼻蛇你等諸人出入好
看師云雪峰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如
箇新婦兒怕人相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長身
失命雲門拽杖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師云為蛇
盡足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師云道我見處處親切不
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稟報單門
下莫有天然氣稟麼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

風且向古人鵬與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起拄杖云舉起也靈光洞耀迴脫根塵復斜
亞云放下也體露真常不構文字不舉不放復名何
物遂擲下云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拈起黑漆盆却是
白甕盃大唐天子笑不休火裏蟬蟻三隻眼參

住廬山歸宗語錄

開堂日宜疏罷師拈香乃跌坐樓賢長老白槌了便
有僧出問草庵孤坐誰知出格家風拄杖橫空未審
是何宗旨師云雲間五老水滿雙溪進云若然者何
為不平難實因藥因救病出金瓶師云一條界破青
山色進云忽遇五馬行春日萬家和氣生又且如何
師云却破關緊道著進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閒光照夜師云靈利納僧問飛錫一聲大地動爐煙
起處遍乾坤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皇恩師
云耶舍塔前消息在進云皇恩答處家師指朝宰臨
筵事若何師云已有隨車雨何須動地雷進云若然
者虎出渡河皆此日珠還合浦賀今朝師云知恩有
幾人復云諸佛心印祖祖傳授所謂教外別傳者著
取其要妙也其要妙之道在人不在教乘所以歸宗
長老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僧俗大眾彼我無差同成
佛道還信得及麼權郡大夫得之以妙明心印印一
郡千里之事則自然殊途同歸一毛頭一一明了一
一無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
假於他術提刑都官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
世界海祇在一毛頭於中行或坐或去或來遊山
玩水選購尋幽法喜禪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
術眾官得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主事民事一一
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可行則印可止則止皆吾心之
常分非假於他術諸山禪師得之三世諸佛一切法

門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法法明了一一無差然後應機接物通變臨時或日月面佛手驢脚或豈佛拈提或呵佛罵祖作大佛事皆吾心之常分也遂拈拂子劃云劃斷葛藤便擲下云是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師在筠州九峰特與晚茶遂舉拂子云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眾寂然為復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恭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却須子細良久云法法

歸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師初

入寺陞座僧問遠公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今當行也方便指群迷師云深進云深意又如何師云淺進云學人如何領會師云點云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云老僧今日失利問遠離九峰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鵲鳴處自花香進云萎花風掃

去香水雨飄來師云公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為少林消息師云今蹤跡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印不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苟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眾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妙良久云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進

上堂為新舊化主云舊者已還新者復作新舊相資放過一著遂拈拂子云不可作新舊會既不作新舊會又落在什麼處若知落處受用無窮若不知落處亦受用無窮知落處受用無窮則可知不知落處因甚受用無窮明眼僧試斷看

上堂舉赤眼因見地便與斬斷傍僧云久暫歸宗元來只是箇行沙門眼曰你纔我纔師云大眾只知赤眼斬地向具僧道你纔我纔且古人見處作麼生

遂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地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箇真天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地舉拂更出誰

上堂頭陀石被每苦裏擲筆峰遭薛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與茶上堂今日乃是第二箇四月不見古人道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雖然第二未免抵是前來孟夏漸熟乃呵呵大笑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西川成都府滿籃子一文錢三箇五箇撒在諸人面前一一可以治病又且不知廬陵米作麼價

上堂師乃到法座前顧視大眾便歸方丈

上堂云南泉斬猫兒與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戴靴鞋出去又作麼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什麼過於此不明并質燒木佛院主肩擔落所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喝一喝下座

上堂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大眾見錢買寶莫受人謾知麼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阿呵呵却憶趙州勸學子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歸宗一曲但向伊道五月二十五且道歸宗與雲門意作麼生今之與古相去幾何又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忽有人問歸宗唱者如何向他道莫錯莫錯且道歸宗是雲門非雲門是歸宗非乃喝一喝云是非總去却是非裏罵取

上堂擲下拂子云歸宗擲下拂子大眾一時覓見任是鶴眼龍睛也須遭伊繫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二十秋風涼冷相及一切佛法現前自是常情不入遂舉拂子云拂子已入也為伊無佛

法知見解會汝諸人見道無佛法知見便道人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作箇無事商量喝一喝云晴屢生上堂舉僧問悟本大師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本云何

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什麼處是無寒暑處本云寒時寒設開茶熱時熱設開茶師云大眾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喝一喝下座

上堂八月中秋涼風蕭索衲僧去來如雲似鶴山北山南有路通一條拄杖橫擔却是即是覺不覺切忌隨他老處脚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淵上座設道吾儂飯熟趙州茶拈出如來一大經卷為諸人徹因拈拄杖擲下云道吾儂趙州茶如來一大經卷此三種法門盡在拄杖頭上擲開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任變通自在受用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淵上座若也不知數日雨寒秋風漸冷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法衣上堂大眾諸佛法衣得之者出三界離五欲成大道度眾生遂舉衣云舉起也地獄停敲鈴羅息戰放下也帝釋搖頭諸天罷樂不舉不放下方法界情與無情同成佛道未審施法衣者成得箇甚麼良久云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長安化主歸上堂大眾一兩絲一匹絹一一盡從盤口現口中吐出濟人間衲僧如何總不罵若也罵家家門裏舍元殿喝一喝下座

開爐日上堂凡夫色眼二乘空寂苦薩色空無礙目前萬象森羅理事融通自在僧堂又添煖火十方高人共會不必更分彼此同是一真法界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十月二十五須知有法難言句本明本妙不假修一隊古佛參堂去

上堂冬後一陽生乾坤解凍通變衲僧莫爭株彼此丈

夫漢日日天真活人人自可見如何都不願隨他物所轉喝一喝下座

啓聖節上堂舜日共佛日長明堯風與祖風並扇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祝延聖壽今正是時乃呼萬歲萬歲下座

上堂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山即不問如何其實師云開聚終日騎牛不識牛進云係麼則從今日歸家去也師云如何是那寶秘便喝師云前二三後三三又作麼生進云謝師指不師却喝云不識雲門關候子等開動著眼瞞瞞復云

那一寶非今非古非僧非俗非男非女十二時中光明短赫還有人著得價麼若有人著得價三十年後不得事負歸宗莫有人著價麼這一隊漢十二時中是箇甚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初圓遂枯拂子云拂子豈不是圓又敲禪床云何曾偏來大眾只這箇圓道色開浩浩眼耳但見開真問歸宗老

上堂納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又驚歎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禪定呵呵呵將此深心奉獻利身則名為報佛恩

上堂好雪大眾米麵柴炭之屬一切成現衆則團圓向煖火困來拽被蓋頭眠好大眾聽得僧堂來却向僧堂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眾休得也無了期共來林下學無爲寂寞同肩一拂子相逢能得幾多時喝一喝下座

化城大師來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得火宅未到實所且在化城今日相逢化城不見實所何在元來只是舊時源上座大眾元來一時總是舊時人伏惟珍重

上堂大眾古人道盡大地是箇解脫法門枉作佛法

會却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歸宗則不然盡大地是箇解脫法門不作知見解會有時見山不喚作山有時見水不喚作水大眾彼此丈夫莫受人說

上堂大眾歸宗不是無禪可談無法可說正價值業不宜久立乃喝一喝云歸堂向火

上堂云今朝正月初五未免爲君重舉新新日月分明禪家且莫奔西還有不奔西底麼且道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初十晴暖春風變變觸目無礙法門大家一時證入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大眾佛法兩字彼此不著便衆中真有師子兒麼不敢望你孝吼一聲使大眾一時頂門上眼開且莫驚他古人殘羹殘飯也難得歸宗今日護你諸人去也暮拈拄杖擲下云南山驚真地解弄者收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暖時來萬物爭妍真待桃花悟道出門芳草芊芊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乃喝一喝云有什麼過暮拈拄杖卓云有什麼患復橫按云德山禪臨濟喝舉世何人解提撥天高地迴萬象開總是僧家好時節遂擲下云是什麼時節喝一喝下座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因甚不知只爲淺深有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百座三昧大眾不知因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筋大眾三昧各不相知因甚不知何呵呵復拈拄杖橫按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草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古人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歸宗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

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眾色薰與麼歸宗不與麼且道與麼是不與麼是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墜墜

上堂山門今日供養羅漢爲十方檀越酬還心願人問短與長復拈起拄杖云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三界不奈伊何堪受天下供養這一隊少叢林漢總好與二十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眾彼我雖殊根塵有異然則性自平等無平等者平等尚無況有不平等者暮拈拄杖云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緣攝下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物喝一喝下座

隆慶長老來上堂大眾教中道佛滅度後爲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然則其爲善知識者亦不可容易親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隆慶禪師斯之謂也老僧與知事首座大眾同增懽慶乃喝一喝云虎溪宗派龍山子孫吉州隆慶大啓禪門古人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暮拈起拄杖云爲是家珍爲是外物大眾却請隆慶禪師決斷擲下拄杖下座

開關福專使至上堂近有人從成都來乃得潭州信却說廬陵米價高暮拈起拄杖云風行草偃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日往月來大盡小盡光陰已去生死漸近大眾總是祖師門下客須知生死不相開且道歸宗與麼說話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上堂舉昔日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臺山者懂懂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瞞唯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大眾雖然不受伊瞞若點檢來也好喫

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眾色薰與麼歸宗不與麼且道與麼是不與麼是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墜墜

上堂山門今日供養羅漢爲十方檀越酬還心願人問短與長復拈起拄杖云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三界不奈伊何堪受天下供養這一隊少叢林漢總好與二十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眾彼我雖殊根塵有異然則性自平等無平等者平等尚無況有不平等者暮拈拄杖云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緣攝下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物喝一喝下座

隆慶長老來上堂大眾教中道佛滅度後爲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然則其爲善知識者亦不可容易親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隆慶禪師斯之謂也老僧與知事首座大眾同增懽慶乃喝一喝云虎溪宗派龍山子孫吉州隆慶大啓禪門古人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暮拈起拄杖云爲是家珍爲是外物大眾却請隆慶禪師決斷擲下拄杖下座

開關福專使至上堂近有人從成都來乃得潭州信却說廬陵米價高暮拈起拄杖云風行草偃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日往月來大盡小盡光陰已去生死漸近大眾總是祖師門下客須知生死不相開且道歸宗與麼說話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婆中棒且道趙州過在什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
不受人瞞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瞞底麼喝一喝下
座

上堂如來大師云不能了自心如何知正道又寒山
普薩云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大眾是什麼直下
了取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知知見分明又擊
禪床云阿誰不聞阿誰不了了心平等若此觀者名
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卓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云船子下揚州大地無寸土蛇咬蝦蟆聲
更有眾生苦葛拈拄杖擲下云今朝二十五喝一喝
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日萬物隨時變地肥茄子多雨足甜
瓜賤紅桃大似拳綠李圓如彈誰識歸宗大道心拈
來一人難辨葛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拈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又作麼生辨若
辨得出不虛在歸宗過夏若辨不出禮拜且替他喫
棒乃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道不假雕鐫人心何須造作但知一切臨時
拈來無非妙藥葛拈拄杖云豈不是妙又擲下云柳
來擲去有什麼過乃喝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古人有大智慧隨宜自在無不可故僧問古
德如何是古佛心答云墻壁瓦礫是僧云墻壁瓦礫
豈不是無情德云是僧云無情還解說法否德云常
說懺然說無間歇其僧於言下大悟禮拜無情說法師

云古佛身心如飲醍醐渴心永寂奇特甚奇特安樂
則不妨安樂若是德山臨濟短絲兒孫他亦不喫這
般茶飯何也不是他所食之物且道德山臨濟見孫
所食何物良久乃噓噓佛法門中可謂刀刀莫辨魚
魯難分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五莫問起佛及越祖但祇粥飯

飽便休日月朝暮自回互葛拈拄杖云回互不回互
佛殿走出三門僧堂越過廚廊拄杖子穿却諸人鼻
孔迴而更相涉乃擲下良久云不爾依位住喝一喝
下座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廬山北到江州葛拈拄杖擲
下云若知撲落非他物須信縱橫得自由
解夏日上堂四月十五結夏七月十五解夏世俗諸
中有秋有夏有解有結佛法門中無是非無得無
失莫非妙用有時結也九十日內水泄不通聖凡路
絕誰敢咳嗽若咳嗽也須是你解咳嗽始得有時解
也十方通徹去來自在亦須知有路頭處處始得且

道不解不結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昨日撞鐘說法眼
入塔今朝擊鼓集禪眾陸堂千般時節萬種因緣總
不出這箇大眾且道這箇是什麼乃喝云異生見解
我執不同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今朝八月中秋正是月圓當戶所謂盲者不見
非日月之咎故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迷者自迷
悟者自悟大眾當知不得莽圖
上堂一切眾生總一般妙明日用更無偏等閑却被
邪師指剛道西來別有禪葛拈拄杖云且道是西來
是妙明心地復擲下云試斷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一
秀長安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州巧士纒年去次第歸來復納疏打鼓普請
共證明今朝九月二十五大眾證明則不無須知鉢
盂飯粒粒皆辛苦鉢裏飯滋味大眾總知歸宗道本
朝九月二十五且如何良久乃呼侍者恭退請諸
郡化主喫茶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一天下燒爐開納僧頂門眼依樣
塵埃歲月既已往死生運到來床添新蓋一任掌
成堆遂拈袈裟角云大眾人人有分須是頂門眼開
始得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人所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師云不妨簡要
只如開單展鉢拈起把筋揚眉瞬目有什麼妨處行
住坐卧動靜去來又有何異葛拈拄杖敲香卓云妨
箇什麼復擲下云不可喚作忙也敢問大眾那事作
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唯二
乘禪定寂滅為樂是為真樂學般若菩薩法喜悅
為樂是為真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樂
是為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冰冰地是謂
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
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
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不為樂
也且道歸宗一眾在三種內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
主設餅飯依規錢參退僧堂內普請喫茶去喝一喝
下座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
日了好大眾修山王見處與大眾見處日用無差大
眾見處與歸宗長老見處日用無差歸宗見處與雲
峰山王日用無差雲峰見處與深首座日用無差乃
喝云莫分彼我我無差心光共曉日用堪誇葛拈
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曉擊香卓云阿誰不聞復
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還
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總是選佛之人既到歸宗門
下須是一箇箇心空及第歸不可作長行粥飯僧彼
此出家離世俗誰言祖獨有南能
上堂今朝臘月初五有事為君直舉靈湯禪師到來

教高十開府差時與實不弊所好臨時取辦然
一歸宗不妨却分賓主乃喝云且道是實是主復
喝云實上歷然久矣到此也須舉箇

上堂獨樹不成林人人總知有梵刹一繞與大家出
隻手驀拈拄杖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復擲下云各自
看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為重舉驢脚佛手
總現前明眼衲僧多拳肉喝一喝下座

上堂蒲目文殊普賢境界直下分明道無不在暮拈
拄杖擲下云拋來柳去有什麼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暗時來萬化可憐到處桃紅柳綠
石頭也生暖燄暮拈拄杖擲下云有慈氣時添慈氣
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徇文字此是
百丈大智禪師舉揚大眾作麼良久云在家疑是
客別國却為親喝一喝下座

上堂南閩浮提衆生以音聲為佛事所謂此方真教
體清淨在音聞是以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
一一從音聲演出乃至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種種
禪道莫不皆從音聲演出庭前柏樹北手藏身德山

呵佛罵祖臨濟喝豈不從音聲演出何況世間所有
一切事法不從音聲成就者然後音聲無盡演說無
盡見聞無盡利樂無盡苟入此法門得施陀羅二珠
自在海良久唱云十方羅漢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正是清明景序登獨游人往來
更兼蜂狂蝶舞須信自在神通彼此性真妙具萬物
總非斷滅納僧別求禪悟樂本逐末喝一喝云驢年
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刻久雨不晴船子下揚州東海
鯉魚打一棒洵庭湖裏浪滔天須知大道不無偏喝

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戶祖意教意同別
但看鷄寒上樹鶯拈拄杖云春無三日晴夏無十日
雨復擲下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喝
一喝下座

上堂如來世尊云菩薩覺成就故不與法縛不求法
脫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
一切究竟覺彼此成佛故如是則僧也如是俗也如
是凡也如是聖也如是賢也如是愚也如是善也如
是惡也如是是擲下云如是如是

上堂舉西天昔有七女遊屍臨林見一死屍妹問姊
曰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姊曰妹妹妹應答姊曰在
什麼處於是空中散花女曰空中散花者誰應曰我
是帝釋見聖者善說般若感我天宮特來散花聖者
欲何所須我當供給女曰別無所須只要箇無根樹
了帝釋曰我天宮無種不有若要無根樹子即無女
曰帝釋帝釋應答女曰這箇是什麼帝釋遂隱去大
眾且道帝釋是會了隱去不會了隱去又道善說般若
若感我天宮又道無根樹子大眾且道善說般若
不辜負聖女若也不會不得辜負帝釋歸宗亦有箇
無位真人慈慈癡癡疑疑跛跛擊擊且恁麼過時喝一喝
下座

王主簿到上堂僧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
子和尚又欲糞掃堆頭擊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
許學人點檢也無師云且莫造次學云和尚坐斷廬
山為什麼不識某甲這話師云三千報學云開師云
點學云劉師云念汝做街坊復云憶在報學時彼彼
各年少而今住山來各各已衰老休人聞短與長
相逢把手呵呵笑呵呵笑道遇自合無為道暮拈拄
杖敲香臺云不可不自在復擲下云不可不逍遙喝

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鞞羅地唯有歸宗
老較些子黃龍下見係一箇箇剝剝地祇有真淨
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道還扶得也無師云打學而
前極極却進云若不不同床睡焉知彼穿穿師不對進
云這箇為上上根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
對進云非但和高一場懶懶學人亦乃一場欺騙師
云三十年後悟去在復云一切禪與道觸目無非妙
實隨但臨時不要生機巧為拈拄杖云世諸佛說
不到諸代祖師傳不及遂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
座

住寶峰禪院語錄

師開堂日接得左司手中疏乃示眾云左司傳授祖
赫現前泐澤把呈分明應取薦與不薦却付與衣白
表白擬接復收迴云不見到權柄在手縱奪臨時非
但泐澤如是左司眾官神通變化各各具足却度與
表白宜能於是就座問話單師乃云適來白總云法
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且道何名第一義如何所觀
大眾當知欲得分明現前可以直截自觀若能自觀
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而今莫有能自觀者
麼既能自觀即能他觀且道即今左司眾官僧俗大
眾一是一箇什麼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可謂
一圓妙一本靈一神通變化總不欠了無
生死可相關若不能自觀者為迷真覺性理却受輪
迴然洪州乃江西大都督府古久已來人傑地靈佛
事興盛昔有馬祖以禪道化人亮座王乃教法救世
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曰心如上
伎意如和伎者又爭講得經亮乃抗聲云心既講
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

出去祖召云座主亮翅百豁然大悟師云而今聞却
是虛空講得多便向虛空裏釘樞殊不識馬大師神
通光明解黏去縛又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
侶者是什麼人祖曰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
道師云禪門多作奇特商量玄妙解會又不見馬大
師威光自在長補短又大梅初參馬祖問如何是
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如今往往向即心裏喪身失
命須運他馬大師觀機設法應病與藥一切臨時無
不可其大梅家馬師開示露悟本心一得水得更
不他觀直入深山庵居屢次後因有僧遊山見之問
曰庵主住此山多少時梅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僧又
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流去祖聞之令一僧
去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梅曰馬師
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
法又別梅云作麼生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師云且
道馬大師還有為人底意也無梅云這老漢或亂人
未有了日在任汝非心非佛我祇即心是佛師云知
因方解散恩情迴舉似祖祖召大眾云梅子熟也龍
居士遂去問梅曰久稱梅子熟還許學人摘與也無
梅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核子
乘師云且道此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梅臨邊化
時聞聽風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善護持之吾
今遊矣師云大眾既非他物是什麼物復云近有無
蓋居士曰大都此物非他物豈有南宗與北宗如今
衲子多是爭南宗北宗雲門臨濟却被箇俗漢子點
破雲門臨濟兒孫不勝懺懺久立諸官伏惟珍重
入院上堂馬祖傳心石門泐潭乾師總師前三夜三
老僧到來如何指南遂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
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良久云我
雖與你同條生不與你同條死乃擲下拄杖喝一喝

下座
因雙林下生長老來上堂云寶山不易到既到莫空
迴莫有不空迴者麼遂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
不見雙林釋迦老又問彌勒下生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二十五孟春猶寒人共舉分明佛法
不二門甜者自甜苦者苦喝一喝下座
開馬祖塔日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有利無利不
難行市家門外絲柳垂不獨春風折桃李馬祖堂
開二月初二觸目遇緣法門大啓不如歸去來良久
云向什麼處去馬祖堂中燒香罷僧堂裏喫茶
施主看藏經請上堂云毗盧藏中有大總持舍具空
而體寂鏡妙色以圓明為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大
藏教盡在裏許阿誰不見阿誰不聞聞見分明是箇
什麼喝一喝下座

出外歸上堂歸來問二月間寂實山中城墜耳目盡
塵勞萬事空春水綠野花紅須信禪家真覺信手
拈來一枝草臨機生殺任西東
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馬
大師也是看孔者麼然現前一象雖不受馬駒所踏
是不可忘古人大慈悲故誰敢從來今日清明良久
云與大眾同到塔上燒香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野草開花相共乘信手拈來
一玄一玄疑人莫認庭前樹中莫有不受惡水澆者
麼遂拈拄杖擲下云祇這拄杖子亦不辜負大眾喝
一喝下座
上堂時光迅速那事如何雖然如是我我不敢輕於汝
等汝等皆當作佛故先覺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焉
拈拄杖云不是究竟覺遂擲下拄杖云拋來擲去有
何障礙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知事首座大眾尊候萬福良久

云山前大小麥穗也未直歲照順牛馬莫教踐踏
苗典座厨中調和眾口監院庫下坐靜帷帳決勝
里諸尊舍各各照顧火燭勝上座設飯供養馬祖
大寂禪師大眾總飽老僧亦飽焉拈拄杖云拄杖子
亦飽山河大地亦飽遂卓云恭退堂中喫茶
上堂擲下拄杖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物縱橫
不是塵既不是塵是箇什麼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
身山河大地諸人總見那箇是法王身良久云只為
分明極都緣日用觀

上堂一夏九十月看看將欲暮為報求佛人今朝七
月一教中道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且道如何是無為
佛身於此薦得不得四時之所遷萬物之所變若也
不薦入漸老又經秋等閑白却少年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禪家安閑國土甜則甘草元甜
苦則黃蘗元苦若也得意忘言自然超今越古
上堂古人道空聲有差天地懸隔且道毫釐差又
如何良久云僧堂裏喫茶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戶月不照人人不
問月彼此不相干趙官家國土不如歸去來田中晚
稻近日好雨喝一喝下座
化主迴上堂演上人今日作齋供養羅漢為供養過
去耶見在耶未來耶若供養過去已過去未來未至
見在無住三世既不一心何所依乃召云演上座
正好供養過去亦如是見在亦如是未來亦如是彼
亦如是此亦如是一切諸法亦如是復召云演上座
正好供養未來亦如是如是如是
上堂道德經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師云達人到此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十方世界只在目前
上堂一年十二月條忽又臨頭入漸老水長流世有
何人便肯休休不如歸去來自有無繩水牯牛喝

一喝下座

上堂方上人今日為施主供養羅漢且道羅漢來也無若來在什麼處若不來又供養他作什麼乃顯謂大眾云要識真羅漢麼元來總在這裏復召云方上座還見麼正好供養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不生一不滅性真妙明常住世間清淨本然周遍法界若也如是萬兩黃金亦消得若不如是滴水難消老僧隨例發髓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聖節上堂率上之上皆屬土土率土之民莫非王民今朝臘月八日當釋迦如來成道之辰是今上皇帝

降誕之日所謂前聖後聖聖德共明人王法王王道同久應千年之慶運統萬國之歡心伏惟皇帝陛下

萬歲萬萬歲復召眾云大殿上念佛祝延聖壽下座上堂眾佛在之日有一女人禮佛乃於座前入定佛

遂教文殊出之文殊入百千全剛三昧出女子定了不可得時有網明亦入三昧唯彈指三下女子從定

便起師云且道文殊與網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擊動法鼓

大眾齊到座前與網明出女子定為是問是別不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眾總是祖師

門下恭玄上士試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閒觀嗎一喝下座

上堂數日出入或風或雨或陰或晴或聚或散或癘或村或縣或邑及至歸來三門依舊向南開復云大眾歸堂喫茶

上堂出家沙門清淨佛子莫於袈裟下失却入身所以古人道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債且道

袈裟下了箇什麼伊業障本來空未了箇什麼還須償債債出家門中也須子細不得芥肉一等行脚離

鄉別井出一叢林入一叢林訪尋善知識決擇生死

直須子細假佛了得我更問你只如僧問雲門二祖是了未了雲門云確眾中作麼生商量時中如何受用大眾要會麼良久云昨日化主歸山一年在外化導不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喝一喝下座
上堂西翟耶尼北鬱單越家家門前長安道到處通徹暮拈拄杖云拄杖頭上千差萬別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座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三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四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金陵報寧語錄三

上堂今朝欲入室侍者報言恭提鐘并擊鼓分明爲指南非但鐘鳴鼓響飛禽走獸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昨日仁人設齋一一爲諸人徹因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老僧亦在其間良久云欲知端的意盡在不言中下座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金銀琉璃椀成土禪家如意自在心妙用縱橫無不是彼此男兒大丈夫勸君莫愛他人語

上堂三月本不生二月何曾滅不滅與不生生人心自分別分別既生一切皆寂滅山河大地不可不寂滅如今一一現前不可不寂滅大眾遠入此境界麼即今又總在何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大地不晴久雨雲門劄意分明衲僧如何伸吐葛括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劄久雨不晴臨時變化不涉途程遂擲下云切忌隨他拄杖子去下座

上堂今日三月十朝衲僧知見雄豪步步直須有主擬議打折驢腰

上堂先上座煮藥黃粥供養禪衆喫了總觀胸胸地掛起鉢盂知恩方解報恩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趙州老直饒當下見得個儂分明不隨古人言語所轉各證無生法恐得大解脫須知三年一閏九月重陽是何宗旨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五佛法未嘗開阻開單心印發光何況上來下去大眾了然生死不相干快樂自在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十衲僧門風壁立不是宗乘猶爲欲破禪家法執速拈拄杖云若喚作拄杖子勝汝眼

請不喚作拄杖子避色逃聲乃擲下云還我師子兒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日色十分顯露人心纔有是非便被浮雲點污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二十大道本無拘執放開把住自由還要人人悟人喝一喝下座

因施主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僧俗男女平等心一一皆同證法界

上堂今朝十月初十滴水滴凍禪衆上來長老說夢忽然夢裏覺來顯發人人佛之妙用乃垂一足云不是佛之妙用又喝一喝云不是佛之妙用大眾上來

下去不是佛之妙用復召云大眾分明是夢師一日到法座前乃提起數珠復顧視云大眾數珠一百八便歸方丈

上堂茲日夏首衆僧結制之辰泐潭山比丘克文與清淨大眾嚴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本際涅槃自性無繫屬故今我敬請不依聲聞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三月安居爲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請諸師衆清淨梵行若能如是所謂如蓮華不著水心清淨處於彼

上堂清大師則上人數年在浙中緣化石覓供具等此者迦山不勝欣喜然於道入分上一切所作而無作意既無作意即是無功用大解脫法門所謂無爲而無所不爲信手拈來不勞心力種種聖像種種經卷種種莊嚴種種供具種種佛事葛括拄杖云總在拄杖頭上東浦西沒南浦北沒撒開也堂上庫下佛殿僧堂及諸寮舍種種莊嚴種種清淨法喜禪悅遂擲下云撲亦撲不破湯亦湯不散來無所從去無所至無成無壞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若信不及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現法界寶光化佛如雲

集此是如來前自在却還清公大師伏惟珍重

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爲報禪家真茶園水青山在目前一一分明佛淨土擬心早不淨了也不擬心又作麼生歸堂喫茶

上堂倏忽又是五月時節交參總別同異成壞重重一一融通皎潔葛括拄杖云一切時分總在拄杖頭上不見有一塵一衆生不成佛者且道泐潭山一衆有不成佛者也無不擲下云是成是壞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復端午隨衆生心解分布椀子雖然應所知要須一一知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葛括拄杖云若知拄杖子來處即知一切法來處所以道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只如大眾從甚麼處發現一一分明在目前若知發現不妨奇特若也不知何名出家遂擲下云只者末後一著也大難會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半爲衆決定斷普請共成佛不須怪老漢下座

出外歸上堂古人所謂有物流動人之常情情若不生則老僧出入動靜無去來之作自然人事周備又何妨遊戲神通藏法喜禪悅樂則與大眾同住如來

寂滅海究竟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初一爲報諸人真自屈日用無非大智門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般若靈智拔二親而歸佛國沙門誠信設一飯以飽禪僧因緣既在功德何窮葛括拄杖云所謂靈源明皎潔枝派開流注乃擲下云恭同不二心歸堂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却歡時光催急看看解夏到來拂拭拄杖與笠無非妙用神通蓋是心心證入不須向外馳求拋却自家城邑

上堂今朝又是七月一夏去秋來自相失各悟自己性無生人人當下成佛說大眾莫道我不受者惡水潑如今叢林多作此解

上堂舉古德問僧云是什麼聲云地咬蝦蟇聲德云將謂眾生苦更有苦眾生又有古德問僧曰是什麼聲曰兩滴芭蕉聲德曰莫謗如來正法翰曰云有一轉語可以安邦定國主聖臣賢有一轉語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婚若是辦得出許你十字街頭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草米接待往來真善知識若辦不出

上堂但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暮枯拄杖云不是無生聖著你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是知見誰不明了誰不具足阿誰無分不是頓入闍老子呵呵大笑云泐潭山裏一眾若於者裏薦得去盡伴雲門煇赫兒孫若薦不得總屬闍羅老子所管逐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昨日有人從袁州來却得洪州信說道長安米價高福建路易枝熟前三三後三三泐潭山裏五日一捺下座

上堂今朝又是九月一暑往寒來春復秋須信人人

一段事不同時節逐逐流既是人人一段事為什麼有信者有不信者不見世尊云一雨所潤三草二木上堂舉古人云如珠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眾開單展鉢拈起把箇一切時中所作所為又何假人撥而後轉乃至雲門樹餽趙州栢樹德山栢樹臨濟喝又何假人撥而後應自是你諸人不悟後錯會又干他栢餅栢樹林喝甚麼事豈不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合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蓋大地是箇解脫門任作佛法會却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師云大小雲門錯下

名言好與三十棒如今既不喚作山不喚作水又喚作什麼若有明眼衲僧辨得出三十棒却還泐潭若辨不出三十棒分付閑柴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心即知見知見即如空師云若道是教外別傳又說道即如今況此一心知見為復是諸人即今一心知見為復是諸佛知見若道是諸佛知見又有何差別試為泐潭定當看若定當不出虛消息施

上堂今朝十一月節候又嚴寒倏忽光陰過死生君自看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須知人人赤肉團上有物能隨萬事變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山玩水師云且道雲門答這僧不答這僧莫謗雲門好若道不答這僧什麼處是不答處眾中多是師承學解承言者喪縱不在文字語言上又打在無事裏所謂滯句者迷若識得雲門大師即識得自已可見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上堂祖師西來教外別傳所謂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大眾人各有一頭水牯牛駕箇車子即是毛色有異心相不同有赤者有青者黃者黑者如今莫待下痛鞭各自拽箇車子歸堂喫茶去下座

元且日上堂問話畢師云一問一答皆是當人各各神通光明清淨妙心一一從自己運將出來短絛現前自是眾生迷情不覺不知改日新年伏惟知事首座大眾尊候萬福良久云昨日今朝事不同人人依舊主人翁雖然平等添新歲華覺元來總是空是空却不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共同喝一喝

下座 供奉羅漢上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未有一法不從心之所生心若滅也一切法滅所以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三際既不有一心何所生大眾但盡淨想盡證阿羅漢淨想不盡總屬流浪生死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人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又拈起扇子云踉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好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佛手開驢脚步東西生緣別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供奉羅漢夜來四方高人誦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一遍大眾作麼生是安樂行擬心早不安樂也乃喝一喝云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法身北斗裏藏身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栢餅豈不是安樂行以至僧俗大眾一一清淨光明住持豈不是安樂行乃至一佛二菩薩一一羅漢一一辟支佛無不清淨實相住持所謂安樂行也大眾唯有警中寶珠不安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足十二時中光明如赫阿誰欠少還會麼歸堂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勸僧門下有貧有主有時節也和其光同其塵四五百條花柳巷三千處管絃樓有時上也會賊馬殺手賊披毛戴角入鄆來侵鉢羅花火裏開大眾只如賓主未分時如何今朝三月十五

章江長老來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泐潭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伊道遠離洪井深入寶山大眾且道

下座

下座

下座

下座

下座

下座

下座

下座

是問是別忽有箇衲僧出來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也難得須是實到這田地始得若未到且不得草草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山玩水而今多作自己會承言者喪既不作自己會又作麼生會滯句者迷德山入門便棒其僧擬議山云不得作棒會既不作棒會又作麼生會臨濟一喝不作喝用既是一喝何故不作一喝用宗旨如何其宗旨者諸佛諸祖教外別傳不屬文字言句其文字言句是心外戲論之法既不屬戲論直須自悟若自悟也事同一家苟不然者彼我途轍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栽秧漸漸南畝半飢半飽淡飯糞泥裏山裏可憐許雅有高僧總不知各自歸堂喫茶去

上堂僧問門下有春有冬有秋有夏有陰有陽有晝有夜天地蓋載日月運行成就四時長養萬物善知識者觀機設教應病與藥成就眾生種種方便亦復如是然則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眾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性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大眾要得生死不相續妄心滅但直下識取自己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則自然生死不相關共生慶快所謂一得永得若信不及不聽受則沉在業識無明海喝一喝下座

供養爾漢上堂大眾一切法即諸佛法一切心即諸佛心一切語即諸佛語一切道即羅漢道法也心也語也道也且道是一也是二也是同別也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上堂二月復三月一一應時節柳絲弄春風梨花白如雪門門法界門法法離言說暮拄拄杖云欲知交

參處杖頭諸佛刹乃擲下云不妨拋來擲去總在諸人眼晴裏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普天之下好雨非但百姓歡語老僧不勝手舞何也豈不見乾闥婆王奏樂迦葉起舞直得須彌波羅海湧騰波濤拄杖云大眾一波纔動來波隨萬法皆從一法歸納子大家同會取七顛入例總光輝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又是三月半離念身心發彼岸浪其所以歸自然兩箇五百作一圓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世尊問波斯匿王曰汝以何相觀佛王曰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佛實相觀法亦然法界眾生界根根塵塵一切清淨大眾欲識如來大寂滅汝但盡攀緣喝一喝下座

閉馬祖塔上堂禪宗門下總有關捩子應機接物有開有閉苟開而不能閉喪家失計閉而不能開誰辨往來或開而能閉也不妨遊戲閉而能開也重重善閉或不開不閉則又作麼生大眾僧堂裏隨例軟轆餘頭橫咬豎咬喝一喝下座

上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喚什麼作釋迦老子擲起拄杖云假名三十二八十也空聲一切人間總強名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天心得自在盛衰復清涼衲僧如鷹得珍重法中上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云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難元來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復難如今學道者如恒河沙見性者未有一佛又言性成無上道永嘉云自性天真佛雲門云如今諸方多是說心說性教殺少哩師云雲門又不許說心說性佛言性成無上道且道佛說底是雲門說底是大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上堂知事首座大眾出入相拋歸來依舊南山對北

山空者自開關自開關彼此不相開依舊水雲間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法大意門云春來草自青又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忽有人問泐潭如何是佛法大意何伊道又雨不晴此三轉語有一轉語可以作諸祖之秘關菩薩治一切眾生病有一轉語可以作諸祖之秘關菩薩直截之要道有一轉語可以作衲僧解脫大道場是禪者放身命處大眾若擇得出出久客歸家若擇不出若行人失路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佛如來說一切眾生身中有三大何者為三體大相大用大又古德云十方無礙落四面亦無門露髣髴赤漉漉沒可把既沒可把喚什麼作三大莫有人擇得出麼若擇得出不妨好手若擇不出眾生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眾好雨點點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麼處莫是落在法堂前麼莫是落在田野中麼莫是落在山林間若是通達底人神通妙用無不可有一般人更不求妙悟但作平常一路實頭見解又喚做不走行人此之見解未出常流若妙悟明眼人他一一知來處一一知落處更不顛預大眾且道落在什麼處久參先德一舉便了後進初機更宜子細

因雪上堂舉龍居士辨藥山因緣師云全禪客當斷不斷送還其亂且道全禪客當時合下得什麼語免被龍公折挫如今莫有扶持佛事者麼出來問發大眾眼目亦表自己參學身心如無老僧爲你說破今日臘月初十山門街坊再有人察打疊忽有人問諸丐者已在寮中時又有麼生良久乃喝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

上堂今朝又是三月一大道何曾有得失桃花處處靈雲心却笑玄沙弄不出只這弄不出罕遇知音

上堂今朝七月秋初一時節循環夏又畢神僧活計
拄杖頭去分付今無固必去住自由且道祖意是
是別只如古人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意旨如何喝
一喝下座

上堂雲門云久雨不晴別大眾且道雲門一割與德
山林臨濟喝是問別若道別祖宗門下豈有兩般
若道問爭本德山臨濟雲門家風有異神僧到這裏
如何剖判若剖判得出可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
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割今朝三月二十五
各自歸堂喫茶去

上堂舉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黃梅有何言
教旨趣傳授盧曰彼持授者唯論見性成佛不說禪
定解脫無念無為宗云何故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
為盧曰况是二法不是佛法不二之法宗云如何是
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名佛
法不二之法師云彼時小可禪道早是半了也如
今叢林多是唯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為且道六祖底
是如今底是分即是不分即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
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兼管如世間
道路有直有逕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即行可止
即止大眾還識泐潭老僧麼良久云將此深心未摩
刺是則名為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師首座時在仰山結夏小參云真有其師子兒試出
來對眾哮吼有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知是不是是
即也人奇僧問鐘聲繞動大眾云臻禁足已臨如何
拍示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莫便是和尚為入處也
無師云多是向言句中轉却進云一室風冷淡千古
意分明師云且莫亂道僧問水占有一室風冷淡千古
不知未審不知箇什麼師云道進云忽然知後如何
師云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筆未盡者箇何師使喝

僧云好一喝木無斷在師云與棒且待別時復云更
有問話者麼良久云泊合放過乃喝復舉拂子云耶
耶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木盡向
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
者麼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云知音者少所以此箇
學論實不論虛參須實悟悟若纖毫未盡總
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
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
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冰冰地
便為究竟殊不知却彼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
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或又執箇一切平
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是地是地是山是山水是水
僧是僧俗是俗人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
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似佛手
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
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是某州人
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為須要平常一路子
以為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
落墜天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
不得緊把著恐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
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
西南北無不可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
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
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摸子
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
大師云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使用立處皆
真他不說古又如今又如何者語得那語不得那
裏是虛者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
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
忌諱自縛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儂分

明去也是箇木裏懸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
與萬法為侶者短絛底丈夫漢誰斷斷斷千變萬化
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使好近前尋口擗拽下椅子擗
向三門外喝散大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
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裏裝七頭八倒呵
佛罵祖去也喝一喝下座

師到崇勝眾請小參僧問未明心地印難過趙州開
如何是趙州開師云過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作一問相師云且喜勿交涉
進云也不得歷長為眼師便喝復云更有問話者麼
良久無人出師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說事亦不妨
說理亦無礙為報學道人莫作理事會阿呵欲求
長須入水是非中聲色裏放一倒扶一起是何宗囉
囉哩舉拄杖云拄杖子變作觀世音菩薩以甘露
水灌入你諸人頂門裏還有眼開心悟神清氣爽底
麼乃喝云莫妄想活落落須彌山把便撲擲下拄杖
云那耶三十三天不知不覺帶釋居善法堂為諸天
說法勸喻云汝等諸仙豈是閻浮提釋依佛歸依法
僧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食肉不
持戒廣作善業來生此間受種種勝妙快樂汝等
諸仙不得一向迷於妙樂須知無常念念不停念念
遷謝速疾便是到來相將墜汝汝等當求不來
不去不生不滅究竟解脫淨淨涅槃之樂師乃噓噓
今日為衆竭力禍出私門笑破衲僧口然雖如是也
不得草草乃撫膝下座

師到九峯山眾請小參僧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
前三三即不問如何是後三三師云云云恁麼則
進前三步也師云開進云大眾證明真善知識師云
杜撰衲僧復云大眾此事若全提也便須先却院散

明去也是箇木裏懸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
與萬法為侶者短絛底丈夫漢誰斷斷斷千變萬化
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使好近前尋口擗拽下椅子擗
向三門外喝散大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
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裏裝七頭八倒呵
佛罵祖去也喝一喝下座

師到九峯山眾請小參僧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
前三三即不問如何是後三三師云云云恁麼則
進前三步也師云開進云大眾證明真善知識師云
杜撰衲僧復云大眾此事若全提也便須先却院散

善公倒頂彌山踏翻四大海三世諸佛諸代祖師
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填其溝壑其容雖然如此盡
法無氏且向世諦流布建化門中即不可乃拈拂子
云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總在
拂子頭上分開也懷州牛喫木益州馬腹脹天下兒
醫人炎豬左膊上以拂子左邊敲云太虛為鼓須彌
作地遂蜀云葉葉開市裏識取天子將錯就錯以拂
子右邊敲云大地作床長天為幕厥倒打睡百草頭
上駕取祖師病鳥栖盧噫九年空面壁撫掌不回頭
笑致傍觀如今莫有備觀底麼良久乃喝云洎合併
因尺智又舉拂子云穿却你鼻孔却脚跟下走出
東西南北上瞞人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阿喇喇遂
擲下拂子云是什麼下座
師到大愚眾請小恭師云二三月來天氣和暖萬物
生長百鳥和鳴桃花紅李花白到處園林翠連青色
誰家牛心賞勝踏青唯有古寺老僧坐對庭前遂以
拂子敲禪床云敲柳打鎖出釘拔楔土有髮頭相吞
野狐為若夫孤疑淨盡眼光電掣南北東西有誰
辨別還有別底麼試出來撫掌呵呵大笑打箇筋
斗供養大眾一者慶快平生二與天下人作標榜有
麼有麼祇為情生智鬧惹愛體殊我者裏不免拆衷
離補西單去也以拂子盡云十方世界有雜碎何處
更有山河大地耶看看四大海水在諸人面前滔滔
地氣象萬端魚龍變化還見麼見則不無忽然有箇
巡海夜叉出來道禪和子如何是脫生死底句向他
道什麼即得若不向他道被他一吉棒打殺饃魚
蟹喫當此之際以何為身以何為心以何為人以何
為我以為佛以為祖以為禪以為道會麼
良久云五更候早起更有夜行人乃以拂子擊禪床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五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偈頌下中

副法門入福深錄

僧請問三聖問雲峰云透網金麟以何為食峰

云待你透出網來即向你道聖云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以頌示之

漈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機施

網霹靂一聲天地開

雲峰云老僧住持事大

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優處亦堪優可憐滯句本言

者非非非空白頭

僧請問丹霄騎聖僧意旨如何

千空萬化七顛八倒騎却聖僧踏倒水滸釋迦起身

北首怡道齊會此意實來者硬

僧請問雲峰真淨地因緣

打與直北道相連一會家空門能合調長慶解隨帶

古曲非自律南山驚算地何人知妙訣的言是空妙

僧問南堂問和尚大隨隨話圓以手翻覆示之

其僧不肯少負於師師以頌釋之

少室之妙訣觀根而密付大隨曾泄機南堂亦失根

翻手與覆手脫履客處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

柳金鐘觀鐵鼓水東流日西去

僧問問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雙靈光萬化千變

僧請益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云普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分妙不妙

僧請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

上行

目前前路誰解通方東山水上求者添添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徧現煞分明

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豈行承此箇方言外度迷情

僧曰眾中多以無事尚師復成頑

多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有無俱勿念自可割愛音

落落雖冰應寒家不在尋官萬化首都祇屬于今

僧請問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人意山云

是土賊時汝來求流

是土賊時水東流刺刺刺笑不休好是自從校子

去更無人解道面油

僧問趙州問僧問僧問了話或云有此語或云無

此語師以頌決之

庭前柏樹子趙州無此語若若本人直下未相許

庭前柏樹子趙州有此語為報同道流說面如何舉

僧東雲門北斗裏藏身

東浦西漢北斗藏身法王法公德非有際

趙州問破婆子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入難曉是非長短任君

甚老婆被伊勘破了

婆子云好箇阿師又與麼去

臨岐有水復有火遇踐即貫全可可臺山一路去無

差幾箇有人脫羈鎖

庭前柏樹子二首

庭前柏樹子我道不如松枯枝折落地打着去年樓

造化無私不思刀一青黃歲寒色長短大小在自

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頌黃龍和尚車不佛手驢脚生緣

我手何似佛手翻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

設為開口

我脚何似驢脚隱顯于差萬錯欲開全剛眼睛看取

目前善惡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迷天路太空雲破日華

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鳥窠和尚吹布乞

鳥窠吹布毛紅百方高道工因好初南國人帶刀

僧問雲門如何是摩訶之機門云擊

有問啞家機雲門答云書昨日雷轟天夜來山水長

寶壽問堂三聖推出僧

探騎乘來捧下堂聽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石火光中電影分怒雷隨震動乾坤耳聾眼聵人無

數誰是知恩解報恩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杖林山下竹筋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

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靈雲見桃花悟道

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

徹子孫幾箇是男兒

昔日靈雲見悟時香色紅華一枝枝如今何處逐雲

也陌上相逢說何誰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上

至諸佛下至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無州

云有業識在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僧問雲門如何是吹毛劍門云路

誰謂吹毛利雲門答可知一朝權在手看取全行時

僧問龍牙古人得箇什麼道理便休去歇去牙

六如賊入空室

買帽相頭量不補職明眼納僧面前不識

僧問長沙了印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夙債

紙如二祖是了不了沙云空

臨機無巧妙得意不勞功其如人不會聞空便謂空

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
移高就下縱成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真妙
訣動隨聲色被勾牽

僧問雲門如何是起佛越祖之談門云餽餅
起佛越祖之談說面面相誰領不知前過新羅動地
開手餽餅

雲門開扇子消息少人知有時一撥動大地眼睜睜
雲門抽頰

雲門抽頰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
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大意三度被打
黃檗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
棒夜來依舊宿蘆花

臨濟到大愚處悟
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豈自乖腸下兩拳明有
信不從黃檗付將來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新婦騎驢阿
家牽

張顛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
出四方明眼若為傳

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拈得一文錢十字街頭拍手
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雲門云火裏蟬蟻吞大虫
秦時鐵鑊鑽頭通大施門開妙莫窮火裏蟬蟻依舊
活拈來誰解念英雄

公裏蟬蟻吞大虫去年不似今年寤直得真身瘡氣
發雪壓桃花處處紅
臨濟鋤茶園大見黃檗來遂拄鋤頭而立檗云
者漢困那濟云鋤也未鋤困箇什麼檗以拄杖
便打濟接住一迭槩便倒叫云維那相救維那

近前扶云爭容得這風顛漢與麼無禮槩以拄
杖却打維那濟乃連鋤地數下云諸方火葬近
裏一時活埋

雲旗擊鼓者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報四方禪者
道等閒莫作守株人
百丈再參馬祖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風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吒眼開黃檗面
興化打克賓維那

丈夫當斷不解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目
開棒了前鋒趁出院
雲門臘月二十五

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不起一念海東須彌把來使用休別針錐

百丈野狐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孤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寄百丈招首座
百丈雄辯倚岩虛其間今古道非孤不知一句墮狐
事借問當時有也無

有無聞說笑哈哈不是知音不問來莫把祖機容易
泄得伊孤眼自臨開
潛能展事密投機落草之談信有之言下罕逢師子
子成群作隊野狐兒

和酬運使將公頌古人絕句
仰山

馮仰法幢權已久從頭提起又重新誰知斷臂傳來
事光顯須憑大智人
父子有時揚得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

者笑倒馮山老古維
疎山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
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因茲自抱無弦琴歸隱踏山煙翠深行筒荆溪將居
士曾問得訪知音

末山
末山不露空頂今古名是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
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非色非心非行業成男成女解隨緣而今僧俗并群
有一昭然總不偏

洞山
掩耳重開眼界寬
無法不同觀山林瓦石縱橫說若到常情取信難
按語不妨閒訪道新豐一宿話皮膚水聲山色紅塵
外軒蓋重來得也無

寄雲居長老五頌
絕頂雲居北斗齊雲門知見便高提莫將透脫常情
解須是當機離水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藏身北斗最難提叢林總作平常
解無限高僧沒在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出羣消息要人提其中未善宗乘
者奇特商量滿眼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參差光裏關中提聳頭戴角誇能
解一一重汝上細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橫三豎四目前提空中鶴眼珠無
礙運笑碎她不離泥

雪朝上堂舉龐居士辭藥山因緣復頌其意示
諸禪者
龐翁境界滴水滴凍藥山開聚兩目定動機不發時

一場因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

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

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什麼

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什麼

僧云屏風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

會乃云聽取一頌

隱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顯倒

只借來以火筋敲火爐僧云不會師乃頌曰

火筋敲火爐日用更無餘開單并展鉢何處有親疏

僧又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又如何復乃成頌

火筋敲火爐直指更無餘開單并展鉢一一見心珠

師室中問僧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僧無語僧却

問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師云廬陵米作麼價又

云面前是屏風

一超然一玄莫將情計自留連從來大道無文字

字不要安排喚作禪

僧云洞山禪難參師乃有頌

洞山禪也不為難與君時復且閑閑柳標遶開大地

眼一重山後一重山

示眾二頌

了無一法抵在臨時把來便用莫更遲疑

於法應自由更莫向餘求殺活劍在手到處得風流

法界三觀六頌

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象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

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

理事無礙如意自在例把須彌卓向鐵木清淨法身

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

千差萬怪火果蜘蛛吞却劫燬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越出娑坊

未達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法界一合攝入

無邊刹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

事事不知空色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

咄哉不快橫按銀鐺魔軍膽碎

讀金剛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意非傳本土

頌指南則異說者多矣故水陸同真際飛行歸

一如則佛佛道同信斯也因成一頌用示諸

者

平等群生類迷為七趣因惑結縛會覺覺恒隨塵

賴我從凡質何緣獲法身神通雖未具作佛亦天真

短歌寄端上人

驚學深黃髮苦一來知味便回去去不回顧大地

何曾有寸土廓然胸臆裏上竟東涌西沒胡為難早

言云往道遙山又聞已在京城間因思孤坐雪寒夜

松風瑟瑟添蕭洒端師端師聽我言玉鑰在手須牢

把

寄人

一三三四五清平打鼓道吾舞脚踏金船海月尚無

根樹下跏趺虎瘦鉢羅花火菓開軒轅寶鏡埋素土

為報相川善女人信受摩耶千佛母

送和禪者南雄作序

見不見還不逢下里萬里間光中左顧右盼垂露海

轉旋重按開自伴此箇妙窮不窮是處園林春色花紅

乾坤色化有時節莫比仁者無間風忽停加慢洩動

披匠丈夫我亦爾爾來祇在一毛頭也解分身千百

億臨機一不思量好笑時人談不識

送清禪者石城丐

菩提數珠一百八柳標拄杖六七尺象土蹴踏問無

邊迂磨唯留履一隻至今天下重黃金笑殺寒山與

拾得觀音慈布袋愁維摩問疾文殊堪千奇萬怪狀

無盡皎然此理誰相詰石城人物多賢善仁者一到

皆和南有人問普賢老幼忌承承落落二三

送生禪者袁州丐

箭穿紅日影山鬼把住麒麟兒寶八破布衫海神捧

出珊瑚枝險濟三關透不透雲門一字知不知開思

昔口同然者美倒新豐老古舞小舞地大禪傳集雲

峰下有窠屈相達須辨是非真莫顧人情嘲罵屈靈

鼻地遠天鵝偏問知音是塵物奇奇高步下層巒好

向前途忘轉念

送從禪者慶陵丐

飯山頭上雲成蓋石霜霜水清如鏡新豐洞裏伸脚

眼眼開起來天地迴拍手呵呵笑不休堂上老胡俗

生那箇陵米價高低兜角拄杖須親携欲度門門

一切境當知密室欄如窟

送長上人袁州丐

集雲峰下四藤條誰復得道遙馳騁頂萬年松天

下名標新豐五位拄杖頭挑擔三暨四東西南北偏

中來正中去遇賺即貴達低且高撞著三家村裏老

婆掣斷裙腰十字街頭醉翁子扶起來與伊繫條或

是或非胡抄抄抄休語祖師靈意真問世俗塵勞道

人活計舉措堪聚咄將此深心奉塵刹諸子不同袍

海粟須彌日月高

送雅禪者石城丐

雖不識無功之食水長船高物歸乎有道之心泥多

佛大德山阿佛馬祖曾遺屢頭僧堂前領過臺山路

上老婆有箇趙州不出門勸破獨有盡門古維有口

不妨道火火本無火承言者紛紛自我不然也非言

道不通非事理不果理事通達人利生無不可既然

也有却解臨時建立又不善逐旋包裹但可以商用

好心昧不知返還惡禍未法眾生知恩者能有幾箇
雅禪者為兩老婆為慶會慶

寄南康魏處士寄本

南康有箇魏處士生來心淨開蓮華妙心空無
物能為佛事如塵沙衆生佛種不自發莫不說相生
道芽觀音勢至自可仰文殊普賢人共誇豈惟慈喜
佛菩薩不獨忿怒惡那吒有時頭及鬼面有時虎
豹諸龍蛇一一臨時能變化一一所應無不靈當知
皆承此箇力不知處士自知耶此也從來最靈物當
頭一著輪丹霞誰言僧俗有南北我道聖凡同一家

音通不問識不識逢人便寄趙州茶助我日用作備
事受者唯嫌苦澀加苦也澀也益何盡泥也水也與
無涯人間萬事即佛事正者自正邪者邪因思昔日
洞山老開佛解道三斤麻

寄吉州清平跨牛庵

庵內不知庵外事跨牛誰識樂生緣或舒驢脚步充
草又把佛手聞人前頭頭應現頭頭別元與跨者會
不偏肥苗嫩稼觸途秀飽亦不餐牛可憐青煙萬戶
太和邑白雪一曲清平禪客來欲辨牛毛色唯見長
老庵中眠世人有牛自可識毛角分明頭角全跨行

乘他力莫問清平別有玄

送淨禪者巧南康

送人便出有理但伸一雞一割要見通人三頭兩面
任起情岸道不屬淨法何有因心既無住道乃通津
南康教化平等為人富亦不富貧元不貧男之與女
佛也天真賢之與愚性也法身孰為彼我誰為疎親
一一明妙一一精神臨事活潑應機妙不覺悟
迷藥因循從頭指出無使滌淪海淨禪者吳憐苦辛
送言降禪者之南華禮六祖真
曾聞菩提本無樹又云一花開五葉是非有眼分不

分可使吾道生辟雖轉派分派共入海寶妙人聞翠
相接其中塔廟居其身同往瞻禮不可觀又聞彼院
丈夫我亦爾不應自當生退怯又不見古人已靈尚
不重况求諸祖解脫乎大丈夫大丈夫靈光恒赫阿
誰無當機大用脫知解果昔何曾涉道途本非文字
不屬教亦非禪道莫昧明明一一離諸相剛把迷
頭頭麵糊二禪者不是若是不妨南去見老盧

送下禪者往諸方緣化

身是光明寶體心是神通法藏多虛不如少實子語
終歸一當欲知放外別傳便是西來勝棟神通利物
照照光明到處見見不屬諸方語言豈開森羅萬象
大機大用去真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更甚比况唯此一事真實其餘皆是虛妄可使法界
有情同悟此心無上上禪者化行如雄法王大將
役又添一人之萬載緣化

高李居士求頌

李翁李翁性自通知身幻安處世皆空尊卑貴賤
皆且相逢共若朝露總如春紅條忽變滅誰是我儂
唯心即佛靈妙難窮長生不死人性皆同明明日用
不自信崇悟無彼此迷有西東李翁李翁風植善功
一家家底吉慶降降兒孫樂善善心融融正信清淨
諸佛法中或讚或毀如自如解一切魔惱自然銷鑿
道心堅固有始有終

送照禪者

離離斷斷人謂我惡是非非我謂人真不真不作
不惡不樂法喜禪悅去黏解縛黃龍家風佛手驢脚
後代兒孫須自開拓大啓三關未後一著雖涉語言
不在情相取證靈源此彼何若神通光明圓滿大覺

切忘思慮慮病與藥
方禪人求師親書傳送
字要親手書寫不憑人作彼此有如意慮病即與藥
開裏何妨佛手開提議之前出驢脚任是碧眼胡兒
也須路頭迷却不是特地要辨清濁活潑滾明落落
本自天然何須自縛運鄉曲調和者稀于木逢場但
戲樂

送諸郡巧者

諸郡巧者道無此彼直截根源更何疑議性本一源
用無有二但盡凡情別無勝義觸巨遇緣無非佛事
有利無利不離行市于木隨身逢場作戲或迎或順
或非或是一主一賓一坐一起照用臨時縱奪有以
臨濟兒孫納僧巴鼻教化眾生成就根器家家觀音
門門勢至兒女大小神通活計通人不疑法王已矣

送德禪者巧平江

平江一派東流穿過千門萬戶佛法大意分明自是
時人不顧直到大海方休浩浩無公無古滔滔自有
靈源亦似參禪大悟若也心地洞然正法眼藏發露
何妨運出家亦所在觀機救度明年是日歸來不爾
却依位住

南臺和福嚴長老結夏

今夏南臺向空晚做不通水泄杉松空引寒風田地
每皆不潔又道禁足九旬人口中一舌去夏臘人
消盡今後準符成鐵殊不知有佛有法豈更解得四
就出杖待箇箇鳥衫準備來年夏熱

送葉道人

葉落天下秋夕陽西去水東流黃河澄清聖人出
三千年事何悠悠稀復稀少復少使我虛生幾迴老
如今共意居太平何妨學佛問訪道歸去來歸去來
老盧得不在黃梅普光心印神通藏日用分明眼自

開

送琪道者作丐

衲僧門下縱奪臨時靈地在手猛虎當騎有須便掉
無尾莫追放去防渴把住知飢質主易見隱顯難思
禪家大法眼慈悲

送開上人之黃龍觀老師

開關一片祥雲別海山卷舒出沒自有信豈同薄霧
紫雲灣開關情意態西南還黃龍又約待為雨我
今日送胡高峯

和黃髮老和尚送李居士

踏斷梓樵兩岐分明為君直說黃髮苦口多嫌三叉
何處無雲難難細憶龐公與兒女不婚不娉共頭法
來從山下來去從山下去行也曉便行住也曉便住
在路同弟兄到家會兒女莫嫌言語太尋常嚴是為
君省要處省要處三四五須彌跨跳迦葉舞

送吉州曾居士昆季

寄福嚴上人時在南臺

白雲籠高峰明月照淺水誰云與日同方曰為知己
北嶺環邊入南臺石上子救得老盧頭火却少林齒
送一禪者袁州丐

佛子之心絲毫不可無底籃子驪珠滴瀉袁州城裏
任人著價異日歸來倒騎鐵馬

送儂禪者吉州丐

佛子之心大喜大捨喚喚作電指鹿為馬假溪木聲
廬陵米價一一法門死地活把

送慶禪者崇陽丐

佛子之心無非利樂眾生界中應病與藥或呈佛手
或出驢脚我宗赫然莫錯莫錯
送秦禪者丐米
佛子之心能施惠澤山前數萬人間米白十升一斗

大翁二伯俱盡凡情錢不露陌

送際修造

佛子之心逢場作戲遇緣即興常可如意佛殿三門
觀音勢主彈指乃成九峰山寺

過義井莊才上人求頌

古佛家風在尋常自已知不勞心力處忽進電光時
既作韶陽客當為師子兒目前凡與聖一一莫存伊
又滿莊主求頌

智者能孤立開花自有春不為萬法侶肯作半途人
快隨乾坤大厥光日月新尋常拋擲裏誰識是天真

寄佛宇鄒幾聖

此身穢惡裝無佗又不得智者知是幻伏食脚益益
中有淨法身精明妙誰識君與我無差一得即永得

寄葉推官二首

此心難是便忘機况屬天冠富貴時終日素食甘自
得浮生虛幻許誰知能將悟意唯書傷不把吟情更
作詩一種家居起俗類西天摩詰亦如斯

近想道彌著前來所得深處通真法性皎潔淨名心
王事何妨及塵勞已不侵妙靈居日用誰古復誰今

和宜春張簿見寄

萬類紛然居有為一天真本無住豈是明公獨妙
明我亦從中獲靈悟情與無情及聖凡解脫門開同
一路王也臣也自可知此是如來親付囑

卿上人禮師乞頌

有僧近從廬山來輒然問我求禪偈我既臨時解變
通人頭面而起言義而况佛法無定機然門自有通
人至了應久歷叢林師澤倒所說也是也不是

依道人寂庵

離念性虛明居此常寂照鸞象閭光中清淨同一妙
開也亦白蓮門當市井道我無人事心人事不相到

寄塘浦張道人

世俗塵勞今已徹如淨琉璃含寶月鍊磨不易到如
今寶月身心莫教別死生倏忽便到來幻化身心若
春雪唯有道人明月心日用廓然長皎潔

靖安令程師推

日遊山以諸堂寮舊名猥究
各隨事易之揭為重修精進廓然證宗性空實
際不二了義法忍妙用和集雲鶴老拙乃一一
頌之又作通人偈共十三首寄呈

重修

圓滿菩提道重修乃得成理雖頓悟勝事要漸除輕
銳信車磨學金須再煉精勤令先自利然後利群生

精進

六種波羅嘶先乘般若舟自然無所住何更有蹤由
勇猛能成佛疎慵不到頭蒙君共若力禪者總精修

廓然

每來常然坐却洞廓然襟廣大乾坤量包今日月心
龐公雖去世程老復知音別聽為霖雨當期外護深

證宗

達佛心宗也于無差互時相應存解行瞻敬見師會
琢玉當成器磨磚莫問伊西來諸祖令一一總如斯

性空

佛及眾生性圓明體本同見聞皆共有取捨總非空
在事能潛隱當機解變通談禪并治俗一一見全功

實際

妙湛總持際光明覺性身在家疑是客別園却為親
漸誘終難信高提復倍頌如今法未世教我若為人
平等觀諸子家門不二開客程無是處浪迹總歸來
法寶名如意禪朋說善財世世華嚴寶鬘千一塵該
了義

這頭曾認影了悟總成非唯有道心在更無禪病依
靜中聞水過聞果見蜂飛——天真事何人共所歸

法忍

青鏡心常寂步源本不生事隨高下應機逐淺深評
剖判彰神用觀照洞覺明無非法忍力更莫外求聲

妙用

神通并妙用迎送及攀陪更不假人教自然隨事未
幻身同草木淨性出塵埃多謝程居士迷頭總喚迴

和集

法門元不二所到便為家圍頂梅檀樹方袍菌莖花
六和儀有伴四攝道無涯豈獨攝禪者俱登大寶車

雲鶴

且過晚應宿山堂任去留孤雲能自在隻鶴更優游
柳樑開青眼翠袿伴白頭未明西祖意浮迹漫悠悠

寄通人

通人何棟擇——道無偏擬欲分優劣還應落蓋纏
心心同作佛法其談禪但盡常情也東流水滿川

禪定軒十偈

攝心名淨戒禪定號波羅到岸仍留筏行慈復度他
悟懷生極樂見性識彌陀即此明軒下菩提摩訶

其二

理然迷悟別平等一禪心莫向雲門覓休從臨濟尋
取銷成白玉鑲盡得黃金無比不思議靈源最甚深

其三

本來同計佛安想其自連此口不為道何時能去縛
使空詩實助休史認空拳——天真性花開火裏蓮

其四

西來元不二天下所傳差佛法無多子門庭有幾家
主賓分兆馬棒喇龍蛇學者宜詳審如今正可豈

其五

諸祖傳心印何曾別有禪宗乘迷有異佛法語無偏
實覺人人入家機事事圓莫求奇特說虛却自家田

其六

小乘不見性心外別有神安道可樂樂迷遭煩惱纏
豈知潭底月元在屋頭天史把古人語將為奇特傳

其七

神通遊戲力——本無生苦陸能親證如來更妙明
聲聞聞木信緣覺覺猶驚唯有大乘靈源發便清

其八

佛性大真華誦言別有師男兒禪指處女子出禪時
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眾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其九

學道先須明有悟法王法印印無偏拈來事事皆通
量把出心心總離緣由是眾生顛倒解不觀諸祖上

其十

龍象朝林神悅處幽深難勝此軒窻心為遊戲神通
藏身是光明智照幢徇物高低雖有一歸源本末且

其十一

無雙但能知見同真正外道天魔藉百降

大衣卷

大義無文字誰云達勝傳此心元淨妙是法本明圓
有據人人佛無生念念禪開單兼展鉢——火中蓮

其二

大義即為寮包容起一朝聖凡同寂滅主伴共逍遙
少語工大大多問慧解餽禪遊覺死朋友好相邀

照軒

本性本明妙如何却安緣常光常寂照淨智淨空圓
舉眾皆平等臨機總見前唯除不信者教外豈虛傳

其二

西來教外傳開悟却憑言心是神通藏身為智照軒

法空平等座善巧總持門大義靈無盡禪家各有源
法會寮蘭軒

法會寮蘭軒

晚應清涼候花苞吐國香謝庭家世短孔子致風長
有德更誰並無人亦自芳蘭軒禪者眾佛性成水霜

其二

無人亦自秀况植梵王家僧眾共白草禪庭開素花
對談為法會長養壘溪沙正似修行者常將戒定加

春秋皆有闢復作偈以原之

鶴白兼烏黑心為造化元二儀雖有象——氣本無言
萬物遂其性四時歸所存秋花與春豔香每滿蘭軒

寄荆南高司戶五偈

若把心無却教誰辨主賓不知妄想性便是聰明人
祇要自覺了頓念能所親但觀佛與祖——一洞天真

其二

知見無生力禪門已了心不從過磨得豈向釋迦尋
莫被無言溺須妨有語沈現成常現在唯悟始知深

其三

小乘修小法安現寂寥禪務靜欣無念嫌喧怖有緣
不知佛世界即是已心田起坐明如日眾生共皎然

其四

學道多涉數阿誰能自尋——人禪悅性千里月明心
學徹同僧俗靈通共古今莫將開卷解可惜枉埋沉

其五

男兒丈夫志關鑿自家田莫逐雲門語休依臨濟禪
人人元其足法法本周圍但作主中主門門日月天

和開福長老送強禪者七偈

逆行順行皆青春或是或非不動神往往總隨淨色
轉迴頭又味本來人

一氣纜和萬物春不勞功力豈勞神非言非句井文
字快活當機有主人

多觀世音菩薩乘依他安計自傷神更傳臨濟雲門
語奇特商榷感殺人
雲門臨濟百花春
靈機總有神到底不關
事錯得錯解誤他人
直截根源教外春阿誰不聖不通神雖然向道離
舍又作無心常醉人
言句清新便請余平常為實用安神希望成道不求
悟更把轉轉教授人
悟來無功不為春荆棘林中解養神常與不常虛對
實臨機提出總由人

寄浮山巖中渙達 二上人
若是金毛那守窟奔迅東內警群物有時踞地吼
聲突然驚起遶天帶
所食不食離之殘骸來逐是弄活物翻嗟齊何一何
概到處荒閑咬枯骨
送宜上人

落落空門子心空法亦空肩橫柳標杖南北與西東
寄昭首座時在大愚
高安灘上古禪開吾祖嘗謂微困顏經幾百年其迹
在人應留符子孫逐
和答筠字錢郎中問相領送往洞山
未有難名既形可措聞請現前尋迷得路
送榮上人往西泉禮檀香庵老和尚
了然遺蹟皆方便往往宗師味苦多君欲決明心地
印到尋問取老神
到日應須次第入方境界妙堪觀重重無盡重重
異
和宜上人
從車行地如音少何有告師鑿最靈出異常違昔
時人分得箇全脫

寄信上人時在般若臺
要行便行住便住去住尋常與誰語而今又在般若
臺無錢取妻衣自補
和奔嚴和尚石磬
亂山深處雲藏久不是知音辨也難一日禪堂高掛
著時時響應萬機寒
玳瑁報脫命茶棧直下無私喚起人各各殷勤烹爇
了可憐幽韻又虛陳
送道嚴沙彌南康巧
步步登高鳥道玄心心開發火中蓮沙彌品格沙門
行始解南康化有緣

送則上人
困魚止深鳥栖虛空禽雙大丈夫
一盡從習臆
裹蓋天蓋地灑醍醐
送不禪者廣南竹尚
遠磨道下一隻脫老虛把住前祖家家門前赫日
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送文神人之古州巧
白心隨色摩尼寶莫問虛辱未讚高更欲徧遊華藏
界都歸作一眉毛
滁州全椒塔院整上人邀宿草庵

未能直利覺心妙且向途中息草庵勿謂無心便休
去前二三有後三
庵內不知塵世事此心能有幾人全黑龍山寺椒城
外路入古林隱翠輝
和酬運判李大夫
同鄉同姓通玄士應念羣迷復現身時向庵中開舊
論還隨法界在微塵
按行雖是江西漕紫杖分明長者身須信此心能自
在外官作論總非塵
又贈李運判

公道生平為布施况聞高潔到如今利民利國何人
識元是仁慈古佛心
竹炬照來明有盡智燈然去照無窮故知般若靈光
妙行處輝華到處通
和泐潭乾長老見寄
泐潭乾老真淨翁白頭彼此雪霜蒙道人不必重相
見千里長同月下風
長愛末山塵世外老來無用更深藏人間是事只如
此巖穴誰同一炷香
答新昌簿求圓通頌
何妨識取主人公妙性雖空用不空王事更繁皆自
了未聞羨術獨清通
送昭禪者
馬駒踏處水雲深問道無非特訪尋別我又投三祖
去取魚不在一清潭
和楊川秀才見別
詩句清新已出塵西來祖道更能親雖然頭戴烏紗
帽心是蓮花社裏人
龍款
恭天四面碧崖鬼中有龍湫偃石堆往往山前為雨

寄信上人時在般若臺
要行便行住便住去住尋常與誰語而今又在般若
臺無錢取妻衣自補
和奔嚴和尚石磬
亂山深處雲藏久不是知音辨也難一日禪堂高掛
著時時響應萬機寒
玳瑁報脫命茶棧直下無私喚起人各各殷勤烹爇
了可憐幽韻又虛陳
送道嚴沙彌南康巧
步步登高鳥道玄心心開發火中蓮沙彌品格沙門
行始解南康化有緣

送則上人
困魚止深鳥栖虛空禽雙大丈夫
一盡從習臆
裹蓋天蓋地灑醍醐
送不禪者廣南竹尚
遠磨道下一隻脫老虛把住前祖家家門前赫日
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送文神人之古州巧
白心隨色摩尼寶莫問虛辱未讚高更欲徧遊華藏
界都歸作一眉毛
滁州全椒塔院整上人邀宿草庵

未能直利覺心妙且向途中息草庵勿謂無心便休
去前二三有後三
庵內不知塵世事此心能有幾人全黑龍山寺椒城
外路入古林隱翠輝
和酬運判李大夫
同鄉同姓通玄士應念羣迷復現身時向庵中開舊
論還隨法界在微塵
按行雖是江西漕紫杖分明長者身須信此心能自
在外官作論總非塵
又贈李運判

公道生平為布施况聞高潔到如今利民利國何人
識元是仁慈古佛心
竹炬照來明有盡智燈然去照無窮故知般若靈光
妙行處輝華到處通
和泐潭乾長老見寄
泐潭乾老真淨翁白頭彼此雪霜蒙道人不必重相
見千里長同月下風
長愛末山塵世外老來無用更深藏人間是事只如
此巖穴誰同一炷香
答新昌簿求圓通頌
何妨識取主人公妙性雖空用不空王事更繁皆自
了未聞羨術獨清通
送昭禪者
馬駒踏處水雲深問道無非特訪尋別我又投三祖
去取魚不在一清潭
和楊川秀才見別
詩句清新已出塵西來祖道更能親雖然頭戴烏紗
帽心是蓮花社裏人
龍款
恭天四面碧崖鬼中有龍湫偃石堆往往山前為雨

未能直利覺心妙且向途中息草庵勿謂無心便休
去前二三有後三
庵內不知塵世事此心能有幾人全黑龍山寺椒城
外路入古林隱翠輝
和酬運判李大夫
同鄉同姓通玄士應念羣迷復現身時向庵中開舊
論還隨法界在微塵
按行雖是江西漕紫杖分明長者身須信此心能自
在外官作論總非塵
又贈李運判

公道生平為布施况聞高潔到如今利民利國何人
識元是仁慈古佛心
竹炬照來明有盡智燈然去照無窮故知般若靈光
妙行處輝華到處通
和泐潭乾長老見寄
泐潭乾老真淨翁白頭彼此雪霜蒙道人不必重相
見千里長同月下風
長愛末山塵世外老來無用更深藏人間是事只如
此巖穴誰同一炷香
答新昌簿求圓通頌
何妨識取主人公妙性雖空用不空王事更繁皆自
了未聞羨術獨清通
送昭禪者
馬駒踏處水雲深問道無非特訪尋別我又投三祖
去取魚不在一清潭
和楊川秀才見別
詩句清新已出塵西來祖道更能親雖然頭戴烏紗
帽心是蓮花社裏人
龍款
恭天四面碧崖鬼中有龍湫偃石堆往往山前為雨

寤正應從此起風雷

別江西漕王正言

滌盡塵勞破盡疑然運得本心時荒田不種枯來
草生救臨風自在施
知人成口

制髮因驚雪滿刀年華須信不相饒逃生死動為

無莫謂明朝與後朝
此心本是法中王南北東西豈有方若遇風雲霹靂
任教群鴨不成行

送華禪者

老也須知不老身同行同坐有精神雖然無相無容
貌能為羣生作主人
筠洪中路有驛名大通其傍精舍曰竹下因投
宿題之

寄程承事

有寺路傍名竹下去洪一驛大通前偶來投宿滿窓
月伴我家家永夜禪
送曉化主

勝王閣上江山勝洪井城中舊事閒顧意西來本清
淨不須更要離人間

仙遊觀愚溪閣
齊用古今流不盡閣中誰是不言人此心若似愚溪
水天下悠悠總任真

觀影學士會黃檗老宿覺林院頌遠乃詠之

性覺靈無垢廓然開清心發生功若地長養行如林
居士從元大禪師復本深相逢一家內僧俗世殊欽
雪朝陞座僧問雪上蹤由事若何師云片片色
無別

高僧因雪問長老今當行片片色無別紛紛性共明
一陽曾告報萬物待生成不獨寶禪悅臨機要盡情

芾黃龍和尚塔

示滅師何速空遊塔此中僧開四海錫誰復九年風
鳥外千峰遙入閣一徑通家室朝與暮惟有白雲同
新符示徒

濁泥終不染况在梵宮生潔性一池碧幽香滿座清
團團初破水短短漸分華更待蓮花出禪心妙可明

九峰山色裏拙者草庵深投老遂疎懶問禪徒訪尋
欲知諸祖道不越眾人心彼此同成佛聊為直指吟
題清岸柏樹

昔人曾指出今古道傳聲祖意憑君悟禪心使我性
故知非俗物還長在情庭凡木幾回老高標依舊青
呈巧守徐朝議許九峰命二首

捨家從學道無用樂人真豈謂至愚者仍慚老病身
不堪為度世止合作同人乞放歸山去憐然老自春
六十四年期歸聞已是遲一身終有限萬事畢無時
學道當求靜為僧亦合宜蜀江賢太守外漢却應知
張文結再任洪州

洪都王者府復鎮見君臣不背辭古越唯佳奉老親
江山千里舊賓主一時新曾對談禪客慚非下榻人
大寧山堂

禪家能自靜住處是深山門外事雖擾座中人亦閒
漁歌聞別浦馬陣下前滯即此非他物何妨洪府間
散珠亭

一分龍口當軒斲散珠若教收拾得却恐久長無
合浦圓相似隨更夜不殊豈惟能善利萬物有工夫
擬王元澤題鳳凰臺

鳳去臺長在園林別喚連因傷故國事願學老盧禪
淨練澄江地餘霞散綺天六朝人不見極目舊山川
寄西庵法眼安師

不聞庵外事此意有誰知林壑路窮處世途心盡時
鐘聲來舊寺月色下新池却笑承風者區區老若為
寂軒

本來心自寂不必更論禪我欲辭多事誰來共少緣
萬杉青黛裏五老碧峰邊第一幽藏處廬山小洞天
留題天水居士靜室閣

收心安養處靜不在山中冬暖一爐火夏涼三面風
遺時緣既薄樂道意何窮冥冥人間事勞生總是空
洞山訥庵

寂寂坐無語何人知此心別傳來自昔密付到如今
胡氏田園上雷家洞府深高僧庵舍在誰為調相者
留題東軒

佛子異行藏開軒亦有方故因迎夜月仍得待朝陽
群木煙初煖幽蘭花正芳坐來禪性澹蜂蝶自輕狂
寄香城順禪師

靈觀拋頭後名山護有神道場千古舊法席幾識新
廢去何由物與來故在人况師先達者不與眾同塵
寄程承事

七十六七八時來又共新香煙池上柳白髮鏡中人
但逐年華轉焉知佛性真寄言程老子有酒且歌春
答靖安黃尉問疾二首

書來蒙慰問外護力何偏徒鼓會雲侶焚香開雪棧
滿池蓮出水迥漢月生天又似新裁錦文章少比肩
老病連綿發寧忘苦惱繁百戰難朽敗一物却精明
古屋縱傾倒關心亦坦平但知行大道儘更問前程
宿杉上人房

人事少相干亦由居處偏不隨流過日常得自安禪
野色郊原接雜聲市井連此身仍老矣風暖杏花天
退洞山上毛大夫

名山不到處間欲逼逼尋擬把新雙月將暹悟本心

禪門無著性仙府有知音謂乃其地也開說寒巖在天台第一深

遊東鼓寺

東鼓與西鼓開先瀑布前廬山圍不匪勢更近南邊遊東福訪省長老

寄續溪蘇子由

達人居處樂誰謂續溪荒但得雲山在從教塵世忙文章三父子德行二賢良却恐新天子無容老石房

訪寶雲長老

相見呵呵笑困林落葉多青松色尚在仁者道如何世態期朝暮風光迷綺羅居山禪寂子無狀我頻過

經宣梵院延亭

積善一方人延祥日益新共當千百載長若二三春座客心靜環簷物真院頒宣梵號天子福黎民

寄無為居士

世俗事無盡意高心自開盛園通綠野林鳩帶青山丹窻慵添火雲庵懶看關別應修有術七十見朱顏

決亭

門徑松杉老悠悠日月閒法王真境界禪者舊家山祖意傳來久人情日別攀如何快我臆蒲座水聲連

清涼軒

夏間避暑廣軒戶對巖阿溪水漱無盡竹風來更多百骸煩既諸諸如意如何坐久聞魚戲時時動潑波

僧家事遂成其偶

師在雙嶺清巨維那問訊乃曰寂寥師曰寂寥

迎然生計別趣向少知音寂寥僧家事誼譚世俗心長遭兒女累莫厭水木深但乘西來意塵勞久自沉

途中逢建州三秀

桃紅兼柳綠天地初澄翠劍三才子瓶盃一老僧文章投北關道業繼南能邂逅逐途上生平識未曾

送周道下

歸去雲溪觀瓦廬碧嶂深澗松多假蓋崑崙盪鳴琴不死徒淪樂長生可練心他年如有道飛錫一相尋

送張愈判遊開先

步入青嶺東迢迢一徑通漸分華藏界來應去王宮道與神仙別入非世俗同欲知西祖意庭柏老春風

謝新昌權宰見訪

秋試舉人廻峨峨將相材過橋分路處勒馬入山來邑佐閑空望林僧靜可陪何當布霖雨天下活枯麥

送蔡上人化導

曾聽新豐曲巖頭雨滴聲還吹無孔笛用度有緣生欲破他迷痛當開已悟明春風活萬物天道美何評

清公默庵

久息遊方念庵居道可親依依雖有主寂寂似無人池裏蓮從老門前事自新此心誰會得庭柏對長春

留題瑤公寂照軒

幽軒名寂照四海坐中間景物有遷色主人無異顏野泉送極外香竊起簷間涼夜誰相問家寒月滿山

送入之南嶽

境幽南嶽寺一碧巖分遠近松相接高低鐘共聞靈禽時奏樂香石日籠雲想到經行處昭然極不單

雷秀才顯閣

靜構南池上群芳益我曹蘭仍雪雨松松下隱蓬蒿環坐山川秀開懷意氣豪為儒斯有業何慮桂枝高

上藍清涼軒

觀機唯說法一聽一清涼欲盡眾生病當開甘露場幽深方丈後掩映府門傍有問西來意城頭角韻長

遊桃源贈劉君實

宛若神仙府疑無世俗風人家山色裏門徑水聲中柳線共垂綠桃花相映紅煙光正和暖遊樂意何窮

與道士話長生

悠悠人共老誰復解追尋豈信長生道分明不滅心覓飛瑤闕遠處後海山深語此迷方者無勞競守陰

書道士壁

仙學迷多說當假柱史評無心歸大道有得失長生物我同真宰祝諫豈可名良哉眾妙本一一在忘情

留贈香城淳長老

簾卷西山色禪心共月華香城深處寺靈觀上人家絕頂望猶在盈頭乳已脫而今淳道者經誦白蓮華

題棲鷄冠

潔白異眾卉階前莎草齊曉來和露看只欠一聲啼再遊水因院

淨頭上人求洗滌之說因而成偈

悠悠塵世外居者少關心是事有還謝斯門無古今乾坤同水久山水共幽深我愧重來此諸方懶去尋

段食共滋養

皆名有漏身焉知大小事不味往來人歷歷隨聞見惺惺應屈伸變通元自在蒙照本天由

病故嫌王膳

仍預國民既能分早白須解別疎親朽宅蛇虺會浮泡屎尿陳何妨觀誠惡却要減貪嗔

除垢超凡果

空入聖因迦文教雖舊釋子道應新華髮排朱戶禪衣掛綠筠構心彰戒定彈指覺坑神

吐唾防塗壁

拋箸怕動障為僧富異俗學佛便行仁伏必冤憎盡悲馬獸馴沒湯宜讓伴盥手忌淋環受用生慚愧供承識苦辛皆觀同鏡面瓦宇若魚鱗

恨得欣歡少光明讚歎猶益運次第灰土最精潔
寒鼻奔紅聚迎賓嫩絳唇去驕終遠害習慢必遭速
編器易盈滿曠懷忘賤貧沙門修慧命菩薩慈悲輪
總具如通性誰偏可意球莫迷臭皮袋苦海任沉淪

石覓二十韻

帝月眼甯磨復琢南康匠者好規模引迴鹿野靈源
水瀉入梵宮香積廚宜作奇祥當聖代永為盛事在
元符年依依數里松蘿下往往諸方佛刹無左指右
盤何懸繞高來低去更繁紆屈伸究若蒼虬活裁剪
分明碧玉俱解逐方圓稱上善能隨甜若任殊途既
成蔬飯鳴榔推還奉林僧洗鉢盂及物冷泠離洞府
漱滌瑟瑟近簾閣禪堂客喜滋茶味祖席人傳美畫
圖澄淇池塘菜苗清涼肺腑飲醍醐和口腹功
非小蕩滌塵埃德不孤遐邇溪山同掩映朝昏鳥獸
共歡呼屯雲坳裏龍擡首時雪巖前虎踞驅夾道我
杉根漸着傍堤種竹葉微遮橋橫深澗優游也亭起
危巖悅望手佛手開時懶添倒馬蹄踏處窺窺愚賢
將世子勒其力則與清師忘所動人誰能忘世子千
載石門憑沃湖萬家檀越願霑飄飄將長句伽陀讚
誰謂江河壯帝都

迺雙嶺案顯法師影堂

雨花臺下其身任便是梁朝顯法師南嶽早傳恩大
道北齊曾伴陸修詞沙門既悟神通妙道士休誇呪
術奇取一無人能舉一至今佛日聖明時

秋夜宿景德院

倚滿秋塘菊滿籬淒涼輕風吹西來祖意堪任
處方丈禪心正寂時岸住何妨停棹子車行須是打
牛兒通入聞說呵呵笑帶水拖泥老古錫
和精翠庵老和尚送季二十歸袁州
深入靈山罷開禪還家林徑步首錢情懷此去須知

幸付傷誰來得有緣隱俗但忘憎愛見同塵豈畏是
非遷時時好味庵中甘苦遇如君始可傳

和楊川秀才

同是浮泡幻化身鬢邊白髮但驚春墜星滄裏曾分
舊卷簾山中又話新君把詩篇多適性我將佛法獨
怡神雖然禪悅吟情別得意逍遙總要津

謝毛大夫見留

山野欣逢太守賢故伸鄙陋下雲巖莫嫌苦死辭幽
隱却為養生屬晚年多病况懶非道德疎慵虎占好
林泉片雲隨逸情無限不用羈留重愛憐

大韻郡倅李朝散留題洞山

寂寞羣羣嵐光裏一簇樓臺釋子宮誰謂道場無事
到自須通社有緣通會迎彩旆長松下得奉水頌累
日同從此承恩何以報悠悠心在白雲中

宿蘇子由

瓶開法苑無事民情樂洞寺何妨一再逢
偏因訪祖參禪後拙直尋常見愛稀有道却從人事
得無心應與世情違時尤勿疑誰驚老此趣難窮自
覺微尤荷多才深此意高深聲裏具心機

一時之事

涼秋時節諸禪子去去楊朱路任差到處有山容駐
錫何方無寺不為家萬緣脫去輕浮世一性常來看
落花我亦與師離老大更尋幽隱過年華

送行長老住雲門

曾學雲門自在禪而今歸去豈無緣南山下雨機難
妙此一藏身語更玄衣到老盧長把住法從少室廣
流傳諸方彼此休分別唯佛功深見處圓

退居彭判官以詩見留次韻奉答

勝刺當年偶重棲老來猶占自知非欲憑別選僧中
德可使重拈石上衣法付王臣千古振道期高下一
心歸何妨免我羈留事開為君通佛祖機

和饒守周開祖見贈

休話東西北與南群生佛性妙相參詩書未必無夫
子道盡何妨有老聃不二靈原誰共覺以三真教自
殊探山間老也為遺物多謝通人感尊庵

寫懷寄五峰長老

此寄欲拋拋未得長思來伴老高丘道因無念殊途
會人到有年諸事休開徑草深方禁足碧林蟬叫又
驚秋世情追逐何時盡鏡那堪更白頭

送西安巧者

禪性天真運出水等慈及物別巖阿供投野老門門
到飯馮林僧寺寺過獨木溪橋人戶少孤村草店路
頭多風寒日晚宿歸處猶隔舍園五里坡

別洪帥張左司歸泐潭

自笑年來七十三餅盂又汲石門潭偶迎府帥一時
意拋却雲山幾處庵大道也知無固必通人應亦重
相諳翻思恩德何由報潦倒扶持強指南

寄洪帥張天覺

雲巖德風輕舉力飄然又寄寶山中龍她每用春雷
覺草木時將去雨霖馬和妙心傳不盡泐潭靈派瀉
無窮回頭為報張居士尊獨今生外護功

長松勝遊輸却君先到還屬南昌一化封

十卷楞嚴萬行林法門開闢機深八運四就且除
鑿三漸七微猶鍊金見見時常見性開問處要

聞心使君為物延僧講付囉無忘佛正音

留題伏老庵

勞生唯有僧無事若悟真乘老更閒
徑因林禪性在一庵風月道心遠
傷欄岩閣長來水階嘶青岑不買山
却顧群情塵土裏各爭利伎自忘艱

送僧遊南嶽

住亦無求去亦閒飄然到處是家山
偶棲龍嶺重巖寺又憶融峰絕頂
關禪性誰同秋月皎吟情自得古
風還平生聚散三回也知何時更會顏

送黃州丐者

東西南北齊安道舜日高照不偏千里江山稱佛
國萬家香火祝堯天麻城長者思聞道
栢子真身尚坐禪機但大悲平等化
無人無我智為先

和德上人秋夜對月

香魂火冷漏將沉孤坐寥寥對碧岑
萬井共當門有月幾人同在道無心
風傳香木時時雨泉瀉幽巖夜
夜琴為報參玄諸子道西來消息好
追尋

大丞相請疏

附錄

觀文殿大學士司空上柱國荆國公王安石
伏以肇膺仁嗣永延靈籙誠善導開
勝緣文公長老獨受正傳歷研戲論
求心之所祈禱發趣之所歸宗俯惟
慈哀勉獨勤企謹疏元豐八年三月日
荆府左丞請疏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魏郡開國侯王安禮

伏以苑綠野之林蔚蔚然華構立青蓮之場地
寬以嘉名申祝壽祺推明美報必資
靈禱為覺迷情文公長老風悟真乘
久臨清衆若心數法非外假於虛名
由開思修可內觀於實相舉善義和
勝緣謹疏元豐八年三月日

寶峰空庵真淨禪師語錄序

石山蘇轍述

水流於地發為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為飲食飯餅羹蔬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為千萬千萬為一皆心術法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附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默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闕思修法門眾生由之以入如人嚮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青木生氣調達華葉無數顛倒向背稜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過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耀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禪師文公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山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眾自遠而至元豐三年轍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為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為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寶峰空庵真淨禪師語錄後序

鄆陽任軒程奏述

真淨文老以華嚴海藏無量珍奇放大光明照四天下高安開處妙應化城赫日現時最初一句新豐古洞悟本家風路運依然七四八凸開山建業幸輔權那再拊清音天然氣格新蛇機峻祖今車行鶴眼龍睛亦遭擣駁石門壁立宴坐寶山雲隱西堂潭澄秋月縞餘珠露流落人間納于允平豈可收拾揭為標鑿則向叢林自性天真此味元無差別百千三昧諸

方各任招提崇寧改元季春望日靖安日舒軒序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五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六
蘇州瑯琊山覺和尚語錄

卷學門人元聚集

示眾云主賓互換坐斷乾坤料簡雙施誰人舉目輝
迦聖主示滅雙林達磨大師真歸能耳現邪門下連
有具眼稱僧真正道流麼若無應病與藥診候臨時
示眾云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
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零零獨宿三不
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
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
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家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
不墜若是常從印須寢息何故舉形國內諱服儒想
君太殺不知時

師上堂有僧出打一圓相師便打云道道僧云不道
不道師又打僧云三世諸佛不出於此師又打乃云
大眾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山僧今日入地
獄如箭射

師一日上堂舉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
當門據坐但有來者即便咬煞作何方便入得汾陽
門得見汾陽人琅邪者果也此子琅邪有據坐師
子若有來者即自喪身失命作何方便入得琅邪門
得見琅邪人此兩轉語汝等諸人還點檢得出也無
若點檢得出方名釋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又命
處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彼我無差色心不二遂拈拄杖云你若與作
拄杖子有眼如盲若不與作拄杖子還同避溺而投
火你若脫體會去但知喚作拄杖子卓拄杖一下便
下座

上堂舉釋尊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遂拈拄杖
云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阿那箇是相良久云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以拄杖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山僧有時一棒諸佛降生有時一
棒轉大法輪有時一棒入般涅槃你且道諸佛降生
轉大法輪入般涅槃相去多少良久云真誘如來正
法輪珍重

小茶有僧問放過一看滿日光生把斷要津萬木凋
弊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云老僧退後學云放過總
由和尚去也師云關梨遲前三步學云不入虎口爭
見虎牙師云十字路頭望空落告又僧問十年磨一
劍霜刃未曾試時如何師云本分作家學人便唱師
云老僧失利學云恰是師乃呵呵大笑師乃舉先梁
山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然雖如是
不當宗乘師云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實却琅
邪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
天下衲僧貶駁珍重

上堂云夫學般若若善須得智觀現前方有少分相
應所以先聖道常觀過去猶夢故不可得當觀未來
猶電故不可定當觀現在猶雲故勢弱而有且道學
般若善薩當如何觀不用思量低頭難得卓拄杖便
下座師因巡察大眾布袋和尚凡在市廛中以破紙
裹一片乾糞見人便相呈云兜率陀天底兜率陀天
底遂令學眾下語竟有云云師未後下語云慈氏菩
薩又舉布袋和尚凡見人以手背上下便拍一下人
迴首云與我一文錢遂令學徒下語師未後云但攜
一文錢與伊

上堂舉汾陽先師云夫學般若善須領活句真意
死句如今人便道與蓋乾坤是活句截斷眾流是死
句澄麼會真辜負他汾陽也無眾中有一般禪客商
量道如何是活句今日好天晴如何是死句萬里唾
州若澄麼會學到臘年也即是死句山僧與你一

注被了也作麼生是活句遂卓拄杖便下座
上堂云夫參學之人直須真慧現前鑒照無差不見
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纔有異見名爲異道所以異
道有二種見因緣自然以斯爲執故乃成於異所謂
因而無始緣而無終又先聖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
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山僧雖然與然道你
且不得與麼會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珍重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大師云卽心是佛如
何是道云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大師云佛
如展手道似握拳師云古人方便卽不可山僧者裏
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買自買去也如何是佛
巖前多瑞草如何是道瀾下足靈苗佛與道相去多
少教片白雲籠古寺一條淥水繞青山珍重

師因小參僧問言前罵得辜負平生句下承當又成
狂見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橫挑日月豎括乾坤
僧云真學人師師云本分衲僧其僧便喝師嘿坐僧
云了師笑云不能打得你師乃舉僧問汾陽先師切
急相投時如何汾陽云水中抱鷺子又問急切相投
時如何汾陽云裸形見阿難師云有一轉語截斷天
下人舌頭有一轉語能開人眼目你若揀得出與你
一條拄杖擲下拄杖便下座

上堂舉三聖老人去參德山纔相見便展坐具德山
云不用展不用展者裏無殘羹剩飯三聖云設有向
什麼處著德山不語三聖將取坐具於堂上眾中商
量極有云云不見道若無染布作爭得見韓光珍重
上堂云諸仁者未出僧堂時聖僧已相爲了也未到
佛殿上重說偈言來至法堂上三通鼓罷一炷香焚
便好散去何故不見安養園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
知足天上樹相禱禱演說苦空山僧與麼道爲是歷
良爲賤爲當是據理而論若不甘者但請對眾出來

山僧與你證據若也無去義衣笠等從偏側收取絲綸歸去來却車

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好喫棒你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不是僧錄手徒說會丹青以拄杖卓一下使下座

上堂云與麼來者上問安排不與麼來者下問挂搭向上人來獨自悽悽暗渡江更有一人向什麼處者良久云釣竿所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使休休重

升座僧問本師有言與麼來者上問安排不與麼來者下問挂搭總不與麼來者又作麼生師云今日遇暗交謝寒暑迭逐有物流動人之常情又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故若然者旋風假岳日月歷天江河

疑注野馬飄鼓而無流動若如是諦觀且道條然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珍重

上堂舉祖師道真性心地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利物方便呼為智師云就是方便呼為智且道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環重

上堂云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吾有三昧汝亦不知師云為什麼不知不是不知理合如斯若人會得南北東西

若不如是更擬何之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你等諸人但自隨緣飲啜任性浮沉在聖而不增處凡而非滅若能如是方乃風飄蕩蕩處處關

閑乃云道也太煞過了更須子細始得珍重

上堂舉先聖云若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裏求形更乃息念觀空喻似日中逃影諸禪德不涉二途作麼生

道良久云看者便是春風至水釋魚行鳥亂飛你重上堂舉汾陽先師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待得忘言

一喝云是第幾玄良久云你也没量罪過我也没量罪過卓拄杖便下座

上堂云若君道合猶是法身邊事君不見君臣不見臣猶是法身上事向上向下轉使心地不安且作麼生是法身良久云任是僧錄手難盡志公真珠重

上堂云若論此事說什麼龍樹馬鳴提婆鷲子辯似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摩竭掩室乘手難淘淨名

默然如何即是百丈寒藤諸方云云祖師面壁叢林浩浩到者裏若辨得出山僧與你一條拄杖若辨不出山僧有通方向且道作麼生是通方向良久云手

攜隻履西天去却重

上堂舉先聖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迷門時周師云好箇頌却成兩橛若有人點檢

得出許你具一隻眼珍重

上堂云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求道無心是道無心故非法而不生即心故歷劫而常堅若然者法法無差心心不斷所以古德道若但隨緣得似風飛砂

走石不垂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聲珍重

上堂云春風颯颯古佛嘉猷涿水滂溥道人活計若與麼會則向岸州本色衲僧如何理論良久云果開

猿叫斷腸聲珍重

上堂舉世尊云一切眾生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且問諸仁者在眼目見在耳目聞在鼻嗅香在舌知味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亦不喚作眾生亦不喚作佛性性且道喚作什麼良久云香嚴含

淡來淡現有僧云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峰云胡漢得應師云不見近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珍重

上堂云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起轉善成門又釋云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

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道雖然如是更真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才燈籠入

佛殿撞著釋迦臨倒彌勒露柱撐掌河可大笑你且道笑向什麼以拄杖卓一下使下座

上堂舉先德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弄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呵

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且問諸人作麼生是自家珍寶若也不會拄杖子叫屈去也卓一下珍重

上堂云江月照松風吹水夜清宵何所為涿水洞中流不住白雲片片頭頭飛珍重

上堂云先德道今古應無際分明在目前片生至晚谷孤鶴下遠天嘶柳今春綠溪花帶雨鮮誰人知此

意令我憶南泉師云你且道南泉意作麼生良久云兩眼已隨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環珍重

上堂舉傳大士云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境忘心自滅心滅境無使師遂拈起拄杖云山僧喚者箇作

拄杖子你等諸人喚什麼作境你若道得山僧有通

方句若道不得與你七百錢珍重

上堂云若論此事直饒辯似懸河智如流水且與那

事沒交涉昔有僧問風穴大師如何是道大師云五

鳳樓前如何是道中人大師云問取城隍使道與道

中人相去多少大師云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師

云眾中尚單極有云云山僧今日與你領出月似羅

中鏡星如霧裏燈滿堂清淨眾盡是坐禪僧珍重

上堂云如釋尊言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

法相師遂拈起拄杖云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何者

是法相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山僧常向諸人道擬心即差動念即錯不擬不錯一任你諸人既剝你且道剝到什麼處良久云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譬引射尉遲

上堂眾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為什麼孤峰獨露曹山云須知有異中異進云如何是異中異曹山云不覆千山頂師云曹山慈悲濃厚接引羣生要會即不可山僧者莫不然如何是異中異曹山梅花飛落地珠

上堂拈起拄杖云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慢天網打後

鷹後跨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撈蝦蟆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諸人林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細素待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後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人高閣咏車

上堂眾尊祖凡見僧來便面壁而坐眾中商量極有多般梁山受業先師曾有一頌春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者不在揚有便相悉山僧即不然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謗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數株寒梅倚斜陽咏車

師舉行脚時在眾中與一尊宿談論次因舉僧問長沙和尚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長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畢竟如何長沙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其尊宿遂問師云莫是對他語否師云無莫是成他問否師云無莫是對他語否師云無畢竟如何師云聲聲斷後不許易假因成一頌示眾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聲聲斷後不許易假

師上堂拈起拄杖示眾云先佛世尊遺法性空是無上智山僧喚者箇作拄杖子汝諸人作麼生觀有智不假年高無智徒勞百歲卓拄杖下座

上堂示眾云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露師云瓜牙若也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若也照用同時如能得水致雨騰雲若也照用不同時提獎嬌兒相憐愛子諸仁者此古德建立法門為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似紀信登九龍之筆不合如是若項羽失千里烏騾遠有人為項羽出氣也無如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夫參學人須是不滯於性相始得若談於性即滯於相若談於相即滯於性者要須是性相都泯理事混融方解即事即理即性即相當此之時如奉十指展縮自由乃拈起拄杖云拄杖走入新羅高麗國中大醉報道今年米貴地神惡發生真拄杖即今入地便擲下拄杖下座僧問大事未辦時如何師云金燈連夜照不覺五更鐘進云大事已辦時如何師云跳足踏水雪方知徹骨寒問談真即逆俗順俗即違真離此二途請師舉唱師云水底石牛吼木裏瑞花開進云若然者不因觀北斗爭得見南星師云世亂奴欺主年莫鬼弄人放汝三十棒遂舉大陽和尚示眾云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後有僧請証如何是平常無生句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實般無人不住立不種梧桐免風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手拈空時大地轉迴途石馬出沙龍第一句道得師子啞啞第二句道得師子踞地第三句道得師子返躑躅也周遍十方擒也坐在一處正當與麼時作麼生委悉若委悉不得來朝史問是子看使下座

上堂云山僧昨日因禪人請益鄂州大陽和尚三句山僧曾奉巾瓶來今日不可不報答他大陽和尚去也山僧亦有三句語如何是平常無生句言

前無的百句後絕近等如何是妙玄無私句金鳳不棲無影樹玉兔何曾下碧霄如何是體明無盡句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紅將此三轉語供養大陽和尚雖然如此又不可辜負我汾陽先師去也山僧亦有轉語供養我汾陽先師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啞如何是妙玄無私句豈知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好師乃頌云啞味好林間問一老不養王母桃自有仙家乘便下座

上堂眾一老宿道臨濟入門便舉也是齋後打鐘德山入門便棒也是平地陷人諸仁者便道是幸然無爭向好肉上剗瘡枝條上強生節目似這般見解更買三十輛車鞋始得又有一般老宿云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到者裏凡聖路絕絕絕不立坐斷天下人舌頭汝若擬讓喪身失命似這般早啗滴水也難消所以先師道德山棒臨濟喝獨震乾坤橫該抹痕即不然臨濟入門便喝且不得盡心德山入門便棒更須子細且道教汝諸人子細問什麼云

管因長智養病喪軀以拄杖卓一下上堂拈起拄杖云十方諸佛降生也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也在拄杖頭上入般涅槃也在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作麼生委悉良久云不可待緣木求魚見危致命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大參學者須是智識開明始得今時諸尊宿纔見擊拂敲床揚眉瞬目便作是非褒貶不見汾陽先師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泐潭澄和尚道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聽取兩僧一頌汾陽拄杖子天下走禪流秋風急似箭春山僧如油便下座僧問昔日靈山以棒擊鼓轉大法輪今日師登法座請師演唱師云白雲羣鷲進云大眾隨從如何證據師云泚水海游進云淮甸一輪月長江萬里清師

云寧過知音僧問如何是瓊邪地師云山高海闊遠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天長地久進云入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運禮三拜僧問談真即逆俗順俗即違真如何得不相違去師云杖頭挑日月進云施主臨筵請師再垂方便師云袖裏貯乾坤進云野花遍地發春草圍園生師云釣人江上立不覺失魚舟師乃云只麼地散去亦有少分相應雖然有少分相應有似鈍鳥棲於枯枝遊魚處於濁水作麼生是透脫一句卓拄杖下座僧問承師有言開口錯疑心差離此二地請師別道師云藤武不入單王帳進云與麼則今日失利去也師云旁觀草草亂班進云早知今日事悔不慎重初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師因出州看陳轉運喫茶次乃問師云佛法總不在思量是否師云既不在思量如何得運使大笑云爭到者裏道不得師云請運使問待山僧道運使遂將前問問師師答云有過者且恕十三無罪者吳次入棒運使呵呵大笑乃就師乞領師遂與頌云莫於言上見切忘意中尋疾後過風言思量海岳死師歸山升座舉似大眾頌後續兩句云祇隨親捨樹長者布黃金

師因雪上堂云雪大地山河一齊說文殊普賢真妙訣拈取拄杖擣頭擊豐干林下笑呵呵兩箇銅瓶探水月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者賢失其境界正當與麼時還許文殊出頭來也無師云棧頭吹盡角安穩五更鐘進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云未到長城不肯休進云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云草上斑斑眾者看師乃舉靈樹和尚欲整行狀碑要選一轉語上碑如契和尚意者可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人人下語皆不契雲門為首座下語云師方乃契得靈樹師頌云師師師知知知三

兩兩過遠西一雙紅杏換消梨
上堂拈起拄杖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師云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師云除臨濟道石火電光師云鈍現那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者眼高者眼拄杖下座僧問承教有言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問未嘗在什麼處師云達人莫錯舉進云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其僧禮拜師云猶較些子問九夏實勞誰人得薦師云周秦漢魏進云與麼則昨夜一聲馬嘶風萬里秋師云靜處塵裏河師乃拈起拄杖云在天則清在地則濁在人則神在物則靈且道在山僧手裏喚作什麼良久云拄杖子

上堂舉仰山和尚見雪師子遂問雪門還有得得此色者麼雲門遂推倒着雪實拈云雲門只會推倒不會扶起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子攪過肩毛鼻孔裏呵呵大笑便擲下拄杖僧問雪峰三度上投子九度上洞山為什麼却去德山倒戈卸甲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進云石火電光人不顧隨機設化有誰問師云地無三寸上人無隔宿思進云霜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師云江南兩浙水師乃云見苦斷集取捨難忘獨契真常悲心未廣三祇五位滿在具足一念成憐心源未竭諸仁若若也應得去如金鑄透網游泳波瀾似俊鳥離籠翔翔若落諸仁者若能如是方有少分相應若也未然且莫雲居羅漢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桶鉢又手然如何師云聚眾浮淡水螺螄蟻青雲進云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云作麼生是弄潮人其僧便喝師云七棒對十三問古人道承言者長滑句者迷離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達人莫舉僧應諾師云作什麼僧便喝師云好箇僧僧拈掌便禮拜師云不消客師乃舉先聖道法爾不爾俱為辱齒汝等諸人作麼

生會若會得開眼床若也不會遠之遠矣便下座師遂持此語遍問諸禪者云汝作麼生會眾皆下語不契未後有僧云請和尚下語師便起歸方丈僧問古人道問無橫豎答者山師獨伸一問師意如何師云你試問看進云勿問路則險夜行人更多師云想君不是金牙作進云與麼則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師云教休不肯休師乃云諸方盡道拈得德豎拂露日揚眉曲為中下之流山僧即不然山僧拈起者拄杖子也不為上上之人亦不為中下之者且道尋常用處作麼生若知得一竅方解穿窬透漏動地搖天若也未然且向天台看華頂却來南嶺度石橋便下座

上堂舉先聖道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佛良久云一時吹取入門來
上堂云千說萬說不如一決諸人者且道決箇什麼良久云黑鐵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歸堂去月遠拈起拄杖云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本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爺珍重
上堂舉清平有僧問如何是有漏答云五火難云如何是無漏答云木杓師云古人與麼道實謂奇特山僧為你諸人領出有漏家難無漏木杓短赫禪和安生卜度靈利座主何處摸捺金牙解使神銷李廣箭穿雙鶴歸去
上堂云東湧西浸蓋是尋常南北縱橫未為極則透皮微骨則不問汝算孔遺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堪羨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天琢重
上堂云拄杖若是頭上安頭拄杖不是新頭覓活雞此二途猶是無依清曉透脫一路猶是若肉汗衫汝等諸人各具金剛眼睛到者裏作麼生會若也不會

拄杖子透過海看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盡大地是箇餅餅從他江南兩浙河北關西

交者咬嚼者嚼嚼嚼嚼和被他山僧打打打一棒走入

露柱裏藏身且道露柱裏明得什麼事若也不會

拄杖子為汝念箇語真言以拄杖一下

上堂拈起拄杖云永嘉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

鏡上痕痕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者箇是

拄杖子阿那箇是心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依經解義三世佛竟離經一字又同魔說且

作麼生得不傷物義去汝等諸人聽山僧一頌地凍

草枯水寒水結借問禪人是何時節臨濟走過新羅

德山愁眉不悅玲瓏

上堂舉先梁山云從南來者與二十棒從北來者與

二十棒雖然如此且不當宗乘師遂拈拄杖云點與

不點等盡採為微塵卓拄杖一下

上堂舉先聖道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盡大地是

一條拄杖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舉虎溪菴主僧問在者裏多少年去云只見長

生夏長年代總不記得僧云大好不記得庵主云你

道我在者裏多少年僧云春生夏長庵主云開市裏

虎障云聽取山僧一頌開市中心虎能歌不解舞金

子吼師乃舉先詔陽大師道咄咄咄力韋希禪子訝
中眉垂諸高德韶陽只有先鋒且無殿後山僧者裏
即不然咄咄咄橫該抹天不長今地不闊珠重價同
久欽尊德今日功明時如何師云山高日出早連云
與麼則白馬敲金鑿朝天萬里歸師云親面龍顏一
句作麼生道學云一片月生海裏家人上樓師云在
今只言為容易臨岐方覺告人難師乃云過去諸佛
已般涅槃好與三千棒見在諸佛轉大法輪好與三
十棒未來諸佛當出於世好與三十棒諸高德若要
報佛之深恩當如是學學則從諸人不得辜負老僧
珍重
上堂云先聖道在有破有居空破空二幻既除中道
不立若然者山僧拄杖向什麼處者魚羅已隨流水
去野啼酒送落花來珍重
上堂云拈起拄杖作算山猛虎放下拄杖如入水蛟
龍靠山猛虎作麼生商量入水蛟龍如何話會若也
不知者一竅拄杖子笑汝去也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洪鐘待扣聲應長空如寶鏡當
軒影臨萬象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賢愚共處其間聖
凡出之不得山僧與麼道大人笑去在他也笑我
也笑誰人如此竅三十年更失去在珍重僧問一塵
不起大地全收一塵未起時如何師云李廣射落雲
中馬道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也師云驚得胡兒走
似掉開開口即錯動舌即乖如何是師云摩竭臘
國金剛怒學云離咽喉唇吻又作麼生道師云驗人
端的處下口即知音道云與麼則野花開滿地流水
自西東師云若回放過後度難逢卓拄杖一下師云
拈起拄杖千花競發放下拄杖萬樹齊凋不拈不放
一月在天神僧當此之時作麼生道良久云秋燕不
聞梁上語却看鴻雁過長天珍重

上堂云舉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

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良久云昨

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珍重

上堂示眾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我喚者箇作拄杖

子你等諸人喚作什麼乃云欲知瀚海路須是去來

人珍重

上堂云向中薦得遊子返於故鄉意中薦得方解事

於尊堂若然者須是轉身吐氣始得若能如是方解

自尺竿頭進步向中無意中無句既能如是且作

麼生轉身吐氣若也不會拄杖子為汝吐氣去也卓

拄杖下座

上堂示眾云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機

陳彌縫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鞭裏藏身一句作麼

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

上堂示眾舉先聖道說法不有亦不無山僧不可欺

賢問聖埋沒諸人去也何以如此也是湖南人賣麪

便下座

上堂舉先百丈禪師示眾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

歇直下若承當知君猶未徹拈拄杖云百丈與麼道美

則美矣善則善矣雖然如是即有順水之波且無消

大之浪山僧即不然現邪有三訣漱水青山月三冬

聖道至道無難唯嫌標擇下面注云但莫情愛洞然
明白師云汝諸人利者真作麼生下得一轉語契在
人良久云汝也不著便我也不著便兩箇蒸餅一斗
好麪歸堂去僧問古人對拄杖子為什麼笑蒼天師
云蓬頭跣足進云蒼天蒼天師云瞎漢放你二十棒
學云諾諾師云棺木裏臉眼問無言無說猶辱宗
風舉唱談玄理汝宗旨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云千
年田八百主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胡師云試
對衆驗看禮禮拜師云將謂南番船主元來此土商
人師乃云內空故無眼耳鼻舌身意外空故無色聲
香味觸法不是無何故不見石頭大師道然於一一
法依根葉分布歸堂去僧問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
深琅邪門下如何進道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學人
未曉乞師再垂方便師云卧雲深處不朝天連云俗
麼則雲收山嶽靜春暖百花榮師云靜處薩婆訶問
奉教有言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學人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時如何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進云莫
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此過放過後度難逢草
拄杖一下師乃云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若
然者四生六道承何恩力汝且道著方一句如何道
得若道不得拄杖子與彌勒禪迦闍打去也卓拄杖
一下
拈古

師拈云且道五百聖眾散去是肯他仰山不肯他
仰山若肯他仰山又畢竟不肯他仰山若不肯他仰山猶如
平地與交山僧今日不惜兩莖眉毛與汝諸人
注破摩訶會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
方若與麼入地獄如箭射
舉趙州一日與文遠論義關劣不關勝勝者輸果子
文遠云請和尙立義州云我是一頭驢文遠云某甲
是驢費趙州云將果子來
師拈云趙州大似蕭何制律文遠也似蕭何制律
舉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夾山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
銜花落岩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作境話會
師拈云且道如今作麼生會良久云上士游山水
中人坐竹林
舉崔禪上堂云出來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來云崔禪
潛崔禪下拄杖下座
師拈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
舉臨濟示眾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總識得伊來處
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
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是錯分明與道一任天下
人取別
師拈云作麼生取作麼生剗良久云垂釣四海為
釣龍格外玄談蓋弄知已喝一喝
舉順德問僧窗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順德云眾生
顛倒迷已逐物
師拈云得即得大似平地上陷人
舉鼓山示眾鼓山門下不得吹咳時有僧出來咳嗽
一聲鼓山云作什麼僧云傷寒山云傷寒即得
師拈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舉寶壽初開堂日三聖為請主便推出一僧問話其
僧禮禮拜寶壽便打三聖云若與麼為人已後瞎却

銅引一賊人與在寶壽下拄杖便踏方丈
師拈云不是三聖爭到自然離如此錯會者多
舉歲頂問德山云是凡是聖德山便罵歲頂禮拜後
洞山問云若不是歲公大難承當歲問云洞山老人
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控一手拈
師拈云歲頭無人問者不妨奇特纔被洞山腦後
一錐直得瓦解水消
舉興化道此一炷香擬欲承嗣三聖三聖與我大孤
擬欲承嗣大覺大覺與我大賒此一炷香不如承嗣
臨濟先師
師拈云且道因甚承嗣臨濟良久云路邊劍餐須
呈劍不是詩人真獻詩
舉僧問疎山如何是法身疎山云枯椿僧云如何是
法身上事山云非枯椿僧云法身還遍一切處也
無山云遍僧云淨瓶內還有也無山云無僧云大好
遍山便打又僧問曹山云滿月彎弓時如何師云善
對不中的學云為什麼不中的師云左來左右來
右中學云大好不中的師便打又僧問雲居明鏡
臺如何師云不鑿照學云為什麼不鑿照師云胡來
胡現漢來漢現學云大好不鑿照師便打
師拈云一轉語實家有道理主家無道理一轉語
主家有道理實家無道理一轉語實主俱無道理
若也揀得出鼻孔在現那手裏若也揀不出一任
草鞋裏蹄跳
舉僧問洞山初和尙如何是道山云卓學云擬向如
何山云失卓後僧持此語問徹和尚未審洞山意旨
如何徹云虎鬬龍傷
師拈云金烏藏海岸玉兔離青霄
舉百丈一日陞堂大眾集定以拄杖一時越下法堂
却召大眾大眾回首乃云月以擊弓少雨多風

師拈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
舉雲門云釋迦老子初生下時目顧四方一手拈天
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
打殺與狗喫却圖得天下太平

師拈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即名為報佛恩
舉曹山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更與麼切
忌未生時

師拈云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庭前翠
竹禪人種嶺上青松野客栽

舉開禪師示眾云不想念本來無體大用現前不
說時節後臨遷化時間侍者云坐去者誰侍者云僧
伽又云立去者誰侍者云僧伽問禪乃周行七步垂
手而終

師拈云生既如是死亦如然

舉趙州行脚時到一鄉院經旬日臨去乃辭院主院
主云何往趙州云臺山禮拜文殊去院主云某甲有
頰相送云何處青山不道場遙須策杖禮虛空雲中
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若吉祥趙州乃問作麼生是
止眼院主無語

師拈云帝得血流無用處

舉米倉與寶壽同赴州主齊次州主令客司傳語請
二人長老談論佛法寶壽云請師兄長老答話米倉
便喝寶壽云未曾奉問喝箇什麼米倉云猶欠少在
寶壽却與一喝

師拈云大似點穴夜行

舉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
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
人臨濟下禪床擲住其僧擬議濟乃托開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師拈云臨濟可謂水凌上度過九鞠劊刃上拾得

全身

舉百丈開田次問黃檗連開畧田不易粟云眾僧
作傍百丈云有煩道用粟云爭敢辭勞百丈云開得
多少田也粟乃將鋤頭築地三下百丈便喝黃檗掩
鼻使田

師拈云百丈一喝可謂垂絲於萬丈潭中黃檗掩
鼻獨得於千峰之上

舉雲巖上堂云譬如人將三十貫錢買得一隻獵狗
只解尋得有蹤跡忽遇羴羊挂角時莫道蹤跡氣息
也見不著時有僧出便問羴羊挂角時如何雲巖云
六六三六六僧無語雲巖云會麼僧云不會居云不
見道絕蹤跡

師拈云雲居與麼稱提人以八尺布衫丈二袖

舉趙州到茶更處執杖于於法堂上從東邊過西邊
茶更便問作什麼州云探水茶更云我者裏一滴也
無探箇什麼趙州云了了便出去

師拈云世亂奴吠上竿鬼弄人

舉僧問葉山平田淺草鹿鹿成孕如何射得麀中主
山云看箭當便作倒勢山云拖出者死屍著僧踉蹌
便出山云程尼九漢有什麼限

師拈云賊出關門家中叫屈

舉乾峰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空門在座下出來云昨日一人新到從天台來却往
南岳去也乾峰下座擲住云維那來日不得請請便
札開歸方丈

師拈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舉趙州問俗行者助僧云我有十貫錢若有人下得
一轉語即捨此錢前後有人下語並不與趙州遂往
行者家行者云若下得一轉語即捨其錢趙州敲笠
子便行

師拈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舉巖頭為渡子時凡見人來舉棹示之忽有一婆子
抱一孩子來問云呈繞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孩
兒其處得來巖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不遇知音只
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師拈云欺敵者亡

舉百丈見趙州來參百丈云甚麼處來州云南泉來
丈云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州云今時人直教僧
然去百丈云悄然且致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近前
三步百丈咄之州作縮頭勢百丈云大好悄然趙州
拂袖便出去

師拈云趙州老人向師子窟中換得牙爪

舉小乘毗沙論有一聚落毒龍所居時有五百尊者
狂彼降他不得後有一尊者彈指一下其龍即降
師拈云若據教乘自有科判琅琊者裏即不然只
者彈指也不消得然雖如是且莫困魚止濼病鳥
棲蘆

棲蘆

舉仰山參巖頭巖頭纔見豎起拂子仰山便展坐具
巖頭放下拂子仰山收坐具巖頭云我不重你放即
重你收

師拈云巖頭與麼道錯批判者多仰山出去切不
得麤心

舉黃真見僧來乃云諸方老宿盡在找拄杖頭上僧
便禮拜僧後到大樹處舉前語大樹云黃真與麼道
曾夢見諸方也未其僧却回舉似黃真黃真云我者
話已行遍天下

師拈云大樹與麼道大似有眼如盲黃真一條拄
杖天下人咬嚼不碎

舉臨濟上堂有僧出禮拜濟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
頭好濟云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亦使鳴鐘拜佛云你道好嗎也無僧云草賊大敗濟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臨濟乃云要會臨濟官主句請問取過來問話二禪客

師拈云真金須入火舉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師拈云尤聖可謂誠實之言然雖如是錯會者如麻似粟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親師顏霜云我這界不曾滅僧又到雪峰處問云過界不曾滅意旨如何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

師拈云雪峰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未知向上一竅

舉淨名經云諸善塵各各說不二法門於是文殊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法是善塵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言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為真入不二法門

師拈云文殊與維摩默也是約小聽虛聲維摩默然切不得鑽龜打瓦

舉圓明云瘧病不假驅驅藥三角云瘧病須假驅驅藥

師拈云圓明可謂小慈妨於大慈三角食他一斗米夫却半年糧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向去底人安云寒蟬抱枯木寒蟬不回頭又問如何是却來底人安云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又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安云石羊過石虎相逢早晚休

師拈云古人雖解箭穿鴻鴈要且不解透樹射像

舉僧問白兆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自小不曾歷他家門戶僧云與麼則空乾的白兆兒孫師云承者承滯何者

師拈云巧人須得巧人佐拙人須得拙人扶舉僧問風穴寶塔元無錢金門即日開時如何元云智積從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如何是塔中人

師拈云風穴若無後語大似紀信詐降舉大般若經云善現問舍利弗云以何為佛眼舍利

答云以性空為佛眼善現嘆云善哉善哉從上諸佛皆以性空為佛眼從佛口生從法化生

師拈云望天不見天觀地不見地舉教中道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師拈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舉摩訶法師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馳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

師拈云摩訶法師與麼道也是平地上陷人山僧者裏即不然般前滾水嶺上白雲

舉無著到五臺文殊處喫茶次文殊提起琉璃盞子問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無著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麼啜茶無著便休去

師拈云若也是去可謂虎口裏奪餐若也非去移舟看水勢舉棹波瀾

舉石霜在瀉山會下作水頭一日篩米次瀉山云施主物不要拋撒石霜云不拋撒瀉山於地上拈得一粒米云汝道不拋撒者箇是什麼石霜無語瀉山云莫欺者一粒百千粒盡從者一粒生石霜云百千粒從者一粒生米者一粒從什麼處生瀉山呵呵大笑使歸方丈至晚上堂云大眾米裏有蟲

師拈云瀉山一粒米彈破納僧牙

舉僧問寶壽萬境來侵時如何寶壽云莫管他僧禮拜壽云莫動者動者即打折你驢腰

師拈云若無道地手慢然世間人舉泰首座到洞山處洞山晚間排果子管顧他洞山便問云首座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首座云過在動用中洞山喚侍者收却果子休不得果子喫

師拈云若不是洞山老人能辨得雖然如此洞山老人猶欠一著在

舉水滸泰馬大師問如何是祖師內來意被馬大師一路踏倒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當下大悟便承嗣馬大師往後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水滸云自從馬師一路後直至如今笑不休

師拈云大眾你道水滸連會悟也未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馬大師直下覲居士云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直上看居士便禮拜馬大師便歸方丈居士隨後入方丈內云弄巧得拙

師拈云一夜作箇不覺天曉舉南院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云欺騙南院放下拂子

僧云猶有者箇在南院便休師拈云狂狗趁塊師子咬人

舉南泉示眾云道非物物非道時有趙州出來便問如何是物外道南泉便打趙州接在拄杖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南泉云龍地易辯獅子難設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師拈云不見道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舉順德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三峯德云又在什麼處僧云五峯德云放你三十棒僧云未審某甲過在什麼處德云為你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師拈云

師拈云割米鎌子

舉僧問廣德如何是佛德云轟戟門開見墜仙僧馳
此語至州中悟空處便問轟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
何空云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云不是佛廣德後
聞遂望城中禮拜云悟空古佛豈止羊二十口

師拈云廣德腦後漆釘悟空眼中拔楔雖然善順
機宜敢保他家未徹

舉雪峯與玄沙行次峯指一片地云好造無縫塔玄
沙云高多少雪峯看上又看下玄沙云入天福報即
不無若是靈山受記未覓見在峯云你作麼生玄沙

敲轎子云昇昇

師拈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舉桐峯庵王有一老人參庵王問從什麼處來老人
不對王云善能對機善能對機老人遂拈一枝草示
庵王庵王便喝老人禮拜庵王便歸庵老人隨後看
庵王云與麼疑煞天下人在

師拈云不見道富斷不斷又遭其札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六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六
師拈云不見道富斷不斷又遭其札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七
東林和尚雲門庵王頌古

待者悟本錄

舉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東林頌

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草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關

雲門頌

利刃有室不須砥礪毒之家水莫嘗不飲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舉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

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東林頌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恁麼來指地指天稱第一衆生四十九年災

雲門頌

老漢纔生便著心周行七步似顛狂賺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鏡湯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罔措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

雲門頌

海水翻空滾底流魚龍蝦蟹信沉浮可憐金色頭隨子直至如今笑未休

雲門頌

拈起一枝花風流出富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

道遂讚嘆云世尊人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

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東林頌

迷悟欄前徒勞更舉鞭只待鷄狗戒不學祖師鞭

雲門頌

兩處牢關擊不通纖塵不動自乖宗忽然業鏡百難碎黃面羅漢失却蹤

舉達磨大師九年面壁

東林頌

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須莫入洪波裏

雲門頌

金龜一製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鈎

舉二祖立雪多時達磨問汝當何求二祖云請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吾爲汝安二祖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爲汝安心竟

東林頌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曾無一事不求下竟不安心

雲門頌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于

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云汝但覺此女今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連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蓋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更罔明從地湧出作禮

世尊世尊罔明出此女人定罔明却至女人

前鳴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後有老宿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麼出女人定不得罔明爲甚却出得

東林頌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罔明彈指爾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起

雲門頌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我却窮性命舉讓和尚一日云道一在江西爲人說法總不見寄箇消息來遂遣一僧往馬祖處候見伊上

堂但出問云作麼生待與有語記取來其僧依

教往問之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東林頌

胡亂三十年不少鹽與醬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雲門頌

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看也是拈匙匙指人

舉百丈再參馬祖祖起拂子丈云即此用離

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

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

此用丈亦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

日耳聾

東林頌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耳聾風過

樹累他黃葉夜兒孫

雲門頌

馬駒喝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焰中撈得

月鏡繩獨坐大雄峯

舉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喏如是

召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東林頌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源別是春

雲門頌
啞子得夢與誰說起來相對眼麻迷已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

舉鴻山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鴻山呵呵大笑歸方丈疎山隨後云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來

和尚何得相弄鴻山遂喚侍者云取鏡與鏡上座去遂囑云向去有箇獨眼龍爲子點破去在後開明招出世徑去禮拜招問甚處來曰七闍

云曾到大瀉廢曰曾到云大瀉有何言何山遂舉前話招云鴻山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山便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却使鴻山笑轉新山於言下省悟乃曰鴻山元來笑中有刀

東林頌
有句無句藤倚樹元來白飯用米做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風落飛絮

雲門頌
若將此語定綱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舉明招問僧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僧云第七箇無尾

東林頌
無尾大虫難傍近近前便見傷人命除非自解據席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雲門頌
第七菸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叢林排排爭唇

物幾箇行人得到家

舉南泉示衆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

東林頌
剔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爲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雲門頌
倒履傾騰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沉吟而今便如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舉南泉和尚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東林頌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靈利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雲門頌
雨散雲收後雀鬼數十峯倚欄頻顧望回首與誰同舉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嗜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與無禪師麼時有僧出問只如諸方巨匠領衆又作麼生黃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東林頌
大唐國內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疑堪笑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厮兒

雲門頌
身上着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注破了

舉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東林頌
一喝喝上四禪天臨濟元來不會禪喜道朝陽生戶外不知夜月落塔前

雲門頌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氣舉臨濟坐次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

濟下禪牀擒住云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麻谷却轉身坐禪牀濟拈棒便打麻谷接住相捉歸方丈

東林頌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通一線鼠搜葫蘆有底恁鬼爭漆桶無人領

雲門頌
昧却當陽箇一着牽來拽去牙施呈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講得成

舉臨濟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濟便揖坐僧擬議濟便打又一僧來濟豎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復見僧來立墜起拂子僧不顧濟亦打

東林頌
王寶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

雲門頌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講蜘蛛

舉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繩床擲住云道道僧擬議

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東林頌
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只尺間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雲門頌
後見肥村僧大開眼了作孽雖然恁得老鼠一棒

打破油甕

舉趙州訪臨濟州纔洗脚濟便下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正值老僧洗脚濟近前側聽州云會即便會咱喙作麼濟拂袖便行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為人錯下注脚

東林頌

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咱喙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曾不注脚

雲門頌

一人眼似鼓槌一人頭似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無處安着

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州云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非州云不疑又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

豁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頓悟玄旨

東林頌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

雲門頌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感滋

一回舉起一回新

舉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百有三萬六千日一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

雲門頌

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

舉趙州一日將拄杖上萊更法堂東西末去更云作什麼州云探水更云我這裏一滴也無探

箇什麼州將拄杖靠壁而去

東林頌

萊更這裏無一滴趙老無言便走去春去秋來三百年在杖至今猶靠壁

雲門頌

深淺聊將拄杖援忽然平地起波瀾傾瀉倒做驚大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舉趙州一日從殿上過乃喚侍者一聲侍者應

咩州云好一殿功德侍者無對

東林頌

殿上喚來先應若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就爭奈當初不放光

雲門頌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殿身不使俯檀刻日日香烟夜夜好看來當甚乾羅綺

舉趙州問授子人臥底人那活時如何授子云

不許夜行投明到

東林頌

大次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雲門頌

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牛作賣花人舉峯山有一婆凡借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

暮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待我去為助過這裏

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州歸謂眾

曰臺山婆了我已為助破了也

東林頌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癢

雲門頌

天下律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因

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泉

云昨夜更月到愈

東林頌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雲門頌

度體教衣量水打唯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舉趙州一日在方丈內聞沙彌唱參州向侍者

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州向傍僧

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東林頌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啻更高聲我耳背

雲門頌

聚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獪逐塊

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

遠應咩州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

東林頌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為人說一般屎臭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雲門頌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舉趙州一日共文遠行次忽指向前地云這裏

好造箇巡鋪遠便近前展兩手云把將公驗來

東林頌

天子居閭市果老僧在白草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巡火所由

雲門頌

一正邪一倒一起文達趙州轉裏動指

舉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佛以拄杖打

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東林頌

平生侍奉老師全無此子氣息佛法妙性天機一字教他不待

雲門頌

又逢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空趙州拄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

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

上從諸佛下及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却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

東林頌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徠若無事時且歸屋裏坐

雲門頌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

舉趙州示眾云全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木真佛屋裏坐

東林頌

金佛木佛泥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焰光中煖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

雲門頌

九十七種妙相顧陸筆端難狀趙州眼目精明覩見心肝五臟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東林頌

半夜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雲門頌

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臥

舉僧問趙州承問和尚親見南泉是吾州云鎮

州出大羅筒頭

東林頌

鎮州出大羅筒頭師道合有來出觀音院裏安彌勒東院西邊是趙州

雲門頌

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羅筒更無私枯來塞斷是非口雲曲陽春非楚詞

舉僧辭趙州云甚處去僧云南方學佛法去

東林頌

州云你到南方有佛處不得任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云恁麼則不去也

東林頌

有佛之處不得任無佛之處急走過三千里外摘楊花他日歸來舉似我

雲門頌

有佛處不得任生鐵秤錘被虫蛀無佛處急走過撞着高山破窻墮三千里外莫錯舉箇有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遍天下摘楊花摘楊花殘

擊呢哩哩哩

東林頌

舉趙州問僧其處來僧云雪峯來州云雪峯近日有何言何僧云雪峯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其處扇州云上座若去為我寄箇鐵子與雪峯

東林頌

大地是眼何處扇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鐵子去方得此話圓堵堵

雲門頌

途路波吒數十州傳言送語當風流不知脚下泥生

刺路者錐人脚指頭

舉保壽問胡釘釘莫便是否釘云不敢壽云選釘得虛空麼釘云請打破虛空來壽便打云他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釘釘後舉似趙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釘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更教打破胡釘釘便領州却云且釘這一縫

東林頌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若釘釘得終是不圓全

雲門頌

直饒釘得這一縫點檢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向俗人說家醜

東林頌

舉有僧與疎山造壽塔了來白疎山山問你將多少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尚山云為將三文與匠人為將兩文與匠人為將一文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無對羅山時在大庾嶺任庵其僧到羅山問其處來云疎山來羅山云近日有何言何僧遂舉前話羅山云還有人道得麼僧云未有人道得羅山云你却回舉似疎山道大嶺和尚問舉云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

東林頌

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帶累匠人肩

東林頌

繫墮落其僧便回舉似疎山山問此語具威儀望大庾嶺禮拜歎曰將謂無人大庾嶺有古佛光明到此間却向僧云汝去大便嶺道猶如騰月蓮花其僧却回舉似羅山山云早已龜毛

長數文

東林頌

相頭打領無漆減腋下刺襟有短長大庾嶺頭一尊佛疎山兩度放毫光

雲門頌

東林頌

雲門頌

雲門頌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痕骸羅山古佛難靈驗未免將身一處理

舉羅山在木山送同行短長老出門次山把拄杖向前一擲矩無對山云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黃

東林頌

不踏門前踏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雲門頌

出門握手話分携古路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舉德山一日飯遲先托鉢下堂雪峯時作飯頭纔見便問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曾未後句德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來問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言語異常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曾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東林頌

鐘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未後句巖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門作榜樣

雲門頌

一過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

舉雲門大師示眾云世界恁麼廣闊爲什麼鐘聲披七條

東林頌

七條披向鐘聲上編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雲門頌

鐘聲披起鑿多羅碧眼胡兒不奈何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元是欄中鷲

舉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東林頌

棒下真鎗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看波濤湧不見龍王宮殿深

雲門頌

入門便棒即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麻繖

舉百丈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不去百丈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

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墮在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云云汝但問老人便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云汝脉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

東林頌

百丈野狐塞雁啣蘆李廣神箭張顛草書

雲門頌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驀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

舉深明二上座同行見捕魚忽見一魚跳出網深云復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云爭似當時不入他網深云你猶欠悟在明行三十里方有

東林頌

網中跳出便是飛騰好箇天然復衲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雲門頌

後哉一躍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天龍門燒尾着依前點額在波瀾

雲門頌

舉甘贊行者詣南泉設湯南泉曰飽云爲狸奴自拈念摩訶般若波羅密旨者便出去泉浴後問典堂行者在甚處典座云當時使去也泉遂打破粥鍋

東林頌

狸奴自拈念摩訶般若波羅密旨者便出去泉浴後問典堂行者在甚處典座云當時使去也泉遂打破粥鍋

雲門頌

南泉打破開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預

東林頌

舉百山和尚拈起竹篋子問僧云喚作竹篋子不喚作竹篋子背且道喚作什麼

東林頌

舉起竹篋子如何使道家秘魔巖不會隨後便擎叉

雲門頌

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遍地是刀鋒舉玄沙問僧甚處來僧云瑞巖來沙云瑞巖有什麼言句云和尚尋常喚主人公自應嗟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弄精魂猶較些子

東林頌

一主人公欣一主人公活若解青精魂兩頭皆透腑

雲門頌

瑞巖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舉興化見同參來籠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有何相觸化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

東林頌

有質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道
到這裏去不得似這般路漢不更待何時

東林頌

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雲門頌

銀鐺在握天魔膽落明眼僧休更卜度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

云不入這係社化云會了不入會了不入賓

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

錢五貫設饋飯一堂至來日興化自白槌去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不得

喫飯即時出院

東林頌

法戰從來許克賓製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法方無

魏老漢他年要話行

雲門頌

丹山生鷲師子產後猊棒下摩羅眼徒誇第一機

舉興化謂眾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

諸子汝莫自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

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得興化氣息起來向

汝道末在何故如此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

珠與你諸人去在你虛空裏胡喝亂喝作什麼

東林頌

紫羅帳裏撒真珠禪客相承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

笑釋迦彌勒是他奴

雲門頌

對眾全提摩竭令豈是開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

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舉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

直入興化為你證據時有曼德長老出眾禮拜

起來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歸眾
化云邇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
故為他曼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東林頌

單刀直入更休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是放他曼德

過須知興化棒頭明

雲門頌

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中途未歸

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舉三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云我

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東林頌

人貧多智短馬瘦見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

雲門頌

陽焰何曾能止渴薄餅幾時充得饑勸君不用栽荆

鞭後代兒孫惹着衣

舉南泉見鄒隱客來指淨餅云淨餅是境你不

得動着境與我將水來客將淨餅傾水於南泉

面前泉便休歸宗云鄒隱客也是亂瀉

東林頌

南泉不指淨餅隱客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

不在這裏

雲門頌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

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舉石頭云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總不得

東林頌

四海狼烟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

雲門頌

好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峯待汝

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任持事頌

東林頌

錦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被漁翁開引

釣隨波逐浪共悠悠

雲門頌

全伙中全活全活中全伙一箇許郎當一箇福建子

舉夾山云棟抱子歸普峰後鳥啼花落碧巖前

法眼云我二十年作地話會

東林頌

三十年前此寺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

風樹老無花僧白頭

雲門頌

境話會來雖未是却問如今作麼生清涼元本鼻頭

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舉睦州喚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東林頌

電火光中休草草劬輪鋒上莫初初等閑却放全身

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雲門頌

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關狄短長不須增減

舉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藏經也無州云

有甚羅羅鏡子快下將來

東林頌

睦州只受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百千

藏這般供養也尋常

雲門頌

一氣轉一大藏教頭滿偏圍權與實無邊妙義炳然

彰元來一字也不諱

舉臨濟會中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云實王歷然

東林頌

作家相見終不錯兩兩同時看啐啄鳴下雖然賓主分爭如普化挫鈴鐸

雲門頌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黃龍精舉普化常於街市搖鈴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

臨濟令侍者去纔見如是道便把住云纔不與麼來時如何普化托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

東林頌

僕儼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掛名將下幞頭歸去也莫騎驢子傍人門

雲門頌

先師會裏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袞索咄這公臺盞乞兒

東明招一日天寒上堂大眾才集招云風頭稍硬不是你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眾隨至立定招云才到暖室便見臨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東林頌

風頭稍硬難女立暖氣纔通臨睡來却笑明招開費刀無端兩處強差排

雲門頌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鷄鳴可憐自尿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道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

善權下拄杖歸方丈

東林頌

舉頭踏却一城人三聖齊地保壽職正令只堪提一牛一盲引得衆盲行

雲門頌

提起須彌第一槌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絕師子咆哮百獸危

舉有一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齋德云我今日在莊裏喫油糍飽侍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德云你但去問取莊主侍者才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東林頌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撒不出舉玄沙云若論此事喻似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實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雲門頌

舉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屋兒成佛二祖大師償債

東林頌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猶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雲門頌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騎騎驢阿家牽

東林頌

阿家新騎兩同條只尺家鄉路不遲可笑騎驢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

雲門頌

新騎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着鞭歸到講堂人不識從今懶更出門前

舉烏曰見玄紹二上座來遂問二禪伯近離什

麼處僧云江西曰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曰云你既不識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奉堂去

東林頌

赤身挨白刃灰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蹤萬車皆喪職

雲門頌

猛浪不容蚊蚋泊大海那能宿外屍任是三頭并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

東林頌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羅羅眼對面隔西天

雲門頌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東林頌

一念不起須彌山纔着襴衫退步看直上拄天下拄地言前薦得也願預

雲門頌

纔觀一座大彌盧荷負非干氣力能縱使不隨言語會却來當向受茶糊

東林頌

舉僧問大愚之和尚如何是佛云云錘解秤槌錘解秤槌似鐵大愚老子重饒古水流澗下太仙生雲在嶺頭閑不徹

雲門頌

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酬秤槌將錘解言外度迷流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

底僧便禮拜化云興化今日赴箇村齊回來中路撞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子裏閃避得過

東林頌

一陣狂風驟雨來却於古廟且開眼雖然打人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

雲門頌

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畔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相只為渠儂識梵書

東林頌

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

東林頌

盡道親曾相見來依前還是何來腮好將大棒擡頭擲責得盲人便眼開

雲門頌

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恹恹不可當提起衲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東林頌

舉夾山示衆云日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東林頌

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雲門頌

疑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圍上須尋縫明明說與却作聲只管外邊閑打開

東林頌

舉無業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和尚云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東林頌

一道如絃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鵰人

雲門頌 移身不移步移步不移身走却金師子捉得玉麒麟

東林頌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

東林頌

桃花尋劍客不語笑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

雲門頌

舉道見桃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恙落字宙人無默那箇男兒是丈夫

東林頌

舉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東林頌

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

雲門頌

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箇中紅心地無寸土舉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東林頌

只要拔柄抽釘爲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膝地繞脚

雲門頌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舉洞山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舉云浙中耶

東林頌

云紅來陸來舉云船來耶云船在甚處舉云紅在步下耶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便行耶却問侍者這僧

東林頌

是問人侍者云東道者耶遂去安下處見問莫便見舉師杖屨莫惟某甲適來相觸件舉便唱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耶云恁時舉云我在浙中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喧字宙耶乃作禮

東林頌

官路無人獨自行兩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取私鹽客草裏躡身過一生

雲門頌

舉得驪珠仰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東林頌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東林頌

伏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東來騎鶴下揚州

雲門頌

忍痛出門先見路才方洗脚便登船神仙秘訣真堪惜父子難親不可傳

東林頌

舉趙州訪道吉吾見來着豹皮靴把吉捺棒在三門前等候才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云小心祇候着吉又唱喏一聲而去

東林頌

稽首兩足尊瞻仰不雙捨肩間白毫光照耀大千界

雲門頌

有禮有樂有唱有酬人平不語水平不流舉臨濟遷化時示衆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云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何這瞎驢邊滅却

東林頌

到老不曾開話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淺直向金剛水際行

雲門頌

瞎驢一跳衆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聖三玄俱喪

靈堂堂地了出車城

舉僧同乾客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什麼處峰枯杖杖向前劃一劃云在在裏

僧問益六門門括起弱子云扇子勃跳上三十

天業蓋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

韻

東林頌

乾客不用指陳子門休打骨重自然東海鯉魚築着

帝釋鼻孔

雲門頌

搗破雲門一柄扇初折乾客一條棒二三千處管弦

樓門五百條花柳巷

舉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

買糊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東林頌

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若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

時打刀須用并州鐵

雲門頌

見色明心事已弄聞聲悟道更文加觀音妙智慈悲

方刺棘林生優鉢花

舉雲門大師拈起拄杖舉教云凡夫實謂之有

二乘掛謂之無緣是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

乃云衲僧見拄杖門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

總不得動着

東林頌

本菩薩何干菩薩佛是大人早晚休世情但將公道

斷人心難似水六流

雲門頌

別開金殿鎖掃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舉陸且大夫問南泉舉法師也甚奇性解道天

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乃指庭前花石

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

東林頌

若知天地本同根終不應來更問人那得南泉親指

似等開花發夢中春

雲門頌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接步已於家無陰陽處花重

發玉本無瑕却有瑕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

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言者指庭際佛他又

不見患言者語言三昧他又聞患言者教伊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右接此人不得佛法

無靈驗

東林頌

盲聾瘡癩不得去沙狂實開心力偏謂虛醫拱手

歸人俱是骨自疾

雲門頌

玄沙三種病人話玄沙問六不收莫待是非來云

耳從前知已又為歸

東林頌

舉玄沙見新到才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

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承入

破舌地獄

雲門頌

天子不識字達摩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舉南院上堂云赤肉團上辟立了何時有僧問

赤肉團上辟立了何豈不是和尚道院云是僧

便掀到通床院云你看這漢亂做僧擬議院使

打出院

東林頌

掌中拳向日舌上覆金銀壁立爭于伊岸光微梵天

亦肉團邊所得親上賓有理各難伸兩箇地子相淨

看世上如今無直人

舉百丈倚馬對山歸忽然笑問事問曰憶父

母耶丈云無事曰汝人焉耶丈云無事曰哭作

什麼丈云問取和尚問事問馬祖曰云你去

問取他問事問至寮中見白丈呵呵大笑同事

曰適來為甚哭如今為何什麼笑丈云適來哭而

今笑同事問然

東林頌

世間名利閑榮辱雲雨紛紛手翻覆悲歌相繼不堪

論林頭無眼黃梁熟

雲門頌

有時笑兮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

人斷然須得管膠續

東林頌

舉楊岐和尚問僧乘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

你作麼生跳

東林頌

楊岐老人頰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所牌禪客如到

來不動金鉅腦門裂

雲門頌

金剛圈乘棘蓬玄沙三種病石華一張弓直截為君

說新羅在海東

東林頌

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

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岐云湖南長老

東林頌

三脚驢子恁麼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閑牽出向人

前踢倒湖南瞎長老

雲門頌

揚岐一頭驢只有隻脚踏開倒騎歸顛簸黃幡草

舉僧問青原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塵

陵水自磨價

東林頌

臨岐水鏡少知首佛法商量古到今續出野鴛鴦

有無端須要竟全

雲門頌

七百原及終踏開佛法酬來價不辜成話語無高

目得入句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舉僧問長安師太相時如何頭云後則驢岐

草

雲門頌

的的當場句明明前後落着誰人喫肉亦那人吐

雲門頌

口只佛門也裏雨傘子出海波動乾坤

舉僧問和尚讀香源上馬歌者馬云日日

時時龍門老心自如

東林頌

時時日日日日青苔上眼八對是經年

雲門頌

日日日日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舉南禪師云地樓上念貴休到千種至肝如何

黃發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

東林頌

猛虎當路坐游魚脚底過不學紫胡老便打劉鐵磨

雲門頌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疾急

舉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罰國王求劍於前

云師得錦穿香日已得日既得錦穿香日香

日已離日既離生吹可施我頭香日非非我有

豈况於頭上便斬之白乳湧萬數尺下齊自

東林頌

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雲門頌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虧劊刃

鋒何似秦時鐵鑊

舉芭蕉和尚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

無拄杖子我奪那你有杖子

東林頌

綿州附子茂州番最好沉聚出窟香簪子師僧十一

喫鼻頭紫破眼助黃

雲門頌

十字街頭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

舉汾陽上智同真

東林頌

十年海上竟冤讎不得冤讎木肯休芍藥花開香

面櫻欄葉散夜叉頭

雲門頌

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摧鬼東西南北無門

入曠劫無明當上灰

東林頌

韶陽 鑿生鐵鑊直下咬破 莫惟相賺

雲門頌

雲門鑿鑊少有人知咄無孔鐵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無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人師云待汝一口咬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東林頌

大河波瀾淺小入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成不知心

雲門頌

一口咬盡西江水中之丙丁庚戌已咄咄咄咄咄

舉去華經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去不

前不得成佛道

東林頌

種穀不生豆苗黍砂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箇

擔板底漢

雲門頌

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

人掉棒打天邊月

舉維摩云其施汝者不名漏網供養汝者不

惡道

東林頌

七

古尊宿語錄

卷四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入 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鏡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雲門頌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舉通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覺妄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

實

東林頌

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雲門頌

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花飛

走雨打梨花蝶蝶飛

舉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東林頌

在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雲門頌

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

舉文殊菩薩所說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東林頌

鷓鴣白鳥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那須入地獄

雲門頌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喝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舉楞伽經云法三自性三種無我

東林頌

破瓶豈復作瓶事焦種不應生孽芽如彼虛空盤天子毛輪並髮鬚開花

雲門頌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象且眠兩箇病癩一般咄哉

漆桶不快

舉殃囉摩羅尊者於一長者家持鉢適值其家

一婦人產難長者遂白尊者曰尊者是我佛弟子

如何救得我產難尊者曰我乍入道未能相

救當去問佛尊者遂往見佛具陳斯事佛言汝

但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尊者依佛

所說往告長者婦人聞之當時分免

東林頌

月裏娥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

去猶把花枝益面歸

雲門頌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乘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

影不照其餘斜斜領

東林和尚雲門庵主頌古終

古尊宿語錄卷之四十七

全覽居士于玉立地實錄此
古尊宿語錄第四十七 詩字一萬二千二百
七十五韻 詩韻六兩三餘八分
竟陵釋如圭對上元丘監觀者源水陳萬武刻
高唐丁巳歲暮三月初旬化城持藏

古尊宿語錄卷第四十八
佛照禪師奏對錄

宋淳熙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致恭三呼訖賜坐師奏云今奉
伏蒙聖旨令灑掃靈隱三月三十日又准降香開堂
賀增感激今蒙召對獲親清光千載一遇帝問師生
何處嗣法何人師對曰臣生長臨江軍禮南山光化
禪院長老普吉為師荷陛下天地覆載之恩行脚卷
五十餘員善知識未後於大憲禪師宗杲處打徹遂
法嗣之上曰朕惜不見大憲師云陛下既留心祖道

時時與大憲以大光明藏把手共行豈在聚頭接耳
為相見耶帝賜語錄入藏作萬世光明種子非獨
法門增輝且天下嗣子不勝榮幸上曰且喜得睹
師云郊祀在即乃陛下聖德所感上曰朕此心與佛
心通師云直下史無第二人閣陛下萬機之暇留心
祖道游冰楞嚴固覺自古帝王未有如陛下篤信此
道上曰自古帝王英雄者有之信此道者極少如梁
武帝亦未徹師云當高踰過達磨上曰陷在泥坑裏
師云只為欄柵不入手不得受用師云臣山野語言
無倫恐瀆聖聰上曰這裏正要與長老忘懷論道師
云陛下日應萬機直須向一切處看眼看是什麼清
理上曰天下事來即應之師云可謂明鏡當堂物來
斯照上曰步步踏著實地師云直須從麼始得上曰
臨濟因緣可舉一二師遂舉臨濟在黃蘗因第一座
勉令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人意蘗遂與三十棒
如是三次問每蒙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去第一
座遂白黃蘗云義玄上座雖是後生却奇特他日
為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他若來辭和尚願垂
提誨清明日力辭黃蘗猶住大憲必為汝說濟
至大憲問甚處來濟云黃蘗來憲云黃蘗有何言

何濟遂舉前話復云不知過在其處愚公黃蘗怎麼
老婆心切為汝得微困猶寬過在濟於是人悟乃云
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云尿尿尿了過來道我不
會而今道甚無多子是多子扭住云道濟便向人
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返
黃蘗問云來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為老婆心
切遂舉前話藥云這大愚老婆鏡古特見打頓
濟云說其待見即今便打遂與黃蘗一掌藥吟吟而
笑云這風顛漢來這裏將虎鬚濟便喝藥云侍者引
這風顛漢來茶堂去上曰悟了直是快活師云高山

問仰山云臨濟得大愚力得黃蘗力仰云非但將虎
鬚亦解坐虎頭自此臨濟法道大典上曰聖流好師
云臣曾有頌上曰舉看師舉云黃蘗山頭遺扁棒大
愚肋下報冤雞當機一喝驚天地直得曹溪水連流
又問與化打克克實如此答與化如何便打師云
不可放過臣有頌上曰舉看師舉云罰錢出院掃家
醜興化警頭過克實父子不傳真秘訣棒頭敲出玉
麒麟師復云昔翠巖可真禪師頌即心即佛非心非
佛因緣曰百萬雄兵出將軍猶清城不閉弓矢力斜
漢月初生令騎望心禪師看後因各客問西來意有
頌東吳幾度為閑客南越曾經作上人可笑年來身
老大得同慶處且同慶真見之云子做也且如即心
即佛非心非佛陛下如何會上云包舍萬像師云包
舍萬像底是什麼上曰對面底是師云認著依前還
不是上乃默契上曰長老且歸觀堂師云謹領聖旨
乃解下殿鞵而道中使賜御製頌一首曰大著流金
石寒風結凍雲梅花香色遠自有一枝春師答山頌
一首曰當陽一句子平地步青雲踏翻關狀處便是
王家春初四日復進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一頌即心
即佛無蹊徑非佛非心有變通直下兩頭俱透脫新

羅不在海門東上復答師頌一首曰欲言心佛難分
別俱是精微無礙通跳出千重縛不住天涯海角任
西東師再山頌云一句截流心路絕千差萬別豁然
通等閑更進竿頭步莫問西來及與東復召對賜坐
師云夜來今日兩蒙宣示御頌神恩榮發夜來頌好
不如今日頌語句尤痛快上曰夜來得長老開發乃
有此頌師云陛下前後宜諸山尊宿論道如何上曰
難得似長老直截師云閣陛下於心隨萬境轉轉處
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處得個人頭但未
曾遇人上曰真個如此師云如人學射久久自然中

的所以五祖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遇人始得若不遇
人十個有五雙杜撰上曰須要遇人師云正是逐舉
羅山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
木去一念萬年去幽谷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山不契
却往巖頭處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喝云是誰起
滅山於此大悟上曰長老意謂如何師云巖頭與他
本分草料上曰長老見大憲幾年後打徹師云臣癸
亥年有個發明了却被禪道佛法礙又做十五年工
夫後到青王一見大憲便打徹慧一日掛牌臣入室
慧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
門你作麼生會答云大小趙州坐在屎窖裏慧云你
甚處見趙州答云莫瞞睡打一口芭蕉云只麼麼做
工夫答云莫掩彩扇乃喚侍者問這僧名什麼答云
不得名慧云你看這漆桶亂做答云未為分外便出
又一日入室慧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如何答云請和尚放下竹篋與學人相見慧擲下竹
篋云如何相見答云使爾已盡慧云你看這漢又來
老僧頭上行答云也是尋常行履處禮拜便出又一日
入室慧問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
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息根下度不得向舉起處承

雷連道速道谷云杜撰長老如麻似草云你是第
幾個谷云今日提做這老眼深背之上曰如此相
投師六禪家當機不讓遂舉虛雲見桃花道頌云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
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請當其請當敢保老兄
未徹在每舉問禪和子那裏是不疑處陛下曰道那
裏是不疑處上擬議師云只就疑處看疑處看破不
疑處便是陛下受用不盡底上曰長老且道那裏是
不疑處師云紅爐上一點雪上乃點頭師云昔黑齒
梵志得五神通常在雪山說法得梵王帝釋闍維王
洎諸天神常來聽法日說法畢闍維王曰觀梵志而
泣志曰大王何得視吾而泣王曰吾觀於汝善能說
法七日後命終當來吾界受諸苦痛梵志惶怖求免
無門雪山諸天神謂梵志曰欲免斯難唯有大覺世
尊乃能為汝免得此難梵志曰世尊者何人也天神
曰豈不聞淨飯王太子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為人天
師其名曰佛諸人菩薩八部龍天常轉法輪度一切
眾生梵志問已復作思惟我去見佛將何供養乃運
神力手執合歡梧桐華兩株飛空向世尊前供養世
尊召五通梵志志願世尊云放下著梵志垂左手
至於世尊前世尊又云放下著梵志又垂右手手
世尊又云放下著梵志云世尊我欲擊兩株華時
放下了我今全身無可捨捨世尊云五通梵志非
汝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內六根外六塵中一誠一
時捨却到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乃於言下
悟無生法忍上曰只是人不向緊要處做工夫師云
欲得徑捷須離却語言文字真實參究所以古德道
念得楞嚴圓覺經猶如瀉水聲冷冷有人問著西來
意恰似蚊蚋咬釘上曰直是難人師云正好著力
上曰如長老者難得真可為入師師云陛下過家劫

六日復召對上曰觀堂中穩便麼師云何陛下聖春
極穩便上曰前日長老云直至如今更不疑處朕有
一轉語師云那裏是不疑處師云有一轉語師云那裏
是不疑處上曰空手牽鐵牛師云有一轉語師云那裏
師云纒入思惟便成劍法上曰若問長老如何祇對
師云千聞不如一見上喜曰朕且做工夫師云陛下
果位中承願力來示現帝王身不被富貴聲色籠罩
但念念扣已而泰慕然一念相應如桶底子脫相似
直至成佛永無退轉師云若論此事如兩陣對敵進
前則有活路若望崖而退不是天漢音香嚴卷為
山為山云我問你在百丈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是
否嚴云不敢山云試問父母未生已前道一句看嚴
無語乃云請和尚為某甲道山云我若為汝說破子
他時後日眼開罵我去在嚴遂檢尋平日看讀文字
討一句抵對了不可得乃云今生不學佛法也且作
長行粥飯僧乃解為山往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思
止焉一日及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忽然悟透
歸沐浴禮禮為山云和尚大慈恩願父母當時若為
我說破何更有今日事乃述一頌云一擊志所知更
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惛然處處無踪跡聲
色外威儀諸方便道者感言上上機歸告為山為山
舉似仰山仰山云待某甲勸過乃云開師弟有悟道
須試舉看香嚴舉了仰山云此是開時計較得底香
嚴再舉一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
貧有卓錫之地今年貧無也無仰山云只會得如來
禪未會祖師禪香嚴又舉一頌云吾有一機歸日視
伊若也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云且喜師弟會祖師禪
上曰如來禪與祖師禪一般何故分別師云殺人活
人不取眼上曰莫便是昨日遺講當其請當敢保老
兄未徹麼師云陛下須具通眼始得上曰如長老

直機者難得想見為禪子九切師云臣不避諱時以
直言上曰正要如此師云先師大慧與為山佛性奉
禪師同春問悟一日持論古今次奉曰香嚴悟道頌
云一擊志所知只消此一句便了大慧云五祖演和
尚頌狗子無佛性語云趙州露刃切一句便了下向
那是注脚怕了底人真悟了底人說話如兩鏡相照
直是明白如陛下道欲言心佛雖分別一句便了
尚三句亦是注脚上曰適來道又母未生前一句子
朕道得也師云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一句上曰昨夜
今朝又明日師云若如此方得古今無間斷上曰何
不換投師云投著須是有出身之路上曰長老可謂
循循然善誘人聖訓謙沖非臣敢當師云臣不敢久
居觀堂乞歸靈隱上曰更與長老說話在師云謹
領聖旨却歸靈隱至初七日中使傳旨且歸靈隱待
賜齋號師遂歸靈隱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特賜佛照
禪師號師領眾門迎勅黃歸寺次至法堂捧勅黃示
眾云天書親自日邊來一遺神光福九域為瑞為祥
愿力大直教枯木解花開舉起便知不妨處快荷或
未然重宣一遍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祝延
兩宮皇帝聖壽無疆乃欽奉祝座僧問九重宣對延
過南陽忠國師五宿禁閉提提聖帝弟一義與二十
年前釋迦老子出氣使後五百世且增長威光佛
照禪師家時時世間出世更無雙足什麼得德慶奇
特師云彼此一時皆感事未必令人媿古人進云其
隨印轉將速符行師云正令已行風向巖斗間鬪氣
燭天光進云同光帝問與化服收中原獲得一寶至
今未有人耐價興化云略借陛下寶有帝引手舒幃
頭師示之意旨如何師云奇特中奇特進云龍袖拂
關了聖眼金毛師了現全威師云點進云興化道君
之寶誰敢酬價又作麼生師云古今榜樣進云普

光明殿裏懸轉上頭關師云虎頭虎尾一時收進云
 只知知恩報恩一句如何話會師云一雨普霖沙界
 潤羣生何處不承恩進云飛來峯頂瞻天閣選佛場
 中謝聖恩師云錦上鋪花僧禮拜又僧問直截根源
 到日邊帝恩降自九重天中典吾道超今古佛放毫
 光照大千既沐宸恩請師祝聖師云萬年松在祝融
 峯進云一言已祝南山壽人表無私賀太平師云會
 頭道著進云直得九重城畔祥雲起七寶山前瑞雪
 生師云清風來未休進云若恩師已報祖意又如何
 師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高一著一步進云王道真祖道相
 去多少師云不隔一絲毫進云空見桃花悟道意
 肯如何師云更恭二十年進云只知空手牽鐵牛意
 肯如何師云非子竟界進云未審向什麼處見靈雲
 師云撞著額頭磕著鼻進云莫謂靈雲消息斷桃花
 依舊笑春風師云逢人不得錯舉僧禮拜師乃云當
 陽日擊直下知歸左右逢原七通八達著者有出身
 之路頭頭具透脫之機有時神出鬼沒換斗移星有
 時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恁麼也得恁麼也得恁麼
 不恁麼總得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放去收來有何星
 礙直得龍驤鳳翥鸞翔奇特中奇特殊勝中殊勝正
 當恁麼時且道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吾皇萬萬
 年復舉黃藥和尚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不著便底
 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師
 著語云打草要蛇驚時有僧出眾云只如諸方來徒
 領眾又作麼生藥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黃藥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點檢將來未免尙皮厚三寸且
 道靈隱恁麼批判意在什麼處從前汗月無人識只
 要重論益代功下座師淳熙戊戌十月初一日召對
 便殿引見致恭即日孟冬薄寒恭惟 皇帝陛下聖
 躬萬福臣前各拜奏清光耀燭願祝聖仰荷聖

賜坐師就坐上曰朕近看華嚴經至善財入法界品
 思見善知識如獅在前師云陛下今日召臣僧陛下
 是主臣僧是伴主伴交恭恭敬敬相投便是入華嚴法
 界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如
 終不離於當念此乃不出陛下上一念上曰是朕得暇
 終不離於當念此乃不出陛下上一念上曰是朕得暇
 常於指鬚靜坐但日用事繁不能照上一師云陛下但
 正心術自然如明鏡當空物來斯照上曰朕每見臣
 僚上殿開口便知他肺腑可與者即與不可即不與
 師云世間事不出一個公字上曰是知此朕每看方
 冊自古帝王無悟道者師云古今唯陛下一人更須
 退步體究方得純一覺得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上曰
 秀才家多不信佛法師云佛者覺也須是當人見性
 成佛肯有一官人著無佛論呈仰山接得便問云公
 所述論意謂本來有佛故論謂本來無佛故論官人
 無對山又云若本來有公爭得云無若本來無今聖
 此論豈不成有官人又無對上曰好一撥師云三教
 聖人設教只要整頓人脚手且如孔子道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此乃八字打開自是時人
 不會上曰孔子好孟子辨不及孔子師云陛下聖明
 見得善觀切首德山和尚進凡有文字語言盡是依
 早附木竹石精靈所以老僧從頭將出去待有獨
 脫底出來共伊商量陛下須是獨脫始得上曰朕未
 嘗放捨此事師云此事無有窮盡譬如海濤深上
 曰是宗門緊要因緣更舉一二師云昔與化和尚一
 日見同公來經上法堂化便喝僧又喝行云兩步化
 又喝僧亦來經上法堂化便喝僧又喝行云兩步化
 漢猶作主在僧疑化便打直柱下法堂却歸方丈待
 僧問云過來僧有甚言句觸件和尚化云是他過來
 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
 兩道却去不得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上曰如比

了如水潦奈江西馬大師嘗言踏倒的意云一指起來
 撫掌大笑云百十三昧無量妙人盡向一毫頭上識
 得根源上已後示眾每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
 今笑不休又呵呵大笑上曰指後直得如此快活師
 云這個便是啼地折囉地斷底樣子上曰德山巖頭
 如何師云德山巖頭待立至後深潭云子且下
 去山使吟重揭簾而出却回云外山昏黑龍潭乃點
 紙燭度與德山山擬接潭即吹滅山使禮拜潭云子
 見個什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
 和尚舌頭後來保軍勇和尚頌云一條瀑布巖間落
 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息氣與誰天下共
 行又巖頭恭德山繞脚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
 巖頭便禮拜洞山問得乃云若不是養公也大難承
 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汝當時一手擔一手
 擔上曰祖師也是性燥俗人中還有如此者麼師云
 有如本朝李附馬問石門聰和尚云弟子欲學禪得
 否門云此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李於是與
 悟乃述頌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
 上菩提一切是非真養上曰俗人能如此也難得師
 云此事無僧無俗上至佛下及靈動皆悉具足
 古人有言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上曰至
 言朕須到此田地地方已師云佛法至妙無有窮已如
 有窮已則成住著緣成住著便有窠臼如僧問石霜
 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樓
 鼻望陛下卓起脊梁以金剛王寶劍揮除見刺自息
 一著高一著一步開一步佛祖亦奈何不得也上曰
 當如禪師之言今辭朕去後幾時復來師云臣已歸
 林下不敢妄動上曰每遇朕生辰可來一次師云謹
 領聖旨乃辭下殿上賜御製云禪師所陳善產十地
 乃是修行漸次從凡入聖夫復何疑方知脚踏實處

十二時中曾無間斷以至圓熟無染淨俱成障礙
 任作止滅脫此禪病當知禪師之言當揮切夕身起
 春深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此就覺業未嘗
 敢忽今俗人乃有以禪為虛空以語為戲論其不知
 道也如此事至大豈在筆下可窮也聊敘所得耳師
 淳熙九年十月十一日奉聖旨召對復殿起居并
 進香畢師云臣奉別聖顏一載荷陛下恩覆隆厚臣
 與徒眾日夕焚誦仰報萬一上曰聞安眾行道不易
 師云上感聖恩良久賜坐曰久思與禪師說話師
 云陛下聖明天縱遠邁日新大圓鏡中初無間隔上
 曰做工夫如何師曰做工夫是有心打徹是無
 心打下但於日用應緣處常常提撕上曰朕於日用
 應緣處常得力師云只這得力便是受用處陛下地
 位中人來顧方面來示現帝王身但正心術於富貴
 聲色中使得富貴聲色乃見力量正如蘆州道時人
 吹十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底道理七月間
 家賜問以物見則感以目見則著臣嘗對云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此語乃體聖意而對上曰善師有語云
 心不負人而無慚色上曰好個心不負人而無慚色
 知向來所答固覺經中四病語亦無慚色且如經中
 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怠滅住妄想
 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疑真實大意如何師云這
 個境界須是親證自然出世間打成一片昔妙真
 師請于此嘗有頌上曰舉有師云荷葉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似蒲風吹如絮已往走打打花蝶蝶
 飛上曰好頌別有甚因經史舉一二師云昔興化大
 覺會下每云我在南方二十年脚尖頭未嘗興化個
 會佛法底覺云你提什麼道理化便鳴響便打化又
 鳴響又打至明日人覺存法堂上見興化乃興化直
 下疑你昨日兩鳴化便鳴響便打化又鳴響又打化

作家師云只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處
 這些子須是著眼向上看得透始得此是臨濟骨體
 上曰山中想多有柄子理會得者師云做工夫者種
 多亦有受得錯處者上曰聞說在持得甚好師云上
 感聖恩乃解下殿師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進劄
 乞歸老明州阿育上山廣利禪寺奉聖旨依准至五
 月三十日召對便殿殿上曰禪師何處思山林而
 去朕耶師云臣本是山林人今復山林去理當然也
 既此心契合雖千里對面又安能逃於至此也昔南
 泉和尚道山僧自小牧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
 不免食他因上小草擬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因上
 水草臣今雖歸林下實不出陛下所視上曰然但不
 得時後論道師云道不可說時有不說時無日諸天
 天鼓常響苦空彌陀國上水鳥樹林皆悉念佛法
 律正念現前喧寂不聞則彈條吹竹皆諱實相也上
 曰造次必於是師云直須如此上曰朕今心意釋然
 常自怡說且如尋常所做工夫并所有偈頌語言透
 徹已否師云陛下承風願力下生以風種種智純然
 聞舉便知落處既知落處自然身心喜悅此乃初心
 入道境界暫得如是實未曾嘗地折囉地斷了千
 當如臣所見陛下所得正住歡喜地耳上曰何謂歡
 喜地師云善處進修有十地歡喜乃初地故經云若
 有菩薩深修善根善修諸行善集助道乃至五廣大
 智生廣大解慈悲現前又云菩薩始發如是心即得
 起凡大地入菩薩位生如來家乃至決定當得無上
 喜居住如是法名住歡喜地菩薩住此地成就多歡
 喜今陛下心意釋然自怡悅正合此耳上曰餘九
 地可說師云釋繁說聖聽容別具奏聞上曰古
 來帝釋性靈者誰師云臨濟水滌德山巖頭諸大老
 皆悟得性靈上曰說看師云臨濟因緣向來已曾舉

云我在三聖處學得頓下句德破師見折倒了也覺
 云地更來是東納收關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是
 大悟上曰古人相見直是痛快師云臨濟下作用當
 如此上曰見禪師舉此言次然師云又如俱胝住
 庵時有一尼臥童子繞禪床一市云道得即放下笠
 子眠無對尼拂袖便行眠云何不是住尼云道得即
 住眠又無對尼去後自歎云我雖是丈夫漢無丈夫
 志氣礙草庵住諸方恭學甚夜山神告曰不須下山
 將有肉身人士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舉起
 一指示之眠下大悟後凡有問只舉一指有一童子
 每見人問事也舉指眠對有人謂眠曰和尚這童子
 也會佛法凡有所問也舉一指眠問得一日潛袖刀
 子喚童子問云問你也會佛法是否童子云是眠云
 如何是佛童子舉起一指頭被眠一刀斫斷童子叫
 喚走出眠遂喚童子曰回首眠云如何是佛童子將
 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上曰俱胝為人如此切師
 云俱胝自謂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上
 曰正如彈琴初指法已後絃指俱忘自然得妙師
 云又如惠超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惠超法眼
 與麼答聖意以謂如何上曰昨夜三更月正明師云
 童子多子也上曰曾有人問師云有實實知
 不實不實吹不起鴨卵在石山裏三級浪高魚
 化龍人指身夜水又白雲雲云一文大老錢買
 得個面輪較後事要了當下使不飢上曰古人製頌
 大能理理師云昔嘗嘗作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
 戒比丘不入地獄頌云平生疎散無拘檢滴絲茶坊
 任意游蕩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上曰可
 謂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師云陛下此語暗
 合孫吳昔佛果與妙善俱愛前頌佛果云我二人各
 說一頌要勝過他底時有小兒子於窻外念壁上安

燈臺堂前置酒臺閣來吹三薰何處得愁來妙喜云
某甲煩得了也通來兒子念便是圓悟大直乃云我
與你改一字可作回來打三遍人底古人發揚先德
因緣所有言句乃借路經過爾其實縱橫妙用於諸
意之外初不在文師上曰甚善復云臣不敢久於
陛下殿師紹熙元年十一月初八日高皇召師賜坐
師云陛下釋萬機無御重幸想於此道日有新證高
皇云朕向來得禪師開發日用便覺省力師云省力
處得無致力處省無致力高皇云朕於一切事
物亦不著師云陛下視天下如脫屣徒以實位授聖
子俾太祖不祚中興的相水端億萬載若非得大
自在交用三昧焉能如是遂舉喚作竹筴則觸不喚
作竹筴則背陛下如何會背高皇云放下著師云放下
即不無著在什麼處高皇云二邊不立師云如何行
履高皇云中道不安師云正坐在百尺竿頭陛下如
何進步高皇擬議師怒一聲高皇云謝禪師提撕高
皇云世法佛法不出這背觸兩字師云若能轉物即
同如來遂指御案淨瓶云只如淨瓶作麼生轉高皇
云去來自在師云去來自在底是什麼高皇咳嗽一
聲師云更進一步始得高皇朕直是要打徹師云但
溯肯心必不相識高皇復云禪師所東直指因緣甚
好其間亦有理會不得處師云陛下但扣已研窮自
然七通入達高皇云因緣更舉一二師舉夾山初住
潤州鶴林時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云
無相如何是法眼云法眼無取吾不覺失笑夾山便
下座請道吾問某甲道來抵對僧話必有不是處致
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
世未有師在夾山云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云
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秀州華亭船子處去夾山
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和尚若

去須易服裝束夾山乃散眾易服由這岸岸船子纔
見便問大德住什麼處夾山云岸岸不住住目前法船
船子云不似又不似個什麼夾山云不是目前法船
子云甚處岸岸來夾山云非岸山之所到船子云一
句合頭語萬劫難離船子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
潭離釣三寸何不道夾山擬開口又打夾山於此
水中繩上船船子又云道道擬開口又打夾山於此
有省乃點頭三下高皇云他到此悟也師云可謂慶
快平生師又曰船子云竿頭線線從君着不犯清波
意自殊夾山遂問他綸榔釣師意如何船子云緣懸
露水浮定有無之意夾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話頭談
而不談船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過夾山乃掩耳船
子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何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
沒踪跡處莫藏身昔廿二年在藥山單明新事汝今
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鑽透
取一個半個核續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
船子遂喚開船開來夾山回首船子舉起棹云汝滑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高皇云此公案好禪師會
須吞師云有須吞一口饒全般活點頭三下鼻邊天
至今千古風流在誰道華嚴却船高皇云好須師
云不敢謝恩下殿師紹熙四年二月十九日高皇聖
帝召對於苑門宣引高皇聖見師曰速來不為師云
即日仲春時時恭惟至尊聖躬萬歲萬歲歲至尊賜
坐師云臣昨自庚子年蒙恩歸老有七十年矣
幸無曠敗借陛下陰德去年臘月十六日蒙聖恩
住徑山臣兩入奏告兩官辭免至尊云此師內今日
朕亦與禪師說話遂教師速渡江相見師云今日
再觀清光不勝榮幸至尊云朕思師十六七渡江師
云臣十四渡江如履平地至尊云聞古有許立而渡
者師云昔日黃蘗和尚路逢異僧同行乃一羅漢至

天白值江漲不能渡植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
浮去黃蘗拈而罵曰這自了漢我早知汝定摧折其
脛異僧乃歎曰道人猛利非我所及至尊云可謂神
通師云宗門下不貴神通只貴眼明至尊云須是如
此始得朕尋常不信幻怪等事師云陛下聖智洞明
見得如此至尊云莫也竟在幾日師云臣已過二十
五日入院至尊云師所至處緣緣師云上感聖恩至
尊云朕每日常誦楞嚴咒并儒書終日餘無一
事師云足見陛下聖學日新大抵看經教展卷時便
與古人對偶正不在多讀至尊云朕常念茲在茲師
云陛下乃高僧地位中興佛法切切
默的却更其以正令現在其時一念只如臣即今
與陛下對面又安知陛下到彼處只此微細
流注處謂之偷心偷心若無自然不起第一念至尊
云朕得禪師提正一念不為無佛師云昔日雲峯和
尚出嶺秀州精嚴密光禪師仙靈光速化雲峯問
其徒曰靈光在口如何指示學者其徒曰但云莫起
第二念至尊云這一則語可以指示人做工夫師云
所謂棒打石頭囉囉論實事至尊云有甚機緣更
舉一二則師云昔魏元道者參曹山云如何是機
衣下事道者云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
是無衣下用道者近前應諾便脫去山云汝只解恁
麼去不解恁麼來道者忽然開眼云云一靈真性不
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道者云如何是妙山云
不借道者珍重復脫去曹山乃有頌云覺性圓明
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
異道相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談多端費木真如是
何中今晚會了然無事昔時人至尊云參禪到這處
方始得受用師云古人念念無間方得到此真寶田
地不敢久坐聖躬謝恩下殿三月初五日高皇論問

札云朕每日止是埋坐別做得個什麼煩師寫來師
答云恭承至尊垂問每日止是埋坐別做得個什麼
陛下但於塊坐處提撕看是什麼若別有即是判法
所以南堂和尚有頌云南堂靜坐一炷香終日凝然
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此是古
德腳踏實地處陛下於此契證非但塊坐向四威儀
中總是現成受用安樂法也謹奏四月初六日旨皇
論問朕近頗悟佛法無多子一言以蔽之但無妄念
而已若起妄念則有生滅未知此說是否師云恭承
聖諭近頗悟佛法無多子足見聖心昭徹陛下所謂
一言以蔽之但無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則有生滅以
如聖意更能到妄忘起滅處則乾坤獨露應用縱橫
方是受用三昧謹奏

古尊宿語錄卷四十八

蘇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琴高 撰

原教

勸善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淨沉於死死者情為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將來之養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為有篤者為機器有大者為有小者為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覺情汙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讓他物也

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足成善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名理並是開契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番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端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正一世之治迹也以述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述出於理而理相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獲而誣其百

步之復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辨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難治其形生之聞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綠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說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贍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薪雖與火相盡今所以火者為管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就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性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為得亦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論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登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讓而在萬物謂物也

無昆蟲無動植佛皆舉而惠之不敵撰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勸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色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辯耳佛宜苟齋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奈何管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言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更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感於情久矣情之甚饒至乎融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鞋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之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

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歎然善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常聲於山林而颶風驟然而來善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發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是以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排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過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食男共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

也則愾慮死也則其神清其精神不修履行邪矣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咸動惡者溼而善者知之如此點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受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為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眾繁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蕪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宜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極拔擊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饒之考其擇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然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今君有使善報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連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編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讓之夫楊墨者帶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其乎世不修佛理而詳之徒訥訥然誦佛謂其說之不無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己不見而方人之見佛

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所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功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地說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皆然焉嘗有匡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故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絡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為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鳥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齊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其甚不厭邪子輩雖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輒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

恐世故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因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若今佛者無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贖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乎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二教加於四民而為焉。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登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患必出於善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號為虐張邪夫含患城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德而靡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及此自為其修超然欲高

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辭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達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奉伯言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猶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第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解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可尚也然則三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三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輕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子未存意不已而言之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屬獨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卷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涉淺而及奧不

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摺紳先生厭吾道者歟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務易乎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

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感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道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蹄牟子者嘗著書以論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獲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實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煩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與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道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

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含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

士

今有人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其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緣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願則曰願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願極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擬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長弘弘義也韓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

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夫史公之書則孔子開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指夫為揚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

通

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古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焉不必東井而飲允飢不必擇飽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昌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盡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遠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唐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辨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於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

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速隳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氏至于今類之故吾謂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其數自然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曰佛為害於中國斯言其妄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不合乎天人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耶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願則以法專於京兆玄琬逮其世苑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環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勳業於唐為高宗相崔暹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執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履抱大即忠於國家大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勸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巖峻純孝

而清正孰與於曹山元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為佛之經像記上之舉見於劉勰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或亦烏能必或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處耳舊說亦云辛祐前為李氏之子崔成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縲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若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德不足擅以為論請即以人事而言之筆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頌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誦詞一出則後生未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首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德既不當而損乎陰德

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也也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驟然破散無復礙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嘗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嘗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牀當師嘗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昧不可也而師嘗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述迥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然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仰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

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市
 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
 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
 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
 恐獨特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虛空不
 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
 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
 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
 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子於道當精蘊淺深
 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
 心而爲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
 鳥巢於增崖末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
 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笮者不得蓋其所託愈
 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而小曾登泰山而小天下此
 言喻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
 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
 情而心固至妙焉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
 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被已昧者也

輔教篇上卷第五

丁卯年抄錄

輔教篇上卷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此本輔教篇編入千字文「法」字函。該函包括傳法正宗記（卷九）一卷、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傳法正宗論上、下二卷、輔教篇上、中、下三卷、共七卷。除輔教篇下卷外，依次編爲「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此上卷卷首、卷末書名下之編次「卷第五」，即是該卷在「法」字函中之編次。中卷例同。輔教篇下卷因係以明永樂南藏本補闕，而南藏本無此編次，故卷首、卷末書名下無「卷第七」之編次。傳法正宗定祖圖亦係以南藏本補闕砂藏之所缺。因南藏本亦將傳法正宗記（卷九）、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上、下卷依次編爲「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第四」，故傳法正宗定祖圖又有編次「卷第二」。

一 二九五頁上一行經名，南作「輔教篇卷上」；經、清作「輔教編卷上」。卷末經名同。

一 二九五頁上二行撰者，經、清作「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中卷、下卷同。

一 二九五頁上二〇行「技者」，經、清作「牧者」。

一 二九五頁中七行「八不嫉」，南、經、清作「八曰不嫉」。

一 二九五頁中一四行「名理」，清作「明理」。

一 二九五頁中二三行首字「正」，南、經、清作「王」。

一 二九五頁中末行第一五字「詰」，南、經、清作「詰」。

一 二九五頁下七行第四字「膳」，經、清作「養」。

一 二九六頁上七行第一三字「勸」，南、經、清作「歡」。

一 二九六頁上八行「嚮之」，清作「尚之」。

一 二九六頁上二三行第四字「更」，

徑、澆作「吏」。

一 二九六頁上二八行「不暇」，徑、清作「不暇」。

一 二九六頁中六行第九字「善」，南、

徑、澆作「蓋」。

一 二九六頁中九行「江海」，清作「江河」。

一 二九六頁中一行「必得」，南、

徑、澆作「必有」。

一 二九六頁下三行第九字「涅」，南、

徑、澆作「沮」。

一 二九六頁下六行末字「且」，徑、澆作「相宜」。

一 二九七頁上五行「大地」，南、徑、

澆作「大也」。

一 二九七頁中一八行第七字「城」，南、徑、澆作「誠」。

一 二九七頁下四行第一〇字「道」，徑、澆作「道也」。

一 二九七頁下一五行第一四字「可」，南作「誠可」。

一 二九七頁下一八行末二字「予未」，

南、徑、澆作「未頗」。

一 二九八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繆」，清作「膠」。

一 二九八頁中二一行第七字「臂」，南、徑、澆作「刺臂」。

一 二九八頁中二七行「長弘」，徑、

澆作「長弘」。又「也聘」，南、徑、澆作「老聘」。

一 二九八頁下一〇行「季氏」，徑、澆作「季氏」。

一 二九八頁下二八行「大下」，南、

徑、澆作「天下」。次頁上二九行及下二七行同。

一 二九九頁上一四行首字「也」，南、徑、澆作「者也」。

一 二九九頁上一五行「天常」，徑、澆作「固天常」。

一 二九九頁上二九行「孰與」，徑作「孰於」；澆作「孰如」。

一 二九九頁中二行夾註右「劉的」，南作「劉昫」；徑、澆作「劉煦」。

一 二九九頁中二七行末字「閻」，徑作「陋」。

一 二九九頁下一四行「清靜」，徑、澆作「清淨」。

一 二九九頁下二九行第一一字「仰」，南、徑、澆作「抑」。

輔教篇中卷第六

法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廣原教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
 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
 大本雖察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為書廣之
 原教傳之七年會舟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
 雖屬草以所論未至楚之過就其書義得乎
 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苦
 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
 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
 裁其人不知頗相諍訶嘗時或為其改之今
 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
 歸本門者也昔我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
 數吾所以為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
 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
 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眾
 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謙余其原教
 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三百
 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關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
 迹也道也者眾生之大本也甚乎學生之緣
 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
 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
 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
 人皆與是故其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
 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
 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
 乎心徇妄緣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
 乎死生知眾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

正本莫善乎設教五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
 疑焉是故教也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
 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
 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
 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
 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羣機而
 幽明盡矣預頓而開漸漸而開頓是又聖
 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
 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
 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
 人顯權之則為沒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
 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
 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
 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
 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
 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
 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
 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
 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
 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生示與人同然而莫
 觀其所以然豈古神靈數智博大盛備之聖
 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
 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
 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

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乘之則小聖
 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
 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
 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
 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
 適變乘化無所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
 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靈
 也靈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
 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
 儒佛之事宜知其埏埴乎佛儒者耶夫舍靈
 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
 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
 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
 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
 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
 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
 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
 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
 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
 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
 者焉有小者焉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
 有厚薄大小有漸奧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
 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
 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
 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
 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真與乎
 我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
 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
 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壺幽而不幽故至

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無有不無若不不有若無是不無是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鮮論得之在乎瞬息毫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論之正之雖駁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速乎

性出乎情情隱乎性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感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不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其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而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而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惡為親親為疎疎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歎為殺為兇為不遂為貪為溺嗜欲為殺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

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東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醜難之局乎覽既之間不亦然乎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請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為其因

應為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鶴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如此可不慎乎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真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天物不

合圍不槍擊也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總倒錯乎心也者聰明睿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獲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宜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實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實也摠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答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大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

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悅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及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不能及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郵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勝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千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

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千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實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而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也無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察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理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夫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夫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也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人不知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同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路之子豈諒於教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流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不及其為患

一之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齊二帝}及其宣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周二君}及其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常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常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惡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昔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四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為之修乎帝極稱之曰俗迷速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夫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成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技其功天下

不可得以讓其得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賄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生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致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後及其次本大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核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爲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備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鉢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然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謙也誠有威可敬故有儀可則天人望而懾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悛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谷谷響視利谷遊塵視物色若陽豔然姬貧病瓦合與僅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不爲孤其羣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父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薄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固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大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鳳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察視

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鑿與及門而林坐不迎肅給憲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遺振其技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持其人而漫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益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僕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咨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術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斲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宜預龍禪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乎道勢不亦不知室其漸道碧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

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華秦之制而置統隋承平周亦置之統唐華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私必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莫求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執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證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之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

莫若乎因勉成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情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

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或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何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那乎至我不至我百家者言性而不事乎因馬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謂佛況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給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人夫謂佛何拒而詞之為家而投跡踰路而捨地或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備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端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舉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秦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敷之當與也出於彼而不

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
 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人
 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
 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
 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
 道之至也事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
 一天下其統者皆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
 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
 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
 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邢得義乃
 中國之春秋國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
 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
 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
 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
 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
 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
 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
 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
 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
 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
 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
 是知聖人與衆生益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
 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速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
 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知道乎天地之更
 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
 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
 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
 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
 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

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
 妄乎佛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
 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
 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授已書
 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
 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
 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
 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彙迹以驗本天
 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合理而斷事天下
 若此而爲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老曰儒其心則一其
 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
 者分家而各爲其教者也聖人各爲其教故
 其教人爲善之方有遠有奧有近有遠及乎
 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
 世大漓三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
 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方
 天下不可無儒不可無老不可無佛虧一教
 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
 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爲之者
 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
 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
 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深識知三教可以一
 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輔教篇中卷第六

當書沙弥 良師書

廿四

輔教篇中卷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三〇二頁上一行經名，[南]作「輔教篇卷中」；[徑]、[隋]作「輔教編卷中」。卷末經名同。
- 一 三〇二頁中一行第八字「五」，[南]、[徑]、[隋]作「正」。
- 一 三〇二頁中二九行「大人」，[徑]、[隋]作「天人」。
- 一 三〇二頁下七行「不測」，[隋]作「不測也」。
- 一 三〇三頁上一〇行第三字「審」，[徑]作「密」。
- 一 三〇三頁上二五行「爲患」，[南]、[徑]、[隋]作「爲患」。
- 一 三〇三頁中八行第一六字「請」，[南]、[徑]、[隋]作「謂」。
- 一 三〇三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睹」，[南]、[徑]、[隋]作「睹」。
- 一 三〇三頁下一二行第七字「宜」，

- 一 三〇四頁上二一行末字「也」，〔南、徑、清作「直」〕，清無。
- 一 三〇四頁中二行首字「千」，〔南、徑、清作「乎」〕。
- 一 三〇四頁下一行第二字「之」，〔南、徑、清作「也」〕。
- 一 三〇四頁下一五行第一二字「也」，〔徑、清無〕。
- 一 三〇四頁下一八行第四字「四」，〔南、徑、清作「匹」〕。
- 一 三〇五頁上一行第七字「淨」，〔徑、清作「德」〕。
- 一 三〇五頁上二行「益之」，〔徑、清作「而益之」〕。
- 一 三〇五頁中九行「百順」，〔清作「百物」〕。
- 一 三〇五頁中二一行「畢身」，〔徑作「異身」〕。
- 一 三〇五頁下一行「不為」，〔徑、清作「而不為」〕。又末字「然」，〔南、徑、清作「怨」〕。

- 一 三〇五頁下五行夾註左末字「驚」，〔徑、清作「警」〕。
- 一 三〇五頁下九行第二字「煦」，〔南、徑、清作「煦」〕。
- 一 三〇六頁上一一行「吾人修」，〔南、徑、清作「吾人之修」〕。
- 一 三〇六頁上二〇行末字「失」，〔徑、清作「法」〕。
- 一 三〇六頁上一一行第八字「傑」，〔南、徑、清作「倅」〕。
- 一 三〇六頁中一〇行第三字「必」，〔南、徑、清作「出」〕。
- 一 三〇六頁中二二行第二字「之」，〔南、徑、清作「知」〕。
- 一 三〇六頁下二行首字「或」，〔南、徑、清作「成」〕。
- 一 三〇六頁下三行「且淨」，〔徑、清無〕。
- 一 三〇六頁下六行「那乎」，〔南、徑、清作「邪乎」〕。
- 一 三〇六頁下一九行第二字「而」，〔清無〕。
- 一 三〇六頁下二〇行第七字「人」，

- 一 〔南、徑、清作「之」〕。
- 一 三〇六頁下二六行「端氣」，〔南、徑、清作「瑞氣」〕。
- 一 三〇七頁上二行末字「人」，〔南、徑、清作「適」〕。
- 一 三〇七頁上一一行第六字「國」，〔南、徑、清作「固」〕。
- 一 三〇七頁中二〇行夾註「本或無之」，〔徑、清作「或無之字」〕。

輔教篇卷下

農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吳嵩 撰

孝論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元在真

孝論并叙一十三篇

叙曰夫孝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強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速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次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穰修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幸卯其年自以弘法艱難而明年鄉邑亦墜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履故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復學亦可以觀之也

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次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穰修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幸卯其年自以弘法艱難而明年鄉邑亦墜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履故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復學亦可以觀之也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遠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性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生也為善微戒善何主邪為戒微善成何自邪故經曰使我

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原孝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飯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成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息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唯事父母而息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事親也全其息人鄉物也均孝也者幼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幼者幼其孝也為孝而無幼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

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垂變化而交為人畜古今混然世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為於懷親也論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連乎七世而為父母慮其未下苟以其不殺勤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遺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寶者也故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開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執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執為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博善能為道乎是故聖人之為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天下之為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疎德親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

後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遠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為其徒於聖人則晚踏未學耳乃欲不務為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特以道而薄善也薄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事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善善等故當承奉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咨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噫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血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燼而鼓之其所擊不亦速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漉血繪佛之像膏佛之經而史氏稱之孝觀唐之聞人也君父之憂刺血為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其父之真運有奇香發其舍都然連日及其鄰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與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微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過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

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藎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成曰孝名為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為孝若不若修戒成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惟佛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况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其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勤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祿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所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余直業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

善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言曰忝稟非聲明德惟養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道于山林達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絮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衢故聖人之法不顯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得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後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焉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雖然而豈見聖人為孝之深淵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焉可以勞君耶是謂篤於親也慈能始焉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儲

殆欲爲備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惻不得以道見之遂幸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不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不即祝之遺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不可謂全孝也智哉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奉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笑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孟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

終孝章第十二

孝

嚴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父母之喪亦哀緩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飲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積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夫目健連喪母哭之慟致積於鬼神目健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健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降殺也唯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

人乎其父母番死與訣皆涕泣若不能自存然製刺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淚愛惡而趣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涅洹之時其敷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履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城祇樹園說法時

經

贊者告也發經而薄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聖氏大聖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聖氏大聖氏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夫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

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樞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我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議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辯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遺之遺之又遺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維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爲善雖殊皆正於一

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戒者戒非所戒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立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適也從來點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闡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轉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律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述効其因真其果不諱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滿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謂本推而用之謂述以其非始者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述必顯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顯乎述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

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備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觀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和預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戒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若夫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勝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取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其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諄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備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速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備也以非備而備之故曰正備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謁如也至人類然若無所恃而直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同備同證因同果穿鑿業勝競為其說經乎至人之意焉嗚呼戒定慧而又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其乎含識弱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德諸纏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絲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其鮮矣聖人懷此難以多義哉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教此難以多方治之而天

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墜平平之人以無記憶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為端睨然若夜行而不知其所至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傳暗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此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識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辨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平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然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實實而語假也曰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若謹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也四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也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洶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歎大也夫

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故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乎因豈盡其道幸蚊蟻飲海亦預其味取糟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羣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羣心而不珠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震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繆乎而秦人以為大甚逕延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不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繫緣耳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繫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偏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

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其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喻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亦指而不指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不其然乎

輔教篇卷下

古本

輔教篇下卷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此卷係以明永樂南藏本補頁。未連接上卷，下卷編為「卷第七」的原因，見上卷之校勘記。

一 三〇九頁上一行經名，經、讀作「輔教編卷下」。卷末經名同。

一 三一〇頁下二九行末字至末行首字「慧能」，讀作「大鑑」。

一 三一頁上三行「能公」，讀作「大鑑」。

一 三一頁上一三行第一一字「於」，經無。

一 三一頁上二六行「哀慕」，經、讀作「哀慕」。二九行同。

一 三一頁中一五行「釋迦文佛」，讀作「釋迦文殊」。

一 三一頁中二二行「修多羅」，經、讀作「諸修多羅」。

一 三一頁下二八行「淘淘」，讀作「陶陶」。

一 三一頁下末行「大也」，經、讀作「者也」。

傳法正宗記

百一

上皇帝書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
 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華
 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
 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
 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
 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
 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
 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
 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
 云為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
 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
 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
 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
 宗而佛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
 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
 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
 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
 不正而為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

也特後世為書者之悞傳耳又後世之學佛
 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東教者不
 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
 詮遺乎教內始草書即云佛之所證樂見乎
 詮遺乎教內及寫奏時返改曰佛之能
 存乎教部之內先為學徒以始草者傳出
 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也本雖
 或云所詮顯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雖
 一圓顧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
 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
 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
 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
 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
 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
 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
 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眾家傳
 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
 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
 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
 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
 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
 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始

乎千歲禪宗傳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
 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
 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
 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
 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
 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
 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一
 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
 誅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
 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
 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
 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為善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
 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
 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
 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
 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即臣死生
 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
 睿斷先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
 甲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

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冊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進于瀆曷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恐謹言

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諍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冊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輔教編三冊

此是中書重批者蓋得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編入藏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謹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勅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輒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賜編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有此旌賜不唯非其冀望亦乃道德虛薄實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錄司告示不許更辭讓

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

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

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實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彛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

仰贊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

詳僧善慧宗過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吳著書于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著傳法

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詣闕以文贊見韓魏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當時群巨公極可許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

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

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萬輪教定

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卧日止一食夜頂戴觀音像行道誦善薩號十萬聲以為常

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禪竹帛不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跋教忠崇報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高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辭而闕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浸籍輩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十一月既望左奉議郎前提舉福建路市舶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閻浮洲方有王者與曰大人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

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亦從之降敕自四天下減之至于三二至于一天下至于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

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憂羅陀出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子頰師子頰出淨飯亦曰淨飯然此七世皆王獨懿師摩淨飯號為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也牟尼尊稱也始如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

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遇以菩薩成道上生於觀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士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迦會

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毗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世帝王聖德之至真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是示天象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

之大士乃為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繫緣大士即捐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于其母右脇淨飯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慕為其屬同時生

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豎者即嚴寶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即澍水以澡之地發金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踏七步以手上下

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入秦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祝之曰願大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為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為其名之衆乃上號

曰薩婆悉達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當為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

言憂之益謹實守稍長嘗命師傳教以世書
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師皆不能對至於世
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
而能之未幾立為太子而付之國實然聖人
已大潔清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風業
緣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
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
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
既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
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
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風務勝德出家今其
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
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
睡不能覺太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
驥健隊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
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
於是諸天為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
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
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眾稱
善為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梅特者初小息林

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劍絕其鬚髮誓曰
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即以髮授之天帝當是
淨居天人以羶布云鹿布或僧伽黎請易太
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
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舊隱仙人見太
子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王
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
屬來請者萬計雖論勸懇至而確然益不迴
其意乃留憍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
人乃習不用處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
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即調伏
迦蘭二仙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
輩為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
聖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
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為之偃
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
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擲瑞草以席其坐景
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眾乃來作
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
降之尋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

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覺是時大地
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
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
轉法輪先是憍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
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
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
可為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
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
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高有徒數千及如
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皆得證道初瓶沙
王有竹林園號為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
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
其園王喜聞遽大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
來既見而眾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為之說
法以解其惑王眾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
施其園為之精舍音請如來館之居未幾會有
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捷連闍法
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返如來曰彼二來
者當為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
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

出世汝盍師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
 來起迎顧謂衆曰吾滅後而法被來世六萬
 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
 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
 夷請往道王久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
 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遣還國告
 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
 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
 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
 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入之衣而告之曰
 此正如來也用是為毋釋其群疑然而福被
 無極生靈賴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
 機說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
 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為不可得而備
 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
 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
 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
 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伽梨衣亦
 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俟其
 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奉
 佛勅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告
 其大衆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懇獻供養如
 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羅已而歷
 諸三昧起其座塞僧伽梨示紫金光體囑累
 大衆遂右脇而卧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
 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花大雨而
 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
 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
 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燔然
 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者
 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
 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
 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
 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
 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已
 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
 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

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善講云
 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
 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若
 祇六年修行其成道則二十五歲若三十
 則須并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
 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
 論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隨力而淺深皆得
 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昵
 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則窮乎鬼神妙則
 通乎變化大必周於天大小不遺於昆蟲其
 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為道
 大至也其為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
 不敢讚之念有生人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
 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
 寇謂孔子嘗語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
 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
 歟真不聖歟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以是驗之而列氏之言不為誕也若如來之
 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
 年然周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宣王方
 有之舊譜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

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叙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數蓋太史公用孔子爲尚書之志故不書其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皇甫謐輩復推而正之故爲釋氏之舊譜者因之以書此可詳也孰謂不然

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明之耶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見涅槃經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其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

爲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効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譜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疆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疆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一四頁上一行「傳法正宗記」，續無。此行之前，「續」，「續」有題記如下：「平江路磧沙延聖寺大藏經局今依福州開元禪寺校定元本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重新刊板流通祝延聖壽萬安者其明教大師所上之書及入藏劄子舊本皆在裏尾今列於首庶期展卷備悉所從延祐二年歲在乙卯五月 日住持傳法比丘清表題」。
- 一 三一四頁中七行「圓顯」，「續」作「圓臚」。
- 一 三一四頁中一七行「祖宗」，「續」，「續」作「宗祖」。
- 一 三一四頁下四行「佛老」，「續」作「佛氏」。
- 一 三一五頁上一六行首字「止」，「續」作「上」。末行末字同。

- 一 三一五頁中一行「輔教編」，[頌、
南]作「右奉輔教編」。
- 一 三一五頁中三行「右奉」，[頌、南]無。
- 一 三一六頁上一行「林之奇」，[頌、
南]作「林之音」。
- 一 三一六頁上一三行編修者，[頌、南]
作「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以下各卷同。
- 一 三一九頁上六行「不書」，[頌、南]作
「不言」。
- 一 三一九頁中卷末經名，[經]作「傳
法正宗記卷第一終」。以下各卷卷
末經名例同。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百二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天竺第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傳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天竺第九祖伏駄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

父號飲澤母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色而照曜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廢其心稍長苦為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給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為偶父母乃以婆

羅門計鑄金人輩行其國因觀者求之果得

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毗婆尸佛

滅後眾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

壞是時迦葉方為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

鏝求治為簿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為補已

因相與願世世為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

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

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

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翻類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然皆國本前錄已傳不敷輒以梵學較之也

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

父母從之即為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會

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

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動敬如來乃分座命之

坐而大眾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

說其夙緣以斷群疑尋為之說法而尊者即

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

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

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

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

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

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耀即以

天眼知之乃謂眾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

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趨于拘尸那城既至

于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已內於金棺尊者

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

梅檀白麝以資其闡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

利宜與人天為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

以惠來世為其大明即以神通自昇須彌之

頂而說偈曰

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走結集

遠擊金鐘其偈因鐘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真

或云皆會於畢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

得即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

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

戶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

者宜何為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

聖曰此阿難比丘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

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

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毗尼藏復命阿難集

阿毘曇達磨藏命部或云命迦旃延已而尊者即入願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于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欲往辭之遽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其門會王方寢因謂闍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宵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千六百千歲至于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為開去已復合於是寂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為之動而阿闍世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

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為之歎息即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還至雞足而其山果闍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欲為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燬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利帝利斛飯王子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聰明敏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來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道因往求為其弟子如來許為之說法遂成須陀洹果方如來欲人參侍而尊者獨為大衆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

林外為魔所亂如來即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觀如來如來化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詳乃白衆請之以集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衆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甚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是時大迦葉復問衆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及大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悞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親見之尊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眼何速寂滅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教乃語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

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問其師師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宜信乎汝可如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尊聖為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眾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為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示現為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即誦尊者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見證而益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況其衰老何堪久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門而闍者詞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眾繞而瞻之俄有風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寶皆委地王驚及寤

會聞者以阿難事秦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詣毘舍離城方見尊者坐恒河中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 勿為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誣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即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即變宛伽河悉為金地遂為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為其出家受戒仙者畢皆得四果然

其仙眾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末田底迦亦云末田地尊者知其皆大法器而命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令斷絕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興教化已而尊者起身虛空作一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惠娑竭羅龍宮一惠阿闍世王一惠毘舍離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亦曰舍那婆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產

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卑則化爲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爲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爲九條法服先是如來行化嘗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顧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偕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龍曰佛昔記此當爲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爲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我生子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世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即稱善去之其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鉢摩及育其三者曰優波耄多尊者知必法器

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耄多適合佛記當襲我傳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記故不敢見拒於是耄多即從其出家尊者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耄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耄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隱於窟窟之象白山欲以禪寂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耄多五百弟子慢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耄多不在即坐其座耄多之徒不測其何人皆憤然不伏遂馳報耄多耄多還見其師遽禮之而其徒慢意尚爾尊者乃以右手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遂問耄多曰汝識之乎曰不測耄多即入

三昧觀之亦不能曉乃請之曰是瑞事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耄多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遮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而耄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謝和修復爲說偈而教之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耄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起身虛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此周宣王之世也耄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耄多尊者傳
優波耄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娑多亦曰鄔波耄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出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摩突羅國說法其衆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

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兩華地祇皆現雖魔宮亦為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以其魔力屢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輒摩其頸尊者定起知魔所為乃取人狗蛇二者之屍化為花鬘命波旬以冥語慰之曰汝與我瓔珞甚為珍惠吾有花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頸受之即復為三者腐屍臭穢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眾吾以是物應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為說偈教其回向曰

大饒益願為去此腐屍曰汝於正法不燒害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爾也尊者即為釋之因謂波旬曰汝當觀如來今可試現示我瞻之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即入林間化為如來而奇相儼如與其侍從自林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真觀大聖不覺體自投地乃即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自禮足尊者而說偈曰

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為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以是可名提多迦尋謂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值受以至於今今復付汝聽吾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眾復來作禮讚歎而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所證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則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而籌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為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好而所化度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矣最後乃有長者子曰香眾從尊者固求出家尊者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眾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曰夫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起身太虛示十八變復其座踞跌而化當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壽而闍維之收其舍利建塔供養
評曰他書列種多之事甚眾此何略乎曰此蓋務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來之後其化導得人唯種多尊者最為多矣然其事迹之繁吾恐雖竹帛不可勝載而孰能盡書若室壽者聊誌其得聖果者耳未必極其所化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其姓未詳初名香眾少時會種多尊者盛化於摩突羅國因

從其出家以應對諸理麤多器之則與落髮受具始尊者生時其父嘗夢金日自舍而出灼然照耀天地復有寶山與日相對而山之頂流泉四注至是麤多尊者乃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入道之相也其照耀天地者汝智慧之發輝也因易今之名梵語提多迦此曰通量蓋取其夢之義也然如來昔嘗記之及此皆驗尊者得其師之說忻然奉命遂禮之乃以偈讚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麤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務遊化尋至中印度會其國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彌遮迦聞之遂帥眾詣尊者而禮之曰念昔與尊者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術而尊者證果乃得應真自是分離已更六劫尊者曰仙者所

指誠如其言然汝之務仙終何所詣曰我雖未遇至聖然私陀尊仙書記之曰却後六劫當因同學得無漏果今之相遇豈不然耶尊者曰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人解脫吾久於化導亦欲休之汝果趣大法豈宜自遲遮迦喜其言即求出家是時遮迦之眾見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謂多迦何足師者而從之出家尊者遂知眾心齟齬欲其信之即放光明超步太虛而若履平地乃以所化寶蓋覆其仙眾復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乳間現蓮蓮間化佛仙眾視其神變非常遂率服皆求出家尊者受之因謂雖然汝屬宜正念依佛使僧威儀自然而成不須工為仙眾如其言而鬚髮眾自除去袈裟生體尋得戒皆成四果聖人尊者尋獨命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轉而至於我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聽吾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虛呈十八變用火光三昧

而自焚之是時也當此周莊王之世也彌遮迦與眾收其舍利建塔於班荼山而供養之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詳姓氏既與其神仙之眾皆師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證聖果遂以其所得之道遊化諸方一日至北天竺國俄見其城堞之上有瑞雲如金色乃顧謂左右曰此大乘氣也茲城當有至人與吾嗣法及入其國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迦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答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又曰識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曰尊者其識我否答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遮迦復謂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其人遂說偈而答之曰
 我今生此國 復憶昔時日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尊者聞之乃悟其緣謂婆須蜜曰吾師提多迦嘗言如來昔遊北天竺謂阿難曰此國吾滅後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

密出為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汝應出家其人遂置器禮於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為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劫當得佛法為第七祖今之所會乃其緣也尊者大慈幸見度脫尊者即為其剃度以圓戒德壽命之曰我方老邁將般涅槃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當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即入師子奮迅三昧騰身太虛高七多羅樹却返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慟哀感天地其時當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須蜜乃收其舍利以七寶函貯之建塔實其上層而供養之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衣淨衣持酒器遊處里巷而吟嘯自若人頗不測或謂其狂及遇彌遮迦尊者明其夙緣遂投器即從之出家尋得付法及遮迦滅已乃

廣其教化至迦摩羅國方大為勝事遠有一智士趨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尊者論義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以其義勝甘心服之遂告曰我願求道預甘露味尊者乃與度之

特命四果聖人為其受戒未幾乃命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慎無斷絕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已而須蜜起身呈十八變乃入慈三昧以趣寂定是時釋梵與諸天眾皆來作禮而說偈曰

賢劫聖眾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為宣佛地
須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眾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雖有無故語已復入寂定示涅槃相天眾聞法皆喜而禮之遂散其天花其時當此周定王之世也難提即其本座建寶塔以秘其全體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氏生時頂有肉髻光彩外發性大聰明文字能一覽悉記年十四乃慕出家專以梵行自修及婆須蜜尊者來其國難提一旦就之發問遂伏其勝義則依之為師尋得付法亦領徒廣務遊化初至提伽國先是其國有毗舍羅家生一子號伏馱蜜多年已五十而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父母不測其何緣皆為憂之或以問其國之習定業者定者不能決謂其父母曰將有大士傳佛心印非久至此汝可問之及尊者入國過毗舍羅之門俄見有白光發其舍上尊者指之謂其眾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所觸穢是必嗣吾大隆教化其所度者當有五百成聖果者又曰其光上貫者表其承我而得法其光下燭者表其所出得人然其所出之者號脇比丘心大如地當繼我為第三世也於是毗舍家主遂出問其所來欲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非須物也主曰我家豈有奇人

而可求耶然唯有一子不語不行年已五十尊者欲之固亦不恪難提曰汝之言者正吾所求其父母即持子以與之及尊者携至精舍忽自發語即履七步合掌說偈而相問曰父母非我親 誰為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為最道者 尊者即以偈答之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竇多聞法甚喜乃慇懃致禮尊者遂與之出家召眾賢聖為其受戒後乃命曰如來法眼密傳至我我今以付囑汝汝其相傳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竇多幸得法偈即超身太虛散眾寶花說偈

而讚之曰

我師禪祖中 適當為第八 法化眾無量

悉獲阿羅漢

尊者付其法已遽起本座卓然而立現大神變自其腹發異光八道照曜大眾而被其照者僅五百人獲第二果乃般涅槃其時當此周景王之世也眾遂即其所建寶塔以閱其全體

天竺第九祖伏馱竇多尊者傳

伏馱竇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氏竇多父母既疑其平生及遇難提尊者說其夙緣曰此子往世明達於佛法中欲為大饒益悲濟群生故嘗自願若我生處當不為父母

恩愛所纏隨其善緣即得解脫其口不言者

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無去來也

於是其父母之疑渙然大釋遂樂以師於難

提得法乃遊化至中印土先是其國有長者

曰香蓋香蓋有子曰難生難生雖穀食而絕

無津穢至是香蓋携之來禮尊者且曰此子

處胎凡一十六年及誕頗有奇夢亦嘗會仙

者相曰此兒非凡器當遇菩薩見度適會尊

者蓋其緣也願以之出家香蓋遂謂其子曰

汝已出家無以我在茲而心喜我返家而生

惱尊者即曰我今所在豈有彼此諸漏已盡安得生惱竇多以故度之未幾遂以法付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無使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尊者付其法已自念久於化導所化已辦當

以滅盡三昧而自息之於是遂般涅槃諸天

皆作樂供養涕涌於虛空是時也當此周敬

王之世也脇比丘遂以香薪而闍維之斂其

舍利建寶塔於那爛陀寺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脇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其姓未詳本名難生

以其久處胎故也初尊者將生而其父香蓋

遂夢一白象背負寶座座之上實一明珠從

其門而出至一法會其光照曜於眾既而忽

然不見及誕果光燭於室體有奇香父異之

咸童會伏馱竇多尊者化於其國香蓋遂携

以詣之道其所生之異求與出家竇多許之

會七阿羅漢為受具戒方納戒乃於壇之上

現其瑞相空中復兩舍利三七粒然尊者修行精苦未嘗寢寐雖晝夜而脇不至席以故得號脇尊者既預付法乃遊化他土尋至花氏國而憩於樹下遽以右手指地而謂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者入會少頃其地果爲金色俄有一長者之子曰富那夜奢遽至其前合掌而立脇尊者遂問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從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花而成已

夜奢亦說偈而酬之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今入三摩諦

因告之曰我今願師尊者幸與出家脇尊者聽之即爲剃度命四果聖者與其受戒後乃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流傳勿令之絕聽吾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既付其法即本座起身太虛而入涅槃以三昧火而自焚之其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眾竟以衣緘接之是時當此周正定王之世也其眾尋建塔廟以秘舍利而諸天布寶蓋以覆之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富那夜奢尊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其父曰寶身號爲長者初寶身有子七人各有所尚其一曰富那般多好學仙術次二曰富那

金子好常寂靜次三曰富那月光好角力相擊次四曰富那勝童好惠施念佛次五曰富那波豆好殺嗜酒次六曰富那吉丹航於嗜欲次七曰富那夜奢淡然無所好惡其心不靜不亂非凡非聖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至彼親近隨喜及脇尊者至其國方與佛事而尊者遂詣其會應對響捷言皆造理果於脇尊者得正法眼遂以之遊化道德所被不啻千萬之眾然其得聖果者盈五百人後至波羅奈國遂有一長者來趨其會尊者

謂其眾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昔記云吾滅

後將六百年當有聖者號馬鳴出於波羅奈國說法於花氏城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其人也然吾亦夜夢大海偏濫乎一隅方欲決之其水遂沛然流潤諸界今此來者蓋其大海者也將從吾出家以法濟人其流潤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前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却問鋸義者何馬鳴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者何夜奢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其勝義忻然即求出家夜奢乃爲度之以受具戒然其會中因之而證第四果者凡二百人其後命馬鳴曰汝當轉法輪爲十二世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聽吾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尊者即逞神通爲一十八變却反其厓泊然寂滅其時當此周安王之世也眾遂

建塔以閱其全體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迴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瓊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屈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較論三教雖文詞不嘉蓋以其善記經書亦別事之重輕不即非之及考其譏禪者之說問難凡數十端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榮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遵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末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賢聖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

聲聞畫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瓊多為無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迹為祖如此之類甚眾是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一曰曾修行菩薩行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羅漢此羅漢者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眾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賢聖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羅漢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而汝不知云此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之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得耶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

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所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耶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為傳法賢聖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皆亦隨世而汗隆曷嘗為其弘法賢聖而致正末者耶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誦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二四頁上一七行第三字「子」，
[疏]、[南]作「子」。
- 一 三二六頁上一六行「中印度」，
[疏]作「中印上」；[南]作「中印土」。
- 一 三二七頁上四行末字「會」，
[疏]、[南]作「喜」。
- 一 三二七頁下一七行第四字「燭」，
[疏]、[南]作「屬」。
- 一 三二八頁中末行第九字「慈」，
[釋]作「慈」。
- 一 三二九頁上一四行第五字「地」，
[疏]、[南]作「城」。
- 一 三三〇頁中五行「娑羅王」，
[疏]、[南]作「婆羅王」。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百三

宋蘇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撰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未詳其姓氏亦名功勝蓋以其夙有功德殊勝而命之然初詣富那夜奢尊者以問答有所合乃慕其道遂從之出家受戒夜奢因謂之曰汝夙世以有所愛被降梵天生於毗舍離國然其國有上中下三類人其上之者身有光明其衣食自然從念而得中之者身無光明衣食求之乃得下之者裸形如馬汝憫此類嘗以神力

分身為蠶其人得以為服由是功德汝得復生今之中國方汝捨彼國時其馬人眾感德汝德皆共悲鳴汝亦以偈慰之曰

我昔生梵天

為有小愛故

而墮毘離國

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保護

示化於窠園

當得諸濟度

偈已汝即此生以故得今馬鳴之號也然汝當轉法輪為第十二世祖師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大士以其法遊化至花氏國方大興佛事雖三乘學人皆能度之一旦遽有一老

叟陽為疾者至其會前坐而什地大士因曰此非常也將有異相其人遂即不見俄而從地涌出為一女子其狀端美絕如金色舉手指大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而度生死眾

復瞥然不見大士曰此魔來欲與吾較有頃

果風雨暴至天地忽冥復曰魔之信至矣吾

當除之即以手揮空遂現一千尺金龍其威

神奮張雖山丘為之震蕩而魔事遂息後七

日復有一小蟲狀類蠅蟻潛其座下大士執之以示眾曰此魔之所變盜聽吾法尋縱之令其自為終懼而不能動尋慰之曰吾非害汝汝但復其本形魔乃現其正體作禮而懺悔大士因問曰汝之名誰其眷屬幾何魔曰

我名迦毘摩羅其屬三千曰汝盡神力能變

幾何魔曰我化大海不為難事曰汝化性海

得耶魔茫然乃曰此言非我所知大士即為

說法曰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

六通由茲發現魔聞法大起信心遂與其三

千徒屬皆求出家大士即為剃度乃召五百

應真與之受戒謂之曰汝趣菩提當即成聖

道摩羅果得戒體發光明而異香普薰大士

因之乃大造論議尋而命之曰如來大法眼

藏今以付汝傳之勿令斷絕汝聽吾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

相尋趣大寂是時也當此周顯聖王之世也

四眾遂以其真體閱之於龍龕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迦毘摩羅者花氏國人也未詳其姓初為外道有幻術因詣馬鳴大士較法不勝遂與其徒皆求出家既證聖道馬鳴即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西天竺會其國太子有曰雲自在者德於大士乃欲請往其宮中供養大士辭之曰佛制沙門不得親於王臣勢家此不敢從命太子曰然則吾國其城之北有一大山山有石窟清靜絕俗亦可禪棲雖龍蛇異物所護而尊者至德其必順化大士曰諾從之而往方至其山果有大蟒長可一里瞋目相視大士即直進不顧至山之南方坐於坦處蟒復盤繞其身亦不之顧蟒須臾遂去大士視其所隨之衆已皆逃散無一在者尋獨進將至其石窟俄然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致敬大士問曰汝何所居曰我昔嘗為比丘甚好寂靜煩於初學所問因起瞋心以故命終墮為蟒身止於此窟今已千載適值尊者聖德故來敬之大士因問曰是山復有何人所居其務道乎汝示我知之老人曰

此北去十里有巨樹焉能陰五百大龍其樹之王號龍樹者常為龍眾說法而我亦預聽大士又集其徒相將而前及至巨樹龍樹果出迎之忻然致禮而問之曰深山孤寂龍蛇所居大德至尊何屈至此大士曰吾非至尊

來訪賢者龍樹即默而計之曰此尊者其得決定性明道眼耶是大聖人繼真宗乎大士曰汝雖心念吾已意知但能出家何慮我之非聖龍樹於是悔謝大士即與度之未幾乃命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汝傳之汝聽吾偈曰

聽吾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大士付法已遽起身太虛逞其神變乃趣寂滅以化火自焚是時當此周赧王之世也龍

樹遂斂其五色舍利建寶塔以闕之

評曰寶林傳燈二書皆書天竺諸祖入滅之時以合華夏周秦之歲甲然周自宣王已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連數萬餘里其人化滅或有更千餘歲者其事渺茫隔越吾恐以重

譯比較未易得其實輒略其年數甲子且從而行其帝代耳唯釋迦文佛菩提達磨至乎中國六世之祖其入滅年甲稍可以推校乃備書也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龍樹大士者西天竺國人也未詳其本姓或曰出於梵志之族其性大聰晤才慧卓犖殆非凡器少時已能誦四韋陀典稍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藝術所知若神明始其國有山號龍勝者素為龍之所棲而山有巨樹能陰眾龍及大士有所感悟欲出家遂入山修行乃依其樹然而三歲與義亦自洞曉已能為其龍眾說法以故得號龍樹及摩羅尊者來其山相遇甚善大士乃與龍眾禮之為師方剃度時其國之君與帝釋梵王皆赴其勝會受戒於大羅漢即成聖道得六神通羅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南天竺國先是其國之人好修福業泊大士至說正法要乃遮相謂曰唯此興福最為勝事佛性之說何可見耶大士因語之曰汝眾欲見佛性

必除我慢乃可至之其人曰佛性大小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其人衆以大士所說臻理皆喜好願學其法大士即於座上化其身如一月輪時衆雖聞說法而無觀其形適有長者之子曰迦那提婆在彼人之中視之獨能契悟遽謂其衆曰識此相乎衆曰非我等能辨提婆曰此蓋大士示現以表佛性欲我等詳之耳夫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語方已而輪相忽隱大士復儼然處其本座而說偈曰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

於是其人皆大感悟即求爲師而大士悉與度之會衆聖與其受戒而提婆爲之上首會有一千外道先於其國興大幻術王與國人皆靡然從之而佛道將塞當此大士感慨遂易其威儀白衣持幢伺王每出則趨其前行或隱或顯如此凡七載一旦王大異之以善辭命而致之問曰汝果何人而常吾前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大士曰我是智人知一切

事王復驚其語即欲驗之曰諸天今何所爲曰天今方與阿修羅戰王曰天事豈易明耶曰且待將有應効少頃俄有戈戟雜人手足紛然自空而下王見乃信遂加歎服命外道輩歸禮大士然外道皆求正其見大士遂因之造衆論議若智度者若中觀者若十二門者不啻其千萬偈悉皆方便開釋正法以應其機宜其後乃命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聽吾偈曰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復謂提婆曰汝善持勿使斷絕當於未來之世大興佛事已而騰身太虛入月輪三昧大逞神變返其座即入寂定及後七日天雨舍利而大士復從定起以手指空謂其衆曰此舍利者蓋昔拘那含佛之弟子號摩訶迦尊者嘗發三願之所致也其一曰願我爲佛之時若有聖士化度於世者遇天澍雨至於其身即爲舍利其二曰願大地所生之物皆堪爲藥療衆生病其三曰願凡有智者皆得

所知微妙以通宿命言已仍泊然大寂其時當此秦始皇帝之世也提婆與其四衆遂建塔以闢之

評曰正宗貴乎簡妙而龍樹大士以廣論發之何哉曰然簡妙常難甚至之者方其人機器有上下此非以方便導之則淺信者安得其進嚮是故大士爲論務發彼一機者也涅槃豈不云乎汝慎勿爲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夫簡妙者要在其心有所到耳不必以其言不言爲之當否是故證之於簡妙也彌說而彌至不證於簡妙也彌說而彌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天性才辯幼習其國風喜修福業及趣龍樹大士方至其門龍樹試之遣以滿鉢水先置其前大士即以一針投之而進相見忻然契會龍樹現月輪以表佛性衆皆問測獨大士識之遂以諭其衆人尋亦相與師龍樹出家而提婆果爲其高足弟子及龍樹大士垂入泥洹

遂以大法眼傳之其後大士以其所證廣化乎他方先是迦毘羅國有富人曰梵摩淨德其國稱為長者有二子長曰羅睺羅次曰羅睺羅多淨德好治園林種植嘉木一朝其園木無故忽然生耳如菌大於車輪其美味可食如此終年唯資淨德與其子羅睺羅多所取餘家人輒欲取食其菌即隱然淨德疑之謂其子曰此木之耳唯我與汝得食必非常事何人能為明之羅睺羅多遂說偈欲以他告曰

此木生奇耳 我食不枯槁 智者解此因 我迴向佛道

適會大士入國至其家而淨德父子喜得所遇致禮遂以其事問之大士乃與辨之曰昔汝二十之時嘗命一比丘於舍供養其比丘雖小有戒行而法眼未明心不諳理坐虛受汝意然其能少修行不陷惡趣故報為此木耳以償於汝初此比丘居汝舍時汝諸家人皆不喜之唯汝與其子能以誠待故今耳菌獨汝父子得養復問淨德曰汝年幾何答

曰七十有九大士因說偈曰
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苑 汝年八十一
此木亦無耳

淨德聞其說心遽廓然益勤歡伏且曰我媿衰老雖欲出家豈堪事師今此次子素樂入道願捨以備給侍幸尊者容之九大士謂曰昔如來記此子云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號羅睺羅多因木之耳出家成道遂問其子曰汝何名耶曰我名羅睺羅多大士曰此誠合佛所記汝今出家必成大果尋與剃度會聖象與受具戒遂專隨遊化一日大士復至巴連弗城俄聞外道相計欲掩抑佛法乃自持長幡往立其會所外道遽問曰汝何不前答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答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答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答曰我灼然得又曰汝不合得答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答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當自得於是外道詞屈自相謂曰此必大聖宜皆歸之遂問曰汝名為誰大士曰我名迦那提婆外

道輩以風聞其名於是服膺悔過其未即化者後發百千難問而大士恣其無礙之辯一皆折之由是廣造論議若百論之類是也然其勝事既集終命羅睺羅多付之法眼其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已而入奮迅三昧體放八光而趣寂滅其時當此前漢孝文帝之世也四眾皆塔而梵天助飾共供養之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梵摩氏既得明其家木耳之緣即從提婆大士出家隨侍往巴連弗城尋受付正法於彼城其後大士亦統徒廣行教化未幾至室羅筏城之南臨金水河遽謂其徒曰汝等知之乎適五佛影現於中流吾勺其水輒有異味此河之源凡五百里當有至人居之然如來昔已記曰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號僧伽難提出於此處相繼以為十七世祖遂將眾沂流而上既至

果見難提禪定於石窟中伺之凡三七日會其出定大士乃問之曰汝身定耶心定乎難提答曰我身心俱定又曰心身俱定何有出入答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又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答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又曰若金在井出者何物答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又曰此義不然答曰彼理非著又曰此義當墮答曰彼義不成又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答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又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答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又曰我無我故成汝義難提乃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大士曰我師迦那提婆大士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大士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即廓然連稽首而說偈曰

三界一明燈 迴光而照我 十方悉開明
如日虛空住

偈已再禮必求見度大士曰汝心自在非繫我所何須依託而求解脫大士即以右手擊其金鉢舉至梵天取天香飯命眾共食而大衆忽生厭惡皆不能饜大士曰讓而不能食非吾所怪汝業自然乃命難提分座同食眾復疑之意其師弟子混而無品大士知之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與吾分座之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也應物降迹將為第十七世祖師汝輩亦莊嚴劫中嘗趣三果而未純無漏適雖親我豈大見性正宜專意歸此仁者然吾滅後即為大衆上首復出一師號伽耶舍多亦宜知之眾曰大師神力不敢不信彼云過去佛者尚或疑之難提以其眾心未伏於已乃謂羅多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堆阜江河溝洫水皆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人無八苦而行十善及手雙林示滅今將欲千年而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寡至信正念輕微不務妙悟但崇神力然我自不為為亦何難即展右手入地至于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中分諸大衆然飲

者其心益寧於是眾皆推伏作禮悔過大士後乃命之曰吾今老矣非久處世如來之大法眼用付於汝聽吾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而讚之曰

善哉大聖者 心明逾日月 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

羅多大士即其座上入滅是時也當此漢武帝之世也四眾建塔以闡全體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僧伽難提者室羅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寶莊嚴實其國之王也大士生即能言與其母語唯稱佛事父母異之詔其國師問子所以然其國師異人也能知往事謂王曰此子乃昔娑羅王佛也欲有所化度故示生王家七歲當復入道出居于金河石窟其父母愛之常恐如其說及七歲大士果說偈告父母欲求出家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初父母不從苦求方得其志王遂命沙門禪利多爲其落髮師留宮中九年始會勝僧與之受戒一夕大士乃自誓曰我已具戒而高處俗舍年復二十六矣何遇聖者而得聞道乎遠感天光下照俄見一坦路而前有大山大士即趨之以往至其山而天色亦曉日視已坐於石窟間及旦王以亡子求不能得遂擯去禪利多然大士於此修禪方且十年而徒稍歸之一日因見瑞氣忽謂之曰將有聖人爲我而來汝速潔前窟待之未幾羅睺羅多果至是時大士在定候七日會其起相與問答凡數百言而羅睺羅多教勝大士伏膺遂從其求道羅多曰如來記汝當爲十七世紀尋命之傳大法眼大士一旦謂其衆曰羅睺羅多大士嘗說摩提國當出聖士號伽耶舍多繼吾傳法今與汝等往訪其人行之無何有祥風自西而來清襲衆人大士曰此道德風也西之千里必得聖者相會然是風不類天龍鬼神阿須倫之風者雖有吹揚而

不損萬物病遇則愈學遇則通惡業遇之則無於是以前神通攝衆少選偕至一山謂衆曰此山之頂有紫雲如蓋必聖人在茲衆四顧不遠果有山舍進之方及其門俄見一童子持鑑趨迎於前大士即問曰汝幾歲耶答曰百歲又曰汝方童幼何謂百歲答曰我不解理正若百歲又曰汝善機耶答曰佛偈豈不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大士復問曰汝持圓鑑意欲何爲童子乃以偈答曰

諸佛大圓鑑 內外無瑕翳 兩人同得見 心眼皆相似

父母以其與大士應對有異遂使之出家難提受之携還精舍會衆與受具戒即命其名曰伽耶舍多他日風撼其殿之銅鈴鏗然發聲復問舍多曰鈴鳴乎風鳴耶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又曰我心誰乎答曰俱寂靜故大士曰善哉妙會佛理宜說法要嗣吾道者非子而誰尋付大法眼乃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已而舉右手攀木而化其時當此漢孝昭帝之世也其衆議曰大士滅度於茂木之下其亦垂蔭於後裔乎或者欲遷於高原而闡維之雖盡力舉之終不能動遂即其處而焚之斂舍利復塔于彼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氏父曰天蓋母曰方聖初方聖得孕之時夢有人持一寶鑑而嚮之曰我來也及寤覺體暢於平自然其室即有異香祥光數現方七日而誕大士其體瑩然若淨瑠璃生十二歲不浴而常潔每以閑寂自處或與人語言必高勝其家本居寶落迦山及生大士乃有紫雲蓋之初僧伽難提來其家相求大士因而師之尋得付法遂往化於月支國先是其國有婆羅門曰鳩摩羅多家有一犬而食息偏處其舍之簷下霖潦漬濕未始暫離如此十載雖苦驅亦不之去羅多疑訝欲得所決當時羅多年方三十意氣勇壯不願有果報唯外道自

然之說樂聞而師之尋以問其所師梵志曰
 此犬者何以而然梵志曰犬之心自好而然
 非因緣也羅多復曰我夜嘗夢一金日其明
 赫然照耀天地而我與梵志方在暗室其日
 之光忽來燭之我之身即如琉璃徐有無數
 蟻蟻周而食之師之體則洗然無物斯何自
 而然幸師原之梵志亦以自然說之皆無所
 驗羅多疑既不決遂曰非道人意也皆謂自
 然何異夢而說夢若別遇智者能為解釋我
 願師之即絕梵志而還嘗此大士俄見有異
 氣起即座而謂其東曰今所見者大乘之氣
 也復釋之曰氣如金理其事必圖氣若玉璫
 菩薩在旁今氣類璫其下必有聖人焉然佛
 亦記曰吾滅之後復五百年間當有菩薩現
 月支圖其後復出一大士於此天竺國繼世
 為二十祖今之此瑞必其應也專事東往其
 氣所至是少頃果有摩羅門者狀類三十許
 人來問侍者曰此師何人侍者曰此佛弟子
 也摩羅門即返閉戶大士曰通氣乃驗在此
 家遂叩其扉內有應曰此舍無人大士曰嘗

無者誰鳩摩羅多以外語有異疑必智者思
 求決前事乃開戶納之通大士坐其主榻處
 列供養因以犬事問之曰若智者所說解我
 疑心即師事之大士曰吾說若有所驗汝實
 如其言乎曰不妄大士遂為辯之曰此犬者
 是汝之父以有微業乃墮畜中昔汝父先以
 黃金千錠貯於器中而竊埋簷下及其死會
 汝不在未得所付今故戀此若汝取之是大
 必去羅多命工發掘果得金其犬即去羅
 多信之乃慕佛法復以昔夢聞之大士亦為
 原之曰汝夢日者蓋佛日也照耀天地者度
 二眾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
 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璃者汝所清淨也
 彼體無物者自利一身非能度他也蟻食汝
 身者必眾知識之所湊治食汝法味也羅多
 以二事皆決意大耶然益加歎伏迷師之出
 家捨尊給侍然大士以其道力夙充難列之
 弟子獨器異之故命聖象與受具戒欲速其
 證果後果命曰昔如來以大法服付之迦葉
 乃至於我今用傳於汝汝受吾教聽是傷

曰
 有種生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鳩摩羅多敬奉其命拜受動至大士即座起
 身作一十八變乃趣大寂用三昧火於空中
 而自焚之兩舍利續紛而下四眾接之隨處
 各建窣堵波而供養之其時當此漢孝成帝
 之世也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鳩摩羅多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往世
 嘗生於梵天泊以貪愛菩薩瓔珞乃墮于欲
 界他天於彼為一天人說佛知見彼天人因
 之證遂成初果以故得其天眾尊為導師其
 時適有天玉女來禮其法會之眾有十二
 百人未之成果輒起情愛故相牽累亦其經
 祖之冥數適至復示今之所生然其天女亦
 墮偕生此國為梵志氏初大士之家巨富金
 寶不可勝數而其父貪吝不知紀極會其國
 有羅漢曰海勝者往在彼天得大士說法乃
 證今果至此思報其往德恐大士汨沒於俗

富故從之乞金實欲導而出之遂至其家適見大士為童即語之曰汝能施我之金當得福利大士曰我方十五未專家事雖父不在俟聞於母遂以告其母母從其所施大士遂以金一斤施之羅漢尋為記曰更十五年汝當遇菩薩得證聖道然小有難亦折大業及其父還大士以此連白父怒笞之一百其父既死大士亦得決所疑於伽耶舍多即伏膺為師尋預傳法後行教化至中天竺國會一智士曰聞夜多先此客遊輒來禮之而致問曰我家父母素敬三寶如法修行而乃多疾病所繫不遂我隣之人兇暴殺害作惡日甚而其身康寧所求如意善惡報應豈非虛說乎我甚感此願仁者一為決之

大士曰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苟為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為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為善而來世益得

善趣也又前世為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為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為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為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適今汝父與汝之隣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夜多聞其說頓解所疑大士復曰汝雖已信三世之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然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同諸佛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夜多承其言即發宿慧遂求出家大士曰汝何許人父母在乎誠欲入道可還汝國白之父母得志却來未晚夜多曰我國北印土也去之三千餘里宜宜却來願屈仁者就之供養因得度脫大士曰我往雖遠不難汝何以去夜多曰我有小術亦可從之少頃而至大士曰何術曰我兄聞夜摩先為比丘於國宮主俱那舍佛塔得其塔前末訶木子然此神物用之塗足須臾可以致遠欲止則以其葉拭去塗油足乃不舉大士從用其法與之偕去詣禮其塔

佛即放光遍照其來夜多既聞父母即就剃度於佛塔之前會聖僧與之受戒大士乃為說偈曰
此佛放光明 示度於汝相 汝已得解脫 諸眾亦當然
尋命夜多曰佛昔嘗記汝當為二十世祖今如來大法眼藏乃以付汝汝善傳持聽吾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復曰此偈蓋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說汝宜受持夜多再禮奉教大士即其座上以指爪勢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眾乃趣寂滅其時當此王莽新室之世也聞夜多即其處建塔而供養之
天竺第二十祖聞夜多大士傳
聞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未詳其姓氏素有道識慕通妙理初客遊中印土會鳩摩羅多

大士化於其國以所疑報應問之羅多為說業通三世其事既明因求之出家羅多不即

許與之歸本國使白其父母方度為比丘羅
 多知其真大法器復以佛所授記遂以法付
 之既而大士歷化諸國至羅闍城而其國素
 多道衆聞大士來皆趨從之先是其衆之首
 者曰婆修盤頭修行精至晝夜不卧六時禮
 佛糞衣一食而淡然無所欲其徒甚以此尊
 之大士即謂彼衆曰汝此頭陀苦修梵行可
 得佛道乎曰是上人者如此精進豈不得道
 大士曰是人與道遠矣縱其苦行歷劫適資
 妄本豈能證耶曰仁者何蘊而相少吾師大
 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
 我不知足亦不貪欲盤頭聞其說忻然乃述
 偈而讚曰

稽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禮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緩而不遲 雖急而不躁 我今遇至尊
 和南依佛教

大士復謂衆曰此頭陀者非汝輩所並彼於
 往劫修常不輟行而致然也適吾抑之蓋以

其趣道心切恐其如絃甚急必絕故吾不即
 讚之欲其趣無所得住安樂地專謂槃頭曰
 吾言相違汝得不動心乎槃頭曰何敢動乎
 我念前之七世生安樂國以務道故嘗事智
 者月淨而其人謂我曰汝非久當證斯陀舍
 果宜勤精進夫修行譬若昇天必慕漸上不
 可退之苟有所墮而復上益難其時我年已
 八十扶杖不能履適會大光明菩薩出世我
 欲禮之乃詣其精舍事已而月淨俄來相責
 曰咄哉汝何輕父而重子吾昨視汝將得證
 果今已失之我時自以無咎不伏其語即問
 月淨示其所過月淨曰汝適禮大光安得以
 杖倚畫佛之面汝以坐此故退果位我熱思
 之實如其言此後凡有所聞不復不信縱彼
 惡語猶風慶耳況今尊者以正法見教豈宜
 悔吝大士尋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
 汝汝宜傳布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婆修盤頭禮以受命大士於其座上即以首

倒植象婆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正之為其
 閻維雖百千人共舉終不能動又諸羅漢同
 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大衆遂炷香祝之其
 體乃自傾委焚已斂舍利衆建浮圖以供養
 之其時當此後漢孝明帝之世也

評曰是大士者反植而化何其異乎曰聖人
 逆順皆得故其神而為之不可以常道求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三二頁中一行第一二字「什」，
[碩、南]、[徑]作「什」。
- 一 三三三頁上一九行末字「復」，[碩、
南]作「後」。
- 一 三三六頁下末行「和南」，[碩、南]
作「和尚」。
- 一 三三八頁中一七行第二字「擔」，
[徑]作「擔」。
- 一 三三八頁下一九行「羅漢」，[徑]作
「羅難」。
- 一 三三九頁中一三行「北印土」，[碩、
南]、[徑]作「北印度」。
- 一 三三九頁下一八行「中印土」，[碩、
南]、[徑]作「中印度」。
- 一 三四〇頁上一八行「和南」，[徑]作
「和尚」。
- 一 三四〇頁下一行「娑羅樹」，[徑]作
「婆羅樹」。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百四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興高編修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婆修盤頭者羅閱國人也姓毗舍佉氏父曰

光蓋母曰嚴一大士與其弟偕生俱有瑞事

而大士尤勝初光蓋以家巨富而未始有嗣

與妻嚴一謀偕往求子於城北佛塔既禱之

其夕嚴一果夢二珠一長明一或明或晦皆

得吞之即覺有娠後七日會有羅漢比丘賢

眾者至其家曰我自他國尋異氣至此汝家

謂誰光蓋即延之與其妻俱拜賢眾獨避嚴

一而不當其禮夫竊恠曰鄙哉比丘禮不讓

丈夫而恭女子伴施寶珠欲驗其識量賢眾

皆受之亦不辭讓光蓋見其不動如初遂以

寶問之曰尊者不讓我丈夫之禮而避婦人

何耶賢眾曰我以汝几夫當汝之禮受其所

施欲資汝福耳汝妻方孕菩薩乃上乘法器

其將出世號婆修盤頭者其所度之人如我

輩無量我故避之非重女人也光蓋即謝之

曰尊者聖人也能知未然賢眾復曰復有一

子與其同孕者夙曰芻尼嘗為野鵲往於雪

山巢如來頂尋以遇佛之緣生為那提國王

及如來至其國為說風因復記曰吾滅之後

後五百年外汝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

者婆修盤頭同胎彼聖者乃賢劫二十一世

之祖師也其人復出聖弟子號大力尊者那

提王稱幸遂以寶蓋獻之佛復記曰汝後以

會此菩薩得生切利天也王乃說偈讚歎其

後嚴一果誕二子而大士先之在襁褓令淑

易育不類几孺稍長其志超然高勝年十五

求從光度羅漢出家毗婆訶菩薩為之受戒

乃慕欲光尊以杜多自行修故時人高之號

為徧行頭陀尋會闍夜多大士激發大慧乃

得付法因歷化諸方至那提國初其國素多

惡象為害而物不聊生及其王號常自在生

二子長曰摩訶羅其年四十次曰摩拏羅其

年三十嘗拏羅三十載而象害迷弭國人安

之然皆不知其所賴至大士入其國王請供

於宮中因問曰敝國風俗易若羅閱城之淳

美耶大士曰羅閱昔有三佛德莊而此國適

有二賢福之王曰二賢誰耶曰昔佛記云吾

滅後又後五百歲後那提國王姓刹帝利號

多滿有子曰摩拏羅得大神力勝十那羅延

此其一也其二則吾亦與焉未幾俄有使入

奏曰有象巨萬將逼國城王憂之以問盤頭

曰此何以禦之大士曰不須用兵但命王子

拏羅當之其難自解王曰可乎曰此子非直

威巨萬之象益多益可遂命拏羅出其城之

南拏羅乃嚮象撫其腹發聲大鳴雖城廬為

之動群象即仆地不能興少時皆馳去至是

而國人方知三十年所安乃其庇也王以子

道勝遂大奇之謂大士曰此子佛昔所記亦

其神通之力非俗可留願尊者受之出家大

士亦謂此非我為師後真能度者即命聖眾

於王宮與摩拏羅落髮受戒拏羅得度忻然

乃以偈讚曰

為摧百萬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諸宮殿

無不震動者 過師方便力 而得度脫我

稽首辭父母 而出於愛火

大士將之他國乃告王曰我來所求法器耳

今已度至人吾即往矣王不須留遂與摩羅

羅去之後乃命摩羅曰如來大法眼今悉

付汝汝其傳持聽吾偈曰

泡幻同無礙 云何不悟了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大士付法已即座起身高半由旬凝然而居

四眾遽告曰我輩欲奉舍利願尊者無為神

化乃頽然復其座而滅焚已眾欲舍利寔寶

塔而供養之其特當後漢孝安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羅大士傳

摩羅尊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常

自在其國之王也摩羅即其次子生有異迹

父不敢以俗拘之遂命師盤頭出家戒已畢

得付法遊化初至西天竺國其王曰瞿曇得

度崇佛常自持金蓮花供養願過聖人以知

其前後世事七年行道於宮中一日俄有佛

塔高一尺四寸出其行道之地其色青玄四

面皆有像似前示尸毗王割股救鴿後示慈

力王劍身然燈左示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

示月光王捨捨寶首得度異之即舉不動左

右助之至命眾力士皆不能舉尋集其國之

智者共辨欲圖遷之是時大士與會讓其國

善咒者先之咒者作法即能起王鎮殿銀山

次以法欲振其塔方三喝塔未稍搖而其體

已損遽狂走雖力士不能駐大士出眾謂王

曰此不足驚徐臨其殿軒呼狂者曰汝住其

人即趨大士自悔其過王見大士即止其狂

遂問曰尊者何法乃能致然大士曰佛法也

王曰願聞佛法其可學乎曰佛法者能具七

事去三物乃可學之王曰事物何者耶曰一

去貪二去愛三去癡一具大慈二具歡喜三

具無我四具勇猛五具饒益六具降魔七具

無證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無此

三七者也王今苟能去三具七於前後際如

視諸掌成菩提登佛地豈遠乎哉王稱善必

求聞佛塔之所以大士復讓大眾眾皆曰唯

尊者言之不必遜也大士乃曰是塔蓋昔者

阿育王所作八萬四千七寶之塔以秘我釋

迦如來之舍利此其一也引阿育為塔之故

事云云備如諸經復謂王曰初每置一塔其

地必賢聖成道入滅之所也今之宮苑蓋昔

有比丘波羅迦者嘗此證果故塔出之亦王

修德之所致也王聞其事遂大感悟憫闍道

之晚即命太子傳國乃求師大士出家大士

以其勢不可沮即度之炷香祝曰今西印土

天子從佛出家願眾聖幽贊使其速至聖道

空中尋有報曰汝度是王不必慮也更後七

日當得第四果如期初有風雨暴至宮殿肅

然人皆恐引去王端坐至日停午恍然若夢

俄見有人引手極長持異果與之數及醒其

心大明已成阿羅漢道即以三昧將去其宮

乃謂大士曰我未證時自大此國豈信有佛

土之廣今得大觀却視舊地鳥異蟻垤之微

然此閻浮提亦如一食器間耳雖有三千餘

國而其品不等上國者若干中國者若干下

國者若干然其上之國復有三品而中下者亦如之若真修行盡能隨心生之於是大士告別得度曰我將他適訪大法器得度曰尊者神通不測於此自可接之何必躬往大士即焚寶香玄語曰鶴勒那汝當證道其時適至汝知之乎初鶴勒那比丘於月支國九白樓一林間以誦小品般若為業感群鶴依之適值其國王寶印命齋於宮中方坐俄有香煙飄然至前問王識乎王曰天香耶鶴勒曰不然此西印土摩拏羅尊者所示信也然尊者乃那提王子昔為娑羅樹王佛與釋迦如來所記於此賢劫當為二十二世法祖其化人無量王宜相從西嚮禮之而大士即以手三點於地眾羅漢問其何以然曰適鶴勒那於月支王宮致禮此故答之遂謂眾曰吾即欲至彼汝得神通者悉宜從往遂與其眾乘虛趣月支國是時鶴勒那率其王各駕寶象列御仗遠出迎之尋與大士俱還其宮鶴勒先以其弟子龍子者問之曰此子才辯冠世我嘗以三昧觀其風習而終不能見尊者

以謂何如大士曰汝以三昧觀得幾劫鶴勒曰我止三世曰此子功德非唯三世第五劫已於妙喜國生娑羅門家時會其國有佛伽藍新成大鐘是子曾以槌撞為擬助其聲擊彼為鐘者已得菩提而此報之聰明鶴勒敬其說即欲事之復問曰我雖感群鶴相依未始識其何緣大士曰汝昔第四劫時嘗為比丘道德已充凡有五百弟子每遇龍官命汝供養汝以其皆未勝龍食常不與俱往彼弟子性曰師說法則曰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今乃獨往食耶及後命必從汝赴當時以汝德蔭無患及汝滅彼亦漸終坐是盪食皆報為羽族然已五劫乃今轉受此鶴蓋昔師弟子緣之所牽故復此會鶴勒那大感遂曰此宜修何法資其復於人耶大士因告之曰我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眾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其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得性無喜復無憂

鶴勒那忻然敬奉傳法大士即騰身太虛呈一十八變返塵指地發一神象復說偈曰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徧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四眾闍維之斂舍利建塔供養是時當此後漢孝桓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鶴勒那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父曰千勝母曰金光初千勝以未有嗣子詣其國之七佛真幢求之還謂其婦曰我已求子於七佛幢也是夕金光遂夢有童子臨須彌山手持玉環謂金光曰我來也尋有娠他日忽有異僧來其舍謂金光曰護汝身慎勿汙之金光曰漂身已十月矣因問僧曰此若生子有福德乎僧曰是當生男子也然其於第四劫時已能為龍宮說法故佛嘗記之謂其將為大法祖及誕大士天即兩華地出金錢國人瑞之以聞其王王乃取子使乳於宮中宮嬪百千爭欲育之子即能分身各為其一子王神之然莫辨其正子遂語曰我無儲嗣育

汝欲以爲太子適變多身我甚感之汝果得通當復神化未爾則終爲千子言已其子放光忽然夫之尋見於父母家及七歲會其國人淫祀拘羅神爲之歎曰三界微勞寡得正法之人而邪魅恣作因詣之其廟貌即隨年二十遂從羅漢比丘出家受戒於其山初其師使專誦小品般若如此者三十年後樓月支之林間感群鶴依之以故加今之號晚遇摩拏羅於王宮得其付法始務遊化及至中天竺國會其國王曰無畏海者先夢月照其身臣爲原曰非久當有賢聖來應此夢王即以告四門及大士之至司門者奏之王遽以法仗出迎還宮禮於正殿方坐俄有二緋素衣人前拜鶴勸王默駭此何人不挹主者大士知之謂王曰此日月天子非人也以吾至是故來致禮王曰何以識之曰吾往劫嘗與其說法因之得生於日月宮少頃其人忽隱唯異香久薰王因問曰若此日月國土凡有幾何大士曰忍土日月山凡有百億而四天之下約有四千八國然其大小不等王曰

是國土者一時有耶有前後乎曰此隨前後三劫而有無耳王曰三劫者依何所而有之曰三劫依六冥而有之王曰何爲六冥曰上下二氣四維相合謂之六冥六冥之闢三劫相更其初乃有主其人者曰田主田主之復而國土益分然其生於六冥之間而壽亦有品有萬歲者有千歲者有百歲者有夭有不夭者報既不等而形類亦別雖儒童迦葉二菩薩亦不能悉知我適約說猶滿城芥子而方探一粒王聞益自小其見大士尋出王宮始大士有弟子曰龍子者天亡其父母與兄師子比丘皆來將遷殯其喪而衆舉不動兄恠之問大士曰衆盡力舉之何以不動曰過自汝也師子曰何過願聞其所以曰汝初師婆羅門僧出家以去汝弟二年日夜相憶乃欲營福資之遂告汝師塑一佛像久之工未加飾汝惡之遂投於地而復爲之汝今但去收其棄像此喪必舉師子如其言復來弟喪果舉及婆羅門師死師子以大士言驗復求師之初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大士曰汝

若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師子隨法即解乃趨於弟子之列時其機或從而問曰師以無我所修行而得此宿命是必知我之衆有無福業願聞其說大士即指東北謂之曰見此乎衆曰不見曰此纍相尚不能見況其微妙功德耶師子前之曰我適見矣大士曰汝何見耶曰我見異氣皎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路橫布其前類切利天梯大士曰汝見是氣知其應乎曰所應未之知也唯師言之大士曰我滅之後五十年未難與子北天竺汝當知之師子因告曰我將遊方敢請教於尊者大士曰吾今老矣涅槃即至此如來大法眼藏悉以付汝汝往他國然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慎早付受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付法已大士即騰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復其

歷寂然遷化四眾聞維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眾即合一浮圖而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獻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師子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素聰胎有出世智辯少依婆羅門僧出家習定晚師鶴勒那尋得付法往化於罽賓國初其國有沙門曰婆黎迦者專習小乘禪觀禁迦之後其徒承其法者遂分為五家學有曰禪定者有曰知見者有曰執相者有曰捨相者有曰持不語者然競以其能相勝尊者皆往正之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演般若孰為不語而反佛說耶次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次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次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為無相何知見耶然四者之眾皆服其教其五

禪觀之眾為其首者曰達磨達號有知識眾皆尊之以前四眾之屈憤然不甘遂造尊者欲相問難始至尊者問曰仁者習定何乃來此若此來也何嘗習定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又曰仁者之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去來其定常習又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乃當如此又曰定若通達必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所類答曰

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是珠又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義屈達禮之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非聞斯言幾不知至尊者當容我師之尊者固遜而其請不已乃謂之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習定乃當然也達磨達忻然奉教未幾其國有一長者子曰斯多年僅二十其在左手常若握物而未始輟開一夕其

父夢神人令送師子醫之父明日遂携子從尊者求驗其夢然先自心計果得此子病愈當恣之出家而尊者方慮久於其國而其法未得所傳一朝而長者父子偕至以其手與夢聞於尊者禮之願即受其出家尊者乃謂

眾曰此子手所握者汝等知之乎眾皆罔測復曰此之所持乃一寶珠耳蓋我先世於一國土嘗為比丘以誦龍王經為業其時此子已從我家號婆舍者一日會龍宮請我供之以珠為贖時此子從往因付其掌之及我終彼而生此其師資緣業未絕所以復有今會即命斯多展手其珠果爛然在掌於是尊者即為剃度會聖果與受具戒謂之曰汝之前身出家已號婆舍而今復然宜以兼之即名婆舍斯多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然我衰老豈更苟免而我所傳如來之大法眼今以付汝汝宜奉之即去自稱佛化或通疑者即持我僧伽黎衣為之信驗聽吾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婆舍斯多奉命即日去之居無何其國果有兄弟二人者兄曰魔目多弟曰都落遜相與隱山學外道法一旦都落遜所學先成謂其兄曰我將竊入王官作法殺王以奪其國兄曰汝無悞事致累吾族及落遜入官遂易其徒皆為僧形計其事集則自顯不爾則歸罪沙門既作其法無効為國擒之兵者果以沙門奏之王大怒曰我素重佛其人何以為此大逆遂斥教盡誅沙門尊者即謂其眾曰王今不利我等汝宜遠避其徒欲奉尊者隱之尊者曰吾見蘊空復何迷乎其王彌羅嚧果仗劍毅然詣尊者而問曰師得無相法耶曰得王曰既得生死有懼乎答曰已離生死何有懼也王曰不懼可施我頭耶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尊者首墜其白乳湧高丈許然王之右臂即截然自絕尋病七日而死乃王疾時其太子曰光首者憂之大募方士圖為父悔謝俄有仙者自象白山至謂光首曰此夙對不必憂也太子前之曰願聞夙事仙者曰前今數世汝父嘗生此國為白衣

者然其為人賢善好重佛道一日糾眾為無遮齋時師子前身亦為白衣來與其會當時師子聰明有辯博凡與人論未始輒屈是日乃以佛法發問汝父曰衣其白衣雖應對中理而師子白衣心欲勝之輒橫發難勢既紛紜其義遂屈以故憤恨尋竊使持毒藥以斃汝父白衣雖其先歷多世而真數未至事故不作今其緣業相會汝父王所以橫殺師子太子其憂稍解後乃塔師子比丘遺骸其被害時當此前魏廢帝齊王曹芳之世也

評曰預付法以何驗乎曰以聖人驗之唯聖人故能玄知今師子德能為祖自謂則曰已得蘊空此其為聖人亦至矣豈無玄知乎又鶴勒那嘗以難語之勉其傳道此可不預付法乎他傳傳法藏能知其臨刑湧之白乳而乃曰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何不思而妄書乎其妄驗於禪經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婆舍斯多者屬賓國人姓婆羅門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號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

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養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寇父寂行携詣師子尊者辨其風緣即恣從師子出家因加今名既為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風累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為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譬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折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為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

屈遂伏之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尊者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今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採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恠之終不知其然願為決之尊者曰此為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實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焚香臨泉為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劾乃以婆羅多邪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果也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

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願如法為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為善久疾必其所為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若後當永寧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為營福其疾果愈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時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王天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呪者之說呪者因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子弟子豈有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時王太子曰不知

審多者知其構惡於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多祖王所重前呪師不能害尊者亦自斃其道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更二十四世至于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傳果爾亦何以為信尊者曰吾師授我佛法僧伽黎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爐而僧伽黎如故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黎衣王即請之遂詔出其太子初不知審多被囚左右不得以時進膳飢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神即寧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當求出家少頃而救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

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
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為佛事
尊者以其懇至尋為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
現舉國皆驚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
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
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
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
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
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
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
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
作何人感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
倏滅與其五色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無
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為決之尊者曰三千
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
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為是語然王之所
疑皆有以也君其聽之夫世有佛出地則四
震晝則現月夜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
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則六震日月皆
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

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
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即曖昧世有羅漢
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
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
夜星皆晦世有比丘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
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比丘將證聖果地
則二震若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
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
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學
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四生不
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眾星皆明此學
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
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為至孝者地則半震世
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
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地動有遠近日
月隱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
東西二面隨日蔽虧故眾寶之色明滅不一
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
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夫天地人三者之瑞
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

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瑞感月上中瑞感星
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
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感其上
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靈雲氣虹
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
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
上中瑞也唯臣有德乃能感之彩雲如蓋上
下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
九品夫物有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
色如璧玉若麟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
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
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
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
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
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物有本
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
非青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
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
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
秀異本色非白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木

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上下瑞也草木有忽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密多尋亦證果即與密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密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黎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為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為但勤

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密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起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于地大東各以衣祕接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

評曰謂衣不焚不亦太神乎曰寶劍出乎良冶尚能變化不測而光貫星斗方士寶乎世術亦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況乎聖人之上衣大法之勝器此可然乎能無耀乎其言地動至于雲日草木之祥瑞遠以業理求之至哉宜異世俗五行之說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四二頁下一三行首字「威」，[頤]作「滅」。
- 一 三四五頁上六行「二十」，[頤]作「一十」。
- 一 三四五頁上一四行第一五字「主」，[頤]作「王」。
- 一 三四五頁下一八行「心性」，[頤]、[圃]作「心地」。又「可說」，[頤]、[圃]作「不說」。
- 一 三四七頁中八行第三字「今」，[頤]作「金」。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百五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不如密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利帝利父曰德勝即其國之王密多蓋德勝之太子也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人奇之然其天性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多即宮中爲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於斯多傳尋從斯多出官乃得付法其後遊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利帝堅固信重長介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密多入國其人道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之外道即請從其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爲王計者不如誅之王

曰未見其罪豈忍爲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呪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已知託以望氣先戒其衆曰我至此城必有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爲尊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衆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妖術而不敵當耶外道聞其語益憤作法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却臨其首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沒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吾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教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爲龍之所有須臾當陷衆不便去必溺王恐急起其衆去之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敬密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

日之前嘗夢空中墜一金鎖垂至于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先是其國有婆羅門子幼無父母子然放達自號瓔珞間里不能測其爲人一日連發隱語曰神人脚踏土會裏逢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去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故此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降迹爲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却返本國尊者即爲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脩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爲汝之名當此不如密多化尊者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

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後轉至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軍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王曰下如彼所觀尊者乃於王官即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即自焚之兩金色舍利王後為金塔以闕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般若多羅尊者東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幼喪父母子然旬食自養遊於閭里時人但以瓔珞童子號之有命之役者不辭勞不論直或問曰汝何姓曰我與汝同姓或曰汝行何急曰汝行何緩人皆不測其然會其國王堅固者與不如密多共駕還其故城尊者遂東出趣其駕前自說昔緣至是尊者之迹大顯密多即攜至王官他日為之出家會勝僧受之具戒而尊者之體即發異光未幾密多

果以法眼付之縱其遊化及尊者至南天竺國其國王香至者詔禮於宮中以寶珠施之初王有三子而其志各有所修其長曰月淨多羅者好修念佛三昧其次曰功德多羅者好修福業其次曰菩提多羅者好通佛理以出世為務至是香至皆命出禮尊者尊者以三子皆好善意欲驗其智之遠近即以王所施珠使各辨之曰世復有如此珠乎其一曰淨多羅曰此寶珠最上世無有勝之者也非吾王家孰能致之其二功德多羅亦如其說其三菩提多羅曰此珠世實未足為上夫諸寶之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諸光之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諸明之中心明為上然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明辨於此既明辨此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實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而明法寶然則我師有道其實即現象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嘉其才辨復問曰諸物之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曰

諸物之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默喜謂是大法器必為己嗣其後會父病既亟輒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止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務善與福平若未有如其為心者今感疾恍惚手覽虛空恐非善終何其報之相反耶我甚感此尊者果能釋之願從出家尊者曰此其業之所應也然物皆有業雖三乘聖人亦不能免之但其業有善惡耳佛謂人有為善之至及其終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經緣欲其終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發者蓋表其所嚮乃往天界也今汝父手有所覽是亦報生天上也亦其為善之明効非不令終然當其大漸將有天樂異花應之尋如其言及王崩二子方甚號慟而菩提多羅獨於喪所端然坐終朝不與其二兄怪之以問尊者尊者曰此子入定將有所觀七日當自起勿驚及菩提多羅定起謂二兄曰我欲觀父何往而他無所覩但見一曰明照天地其

父殞已菩提多羅果告二兄求從尊者出家
尊者知其道緣純熟勢不可沮遂當其師乃
為安其法名久之遂以法而付囑曰如來大
法眼藏展轉而今付於汝汝善傳之無使斷
絕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已而般若多羅於其座展左右手各放五色
祥光七十餘道尋超身高七多羅樹即以化
火自焚兩舍利不可勝數四眾歛之與其國

之王月淨建浮圖而閱之是時當此宋孝武
帝之世也以遠曆六十七年後方東來算
之當在宋孝建元年甲午也

評曰出三藏記所謂不若多羅而此曰般若
多羅又謂弗若密多而此曰不如密多何其
異耶曰此但梵音小轉蓋譯有楚夏耳然般

若多羅於諸祖獨多識語而後頗驗之豈非
以法自其後而太盛於中國欲有所誌耶將
示聖人之心其所知遠乎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

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利帝利初

名菩提多羅亦號達磨多羅父曰香至蓋其
國之王達磨即王之第三子也生而天性高
勝卓然不羈諸子雖處家已能趣佛理及般
若多羅說法王官乃得相見尋答般若問珠
之義才辯清發稱有理趣般若奇之默許其

法器及父厭代遂辭諸兄從般若出家曰我

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師久有
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般若
受其禮為之剃度曰汝先入定蓋在日光三
昧耳汝於諸法已得通量本宜以菩提達磨

為汝之名會聖僧與受具戒當此其地三震
月明晝現尊者尋成果自此其國俗因以
達磨多羅稱之亦曰菩提王子遂事其師更

四十餘載而般若乃以法付之蓋尊者曰
汝且化此國後於覆旦當有人曰緣然須我
滅後六十七載乃可東之汝若速往恐衰於

日下尊者既稟其命復問般若曰若我東往
其國千載之下頗有難耶得大法器繼吾道

乎般若多羅曰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
麻竹葦不可勝數然其國當我滅後六十餘

載必有難作水中文布善自降之然汝至彼
南方不可即住蓋其天王方好有為恐不汝
信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棲棲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又問曰過此已往可得聞乎又曰吾滅
之後一百五歲其復有小難又說偈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為遇毒龍生武子 忽逢小鼠寂無窮

又問曰此後復有事乎曰吾滅後一百六十
年末復有小難蓋父子繼作其勢非久可三
五稔耳又說偈曰

路上忽逢深處水 等閒見虎又逢猪
小小牛兒雖有角 青溪龍出總須輸
又問曰所謂法器菩薩此後出乎般若又說
偈曰

震旦雖開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下行
金雞解銜一顆米 供養十方羅漢僧

復曰此吾滅後三百三十載乃應之也又問
曰此後佛法中頗有明斯意而善分別者耶

曰吾滅後三百八十年間乃有比丘暗學而
明用又說偈曰

八月商尊飛有聲 巨福來祥鳥不驚
懷抱一雞重赴會 手把龍蛇在兩楹

又偈曰

寄公席帽權時脫 文字之中暫小形
東海象歸披右服 二處蒙恩總不輕

又偈曰

日月並行君不動 郎無冠子上山行
更惠一峯添翠岫 王教人識始知名

復曰大器當現逢雲即登吾何憂乎尊者又
問曰然此人之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四百
六十年間會一無衣之人欲為慶事又說偈
曰

高嶺逢人又脫衣 小蛇雖毒不能為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小沙彌善大機

復曰汝記斯言將驗小雞黑衣童子必善釋
之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方
六百年不生之樹當作留難然難難與二人
出現乃自寧靜又說偈曰

大浪雖高不足知 百年凡樹長乾枝
一鳥南飛却歸北 二人東往復還西

復曰白衣和尚說法無量若見此識歸而不
嚮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二千八
百年間當有四龍起此一難然非為大也汝
宜知之又說偈曰

可憐明月獨當天 四箇龍兒各自遷
東西南北奔波去 日頭平上照無邊

又偈曰

吾此識詞腰長脚短合掌向天迴頭失伴
身著紅衣又如素縞立在目前還若不見

好好思量水清月現 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般若多羅復曰
吾滅後三千年間凡有一十二難其間有九
大難此總以一偈記之偈曰

鳥來上高堂欲與 白雲入地色還清

天上金龍日月明 東陽海水清不清

手捧朱輪重復輕 雖無心眼轉惺惺

不具耳目善觀聽 身體元無空有形

不說姓字但驗名 意尋書卷錯開經

口談恩幸心無情 或去或來身不停

又曰後所有難悉存此一十二句雖復遠記
非汝一世所親然得真天眼乃可即見般若
多羅既滅尊者意其言且留本國勉行教化
尊者初與比丘號佛大先者俱出於般若多
羅之門故二人每以伯仲之禮相遇當是皆
威揚其法時人美之謂開二甘露門方其國
有僧曰佛大勝者輒離其所傳為六宗分化
諸處其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
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得宗六曰寂靜宗然
學者趨之甚多其徒各不下千百尊者常為
其太息曰國雖有是六眾然其道皆非大至
微我正之其人安得解脫一旦遂以神通往
之初一詣其有相宗所而問之曰一切諸相
何名實相其眾之首曰薩婆羅者答曰於諸
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又問曰一切諸相
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之答曰於諸相
中實無有定諸相即名為實又問曰諸相不
定即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答曰我言
不定不定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不然又問曰

汝言不定當為實相不定故即非實相答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答曰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又問曰實相不變變即非相於有無中何名實相於是薩婆羅心即懸解以手指空却問尊者曰此世有相亦能空故當此身力得似此耶尊者曰若解實相即見非實若了非故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在於非相不礙有故若能了解故名實相次二詰其無相宗所問之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其象之首曰波羅提者前而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又問曰汝相不現當何明之答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又問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答曰佛入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故知之又問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答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就三昧又問曰非三昧者當何明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於是妙悟速起謝之尊者即為授記曰汝

證果非遠然國有魔興亦汝伏之次三詰其定慧宗所而問之曰汝學定慧為一為二其象之首曰婆蘭陀者前而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又問曰汝之定慧既非一二以何目之名為定慧答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即不二又問曰當一不_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答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可然矣又問曰慧非定故然可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波蘭陀即廓然開悟致禮伏膺次四詰其戒行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者為戒云何名行而此戒行為一為二其象之首者_註前而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又問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此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為戒答曰我有內外彼以知竟既得通達即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又問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其首者即自省其非拜謝稱幸次五詰其無得宗所而問之曰汝言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

無得得其象之首曰寶淨者前而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當說得無得亦得又問曰既得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何得得答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又問曰得既非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得何得寶淨於此乃昭然發悟次六詰其寂靜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名寂云何能靜其象之首者_註前而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諸無染名之為靜又問曰本心不寂要假寂寂本已寂故何用寂靜答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又問曰空空以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其首者義屈遂加敬之自是其六象皆宗而師之尊者道聲益揚五天學者莫不沛然歸之尋會其國王曰異見者實前王月淨多羅之子而達磨之姪也輒發邪見毀訾佛法曰我之祖先皆感於佛法非得其正今我所為豈宜踵之遂於教大作患難尊者憫之曰孺子忝我宗社乃與惡意此何福家國當為教之因念前無相宗有二賢者可使往化然一曰波羅提者

道力將充與王有緣二曰宗勝者雖能辯博而德業未臻方自裁所遣而六衆俄各念曰大師達磨素得聖智今法有難蓋救之乎尊者即知乃彈指應之衆皆驚曰此吾大師之信也當共詣之得神通者各攝其衆少頃皆至列禮座下尊者曰今王致難於我雖如一微塵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拂之宗勝俄先之曰我雖德寡願往解之尊者曰汝雖辯捷道力未勝恐不能伏王宗勝不奉其言必自往之見王初以真俗二諦與之辯論言皆不屈及王問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之有道將除邪法汝之有法當伏何物尊者懸知宗勝調窮謂波羅提曰宗勝不顧吾言今必屈於王汝宜速往助之波羅提奉命以神力疾舉即詣王殿王與宗勝方復證詰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王驚起遂問曰凌虛來者是邪是正波羅提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詞屈而很傲未已即擯宗勝於山波羅提謂曰王既有

道何斤沙門我雖無解幸王見問王厲聲問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耶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現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常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現於世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悟其說即悔謝前非遂翻然變志從波羅提求聞法要凡三月奉其討論方宗勝被擯山中乃自感曰我八十始得正見此二十年來修行僅至臨難復不能護法雖今百歲何為不若死之遂頽然投身於高崖俄有神人舉一長手承之而置於石上其體無損宗勝曰我忝出家不能抑王邪意而護持大法死固宜然何神祐而致此耶幸一言以示其緣

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為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 未當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致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乃感果如是 自今不疎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神之偈乃自責益欲精修誓終世不復出山是時王問波羅提曰尊者辯慧如是果師何人波羅提曰我所師出家者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是也其得法出世師者即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稱達磨遽大駭曰吾叔存耶嘻我不克荷負妄抑聖教累吾尊叔詔即迎之尊者與使者奉至王宮王泣拜不能起尊者即為其說法悔過王因遣使馳詔宗勝使者奏曰宗勝恥擯投崖死已久矣王愈憂之以問尊者曰宗勝之死蓋余之咎尊叔何方為我免罪尊者曰宗勝非死適在巖石冥坐耳汝但往取必得之來使去果見道王已迎達磨之意宗勝辭不奉命尊者知之

謂王曰此未可起必再命乃差尊者辭王却返其所居曰王益宜興福非久恐有疾作尊者去方七日王果感重疾國醫不能治宗戚近臣以達磨所記有驗意其必能救王即遣使懇請尊者復來時宗勝被詔已至波羅提

以王之疾亦來問之二沙門因請於尊者曰王疾已篤生耶死乎大師有何方便為其救之尊者即離座以手探王之體謂二沙門曰死則必陷惡趣二沙門曰此何以驗之曰吾適以候五蘊法見之耳二沙門曰大師道力勝異可為其與何福業得免斯苦尊者即使太子與其權臣大赦囚徒廣放生靈尊者復命炷香為懺其罪少頃王疾果損稍辨人事謂左右曰我適夢一大蛛極長初吐火遍灼我體尋被一長人以左手持之投於曠地我即清凉遂得起馳出一鐵門於是遽醒王疾既平益得其叔當是達磨化導其國已六十餘載思遵其師之教謀欲東征即以神力往辭般若多羅塔廟復至官報告別其王尋知六衆之徒思欲來別尊者即各就其衆之所

化坐實達磨為說法以慰安之後謂王曰我於震旦其緣已結今東去矣善將汝躬保爾家國王涕之曰余天何不祐使我尊者叔去之王不能留即為其治裝載以大船翼日王躬即親戚臣屬送於海邊國人觀之者皆泣下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下

菩提達磨之東來也凡三載初至者焉實嘗

梁武帝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

曰普通八年丁未之歲州刺史蕭昂以其事

奏傳登錄諸家舊說並云達磨來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實普通通統至七年唯今王佑

長管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又皆稱蕭昂以

達磨事奏及考昂傳不見其為廣州刺史唯

昂姓蕭勳當時嘗作此州刺史恐昔傳錄者

誤以勳為昂耳前錄圖本者既是非不嫌今

存其闕疑也即詔赴京師其年十一月一日

遂至建業法駕出迎之還官因詔尊者陪坐

正殿帝乃問曰朕嘗造寺寫經大度僧尼必

有何功德尊者曰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對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

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對曰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復問曰如何

是聖諦第一義對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對曰不識帝不悟即罷去尊者知其機緣不契潛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實嘗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唯面壁默坐衆皆不測其然俗輒以為壁觀靈羅門僧未幾洛

有沙門號神光者其為人曠達混世亦以

為不測之人及聞尊者風範尊嚴乃曰至人

在茲吾往師之光雖事之盡禮尊者未始與

語光因自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豈

有萬分之一其夕會雪大作光立於砌及曉

而雪過其膝尊者顧光曰汝立雪中欲求何

事神光泣而告曰惟願和尚以大悲智開甘

露門廣度我輩尊者謂之曰諸佛無上妙道

雖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尚不得至

豈此微勞小効而輒求大法光聞誨乃潛以

刃自斷左臂置之其前尊者復謂光曰諸佛

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

在光復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尊者曰將

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答曰與汝安

心竟光由是有所契悟尊者遂易其名曰慧

可此後學者乃信緇白之衆皆靡然趨於尊者然其聲既振遂聞於魏朝孝明帝嘗三詔不動帝亦高之遂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等者皆讓去凡三返帝終授之居魏方九年尊者一旦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輩宜各言所詣時有謂道副者先之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尊者曰汝得吾皮有謂尼總持者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尊者曰汝得吾肉有謂道育者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尊者曰汝得吾骨及懸可者趨前拜已歸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壽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摩訶迦葉而展轉至我我今以付於汝汝宜傳之無使其絕并授汝此僧伽黎寶鉢五以爲法信唯恐後世十八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然吾逝之後二百年後衣鉢止而不傳法亦大盛當是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雖然潛通密證千萬有餘汝

勉顯揚勿輕未悟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復謂慧可曰此有楞伽經四卷者蓋如來極談法要亦可以與世開示悟入今并付汝然我於此屢爲藥害而不即死之者蓋以茲赤縣神州雖有大乘之氣而未得其應故久默待之今得付受其殆有終既而與其徒即往禹門千聖寺居無何會其城太守揚術之者其人素喜佛事聞尊者至乃來禮之因問曰西土五天竺國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尊者曰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曰祇此一義爲別有耶答曰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昧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術之復曰弟子業在世俗罕遇知識小智所蔽不能見道願師教之使遵何道果以何心得近佛祖尊者爲之說偈曰
亦不觀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動指
亦不捨愚而近賢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子過量 通佛心号出度
不與凡聖同纏 超然名之曰祖
術之得教忻然禮之曰願師未即謝世益福群生尊者曰末世其敝惡者滋多我雖久存恐益致患難增他之罪術之曰自師至此孰嘗見傷幸示其人即爲辨之尊者曰言之則將有所損吾寧往矣豈忍殘人快已而術之問之益懇曰非敢損人但欲知之耳尊者不得已遂說偈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術之闡偶再拜而去居未幾尊者乃奄然長逝其時必後魏幼主劍與孝莊帝廢立之際耳是歲乃當梁大通之二年也以其年葬於熊耳山魏遂以其喪告梁梁之武帝即贈寶帛悉詔宗子諸王以祭禮而供養之太子爲之文其略曰洪惟聖賢大師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土其後魏使宋雲者自西域返與達磨相遇於葱嶺見其獨攜隻履儼然而征雲嘗問曰

大師何往尊者曰西天去即謂雲曰汝主已崩雲聞茫然相別及復命明帝果已臥代雲尋以其事聞於後主孝莊帝帝令發其墳視之唯一革履在馬朝廷爲之驚歎尋詔取所遺之履於少林寺掌之至唐開元中爲好事者竊往五臺僧舍後亦亡之初梁武與尊者過既機緣不合尋聞其道大顯於魏遂欲碑之尚未暇作及聞宋雲之事益加追慕即成其文其略曰爲玉甃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又曰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其爲帝王仰慕之如此也評曰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達磨而聖人之教益驗其道益尊故曰善提達磨之功德抑又至於摩騰法蘭曰何以然曰教雖開說者萬端要其所歸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雖衆經必使離乎名字分別而爲之至然而後世未嘗有能如此而爲之者

及達磨始不用文字不張門戶直以是而傳之學者乃得以而頌至是不亦教之益驗乎其心既傳而天下知務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說爲之至當不亦其道益尊乎余嘗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於儒者夫孟子之前儒之教豈無道哉蓋其道益而未著及軻務專傳道而儒益尊顯或曰續僧傳以壁觀四行爲達磨之道是非耶曰壁觀者羅門者蓋出於流俗之語也四行之說豈達磨道之極耶夫達磨之徒其最親者慧可也其次道副道育古今禪者所傳可輩之言皆成書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察見獨曇琳序之耳然琳於禪者亦素無稱縱曇琳誠得於達磨亦恐祖師當時且隨其機而方便云耳若真其道則何祗以慧可拜已歸位而立云汝得吾髓此驗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極者也夫達磨之道者乃四禪中諸佛如來之禪者也經曰觀如來禪者謂如實入如來地故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成辦衆生所作不可思議若壁觀者豈傳佛心印

之謂耶然達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爲其傳者自可較其實而筆之安得輒從流俗而不求聖人之宗斯豈謂善爲傳乎曰傳謂達磨六被毒藥乃善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見蓋爲實林傳者未之思也楊銜之堅問祖師不已而爲其說僞事豈有先明言而後發識耶爲是說者蓋後世以流支嘗屈論於達磨意其爲之假令少驗於識亦恐當時黨流支者竊作昔刺客有爲北宗之徒而往宮六祖大鑿是豈秀師之意耶方之流支不亦顯乎吾故鄙而不取或曰子謂達磨四祖所見於僧祐三藏記者然祐死於天監之十七年而達磨當普通元年而方至於梁豈有其人未至先爲之書耶不然何其年祀前後之相反乎曰然實祐先爲之書而達磨後至也若達磨者得法化其天竺既已六十年矣乃東來東來三載方至乎梁是蓋西人傳其事先達磨而至祐之流得以爲書也祐既承其傳而爲之宜其書前而人後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契嵩少聞耆宿云嘗見古祖圖引梁實唱續法記所載達磨至梁嘗普通元年九月也而寶林傳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過魏當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號又云達磨滅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祇十二歲即無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獸之歲其歲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過魏即達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歲數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今取元年庚子為準其諸家所見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兩存之識者詳焉又以譯釋經之年算達磨此時正年二十七歲其說禪經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從此算來以合諸傳記所謂達磨既出家得法後尚隨侍其師^五四十餘年又依師所囑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東來在路三年及到中國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壽一百五十歲如此則諸家所載達磨支竺兩處事跡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

中國及寶林所載達磨四十年不受國位以待般若多羅而出家却計其在西隨師四十餘年及到中國已一百五十歲矣其在魏九年始化却成一百六十餘歲故知其云四十不受國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差說也不可為準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五二頁下一行「一金鎖」，^{續、}
- 一 ^續作「千金鎖」。
- 一 三五二頁下六行「子然」，^{續、}
- 一 ^續作「子然」。次頁上一三行同。
- 一 三五二頁下五行末字「平」，^續作

- 一 「乎」。
- 一 三五三頁下五行「久昌昌」，^{續、}
- 一 ^續作「九昌昌」。
- 一 三五五頁上末行「授記」，^{續、}
- 一 ^續作「受記」。
- 一 三五六頁下一行「烏沙婆三藏」，^{續、}
- 一 ^{續、} ^續作「烏沙婆三藏」。
- 一 三五七頁中四行「翼日」，^{續、}
- 一 ^續作「翌日」。
- 一 三五八頁上四行「尊者」，^{續、}
- 一 ^續作「尊者」。
- 一 三五八頁中九行「楊銜之」，^{續、}
- 一 ^{續、} ^續作「楊銜之」。
- 一 三五九頁上一行「汝主」，^續作「汝王」。
- 一 三五九頁下五行首字「見」，^{續、}
- 一 ^{續、} ^續作「此」。
- 一 三六〇頁上一八行「三年」，^續作
- 一 「二年」。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百六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時有異光發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學世書無不閱者尤能言莊老年三十遽自感而歎曰老易世書非極大理乃探佛經遠遊求師至洛陽香山乃從禪師寶靜者出家尋得戒於永穆寺去務養學未幾而經論皆通三十二復歸其本師歸八年一夕有神人現謂尊者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宜即南之尊者以神遇遂加其名曰神光次夕其首忽痛殆不可忍師欲為灸之俄聞空中有言曰此換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師即罷不敢治及曉視其元骨果五處峯起其師曰異乎汝必有勝

遇行矣無失其時然其為人曠達有遠量雖有所出人而未嘗輒發混然自隱故久於京洛而世莫之知及會菩提達磨授道易名當為法師宗學者乃知其有大德競歸如水沛然趨下一日俄有號居士者年四十許以疾狀趨其前不稱姓名謂尊者曰弟子久嬰業疾欲師為之懺罪願從所請尊者曰將罪來為汝懺其人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人曰適今觀師已知僧矣不識何謂佛法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誠佛法無二也尊者器之即為其釋褐落髮曰此法寶也宜名之僧璨戒後二載乃命之曰昔佛傳大法眼轉至達磨達磨授我今以付於汝并其衣鉢汝專傳之無使輒絕聽我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既而復謂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鄴將往償之

然汝後自亦有難甚宜避之璨曰此實我師聖智先見然願聞難之所以答曰斯非獨我云亦前祖般若多羅識之耳璨曰何識答曰其所謂後之一百十五年而興者也得不云乎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以數計之當在汝世汝益宜護法及可至鄴下說法人大化之凡三十四載一旦遽變節游息不復擇處或鄆或野雖屠門酒家皆一混之識者或規曰師高流豈宜此為尊者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初鄴有僧曰辨和者方聚徒講涅槃經於莞城縣之匡救寺尊者每往其寺門與人演說適會正朝眾大從於可辨和之徒亦為之遷辯和憤之尋謂其令翟仲偈曰慧可狂邪頗誑惑人眾此宜治之仲偈聽其言乃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時年一百七歲士女哀之共收其遺骸葬於磁州滏陽之東當隋開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宗賜諡曰大祖禪師武德中高僧法琳聞其風嘗為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

法斯在非用書誌則安知其道之尊甚為後賢之所企慕如是也

評曰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予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為唐傳者與琳

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為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答即有發悟乃師其

出家可祖器之謂得法實遂為名之當後周

之時乃受戒於光福寺戒後歸其師復二載乃得授法可祖嘗規曰後必有難汝當遠引

避之尊者從其言遂去隱於舒之皖公山皖公山在舒州於

道隋開皇間乃有沙彌曰道信者一旦來禮其座下問之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尊者

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又曰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即悟乃願以弟子

禮事之久之信往求戒於廬陵既還尊者曰

汝已戒道亦備矣吾即往之昔如來大法眼

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鉢汝皆將之聽吾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復曰汝善傳之無使其絕吾往游羅浮非久

乃還更二載遂復山谷月餘感會州人與其說法已而立化於大樹之下當隋大業丙寅

之二年也是時隋室方亂未遑塔之至唐天寶五載會趙郡李常移官於舒乃發墳焚之

得舍利立翠塔波於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風疾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

故舒人號為赤頭璨然其奇見異德誠不測人也先是其所居頗多蛇獸為害及尊者至

皆絕一日有神光遽發其寺甘露注於山林時人怪之以而相問尊者曰此佛法將興舍

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後京國大獲舍利遂頒天下果置塔於山谷寺其感効皆此類也唐

明皇諱曰鑿智禪師塔曰覺寂其後宰相房瑄為其碑序之甚詳

評曰璨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

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不略云乎此可

疑也曰余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

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

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

肯以為意耶五六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內後遷於蘄陽之廣濟縣信生遂為蘄人也姓司馬氏隋開皇壬子之十二載以沙彌叅見僧璨尊者即問答

悟道遂北面師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隋大業間尊者嘗南游至廬陵會賊黨曹武

衛以兵圍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勸城中人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賊黨俄見城堞之上

有人不翅千數皆長丈許其介冑金色赫赫曜日賊輩大駭相謂曰是城必有大福德人

不可攻也即日引去至唐武德七年復北趨乃居蘄之破頭山今所屬雙山者也大揚其所得之法四方學士歸之猶日中趨市正觀中太宗

聞其風嘗三詔尊者皆辭不起又詔太宗謂

使臣曰今復不從吾命即取首來詔至果逆上意尊者即引頸待刃使者還以此奏之太宗嘉其堅正慰諭甚盛至是尊者居山已二十載矣一日往黃梅縣途中遽見一兒好骨目可七歲許心奇之因問曰爾何姓對曰姓即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對曰是佛姓曰汝沒姓耶對曰其姓空故尊者即顧從者曰此兒非凡之器後當大興佛事遂使持見其父母道兒應對之異欲命之出家父母從之兒偕僧既還尊者即為剃度名之曰弘忍其後乃命曰昔如來傳正法眼轉至於我我今付汝并前祖信衣鉢汝皆將之勉其傳授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寶水徽二年辛亥九月四日也英後三載其塔戶一日忽然自開而尊者真體儼然若生大曆中代宗賜諡曰大鑿禪師塔曰慈雲震且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弘忍尊者斬陽黃梅人也姓周氏其母孕時數數有祥光異香發其家及生性大聰明有所聞見無難易者一皆曉之風骨絕異有聖人之相有賢者骨見忍於閭巷謂人曰此兒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七歲過道信尊者出家得戒尋受其法繼居於破頭山而教化益盛是時天下慕其風學者不遠千里趨之咸亨中客有號盧居士者自稱慧能來法會致禮其前尊者問曰汝自何來對曰嶺南來曰欲求何事對曰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對曰人有南止佛性豈然尊者知其異人佯訶之曰若禪去慧能即退求處碓所盡力於曰杵間雖歷日月而未嘗告勞一日尊者以傳法時至乃謂其眾曰正法難解汝等宜各為一偈以明汝見若真有所至吾即付衣法時神秀比丘者號有

博學眾方尊為冠首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為眾所推一夕遂作偈書於寺廊之壁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尊者見賞之曰後世者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勉眾誦之慧能適聞乃問其誦者曰此誰所為曰此神秀上座之偈大師善之當得付法汝豈知乎能曰此言雖善而未了其流輩皆笑以能為妄言能尋作偈和之其夕假筆於童子並秀偈而書之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及尊者見之默許不即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誰所作亦未見性眾因是皆不顧能言中夜尊者遂潛命慧能入室而告曰
諸佛出世唯為一大事因緣以其機器有大小遂從而導之故有三乘十地頓漸眾說為之教門獨以無上微妙真實正法眼藏初付上首摩訶迦葉其後迭傳歷二十八世至于達磨祖師乃以東來東之益傳適至於我我

今以是大法并其所受前祖僧伽黎衣寶鉢皆付於汝汝善保之無使法絕聽吾傷曰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情亦無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與其衣鉢作禮問曰法則聞命衣鉢復傳授乎尊者曰昔達磨以來自異域雖傳法於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以衣鉢為驗今我宗天下聞之莫不信者則此衣鉢可止於汝然正法自汝益廣若必傳其衣恐起諍端故曰受衣之人命若懸絲汝即行矣汝宜且隱晦時而後化慧能復問曰今某當往何所尊者曰達摩即止遇會且藏慧能稟教即夕去之此後尊者三日不復說法其眾皆疑因共請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矣斯復何言眾復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之眾乃悟盧居士傳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亡此後四載尊者一日忽謂眾曰吾事已畢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乙亥歲也其世壽七十有四眾建浮圖於黃梅之東山代宗謚號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瑀武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為新興人也方三歲而父夜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為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輒問其人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人客曰本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者喜之為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為善友初志略有姑為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為業尊者往聽其經未幾欲為尼釋之尼即推經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德之尋治寶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自感曰我始為法尋師何久滯此即去寶林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觀子知

識非凡者趨嚮吾道固不足相資黃梅忍禪師方當大法祖宜汝師也汝速詣之若得道南還無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時年已三十有二及至東山忍祖默識其法器初示以言試之終乃付大法服及尊者得法南歸而東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於虔嶺尊者即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法來非為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與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給其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初尊者寄室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剝幡飛揚俄有二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問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

1 1570- A 24

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益伏謂尊者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者德比丘與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真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已衆即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真諦雖號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舍乃欲別衆即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韶陽未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時玄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中皆推

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當此問今遣內供奉薛簡馳詔命師宜念之來副朕意尊者即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尊者曰京國禪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滅即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即是如來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庶得對敷然布諸京國使學者備之猶以一燈而燃百千燈庶其真者皆明而明終不盡尊者曰道無明暗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盡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修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

是薛簡曰何謂大衆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道之言何當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生不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薛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賜衲衣寶帛各有差勅改寶林爲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之復改爲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爲國恩寺尊者每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

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清淨此名一相三昧若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年一日忽謂眾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要并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汝等信心成熟無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傷

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是已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為塔之意乃欲報

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楫其時大眾皆哀慕請留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象乃問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偈曰

頭上養親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 楊柳為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藍扶我宗旨已而即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真體久不能決刺史乃與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即得舉去俄而香煙條發北趨韶境詔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

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鏢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銀冠子祖師隱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鏢護處已語之意耳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鞠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今瑤禪師今瑤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瑤之意亦從而恕之嘗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讖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曠禮肅宗崩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夢尊者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曾漢憲宗錫謚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初大鑒示為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

善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灑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濼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為童其家人携芳拜大鑿大鑿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為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著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然正法東傳自大鑿益廣承之者皆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類之詳此豈真樵者而初學道乎是乃聖人降迹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而必知

評曰聖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國所歸有歧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親傳者宋高僧傳也以方三力士共射一堅洛义一曰摩健那雖中而不破二曰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羅延箭度而復穿他物非堅洛又有強弱蓋射勢之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躬而獲賞其翕近之矣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六二頁上三行第一三字「子」，續、南作「子」。
- 一 三六二頁上一四行「皖公山」，續、南作「皖公山」。
- 一 三六五頁上一行第三字「一」，續作「益」。
- 一 三六五頁上七行第三字「揭」，續、南、經作「揭」。
- 一 三六五頁下三行「不滅」，續、南作「不滅」。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百七

宋蘇州東山沙門釋曇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上并序

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鑿禪師其法益廣師弟子不復一一相傳故後世得各以為家然承其家之風以為學者又後世愈繁然周於天下其事之本末已詳於傳燈廣燈二錄宋高僧傳吾不復列之此而書者蓋次其所出之世系耳故分家傳起自大鑿而終於智達凡一千三百有四人也

大鑿所出法嗣凡四十三人其一曰西印度班多三藏者一曰韶陽法海者一曰廬陵志誠者一曰區檐山曉了者一曰河北智隍者一曰鐘陵法達者一曰壽州智通者一曰江西志徹者一曰信州智常者一曰廣州志道者一曰廣州印宗者一曰清源山行思者一曰南嶽懷讓者一曰溫州玄覺者一曰司空山本淨者一曰婺女玄策者一曰曹溪今韜者一曰西京光宅慧忠者一曰荷澤神會者一曰韶陽祇陀者一曰撫州淨安者一曰

嵩山曇禪師者一曰羅浮定真者一曰南嶽堅固者一曰制空山道進者一曰善快者一曰韶山緣素者一曰宗一者一曰秦望山善現者一曰南嶽梵行者一曰井州自在者一曰西京咸空者一曰峽山秦祥者一曰光州法淨者一曰清涼山辨才者一曰廣州吳頭陀者一曰道英者一曰智本者一曰清花法真者一曰玄楷者一曰曇曜者一曰韶州刺史韋據者一曰義興釋菩薩者
大鑿之二世曰清源行思禪師吉州安城人也初於大鑿之衆最為首冠大鑿嘗謂之曰從上以衣與法借傳蓋取信於後世耳今吾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來常恐不免於難今復傳之慮起其諱衣鉢宜留鎮山門汝則以法分化一方無使其絕思尋歸其鄉邑居清源山之靜居寺最為學者所歸其法嗣一人曰南嶽石頭希遷者
大鑿之二世曰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也初自嵩山安國師法會往叅六祖大鑿大鑿問曰什麼處來曰嵩山來大鑿曰什麼物恁麼

來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大鑿曰還可修證否讓曰修證即不無汗洙即不得大鑿曰祇此不汗洙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昔般若多羅所識蓋於汝足下出一馬駒踴放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讓即豁然大悟事大鑿歷十五載尋往南嶽居般若精舍四方學者歸之故其所出法嗣凡九人一日江西道一者一曰南嶽常浩者一曰智達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者一曰揚州嚴峻者一曰新羅國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曰東霧法空者
大鑿之二世曰羅浮定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靈運者
大鑿之二世曰制空山道進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荊州玄覺者
大鑿之二世曰韶州下回田善快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善悟者
大鑿之二世曰司空山本淨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中使楊光庭者
大鑿之二世曰緣素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韶州小道進者一曰韶州遊寂者
大鑿之二世曰祇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
曰衡州道倩者

大鑿之二世曰南陽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
也姓舟氏得法於大鑿尋隱於南陽白崖山
黨子谷凡四十餘年不出其山唐肅宗聞其
風上元二年乃使其臣孫朝進馳詔及惠差
京師賜肩輿上殿待以師禮然惠道力克甚
智辯絕世雖以道規教帝者而無所畏惠沮
折邪見輩雖難問萬端未嘗少為之屈其所
出法嗣五人一曰吉州就源真應者一曰鄧
州香嚴惟戒者一曰開府孫知右者

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大鑿之二世曰洛陽荷澤神會禪師初以沙
彌參見大鑿因問答乃發大慧戒後會大鑿
入滅北秀之說浸盛會遂趨京師以天寶四
年獨斷祖道為南北宗著書曰顯宗論大鑿
所傳自是遂尊於天下其所出法嗣一十八
人一曰黃州大石山福琳者一曰沂水蒙山
光賢者一曰磁州法如者一曰懷安鄒西隱

山進平者一曰澧陽慧演者一曰河陽懷空
者一曰南陽圓震者一曰宜春廣敷者一曰
江陵行覺者一曰五臺山神英者一曰五臺
山無名者一曰南嶽皓玉者一曰宣州志滿
者一曰涪州朗禪師者一曰廣陵靈坦者一
曰寧州通隱者一曰益州南印者一曰河南
尹李常者

大鑿之三世曰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一人一曰荊州天皇道悟者一
曰京兆尸利者一曰丹霞天然者一曰潭州
招提慧朗者一曰長沙興國振朗者一曰澧
州藥山惟儼者一曰潭州大川和尚者一曰
汾州石樓和尚者一曰鳳翔法門佛陀和尚
者一曰潭州華林和尚者一曰潮州大巖和
尚者一曰潭州長髭曠禪師者一曰水空和
尚者一曰寶通者一曰海陵大辯者一曰渚
溼和尚者一曰衡州道詵者一曰漢州常清
者一曰福州碎石和尚者一曰商州商嶺和
尚者一曰常州義興和尚者
大鑿之三世曰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性

馬氏其形魁梧有異相出家初學律範禪定
皆能專之晚至衡山會讓大師了大法要尋
以其法歸天下之學佛者然當時之王侯大
人慕其道者北面而趨於下風不可勝數前
祖之誠至是一皆應之其所出法嗣者凡一
百三十七人大鑿之後世能以法而得人者
一最為隆盛一曰越州大珠慧海者一曰百
丈惟政者一曰泐潭法會者一曰杉山智堅
者一曰泐潭惟建者一曰澧州茗溪道行者
一曰石華慧藏者一曰紫玉山道通者一曰
江西北蘭讓禪師者一曰洛京佛光如滿者
一曰南源道明者一曰忻州鄆村自滿者一
曰鼎州中邑洪恩者一曰百丈懷海者一曰
鑄英者一曰崇泰者一曰王姥山儵然者一
曰華州策禪師者一曰澧州智聰者一曰雲
秀山神鑿者一曰揚州智通者一曰杭州智
藏者一曰京兆懷鶴者一曰處州法藏者一
曰河中府懷則者一曰常州明幹者一曰鄂
州洪潭者一曰象原懷坦者一曰潞府元禮
者一曰河中府保慶者一曰甘泉志賢者一

曰大會山道晤者一曰端府法柔者一曰京兆覺平者一曰義興勝辨者一曰海陵慶雲者一曰洪州玄虛者一曰三角山總印者一曰魯祖山寶雲者一曰泐潭山常興者一曰處州西堂智藏者一曰京兆章敬懷暉者一曰栢巖明哲者一曰瓊湖大教者一曰伏牛山自在者一曰盤山寶積者一曰芙蓉山太毓者一曰麻谷山寶徹者一曰鹽官齊安者一曰五洩山靈默者一曰大梅山海常者一曰京兆惟寬者一曰湖南如會者一曰鄂州無等者一曰歸宗智常者一曰韶州清賀者一曰紫陰山惟建者一曰封山洪濬者一曰練山神說者一曰崛山道圓者一曰玉臺惟然者一曰池州灰山曇觀者一曰荊州寶積者一曰河中府法藏者一曰漢南良津者一曰京兆崇禪師者一曰南嶽智周者一曰白虎法宣者一曰金窟惟直者一曰台州栢巖常微者一曰乾元暉禪師者一曰齊州道巖者一曰襄州常堅者一曰荊南寶正道本者一曰雲水靖宗者一曰荊州靈湍者一曰龍

牙圓暢者一曰雙嶺道方者一曰羅浮山修廣者一曰峴山定慶者一曰越州惟獻者一曰光明普滿者一曰汾州無業者一曰澧州大同廣澄者一曰南泉普願者一曰五臺鄒隱峯者一曰佛奧和尚者一曰烏臼和尚者一曰石霜大善者一曰石臼和尚者一曰本溪和尚者一曰石林和尚者一曰西山亮座主者一曰黑眼和尚者一曰米嶺和尚者一曰齊峯和尚者一曰大陽和尚者一曰紅螺山和尚者一曰龜洋無了者一曰利山和尚者一曰乳原和尚者一曰松山和尚者一曰則川和尚者一曰西園曇藏者一曰百靈和尚者一曰金牛和尚者一曰洞安和尚者一曰忻州打地和尚者一曰秀溪和尚者一曰馬頭峯神藏者一曰華林善覺者一曰水塘和尚者一曰古寺和尚者一曰江西柳樹和尚者一曰京兆草堂和尚者一曰陽岐甄叔者一曰濛溪和尚者一曰黑澗和尚者一曰興平和尚者一曰逍遙和尚者一曰福溪和尚者一曰水老和尚者一曰浮盃和尚者一

曰龍山和尚者一曰居士龐蘊者一曰天目明覺者一曰王屋山行明者一曰京兆智藏者一曰大陽希頂者一曰昆山定覺者一曰隨州洪山大師者一曰連州元堤者一曰泉州慧忠者一曰安豐山懷空者一曰羅浮山道行者一曰廬山法藏者一曰呂后山寧貴者
 大鑿之三世曰下回田善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無學者
 大鑿之三世曰衡州道倩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湖南如寶者
 大鑿之三世曰耽源山真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正遠者
 大鑿之三世曰法如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荆南惟忠者
 大鑿之三世曰河陽懷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蔡州道明者
 大鑿之三世曰烏牙山圓震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吳頭陀者一曰四面山法智者
 大鑿之三世曰五臺山無名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五臺山華嚴澄觀者

大鑿之三世曰益州南印因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義悅者

大鑿之四世曰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日京兆翠微無學者一日丹

霞義安者一日吉州性空者一日本童和尚

者一日米倉和尚者一日揚州六合大隱者

一日丹霞慧勤者

大鑿之四世曰藥山惟儼禪師其所出法嗣

九人一日道吾圓智者一日雲巖曇成者一

曰華亭船子德誠者一日宣州禪樹慧省者

一日藥山高沙彌者一日鄂州百頰明哲者

一日鄂州涇源光宏者一日藥山夢禪師者

一日宣州落霞和尚者

大鑿之四世曰潭州長髭曠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潭州石室善道者

大鑿之四世曰潮州大顛和尚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漳州三平山義忠者一日萊山和

尚者

大鑿之四世曰潭州大川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僊天和尚者一日福州普光和尚

者

大鑿之四世曰虔州西堂智藏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虔州處微者一日雞林道義

者一日新羅國慧禪師者一日新羅國洪直

者

大鑿之四世曰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壽州良遂者一日新羅無

染者

大鑿之四世曰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吉州萊山慧超者一日舒州

景諸者一日莊嚴寺光擊者一日潭州慕輔

山昭禪師者

大鑿之四世曰京兆章敬寺懷暉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十六人一日京兆弘辯者一日龜

山智真者一日鼎州懷政者一日金州操禪

師者一日鼎州古堤和尚者一日河中府公

儀和尚者一日栢林閑雲者一日宣州玄哲

者一日河中府寶堅者一日西京道志者一

曰絳州神祐者一日西京智藏者一日許州

無迹者一日壽山惟蕭者一日新羅玄昱者

一日新羅覺體者

大鑿之四世曰杭州鹽官齊安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其一日襄州關南道常者一日洪

州雙嶺玄真者一日徑山鑿宗者一日白雲

曇靖者一日潞府文舉者一日新羅品目者

一日壽州建宗者 唐宣宗皇帝

大鑿之四世曰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日福州龜山正原者一日甘

泉寺曉方者一日甘泉寺元遠者一日明州

棲心寺藏真者

大鑿之四世曰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太子少傅白居易者

大鑿之四世曰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其一日新羅國迦智者一日杭

州天龍和尚者一日新羅國忠彥者

大鑿之四世曰荊州永泰寺靈滿禪師其所

出法嗣五人其一日湖南上林成虛者一日

五臺秘魔和尚者一日湖南祇林和尚者一

曰呂后山文質者一日蘇州法河者

大鑒之四世曰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鎮府普化和尚者一日鎮州上方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日京兆法智者一日京兆慧

建者一日京兆無表者一日京兆元淨者一日京兆慧光者一日京兆義宗者

大鑒之四世曰雲水靖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華州小馬神照者一日華州道圓

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嘉禾藏真者一日羊腸城

樞者

大鑒之四世曰汾州無業大遠國師其所出法嗣二人其一曰鎮州常正者一日鎮州奉

先義禪師者

大鑒之四世曰廬山歸宗寺法常或作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日福州芙蓉山靈訓者

一日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者一日新羅大

茅和尚者一日五臺山智通者一日洪州高

安大愚者一日江州刺史李淑者

大鑒之四世曰普祖山寶雲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雲水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紫玉山道通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山南道節度使于迪者

大鑒之四世曰華嚴寺智嚴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黃州齊安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初

參道一禪師於南康得大法要及居百丈山

四方學士莫不歸之然濟師尤有遠識嘗以

禪者所會未始有制度遂以其事宜折中於

經律之規法遺於後世其所出法嗣凡三十

人一日瀉山靈祐者一日黃蘗希運者一日

大慈山寰中者一日天台普岸者一日石霜

性空者一日筠州常觀者一日福州大安者

一日古靈神贊者一日廣州通禪師者一日

江州雲龍或作臺禪師者一日洛京衛國道

禪師者一日鎮州萬巖和尚者一日洪州東

山和尚者一日高安無畏者一日東巖道暉

者一日刑州素禪師者一日唐州大衆山古

本者一日小乘山慧深者一日揚州昭一者

一日羅浮鑿深者一日洪州九僊山梵雲者

一日百丈涅槃和尚者一日廬山標禪師者

一日越州契真者一日筠州包山天性者一

曰大梅山彼岸者一日遠山藏術者一日祇

闍山道方者一日清田和尚者一日大子和

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荆南惟忠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日道圓者一日益州如一者一日廬

山東林雅禪師者一日奉國臣照者

大鑒之四世曰具頭陀其所出法嗣一人曰

玄固者

大鑒之四世曰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七人其一曰長沙景岑者一日白

馬臺照者一日終南山師祖者一日香嚴義

端者一日趙州從諗者一日池州靈鷲閣禪

師者一日萊蕪山和尚者一日子湖利蹤者

一日嵩山和尚者一日日子和尚者一日蘇

州西禪和尚者一日池州白水甘贄者一日

資山存制者一日江陵道弘者一日宣州玄

極省一曰新羅道均者一曰宣州刺史陸巨者

大鑿之四世曰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龍潭崇信者

大鑿之五世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德山宣鑿者一曰泐潭寶峯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趙州東院從諗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洪州嚴陽尊者一曰揚州慧覺者一曰隴州奉禪師者一曰婺州從朗者一曰婺州新建禪師者一曰杭州多福和尚者一曰益州西睦和尚者一曰麻谷和尚者一曰觀音定鄂者一曰宣州茗萍和尚者一曰太原免道者一曰幽州燕王者一曰鎮州趙王者

大鑿之五世曰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台州勝光和尚者一曰漳州浮石和尚者一曰紫桐和尚者一曰日容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鄂州紫雲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石梯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長沙景岑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雷寶常通者一曰婺州嚴靈者

大鑿之五世曰白馬曇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晉州霍山無名者

大鑿之五世曰吉州性空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歙州務源和尚者一曰棗山光仁者

大鑿之五世曰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青平令遵者一曰投子山大同者一曰湖州道場如訥者一曰建州白雲約禪師者一曰伏牛山元通者

大鑿之五世曰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石霜慶諸者一曰漸源仲興者一曰祿清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潭州雲岩曇晟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筠州洞山良价者一曰涿州杏山鑿洪者一曰潭州神山僧睿者一曰幽谿和尚者

法嗣一人曰澧州夾山善會者

大鑿之五世曰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關南道吾者一曰漳州羅漢者

大鑿之五世曰杭州徑山鑿宗大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天童咸啓者一曰背山行真者一曰杭州大慈山行滿者

大鑿之五世曰天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婺州俱胝和尚者一曰新羅彥忠者

大鑿之五世曰高安大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末山尼了然者

大鑿之五世曰新羅洪直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興德大王者一曰宣康太子者

大鑿之五世曰許州無迹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道遂者

大鑿之五世曰小馬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緡雲郡有緣者

大鑿之五世曰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一人一曰大隨法真者一曰靈樹如敏者一曰福州壽山師解者一曰饒州

堯山和尚者一曰莆田崇福慧日者一曰台
 州淨江和尚者一曰潞州涑水和尚者一曰
 廣州圓或作明禪師者一曰温州靈陽禪師者
 一曰洪州紙衣和尚者
 大鑿之五世曰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臨濟義玄者一曰
 毗州陳尊宿者一曰杭州千項山楚南者一
 曰福州烏石山靈觀者一曰杭州羅漢宗徽
 者一曰魏府大覺者一曰相國裴休者一曰
 揚州德元者一曰土門讚禪師者一曰襄州
 政禪師者一曰吳門山弘宣者一曰幽州起
 禪師者一曰蘇州憲禪師者
 大鑿之五世曰潭州瀉山靈祐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四十二人一曰仰山慧寂者一曰香
 嚴智閑者一曰延慶法端者一曰徑山洪誦
 者一曰靈雲志勤者一曰益州應天和尚者
 一曰九峯慈慧者一曰京兆米和尚者一曰
 晉州霍山和尚者一曰襄州王敬初常侍者
 一曰長延圓鑿者一曰志和者一曰洪州道
 方者一曰瀉山如真者一曰并州元順者一

曰興元府崇皓者一曰鄂州全詮者一曰嵩
 山神劍者一曰許州弘進者一曰餘杭文立
 者一曰越州光相者一曰蘇州文約者一曰
 上元智滿者一曰金州法朗者一曰鄂州起
 達者一曰白鹿從約者一曰西堂復禪師者
 一曰温州靈空者一曰大瀉簡禪師者一曰
 荆南智朗者一曰瀉山普潤者一曰瀉山法
 真者一曰黑山和尚者一曰滁州神英者一
 曰石或無霜山和尚者一曰南源和尚者一
 曰瀉山冲逸者一曰瀉山彥禪師者一曰三
 角法遇者一曰鄧州志詮者一曰荊州弘珪
 者一曰巖背道曠者
 大鑿之五世曰遂州道圓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終南山圭峯宗密者
 大鑿之五世曰奉國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鎮州常一者一曰滑州智遠者一
 曰鹿臺玄遠者
 大鑿之六世曰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雲居道膺者一曰撫
 州本寂者一曰洞山道全者一曰龍牙居遁

者一曰京兆休靜者一曰京兆峴子和尚者
 一曰筠州普滿者一曰台州道幽者一曰洞
 山師慶者一曰洛京通儒者一曰越州乾峯
 和尚者一曰吉州禾山和尚者一曰天童咸
 啓者一曰潭州寶蓋山和尚者一曰益州通
 禪師者一曰高安白水本仁者一曰撫州疎
 山光仁者一曰澧州欽山文遠者一曰天童
 義禪師者一曰太原方禪師者一曰新羅金
 藏和尚者一曰益州白禪師者一曰潭州文
 殊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和尚者一曰邵州
 西湖和尚者一曰青陽通玄和尚者
 大鑿之六世曰鼎州德山宣鑿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曰巖頭全豁者一曰雪峯義存
 者一曰天台慧恭者一曰泉州无官者一曰
 高亭簡禪師者一曰洪州資國和尚者一曰
 德山紹奕者一曰鳳翔府無垢者一曰益州
 雙流尉遲者
 大鑿之六世曰睦州陳尊宿其所出法嗣二
 人一曰睦州刺史陳操者一曰嚴陵釣臺和
 尚者

大鑿之六世曰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
華人也姓邢氏少有遠志戒後即務學宗乘
及往黃檗法會其上座僧初勸禪師問法於
黃檗曰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
禪師凡三問黃檗皆三打之師以此乃告辭
其上座僧上座遂謂黃檗曰義玄雖後生可
教若辭去師宜多方接之明日義玄果辭黃
檗遂謂汝可往大愚及玄至大愚因問曰什
處來玄曰黃檗來大愚曰黃檗有何言教曰
義玄嘗三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為其三度
被打不知過在何處大愚曰黃檗恁麼老婆
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玄於是大悟曰元來
佛法無多子大愚遂擲玄曰汝適來道我不
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汝見箇甚麼道理玄
遂揮大愚肋下三拳大愚托開玄曰汝師黃
檗非干我事玄却返黃檗黃檗問曰汝回何
速玄曰祇為老婆心切黃檗曰大愚速老婆
待見與打一頓玄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
遂鼓黃檗一掌黃檗吟吟大笑禪師後乃還
趙趙人慕之遂命居臨濟學者聞風皆行遠

近歸之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日鄂州
淮谿志開者一日幽州譚空者一日鎮州寶
壽沼和尚者一日鎮州三聖慧然者一日魏
府存獎者一日定州善崔者一日鎮州萬歲
和尚者一日雲山和尚者一日桐峯庵主者
一日杉洋庵主者一日涿州紙衣和尚者一
曰虎谿庵主者一日覆盆庵主者一日襄州
歷村和尚者一日滄州米倉和尚者一日齊
魯者一日涿州秀禪師者一日善權徹禪師
者一日金沙禪師者一日允誠禪師者一日
新羅智異山和尚者一日魏府大覺者一日
定上座者一日叢上座者
大鑿之六世曰魏府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日廬州大覺者一日廬州澄心旻德
者一日汝州南院和尚者一日宋州法華和
尚者
大鑿之六世曰圭峯宗霧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日圭峯溫禪師者一日慈恩太恭者
一日興善太錫者一日萬乘宗禪師者一日
瑞聖覺禪師者一日化度仁瑜者

大鑿之六世曰鹿臺玄邁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龍興念禪師者
大鑿之六世曰滑州智遠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日彭門審用者一日圓紹者一日上
方真禪師者一日東京法志者
大鑿之六世曰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昇州長慶道愜者
大鑿之六世曰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一人一日仰山光穆者一日晉州
景通者一日杭州龍泉文喜者一日新羅順
支者一日仰山南塔光涌者一日仰山東塔
和尚者一日洪州觀音常謁者一日福州東
禪慧茂者一日福州明月山道崇者一日處
州遂昌者
大鑿之六世曰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二人一日吉州止觀者一日壽
州紹宗者一日襄州延慶法端者一日益州
無滌者一日益州長平山和尚者一日益州
演教大師者一日安州清幹者一日終南山
豐德寺和尚者一日均州武當山暉禪師者

一曰江州雙谿田道者一曰益州照覺和尚
 者一曰睦州東禪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福州雙峯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雙峯古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杭州徑山洪經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洪州來嶺和尚者一曰廬州
 寂禪師者一曰臨川義直者一曰杭州功臣
 令道者
 大鑒之六世曰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第二世投子溫禪
 師者一曰福州牛頭微禪師者一曰西川香
 山澄照者一曰陝府天福和尚者一曰涿州
 思明者一曰鳳翔招福者一曰興元中梁山
 遵古者一曰襄州谷隱和尚者一曰安州九
 峻山和尚者一曰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者
 一曰九峻山敬慧者一曰東京觀音巖俊者
 一曰桂陽龍福真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鄂州清平山今遵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蘄州三角山令珪者
 大鑒之六世曰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四十一人一曰南際山僧一者一曰
 大光山居誨者一曰廬山懷祐者一曰九峯
 道虔者一曰涌泉景欣者一曰雲蓋山志元
 者一曰藏禪師者一曰福州洪荐者一曰德
 山慧空者一曰吉州崇恩者一曰石霜禪
 師者一曰鄂州芭蕉和尚者一曰潭州伏和
 尚者一曰鹿苑暉禪師者一曰寶蓋約禪師
 者一曰雲門海晏者一曰湖南文殊和尚者
 一曰石柱和尚者一曰中雲蓋和尚者一曰
 河中存壽者一曰南嶽玄泰者一曰杭州敬
 禪師者一曰潞府宗海者一曰新羅欽忠者
 一曰新羅行寂者一曰洪州鹿源和尚者一
 曰大陽山和尚者一曰滑州觀音和尚者一
 曰鄆州正覺和尚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
 一曰許州慶壽和尚者一曰鎮州萬歲和尚
 者一曰鎮州靈壽和尚者一曰鎮州洪濟和
 尚者一曰吉州簡之者一曰大梁洪方者一
 曰邛州守闕者一曰新羅朗禪師者一曰新
 羅清靈者一曰汾州真禪師者一曰餘杭通
 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二人一曰樂普山元安者一曰
 洪州令超者一曰鄆州四禪和尚者一曰江
 西懷忠者一曰盤龍可文者一曰撫州月輪
 者一曰洛京寰普者一曰太原海湖和尚者
 一曰嘉州白水寺和尚者一曰鳳翔府幽禪
 師者一曰洪州同安和尚者一曰韶州曇普
 者一曰吉州僊居山和尚者一曰太原端禪
 師者一曰洪州延慶和尚者一曰越州越峯
 和尚者一曰鼎州祇闍山和尚者一曰益州
 棲穆和尚者一曰嵩山全禪師者一曰益州
 夾山院和尚者一曰西京靈巖和尚者一曰
 安福延慶休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灌溪志閑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池州魯祖山教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汝州寶應和尚者一曰天鉢
 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寶壽沼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汝州西院思明者一曰西院第

二世寶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涿州紙衣和尚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鎮州譚空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三聖慧然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鎮州大悲和尚者一日涿州

水陸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濠州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襄州善本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日潭州有緣者一日

龍興和尚者一日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者一日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日京

兆白雲善藏者一日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

尚者一日陝府龍峻山和尚者一日大光山

玄禪師者一日潭州藤霞和尚者一日宋州

淨覺和尚者一日華州證和尚者一日鄂州

永壽和尚者一日鄂州靈竹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峯道度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人一日新羅清院和尚者一日

洪州泐潭神黨者一日吉州行修者一日洪

州明禪師者一日吉州稔和尚者一日洪州

延茂和尚者一日洪州同安常察者一日洪

州泐潭悟禪師者一日吉州禾山無殷者一

曰泐潭牟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台州六通紹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日雲蓋山志罕禪師者一日

新羅卧龍和尚者一日彭州天台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谷山藏禪師其所出法

嗣三人一日新羅瑞巖和尚者一日新羅泊

巖和尚者一日新羅大嶺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中雲蓋山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雲蓋山景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河中府樓巖存善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道禧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二十八人一日杭州佛日和和尚者

一日蘇州永光院真禪師者一日洪州同安

丕禪師者一日歸宗海權者一日池州廣濟

和尚者一日潭州水西南臺和尚者一日歙

州朱谿謙禪師者一日揚州豐化和尚者一

曰雲居山道簡者一日歸宗懷惲者一日洪

州大善慧海者一日鼎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者一日南嶽南臺和尚者一日雲居山昌禪

師者一日池州稔山章禪師者一日晉州大

梵和尚者一日新羅雲柱和尚者一日雲居

山懷岳者一日吟珏和尚者一日潭州龍興

寺悟空者一日建州白雲滅禪師者一日潭

州幕輔山和尚者一日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者一日廬州冶父山和尚者一日南嶽法志

者一日新羅慶猷者一日新羅慧禪師者一

曰洪州鳳棲山慧志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四人一日撫州荷玉光慧者一

曰筠州洞山道延者一日衡州育玉山弘通

者一日撫州金峯從志者一日襄州鹿門處

真者一日撫州曹山慧震者一日衡州華光

範禪師者一日處州廣利容禪師者一日泉

州小谿院行傳者一日西川布水巖和尚者

一曰蜀川西禪和尚者一曰華州草庵法義
 者一曰韶州華嚴和尚者一曰廬山羅漢池
 隆山主者
 大鑿之七世曰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其所
 出法嗣五人一曰潭州報慈藏者一曰襄
 州含珠山審哲者一曰鳳翔白馬二十五私寂者一
 曰撫州崇壽院道欽者一曰楚州觀音院斌
 禪師者
 大鑿之七世曰京兆華嚴寺體靜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鳳翔府紫陵匡一者一曰
 饒州北禪院惟直者一曰濰州化城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筠州九峯普滿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洪州同安威禪師者
 大鑿之七世曰青林師虔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韶州龍光和尚者一曰襄州石門
 寺獻禪師者一曰襄州廣德和尚者一曰郢
 州芭蕉和尚者一曰定州石藏慧炬者一曰
 襄州延慶通性者
 大鑿之七世曰洛京白馬通儒禪師其所出
 去嗣二人一曰興元府青剎山和尚者一曰

京兆保福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益州北院通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京兆香城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京兆重雲智暉者一曰杭州
 瑞龍幼璋者
 大鑿之七世曰撫州疎山巨仁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一人曰疎山第二世證禪師者
 一曰洪州百丈安禪師者一曰筠州黃檗慧
 禪師者一曰隨城山護國守澄者一曰洛京
 靈泉歸仁者一曰延州延慶素璘者一曰安
 州大安山省禪師者一曰洪州百丈起禪師
 者一曰洪州天王院和尚者一曰常州正勤
 院蓋禪師者一曰襄州洞山和尚者一曰京
 兆三相和尚者一曰筠州五峯山行繼者一
 曰商州高明和尚者一曰華州西谿道泰者
 一曰撫州疎山和尚者七其一曰筠州黃蘗
 山今約者一曰揚州祥光速禪師者一曰安
 州大安山傳性者一曰筠州黃蘗禪師者
 大鑿之七世曰澧州欽山文遠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自古者一曰澧州
 太守雷滿者
 大鑿之七世曰樂普山永安禪師其所出法
 嗣十人一曰京兆永安善靜者一曰蘄州烏
 牙山彥賓者一曰鳳翔府青峯傳楚者一曰
 鄧州中度和尚者一曰嘉州洞谿和尚者一
 曰京兆卧龍和尚者一曰嘉州黑水慧通者
 一曰京兆盤龍和尚者一曰單州東禪和尚
 者一曰鄜州善雅者
 大鑿之七世曰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泉州福清師魏者一曰京
 兆白雲無休者
 大鑿之七世曰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其所
 出法嗣五人一曰江州廬山永安淨悟者一
 曰袁州木平山善道者一曰陝府龍谿和尚
 者一曰桂陽志通者一曰廬州壽昌淨寂者
 大鑿之七世曰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郢州桐泉山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洛京韶山靈普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祥州

大巖白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洪州上藍今起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河東北院簡禪師者一日洪

州南平王鐘傳者

大鑿之七世曰袁州仰山南塔光穆禪師其

所出法嗣五人一日越州清化全付者一日

鄧州芭蕉慧清者一日韶州黃蓮山義初者

一日韶州慧林鴻究者一日洪州黃龍和尚

者

大鑿之七世曰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資福如實者

大鑿之七世曰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日台州師彥者一日懷州彥禪

師者一日吉州慧宗者一日福州道閑者一

日福州從範者一日福州嚴禪師者一日洪

州海一者一日信州韶和尚者一日洪州訥

和尚者

大鑿之七世曰洪州威澤實國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安州志圓者

大鑿之七世曰金陵道徽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金陵廣化處微者

大鑿之七世曰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十六人一日玄沙師備者一日福州

慧稜者一日福州玄通者一日杭州道愆者

一日福州長生山皎然者一日鵝湖山智孚

者一日漳州報恩懷岳者一日杭州西興化

度者一日福州鼓山神晏者一日漳州隆壽

紹卿者一日福州僊宗行瑤者一日福州蓮

華山從弁者一日杭州龍華寺靈照者一日

明州翠巖令參者一日福州弘瑤者一日潭

州雲蓋山歸本者一日韶州林泉和尚者一

日洛京南院和尚者一日越州洞巖可休者

一日定州法海行周者一日杭州龍井通禪

師者一日漳州保福從展者一日泉州瑞龍

道溥者一日杭州龍興寺宗靖者一日福州

南禪契璠者一日越州越山師魯者一日南

嶽金輪可觀者一日泉州福清玄訥者一日

韶州雲門文偃者一日衢州南臺仁禪師者

一日泉州東禪和尚者一日餘杭大錢從驥

者一日福州永泰和尚者一日池州和龍山

守訥者一日建州夢筆和尚者一日福州古

田極樂院允儼者一日福州芙蓉山如體者

一日洛京德鶴山和尚者一日潭州瀉山棲

禪師者一日吉州潮山延宗者一日益州普

通山普明者一日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者一日漳州保福超悟者一日太原孚上座

者一日南嶽惟勁者一日台州十相審超者

一日江州廬山訥禪師者一日新羅國大無

為禪師者一日潞州玄暉者一日湖州清淨

和尚者一日益州永安雪峯和尚者一日廬

僊德明禪師者一日撫州明水懷忠者一日

益州懷果或作者一日杭州耳相行修者一

日嵩山安德者

大鑿之八世曰汝州南院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汝州風穴延浩者

大鑿之七世曰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郢州興陽歸靜者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六八頁上一八行「發女」，〔續〕作「發州」。
- 一 三七一頁中八行「良遂」，〔續〕、〔南〕作「遂良」。
- 一 三七一頁中一四行「懷暉禪師」，〔南〕作「懷輝禪師」。
- 一 三七二頁中一六行「古靈」，〔續〕、〔南〕作「右靈」。
- 一 三七二頁下末行「存制」，〔續〕作「有制」。
- 一 三七五頁上一一行「被打」，〔續〕、〔南〕、〔徑〕作「打之」。
- 一 三七五頁上一三行「佛法」，〔續〕、〔南〕、〔徑〕作「佛法也」。
- 一 三七五頁上一四行「是汝見箇甚麼道理」，〔續〕、〔南〕、〔徑〕作「是少來是少來」。
- 一 三七五頁上一五行「三拳」，〔續〕作

- 一 一「拳」。
- 一 三七五頁上末行至本頁中一行「皆行遠近歸之」，〔續〕、〔南〕、〔徑〕作「皆不遠歸之」。
- 一 三七六頁上六行「來嶺和尚」，〔續〕、〔南〕作「米嶺和尚」。
- 一 三七七頁下九行「禪師者」，〔續〕、〔南〕作「禪者者」。
- 一 三七八頁中七行「匡仁禪師」，〔續〕、〔南〕、〔徑〕作「康仁禪師」。
- 一 三七九頁下一二行「懷果」並夾註「或作果」，〔續〕、〔南〕、〔徑〕作「懷果」並夾註「或作果」。
- 一 三七九頁下一四行「八世」，〔續〕、〔南〕作「七世」。
- 一 三七九頁下一五行「延沼」，〔續〕、〔南〕作「延昭」。
- 一 三七九頁下一六行「七世」，〔南〕作「八世」。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百八

宋蘇州東山沙門釋曇德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下

大鑿之八世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蘇州嘉興人也姓張氏天性頓悟不類常童出家得戒學經律論未幾皆通及參訪善知識一見睦州陳尊宿大達宗旨尋印可於雪峯存禪師自是匿曜一混於衆因南游至韶陽靈樹敏禪師法會敏異人也號能懸知見偃特相器重遂命為衆之第一座及逝因遺書薦於廣主劉氏命禪師繼領其所居其後劉氏復治雲門大伽藍遷僱居之其聲遂大聞四方學者歸之如水趨下然其風教峭迅趣道益至今天下尚之號為雲門宗者也其所出法嗣凡八十八人一日韶州白雲祥和尚者一日德山緣密者一日潭州南臺道遵者一日韶州雙峯竟欽者一日韶州資福和尚者一日廣州廣雲元禪師者一日廣州龍境倫禪師者一日韶州雲門爽禪師者一日韶州白雲聞禪師者一日韶州披雲智寂者一

曰韶州淨法章和尚者一日韶州溫門山滿禪師者一日岳州巴陵顯鑿者一日連州地藏慧慈者一日英州大容諲和尚者一日廣州羅山崇禪師者一日韶州雲門寶禪師者一日郢州臨谿竟悅者一日廣州華嚴慧禪師者一日韶州舜峯韶和尚者一日英州觀音和尚者一日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日隨州雙泉師寬者一日韶州雲門照和尚者一日益州香林澄遠者一日南嶽般若啓柔者一日筠州黃蘗法濟者一日襄州洞山守初者一日信州康國耀和尚者一日潭州谷山豐禪師者一日穎羅漢匡栗者一日鼎州滄谿璘和尚者一日筠州洞山清稟者一日蘄州比禪寂和尚者一日泐潭道謙者一日廬州南天王永平者一日湖南永安朗禪師者一日湖南潭明和尚者一日金陵清涼明禪師者一日金陵奉先深禪師者一日四川青城乘和尚者一日潞府妙勝臻禪師者一日興元普通封和尚者一日韶州燈峯和尚者一日韶州大梵圓和尚者一日澧州藥山圓和

尚者一日信州鵝湖雲震和尚者一日廬山開先清耀者一日襄州奉國清海者一日韶州慈光和尚者一日潭州保安師寂者一日韶州雲居山融禪師者一日衡州大聖寺守賢者一日廬州北天王微禪師者一日郢州芭蕉山弘義者一日眉州福化院光禪師者一日廬州東天王廣慈者一日信州西禪欽禪師者一日江州慶雲真禪師者一日韶州雙峯慧真者一日雲門山法球者一日韶州廣悟者一日韶州長樂山政禪師者一日韶州佛陀山遠禪師者一日韶州鷲峯山韶禪師者一日韶州淨源山真禪師者一日韶州月華山禪師者一日韶州雙峯真禪師者一日隨州雙泉山郁禪師者一日慈雲山深禪師者一日廬州化城鑿禪師者一日廬山護國禪師者一日廬山慶雲禪師者一日岳州永福朗禪師者一日郢州趙橫山禪師者一日郢州寨子山庵主者一日廬州南天三海禪師者一日桂州覺華普照者一日益州鐵幢覺禪師者一日新州延長山禪師者一日

黃龍山禪師者一曰眉州西禪光禪師者一曰歙州北禪悟同者一曰舒州天柱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龍光山禪師者一曰觀州水精院宮禪師者一曰隋州智門山法觀者一曰雲門山朗上座者

大鑿之八世曰福州玄沙備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漳州羅漢院桂琛者一曰福州安國慧球者一曰杭州天龍重機者一曰福州僊宗契符者一曰婺州國泰瑤禪師者一曰衡嶽南臺誠禪師者一曰福州白龍道希者一曰福州螺峯冲與者一曰泉州睦龍和尚者一曰天台雲峯光緒者一曰福州大章山契如者一曰福州永興和尚者一曰天台國清師靜者

大鑿之八世曰福州長慶稜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泉州招慶道匡者一曰杭州龍華彥球者一曰杭州保安連禪師者一曰福州報慈光雲者一曰廬山開光紹宗者一曰婺州報恩寶資者一曰杭州傾心法瑤者一曰福州水陸供儼者一曰杭州廣嚴

咸澤者一曰福州報慈慧朗者一曰福州長慶常慧者一曰福州石佛靜禪師者一曰處州翠峯從欣者一曰福州枕峯青換者一曰福州東禪契詢者一曰福州長慶弘辯者一曰福州東禪可隆者一曰福州僊宗守玘者一曰撫州永安懷烈者一曰福州閩山今舍者一曰新羅龜山和尚者一曰吉州龍須山道殷者一曰福州祥光澄靜者一曰襄州鷲嶺明遠者一曰杭州報慈從瓌者一曰杭州龍華契盈者

大鑿之八世曰杭州龍册寺道恁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山師訥者一曰衢州南禪遇緣者一曰復州資福智遠者一曰筠州洞山龜端者一曰温州景豐者

大鑿之八世曰信州鵝湖智字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進禪師者
大鑿之八世曰漳州報恩懷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妙濟師浩者
大鑿之八世曰福州鼓山神晏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一人一曰杭州天竺子儀者一曰

建州白雲智作者一曰福州鼓山智嚴者一曰福州龍山智嵩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強禪師者一曰襄州定慧和尚者一曰福州鼓山清諤者一曰金陵淨德冲胤者一曰金陵報恩院清護者

大鑿之八世曰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台州瑞巖師進者一曰台州六通院志球者一曰杭州雲龍驛禪師者一曰杭州功臣道闕者一曰衢州鎮境遇緣者一曰福州報國照禪師者一曰台州白雲迺禪師者

大鑿之八世曰明州翠巖令參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龍册寺子與者一曰温州佛嶼知默者
大鑿之八世曰福州安國弘瑄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福州白鹿師貴者一曰福州羅山義聰者一曰福州安國從貴者一曰福州怡山藏用者一曰福州永隆彥端者一曰福州林陽志端者一曰福州興聖滿禪師者一曰福州僊宗明禪師者一曰福州安國祥

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二十三人一曰泉州招慶省僿者
一曰漳州保福可儔者一曰舒州白水如新
者一曰洪州漳江慧廉者一曰福州報慈文
欽者一曰泉州萬安清運者一曰福州報恩
熙禪師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從琛者一曰福
州永隆瀛和尚者一曰洪州清泉山守清者
一曰漳州報恩院行崇者一曰漳州嶽麓和
尚者一曰德山德海者一曰洪州建山澄禪
師者一曰福州康山契穩者一曰漳州延壽
慧輪者一曰泉州西明琛禪師者一曰福州
升山柔禪師者一曰福州枕峯和尚者一曰
鼎州法操者一曰襄州鷲嶺和尚者一曰睦
州敬連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南嶽金輪觀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衡嶽後金輪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泉州曉龍山道溥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漳州保福院清豁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雙泉山永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廣州大通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南嶽橫龍和尚者一曰温州
瑞峯神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懷州玄泉彥禪師其所出法
嗣五人一曰鄂州黃龍誨機者一曰洛京栢
谷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和尚者一曰懷州
玄泉第二世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玄密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其所出
法嗣十九人一曰洪州大寧隱微者一曰婺
州明招德謙者一曰衡州華光範禪師者一
曰福州羅山招改者一曰西川慧禪師者一
曰建州白雲令弁者一曰處州天竺義證者
一曰吉州清平惟曠者一曰婺州金柱義昭
者一曰潭州谷山和尚者一曰湖南道吾山
從感者一曰福州羅山義因者一曰漳州靈
巖和尚者一曰吉州匡山和尚者一曰福州
興聖重滿者一曰潭州寶應清進者一曰漳
州綿竹縣定慧者一曰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者一曰安州穆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鼎州大龍山智洪
者一曰襄州白馬山行霽者一曰鄂州大陽
山行冲者一曰安州白兆山懷楚者一曰四
祖山清皎者一曰蘄州三角山志操者一曰
晉州興教師普者一曰蘄州三角山真鑒者
一曰鄂州興陽和尚者一曰郴州東禪玄偕
者一曰新羅國慧雲者一曰安州慧日院玄
諤者一曰京兆大秦寺彥賓者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慧林鴻究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韶州靈瑞者
大鑒之八世曰鄂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曰鄂州興陽清讓者一曰洪
州幽谷法滿者一曰鄂州興陽義深者一曰
芭蕉二世住遇者
大鑒之八世曰吉州資福如實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資福真遠者一曰吉州
福壽和尚者一曰潭州鹿苑和尚者一曰潭
州報慈德韶者
大鑒之八世曰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汝州廣慧真禪師者一曰汝州首山省念者一曰鳳翔長興和尚者一曰潭州靈泉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藤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潭州雲蓋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鳳樓山同安常寂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袁州仰山良供者
 大鑒之八世曰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廬山永安慧度者一曰撫州曹山義崇者一曰吉州禾山契雲者一曰潭州保福和尚者一曰洪州翠巖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雲蓋山景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衡嶽南臺藏禪師者一曰幽州拓水從實者一曰雲蓋山澄覺者
 大鑒之八世曰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鄂州黃龍蘊和尚者一曰壽州泊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歸宗懷禪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歸宗第四世弘章者一曰歸宗巖

密者
 大鑒之八世曰池州菰山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隨州雙泉山道度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揚州風化院今崇者一曰澧州藥山忠彥者一曰梓州龍泉和尚者一曰雲居住緣者一曰雲居住滿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荷玉山福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筠州洞山道延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慶禪師者一曰洞山敏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大寧神降者一曰澧州藥山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益州崇真者一曰鹿門第二世諱和尚者一曰襄州谷隱智靜者一曰廬山佛手巖行因者一曰襄州靈谿山明禪師者一曰洪州大安寺真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嘉州東汀和尚者一曰雄州華嚴正慧者一曰泉州招慶院堅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泉州龜洋慧忠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益州聖興存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洋州龍穴山和尚者一曰唐州大衆山和尚者一曰襄州延慶歸曉者一曰襄州含珠山真和尚者一曰含珠山璋禪師者一曰含珠山偃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并州廣福道隱者一曰紫陵第二世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大浪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同安處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陳州石鏡和尚者一曰中同安志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石門山歎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石門山第二出慧徽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廣德義和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者

一曰荊州上泉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香城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鄂州羅紋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西川德言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一曰隨州智門守欽者一曰護國

第二世知遠者一曰大安山能和尚者一曰

穎州薦福院思禪師者一曰潭州延壽和尚

者一曰護國第三世志朗者一曰舒州香鑪

峯瓊和尚者一曰京兆盤龍山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大明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新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曰安州大安山興古者一曰

新州烏牙山行朗者一曰號州盧氏常禪師

者

大鑒之八世曰鳳翔府青峯禪師其所出法

嗣七人一曰西川靈龕和尚者一曰京兆紫

閣山端已者一曰房州開山懷畫者一曰幽

州傳法和尚者一曰益州淨眾歸信者一曰

青峯第二世清勉者一曰鳳翔府長平山滿

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梓州大巖白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邛州碧雲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曰汾州善昭者一曰襄州谷隱

蘊聰者一曰并州承天智嵩者一曰汝州廣

惠元暹者一曰汝州葉縣歸省者一曰智門

空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曰金陵清涼文益者一曰襄

州清溪洪進者一曰金陵清涼休復者一曰

撫州龍濟紹修者一曰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者一曰潞州延慶傳殷者一曰衡嶽南臺守

安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僊宗契符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福州僊宗洞明者一曰泉州

福清行欽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天龍重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高麗雲嶽令光者

大鑒之九世曰發州泰瑯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發州齊雲寶勝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其

所出法嗣五人一曰福州廣平玄旨者一曰

福州白龍清慕者一曰福州靈峯志恩者一

曰福州東禪玄亮者一曰漳州報劬玄應者

大鑒之九世曰泉州招慶法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七人一曰泉州報恩宗顯者一曰金陵

龍光澄忞者一曰永興北院可休者一曰柳

州太平清海者一曰連州慈雲慧深者一曰

鄂州興陽道欽者一曰漳州保福清溪者

大鑒之九世曰發州報恩寶實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處州福林澄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處州翠峯欣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處州報恩守真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襄州鷲嶺第一世通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龍華彥球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仁王院俊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漳州隆壽無逸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歸宗道詮者一曰潭
 州龍興裕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韶州白雲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韶州大歷和尚者一曰連州寶華
 和尚者一曰韶州月華和尚者一曰南雄州
 地藏和尚者一曰英州樂淨含匡者一曰韶
 州後白雲福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德山緣密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有六人一曰潭州鹿苑文襲者一
 曰澧州藥山可瓊者一曰南嶽勳禪師者一
 曰文殊應真者一曰德山柔禪師者一曰鼎
 州德山紹晏者一曰鼎州寬禪師者一曰鼎
 州道禪師者一曰巴陵普禪師者一曰郴州
 乾明自興者一曰渝州進雲山禪師者一曰

岳州乾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崇禪師者一
 曰鄂州黃龍志愿者一曰義眉山承璟者一
 曰益州東禪秀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其
 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永康軍羅漢和尚者一
 曰復州崇勝光祚者一曰永康軍青城香林
 信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其所出
 法嗣七人一曰潭州遺松者一曰南嶽雅禪
 師者一曰岳州睦禪師者一曰鄧州同禪師
 者一曰韶州洪教禪師者一曰安州處瓊者
 一曰潞州寶周者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龍居山明教寬哩師其
 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五祖師戒者一
 曰四祖山志謹者一曰蘄州廣教懷志者一
 曰襄州興化奉能者一曰唐州天睦山慧滿
 者一曰鄂州建福智同者一曰江陵府福昌
 重善者一曰舒州龍門山仁永者一曰襄州
 延慶本禪師者一曰唐州福安山惠珣者一
 曰鼎州大龍山炳賢者一曰雙泉山瓊禪師

者一曰嵩自上座者
 大鑒之九世曰韶州舜峯山韶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碓州桃園山曠朗者一曰安
 州法雲智善者一曰韶州鄧林善志者一曰
 韶州大歷志聰者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鼎州德山惠遠者一曰襄州
 含珠彬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岳州巴陵鑒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襄州順禪師者一曰靈澄上座
 者
 大鑒之九世曰金陵清涼山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廬山崇勝御禪師者一曰吉
 州西峯豁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雲居山深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蓮華峯詳山主者
 大鑒之九世曰潭州報慈真大師德韶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蘄州三角志謙者一曰
 鄂州興陽詞鐸者
 大鑒之九世曰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日洛京紫蓋善沼者一日眉州黃龍繼達者一日叢木第二世和尚者一日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者一日嘉州黑水和尚者一日鄂州黃龍智願者一日眉州福昌達和尚者一日常州慧山然和尚者一日洪州雙嶺悟海者

大鑿之九世曰發州明招德謙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日處州報恩契從者一日發州普照瑜和尚者一日發州雙谿保初者一日處州涌泉究和尚者一日衢州羅漢義和尚者一日福州興聖調和尚者

大鑿之九世曰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大龍山景如者一日大龍山楚勛者一日興元府普通從善者

大鑿之九世曰襄州白馬行齋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白馬智倫者

大鑿之九世曰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日唐州保壽匡林者一日蘄州自南者一日果州水慶繼勳者

大鑿之九世曰襄州谷隱智靜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谷隱知儼者一日襄州曹寧法顯者

大鑿之九世曰廬山驢宗弘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東京普淨常覺者

大鑿之九世曰鳳翔府紫陵微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鳳翔府大朗和尚者一日潭州新開和尚者

大鑿之九世曰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石門紹遠者一日鄂州靈竹守玠者

大鑿之九世曰洪州同安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日鼎州梁山緣觀者一日陳州靈通者

大鑿之九世曰襄州廣德延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廣德周禪師者

大鑿之九世曰益州淨衆寺賜信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漢州靈龕山和尚者

大鑿之九世曰隋州護國知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東京開寶常普者

大鑿之九世曰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鄂州大陽山警延者

大鑿之十世曰鼎州文珠山應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洞山曉聰者

大鑿之十世曰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第二世黃龍和尚者

大鑿之十世金陵清涼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曾氏素有遠志戒後習毗尼於律師希覺

傍探儒術而文藝可觀覺嘗目之曰此吾門之游夏也尋務宗乘遂詣福唐長慶法會居未幾已為其眾所推晚復游方途中遇雨與

其侶漸憩其州西之地藏院因叅琛禪師得了法要乃留庵於福之甘蔗洲後復為其侶

率游江表至臨川遂為郡人命居崇壽精舍自是學輩浸盛江南國主李氏聞其風遂請

入都使領清涼大伽藍其國禮之愈重四方之徒歸之愈多逮今其言布於天下號為清涼之宗其所出法嗣凡六十三人一日天台

德韶國師者一日杭州報恩寺慧明者一日漳州羅漢智休者一日金陵章義道欽者一日金陵報恩匡遠者一日金陵報慈文遠者

大鑿之九世曰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其所出

一曰漳州羅漢守仁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道潛者一曰撫州黃山良匠者一曰杭州靈隱清覺者一曰金陵報恩女則者一曰金陵報慈行言者一曰金陵淨德智筠者一曰高麗道峯慧炬國師者一曰金陵清源泰欽者一曰杭州寶塔寺紹巖者一曰金陵報恩法安者一曰撫州崇壽契稱者一曰雲居清錫者一曰百丈道常者一曰天台般若敬遵者一曰歸宗策真者一曰洪州同安紹顯者一曰廬山棲賢慧圓者一曰洪州觀音從顯者一曰廬州長安延規者一曰常州正勤希奉者一曰洛京興善棲倫者一曰洪州西興齊禪師者一曰潤州慈雲匡達者一曰蘇州薦福紹明一曰澤州古賢謹禪師者一曰宣州興福可勳者一曰洪州上藍守訥者一曰撫州覆船和尚者一曰杭州奉先法瓊者一曰廬山化城慧朗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達鴻者一曰高麗靈鑒者一曰荆門上泉和尚者一曰廬山大林僧道者一曰池州仁王緣勝者一曰歸宗義柔者一曰泉州上方慧英者一曰

荆州護國遇禪師者一曰饒州芝嶺照禪師者一曰歸宗師慧者一曰歸宗省一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一曰歸宗夢欽者一曰洪州舍利玄闡者一曰洪州永安明禪師者一曰洪州禪谿可莊者一曰潭州石霜奘禪師者一曰江西靈山和尚者一曰廬山佛手巖因禪師者一曰金陵保安止和尚者一曰昇州華嚴幽和尚者一曰袁州木平道達者一曰洪州大寧道邁者一曰楚州龍興德賓者一曰鄂州黃龍仁禪師者一曰洪州西山道覺者

大鑒之十世曰襄州清谿洪進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相州天平山從濟禪師者一曰廬山圓通德緣者

大鑒之十世曰金陵清源休復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金陵奉先慧同者一曰廬山寶慶庵道習者

大鑒之十世曰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河東廣原和尚者

大鑒之十世曰衡嶽南臺寺守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警巖善美者一曰安州慧日明禪師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報劬第一世仁義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龍壽法審者

大鑒之十世曰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九峯山守詮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天台山德韶國師其所出法嗣凡五十有一人一曰杭州永明寺延壽者一曰温州大寧可弘者一曰蘇州長壽朋彥者一曰杭州五雲山志達者一曰杭州報恩法端者一曰杭州報恩紹安者一曰福州之廣平守威者一曰杭州報恩永安者一曰廣州光聖師護者一曰杭州奉先清昱者一曰天台普簡智勤者一曰温州鴈蕩願齊者一曰杭州普門希辨者一曰杭州光慶邁安者一曰天台般若友瞻者一曰婺州智者全肯者一曰福州玉泉義隆者一曰杭州龍册曉榮者一曰杭州功臣慶蕭者一曰越州緝

心敬進者一曰福州嚴峯師本者一曰湖州華嚴慧達者一曰越州清春道圓者一曰杭州九曲慶祥者一曰杭州開化行明者一曰越州開善義圓者一曰温州瑞慶遇安者一曰杭州龍華慧居者一曰婺州齊雲遇臻者又一日温州瑞鹿寺本先者一曰杭州報恩德謙者一曰杭州靈隱處先者一曰天台善建省義者一曰越州觀音安禪師者一曰婺州仁壽澤禪師者一曰越州雲門重曜者一曰越州大禹榮禪師者一曰越州地藏瓊禪師者一曰杭州靈隱紹光者一曰杭州龍華紹鑿者一曰越州碧泉行新者一曰越州象回默禪師者一曰潤州登雲從堅者一曰越州觀音朗禪師者一曰越州諸暨五峯和尚者一曰越州何山道孜者一曰越州大烏白廣者一曰笏州黃蘗師逸者一曰蘇州瑞光清表者一曰杭州興教寺洪壽者一曰蘇州承天道原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福州保明道誠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道場文述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常州齊雲慧禪師者一曰洪州雙嶺祥禪師者一曰洪州觀音真禪師者一曰洪州龍沙茂禪師者一曰洪州大寧獎禪師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杭州千光王瓌者一曰衢州鎮境志澄者一曰明州崇福慶祥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杭州功臣道慈者一曰秀州羅漢願昭者一曰處州報恩師智者一曰衢州激寧可先者一曰杭州光孝道端者一曰杭州保清遇寧者一曰福州支提辨隆者一曰杭州瑞龍希圓者一曰杭州國泰德文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洪州百文山道常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廬山樓賢澄提者一曰蘇州萬壽德興者一曰越州雲門永禪師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廬山歸宗義柔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曰廬山羅漢行林者一曰杭州

功臣覺軻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行言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雲居義能者一曰鏡州北禪清皎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恩法安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樓賢道堅者一曰歸宗慧誠者
大鑿之十一世曰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州長安辨實者一曰雲蓋山用清者
大鑿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壽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富陽子蒙者一曰杭州朝明院津禪師者
大鑿之十二世曰蘇州長壽院朋彥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長壽第二世法齊者
大鑿之十二世曰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高麗國慧洪者一曰越州上林湖智者
大鑿之十二世曰雲居山真如道齊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雲居美現者一曰杭州

靈隱文勝者一曰台州瑞巖義海者一曰大梅居照者一曰大梅係福居者一曰荆門清谿清禪師者一曰雲門居曜者一曰雲居慧褒者一曰廬山慧日智達者

評曰正宗至大鑒傳既廣而學者遂各務其師之說天下於是異焉競自為家故有馮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臨濟云者有雲門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數而雲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成馮仰已熄而曹洞者僅存縣縣然猶大早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強弱也蓋後世相承得人與不得人耳書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頁八

二十三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三八三頁上三行「二十三人」，續、南作「二十五人」。
- 一 三八三頁下九行「京兆」，續作「京地」。
- 一 三八三頁下末行「延沼禪師」，續、南作「延昭禪師」。
- 一 三八五頁下五行「泰滔禪師」，續、南作「泰滔禪師」。
- 一 三八五頁下一九行第四字「曰」，續、南無。
- 一 三八六頁下一行「崑自上座」，續、南作「自上座」。
- 一 三八八頁上一六行「覆船和尚」，續、南作「覆般和尚」。
- 一 三八八頁下一五行「師護」，續、南作「師諸」。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宋蘇州東山沙門釋興高 編修

旁出略傳二百五人

宗證略傳十一人

旁出略傳 并序

序曰旁出善知識者已載於他書此復見之蓋以其皆出於正宗的庶雖異其法一也周封同姓之國以貴其宗親親之義則文武成康為正之大迦葉直下之相承者亦可知矣其傳起於末田底而止乎益州神會禪師者凡二百有五人

第二祖阿難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末田底迦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達磨達者

師子之二世曰達磨達尊者虜質國人也
不詳姓氏初師其國之波梨迦尊者出家頗聰敏有智辯而德冠諸應真之士及波梨迦之法離為五家而尊者首冠於禪定宗晚與師子尊者辯論遂伏其道復宗之為師及師子

遇害達磨達乃與其二弟子隱於其國之象白山年壽甚高出於常數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因陀羅者一曰瞿羅忌利婆者

評曰始愚未得證於出三藏記時有曰吾疑祖位至師子絕而其法普傳猶此六祖大鑿

禪師不其然乎因嘗與其論曰夫祖位之絕蓋非常事前後賢聖亦當言之若此祖數止於大鑿者乃有般若多羅與夫達磨大士而預記之六祖雖各授其法亦有人焉若子所謂祖世絕於師子必何以證之其前祖執嘗

記耶而分傳法者果何人將之東乎非人則其法安得至此雖其旁出達磨達者自為枝

派其所出各不過四五人耳非普傳也亦未始聞其徒以法而東揚者苟以達磨達為之普傳者則達磨達何乃獨指二十五祖曰我

有同學號婆舍斯多先師預以法付之復授衣為信已適南天竺也其他同學者曷棄而不言耶是不然也子宜以理求之不可恣其

臆度曰若然則達磨達既宗師子安得不承之為其正祖乃推於斯多乎曰此蓋聖人宜

其機緣而命之祖矣亦以其悟之淺深而投之法印耳若五祖傳之大鑿而不付此秀不

其然哉或者然之適得僧祐之書而吾言甚驗不欲棄之因系達磨達傳後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因陀羅其所出法嗣四人
一曰達磨尸利帝者一曰那伽難提者一曰破樓求多羅者一曰婆羅婆提者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瞿羅忌利婆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波羅跋摩者一曰僧伽羅叉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達磨尸利帝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曰摩帝隸披羅者一曰訶利跋茂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破樓求多羅其所出法嗣三人
一曰和修盤頭者一曰達摩訶帝者一曰旃陀羅多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波羅跋摩其所出法嗣三人
一曰勒那多羅者一曰盤頭多羅者一曰婆羅婆多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僧伽羅叉其所出法嗣五人
一曰毗舍也多羅者一曰毗樓羅多摩

者一曰毗栗芻多羅者一曰優波羶駄者一曰婆難提多者
 二十八祖達磨尊者此土之旁出法嗣九人
 一曰有相宗首薩婆羅者一曰無相宗首波羅提者一曰定慧宗首婆蘭陀者一曰戒行宗首社一曰無得宗首寶靜者一曰寂靜宗首社一曰道育者一曰道副者一曰尼總持者
 二十九祖慧可尊者此土之旁出法嗣三人
 一曰僧那者一曰向居士者一曰相州慧滿者
 二十九祖之二世曰相州慧滿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峴山神定者一曰寶月禪師者一曰華開居士者一曰大士化公者一曰和公者一曰廖居士者
 二十九祖之三世華開居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曇遠者
 二十九祖之四世曰曇遠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延陵慧簡者一曰彭城慧瑛者一曰定林慧綱者

二十九祖之五世曰慧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六合大覺者
 二十九祖之六世曰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高郵曇影者
 二十九祖之七世曰曇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泰山明練者
 二十九祖之八世曰明練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揚州靜恭者
 三十一祖道信尊者此土之旁出法嗣一人曰牛頭法融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金陵牛頭法融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巖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方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慧方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持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忠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法融禪師旁出法嗣凡十人一曰金陵鍾山曇瑱者一曰荊州大素者一曰幽棲月空者一曰白馬道演者一曰新安定莊者一曰彭城智瑛者一曰廣州道樹者一曰湖州智爽者一曰新州杜默者一曰上元智藏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旁出法嗣八人一曰東都鏡潭者一曰襄州志長者一曰益州瑞伏者一曰龍光龜仁者一曰襄陽辯才者一曰漢南法俊者一曰西川教古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藏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定真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定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如度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旁出法嗣二人一曰牛頭玄素者一曰天柱弘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旁出法嗣三人一曰宣州安國玄挺者一曰潤州鶴林玄素者一曰舒州天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慧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天台惟則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玄素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徑山道欽者一曰金華曇益者一
曰吳門圓鏡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徑山國一禪師道欽其
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鳥窠道林者一曰木渚
山悟禪師者一曰青陽廣敷者一曰杭州中
子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天台佛窟岩惟則禪師
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雲居智禪師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招賢會通者一曰
靈岩實觀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其
所出法嗣凡三十三人一曰牛頭山道性者
一曰江寧智燈者一曰解玄解玄或山真懷
寺名未詳懷
信者一曰鶴林全禪師者一曰北山懷古者
一曰明州觀宗者一曰牛頭大智者一曰白
馬善道者一曰牛頭智真者一曰牛頭謙願
者一曰牛頭靈輦者一曰牛頭山凝禪師者

一曰牛頭法梁者一曰江寧行應者一曰牛
頭山惠良者一曰興善道融者一曰蔣山照
明者一曰牛頭法燈者一曰牛頭定空者一
曰牛頭山慧涉者一曰幽棲道遇者一曰牛
頭山疑空者一曰蔣山道初者一曰幽棲藏
禪師者一曰牛頭靈曜者一曰幽棲道顯者
一曰牛頭巨英者一曰釋山法常者一曰龍
門凝寂者一曰莊嚴遠禪師者一曰襄州道
堅者一曰尼明悟者一曰居士般淨者
三十一祖之十世曰慧涉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潤州棲霞清源者
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此土之旁出法嗣十
五祖也
有三人其一曰北宗神秀者一曰嵩嶽慧安
者一曰蒙山道明者一曰揚州曇光者一曰
隨州神慥者一曰金州法持者一曰資州智
先者一曰舒州法照者一曰越州義方者一
曰枝江道俊者一曰常州玄曠者一曰越州
僧達者一曰白松山劉主簿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神秀禪師其所出法嗣
凡十有九人一曰五臺山巨方者一曰河中

智封者一曰兗州降魔藏禪師者一曰壽州
道樹者一曰淮南全植者一曰荊州辭朗者
一曰嵩山普寂者一曰大佛香育者一曰西
京義福者一曰忽雷澄禪師者一曰東京日
禪師者一曰太原徧淨者一曰南岳元觀者
一曰汝南慧禪師者一曰嵩山敬禪師者一
曰京兆小福禪師者一曰晉州霍山觀禪師
者一曰潤州崇珪者一曰安陸懷空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嵩嶽慧安國師其所出
法嗣六人一曰洛京福先仁儉者一曰嵩嶽
破竈墮者一曰嵩嶽元珪者一曰常山坦然
者一曰鄴都圓寂者一曰西京道亮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蒙山道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曰洪州崇寂者一曰江西瓌禪
師者一曰撫州神正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隨州神慥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正壽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資州智先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資州處寂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玄曠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義興神斐者一曰湖州暢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降魔藏禪師其所出法
 嗣三人一曰西京寂滿者一曰西京定莊者
 一曰南嶽慧隱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荊州辭朗禪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曰紫金玄宗者一曰大梅車禪
 師者一曰塽界慎微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嵩山普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終南山惟政者一曰
 廣福慧空者一曰越州禪師者一曰襄州夾
 石思禪師者一曰明瓚者一曰敬愛真禪師
 者一曰兗州守賢者一曰定州石藏者一曰
 南嶽澄心者一曰南嶽日照者一曰洛京幹
 禪師者一曰蘇州真亮者一曰瓦官瑯禪師
 者一曰弋陽法融者一曰廣陵演禪師者一
 曰陝州慧空者一曰洛京真亮者一曰澤州
 巨月者一曰亳州曇真者一曰都梁山崇演
 者一曰京兆澄禪師者一曰嵩陽寺一行者
 一曰京兆融禪師者一曰曹州定陶丁居士
 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義福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一曰大雄猛禪師者一曰西京大
 震動禪師者一曰神斐禪師者一曰西京大
 悲光禪師者一曰西京大隱者一曰定境者
 一曰道播者一曰玄證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南嶽元觀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神照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小福禪師其所出法嗣
 三人一曰京兆藍田深寂者一曰太白雲禪
 師者一曰東白山法超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霍山觀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峴山幽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道亮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曰揚州大總管李孝逸者一曰
 工部尚書張錫者一曰國子祭酒崔融者一
 曰秘書監賀知章者一曰睦州刺史康說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資州處寂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益州無相者一曰益州馬禪
 師者一曰超禪師者一曰梓州曉了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義興斐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西京智游者一曰東都深智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興善惟政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衡州定心禪師者一曰志真
 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敬愛寺志真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嵩山照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塽界慎微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武誠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無相禪師其所出法嗣
 四人一曰益州無住者一曰荊州融禪師者
 一曰漢州王頭陀者一曰益州神會者
 宗證略傳并序
 序曰涅槃曰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
 示現作祖為其療治又曰我有無上正法悉
 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
 依止此吾道之有祖宗尚矣但支竺相遠傳
 之者不真致令聖人之德不甚明効加之暴
 君嫉善毀棄大教而佛子不善屬書妄謂其
 祖絕於二十四世乃生後世者之疑聖德益
 屈余嘗慨之適因治書乃得眾賢所道祖宗

之事凡十家故并其人列爲宗譜傳云爾

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晤能通大小乘學其國號爲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平維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經一日所館有白光

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斂容曰此光乃我師鶴勒那入滅之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即命誌之其時已丑歲也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

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鶴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會曰鶴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過之者乎大力曰似我之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

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忝此有上國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清宵契鉢雲間闕走十四年末必逢猪口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

亮即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効驗大力專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頗歎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曰光璨者贊於

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二大士俱得聖

道而異德皆不可測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教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象皆有驗効事具本傳鶴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

將分去其舍利鶴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誠之不容其分其本傳亦具光璨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國歲曆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曆數云云迦羅尋亦西還光璨即

傳其事後之爲僧傳者得以善見之

中天竺國沙門支疆梁樓者實得果不測之人也方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洛初館于白馬寺蓋景元二年之辛巳也是時魏室方危奐董憂之聞支疆異僧數從問其國之盛

衰支疆遂爲奐說偈曰二公賴虛位獼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猴不措及奐去支疆復說偈曰二人好好去兩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當時雖不曉其說而後皆驗之尋會曇諦康僧鎧曇松白延諸沙門翻

譯衆經一曰支疆謂諸僧曰我在西時嘗往窺窟國至葱塗源入其象白山行之極遠俄見一茅茨居僧甚老有弟子事之我乃就而禮之因問之曰仁者居此幾久名字謂誰其僧曰我號達磨達者也本北天竺之人初從

波梨迦比丘受學晚遇師子尊者爲之出世之師自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師子而我遂隱此久已謝絕人世豈意復得與汝相遇然我素聞其名及是益更敬之復問師子尊者誠知其無辜被害然其所傳之法爲何宗乘方

欲訪其端由而未嘗得之今幸遇仁者可得而聞乎達磨達曰昔如來用教乘而普傳衆聖獨以最上乘心印微妙正法付囑摩訶迦業迭傳至我師子尊者然師子知其自不免難方其存時預以付我同學號婆舍斯多者復授衣爲信斯多當時遵師之命即往化於南天竺支疆然之曰我亦嘗會是師婆舍斯多也於南印土因以祖事與諸沙門譯之夫自七佛至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疆梁樓之所譯也中天竺國沙門婆羅笈多者亦神異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爲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齋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及晉武大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笈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屬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陸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強辯者皆亦屈伏

與王辯其花中業東國人異之復號爲婆羅多那本傳見其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說誠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後有沙門號賢明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于世以笈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子世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大始中故次之也佛跋陀羅天竺人也此云覺賢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少時出家本國度爲沙彌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極聰明練業習誦八一日敵衆人一月所爲尤以禪業自任嘗與僧伽達多共游窟賓國達多始未測其人一日達多禪坐於密室忽睹跋陀在前驚而問曰何來跋陀曰暫往兜率致敬彌勒即隱不見達多異之他日以是問之乃知其已得不還果會秦僧智嚴同在窟賓嚴因懇請跋陀借來諸夏傳授禪法其師佛大先時亦在窟賓因謂智嚴曰弘持禪法跋陀其人也遂與智嚴東來初至長安與羅什相遇甚善嘗謂什公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特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跋陀論

多高簡頗爲什之徒所忌其後因自言玄見五舶自其國來其弟子復言自得阿那含果跋陀不即驗問以此致誘秦僧以跋陀爲誑衆遂擯之不容同處跋陀即日與其弟子慧觀等出關南適廬山而慧遠法師素聞其名見跋陀至待之甚善因致書秦王爲其解擯遂請跋陀出其禪經同譯譯成遠爲之序因問跋陀曰天竺傳法諸祖凡有幾何跋陀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號不如密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般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盛行教化吾嘗遇之般若尚在達磨多未稱之寶林傳所稱跋陀羅未繼世作祖故跋陀說其相事與此並同會其西之江陵遠公未及以之爲書跋陀後會劉太尉裕罷鎮荊州相將同還都下住道場寺卒於本寺當元嘉六年春秋七十有一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婆羅多羅二十弗若密多二十不若多羅二十達磨多羅二十八祖祐尋終於梁

屬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于鄴都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耶舍乃益譯出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者共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天懿嘗問耶舍曰西土頗有大士奉此教乎耶舍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皆亦受持然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此明帝正光元年至此維陽其人亦善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說偈而答天懿曰尊勝今藏古無肱又有肱龍來方受寶奉物復嫌名天懿復問如前耶舍又說偈曰初首不稱名風狂又有聲人來不喜見白寶初平平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自起來無礙師傳我設繩路上逢僧禮脚下

二十八

三十八

探一月將照二三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領得珍勤語離鄉日日數米梁移近路餘算脚天徒天懿復問耶舍曰前所記者將有國德間生吾不復語然其後之事為汝并以六偈記之其一曰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屯分其二曰靈集媿天思生牙二六人法中無氣味石上有功勳其三曰本是大蟲男迴成師子談官家封馬嶺同詳三十三其四曰九女出人倫八箇絕婚姻朽床添六脚心祖象中尊其五曰走戊與潮隣婦為子出身二天雖有感三化寂無塵其六曰說少何曾少言流又不流草若除其首三四繼門修復謂天懿曰吾滅度後凡二百年八十年是國有大王者善治其民風俗安樂前之所記賢聖相次皆出大益群品然因

三十八

三十九

文帝聞之因使臣劉繇運往齊取其書歸國詔沙門寶昌編入續法記梁簡文帝嘗有國其死既在賊臣暴亂之際乃暇米法書耶舍先此因使北聘已得是書十又不見寶昌作續法記年月尚疑之但取其文字自北寶昌作而傳南其來有因且從舊而華之耳然自七佛至于二十八祖善提連實蓋此那連耶舍之所譯也西域沙門健那者不知其果何國人亦不詳何時至於中國也唐天寶中會河南尹李常者得三祖璨大師舍利遂集沙門於其家置齋落之而健那與馬李常因問健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健那曰自迦葉直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二十二人總有九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有三十七世常又問席間他僧曰余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其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適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禪師者對曰斯蓋後魏之世佛法毀廢當時沙門有曰曇曜者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不暇全寫懷之亡于山澤及魏之文成復教前後歷三十載至齊文帝之世曇曜乃進為

僧統尋出其事授泉沙門修之目為付法藏傳其差悞亡逸始自曇曜之所致也健那後不知所終

裴休字公美事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號為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為六祖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衙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

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此卷與上卷同屬千字文卷號「百八」，應為一卷，但清藏分割為二卷，故出現兩個「卷第八」。
- 一 三九一頁上一行經名，續、函作「傳法正宗記卷第一」（案：實為「卷第九」，續、函稱其為「卷第一」的原因，參見本冊輔教篇上卷校勘記）；徑作「傳法正宗記卷第九」。卷末經名同。
- 一 三九一頁上一三行第二字「迦」，續、函無。
- 一 三九二頁下一八行「三人」，續作「五人」。
- 一 三九二頁下一九行末字「者」下，續有「一曰杭州徑山道欽者一曰杭州烏窠道林者」。
- 一 三九三頁上三行「三人一曰徑山道欽者」，續作「二人」。

- 一 三九三頁上五行「八世」，續作「七世」。
- 一 三九三頁上六行「四人一曰烏窠道林者」，續作「三人」。
- 一 三九三頁上一一行至一三行「三十一祖……寶觀者」，續置於一行與二行之間。其中「三十一祖之九世」，續作「三十一祖之七世」。
- 一 三九三頁上一五行「三十三」，續、南作「三十四」。
- 一 三九三頁中一六行至一七行「一曰枝江道俊者一曰常州玄蹟者」，續、南無。
- 一 三九三頁下七行「小福禪師」，續作「少福禪師」。
- 一 三九四頁上七行「埽界」，續作「埽界」。
- 一 三九四頁上一七行「旦月」，續、南作「旦月」。
- 一 三九六頁上八行「南印土」，續作「南印度」。

傳法正宗論卷上

續九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一篇

隋唐來達磨之宗大勸而義學者疑之頗執付法藏傳以相發難謂傳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磨所承者非正出於師子尊者其所謂二十八祖者蓋後之人曲說禪者或引寶林傳證之然寶林亦禪者之書而難家益不取如此吹噓雖累世無以驗正吾嘗病之因探二傳竊欲質其是非及觀所謂付法藏傳者蓋作於後魏出乎真君毀佛之後梵僧吉迦夜所譯視其各傳品目而祖代若有次第及考其文則師資授受與其所出國土姓氏殊無本末其稍詳者乃其族採於三藏諸部非其素爾也大凡欲為書序人世數前後必以其祖稱父子親相承襲為之勅又其人姓族州土與其事之所以然皆不失端倪使後世取信乃謂之史傳今其書則謂之傳其事則不詳若其序彌遮迦多佛陀難提比羅長老至于婆修槃陀摩羅羅鶴

勒那夜奢與師子羅漢者七祖師皆無其師弟子親相付受之義而佛陀難提鶴勒那與師子三祖最關前傳既不見所授而後之傳但曰次付次有復有某比丘云云付受果不分明詳偽又何足為之傳而示信於後世耶其傳師子比丘謂屬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吾謂此說大不然也嘗試評之如其為迦葉傳曰佛垂滅度告大迦葉云我將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然則後世者既承佛而為之祖可令其法絕乎又拘多傳謂其意欲涅槃特以提多迦未誕待其生付法方化其傳迦那提婆謂以法勝外道遜為外道弟子所害提婆乃忍死說其風報以法付羅睺羅方絕今師子既如拘多提婆為之祖豈獨便死而不顧法耶夫承如來作出世之大祖非聖人不可預焉今師子預之是必聖人也安有聖人而不知死於夙報知其死又奚肯不預命而正傳其法使之相襲為後世之師祖邪縱

其傳法相承之緣止此聖人亦當預知以告其絕苟不知其死而失傳失告又何足列於祖而傳之乎與之作傳固宜思之假令梵素爾自可疑之當留其闕以待來者烏得信筆遽為是說起後世諍端以屈先空可不懼乎傳燈錄曰昔唐河南尹李常者嘗得三祖璨師舍利一日飯沙門落之因問西域三藏僧健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幾何健那曰自大迦葉至手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自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自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杖凡三十七世常復問帝問者德曰余嘗視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空有其名者此何以驗之適有六祖弟子號智本禪師者對曰此因後魏毀教其時有僧曇曜於倉黃中單錄乎諸祖名目持之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遂進為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之為書命曰付法藏傳付法藏傳亦云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已來而

致然也以吾前之所指其無本末者驗今智本之說誠類採拾殘墜所成之書又其品目曰某付某果所謂單錄非其元全本者也若實林傳者雖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者著書然其事有本末世數名氏亦有所以雖欲竊取之及原其所由或指世書則時所無有或指釋部又非藏經目錄所存雖有稍合藏中之云者亦非他宗之為余常疑其無證不敢輒論會於南屏藏中適得古書號出三藏記者凡十有五卷乃梁高僧僧祐之所為也其篇曰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記祐自序其端云唯薩婆多部備行於齊土蓋源起天竺流化爾實前聖後賢重明疊耀自大迦葉至乎達磨多羅凡歷二卷總百餘名從而推之有曰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之別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有曰佛若蜜多者與乎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同其名也有曰不若多羅者與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同其名也有曰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法俗合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其他祖同者若曰

樹多堀或上字同而下異或下字異而上同或本名反而別名合者如商那和脩曰舍那婆斯之類是也此蓋前後所譯梵僧其方言各異而然也唯婆舍而下四祖師同之尤詳其第一卷目錄所列凡五十三人而此四祖最相聯屬而達磨處其末此似示其最後世之付受者也其所列員數之多者蓋祐公前後所得諸家之目錄不較其同異一皆書之雜以阿難師子尊者所傍出諸徒故其繁也如祐序曰先傳同異並錄以廣闡後賢未絕製傳以補闕然其大略與實林傳傳燈錄同也若祐公者以德高當時推為律師學而有識而人至于今稱之然其人長於齊而老於梁所聞必詳今其為書亦可信矣以之驗師子比丘雖死而其法果有所傳婆舍而下四祖其相承不謬不亦大明乎傳燈所載誠有據也嗚呼祐之書存于大藏周天下其幾百年也而未始得其所發將古人之不見乎而至人之德其晦明亦有數耶然吾考始譯斯事者前傳皆曰初由中天竺國沙門號文

疆梁樓嘗往爾實國於其國之象白山會達磨達比丘其人老壽出於常數乃師子祖傍出之徒支疆因以師子之後其法與衰問之達磨達曰如來之法傳大迦葉以至吾師子大師然吾師知自必遇害未死預以法正付我同學南天竺沙門婆舍斯多亦名婆羅多實林傳云此天竺則呼為婆羅多羅與那三藏記並同此云多那蓋譯有楚夏耳復破衣為信即達之其國其人方大為佛事于彼支疆曰然我識其人也支疆遂以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于洛邑初館白馬寺時魏室方危奐憂之數從問其與亡支疆皆以隱語答之因會沙門曇諦康僧鎧輩譯出眾經及諸祖付受事跡傳于中國以此驗知中國先有祖事非權輿於付法藏傳耳然支疆譯出其事至乎拓跋焘誅沙門歷百九十餘年矣而支疆之說固已傳於世也吾料其百九十餘年之間必復有傳其事而東來者祖數益添已不止於二十五世矣但不辨其傳來何人耳晉近以禪經驗當蓋吉迦夜曇曜當其毀教之後資舊本先為其書雜眾經以其

國勢揚之其時縱有私傳其事者固不如曇曜所發之顯著也後之人不能尋其所以徒見其不存於藏中即謂曲說又後世天下數更治亂雖復得之者或南北相絕或歲月益遠其書既素無題目或譯人之名亦亡以之爲書者復文詞鄙俚飾說過當故令學者愈不信之又云有窟窟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鄴而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乃益翻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因謂天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經復指達磨其所承於般若多羅謂此土繼其後者法當大傳乃以識記之復出已譯祖事與天懿正之而揚銜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嘗會此東僧曇啓者于西天竺共譯祖事爲漢文譯成而耶舍先持之東來然與支疆之所譯者未嘗異也夫自七佛至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於支疆之所譯也蓋至于二十七祖與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西域傳授之事迹者蓋出於耶舍之所譯也推寶林傳燈二書至於曇曜其始單

錄之者其本皆承述於支疆耶舍二家之說也但後世人人筆削異耳曰支疆何以得如此之詳耶曰支疆中天竺人也其去師子尊者之世至近而相見婆舍斯多又得與達磨達論之故其所知備也若出三藏記者蓋別得其傳於齊梁之間耳僧祐曰薩婆多部源起於天竺而流化於窟窟窟國者蓋師子祖所化之地亦其遇害于此祐之言詳也又曰此部偏行於齊土者祐齊人也是必西人先達磨東來而傳之於齊祐於其國遂得之爲書但亡其譯人之名耳不然則祐何從而傳耶苟謂震旦禪者爲之而祐之時何嘗稍有達磨之徒耶又何出手薩婆多部而律者書之乎大凡辯事必以理推必以迹驗而然後議其當否反是雖有神明如著龜將如之何昔神清譏禪者適曰達磨聞其二弟子被秦人擯之廬山乃自來梁梁既不信以望氣遂之子魏因引師子尊者死時當此齊世而達磨遣二弟子適屬晉晉遂以其年代相違而折之夫師子之死也乃當前魏廢帝齊王

之世以甲歷計之當在丁齊王亦魏王曹芳所封之號也清輒以爲後之南齊在清之補其所謂被擯於秦人者蓋佛跋跋陀也跋跋陀誠達磨法門之猶子也謂聞其被擯遂自來梁夫祖師所來乃順大因緣以傳佛心印豈獨以二弟子被擯而至耶此言非理清安可輒取以資其相非然斯不足裁也若清曰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禪德自高寧俟傳法然後始爲宗教者歟清之言苟簡也昔如來將化謂大迦葉曰吾以正法眼付囑於汝汝宜傳之勿使斷絕然則大聖人欲其以正法相承自我爲萬世之宗以正衆證以別異道非小事也今日寧俟傳法以爲宗教豈吾徒之謂乎而必執付法藏傳以辨二十八祖者謂後世之曲說又不能曉達磨多羅是其法俗合名以謂非今菩提達磨者何其末之思也夫讀書不能辨其道之真偽究其事之本末曷異乎市人鬻書雖更萬卷何益其所知清自謂能著書發明而學也如是之不詳豈謂高識乎若寶林傳其所載諸祖之傳受

相承名氏異同與其所出之國土者大體與他書同果是也吾有取焉但其枝細他錄張皇過當或煩重事理相反或錯悞舛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之者不能裁之吾適略而不取也亦禪者朴略學識不疎乃輒文之迂踈倒錯累乎先聖真迹不盡信於世其雖欲張之而反更弛之夫著書以垂法於無窮固亦聖賢之盛事也安可妄為後世之徒好欲自名竊取古人之物而競為其說如此者何限吾常為之太息雖不能高文慷慨皆欲剗衆煩雜使大聖人之道廓然也適以禪律諸家之書探其事實修而正之其理不當而其言冗僞者則削之其舊雖見而不甚脩者則採其所遺以廣之斷自釋迦如來至此第六祖大鑑禪師總三十四聖者如來則為之表次聖則為之傳及大鑑之後法既廣傳則為分家略傳諸祖或橫出其徒者則為旁出傳其人有論議正宗得其實者則為之宗證傳與其前後所著之論凡四十餘篇并其祖圖勒為十二卷命曰傳法

正宗記

第二篇 此篇并後卷二篇是續作

余昔引初三藏記所載四祖師者以質付法藏傳之誤遂為書迄今七年矣然出三藏記所錄者察見耳猶恐其未能斷天下之苟諱適睹禪經及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而傳法眾聖果二十八祖備矣矣奈舍斯多而下四祖師其名昭然若揭日月僧祐所錄誠有根本而吉迦夜闕傳益不足考也學者相黨其訛訥亦可息矣夫禪經者蓋出於菩提達磨而佛默跋陀羅所譯廬山慧遠法師序之 本經其序或七出遠名進出三藏說見之最詳也 不淨觀經其序亦宋僧慧觀之所著達磨者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佛默跋陀羅乃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法門之猶子也慧遠法師蓋承於佛默跋陀羅慧觀又跋陀之弟子者也其所說其祖與宗固宜詳而倫之也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 此即南也尊者優波崛多也尊者婆須密尊者僧伽又重隱藏經於僧伽下寫為又字初即取其又字之義後見他處經寫曰僧伽羅又乃

者前又字誤耳然僧伽羅又即吾宗師子尊者摩訶羅 吾嘗辨此當是稱二十五祖又承二十四祖師子其相繼未嘗無也今其經本或云達磨多羅蓋後世傳寫之悞也若達磨多羅即是其說經之人乃不若多羅傳法之弟子也豈有弟子說法而先於其師自稱尊者耶寫為達磨多羅者亦字與婆羅多羅相近故 古德亦有辨此謂是摩訶羅恐亦未然今乃至尊者不若婆羅多羅 但多羅且從先德耳 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若夫禪經所稱尊者大迦葉者此吾正宗之第一祖者也其曰乃至尊者不若婆羅多羅者此吾正宗之第二十七祖者也與其弟子說經之者達磨多羅者乃吾正宗之第二十八祖者也以寶林傳燈眾說所謂二十八祖者相與較其名數未嘗差也禪經不以其次第而一一稱乎諸祖之名者必當時欲專說法略之而然也但示其首末之人則餘相在乎其中可知也修行地不淨觀經序曰傳此法至罽賓 罽賓即師子祖轉至富若蜜多 即不加 富若蜜多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其弟子富若羅 即嚴若 亦得應真此二人於罽賓中為第一教首 按寶林

此二尊者感化東天竺南天竺此云為屬首
 教者必屬宿僧徒推仰其人為承法之宗首
 也或恐二人亦當富若審多去世已五十餘
 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慧觀乃跋陀弟子也
 慧觀經序推其承法宗祖與跋陀山所譯
 跋陀師入滅之年與實林傳卷二書前後
 相差詳此或慧觀於跋陀之後重譯其經之
 文而自序之或承其法傳謂富若羅入滅後
 以書之或實林慧觀所聞於西傳者其類
 宗計各不同或五竺法傳不的或傳至此土
 年代略遠重經滅教而傳寫者恨致其差舛
 耶但取其承法宗祖真正入滅之年雖稍差
 亦不甚妙如象家說佛生日不詳豈可便謂
 非吾佛也按慧觀傳云跋陀終在元嘉六年
 而慧觀元嘉十三年方製勝鬘經序知慧觀
 跋陀之後曇摩多羅菩薩與佛陀斯那
 即佛大俱共語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
 化行屬實為第三訓首其序亦與遠公序黃
 卷若慧觀所謂富若審多者亦吾正宗之二
 十六祖也所謂富若羅者亦吾正宗之二十
 七祖也所謂曇摩多羅菩薩者亦吾正宗之
 二十八祖也所謂佛陀斯那者即菩提達磨
 同黨之佛大先者也其所謂傳此法至屬實
 轉至富若審多者蓋謂二十四師子祖始傳
 至于屬實而更自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展轉
 而至乎二十六祖矣其不必皆列乎師子斯

多二祖師之名者文欲略也但二書文字稍
 異或具或略與今宗門眾說小差蓋其譯有
 楚夏耳按慧皎高僧傳云佛跋陀羅受業
 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也傳或為先始在屬實
 以僧智嚴所請遂與之東來初詣羅什於長
 安每與什議論相得甚善嘗謂什曰君所釋
 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邪什曰吾年老故爾
 何必能稱美談尋為秦僧以事荷排跋陀遂
 來廬山遠法師為其致書解擯因從之譯出
 禪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於廬山與
 遠公譯出禪數諸經今國朝印本禪經其端
 題曰東晉三藏佛跋陀羅譯此明其與遠
 公同詳是也所謂跋陀受業於大禪師佛大
 先者佛大先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受法之
 弟子與若提達磨蓋同嗣之弟兄也故遠公
 序禪經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
 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實林傳曰佛大
 先乃跋陀之弟子善提達磨始亦學小乘禪
 觀於跋陀後與大先皆稟法於般若多羅若
 夫大小乘互為其師弟子如鳩摩羅什般頭

達多之類西域多有豈達磨等始亦稍聞禪
 觀於跋陀其後跋陀却悟大法於達磨耶而
 致二書之言如是也然彼雖小法亦恐聖人
 示必有師承耳若記傳謂達磨乃觀音垂跡
 方七歲即知四韋陀典五明集慕法遂博通
 三藏九尤工定業又何必資學於人耶夫實林
 傳之說與禪經誠相近但其序致似倒耳或
 實林西僧傳之者未精乎以禪經斷之理無
 師傳其弟子之經也今跋陀傳譯達磨禪經
 而跋陀乃達磨之徒吾固以慧皎遠公之言
 為詳推此則跋陀果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
 之法姪慧觀經序亦曰曇摩羅以是法要傳
 與跋陀羅也婆陀羅即跋陀羅也實林傳但
 實林未見其傳法今佛跋陀傳其諸父之經
 列其祖師之名氏固亦親矣不謬也實林傳
 曰佛跋陀嘗謂遠法師云西土已有二十
 七祖而不若多羅方化于南天竺國者此其
 劫也不若多羅尚在達磨未佛跋陀傳云
 跋陀既為秦僧所擯遂與其弟子慧觀等四
 十餘人俱發神智從容初無異色驗此則慧

觀序述其宗祖抑亦得之於跋陀也詳其序意則不淨觀經宜與禪經一也但未見其原本不即裁之考跋陀譯經之時方在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菩提達磨來梁適在普通之初其歲數相前後不啻百年是蓋達磨壽

考出於常數而然也故梁武帝達磨曰厥壽百五十歲亦如此云梁帝蓋以人事而言之耳若其死葬而復提履西歸又安可以歲數而計其壽考邪吾嘗推跋陀譯經之年而達磨當是方二十七歲耳酌其演說禪經固

在其已前矣序曰西域之雋禪訓之宗者是必跋陀知其聖人與世有大因緣當觀禪祖預與遠公言之也然跋陀自亦不測之人宜其知達磨之聖人也若夫傳法衆聖其事迹始自支疆梁樓譯出爲書曰續法傳會拓跋

壽毀教支疆之書遂逸其後有曇曜吉迦夜輩復綴成書其所載或全或闕更後世周武唐武宗毀教其書又亡又後世者雖復採拾各以爲書而全闕益差古今辨此雖衆援引煩雜皆不足斷不若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

證之爲詳然世之所執以誣吾宗門者其最推付法藏傳耳今考其書蓋成於後魏延興之二年而佛馱跋陀所譯禪經乃出於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義熙前於延興已六十二載矣譯經在義熙七八年蓋按僧祐出三藏記跋陀傳云至廬山自夏迄冬

譯出禪經即以義熙八年達通荆州楚皎高僧傳亦云跋陀至廬山停歲許復西適以陵二年即見於其書之端如此則禪經誠先見於南朝而付法藏傳後出於北朝毀教之後耳今獨執其一後出補亡之書以抗其先見之全本者可爲當乎說者曰支疆梁樓先

作續法傳元有二十五祖至婆舍斯多謂傳法之人不自師子比丘即絕又曰吉弗煙與曇曜同時別修此爲五明集蓋廣平付法藏本也亦謂有二十七世不止於師子祖而已矣其所以闕者蓋曇曜初遇魏武毀法之

難舍卒單錄奔窟山澤而亡之也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所俗二十八祖驗其所謂元有之者果是而相傳不謬也其過誠由曇曜之所致也五明集亦不復見雖有稍得之者或別命其名目如寶林傳聖胄集之類又不列

譯人之名氏後世復不能考其實但以曇曜先綴集者輒與吉迦夜兩出其名然迦夜之書非其正本固可見矣學者不識但視其書曰師子比丘爲窟窟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

乃以爲然殊不知昔之學輩黨宗故爲此說相蔑以起後世者不信假令其實無相付法之人而識者直筆但不書其承法之者而人亦自見其闕矣何必輒書其便絕耶然其言

酷且俗誠滅教之後不逞者幸其前傳亡本因師子之事而妄爲之嗣託乎梵僧吉迦夜之名以行然吉迦夜亦名吉弗煙諸家謂其嘗著五明集不止乎二十四世以此驗付法

藏傳託之迦夜不其然乎縱曇曜當時不爲亦周武毀教之後而其人輒作必矣不爾則禪經與出三藏記皆俗而此何特無耶吾謂其謬書可焚也即付法藏傳

傳法正宗論卷上

傳法正宗論卷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永樂北藏本。
- 一 四〇〇頁上一行「卷上」，**碓**、**南**作「卷第三」。卷末同。**碓**、**南**均作「卷第三」的原因，參見本冊輔教篇上卷校勘記。下卷例同。
- 一 四〇〇頁上二行「宋藤州」，**碓**、**南**作「藤州」。卷下同。
- 一 四〇一頁下一八行「二十五世」，**徑**作「二十五年」。
- 一 四〇三頁中一二行夾註右「進出」，**碓**作「唯出」。
- 一 四〇三頁下五行夾註左第五字「故」，**碓**、**南**、**徑**、**清**作「故也」。
- 一 四〇五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夫」，**徑**作「非」。

傳法正宗論卷下

第十

第三篇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客有謂余曰我聞正宗以心傳心而已矣而子必取手禪經何謂也曰吾取禪經以其所出祖師名數備有微旨合吾正宗廬山大師祖述正宗尤詳而慧觀之序亦然吾書乃推以為證耳吾非學禪經而專以為意也客曰祖師之名數則見之矣而廬山祖述尤詳者何謂也曰按僧祐出三藏記所錄曰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釋慧遠述及其序求其統之之意者有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有曰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其經本或寫為者詔蓋後世傳習者之實云旨詔主奉著賢行願就亦稱旨詔此必主事接周唐沙汰已前古本經序也既言必承旨詔則如密之謂也若云者詔則其義豈為微密耶慧觀法師不禪觀經序亦云由本聖旨不詳觀經即禪經也愚初未敢敢改大藏周本之文此後乃取旨詔為詳請為百世之文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闕罕闕其疑從此而

親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子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聞軌元匠^{元匠者}屏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綱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與自先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羸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理深其概遂各述讚禪經以隆其業^{讚禪經之文乃其經也}有曰尋條求根者眾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有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與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有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

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有曰非夫道冠三聖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今推此數端之說豈非以阿難拘多曲承旨詔待其人而容相傳受所謂功在言外經所不辯者統吾釋迦文佛之一大教其經者律者論者其人之學是三者莫不由此而為之至也僧祐所謂統序者此其所以然也慧皎高僧傳謂佛跋跋陀去秦而會遠公於廬山譯出禪教諸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嘗與遠公譯此禪經而遠公乃自跋陀傳其法要跋陀則受之於達磨故其序述乃如此之廣大微妙秘密者蓋發明其經主之心耳此所謂識吾正宗之詳者也大宋高僧傳論禪科曰夫法演漢庭柱證之名末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爾佛默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其所曰依者謂其依法要也達者謂其達教跡也驗此而遠公傳錄要於跋陀豈不果爾耶^{傳家所用佛跋若此二人似皆至廬山則遠公密傳者果得之於誰以僧祐}

蓋彼二傳所列亦不見有般若同至之說然
 傳家所引徒書恐未端審字公亦少思之今
 以其評經斷而達公當傳於政陀羅則得
 於達磨慧觀序明之詳然其般若多與二
 十七祖名相近以傳記證則二十七祖未聞
 來香亦只滅在天竺若其聖人忽來往果
 先嘗以通而來為達磨禪宗張本此在聖人
 則不可測也然則實自有一般若多或諸
 祖支派者先來此釋旨也後或當達公之
 有以此事述論請以吾注正之

時達磨末至密傳極證之說而華人未始稍
 聞廬山雖自得之輒發則駭眾而誘生料不
 可孤起會其出經遠因而發之然其說益玄
 與其經之文或不相類其意在其經之秘要
 耳不宜專求於區區三數萬文字之間而已
 矣若其曰阿難曲承旨詔不類其經而首稱
 大迦葉者是必特欲明阿難傳佛經教之外
 而別受此之玄旨也不爾則何輒與經相反
 耶慧觀之序其大駭難與廬山之說同而其
 經題目與始說經之人曖昧不甚辨吾不盡
 推以為篤論但善慧觀備列祖師名數與吾
 正宗類又以其曰阿難曲奉 聖旨流行千載
 又曰曇摩羅以此法要傳 浮陀羅浮陀羅
 與佛陀斯那慈此旃丹無真習可師遂流此
 法至東州此似最近吾宗也然當慧觀之時

佛法入震旦已三百七十餘載矣其所傳來
 者洪經大論殆亦備矣何藉一不淨觀經而
 為之師耶其謂無真習可師正以中華未始
 具有極證秘密之法為此學教者之師軌耳
 曰何謂禪經有微旨合吾之正宗乎曰禪經

曰佛言欲求阿鼻三摩耶元注云此是當作見道之名也
 達磨摩那斯伽運常觀其實義以聖行刀斷
 除陰賊莫如劣夫不能報讎為彼所害乃至
 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為現法樂故
 為後世作大明故斷一切苦本故饒益眾生
 故況於凡夫空無所得而自放逸不勤修習
 其下乃解曰達磨謂世間第一法也摩那斯
 伽運謂一經心譯者義言思惟夫禪經凡二
 卷自初及終皆華言唯此見道與世第一法
 一經心者獨用梵語祕而不譯吾意經家如
 是乃令佛微旨特欲以秘密感悟超拔其循
 此而思惟道者耶故其次此即列佛勅曰常
 觀真實義若其所謂當以聖行刀斷除陰賊
 者按智度論云十六聖行刀其義不離三解
 脫門也然三解脫門通大小乘但以其所緣

為優劣耳大乘之三解脫門者所緣諸法實
 相小乘則異於是今此果緣真實義而使以
 聖行刀驗其所觀者誠大乘之妙密法矣
 又其經之勝道決定分結句曰我以少慧力
 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又其

下卷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
 無上法施主施長傳至今其結又曰惟彼已
 度者然後乃究竟此豈不謂其究竟處乃佛
 佛妙微密心不可以情識狀唯以此證者乃
 相應耳此其與吾正宗合者也昔涅槃經時
 諸比丘既聞其離四倒之說遂更求佛久住
 于世以為其教導如來將正其知見乃曰我
 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
 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為諸眾
 生作依止處智度論曰佛將入涅槃北首卧
 時先告阿難若今現前若我過去後比丘當
 自依止法夫自依止法者謂內觀身常念一
 心智慧勤修精進云云蓋教不餘依止次謂
 以戒經為師及其所集法寶藏之事涅槃後分亦
 然夫涅槃所謂無上正法者乃是直指如來

所證法性已付大迦葉矣欲眾學法之者依以爲其所正之處耳然資其主教法於後世非付法印使持之則何以爲之主耶今其謂已付大迦葉者豈非使其以法而軌正印誨乎奉教而修證者耶又其經曰四人出世謹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又曰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不然哉大論先教依止法者其意與四依相近也禪經謂大迦葉相承吾佛佛滅後以此次第傳之固亦驗矣遠公曰曲承旨詔與夫所謂密語豈遠乎哉學者必以心通則其付無上正法之深旨可求也此固與其經他卷以法付于王臣四部之衆者事向而意義也又大論囑累品問曰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薩餘方等經囑累王諸菩薩等答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此豈不謂秘密法乃勝于又傳其秘密之言必矣安可以教部論余矣記復直見其微意不敢輕改已矣之文更出此實發學而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法作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爲

藥若其論始尊大手般若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諸經中第一大又曰般若波羅蜜名三世諸佛母能示一切法實相又曰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又曰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相盡名爲魔又涅槃經曰摩訶般若成秘密藏今其於囑累手聲聞菩薩衆經之後乃特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是豈非龍木本字此御名承大迦葉阿難爲傳法大祖而經外又真得其實相欲席此而稍登之耶不爾何報以大般若而爲非秘密法乎吾研其能以毒爲藥之喻者蓋其言旨有在此又未易以教部斷之其論又云以細微妙虛妄又古德云四教皆具相乃引經云空非非小兒爲此可求其以毒爲藥之義也若遠公序曰阿難曲承旨詔過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亦龍木之意耳曰子前謂涅槃付囑摩訶迦葉者乃傳其秘密之法與此囑累阿難不亦同矣何故涅槃之時不言耶曰阿難在弟子爲次又專傳佛經論苟越次顯稱阿難則不別乎經外而曲有所傳也指之迦葉乃專事付長

而所以尊其秘密心傳之謂也雖囑之阿難當此固亦存而不言耳傳燈錄曰并勸阿難副貳傳化豈非專在平大迦葉耶然此大經大論與夫禪經所謂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乃至尊者不若衆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受又與乎遠公慧觀二序曰阿難曲承旨詔藏之靈府過其人而後傳者固亦同矣今以此五者之說而驗乎寶林傳燈所謂如來將化乃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勸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又近世李令公導勸廣燈錄稱大迦葉謂阿難曰汝加婆末團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而其本末何嘗異耶古今所謂言教之外其別傳正法者豈不灼然至是乎客曰子所推詳也且若禪經所見但三十七品四念處此皆小乘行相耳而子謂其出於菩提達磨豈宜耶吾甚疑之何如曰夫三十七品四念處者固通乎大小乘子且善聽按智度論曰佛說四念

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行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又曰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中生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是故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世界成就眾生當學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又曰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長學為學六波羅蜜為學四念處如是學為學盡諸學道如是學為學佛所行處如是學為聞甘露門如是學為示無為性須菩提下方之人不能作是學佛意其如此也孰謂三十七品四念處唯是小乘行相乎今菩提達磨方以大菩薩僧傳法為祖演禪經行其大乘之法正其宜矣又何疑哉借今四念處唯是小乘之道而其論又曰須菩提菩薩如是學一切法中得清淨所謂聲聞辟支佛心又曰菩薩如是為了知一切眾生心所趣向又曰三十七品是聲聞辟支佛涅槃道佛勸菩薩應行是道如此則菩薩亦得以聲聞法而進入明矣今禪經演之豈不奉佛意耶何為而不可也況其未果以小乘而待人乎夫禪經乃達磨

祖師初以方便教化乎三乘之修行者欲因其淺而導之深耳其經云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此之例是也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詳矣曰若爾則禪經首列乎傳法諸祖豈古諸祖亦傳乎經教耶曰是也古之傳法所以證其行教也而以教入道者必以祖師所傳為之印正矣禪源詮謂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之祖師觀機乃特顯宗破執益更單傳其心印也客曰吾又聞般若多羅唯以大法藥付之達磨令其直接上機乃在手經教之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未聞其復循大小乘行相以為其說乎曰然般若達磨之付受者此誠佛祖之正傳者也然學者亦當更求先聖囑累之本末究其行化機宜之意也不應白執其一時之言而相發難夫以大法藥直接上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者此蓋般若多羅初誠達磨宜遊方觀機以行其正傳之法耳意謂須其滅度後般若多羅滅度之後也更六十七年震旦國始有上機者與達磨緣會其時乃當施大法藥

直接此機之人也今禪經自達磨未入中華百餘載已前方在西域以其正傳之時未至上機者少且順彼人機方便傍大小乘而義說之耳寶林傳亦云達磨先在南天竺以小乘法化過若干人此亦達磨且行其前所謂菩薩為盡諸學道為了知一切眾生心所趣向者也而祖師之道非止乎是而已矣若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接上機者禪經亦但隨之而未始發及其時適至達磨乃翻然東來乘震旦有大乘氣所謂其正傳者遂大振於梁魏之世矣學者淺悟徒見其在文字談說三乘止觀即謂非菩提達磨之言何其易也若禪經其勝決定分結句云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此蓋祖師自證心證今經乃我聊略說此法性耳若其究竟之理則佛之境界秘密微妙非文字義說可宣必密傳妙證可以至矣又其經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句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彼乃究竟其曰方便治地行者乃其且以義而演禪經之謂也其

曰乃至究竟處者蓋其正傳大法直接上機之謂也其曰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者乃達磨自謂其承佛所傳而迄至于今也其曰唯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者蓋謂此法秘密無言無示難信難到唯是以此已證之者然後乃知其所以爲究竟也如此其意豈非經之外而自有旨哉豈非不假文字而待人直以心證乎泊乎遠公承達磨之徒而密傳之乃序禪經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又曰若斯人也無聞無示別有宗明矣如此而遠公所傳亦何嘗在乎經教語言文字之聞耶嗚呼末學寡識安知古德先傳此禪經乃達磨正統之張本也得以爲吾宗表微之明證乎曰他宗之師亦有名乎達磨多羅者今于謂達磨多羅即禪宗之善提達磨何以爲之正耶曰吾前論以禪經二十八祖數證之已詳又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僑禪訓之宗此非吾祖師誰歟他宗之同名者安得輒預此耶然其發揮禪經者乃跋陀三藏與廬山大

師而懸觀亦預焉此三人者皆謂其具大乘圓頓之志其言豈輕乎若遠公者乃古今天下所謂安遠者也吾佛教大盛於中國蓋自此二公之始尤大法師也吾嘗謂遠公識最高量最遠其爲釋子有文有實儀形僧寶而其風烈卓然乃爲儒之聖賢百世景伏在古今高僧遠公絕出是蓋不可測之人也跋陀尊者該通三藏尤殫記在西域謂博極其內外經書號爲異僧僧肇乃專曰大乘禪師慧觀其義學才俊當時與生學融融等夷亦古有名之法師也而其三人者如此皆專夫禪要而達磨之道恐亦至矣吾又聞智度論曰禪最大如王言禪則一切皆攝佛菩薩諸三昧及佛得道捨壽如是等種種勝妙功德皆在禪中而他卷又謂此義曰解脫禪三昧皆名爲定定名爲心其所謂心者乃諸禪柱之所傳者也古者謂禪門爲宗門此亦龍木祖師之意耳亦謂吾宗門乃釋迦文一佛教之大宗正趣矣但其所謂宗門之意義有散在衆經隱覆古今未始章章見于天下也吾早

日嘗考此斷自如來付法入滅而來所見於大藏之間者適且以遠公統序與禪經智度論涅槃經四者之說推其真旨而驗之然斯佛法大事豈余下士而輒以臆裁幸且發手前世賢聖之所蘊耳識者以謂何如若遠公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是豈非謂禪爲經律論三學者之所宗乎又曰每慨此大教東流禪教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是豈非謂戒定慧必統於禪要乎又曰遠師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者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是豈非謂聖乃遠師變而通之統以密證妙用別爲衆部之宗乎又曰八萬法藏所存唯要長豈非謂雖佛八萬四千法聚莫不以此密傳柱證爲之真要乎又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未至或守方而未變是豈非謂其先末而後本愚夫學者之倒錯執方而不知圓變乎又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是豈非謂佛之聖旨不唯全其妙本之優長亦乃

極救其徇末者之闕短乎又曰此三應真成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豈非謂迦葉阿難與拘多者應以迦葉拘多而釋手三應真者廣其冥契之意耳曲奉默傳皆契合乎吾佛昔之妙微密心而超然出手經教之外耶禪經摩那斯伽邏一經心秘而不譯者其下曰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是豈非謂大凡其人預吾教者盡當務此秘密極證乃為之正見乎淫弊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能為汝等作大依止是豈非謂而今而後皆可依止乎迦葉無上妙微密法而為之正乎又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為依止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非謂代代四依之人出世者乃據是妙心密語以為後之明證乎若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者其旨亦驗在禪中矣適且略之不復解也校此則大聖人遺意豈不果以妙微密清淨禪為其教之大宗也欲世世三學之者資之以為其入道之印驗標正耶古者命吾禪門謂之

宗門而尊於教迹之外殊是也然此禪要既是我一佛教之宗則其傳法要者三十三祖自大迦葉至乎曹溪乃皆一釋教之祖也而淺識者妄分達磨曹溪獨為禪門之祖不亦甚謬乎夫道固無外法與文字未始異也孰為表裏但且略其方語本十二部之云云者直截以全心性人蓋提本以正其迹示親以別其疎也使其即茲極證不復弊其毫髮迂曲矣然此未易以口舌辨未可以智解到猶圓覺曰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悉皆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豈不然哉昔馬鳴曰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龍樹曰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斯亦二祖師尊其心證之親密以別其循迹而情解者也欲人執此而為之正矣隋智者稱如來掌命諸弟子使各述其昔為維摩詰所訶之言而佛乃默印正之然此固與淨名默印手三十二大士之聖說法者同也按是則大聖人果以其正宗默證微密遺後世為其標正印驗者固亦已見於佛之當時矣學者亦

可尊而信之也嗚呼今吾輩比丘其所修戒定慧者孰不預釋迦文之教耶其所學經律論者孰不預夫八萬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師習而黨其所學不顧法要不審求其大宗正趣反忽乎達磨祖師之所傳者謂不如吾師之道也是不唯違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本可歎也夫若今禪者之所示或語或默或動用皆先佛之妙用也但不可輒見雖其本源有在吾省煩不復發之然此妙用恐聖意獨遺屬吾密傳之宗乃得發明耳何則以其相宜故也不然奚自達磨祖師已來而其風大振耶經曰正言似反誰其信者昔龍樹祖師大論所現曰持戒皮禪定肉智慧骨微妙善心髓夫微妙心者亦其承佛而密傳者也及達磨祖師品其弟子所證之淺深乃特引之曰汝得吾皮得吾肉得吾骨汝得吾髓於此而佛之心印益効也其不言戒定慧妙心與其義者此故略之而存其微旨耳其後垂百年隋之智者顛禪師因其申經乃更以義而分辯此四者之說至乎微妙善心髓謂是

諸佛行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二微妙中道也然而龍樹達磨其道及智者論之而益專且辯矣斯心微密所謂不可思議也非言非默識識所不及也智知所不到也吾少嘗傳聞於先善知識謂道有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達磨曰汝得吾骨及二祖拜已歸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旨乎其尤極矣祖師之言也茲所以為縣學之宗也唐僧神清譏禪者輒曰其傳法實與聞以聲聞如大迦葉雖即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清何其不思耶涅槃曰教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知清之言則大聖人乃妄付其法耳此吾記內拒之已詳不復多云驗神清淺謬不及智者之藩籬遠矣世稱神清善學豈然學所以求大道路所以通天下及其迷學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學與路亦為患矣故至人不貴多學不欲多岐也而後學之者愚陋或妄評乎達磨祖師所謂得善聽者何其瀆亂夫智者之說耶

第四篇

客曰教既載道何必外教而傳道耶又聞夫國頓教者教與證一也今乃教道相異豈為圖乎或曰子未心通宜善聽之古所謂教證一者蓋以文字之性亦有空分與正理實耳非謂黃卷赤軸問言聲字色擬然之有狀者且與實相無相一也若夫十二部之教乃大聖人權巧應機垂跡而張本且假世名字語言發理以待人悟耳然理妙無所教難說及而語終不極其所謂教外別傳者非果別於佛教也正其教迹所不到者也猶大論曰言似言及而玄旨幽遠尋之雖深而失之愈遠其此謂也昔隋之智者顛公最為知教者也豈不曰佛法至理不可以言宣宜存言方語本十二部乎按智度論曰諸佛斷法愛不立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如此則大聖人其意何嘗必在於教乎經曰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奉誑小兒以度於一切是豈非大聖人以教為權而不必專之手又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

宣使人執其教迹耶又經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當是謂教證一乎非耶圓哉非圓歟曰夫十二部者皆佛實語豈盡權而果可外乎曰汝悟乃自知之也曰若古之禪德者有盡措經像而不復務之何謂也曰此但毀相泯心者亦猶經曰唯除頭覺人并法不隨順吾前所謂初諸祖師亦兼經教而行之者佛子自宜以此兩端量力而處之可也若祖師以正宗而入震旦與乎義學之者息其爭鋒競銳之心者有之矣與乎學者直指其心而免其章句之勞者有之矣與夫學者他悟而正驗其是否者有之矣與其專以正宗而得法喜者五百餘載其人固不可勝數也而如來遺後世標正印驗其微旨不亦効乎祖師德被於世其亦至矣然正宗至微至密必得真道眼乃見苟以意解而強辯雖益辯益差也吾無如之何龍樹論曰若分

別德想即是魔羅網不動不依止是則為法印待子潔清其分別戲論之心始可信吾教外所傳乃真佛法印也曰既謂教外別傳則與教不相關也而子必引涅槃之言為據豈其宜耶曰然其意雖教外別傳而其事必教內所指非指自佛教之內則何表乎佛於教外而別有所傳者耶故如來示其事於垂終之言亦謂其妙心吾已嘗傳之矣孰謂不與教相關耶而吾引涅槃不亦然乎遠公曰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此言可思也曰子謂必世世傳受心印承以為標正印驗何古之相承者至乎曹溪而其祖遂絕耶曰祖豈果絕乎但正宗入震旦至曹溪歷年已久其人習知此法其機緣純熟者衆正宗得以而普傳雖其枝派益分而累累相承亦各為其祖以法而遞相標正印驗何嘗闕然亦猶世俗百氏得姓各為其家而子孫相承繼為祖稱則未始無也但此承法雖有支祖而不知其正祖之風也曰吾以教而亦能見道何必爾宗所傳乃以為至乎曰

子必以教而見道是見說也非見道也未真見道者所謂窮理者也窮則能變變則能通善為變通乃為見道也夫變而通之者其始發於吾之正宗耳佛子苟能變通即預乎吾宗矣何謂何必爾宗乃為至耶況子輩未始知變豈為見道乎遠公曰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蓋子之謂乎若其世世之帝王公侯卿士大夫儒者之聖賢服膺而推敬此宗門者不可殫紀其略如吾宋之太宗真宗皆闕意最深而章聖皇帝為之修心詩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迄于今也而上留神益專以此為偈為頌方布滿天下又益為祖師傳法授衣之圖以正其宗祖者也唐書劉昫唐書也連唐本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傳受裴相國休為唐之圭峯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迦葉至于連唐凡二十八祖連唐傳之

又至于能為六祖矣昔李華吏部嘗習知乎天台止觀及湛然禪師與諸僧命李為左漢朗師之碑而其文首引菩提達磨謂二十九世相承大迦葉傳佛法未聞有非之者而隋之智者顛公亦嘗引此禪經四隨之義以證其教之四悉檀者若智者特能區別四教乃不世之大法師也苟曇摩多羅其道不至其人非祖彼豈肯推其言而為據乎永嘉大師玄覺本學天台三觀義解精修其殆異僧也其學三觀所證見天台四教儀及永嘉集及其著證道歌乃曰明明佛勅曹溪是清涼國師澄觀大法師也其嘗謂曰果海離念而心傳圭峯乃釋之曰此即達磨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意也禪源詮祖圖云觀公嘗參問大禪德曰浮盃或曰又學于五臺亡名禪師者故其言乃爾也維揚法慎大律師也亦曰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慧定雙照不可得而稱也苟吾正宗其道不大至而我朝之三大聖人豈肯從事如是之盛耶自昔預其從者若牛頭融祖若安公秀公一行

大師嵩山珪公若南陽國師江西大寂如此諸公不可勝數皆道風天下德貫神明雖萬乘拜伏師敬而不自喜魏巍乎柱礎佛氏萬世尤貴大教是亦可以卜其法之如何耳而縱其道極玄彼學者不能見之胡不稍思今至聖天子與夫隋唐諸大義學之師其所為奮者以自警乎初宣律師以達磨預之習禪高僧而降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者豈嘗患其不公而吾宗贊寧僧錄繼宣為傳其評三教乃曰心教義加謂三乘經律論為顯羅法為蓋謂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心教也故其論習禪科尤尊乎達磨之宗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又曰禪之為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也及考寧所撰蓋峯聖賢錄者雖論傳法宗祖蓋亦傍乎實錄付法藏二傳矣非有異聞也然其所斷浮泛是非不明終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方今宗門雖衰師表者混濫鮮得其人而彼學之者有識自當尊奉先佛聖意宜幸其

衰乘其無人顧其大宗大祖而潰亂乎法門事體是可謂有識乎世書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亦不忘其聖人之道者也彼學之者亦少宜思之始達磨道顯於魏而梁之武帝遺魏書曰共賴觀音分化又曰聖曹大師慧遠法師序其禪經曰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如此則達磨果聖人也以梁武之尊遠公之賢聖其所稱之亦可信矣吾見其輒以達磨而為戲者何其不知量也若達磨出於如來之後世而乃稱禪經者蓋其採衆經始欲以佛言為量以發後人之信心耳故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此其證矣

傳法正宗論卷下

傳法正宗論卷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永樂北藏本。
- 一 四〇七頁上一行「卷下」，續、南作「卷第四」。卷末同。
- 一 四〇七頁上一四行夾註右「音詔」，經作「音詔」。
- 一 四〇八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傳」，續、南、續、續、續作「傳與」。
- 一 四〇九頁上一七行夾註左「龍木」，南、經作「龍本」。
- 一 四〇九頁上一八行夾註左第三字「蓋」，續作「益」。
- 一 四〇九頁中七行「龍木」，經作「龍本」。一五行同。
- 一 四一〇頁下八行第六字「亦」，經作「一」。
- 一 四一〇頁下一六行「必密」，續作「秘密」。
- 一 四一〇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彼」，續作「後」。

- 一 四一三頁上五行第一三字「育」，
[續]作「欲」。
- 一 四一三頁中一二行第一六字「愈」，
[續]、[圖]作「逾」。
- 一 四一三頁下三行第九字「且」，
[經]作「此」。
- 一 四一四頁上八行第三字「亦」，
[續]作「耶」。
- 一 四一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各」，
[續]作「名」。
- 一 四一四頁中三行第二字「爲」，
[續]、[圖]作「其」。
- 一 四一四頁下一四行首字「詮」，
[續]作「論」。

傳法正宗定祖圖序

百九

宋錫津東山沙門僧吳萬撰

原夫善提達磨實佛氏一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謬差謬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遂不諒紛然異論古今頗爾契萬平生以此為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頌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學末論上意契萬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為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為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源天地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戒定慧者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唯萬世佛氏之徒之大幸也亦天地生靈者之大幸也契萬因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舊事推衍上聖意仰冀乎祖圖亦先所頌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榮感天

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傳乃真君廢教之後缺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乎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現之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層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為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乎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于諸祖之左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蹟寤春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序

見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衛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首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

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迎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响卒於宋大保



始祖釋迦牟尼佛示生於中天竺國為淨飯聖王之子尋捨轉輪聖王位出家成無上道轉大法輪其後七十九歲垂般涅槃



乃以其大法印
付其高足弟子
摩訶迦葉并勒
阿難副貳傳化
復以金縷僧伽
梨衣令大迦葉
轉付當來補處
彌勒佛其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向曾法

第一祖摩訶迦葉本座
竭陀國人出於婆羅門
氏其形金色先捨家入
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
佛出世遂歸之為師佛
般涅槃之後乃命眾阿



羅漢與結集法藏其後
持佛衣將入定於難足
山以待彌勒下生乃以
其法印傳之阿難說偈曰
法法本無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百九

第二祖阿難姓利帝利斛
飯王子釋迦如來之從弟
慕佛出家為佛侍者總持
第一傳佛所說之法若水
傳器未嘗忘遺及其欲趣
滅度乃以法付其弟子商
那和修又囑累乎末田地
迎者說偈曰
本表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本表無自悟 悟了無無法

第三祖商那和修亦曰
舍那婆斯摩突羅國人
姓毗舍多氏在母之胎
六年生有自然之服隨
身而長出家為阿難之
徒預受佛記居優留茶



伽藍先伏其地之二火
龍然後領眾處之及其
將入涅槃乃以法付其
弟子優波迦多說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異法時 是法非心法
百九

第四祖優波迦多吽
利國人姓首陀氏師
商那和修出家得道
有異迹號為無相好
佛度人最眾所記其
人善數盈溢石室將
入滅遂以法付其弟
子提多迦說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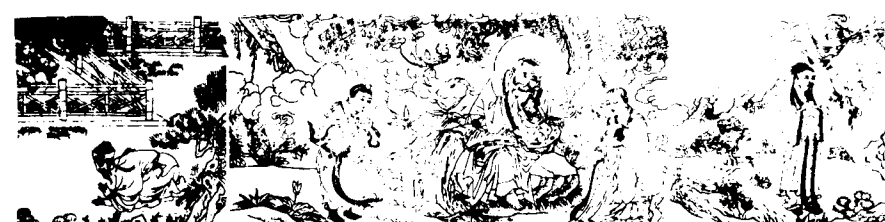
第五祖提多迦摩伽
國人其姓則未詳初
從迦多尊者出家行
化至中印土會大仙
者彌遮迦自說夙緣



求為其徒及將入滅
乃以法付彌遮迦說
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第六祖彌遮迦中印土
人姓則未詳初厥仙術
求師提多迦出家學佛
既而證果行化至北天
竺得異人婆須蜜為其說
佛昔嘗記汝將紹祖位即
攝受為之弟子將般涅槃
乃以法付婆須蜜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非法
第七祖婆須蜜北天竺國人
姓願羅憐氏始嘗服淨衣持
一酒罇神氣自若人皆不測
及過彌遮迦顯其夙因遂投
器從之出家謹道納戒行



化至迦摩羅國以論議
佛陀難提為之弟子將入
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非非法
第八祖佛陀難提迦摩羅國
人姓瞿曇氏生而頂有肉髻
性大聰明能一覽悉記其法
已四十歲會婆須蜜來其本
國乃慕其說法從之出家得
道納戒亦善遊化至提伽國
得奇人伏伽婆多為之弟子
臨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第九祖伏伽婆多提伽國
人姓毗舍羅氏生已五十
歲矣口未嘗言足未嘗履
過佛陀難提至其舍父母
將以見之既見難提思自
發語趨其前而行即願師



之出家身亦成道成已遊
化至中印土得香蓋長者
子即脇尊者也以為弟子
將滅度遂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土人
在胎凡十六年乃生因名
難生多有異迹會佛陀難
提至其國父香蓋携指之
求與攝受及為比丘修潔
精苦晝夜脇不至席故號
脇尊者遊化至花氏國先
示瑞相後果得富那夜舍
出家為之弟子及其垂滅
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第十一祖富那夜舍花氏
國人姓瞿曇氏生有道德
自知當遇聖師及脇尊者
至其國乃詣其法會語論
相契即從之出家得道遊



化至波羅奈國得馬鳴為
 之弟子然正合佛記及臨
 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第十二祖馬鳴波羅奈國
 人未詳其姓氏初從富那
 夜奢出家得戒其師為說
 夙緣曰汝昔嘗化彼一國
 之人裸形如馬而其人悲
 鳴戀汝之德因是號汝馬
 鳴也遊化至花氏國遂降
 迦毗摩羅大魔即攝伏為
 之弟子垂般涅槃乃以法
 付之說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花
 氏國人未詳其姓氏初
 為外道有大幻術因詣
 馬鳴較法不勝遂為其
 徒得道戒已亦遊化至



西天世降大火龍因之
 得龍樹為之弟子將滅
 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第十四祖龍樹西天國人未
 詳其姓氏大應敷世學無所不
 通其國有山名龍勝其山先有
 神龍所居有巨樹能養眾龍及
 龍樹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
 其山依樹修行已能為群龍宣
 說佛法迦毗摩羅知其名乃來
 就見龍樹遂禮之為師納戒遊
 化至南天竺世迦那提婆曇滅
 度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惑 無染亦無喜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
 國人姓毗舍離會龍樹至其
 家及門龍樹先達以滿鉢水
 置其前那提即以針投之
 水中遂師龍樹出家為其高



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迦毗羅
 國得羅睺羅多為徒將入滅
 以法付之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礙 無終亦無始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迦毗
 羅國人姓梵摩氏既遇提
 婆得明其家樹川之綠即
 師之出家悟法有異迹其
 後統徒遊化至室羅筏城
 以佛記訪僧伽難提尋亦
 得其出家為弟子將般涅
 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於法實無礙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室羅筏
 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之
 子謂是皆婆羅王佛也示生
 王家遂於王宮落髮受戒尋
 出其國之名山石室修禪會
 羅睺羅多至其禪所因伏膺



益求法要羅多即以法傳之
後社摩提國摩羅多所記
法之者乃得如耶舍多入滅
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
人姓鬱頭藍氏平生尤多奇
迹會僧伽難提來其舍相求

因師而出家納戒即得付法
遊化至月支國遇鳩摩羅名

為說其家異大之緣及原吉
夢鳩摩羅多即師之出家將

入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月支國人姓婆羅門

氏夙稱不測之人以
緣示生於此尋得師

如耶舍多出家傳法



行化至中天竺得聞
夜多為其弟子將滅
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第二十祖闍夜多北天
竺人未詳其姓氏會鳩

摩羅多至其本國聞其
所說業通三世感悟從

之出家得法乃遊化諸
國至羅闍城得婆修槃

頭比丘為徒將滅以法
付之說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運達事理竟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羅
闍國人姓毗舍佉氏在胎

常有聖僧以其夙緣告其
父母及生大異稱其從光

度羅漢出家慕飲光修杜



多行專會闍夜多得傳大
法遊化至那提國得摩摩羅
為徒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連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第二十二祖摩摩羅那提
國人姓刺帝利乃其國王

之子也有大神力父王命
師婆修槃頭出家已得戒

付法遊化自西天竺以神
通自舉至月支國得鳩勒

那比丘即以法付之尋般
涅槃其付法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第二十三祖鳩勒那月支國
人姓婆羅門氏在胎及生頗

有異迹尋從羅漢比丘出家
納戒常林棲禪經以夙緣

成群鶴依之故得其號晚因
摩摩羅得法遊化至中天竺



國得師子比丘為其徒將滅
以法付之復誡之曰汝往他
國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值
早付授無令斷絕傷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中天竺
國人姓婆羅門氏少出家習
定晚又師鳩摩那得付大法性
化於罽賓國先化正他作者如
達磨達等甚眾復得其者子斯
多決其羅珠之羅運受之出家
以其夙緣特加其名曰婆舍斯
多斯多戒已師子乃謂曰道觀
此關將加難於我我豈苟免而吾
所傳如來大法祇藏今付於汝汝
宜來之即去自務傳化或有疑者
即以吾僧伽袈衣為信說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羅賓
國人姓婆羅門氏以方言不同本
生有異迹既遇師子與羅其
夙緣乃為其徒師子知自有
緣遂預以法付之斯多即去
歷中天竺南印土所化多有



異事遂得南天竺國王之子
不如婆多為之弟子與之還
其前所化境將滅以法付之
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第二十六祖不如婆多南天
竺國人姓制帝利亦多異迹
以太子從婆舍斯多出家得
果壽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
遊化至東天竺得聖童子理
珞出家為徒改名般若多羅
謂是大勢至菩薩為述將入
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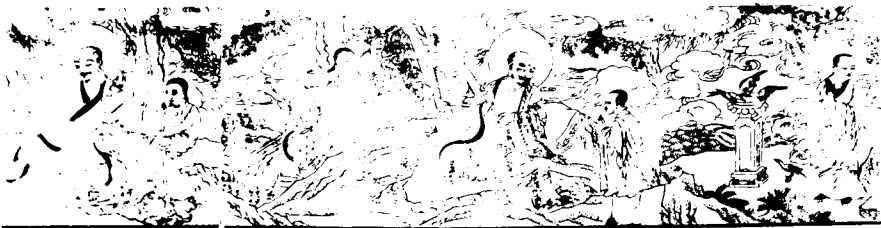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天
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初以童
子遇不如婆多其聖迹既顯遂
從之出家納戒得傳法印遊
化南天竺國傳其國王之子



菩提多羅為之弟子改其法
名曰菩提達磨此復更四十
餘輩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果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南天竺
國之南天竺國人姓制帝利
蓋其國王之子也從般若多羅
出家得其付法謂是觀音菩薩
之所垂迹其後六十七年乃以
法東來震旦其所傳授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不賣文字初至梁
以其拙辭不契乃往北魏止於
嵩山九年方得慧可從其求道
其後果以大法付慧可并衣鉢
為信乃為此土傳法之初祖也
後去少林而示滅度其傳法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慧可武牢人姓姬
氏三十捐世書出家尋得戒三
十二以異夢辨其本師泥迹於
京洛遇達磨大師乃立誓斷臂
懸求法印果得其傳授因為易



名遂為衆之所歸尋得三祖信
樂為之弟子以法付之却徒歸
都償其夙累其傳法得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曾生

第三十祖僧琛不知其何
許人初以處士見慧可尋
者不稱姓名因問法發悟
乃師之出家遂命今法名
納戒可祖乃以法付之去
隱舒州皖公山三十載方
為衆所歸尋得道信以沙
彌師之道信既納戒即以
法付之其後子然乃南遊
于羅浮山其傳法得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斷陽
人姓司馬氏以穎悟得
法於三祖至唐初乃居
斯之雙峯山途中得奇
童度為弟子遂名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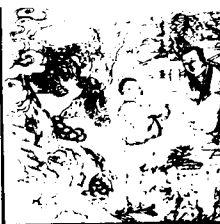
弘忍尋以法并前祖信
未付之後乃滅度其傳
法得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斷陽黃梅
人姓周氏生有殊相有賢者
見之曰此具大人相所不及
如來者七種耳師四祖道信
出家的戒尋得其付法繼居
破頭山即雙教化大威威守
中客有盧居士自稱慧能自
嶺南而來趨其法會忍器
之以其所呈法得遂以居士
傳法并以衣鉢說得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第三十三祖慧能新州新興
人姓盧氏初以至孝事母家
貧以鬻薪為資因聞商客錫
經乃知五祖弘忍傳佛心印
遂備資與母辭去說實梅以
求其法見五祖相契願以居
士受法南還廣州落髮於法



性中得具戒後居韶陽曹侯
溪大馬四衆所歸方以其法
普傳前祖所授衣鉢則置之
於其所居之寺其後說偈示
徒以顯其法得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竺大力者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以
漢獻帝之世至于洛邑後乃適具與康僧會
相遇僧會嘗問大力曰仁者師誰曰吾師鶴
勒那僧會曰鶴勒之徒如仁者幾何人復有
過之者耶大力曰似我者三千若其類出但
一上人耳其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
我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佛馱跋陀天竺人也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
之後也初會秦僧智嚴於罽賓國乃懇請跋
陀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初至長安其後乃之
廬山遂出其禪經與遠公同譯譯成遠公為
之序嘗謂遠公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
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
滅度名不如實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不
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國行其教化遠唐末

祖故未稱之故其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

尊者阿難云云乃至不如蜜多羅諸持法人以

此慧燈次第相傳我今如其所明而說是義

所聞者即達磨多羅也後為二十八祖故遠

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偽禪訓之宗寶林

傳所謂跋陀嘗與遠公言其傳法諸祖世數

固驗於禪經矣愚考其翻譯禪經之時乃先

於付法藏傳六十二年而已有二十八祖而

付傳輒出魏氏毀教之後但列二十四世妄

斷其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反于禪經豈其欲

有所欺乎愚正宗論嘗指其傳之非詳矣然

其謬書可焚也

曇摩迦羅者中印土人以魏黃初壬寅三年

至于許昌許昌僧光璨嘗問曰西國有何勝

師以何法住持迦羅曰西土凡有二人士一

曰摩拏羅祖也一曰鶴勒那祖也皆傳

正法以法住持其一化西印土其一化中天

竺國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

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安羅

多羅二十祖弗若密多二十祖不若多羅二十祖達

磨多羅二十祖祐尋終於梁也

支強梁樓者中天竺國人也以前魏陳留王

世至洛陽與曇諦康僧鎧輩譯經因謂諸僧

曰我昔在西域嘗往罽賓國至葱塗源入其

象白山見達磨達年壽甚高謂其得法之師

師子尊者嘗為彌羅囉王起難橫害先難預

以其相承大迦葉所傳佛之心印妙法付其

同學達磨號婆舍斯多也二十五祖復授衣

為信其時即遣往化於南天竺國支強自謂

亦相識婆舍斯多然諸祖事迹自七佛以來

至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強之所譯

也那連耶舍者罽賓國人也以東魏孝靜之

世至于鄴都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陀

羅尼後因謂天懿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大士

亦受持此經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其所

出總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魏明帝世

正光元年至于洛陽其人亦喜此經萬天懿

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

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以偈答之

其說皆隱語凡自七佛至二十七祖與達磨

二十八祖傳受之事蓋此耶舍之所譯也

波羅芬多者中天竺人也以前魏廢帝齊王

之嘉平二年來洛陽至晉太始三載其弟子

摩伽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遊北

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為其國王所害

是否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伽陀曰

然師子害死至今二十三自有沙門號婆舍

斯多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

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芬多謂其弟子

曰我亦聞之汝言驗矣當時好事者即書留

于白馬寺後有玄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

於世

健那者不知其西域何國人也未詳何時至

諸夏唐天寶中與河南尹李常者相會常問

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健那曰自大迦葉直

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不言達磨以其

若德以西土言之若敘師子尊者旁出達磨

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

至此塚大師時慶三祖不搭橫枝凡有三

十一世常又問他僧曰余見祖圖或引五十

餘祖至其枝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時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禪師對曰斯蓋後魏之時佛法毀廢當時有僧曇曜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不暇備寫懷之亡於山谷後三十餘年當其君孝文帝之世曜出之與衆絹綴爲付法藏傳其差悞亡失事實乃曇曜之所致也然愚嘗考曇曜輩所爲付法藏傳其文誠類單錄自彌遮多迦至于乎師子羅漢凡七祖師最缺殊無本末亦李常所謂祖圖但空有其名者此是也

裴休字公美自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號爲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傳乘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爲六祖
傳法正宗記定祖圖

傳法正宗定祖圖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此卷徑無圖像，但文義、序次相近，而與影印宋磧砂藏本之圖像大異（此卷磧砂藏本缺，其影印本係以明永樂南藏本補闕）。茲以影印宋磧砂藏本作爲別本，附載於後。此別本一卷，編次爲「卷第二」的原因，見本冊輔教篇上卷校勘記。

- 一 四一七頁上一行「傳法正宗定祖圖序」；徑作「傳法正宗定祖圖卷第一」並有夾註「并序作十卷」。
- 一 四一七頁中一七行至本頁下七行「劉昫……宋太保」，徑置於四二五頁上一七行「六祖」之後。
- 一 四二五頁上末行「定祖圖」，徑作「定祖圖卷第一」。

傳法正宗定祖圖卷第二

編澤東山沙門 吳高撰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一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謬誤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遂不諒紛然異論古今

願爾與高平生以此為大患通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

須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祭之猶聽登未論

上意矣萬幸此篇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為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為一大教之祖其

宗乃聖賢之道源天地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戒定慧者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

今上大聖特 撰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

聖人乃能正之是豈唯為世佛氏之徒之大幸也亦天地生靈者之大幸也其因不避其僭越惡妄之誅敢昧死引其舊事推行

上至意仰箕子祖圖亦先所須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變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諱者

莫若乎釋經釋經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傳

乃真君廣教之後缺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乎親之時耳適以釋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

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現之涅槃經智度論釋經與其序也以

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啟性高妙獨得千言謂之外是乃天演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本為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乎曹溪

第六祖大鑿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于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諸 震春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始祖釋迦牟尼佛示生於中天竺國為淨飯聖王之子尊捨輪聖王位出家成無上道轉大法輪其後

七十九歲垂慈涅槃乃以其大法印付其高弟弟子摩訶迦葉并勸阿難副傳佛法復以金縷僧伽梨束令大迦葉轉付當來補

處發勤佛其真傳四法本法無法無法無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正宗諸賢左五位

第一祖阿若憍陳如出家入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佛出世演說之麻師佛眼淨樂之後乃命阿羅漢如算法嚴其律持佛戒時入於羅漢山以作禪窟下生乃以真法印傳之即真傳也



第二祖阿若憍陳如出家入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佛出世演說之麻師佛眼淨樂之後乃命阿羅漢如算法嚴其律持佛戒時入於羅漢山以作禪窟下生乃以真法印傳之即真傳也



第三祖阿若憍陳如出家入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佛出世演說之麻師佛眼淨樂之後乃命阿羅漢如算法嚴其律持佛戒時入於羅漢山以作禪窟下生乃以真法印傳之即真傳也

正宗諸賢右五位



第十三祖也。摩羅花氏國人。未詳其姓氏。初為外道。有大幻術。因誦馬鳴法。不勝。遂為其徒。得道。戒已。亦遊化至西天竺。降大八龍。因之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十四祖龍樹。西天竺國人。未詳其姓氏。本體出世。學道。不遇其國。乃遊化至西天竺。降大八龍。因之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十五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十六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支強梁棟者。中天竺國人。也。以前魏陳留王世。至洛陽。與雲。請。康。僧。維。華。譯。經。因。謂。諸。僧。曰。我。昔。在。西。域。嘗。往。屬。賓。國。至。悉。塗。源。入。其。象。白。山。見。達。磨。達。年。壽。甚。高。謂。其。傳。法。之。師。師。子。尊。者。嘗。為。彌。羅。崛。王。起。難。橫。雲。光。難。預。

以其相承。大迦葉所傳佛之心印妙法。付其同學。達磨。號。婆。舍。斯。多。也。復。授。長。為。信。其。時。即。道。往。化。於。南。天。竺。國。支。強。自。謂。亦。相。識。婆。舍。斯。多。然。諸。祖。事。近。自。七。佛。以。來。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強。之。所。譯。也。



第十七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十八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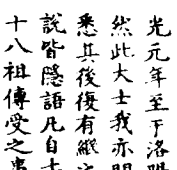


第十九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二十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那連耶舍者。屬賓國人也。以東親孝靜之世。至于鄴都。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陀羅尼。後因謂天懿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亦受持此經。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其。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魏。明。帝。世。正。先。元。年。至。下。洛。陽。其。人。亦。喜。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以。偈。答。之。其。說。皆。隱。語。凡。自。七。佛。至。二。十。七。祖。與。達。磨。二。十。八。祖。傳。受。之。事。蓋。此。耶。舍。之。所。譯。也。



第二十一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二十二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二十三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二十四祖。迦提。摩羅花氏國人。姓混合。會龍樹。至其家。齊問龍樹。先世以法。請其。其。龍樹。即以針投之。水中。遂助龍樹出家。為其高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西。天。竺。因。得。龍。樹。為。之。弟。子。戒。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非。隱。非。顯。法。就。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漢羅芬者中天竺人也以前魏廢帝齊王之嘉平二年來洛陽至晉太始二載其弟子摩伽陀後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遊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事為其國王所害是否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伽陀曰然師子害死至今二十三日有沙門號婆舍

斯多本爾震國人先觀其佛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聞之汝言驗矣當時好事者即書留于白馬寺後有玄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于世 此一位當在支那之上以其所見之事在晉太始之間故次之也



第三十二祖摩訶訶示漢國人劉焯利乃其國太子也有大神力父王命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三十三祖魏郡月支國人龜茲國門氏本胎生須有異姿姿位極高死後其弟佛羅羅以法眼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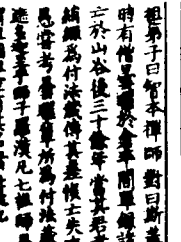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三十五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三十六祖不如來多南天竺國人姓利亦利亦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三十七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三十八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三十九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四十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四十一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四十二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四十三祖師子在中央天竺國人姓孫門氏化行世世也其弟佛羅羅已得成付法造化自而天三以神通自舉至月天國傳佛說此即以前法行之尊嚴深其法本佛曰心隨萬境轉 轉應實法也 隨境而轉性 無善無惡也



第三十祖僧肇不異前時人初本無意可尊者不特空關法華乃應之出家遂命今法名始可謂乃以法付之至德州城公三十歲方為東晉高僧得法後少留之德安其法法傳四世於外物字德安其法法傳四世花蓮道人 吳地來花蓮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第三十一祖道信新羅人姓周氏以穎悟得法於三祖至唐初乃居新之雙峰山途中得奇童度為弟子道名之曰弘忍身以法并前傳付之弘乃廣度其法法傳四世花蓮道人 吳地來花蓮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第三十二祖弘忍新羅人姓周氏生有殊相有雙目是日此其人命弘忍不為著法名年即四歲出家求法得法於三祖居雙峰山時弘忍大感感于中弘忍得法後少留之德安其法法傳四世於外物字德安其法法傳四世花蓮道人 吳地來花蓮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第三十三祖惠能新州劉氏人姓盧氏幼出家求法得法於弘忍弘忍大感感于中弘忍得法後少留之德安其法法傳四世於外物字德安其法法傳四世花蓮道人 吳地來花蓮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花蓮道人



第三十四祖神秀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衝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親使宋雲於蔥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德可憐可憐僧神秀傳德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德能神秀駒卒於守太保

傳法正宗記定祖圖卷第二 上末

進天目中峯和尚廣錄表

皇帝福慶大普慶寺僧善達等謹啟
惟誠恐昧死謹言臣聞佛之性本清淨
十萬里其致距今二千餘年故傳道遠
微而言擇最病拘則泥乎物礙則離乎
其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眩誕自我者

皆誣禪以亂其教其的傳真悟超然獨
異於是者實惟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慈
智覺禪師中峯和尚明本本承嗣高峯
原妙妙嗣仰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範
於法系上泚臨濟義玄為十五世之祖
本距菩提達磨實二十九代之法孫也

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禪林
孤光絕響振耀海寓

仁宗皇帝嘗遣近臣賜衣錫號

其宗在御澳汗繼述恩教有加及乎
文皇以臣先師之所著發簡在

聖心於是

賜謚與碑蓋曰智覺塔曰法雲今復陳通
皇帝陛下聰明天從

聖智日新

道軌百王

皇建有極

崇信佛學善護正宗遂敢取覽

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遺盛

東土雖代有得法稱師者然具大辯才
大智慧於其教法扶衰拯弱建正推邪
有功佛乘者亦罕見焉惟五季末明智
覺禪師延壽慨念天台慈覺賢性相
三宗乎相矛盾乃集三宗知法之士更

表

相設難而以心宗旨要折中之於是著
宗鏡錄一百卷其書既行後賜入藏宋
元祐間明教禪師教萬世儒關佛太
甚而不知佛學陰禪王化遂著書曰輔
教編三卷又念
釋迦文佛至平曹漢六祖受授而下歷代

諸師譜系不明復著傳法正宗記十二
卷其書亦賜入藏今臣先師明本痛禪
學之弊無如今日用教其弊以身先之
其所著書因學者不能厭悟神心微法
源底每以聰明之資於古德垂示第一
義諦處輒領覽為己解也於是著信心
銘開義解一卷每以講學之士不能無
辯詰也於是著楞嚴微心辯見或問一
卷金剛般若專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
因學者不信有悟門而遂溺於邪見未
得謂得未證謂證也於是擬寒山詩一
百首又著幻住家訓一篇以發明其宗

實悟之旨因學者每每致問隨問而答
久而成編曰山房夜話一卷東語西話
一卷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於
戲先師宜好辯哉蓋有不得已者也今
遂總加哀錄而無題其編曰天目中峯
和尚廣錄隨表進上恭望

天慈鑒臣先師之所以立言非微生榮非
親後福蓋以禪學之病沉冥膏肓有大
醫王不忍聞見於是砥礪不切無以中
其會俞湯劑不苦無以錫其沉痾是所
謂對證之良藥衛生之妙道其旨意如
此遠與承明明教二師之所垂訓實相

表裏二師所著之書故宋既賜之入藏
與諸佛菩薩之所宜說者並行而不悖
矣伏念臣先師明本遺值
聖明恩渥周至
光寵蕃錫獨其遺言未得與未明明教
之書賜入大藏以故臣夙夜憂歎懼有
墜逸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之重

日月之明容臣蟻蟻之志鑒臣草芥之
誠將臣所進先師明本廣錄三十卷
特賜入藏佛學幸甚臣干冒
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隨
表上進以

聞臣僧善達密的理誠謹誠恐昧死謹
言
元統二年正月 日大普慶寺僧
善達密的理 上表

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入藏院劄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
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
連帖本兒怯薛第二日
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馬
札兒台大夫汪家奴院使羅鍋殿中喃

忽里火里歹等有來本院官撒迪平章
不蘭英院使汪東攢古魯思院使左吉
院使燕京閣院使桑哥失里院使南哥
班同知鞏真班同僉咬南參議也先不
花經歷陳都事等
奏在先好師德每撰集來的文字奉

皇帝聖旨教刊板入藏經裏有來如今為這
中峯和尚悟明心地好師德的上頭奉
扎牙為皇帝聖旨他根底也立了碑來如今
它撰集來的文字都是禪宗裏緊要的
言語有如今依先例將這文字但有藏
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經教揭監丞撰
序加與普應國師名字俺行與省家文
書教與

宣命呵志生養呵奉
聖旨那般者教火者賽寧院使
皇太后根底答呵那般者麼道
懿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
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欽依施行須
議割付者
右割付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住持
准此
元統二年五月 日

皇帝聖旨襄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
住持臣僧明瑞元統二年五月二十八
日蒙
朝廷差來官齊奉到
行宣政院割付該准
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即該中峯和尚加與
普應國師名字它撰集來的文字但有
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欽此除欽遵
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
仰照欽依施行奉此除欽遵外臣僧
明瑞今將奉到

普應國師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
謹募檀信刊為經板計三函入本寺印造
毗盧大藏經院用廣流通以此
功德恭為祝延
聖壽無疆仰願
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者
元統三年六月 日佛智妙應廣福
大師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
住持臣僧明瑞 謹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序
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臣揭
侯斯奉 勅撰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十日己亥
上御明仁殿大普寧寺僧臣善達審的理以
其師杭州天目山故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

師臣明本所撰述諸書總題曰天目中峯和
尚廣錄三十卷因奎章閣承 制學士臣沙
剌班奉表以聞願視五代末明智覺禪師延
壽所著宗鏡錄宋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
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
制曰可世有六日乙卯中書平章政事臣撒
迪等言昔諸高僧文字語言凡於其教有所
裨輔皆得稟梓奏入大藏遂為故事如本起
東南以其道為海寓倡德業純備紹隆正傳
仁宗皇帝始賜號法慧復加佛慈圓照廣慧
之號
英宗繼御寵賚恩數一如 先朝其道臣等

不足以知之若其為人則頗聞其略蓋其所至
四眾傾嚮悉成寶坊而本未嘗一留目焉願尋
窮山僻絕洲嶼崖巢浪宿草衣木食以自絕其
聲光然而德盛而心卑身遜而名隨及已示寂
文宗皇帝勅辭臣製碑禮臣定益諡曰智覺
塔曰法雲恩數至矣速 陛下臨御而其徒
以其著書上塵 乙覽參會際遇豈偶然哉
宜賜其書一如故事編入大藏庶無負

國家崇尚佛乘之意臣等謹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賜號普應國師仍 詔臣侯斯序
於書之首臣因即其書而覽之見其刊華就
實因事明理而其大旨則深惟其教法隆污
殊時聲實異致不能自己其言耳故言叢林
栽培滋植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偷安利
養貪慾嗔恚是皆叢林所伐之斧斤頌獲之
霜霰耳故言其教自入中國中更元魏唐宋
固嘗禁止表息而其向上諸祖身經百罹道
益昌盛譬之人身視若病然而其脉則不病

也今則異此識者得不為之寒心至於推明
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無授受則真
參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間煅煉
之穩密勤辨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凜凜然
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倡激揚則如四
瀆百川千盤萬轉街山激石鯨吞龍變不歸

於海不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
者謹按善提達磨十一傳至臨濟義玄玄十
七傳至仰山祖欽欽傳天目原妙妙傳今明
本妙之居天目坐死關影不出關二十年孤
冷峭絕目瞳靈漢見者慄然本給侍左右暑
寒一草衣不易妙惻然屢令約泥垢弊不顧

也本雖土木骸形而其相好魁碩偉然一代
 天人師其侍死關晝日作務夜而禪寂剋勵
 嚴苦躬不沾席者十年師資之關究詰研窮
 洞法源底乃始親承記前由是學者福溱歸
 之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臣
 復考其行錄其大致固已不可彷彿其端倪
 若其細行則雖大山長谷之間其徒之耄老
 名德有卒世窮年不能踐其實之萬分一者
 然則本之道雖非臣所能測識然即其行以
 究其言則其為書上有諸祖並行不悖陰禪
 皇圖光贊 佛乘其於 聖教豈小補哉豈
 小補哉謹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摭目

- 卷第一之上 示衆
- 卷第一之下 示衆
- 卷第二 小衆
- 卷第三 拈古 頌古
- 卷第四之上 法語
- 卷第四之下 法語
- 卷第五之上 法語
- 卷第五之下 法語
- 卷第六 書問
- 卷第七 佛事
- 卷第八 佛祖贊
- 卷第九 自贊
- 卷第十 題跋
- 卷第十一之上 山房夜話上
- 卷第十一之中 山房夜話中
- 卷第十一之下 山房夜話下
- 卷第十二之上 信心銘闡義解上

- 卷第十二之中 信心銘闡義解中
- 卷第十二之下 信心銘闡義解下
- 卷第十三 楞嚴微心辯見或問
- 卷第十四 別傳覺心
- 卷第十五 金剛般若略義
- 卷第十六 幻住家訓

- 卷第十七 擬寒山詩
- 卷第十八之上 東語西話上
- 卷第十八之下 東語西話下
- 卷第十九 東語西話續集上
- 卷第二十 東語西話續集下
- 卷第二十一 賦

- 卷第二十二 記
- 卷第二十三 箴 銘
- 卷第二十四 序
- 卷第二十五 說
- 卷第二十六 文 疏 雜著
- 卷第二十七之上 偈頌 七言長篇
- 卷第二十七之下 偈頌 七言長篇
- 卷第二十八 偈頌 七言長篇
- 卷第二十九 偈頌 七言八句
- 卷第三十終 偈頌 七言四句

- 天目山佛慈圓照唐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 大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 普應國師道行碑
- 謝 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開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峯本公
 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
 大用變化翕奮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眾受病
 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為書有曰信心銘
 闡義解曰楞嚴微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略義曰
 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
 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及覆辨
 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泰學之士證上來也總名之
 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
 如五季末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高禪師所
 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
 允之鑱板於杭之南山大普寧寺未及廣布而數遭
 小劫板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
 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
 快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
 警其而况圓機之士乎兵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
 所築也子華謀於其菴之上首智高慧澤二師曰吾
 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指已素為之偈師皆皆唱
 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
 尚之慈風被於人者未幾樂助者眾板材既具擇日
 命工以鑱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為序嗚呼和尚之
 道大矣其見於廣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
 與道行碑者備矣至於廣錄入藏揭文安公易頌又
 奉勅為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之後縱一言之其
 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歎安能得其影佛哉
 嘗試論之言禪不尚文字其來尚矣要之第一義諦
 非文字亦莫能以傳譬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
 力未免望洋而退惡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
 語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也何可廢哉方元

室不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能續佛慧命大如法電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髮羅綠磴階十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聲欲得悟於一棒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儀不可得而見矣聲歎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其策勛邈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蹟見於文字者可以為究竟之地不然沈沈警絕未有不含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不容廢也雖然德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乃為大徹焉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和尚雖已化去四衆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氏有功於心宗之傳豈小補哉書凡二十卷字以枚數凡二十一萬有奇若其族出之繼承傳之的與其純德苦行之詳則有虞宋二公之碑銘在茲不著

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四月佛誕日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序

進天目中筆和尚廣錄表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三一頁上一行前，圖有重刊中筆和尚廣錄序；徑在 四三三頁上一二行後亦有此重刊序，茲據徑山藏本附載於卷末。
- 一 四三一頁中二七行「礙礙」，徑作「礙礙」。
- 一 四三二頁上九行第六字「養」，圖、徑作「養」。
- 一 四三二頁上一八行至本頁中一行「皇帝……謹題」與本頁中一二行至次頁上一二行「天目……謹序」，圖互置。
- 一 四三二頁中一三行「文林郎」，徑作「元文林郎」。
- 一 四三二頁中二三行第四字「世」，徑作「世」。
- 一 四三二頁下六行第九字「速」，圖、徑作「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恭學門人北庭巨僧慧菴 上進

示眾

延祐六年九月初六日謝馬太尉藩王王璋奏奉

聖旨 御香入山謁師於幻住菴翼日請

師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巨僧明本夔向寶

壇端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陛下恭願至聖至明如日如月惟福惟壽同地同天次拈香云此香胎胎萬象化育兩儀仰祝

皇太后萬歲

皇后齊年

皇太子千春恭願天同覆地同擎海同涵春同育又拈香云此香名高烈國價重三韓奉為駙馬太尉藩王廣資福壽伏願剗外乾坤榮金花於帝苑寰中日月茂王葉於王庭又

拈香云此香般若為根株仁政為枝葉奉為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閩院官僚同增綠葉伏願以仁以政漲佛海之波潮為瑞為祥壯

皇家之柱石遂欽衣就坐問答不錄乃云大道無為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

於潮音洞裏寶石得雲鏡情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華兼蝶至香風素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十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為

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偕行

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目下

視人裏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西天匝地祥雲起無古今瑞氣騰某道行全虧病

衰滿體腰藏巖穴惟待殞土記六載前伏承太尉藩王書幣下逮謂得旨南來首謁補陀

次登天目今年之夏忽聞王車從至杭繼臨海岸親見十二面滿月慈容於潮音洞裏約

山僧見處又却不然其觀世音聖相當數年前最初發一念時而滿月慈容當與王之

兩目如鏡照鏡自爾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所現之聖容隨念

起處竟莫知幾千萬身豈特王心為然自車從離京師之日自此而南三五百里驛程

若聞若見俱使知有補陀巖人心中皆具現觀世音菩薩之慈容此又豈數量可知耶

如是無利不現之身皆含裹於王之最初一念而其應現又不止於今日將見五百千世

後傳王之躬詣補陀巖使觀世音自在神通光明世世增長其無作妙用殊勝功德未易

以算數知也今乃與宣政院使平章相國及王子宰相尚書侍郎舍人宣使一行官從同時會集尋奉王旨謂一眾俱欲聞向道之說

若使一一請問未免詞繁俾陞此座普為眾說記得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深居此山每

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默默提起密密答答但不使間斷亦不為物境之所遷流亦不為順逆愛憎情妄之所障蔽惟以

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惟責信得及久遠不

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所以古宿有謂但辨肯心決不相賺今日太尉王與宣政平

章相國王子從官皆是夙承佛記遠種靈根而華茂果圓相逢此際豈非一時慶會千古

因緣者哉又記得教中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且淨意如虛空置之不

問還識佛境界麼如一香一華一幡一幢非佛境界官殿樓閣園林浴池非佛境界乃至

光明殊勝等俱非佛境界本上座今日忍俊不禁指似去也山高水深是佛境界日上月

下雲騰鳥飛是佛境界明暗色空壞空成住三塗六趣九有四生蠶炭鑊湯諸惡苦趣是

佛境界諸仁者還信得及麼當知佛境界充徧故眾境界亦復充徧離佛境界外別無

眾境界而舍眾境界外別無所謂佛境界悟者極而言之迷則佛境界外別無眾境界悟

則眾境界俱是佛境界如楞嚴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說豈有

定體耶謂海印者廣周法界不於印外別容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皆海印之真光

含攝諸塵圓裹三際此印隨佛心量建立無異無別不增不減而眾境界亦復如是但悟

迷之有間也使我廣說循環莫盡恐王聽不欲詞繁記得昔日趙王訪趙州和尚州不下

禪床乃問王曰會麼王云不會州曰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道尊德備須

坐則與王共坐或有人問其中事若何聽取一傷圓通示現潮音洞幻住深棲天目山至

竟不能逃海印嘉聲千古播人寰
平江路騰蕩幻住禪菴示衆慧劍單提日用

中天然元不犯磨髻神號鬼哭喪魂腦遍野
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

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參學
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

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
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

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妙從空放
下更就他專宿漏鎚鎚下煅鍊一回等閑伸

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聲說公案縛
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

向關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
依門傍戶者所願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

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
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

真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
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參天荆

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
有出期這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

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
門悔將矣及近代葉林如此參學者波蕩風

靡十人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衰席之
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參實悟底尊宿出興于

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
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

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烈
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

然人法空心竟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
一時忘記暫爾向不知不覺處蹉口一敲百

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觀體純真
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

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墳墨者同日而較其得
失哉然則德慶為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備

不又向這裏磨磨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
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

不能發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
脚不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焉地被人牽引

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
知見直鏡論得諱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

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難毒入心佛亦難救
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苦

提心與普賢願兼修白業以為由漸者此等
謂之孤負己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

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
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

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
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

虛六情以為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
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靈覺者為自
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

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

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描摸不行處
喚作向上機坐脫立止喚作未後向中間又

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
為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

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摠而言之無他蓋為

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為生死
大事兼之又不具參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

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
他晚學初機難於趨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

萬端設出方便特不過為伊解其黏去其縛
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已見更遠引古

人入道因緣為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
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

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爾不信僧云和尚重
言事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

德云一翳在晴空華亂塵僧遂領悟這箇豈
不是一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

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勤絕當時僅存
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劫千生也

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
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爾不

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
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

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緊在日空華亂塵
脫賺關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劫個

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己躬下一
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

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開門不接逐次日再
往谷復開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

忽然有省乃日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
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即知遂歸

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綠靴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劍去矣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鞭引狗拋鞭有省已逢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更奈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爾幾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備備行

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聖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鷓鴣啼鳴皆應喫棒龍問措遂炷香作禮

明復舉趙州勸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詰見明話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勸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明以手指說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領之黃龍未見慈明時

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爾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牆後發從朝至暮鷓鴣啼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壑看趙州勸婆

話且作死馬醫話罵不已猶自口切罵豈慈悲法施耶惡殺人意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爾作罵會那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勸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

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人莫與路為難猶欠悟在所以道鐵毫不透如滿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錘下措磨淨盡豈有了辦底時節備更要知道多聞博覽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參湯山山問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一答百此是汝意解

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莊然無對疊乞湯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即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替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湯山讚云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聲志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成言上上機備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

更為諸人註破湯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龍香嚴莊然無對不欠一絲毫乞說破胡餅裏計甚麼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湯山面皮厚多少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

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志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誇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成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習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

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往往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則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眾瞻在前忽在後竹鷓鴣啼華嚴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點污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備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十度而為得哉若然則

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觀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盡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

人說心說性便乃扶離撲壁溪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沒巴鼻換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身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敏若則志世諱或緣世諱則志敏若自不知是脚踏下踐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

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為資助又有一等顛倒佛性籠個真如者自用過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著諱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奈求古教諒博見聞又或忘

形死心得機息念以姿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為自無正念現是打頭不曾過著箇咬猪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撥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時口而後語舌而辯搥是隔靴抓癢如此空學要與生說存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為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連得解脫熱門錢多將箇端嚴主人公臨濟無位真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觀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奈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底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拳拳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矧乎學人不識好惡墮他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汚染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與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真如涅槃佛性等根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帶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備見起二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吝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撲卒地斷地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真頭頭顯露無雜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十

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骸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備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認箇目前靈覺昭昭靈靈喚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塵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生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茅糞紙裏依稀彷彿說過一生運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真境現前換却眼睛從前認底總皆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靈騰何及然後招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與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為伊與古人翻欵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真用識作麼只為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身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聖師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羣王之先蕩蕩乎用大繩繩乎體堅龍抱九重天上日真光垂照萬斯年大眾還知慶即日瑞

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讓性真不與物競自非 聖人不志佛嚙曲番外護則僧園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或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惰虛延白晝而史馳情於判欲者乎茲遇 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手舒幞頭脚化曰若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二十二僧違對天庭輒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今塞太虛價直乾坤酬未得佇看皇化越唐虞清明示衆春溢重山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繆紙錢灰滿千家塚哭到斜陽恨不休大眾這箇是清明時節之即事也豈止今日為然去年清明也德慶前年清明也德慶又前年清明也德慶乃至逆數到咸言已前其鳥啼綠樹人哭荒丘亦未嘗不德慶也何則蓋一妄根于自心乃不知生滅去來聚散得失皆由妄現於妄境中祖父子孫弟兄夫婦互相酬酢結為愛見念攀緣至死不休良可哀憫綱諸淨德箇箇入門相見時指稱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外乎此耶爾但目其感慕之色耳其哀悼之聲直下不能混入靈源併歸真際要脫他無常生死也大難此事須是善賢到這田地不汝第二念不單第一人方堪負

... 猶微自餘有一等
... 相與... 相與... 相與...
... 不疑... 不疑... 不疑...

志所知更不假修持此二尊宿便是開堂見
色徹見已到底樣子蓋其多生積世參和粗
意乃驗於此故未嘉謂吾早曾經多劫備不
是等開相誑惑豈似今日不本悟明誰以狂
知妄解強陳已見屈辱先哲寧不捫心負愧
哉今日幸不獲已更說一偈收起葛藤今古

清幽... 煙道人住處不如然地壚深撥枯
柴火砂罐頻煨野澗泉擊竹見桃心有契化
錢酌酒事無偏男兒未具超方眼莫道曾參
佛祖禪

重陽示眾大衆俗筵以茶莫飲酒僧舍以茶
莫喫茶理無異轍事同一家却笑陶彭澤無
錢對菊花林下道人都不要從他時節自交
加諸禪德方嘆九旬夏滿又驚九日秋深流
光如射不可把玩已躬下事運作麼生折合
古者道泰得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
既是休不得如何說箇休得底道理若要
休除非心悟放凡聖一齊收備既未由悟徹

此心茶更茶黃果... 頓聽本座上座口
... 抱道... 抱道... 抱道...
... 俱成... 俱成... 俱成...

得乃至種種俱不得惟有一味性命向前
迎敵便是佛來也與之一刀兩段胃中更無
一點顧慮更說甚麼葉葉茶葉葉葉葉葉
也得不... 也得不... 也得不...
... 透脫... 透脫... 透脫...

道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華新以之
頌三玄三要且今日是重陽九日尚眼黃華
爾向甚處見臨濟三玄三要如其未委則老
汾陽不免拔舌犁耕有分各請歸堂體取
結裏示衆護生須是殺干戈滿地殺盡始安
居荆棘奈天會得箇中意猶較些子鐵船水
上浮遠之遠矣此四轉語內有一語是實有
一語是主有一語全實是主有一語全主是
賓這裏纔素得出便見臨濟大師道有一無
位真人在赤肉團上出入諸仁者莫是護生
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麼莫是會得箇中意
鐵船水上浮是麼莫是全實是主全主是賓

足麼莫是前賓後主前主後賓是麼若恁麼
會要見無位其人更過三生六十劫亦未敢
相許在眾中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靈山
密付底少室單傳底秘魔尊者俱底底靈
峯觀底校子提底豈不是無位真人乃至現
前大衆兩足踏地握節當曾搖塵尾敲唇皮

以... 以... 以...
... 以... 以... 以...

... 以... 以... 以...
... 以... 以... 以...

然如是且作麼生是無位真人乃屈指數云
今朝十五明朝十六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數
到七月半却好九十日備等諸人討甚麼破

天日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天目中筆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三五頁上二四行第一字「挺」，
〔徑〕作「挺」。
- 一 四三五頁下一六行「別無」，
〔徑〕作「別無佛境界」。
- 一 四三六頁中二六行「揣模」，
〔徑〕作「揣按」。
- 一 四三七頁中六行「問一答百」，
〔徑〕作「問十答百」。
- 一 四三七頁下一二行「十度」，
〔南〕作「卜度」。
- 一 四三八頁上一九行第八字「根」，
〔南〕、〔徑〕作「相」。
- 一 四三八頁中一〇行首字「茅」，
〔徑〕作「麻」。
- 一 四三八頁下二一行「烏啼」，
〔徑〕作「烏啼」。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示眾 泰學門人北庭巨僧惠寂 上達

示眾

師子正宗禪寺示眾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成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剎中衆生無一刹那而不受生無一刹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剎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爲轉法輪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具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爲辭者違和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無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暫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真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答以大

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真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不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亦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即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爲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謂天俯而視之謂地廣而窺之謂法界大而量之謂虛空揆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數凡歷重籠古單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滄海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關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遂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何處更覓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遂謂日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喚鐵棒陷鐵圈之張本備若不曾入真實法中脫然起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穿否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界感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未始古所謂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未刻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

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沒三十年二十年宛同一日於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問絲毫廢寢食寒暑耐寂寞禁熱煉派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非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參禪大有樣子一皆足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控鏡解紛埋光鏤彩不肯以小成近劫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塵漲多生熏鍊成熱鐵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蓋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肝膽冰霜志剎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滯跡有佛安得肯爲非致學而能盡真實爲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連得箇自性雖生滅真身絕去來底現成說話以爲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平地折騰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額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奈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打圓相卓鳥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先接影而況心塵易墮鐵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與貪妄之情默運輪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命滋繁林表替法杜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備不思爲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軀劍戟業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荼毒這箇都是墮生死煎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是不曾經歷今

日要將此根際帶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
官馬事更若額利實與付大擇甘辛存取
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撥去也或者謂展轉
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
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狂風吹海欲其
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

則佛祖不須與慈悲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
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涼
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為
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
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
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汨沒

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
妄所致好趣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
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佳時說有生死也
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利那播玄機於
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者
所能擬哉

示眾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
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鶴透過天羅
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廣
如或不然更為爾重下註脚記得靈實如尚
頌為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
一點不措磨食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

奈何拆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
則不無爭奈此四句道人檢點三分光陰二
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措磨無備下
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
頭爭奈何直得分疎下下高為峯頂行履時
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雲雪平地上如

人埋沒撰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檢
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檢點者麼須早出來不
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坑眠暗室一雙
白鼠齧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關情遠
愛憎

解制示眾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折雲
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過關
口重重納敗關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
可參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
前指鹿為馬證龜成蟹運到今朝靈驗全無
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驚起目機
連算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利那滅

却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九
日內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
一日鉢盂兩度瀟畢竟為箇甚麼古教謂迷
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然悟之則不復
與論既曰未悟決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
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恒河沙劫出沒昇沉卒

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箇山中坐夏求
莫說與麼坐一夏爾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
然曲徇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開護更憂高心
濼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千萬億
身惟長業輪全衛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
功圓被人問著水拈牛作麼生翻獅子作麼

生只與未結夏前死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
善教天龍擁護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
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寬寬限初發心
為生死入道之日即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
十日九十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違轉念念不
間斷念念不休念念不棄離余之究之決

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打破漆桶
之頃便是解制之日也爾不見古教謂如一
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
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
是惱人懷抱大丈夫或不越此一期透脫自
甘流浪豈理然哉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
斤護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
趙州禪觸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
又驚秋

歲朝示眾大衆達磨大師來也還見麼見不
見且止爾道其來所為何事乃言今日年新
月新日新以至森羅萬象山川草木同時俱
新惟我單傳直指之道置之態耳峯畔千餘
年塵堆垢積草長醜生直是無人顧著今日
乘此佳節敢借菴主拂子拄杖與之震動發
揮也要一回斬新乘示因告之曰此道自虛
空萬象有無情等四聖六凡各各本來具足

謂單傳傳箇甚麼直指所指何事離此道外
莫別有向上事麼時老達磨不覺含羞而去
雖然事無一向今日既是應箇時緣不免因
行掉臂去也以拂子擊拄杖一下云諸人還
見麼還聞麼直下塵消垢落影現光浮觀面
相呈更無隱覆如其不薦切不得將心湊泊

舉意則量欲得涅槃別無方便普請諸人猛
將舊年所做底窠臼盡底掀翻只從今歲朝
斬新提起所參底無義味話頭別立生涯奈
取於此三十六旬二十四氣之中也莫問大
盡小盡今朝朝綿綿不休密密無間但有
片飾精神亦不得等閑虛度直得心無異綠

念空羣妄驚忽於用意不及處時面撞著方知日是年朝時時是歲旦謀接畫角山幽清響起孤城鉅閣華鯨浩浩洪音鳴梵梵黑漆桶望空跨跳黃金圍市地騰駭虛虛向上未聞此等風規威音那邊安有這箇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座上客驚槐國夢屋頭春發

少林華

開爐示眾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備選知蒲團上一箇吞不下吐不出底無義味話頭也闊一丈麼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火爐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火爐與古鏡世界與話頭相遠不止三千

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作障礙體如銀山鐵壁之堅只此便是生死輪回根本故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虛這裏無備動與無備若眼與音安傍嚴讀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八沈洞見老釋迦心肝五臟直下喚古鏡作火爐不妨洞照森羅萬象喚火爐作古鏡不妨熏炙冰霜面皮洗盡見塵埃乾情浪無第

二念無第二人喚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爛發心華水底輝騰赤燄冷灰堆裏煖出火種毛端盤結青煙一切處和氣鶻然一切處陽春煥若信手拈來安有一毫剎法與人為知為解者哉年來佛法無靈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真心說得宛然了無玄法記得儘人勸學有詩謂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雖曰訓蒙於禪

學分上說得恰好何以知然謂石中有火不以智巧擊之引之則終於不遇也令人惟知石中有火未曾施半錢智巧之力擊之終日指此冷石說火之用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塊石頭要覓一點火為用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相似語言

而說禪者是也更有一等闡提人問說石中有火急碎其石欲取其火乃至碎抹為塵終不得火却不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成佛之凡夫也此說且置何謂智巧勉向第二門頭立箇

喻子首以信根為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為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轉志願之鐵打筒火刀乃以精勤勇猛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閑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又必待無量劫中蒙佛祖授記般若種性乾草善忍相承是謂智巧也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教三千世

界化為焦爛復何難哉指此智巧未見有燒物之火無緣而自出也記得百丈令鴻山撥火瀉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謂瀉曰備道無這箇聲息下還著得智巧也無聊說一偈十方世界火爐關冷灰堆裏深探撥得一星兒

運喜歡今古拈來隔貼諸禪流休休徒煖却眉毛莫便休或不不如斯遭凍殺
佛涅槃日示眾昔佛於娑羅雙樹間以手摩

虛妄迷裏還許手摩已字智得麼不然古德有頌謂影裏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直饒便向聲智告眾與洞見紫磨金色之身殊不知

已是金塵、眼毒刺投心會得十成轉增情妄適來為師為徒對有不墮此途徹蓋不求正悟惟貴傍通者也諸禪德要親見世尊涅槃妙心且莫忽草草但於三根椽下七尺單前朝而參暮而究拌取三二十年如一人

與萬人敵相似忽然冷地撞著於死枯骸上頓開活眼始知紫磨金色與涅槃妙心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擬心領何早涉途程如太阿鋒如大火聚苟非真正

體裁全身涉入自餘思而知慮而解且喜沒交涉大眾即今還有能全身涉入者麼更聽說傷紫磨金色涅槃妙心未由契悟莫向外

專提所奈話保護寸陰萬勿壁立志願資深冷灰豆爆捏土成金纔涉意地即被魔侵波旬起舞慶喜沾襟矣陳生滅遠背玄音報諸禪德不用沈吟春風不在華枝上淺碧深紅古到今
除夜示眾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只今是甚麼時節臘月二十九既非大盡乃是

豈但來年或不猛利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
虛喪諸仁者虛喪時緣也不管備以虛喪故
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有補於出家學道之
理哉奉勸諸人以鐵拄杖把殘年許多懶惰
自恣昏沉掉舉一剗剗斷向明日大年初一
為始奮起精進勇猛神力做一日便要見一

日功程及早討箇斷無不孤出家行脚之
志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
廿九處處迎新送舊惟有衲僧面前動著便
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殘年不即留
是大神呪是大明呪試聽五更樓上鐘百千
幻法皆成就

潮州舟山幻住禪菴示眾生從何處來崑崙
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
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
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總是自己家珍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
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

備若不曾真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番開兩眼
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
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羣單住
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
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
直饒備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奈

備目前有箇情見不志動步生塵觸途成滯
者何所以道須實修須實悟然而生死
習氣大都是無量劫中熏陶成熱不同小小
若非真修實悟焉得有微頭徹尾底時即見
弟家各各帶一箇口訣道生死事大既知是
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

裏邊獵得一言半句盡在八識田中見人問
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為究竟若謂
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
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位照映叢林諸仁
者備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
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

拈向一壁待他曾次中空半半無依倚時暮
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
須是把握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
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禪
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
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感生

死切勿用心必至不退轉則決定成就三心
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盡底工夫既不盡
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利爾忽然向用
心不及處着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
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
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纔

繞一千七百則萬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
此便是真來實悟底時節待時不妨於山河
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
大方遊行自在豈不遑歟是矣更須知
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
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結夏示眾大眾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
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
年外老釋迦虛地為牢與當時與比丘禁足
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
辰拈出陳年曆日頭為諸人因行掉臂去也
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如何是安居平

等性自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刹土更無有
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眾生是謂性相平
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
定慧及嬉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
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
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

等審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平等七月十
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日日日平等時時
平等念念平等政與廢時喚甚麼作結喚甚
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黃面老漢到
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備若不
曾真正向平等性智中腳踏實地頓悟一回

直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塞殆徧無乃益
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是硬嚼
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敲豎敲朝
挨暮挨挨到極處敲到盡時如亞子得夢德
時不妨任意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
不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

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
居會得箇中意鐵船上浮莫是殺生與護
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人眼目甚非細
事更聽說傷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
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易
白安居

冬至示眾乾三連坤六斷慈明揭堂上之榜
文陽未復陰已消洞山撥座元之果卓兩重
公案皎如白晝千年活計瑩若澄潭金毛師
子擺脫鐵鎖而奮迅遊行踏碎東西天目王
角麒麟擊斷錦繩而軒昂步驟衛開前後滌
山堅冰浮野水而不知春信寄寒梅而未覺

夜後燈籠眼活朝來露柱心空其發揮刮外風規同指點案中即令諸禪德還知摩爾若道年年冬至喚齊歲歲一陽聽法鐵酸胎鐵疾黎互相拋擲牛尾拂牛皮鼓捺亂激揚任備鼓兩片唇皮向曲录床了說向天也得說向地也得說得陰消陽長也得說得陽消陰

長也得我只管一日鉢盂兩度濕冬至寒食百單五是固是矣備還知只箇不管底政是生死根株無常羈鎖政未曾透脫在所以道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古今多少靈利人向一色邊立定主宰一切處禪將去禪也禪得是備若不親向自己脚跟下卒地斷

曝地折一回殊不知和箇禪底亦不曾脫他輪回生死此事是博地凡夫立地便要向他佛祖頭上坐卧要於一刹那頃將他積劫根深蒂固底輪回生死連底一翻翻轉是謂大事因緣豈口出耳入而能及之者哉如果未相應且不要人別求方便但只於十二時全

身放下單單靠取箇所念話頭日亦然夜亦然行亦然坐亦然生亦然死亦然乃至上刀山入劍林亦皆然更不生第二念只麼純一無雜按捺將去久久純熟和箇亦然底同時脫略心空及第其在斯焉政與麼時喚一陽作六陰也得喚六陰作一陽也得喚全消是

長亦得喚全長是消亦得喚不消不長即消即長據得可謂真正衲子本色道流遇緣即宗應時納祐又何一物能拘絆哉雖然還不喚今日作一陽來後得麼特別有消息時却來吐露久立平江路順心禪菴示眾洞元道者從他教來

信吾道之心甚篤遽染疾而亡守一愚弘古遺亦相繼長性老幻不勝哀悼其所以哀者不哀其早亡寔哀其有志于道而未及與道相應乃有志長性今何所之耶此一著子在諸人分上了不相聞須知此三人既性底消息便是諸人現在底消息諸人現在底受用

即是三人既性底受用直下論生不得論死不得舉心動念無死時無生時記得古人有問云亡僧遺化向甚麼處去這一問最親切若知得亡僧落處便是知得自己落處有等說脫空禪底見與麼說便道自性本來不生滅有甚麼來處與去處可以指陳說此話底

喫鐵棒有分備每日向蒲團上與昏沉散亂打作一團與是非憎愛馳逐無間與喜怒哀樂起滅不停與生老病死首尾相續過順意事便乃掀眉過道情事應時覺類這裏說得無生死無去來底道理所以黃面老爺於二千年外便乃大驚小怪目之為大事因緣

今日諸人眼眈眈地觀見他三人如是為道如是同性如是受病如是入滅即今如是無影跡可見無行處可尋既不曾與工夫相應決定未到諸佛祖大涅槃城既未到涅槃又不可遽言箇無還無無底道理既隨遷變則即今還向何法界中變作甚麼頭面便從這

裏不相知處奮起一片猛利決定不退轉身心向自己躬下提起箇所念話頭孜孜而奈密密而究遺棄遺暑忘寢忘食智中念念如撞著鐵壁相似只與麼一礙礙住更不要前思後算今日也與麼明日也與麼久久不移易將見情法識謝塵盡念消不覺不知甚

狀撞透便見他三人於未出母胎時早行脚了早參禪了早成佛了早如是而往了直下更教喚誰為病者誰為死者誰為迷者誰為禪行脚及了悟者教是夢言皆名刺語由是求嘉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掃審如是能

與五百年外老來嘉同時如是了了見得一回則求嘉說底即我所說未嘉見底即我所見求嘉證底即我所證是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者也然後亦無如是說者亦無如是見者亦無如是證者此是莫理而說法如是故如是至理老幻雖如此說得要且亦未如是

親證備諸人切不得便將此話記憶在心以當空學會須將箇自己所未了底一段大事攢在目前努力參取所以古人云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今則著居十餘間禪衲十餘輩皆是久參宿學誠實以此道相從則乎檀越難置身多事於供給眾人之心未嘗少間或不專心的的向道念上著到未嘗何福何力可以消受今日眼見他三人

受病入滅底現相尚不肯痛加鞭策已躬大事又不知更待甚麼時節到來操心取辦好教備知蹉過今日身強力健易於攝取之時異日老病入身惟有一箇難字相待

端午示眾春秋夏五不書其月記史之人乃疑文關闕不闕十字街頭石敢當恣向人前逞威孽倒騎艾虎上高樓背挂神符施妙訣禁赤口消白舌收卷門門五色錢粉謂無人能鑑別忽被無手法師劈臂擱住拽向蟻蟻眼孔中却把真騰都漏油且漏出底在甚麼

處庭中一樹石榴花曉日照開如霞血諸禪
德還柔遠箇消息也無本色袖自合知歸
未解翻身切忘渾命香囊有祖已來凡示一
言半句如吹毛劍如生鐵搬如木札費如塗
毒鼓無偏側耳處無偏下口處無偏著意處
無偏近修處苟非具眼在生佛已前跨步在

威音之外狹路相逢只耽得眼如風過耳似
鴨聞雷諸禪德在三衣之下大衆筵中於此
事別脫不下莫教打箇不恰好換了目前境
界那時應是辨之不及也且是二時供給見
成百般受用便當思慮勞捨了恩愛割了情
相具了話頭聞了其所欠者惟未能因地一

聲耳況是今日色力康健時節太平處處三
根攝七尺單寬廣廣淨雖常住公務有所不
辨且無半點事相干涉子細思量欠箇甚麼
一箇所奈話提不起都緣自信不及更無第
二人為障為礙昔文殊今善財採藥云是藥
採將來財云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備着他互

相酬酢了無判語因甚諸人白日青天向漏
圓上動被昏沉散亂之所纏繞直得分疎不
下且道神做禍耶鬼做禍耶良久云屈原已
化鯢鯨去徒使龍舟競汨羅
中夏示衆大衆四十五日清朝昏沉暮散亂
四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沉政當今日在四

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沉散亂來與老僧看既
無備拈出處則真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備
拈出處莫說備拈不出便是於大寂定中喚
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無拈出
之理既拈不出備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
作寂照直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觀體無依

當機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
日在後三際平等一道虛開即今覓箇中夏
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
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備最初立志
要為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
不顧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備前四

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暴
曝地提箇所奈話任備說是說非論長論短
拍盲舉起拍盲打捩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
徹直饒以執鐵輪驅入刀山劍樹上一日走
百千萬億而要教把所奈話須更放下終不
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為不難矣從

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志願不真切立脚
不穩當所以古人通河須用筏學道須立
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
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
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幾
何如其未委此去四十五日後却來露箇消

息
舟陽大同禪菴高峯和尚遠忌拈香臘月初
一日老和尚遠忌新建大同菴也要効年樹
臺華處開狹路難回避如是展家風曾不
離世諦且如何是物外相看底向年年燒此
一爐香白雲不在青山外

二月旦示衆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朽幹盡
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樣華大
衆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
覺也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
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
未委備還知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

死無常為己重任精勤勇猛別立生涯別後
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臘臘十二
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除衣起方越俗
於國何事備還知命存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
如奔馬摩或不趁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
玩之時性性命提起話頭與之接拈討箇分

曉其落湯劈臂之喻各將諸禪備不見石鞞
屠馬祖會下在厨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
鞞云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鞞云一回入草
去秀草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前草
於作務之頃未嘗斲頭忘此道豈似今人攝
草不拈斲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

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喚喚朝起哩許叢生不
得已走上蒲團其情極意為馳驟不息或不
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志出家本志者強
把箇所奈話提攜作主方舉話頭未完則又
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奈玄土土不嘗
鄭州出曹門被他古德遣次不離者豈止曹

壤相問義諸禪德本色道流面甯不容忤思
豈許商量連得便行玄都觀裏換千樹提得
便走杏華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
巢馬蹄踏到阮履邊之路無一草不空芳潔
無一草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王浪派
真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驚驚

灘上翹雙足蝴蝶團中叫一聲
佛成道日示衆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真
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
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
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團團陀陀光燦燦
獨瞻獨露背後眼孔淨潔赤條條勒回三

萬劫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
屯之寐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
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額上成正等覺備諸人
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特箇
所參成無異味話拍育提起重整精神默默
自考第一不得祛昏散散第二不得捨妄求
其第三不得愛聖憎凡第四不得將心待悟
第五不得厭生離死第六不得察夜寐唯第
七不得順己違他第八不得戲形遊影第九
不得揀緣擇境更有第十箇不得未易與人
說破直待備似黃面老漢夜半洞見明星一
遍如亞子得夢更不待本上座切切也記得
謂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
今之物情性猶今之萬物情性天地日月固
不變也萬物情性固無易也道胡為而獨變
乎審如其說二千年外所學之道即是今日
所學之道今日所悟之道即是二千年外所
悟之道未嘗有毫髮異爾還知黃面老漢素
萬象之尊祭如素祭履受六年之飢凍如處
宮室及至四十九年轉法輪時惟棲身樹下
丐食極門而已豈似今日安居暇食指顧如
意獨自生嫌要與釋迦同證同入未知其可
也咄白日青天莫寐話好珍重
吳江州太湖簡村順心禪菴高峯和尚慈恩
拈香順心菴裏太湖中央俄然達際忘世相
本能忘大衆高峯老和尚來也兩蒸苗業綠
風撼稻花香
師子巖東岡幻住菴中秋示衆天上月水中
月光漾漾與誰說今宵幸遇中秋節記得靈
山話曹溪指南泉說塞山比將謂廣集殿裏

列無人元來總是弄巧翻成拙竹影飾金瑤
增積雪盡謂一輪光皎潔那知今夜圓後更
缺有箇譬喻試聽說三十夜止有一夜圓此
圓時如諸禪德之精勤勇猛也三百六十夜
止有一夜是中秋此中秋之月如諸禪德於
精勤勇猛中打成一片之時也奈何精勤時
少懈怠時多又美止於一暴十寒而已哉雖
三百六十夜遇此良宵其或癡癡睡起迷霧
橫陳醜體暗昏昏依舊沒交涉無始時來總
是恁麼差過昔人有喝火口號謂日間開妙
妙夜間靜悄悄可惜好光陰一時都過了照
顧火燭時聞者多有警省本上座對此中秋
之月亦有箇口號勉為大衆舉似天上月月
月二十九夜缺只有今夜圓莫教雲霧攝攝
不攝脫得眼來天又明寬著程途且待三生
六十劫
遇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
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
先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跋殘鱗甲無地可
埋梅華之恨獨深漁業之歸未晚且道與蒲
團禪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
日雪下叢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
自己一種向經卷上吟誦雪詩一種向火爐
角說喫堂供此三種僧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備還知結兩
為雪凝水為冰底道理麼然結兩為雪固是
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說水為冰速以流注
之質頓成堅礙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
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
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為冰也

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
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為流注
灌溉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安有自
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
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香神力
下苦工而後然哉備殊不知或不曾奮神力
下苦工於曩昔任備相違彈破指頭也無備
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
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
一箇所參話信得及處業得穩時豈非真智
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是水
萬尋雪積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
備空中積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邊之海
諸禪德其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
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執解當機作
水者只為眼中花未嘗悟意猶看玉瑤玕
元宵示衆須彌燈王如來與藥師琉璃光佛
昨夜在十字街頭相遇乃携手看雪山燈火
忽撞見箇尾眉重頂老漢向百衆人前說四
句偈謂惟心即佛佛惟心此話相傳古到今
對面不知燈是火區區徒向外邊尋時二如
來忍俊不禁乃厲聲曰備說也是惟心佛在
只箇即心是佛即佛惟心說與三歲小兒悉
皆領會奈何不悟說食不療飢也請問悟時
消息乃曰試以喻明有人失去徑寸之珠雖
百千兩金不足與較其價之輕重使此珠不
獲雖萬死莫酬其尋求之心鑽之肺肝刻之
心替形之夢寐貫之見聞念念不忘孜孜不
捨一日不獲則一日之念不休一年不獲則
一年之心不廢愈不見愈精勤益不獲益覺

鏡乃至情消想竭思苦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積年累歲正於無可捉摸處奮忽入手圓陀陀光濼濼其三十年馳求之心一時頓息是謂悟也其尋覓此珠於心勤形瘵之際豈非參乎忽頓見此珠於神明朗朗之頃豈非悟乎苟不因參尋之難安有此悟獲之喜也與論至此忽被箇傍不甘底一喝喝散惟見燈自是燈火自是火樓臺突兀車馬交馳華敷井井金蓮鼓續條條玉燭胡張三黑李四萬人海裏醉扶歸查沙見大齊郎百戲場中狂未歇正恁麼時且不涉悟迷共樂昇平底向如何舉似琉璃滿腹藏明月蓮萼渾身放寶光

除夜示東四時與八節循環十二月今夜盡破除彈流管不替若替則陳年曆日不用檢尋不替則明日新條也須甄別東村王老化紙錢後巷竹聲俱爆裂窮神無地可送福運有天難接慶前枯木糝銀華庭際鐵抽玉葉將謂陽春已發生子細看來盡是殘冬重諸得流還知今夜舊歲去不去明日新年來不來底消息麼如其未委性往以百年壽終喚作臘月三十夜地黑天昏胡鑽亂撞正此時也蒲團上生鐵脊骨尋常豎立不牢口唇邊無義味話平昔提撥不起况是年窮月盡日了時空再欲如之若何決定嗟嗚嗚及矣殊不知別有箇轉身路子直是奇特備但守取箇所系話不得放捨須信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或謂傳燈錄一千七百早一人皆是言外知歸迎月而解初不聞有做工夫者話頭之說在此自年朝至歲暮其

切勿不絕口惟是說看話頭做工夫不但遠背先宗無乃以實法綴繫於人乎備說得也是一則老僧不具此驅拏食換斗糶星之辣手其奈諸方不觀人之根性遠於求人多是鑽脫掉羽急欲其高飛遠舉奈何盡虎不成反類狗也此事大難其人謂看話頭做工

夫固是不契直指單傳之旨然亦不曾賺人落草最是立脚穩當悟處親切縱使此心不悟但信心不退不轉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隔悟者如傳燈錄中許多言外知歸之士焉知其不自風生脚踏實地做來古者謂未見有天生彌勒者是也幻人見解止於此爾若要一起直入不為實法所礙明朝三百六十日又從頭起儘有光陰今夜權且收起葛藤珍浴佛日示衆大果盡十方世界是無憂樹悉達太子即今下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諸人還見麼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諸人還聞麼如其不見不聞本上座贏得熟懶諸人去也碧芙蓉紅芍藥結成越樣華亭黑斑豆赤沙糖煎就異常香水鼠尾巴短長一算佛相牛眼睛大小一柄杓頭普請諸人同時禮拜喚作報德有德皆報喚作酬恩無恩不酬然報德酬恩且置之不問只如二千年外九龍吐水所浴底與今日象手所澆底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釋迦若道別孤負自己且釋迦老子黃金面具生鐵心肝他管爾孤負不孤負但是爾自己等開孤負則未免虛生滾死癩未來際安有解脫之期為諸人這一念子不能管地帶累這老漢捨光率降王宮入母

胎示人世造妖捏怪大株高擡曲盡化儀老婆心切豈謂諸人運到今日轉增迷倒沉溺憎愛結縛死生孤負萬端不可枚舉爾還知三根椽七尺單一鉢香炊九條田服盡是這老漢積劫累世指天指地中流出更不肯奮起一片決定不退轉正志翻身跳上破蒲團猛提起箇無滋味話一踏到底豈更有別方便耶今日這箇浴佛之杓柄即是出生死險道之梯航新輪轉根株之剎刃豈戲劇哉况是寶爐散香鬻之雲燦炬吐優曇之德梵音宣而雷動泰羅萬象共證圓闍影移而兩傾塵刹十方同躋正覺所以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安有一毫剎法與人為知為解涉見涉聞雖然只如四月初八日已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不四剛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天目中孝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四一頁中二九行首字「入」，南、徑作「八」。
- 一 四四二頁上二二行「靈實」，南、徑作「雪實」。
- 一 四四二頁中二一行「閑護」，徑作「閑護」。
- 一 四四三頁下一三行首字「何」，南、徑作「荷」。
- 一 四四四頁上一九行第一四字「番」，徑作「翻」。
- 一 四四四頁下二一行第九字「商」，徑作「商」。下同。
- 一 四四五頁上三行「鐵酸腦」，徑作「鐵酸腦」。
- 一 四四七頁上二六行首字「木」，南、徑作「未」。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韓三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達

小參

臘運使發 辛哭樂師道場對靈小參大道
只在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
離聲色言語只如都運相公昨自皇慶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捐館至今年四月初七日
其一百日內鼓螺互應金石交宜宜非聲耶
華果委陳香燈羅列豈非色耶遍演金經廣
宣玉偈豈非言語耶且聲色言語觀體全彰
却喚甚麼作大道若以聲為大道聲自是聲
若以色為大道色自是色若以言語為大道

言語自是言語與麼分拚將來古人話似作
兩概這裏檢點得出便見我都運相公與藥
師如來握手共遊於一十二重清淨願海以
眾寶光明而作佛事俾盡大地眾生不越一
念俱成正覺到這裏既無聲色可求亦何言
語可取總只是箇大光明藏如其不委更為

下箇註脚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復舉石頭和尚問龐居士云子學道以來

日用事作麼生居士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

吾自偶詩頭頭取舍處處沒張華朱紫誰

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

且如何是日用事茲向第二門頭曲為註脚

去也眼見色是日用事耳聞聲是日用事鼻

嗅香是日用事舌啖味是日用事以至身覺

觸意雜思是日用事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

應用等皆是日用事因甚麼說箇無別底道

理雖則體用互陳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

成就自心出生所以教中謂元依一精明分

成六和合又云三界無別法性是一心作以
其洞見自心故雖一刹那須臾應那緣會入
一心曾無異致所以云無別也今之學道者
往往向義路上以聰明之資一一領會自謂
佛法無多子殊不知說箇自心早落情見於
是龐居士謂惟吾自偶諸言偶諸二字直是

註解不破穿鑿不入苟非具金剛正眼向聲
色未彰已前一鑑鑑破物我未形之際一撥
撥開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是謂偶諸者
也其或未到此箇時節和箇偶諸俱成刺語
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既到實參實悟
之地則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擬耽眼來翫去

久矣這箇是老龐公兼家財於湘水跨諸祖
門庭掠得些子汗臭氣便解如是發揮惟我
都運相公即再世之龐居士也雖不放其棄
家珍於水底却轉為布施利益種種救護
橋護方便等事而亦不妨其孜孜在道之心
以至啓手足之際屏去血味及與玩好諸欲

因緣惟單單舉箇所奉話頭泊然而遊豈非
多生重習般若培植菩提而有如是操略耶
既稍館已一百日內晝夜六時備陳佛事由
是知相公雖天人道皆不能以境緣攝取
何則道念炳然豈肯為功名富貴諸殊勝事
業之籠絡其不至佛地決知其終不已也因

記得都運相公昔於至元辛卯二月十九登
天目叩先師先師握竹篋問曰相公為遊山
來為佛法來公答云為佛法來先師擲下竹
篋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爭得虎
子本上座今日因齋慶讚重為舉揚為遊山
來為佛法來吉頭施地為佛法來將謂忘却

擲下竹篋云會麼少費弄不會明如果日迅
若怒雷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醉後又添盃更
有四句偈重為註脚為求佛法為遊山口纏
纏開落二三一十二重悲願海藥師燈現古
優曇

旨五類

為趙承 對靈小參大道在目前山
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凡非凡一
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
象吞吐明月珠松雪聲瀨氣沉沉屏凡六憲
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事不演
真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
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觀面施呈這一著子

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圓事亦然
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
耀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
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
事政數股共惟翰林學士承 旨松雪居士
趙公受知於九重聖主名聞於萬里黎元官

一品未足謂公之榮爵萬鍾未足謂公之貴
蓋其道超物表性徹玄初空請見於眼根了
群情於意地者也某記大德甲辰歲首蒙公
賢夫婦相延於武林官舍丁未秋訪公於密
城之新第至大戊申復會于西湖明年己酉
再會於松雪齋凡一會聚與夫尺書往往復未

嘗不以本來具足之道未悟未明為急務每
輪到至真真處悲泣垂涕不能自已此蓋出
自真情遠從多劫熏鍊純熟必期徹證不肯
與泛泛者恃其辨聰漁獵聞見便以為得也
自佛法流布東土大夫浴參扣門敲唱激
揚莫盛於唐宋而尤盛于 皇元往往滯於

情解昧於識度求其具象實究者不日無之窮其所因最初被箇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說一印印定次以聰明之資直下領過自以爲易不復究明不覺置之無事甲裏殊不知本來具足之說如麪在麥中飯居穀內或不加杵炊磨之勞徒知具足之虛談終莫能得止飢之實效猶儒家論仁義亦豈心外之物故孟子謂我固有之矣非從外得也然不有具履實踐之功顯沛造次草草不志則亦徒有仁義之本心耳故吾佛祖謂本來具足猶古鏡之有光奈何失於護念其變情塵習不覺蒙蔽况是積生累劫未經磨治徒稱具足之有光終於蠱照之無補一箇所參話即是磨鏡之良具政當磨時只知朝也磨暮也磨不必問鏡上之塵何日破除鏡內之光何時發現苟存此等待之心則愈障矣學佛之要惟憑一念但信得及塵譬之磨鏡未有磨極而塵不消塵消而光不現者故我相公與魏國夫人雖身抱冠世之奇才而不爲其所惑雖身嬰畢世之塵累而不爲其所障每於具象正念孜孜然兀兀然猶林下老衲寂爾志緣未嘗少素當知此箇正念不由教導不依勸請不因造作不屬方便乃是無量劫中於諸佛所深種善提種子雖百千塵勞百千生死同時現前終莫能昧也此念既堅則其成佛作祖起生越死如壯士肩臂豈假他力人徒見公英聲茂實稱耀古今而不知公六十九年凡施爲舉措莫不以積刻之事警于真情自餘皆借路經過遊說施爾既皆手足後人皆謂公之亡我獨見公精操正念獨

把天具於大寂滅大解脫法中與佛祖聖賢混合於一切智智清淨之表曾何古今彼此而有間隔此皆公深信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其靈驗若此記得華嚴經偈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謂佛境界者即是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是也原夫意根欲淨妄想欲離却不成本來具足矣但是所參之正念操之既精守之既密則其意根不待淨而自淨妄想不待離而自離至一切處不爲一切法之所留礙其佛境界與松雪齋不即不離無異無別古所謂千山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者是也又圓覺淨諸業障章中極言四相其四相之因首惟執我相我相既忘如樹根斷則枝葉不除而自凋矣故經云彼備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淨還知我相塵佛境界是我相淨意根是我相乃至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入微塵裏轉大法輪是我相自有宗乘以來分科列段指性說心敲繩林椅屢拂縱橫放肆演唱激揚以至玉轉珠回神出鬼沒總不出這箇我相苟能除此我相之外安有所參之話所守之念所存之因所至之果直下如火火聚大風輪轉佛祖到來亦須退縮有分到這裏無位具人倒跨洞崖山遊戲三萬六千頃太湖直上堯率天與彌勒大士指白雪爲青松荷葉團團團似鏡配青松爲白雪變角尖尖尖似筆混融物我以無乘起越死生而無作此說且置茲家大孝仲替舍人以書入山謂先君問道二十年不料舉此大變擬卒哭日內安厝東

街臨壙一語乞爲舉似某以老病退卧巖穴惟我相公於湛寂光中自能照了今事不獲已勉爲對衆引些葛藤以慰孝誠記得唐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留坐也留卧還鑄作佛得麼泉云得且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大衆陸巨大夫問處放去何晉南泉和尚答時收來太僉須知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狹路相逢了無回互雖然如是只如今日相公家有一片石也不曾坐也不曾卧亦不要鑄作佛只要移置東壙原上蓋覆相公棺柩得與不得二俱屏除且道與陸巨大夫所見相去幾何良久云幻住忍俊不禁向無音韻中聊伸一偈南泉陸巨古無筋團覺華嚴語未真何似東壙原上月照空群象最相親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五〇頁中二行第一四字「郡」，
〔徑作「群」〕。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恭學門人北庭臣僧惠寂 上選

括古公案詳見諸錄

梁武帝問達磨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師括云缺齒老僧手携泥彈子要與東

震且人闖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

出照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箇不識

馬祖見野鴨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

須臾不見祖云野鴨聲丈云飛去也祖拈丈

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去也丈於言下有

省

師括云殺錦穿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

惟善作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

草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

哉

石鞏凡見僧張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

云看箭平壁曾對之云這是殺人箭那箇是

活人箭鞏彈弦三下平作禮鞏云我三十年

架一張弓兩隻箭只接得半箇聖人遂拗折

弓箭

師括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圍是眼親

手便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

之技窮矣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宿

云我不入這保社化曰爾會了不入不會了

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來日白眾曰夜

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饋飯一堂不得喫

飯即便出院

師括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

惠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

惜動仁者心動

師括云管鼎一籌具知眾味非風動非

惜動仁者心動可謂鼎之一籌矣使人

不覺惡心嘔吐

大覺謂興化曰我聞備道向南方行脚一遭

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是否化便

喝竟便打化又喝竟又打明日覺召化曰我

直下疑備道兩喝化又喝竟又打化又喝竟

又打化曰某甲學得箇賓主句總被折倒了

也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

下大悟

師括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

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

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

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

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備作

臨濟半箇兒孫

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

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揪倒禪林

山休去明日普請攝一坑召僧至曰老僧二

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

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

僧東裝滑去

師括云這僧始則挽旗奪鼓終則詐敗

伴輸夾山雖有添兵滅寇之謀爭奈脚

跟下泥深三叉

臨濟三遭黃葉藥棒後向大愚肋下築拳次

歸見黃藥云云

師括云汝師黃藥非干我事大愚肋下

更合喫拳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持虎須

黃葉面門猶欠掌在致使屎淋鬼子邪

見勃與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敲粥飯

氣

瀉山因劉鐵磨來云老符牛爾來也磨云來

日臺山會上有齋和尚還去麼瀉山作卧勢

磨便出去

師括云瀉山被鐵磨一撈撈倒要起

不得鐵磨被瀉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

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敲

斷榘指

月氏國王問師子尊者有道乃越國往見尊

者云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

師括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稀

相似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

者黃金鑄面皮

雲門話墮因緣

師括云雪上霜柳上柵觀面無私移星

換斗要見這話墮處處且待三十年

後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

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

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泉云德麼則不去也

師括云南泉畫地為牢歸宗墮坑落堊

麻谷恭而無禮點檢將來一人眼空四

海一人舌往梵天一入地獄如箭

百丈野狐因緣

師括云非不非是不是坐斷兩頭劍去

父矣前百丈云不落後百丈云不昧者來也不較多因甚慶有慶有脫余二十年參學不能明此如有人明得此者我當舍四大為經林而用供養

僧問靈峯臨濟四喝意旨峯云我當時初行脚時便過河北已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

以至今不知可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意院乃展具遺禮雪峯云天下古佛也

師拈云言不在口語不離舌端的有奉由特地無交涉臨濟四喝直但雪峯不知縱是他直下子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如南院遙禮雪峯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這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

南泉為兩堂首座爭猫遂斬之晚趙州歸泉舉似州乃脫草履頂頭上而出泉云子若早歸救取猫兒

師拈云南泉劊為不平離實匪趙州舉因救病出金瓶然雖屢仗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臨濟云有時奪人有時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師拈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

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為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臨濟謂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聖云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伊又如何極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道瞎

驅遣滅却

師拈云認他財為己物將官路富人情濟之心亦濫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便與掩却臭口猶較些子遠云爭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何止濫而已哉

靈雲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請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師拈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花樹下為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殊不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藥山和尚久不上堂院主云大眾久思法論山云打鼓著眾集山陸座一詞不措主白云和尚今日陸座因甚麼一詞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師拈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眾一詞不措將謂將謂末後道箇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論有論師

論師元來

瀉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禮越家做一頭水牯牛左肋下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正恁麼時道是瀉山僧却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却是瀉山僧

師拈云道是瀉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

是水牯牛却是瀉山僧好當時有人向他面前下得這兩個好字教他百刻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拜佛次州以拄杖打之遠云拜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師拈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

項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即向彌道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銅扇子足風涼

師拈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久天長青銅扇子足風涼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鶯鶯啼處百花香

師拈云這僧問起如大妻會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爭奔全身在裏許

真點曾見慈明問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訶之真乃理前問明白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慈明老人未為好手真點曾雖則向這裏懸崖撒手絕後無蘇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奈三

玉潤頌雲門北斗藏身因緣云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護度量後五祖戒戒其作頌之意潤

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日後潤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一目覺範和尚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戒

師拈云北斗藏身語豈但玉潤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

各損其目也是好采竟能謂扭勝先宗
感果如是休將關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古

世尊初生
無明滿肚惡纏身繞出娘胎軟斷禁目顧四
方周七步不知脚下水泥深

文殊答普摩羅女其力未充
將軍有令下重圍八戶風高馬不嘶兩眼
閉天地闊太平無象到今時

女子出定
花落銀林春爛熳月沉金帳夜迢迢虛堂
冥無人共只把檀香盡薰燒

外道問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
醉乘白鶴登銀閣夢跨青鸞入絳宮酒醒
眼開俱不見一川桃李自春風

即心是佛
硬似純鋼爛似泥甜如崖蜜毒如砒礪命吞
又渾命吐賺殺江西馬數其

非心非佛
大地眾生成正覺百千諸佛陷泥犁休將此
話頻頻舉却恐闍家老子知

南泉住菴被人打破碗鑊
一把黃金鈍鑊頭引他白日鬼來偷自從去
後無蹤跡入眼青山總是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答藏頭黑
海頭白因緣

白玉琢成西子骨黃金鑄就伍員心蓮宮人
醉歌聲咽月落吳江淚滿襟

趙州無
窮窮年老齒牙疎口不關風道箇無肝膽一

時傾吐了苦哉邪法正難扶

洗鉢孟去

粥罷教伊洗鉢孟翻成特地費分疎是未得
失渾休問具箇開悟悟也無

黃檗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
不是無禪是沒師猶見尾上繫研槌夜深打
殺街頭鼠路上行人那得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芥欄柯銷局未闌天風吹鶴下瑞壇滿盤黑
白輕翻轉袖拂蒼梧玉珮寒

德山托鉢
天生富貴稱雄才纖翠華裾擁不開一簇管
絃聲未絕醉扶公子上樓臺

臨濟四喝
小厮兒偏愛弄嬌絲毫不挂赤條條劣御筋
斗重翻擲得蟾蜍下碧霄

香嚴上樹
全提三十殺人刀千里聞風鬼亦號沒與有
人輕犯著饒伊得命也無毛

嚴陽尊者問趙州放下因緣
地沒未砂翻赤土塵無粒米倒菩提赤窮自
是活不得又被人來指賊賊

婆子燒菴
三冬枯木遇春陽翠草寒英賣古香雪鬢老
婆情未嘗冷看花樹哭檀郎

木平見浴浦盤龍二老雲峯悅拈
葉卷西風樹樹寒亂蚤吟初夢初殘情懷日
是不堪聽又把琵琶月下彈

趙州勸婆
生鐵蒺藜當面衝琉璃坑壑遶身開勸君莫

問臺山路多少平人被活埋

洞山三頓棒

蹉口相酬罪莫逃放伊三頓棒切勿使他飯
袋江西去添得廬陵未價高

石華張弓
平生伎倆盡施呈初折蓬蒿前兩重半箇聖
人還不為依前日午打三更

僧問夾山境法眼拈云我二十年只
作境會

哭月在後攀古樹霜風狂虎踞懸崖人間別
有通霄路不必行從這裏來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
喪考妣

萬里山河平似掌一條官路直如絃行人若
問窮通事鐵壁银山在面前

丹霞燒木佛
火燒木佛丹霞罪脫落鬚眉院主災一陣東
風回暖律幾多春色上梅腮

則監寺桑青峯法眼丙丁童子公案
觸著神鋒劈面揮電光石火較猶遲不因洗
耳池邊過肯信人間有是非

丹霞訪龐居士靈照提籃因緣
放籃欵手舉籃歸自是多情惹是非月落重
堂人去後不堪歡笑只堪悲

梵華和尚三關性在甚處
赤脚波斯叩海門黑風吹浪暗昏昏三更掣
斷青霞鎖笑看驪龍戲子孫

四大分散作塵生脫
空奮雙拳窮滴滴橫擔片板赤條條夜來得
箇揚州夢騎鶴腰錢跨九霄

眼光落地向甚處去
鐵狗銅蛇正奮噴風刀火鋸肉成塵茫茫長
夜幾經劫舉眼無親怕殺人

黃龍二開

我手何似佛手也解攀花折柳林頭脫落拜
槌打破窻前鬘斗

我脚何似驢脚翻轉草鞋倒著走過四大神
州寸步那曾踏者

人人有箇生緣夜半胡孫駕船撞破黑風白
浪踏翻水底青天

佛手驢脚生緣三關一向齊宣更問如何即
是黃龍口裏無涎

達磨一日命門人各言所得遂分皮
髓云云

九年冷坐一旦惺惺是非易辨得失難明分
張皮肉骨髓令人路見不平汝得吾皮前長
後短汝得吾肉多肥少精汝得吾骨只堪餓
狗汝得吾髓脫賺平生盡情為伊註破也只
道得八成要見達磨大師麼岳邊頓落千山
勢海上全消萬派聲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十六末

韓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五二頁上一〇行第一六字「扭」，
徑作「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法語 卷門人共慶巨傳惠教 上進

示雲南通講主

已

泰玄上人須達巧方便不善善思惟猛犻年
見不見要識巧方便麼三乘十二分教應病
與藥觀根逗教是巧方便一千七百則陳爛
葛藤放牧活活活順卷舒是巧方便乃至無
邊聖前後出興各各以無作不思議解脫
神力作種種差別佛事亦不出此巧方便也
何則都緣箇事在諸人分上本來具足元無
欠少自是你徒無始曠大劫來為妄習所經
橫計生死難湮天活計頓在目前則不頓悟
猶向飯籬邊伸手使人乞食豈不大可哀憫
者哉所以累他先望以善巧方便智方向你
清淨田中撒不淨指漸指類或偏或圓說
一念頓起說歷劫熏煉或可眼根入者以色
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聲作佛事乃
至六根門頭及與八萬四千塵勞境內咸作
佛事特不過控制你一箇入處要你識得箇
自己家珍捨此初無實法性性見學道之士
不通權變妄執方便以為實法如以鑰石認
為真金縱經百煉終非金體既不能少加思
克直造玄途但看他古來專窟出家行脚切
切以己事為重任三十年二十年登山涉水
撥草瞻風未嘗斯頓輕棄此道推到途窮處
極處撞見箇沒意智漢向他痛處一錘直得
七九八穿千了百當便向三家村裏十字街
頭施棒施喝豎拳豎指大用漂然機鋒端出
風塵千人遺臭千古豈非洞徹法源善達權

變而然也厥後人心淡薄蕪席荒涼多是不
具正因馳聲走譽既非種草不擅家門常累
他曲求林上箇老漢不顧好惡將鴉屎砒霜
合造一般毒藥撒在箇八識田中要備一箇
簡向這裏放身捨命或有嬰其藥味而汗流
決背者或直下志餐餐廢而絕後再蘇者或
久抱于懷偶因物所觸而肝碎膽裂者或因
誤中而喪却性命者中間千緒萬端不可具
舉固是根器利鈍有所不同亦不出此善權
方便之力耳邇來警師不古方脈無靈異端
前陳執藥成病或潛形避影遏捺心念一物
不為以求相應者不知是深沈死水却引他
長慶坐破蒲團趙州不雜用心以至莫妄想
放下著古廟香爐休去歇去等語為證何異
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或有隨事逐境一切處
強作主宰以待觸者碰者不知是擔枷帶
鎖却引他楊岐做監寺靈臺克化主保壽作
街坊及引南嶽磨磚作鏡打車打牛等語為
證者何異撥火覓漚刻舟求劍又或有心不
異緣情不附物終日只麼閑閑地取性過時
以待其自然領悟者自不知是坐在無事甲
裏却引他趙州洗鉢龍潭送餅香嚴住菴瀉
山撥火及備證則不無汗涂即不得等語為
證何異手執文鏡夜對黑月待火自出終無
是處或有漁獵古今該博聞見向五蘊身中
認箇主宰不肯信有悟門自不知是雜毒入
心却引他古人一種蕪蕪方便等語為證便
乃旁求經論曲引諸文羅網語言以相眩惑
者何異以羊袖續狐白之裘不自知其非也
如上所舉皆是初無正見妄認偷心生在八

識中將古人善巧方便總作實法會了也所
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過斯等人翻成毒藥
若與麼商量已躬下事競備弄到彌勒下生
轉沒交涉豈但沒交涉將恐反招罪戾疑誤
後人矣須知此事不在靈知不昧處不在藏
睛閉目處不在袪昏散處不在志機絕慮
處乃至不在博綜經教洞徹古今長時觀照
一切平常以至擗眉豎目勇猛精勤擗劍揮
空如猶捕鼠至於無邊作用據實檢點將來
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若要與衲衣下那
一著子相應驢年又驢年且作麼生是衲衣
下事老僧口門窄未暇與爾說破

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

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既曰無
生死安有受生死者蓋迷却自心而妄見有
生死耳苟或迷妄之情不能爆發於一念未
萌之表乃依他作解強言無生死者是大妄
語成亦名謗般若也

此事不在經書義理中不在一切修證裏至
於圓覺之三觀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
通之所證門乃至教中所說頓漸階級次第
等一涉見聞皆墮情識總不與達磨所指之
禪相似教中所言之禪皆不離備證惟達磨
獨指一心為禪與經書文字所說者迥別宜
思之
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
無漸次讀者謂通近達磨之旨亦不涉方便
漸次殊不知只箇知幻離幻早涉方便漸次
了也達磨門下總無是事一了一切了只箇
了字亦不可得

禪之一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蓋見聞覺知皆屬情妄非心法也當知心法本來是見是聞是覺是知不應於見聞覺知上別有所謂見聞覺知者維摩詰經謂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斯言豈欺人哉

此事須是利根上器提得便行遠得便走雖是慶快已涉途程更待如之若何寬著工夫待彌勒

古人真切於此事上曾不待一切方便言語之所發自然卓卓地不肯虛喪寸陰如大死人如陷千尺井之求出又如倒懸之求解

曾何有第二念馳騁目前虛妄聲色者哉

今時學者之病在遠於要會禪無備會底道理若說會禪是誇禪也如麻三斤栢樹子須彌山平常心是道雲門顧趙州無一一透得是解禪語亦非會禪也若不妙悟縱使解語如塵沙說法如涌泉皆是識量分別非禪

說也當知禪語初不難會凡一千七百則公案俾之通會於片餉之間亦不難如今之禪學者流多是商量箇語話皆不肯回頭扣己而糸所以古人目禪語為野狐涎唾良有旨也

近代宗師為人涉獵見聞太多况是不純一

痛為生死所以把箇無義味話頭拋在伊八識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藥相似只責排捨形命廢忘寢食大死一回驚忽敲破方有少分相應備若不知此方便於看話頭起疑情之際將一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在馳求取捨裏口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

以為喜或昏散增加久遠不退承以為憂皆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

做工夫非一切有作思惟之所能是離一切分別之大人境界古人到此皆是一踏到底更不涉一些子廉纖搭帶今人做盡伎倆不奈何者蓋做不力志不大大心不切耳

做工夫往往以心念紛飛處做不得政不知以何為做得處實有趨向處俱墮顛倒網中當知做處譬如失物欲見政當尋覓時惟有一箇欲見之心攢于胸中不能自決又何曾有省力不省力有趨向無趨向之異說其最初尋覓時也怎麼喚力尋覓到最後也怎麼

喚力更有何初尋時難後尋時易之說但是尋覓欲見之心切至久久不為境緣之所侵奪忽冷地眼開撞在面前因地一聲更不待問人是與不是也其喜悅之狀又當何如也

此事迷時不減悟時不加難時不遠易時不近得時不有失時不無乃至窮古且今總無許多差別渾倫只是箇自己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快便難逢切忌當面諱却

示高麗收樞空昭聰五長老
禪是參自己禪非參佛祖善知識禪也所謂禪者蓋遠從多劫前因地所述引起生死迷乃是自己迷不因境迷不因物迷亦非佛

使其迷又非天地鬼神究觀春屬使其迷也以其自迷故今日若不肯力叩自己親自信向自發肯心向自家已躬下真參實究一回

以俟其自悟無有是處其所悟不悟佛境不悟祖緣不悟他心不悟外法皆是自悟其自己迷從多劫以來所述底生死差別情妄

耳以其自悟故則自己生死空自己差別盡自己情妄消即其生死悟於自心而更欲覓生死於自己了不可得於自己覓生死不可得故則於外境欲覓毫頭為生死亦不可得自內心外境覓生死既俱不可得即其不可得處喚作佛境界喚作祖翁田地喚作自己

光明體喚作般若真如藏乃至立出百千種殊名勝相百千種異道靈光真非一一皆從自己流出者也若曰自己外別有所謂佛法祖意禪機道果皆是顛倒希望與外道無相異也所以古人謂道在己求不從他覓斯言盡之矣備若不信自己不向己躬下立定脚

頭更不肯立自己志氣坐斷一切密雲體究備準擬向佛上求是從他覓了也擬向法上求是從他覓了也擬向師友分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又擬向語言中求又擬向機緣上求更擬向千七百葛藤搭上求更擬向叢林中求更擬向寂靜境界中求又擬向精進

勇猛中求乃至盡其見聞竭其知解及與世出世間諸有境緣中求據理言之特不過皆是從他覓了也與備自己交結生死底一種情識上料掉沒交涉當知自己分上立起一箇要超越生死底念頭正當也無寂靜時也無憤悶時也無忙時也無閑時也無安時也

無危時也無苦樂逆順時也無一切魔境界能障礙其道業時也無過去也無現在也無未來合三世為一念併萬慮為一心孜孜爾兀兀爾行也只如是體究生也只如是體究乃至靜閑安危苦樂逆順中總只如是體究正當體究時儻或復於體究之外別見有箇

是靜時有箇是鬧時有箇是覺時有箇是昏時有箇是念不得時至才覺有念變異見干涉者備總非真體究也如今做工夫底人往往於自己分上苦不切不至只是向境界情識上做成果曰所以不能得直到大休歇田地備但拍盲坐斷許多見聞解會取捨得失等密密地只向自己躬下做去直下便是大解脫場直下便是大光明藏除却業自己念去別無方便別無佛境界別無解脫如前所言教備向自己密密地做去早是多却箇密密之說若是富人真切痛為自己縱不使其密密地做去他自然不肯不密密地若是富人不肯把自己做一件事縱使將箇話頭作百千種譬喻使其密密地做則轉不密密矣縱能強作主宰密密得去亦坐在密密裏曰中無有是處又坐在密密裏曰裏無有被奪却他密密處便乃引起百千種狂見而生分別轉與自己疎且遠矣故古人云春禪無礙只要生死勿備看古佛棄王官入雪山受苦行難行而萬劫千生不憚勞苦者是第一箇為生死切者也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真如詰引錄自判二祖斷臂常啼賣身從上古人未有一人不歷試諸難皆是為生死切至者以其切至故物極則反不覺不知捱到結角羅紋龜龜忽打破漆桶自然慶快平生即此是不從他覓底樣子當知自己亦豈別有一箇自己可憑便只是簡要了生死底心即此生死根本元從自家自肯添習結縛而後成就今日要此生死一念超越別無巧術但只念念於法

習結縛處剝脫教淨盡便是生死淨盡之時矣如今若作意要入識田內剝脫箇漆習結縛底早是惹出多端和箇要剝脫底艱作一團轉不相濟由是古人深知過患但只撇箇無義味話頭教備發起大信心直下不起第二念單單於話頭上奮起大疑情與之一念萬年做將去備但心不隨緣意不逐物識不拘境意不添塵三十年二十年首尾通貫不覺自然有箇入處矣所言不起第二念者於政扣己而念處卒志不相應時善惡皆生一念謂我莫是根器劣麼是第二念謂我莫是罪障深麼是第二念莫別有方便麼是第二念謂此工夫實是難做也是第二念謂是易做也是第二念於甚易做處生歡喜心也是第二念於艱難境中做不上處起怕懼心也是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漢見怎麼說了便云我但一切坐斷都不起心正落第二念了也備若是箇真正要了自己躬下生死大事之人使無如許多計較論量底情見但是說著箇生死如撞著鐵山鐵壁相似一碾礙住不是不要起第二念便是要起也不可碍矣且真正為自己底人看公案也得不着公案也得畢竟不落別處既是不看公案也得豈肯復將清淨耳根聽人排遣教只看只疑只念只守或只半提或只全提或密密或致致蓋此等皆是尊宿垂慈舉揚底一時方便實不與箇自己有交涉也如今做工夫人或見境緣有所順逆非實境緣有所順逆也其實只是富人靠自己不穩處暫時不在便移箇為自己底念頭向境緣上引起百千萬種

顛倒分別若不當下與之勸絕令其淨盡直饒備與他境緣上分別得清特不過益增死生塵勞之重累耳若欲盡其自己一一分說將去言說轉多紙盡且住却葛藤

示日本空禪人

棒頭領旨喝下明宗已是第一等不啻啣底純漢須知盡大地是一條白棒森羅萬象觀體全彰豈十方不消一喝過現未來洞然響應備便向這裏領罷已是暗却自已眼睛了也更欲待他拈起枯樹枝放出粥飯氣喚作明宗領旨豈不大可屈哉昔臨濟云我在黃檗會下三遭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番思一頓直是無人下手邪法難扶興化云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我上三十三天却下來向備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備看是在異端並起已而此等臭氣流落叢林或指一喝為實為主為照為用或指一棒為全提為正令為機用為門庭又謂之擊石火閃電光摩尼珠金剛劍又謂之摩破面門露出肝膽當陽拳似觀面相呈又謂臨濟三百六十骨節只是這一喝德山八萬四千毛孔不出這一棒又云臨濟多却這一喝德山刺了這一棒又云無邊剎海十世古今塵沙義門百千三昧總在這一棒一喝內全收全攝無欠無餘更有一等起宗真目不存機境者喚作蚯蚓鳴榔飯氣揚塵掃土製風掣顯認精鬼弄怪怪乃至奇言妙語與香柳揚鼓引學人向他一棒一喝之下邪曲解者今古以來比比皆是與麼較量他古人立地處又何嘗認認鞍橋作阿爺下領既不

識古人用處而欲趨向自己真正面目大似
陽靴林癢嗟乎古人一片生靈心肝未開口
已前早是落在個禍障裏了也只要備不知
不覺推門落臼一切法中做箇平常無事
漢所謂涅槃生死六凡四聖至於百千差別
法義更不在人重下註脚又何一棒一喝而
不能了哉這裏備若將毫釐心識領畧解會
豈但不識古人行棒用喝處而亦自家一箇
本命元辰長是黑漫漫地縱使勉強向他一
棒一喝上說得依稀用得彷彿少間善忽遇
著些子差別逆順境界頓在面前未免情存
取舍意涉愛憎一時區處不下便向他古人

語言裏曰上著到正恁麼時總喚作一棒得
麼總喚作一喝得麼總不喚作棒喝得麼若
喚作棒喝則未免被棒喝礙不喚作棒喝亦
未免被棒喝礙既為此礙則山河大地明暗
色空至於微細塵毛未有不能為礙者萬仞
鐵圍可使消殞只這一種礙備若不真箇在
這裏推托去管取要礙人墮生入死輪回
無間在本上座到此忍俊不禁要與備去却
棒拈却喝向未有棒喝名字已前與備把手
共行只如未有名字已前且作麼生趨向今
日不辭與備說破久後却恐累及平人

示伊吾願月長老

佛法無商量分無淨泊分無安排分但是拈
得一切打開萬般總計較單單只是靠取一
箇話頭自今日守到箇悟處時分方許備取
魚鱗若未到桶底子自脫之時便欲取魚直
下蹉過了也只此一蹉過便是百蹉千蹉甚
非小緣做工夫最要緊是把得住最要緊是

放得下最要緊是不隨逆順境轉最要緊是
做得主定立得脚牢最要緊是耐得枯淡守
得寂寞最要緊是識得眼前不被出間一
切境界惑最要緊是寒不思食飢不求食眼
不隨色耳不逐聲最要緊是一箇身心如鐵
櫃子不受一切禪道佛法穿鑿最要緊是盡
生不悟明決不起第二念更有一件是最要
緊處口未開時已說了也筆未動時已寫了
也奈未透時已悟了也備還知麼備還會麼
備還信麼如今大事為備不得小事各自支
當

示薩的迷的理長老

禪那二字梵語也華言思惟備生死事大無
常迅速乃學者之正思惟也眾生本來成佛
以迷妄所蔽而不獲開悟亦學者之正思惟
也清淨本然迷妄無狀而生積劫迄今自纏
自縛念念攀緣無息之間亦學者之正思
惟也從上佛祖哀矜不暇垂言立象設萬種
方便今我處與悟入以癡想雜亂猶不自覺
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三界萬法色空明暗
咸是菩提妙明元心悟理未通尚留觀聽此
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苟非神悟縱有多聞惟
增見病不脫愛纏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前
輩言前領旨向外超宗微見鋒芒拈得便用
風飛雷厲迥異常流開鑿人天不存窠臼此
皆累生熏習積習難磨不期而然無作而作
且容勉強安可功為擬踏前蹤即落意地此
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功不盡則事不臻誠不
極則物不感况無上大菩提道或不忘形畢
命與糞食寒暑俱廢豈口出耳入之學而能

脫累生死情妄於大休歇田地者哉此亦學
者之正思惟也言思惟備者惟此思惟即是
備之之理舍正思惟外或別有一法可備亦
正備也今則有箇不涉一切思惟處方便
備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
山十二時中但將須彌山頓在肩膊備之方
寸不可妄起纖毫情念強生穿鑿為解為會
但只行也奈坐也奈今日也奈明日也奈
得也奈奈不得也奈奈到無可奈處敵是著
力加鞭之時猛持取三二十年死工夫萬仞
壁立硬著脚頭奈取正當奈時或有佛祖聖
賢現種種相以相似語言關學發明便與一
喝喝退向他道此事不從人得安有開發之
理任我百生奈不得必欲自備斷斷不肯妄
去敵人鈞線誠有此志不患生死情妄之不
消殞也

示慈護長老

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覺不受形質變不重
不入法婆念不起不生業累蓋因迷起妄由
妄生執順其所執則愛之念紛然而興逆
其所執則憎之習勃然而起愛憎之情作
則死生之跡動轉遷流新新不住念念相續
以至一刹那間具八百生滅豈待百年氣派
然後為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無自性亦無
起處只是自家迷從曠劫以至今生良由不
體道本失却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
不為迷妄所惑別無方便但早單提起箇死
了燒了那箇是我性十二時中如金剛利劍
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識田中盡力一揮如斬
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取之所見既斷耳之所

聞亦斷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同時俱斷
過去事已斷現在事今斷未來事當斷編搜
習中無可斷者和箇斷者亦斷斷者既斷斷
亦不立斷既立則盡法界皆是自心於自
心中無能斷無所斷能所既無則見聞覺知
無地可寄到這裏即是從上諸佛菩薩善知
識放身捨命處亦是大休歇大解脫大安樂
之地亦是不離世間而成出世間之三昧
此三昧入手寬箇愛底亦不可得見箇憎底
亦不可得於不可得處回觀世間諸有為相
儼如昨夢如教中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
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如今人箇箇明
知此事如夢雖政說時和箇說底亦在夢中
何況說久聲消情隨境變三界夢宅役役不
停苟不能奮起大精進勇猛志力於此大夢
宅中極力一跳跳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披襟
一笑以快平生決定以夢入夢展轉華錄隨
逐妄塵墮入無間豈不孤積劫以來諸佛菩
薩為備所下之般若菩提種子乎倘若非具
此深厚種子安得今生居富貴中處十善家
以至操心入道袈裟著身為佛後裔今日到
這裏家已出了僧已爲了善知識已見了道
已聞了其所欠者但只要力行一掃而親到
一回爲諦當耳況是年齒未艾色力尚充或
不趁身強體健之際做一氣直走到家取得
眼來便是無常老病相催也到那時手忙
脚亂各將誰歸將箇盡平生底所貪所愛所
恚所癡一齊點檢總用不著不惟用不著反
爲其所障礙繫縛蒙蔽展轉流浪孤負勝因
爲無慚人佛所訶斥當知輪回三有出沒四

生孤露吟蛸受苦無聞於此復何所應而不
思超然獨脫豈有志者之所爲哉昔龐居士
以家財棄之湘水乃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
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語且嘆甚麼作
無生語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州於尼臂上搭一搭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
州云爾猶有這箇在此說又作麼生然古人
親到大休歇田地於語默動靜之頃著者具
金剛正眼塵塵露解脫神機是非不可較量
得失不可圖度者也慈護長老乃高昌三藏
喜善妙公之母氏也曾參鐵山瓊和尚向道
之念堅篤因爲其志不覺驚騰如許若必欲
要如龐居士之無生語與老趙州之猶有這
箇在二意明白宜將鐵山和尚所示死了燒
了那箇是我性遮一句猛與一撥則知龐老
趙州同奈其來舊矣又何生死愛憎之云乎
哉但辦肯心決不相賺重爲說傷以勉之
死了燒了身空物空那箇是我性海底日輪
紅直下領畧不過仗須著意加功密作用時
聖凡莫測實究竟處水油不通無常生死機
不斷見聞知覺難包容是非憎愛絕跡跡苦
提般若俱無從單單只有這一念與此一念
潛其蹤無影影樹頭擗夜月不萌枝上吹春風
以慈爲護非南非北以護爲慈自西自東無
向背絕羅籠風凰池上玉蕭奏聲在天涯香
霧中

示植輝人

要學佛麼要學祖麼要學善知識麼一大藏
教諸燈語錄遺言行皆是學佛學祖學善
知識之張本不妨向此真履實踐一回但行

之不移守之不易久之純熟所謂佛祖善知
識不待學而成矣或者謂丈夫自有衝霄志
不向如來行處行成佛作祖到善知識地位
會須先將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行往行拈
向他方世界之外單提一把吹毛利劍達佛
殺佛達祖殺祖直教一物不得當其前一法
莫能隨其後久之知手中箇欄杆子一齊拈
却揚身物外獨步大方自然頭頭合轍處處
逢原雖然當知此二說總是窠臼語備若管
生一念向此際跟則落窠臼了也要成佛成
祖成善知識未知其可也且捨此二途畢竟
依何標準而至于佛祖善知識田地幻住到
此直得結舌有分諸方大有老尊宿不妨一
一持此話以扣之

示達輝人 聖僧侍者

路達輝道人不將語默對畢竟將甚麼對或
者謂此事不在語默裏又云語是誘點是誑
又云說時默時說既是不將語默對臣甚
麼又說箇默時說時默底道理這裏定當
得下揀辨得出纔索得明指點得到便許備
坐斷僧堂中陳如尊者頭與丹霞和尚握手
於數百年外提持此道不爲遺矣既或未到
此田地十二時中或出或入且道陳如尊者
向備道箇甚麼露柱燈籠向備道箇甚麼香
匙火筋向備道箇甚麼還聞麼若曰聞則喚
作說那喚作默耶若曰不聞則終日竟夜畢
竟在何處安身立命直下不知落處即是備
生時不知何處來死時不知何處去即今眼
眨地語默動靜未免被箇陳如尊者當面
障却燈籠露柱觀體礙却香匙火筋臨機換

却即其所障所礙所換盡是生死煩惱輪回業識從今日移奪備到盡未來際之種子耳要得和盤撥轉連座掀翻不妨提起箇所參底話頭於對陳如尊者時對燈籠靈柱時對香起火助時不得斯須忘念更向蒲團上豎豎脊骨猛著精神與之抵牾正當抵牾時不得隨聲色轉隨是非轉隨急轉轉隨情識轉隨境緣轉乃至隨善惡凡聖善樂得失等轉擬欲瞥生一念隨其所轉不特不能與道相應將見隨生死輪回轉入盡未來際者矣

示志滿禪人

學道要須乘一時猛利便討箇分曉則於工夫上庶有立脚分豈可依依稀稀彷彿彷彿今日三明日四道是流俗又却有箇念頭在道道是在道又却不曾有片鉤猛利精神把做一件大事於是兩頭打脫只益笑具耳更有向蒲團上屏得念頭靜辦少時或半日一日身心不動靜點將去或三朝五朝做主宰

不得討頭鼻不見昏沉散亂輒作一團似此等差別境界交馳于心或怕懼做工夫一上或思慕做工夫一上或勉強做工夫一上或被世間順緣攪奪一上似乎有箇做工夫底心念存于中却不知只與不做工夫者等無有異若盡理而言反不如箇不做工夫底何以知之彼素不做工夫惟信不及耳儻或一旦自信得及忽然被他猛利做去也不定個既發大信心要做工夫要脫生死今則此箇信心延緩數年了也看看向無事甲裏去坐也終不放寬了又復能發最初底大信心來余知其決無是理也故維摩云譬如敗穀焦

芽不壞為種滿上人過余問道屢指靈巖令日不志最初道念又冒荒蕪過余第幾但是扣其入道之志則索然不若初心之猛利也良為可憐此去宜精加念力直要翻轉生死業日以悟為期方不孤備重香再扣之勞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轉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九頁上二五行第四字「商」，
〔徑作「商」〕。
- 一 四六〇頁下一八行第一六字「臣」，
〔商、徑作「因」〕。
- 一 四六〇頁下二五行首字「匙」，〔商、
徑作「匙」〕。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韓五
法語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志寂 上進

示嗣禪上人

自有佛祖以來兄弟家披箇衲子橫跨四海
上人門戶謂之參禪參即不問且作麼生是
禪或有以枯形死志冥心壁觀之謂禪或有
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謂禪或謂微塵法
界明暗色空動植纖洪飛揚盡攝當機不昧
觀體全真之謂禪或有撥開萬象透過色聲
坐斷有無不立凡聖之謂禪或有向四大五
蘊中認箇昭昭靈靈聞見知覺之謂禪或有
放下身心休歇萬事一念不動六情不搖之
謂禪或有以臨濟一喝德山一棒雲山拈花
少林得髓繁興大用舉必全具之謂禪或有
以德山托鉢雲門話墮趙州勸婆羅山三頓
棒等謂之向上一闕末後一句換轉面皮露
出牙爪活路生機不容近傍者之謂禪所以
毒手教人處或令人祛散亂敵睡魔遣塵勞
速喧鬧起精進發勇猛豎目撐眉握拳敲齒
或有異於是者則教人隨緣任性不繫不拘
喫飯著衣一切如舊但不做作理自天然乃
引古人依本分放下著莫妄想管他等語
為證更或有教人一味歇心全身放下才起
一念便與剷除心如太虛情同木石久之不
休待其自契或有教人立箇主宰勿為境攝
勿隨物轉如捏太阿在手佛來也斬魔來也
斬謂之坐鎮家庭把斷要津橫行一路更或
有教人兼備白素以助正因不爾則便乃不
拘律儀任情毀犯略而言之如上所見正是

情存取舍意涉所依用為機關墮為窠臼有
般靈利漢見恁麼說便乃掀翻露布抹過那
邊謂之不落人機境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
喚作於法自在更有般擔板漢聞恁麼說乃
云任個道是也得道非也得我只管大盡三
十日小盡二十九喚作羅籠不住呼喚不回
如此邪知異解不可枚舉今時商量比比皆
是若欲要與此禪一念相應如人自捏其目
求不生花不可得也更有一種隨語生解者
乃云我但不存稟曰豈有不相應處殊不知
只箇不存早是存了也須知此事如空之輪
器如水之隨流雖有方圓動靜之殊而無方
圓動靜之實非作故無禪如然若實要與
此禪相應真箇是備三寸命根子向不知不
覺處平地斷絕地折一回始得要識命根麼
便是備十二時中眼見色是耳聞聲是至於
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及真一切知覺等是又
名妄想又名生死又名顛倒無始劫來刀斫
不斷斧解不開此論且止只如命根已斷底
人還復眼見耳聞心思意解也無這裏若立
纖毫知見解會則五須彌四大海早已穿過
備彌縫了也所以古人不奈伊何向道至覺
繫念三塗業因替爾情生萬劫羈鎖直下湛
寂孤明圓淨活脫不倚一物觸處成現所以
永嘉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且
先德豈徒事語言哉今時人會此說話者何
限以其不得受用則前所謂情塵不透見地
不替動靜二途俱落窠臼而致然也記得馬
祖與西堂百丈南泉說月次一云正好修行
一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去祖云慳歸處

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一門父子
向光影裏露出巴鼻不妨令人檢點一人向
禪頭上加一畫一人向禪脚下加一畫一人
向禪中心加一畫一人向他三畫上又加三
點今日將箇元本禪字一番徹底不相似了
也後來又有人向他加畫加點處只管加將
去間有加得不相似者便乃彼此是非立箇
名字喚作如來禪祖師禪平實禪杜撰禪文
字禪海叢禪外道禪聲聞禪凡夫禪五味禪
棒喝禪拍盲禪道者禪葛藤禪更有脫略機
境不受差排者喚作向上禪古半已來諸方
三百五百眾浩浩商量立出許多開名雜字
由是而吹起知見風鼓動難毒海掀翻情濤
飛騰識浪透相汨沒聚成惡業流入無間辛
未有休日佛所謂可憐憫者且古人開關禪
門實要伊了生死越苦輪斷分別息憎愛如
大火輪觸著則燎却面門喪却性命豈止於
言說義路而已哉茲因南徐禪上人出紙求
語故抖擻屎腸狼藉及此若喚作說禪按舌
犁耕彼此有分
示日本丁一頭陀
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
是僧從教日午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
本來無間隔無間隔忽承當笑看大蟲生
兩翼會麼若也不會且莫忽忽草草爾因甚
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投身林谷莫是
為求衣食麼莫是為求名利麼既是不求衣
食不求名利畢竟為甚麼事况是遠逾數
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為自家脚跟下有一
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曠劫而及今生

愈見昏迷轉加沉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平生氣力向他空關寂寞中提起古人一則無滋味話點點自看來看去但心無希冀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連不問山林城市靜鬧閑忙今日也與麼看明日也與麼看忽爾眼皮破觸履穿便解道了一卓二葉著便是卓二丁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波斯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麼生死與輪回說其摩虛頭與真實草鞋兩耳忽聞聲僧俗由來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漏盡其消息

示普喜上人問五蘊生死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大悟厥旨且答與問相似僧何不早悟於未問之先這裏見得便見山河大地不從外來明暗色空且非他事處處圓光獨露門門全體全彰破情塵於見聞知覺之間脫世界於成住壞空之表豈有生來死去彼聖此凡之異見邪更若情存得失意涉是非不惜眉毛重向葛藤裏裏注解去也當知三世諸佛與大地眾生於空王劫前各各具一面大圓寶鏡初無欠剩無端眾生於淨白光中瞥生異見昧却本來便於寶鏡光中妄認影像以為實有因生有見即起無明無明伏心動成三毒三毒因緣引起諸業由業所繫受此四大從四大中結成五蘊六根諸塵互相涉入內自見聞覺知外及山河大地皆鏡之影像耳所以大般若中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豈但五蘊是空至于一

十八界十二緣四諦六度等未有一法不與空相應者然鏡中影像使不達法義者觀之亦言是空耳所以永嘉道心鏡明鑑無礙廓然空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來嘉到者裏已是和盤托出了也當知廣大心體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凡聖相

離指證相圓裏十虛編入三際即生即滅之萬法不礙無增無減之本源即增即減之諸塵不隔無礙無生之實際萬機莫測千眼難窺自非須消情量脫落根塵者不可與聞也首楞嚴謂空與色是色邊際離與合是受邊際記與忘是思邊際生與滅是行邊際湛合湛是識邊際且道寶鏡還有邊際也無若謂有邊際是誘若謂無邊際則誣直下領畧得便見即色受想行識全是大圓寶鏡大圓寶鏡全是色受想行識離寶鏡無五蘊非五蘊無寶鏡曠劫不迷今日無悟諸佛非聖眾生非凡獨步機先全超象外然後還歸本位能所頓亡盡三千剎海一正眼看來不知執為五蘊執為寶鏡自然物我混融一念平等若不曾其實到這箇田地要脫他五蘊諸法曾不異指月於水底遊影於日中者也且以五蘊生死言之只今眼眨地有箇四大色身頂天立地及見身外有山河大地是色蘊生死也寒暑耗其精神苦樂遷其念慮飢寒逼其體膚情愛起其離合是受蘊生死也喜則愛涎沃心哀則淚珠盈目未食嘗而先甜其舌未嘗樂而先苦其口與則役其神寶則現於夢皆想蘊生死也天地之內凡動植纖洪之物自四大色身及與目前種種所用所

有之物未有一法不由因緣而成即因緣皆屬生滅以至成住壞空處處皆然新新不住皆行蘊生死也處處攀緣念念分別開目云明閉目云暗涉入三世分布六根指色則辨其玄黃歷味則別其甘苦順則思縱逆則思避動時似有竟時還無皆識蘊生死也此

五蘊法障在目前自古至今任爾才過李杜氣奪項劉直得拱手以聽其處分十二時中千重百市直是無備轉身處所以釋迦老漢知有此一段大事迷滯眾生於是與大願心開大法施四十九年五千餘卷備圓頓頓漸大小半滿如長伸雙臂向大圓鏡上推開影象拂去浮塵但要箇箇向潔白光中識取本來面目然後靈山會上拈出一華迦葉不覺破顏微笑直得光吞萬象體遍大千已而四七二三向此光影裏眼見空華透相絕置流傳既文運到老趙州西前僧問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觀面枯來黑天樂地自非具大眼目之士莫能覓其彷彿要見趙州光明麼也莫問五蘊六蘊六根七根但將平生見解世間出世間法莫問如之若何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待教習次中終日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却單以生死無常為重提起者僧問底話頭道法歸一一歸何處行而奈坐而奈莫問開世靜開拈得此一坐與之抵極推倒不奈何處和善知識盡是認磚頭作古鏡更說甚麼五蘊十二緣四諦十八界開言長語想無者麼豈非大丈夫能事畢矣若不如是脫身一回任

備萬劫千生往來昇降妄受輪轉如蟻旋磨
卒未有休日在梅山上人遽回心於功名富
貴之場偶聚首於普安客憲因話及五蘊生
死乃為之書

示明起上人書華嚴經

嘉禾石門明起上人手書華嚴大經告畢過

門需語為證余聞之經有偈曰若人欲識佛
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
心所向皆無礙是則揭開法界直示玄猷總
智體於一毫設靈機於萬傷殊不知差別意
內義出多途言語道中寧無分別只如若人
欲識佛境界用識作麼當淨其意如虛空已

通八刻遠離妄想及諸取盡分疎令心所
向皆無礙遠之遠矣直下見得乃知未捺寸
管點捺八十一軸溪藤已前其微塵數偈已
掌書之舊矣使遠那老人與無邊大心菩薩
立鋒結舌於言語文字之表縱欲與大慈雲
布華藏海擬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逆知其
不可得也彼既說之不可得而備何所聞既
絕所聞則云何而書之今日既有所書不免
依偈以設其問且所操者筆所捺者紙所書
者字橫者為直者為斜者為圓者為
點自最初一字寫至末後一字莫不皆然畢
竟紙墨文字之外別喚甚麼作佛境界其外
見有所書之經內見有能書之心以能所之
二見未忘欲淨其意等太虛空未知其可也
一真如性元無分別經卷與世俗文字等讀
數與辱罵等諸佛與眾生等法界與一塵等
即其等心亦不自立妄想乃盡諸取亦離安
有此經為我所書者哉此心無礙則法無礙

法無礙故則理無礙則事無礙則理事無礙
則事事無礙則一切法界俱無礙則書亦無
礙不書亦無礙喚作華嚴亦無礙不喚作華
嚴亦無礙其所書之經今有人以七寶摩尼
珠而用莊嚴以無量諸香雲而用熏塗亦無
礙有人以不善心碎其卷軸投之水火置之
穢濁等處亦無礙乃法性之本然非以力排
而智使之至此無礙之地惟於此無礙法中
微加一毫心力情意而欲和合則展轉成有
礙也即今日用中一念子卒未能遠甘此本
然無礙之理則是經不可書也備遠甘此說
麼若不甘此說還契此理麼若未契此理則

前所運一片真誠正信之心揮毫捺書寫
成就底八十一軸華嚴大經乃成虛設耶不
然所謂遮那性海聖凡圓具因果全該萬法
俱彰一塵不隔運一筆則千筆萬筆與之俱
運書一字則千字萬字與之俱書成一行則
千行萬行與之俱成了一卷則千卷萬卷與
之俱了乃至於一畫中含表微塵數畫於一
豎內含裏微塵數豎當知一時書則與盡未
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同時俱書一時
了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同
時俱了如是觀察如是受持如是見聞如是
作用如是書寫如是流通如是信受如是增

益又安知其八十一軸之雄文非佛境界而
離此別求耶又安知其意不與虛空而等淨
耶又安知其有妄想諸取而未離耶又安知
其所向之心有所礙而特排斥之耶既爾佛
境現前及心無所礙即今日用一切時一切
處一切緣一切境一切法一切念一切見聞

一切知覺一切取舍一切分別一切受用等
則手未嘗離其書口未嘗遠其說目未嘗越
其觀耳未嘗過其聞也然則目前山高水深
日上月下鴉鳴鵲噪魚躍鸞飛動風行松
直棘曲大而十方虛空廣而無邊法界細而
鍼鋒芥孔聖而諸佛凡而眾生以至成住壞
空地水火風等一皆是筆端點出之大本
華嚴亦豈十佛刹微塵數偈而可詮之者哉
這裏不薦且莫忽草草草雖是本末具足底
現成活計備若不曾真箇親向毫端未舉之
前全機領略未免首先被箇華嚴名字當面
熱護把箇一箇本命元辰或或或去遠從無

始劫前感至今日初非小可以其感情未解
見斷入心引起無明成就生死粘頭纏尾接
續輪回起滅萬殊直至今日觸途成滯了無
出期者無他蓋為備最初心中被箇迷惑打
失正見而致然也所以今日用一點心不得
才擬用心便引起作八萬四千諸情意識互
相障礙不得自由誠可哀憫何謂障礙障備
繞見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便被箇佛境界
障繞說到當淨其意如虛空便被箇虛空等
淨障又見說者箇遠離妄想及諸取便被箇
離妄想及諸取障更見說到令心所向皆無
礙便被箇無礙障直饒通身手眼超出言象

之先適體機關不墮是非之窠剛把此四句
偈一齊按下別資一路抹過那邊殊不知只
箇別資抹過底已是親體把箇箇本命元辰
障住了也直下無備用心與無備馳求處無
備湊泊處無備擺脫處無備趣向處乃至無
備和會處當知箇華嚴性海全體是大火聚

大風輪塗毒鼓吹毛...百千聖賢不敢正眼
觀著又豈許將心湊泊舉意博量者哉爾若
真箇有一片決定真實底大心觀體與華嚴
性海如水入水似空合空初無難易但請將
從前所知所解所做所遇所緣所著底一切
聖凡是非取捨憎愛善惡自他無邊業識猛
提起一把智慧刀直下與之一斬兩段如未
曾做工夫時相似如未曾與人說學道時相
似如未曾出家時相似如未曾著袈裟住伽
藍建寶坊興善利時相似如乾乾淨淨一齊都
打屏了不刺纖毫却於無纖毫相礙處不得
便坐在這裏不妨提起箇古人沒意智話頭

頤在面前默默體究是甚麼道理從此以去
只向所體究處一推捏住行時行體究坐時
坐體究忙時忙體究閑時閑體究老時老體
究病時病體究乃至死時死體究正當體究
箇所奈底話頭時也莫要問道是佛境界非
佛境界也莫要問道意下淨如虛空不淨如
虛空也莫要問道妄想諸取遠離不遠離也
莫要問道此心無礙不無礙但只集教箇話
頭密密盡此一報身只與麼去又久純熟和
箇穩密底一春裂破那時將佛境界作非佛
境界說亦得將非佛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
不妨信手拈起一天真一一明妙此所謂
雖然舊開闢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荷或輸
贏未分切不可輕易中佗人毒藥毒壞法身
求失佛境界者必矣如今多是不真實痛為
生死無常大事者實體究但只欲事持言語
廣說道理往往法道衰替乃根于此有志之
十寧可一生兩生百不知百不會決不肯於

工夫未到情妄未消時妄陳禪道以當參學
記之記之併將前四句經偈為華壁去也若
人欲識佛境界提起話頭休怪怪忽然兩手
俱托空佛祖直教齊納敗當淨其意如虛空
勿於聲色詐首聾聾工夫做到意根脫盡
山處處通遠離妄想及諸取本也道人都不
顧華嚴性海虛遮那疑團破處全機露令心
所向皆無礙法界何曾分小大盡未來際一
刹那漆桶莫教全不快

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
三聚淨戒之體如日月之麗乎中天乃一切
戒之主也謂三聚者善法攝律儀儀益有
情是也原夫攝善法戒乃無善不備也攝律
儀戒乃無惡不斷也饒益有情戒乃無衆生
不度也此三戒乃過去現在及未來一切佛
祖之梯航胎孕也舍之則何以出生死海何
以達涅槃之彼岸耶須知一箇所奉話終日
橫于方寸不思善不思惡善惡二途自然志
念而言修斷何其贊耶且各此話時不見有
一衆生而可度脫乃非饒益而饒益也此所
奉話雖不稱三聚而具存三聚無少間也朝
參之夕究之夕遠而守之一旦開悟併其所
奉所守之念頓遣三身四智當與混融八解
六通隨時會合不知戒之在我我之在戒也
忝禪上士便請力持正信不拘歲月而行之
脫或遲疑疑劬去矣矣雲南護上人請說三聚
淨戒因筆以遺之
示明忠上人病中
衲衣下一著子攬澄不異磨濕不痕坐斷古
今不存凡聖所以古人謂之向上機末後句

頂門眼肘後符臨濟即之而喝如怒雷德山
據之而棒如疾雨不依工用匪涉階梯提得
便行拈得便用奔流度刃疾談過風正眼看
來未為慶快這裏豈容心思意解安排擺布
而為得哉雲川忠上人偶因卧病余謂之曰
真歇和尚有云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

總不妨且如何是安閑法對曰知身是夢了
病如幻惟守一心不生異念豈非安閑法乎
余因不顧又曰安即不動閑即無為超出二
途栖心無寄此豈非安閑法乎余亦不顧上
人茫然若有所失余遂示其畧曰汝所說者
乃情識計度分別取舍皆暫時岐路豈真究
充耶要識安閑法四大五陰是根身器界
是四百四病是山河大地是見聞知覺是以
至一切差別塵緣無有不是者咄是何言歟
且四大五陰及差別塵緣等皆是敗壞不安
之相若喚作安閑法大似指鹿為馬若不喚
作安閑法亦是鹿為馬直饒去此二途別
資一路未免亦是指鹿為馬要得不指鹿為
馬須是向他真歇和尚未啓口已前掀翻情
量不墜是非已眼頓開洞見源底始知一大
藏教是指鹿為馬十七百則公案是指鹿為
馬以至天下老和尚拈提整拂是指鹿為馬
如是指說如是悟解亦是指鹿為馬麼麼
或不曾但切勿將箇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
枕頭上默默咨參不得放捨忽然枕子落地
病藥兩忘衲衣下那一著子親體現前到此
即其身心及與諸病無有不是安閑法者也
雖然切忌指鹿為馬
示月禪人病中

生老病死是四種漫天網子曠劫至今把伊籠罩欲暫時脫離亦不可得所以佛祖與大哀憫教伊一條通天出路今日但要牢絆草鞋硬著腳頭與之抵捱縱有死在前亦不暇顧豈可復為病緣纏繞而作艱難想耶然病是裂身出網之利刀易煩惱苦為解脫場之良導備今日利刀在手良導在前若不能將身心世間諸有情識盡底掀翻從空放下即是網羅上又加網羅去也如此學道何有益於自己哉且病中做工夫也不要備精神勇猛也不要備撐眉努目但要備心如木石蕙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由

從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消瘦也得長生也得設使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俱不動搖方有少分學道氣弊所以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若不到這箇田地便見有身使我病有痛入我心有苦感我神有逆動我念以至渴則思飲飢則思食叫喚呻吟咨嗟歎息過一日如度百年望寸步如隔千里孜孜逐逐念念拳緣總而言之但覺有身受病不得自在只此便是沉滯生死之根種也豈不忍些子病緣便乃主張不過又何況地水火風分散之時也尋常學道正要用在今日今日若不得用百劫千生蹉過無疑矣如今有一服起膏育必死之靈丹重為拈出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要識趙州麼聽取一偈納僧有病在膏

育趙老全施不死方萬象森羅開活眼更於何處覓醫王
示琳上人病中
昔真歇和尚有偈謂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慮無然燈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古人作此偈傷身世之浮脆了夢幻之起滅指情妄之所緣示斯道之真寂五十六言網羅殆盡真道人之龜鑑也學佛之士當向這裏體取則知未了此心之際通身是病徧界是病盡形畢命起心動念更不問備成佛作祖皆是病緣於中或有人指出一法不是病者恣是妄見又豈待形拘枕席跡涉沉痾而謂病耶由是雪山大醫王眼不耐見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屢說判說今結集為一大藏教是治此病之藥方今日所忝底一箇無義味話頭是方中所秘傳之神藥要起此膏育必死之病常以一念不退轉不變易之湯使向一切時中送此神藥然此藥之治此病百發百中全之服藥而病不瘳者蓋與藥忌並進所以不取効也苟不能盡其所忌不惟不効將見執藥成病又未易療之也所謂忌者即第二念是也何謂第二念便是備離却箇所參話頭正念之外更於善惡悟迷境上微動一毫是謂第二念也此則藥之忌也誠能又不犯其所忌則念念相續安亦守危亦守生亦守死亦守去亦守來若忌同時俱失便是安閑法現前也宜知之以自勉

示宗裕上人
湖東山湖水拄杖頭邊草鞋跟底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衲僧直下莫思惟思惟便隔三千里會麼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生死無常銀山鐵壁盡在此問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神出鬼沒瞎棒盲如盡在此答處會得問處則銀山鐵壁面面通穿生死無常塵塵透脫會得答處則神出鬼沒當體不痕瞎棒盲杓全機殺活若也不會便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無備入處既無入處且只向入不得處猛加精神立定腳頭來來去去能到能所兩忘不覺躡倒燈籠掀翻露柱目前萬象自森羅現成活計全豐裕正眼看來大似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示成上人卓菴
古人以己事未即明了往往結草為菴作自了活計初未嘗有所為於世間以日用處隨緣自遣或栽田或種會或草衣或木食或瀾飲或燒折脚鎚或以枯木為牀或以三箇柴頭品字椗或三十年二十年目視雲漢不與世接或三篋束腰或整空拳或伸一指或謂溪深杓柄長乃至種種作用其孤風凜然聲動觀聽一段孤明照映千古亦皆不期然而然也自此以降世道日微人心日薄即此住菴之風轉為偷安逸居之計只圖禮法不相拘束棗林不相縛繫要眠便眠要走便走日滋月浸變為自在外道不特無補於道將見流而不去而忘返不知不覺於偷安逸居之外引起世間百千萬種顛倒差別後墮流

示宗裕上人
湖東山湖水拄杖頭邊草鞋跟底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衲僧直下莫思惟思惟便隔三千里會麼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生死無常銀山鐵壁盡在此問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神出鬼沒瞎棒盲如盡在此答處會得問處則銀山鐵壁面面通穿生死無常塵塵透脫會得答處則神出鬼沒當體不痕瞎棒盲杓全機殺活若也不會便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無備入處既無入處且只向入不得處猛加精神立定腳頭來來去去能到能所兩忘不覺躡倒燈籠掀翻露柱目前萬象自森羅現成活計全豐裕正眼看來大似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示成上人卓菴
古人以己事未即明了往往結草為菴作自了活計初未嘗有所為於世間以日用處隨緣自遣或栽田或種會或草衣或木食或瀾飲或燒折脚鎚或以枯木為牀或以三箇柴頭品字椗或三十年二十年目視雲漢不與世接或三篋束腰或整空拳或伸一指或謂溪深杓柄長乃至種種作用其孤風凜然聲動觀聽一段孤明照映千古亦皆不期然而然也自此以降世道日微人心日薄即此住菴之風轉為偷安逸居之計只圖禮法不相拘束棗林不相縛繫要眠便眠要走便走日滋月浸變為自在外道不特無補於道將見流而不去而忘返不知不覺於偷安逸居之外引起世間百千萬種顛倒差別後墮流

俗者多矣蓋佛祖施設或萬乘唐書或形影相弔實存乎道之明則在萬眾不知為多單己不知為少以不知故喚廣居為住菴亦得喚住菴作廣居亦得以廣居為住菴則不見有上下左右之相拘以住菴為廣居則不見有暗室屋漏之自欺也如是住菴則念念

共人天交接塵塵與聖賢會雖千古之上而可以挽回於目擊也如是住菴則窮也得窮也得有人扣門也得無人扣門也得終日作用熾然也得終日一物不為也得乃至遇苦遇樂遇逆遇順百千境界同時現前當機總是豎拳豎指之時也這裏也無住菴者

也無不住菴者也不見有菴內事也不見有菴外事一體純真萬應派絕是非情盡能所識消乃知婆子放火門上書心字皆是增金之黃助日之明也如是住菴是為正住不爾住者便未免身外有一箇菴子為對為待為離為合其取捨愛憎之情頃刻百變所謂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曾何異於是哉當知住菴不以生死為重任不覺臘月三十夜到來只箇生死便是個白日所住之菴返為其所住去也宜如是觀察勿為日用所惑而移其道念也

示寶燈上人禮祖

祖師心印橫亘十方豎窮三際一切處不離藏一切處無遮障塵塵不昧處處相逢這裏更若瞥起一念禮祖之心大似葉却滄海之波而求水於陸地捨却真體之皎而覓火於陰崖者是則固是只如臨濟塔在真定靈華塔在福州五祖塔於淮江六祖塔居嶺海

還能未動脚頭道得箇一塵不隔底句麼燈上人遊方禮祖出紙求語故發是問以扣之并為說偈白雲黃葉石鏡一塔中藏一祖燈三尺炊巾無地處又傳金錫下危層

示希有上人行狀

底有一句子在拄杖頭邊有一句子在草鞋根門頭向六根門頭邊得則三千里外底不用別尋三千里外薦得則六根門頭底總在裏許惟是拄杖頭一句子只在拄杖頭草鞋根底一句子只在草鞋根底不得動著還知麼盡無邊法界是條拄杖過十方虛空是細草

鞋拈得拄杖則失却草鞋著得草鞋則失却拄杖須知拄杖無備拈草鞋無備著處備若擬心拈著則一齊都打失了也且不振心又爭得拄杖草鞋入手但將箇所奈底話頭掛在眉毛眼睫間默默自看是拄杖耶是草鞋耶是三千里外耶是六根門頭耶看到無

可看處冷眼被備驚忽者破元來七尺主丈一編草鞋總是故鄉田地信手拈來則去地不遠矣備若不於話頭上個個分明管取被箇主丈草鞋惑過一生到頭殊無毫髮所益古今行脚高士被主丈草鞋惑者莫知其數備於今日豈肯復為其惑耶重說偈曰有一

清誠門人

句子藏不得三千里路竟家鄉未拈主丈先開眼始信途中歲月長
佛法無備會處生死無備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備了辦處著甚死念平地上討許多忙亂耽得眼來早已

四五上歲了也備喚甚麼作佛法任備以百千般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前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盡來不滿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備會與備轉要會轉不相應備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

千人萬人撈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參實悟乃能荷負備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橋皮自認為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

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的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幣不帝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沒要緊過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

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擠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備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縛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備還知多少人在備背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備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

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逼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他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志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備執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備知眾生結縛濃厚無備奈何處備若

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
枯寂可食糲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
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備會處生死無備脫
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
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壽爾
揆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十九末

靈隱寺住持此五
卷佛立智
已上卷對真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韓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六二頁中七行第一三字「商」，
〔徑作「商」〕。
- 一 四六五頁上末行首字「十」，〔商〕，
〔徑作「士」〕。
- 一 四六五頁中五行首字「勿」，〔徑作
「勿」〕。
- 一 四六六頁下二行「浙東山浙西水」，
〔徑作「浙東山浙西水」〕。
- 一 四六七頁中一九行「主丈」，〔徑作
「拄杖」〕。下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韓六

法語

示海印居士 潛玉 王璋

宗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觀體與三世諸佛平等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教禪律

三宗學者既宗古佛之說靡有不知自心是佛者豈特宗佛說者為然至若街市市販販夫傭婦亦曰自心是佛以其未由悟見源底徒具此知耳故圓覺有謂未世眾生希聖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此五句責其尚知解而不求正悟之過也又云但當精

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嗔愛慢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此說是世尊勉其精進破妄證真之極談不許住妄知之要旨也後之學者遠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博記領納在心

雖曰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斯言盡之矣

若欲必求正悟別無方便但將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要言蘊于八識田中念念勿令間斷政爾無間斷時忽有佛祖以成現三昧注入我心亦須吐却此事使佛祖果有教人之理只消與麼教去又何待人悟入耶

或有問云既不可教今一大藏教豈皆虛語耶答曰佛祖言教乃指眾生被妄入真之驢蹄耳亦描寫如來境界之圖本也苟不肯親蹈千萬里之蹊徑孤露他方安有到家之日或不做高登九仞之崇臺豈日觀其境界則

圖本亦奚以為須信而後行行而後到到而後守然後為得也

或者謂傳燈所載之諸祖皆於一機一境一挨一拶便爾脫略圓淨卓然超越安許其歷涉蹊徑之說乎如少林謂直指人心曹溪尚云說箇直指早已曲了也此說之下間不容

髮又豈容其信而後行行而後到之說乎靈利袖僧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句外知歸猶稱鈍漢所謂電光石火豈容其停思佇想耶往往人多向此說之下探跟殊不思古人於言前句外未荷負之時其艱難辛苦昏散障礙略不少今人之髮苟不奮發竅志之志

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衝寒冒暑不敢怠惰之勤勞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見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或不難於今則安有易於後日也何故如此蓋生死大事是無量劫中薰染結習底一種不可拔之業根在今日要以不退轉身心直下一翻翻轉豈戲

劇耶今即眾生心欲混入佛心使之不實動苦志力亦未見有自得者也

釋迦文佛道已成於無量劫中眼不耐見眾生妄受輪轉故示生於王者之室頓捐萬乘之榮沉影靈山卧雪嘗藥備嘗勤苦及至道成雖屢徒說法惟止於丐食樹樓未嘗有所

長蓄也此是眾生界中第一箇超越出世世間之樣子願成佛果者宜思之或者謂已知無量劫來妄受輪轉使不加勤苦將來還有自了之理乎答曰輪回若有自了之理豈勞諸佛復轉法輪以無自了故必依信而力行行而後到斯法輪之不容不

轉也

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極力參究不問年深歲遠但以了悟為期俾日用處單提此話蘊于胸中夜夜而參密密而究譬之如撒手懸崖比之如竿頭進步喻之如一人與萬人敵方之如兩木相鑽而覓火此是古人用力極處諱實商量豈事虛語乃有不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之句又云雖然舊關闌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此說豈欺人哉

古云各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何以如此三世佛歷代祖種種建立種種發揮必欲破除衆生生死情妄而後已或不為此大事安用建立種種法耶今之學者或不痛念己躬大事朝參暮究何所圖耶

原夫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從空變不因人與蓋由無始時來迷失自心於清明目妄見空華輪轉遂流至今不息始因自迷受此滄海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奈我何

凡日用提話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沉擾擾散亂紛紛把捉不定處初無一點外障只是一箇為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覺把捉不定時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逼久之純熟自然合轍或未合轍時只向所答話

上一捱捱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暫起一念感情雖未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古宿謂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不行如是用心鮮有不獲相應者

春禪悟與未悟蓋由根性利鈍之等差如根

性果鈍但以不退轉深心待之不患其不悟也雖具此堅密之志而不能遣除業習則堅密之志亦未可憑何謂業習或遇順則恣情而喜遇逆則信情而怒遇愛則徇情而著遇憎則極情而離遇是則盡情而稱遇非則任情而毀乃至善惡取舍種種分別通名業習

如是業習不係根性皆情妄所遷本亦道流悉當屏盡業習淨處道力益堅積久不休不悟何待蓋情妄業習之弊歷劫迄今愈增迷倒遠背悟明若不悟但信心不退來世決定具象持門或於未悟之前誤將相似語言記憶

在心雖一字亦多生障道眼之全塵也古人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謂實參者法欲要超越生死無常不求一點佛法知解謂實悟者乃當念頓空生死無常不存一點佛法知解凡聖情盡迷悟見消生佛兩忘能所俱泯進一步則高蹈佛祖所不到之境退一步則遠

離凡聖所未染之塵老耶耶之為不二門釋迦尊據之為菩提座諸祖乘之為金剛劍萬靈體之如優曇華起大病之藥王濟飢渴之甘露給萬方貧乏之寶藏裂三界編鎖之利刃如上種種異稱皆海印三昧之變相也示脫離連刺罕丞相

諸佛法要惟在自心於一切人本來具足不從外得也然自心之法何法也乃靈知之至體也昔裴相國作圓覺略疏序首先一句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其異類雖味略於蠢蠕中身相微劣惟同體之靈知初未嘗減少也世尊初成道時乃云奇哉衆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智慧德相即自心之靈知也夫靈知之體猶古鏡中所含之光也妄想執著猶翳光之塵垢也鏡雖為塵垢所蔽而鏡中所含之光初未嘗一毫虧損也一旦垢淨塵消則本來所有之真光廓然清淨洞照萬象豈從外得也諸佛以是光轉法輪度含識苦塵以是光修六度集眾善聖天子以是光統萬邦

福海字賢宰相以是光沛仁澤宜大政至若天依光而普覆地依光而普載與夫草木山川有無情等咸依是光昇沉變化嗟乎世人動為物欲所蔽而昧斯光者久矣故佛祖重其同靈垂百千方便啓之導之必使其開悟而後已惟大丞相閣下光明盛大德業淵深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味靈鑑真光之驗也或若動靜中尚存觀聽未泯功熱情妄愛情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遣惟宜密以一則無義味語置之釣抱點點自看謂父母未生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其各究之念

既真了悟之心必至既悟矣則前所云靈鑑真光亦無所容於聞見也阿教理問入山傳奉約旨需以語要輒陳管見如此示容齋居士別不花亦相

心非妙悟而莫知悟非情盡而不了情非工夫而莫忘工夫非正信而不立蓋學道以正信為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心是佛惟佛即心曠大劫來本來成就今更別不礙再成也靈山之密付付此也少室之單傳傳此也古今之舉揚舉揚此也前輩大達之士性性皆是於一音未吐一念未萌已前兩肩

荷負一往直前如素貧人頓居寶所而不驚不畏者蓋信根純熟故也其次要信道我若不畢其形命取證斯道味此心佛於無明界中妄受輪轉纏縛苦輪沉墜三有盡未來際卒未有自了之日是故從上佛祖眼耐見強出頭來設百千方便以起其信心俾其各

各自證自悟而後已昔有美談訓禪師問歸宗和尚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宗云說與爾恐爾不信訓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訓於言下大悟這箇便是信自心是佛底樣子當知這箇信字豈苟然哉乃積劫於般若法中熏煉純熟一塵耳根求不退轉是謂決定信也學道人不同信不信但只要信心決定心既決定更無有不相應者但是有祖以來美證此道者更無有一人無此決定信心所以古德謂參須實悟悟須實悟或不實參實悟總是虛妄生死根本所云實者即

決定也既有決定參學之志則有決定悟明之時所悟既決定則成佛決定無疑矣今之學道者往往無此決定本志必欲要洞明生死惟以聽利之資向能所上做裏曰未參禪要會禪未學道要明道未見開口動舌便先要知他落處引起一種虛妄情識致我尚語

言道理上著到將一切經書文字古今因緣譬譬殆盡聞或被人點著實處不肯知非但以語言支持得過便了殊不知只這箇要支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情識既要各禪學道於生死情識上不能斬斷何所圖哉昔香嚴和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自恃聰慧一日馮山

問云子試除却從前記持底學解父母未生已前試道一句看香嚴不能加對乃曰望和尚慈悲與我說破為山云我不辭與爾說爾將後罵我去在嚴乃發憤屏去經書義理入南陽卓庵百無所思以度朝夕一日掃地次忽憐瓦礫擊竹有聲當時開悟遂遭禮為山

云和尚當時若與我說破又爭得有今日事此箇公案古今共知但未曾見有一人奮起決定信心屏去經書義理向無用心處操守一回又安得有香嚴擊竹底時節且古人皆是負大根器東大志願尚且三十年二十年孜孜不舍寸陰克究此道以期妙悟而況今日

日根器浮濁志願卑微只箇世間塵重五欲無時不與之作對盡形打屏不去反開口便要向佛祖頭上坐卧欺罔自心輕毀先聖豈道入之心也哉故古德教人處最簡徑直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但休得一分心即是學得一分佛法達磨大師亦云外息諸緣內

心無端心如轉盤乃可入通然達磨乘單傳直指之要貴在領於機先得於言外豈可又教人息緣止念一牆壁耶蓋亦眼不耐見此一等無決定志之士日夜馳求不息以曲順機宜故設此方便耳又有古德教人十二時中但如一箇死人相似去只與慶過十年

若不悟去老僧大妄語成如上所說只為學者最初不具決定信心欲洞明生死大事無端反於聖教中引起馳求學緣不斷豈有志之士甘施於此耶但只信道有箇自己佛性義積刻未明情識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再別求道理惟念念扣己而存於念之之頃如教

頭然如遇怨敵聚會俱廢寒暑兩忘馳求不期而自斷諸緣不息而自息久之不懶不廢不失不怠機緣偶觸則心華燦發矣此心既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一法為障為礙自然頭上明物物上顯退退今轍左右注原不信安排一一成現是謂心地法門

者也如今未悟得之人徧閱古人現成言句也知道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前即舉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不學道依本分人曾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

且眼前逆順尚爾融融化不得而况四山交通死生岸頭念慮紛飛議論馳散之頃惟著黃恐怖之不暇安有解脫自在之理乎如是之流蓋最初發心學道時不曾具決定志要了生死只欲會禪會道於是返到眼光欲落未落之際無箇決定身心以為主宰反被能會

所會底心識總為障礙其用心差誤一至如此且參禪學道但盡此一生向真實決定正念中要了生死無常大事其或於生死未了不會禪不明道正是不壞天真底好人但正念不忘再出頭來以風熏般若力故管取一聞千悟試看他從上古人於一言一句下築

著猛著迥然超越皆是參學究竟於未悟之前身不忘風因所以心眼洞開如是之易也苟或不參學於前身復不體究於今日欲望此生後世自然超越死生者是猶棄食而求飽所以古人道無天生釋迦自然彌勒斯言盡之矣昔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

古今公案因作漚運過江西訪兜率悅悅詰之曰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張曰惟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微有所疑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張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踏翻桌鉢忽有所省詣丈室扣門求證此是仕官中參禪底樣子使張無盡自恃聰

明不肯求決於兜率安有扣門求證之理哉又如裴公美侍郎出入於黃檗圭峯二師之門凡歷任所時黃檗每與之俱於是深叅密究精思苦研深信法源飽洽禪味於名相之學既精教外之旨尤熟此亦是現宰官身作不請友一代偉人也豈特此二公為然但自

有祖以來其不離功名富貴而超出涅槃生死者代不乏人當知此道在靈動舍靈各各具足安有官居極品素為佛法之外護與佛祖聖賢而有少間者哉此心清淨猶若太虛無一點相貌適塞虛空不為大流入微塵不為小在聖不可增其在凡不可減其少這

箇說話凡是着文字講義理通教相底箇箇說得若不曾真正於離文絕見處妙悟一回觀見源底縱使更說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正當說時亦不相應何况不說時也若是悟徹底人說時即是不說時不說時即是說時更無有說不說之聞昔太原上座講涅槃

經次因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乎講罷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垂教禪者曰笑座主不識法身乎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豈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

曰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禪者曰座主還信否乎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緩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下乎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然契悟又德山和

尚素講金剛般若於般若義海靡所不通聞南方教外別傳之旨疑其妄謬遂摻經疏特往關之因買點心喫處被童子輕輕一撈早是疑着了也及至一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豁然開悟始知從前會得箇佛法義理若一毛置於太虛一滴投於巨壑看這二尊宿於

未悟時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及至情妄俱消廓然神悟之後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既只是這箇道理却要悟作麼蓋未悟之人說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說道理如白日看物月夜所看底也只是這箇物但依稀彷彿餘感未盡白日看底也只是這箇物惟是

見徹根源感情頓洗又未悟底人不曾到杭州終日說杭州話彼雖說得相似其如未到何既悟底人如已到杭州其四方八面之境界洞然在心目之間雖終日不說胸中未嘗迷杭州故佛印禪師云未悟之人不可與言已悟之境譬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

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已悟之人不蹈未悟之境如睡覺之人欲追從所夢之境不可得而復入也又教中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至若有證有悟其證悟之理尚存乎心教中斥之為我人無既證既悟苟不能忘其證悟之理是謂法

塵是謂見刺已悟者尚爾而況未悟者乎故禪宗有云學者須是以悟為則悟了須是見人若不見人縱有弘忍皆非究竟昔有則監寺在法眼和尚會下自號罷念法眼問曰子於何處得箇入頭則曰我嘗問一尊宿如何是學人自己宿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我於言

下有箇入處眼曰爾作麼生會則曰丙丁是火又來覓火只是以自已覓自己也眼訶之曰爾送麼會爭得則乃重整威儀別求開示眼曰爾試問將來則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又有真點曾破夏再見慈明和尚明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乃震怒訶之真愧愧無已明曰汝何不問我真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是大悟玄旨試看他二尊宿見處前時問答也一般後時問答也一般且道悟箇甚麼這裏見得便見師家與奪自在學者之明昧兩

途以毒攻毒以的破的無毫髮差互真正學道之士直須與麼方為究竟處脫或不能如是向這裏一撥便轉也不要急性但只依本分提起箇所底話頭腳踏實地下鈍工夫拌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兩生信心不退不易穩穩貼地只與麼泰取正當泰時

却不要起一念善惡凡聖情念作取舍分別底道理常令胸中蕩然如太虛兀然如大死人相似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總不要動一念與之計較如是保任如是操守如是加工管取自然廓徹悟明有日矣其或捨此方便用心任有百千種造作皆成有漏生滅之因非

究竟也茲因丞相需我以做工夫語不覺吐此一段葛藤若謂宗門中果有如此多說話則法般若容其誰與當幸審之審之

示同菴居士 擬判院附說

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心外別無佛法可求縱使求得亦非諱當皆是妄想情識非究竟法也當知自心無聖凡離聖凡之量則與自

心相應自心無憎愛離憎愛之分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取舍離取舍之情則與自心相應自心乃至無一切善惡動靜造作等能一切俱離則與自心相應然而說箇離聖凡憎愛等最是不許將一種心去特地離他只箇

離處宛然生滅或不用心又如何說箇離底道理所以古人云神光獨耀萬古徽歎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但知道自心無聖凡之間也是知解又知道離聖凡之量也落知解當知此箇離之理亦不屬用心但是悟明時不待離而自然不著不執矣只箇不執不著之

念是名曰離如今此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日月中默默自看都不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修行名字籠絡在聖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點點取取所參話頭久之純熟忽然開悟如父忘忽記那時情

妄空知解派一箇自心全體獨隨處自在百千念慮同時休息百千緣境當念俱離安樂法門無越此也

示主一居士 致卷此破字成聊

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眾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

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于胸中如老鹿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明之資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曾也豈真誠求死死生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様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為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又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侂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叅政相公主一居士警纓累世為特名公於性命之學體究尤力乃欲追躋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該不著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能脫略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點點叅究政當叅時於靜於閑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至敬之道充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回之復論哉茲奉鈞命需以簡易入道之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十三末 韓六

李師子像 宋 沈氏無名氏
寫於畫 沈氏無名氏
已上卷帳卷五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六九頁上末行「鏡界」，〔南〕〔徑〕作「境界」。
- 一 四六九頁下八行「商量」，〔徑〕作「商量」。下同。
- 一 四七一頁下五行「泉鉢」，〔南〕作「尿管」。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韓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惠寂 上進

法語

示鄭廉訪

太末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鏡之上衆
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且衆
生心是何物般若體復是何物而說箇能緣
不能緣底道理試聽從頭註解金勒馬嘶芳
草地玉樓人醉香華天是衆生心也玉樓人
醉香華天金勒馬嘶芳草地是般若體也芳
草地嘶金勒馬香華天醉玉樓人是能緣不
能緣也直下會得便見離衆生心外無般若
體波盡水還源離般若體外無衆生心水空
波自起聖凡情盡能所見消盡十方世界是
大圓覺場一切衆生本來成佛道裏要覓一
毫爲衆生心亦不可得要覓一毫爲般若體
亦不可得要覓一毫爲能緣不能緣底道
理尤不可得也是謂一味平等真如法門三
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
正眼天倚之而蓋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
治萬方清四海君子即之而霽仁澤發政令
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之而日遠矣
以其遠故依般若體起世間相從世間相登
衆生心隨衆生心造差別業展轉流積成
輪回莫能已也所謂般若體者惟一靈知散
爲六用如一室具舍虛空而六門洞開不相
留滯者是也所謂衆生心者循名聲香味觸
去六種塵習之所薰染隨處取舍引起愛憎
念念攀緣而不休息者是也般若體猶水也
衆生心猶波也爲境界風搖動心海攪水爲

波其波離乎水則無有定體也惟大智那明
者即十波觀止水動靜無虧苟不至此徒依
相似語言而深背靈知之智體爾
心與識一體而異名悟則會識歸心迷則轉
心爲識何謂心靈知不昧之謂也何謂識依
靈知而妄起分別之謂也今之學者極其玄

辯多認識神而不自知靈知之心體雖曰靈
知而實無有所知者所以古人謂鏡不自照
火不自燒若自照則不能照物自燒則不能
燒物心之體亦然雖曰靈知若自存其所知
則不知一切也苟存其所知所知者即識神
耳非心體也識乃生死變易之具既認之則
安有了生死之期耶
心之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
至無可取舍但有可爲皆虛妄顛倒既不可
以見聞知覺則學人何以超入而證之但遠
離一切見聞知覺乃至能離所離一齊空寂
則靈知心體宛然顯露於見聞知覺之間故
古人默契而神會自然諸緣無礙矣然欲離
見聞知覺等病只箇欲離之念早是增加其
病耳於是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
義味話頭拋向學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體
究話頭則與見聞知覺等不期離而自離矣
傳燈錄諸祖皆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各於
言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爲生死大事之心真
切脚未跨門則早有一種無常生死大事之
念梗塞于心中卒莫之自決雖三千里五千
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自己而已或十
年二十年不能自決則所疑之生死愈久愈
堅決不肯斯須忘念有如是智力又何患其

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參禪但欲明悟機緣以
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決了生死大事之心
所以言語轉多寡曰轉深焉勝轉盛而生死
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決定要了死生大事之
正志此志頓在眉眼間雖萬緣擾擾萬慮紛
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
志苟爲生死之正念不真不切決定日用中
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徹
文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
祇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
本之志不真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爲生死大事之心切第
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
三要辦一片長遠決定心求不退轉此三要
苟缺一則廢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
曾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業識護長高
心殊無所補於己躬也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
這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劍塗毒鼓擊觸之則
尸橫嬰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顧著
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
會此意者尤不爲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
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
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靜裏密密自看是甚
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行而參坐
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忘念正當參
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
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參之念頓密亦不

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參禪但欲明悟機緣以
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決了生死大事之心
所以言語轉多寡曰轉深焉勝轉盛而生死
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決定要了死生大事之
正志此志頓在眉眼間雖萬緣擾擾萬慮紛
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
志苟爲生死之正念不真不切決定日用中
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徹
文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
祇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
本之志不真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爲生死大事之心切第
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
三要辦一片長遠決定心求不退轉此三要
苟缺一則廢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
曾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業識護長高
心殊無所補於己躬也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
這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劍塗毒鼓擊觸之則
尸橫嬰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顧著
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
會此意者尤不爲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
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
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靜裏密密自看是甚
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行而參坐
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忘念正當參
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
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參之念頓密亦不

可因其順密而生喜如緣務交錯此箇所奈之念間斷散亂亦不可因其間斷散亂而生懼惟是做不得也與麼做不得也與麼做都不得別起一毫動長攀緣方便作為之心緣有此心即間斷矣又久綿密自然打成一片且得內心外境當下虛廓被聖此凡同時超

越方知道在已求不從佗覓也

生死無常流轉多劫備受辛苦莫之能脫者蓋一毫不從外來皆是自心迷惑之所生起然此心一迷則自肯涉入非物使之肯也亦非天地鬼神使之肯也此箇肯心若是外來則不名肯矣以其不自外來所以云自肯也

轉七

既自肯墮生死今日要脫離生死趣入涅槃苟非深發自肯之心擬待聖賢勸發語言誘引則當其起諸愛滌流入生死之時却不因勸發誘引而入也如是思之只將箇自肯結生死緣業之心轉之趣道則未有一人不成者也故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

又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斯言豈欺人哉

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將脇到林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駙馬有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繞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間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又趙清獻公有偈云默坐空堂虛隱

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響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如上士大夫皆是不離功名富貴游戲大圓覺場豈古人獨能而今人獨不能耶惟在信之深行之力則古今可以一致更或躊躇此乃自畫之耳

佛法是大解脫門只要當人自把生死做一件大事發深信心向所參話頭上猛加精進

甚直故去最不許人思前算後較量得失非同二乘小果之人厭身避境絕念忘緣違愛逐憎驅情離妄作種種修習亦不要嫌喧取靜辨是別非取聖捨凡消昏散散但是覺中離却箇參無字底正念向此等異端上警起

一毫所重之心則劬去久矣安有悟明之日哉參禪只要求悟明所參底話頭斷不可離此求悟明之外別起第二念則不相似矣慎之慎之

如今學道人先存一箇聖凡情量蓋于藏識中隨念分別未曾涉事則厭煩之心頓興未

曾觸事則思慮之念交作苟不能直下坐斷

祇益自勞於理無益但守得箇話頭綿密於綿密處更加綿密去正當綿密時亦不要作綿密想繞作此想墮在綿密中亦不相應又久絕熱其憎愛取舍是非分別之妄情亦不待別起第二念掃蕩而自然淨盡無餘矣

儒之道治心者也脩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也悟心者也治與脩漸之謂也明與悟頓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一者蓋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吾佛言入世間之道亦不能忘正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之道則道知其不能外吾心空覺圓之旨也

苟不達聖人垂教立化之大權則徒事誦誦之多言惟增其是非耳

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不能外吾一心之妙用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謂禮心知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

十善行凡有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凡夫反是而失其妙用則顛倒錯亂由之而生焉故聖人不得不設教以裁之也復為說偈以演其義云

從來至道與心親學到無心道即真其道有無俱泯絕大千沙界一關身

轉七

萬物性情皆有德惟人之德與心通自從識得這些子語點昭昭合至公聖賢垂教幾千般化育鈞陶宇宙寬我欲仁兮仁即至不須心外覓毫端

心到平時物我齊等閑行處自相宜但教法性無差別不礙與蕪與任感

威儀進止非為禮心中時禮自臻相見不須陳玉帛一聲彈指見天真萬籟夜吹無孔笛兩漢朝奏沒絃琴要知此樂從何得只屬當人一片心念惡先將心受誅三千條實治形軀道人善惡俱忘念刑法分明是有無

心似權衡定重輕到頭斤兩自分明從來善政還相似千古令人作準繩

示真菴居士薛教授均字公東

大願聖人降生西竺現百萬億種種異作百萬億種方便翰其所由特不過曲為眾生發明箇本地風光而已會此更不為第二事乃

云我今為汝得任此事終不虛也又云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空傳皆的指點眾生本來具足底一段圓湛虛寂不動搖無變易之娘生面目蓋已嘗於逝多林八字打開以二乘人不能披襟領荷累及這箇老漢說戒定慧三學示空假中三

觀現法報化三身論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布箇漫天網子八面四方必欲使之趨入這到未上拈一枝華謂吾有教外別傳實相非相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得老欲光出來破顏微笑方稱本懷不爾則四十九年幾成漏逗原夫世尊積多生苦行萬劫勤勞舍身命志勢

位其奇功異行人所不可行者悉皆薰鍊千艱萬難摸索得者一著子及乎與慈運悲推已及物又費許多神力蓋知此事甚非小緣然如是廣大真實事業只在當人脚跟下且是不曾移易毫髮許以其迷昧逐妄流轉由是鞭之不回勒之不住英俊上士肯於不回

不住處暫轉一機當念休歇始知此道恩大難酬備擬別求飭去久矣少林只教人心如塙壁乃可入道更無別說原夫眾生本來之心端如塙壁政不假做而致之良由於塙壁之心自生穿鑿入俗入真緣動緣寂於塙壁心上狂起萬種愛憎千般

取舍狂華眼愛見橫心向無影像中妄執影像於絕是非處剛立是非致使一點妄情處處染著殊不知塙壁之心了無所添及遇神光於覓心了不可得處一肩荷荷竟了無別法今日要與少林神光父子同參且是不要廣求義路泛覓玄猷單教此心直下

如塙壁去久之不易但遇聲過色過凡遇聖當知聲也是塙壁色也是塙壁凡亦是塙壁聖亦是塙壁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知覺俯仰折旋莫不皆是塙壁一一無穿鑿一一無添漏一一無過慮一一無取舍正與摩時少林神光在伊習毛眼睫上一相一行三昧又何今昔之間哉或有箇開提漢道

使我心如塙壁即與土木何殊幾與無情不相去矣苟作是念要見少林神光千里萬里沒交涉楞嚴謂狂心未歇即菩提華嚴謂了知盧舍那自性無所有這如來禪雖少林直指

未必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學佛法之人往往只麼讀了便休今古之間要求一人於此說之下痛快領略管轉在心返照自性便爾歇去不真何待不知何物為障為礙而難乎其入昔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

這裏入此僧領悟此豈非能痛快領略而何當知狂心苟不能自歇雖佛如來具百千萬億種莫測之神變乃至旋乾轉坤碎山塌海不勞餘力獨不能與眾生歇狂心於俄頃此事苟非當人自肯休自肯歇自肯超越自肯照了則自性盧舍那萬劫不得歸家穩坐且

今日歷盡諸趣備受毒尚不肯痛自歇心一念狂情馳逐諸妄與生死根連念念交接復不知更待何時有自休自歇自超自越自證之理也於感惜哉將心來與汝安將罪來與汝滅依稀相似彷彿不同龐公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

曰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龐公說難路遙知馬力龐婆說易歲父見人心靈照說不難不易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繞六祖謂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瞞人猶自可自瞞慈殺人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佗得底人其神

機智用如水赴壑如風行空語言作略團轉活脫雖局局過異段段不同要且曲為當人發揮已事自有佛祖已來二千餘載能於此事上肯放身捨命者類牛角之於牛毛一月

之於眾星何其少耶今日更不肯奮不顧性命之正因向萬仞崖頭撒空雙手於萬人海裏特立獨行其死生纏縛日重月深故為山謂今生便須決斷料想不由別人李駙馬謂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斯言豈欺人哉

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人例於此說如無聞見相似聞說著箇禪字或有便要易會日夜向語言文字中尋討或者以為難曉乃掉頭不顧論劫放

在無事甲中曾不加意是二者皆不知有做工夫之理而墮于過與不及之間恍惚一生甘受輪轉深原做工夫之理將不出箇信字蓋信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十二時中有方便無方便自然放意不過孜孜兀兀兀兀只這箇放不過處孜孜兀兀便是做工夫初無所謂瞠眉豎目起摸作樣及避喧求寂等惟信知此事不從人得雖釋迦達磨現身于前將禪道佛法傾注入心本上流直須吐却惟守箇放意不過處孜孜兀兀以求正悟斷

不肯於未悟時妄緣道理以為己解其做工夫之志若此則何患如來禪祖師禪不入吾掌握者哉

禪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禪之體也達磨西來只說直指人心初無所謂禪蓋於直指之下有所悟入於既悟之間主

賓問答得牛還馬逐目之為禪然禪非學問而能也非偶爾而會也乃於目心悟處凡語默動靜不期禪而禪矣其不期禪而禪正當禪時則知自心不待顯而顯矣是知禪不離心心不離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故雪峯遂

木山鼓秘魔叉道吾苟臨濟喝德山棒天皇餅趙州茶八字打開兩半分付本色道流如鏡照鏡似空合空既無言論之迹亦無作用之影昭然如十日並照了無言前句後之差以至風聲雨滴谷響山鳴皆實扣主塵之時也且心既不可得而禪豈可得哉學者當知此則於未悟心之際禪不可強而得之苟

得之非所謂禪誠業識也
三祖謂要急相應惟言不二這兩句話是醍醐是毒藥圓悟和尚謂早是二了也性性事因叮囑生須知此事無備答口處無備留意處無備用心處無備回避處若也是去凡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皆第一義若也不是雖終

日安禪長年入定以至盡形泰究無剪爪之工皆顛倒妄想輪回根本此事不屬人排遣不屬人讚毀不屬人指教所以云通身是病通身是藥備若正信此事單單向話頭上克究死生即通身之病皆為藥矣苟存一念佛法彈道之見萌於其間則通身之藥皆是病

矣至理如是矣強使之然哉

古人洋談無一點勉強其於領荷之際如獲舊物如父忘忽記了不加一毫外物淨論是一聚自家寶藏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令人脚跟浮淡於所學時便自立脚不穩其偷心念念起滅必強作主宰僅可趣向不爾則不覺

不知為情妄境學轉移將去攬奪將去百種計較萬般施設終不自由蓋從脚跟下先步了一種勉強徹底打在骨董袋中及至領荷之際未免又手向古人背後聽其處分要如香象渡河如師子遊行如大鵬展翼終不能得既不得到此地位則於生死之際未免躊躇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手放脚向百尺竿頭萬仞崖頂放身捨命然後一切處平常一切處脫略一切處安穩一切處處度處直屬強為法如是故釋迦佛只是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以其熏煉成熟而百種神異自然出現於出現之頃而佛心中亦只

閒閒地終不言我有神異而發誇鼓惑於人若爾即外道等也豈佛之謂哉是謂大人境界又謂象龍負荷非驢馬所堪苟具此志則今人即古人苟不具此志則古人即今人蓋時緣不以古今為間根性不以生佛為殊志乎在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

老龍謂于頓侍郎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二語是入毘耶不二法門之要徑是轉諸祖向上關捩之玄機既不可以事說尤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也惟觀到大休歇大解脫田地者如兩鏡相照直下無書雙隱覆真所謂語言象越格量透情塵沒靈

曰底最末後句蓋盡得諸祖不傳之秘乃發機如是之準的也原此老能棄家珍重已事橫身向萬仞險崖卅三揆揆一念子磨勵得澄湛瑩徹洞無痕礙於出生入死之際屹立如泰山之不可撼也此一著子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一種是自不把做一件事率易放過

珠不思放過目前便是盡未來際放過底種子其最清淨至明白極廣大之道業在今日

等閑放過甘受無盡生死之所流轉者是智耶是愚耶余不可得而分別者矣
死生二字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因人與不向已出雖千生萬劫不可逃避且無根蒂可尋良由白日青天過聲遇色對違對順不能直下照破其死生之本由是而生焉無量劫來交親純熟不知為險峻不知為危難不知為墜墮不知為流浪日與諸苦因緣交頭接尾未嘗少離自固不知已可憫矣而遇達者

眼不耐見咄咄不絕口自二十年外叮嚀苦誠迨于今日展轉頑鈍不加聽信非迷惑而何大丈夫或不肯自負只消向一念未生已前拍盲坐斷猛將背脊中善善惡惡諸思惟心念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當令其空洞虛寂不動不搖然後密密將箇所參話頭頓在面前默默自看政當看時都不要別作方便

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步也不得於挨拶不入處工夫純熟忽爾翻則知生死二字果然寐語於我何有哉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與作常分在二乘小果與作苦空在菩薩與作識變在佛知見與作自心只如在衲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與作常分在二乘小果與作苦空在菩薩與作識變在佛知見與作自心只如在衲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與作常分在二乘小果與作苦空在菩薩與作識變在佛知見與作自心只如在衲

僧分上喚作甚麼爾若隨例喚作自心是謂
佛見要與祖師同參決無是處且佛見尚不
可起尚不可著又豈容別存所見耶要得不
墮諸見直須向千人萬人行不到處進取一
步千人萬人見不到處薦取一機乃可於生
死岸頭具大自在如其不爾如未嘉謂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示具居士

禪即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昔永明和
尚離淨土與禪為四料揀由是學者不識建
立之旨反相矛盾謂禪自禪淨土自淨土也
殊不知參禪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
原夫生死無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見本
性則生死不待蕩而遺矣生死既遺則禪云
乎哉淨土云乎哉昔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
得無生忍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三慧取證
圓通今之禪乎淨土乎皆二大士之遺意也
二大士常侍安養導師左右未嘗少悖今二
宗之學者何所見而獨悖之耶予返復求之
遂得其悖之之源試略言之蓋二宗之學者
不本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於生死禪則
耕空言以自高淨土則常作為而自足由是
是非倒見雜然前陳若非古佛願行冥符則
二宗或幾乎息矣居士久親淨土之學獲甚
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
本來面目話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
孜孜不可棄離工夫純熟識見愈精明道力
益堅密一旦於志能所絕氣息處豁然頓悟
始信予言之不爾欺矣脫或於未悟之頃妄
執予言為己見不惟坐在窠臼中則亦去道

愈遠矣誠之誠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韓七

已上二卷惟士張 善照 周華
張理 顧欽 邵 傑 敬 沈 時 彪
刊 柳 谷 四 惠 三 齋 者

十四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七五頁中八行第三字「故」，徑作「做」。
- 一 四七五頁下七行首字「十」，南、徑作「千」。
- 一 四七七頁上八行「目心」，南、徑作「自心」。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韓八

書問

答潘王書

弟子太尉潘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惟璋聊德叨預

天淵爵祿雖榮常連佛化仰靈山之付屬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真容誠切瞻戀至於脩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上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簡

帝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

思露花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儀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齋信香代伸禮敬久嚮和尚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諾奈無相法身欲隱彌露曷若出世度生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秋冬閒儻得 旨南來首當恭扣願與

悲濟先此布區區幸祈法照

某為學既昧於道無聞廟影僧園濫叨田服捫心揆己夙夜恐惟閣下位冠百辟爵居名王天端懿親為國尊行性海巨筏為佛雄藩仁聲仁聞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愧簡冊願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參軍與奇長老冒塵觸賜徒步登山出王鈞械備之厚幣辭情慷慨自敵以下有不政當者而况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盍沐熏香對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愧悚何觀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霄無礙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於二千年外特

過去諸佛已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為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祛情違妄指瑕摘疵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迄今無所

加損王亦於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已嘗啓於彼而乃應於今日也豈惟應于今日將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涘者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即其所有而難是謂功德惟其所離而有是謂莊嚴如是至理在王已分有自來矣故承示諭於禪門向上

一著子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向下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記昔僧問古德曰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曰我言恐爾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德曰即爾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德曰一賢在日空花亂墜後有尊宿舉此公案乃云

古德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負善直便行更不回頭可謂有力者也此說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決定不退轉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管見若此又承諭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為過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於人而獨擅其退休閑逸之計不思法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當退道豈有它哉惟王諒之聞王駕有江南遊覽之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照能徧涉法界於不動神情之須恐不待走輕車策駿駟然後為得也信筆觀錄山野無文下情不勝愧汗之至伏幸矜察

與嗣潘王

某一介魯鈍分守窮山頗知佛祖之道為濟世舟航以其自救未能焉敢濫膺主法者之任不謂過情之譽上千尊王海印大居士之聽遠勝寶誠委洪參軍奇長老冒暑入山焚香展誦感愧美文因話次奇長老宣傳王旨

禪書法語一篇以資玄路切謂一國之主遊刃羣機以寧海宇何暇存神內典以親方外之學乎教中有言菩薩風乘般若智力示為人主以夙習濃厚不為富貴之所籠絡於六波羅蜜四無量心念念策勵念念成就未嘗斯須暫志者殆非一生兩生為人主也何以

知其然十金之家沉酣五欲不暇他顧而况富有國土乃爾孜孜于聖賢之道非夙植德本何能若此惟是富貴易於移人故佛許之以生生備證成熟善提然禪宗門下以無備而備絕證而證無備故直見自心絕證故見心即佛心不可見以悟為見佛不可即志悟為即故古宿謂學以悟為難悟以忘為難忘以行為難如是三難初無定論在信根之深淺志願之重輕耳惟王之信根決定是深志願天然其重若夫信根不深志願不重則應念為諸欲因緣所移安肯寄音於無似野僧需入道之語耶教中有天鼓忽鳴謂諸天子曰諸法皆空無有真實勿貪五欲以快一時當力求道果以悟本來然本來既悟回觀天樂特夢幻爾學道有三種正見第一要念得生死無常大事真切畢其形命不肯放過第二要識破一切世間情愛是非綠境不使一塵為障為惑第三要辦取一片長遠決定身

心歲月愈久而志願益精假使又無所入雖三生五生亦不知其疲倦久之更無有不成就者或者謂道在一切處道在平常中只要人一切時中志思絕慮當念無心無心即道舍此復有何實法與人自取纏縛然此說亦未嘗不是殊不知未盡善也何則只如說箇

無心且心既曰無復教何人知其為無耶苟存所知則不得為無心矣或無所知則又同木石所以宗門中事須求妙悟謂悟者何悟此心耳此心既悟則曰有曰無俱成刺語前代諸尊宿與國王大臣酬酢此道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

後來法久成弊但欲會禪多將情意識穿鑿解會但說得相似蓋不曾忘心契悟生死岸頭了無交涉近代師僧不奈何將箇無義味話頭置之學人懷抱命其朝夕究起大疑情參到心空念泯之際不覺不知以之悟入惟此一門最為允當聞王與隆三寶備作佛

事獨不知於此事上曾究竟不如未留意因記得僧問古德云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日用中不妨舉此話默默自看如何是須彌山且須彌山之意作麼生道但與麼舉起來參取政當參時都不妨治國齊家管福脩善等事於此等事上亦不妨參此話頭久久純熟忽然開悟翻思老釋迦棄王宮入雪山見明星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鳳池淵底龍床角頭雖去二千年曾無一髮少間然後以此道治國則國無不治理民則民無不安崇福則福無不資祈壽則壽無不來豈特此為然以至莊嚴真法界成就佛菩提無

所施而不可管見若此惟王諒之

答高麗白尚書

二使者至捧出珍輪兼承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閣下篤信正法何以得茲蒙以四疑下問謹依來問一一奉答

一來問坐禪或云不在坐但四威儀中令心無放逸此可信乎

答梵語禪那此名思惟

備亦名寂滅乃指一心之極致也教中有四種禪皆入天聲聞沉空滯寂用心偏向故少林不取焉今之叢林禪者遠宗少林單傳一心之要旨也此心遍在行住坐卧之間不局於一隅也雖不在坐亦不離坐也今之人

但知不在坐而不知不離坐也苟知不離坐則終日坐又何傷焉或不了此心謂不在坐則近狂蕩謂不離坐則近執縛二俱異見非至理也謂坐禪者必欲以悟心為本此心既悟則四威儀皆是坐時此心未悟雖不離坐實未曾坐也

二來問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口常讀於理上亦有小功德否

答佛說一切經教為破執遣疑而設焉以世尊真實之說不虛凡執

卷即獲勝利其言獲利者一以如來真實願力所致二以自己信心所成凡閱經教獲利益之途非止一端隨其信向之淺深所索利益之優劣俱不能外乎信心也且如展卷信云獲福即得福信云獲慧即得慧信云滅罪而罪即隨滅或不信雖但口誦亦沾利益蓋聖人之至言非鄙俗游談之比曰功曰德云胡不具哉

三來問別法謂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何

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天之法耶答教中有總別二義總者諸佛所致之一心也別者乃諸佛隨宜演唱之方便事也須知總不異別即一心現萬法也別不離總惟萬法皆一心也法無心外之法心非法外之心但迷悟之自分耳心迷故但見別法無總名

心悟故惟知一切皆總名佛法更無一物非

總也但除却佛法大總持相不問生天人

生十法界中皆是階級也

四來問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

道之本何名為菩薩此疑妄說

答昔維摩居士謂無住為家舍大慈悲為父隨順菩薩

母柔和忍辱妻智慧名為子方便即奴婢如

是而受者名在家菩薩雖未獲如是解脫使

置身於五欲塵勞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

心念念欲遠離塵勞雖未即清淨亦可稱善

薩蓋菩薩之稱乃梵語耳華言道心但有向

道之心則菩薩亦可通稱也

極理言之佛法無二無別總因一心建立心

悟故山青水綠鶯鶯鳴更無一點不是佛

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樓更無一點不

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

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

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

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

發起一念定信心參箇四大分散時向何

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參究久遠不

退那悟自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

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為分別也某

雖未克瞻對其體道之論不過如此古人云

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與海粟居士馬待待子振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獎何以得此哉尋聞閣下奉旨入觀而某亦理浮遊之棹走淮汴汲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閣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令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純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肯將臂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斷俾之如墻壁一回忽

爾於墻壁處孔竇露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竇不即開豁但今久持而不志縱使盡生不了當鐵芥相投於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侑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蒙閣下許我以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

與大覺長老

大覺長老定也堂覺開羅運使
遠安慶請師任大覺師力辭舉
於其初尚書中使後各師及出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諱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

法嗣編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滴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為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坐下人迭尸大覺而况牽枝引蔓欲為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挽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此不可得 處字高字 臥羅 即空千
疑其後 胡以妙清 泥文長 雙火 驚
神如雷 非德世 降身 天震心
歸居仁 多難 二子 降德 四子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七九頁上一行經名，「蓮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之七」。
- 一 四七九頁上一三行第三字「花」，「徑作「化」。
- 一 四七九頁上二五行「鈞械」，「徑作「鈞械」。
- 一 四八一頁上二行夾註「馮待待子振」，「蓮、徑作「馮待待子振」。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恭學門人北庭月窟志家 上達

佛事

拈高麗金書法華經

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日因甚
麼却在幻住手中於斯為得便見大海之東

大海之西大海之南大海之北一會靈山儼
然未散如其未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
沙賣與人

瞿運使卒哭藥師道場放生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鴉目前大
道無靈草自是眾生及路行由是今日藥師

如來與近故少中大夫兩浙都運瞿公於一
毫端上起大道場作百寶莊嚴佛事本上座
因齋慶讚普為諸含識指箇路頭去也教中
道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心不可求法將安寄
便見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十方世界是藥
師十二願海審如是有羽者聽其高飛有足

者不妨遠舉帶甲者潛於深淵負鱗者縱於
巨壑無一眾生不成正覺無一眾生不入圓

明雖然如是只如古人道門裏出身易身裏
出門難且道不涉易難如何是超然獨脫底
句乃放生云衝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
脫門

馮將仕秉炬

現成公案絕安排無位真人笑滿腮吸盡太
湖清滴水寒梅樹樹待春開舉火把云某人
八十年來只憑這箇起家立業勤儉儉積
有餘仁居義路行無竭八十年來只憑這箇
崇德慕善善心曾不昧天真觸著通身是方

便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教子有孫挺挺學賢
繼芳獨珊瑚環環振高門八十年來只憑這
箇收因結果芭湯水面青溶溶善慶堂前花
不離跬步八萬四千毛竅與性空真火竅竅
相通三百六十骨節與性火真空節節相拄

垂光散為福德林流輝攝入光明戶且道這
箇是何物舉以火把打圓相云團圓轉作大
圓鏡條條照出珊瑚枝盡大地人都不見只
許馮公獨自知

謙西堂入塔觀無礙住千項手

徹骨窮來三十年每於佛祖結生究巨靈捏
碎虚空骨大用塵塵總現前共惟某人師子
巖前拈得一句蓮華峯頂似空合空蓮華峯
頂悟得一機師子巖前如鏡照鏡遮邊那邊
應用不缺一項萬項過錄即宗拈却水火珠
放下打草扇到這裏盡十方世界是金剛正
體盡十方世界是無縫塔門出亦無礙入亦

無礙且道不入一句作麼生舉揚鐵馬
衝開青石門玉鶴啄破黃金殼

為諸禪人秉炬入塔

生既空死亦空空到真空空不空不空空處
亦還空乃舉火把云空上座還空得這箇麼
火星迸出扶桑日海底波斯鼻孔紅
諸方直歲度火把與住持今日住持度火把
與直歲且道是明甚麼透事明日優曇華茂
發淨飯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當千古
萬古阿剌剌
宗監院歸宗一味禪楊岐三脚驢兩重公案
一句破除且道是那一句撒火把云臘雪堆

中火一爐

梵菴主象骨低頭歸去文殊是藥株來拈得
梵王鼻孔觸著帝釋眼睛雖然如是未出常
情且道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以火把
打圓相云沉寒痼冷莫能治伏火靈砂下一
九能醫藥

以火把打圓相云圓浴主見麼喚作圓相則
背不喚作圓相則觸透過兩重關還他觀春
屬蓮華突出確肯花杓柄兜翻師子足香水
沉沉徹底乾普請大家齊刮目且道看甚麼
獅火把云脫殼神龜飛上天無位真人火中
浴

舉起火把云祥柴頭見麼萬朵祥雲匝地飄
葉樹枝葉半肩挑今朝區擔兩頭折千日斫
柴一日燒

鑑首座末後一句子彌未跨關一萬八千里
路時已嘗說了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
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開收取眉間三尺劍

弘知客維那不在當波打鏈劈頭一下振起
宏規掣開無縫塔擊破玉玻璃正是全身放
下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韓八

已上卷 地師寶印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四八二頁中一五行第一四字「遮」，

〔徑作「遠」。

一 四八二頁下一四行第二字「樹」，

〔南、徑作「林」。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茶掌門人比丘尼僧慧寂

韓九 上達

佛祖讚

盧舍那佛讚并序

佛身無相隨念現形佛身無為依作而住當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所謂佛身與虛空合

有知門上人智慧者嘗發大心刺十指血塗

雜華藏海之丈八十一軸以其筋膜日積月

累聚為舍那佛像經書既畢佛身亦圓高二

寸許眉目可觀毛髮微露冠履衣褶靡不

明飾以黃金奉以朱塔隨處供養惟見若聞

莫不稱異彼上人者返觀十指了無痕跡經

自何來佛從何見初心既滅所作亦忘惟佛

與經昭然不隱如是了知盡法界性及微塵

刹起滅不停動靜無間如我佛身等無有異

以此一盧舍那依幻而見如是了知百億盧

舍那大而虛空身小而微塵身未有一佛不

依幻而見者以其所見白於幻住比丘明本

於是歡喜合掌而說伽陀以讚之

掃首盧舍那 安任雜華藏 金色妙相好

燦如日月輪 縮作二寸身 從十指中現

指相寂不動 現理無所為 悟此舍那身

虛空微塵等 靡不依幻住 法界本空寂

上人悟佛身 而獲性常住 如是功德聚

微妙難可測 我作如是觀 說此妙伽陀

與法界眾生 同入智慧海

釋迦如來十大弟子團像讚并序

釋迦如來展化權於五天之中有聲聞弟子

上首者十人各擅一能而如來併其十者之

能曾不滿一毛孔之法量何況一一毛孔所

容受者豈心思意解而可了知耶故佛法如大海香象一飲十斛而蚊虻不過清滴各盡其量而後已然十斛與一滴之飽無異特量之大小而所受之多寡不同耳詎謂二十年後能專其一亦未之見烏有所謂兼善其十者乎雖然須知一即十十即一互融互攝全主全賓實如是則上無師尊下無弟子展開圖畫坐立儼然傀儡一糊不加線索眼目定動皆遺熱瞞三搭不回更聽說偈

稽首迦葉解禪定 鉢盂不用重安柄

多聞為最阿難陀 那事還容記得麼

神變目連稱上首 忘却家鄉沿路走

保級清淨優波離 至體誰言有犯持

說法富樓那第一 水中捉月爭拈得

阿那律多天眼通 銀山鐵壁障雙瞳

羅睺密行稱無比 脚底白雲千萬里

論義莫敵迦旃延 佛法驢年也現前

長老解空為領袖 究竟何曾離窠臼

身子專開智慧門 遇無義語渾吞吞

惟有迦文都不會 任有弘為俱請退

四枯榮樹非斷常 竹林冉冉沉蒼翠

面面相看何所為 行人猶在青山外

歷代祖師畫像讚并序

世尊教外別傳脫略義解之大旨二十八傳

而至菩提達摩大師是為東土第一代禪祖

初師觀東震旦人有大乘根器乃越重溟三

周寒暑以梁普通七年抵金陵尋往少林居

九載得可祖領荷心法已而翻翻隻履復返

流沙五傳至黃梅而橫出牛頭一枝六傳至

曹溪則有南嶽青原派而為二自南嶽青原

而下宗而為五南嶽出馬祖祖出百丈丈出黃檗榮出臨濟濟以金剛王寶劍之喝雷轟震震不容掩耳別傳之道由斯而盛濟十七傳而至仰山雲巖和尚先師入巖翁之室於深棲天目影不出山三十年無一法與人領

荷抗之妙行寺嘗集五宗傳道之師遺像數

千軸每遇歲旦展挂緇白瞻禮目之曰祖師

會有好事者圖少林至天目直下相承二十

八代祖師遺像歲過少林諱日薦薦榮盛以

酬遠代傳持之德明本為述小傳并偈以贊

之小傳不詳

少林初祖圓覺大師 菩提達摩

大法資始妙存直指唯不可藏汝得吾髓

二祖大祖禪師 慧可

雪腰刀臂忘已安心十萬里師芥技以鍼

三祖鑑智禪師 僧爽

達罪性空為法作則信此心兮唯嫌揀擇

四祖大醫禪師 道信

縛脫兩處威武莫屈破頭山高一枝橫出

五祖大滿禪師 弘忍

青松未老室女懷胎黃梅東阜五葉花開

六祖大鑑禪師 慧能

絕腰石存風幡話在一滴曹溪雄吞四海

南嶽大慈禪師 懷讓

金雞有識玉鏡非磚躍天馬駒實資其鞭

馬祖大寂禪師 道一

耽耽虎視足印兩輪其遺踏者八十四人

百丈大智禪師 懷海

不作不食大智惟昌痛難忍處捺折鼻梁

黃藥斷際禪師字通
神珠在額智鏡潛心棒頭眼活大樹垂陰

臨濟慧照禪師義玄
用金剛王作師子吼真照無私雷奔電走

與化廣濟禪師存發
罰克宵飯削臨濟跡還識老僧投榜而寂

汝州南院禪師善顯
同時啐啄電捲星馳未詳終始鐵裹摩尼

汝州風穴禪師延沼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汝州首山禪師善念

破卷密印禪師如先
一卷破環嘉直無餘時金剛眼走玉盤珠

徑山無準佛鑑禪師師範
用文武火行密化周鳳毛麟角一網齊收

仰山宣巖慧朗禪師如然
機前語活棒頭眼開山河倒走仰橋再來

天目高峯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宗少
揭開天目坐斷死關峯高萬仞險絕難攀

觀音
上同諸佛慈心兮天下歸仁焉下合衆生悲

仰芳萬物備於我矣若夫覆其頂跪其足周

游於娑婆界中以圓通三昧而爲佛事者吁

吾無隱乎爾趙東坡詩

少林初祖
揚子江心波少林峯頂月寥寥一片心直指

成曲折謂其有傳兮胡爲乎壁觀九年謂其

無傳兮因甚麼花開五葉秋山落木猿垂啼

行人眼底流鮮血傳上人語

大鵬展翅取龍吞一攬滄溟徹底潭觸碎珊

瑚枝上月至今千古暗昏昏

遮濃捏怪爲欠禪債此土西天重負納敗最

初見梁王言不識末後受神光禮三拜連環

復覆西歸漆桶依前不使似遮般阿師駭向

師子巖頭雲蒸霧鎖千百年且看眉毛壞不

栽松道者

種得千山無空地一枝猶挂瓊頭邊不因脫

賺周家女衣法何緣到你傳

粥薪漢子

林枝葉盡積南無地種春風

馬郎婦

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手

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金沙露

濕衣裾壞苦裙不把珠纓蓋特地掀開呈捏

怪臺人變曲盡許多菩薩債

布袋

兜率天宮降人世忘却當來下生記關家激

具有許多勾引兒童恣遊戲袒肩赤膊當神

通揚眉瞬目播三昧奪將拄杖劈頭揮一齊

趨入龍華會

黑拄杖橫挑布袋轉頭忘了率陀天茫茫不

顧有頭重猶要逢人乞一錢

臨濟

怪三拳於大愚肋下持虎須於黃檗面門肆

一喝如雷碎靈震搖寸舌似電激雲奔掣風

顛漢世希有普天匝地皆兒孫

趙州

膾後萬壑雪面前三尺霜肚裏直籠銅語下

絕處截勒破臺山婆子大坐平欺趙王萬里

海門翻不住遠道清影過遼陽我只喚作三

百年浸漬不朽底陳爛萬藤椿試將此話傳

諸方高僧傳詳

丹霞靈照

放籃欵手提籃便走弄鬼眼睛自呈拙醜及

至歸家舉似爺毒蛇不肯輕開口牛姪無端

赤土塗是非從此難分別

郁山王

梁梁山河眼裏塵明珠一顆匪家珍至今千

古溪橋月看盡驢前馬後人

政黃牛

跨牛背兮執牛尾一片吟懷淨如洗驚鷺終日自志機何曾見備常來此

天童東嶽日禪師

匡廬山高太白山高較吾圓應老人面門鼻孔猶太虛之一毫腥腥露兮蟻旋蟻聚槌拂

動兮鬼哭神號雙眸四海空牢牢下視佛祖為兒曹

道場及菴信禪師

盡十方世界是古佛道場盡十方世界是雙溪橋梁不住而住兮風飛雷厲非成而成兮虎踞龍驤面目現在如何讚揚頷下眉毛十丈長

南嶽鐵山瓊禪師

向上機若鐵末後句如山既不得而擬議又豈容其躋攀堅密不動湛寂自開無端將戒定慧三學編作漫天網子向萬里鯨濤之東攔空一撒直得高麗國僧俗二衆沸騰上下奔趨性還腥風過界絕遮翻逐隊隨牽入北

徑山晦機熙禪師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峯高踞慧日閣自徑山而至仰山肯受尊卑之束縛是風動幡動心動黑漆竹篔簹湊泊

徑山長老請讚

徑山虛谷陵禪師

面冷如鐵髮白如雪起集雲萬古法幢追凌宵三世道業奔走象龍掃空魔孽佛祖不敵正視天人咸被慈攝我嘗隔嶺望餘光惟見曇花開五葉

天童雲外岫禪師

太白峯為屏廿里松為座雲影外藏身幾多人蹉過不蹉過元是照州古佛再來切忌機前說破且道說破後如何夜明簾挂須彌顛走盤珠向空中墮

靈雲鐵牛定禪師

那伽定裏鑄鐵為牛白雪巖下一握齊收做翻聖凡窠日結盡佛祖冤讎茶陵千仞靈雲寺聲播元朝數百州

高峯和尚

雙髻六龍須九一十八年師子吼死關已掩三十秋惡聲萬里猶奔走既陷險機親遭毒手一回見面為上心恩怨難教自分剖

天目三千丈難方高峯之高地獄十八重莫比死關之險我曾親近十餘年不願頻將畫圖展

三十年影不出山二六時情不附物遍釋迦達磨生陷鐵圍鞭白牯狸奴立地成佛便是這箇不親是底阿師坐斷天目山深路師子窟備若不是我本師更要罵教備見骨

掃帚兩眉橫塵埃堆面上依稀徐十三郎彷彿高峯和尚松江上姚道人好把香華勤供養

斷崖義禪師

撞漫天網解師子鈴情忘義斷石裂崖崩奔龐老金珠高擲大抹將阿爺門戶豎拄橫撐道邊那邊了無羈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在今行失脚踏斷懸崖逢人更不安排取性入真入

俗一任神猜鬼猜掉臂獨行時拖拽不住狹路相逢處推托不開虛空拔得無根樹要向蟻墳眼上栽

中竺布衲雅禪師

潮東山潮西水面目儼存真機不倚蓮華峯突兀半天桂子室腥臊萬里玻璃誰道匪家珍沉沉法海深無底

大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已上三卷佛傳古語集其重錄附重刊輯本四等者

大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韓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四八四頁中二行第一五字「滴」，徑作「滴」。三行第一一字同。

一 四八五頁下三行末字「手」，徑作「手」。

一 四八五頁下二八行「郁山王」，徑作「郁山主」。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韓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自讚

繩床枯坐兀爾忘緣面皮厚三寸鼻孔沒半
邊盡世穢形避影徒勞掘地覓天鬼神推不
出佛祖謾加鞭幸爾師同天日山年同大海
水鄉同西剎路道同金剛團就中一種不同
處愧我未曾參得禪斷崖禪師請

咄哉此僧無本可據倚中之峯依幻而住手
裏三尺黑竹篋何嘗有此闍家具話頭流落
古伊吾風前笑倒人無數家古宜是請
虛空有體貌牆壁具耳目惟有這箇漢完全

離背觸喚作幻住漚華翻性海之波謂非幻
住陽談轉識田之曲不墮兩頭如何付囑常
德開沙十萬家錦團團芳華簇簇馮無是請
幻不可寫可寫非幻惟幻既非復云何讚金
龜濯濯芳雲深天目萬峯王露沉沉兮月照
驚湖兩岸不於這裏覓中峯展開圖畫後教

看標標吳乞請

渠無面目不受拘束謂是幻住則背謂非幻
住則禪有時一葉扁舟有時半間破屋但不
教渠作住持一切盡情皆準伏為甚麼休道
假波斯嚼冰牙齒寒蚯蚓吞鹽尾巴曲宜改
說言請

參禪禪未明學道道何悟從來只解平實齋
量脫略人前只成笑具年來衰病滿空身任
運惟依幻而住寄言怪怪學道人動著何曾
不相遇阿呵呵有甚長處馮待制子雅請
磐石上蒼松底踞坐者誰元非是備問伊佛
法信口惟言不知俾之住山暮暮橫牽不起

見無所見刺雙眸聞無所聞多兩耳塊然一
物人共嫌不識喜甚何所喜阿呵呵誰共委
似這般般搜面孔傳得十萬八千只宜理向
一微塵裏卷二嚴請
鴈蕩結茅廬大德庚子歲依幻住其中身心
無向背鼻孔與眼睛今古常相對從來不覆

藏堪嗟人錯會不錯會水澄澄而涵空竹蒼
蒼而積翠望虎丘山上月光透吳中聽板橋
寺裏鐘聲騰物外休將佛祖巧相於渠儂不
入它羣隊于江幻住甚請

這漢無檢束弁山結茅廬生綠湯圓灣受業
西天目要識渠是誰不用問龜十若非孫七
即定是郭八叔佛法無半星人緣頗相熟莫
知何所長標形歸畫軸留之幻住菴又要頻
叮囑夜深禪影照蒲團刮風吹入平田綠州幻住甚請

至大己酉夏曾憇白洋曲明年役般輪刺棘
變華屋隨順一切心元是此尊宿習中無寸
長潭不受輕觸禪衲滿門奈且是無拘束太
湖吐一漚容受西天目笑面當慈悲苦心含
惡毒倒持牛尾巴說法無機軸震禪請渠自
贊揚合掌稱爲田八叔吳邦願心卷請
遮箇面目無本可據既染丹青曲勞指註眉
橫眼上彷彿中峯真搭唇邊依稀幻住更有

問大同菴主面目短長問取尋菴禪教諭丹
陽大同菴請
咄哉此僧有甚巴鼻大坐胡床全無義味談
禪禪不曾參論道道非所契以茫茫業識當
衆學眼睛以擾擾幻緣爲平生住計有時橫
孤舟於青莎白水之上笑船子便棄潭身有

時撥魁芋於寒灰冷火之中笑懶瓚不收瓚
涕千手大悲推不向前八臂那吒捺不入地
盡指南閩洋提喚作西來祖意只如斯箇茶
爲人如何做得他徐十三郎之後裔西來卷
依用二上人請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物外變通目前包裏閑
雲居此幻住身狹路相逢來合火咄咄我
我我是甚麼一天星月影團團萬疊湖山青
朵朵雲居卷請

幻住不識實際實際却識幻住分明兩箇題
目究竟一般情緒昔年狹路相逢今日不勞
指註蘇州城裏月當秋天日山頭雲滿樹實
所覺請

這漢懶入骨誓願不做佛寸心空牢牢長年
坐兀兀雲谷居士不識渠新興積慶濱西湖
準擬開門待知識要憑幻手聊相扶只將這
箇特虛壁天目山深難辨的幻相何曾有住
時春滿六橋天地寂積慶卷請

這箇面目有誰喜見依幻而住沒地頭舉措
全無巧方便拗曲作直遇貴即賤本中峯諾
將謂是如何入地獄如箭喜見卷請
這軀殼難摸捺謂善何善道惡不惡空煩惱
根去菩提縛却笑靈山話曹溪指爭似渠儂
掉棒打水中捉富的諦都丁華梵何曾有兩

般烏巴剎室利丹青不用頻描貌卷向柴床
壁角頭片月流輝照山嶽高昌顯月其老菴
名烏巴剎室利請
海會菴裏水雲如歸更著這濃意欲何爲謂
辦道潭無孔竅謂結緣殺欠慈悲天目山冰
枯雪老慶元府雷動風飛兩頭坐斷潭無事

侍看人開十二時
咄頭陀也甚偉傑髮亂如雲脊硬如鐵閉
渠佛法禪道便謂無可言說三十年天目山
有一句擊鑪極還會麼海底烏龜頭帶雪
本如淨禪人詩

遮跋漢只好看殺有丰姿全無氣岸謂知道

不明本地風光謂會禪同測古人公案最無
分曉處佛祖爪牙極有來由時鬼神茶飯從
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可加讚寺主

大德庚子相見便是這箇至治辛酉請讚也
是這箇謂其無心兮吳松江水徹底深謂其
有形兮天目山雲忽飛過兔角主杖龜毛拂

芋木隨身翻成滯貨阿呵呵中峯元不是渠
儂只故此回重說破理解上人辨無心詩

幻住兼不記幾年天目山三千餘丈畫得像
鼻孔搭唇邊畫不像眉毛橫眼上萬人海裏
化機行真珠撒出紫羅帳頭陀苦行合如斯
狹路相逢肯多讓逢人便與麼展開要教他

識取描不成畫不就底無面目中峯大和尚
善化主請

依幻而住三十載自賣由來還自買不知別
有何所長盡把虛空圖五彩江山圖畫新展
開全身半身俱絕待依稀只似本中峯彷彿
淨如滿覺海伊兮余兮休度量他家自有公

評在智滿院主陳覺海請

個道渠是誰誰道渠是我萬古只如斯直下
是甚麼狹路相逢處以毒攻毒和光同塵時
無不可不可便喚渠作幻住時如何温州橋皮
不是火

幻在耳絕所聞幻在眼離所見全身半身日

面月面紹隆祖道無端教石女生兒射中鐵
牛特地用蓬蒿為箭幸自少慕林執謂多方
便祇將這箇錯流傳幻住家風其誰肯羨頭
頭物物皆成現

此是幻住真是真非幻住兩段文不同一句
無回互挂在水晶宮不勞重指註從來脩證

絕安排絕安排處全機露全機露也春風二
月百花香子規聲裏山無數湖州佛禪人清
截斷紅塵石萬尋街開碧落松千尺巖花朵
朵水泠泠楊柳一瓶甘露滴莫便是本中峯
麼不識不識

道是渠不是渠謂非渠却是渠非神非鬼非
馬非驢指十方空為幻住向一塵中結草廬
龜毛拂挂繩床角緣木何曾捉得魚

一峯居中富嫌千口少依幻而住貧恨一身
多阿呵呵好大哥不妨隨處薩婆詞詳多釋人
月在山頭分明不露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萬
里飛鴻踏雪四方野鶴離羣本中峯面目易
辨幻住甚真偽難分

淵默忘言繩床兀坐喚作本中峯當面都睡
過不曉過丈二眉毛領下生笑倒東村王小
大鼎禪人請

中峯之中喚西作東白菴之白指南作北面
目現前有甚奇特眉毛罽裏大江橫鼻孔尖
頭玄路窄三十年後忽展開笑倒東村王大
伯

水泠泠石齒齒淨瓶邊青松底這一箇便是
彌擬追尋千萬里朱選卿頗相委拈起寸毫
顯倒揮左右逢原妙無比低聲低聲本中峯
來也馬領驢腮沒兩般笑破虛空半邊簪

眼如泥彈丸面如懸布袋喚作幻住頭陀漆
桶元來不覺撞見高平林且不存知解要覓
末後句低頭禮三拜自買依前還自賣
天目山心未忘幻住菴話誰領要識渠儂行
藏良馬不待鞭影

我相是幻畫出尤幻其不幻者如何加贊眉

毛鍊裏劍光橫廬陵未價齊霄漢編者無明
劈面揮無了辦中教了辦莫便是為人處麼
首座既相知也須擡眼看

堅密不動石柔和善順草又似海中巖澄湛
水環繞會合老幻相彼此無欠少只有一處
傳未真歲久年深當自曉

抱一為天下式得一而萬事畢道人見處一
亦無眼睛本橫鼻孔元直異路忽相逢同
途誰辨的雲龍風虎漢壇高圓畫展開明歷
歷

不識我喚馬喚牛無不可我不識爾十字
街頭白日鬼非爾非我空裏忽生花朵朵非

我非爾雲合雲兮水投水離此四路葛藤中
峯不在這裏鐵丁飯與不濕羹拈來塞破虛
空背行人不識東隱菴都只來尋馬膝裏東

形質既幻描寫亦幻所不幻者急著眼看是
甚麼莫杜撰推不向前便是這漢既不曾請
孔仲尼之詩書又不解參老楊歧之公案何
緣人見每相隣多是五百生前燒牛糞香供
養作鬼神茶飯常憶東西兩馬膝二月春風
如錦爛西院持卷請
無見頂相不用丹青與麼挂起一切現成爾
豈不見僧問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

中人山云非男女相盡謂末山一期勦絕古今之下幾多人路見不平番煩妙筆從頭寫要見中峯眼上橫凡出白嶺請師預贊憑箇空皮袋開口便納敗有時強說禪無人

無慧亦無福口裏水澆澆要開幻住法門且不受人拘束海天萬里白雲橫只此是渠真面目雲南相講主請

寂而照鼻無兩竅照而寂家無四壁見得徹處領下眉長靠得穩時機前意的鐵如意擊珊瑚枝秤鎚捏出黃金汁匡床坐看北庭花春風處處成狼藉善達齋的理長老詳名舊家照堂請贊

欠蹄不馬無角非牛聲穿兩耳色貫雙眸不與人天共轍不希佛祖同儕生涯半箇錢屋活計一葉扁舟見不見月澹遮山千尺霧識非識風清幻海一浮漚虛空手動龜毛拂仁壽庵中夜不收進山僧上人說幻海請

頭如木杓口似匾擔要識渠便是遮漢何曾悟得佛祖心剛道十方都是幻幻不幻好生剔起眉毛看

趙州無雲門晉到渠面前都成莽箇匡床坐握如意柄眼裏何曾有今古青山綠水自注

莊春風吹入建寧府真教錯認定盤星呼為幻住菴中主不實又壁不貴寸陰一塵絕待萬慮平沉是渠非渠勿向外尋樹幻花幻果十分春色滿空林空林果上人請露腹袒背指西話東毗耶室內相逢逸翕連

忙認作本中峯何異瀛紙包虛空阿呵呵鬚斗煎茶鏡不同天目山太湖水高不見頂深莫知底盡謂渠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檢點將來莓苔石上亂草窠伸脚元在縮脚裏共江急道領信人請

何清翁寫幻相盡謂道真子細看來領下欠丈二眉毛腦後欠一點神色三十年後再相逢似與不似總奇特何以如此春風元不在花枝至體由來無揀擇

全身半身是幻非幻積菴居士剛要求贊與其壽泉卷圖畫展開何似天目山觀面一看莫便是本中峯領十麼山明水秀古杭州生遮一

枯坐草窠了無向背心安未安道會不會天目山三十年澄不清撓不濁幻住菴二六時推不前約不後憶著太原孚上座揚州開角聲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公伯真我住幻遮箇面目如何覆讚太虛空壓碎上唇驢鞍橋且非下額大江日夕水東流海門潮拍西津岸影像照章聲光蕩漾是甚麼急著眼看空伯真請

遮漢沒意智開口要觸諱撞見松間隱人指出當生羅計第一無分做佛第二容身無地只好向深山窮谷中苦行數百生更待驢年蒙授記阿呵呵也甚奇異日者松應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校勘記

一本底，影印宋碛砂藏本。

一四八七頁上一行經名，[南]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之十」。

一四八七頁中一二行「龜十」，[南]、

[徑]作「龜卜」。

一四八八頁上一二行「主杖」，[徑]作

「拄杖」。

一四八八頁上二四行首字「漣」，[南]、

[徑]作「渾」。

一四八九頁上六行首字「右」，[徑]無。

一四八九頁上二八行第八字「樹」，

[南]作「幻樹」；[徑]作「一樹」。又「幻

果」，[徑]作「成幻果」。

天目中峯和高廣錄卷第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惠衣 上進

題跋

跋慈愛和高般若心經註

黃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拋撒不淨為害滋多
慈愛慈主不善屏除益增狼藉舍利子在摩
與我將冀其掃帚來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寂音尊者力排古和上說法之誤其奮解舞
筆如擊者用峻刺以攻五臟之毒殆與元氣
併將滂滌石室老人痛指寂音公論之失其
雄談博辯如百萬師揮戈伐國不問仁人必

欲使之血刃而後已審如是則安有古洪二
師之盛譽復喧轟於宇宙哉蓋各有所據而
然也後之讀其書者苟不具此正眼於是非
之外文字其可憑乎

題圓悟和尚心要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
可指無方隅可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
虛洞洞空牢牢絕毫離朕光圓滿湛寂真
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
得無空由之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
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同聖人之
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
廓徹廣大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機其詞源
衲袂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幽秘微
密靡不揭揚獨於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
謂極聖之大猷至神之玄府也圓悟和尚
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機活其意透其
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參徒益為巨編目

曰心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
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不病繁少不病簡
縱橫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實馬師一
口吸盡西江細密特重巖頭只守閑閑德
嶠於心無事其為初機必使其真參實究廢
寢忘餐雙派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

一隅探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
泊譬如大雲倏忽變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
潤滋草木流布江河頃焉開霽覓其去來了
不可得非得法自在瞻克爾耶一種是說法
之師雖臨濟德山亦將欽衲蓋嘗於般若種
智積判真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本伏

讀再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橫
點首於大寂定門期不孤其所教者矣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古鏡絕形豈礙羣
形影現觀世音大士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神
廓太虛智慧古鏡對機應物千手異執千眼
齊觀特言其妙用之少分耳使具論其分身
遍應刹一塵為一刹一刹現一身一身千手
眼未易以數量知也極理言之非神通使然
凡具覺之性者靡不如是由迷妄所蔽而
不自省也予讀東坡居士所作大悲閣記謂
菩薩以無心故能普應羣機變通諸法洞無
罅礙似不知菩薩妙證圓通歸復自性慧光
照徹如日月輪雖千手眼同一手眼既不拘
於一多又安可以心之有無議之也哉

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予一念
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

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混視聽任天真於智慮
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
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為表裏因
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

題十牛圖

偶觀梁山石鼓偈和十牛圖頌于餘杭接待

蒼之壁自尋牛而至入鄺垂手一節一節似
有程限而然思之古人立言固是一期方便
殊不知賺累後學例皆尋尋覓覓做摸打樣
曾未休息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三世十
方見聞知覺皆露地白牛之影子耳多少人
認此影子以為全牛彷彿不得受用矧

乎又有向影子上覓影子敢保終其身不見
全牛也必矣政與此數忽規上人出紙求語
故信筆以似之規曰敢問全牛今在何處余
於是投筆附夜航而之武林矣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天目和尚七歲時獲藍侍母採桑次母戲之
曰博籃者誰豁爾開悟今觀其饒侍僧省母
有施為動靜憑誰力之向大似蟬蛉之子墮
而達螺蘿祝之曰類我類我鳥乎多見伊不
自知其醜也

跋牛腰佛頌軸

佛身無為遍在牛腰馬腹智體不動誰分蟻
穴蜂房一切處示現受生一切處成等正覺
紫金粟沉潜水枯赤肉團無位真人從前話
欄已行即今面目現在本來無位次直下絕
安排雖然立處皆真總是顯奇或眾昔唐文
宗愛食蛤蜊忽遇一蛤蜊砧打不壞尋而解
開乃見觀音像於中顯現召惟故禪師問其

事師曰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既已現身惟未聞其說法師曰陛下見此信耶不信耶帝曰焉敢不信師曰說法已竟文宗大悅此話垂五百年矣太德丁未杭之臨安縣里人買二牛腎剖其一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跏趺坐眉目可親遂累石樹塔奉藏之若見若聞咸生異信其廣長古相流布法音震震雷轟卒未之已也公恕施君携諸方頌軸訪予窮山俾為著語因筆前說以似之復為說偈

無位真人赤肉團拈牛腰內總相購法雷震地通身口若要親閱著眼觀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圖
昔南泉謂王老師脩行無力被鬼神覘破殊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師熱瞞相傳妙峯善和尚住靈隱時為四鬼所肩而出當時賴遇妙峯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脩行無力會也一種是瞞神嚇鬼顯異惑眾今日被人描貌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俗語是黑子真論是白子十八界內奪角爭先平地上逃他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題羅漢揭厲圖
諸佛海眾生海聞前輩已嘗置之一毛腹中聲聞雖超越分段生死具跨虎縛龍之力而不能與境混融區區附形體與魚鱉蝦蟹浮沉於枯天鯨浪之間自謂神通不可及矣宜乎起黃髮有斫折其脛之怒雖然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先師嘗誤中大仰老人之毒每於所剪之髮舍利粘綴如貫珠及菴和尚與先師同出其門而舍利迸于烈火嗚呼異端並起邪法難扶予於此不能無耻焉

題古畫像四首
寒拾謂豐干饒舌問丘為豐干熱瞞一種是鍼芥相投要且是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鳥窠和尚謂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白公微領其旨呼當時白公因欠箇末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措躬無地且末後句又作麼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禪十

慶生是無生話竹籬茅舍安無盡博飯栽田樂有餘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四九〇頁下末行「惟故禪師」，南、
〔經〕作「惟政禪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俊一

山房夜話上

參門人北夷巨僧處收 上進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
山月吐輝潔白如畫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
之禪配吾達磨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
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
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
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遠枝蔓其說離
吾達磨為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誇
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
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
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
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
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
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情證所
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
所以云叢外別傳者也惟大心眾生風稟佛
種不涉階梯一聞十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
宿孤峯或入鄼垂手縱橫逆順出常情語
默卷舒不存策曰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
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
大師師云說箇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
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耶世
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
作况是後之欲欺達磨者乃迹其說互相作
妻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
世尊四十九年說法竟哀憫眾生之自欺於
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
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

性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攝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
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幻曰義學以分別
名相為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
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
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關一也然佛以一
音演說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
有四宗之別耶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
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而春夏秋冬之
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歲之功也
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
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
禪為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
也會而歸之密宗乃重一佛大悲拔濟之心
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
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
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
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
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
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
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迄今
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承當翻
成鏡置識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馬者烏足
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惟其驚
且駭矣
或問未嘉以惺惺寂寂為藥昏住亂想為病
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余曰永嘉集中
十篇大指所明修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
首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
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遠無生惟達磨只教人

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
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曲引
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
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真實於自
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階級歷歷涯岸與直
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

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
使過去諸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遂知其無
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即言教離
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五分
為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為
二十五圓通豈止此二經但涉經教中所陳
修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
途共轍也何則使荷涉言教則不得為教外
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
異耶對曰我於佛祖之道竟同相尚不可得
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
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
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
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
異而私出乎自己之智臆也乃達磨靈山最
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
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蓋法界眾生
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與慈運悲善教教化
之際曲徇眾生利鈍等差之根器其所謂大
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己也
或問間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
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
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
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花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轉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諸論中其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遠塵直指而後然耶幻曰予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不曾向自心中真實契證一回從說藥不瘡

病也若是真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虛言細語至若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苟不能妙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住作解障自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為喻甚明宜深思之

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嶽磨磚青原垂足至若擊又觀毬用棒使喝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為礙備若不曾向己躬下透脫得過將情意識領覽一箇

元字脚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又云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過斯等人翻成毒藥蓋知此事無人用心處無人善惡處無人措足處無入下手處直須親向自己躬下踐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嗽掉臂一一從自己臂中流出如獅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

那箇專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箇專宿語新奇巧妙凌嶮古今那箇專宿語是道者禪乾曝曝地百般比況萬種持重殊不知前輩大達之士臂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臨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聖電擬瓦礫由則初去久矣又安肯肯於見

量弄峻機截巧語思欲鼓誘後昆俾其宗尚者哉且前輩專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龜龜顯靈廣略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真心初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遠苟欲微加外助則失其本真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赫

禪塵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記持及演說百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不能與人解粘去縛而亦自失本真更變道眼如此妄習互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粘去縛

是偏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汚染得無指足處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而之汚染真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嚙導之師忍俊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劍向伊重

斯須間斷決不肯容易寬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專討直欲待其真機自發打破疑團而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莫不皆然所以一箇箇脚跟穩密等開動步如獅子兒驚群動眾故宗門以此相因而有做工夫之說焉

或問未明和尚作宗鏡錄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未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

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未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群書伸釋氏之真意杜儒門之重蔽此二書乃佛

祖之墻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真誠玄解甚不可仿效而作也或謂未明和尚後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老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專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求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備邪余曰達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與不修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傳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

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為要萬行可以次之也或問十地階級與禪如何幻曰聞十地乃具神通聖人約其所至之理而建立故古人謂十地如空中鳥跡凡大乘菩薩等靡不由之而不可以定執也達磨只論見性成佛自餘

身上地位因果等俱畧而不言者蓋達磨之禪乃諸佛心宗獨為圓頓上乘之機而故說箇成佛已背真詮何則以正法眼藏觀無邊眾生各各本來成佛又何待指其見性而後成邪佛尚無可成何十地之復論哉或問古者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傳大士謂

只遮語聲是莫離此外別有見性之理否或無則學人便與麼負荷時如何幻曰若使一期說性則不妨徧將古人極理之談從頭記一遍過其如轉說轉遠何蓋見性之理雖有說相離思惟相離分別相離取捨相離與大用舉必全真備擬存一毫知見則親體相背矣今之眼見耳聞孰不說箇見性被人問着

箇性便道無有不是者乃引教中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之說為證好教備知說也說得是證也證得分曉只是要與之念念相應不勝其遠矣何則蓋不曾從命根斷處能所盡時觀體契悟得來皆陸續依通庸凡說時有

箇性雖說得有箇性於正說時亦未嘗不迷更莫說備無明暗起邪妄橫生依然與說時似有兩箇欲望其念念相應其可得哉須知真正人前尚不許說箇相應道理胡乎不相應者哉當知此等異見之人有二種過差一則自家發心學道時只要說得與道相通

初無決定要洞明生死大事之正念第二是見其稍負天資必欲巧施方便不特其做工夫守正念一味將箇即心是佛即色明心底相似話頭互相熱瞞只要控他箇入處只待其口開便了今之禪林相習成風正不知

何所圖邪如圖覺楞嚴訶斥此等謬見於二千年外蓋聖人預知未出世衆生有此妄習故作如是曲申問答必使其知非而自改也奈何其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惟務言通自以為了忽然撞着箇真正眼目人搖手向伊道三箇不是早是心中七上八下便若遭

其訶斥則怒氣不勝其高矣爾若真實要與此事相應一回最先痛以眼見耳聞奇言妙語盡情掃去苟使其有絲髮凝滯于心中是謂惡毒入心佛亦難救大抵學人因是被他師家一時引入草窠裏亦是自家有所重於解會而然爾若必欲要向生死岸頭做得主

寧教使釋迦彌勒將佛法傾入爾肺腑只把箇不從佗得底一句子照着自然惡心吧吐也爾豈肯受此惡果以其無此正見所以開眼受人埋沒爾若果然只要會禪不消須刻間等閑說箇喻于便教爾將千七百則葛藤一時穿過有甚麼難以其無益不如爾

盡生不會底最親切此事若可以與你過付得則香嚴背在瀉山門下不用入南陽住菴阿難於楞嚴會中不勞悲泣也爾莫說道和會便是箇真正悟明底人必欲要將箇悟處來主張早是不相稱矣而況以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妄自和會箇目前昭昭靈靈底淨

光幻影認為主人公實之於懷抱實迷中之倍人也久之不俊遠招妄談般若之報百年影謝噬臍何及哉昔忠國師謂近來南方佛法大變了盡謂四大身中有箇神性不生不滅四大壞時此性不壞此等見解與西天外道等又如長沙和高有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為從前認識神之語皆指今日妄認六塵學影為自心相者即楞嚴所謂棄却百千大海認一漚為全潮者也更有一等儻侗真如底便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此性包虛空徧法界混古今融聖凡與森羅萬象無所間然遂引古人拈一莖草是文六金身一毛端

上現實王剎等語為證爭奈說食不療飢說衣不治寒何也須是親曾與麼悟一回始得直饒爾親曾與麼悟了又要遇本色宗匠與你掃其所悟之跡不然則謂之見刺入心執藥成病此豈以言通意達而為了哉蓋無量劫來生死根塵今日要與和盤翻轉又要爾

與所翻之力頓忘功用豈小根淺器者所能擬哉此說實非鼓惑惟切於痛為生死者以為然自餘惟務說禪之士將反面而見嚼則吾亦何敢辭或有號西歸子者過門曰某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其透脫生死似易於參禪蓋遠承阿

彌陀佛願力實資故也爾參禪無把握無聖力冥資苟非大根利器一聞千悟者難於趣入以故未明善禪師有十人九踉路之謙吐是何言歟審如是則淨土外別有禪耶使果有之則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會入圓融之理哉爾不達善權方便局於己見誣謗先

曾夫未明揀擇淨土為四句乃由徇機宜持方便抑揚耳蓋教中所謂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之意也如長蘆此謂真歇天目諸師作淨土章句皆寄談即自性之禪初無異致間有指東都曠法師於定中見蓮花標圓照本禪師之名疑其單傳之師安得標名於此故往質之照曰雖在禪門亦以淨土兼修耳當時圓照護養善權不孤來問豈真然耶味者不達權變剛謂禪外別有淨土可歸及引未明淨土四句為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試請辨之幻曰淨土心也禪亦心也體一而名二也迷者執其名以味其體悟者達其體以會其名豈特淨土然如教中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悟自心之禪即其三界萬法混入靈源畢必全真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實地金地无塞案區延一刹那項於末年翠竹黃花同歸正受四大海目塵塵獨朗五須彌處處分輝老遠磨頓忘明月珠阿彌陀失却黃金印禪門皆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錯是非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真正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奈禪要了生死念佛修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塗萬轍一皆以了生死為究竟然破生死根塵惟尚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緊念三途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兼修云乎哉或不如是談禪說淨土沸騰議論鼓動情塵卒未

或問達磨始以單傳直指之道至十餘傳而分為五家宗派者何也不可破裂達磨一家之說異而為五耶僅不異則安有五家之說乎幻曰所云五家者乃五家其人非五家其道也爾不聞佛祖授受之旨目為傳燈苟知傳燈之義則不疑其為五也請以世登言之有龍燈焉有盞燈焉有琉璃燈焉有蠟燭燈焉有紙燃燈焉謂燈則一也而所附之器不同爾雖曰不同未有不能破生死長夜之幽暗者豈惟今之五家為然昔達磨一燈凡四傳至大賢則有牛頭一宗五傳至大滿則有北秀一宗六傳至曹溪而下則青原南嶽荷澤此三人者便自不可得而混矣此勢使然也蓋各宗之下技分派行人物蕃昌乃不分而分矣今之謂五家者乃出自南嶽青原兩派之下沿流至此五人各不覺其各各如奔匯之水溢為巨浸前波後浪各不相待而粘天沃日浩無邊涯是可以一目觀之哉乃不得不分焉或謂五家之分不止於人之盛說中各有宗旨不同幻曰非不同也特大同而小異爾云大同者同半少室之一燈也云小異者乃語言機境之偶異爾如鴻仰之護慶會洞之細密臨濟之痛快雲門之高古法眼之簡明各出其天性而父子之間不失故步語言機境似相蹈背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使當時宗師苟欲尚異而自為一家之傳則不勝其謬矣以若所為豈堪傳佛祖出世之命燈乎今之禪泥泥乎宗旨而起夾截虛空之妄見互相短長余知五宗之師於大寂定中真不掩鼻矣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為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牘蓋欲取以為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豈非一人之臆見乃會靈源奧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闢土同粟之至理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益不可以識度如鑿毒鼓聞者皆表如火聚嬰之則燎故靈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別派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其所指於冥扣主應得牛還馬之須臾言細語信口搜出如迅雷不容掩耳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畧無義路與人穿鑿即之如銀山鐵壁之不可透惟明眼者能達章於語言文字之表一唱一和如空中鳥跡水底月痕雖千途萬轍放肆縱橫皆不可得而擬議焉遠自鷲嶺拈花迨于今日又豈止乎一千七百則而已哉無佗必待悟心之士取以為證據耳實不欲人益記持而資談柄也世稱長老者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編燈集錄者即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牘也古人或臣徒之際或掩關之暇時取以拈之判之頌之別之豈為炫耀見聞抗衡古德而然蓋痛思大法之將弊故曲施方便開警後昆之智眼欲俾其共證之爾言公者防其已解案者必期與佛相

契同也然公案通則情識盡情識盡則生死空生死空則佛道治矣所云契同者乃佛祖大家衆生自縛於生死情妄之域積劫迨今真之自縛故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待其迷繩既釋安有言象之可復議乎且世之人有事不得其平者必求理於公府而吏曹則舉案牘以平之猶學者有所悟解不能自交乃質之於師則舉公案以決之夫公案即燭情識昏暗之慧炬也揭見聞翳膜之金篦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神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迥脫大達同證之要莫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嗟世之迷妄者不考其源每以聰明之資廣專博記顯授密傳惟務言通匪求心悟致使棒喝交馳之勝軌墮情想之稠林龍象蹴踏之靈蹤陷是非之深窞愛憎滯目取捨盈懷古人醍醐毒藥之喻驗於斯矣叢林之替莫有不本於此者嗚呼猶吏曹竊法以貨天下之賄賂已私一勝欲望公道有治平之効其可得乎

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大家誠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過與人破疑情裂窠臼而已所以云此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蓋前輩既為人所師不得已而酬酢一言半句流落叢林後之承虛接響者目之為公案乃本於此一箇道理今之叢沐商量大不如此乃以問佛問西來意之一問一答如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之類喚作單提淺近者以勸發話墮托鉢上

樹等為向上全提者或以衆機緣列歸三玄或以諸語言判入四句中間曲談巧辯網羅千七百則公案各立異名互存高下不識古人之意果爾否幻曰祖師語言蓋出於大空寂無為心中信手拈來初無揀擇凡一拈一放本於連磨單傳之旨口開見曉絕無覆藏譬如月之在天其東行者視之則月與之俱東西行者謂月與之俱西中閒不動者謂月與之不動各執所見互有東西不動之殊而滿月當空實未曾循其東西而依其不動者也其說不同者蓋由未徹法源底耳所以有循器定空之喻前輩明眼宗師舉似之項或抑或揚又不可以此開口不在古頭上之語為證其有於一機一境上會得繞涉著縱奪逆順處周知所措無佗特悟理之未盡然公案雖是一箇道理其差別處如入海轉入轉深久之直到九淵之底驚忽回首一看則知未嘗別有海也苟不親到一回則胸中之疑不約而自至矣只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此箇公案雖不曾吞禪者亦皆領會得過及乎扣其極致則久參宿學亦少有不錯會者何則殆問伊喚甚麼作心早是路頭生也遮裏要指點得的當直須親曾達得在手反覆者一遍者教明明白白如十字街頭撞著親爺相似自然舉起便合機也或有一等不曾做工夫不曾洞明心地不曾截得脚跟下生死大疑命根子斷惟以聰明之資向古今文字上將相似語言較量十度會盡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箇不會感最真難曰不會忽然一日發起

信心具象實究却有箇悟明之時惟聽利而預會者不復生正信而頓悟也近來叢林欲速於得人亦不待學者聽利師家把著本子逐一句如教重蒙讀上大人相似欲其領會共資玄化此無異吹網欲滿者本色道流既不肯食此惡毒但遇著古今因緣都不要將心解會只消舉起一箇預在面前發起決要了生死之正志壁立萬仞與之久遠奈去甚爾撞破疑團則百千萬則公案深與淺難與易同與別一串穿過自然不著問人也如或心服未開不肯扣己而參必欲求人開示縱使釋迦達磨披肝瀝膽以示之益障其心眼耳思之思之

天目中峯和高廣錄卷第十一之一

天目 中峯 高廣 錄卷 第十一 之一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四九二頁上三行集者，徑作「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下至卷第十八之上同。
- 一 四九三頁上五行第五字「予」，徑作「余」。
- 一 四九五頁上三行第八字「比」，南、徑作「北」。
- 一 四九六頁上二八行第二字「沐」，南、徑作「林」。
- 一 四九六頁中六行第一三字「瞻」，南、徑作「瞻」。
- 一 四九六頁中二八行末字「十」，南、徑作「卜」。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弊二

山房夜話中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惠寂 上達

或問達磨西來門風險絕言前焉得已涉塗程安有所謂做工夫况枯坐蒲團如守屍鬼且禪豈可以坐而得邪無乃厚累先宗者乎

余曰不厚累也爾蓋知此而不知彼也如龍潭問天皇學人久依和尚不蒙開示心要皇曰備擊茶來我則舉手備來問訊我則依頭那裏不是與備開示心要處達磨遂謂旨此箇公案以學者言之不勝使便以宗門言之又

不止涉途程而已又如香嚴被鴻山問父母未生已前事不能加對乃求瀉山為說山不允遂盡棄所習入南陽住菴久之忽以瓦礫擊竹有聲始能覺地彼時雖不形做工夫之名其孜孜守念茲在茲為何所圖邪雖不能直下領畧而歷涉歲月方乃省悟其悟之旨謂非達磨所傳之旨乎今之做工夫不

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拚捨擯刮已來所習所重不下十二時中雖隨人舉箇話頭方上蒲團坐席未溫其昏沉散亂左右圍繞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難矣哉安有天生彌勒斯言盡之矣往往見無所成者不責己之

不達而退以佛法下叢叢林秋晚為辭而言在處上無煨煉之師旁無策進之友况是湯火不便粥飯不齊規矩荒蕪綠緣亂致使工夫由之而廢壁此說之行更無有學道之人不以此為口實譬如農夫食水旱不時而廢耕耘則安有秋成之望哉但是學道人對

違順境皆生一念欲與之分別予知其纏縛萬劫生死之念必基於此矣爾不聞靈嶺老沙門棄萬乘尊榮六年之間卧水嚼柴志形於凍餒之中乃有夜觀明星之悟自佛以降西天二十八祖皆嚴棲穴處或混跡於佛別門頭以真心不浪實行無差皆克證己躬傳

佛心印及達磨東邁百丈未生牛頭橫出一枝南北宗分兩派皆腰鑊荷鐮火種刀耕親爨負春鶉衣巧食鐵石身心冰霜懷抱以佛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了無畏怯蓋行處既親所到必的矣彼時安有五山十刹之廣居三玄五位之奇唱放牧殺活之異作拈頌判

別之珠音不加雕琢而玉本無瑕安用規模而眼元自正自百丈建叢林已來廣田大宅指顧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撰唱之師如臨漳德山雲門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媼女兵奴視之蓋責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

誑者也已而間有眼目定動之師附諸方說禪如葉公之龍趙昌之花然葉公趙昌已不自其矧乎復有效葉公趙昌者出焉為成馬之數正不在今日也由是觀之其真參悟之士不惟鮮遇於今日在往昔亦未嘗多見也無他蓋生死情妄無明結習念念流聞

不容髮苟不有入骨入髓痛為生死之正念提起話頭如遇怨敵便拌一生兩生與之抵睡待其麻葉開悟靡有不為葉公趙昌之所惑者或有引三祖謂但真憎愛洞然明白與永嘉不除妄想不求真之語相證云云遮蓋便是悟理何假一生兩生勞形苦志以為得

邪此說之行搖動葉公趙昌之心卒莫之已也殊不思永嘉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之語痛指其不求正悟者妄將心意識和會相似語言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又不翅為焉成焉也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關羅大王不怕多語斯言盡之矣予固

非實悟者惟不敢輕踏葉公趙昌之轍耳尋常與人東語西話較量此事皆是自信法門初非炫耀見聞要譽於人也人或見信余不加喜或不見信亦何敢怒然信不信皆當人之自心庸何喜怒為哉惟同道乃知或若以妄誕見識則吾亦何敢諱

或問參禪不克開悟還有方便可使其開悟否如或展轉不悟其生死無常大事向後之又後世還有自了之理否幻曰快哉問此事是當人已躬下事初不于第二人違累亦不屬第二人排遣所以云迷是自迷悟須自悟苟不自悟縱是釋迦達磨亦為備不得今時

師家多是不奈學者之不悟何所以巧設機緣曲施方便以啓迪之而學者又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惟欲速於會禪於是便向佗方便中躡坐盡將古今公案一串穿却謂之透關殊不知脚跟下一座生死牢關欲好不

曾透得其所透者乃言說之關耳豈惟無益返有害於己事也若是箇真實為生死大事底好人縱是達磨大師出現世間把諸佛祖玄要道理盡情放在伊八識田中也須和根吐却何以如此蓋悟須自悟豈干佗人半錢事若也終身不悟但只堅持正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不必妄求一毫知解苟能如是操

守只隔得一生兩生不慮其不悟明也或有
坐在靜然中於塵勞暫息之頃忽於陰識中
速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為是勾引
經教中語言證過合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
識依通真生死非見性也堅執為了不肯
求人決擇到處只要人把冬瓜印子與之印

過此何所圖哉又有一等妄認六塵綠影為
自己主人公及引古人謂未了之人聽一言
只遮如今誰動口之語為證大率卷學不獲
正悟者不惟生死岸頭用不得即今日日青
天大開兩眼遇聲遇色動輒生情起念不得
自由人或非之則發起根本無明與之爭執

此蓋在人之所為也又或有盡生學道無所
悟入便乃不信尋而把箇學道之正念擊在
無事甲中更不復起求開悟之心如此等人
謂之失正念既失正念莫說後之又後世不
能自了縱使偏歷塵沙盡未來際亦無自了
之時譬之良田不加耕耨而望其五穀自生

無是理也
或問盡世參禪不獲開悟有何果報幻曰且
種不生麻麥草根不產松檜蓋參禪雖曰是
無功用法門但恐其不真參耳如求明和尚
謂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求為
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

來一聞千悟皆誠言也世之暫修片善高擢
勝利教中有關五種名超利寶施福豈事虛
語哉最初發心本期決了生死大事或三十
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
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
足脚頭只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

生五生十世百世如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
正因不患大事之不我明也故教中謂未世
衆生能發一念不退轉心即同正覺斯言盡
之矣今之學者反於最初發心便自立脚
不穩惟恐緣緣變念慮微輒做主不牢流
入異路以之念念馳求速期超越殊不知返

為此馳求之念所障把箇要了生死大事底
正因妄自恐障久之不決忽爾遷變者有三
或者勝心不捨頗負聰明矧乎師友之問其
悟理惟尚言通不自覺知涉入知解以相似
般若粘綴識田自謂了明莫知虛妄則其口
出耳入之習紛紛皆是化權棄替鮮有不墮

其較者此其一也或者志氣狹劣識見淺陋
每向工夫邊倚靠不穩將謂此無功用法門
絕無靈驗惟限以十年二十年或不相應遂
變前因或以念佛為徑路修行朝暮掐數珠
求淨潔或以一代時教佛口所宜我既參禪
不靈未免循行數墨旋種善因自謂不為虛

度或厭煩受用畏懼報緣自甘陸沈垢面草
衣負香執屨苦其形體以資事行或密持呪
語或潛藏罪德等皆是自違正信遠涉異端
此其二也或元無信種過境與心三根椽下
坐席未溫八識田中孽緣不斷一箇話頭咬
嚼未破百般情妄起滅無時不至三年五載

遞謂參禪不悟擊向無事甲中念念循塵心
心流浪甘赴死門未嘗返省者此其三也當
此叢林像季祖道荒涼奈學道流苟不負決
定不退轉鐵石身心則於此三途不之此則
之彼既失自心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法
社凋零未有不本於此者殊不思參禪正信

是千生一遇百世一出儻不能一往直前以
期真脫轉念之間白雲萬里欲望般若種智
復入于心猶敗穀之芽無復萌矣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
乎幻曰古人學道未開道之得與不得脚未
跨門首先將箇偷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
人純以偷心為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
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偷心是何謂涅槃盡偷
心是請以喻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
良藥偷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
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

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鮮有不獲其神効
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
治其病將見增益異證使大醫王亦欲挫而
退矣何謂偷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割奪自
家無上法財故未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
由斯心意識且喜舉前輩數段因緣可為今
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黃梅但令擔版去瀉

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岐十餘年惟總院
華演祖於海會充唐主雲峯之化緣雪竇之
持淨慈明參汾陽惟戲笑譏訶黃龍扣慈明
惟遺諾罵中間差別之緣錯出違顛之境橫
生但是當人正煩惱燒死盡偷心任其異境
紛如一一消歸至理又何所往而不與道相

遇哉今之人偷心不肯還死者無他蓋己事
之不真切耳雖寄身於空寂之場而馳念於
取捨之域一種是作與保社較其優劣則天
冠地履之不相侔矣何則如今人稍負天資
必欲遠附清名高舉勝軌凡振扇等事終身
不齒安肯作磨生充典座乎凡住處雖安居

暇食尚不遂其所欲安肯入槽廠而為化士
手至若手橫塵柄身坐觀林正因蠢微偷心
愈熾欲其無念後昆作清涼樹其可得微眉
是卜化權之盛衰今古之得失未有不係乎
偷心之有無也予於此不容不辯
或問偷心於聖凡有開邪無開邪子曰偷心

何物即如來妙明元心之至體耳以其求道
之志不真不切為諸妄所蔽轉為偷心也猶
蠶生於禾害禾者蠶也亦猶火生於木燒木
者火也但求道之念真切雖寢食於人不可
一日無之之事尚能廢志何偷心之不泯哉
譬如人之為利養甘執賤役於人雖竟日奉

勞苦而不生疲倦方一毫不盡其役則鞭笞
罵辱應時交接皆所不憚何其志蓋惡之若
是邪無從求利養之心真切而致然也使
其憚勞苦畏楚辱則失利養矣彼區區為淨
幻之利養而能志極重之羞惡較吾傳之希
求聖道而不肯死虛妄之偷心者何如哉然

凡何異聖聖何異凡惟偷心而成異耳道人
可不慎諸
或問做工夫多為昏沉散亂所障用盡神力
屏打不去無乃振力有所不逮而使之然乎
幻曰非也當知昏沉散亂全體是本地風光
其實際理地中無二法也爾其不妄且昏沉

散亂初無自性亦無實體皆是自家一箇黍
稗底正念不真不切上入來當知第一念不
真切即從第一念入第二念不真切即從第
二念入乃至百千念真切竟無所入或最後
一念稍不真切則便從最後入矣若使自最
初一念真切直至心花發明之際其真切之

心了不問斷則所謂昏沉散亂者不知其蹤
矣往往不責為道之念不真切而以昏沉散
亂為礙者是猶自處暗室而責己眼之不能
洞視物象者無以異也且其實做工夫之人
面前見有昏沉散亂錯了也更起念要屏打
箇昏沉散亂又錯了也然而屏打不去而生

愛懼者更是錯了也設使屏打得箇昏沉散
亂去面前淨裸裸地錯之又錯者也更有箇
齒弄之人見說昏沉散亂元是本地風光認
以為是終日與之觀作一團而不生分別者
此又不勝其錯也或者見余連說許多錯字
乃問如何用心即得於昏沉散亂上不錯去

乃謂之曰苟有心可用則展轉成錯矣幾見
有昏沉散亂凡用心不用心都是顛倒錯謬
或謂連箇向上話我初機學人不能得入幻
曰學道只要悟明自己真實心地既悟得諦
當佛與眾生同途共轍初無向上向下只為
你不識昏沉散亂動其惑於是語言露布

強為指陳今則事不獲已索性將箇昏沉散
亂根本盡情揭露去也倘無量劫來為客塵
煩惱塗污太重是昏沉散亂之根本備即今
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捨之
情起滅無定是昏沉散亂之根本備最初一
念要起生起死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參禪

學道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成佛作祖是昏
沉散亂之根本要希求無上大菩提趣向涅
槃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乃至世間出世間
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其不皆是昏沉散
亂之根本若根本既斷於三千大千世界內
外中間破寬一毫昏沉散亂了不可得於不

可得處不惟無昏沈散亂至若真如實際俱
不可得而有也且聖凡迷悟之跡向甚處安
著休將開學解埋沒祖師心
或以學人鮮有不背其初心者為問幻曰負
所欠者其懷虛滿所期者其情逸此人之常
理天下古今共之然懷可使之虛情不可使

之逸也何則無邊聖道未有不由虛懷以納
受之無窮結業未有不因逸情以滋聚之蓋
心念無主流淨隨緣一刹那間變化萬狀不
之遺則之業不之悟則之迷易有已也偶論
及此忽有老比丘作而言曰憶昔在俗時能
背誦法華經四卷自謂重願方服之後必可

通背其所未記之三卷豈期出家二十年不
惟廢其未記之三卷其已誦之四卷亦皆忘
失時聞者莫不掩鼻因謂眾曰當在家也以
負出塵之所欠每虛其懷抱故能朝思暮想
而受之已而既滿出家之所期頓脫塵累聞
情日逸曾不期志而忘之矣原其所失與今

之參學者無以異焉且四海無家一身萬里
其所負之欠惟欲會禪而後已一旦遇教壞
之師巧設問端控其入草或將聰明之資和
會情識於語言文字上一印印住自謂滿所
期矣殊不知開情日逸妄見潛生則說時似
悟對境還迷不惟不到古人大解脫之地求

如前日負所欠而孜孜欲會之心亦茫然無
有矣嗚呼聖賢之學豈止是哉蓋負所欠之
懷不深而希所滿之期不遠也學者可不慎
諸
或問悟心之後有履踐否幻曰此說難於措
言也所云悟心者心不自心悟從何得悟既

不立心亦無心無其心縱觀虛空萬象有無情等觀體混融欲覓一毫自佗彼此之相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無縛無脫不取不捨離妄離真非迷非悟一念平等萬法皆如復有何事可言履踐哉或謂積劫無明微細染習尚留觀聽未即殞消不可無履踐也幻曰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見有纖毫情習未盡即是悟心不圓而然也或心悟不圓須是掃其未圓之跡別立生涯以期大徹可也其或謂悟心未盡以履踐盡之如抱薪救焚益其熾矣古人謂當以佛知見治之余不識佛知見為何事或果與佛知見相應則治之之說

亦贅且剩矣曰若然則無履踐之說乎答曰茲不必預以有無履踐自惑于心請勤加鞭策到桶底下一回脫落其履踐之有無當有以默契于中矣

或問禪者有不斷惡不脩善不捨貪真癡不習戒定慧是謂一性平等之說有諸幻曰此余平生深欲辯而未暇也今既有所問當畧而言之夫達磨悟諸佛心宗不與外道二乘同轍惟一心法界中無佛無衆生至於生死涅槃皆名刺語又何惡可斷何善可修及捨貪等而習戒定耶今之學禪者於一心之要旨曾未悟入速以此極理之談竊為己見妄與狂解恣逐凡情破壞律儀自投籠檻是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若必欲要知斷惡修善之底蘊不必廣尋文義但只勤究自心究到無可究處心眼洞開始知惡之可斷不可斷善之可修不可修等當如啞子得夢所以極理之談者謂惡與貪等皆是自心則自心無

可斷可捨之理所以云不必斷不必捨也或謂既曰不必斷與捨則行之可無礙乎幻曰爾作是說誠佛祖之所哀矜而不已者謂惡等皆是自心尚不許起心斷又焉得許伊起心行之也或曰今雖悟知惡貪等是自心既

不許斷又不許行其惡貪等必向何處安著幻曰爾甚惑也當知一切惡業及貪嗔癡與無明煩惱種種塵勞等俱無自性皆由迷自心故依妄而有如水因寒結而為冰此心既悟則諸妄業其所悟而消如冰因慧日所照復化為水既化水已今云冰復向何處安著此寔迷中倍人也或謂某人者已嘗有所悟

入而惡貪等對境過緣亦猶自若此又何如幻曰此有二種一者悟心未盡諸妄尚存苟不進修則終歸顛倒一者悟心已圓洞視諸法了如昨夢因示現世間行同事攝法似有惡貪等殊不知其真心了然超越當知此行或力量不及者少加勉強俱不免過失矣

或曰人有日營為善者與至道之體親乎疎耶幻曰道體本乎無為善惡不可加損也原夫造惡根於迷妄聖人觀破迷妄之漸故使之為善也善業勝而迷妄消迷妄消則惡自遣矣諸惡既遣萬善亦忘古人有善惡俱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之說謂心體者即至道之異名也苟遺惡而存善欲望吾至道之體不勝其遠矣試以喻明之人有惡廁屋之臭以香薰之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也然廁屋喻惡也香薰喻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人有畏幽室之暗則執炬以燭之莫若處於大明之地可也暗室喻惡也執炬

喻善也大明之地即至道之體也復有覆冰雪之寒者必燔薪以解之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冰來喻惡也燔薪喻善也陽和之室乃至道之體也然焚香有斷續執炬有起滅燔薪有離在惟至道之體窮劫不變積世常存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之謂哉修善之於

合道也其親疎之理若是豈容不辯哉或問善惡二言已嘗聞矣謂善惡之理世或未能辨有以鞭笞怒罵為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為善有以持刃殺人為惡以順受其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為善有以淫蕩暴亂貪多務得為惡以安舒靜默齋戒誦持為善幻

曰斯說皆善惡之跡也謂理則未然也使盡言善惡之理無佗凡起念動心所期之事無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也事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以故聖賢垂教立化汲汲於濟世而無食息之暇者皆

至善之心也惟眾人反是雖聖賢其衣冠文澤其言行苟不有利人之心已不勝其惡矣况暴怒之氣搖動而不息者乎以若所為而望善之一言猶隔霄壤豈至道云乎哉或問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莊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為而已矣百氏之書雜入霸道極於功利而已矣吾佛之書單明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域果別無理乎或別有理乎幻曰謂無則局謂有則放聖道俱不取也其所取者貴在一門深入使之自悟悟後藩籬既決洞見三教

聖人握手於言象之表而不有出世世間之
 間脫或未悟縱以四庫書濃攢于肺肝吞吐
 於齒頰特不能脫多聞我見之誦如西天所
 謂聰明外道者是也故學者不求正悟而尚
 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非愚而何今之稍賢聰
 明者多不肯死心忘情以求正悟每取證於
 文字語言不惟無補於理而增長識情分別
 動違聖道如之何化權之不棄叢林之不替
 也

或問宗門中有碧巖集者乃圓悟住夾山時
 取靈寶頌古分綱列要言批句判舉揚細密
 開發詳明語其富麗則如揚開寶聚而明珠
 大貝委積橫陳語其充溢則如掣斷禹門而
 逆浪回瀾掀昂起伏偉矣哉非得法自在者
 不可及矣奈何自開戶牖之士每資此為階
 級尋而妙喜知之恐學者流而忘返嘗入闕
 碎其板今書坊仍復刊行丁亥李蓮無乃益
 學者之穿鑿乎幻曰非也無邊眾生各各脚

跟下有一則現成公案靈山四十九年詮註
 不出達磨萬里西來指點不破至若德山臨
 濟摸索不著此又豈靈寶能頌而圓悟能判
 者哉縱使碧巖集有百千萬卷於現成公
 案上一何加損焉昔妙喜不窮此理而碎其
 板大似禁石女之勿生兒也今復刊此板之
 士將有意於撥石女之生兒乎益可笑也
 曰然則當人脚跟下見成公案之不與佛祖
 言教有交涉則當人何所考而證之乎予曰
 無所考也亦無所證也惟貴當人瞥爾迴光
 退步一踏與目前見聞覺知一翻翻轉則知
 風前瀑韻雨後溪聲無一字非頌也雷震空

山籟鳴清畫無一音非判也至若天高地厚
 夜暗晝明萬象森羅熾然常說是謂見成公
 案之碧巖集者也雖百千靈寶圓悟亦當望
 崖歛衽於言象之表又安能置一元字脚於
 其間哉爾其未諳此旨彼之建化門中一成
 一壞一抑一揚特世相之常分耳爾謂碧巖

集必使學人穿鑿知解障自悟門逆推二師
 之心恐不爾也如世尊以正法眼洞觀法界
 衆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
 著不能證得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然佛
 豈不知聖道亦在衆生分上各各具足非可
 以語言教之者及乎應酬三百餘會差別之

機則大小偏圓頓漸半滿之聲無日不出乎
 口而今古學者不達其語言方便指以為實
 法各執所解異見紛然鼓舞於是非之場交
 馳於能所之轍俾一大藏教去碧巖集亦不
 相遠且聖教尚爾况文字乎雖然達極究
 言教之得失實在當人為己事之真切不真
 切耳或為己事其勿則知片言隻字果有超
 越生死之驗如教中謂鴉王擇乳也或師資
 之間誠有志於克明己事荷負宗乘決不肯
 依文解義自能扣己而參政不在碧巖集之
 有無也何足議哉

或問諸方莫不以高峯和尚令人然指受戒
 為異者然乎否耶幻曰亦嘗親聞其異矣因
 以異之之說如之先師先師曰不異也彼不
 識權變而然我寧不知達磨大師單傳直指
 見性之旨文字尚不立何戒可受乎然達磨
 者達磨專以傳佛心印為宗惟務單傳俾之

一起直入如來地不涉大小二乘階級其宗
 旨如是言戒則皆矣驗人者凡達磨門下皆
 上根利器之士非夙薰般若種智最上乘
 根性者不可涉入如此等人其於戒定慧之
 學深薰熟煉政不待復令其受戒也故達磨
 之時宜乎不言戒彼雖不言而亦未聞令人

故毀之也自達磨而下其具大乘根性者四
 方八面雲興海湧古今沿襲而來亦皆異而
 不言戒者乃宗旨之當然也初未聞有不守
 戒律而傳佛心宗者昔慈受和尚乃宗門碩
 德每於舉揚之次極讚人具受戒法真歇和
 尚建勸發菩提心會與四眾敷宣此二師乃

權變之漸也昔湛堂準和尚參梁山衆禪師
 衆曰鴉鳥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曰壇
 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衆乃
 驚異堂曰雖然敢不受教遂詣康安律師受
 具足戒從上宗門中言戒之事尤多不及繁
 舉由此言之則受戒豈可謂之背少林宗旨
 而為異也所云權變者隨時適宜知有補於
 理故不疑也思我初入衆時乃開慶景定間
 如淨慈雙徑皆不下四五百衆其住持頭首
 固不在言象察中間有一人半人飲酒雖不
 常飲而鄉人鄰里未嘗不以此請之除飲之
 外佗事鮮有所聞今則自上至下蕩而志返

無所避忌昔佛說五戒為白衣設比丘自有
 四分僧欲等律及三聚具足大戒且白衣之
 戒尚逸而況律儀乎瀉山亦云止持作犯東
 欲初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未
 有一步不能行而能到千里者古人謂持戒
 學道是把本修行或根性遲鈍一生道眼不

天目中孝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弊三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達

山房夜話下

或者以所知為問曰僕嘗積學半生凡佛祖
言教漁獵殆盡每臨文對卷未嘗無所知獨
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
表者何也幻曰子樂言所知而不能擇其至
者有靈知焉有真知焉有妄知焉夫靈知之
謂道真知之謂悟妄知之謂解言所知則一
也謂靈謂真謂妄則日刻相倍矣學者不揣
其理泛於所知妄生執著引起是非不惟涸
喪道源而亦沉埋自己如藥公謂血氣之屬
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言靈知之知此
知於聖凡迷悟無所間然心體本具了無加
損者也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
慧身不由佗悟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
轉又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等此言真知端
從悟入苟非迷雲豁開斬絕見量不動神情
如久志忽記當念解脫立處皆真自餘決不
可偶然也又圓覺謂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
覺又云未出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今求悟惟益
多聞增長我見等此皆痛指依道妄知之謂
也其妄知者雖深窮至理洞徹性源使終日
肆懸河之辯即其所辯而與之俱迷政不待
辨後而迷也故迦文於雪山示其悟跡末後
於百萬眾前拈一枝華顯其悟理已而諸祖
門庭其設施雖萬不同皆近之如火聚顯之
如太阿開之如雷震飲之如蠱毒至若語默
動靜了無縫罅與人作踐徑者良有以也然
宗門中尚不許向悟處探蹤乃非之為法塵

斥之為見刺必欲其兩志迷悟混入靈源而
後已或未至此則以其所知動形諸妄如瞽
者執炬而復晝行不惟無益於明使又不齊
去將見火其所執之手矣予亦昧真知者而
不能逃妄知之責因其致問故說此以自警
或問塵勞二字世所共稱不識塵勞以何為
因以何為義幻曰以迷妄為因以染污為義
謂迷妄者以迷自心故不達一切法無自性
謂無自性者性本空寂無知見故以不達無
自性而引起妄情認一切法為實有既墮有
海則其取舍順逆之念皆自我起順之則變
逆之則憎愛則取受憎則捨離長轉遷流順
變生喜逆變生愁微細微細潛伏識田騰躍
不定起滅無時徇情膠擾逐念紛飛濛而六
凡淨而四聖難悟迷有間謂塵勞則等也何
則本來清淨真實性中亘古迨今不容別有
一法為增為減為得為失彌滿充塞周徧含
攝廓徹靈明了無住相眾生未悟動逐境緣
但涉所依皆塵勞相無間聖凡咸遭汚染矣
夫塵勞者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昏慧鏡能
潤貪根能資恚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
善門能助業緣能消道力使盡說塵勞之過
無有窮已今之學人樂言動作施為皆是塵
勞直欲置身於一物不侵之域或少事役其
情微務干其應謂消道力必欲掉臂徑去不
肯回顧其志亦苦矣而返墮迷中之倍人不
可與之論道也何則蓋不能返照塵勞所起
乃根於迷妄非出於事務也若出於事務則
飢不當食寒不當衣居不當屋履行不當道
路審如是則死無日矣其必當然則不思所

食之穀出於耕鋤所掛之衣出於機杼所居
之屋應出於營繕所履之道路出於開闢使
各各俱不涉事而履務則資身之具何所從
而得耶復不思即今行道之身本來無有皆
自父母養育之塵勞而生撫抱之塵勞而長
又不思從上佛祖道大德備之人未有不食
不衣不居不履者以其那悟圓滿清淨之自
心充塞法界中不容他一利那開轉八萬塵
勞為八萬佛事故永嘉云不見一法即如來
方得名為觀自在安有了悟自心之外別見
有一法為塵勞耶是故華嚴會上諸善知識
皆借此塵勞為行菩薩道修善行以至莊
嚴佛淨土之一種要門當知離塵勞無六度
捨塵勞無四心度塵勞無聖賢盡塵勞無解
脫蓋塵勞是三世佛祖十方開士無邊善知
識一切戒定慧恒沙善功德之胎孕苟不有
塵勞則聖賢事業無出生之理嗟乎學者不
了此義妄生忻厭無乃將塵勞去塵勞轉增
迷悶而已聖人哀之故撻嚴有如我按指海
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言豈欺人哉
安得人人於此遠契聖心即塵勞為妙用者
故使以百千功行欲洗滌塵勞聖人尚訶之
為妄作然洗滌塵勞尚遭訶斥矧乎心塵塵
塞不求正悟遽以一切無礙而為口實者非
欺罔自心而何
或問子之道譽頗為人所喜胡不徇時緣坐
一判隨力闡化以張佛祖建立之心且靖退
小節苟執之不返其能免為法中之罪人耶
幻曰自嬰不虞之譽日聞漸言然所以無愧
於此心者有解焉使其果有為入之道概全

高節固守而不為則法中罪人無可逃者使其實無為入之道乃欲乘時網名背理而強為之不識罪人之名可免乎不可免乎或不可免則較之固守不為之罪亦倍矣願知此理故不敢冒為也嘗默究之住持之要有三種力庶幾無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力體也緣力智力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其道體既虧縱有百千神異苟欲資之益不相稱雖緣智莫為哉或體用併缺冒焉為之使無因果固不足論使有因果寧不悚然于中乎余於佛祖之道缺於悟證尋常形之語言毫精者特信解耳思古人得旨後復不懼危亡三二十年置身爐韞之側尚欲屏其悟跡蕩其證理然後入真入俗不見一法當情則其通身如利劍如古鏡無停機無剩語儼臨千尋萬象之上不知為尊不知為榮具如是體裁或遭人天推出庶幾無忝斯豈情見未脫者所能假借耶原夫悟證之跡或未盡洗則其能所之見動輒紛然謂能所者皆情見也且悟證之跡尚不容存於心何況信解統是情見其於至道之體愈親而愈疎益近而益遠且自未能會乎道安有能使人會道之理哉以此礙之不能自遣故不致妻尸大淋稱弘道之師也客曰審如是說古今判利相望其握塵柄者代不乏人豈皆真不失其體用者乎幻曰子問甚詳爾不聞各各三昧各各不知既不知欲竊識其可否無乃益予之過耶客於是相視一笑

城方責造物之不我助偶有以住持之名見任事而從之自負此名字而來返不若未負之為安也何則百務之通塞事情之喜怒咸萃於吾方寸或少有不周於思慮則禍辱不旋踵而集豈從上佛祖果如是耶幻曰爾不思受名之初乃受責之始也天下之名未嘗孤起而忽生蓋由實而致名名之與實猶影之隨形也猶求之出於帛線也猶飯之本乎米粟也所云責者求實之謂也如稱影之名必求其形之實言衣食之名必求其粟帛之實當其初員住持之名必先自責其持任正因今法久住之實有無也苟無其實則不異離形而論影捨粟帛而議衣食說愈多而實效愈遠矣心機愈密而大用愈乖矣攀緣愈熾而正因愈廢矣使亟棄之猶有可禦之方或流而忘返則不至泥塗不已也且名者何物也而競尚之蓋非尚名也乃所以有我也有我故而生愛見愛見其甚於名故名於五欲居其一也欲潛乎心隱微難見過錄而動萬夫莫能敵千聖莫能制雖斧鋸在前鼎鑊在後將不暇顧又何畏夫因果哉然名之至美者聖賢也道德也其次則功利也又其次則技能也由是歎聖賢以綱之為道德以要之專技能以奪之竊功利以據之美名根於心妄識馳於念至若舉措言動惟名是務至於論其名之實則掉頭弗之顧也雖營營終日逆知其何所為而不放哉聞有報緣通爾偶中所求使美名加於百世而不衰一旦報緣盡息即前日之名乃今日之辱也名愈多而辱愈甚故知罔實之名乃取敗辱

之具也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于中惟恐斯須或志之也是故於無量劫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精修六度普運四心乃與大慈而答大悲之實也三百餘會半滿徧圓乃觀根應病利生接物之實也末後手拈一花衣付飲光乃以心印心以器傳器之實也至若百千勝行恒沙功德靡有一法不自實際理地中流出是謂純一真實無所為於內無所慕於外無所矜於己無所待於人惟勇健不息履實踐真之正念為當然也以其誠實之行具足圓滿則調御師天人尊優曇華光明藏種種嘉號種種美名曾不約而至矣使聖人曾與一念念慮有所慕其名於外縱滿百千萬億恒沙數劫堅脩聚善不惟美名之不遠將見逐妄之機不可逃也古人惟患實之不存不患名之不至蓋知實乃名之招也故天下古今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所云住持之實何實也遠東先佛之教體近持諸祖之化體內存自己之真誠外起人天之傾信不以賢而使遠之不以愚而使退之不以順而愛不以逆而憎以平等慈與物無間皆所謂代佛揚化據位攝師之實也苟力有所不逮當退而養之晦而藏之決不可苟也或欲假一毫方便以資其實猶螢光之助太陽也聖人惟知實之可踐踐實之外復何念於名耶譬如積粟粟帛之多則衣食之名曾不待求而自至矣自有叢林已來其住持之美名若懸的也其抱腹復負才能者咸以筆舌辨利之失得而射之或不顧其實皆自中其矢耳豈能中夫的哉然化門之

禽張法道之隆替名乎實乎蓋不能外於此矣

或有以進退為問幻曰奇四大浮雲於三界海中妙若太倉之一粟其驟進勇退雖日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非退亦非非人不能遠鑿至理動為是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聖賢

獨不然其進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於進退之頃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較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或下榮自寵華尊為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為情轉是非之跡動輒紛然因果之

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或問公與私對私則喻矣公之為義何如幻曰我何人也輒敢妄議之竊嘗聞之古人謂凜乎獨立而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也揀而辨之有至公焉有大公焉有小公焉至公

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昔迦文老人夜觀明星唱言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於此發明聖凡同稟其靈俾傳之無窮乃至公之道浚源於此也已而三百餘年

隨機任器設教殊塗文字語言浩如山海乃大公之教張本於此也及其化被五天光流震旦僧園資具偏在震區此小公物務之所從生也非道無以發其教非教無以任其物務非物務無以暢其道是三者更相成而互相資蓋均出乎佛祖聖賢本心之公也且夫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亦已至矣未若吾公之普又至也何則語其道則圓表

三界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不與同埕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大張宏設不使一眾生不得其門而入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容受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其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人之所以不至佛祖聖賢

之域者蓋不存乎公也苟不存乎公靜則蘊乎憂思動則涉乎禍辱窮則滯於下愚達則長其罪惡已而三塗六趣纏縛萬生卒未有自釋之理良由此心之不存乎公也如離婁困踣於暗室之底負千里神光不能睹其分寸是以聖人教化不得不啓之也故安樂人

之所趨而不知致安樂者公也福慧人之所尚而不知資福慧者公也聖賢人之所仰而不知達聖賢者公也佛祖人之所親而不知契佛祖者亦公也公也者與本心而無一毫少間也以故聖人指至公之道以明其心設大公之教以照其心任小公之物務以正其

心惟心與公異名而同體者也然公之為理不可苟也不可強也無作為也雖種種情偽是一直之道也惟至真至實之心能契之少涉念慮則不公矣故聖賢操之履之趨之向之未嘗違越其絲髮凡縱心舉念不假思惟渾然至公不期昭顯而顯矣世之罔其公者

非罔其公乃自欺其心爾苟知心之不可欺自然動則與公合其明靜則與公合其照以至通教道而持物務舉不失其公矣所云公者人或終身無所知而昧之則亦無如之何也間有知之而故背之返張至公之道以網其名假大公之教以濫其位竊小公之物務

以濟其欲深沉重溺而罔思所以効之者又力拒不從因闢于王王授劍與使者曰今番拒則斬之如不畏死則與免辜而使者諭旨僧笑而引頸曰為佛法死實甘結之彼當引頸之際了無畏怯豈苟而強之也蓋一出於

真誠推原其心豈直為僧園物務之小公深有意於教道者也隋太守堯君素下令以諸僧登城固守敢諫者斬時有沙門道遜歷階披陳而拒之君素直視遜曰此僧膽氣如是壯耶遂免此為大公之教遠抵鋒刃不懼死士又豈苟而強之也東山演祖書略曰今

夏諸莊早損我總不慶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誠可憂原其所志於至公之道拳拳翼戴不敢斯須忽志之也然諸莊早損而言不憂者非不憂也以物務之小者較之於至道則物務可略其憂也僧園物務本於與教傳道而建立使教之不振道之

不傳雖飛樓湧殿餘金剩粟充塞大千不惟無補於公道足以為教道之累也公之存亡係於公道之隆替可不慎乎或不慎乎或有以威為問幻曰威之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

於人者服其形耳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間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矣何以知其然如古之道德淳全者今人挹其遺風仰其餘烈莫不意消心醉而况承顏接辭於當日而不畏敬者乎彼服人心之威一出於至

誠蓋自然之理不容毫髮念慮加於其間也夫道德之威人心感服固無疑矣使聖賢苟擅其道德而必於服人則人豈服之哉且道德之美聖賢尚不得專擅以服人而世之味者捨道德而附權勢自不知其危殆勢終自尤人之不我服何其謬哉然權勢之威縱

能服人之形亦頃刻耳反面則不威矣其能威之於身後耶不特不能威之於身後人將結恨於懷欲追其威服之跡以報之則其為禍未易量也故知前日之威鮮有不為後日之禍幸吾儕遠稟四無量心之大訓於西域聖人之後威權之柄宜終身不預焉或曰聞

規正天下之心莫善於賞罰匪思莫貴匪威莫罰子於世道固遠矣其僧園資具或任人之不職欲不威之可乎幻曰昭昭因果實昭爾躬聖賢垂範誰敢易也使威之而不悛將如之何當歸求其道德可也未見道德在躬至誠浹洽於內外而人不之信從也安用威

為且海內之威無日不在而肆暴習惡者莫之少畏豈其威果不及之耶苟道德之不充而靡思退養惟務持威柄以臨人者不禍於今將引其禍於身後者必矣聞者畏之或問吾法須外護然後可行乃有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之說幻曰事說則可也理說則未

知其可何則隋珠絕類人將志重寘之險以求之下璧無瑕世將輕連城之價以易之理固然也使吾衣底之珠不具懷中之玉愕然雖甲言屈體狎近於人則人將逐之又安肯輕連城以易之志重寘以求之者乎故佛祖以道德自任夷險一致身世兩忘曾何意於

求外護也以道德不能自掩則王臣乃傾誠以待之世之味者不顧己之道德為如何必欲干榮冒寵奔走權門而稱外護或不遂所欲則怨嗟之聲形於言鬱勃之氣浮於貌不至禍辱不已也豈他道之器合如是哉或問僧園物務有所缺漏而志身補之可乎

幻曰有藥必聚於良醫之門無貨不投於巨商之肆樹將茂而鳥巢池既成而月來昔靈山大沙門棄萬乘尊榮受六年飢凍視大千世界不翅一漚之輕曾何有為於世耶及萬德功圓之日則眾寶樓閣諸莊嚴具周匝圍繞離度二千年遺風餘烈充塞海宇是謂

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聞善聲成就世間或不具足不責彼之不我助惟精修六度廣布四心化機圓熟而諸施者持以奉獻或蒙領約則踴躍歡喜自利利作均名解脫是僧伽藍成就福田者也今之苾芻於所為動輒皆至理惟務惡求如片地之不獲或多財以壓

之或重勢以臨之或構罪以恐之或挾術以勝之雖成就於一時皆煩惱業根豈福田利益者哉競以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說為張本殊不思千年常住苟非定業實業自作兼利必何所從而得耶或問其所自是猶捨池而招明月棄樹以集眾鳥理豈然哉理豈然哉

或問說法之儀式必須兩花堂須彌座為然乎否耶幻曰謂儀式則然也謂說法則豈其然哉夫法無定相說亦無定相其揮白塵拂播揚居物者事相之說也如吾佛不起菩提座不出那伽定不動廣長舌不見一法相而默然常說又豈待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為說

邪如諸菩薩能捨難捨以布施為說法能持難持以戒律為說法能受難受以忍辱為說法乃至修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皆說法也如觀世音三十二應處至若天龍鬼神人非人等即其所現是說法時更不特別有所言也如從上諸祖之華文親提提油舞芬隔江招

手立雪安心堅空奉於草廬雙趺於巖穴撼木鐺於紫陌紅塵之隙放絲綸於白蘋黃葦之濱打地叩舷張弓面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安樂作鐘而意居言外千途萬轍玉振金聲豈必兩花堂須彌座為然也心同乎道雖形影相弔於巖

穴草萊之下未嘗不是儼臨大衆播揚宗教之時苟不同乎道雖披上服尊據大牀閉若雲興酬如瓶瀉口舌相勝惟益高心媚悅世情鈞引時習謂之說法利生代佛揚化甚非子所知也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峯獨宿或垂手入

鄢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養室或不遇一人或派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由親嬰世難或身染沉痾雖同趨少室之門而各蹈世間之路者何也幻曰言乎同者同悟達磨直指之真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世之虛幻綠葉也以報緣觀之非樂寂而孤

峯獨宿也非愛關而入躡毒手也擅化權而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勇子滿門非苟合也雖形影相弔非絕物也其草世無聞非尚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構顯也至若榮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翅飛埃之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舍之念

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為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鑑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沉也

或問據師位者代佛揚化本於得人以續慧命今五宗之嗣惟濟北而下血脉不斷餘皆絕嗣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黃緣之

使然耶幻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之延促人物之盛衰化權之隆替雖一毫不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

乾已受般若多羅預識此其可驗矣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脩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

此昧畧而不自知也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為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煅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末於世

也此說不惟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理之甚者然近代之據師位者不思等心垂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劫闖巷庸俗之

所為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誇物欲相勝情妄相欺似此雖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有益於

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窪瓜之喻石室有鑽腋神羽之譏具在典章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如古之雲門得法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雲叢林迨今尊

之又如慈受謁佛鑱於蔣山室中有奇過欲易其所嗣鑑終却之叢林尤歸美焉但恐我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亦何憾焉

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暗為美又安庸責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或問楞嚴經云我滅度後菩薩阿羅漢於末

法中現種種形與其同事終不自言我真若陸真阿羅漢洵佛密因輕言未學惟除命終陰有遺付觀今之據師位者於人天前稱說悟由或學者之未信則伸之以善似違古佛之誠言增後人之妄習莫知其可否幻曰此說其來有漸矣如五燈編諸祖之本傳必先

載其領悟之緣當其悟之頃如又忘忽記如啞子得夢惟己自知非第二人境界是謂自證三昧使其絕口不言安有問野鴨吹布

毛見桃花聞畫角之說乎蓋此說之露亦有由也或因師詰問或遇事指陳或未後表證無偏或當時遮掩不及惡聲流布豈得已哉

其中亦多有不形所悟者既預祖燈罩無證據蓋獲藏深密不欲顯露而然也其真有所得者雖未嘗以悟之一言掛之唇齒其如山

舍玉而草木華滋淵抱珠而波瀾澄瑩自然之理也本色宗匠但據己所得與人決擇政不必引己悟因以求其信亦不必生心動念

巧設機緣移換當人折困來學但一一隨力展布學者或不加信惟任之而已苟縱生滅則失正受也審如是則悟之理其可秘乎其可泄乎

或問擇者臨終坐脫或不能者不知乎昔以何所守而然幻曰無所守也此多係緣業不可苟也夫悟心之士情消境寂見謝執忘初

不以此為介其或臨終不嬰疾苦及諸障難則了了分明超然獨脫因行掉臂後何為哉且世有不學道修行之人亦閒有坐脫者乃

至懶勤敬心光揚來後此非報緣而何凡學道之士不力窮心更預思來後不能獨脫恐

人讚請而孜孜以此為重者則有一種外魔乘其所重而入今汝預知時節作種種奇特殊不知為魔所著流入三途何益於理間有真實悟心之士臨終或中或毒或遇難或父嬰異疾至若四體莫支一語莫吐而其平昔道力不能奪者但只堅持正念以待其盡未嘗

不與至理契合也臨此之際或自照世間不破或為生人以言激忤或強生一念欲如之若何則利害不小也宗門中有尊宿指期坐脫體香襲人飛走哀鳴草木哀落火光散彩舍利流輝至若種種神異不測之事聲動四

衆者此皆世世生住善知識位中以定慧資薰其勝因不昧感斯異報亦非尊宿著意而然或地位中菩薩來展化權現斯勝相非

一生參學能如是也係乎報緣之說盡矣或問諸方說法無義路與人尋討乃活語也子所說者皆實法繁人無乃死語乎余曰爾擬於諸方活語中活而不肯向死語中死其

亦俊矣爾如肯向死語下死去久之死中忽自活將見不勝其活矣夜話至此林雞忽鳴東方漸白余乃曠去客亦志言少頃睡覺思

終夜所談竟不記一字偶童子收之毫猶出以示余因怒而麾之曰余無是語此所謂叢林粥飯氣也宜屏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弊三



大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〇四頁中四行第一一字「予」，
經作「余」。次頁上二八行第一五
字同。
- 一 五〇四頁中末行第二字「審」，
作「品」。
- 一 五〇五頁中一行末字「見」，
〔南〕作「是」。
- 一 五〇七頁上六行首字「自」，
〔南〕經作「日」。
- 一 五〇七頁下一七行第二字「予」，
經作「余」。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辨四
信心銘關義解上
秦學門人北庭巨僧慧藏 上達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
至臻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
非遷變乃祖之風而為文字流布耶或謂
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
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
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
不假修證一入信位決定不退轉也故此
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難於千古之下而
不相悖者蓋信大師立言之至簡法之誠
也嗟今學者膠於義解不能麻痺神心洞
見源底以資正信返以是銘為引證談柄
之張本其金屑入眼之喻不能無及於吾
大師也余因繫影于身凡兩句下申之以
語偈不敢炫耀見聞仰譽勝誠欲闡義
解顯正悟曉同志勸自己也其有傍不甘
者則余罪過當何以釋請故以信心銘關
義解標其名焉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神光炬赫萬靈開測路羣象之深淵啓重
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靈雷轟震震之
今望影尤難德山遺木上座香風馳電走
之威迫躡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貴
海擎山似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
手只好擎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
掛壁最見成難委恁擬向當陽指似伊早
是門前起荆棘
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

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
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
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
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
生味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為本覺皆一心
之異名也至若編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
殊途千條萬目豈非優劣隔悟迷莫不
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栢樹子揚岐之金剛
圈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腦異端並
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道事
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刺語然聖凡
淨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迥乖至體是謂
惟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悲聖其意
關曰依稀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
你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
開神悟妙契冥符迥絕見知超出言象者
望無難之旨不翅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
互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揀擇
底道理存乎骨髓又豈止於認賊為子矣
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
至道不應嫌揀擇 莫言揀擇墮凡情
仗須獨踏娘生眼 白日挑燈讀此銘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直非松曲非棘通非虛空塞非塙壁無孔
鐵鑊當面擲直還松曲還棘通還虛空塞
遠塙壁依然野水連天碧昨夜南海波斯
捉著西天正賊待到天明點火看却是東
村王大伯
祖師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義解者謂厭
生死慕涅槃是憎愛捨煩惱趨菩提是憎

愛備但於一切聖凡法中不得存患髮所
厭之情則此心自然明白矣
關曰咄直饒備一切不忻厭坐斷主人公
殊不知只箇不忻厭底已涉憎愛了也苟
非親見祖師立地處與麼註解當得西來
意麼偈曰
似地皆擎天普蓋 如燈俱照日俱臨
擬於明白中踰坐 脚下不知泥水深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有定據無準則拈空塞空以的破的買石
得雲鏡六祖道不會移花兼蝶至達磨道
不識只遮兩路葛藤引起參天荆棘休別
練海神不貫夜明珠滿把撮來當面擲
祖師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義解者謂我
此廣大法門雖曰悟迷無間倘若愛憎揀
擇之情毫釐不盡則霄壤相去不勝其遠
矣
關曰與麼商量似則似矣是則未走何則
直饒備一一無差塵塵合道也出化天地
懸隔不得傷曰
說箇無差共有差 俱成捏目起狂花
天懸地隔同今古 擬涉毫釐事似麻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兩不雙一不隻放去非離拈來非即楊岐
十載鑄就金團少室九年觀破鐵壁古佛
未生時月印千江大塊已擊時風清八極
道順不順謂逆何逆掛角羚羊象鐵鞭秤
鎚捏出黃金汁
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一等義解者
謂祖師到此話作兩極何則此事本來現

前教誰欲得救中謂正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於此若教莫存却成斷滅去也不然蓋祖師曲為初心方便委示似美食不中飽人餐也

關曰低聲低聲祖師在你脚下縱橫一路粉碎更卷三十年偈曰

欲得現前徒逐妄 不存順逆更率真
香塗刀割志分別 亦是空王眼上塵

連順相單是為心病

是病非心是心非病其將有漏家籬喚作
日面佛月面佛為祖沉痾愈盛情塵未盡

處使甘露亦殺人 鍼芥相投時用砒霜能
活命自從海上競傳方無孔鐵鎚生異證
祖師道連順相單是為心病我解者謂生
死無常是心病見聞覺知是心病念擇學
道是心病成佛作祖是心病會須兩志連
順雙派聖凡為感俱指一道空寂不礙萬

金神藥所謂心病者自然無地可寄矣

關曰吁祖庭秋晚佛法下衰抱病之流滔
滔皆是無性其然似此知解入心執藥成
病者使者婆弄世遇斯等人亦無所施其
巧矣偈曰

順連相諱心生病 違順俱忘病在心

今古死人常繼續 諷傳虛處有神鍼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蓋大地是熱鐵輪蓋大地是大圓鏡裡奴
白牯今本不迷彌勒釋迦音亦何證白雲
曉蕩兮非卷非舒明月去來方何動何靜
聚塵沙於法界之圍陷法界於太虛之界

只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洞瑣
時如何蝶蝶吞却須彌虛胡孫驚出那伽
定

祖師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我解者謂玄
旨即至道具名同體若不識得豈待念靜
任伊歷恒河沙劫萬種備證心外求法只

益自勞此吾祖之不許也

關曰玄旨如金剛利劍不識固是喪身失
命識得亦不免傷鋒犯手且有何方便能
免此過傷曰

玄旨是誰觀識得 釋迦彌勒尚茫然
為憐滯寂沉空者 獨宿孤峯是幾年

圖剛太虛無欠無餘

本無欠剩却有乘除莊周配萬物為馬龍
門喚十方作驢依稀運共轡彷彿不同途
有水易招空界月無心難覆夜明珠
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叢林商量道
此心在聖不加增在凡不加減如太虛之

圖各各具足

關曰連箇說話脚踏諸方者坐席未溫前
箇築一肚皮惟資談柄耳及至偶要一毫
利害則就得失之念紛然交接要教圓同
太虛嗚呼何及當知此事須還妙悟悟後
豈更有第二境為對為待耶偈曰

燕蝶果結瘦蚊眉 直與麒麟接翅飛
若謂太虛無少欠 依前開眼陷重圍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薦福莫越州無雪華放出南山驚草雲門
打殺東海鯉魚興化赴村齊向古廟裏解
卒風暴雨丹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

疑殺人間幾丈夫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我解者謂此
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備
於淨法中管生取捨則不如也

關曰若是真正本色參學上士見此等說
話底人便與劈面唾不為性燥蓋像龍不
足致兩故也偈曰

取捨非如捨不如 是牛誰敢喚為驢
大千沙界金剛體 也是重哉領下鬚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萬物芸芸萬靈蠢蠢離相離名有誰不累
因甚麼少室分皮分髓臨濟立主立賓引
得兒孫草裏經

祖師道真逐有緣勿住空忍我解者謂二
俱虛幻礙心執著取捨紛然一念不生常
居中道可為解脫道人

關曰錯待汝知是解脫已落虛幻了也若
是真實悟心之士有緣空忍豈在解脫之
外哉偈曰

有緣莫逐運成易 空忍教佗勿住難
難易兩頭俱斬斷 祖庭依舊不相干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月照臨康清風扇
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裏燈心無佛處急

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
空盡消殞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變鐵
鞭百草頭邊風凜凜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我解者謂取
捨之情既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
平常一切處泯滅

關曰白日青天莫寐話好即个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麼作平懷不平懷傷曰

泯然盡處事無涯 百草頭邊正眼開

生死涅槃俱捏碎 不知何處著半偈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曲謾名相勞直說無繁重曲說且止如何

是直說張三喚鐵棒李四忍疼痛活人入棺材死人成隊送觀音失却神通反被兒

重戲弄直說且止曲說又作麼生覺花須向性天裁佛種宜將心地種

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一種義學沙門謂真心湛然常作不動無始流轉皆由

妄見且動既妄動止亦妄止以妄止妄爲抱薪救焚祇益其熾矣引筆法師謂尋夫

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審如是則動無動相靜無靜相如教中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者蓋了知動靜皆是妄緣群妄既消二相亦遣矣

關曰咄動是鐵山靜是鐵壁或未嘗一捏粉碎要教佗二相不生萬里崖州未爲遠在偈曰

火焰差容蚊蚋泊 劍鋒鋒許赤身挨

少林堂與無門限 把手相牽執背來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左轉右旋西沒東涌突出無孔鐵鎚打破

上牢漆桶無位真人把須彌盧一箇直得

虛空藏菩薩向十字街頭合掌告言伏惟

珍重爲甚麼如此祖師道惟滯兩邊寧知

一種

義解者謂兩邊是動靜二相一種是觀體

無差乃釋上二句之辭也當知動靜二邊

妄則俱妄真則全真安有二致者哉

關曰低聲低聲休將開學解埋沒祖師心

因爲說偈

是一種方非一種 是非情盡若爲知

休將雪裏毒苦石 喚作淡邊白鷺鷥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喚作淡邊白鷺鷥

指鹿爲馬喚作鐘從來將錯就錯不礙

擊空塞空破蒲團三箇五箇撫掌大笑折

拄杖七尺八尺滿面春風掃除佛祖病陵

滅少林宗爐韞年深火政紅

祖師道一種不通兩處失功一等杜撰禪

和道遮兩句是結前引後之辭也謂結前

則顯示一種之真理謂引後則深責空有

之妄錄也

關曰若其實是真箇衲僧說一種說兩處句

句歸宗拍拍是令如其不爾說箇一種早

落窠臼了也况兩處乎偈曰

一種由來無地著 二邊何處立功勛

老婆只爲頻叮囑 累及潭家落見聞

還有沒有從空背空

頭正尾正心空眼空善面道著狹路相逢

趙州栢樹子紅塵截斷一溪水東山鐵酸

胎碧落衝開千尺松大象不遊於兔徑師

王安肯獨孤蹤

祖師道還有沒有從空背空有等語言逐

句者謂有乃妄有由遣之而故沒空本自

空欲從之而故背有是空家之有空是有

家之空空得有而故影有得空而乃顯以其影故空全是有以其顯故有全是空互融互攝而不差相在相入而無損由是而知遣之從之得非拘妄者乎

關曰咬人師子安肯與逐塊轉塵並撒依

文解義會逐塊之不若也欲望其哮吼返

舞其可得乎偈曰

只爲挑符釘得高 鬼神白日把門敲

何如三尺茅簷下 雲月溪山伴寂寥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似水入水如鏡照鏡洗得法塵結成見病

三世諸佛無家可歸歷代祖師何道可證

爲憐沒眼巡官要與空王弄命夜深翻轉

卦盤者一片虛明冷相映所以道多言多

慮轉不相應

義解者謂言多去道轉遠又云神心洞照

聖默爲宗又引達磨道外絕諸緣內心無

喘外絕諸緣則忘其言內心無喘則絕其

慮矣

關曰備與麼引證了還相應也未若果未

則言語云乎哉偈曰

因言顯道道忘言 忘到無言亦妄傳

脫畧是非言象外 虛空無口解談禪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道吾舞笏石華張弓西河師子長沙大龜

且當時極有餘態到今朝尚播遺風逗到

祖師門下直教寬跡潛蹤何以如此豈不

見道數其量米并潭別熨斗煎茶銚不同

所以云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或者依文解義道絕言則言語道斷絕慮

則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則寂而照心行處滅則照而寂到此如來禪祖師禪可以一串穿過又有古人教伊休去歇去口邊談生舌上草出等語得非是理乎
關曰與麼和會大似置堅冰於烈火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若果如其說則那討祖師來偈曰

絕慮絕言同木偶 何時成佛末嘉非
聲前未領通玄旨 拈起毛端隔鐵圍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與麼與麼指西作東不與麼不與麼認有為空與麼中不與麼似網兜風不與麼中却與麼濕絲將菜裏大蟲何以如此豈不見道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一等人巧生十度道絕言絕慮是歸根無處不通是得旨備若作歸根得旨會又却隨照失宗矣然根本無歸旨亦非得不了此意妄自認執是謂隨照苟存照之跡則佛祖心宗不勝其失矣
關曰果有此說那苟或如是則喚將從上佛祖來喚關羅大王鐵棒何則為佗歸根得旨來偈曰

隨照歸根事一同 不須特地展家風
偷心未向機前死 得旨何曾異失宗

須更返照勝却前空

見到行到宗通說通揚露人天眼目剖開佛祖心骨却物逐物似異非異殺人活人謂同不同總與一齊生按下海門夜半日頭紅
祖師道須更返照勝却前空一等強說道

理者謂以明暗色空清歸自己者是名返照當知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眾生速背自心妄見空有而欲從之却之俱名顛倒
關曰錯下名言少林門下覓心了不可得誰是顛倒者偈曰

本來非照何勞照 說甚須臾與父長
但見一期超象外 不知二子共亡羊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直下超死越生總是落佗方便從來不信自心迷却言佛法無靈驗有靈驗立地便成佛入地獄如箭

祖師道前空轉變皆由妄見善解者謂有是妄空亦是妄空有從緣變易無定欲得離妄二俱排遣
關曰咄這則任伊遺珠不知只箇所遺之妄能遺之心俱不離妄苟不能與遺俱遺要脫佗妄緣未有休日在且有何方便與道俱遺偈曰

空何有變變非空 莫把山河著眼中
水底波斯吹石火 金鳥飛上海門東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豎起生鐵斧梁橫按倚天長劍關忙靜關門頭總與打成一片既精專復勇健將謂

成佛作祖不隔一塵撞著三祖大師輕輕向伊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好好看方便一筆學學之者謂見有六十二種法數具陳不出斷常二見為主求其落斷見逐妄墮常見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但能離一切見

全體即真不用求也
關曰是則固是且祖師道惟須息見且見作麼生息苟有息之之理展轉成見矣偈曰
著意求真真復隱 盡情息見見還生
當門雖不栽荆棘 自是無人有路行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
鐵頭削鐵佛面剃金謂無則一塵不隔謂有則千聖難尋天曉不露夜半平沉絕對待離古今舉世盡知湖海關出門方覺水泥深

祖師道二見不住慎勿追尋善解者謂既不住妄又不住真和箇不住亦不住正與麼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更不假離此別尋也
關曰意如此等相似語言那箇無一壯半壯只是要近傍他祖師未得在偈曰
法法本來無所住 於無所住絕追尋
陽鳥昨夜沉西嶺 今日依然上曉林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根非利鈍道無淺深有一句子非古非今構不著底安坐大圓鏡智攝得著底深入邪見稠林彌勒釋迦自知無分狸奴白牯忍俊不禁夜騎鐵馬沉滄海摸得陳年叱車鉞

祖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叢林往往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自己十方世界是古佛法身所以云撲落非佗物縱橫不是塵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一一皆是妙明心中流出

關曰如此等說話叢林喚作平實商量又
嗔作轉身句子莫不引斯二句為證古今
之下不知汚法幾多淨白田地故本色道
流斥之為雜毒呵之為狐涎莫有不甘其
魔魅者麼急須吐却傷曰

說有是非無是非 重門高塔待誰歸

參天荆棘橫官路 那箇行人不掛衣

一由一有一亦其守
日上下天長地久惟有周金剛不事事
白棒橫拖沿路走有問祖師西來若不勞
脊便樓便言合取狗口引得森羅萬象笑
眼豁開阿呵呵笑須三十年後

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義解者謂
拘二即昧一繞守一即生二當知二是其
妄一是自心真妄之二既除自心之一無
住可謂解脫大道也
關曰此等語言記憶在懷謂之參學使德
山有棒未到備喚問羅老子手中鐵棒少
備一分不得在傷曰

一法併教伊莫守 不知莫守未為貧
何如醉卧花裡上 亂把黃金私向人
心不生萬法無咎 蘇州有常州有六六三六六七七四十九
卷主豎起拳頭百丈展開兩手更兼十七
百箇飯袋子弄出鬼面神頭鐵跳何曾出
得斗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義解者引他
經論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諸
法不自生諸法不自滅皆自一心所變一
心不生諸法常住所以古人謂鐵牛不轉

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之說政類乎此
關曰然則然矣只如永嘉道誰無念誰無
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
佛施功早晚成似平返是且不生底是無
不生底是試定當看傷曰
萬法本來無過咎 一心何更有生緣

叮嚀固是婆心切 牧笛難教合管絃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虛全月能詩有
何難讀伯牙太古曲然有知音惟有東山
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辛難尋攪擾幾
多伶俐客摩提擦得子今

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
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
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
然不待得而得矣
關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

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
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
當看傷曰
佛法只因無咎 心多為不生
寒後夜哭巫山月 客路元來不可行
能隨境滅境逐能沉

以一重去一重路遙知馬力不以一重去
一重歲久見人心兩重公案已展不縮三
千里外誰是知音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
春雲裏翠岑
祖師道能隨境滅境逐能沉義解者遠引
永嘉道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

生了境而生境了智生而了當知能是一
心境是諸法能即智之異名境即法之別
號境滅則能了之心亦滅心空則所現之
境亦沉相即相在五攝五礙初無間斷其
不了者目之曰迷
關曰據如所說謂之了可乎不惟不了如
鐵食鹽重增其渴耳傷曰

共知光影因燈現 咸謂波濤仗水興
燈滅水沉波影盡 政堪門外喚烏藤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一大藏教陳年故紙千七百則腐爛葛藤
不翅止啼黃葉何殊日下孤燈枯過了也

又是一層脫離人間幾箇僧
祖師道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有箇依語生
解漢道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
境故能能仗境而生境托能而起當知生
而不生心外無法起而非起法外無心祖
師到此將一心萬法充作箇實果子只要
伊笑談一嚀
關曰因逆問之曰子曾燕得也未如其未
然世間還有燕得者麼佗日異時吞鐵丸
有分在傷曰

因能生所生能 能所俱忘生不生
老蚌吸乾鯨海水 珊瑚枝上月三更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空而不空兔角杖撐破錄山鐵壁不空而
空龜毛拂展開明月清風洞山麻三斤粘
皮綴骨雲門乾屎橛滯殺迷封衲僧面前
放過不可祖師門下再犯難容常教肚裏
如鐵刺拋向洪流白浪中

祖師道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義解者商量
道兩段即指前之心法所言一空非太虛
頑然之空非小乘斷滅之空乃靈覺無相
之真空耳此空是諸佛之源萬靈之母無
聲無臭昭昭於羣象之前不有不無朗朗
於諸塵之表者是也

開曰是空不應有知既知不應名空苟未
曾與祖師握手親到真空之海言語云乎
哉傷曰

夢中獲得黃金藏 又跨青鸞上寶臺
盡夜喜歡無著處 天明只落得場歌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一句無私萬靈同仰遠祖有清機歷掌
大顯打首座聚雪埋金與化罰維那揚聲
止響惟有石敢當長年盤受向百象人前
出一頭今古無人解稱賞

祖師道一空同兩齊含萬象義解者十度
道心不異法是一空同兩法不異心是齊
含萬象所以古云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
現又教中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故
祖師發明於此

關曰講經則許備講要見祖師意何異鄰
州出曹門傷曰

一不或單兩不雙 夜深寒月印長江

無邊宇宙光吞盡 又引梅花上鍊憲
不見精麈寧有偏黨

禪名關教名網榜捷三有眾生及第心空
標榜捷著箇沒意智漢掣其標解其紐萬
日要張不張百夫欲掌不掌無心道者合
如斯豈是人前呈伎倆所以道不見清塵

寧有偏黨

義解者謂心法既空能所俱泯則生佛體
同悟透一致故引息心銘謂何貴何賤何
爭何榮何得何失何重何輕一道德寂萬
物齊平之語為證

關曰然證也謹得相似其如證得太然相
似迥不相似矣且如何是不相似處試定
當者傷曰

一喝迅雷難掩耳 燕窩負海入蛟窟
泥猪癩狗齊開眼 三世如來總不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弊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碩砂藏本。

一 五一〇頁上二五行「追蹤」，南、徑、徑作「追蹤」。

一 五一〇頁中九行「鐵酸脂」，南、徑作「鐵酸鉛」。下同。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一 五一〇頁中二六行首字「遠」，南、徑作「還」。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惠寂 上達

信心銘闡義解中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竊得衣孟入手解道非風幡動金欄外別
有何物倒却門前刺羊逾兩箇漢無事計

後五

事瞞人自瞞本來無縫罅穿鑿不相干還
相委麼一回相見一回老一度風來一度

寒

祖師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義解者道本
來箇事包日月含虛空佛祖不知名大地
載不起如天普蓋如地普擊各各圓成人

人具足又何難易之可容言哉其所難易
者在人不在法也肯信自心是佛即易不

信自心是佛即難

關曰余則異乎所聞肯信自心是佛即難
不信自心是佛即易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此說且止只如龐居士道難難十石油麻

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
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

裏定奪得他三箇舌頭長短其難易可一
笑而領矣其或不爾縱饒隨語生解說

箇無易無難正是瞎驢越大隊轉脚則無
路可行矣偈曰

攤麻樹上困來睡

三箇一般無眼孔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轉自己入山河鐵牛沉巨浸轉山河歸自

已老象溺深泥自己山河一齊拈却諸方

爐鞴無可設施有設施不異空拳嚇小兒

祖意惟言百草頭

扶籬摸壁幾時休

天目

天目

天目

祖師道小見狐疑轉急轉遲義解者道一
切眾生自空劫已前與三世諸佛同成正

覺初無少欠此心不了返墮愚迷而不知
覺是故諸佛祖百千方便導之策之使之

悟入所以云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乃為此也但是學人不信自心是佛而欲

心外別求故斥之為小見當知此心本具
說箇法得成菩提已成剩語何遠速之有

耶

關曰然則即今喚甚麼作佛如指點不出
病在於何偈曰

天豈容伊坐井窺 盡其見量總成疑

翻身跳出虚空外 剔起眉毛已是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山無重數水無重數善財於彈指聲中見
慈氏尊樓閣又無重數無位真人路見不

早以拄杖欄空一畫十萬八千一齊捏聚
却回首高聲唱言芳草萋萋鷓鴣洲晴川

歷歷漢陽樹何以如此豈不見祖師道執
之失度必入邪路

近代有等據師位者見人說看古人話做
工夫孜孜不捨寸陰克究已事者便連引

此二句斥之謂之執之失度乃云佛法那
有遮箇事一切見成何不領取特地做死

模樣作麼

關曰說得也是但不究其源殊不知祖師
責其悟後之執豈不見佛眼云有一等人

騎驢瓦驢又有一等人識得驢了不肯下
驢正言此等執其悟理未能忘念外存所

悟之法內記能悟之心古人斥之為法塵

非之為見刺故華山謂纔有所重便成窳
曰皆是責其執悟理者使悟理不忘謂實

有此事見法不圓成外道所計然迷而求
悟則易已悟欲忘則難儻不過真正導師

首伽陀棒深錘痛割卒莫之自已也爾還
甘此說麼偈曰

執心未盡花常糞 結使還除果不遙

只就從前邪路上 等閑回首亦條條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向上機未後句八字打開兩手分付違得
便行梅花枝上月三更提得便去醉吟驚

驚迎曉霧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
畢竟如何不見祖師道放之自然體無去

住

義解者謂執心既遣自然任運騰騰無拘
無絆動若行雲止如谷神既無心於彼此

寧有分於去住乎圓覺謂君一切時不起
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

了知於無了知不辨其實亦差近矣凡聖
情盡體露真常迥絕妄緣即如如佛

關曰相罵饒餽潑水若是祖師意饒餽和
一大藏教吐出只成業識淫淫偈曰

見聞知覺盡皆捐 本不期然却自然

君入西來我東魯 頂門誰不戴青天

任性合道道絕絕惱

裝相因捧佛請為安名唐莊宗向中原獲
得一寶君不為萬乘尊榮之所移臣不為

百揆機務之所撓林下衲子足踏大方形
樓物表長年累歲坐在無事甲中因甚麼

返不能如是之却好且遣以何為礙歲歲

彫枯般若林年年增長無明草

祖師道任性合道遙絕惱義解者謂心
空及第之士性不待任而任道不待合而
合道遙如出岫之雲絕惱若行空之月大
圓鏡中有誰不爾

開曰子不聞佛印元和尚云未悟者難真

言已悟之境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
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或未能撒雙手
於懸崖之下便以任性合道之說為證如
飢說食之喻豈無人哉偈曰

任佗法性自周流 轉見心王病不廖
更欲道遙求合道 鐵鞭三百未輕酬

繫念非真昏沉不好

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丈六金身成一莖草
大雄一喝三日聲仰山傾出一栲栳且此
等說話是瓦礫是珍寶倘若道是句也掃
非句也掃正是渾命吞箇草

祖師道繫念非真昏沉不好義解者引教
中云心不繫道亦不結業是為得道人也
或引德山坐禪繫念三途業因之說為證
又云體道之士纔有纖毫凡聖悟迷之情
繫于念慮則為凡聖悟迷之見所昏直須
一物不干懷萬緣俱蕩盡始可合佗古人
見處

開曰莫誇古人好古人向備道繫念非真
只箇一物不干懷已是繫念了也偈曰
繫念非真真不乖 昏沉不好好何來
上牢漆桶連拖脫 戴角披毛入禍胎
不好勞神何用踈親 趙州勘破了也水無無假雲門話墜了也

阿魏無真參禪不靈驗觸處昧元神眼中
藏見刺耳裏聞塵咄咄果有如是事那只
向伊道舉眸天外者誰是出頭人
祖師道不好勞神何用踈親義解者謂由
繫念便乖真就乖真即勞神以勞神必踈
親當知繫念乃踈親之因踈親即繫念之
果祖師說箇何用踈親何及哉
開曰遮一絡索大似依樣畫貓兒大槩重
得也相似雖死鼠不能捕而況活者乎苟
不真箇向命根下一刀兩段徒資其話柄
耳偈曰
既知不好假勞神 役盡精神愈不親
何似三家村裏漢 飽噉高卧契天真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
眼為光明法身耳為音聲法身鼻乃莊嚴
香法身舌即清淨味法身身名普覺法身
意號了知法身總具六千功德成就一切
種智只如四大分解百骸潰散之頃六根
悉歸變滅且法身向甚處安著愁人莫向
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祖師道欲取一乘勿惡六塵義解者謂一
乘即自心之異名六塵根識十八界乃自
心之別號安有取一乘而惡六塵是猶愛
手足而忘肩背也當知悟此心則六塵即
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裝相國謂背
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
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
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
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佗
物

開曰和會得也相似偏遠知一乘是妄六
塵是謗捨此二途還免得妄與謗也無傷
曰
色聲香味與觸法 六處從來契一乘
取捨之情猶未嘗 又於平地起樓層
六塵不礙還同正覺

主人翁諾諾諾有路不行無繩自縛謂六
塵即是徹底乘真謂六塵即非還成大錯
錯不錯一莖草現黃金驅倒騎萬里冲霄
鶴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義解者謂也
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
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倘若於此妙
明心地有所不了喚作六塵也不了喚作
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
得佗佛祖口喫古涕分出許多優劣都是
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臨曰昔有一秀才因累舉不第乃焚棄筆
現作一篇歸田詩譏諷功名如涕唾及至
明年開選依前走在場屋中可與作是說
者併按偈曰
不惡六塵同正覺 少林堂與隔天涯
會須伸出擎空手 佛與眾生一窖埋
智者無為愚入自縛

穢微盈壑績龜鶴莊周自謂說得盛水
不滿點檢將來政是較短量長自生十度
惟有木上座也無好也無惡也無是也無
錯通身只麼黑鐵鐵長年靠在繩床角
祖師道智者無為愚入自縛義解者謂會
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因迷而愚會

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裝相國謂背
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
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
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
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佗
物

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裝相國謂背
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
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
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
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佗
物

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為愚人迷自心心迷
遂自縛當知悟者之無為雖天地鬼神真
能使之為迷者之自縛雖千聖萬賢莫能
釋其縛惟智與愚悉由心變豈外物使之
然乎

無為即自縛自縛即無為若謂果有二途
則豈過祖師遠矣偈曰
愚人自縛還須解 智者無為縛救人
寸刃不施俱截斷 為憐平地喪天真

法無異法妄自愛者

通身是病通身是藥擬議不來當面諱却

藥即是病病即是藥太虛空裏筋斗易翻
青州做個布衫難著也無病也無藥森羅
萬象鐵彈命榜岐驢子三隻脚

祖師道法無異法妄自愛者義解者謂青
青翠竹蓋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盡
微塵法界海內所有聲色於中竟一同相

不可得竟一異相亦不可得離此同異俱
不可得嗟乎不此者著佛被佛壞者法
被法礙且著佛法尚且遭其窒礙降此以
性又何愛者而不宜礙者哉

關曰法若有異法愛者則有異法既無異
法愛者亦無異因甚麼却道妄自愛者過

莫看祖師不破前說皆戲論耳偈曰

法無異致體還同 同體如何展化功
少重九年惟面壁 不知將底播真風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心心心離摸索得老子四十九年說偏
說圖分半介滿註註不成末上拈一枝花

正是將心用心難免人遺箇豈非大錯到
此既是事不獲已且將箇正法眼藏淫察
妙心與伊遮蓋却
義解者道備要成佛是將心用心要作祖
提斷煩惱等總不出箇將心用心

關曰雖然也只得一半當知心體廣大
不可限量直下如大火聚擊之則燒觸之
則燎縱繞爾不要成佛作祖等亦出他箇
將心用心不得偈曰

即佛是心是佛 擬承當處早乖疎
飲光眉向花前展 平地無端起龍樓

迷生家亂悟無好惡

迷時迷悟底諸悟時悟迷底諸迷悟兩俱
志打破靈龜殼龜殼既破迷悟亦空正道
遍兩箇諸向甚處安著打瓦與敲磚一任
伊十度

祖師道迷生家亂悟無好惡義解者謂真
寂體中一切不留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
是中更容作物以其未悟此理面前不見
寂便見亂不見動便見靜不知動也是迷
亂也是迷靜也是迷寂也是迷乃至見自
己立地成佛亦是迷能了此迷心當處解
脫則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既不見亂亦不

知寂二邊捨離中道不立安有好惡之情
復為障為礙者哉
關曰此說差近矣且道迷從何來悟從何
起迷裏知得來處起處不待道迷只箇悟
底亦無地可寄矣如其不爾且把迷底悟
底取性分別究竟惟增見病耳偈曰

古今天地誰曾悟 無悟何曾更有迷
翻憶温州老真覺 無端一宿覺曹溪
一勿二邊良由斟酌
開口道著動步踏著一切總見成不信且
行脚待伊行到路途窮雲水空布衫穿草
鞋濟那時著 拽回頭始信從來自擔關

祖師道一切二邊良由斟酌或有箇杜撰
巡官注解道纔見有亂便見有寂當知亂
不自亂因寂故亂寂不自寂因亂故寂由
是諸法紛然未有不相對相待而起所云
斟酌二字便是最初謂揀擇之說差近也
以其揀擇之識未消則於寂亂等二邊動

成斟酌之念以其未遣則一切不得不二
矣
關曰然則斟酌之念有何方便而遣苟或
不知此方便則爾所說亦未嘗不由斟酌
而生偈曰

二邊不用煩斟酌 一道齊平亦妄傳
觀體未超言象外 見同佛祖政堪驚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鳥龜殼空索索鐵秤鎚實曝曝惟有木上
座不受人穿鑿鋼騎陝府牛暮蹄揚州鶴
有時白日走歸家敲打虛空自酬酢還鄉
一曲聲未消天岸雲飛星斗落

祖師道夢幻空花何勞把捉義解者引教
中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又引永嘉道放四大莫把
捉寂滅性中隨飲咏諸行無常一切空即
是如來大圓覺便乃肆情所緣任意所作
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為

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為

證
關曰但不知正當肆情任意放逸自恣之時果見諸緣境如夢幻空花也無若也見是空花則不應馳逐習中微存一念攀緣馳逐之心則不得為夢幻空花矣當知成佛作祖亦是夢幻空花自此已降又何性

而非夢幻哉更須知道只箇不勞把捉之說早是墮作夢幻了也此事若不親證實到只欲隨語生解非愚而何得曰
雪山午夜觀星處 業鏡臺前照影時
一種做成顛倒夢 不知誰是得便宜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雲峯觀木樵普化搖鐵鐸雖曰大用大機究竟還成造作爭似無生國裏王太博也不善也不惡取性飽食高眠任意逍遙快樂有人來叩祖師禪但教問取黃幡轉祖師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義解者道一法界中也無得者也無失者也無是者也無非者良由妄情暫起異見橫生於無得失中熾然得失於無是非處紛然非所以祖師教伊一時放却已是傷鋒犯手平地風波爾還知本來既無放箇甚麼若曰有可放之理則得失是非向甚處安著關曰咄說有可放也合喫棒說無可放也合喫棒何則為備脫他得失是非未得在偈曰
兩手撒開無一事 是非得失盡皆捐
擬將遮箇超生死 脚下騰蛇正繞纏
眼若不睡諸魔自除 長年屈膝坐竟日 蒼廬都兩眼掛空雙翼

知何所圖扣已而暮半疑半信問古人話似有似無退到年窮歲盡翻成綠木求魚何似從空都灑撒滿懷突出夜明珠
祖師道眼若不睡諸魔自除義解者謂此二句是前喻後合如人大張兩目歷歷不昧則昏住自遣既不昏住安有夢緣

關曰若作論說則可使其不作論祖師亦合喫棒何則且開眼何曾不是夢來偈曰金剛正眼何曾睡 大夢須知恁覺時 寄語祖師門下客 休將鶻咬當鶻啼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袖僧面前似冰消火

拈却兩重冰炭放他凡聖同途無手道士靈神符賭眼開黎讀梵書更有一般堪信慶無喫舌却洞庭湖
祖師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義解者謂萬法本如由心乃異譬如山不自高心異故高水不自深心異故深此心異則千差競起萬別橫生項背俱身視之不殊楚越弟兄同氣目之何啻天淵以其異故至近之情尚爾欲其混聖凡齊物我一自他等情愛其可得乎較中亦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類象盲之摸象猶廣客之疑蛇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何當揭開翳眼之膜剪空亂意之絲融法界歸此心如鏡照鏡轉山河入自己似空合空到此諸緣寂爾萬慮悄然二見不生一法印定可謂達符祖今深契佛心者矣
關曰此說且止即今明暗通塞變空成住諸境概然且喫甚麼作不異底心直下指

點不出或有箇道任他諸法前陳我但一以此不異之理照之吁審如是則不勝其異矣偈曰
心不異兮同萬法 空拳惟把小兒欺
擬教依樣描將去 脫賺平人沒了時
一如體玄兀爾志緣

禪禪禪禪言詮釋迦老子未得一半達摩大師猶欠八千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穿一一從頭點檢珠覺地遠天懸近前類撥波求火退後若掘地覓天不崩不後求相應更著重參三十年
祖師道一如體玄兀爾志緣義解者謂一

如之體玄之又玄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成離四句絕百非雖佛眼莫窺聖心罔測撇大千於方外老法界於毫端一空一切空不加宰割一有一切有用豈用栽培塵沙不得喻其多毫髮不可方其少可謂忘緣絕待一如之玄體也
關曰說也說得近備若蘊此說於方寸要與一如玄體相應正不異抱火於懷求其不燒偈曰
一如如外更何如 重疊溪山障故廬
睡到三竿紅日上 笑看閣閣倒騎驢
萬法齊觀歸後自然
佛法不遺方寸禪道豈離中邊倘若起心求覓又還十萬八千有何三要也沒三玄通身無影像觀體離言詮道人安用求相應今古何曾不現前
祖師道萬法齊觀歸後自然義解者引陀敎家謂隨緣故真如是萬法不變故萬法

是真如又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為緣皆
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此說似祖師萬法
齊觀之理不相遠矣或云謂齊觀亦是不
揀擇底影子苟存揀擇則不能齊觀矣
謂曰引證則不無且日上下夜暗重明
燦然不可混作麼生說箇齊觀底道理雖

却語言請露箇消息來偈曰

萬法如何類得齊 那堪歸後自然時
知者自是從來少 徒把黃金鑄子期

派其所以不可方比

殿裏底牆外底打車打牛堅拳豎指雲華
觀三箇木毬玄沙封三張白紙靈山說性

說心少室分皮分髓曹洞列五位君臣鴻

仰會一門父子吟哦滿目青山指點門前

湖水放行光蔽五天控住風馳萬里聲南

不許停機向外豈容棒梢總是開眼尿

淋燒香引鬼何以祖師道派其所以不可

方比

義解者謂般若經以一百喻喻般若他經

中以一百喻喻解脫或又以一百喻喻善

提心具在典章安有不可方比之理嘗知

般若解脫善提則可喻使去却一切名相

與一心俱派正典慶時還立得箇甚麼喻

子或者謂古人道鶯鶯立堂非同色明月

釐花不似佗此說豈非不可方比乎

關曰懶懶向白雪釐花中覓不認認温州

摘皮作火偶曰 比較龜毛短一分

却有一般潭窟窟 眼睛難見耳難聞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萬事同轍萬事同理萬器同金萬波同水
萬象森羅完全是個個若不信多買草鞋
向釋迦達磨肚裏走百千道却來依舊從
頭起

祖師道止動無動動止無止義解者謂祖

師老婆心切將箇止動二邊觀作一團與

伊說被與華法師即靜而動即動而靜之

旨大率同途亦是萬法齊觀之旨趣豈特

動止然盡一切境界亦皆如故即止是動

落花還是春風送即動是止堅冰有日全

歸水達人太觀本無差殊者由斯顛倒起

關曰且置是說只如亦不作動亦不作止

正與慶時還有商量分也無速道速道傷

曰

動時塵起靜時冰 把手相牽入火坑

象體自來無蓋覆 苦哉顛倒是事官

兩既不成一何有兩

佛海有涯禪河無底又水丈波源源不已

馬大師教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法眼道

是曹源一滴水更兼船子釣盡煙波帶累

佗許由來洗從前是非耳大浸稽天彌漫

萬里當時不解盡其源至今平地波濤走

無有者麼若謂無誰知不成無有者若謂
有喚作無有得麼祖師到遮裏也只得結
舌有分偈曰
不放春歸春自歸 園林處處綠成畦
萬紅千紫知何處 剩得一雙蝴蝶飛

主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一七頁下二六行「十度」，**圖**、

徑作「卜度」。次頁中一七行同。

一 五一八頁中一五行第一五字「正」，

圖、徑作「且」。

信心銘開義解下
究竟窮極不存執則

十尺為文十寸為尺此說東至日出西至日沒盡塵沙國土內徧問諸人那箇不能

妻悉因甚說著祖師禪箇箇面前如鐵壁更有一箇最分曉底末後句不暇盡盡

與一齊拈出是甚麼屈屈屈祖師道究竟窮極不存執則義解者謂盡

十方世界所有虛空色象大小纖洪皆是箇自己信步行不離祖翁田地信口道總

是古佛真詮以至抱妻罵釋迦醉酒打翻勸俱成一行三昧說甚麼開遮持犯等故

求嘉亦云大悟不拘於小如闢曰且住且住說也說得太無明白只是

闢羅大王要捉此等說底來與鐵棒且遣利害在甚麼處各自歸家煎炒煮湯曰

信手拈來信口談 縱橫放肆總司南不存執則如留念 動輒依前落二三

美心平等所作俱息

象王回顧獅子返顧真不掩偽由不截直惟有陳如尊者長年宴坐松籠也怪怪也

寂寂也不管爾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夜來及第心空透過春天荆棘開於隴外

雙眸一樹寒梅花摘索祖師道美心平等所作俱息義解者引教

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譬如水銀墮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盡大地更無有一法

不與自心相應者如來成道時回觀眾生

多劫所修行業皆如夢幻亦無作者亦無不作者所以云借言空花梵行宴坐水月

道場降伏饑饉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良由此心未了於平等中見不平等以其不平

等則一切所作由是而興焉闢曰圓覺云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說箇平等便合喚三十拄杖更引出許多知解轉

見不平等也偈曰罷問程途撒手歸 一菴高卧對晴暉

百千玄妙俱忘却 整日無人扣竹柴孤疑淨盡正信調直

牛是一頭狗是一隻猫是一箇馬是一疋見火知燒見水知濕緣何一點自心箇箇

味如黑漆疑上又加疑執上重增執不須疑也休執誰知萬別與千差一切聖賢從

此入祖師道孤疑淨盡正信調直義解者謂信有二種一正信二邪信信自心是佛不假

外求是正信不信自心是佛起心外馳任有宏為皆名邪信當知正信亦有疑於正

信中未由證得所以致疑疑念益深又速不退忽爾洞明一念開朗是謂大疑之下

必有大悟當知悟是信之果信是悟之因肇法師謂果不俱因因因成因果審如是則

信時即是悟時悟時不異信時祖師之銘目之曰信心正類此也當知大根器之士

一聞舉起如獲舊物了然於心雖衣食可志性命可捨欲其斯須去其正信不可得

也故古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正信之念果如此

之堅密安有不獲親證者哉捨此則自餘邪信生疑疑之不已則倒見橫生馳逐妄

線流入無間者必矣闢曰是則是只如信即悟悟乃混入靈源

靈源既入逆箇信字向甚處安著若謂別有著處請指出者若謂別無著處則祖師

亦成刺語矣偈曰信根不正起狐疑 疑念冰消信自持

說得宛然相似了 祖庭何翅滿天涯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大心如天寬大智如果日大疑如火聚大法如鐵壁臨濟盡力喝不退德山盡棒打

不息深深一箇葛藤椿引蔓牽枝無了畢就中有箇漢出來道昨夜被我和根拔出了也

葛藤椿子既拔在手擬向甚處安著聲前句外不知歸轉於平地添狼藉

祖師道一切不留無可記憶義解者謂心行處滅一切不留言語道斷無可記憶外

無法可捨一切不留內無心可為無可記憶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

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是謂一切不留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疑然萬慮忘不

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是謂無可記憶

闢曰然引證得也相似任爾廣將佛祖言教引證得盛水不漏惟是記憶不勝其多

矣欲得一切不留其可得哉偈曰一切不留還有見 了無可記尚存知

故家田地非親到 畫餅何曾得得飢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為道務日積為學務日益積到見謝執妄
益至填實塞聰忽然頓益兩俱忘撒手歸
來面空壁地陽城裏王老師冷地令人苦
相憶休相憶虛明自照非心力
祖師與度道義解者謂彌滿清淨中不容
他是謂虛驪珠獨耀桂輪孤朗是謂明既

虛而明物來斯鑑自照之功不容有言遮
裏如一毫心力則不得為虛明自照矣
關曰然引喻甚當其理爾見虛空無相貌
麼但未聞虛空自言我無相貌使虛空能
言則不得為在空使祖師早知此喻則翻
不及舌之終難免矣偈曰

輪正一顆黃金印 須是當陽正受之
暗地拾來無用處 那堪亦隙去傍窺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雲裏粉易分識即惟心墨中煤難辨惟心
即識是識非心是心非識明鏡臺前別
妍景日光中觀黑白恁麼說話大似箇講
惟識論底法師柵僧面如何露箇消息
不是心不是識夜犬吠花村春鶯啼柳陌
長鯨吸乾海底波蒼龍走入無生國驚起
大梵王直上色究竟天頂把虛空一擲撒
下千顆驪珠閃閃神光射衣被
祖師道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義解者謂識
是心家之識心是識家之心此二者如水
乳難辨當知識是水心是水中之乳所以
教家謂騎王擇乳寧同鴨類但是水中皆
有乳惟鴨王能辨自餘水族皆莫之知喻
一切識中皆具真心惟佛祖能了靈知鑑
覺之謂心思惟德持分別取舍等之謂識

然識有八種六根具六第七名末那第八
名阿賴耶亦名如來藏上七識為枝葉惟
第八識為根本教中謂來為先鋒去為殿
後悟為如來藏達為阿賴耶此識在迷則
任持無量利來捨身受身一切善惡無記
等業在悟則能任持無始時來一切菩提

解脫諸智慧種種此識自迷入悟轉為大圓
鏡智改名不改體也即今於四大五蘊諸
聖凡法中了了記憶作用分別至若見聞
覺知三有紛然萬法界沉一念起滅莫不
皆依之而生所以云萬法惟識主筆云生
法本無一切惟識嗟今之學者不能向命

根下一斬兩段脚跨叢林惟以聰明之資
引起情識覺論玄解記憶在心焉爾觸發
不知是情識依通而然則執此是神悟或
妄認目前昭昭靈靈舉口動舌為自己而
標標謂靈百十大海認一瀝為全潮圓覺
謂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長沙和

尚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
未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
等乃佛乃祖際不指陳而未法中此病益
加熾盛然墮此病者亦因根本學道之志
不真不正而然若是根本志決欲要與生
死岸頭相應終不肯向此識情中尋覓良
由最初一念只欲會禪會道會佛會法况
此識如千仞鐵圍無始時來把伊圍繞又
如千兵萬騎晝夜在六根門頭伺其間隙
苟不具決定要了生死之志則無所住而
不入之矣且祖師作信心銘欲求開堂
與俾後之學者脫去情識惟信自心轉賣

涉入儒學者一毫情識不盡使祖師此鑑
俱為毒藥其利害有如此者不見最初兩
句道至道無難惟難揀擇只連兩句將心
與識判然分解換如黑白何則謂至道無
難即是指此真心惟揀擇即是破此情
識莫有情識不忘首見此說乃云我既不
揀擇殊不知即此不揀擇早是情識作解
而況步步涉有觸境生情者乎蓋祖師此
銘前後之意重拈拈指原其本懷特不過
曲為學者揀擇其心與識耳所以云非思
量處識情難測

關曰據云惟揀擇今則於一心法中指
出情識是揀擇耶非揀擇耶然情之與識
與一心異耶果同耶其實道流於此不
能定當要見祖師銘信心之旨不亦遊乎
獨曰

非思量處情難測 學佛玄徒合共知
直下不知欠甚麼 又來關眼被人欺

其如法界無他無自
師曠無耳至神無體靈源無底達磨安得
有所謂相傳之體從前共住不知名今日
相逢且非備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風冷冷
而六塵自啓不是心不是佛爛葛藤引蔓
於空刻之前非風動非幡動非枯體吐氣
於確坊之底靈龜昭昭我不知雲月溪山
自相委
祖師道真如法界無他無自義解者謂真
如法界是一心之總名心外無別法安有
自他之攝謂不特自他之立乃至山河
天地有情無情俱不可得而為有雖曰不

可得而有亦不妨自佗物象熾然安立何則真如法界實金自佗物象喻瓶盤釵劍當知金是實體瓶盤釵劍等器是權名以實就權則自佗物象不妨安住會權歸實則惟見一真法界之至體自餘瓶盤之假名不待違而自泯矣味者將謂祖師不達

圓融之旨宛然斷滅墮在偏空作無佗無自之說茲不容不辯
關曰辨則辨矣且真如法界中遺容得此辨麼偈曰
內無自己外無佗 一箇渾會花木瓜
舊直向人人不委 依前撒土又拋沙

要急相應惟言不二
性喻曰海心方以地廣涵而不逾普擊而弗墜不可得而滯岸容受十虛罔知所以邊疆實通三際前不落後不昧野狐精兒全兩故昨日定今不定乾屎橛渾侖一塊昆耶窮衆士之辨口似鼓椎曼珠逞七佛之師舌如劍利我宗無此葛藤至理有何碑記海闊全消萬派聲嶽高頌落千峯勢祖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其義解者謂祖師重費分疎首則言惟嫌揀擇其中間若一亦莫守萬法壽觀萬法一如等盡是惟言不二之意然諸佛衆生觀體不二說箇成佛早是剩語惟是要急相應似諸作兩極矣使果有箇相應不相應之理則宛然成二特於此未嘗無疑
關曰但恐此疑不真不切不深不固若然則異日此疑當有自破之時此疑若破其相應不相應之二與不二了之於境先領

之於言外則知祖師息大難酬首是耶老人命泉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各各說竟及至被衆善惡返其所問而問之則默然不加對時文殊即伸讚歎謂真入不二法門且文殊何所見而與此讚之辭若將此默為不二法門則世之病瘡者亦合得

不二法門與夫機關木偶等俱可入不二法門然默既可為不二法門則語亦可為不二法門以至誣歌戲笑皆名不二何乃獨謂昆耶為得耶連裏親見昆耶文殊二大士鍼芥相投之旨則相應不相應之說亦可一笑而釋矣偈曰

祖翁門戶絕支離 石火電光猶是遲
要急相應言不二 老葉齋飯饒嬰兒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祖祖心空佛佛道同心空則東星拱北道同則萬水朝東與化昨日走村齋吾道一貫德山今夜不答話公案兩重擒虎兇辨
蛇龍不費海神些子力 鼉雷霆走雲霧消
得龍王多少風 細細削鐵壓沉大地單絲
絞水浸爛虛空無把柄 絕羅龍擺河自是
無船渡隔壁何曾有路通
祖師道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等備朱填墨之士謂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其又云一切諸佛惟一佛乘無二無三所云一者即妙圓明心體離修證豎該三際橫貫十虛色空明暗以之為源凡至悟迷即之為本乃至盡塵沙法界見有一毫不依之而生者皆外道所計所以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之說不能外於此也
關曰審如是說一切言教已嘗具載又用佗祖師西來作麼須知言教如趙昌之畫花其高低向背濃淡開合煥然可觀但非真花耳苟未能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而不二皆同之旨焉可以口出
耳入為得哉偈曰
黃金鑄就鐵鑄知 擊碎依前又鶴命
裏許不知包甚麼 孤光長夜照乾坤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至神無功至體混融如鐘在蕤耳畔非響非寂如春發榮枝上自白自紅洞山五君
臣朱絲奏一重未形之韻臨濟四照用鐵鞭追萬靈罔測之風王轉珠回弓機先踏活風飛雷厲弓頂門眼空思惟不及使便難違差排古佛離窠白斷迷生蛇化活龍祖師道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義解者引華嚴云如來真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其實無所入又圓覺謂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當知此宗一切衆生本來深入安有復入之理衆生既爾其有智者不應反有所謂入也聞求明和尚謂心真如門初無離在但迷者喻出悟者喻入特迷悟相問豈果有所謂出入哉

關曰且止是說備還曾悟麼待備真實者箇悟處方見祖師言不欺矣偈曰
盡說此宗難得妙 十方智者若為論
懸崖未解拋雙手 撞入無非地獄門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乾為天坤為地禪不異教勝為奇陰為偶

教豈離悖只為互生十度引起屢蛇繞纏一箇專一心三觀一箇直指單傳點如山滿語若天懸被箇無面目漢路見不平攔空一喝直得達磨大師與天台賢首吞聲飲氣垂手入鄆各家自掃門前雪不把無明潤識田

祖師道宗非促促一念萬年義解者謂祖師指一心為宗一心法界中以剎為日不加促以日為剎不加延所以視一念為萬年轉萬年為一念不長不短非少非多直神通使然乃法如是故

生為虛誕使其知有一念萬年之說猶增驚愕無他蓋真俗不同途也古人亦云誠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豈不然乎何當使其裂開俗網斬斷塵根回觀吾祖短長相即圓常自在之機則失言之咎其可逃哉雖然且不涉短長試道一句看偈曰

剎那萬劫非延促 不把虛空較短長
便與麼時還諦當 且歸門外錯商量
無不在十方目前

鏡清六剎濟北三玄天龍仲瘦指卷主暨空拳有佛處不得住抹過西乾與東土無佛處念走過打著南邊動北邊一狀領過六戶悄然開門放出揚州鶴不用腰纏十萬錢
祖師道無不在十方目前或者以意識卜度謂心非色像道絕方隅即色像而不妨處處分身倚方隅而豈礙塵塵露影塵塵露影不離當處常湛然處處分身竟即

知君不可見是謂無不在十方目前之六明矣
關曰作是說者偷光望影也少伊一分不得若不能親下手割破藩籬望佗祖師無在不在之旨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不離當處是何物 逼塞四維舍十虛

拋向目前無蓋覆 直教觀著眼睛枯
極小同大志絕境界 直教觀著眼睛枯
投子言壞大隨不變墮此兩重關觸虛障礙無障礙但將兩句併作一處看便見微塵不小虛空不大見成公案絕覆蓋漆桶何緣能不快

祖師道極小同大志絕境界義解者道前云無不在不在便是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之標題故楞嚴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不達無不在在之旨則動為境界所圍既圍於境界則安有志絕之理既不能忘絕境界則大者大相小者

小相安能融攝於一體者哉
關曰只如志絕境界底人還見大小也無若謂見則未能志絕若謂不見則去土木偶人無幾矣試道看偈曰
須彌納芥人皆委 芥納須彌佛也疑
縱使見起情量外 刻舟求劍不勝遲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得非得非得了了了心地花開雲谷春性
天日出冰壺曉不萌枝上金鳳翔翔無影
樹邊玉象團繞百丈脫野狐胎貧恨一身
多文殊出女子定富嫌千口少但知隔山
見煙誰問出門是草一切見成不用專討

縱觀裏弄鉗鎚也是門前打之遠
祖師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一等義解者謂昔毘耶耶大士運不思議解脫神力以三萬二千師子座置之方丈一室中室不加窄座不加隘然後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普告大眾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以

大入小以小入大互即互融非彼此經中欲說此不思議解脫神力窮則不盡然此神力無一毫不自妙明心中流出或者謂我今亦嘗悟此妙明心體緣何於此神力而不克證有以對或者曰當知此神力本自具足不加復證其所未獲現前者蓋

初心入道於定慧解脫之力未圓滿故雖未圓滿於本覺心中亦不曾失但時至自現耳雖曰時至亦不得存一念待時之心苟存此待時之心即落異見矣譬如初生孩子未離襁褓而欲其負重致遠其可得乎雖不能負重致遠而於負重致遠亦何

畏何疑耳雖不獲其現前其真實有所悟明者聞此神力自然不驚不畏不惑不疑若有一毫驚畏疑惑之心存乎胸中則於此心實未曾真正悟明者矣近世修行脚高士不求正悟惟貴言通况居師位者多是取順一時不肯與之深挑痛剔彼此佞妄

俱不丈夫至使般若叢林掃地無幾嗚呼惜哉其有志者能刻苦勵行以大悟是期則報佛深恩莫加於此蓋吾佛亦未嘗不備言今日之弊謂未出世眾生希於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問增長我見雖二千餘載相去其說如示諸掌益見聖人之言不我

証矣

關曰住住爾將謂悟了便休直統爾超證

不愚讓解脫神力於一刹那將昆耶老人

命根一捏粉碎苟未能忘其所證坐在神

異中政好來與衲僧痛棒偈曰

小大悟迷俱昇跡 百千神用頓忘時

衲僧欲路相逢處 棒折須知未放伊

有即是無無即是 有 半夜子雞鳴丑石女深裁無縫衣木人痛

飲善提酒哺時申日入酉雲山深處象王

行大火聚中獅子吼十二時辰不要數盡

三十年後有人分割無無無不無有有有

何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弄

花香滿衣爾有主杖子我與爾主杖子拂

水月在手我宗不立附差何用強分新舊

一塵起三昧諸塵入正受珊瑚樹下關金

雞簷菊花開眼玉狗 祖師道有即是無無即是其義解者謂

有不自有有是無家之有無不自無無是

有家之無有不單居無不獨立且人之言

有者會中先存所見之無然後乃云其有

苟會中先不存其無安肯於無所對中矣

然言有故知無不無即是是有不有即是

無有無之理本乎一源於一源中言有則

笑老趙州志管帶 強言東管掛葫蘆

吾不如此必不須守 孤山愛種梅彭澤誰栽柳一般素養高懷

二處各有葉白爭似箇沒意智漢向無陰

不少在一切不多此是心法互攝一多含

容非神通使然乃法理如是然此說具在

典章不須廣引只益言繁無補於道當知

吾祖作是銘至不二皆同無不包容處恐

後之學者不達融會之理首以延促相即

次以大小相即又次以有無相即今復以

一多相即以無邊世界海融為不二法門

廣闢於羣象之淵大於於衆靈之府俾後

學不動步而到不隔塵而入不加功而成

不克念而證大慈之願既周大化之功普

矣 關曰雖然其如按圖索馬者日益繁多何

當換轉面門與祖師一齊趕退始解知恩

報恩苟或未然曳尾靈龜不能無及於祖

師矣偈曰

大地振來如粒米 當陽打鼓大家看

眼中若未除金屑 要辨玄黃也大難

但能如何慮不畢

大心無依大化無跡大巧無作大任無力

萬法全彰處光滅影沉一毫露時山堆

雲積白蟻鑽開鐵佛心青蠅踏斷金牛脊

趙州看爾放不下偃溟便從遮裏入信手

拈來和聲吐出豈可知非識能識幾人

觀著眼睛枯不是克家徒點額

祖師道但能如何慮不畢義解者謂法

華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即祖

師但能如何慮不畢之意乃為學者保

任之辭也其策勵勸進之誠盡見于此

關曰雖然是伊果如是也未即應將點首

三下已遲八刻稍加竹息劬去久矣偈曰

如是如是復如是 要問畢時那裏消
將下重重鐵面皮 家鄉猶隔三千里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塵末嘉大
師道則太然道要開鑿人天眼目如隔海
在何不道心非根法非塵共轉如來正法
輪忽有箇人道求甚道底如隔海備與塵
道如海隔爭似三祖大師信心不二不二
信心遮兩句如生鐵秤鎚要且穿鑿不破
只向伊道依聲依聲啼得血流無用更不
如鐵口通錢香
或者以義解祖師意謂眾生迷此心者其

來久矣於一法中妄生分別一一分別莫
不皆二且見已為自必見人為他此謂自
他之二從此引起無量無數分別不勝其
二矣豈第警喻而知其涯量者哉故祖
師老婆太過單提箇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之正印與之當頭一印印破如網舉網無
一目而不張如領提衣無一縷而不順迅
雷起乎幽發果日麗於昏衢警者視蹟者
聞窮者通愚者智不離夢宅遠覺真覺之
場匪隔幻身直證金剛之體可謂起死回
生之神藥華凡入聖之良導至矣矣矣
關曰讚歎且止只如神悟之頃此箇不二
之說還有容受處也無苟無地可容且祖
師到此也合與舞偈曰
凡聖悟迷俱不二 了知元自信心生
心非生滅誰迷悟 開眼無端入火坑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心非心心非心而非心心非心而心非起

頭找不斷放下手卒難尋此等葛藤自二
千年外起于西土其間四七二三以至千
七百箇純漢萬種施為勦除不盡牽枝引
蔓直到于今幻出燉聖鉢凡爐精化成吟
風蒲月叢林俄二見之峰起資異證以交
侵發華既眾受病尤深而况雜邪外之毒
無處著青有之鐵今日且作死馬醫去也
良父云機前三點活言外一鉤沉
其義解者謂既是言語道斷此一篇銘非
刺而何若曰非去來今乃知祖師面目見
在

關曰且其謬加穿鑿取失傍觀殊不知理
本圓融道無難在言語道斷廣長舌其說
熾然非去來今淨法身恒常寂爾毒藥醜
醜攪成一器黃金元礫觀作一團用處無
差拈來有準一踏到底者不留蹤跡三搭
不迴底護自搏量誠一代之聖師乃百世
之標準敲出風風髓實異饒於禪悅之門
抽出師子筋絕餘響於至靈之府雖然且
道祖師遠肯受此等茶飯也無收起葛藤
一任脫剝傷曰
熱梳重鳴翻古調 瞎驢夜吼換新腔
語言道斷道不斷 一任傍人錯度量
非文非字無佛無心卒空塞空以毒攻毒
壞大師教案既在少林宗聲價不表何妨
讀作信心銘勿忘記他元字脚黑漆桶擱
空撲碎玉麒麟就地勒回揣靈古佛家私
暗却當人正眼且道靈驗在那一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二一頁下末行末字「力」，函無。
- 一 五二二頁上一三行「輪正」，徑作「輪王」。
- 一 五二二頁中五行第五字「利」，函、徑作「刳」。
- 一 五二四頁上一行「十度」，函、徑作「卜度」。
- 一 五二四頁中六行第三字「當」，徑作「何」。
- 一 五二五頁中二二行「即一切」，徑作「一即一切」。

楞嚴微心辨見或問

玄樞密運剋利土而無法下用靈鑑高懸統沙界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准水之與波含像無以覓其金全金是像撥波何以求其水即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別是以世尊據玄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味靈鑑之真光指歸七處

或問阿難正當七處指陳之頃為是故指以

往來世衆生之惑耶惟彼果不知而隨此迷闕耶 答不見其智不知其愚愚為發智之端智乃達愚之本如來抱大雄之正智靈鑑昭然阿難示小乘之偏愚玄樞味矣然而智不待達愚而養智如來微而無微愚不待發智而守愚阿難答而非答乘一時之方便開萬古之圓闢者大哉阿難之惑也闕過去佛所說法要阿難恐能通記無遺於其心法固不能詳知而具委豈不能縈頤也蓋憫傷未世示此愚蒙深欲曲盡如來之本懷以為後學之據耳

或問阿難七處所指皆心所不在則入皆謂之無心可乎 答心離四句當體不涉其有無道絕百非應念豈論其離在昧之則是非鋒起了之則凡聖情融然阿難指處孰曰心之不在惟是不了心源墮於偏小致使如來曲盡玄辯以攻其偏且心之為理者一切衆生各各具足況人為萬物最靈而不具心體

者乎若曰無心誠為自惑

或問七處所指既偏究竟孰當為正 答象無不隱隱歸羣士之盲空體無方在衆人之執象不為盲而故隱空豈因執而定方聖心曷有正偏偏正各因其所見耳請以喻明之如有一人曾於七處止住偶遭人間月出沒於何地曾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謂昔居水國乃爾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曾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於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遂成執於智中而智者成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佗緣處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如阿難所指處不曰非心但未曾親自回光一照耳

或問據爾所喻則阿難所指之處而此心易嘗不在焉 答無形之形豈眼目之可見非在而在矣蹤跡之能尋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匪中匪邊而湛然常住此一切衆生歷劫由之而不自知者然世之言大者莫越虛空塵沙法界咸為虛空之所包括如來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莫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且虛空最大於吾妙明心中特片雲一漚耳由是而知心之體量豈凡愚所能測哉阿難示同迷惑為妄見所障指歸七處豈非兼百千大海而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故如來亦不能不以此微之其偏小之執到此昭然莫隱也

或問心體既偏於山可大他緣何離身外成

無知覺豈曰心偏而不具知覺耶 答萬象

並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羣幽洞壑嗚嗚自若其無功至理未嘗不融速妄以之自感耳汝謂離身不具知覺且置之勿論言身內之知覺者特不過飯之而飽衣之而暖沐之則垢涿之則淨至於順喜逆嗔樂榮苦辱與夫博通事物記持古今而已汝元不思如上所緣皆似知覺而非知覺也何謂似以因根境相對虛妄緣塵和合而有非真知覺如來之微辯者致所以發明於此也汝猶不悟尚復認此為知覺且汝身中咸捨此妄則何以為知覺乎或曰此身既曰亦無知覺豈可同土木耶

耶答此身雖却虛妄緣氣政同土木無殊或曰如是虛妄必從何起答亦無起處但是爾一念自背真覺之體即其真覺轉為如上等虛妄緣塵或曰悟達之士寧有飯而不飽衣而不暖者乎知則亦同虛妄不知則還同土木耶答汝言不知則真覺之體安有暫時不在之理乎子不聞迷而為識悟而為智換名不換體也故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何謂識認體為我執持分別之謂也何謂智了體非我離諸分別之謂也或曰悟達之者見山不曰水見僧不曰俗謂之無分別可乎答真寂體中本具靈鑑分別

而與識分別異者識乃起心分別者也智乃無念分別者也或曰既云無念憑何分別答子不見世間所謂明鏡者乎鏡乃無情不具諸識安有念體而妍則現妍醜隨現醜豈曰不分別蓋其體明故洞鑒乃爾以分別而實無有能分別之念也與吾靈鑑之體何殊所

以云萬發因風而號華由日而獨則風何
意於號萬發而動日何念於獨華由而未嘗
體本如然似有為而實無能為之心耳爾如
體此則終日與飯不妨言飽實無得破粒未
之能終日著友何礙言温安有曾挂寸絲之
執所以云修習空花竟行冥坐水月道場凡

聖情志是恭見虛真知靈覺一道齊平豈分
其身內身外乎據所問云身外成無知覺今
復問汝汝今離此四大身外覺有物耶覺無
物耶若曰不覺有物應同土木既曰有覺無
了知耶不能了知耶縱汝失心不能了知認
明為暗指色為空雖曰謬陳非無知覺况是

縱手所指虛空物象大小美惡靡不明辨苟
非知覺孰辨於此忽然之間妄感頓空執情
銷落則知十方虛空是大圓鏡不加磨拭而
照古照今三千刹海即楞嚴王豈假證誓而
融凡融聖到此則所謂虛妄知覺將無地可
寄矣故未明和尙以一心萬法為體就如來

一代時教中撮出要文乃成宗鏡謂以一心
為宗照萬法為鏡雖百卷之文繁大意惟欲
棟辦虛妄獨顯無念之真覺耳當知未明未
作宗鏡時一心未嘗不照萬法也豈待求明
然迎文未出靈鷲山時一心亦未嘗不照萬
法也此理混今古而無變隨語默而不遷豈

而論之惟在當人脫略見聞亦身領荷實非
言通而意達者故求嘉大師謂若以知知寂
此非無緣知此破依文字能所而知此靈知
之體也即經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何則
蓋欲妙契靈體中本具無念之知此無念
之知不容別有所知也又云若以自知寂亦

非無緣知謂雖不假文字因緣等以風振不
味生而能知言非無緣者謂尚存能知之跡
耳故經云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何則蓋
真寂體中之知覺元不四一法而具也苟不
依體而謹儆存毫末許言其知見者皆墮戲
論汝言身內外者豈特戲論斯賢狂愚矣

或問衆生知覺與如來知覺同耶異耶 答
衆生食鹽曰鹹諸佛乃云不淡諸佛指火云
熱衆生則曰不寒雜蘊委之益異途而知覺
之性同歟苟真妄而不隔則生佛以何殊然
而知覺約有兩種一曰真知真覺一曰妄知
妄覺此兩種相似而異雖異而同故凡聖以

之區分迷悟以之隔越也如問覺序謂血氣
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正指真知
之體一切衆生本來具足與諸佛常住法身
一體不別此體湛然常寂寂而靈知之曰
心禪舍法界維諸世間相利那利那生住異
滅而此體不動也故如來所徵者直欲顯此

心耳此心雖一切名相及與聖凡法淨因緣
自然真妄和合以至見聞覺知等法所謂妄
者即是今此四大為身根塵相對蘊陰陰識
隨處執持而生分別所以取捨愛憎念慮
流而不自息者也此之妄體由根塵虛妄和
合似有其體根塵忽消此妄亦滅此即阿難

所指之心也而如來云胡不斥之哉故曰此
虛妄心離去前塵畢竟無體又曰由塵發知
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虛此所謂似同
而異也
或問此虛妄體為是依真而有為是離真別
有若曰依真而有則妄即是真若曰離真別

有別宛成二體 答依真立妄似結水以成
冰由妄顯真若見煙而知火因是堅冰即水
奈何冰無流動之形雖曰猛火即煙而乃火
無鬱焯之象執之則千塗各立了之則一遺
齊平法界之理既然則如來不容其然矣良
由衆生未達聖人善權方便隨其語言而生

執縛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如來所以對同
立異真妄斯彰破異立同真妄俱泯而經中
舉一中六結立喻詳明一中喻真六結喻妄
非一中無以成六結真為妄所依非六結無
以顯一中妄為真所倚故如來謂解結因次
第六解一亦亡則知羣妄既消一真何有以
妄望真雖異而同也

或問真該妄未妄歟真源真妄既同而生佛
之違常異者何也 答起而無生諸佛入涅
槃于衆生滅海寂而常動衆生墮生死於諸
佛心源理求之則全同事推之則迥隔雖曰
同具知覺之體諸佛自空刻以來如理而解

如解而行如行而證而衆生有迷而未解者
有解而未行者有行而未證者以故異之不
然迷而未解者固未可論而况口說實相而
意逐攀緣跡履空宗而情況有海虛勿了解
之優名實墮凡愚之劣行然真妄同源言其
性具古今之下未聞有不絕妄而返真不違

真而契理者惟頓漸之等差耳此約事行而
言若約理則十法界同具一心經云心佛衆
生三無差別豈生佛之果異耶其所異而不
能同者乃妄未達也真未泯也見未亡也總
而言之惟心之所以未明也
或問真妄之外別有心耶別無心耶 答歷

是總名依屋以顯其成壞心為正體因心以發其妄真曲引喻文重下註脚一心喻虛空也真喻明也妄喻暗也當明時空與之俱明暗時空與之俱暗真妄似與心同也非虛空無以顯其明暗則真妄不離心也極而究之則虛空之體今古廓然了不為明暗之所遷

乃知一心與真妄泮然矣至此則別華峯於五嶽咸消高下之形引萬派於四溟共失淺深之跡豈真妄之復云乎哉

或問六根具舍妙用而如來單辨其見者何也 答五色可盲老子未盡傾肝膽千里能視萬妻欠刺起眉毛親薄伽梵怒起雙源遇

摩登伽幾沉欲海不因樂子徑爭到葛洪家手頭撥動金剛錘觸體搗盡根塵膜其所以單辨其見者首因阿難謂我以眼見如來三十二相之說乃辨之耳一根既了六處同明今分其所見有二一者如來以心體靈知了了不昧之為見是謂真見二者阿難依衆生

執以眼對前塵請有色象之為見是謂妄見其言妄者雖種種前塵則無有見其言真者不涉前塵乃至因緣和合等相指其空體中

無爾靈鑑豈日輪黑月使之能見哉而如來與阿難揀辨前塵不出八種各選所屬乃顯其離塵無見也所言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即

破妄顯真耳或問眼對前塵既不見今我眼中謂之無見可乎 答山青水綠本是人鑑在機先夜

晴重明靈利濃視起色表奪措消歸自己鏡機肯隨前塵苟不如斯實為顛倒何則豈不聞如來謂若曰眼見諸已死人眼目現在云

何不見又云譬如盲人忽得眼光名為眼見若有眼人處於暗室忽得燈光當名燈見燈能顯色是眼非燈眼能顯色是心非眼於此了悟則眼實何見之有哉

或問若物即見是見非物若物非見云何見物此說謂見與物似同似異 答類磚尋古

鏡當機莫其暗明巨闊倚高垣觀體難離其通塞實與則物生見起雙奪則見泯物沉豈同異云乎哉以要言之物不見見見不是物見能顯物物能顯見物非見而不物見非物而不見矣如其不委更聽下文若物即見不須更覓舍元礙是見非物一切聖賢如電

拂若物非見影雲遮却神僊面云何見物龜毛束斷虛空骨阿難早不解回頭幾致釋迦同受屈一塵不有逾大千未士見者休尋見或問即物顯見理既昭然今見物時即名見見如何 答燈鏡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身撥開百

草頭蓬突出萬人海裏伴機則失擬心即率將尋自是螢光被取便成魚目何則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此如來謂若見是物則我之見亦與物等物既可見則汝亦可見吾之見也又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此如

來謂物非隱顯見有離在若見是物則物無隱而不見之說以見非物故則見有離在見當離物之時名為不見之處云見不見者謂吾當離物了無可見之時汝若能見吾離物不見之處則我之見果與物等如是則自然非彼離物不見之相也以其見實非物故

使其見若離物則不見矣復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者謂既不能見吾不見之地則我之見自然非物矣此一段意義重疊詳陳曲喻主意在於破彼認物為見之謬直欲俾其知云見不是物也

或問離物惟見惟見即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又何謂也 答離雲玉鑑照之則影落千

潭出匣龍泉用之則屍橫萬里大火聚豈空溼泊金剛圈不許撥舉撥者便轉已墜功勳提得即行早成途轍原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特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蓋真妄兩途皆衆生無始時來之見病也故云見明之時見不是明此乃破妄顯真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與真俱遺矣故傷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如來到此可謂窮理極矣然真妄既遣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獨指靈鑑之體內外圓融諸聞見故維摩亦云法非見聞覺知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蓋謂見聞覺知皆依虛妄根塵和合而有何當赤身投入徒手揭開妙明真心廓爾無際以之為見則塵果日於長空以之為聞則管管當於虛谷豈復為浮光幻影之所籠絡者哉

或問久為妄所纏欲斷絕之未有其方請教之 答我不識妄從何起而備欲斷妄若妄從心起則妄可斷而心亦可斷心既可斷則諸佛之一乘菩薩之六度履覺之十二緣聲聞之四諦天人之十善皆可斷也使其果可斷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乃至舌味意緣水

濕火熱風動地聖世出世間俱可斷也如上
 諸緣不可斷故則汝所謂妻者亦無有可斷
 之理也曰苟不可斷則未免相續去也咄是
 何言歟其起心斷妻尚爾不許而豈容其相
 續耶據爾云則爾之妻體果有斷滅之時也
 苟未嘗斷滅則何續之云乎汝元不知自無
 始劫前最初不覺暫與寸念違背其心引起
 遷流迄今新新不住乃至諸佛出世祖師西
 來皆汝妾情之所執受故絕此妾當明自心
 自心一明則無邊妾緣覲體融會矣辭曰妾
 非心明而不絕心非妾絕而匪明心明則絕
 妾而明妾絕則明心而絕妾絕故色空明暗
 不礙眼光何見之可辯心明故聞見覺知收
 歸毫末何心之可徵誠為祖彌不了殃及後
 人更或有疑請求達者
 微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花
 於百萬眾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一味平等
 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彰克角杖
 挑潭底月憚開蓮塔籠毛繩縛樹頭風走教
 天下茶禪人感倒世間求佛者蓋為當時齒
 莽虛延幻影淨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
 客有以微辯之疑見請余故引問答之義相
 酬不過借彼杖繩護爾控佗風月芙蓉上土
 獲真心於形名未兆之先後適衲僧具妙見
 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圖索馬指跡云牛
 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妻真之魔說爾如加
 請我何敢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靈利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二七頁中末行「既偏於山可大他」，**園**、**經**作「既偏於山河大地」。
- 一 五二七頁下一〇行第三字「致」，**園**作「政」。
- 一 五二八頁上一四行第二字「知」，**園**作「是」。
- 一 五二九頁上二八行「靈利」，**經**作「靈俐」。

別傳覺心

惟圓而覺惟覺而圓非覺無以大其圓非圓無以滿其覺覺不知覺而覺編自佗圓不見圓而圓周彼此謂圓也太虛不足方其形謂

覺也靈靈何能盡其用五嶽止千山之勢圓斯圓乎四溟吞萬派之聲覺斯覺矣佛祖之安宅聖賢之要路塵沙衆生之所薰十二開士之所宗實萬世之指南三界之元龜也曼殊首撰本起因地之間至尊特彰圓照神覺之名指四大標六塵樓碎無明窠窟喻空

花方二月絲除生死板塵印迷悟之本虛斥有無而俱遣不存一法於不存處豈礙成統靡隔一毫向塵隔邊何妨刻削是謂圓常要言於外真規苟非神悟於機先宜許滯情於語下偈曰

首問如來本起因 擬相酬應竟天真

標圓已陷無明窠 謂覺難逃有漏塵

出匣太阿那敢觸 當臺古鏡若爲親

未能言外超方便 盡是華胥夢裏人

空裏月輪美假番三撈攪木中火鏡豈憑邊

一推排焦尾巴石虎雄踞雪林無鼻孔鐵牛

穩眠露地普賢昧諸幻元生覺海世尊謂真

覺猶是幻源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道其

所遺空中更不容空捨方便不滯證備引妄

想全歸解脫指石爲玉點鐵成金無佛航處

設梯航非漸次中言漸次偈曰

白牯狸奴成具足 那知具足處難憑

千般幻妄元依覺 萬種修持總滯能

石虎空中吞皓月 波斯夜半齧寒冰 遺情離謂離還遺 物物全彰最上乘

十方世界即摩尼珠法法依之而影現大千

利土是寶珠網物物仗此而光騰大火聚裏

不許藏身塗毒鼓邊豈容側耳昔眼向無方

便中曲伸請問鴛鴦懷裏春正濃世算於絕

思惟與俯仰來機默管叢中酒方勸程聚則

地水火風鐵山岌岌放開則見聞知覺玉海

沉沉枕邊之槐國夢回室內之蘭膏燄烟應

特圓淨鼓鐘播鼓共演真常當處等平打戶

捷門併歸圓覺彈指頃執執證舉世問誰

悟誰迷苟非象外廓明翻作門前之統傷曰

無邊利海虛明鏡 積劫埋塵尤未虧

肯把幻緣滋幻影 誰將真智起真規

徒誇萬里還家日 設說千燈照室時

安有住持圓覺者 教人容易作思惟

因疑致問難匪之實翻爲斬不平引答破疑

出鼎之靈丹欲療既病覺體元非作用話頭

不許承當剛藏隨在鑪之金曲伸三成覆疊

示過雲之月遠隔羣迷始終生滅豈復現前

聚散有無不成安住獨暗金剛正眼何處覓

生死若心欺翻自己家珍執肯認濕繁淨性

燒須彌雅宜螢火東虛空慣用龜毛日麗星

明成佛不成佛難逃法執風馳電激圓覺未

圓覺俱墮塵垣苟非撒手懸崖一任開眼說

夢傷曰

同知覺性離生滅 縱悟無生覺未圓

花亂長空三惑起 浪翻平地五宗傳

鑪中金出功猶在 月外雲行見政纒

何似橫身聲色裏 從來千聖不同塵

欲網重重金剛切不待揮而自裂愛河渺渺

善提岸美假汝而已登夢中之四聖非其鏡

裏之六凡何有輪回根本吐吞彌勒口門貪

欲因緣含裹如來心地生而無生却胎濕化

相而非相明暗色空迷即悟悟即迷一道齊

平五性俱遺事即理理即事兩頭坐斷二障

全消三世諸佛同奈一切衆生皆證超方便

住圓覺止啼黃葉何多成佛果斷輪回翳眼

空花不少會須是一生了辦更莫教萬劫沉

淪惟務肯心不勞佇思傷曰

輪回幾種問來端 至理如何可自瞞

一點愛源常滴瀝 萬尋欲海政瀾漫

徒將二障論深淺 枉對羣迷說易難

圓滿覺心皆已證 擬思量處不相干

長空皓月伶仃漢何待指標滿覺真心大丈夫

夫宜由言顯言外承當早成途轍機前負荷

已涉廉纖不許執著妄情不許深求悟理不

許依憑功用不許允蹈無爲清淨慧咨詢地

位階差路遙知馬力老瞿曇花分能所照覺

熾久見人心真不自覺覺不真眼非自見見

非眼凡夫覺聲聞覺無文鐵印向空拋担師

禪如來禪折角泥牛連夜吼地獄天堂打成

一片菩提頃惱坐斷兩頭白雲自占青山明

月誰分流水苟非親到故家田地更聽幻人

重說傷言

中不容佗清淨慧 階差地位叩聖雲

月行空界憑虛指 花燦心田貴實香

息妄固知非正覺 尋言安得是司南

未曾跨過黃金限 且向門前宿草巷

即一而三濕紙裹金毛 師子惟三而一單絲

控玉角麒麟大千界不受纖塵十萬里那隔寸步成德巧於設問四門之城堞面面俱開世尊曲為指陳一道之覺源塵塵涉入即空即假即中而易分靈裏粉粉惟惟幻惟寂而難辨墨中煤須如是人明達箇事鏡裏像昭昭不應切忌眼花器中鏡浩浩無窮休將耳

聽殺收則苗土俱棄功成則境觀齊指欲知圓攝所歸之方更舉直捷根源之偈

有幾種修成德問 未能直捷世尊酬
三重妙觀爐中靈 萬種奇功水上瀝
夜氣冷沉深雪谷 曙光透映白雲樓
無人為向靈山道 那事如何著意求

翻頭作尾連環釣鑽而二十五重抵掌論心直指厚傳而千七百箇水入水時全無差別空投空處然有聲說辨音羅威德之前蹤肯信龍門無宿客如來列次第而酬答那知少室有斯人即三觀離三觀玉轉珠回以一重去一重神出鬼沒前空後假斷送渾家落火坑齊家取中攜籠籠牛眼死水一種是門前之繞萬般皆心外馳取撥登正覺之場更聽重宣以偈

單據圓修答辨音 沉沉覺海政淵深
諸論指體還迷體 三觀惟心又覓心
詠月靈犀森禦木 求珠罔異芥投鍼

寄言并法不隨者 難免空花翳幻林
圓湛深淵滙花影裏千尋浪湧軒昂大宅叫
呼聲外八面火然悟迷不越見生輝脫皆由
已造一箇我絲纒不斷宜乎淨業峇詢四種
相潛伏難知獨許世尊揭露遣神兵戰空魔
豈匪暫將搜破賊機使迷悶不入者踏塵迹

之通衢於增益諸病時飲必摩之靈劑擬作將來眼目難忘現在我人湯與水濕性優存何處著實運香之欲火變與情知覺元在豈應容演若多之狂風難忍客路千差終詣祖庭一實這箇話說大似釘椿搖撼蕪荊相違那裏泊在偈曰

覺心迷悟若為通 淨業那能奪至功
能所頓消何相違 妄真俱盡豈情融
無空作境空猶在 有我談玄我未窮
向古鏡邊閑照影 山重重又水重重
善知識是塗毒鼓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善知識是太阿鋒錫其銜者喪不旋踵一朱生擒

活從百般大用全提普覺問依何等人移花兼蝶至世尊答遠離諸病買石得雲鏡且做成作正任滅四種青盲不出憎愛是非一般病痛以毒攻毒須運老耆婆肘後神方用醫軍醫不許水潦鶴口邊說說甘草苦黃連甜果符斯語砒霜良甘露惡頗有其端與其同事處換人眼睛莫止得財妻子別行異路時不存執則何妨戲笑譏訕攪不渾兮澄不清近不惱兮遠不怨丈夫步履知識軌儀且不犯風規如何通信偈曰

欲開知識門前路 普覺與慈意獨新
狎近不惱離不怨 偏邪性教正惟親

通身是病通身藥 徧界全真徧界塵
話到轉財妻子處 古今疑殺幾多人
百廿日重地為牢路 從平處險二千年閉門
作活人向靜中忙操心降魔裏之魔開眼做
夢中之佛圓覺設最後之間窮猿投林出算
垂極理之談畫蛇添足長中下三期多處添

少與誠正像末三法前何重復何輕合眼與黃河且不許停機佇思赤身挨日月又那容顧險防危一條窮性命東鄰西地萬丈冷門庭橫開整關安居平等性智達萬難政府鐵牛橫梅風昔罪報濕結裏嘉州大像更聽板

道場加行設威儀 圓覺當機立問時
打水投痕人共覓 釘空槌跡我全知
三期政不分長短 一法何須論順違
詰到安居平等處 老婆心特為誰癡
五種經名穿透百千諸佛耳孔一條覺路截
斷十二開士脚頭賢善首曲為流通尼藍婆

密垂守護綺筵欲散不妨鼓吹頻催戰陣將收置碾干戈盛舉開骨董捺天索價爛葛藤遍地生枝後如是果前如是因眾器入金而金何有異多不加增少不加減滅波歸水而水自然同鐵蕨藤撲空狡兔之窠露刃斲斷靈龜之尾明暗色空分科列段伶俐塵主難窺雲林泉石直指單傳了事柏僧因測三毒八倒全該真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一圓一切圓何待水銀墮地一覺一切覺豈容古鏡當臺語言文字一點難容機智識情萬般虛設便與麼領荷已成途轍不於斯脫略更

聽傷言

以賢以善標為首 最後當機欲播揚
道樹不栽因果熟 靈根未種覺花香
緩將修證論真假 難把虛空較短長
脫略語言文字外 須知別有好商量
真歇了和尚作圓覺十二偈叢林盛傳
而未之見也余禪坐之際披閱是經獨

文殊普賢二章旨趣直捷自餘皆由
機宜巧施方便殊未有物僧氣象於是
每一章用禪四六提其綱要後申以偈
固不敢效真歇和尚之作與宗門共之
聊復自警耳乃標其名曰別傳覺心且
即文字離文字置之勿論如大圓覺心
果有別傳之旨乎長鯨一吸海水盡森
森露出珊瑚枝

十七本

大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大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三二頁中一五行第三字「正」，

〔南〕、〔徑〕作「止」。

一 五三二頁下六行首字「遠」，〔南〕、

〔徑〕作「夜遠」。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金剛般若略義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慈寂 上進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旨趙公目京師道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略義併答其書略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

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讀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洵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花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入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由是第三時經摩彈斤使其耻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一味談空專為小乘人融其所執通其所滯

洵之汰之如磨鐵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但金剛經局於文約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遠奇之六百卷聞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欲一時意會每

以習聽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般若大義不徒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金剛般若略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或未詳只消提箇所參話自看不必於此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胸中舊物也略義云乎哉

金剛是喻般若若法波羅蜜此翻到彼岸喻般若為金以不變不壞為義般若為剛剛以摧壞萬物為義謂般若之體離相離名亘古不動即諸佛之自心乃眾生之本源也般若於大般若經有一百四又不止於金

剛二義也謂般若如大火聚物或擊之或遭其焚燒般若如大日輪能破一切諸幽暗般若如光明鏡能分一切諸妍醜等云云

般若乃梵語此翻為智慧言智慧者破愚癡故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故

即愚癡是智慧迷此心故即智慧是愚癡既悟之人雖譏訶戲笑皆智慧也未悟之人雖覺明讚誦皆愚癡也故愚癡智慧特迷悟之分無定體也

大般若經中具八十一科通聖通凡以至悟迷無所間然自五陰六報至十八界十二

緣四聖諸六度及三十七助道品以至菩提涅槃等彼大般若六百卷直廣說今金剛般若不過五千餘字乃總攝大般若之要義以故言詞簡約義理該通其言約故至於句讀難辨其義盡故自非曾過覽六百卷之長文卒莫知其所歸也

如經中言不住色布施且色之一言乃八十一科之首若欲廣說須一一從五陰十八界至菩提涅槃等應於不住色布施下便當言不住受布施不住想布施以至不住菩提涅槃布施以此經之文尚約惟言不住色布施極至於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而已又不知布施一法乃六波羅蜜之首

若以廣說則應布施盡八十一科竟又當言不住色持戒不住受持戒以至不住菩提涅槃持戒展轉盡六波羅蜜循環入八十一科則文不勝其博矣今金剛經一卷以約文納深義其名相實博

難於義解古今三教中之聰利者皆未探淵奧之文必欲以一時聞見釋之因而註解互相是非皆多於臆說而自開戶牖去般若之大義遠矣

經首列八金剛四菩薩名相昔孤山圓法師嘗以直辭闢之謂好異者為之也

經中言四句偈論者紛然咸謂經中果有四句特旁搜曲指必欲以四句主之或有甚者乃至稱六祖有曹溪口訣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一句是兩字分為四句惑人一至於此却不思經中言四句偈必上有一至二字下有等之一言未嘗單稱四句

偈惟云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謂乃至者是不及之辭云等者乃總該之義今依文直解但當云於此般若章句受持自一句二句三句乃至四句及與十百千句等此說極明不加穿鑿不必曲勞神思遠求四句以蹈自開戶牖之轍也

經中言四相四見者乃一切相一切見之總名亦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惟相惟見根於虛妄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迷妄之習在根為見在境為相故經云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又云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且我人眾生壽者之四乃執

相滯見之總名惟相惟見不特迷者有之而悟者亦未嘗不遺其惑也苟非聖凡情盡迷悟影消則相見二魔卒難消殞迷者四相謂妄認四大為我相離我現化為人相表風所觸而生厭離是眾生相忽觸和風而生戀者是壽者相此四相乃迷

妄之麗淺者也
悟者四相謂於所學習忽悟自心是我相
久之悟跡既遺遺理猶存是人相悟證俱
消存有所以是衆生相覺所了故知覺未
忘是壽者相此四相乃學道人之細而深
者非深契密會者難與同日而語也

然麗細淺深均同麗妄者謂般若清淨滿
滿表裏澄瑩不受一塵只箇不受亦不受
迷固不可說雖悟之一言亦無地可寄矣
所以有云太末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
火談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
般若之上知此前者迷悟四相不待言而
遺矣

言四相四見是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者
因執四大爲我就一箇我上引起百千執
著百千變護離我視他爲人就一箇人上
引起百千分別百千取舍乃至過衆生而
發憤於壽命而長愛交馳虛妄起滅無從

諸塵勞識因之而集是故謂一切相一切
見之根本也

四相之義據直而說只是一箇我人憎愛
四種情妄夫人自古迄今馳逐去來於生
死海中引起八萬種念慮如燈敲鼓似水
滔滔未有不自我人情愛四種情妄之所

交接者也

或謂佛何不直以我人憎愛爲辭而由言
我人衆生壽者何也蓋聖人指說一切名
相咸有所因茲其究其因雖然特不能外
吾情妄之說也
且人之與我即是非之端何則謂非人即

我謂是我非人但以非他即是我相或云
非我即是我相而不知大般若真寂體味
內而無我外而無人以至無衆生可憎無
壽命可變故三祖信心銘有云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又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斯言
曲盡其間與不必別有說也

或問般若真淨之體既顯則我人衆生壽
者之妄將何所歸對曰智非相空而莫顯
相非智顯而莫空相空則智顯而空智顯
則相空而顯相見空故即非四相是名四
相智慧顯故是名四相即非四相當知相
見本空智慧元顯以本空故則我人衆生

壽者全彰般若之光以元顯故則壽者衆
生人我總走全剛之體所謂一切智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也
經中言即非是名二義蓋本乎破相法相二
宗而來然即非二字乃破相顯理是名二
字乃就事顯理如來說般若一味談空特

以一味空破一切相以故但於名相處皆
以即非是名爲說乃契一經之旨趣也惟
違事存理無越即非事理不二宜乎是名
譬如但言世間一物蓋物物皆具般若不
欲顯名般若但云即非其物因物能顯般若
若故云是名爲物餘皆例此則知即非是

名似爭兩端而其實一致也

經中言五語謂其語不妄實語不虛如語不
變不誑語無惑不異語不兩說也佛作是
說蓋知衆生不達法義之玄奧不能無疑
於其說故使其闡法生信而然也
經中言三千大千世界法相數中具載茲不

詳出云大千者蓋對小千而言其大小之
說亦具存法數
經中言三日分者謂早晨是初日分午刻是
中日分晚時是後日分言一日之間於此
三時將身入河沙圍土而用布施如是至
百千萬億劫日日於此三時將身布施特
喻其施身得福之多然後以信心不逆之
功後過於彼

或問無量劫施身之功何劣於般若章句方
能一念之信其德何優對曰此義特破彼
執相之甚者也彼雖施身不忘我相此雖
一念之信而應念破諸我人歡其住相難
相誠實壞之不俾矣如來豈欺人哉

經中言三際心不可得者蓋過去已過去於
現在何可得耶未來又未來於現在亦何
可得現在之心不住諸相當體空寂亦不
可得此心於三際尚不可得云何於不可
得心中執縛諸見而滯四相非虛妄而何

經中言五眼即賢首宗列五乘類其旨且
以繁言之務脩衆善即肉眼堅護禁戒即
天眼觀諸法空即慧眼悲智圓滿即法眼
一乘安住萬德莊嚴即佛眼此五眼在聖
在凡各各具足特速悟之自隔耳
如上指陳惟依已解而直辭之茲復於逐分
下略加註脚實在遺疑闢異其敢以般若
大教炫耀見聞而取過咎云

第一分

自如是我聞至敷座而坐乃序說法之時
會衆之趣故稱法會因由也
第二分

須菩提從座而出讚言希有如來善以慈心護念我等善以正法付囑我等遂問有人發阿耨菩提之心此心當依何法當如何降伏自佛言善哉至願樂欲聞皆許可應對之辭故云善現起請也

第三分

專答善現所問云何降伏其心之文謂此心不能降伏者為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故也首令度十二類生俱入無餘涅槃然後不見有一眾生曾受度者苟不至此則四相宛然分稱大乘正宗者謂四相既盡此心不待別有所謂降伏而自然明白了

悟非正宗而何

第四分

方答善現所問云何應住之義佛謂心有所住即是愚癡心無所住乃名般若自色之一法至菩提涅槃於八十一科中俱全有所住不惟於布施一法無所住乃至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菩提涅槃亦無所住其無住而住之功雖十方虛空之大不可比量故稱妙行無住也

第五分

正破執相滯見虛妄情習必使其如理性而實見者也

第六分

佛對須菩提云今之信般若者甚非偶然皆昔曾於無量萬億佛所深種善根而來夫信般若之心乃名正信此正信中得福無量何以知其然謂其於般若能生正信則不復執相滯見而隨虛妄也然不滯相

不執見之法亦欲令捨何況滯相執見之非法而不捨者非愚而何

第七分

須菩提深達佛之所問乃云如來於阿耨菩提既無定法可得而亦無定法可說苟存有所得有所說之心則般若正宗不得

名本來空寂者也故三賢十聖於般若尚存所惑則於無為法而生差別云

佛謂有人於般若章句自一向至無數句等而能受持不惟超過河沙七寶布施之福當知般若體中能出生諸佛及阿耨菩提故名依法出生者也

第九分

須菩提謂二乘人雖證四果亦無所得之心苟滯所得亦不能免四相所纏然後自述謂我雖已得無諍三昧以其不作是念故世尊稱我為解空第一

第十分

如來自色法至菩提涅槃皆不生所住之心以其無所住則於阿耨菩提不見有所得於佛土不見有所莊嚴猶無相法身隱於諸相離須彌山王之太不可得而比矣如無所得之得非莊嚴之莊嚴無以異也

十一分

佛謂恒河之沙固不可數而況一沙又是一恒河如是沙數恒河所有之沙一沙為一世界雖以七寶滿彼世界布施所得福德較受持般若章句之福德不啻以百較千以千較萬也何則此一分經即是莊嚴

分不盡之辭也謂七寶布施不能免其生心住相受持般若者於心無所生於相無所住是謂無為福勝

十二分

佛謂人於般若章句能說其少分則為天人之所尊敬何況盡能受持是謂第一希

十三分

佛云即非般若若名般若即非微塵是名微塵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等即非者乃掃跡之談是名者乃本具之義為須菩提以云何奉持為問故佛乃標名以教其受持繼以掃跡之談乃不使其於受持處而生執著故也

十四分

須菩提於此感悟流涕後五百歲有信解受持般若者則決定不為四相所纏既離諸相即是佛也佛云不惟信解但聞此般若不生驚怖已自有復引因中以持般若故得離諸相離諸相離諸相離諸相長轉後引不生心不住法及以入暗處明之喻此分名離相寂滅滅有旨焉

十五分

如來謂此般若章句專為發大乘心者說又能受持即是荷負阿耨菩提之良器也其樂小法者四相者為足與語此哉又謂此般若章句住處即是佛塔天人圍繞豈過分哉

十六分

佛謂受持般若章句之人以今生輕賤之

微垢能易當墮惡道之重障復引因中曾
供養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之功不
如後末世中受持般若章向少分之福使
我盡說受持般若之功其局於小見者不
能不驚駭而狂疑也

十七分

須菩提復理最初之問世尊亦如前答復
引因中以無法可得故方然燈佛授記
作佛使我當時有少法可以為所得之心
則不與我授記矣後轉說至若菩薩通達
無我法者是真菩薩故目為究竟無我云

十八分

分中前言五眼後說三心卷首已叙其略
茲不復贅中間云河沙佛世界中所有衆
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其所知者雖優劣
善惡之不同皆如三心之不可得也

十九分

如來重引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虛妄果
非真實也雖言其所施之福多較之持般
若無盡之福特泰山之毫末耳

二十分

佛以具足色身見如來及以具足諸相見
如來為問而須菩提了解空義皆云不可
得見故世尊許之

二十一分

解般若故即非衆生不解般若故是名衆
生然般若以無說而說謂有所說即謗佛
也此理其可與濤相見者道哉

二十二分

佛以如是如是印可須菩提無法可得之

問復謂之曰我於阿耨菩提乃至無少法
可得謂無所得者以本來各各具足故蓋
衆生以迷為失而諸佛以悟為得也政當
失時於般若體不欠一毫方其得也於般
若體亦易嘗有一毫之多哉

二十三分

依般若而行所作皆名善法此善法中了
無高下蓋依般若體性平等其平等法中
安容四相復入者哉

二十四分

重言受持般若章句之功雖以七寶聚如
須彌山之高而用布施不惟百分不及一

雖千萬億分亦不及持般若之一分是豈
算數譬喻而可盡哉宜乎稱相智無比

二十五分

受持般若即是度衆生久之般若智圓自
然衆生見盡是名度衆生若謂離受持般
若外別起心而欲度衆生則四相儼然是
謂化無所化

二十六分

須菩提謂觀如來必不可離三十二相佛
云轉輪聖王亦具三十二相若果以色相
見音聲求則違背法身非相之義也

二十七分

般若體性離一切法具一切相苟不悟無
斷無滅之至理謂有則墮常見謂無則墮
斷見皆失般若之中道也

二十八分

佛謂持般若故則知一切法無我能成就
無生法忍其七寶布施之人豈可與其福

德比量彼布施者惟貪惟受此持經者不
受不貪以其不受是名正受於正受中如
海納百川安有已哉

二十九分

般若智體與十方虛空湛然寂寂而不拒
諸相於常寂體中去來動靜故法涌大士
謂般若無來故當知諸法亦無來般若無
去故當知諸法亦無去善觀般若者則知
諸法無去來相且諸法尚無去來之相而
如來之身安有去來耶

三十分

佛謂微塵世界乃事相也能受微塵世界
者乃理性也事相理性常混合為一而不
可分蓋凡夫貪著於事相而獨不悟理性
所以徇生滅而固究涅槃之至理不容其
無所說也

三十一分

佛言發阿耨菩提心者應如是知諸法無
相應如是見諸法無相應如是信解諸法
無相自然於我人衆生壽者中不生知見
也

三十二分

佛以不取於相是名演說如如不動是名
演說未嘗以播唇舌弄音聲而為說也當
知一切相一切見一切取捨一切言說一
切學解等皆有作思惟之法其有為之法
如夢幻泡影露電世間惟此六物速於變
滅不得久住其有志學般若者應當作如
是觀
原夫般若無可學無可取無可得無可求

以至俱無可為世尊於無可為處洞見源底哀憫眾生逐妄流轉隨處取著以故廣說空法與之融通與之淘汰必欲其淨治心器滿貯般若甘露上味當知心器既淨其般若上味自然充足譬如充土欲盛虛空其虛空之體隨土出塵全體現前而豈待土出然後別見有虛空可入耶猶眾生於無始劫來妄執我人狂逐情愛障大般若以至於今但我人憎愛之惡習既消則阿耨菩提般若智慧隨其所消而現故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又古德云不學佛法惟務休心此心休得一分即是學得一分般若此馳求之心全休全歇則般若智慧豈待別有所謂學而致哉如上三十二分之大義特不能外乎此教以般若離相離見無為無得為正宗究竟別無佗說於經中或句讀重疊或義解不通此或翻譯之失傳寫之訛當以理遣政不必滯於微瑕而乖人義也當思祇園問答之本懷但欲破其妄執使其了解以故破相蕩執之辭曾見疊出蓋悲願之深痛心之切也茲辱翰林承旨相公松雪大居士問及經義不覺援筆及此更以四句截斷葛藤謂其有說皆名誇今日分踈謗更多外護不忘親付囑三千里外定齋訛

十三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碩砂藏本。
- 一 五三四頁上四行第一四字「目」，南、徑作「自」。
- 一 五三五頁上二八行「其究其因」，徑作「莫究其因」。

幻住家訓

幻人一日據幻室依幻座執幻拂時諸幻弟子俱來雲集有問松綠何直棘綠何曲鶻綠何白烏綠何玄幻人豎起拂子召大眾曰我此幻拂豈不自豎依幻而豎橫不自橫依幻而橫拈不自拈依幻而拈放不自放依幻而放諦觀此幻綿亘十方充塞三際豎時非豎橫時非橫拈時非拈放時非放如是了知洞無障礙便見松依幻直棘依幻曲鶻依幻白烏依幻玄離此幻見松本非直棘元無曲鶻既不自烏亦何玄當知此幻霧汝眼根而生幻見潛汝意地起幻分別見直非曲指白非玄編計諸法執性橫生曠古迄今纏縛生死由是累及雪山大沙門眼不見方出母胎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地指天大驚小怪將過去百千萬億劫所證底第一義諦向諸人淨潔田地上狼藉殆盡害如是奇特處立要且於幻法了無加損老重門謂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雖則增金以黃其奈又添一重幻醫當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彼以幻問此以幻答文彩熾盛音響沸騰其幻頓幻漸幻偏幻圓且置之勿論未上以幻手拈幻花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得老飲光擊破幻顏兩有負荷自爾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幻幻相因授受不已至少林西幻壁安幻心機幻累解幻縛問幻姓書幻偶磨幻磚垂幻足掛幻拂聲幻耳聞幻掌託中引出箇掣風顛瀆施一幻喝如青天怒雷乃

至幻照幻用幻實幻主縱橫交錯與奪投活態千狀萬莫窺其涯迨今諸方無面目老比丘出其門嗣其宗承虛接響置一幻於口門藏諸幻於量外文其言巧其術高其風逸其韻峻其令大其家更無有一人能出其右者幻手其旨圓其義備其體大其用周與諸佛

祖相為始終盡塵沙劫不可窮盡間有未能了此大幻於言象之表者或以某師說禪簡明或以某師說禪圓活或以孰為高古或以孰為峭峻孰為細密孰為文彩孰為粗暴孰為不工尚其優而效之鄙其劣而棄之亂真機於巧偽之場風雲旨於笙簧之城見聞日

博是非日滋大義日乖真風日墜殊不知前輩深達大幻之士凡吐一辭出一令其簡明也是幻圓活也是幻高古也是幻細密也是幻至若直捷文彩粗暴下工等咸自廣大幻輪中流出此幻輪一轉如水就決似風行空迥絕安排了無揀擇隨機任器殺活臨時使

古人存一點分別取捨之情潛於隨扣隨應之間則與雜毒無以異也豈甘露醍醐之謂哉更有人將箇禪禪子廣讀博記欲契祖師西來意却成實法流布豈不立文字直指入心之道果如是迂曲耶若是真實要證此大幻法門便請全身直入直下更無一絲毫障

礙苟或脚跟擬議意地躊躇切不可隨語生解道一切是幻本來見成我但拍盲坐斷更別有甚麼工夫可做門路可求是則固是爭奈爾依情帶識墮在草窠欲較他古人獨脫悟明不翅天地懸隔只如香嚴擊竹靈雲見桃太原聞角洞山過水如此輩皆是偷心混

絕脫落知解能所兩盡得失俱忘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既非強勉安許拍盲乃於不知不覺處脫落根塵自然語默動靜不帶枝葉此是大解脫門惟心死識忘情消見謝者乃能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真寂之海何異壹

先之附太陽非其類也今日既是與諸人應箇時節不可只與麼說了便休借五須彌華巖四大海水向東弗于速打箇直落復於南瞻部洲轉箇曲角徐於北鬱單越著一點轉向西瞿耶尼亞箇半刀併作一箇幻字懸向盡十方虛空之頂使大地人有眼者見有耳

者聞有身者覺有意者解乃知過去佛久遠於此已證涅槃現在佛今各於斯成等正覺未來佛將於其中開正法眼以至微塵教諸菩薩各各不離當與修六度運四心度眾生斷苦縛乃至無邊聖賢更無有一人不依此幻具大神變而獲自在者奈何諸人終日折

旋俯仰動靜語默觸目無間剛不自悟將謂與佗聖賢佛祖有無邊法界之所間隔自甘墮沉徒受輪轉今日特為你起摸畫棟和盤托出如前所云便請全身直入直教一切處點畫分明一切處受用成現與三世佛歷代祖美理契事同出同沒更有何物為障為礙

而尚存觀聽猶滯功勳者哉古今之下如有一佛一祖不由此大幻法門而獲菩提解脫者無有是處更教備知盡法界內無古無今但有情無情等如有一物不依此大幻法門而具生住異滅者亦無有是處當知幻無聖凡幻無彼此了得此幻在彼不見有菩提涅

樂在此不見有生住異滅一切幻幻圓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非是強言法如爾也苟或於此未能脫白露淨全機超入且不要忽忽草草但辦取一片鐵石身心拌取一生兩生向所奈底無義味話頭上拍盲立定丁字脚頭心憤憤地與之抵推將去正當抵推時都不要備向禪道佛法上別求解會只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以除却箇齷齪不破底無義味話頭之外更無第二念躡坐其懸懸之心如措足於百尺竿上著脚於萬仞崖巔前無可攀後無可援但與麼把教定靠教殺殺孜孜兀兀只如是去當知大幻法門在你脚底不曾移易一絲毫只待你情消見盡蹉跎步踏著則知太原聞角洞山過水之時節不我隔也到此更須和箇所入底大幻法門一踢踢翻不留朕迹始是丈夫脫或乍得入門苟存一念歡喜之心依舊與昨日之迷無間然也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亦不是見了便休直須始終丈夫不受一法籠罩方堪為荷負大法之真實種草過來法道不古人心懈怠為師為徒彼此只求解會日夕相誘策得一肚禪道佛法其如生死命根不曾於懸崖撒手處絕後再蘇一回墮在惡毒海中不自知非此誠可懸禪學道何所圖哉然本上座固非其人惟是不肯自昧禪正因而說諸人幸不遭此邪謬各各是不肯墮入窠臼底端人正士既來遮裏相從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建立門戶彼此相依於半間茅屋之下只圖真實以辦平生然此雖曰大幻法門苟非神悟決不可造次而入只如說箇幻字今古共

知於中欲覓一人於此幻中掉臂而入橫身而坐肆足而行任意而用放開裡聚一切自由者極難乎人其故何哉蓋由心存所知而未嘗悟脫於一切處明知是幻不待旋踵而反為幻所縛以若所知則與不知者何以異也只如教家道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而不假此說之下了無別法惟其不悟翻成文字語言流布豈佛法果有教禪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禪以存所知禪即是教故圓覺謂未世眾生希聖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斯言殆盡之矣只如會通和尚見鳥窠吹起布毛應時脫略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當下趨宗今人但見前輩領悟如是之易而不知其未領悟時之難苟知其難則古人之易亦今人之易也苟不知其難欲效古人如此之易未免為情識虛妄引入相似般若中重生死之根塵深輪回之陷阱耳且古人領悟之易置之勿論如何是未領悟時之難只如二祖未悟之項立齊腰之雪不知為寒斷娘生之臂莫知為痛只遮一箇樣子不惟今人之難在二祖分上亦未嘗不難以其求法之真所以忘其難也自二祖而降其親師為道痛為生死無常而有契有證之士於未領悟時未有一人不如是之難當知古人之生死即今人之生死也今人之道業即古人之道業也蓋古人負真誠而忘其難所以致其易今人逐虛妄而棄其難必欲效其易故於此一法中雖同知是幻而其利害優劣所以異也此是從上佛祖不易之論一時老婆引援及此在本色道流分上喚作惡口亦名

實法繼人亦名教壞人又喚作瞎學人正眼今日彼此不獲已也然而迷許多做工夫底露布在當人為法之誠自然步步踏著直是起摸蓋摸教得人底道理其或為法之心不真不誠不苦不切縱使有千方便束縛得他儼然如箇死人何異吹網欲滿又如滿山充與座雪峯做飯頭寶壽作街坊演祖為磨主此猥屑之務豈真龍象所當為哉蓋亦為道之真志其鄙陋有如此者今人稍負聰敏或叢林補職不稱則掉臂讓主法者之誤於此觀之則古今之真妄判然矣幻人於幻法實未曾悟今日但路見不平竊論如此到遮裏索性將平昔所解底大幻法門重為發露去也過去是已去之幻見在目前之幻未來是將至之幻一大藏教依幻而說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由幻而生菩提涅槃根幻而成真如般若倚幻而現慈悲喜捨即幻而與六度萬行憑幻而立三乘十地仗幻而等差戒定慧貪嗔癡煩惱塵勞無常生死等從幻而出以至明暗色空見聞覺知未有不稟吾幻而有者豈但松直棘曲鴉白烏玄是幻乃至天以幻蓋地以幻擊海以幻涵春以幻育桃以幻紅李以幻白迷以幻難悟以幻易我以幻說爾以幻聞森羅萬象一幻所印此大幻印中固是不留別法只如幻人手中拂子即今與須彌山王眉毛所結且道是幻耶非幻耶若謂是幻帶累幻人墮在幻網中萬劫出不得若謂非幻請去却語蠢動靜出來露箇消息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四〇頁上二六行「窠曰」，南、徑作「窠白」。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惠寂 上進

擬寒山詩

有客從予而問曰叢林戶稱爲參禪且禪固不可違測而知惟參之一言其識所云請釋之予曰所云參者乃古人咨決心疑究明已事不可不由之徑也如安心徹罪洗鉢孟聞水聲之類耳蓋生死之心疑未決如墮網之欲出若沐浴而求解望見知識之容未待卸包脫履其胃中炭爰未安之事遽偷口而問之一言不契又復往叩而陀之或伴響響飲廢寢忘勞至若風雨寒暑之不移禍福安危之莫奪其所參之念不致洞明不已也是謂真參餘皆似之耳非參也何謂似如火爐頭禪林角領納一言半句相似語蘊于情識不自知覺久之遇緣達境忽然觸發是謂知解依通非參也或於方冊梵夾中以聰明之資博聞廣記即其所曉處和會祖機一一合頭乃穿鑿博量非參也或循規守矩不犯條章靜默安舒危坐終日乃緣境攝持非參也或搜尋難問記憶機錄堂上室中苦攻逆敵者乃狂妄時習非參也總而言之但覺中實無爲生死大事之正念或形影相弔於巖穴之下或肩駢踵接於廣衆之中各偏於所向而取著之非吾所謂參也矣客又曰近代尊宿教人起大疑情者古人一則無義味語斯可謂之參乎予曰傳燈諸祖各有契證初未聞有看話頭起疑情而悟者良由機緣泛出靈布橫生況是學者曾中爲生死之心苦不真切脚未跨門咸遭誑惑由是據師位者不得

已而將箇無義味話放在伊識田中教伊云心不行咬嚼不破孜孜兀兀頓在面前如錫山鐵壁不許其斯須志念日深月久情塵頓盡心境兩忘不覺不知以之悟入雖則不難善權方便亦與參之義幾近矣或學者不實以死生大事爲任別師與資俱成途報荆棘粗庭穢澤佛海豈云乎哉因性復酬酢遂引其說偶成擬寒山詩一百首非敢自厲蓋痛心於教外別傳之道將墜無何誠欲發初心之士耳或謂宗門有活句死句全提半提擒縱無偏與奪自在之理予何不發明之此何時而尚欲以實法綴繫於人耶予曰

世有能跨千里之步而終身不能自越其關者予不信也彼與奪自在之師皆由參之不一悟之無根蓄養深厚如千里駒輕肆其足便有追風逐日不可及之態而不自知也使彼師苟存其與奪自在之見于胸中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與魔外何別哉當知真寂體中尚無地可寄其與奪自在之跡則其可講而學耶得不重貽達者之所譏蓋識法者懼也道人其鑒諸

參禪一句子 衝口已成遲 擬欲弄篇目 翻然墮水泥 舉揚無半字 方便有多岐 曲爲同參者 吟成百首詩

參禪莫執坐 坐忘時易過 疊足取輕安 垂頭尋怠惰 若不任空沉 定應隨想做 心華無日開 徒使蒲團破 公案搭唇牙 參禪莫知解 解多成捏怪 說來無縫罅 經書塞皮袋 舉起盡合頭 漆桶還不快 撞著生死魔

參禪莫把玩 流光急如鑽 那肯涉思惟 豈復容稽顙 時刻不暫移 毫釐無間斷 撒手萬仞崖 乾坤無侶伴 世道隨時熟 參禪莫涉緣 緣重被緣牽 酬應力難專 人情逐日添 工夫情未替 輪回莫怨天 早不尋休歇 懶與道相反 終日尚偷安 參禪莫習懶 畏聞廊下魚 愁聽堂前板 長年事疎散 還佗開道眼 念動失方便 取捨任情遷 參禪莫動念 野馬追疾風 狂猿攀瀑電 愛憎隨境轉 癡心要成片 癡心要成片 癡心要成片

參禪莫毀犯 動輒成過患 作止誠可分 開遮豈容懸 內外絕安排 白佗俱了辦 突出摩尼珠 光明照天岸 舉世皆標格 曾不聞閑吐 參禪莫揀擇 何嘗分語默 一念離愛憎 三昧自明白 更擬問如何 當來有彌勒 參禪莫順已 動須合至理 工夫要徹頭 志願直到底 警爾情念生 紛然境緣起 白日擬偷鈴 難掩虛空耳 不擬起精勤 參禪宜自肯 胸中常鯁鯁 寸懷若冰冷 自然成勇猛 一念如火熱 寸懷若冰冷 冷熱兩俱忘 金不重爲鑄 參禪宜退步 勿踏行人路 橫擔一片板 倒拖三叉布 得失豈相干 是非都不顧 爲直走到家 萬象開門戶 參禪宜具眼 庸鄙休觀覽 千里辨雌黃 雙輪豈推挽 洞見佛祖心 燦破鬼神膽 搖搖照世光 不受眉毛圍

參禪宜朴實	朴實萬無失	纖毫若涉虛
大千俱受屈	話柄愈生疎	身心轉堅密
一氣直到頭	捏出秤銚汁	如登千仞高
參禪宜努力	真心血滴滴	無身未堪惜
似與萬人敵	有死不暇顧	
冷地忽擗頭	何曾離空寂	
參禪宜簡徑	只圖明自性	了了非聖凡
歷歷無欠剩	擬向即是魔	將離轉成病
脫略大丈夫	塵塵自相應	
參禪宜及早	遲疑墮荒草	際陰誠易遷
幻軀那可保	當處不承當	轉身向處討
寄語玄學人	莫待算筒倒	
參禪宜正大	切勿求奇怪	真機絕覆藏
至理無成壞	拽倒祖師閑	打破魔軍寨
赤手鎮家庭	塵塵俱出礙	
參禪宜史定	莫只成話柄	警爾墮因循
灼然非究竟	但欲了死生	何曾惜身命
一踏連底空	佛魔聽號令	
參禪宜捨割	命根要深拔	活計番掃除
生涯重潑撒	寸念空牢牢	萬古阿剌刺
放出一毫頭	光明吞六合	
參禪要明理	理是心王體	每與事交參
惟有智堪委	法界即其源	禪河以為底
後園枯樹椿	勿使重生耳	
參禪要直捷	一切無畏怯	用處絕疎親
舉起無分別	法性元等平	至理非曲折
過去七如來	與今同一轍	
參禪要到家	不必口吧吧	履踐無生熟
途程非通返	寸心常不動	跬步亦何差
踏斷荏鞋耳	門前日未斜	

參禪要脫略	何須苦斟酌	道理要便行
事物從教却	豈是學無情	自然都不著
更起一絲頭	法注且行脚	
參禪要精進	勿向死水浸	動若蹈輕冰
行如臨大陣	晝夜健不息	始終與無盡
捱到彌體乾	光明生末運	
參禪要高古	備盡嘗艱苦	身世等空華
利名如糞土	深追雪嶺蹤	遠接少林武
遺者合如斯	豈是誇能所	
參禪要識破	萬般皆自做	榮辱與安危
存亡并福禍	元是現行招	等因前業墮
如是了了知	世間無罪過	
參禪要本分	只守箇愚鈍	豈辭叙寒暄
何曾會談論	兀兀似枯椿	堆堆如米囤
一片好天真	常不離方寸	
參禪要孤硬	素不與物諱	白日面空壁
清塵堆古甌	遇境自忘懷	隨緣非苦行
昨夜煮虛空	燬破沙糖甌	
參禪要深信	豈應從淺近	直接跨懸崖
不辭挨白刃	橫披古佛衣	高佩魔王印
道源功德山	咸承慈母孕	
參禪為生死	豈是尋常事	從始至終
出此而沒彼	不啻萬劫來	曾無片時止
今日更遲疑	又且從頭起	
參禪為成道	丈夫宜自保	雪積星欲沉
驚山話將掃	疾捷便翻身	更莫打之違
轉步法途程	出門都是草	
參禪為超越	大地無途轍	寸心千丈坑
萬里一傳鐵	躍出咸音前	坐斷僧袂却
回首照菱花	鏡氣生眉睫	

參禪為絕學	擬心成大錯	既脫文字縛
還去空閑縛	拈却死蛇頭	打破靈龜殼
腰間無半錢	解跨揚州鶴	
參禪為究竟	直入金剛定	兩端空悟迷
一道融凡聖	澄潭浸夜月	木虛懸古鏡
備擬著眼者	即墮琉璃窠	
參禪為直指	未舉心先委	動足路千條
捏眸雲萬里	安心鑰難金	撒罪乳加水
棒喝疾如風	暖熱門庭耳	
參禪為己事	要明還扣己	得失莫回頭
是非休咎齒	不肯涉蹊徑	直欲探源底
流出自智襟	孤風絕倫比	
參禪為圓頓	豈分根利鈍	草木尚無偏
含靈皆有分	一法印森羅	三藏總言論
更擬克端由	道人今日困	
參禪為求悟	胃中絕思慮	但欲破徒圍
決不徇言路	寢食兩俱忘	身心全不顧
踐脚下眠牀	絆斷娘生袴	
參禪為明宗	道不貴依通	紫羅花猶在
熊羆髓不腐	心空千古合	見謝五家同
情識猶分別	門庭是幾重	
參禪無利鈍	且不責學問	妙悟在其疑
至功惟發憤	任說佗無緣	直言我有分
一踏桶底穿	糞壤吞泥沌	
參禪無古今	但勿外邊尋	席上沉孤影
應前惜寸陰	志密行亦密	功深悟亦深
打開無盡藏	撮土是黃金	
參禪無貴賤	各各不少欠	密護在真誠
精操惟正念	廊廟倦躋華	與實志鄙厭
悟來心眼空	昭然無二見	

參禪無骨特	惟言一無惑	對境消佛魔
當機派空色	問著有來由	舉起無蹤跡
曾不離平常	通身自明白	
參禪無巧妙	非覺亦非照	特底作光明
以何為孔竅	佛祖弄泥團	象龍噴草料
海底黑波斯	却解達人笑	
參禪無限量	古今稱絕唱	跳下破繩牀
拈起折拄杖	祖令要親行	佛亦難近傍
子細點檢來	盡是做模樣	
參禪無秘訣	只要生死切	心下每垂礙
眼中常滴血	盡意決不休	從頭打教徹
脫或未相應	輪回幾時歇	
參禪無僧俗	四大同機動	一念根本迷
萬死常相逐	推開生死門	打破塵勞諫
劈手下煙蘿	共唱還鄉曲	
參禪無愚智	家親自為菜	智者落妄知
愚人墮無記	撲破兩頭空	轉脚中道義
拈起一莖茶	覆却西來意	
參禪無靜鬧	盡被境緣單	聞見有兩般
混融無一客	水底月沉沉	樹頭風浩浩
更擬覓家鄉	路長何日到	
參禪非義學	豈容輕十度	拽斷葛藤根
解開名相縛	一句鐵淨命	千聖難穿鑿
嗟口忽咬開	虛空鳴瀑瀑	
參禪非漸小	至體絕邊表	難將有限心
來學無為道	一證一切證	一了一切了
遙觀免渡河	特地成煩惱	
參禪非可見	可見墮方便	鳥跡尚堪追
電光還有現	靈鑑寫羣形	體用成一片
礙刺兩雙看	浮雲遮日面	

參禪非可聞	敲唱設區分	石鼓鳴晴晝
披雲合雲	響寂動成羣	
未能忘口耳	誘引那長久	
參禪非勸誘	出生離佛口	一步跨向前
作略解如斯	疾步無窠臼	
參禪非術數	單提第一句	佛祖不能窺
鬼神爭敢覷	靜若須彌山	動如大火聚
遍界絕覆藏	當機無覓處	
參禪非息念	妙性圓親見	瞥起落浮塵
不續望倫漸	起滅有蹤由	渾命非背面
當處悟無生	塵塵離方便	
參禪非自許	至理通今古	覓處不從他
得來須契祖	句向合宮商	門門追步武
臺案若有差	惺惺成莽面	
參禪非杜撰	要了舊公案	擇法任曾應
為人若冰炭	道本絕親	理爭容混濫
一點更留情	自佗何了辦	
參禪非教外	亦不居教內	兩頭能混融
一道無向背	法法契真宗	處處成嘉會
少存分別心	直入魔軍隊	
參禪非所知	有知皆自欺	靈光雖洞獨
當體屬無為	獨掃棒頭眼	掃空繩上疑
更來存此跡	節外又生枝	
參禪絕能所	獨行無伴侶	既不徇涯岸
何曾立門戶	空棒鞭鐵牛	幻繩牽石虎
機關活卓卓	疑殺少林祖	
參禪絕聖凡	三界沒遮欄	赤淨遭佗或
悟迷還自瞞	倒卓青雲眼	橫趨赤肉團
欲名名不得	今古許誰看	

參禪絕階級	坦蕩又平直	擬動脚趾頭
直墜心意識	三界鼓狂花	萬里栽荆棘
舉似王老師	堪嗟又堪惜	
參禪絕露布	機前莫問措	喝退趙州無
趕出雲門額	縛住走盤珠	塞斷過天路
不假拈一塵	兩手都分付	
參禪絕有無	道人何所圖	空中書梵字
夢裏畫神符	不有何庸遣	非無易用除
話頭如不薦	徒費死工夫	
參禪絕真妄	語言難比况	幻名惟兩端
空花非一狀	智者欲掃除	愚人常近傍
舉措似勤渠	於法皆成誇	
參禪絕修證	生死那伽定	三有金剛圈
十虛大圓鏡	徧界淨法身	極目真如性
動步一毛頭	驢年會相應	
參禪絕照覺	道人休十度	擊碎明月珠
剪斷黃金索	拈過赤繩蛇	放出青霄鶴
去就不停撥	依前未離錯	
參禪絕影像	豈許做模樣	象龍徒蹴踏
佛祖設勞據	徧界見無蹤	當陽誰敢向
有人稱悟明	快來墮拄杖	
參禪最易為	只要盡今時	不作身前夢
那生節外枝	日移花上石	雲破月來池
萬法何曾異	勞生自著疑	
參禪最簡捷	當念忘生滅	聞見絕羅籠
語言盡超越	昨夜是愚癡	今朝成俊傑
好箇解脫門	惜無人猛烈	
參禪最成現	元不隔條線	滿眼如來光
通身菩薩面	圓聞聞不開	妙見見非見
墮此兩重關	入地獄如箭	

參禪最省力
師王影翻躡
回首望家鄉
參禪最廣大
豈窮三有界
時暫不相當
不用從佗覓
纖疑或未銷
鐵壁復鐵壁
一切俱無礙
既不涉離微
依前入皮袋
壯士臂屈伸
操心束辦的

參禪最明白
放出六門賊
勿使路人知
參禪最覺脫
表裏空豁豁
觸處不留情
大用無執則
遍造業因緣
恐佗生誘惑
不受人塗抹
喜時則兩與
怒來便雙奮
是名真解脫

參禪最安樂
靈機非造作
窮却墮輪回
參禪最枯淡
孜孜要成辦
此心直要明
不被情塵縛
一處證無為
由來自擔關
冥然忘毀讚
如飲木札羹
不怕虛空爛

參禪最寂寞
雙眸懸壁角
但得志堅牢
參禪不持戒
尚欲添性怪
坐待報緣消
寸懷空索索
疑團不自開
何愁天日薄
那更存知解
生死轉堅牢
且來償宿債

參禪不守己
便是栢樹子
禪到眼光沉
參禪不合度
師資密傳付
十番古傳燈
硬要說道理
但只鼓唇牙
莖臍無及矣
紛紛向言路
世道愈相攀
轉作咄基薄

參禪不辭意
曹洞列五位
及話到己躬
參禪不著物
沉埋是非窟
生鐵鑄齒牙
繞閣便深記
榜屢選圓通
一場無理會
立地要成佛
從占墮因循
一觀直見骨

參禪不顧身
雙眸絕六觀
誰共滄浪底
參禪不可緩
首尾惟一貫
變化不停機
直與死為隣
門前皆客路
重重洗法塵
自心須自判
根轉鐵圍山
把伊眼睛換

參禪不屈已
其風振屏几
一句絕承當
參禪不求勝
勝即魔軍令
惟佛無勝心
人天咸讚美
千聖共投眸
敲出少林髓
應為禪人病
勝非解脫場
所以稱殊勝

參禪不求名
參禪不解義
參到無可參
參禪第一義
六祖道不會
兒曹共指陳
參禪不為利
參禪只為禪
當知禪亦戲
全趣真俗諦
古月照林端
呼作西來意

參禪欲悟心
窮之似海深
圓湛含空色
參禪非戲論
地工是自欺
或未志聞見
繞閣便深記
榜屢選圓通
一場無理會
立地要成佛
從占墮因循
一觀直見骨

參禪有旨
靈山獨刺天
今古尋玄者
參禪緣底事
那知兩紫秋
退到龍幃下
旨悟亦無禪
認聲言直指
區區亦可憐
微縣更遊州
工夫增執縛
清燈照古愁

參禪何太急
追回小廝兒
縱有神僊訣
參禪誰作侶
刀輕篋臂亡
孰謂千年後
東去又西馳
空中施棒喝
難教出水泥
少室有神光
真風陵大法
英氣厲頭綱

參禪無樣子
元無微骨貧
不待重開眼
參禪作麼參
低頭入草庵
未解如斯旨
樣子在當人
宵襟懸古鏡
何曾隔一塵
切忌口喃喃
有言非向上
前三復後三

參禪不盡
牛尋碧水村
更覓禪參者
歸家問世尊
參盡若為論
兩深苔薛路
雲掩禪羅門
鶴放青松橋
雲掩禪羅門

參禪如天關
體露十虛沉
積學非佗得
古鏡却磨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參 參 大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四二頁中二五行第八字「時」，
〔徑作「而」〕。
- 一 五四三頁上二四行第三字「枯」，
〔徑作「枯」〕。
- 一 五四四頁上八行「主杖」，〔徑作「拄杖」〕。下同。
- 一 五四四頁上二二行「十度」，〔南〕
〔徑作「卜度」〕。下同。
- 一 五四四頁上末行首字「礙」，〔徑作
「擬」〕。
- 一 五四四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商」，
〔徑作「商」〕。
- 一 五四五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豈」，
〔徑作「起」〕。

東語西話上 余學門人北庭巨僧惠教 上進

余養病之暇客有以叩之者隨叩而應集
成巨編目之曰山房夜話竊為好事者取
去已而餘音未泯觸事與感發為言辯先

後凡二十餘篇題曰東語西話蓋無倫叙
也非敢聞之先達期與後學共焉

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
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臨鏡則見之心性固
不可知微悟則知之苟非微悟而欲知心性
之蘊奧是猶離鏡而欲見眉目也昔大梅常

和尚問馬祖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常公
聞是語當下如十日並照情雲識霧塵念廓
清直往大梅山一任非心非佛此其微悟之
操子也自爾即心是佛一語流布海宇豈惟
泰玄上士尸知之至若販夫嬸婦凡言論之
頃未有不言心便是佛者遠叩其以何為心

則茫然不知是處此類且置之勿論間有素
稱參學之士一歌一誦指其心體宛若觀眉
目於鏡中毫髮不應遠求其如常公之脫略
則天冠地履之不侔矣何以然哉蓋常公乃
微悟者也他人則情解者也情解之者語益
工而旨益昏言愈奇而理愈昧矣或曰照眉
目之鏡可得而求之悟心性之旨未聞其要
也對曰但信根于心則悟不難也或曰以信
未有無因而自悟者古者之信不待有所警
省亦不待有所勸發惟信根於心如飢者之
欲食念未嘗聞歌窮情竭感信不已一
旦觸發如父忘怨記此常公之於馬祖言下

豈偶然哉今人不之微悟任以即心是佛之
辭掛於唇吻與情妄分別浩浩無時性增其
多語耳於心佛何有契會之理也

學者未有不為生死事大者違叩其何為
生死倒是茫然無所加對或有謂以其不知
所以致問即從容告之曰爾既不知生死為

何等事今發心為生死得無妄乎夫生死事
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參學譬如辟穀之
人遺其耕獲雖勉從命令將不旋踵而退情
矣何則辟穀既忘飢餓而未忝亦何所用哉
猶學者既昧生死之端緒則參學亦奚以為
或者強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謂生死斯

實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死是生
以生死既生既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
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有譬如積寒
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
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
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

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
悟自心而欲受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
鼎之不沸理豈然哉了生死莫親於悟心悟
心莫先於立志忘寒暑發食空情妄此一
念子於動靜處如堅兵嚴城之不可犯閱古
人話之正志如是壁立萬仞則開悟可坐立
而待既悟已不但生死之空寂雖涅槃亦無
地可寄如其不爾奈何生死與迷妄交結速
從曠劫至未來際其流轉無絲髮之間謂生
死事大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蛇虎無意於害人嗚呼高岡平陸行人驚
相告而遠之蓋知其有害人之毒不容不望

影而避之也菩薩之視幻法亦然何謂幻法
乃實無而有者是也既曰實無必何所有譬
之太虛纖塵不立由病在眼亂華蓋然了幻
者自責眼中之病不了幻者惟嫌空裏之華
至若水底月鏡中像皆幻有也迷人執有必
欲遠離惟其所離長轉成有達人知幻不作

離想雖不離離自無所著故教中有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惟知幻之知不涉情妄乃超悟
之心全體是知也以其知之至當故不待離
而離矣然不作方便即能離所離之心甘方
便也良由洞悟自心照了諸幻惟其照了全
是遠離更不待別有所離而離矣猶望蛇虎

而避者蓋真知其有害人之毒自然念念遠
離豈待別作方便而後離也其不具此真正
悟知者於四大五蘊亦未嘗不言是幻須焉
對違順境警爾情生與諸幻塵同時起滅備
嘗眾苦厭足心生必欲速重增幻見或不
正悟其諸幻因緣安有可離之理哉惟識達
之者不起離幻之念但勤究己之功已躬一
明百千幻妄悟歸真寂其離之一言不勝其
贊矣

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則是說心
說性好教備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
此極言教化日薄人心日趨而下也何謂見
性行而已到者是也何謂說性不待行而似
到者是也譬如京都乃天下人物會聚之所
殊方異域街衢市聲皆能指其所向之才獨
未曾親到耳以其未到是謂說者也其說愈
多而其言愈枝矣有志者安肯依佗作解而
辨其空言以作掠虛之士乎必欲衷體躡痛

雖千萬里之遠忘其勤勞進退不已一旦親到則官室之華麗人物之繁阜百千富貴了然在目是謂親到而見者也既見矣運復珠方凡言京都之境任其指東為西壓良為賤縱談終日皆不能昧其所見之真是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者也其親到而見者與未到而說者相去知幾何哉原其所說亦有因求勝之心乃其說之因也蓋天資俊敏以多聞博記之風鼓動情察曾不期鳴而鳴鳴足以滋其勝勝足以潤其情死生結縛愈說而愈固矣親見之者雖終日不言其誠諦之音充塞宇宙故永嘉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壘壘其效若此豈欺人哉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

佛云病是衆生良藥此說可憑乎不可憑乎是何言也衆生積利迷妄內存我相外逐境緣恃其輕安情妄紛錯頓忘幻質之有老病死也一旦攝養乖方呻吟枕席所需不遂苦痛無時氣命將終返思平昔道無所得法無可恃茫茫三界沉墜無涯或得苟延等當藉銳利苦究道不捨重夜以酬出家本志以報佛祖深恩如是受者則知病苦真良藥也不爾受者返思病中境緣逆順滋潤愛憎欲相報酬不顧來業是無漸人非菩提眷屬也反致佛祖誠言而為過咎然病不止是受病者之良藥亦是不受病者之良藥也何則彼此身初四大形假緣彼病若斯我享不爾今幸病不至體時暫輕安八苦循環其能久恃乘此身形勇健精勤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

籀碑無明之案曰空涅槃之險奔騰生死之迅流此道既不假外求心佛豈果從他得如是觀者其良藥之效豈獨為病人設耶凡屬有情皆當於此取其神效況吾徒身依法席跡履禪叢動以死生大事為口實觀此病是良藥之明訓而復惛然不加顧者迷知其輪轉將無畔岸矣

客有謂俗人以巧術奪鄰寺之基業者寺僧百計不能復而求理於官志卒未伸勞苦萬狀或者曰子遊方之外者也心志形骸空物境以理自照豈可効彼俗人不能忘其取捨耶僧曰不然古有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誠苟非一朝僧則孰與保護千年常住乎或者曰我之所聞異於是夫不變之謂常不動之謂住此指法身真寂之體耳真不變也寂不動也真常寂住統攝大千無一物不披其體故古教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輩抗塵走俗動為情妄所遷宜乎不知子護身世外識達理源或不了常住為真寂豈能導物揚化而為佛弟子乎昔菩薩備六度運四心謹萬行親衆善乃保護常住之端岸也子為一朝僧欲保護常住亦善矣或棄此正念而任取捨之情與關涉之行恣血氣之勇健謀奪之計其迷亂真寂破壞常住莫甚於此矣子其不悛必欲徇狂情效流俗謂欲保千年常住是猶決其隄岸而禁水之不洩誠自欺耳子不觀乎世間飛樓湧殿諸莊嚴具尤塞大千使諸佛有所求而然難外道亦不為也聞菩薩行檀時施頭目髓腦悉無難色三輪等空一念無住人天奉獻尚無能受之心奉生

欲求安有所施之念真寂混其體常住顯其相保護之心盡於此矣又焉肯情於俗求理於官乎僧曰審知是在己則可或事在公詎容坐視而不救耶或者曰子徒知教之說而不知其所以救之也成等正覺第一義諦常住依之而建立也六度四心萬行盡吾常住由之而安隱也捨是而別資救理生心動念惟助業輪雖曰救之其實害之也原夫真實法身之常住與僧團資具委囊混融巨萬劫而不變不動莫止千年而已哉聞者領之

昭昭然蓋宇宙之充塞見見焉極色空之融混無相可觀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為靈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為龍潭所滅之燭靈體無虧而為東平打破之鏡照方不立而為昆耶無靈之燈長年燭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觀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吉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舍萬象洞貫十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辨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瑤樹枝撐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莽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假若非眾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真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摩露刀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其

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冰消，僧面而險絕無路，德懷我不德懷，爾不德懷我，却德懷爾，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槽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佗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廉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獨耀神光之要，盲心日勞而功日墜矣。可不慎哉。

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不可迷也。所報之業有二：曰善曰惡而已。善則報之以福，惡則報之以禍。福與禍雖不同，成屬報緣，同名業耳。業之定分如行路之過境也。三十里一橋，五十里一店，行至所期里數而橋店在焉，雖聖賢莫之能避。夫善惡之念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由迷妄之情自結縛耳。通於三出貫於多劫，因緣會遇，福也禍也，猶三十里之過橋，五十里之過店，絲髮不可易也。世人徒見仁者天暴者壽，逆者吉，義者凶，豈知其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惟恐不作，安有不報而受之者哉。聖人不怨天，不尤人，良有以也。昧者怨天尤人，實不知其出於己也。如或知之，福何善禍何惡，以志善故安肯妄生一念，孽報其福，以志惡故難免使之致詭計，以避禍寧死而不為也。况定分之業，誠不容其避就也。間有苟求而得之者，避而見之者，亦一定之業，當然豈容其苟也。既知不可苟，則馳求畏避之念不待遣而空矣。念雖既空，則所存之地亦空，而會道矣。佛祖聖賢安隱解脫之方，殆不過是也。以無所為而為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自勝也。理殊事勝，塵法界內無一塵不在吾

莊嚴之域矣。其迷妄之者，愛憎結其情，取捨紛其念，與諸苦因緣，涉人未來，備受艾毒，而終於不悟。定分之業一出於己，若良可謂也。土之厚則所植必豐，源之長則所流必竭，積之盛則其為用必充，因之圓則其感果必滿。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聖人積萬劫之功，儻塵沙之行，捨無量之身命，聚難思之法財，百福具周，萬德圓滿，出世間洞無遺欠。凡所設施，如春回萬谷，月印千江，不知其為而為，不約其至而至，蓋積因之圓，故感果如是之滿也。余嘗觀建伽藍立塔廟者，或四至不周，或形勢不足，乃多財以取之，方便以求之，巧計以謀之，至若勢力以臨之，皆非滿足善規之旨也。凡建立或不與滿足善規相應，非法利也，非功德也，非利佗之善行也，乃隨業而資，勝見菩薩行之所不取也。善薩脩滿足善規時，凡所建立，過不周不足等事，惟返觀本因，缺漏則勸精勤，苦以脩之，必待善規勝

行之滿足，彼將持以奉獻，惟恐不受，則禮波羅蜜致於他，滿足善規會於己也。或曰：建立之方，或末周足，謀以智術，臨以勢力，固不可也。以多財取之，於理何傷？對曰：道人建立，乃推己之餘，以利物也。所云利者，必使均均，吾滿足善規之地，而後已。眾生積貪，備受諸苦，多財則甚，彼之貪益，彼之苦較之，特以奉獻，惟恐不受者，相去不啻霄壤矣。東山演祖有萬般存此道之說，或者謂萬般即萬事也，亦萬法也。且世間事法未嘗不與出世之至道表裏混合也，而言存之得無贅乎？對曰：子何言之易也。彼言存者，政欲其混

合而無間也。以其非所存，則諸妄差別，依之而起。以日用言之，萬般者如著衣，是一般，與飯亦是一般，智者之於衣，惟見其通身是道，不見有絲縷為衣也；智者之於飯，惟知其滿口是道，不見有顆粒為飯也。以至種種皆為無一物不與道相混合也。其混合之旨，既明則存之之意，在乎中矣。昧者反是，其著衣時不惟不會道，而復於衣上隨情逐妄，作種種分別，依分別則生死結縛無端，而固執矣。然存之之理有二：焉有混合而為存者，有操守而為存者。惟悟達之者，雖曰混合，亦不知為混合，是真存者也。在學地者，以操守而為存

也。謂操守者，純以正念念所學之道，離凡聖絕情愛，孜孜焉不敢斯須忽忘也。如執至寶如蹈春冰，操之益堅，履之益慎，忽焉開悟，回觀能存所存之念，俱無定體，雖終日熾然，作用乃不擬存而存矣。古教謂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日者，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况其佗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明訓焉。言信者，順也，正順而不流溢之謂也。自而感者之謂業，佗而感者之謂緣，達者知一報之緣，既熟離之合之，俱不能關其欣戚也。昧斯旨者，愛之則苟合，惡之則苟離，苟合之心，偶遂則誇之不暇，苟離之心，不遂則嗟怨之無時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中有怒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者，乃不信前緣而自愛也，使知前

緣之當爾而止頓之則苦無際而投矣斯世相不可易之緣也道人究出世之旨固不當以報緣論然推之靡不繫乎緣也古有一聞千悟具大總持者此積世菩提道緣已熟誠芥相投久志愈記不待轉念而達之矣亦師資之緣熟聆其音望其容不待曲垂方便而領旨矣聞有終身學而不至者蓋風緣之未稔也緣之未稔必期以悟道孺子為壯士之役豈理也哉苟知緣之可信但操之力進之勤久遠不退一旦如壯士屈臂不假侖力豈非緣乎豈非緣乎

固其本而事外飾者未有不廢且敗也鄰有二子焉一人強壯舉千鈞不知重作終日不知勞一人瘁弱呻吟終夕偃卧窮年偶醫者察二人脉謂強壯者犯行厥脉人雖健而脉病死無日矣謂瘁弱者六脉平和人雖病而脉健其平復可立而待也不久果如醫者之言蓋身之安危本在脉也脉之存亡本在元氣也可不慎乎余觀教律律三宗棟宇之植田園之聚斲之吾身可謂強力也矣殊不知戒定慧三無漏學乃吾脉也苟不潛微密鍊堅守力行則吾脉病矣昔吾教遺三武之廢可謂病吾身也已而戒定慧之本脉應指而現生意充然未久則病去而身益強矣蓋本固之驗也嗟乎不思固其本者謂外護之力可恃又從而文飾之而不知脉與元氣斷衰無幾矣一旦禍出不測余於此不能無懼焉世有一夫耕百畝之田而求多人助之訪繙伴工以彼助我之耕固易使我報彼所助之

工甚難或畏後報之難勿求先助之易可也古人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天下之事使無易於前而不難於後者亦無難於前而不易於後者故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雖不顯言其難易而難易之理不待顯言而著矣昧斯理者惟知易之可求臨事無輕重之分惟欲直捷簡易苟得志於易則勝溢乎心喜盈乎面一旦去其所易遂其所難則不勝窘迫矣未有不陷於不義之地者惟識達之士不隨常情難則順受之易則逆處之能逆處其易則無苟得之容順受其難則

無窘迫之態吾天真不為喜怒得失之所亂則道在其中矣故老氏曰多易必多難而世人多尚其所易甘其所難或不有酬報之理則聖人之說皆妄作也思之思之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宦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詣漢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與所聞所見相應耳於此未嘗不自責也因叩之曰佛法廣大適入衰區雖佛祖不能正視爾何人輒以深淺議之哉乃曰心識之靈真境觀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寬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歷涉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兼發然尋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如是觀察速有求施思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吝惜慳愛之情交橫于前若為物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

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百千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吝之懷因暴者所省蓋其平日所聞所解者傷心也吝慳愛惜者其情也真情無相可見會裏於識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嘗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癢也思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遺哉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觀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古人此喻極言明於貴人昧於怨己之弊方與友論此而客有盛言時事嗟評蹙頰不能自己者因叩其所以乃言人心不古世道日薄在處三百五百聚徒其

陸堂致禮宛爾混融遺一事不計一語不偶則忿怒之氣甚於仇敵使為主者兢兢業業雖儼臨廣眾不翅踏春冰踐虎尾安方所謂解脫之理哉思古叢林上下相忘於無事之域不復見矣余曰子之言過也豈不聞古教有言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安有古今正像之分使我緣福不逮雖臨眾於數百載前古人亦今人也人情無順違其順逆在吾緣耳使吾緣福之或備雖天魔外道亦皆轉為衛護之人安得吾情之不委順哉所謂因緣會過時果報還自受蓋順亦報也逆亦報也皆自業所變豈它人所能致哉客唯而退

即一而三水波冰不離濕性惟三而一鑄盤劍摠是金身用有千差體無二致就體觀用則易會用歸體則難須知體在用邊用旋體際儻非妙悟一切志解皆不相應謂三者何真諸俗諺中道第一義諺也謂一者何當人

之自心是也言即一而三者謂此心能真能俗能中也言惟三而一者其真俗中皆自心之現量所變也荆溪謂真諦洪諸法俗諦立諸法中諦統諸法故古教謂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賢首有四句謂依真入俗是一句由俗會真是一句真俗不二入乎中道是一句即中而成真俗是一句天台謂其不自真對俗而真俗不自俗望真而俗中不自中謂真俗二諦一而非單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即相融而為中也若空是斷空則不能融色色是實色則不能混空以其斷而非空實而非色各立二邊宛然中道惟昧此心體者對

真則執斷入俗則迷常二見儼存則中道斯肯矣此說講學者未嘗不通其所通而非會者以意識依文解義非妙悟也以其不悟則能所之跡熾然解心愈多而迷情愈重矣謂悟者何乃親見此一心之至體也謂解者何乃熟究此三諦之虛跡也然悟而非解解而非悟皆與心通不可言議惟真象實究者宜深思之其學解縱使玄中又玄莫若神悟之為準也

情之所起者愛憎跡之所由者進退是四者乃流浪生死執縛三界之大本也亦超越世間遠契聖道疾證菩提之捷徑也自三流浪又云超越何謂哉蓋聖人言教之所詣有二二者何合道也結業也夫愛而合道者愛公務也愛衆人也故有愛憎常住如護眼目此愛公務也古教謂我於多生深求道果為救護一切衆生超越苦輪此愛衆人也此愛存乎心曾不期合道而道自合矣夫愛而結業

者愛自己也愛己之親厚眷屬也以愛己故則詬曲嫉妬攀緣馳逐狂妄顛倒紛然交作至若愛己之眷屬則護之惜之必使之尊榮勝達不復顧其是非可否也其愛若此則念念與生死業習糾結矣謂惜而合道者貴己者也亦貴己之親屬不臻乎正行者也以其

貴己也苟有急情偷安之弊則潛鞭密錄痛思深省改華觀悔之不暇矣必別求道果而道自合矣或捨貴己之正念則指檢他人之過至使怨忿積懷暴慢盈面謂之結業豈待言哉愛憎之道既爾進退之理亦然何則儻典有進思慮退思補過之訓吾佛之遺豈

不然乎謂進者亦有二焉為己也為人也夫為己而進者乃進學也精勤勇猛決定堅密朝不足繼之以暮夕不足繼之以旦念念如數頭然不使須臾志念是違之在己也為人而進者乃掌公務秉化權也孜孜勤苦廢棄食志寒暑凡有一毫利於人者必行之不敢

以己之得失而怠慢此進之所以合道也亦名勝進或不爾者妄起一點名稱利養之心雖薰面跣足奔趨馳走之不暇靡慮無窮業累愈進而愈結矣謂退者亦有二焉尚晦隱而守道念者尚關敬而傲世相者二俱曰退論其退之之實則霄壤不侔矣若為人之力

有所不逮應世之才有所不用退藏於密深蓄厚養或己事未了不敢妄涉世務棲遲巖谷形影相弔身世兩忘此退之所以合道也或懶於應酬不受物檢恃其給養無缺世相無求飽食煖衣任情肆識自言絕俗高卧游談反譏為衆之勸奉公之冗惰四體而不知

慚背牽思而不知報豈退守者宜如此耶一

旦報緣忽盡業何可逃淪墮死生噬臍無及其愛憎進退之理曉如黑白不之合道則之結業由一念之反覆而升沉果報若此如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更非他物此說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本色道流當秉業縛未深道離未遠精勤勇猛暫轉一機早求脫略否則白日青天動遺業縛可不懼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俊十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四七頁中二五行「生死」，徑作「死生」。
- 一 五四八頁中二三行第一六字「謀」，南、徑作「謀」。
- 一 五四九頁中二五行第一四字「特」，徑作「持」。
- 一 五四九頁下四行第三字「有」，徑作「其」。
- 一 五五一頁中二一行第一二字「暇」，徑作「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各學門人此處巨借卷末

東語西話下 上進

昌黎韓公唐之大儒也以不知佛氏之教有補於治道發為詞章而詆訶之遠過大顯回心降之其譏毀之聲尚斑斑見於簡牘柳子

厚與之同時亦以文為於世作諸祖碑碣發揮佛氏之學雖非登至初未嘗效韓之詆毀也宋歐陽氏出文章宗韓作本論以拒佛謂攻之愈堅獲之愈熾而不知有不可攻不可撰之大本於其間徒誦諸多言又何加損於吾佛也明教和尚著書非韓非非韓也乃論

歐也後儒相倣效詆佛者頗眾吾教之士性謂彼嫉佛余謂彼非嫉佛也實不知佛也使彼知之則將外護之不暇雖強使其詆毀寧無愧於中乎復以因緣果報言之亦可以收詩也如佛羅遺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動念者乃知其有宿覺也當其欲路相逢返觀報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金之可動哉彼韓歐之怒排力詆又安知其非提婆達多之餘蘊未消者乎但堅持正念持彼之餘蘊消盡則逆耳之聲將不求息而自息矣永嘉謂從佗謗任佗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末嘉之說雖盡善惟從佗任佗似亦未能當念融之也重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辨謂掌事斯語矣且無辨與從佗任佗之語然亦俱未盡理也故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我者則從佗任佗以至無辨覺且刺矣嗟乎近代之持公論者不鑑其本惟見彼斥我為異端我則非彼為外道與閻巷倚門

而相罵者無異及何以表無生意慧之力因緣果報之理哉昔有國王放五百群象害佛佛堅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師子時一弟子白佛云掌關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師子之威樂醉象之難宜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

何有心於象象哉我積劫以來併慈忍三昧今堅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熱故師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難息謗之第一義也語言云手哉機智云乎哉又世有所謂見德人之客使人意消心醉德人豈亦使之然乎斯亦象難之漸也或不爾者皆自召也苟欲以語言息之適滋之耳何益哉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隨緣起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天下叢林讚佛多用之此偈出華嚴經第六卷時佛白毫相光中示現一切法勝昔菩薩所說乃一部華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擬向甚處躡坐普現一切眾生前眼裏耳裏著佗不得隨緣赴感靡不周空合空水投水而恒處此菩提座將謂別有長處與麼註解未越常情或不知歸別露消息佛身充滿於法界邊日江山麗普現一切眾生前春風花草香隨緣赴感靡不周泥融飛燕子而恒處此菩提座沙暖睡鴛鴦一切法勝音掬水在手少陵杜工部弄花香滿衣雖然珠轉玉回要且天懸地隔還要識佛身麼瓊瑤殿裏白玉毫齊華臺上黃金相且括過一邊以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眼

裏金塵且說交涉更說箇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隨語生解萬里崖州若曰充滿於法界底佛身眼不可窺心不可測曾不可知識不底解惟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却較些子事奈無人悟得以其不悟縱有玄談皆成敗莊更有傍不甘者廣引相似語言謂佛身也太

虛含萬象不可以色見而色無不周不可以空求而空無不備迎之非前隨之非後低聲低聲此等說語屬婦乳兒皆能言之若曰佛身不亦遠矣然普現眾生前隨緣感靡不周且置之勿論又指何物為菩提座耶或謂佛身充滿此座亦充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若曰菩提座上別有佛身則不可得為恒處也然既充滿且無常生死有漏世間又向甚處安著或者引永嘉謂菩提座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既覺矣謂佛身謂菩提座亦無地可寄又何言說而非寐語哉學者未能真誠夢覺難曰讚佛乃誇佛耳宜審諸宜審諸查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當體如千日並照了無纖毫障蔽無端為一點無明當面覆却以故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以至山高水深查明夜暗風動塵起雲騰鳥飛與夫披剝萬象剖拚精明欲覓所謂法身則空然無有也由是引起分別堅執妄情喚空作色不得指明為暗不得視觀作疎不得轉情為愛不得要識無明面目廣只這箇轉不得底不欠一毫忽有箇強主張者道我但見空不作空見色不作色惟以一清淨法身觀之是亦是矣奈何謂空

謂色之見卒未能忘又作清淨法身之能觀所觀初未嘗須知只箇未忘未泯底欲是根本無明直下統淨下乾洗滌未淨若欲頭頭上明物物上顯誠不啻隔靴抓癢也如圓覺謂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與麼說來無明豈有

實體定性可得乃全體是清淨法身也雖然如經中謂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還與麼醒也未須知醒有二義最初省色空等法皆自心現量乃淨法界身之影像也如是而醒能斷枝葉無明最後見聞情盡能所澈清不見一法是法身不見一法非法身是非俱滅念

念皆如到此方斷無明之根本也然枝葉根本二種無明必欲頓斷其黑漆桶或不連底洞脫三回五回豈容心思言議而可得哉昔東坡居士題廬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後有禪者謂東坡每句多却二字何不

直言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又有謂溪聲不用舌山色不用身等語是忍俊不禁將謂超出局量殊不知他措大背後又手當時老坡只識得箇溪聲山色又安知羅聲馬聲鴉鳴鶴噪至于愁歎聲痛哭聲乃至地獄切劍戈戟宰割鞭打種種惡毒呻吟號叫聲

皆廣長舌豈但山色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極法界內外所有體象殊形異狀妍醜怪奇青黃短長至若冰河炭酸腥臊穢濁臭夫不可眼視之種種惡色皆清淨身也豈惟身之與舌但鼻所入者皆佛香口所噴者皆法味至六八十二處法性濕藏間不容髮是謂一相

平等真淨無漏圓滿具足三昧門從上佛相據此三昧攪河為酪變地為金出沒卷舒無邊妙用一一皆從此三昧門流出法華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即今天覆地擎日上月下晝明夜暗燦立海橫更無一毫髮不在此三昧門中影現直饒如此明白舉似又安

知仍舊坐在溪聲山色中顛跳何曾出得斗也記得得上座講涅槃備說法身不大不小非方非圓無住相無不住相圓兼十虛混融三際時有一禪者在座掩鼻而退上座乃致問云我說法身不曾遺文失義見失何也禪者曰上座盡其所學只說得法身影像若曰

真法身大固遠在上座要與法身相應請拈通議學癡心靜坐乎一依所教忽聞角聲劃然開悟備道老坡曾與麼悟也未此道離言說絕知解或不深窈窕究以期悟明脫略見聞超出情量委為溪聲山色引入荒草而不

知有悟入之理者滔滔皆是可不慎諸少林直指不立文字六祖謂說箇直指早已迂曲了也更有甚者語頭起疑情做工夫將心待悟無乃取謗先德屈辱古人者乎不然六祖方三傳而出百丈世稱大智禪師建禪林清規遠依律立為禮法後置唐堂遺林俾三百五百眾凜凜危坐枯禱其形死灰

其心目之曰坐然直指尚曰迂曲此迂曲中之又迂曲者也而已自侍者暮朝各暮請親薰熟矣閉關見聞伴掌藏鑰涉獵名相與夫博究儒書通內外等學使之分座說法然後待時出為人師上則付衣表信下則辦香樂事斯又不勝其迂曲矣至若派為五宗不

相混蓋其授受之際細密委曲異說殊途莫之紀極豈直指之道果有是理哉蓋前入非不知不立文字之直指也以去聖時遠人心日趨而下觀其體道之念不密徇境之識日遷乃不得已而救之如百丈未建叢林時人皆草衣垢面棲遑於空山大澤中極情向道

至百丈時早有老病畏怯由是建叢林以慰安其老病而輔相道也便前輩或不曲徇時宜巧施方便則直指二字亦滅絕無聞矣近代持公論者惟責人不直指而之迂曲是不鑑其迂曲乃伸直指之異方便也且責之固是而亦不返鑑其責人之心全體望在迂曲

中矣何則如少林東單傳直指之道照坐九年未聞其有責人不信直指之辭達今千餘載而直指之道炳如日月亦不因從上之迂曲少蔽其毫髮蓋心真而理自顯禪如少林負直指之要有傳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且屏絕外緣而不涉

禁伏內心而不動斯豈直指之旨乎乃欲其久之而悟入吾直指之域也今看話頭做工夫蓋亦使其情消識謝功用兩忘徑造吾直指之域復何疑哉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他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劫而不消難絲髮之

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道人當念念觀察自心無形象可得無影跡可求昭昭太古之先歷歷極未來際故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客佗物所以前輩目之曰金剛寶劍標之為清淨太虛謂則無物不推謂虛則無方不

稱大光明觀體無依佛祖證之頓空異見
 衆生不了妄逐情塵由是三界起焉萬法
 爲生滅去來之相紛焉禍福酬報之理昭焉
 而不可逃也以不達自心現量則其趨福避
 禍之念汲汲不休捨憎取愛之情密密無間
 且妄見益深而積業益熾矣夫人磨於世網
 者固未可責其已嘗裂開世網殊形異服之
 士尚馳逐而不知息者誠可責也楞嚴謂在
 心未歇歇即菩提乃貴之於名教也少林謂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又古德謂不學佛法惟
 務休心乃貴之於祖語也如四心六度萬行
 善善及道品等蓋不忍其坐致淪溺以輕易
 重以優劣劣皆善巧方便而貴之也直以心
 體言之惟歇休二字早是金塵入眼又何優
 劣輕重之復論哉故聖人不奈衆生之不信
 自心現量猶化城而之實所也謂自心者何
 乃佛祖共證本來具足圓滿菩提之至體也
 謂現量者何乃衆生隨識所變執而不可化
 之見妄也或問何以道之對曰不可道也苟
 欲道之則與道之之跡俱成現量故古有靈
 龜曳尾之喻惟信心堅密究衆不已廓爾開
 悟即其自心現量不問一塵轉焉自覺聖智
 猶迷時認金爲銅悟時則知是金非銅也悟
 銅元金乃自覺聖智也迷金執銅乃自心現
 量也楞伽一經之要義少林特以印直指之
 心捨現量而禍福禍福之跡俱不可得而客
 也學者宜思之
 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
 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
 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爲情也

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情愛
 謂異則異其情愛所趨之見差別萬殊不可
 得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爲是則所向
 皆東一人執西爲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爲
 是者每以西爲非而不知執西爲是者反觀
 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
 吾東爲非其連東之步益遠自以爲益是彼
 以爲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期
 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
 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起而救之垂言
 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奈
 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
 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
 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心一心即萬法
 所以彰萬法爲教標一心爲禪名常異而體
 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
 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
 以印文字離文字之執未化而教與禪宛如
 冰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
 雖聖人亦不能不歛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
 理之學尚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實味教
 理之人志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我飢人
 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他非我是自然
 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
 訓昭若日星未即驗其語者盡情執未化不
 能不見是非也要而言之執無趨於忘情
 忘情莫先於悟性性既悟矣則情不待忘而
 忘情志則非之執若香露當赫日安有不
 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鏡塘父母

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難階級惟以歌
 頌佛事爲見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
 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母而輟學登員出家志
 以世相日拘百計莫脫至廿四丙戌歲之世
 相不待作意而剋然自解寔至廿四丙戌歲
 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
 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
 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授以資
 具從山海翁登山難涉已丑充堂司庾實欲
 潛去密爲松公所知助腹田三畝復令參堂
 未幾明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羅公花田莊
 不受俸馳書歸聖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
 惟奔走施門元自己未先師卧疾不起奉葬
 畢即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
 酉春挾袂舒之天柱山秋之廬阜冬還建康
 匪影草庵者十閱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
 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兵門庚子辛丑咸居
 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避走南徐癸卯送布
 納歸大覺甲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
 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
 返己酉買舟儀真身繫纜於雲城庚戌歸天
 目居山舟辛亥復爲船居住汴水皇慶壬子
 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
 關沙夏遶定更住大覺就寓環山菴延祐甲
 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
 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潯丁巳居丹陽大同菴
 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壬戌六
 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于中佳山自丙戌至
 壬戌整三十七白而幻跡方將連引爲避緣
 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陀陀行以

冒服田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
參究缺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所編蓋報緣
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絕俗使坐
齊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
四十九之非余六十返恩往事大率情家
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淨光幻影變在須臾故
書此以自警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五四頁上二四行首字「切」，**南**、**徑**作「刀」。

一 五五五頁下一二行第八字「日」，**南**、**徑**作「田」。

東語西話續集上

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收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心也且歲不知有春夏秋冬而四序成其歲心不知有頓漸偏圓而四教彰其心如是則知即別而同即同而別也即別而同四不離一即同而別一不離四惟同則不能徹其化跡惟別則不能會其本源於是同別之旨不容不兩立本跡之門不容不雙收也

每聞議者謂一代時教彰如泰之本懷誓無不盡彼云教外別傳者豈教外果別有未盡之法焉傳耶儻別有所傳則名外道或別無所傳則妄誕之跡不容掩也余嘗以兩說證之茲復謂議者曰聖人初生下時手指兩儀足行七步何教義所攝耶此乃別傳之最初顯示也豈待未後拈一花以示意謂之別傳者乎中間四十九年隨機演教於正直會方便處皆是別傳之旨又豈止乎最初未後而已哉所云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所謂形言之秘密三昧也非理外別有理也亦非一向無事而故作是言也何則自始洎終惟示一心也依一心所演惟一法也安有所謂別哉當知靈知心體離言說相離見聞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乃至離一切諸相離見聞相言說相非言說不能立其教離見聞相非見聞不能傳其教離思惟相非思惟

不能達其教雖曰離文字相非文字不能宗其教故知言說文字等乃教也離言說文字等乃教外別傳也所云教者宜明此心也所云教外別傳者即超出言象而妙契此心者也使言說文字外別無旨趣則經中不應言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宜又云此法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或謂言說文字等果不可契如來之心耶曰不然豈不開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局皆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苟不洞徹如來之本心則滯有文字非教也執無文字非禪也動為情縛於有無之間則

教禪俱不取也然教外別傳者目之為禪此禪即一心之異名非人天二乘所習八定四禪之禪必待枯形死心殫情絕識之謂也蓋此禪之體如金剛王寶劍自非上根利器生知風骨之士領於機先薦於言外欲向見聞思惟等擬涉毫芒則刻舟求劍遠自少林

相傳迄今如印印空雖文彩不露而至理獨存信別傳之說良有旨焉通而言之禪即離文字之教教即有文字之禪見一毫同相了不可得據何別之有耶其所別者乃化跡之設不伴爾譬如堅冰烈日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藥不專治病無必死其用舍安危之要在醫者之得失耳苟得其要以寒破寒以熱攻熱俱無質實虛虛之謬不得其要而或誤投毒藥雖病未危而藥危之矣世無靈藥使萬金神藥亦能殺人其利害有如此者佛稱三界大醫王純以無上神藥治法身之病其對證

投機之頓順用逆施迎刃而解世云神聖工巧殆不可同日語也余因閉關覺經文殊首以本起因地為問乃答以乘斷無明方成佛道普賢以幻術幻為問乃答以乘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速

離幻亦復遠離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普眼以循行漸次為問乃答以先依者摩佉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象坐靜室榻觀四大及與根塵虛妄和合然後身心根塵與幻俱滅便能顯發無方清淨彌勒以備佛者提幾種差別為問答以欲脫生死免諸輪回先斷貪欲及

除愛渴清淨慈以凡聖所證所得云何差別為問答以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至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感德自在以方便漸次為問答以當備三種淨觀謂寂靜奢摩佉如幻三摩鉢提寂滅禪那等辨音以圓覺門有幾箇音為

問答以二十五種清淨妙輪即前三觀交互單接云云淨諸業障以本性清淨因何染污為問乃答以不了四相不成聖果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圓覺以云何安住偈此圓覺清淨境界為問答以建立三期求哀懺悔復以三種淨觀

隨學一事已上皆大悲願王普告諸菩薩及末世眾生淨治覺體之善見妙藥也如何獨答普賢所問一章之中指出四病謂作止任滅則前所謂善見神藥者俱不能逃此四病所攝何則自速離諸幻與堅持禁戒建立三期等豈非作耶自先斷貪欲及除愛渴與冥

坐靜室備香摩訶等宜非止耶自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及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等宜非任耶自求斷無明及四大六根虛妄和合與幻俱滅等豈非滅耶原夫法身流轉五道而為眾生者由內熏三毒外迷四倒轉入無邊生死海中如來不指三毒四倒為病而反指作

止任滅為病者何耶且作止任滅固不足以誦圓覺之闡域亦必取證聖道之漸望三毒四倒何翅天淵之間哉對此不能無疑於聖人之言乃為之解曰豈不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正當入時上同諸佛下與眾生及十法界中有無情等同時

俱入自昔至今不起于座就中無主無伴離聖離凡身心混融性相平等良由十二大士未忘境智賢與問端是非鋒起故如來據大圓覺縱其所問廣說證備即作止任滅俱指為藥至普覺章將收玄唱斥作止任滅均名是病即病一言取舍俱章苟知縱而不知奪

混圓覺於問答之場或知奪而不知縱墮圓覺於混融之地當知縱亦藥也奪亦藥也即其縱之之藥治三毒四倒之正病以其奪之之藥治作止任滅之助病豈不聞世之瘡色身之病者乎凡初感正病之頃則指方以對治及執其所授之藥而過之由是不病於元

感之正病而病於藥之所助則卒無如之何也惟藥致病非庸醫所知故知作止任滅之藥病非如來洞鑑其源則孰能指也當知覺有二義有覺妄之覺有覺明之覺覺妄之覺能對治一切垢染及世出世間種種見聞歷習者是也靈明之覺亦名本覺亦名圓覺體

離凡聖跡絕自他雙泯色空兩忘能所窮今且古湛寂不搖塵間一座觀體圓淨雖善提提提真如般若若到此俱名是病又何作止任滅之不病哉

善致福惡致禍正合道邪干業此理昭然如黑白之不可混真如淨境界中初無善惡邪正皆一念瞥生起失於照了而不得有也以其有故則三界煩惱念起滅無時暫息成住壞空循環不斷是故聖人與慈運悲垂教化立使其捨惡以從善志善以合道捨邪以歸正志正以會心不越念而三界空不動塵而煩惱盡復歸本際洞徹根源教化之權

亦從而泯矣捨惡則斷恩愛迷利名脫塵勞盡貪欲捨邪則齊物我絕是非空見聞泯能所從善則守戒律精禪那趣空寂向菩提歸正則徹法源洞真諦契佛心合聖道至於邪正善惡會歸一念則一切時中觀根設教普利羣機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隨東生願報佛

祖恩乎眼通身一機不露熾然作用一物不為撒手去來了無拘束是謂一代聖化之本旨也維摩宗異教各立門風皆莫能外乎此自先佛建立祖祖相承大小伽藍分布海內凡主一方者苟或善惡倒置則禍福之機隨念響應內關己德外涉化風不容不審也惟

是識焉易奔情猿莫制故聖賢制禮立法於一念未起之前乃深欲防其微而杜其漸使微不知防則著將安放漸不知杜則頓起難收譬之水火防其微漸之初則不致於崩山燬原也故吾佛乘萬乘之權而愛護辱於匹夫之手捨海宇之富而丐衣食於域內之民

忘宮室之華而妻形質於草木之下派道德之貴而墜辛苦於塗炭之中觀其所由莫不痛以無邊眾生各各具此深遠廣大欲根於情識卒莫能制乃化現斯事實防微杜漸之大旨也教化之通塞初無定體出入乎道德利欲之間使存道德則教化不期通而通存利欲則教化不期塞而塞矣當知道德自佛祖盛化之後人物表替從著而至微利欲自時移事變之頃貪妄日興從微而至著道

德利欲譬之明暗不同時水火不同器今端居佛祖之域苟不知防微杜漸固已危矣矧乎相勝以欲相誇以利莫憚其非視之為當然者則火已措于積薪之下矣境風日扇禍災倏起反不以為憂而欲坐待教化自通者是猶吹網欲滿多見其不知量也悲夫

世所謂語言者動乎其心而達乎其口即情想之昭著未有無其義者也故其情愛且喜則其言也和而溫情且嫉則其言也峻而訐

逆且怒則其言也迫而怨願且怒則其言也肆而達誇且美則其言也婉而文俗且鄙則其言也拙而拙皆言語之容也欲審其義先觀其容既達其容則知其情既知其情則有以論其義矣所謂義者乃情想之所適意識之所主而言以宣之也蓋語言皆機寫情識

所緣之義曲盡其巧者情想不到意路不行雖大張其吻於終日將無一詞可措矣豈特人言為然哉至於鴉鳴鶴噪犬吠獅啼凡若有情一動其聲必有所主之義但人莫之曉耳安有語言音聲而無其義者乎惟吾佛祖之道則異於是自手指兩儀足周七步至於

一花速拈時百萬衆皆神通智慧之聖賢盡其所思之量俱莫測其邊溪惟欲光微笑而已自祖道之東而兩宗五派星分密布迤入裏區遠扣其言則須彌山是甚摩東海鯉魚打一棒新婦騎驢阿家牽與我將禪板來飯袋子江西湖南去等語語誠不絕如長江大河莫之所止味之則如木札羹鐵丁飯親之則如吹毛劔大火聚日之則如閃電光擊石火耳之則如塗毒鼓旱地雷入之則如荆棘林透之則如生鐵壁既不可以語默會尤不可以智識通及與天地鬼神成莫能測所以日之爲無義語也夫無義者超乎喜怒哀樂之外脫乎情識意想之表又豈容以經書文字聖凡名相而和會哉嗟學者之未諳紛紛亂鳴擅自穿鑿謂此語是放開是把定是傍敲是暗打是探住是肯諾又謂此語是向上向下是全提半提是實家主家是死句活句是商量平展又謂此語是最初末後是截鑿

透關是殺人刀活人劔又有甚者牽引經教謂此語是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是有言顯無言無言顯有言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是感音那畔空劫已前不問一塵全歸自己等真端殊說莫可具陳不知一涉意根俱成有義矣使佛祖之道果止於是則將何以斷作生死情妄之根乎誠所謂聚螢火以煩瑣彌持蠶量而測滄海也或謂禪家之無義語我知之矣佛祖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安可復有語耶其應機接物之際高揮大棒答問汪洋雖語言如塵沙其如不落那邊者皆歸第一義所以開口不在舌頭上又何向上向下

之云乎謂無義語得非是歟余曰無乃五十步笑百步也子雖不墮向上向下之異說且第一義得非義乎或曰聞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必因有語而然使佛祖之語果無義趣則何以致然也余曰斯言差近矣子當致此疑於懷抱父之自悟方知無義語不爾密矣苟或不爾則徒增戲論何益於理哉

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應禪者心也機者心之所應也自鶯嶺拈花少林立雪之後此心一傳響應千古曰禪曰機無一時不與天地萬象互相酬酢政不待別有所扣而然也況自有宗門以來其所謂木上座金剛團暗號子破沙盆青州衫娘生袴三脚驢驚草蛇無米飯不濕羹至若五君臣四賓主三玄九帶十智重關放下著自做得是什麼莫管他等語四方八面蓬蓬雷震浩浩湯湯前後出與莫之紀極語其疾則響鐵猶遲語其利則吹毛亦鈍鳩酒不可方其毒大羹莫能比其淳麗鋪錦上之花精食水中之乳微臨廣衆高踞大林風動鬼神聲喧宇宙凡咳唾掉臂怒罵戲笑揔而目之曰禪機者良有以也世與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與禪機以抄佛矣不動者非有所止而使之不動蓋體本湛寂如太虛空乃天理之不動也感通者非有一意意謂於其間必待有所感而通者當其感通之際若洪鐘斯扣空谷傳聲無爲也無作也天理本然之勢也喻乎淨鏡之鑑萬形明珠之現五色禪也者鏡也珠也機也者鑑也現也其萬形之妍醜五色之淺深雖昭昭不能自隱而鏡與珠曾何有所爲也

乃至淨至明之效耳能契此者則謂之禪機外此則非余所知也或問據所言人莫不有心則有情界內窮古且今資生產業治世語言浩如塵沙原其所因靡不由心而著初未聞有禪機之說惟少林門下業咨案者獨擅其名何也對曰心有二焉曰真曰妄真者即

靈知之至體此非妙悟不可得而逆測也妄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無稱之爲心不知真之與妄實實壞之不俾彼資生業等者乃妄情也非真心也夫真心者惟佛與祖薰鍊止因智徹神悟堂堂於聲色是非中妙符而密契者也全超脩證廉法功勳不墜見聞豈存地位所謂達大道兮出度超然名之曰祖也又豈可與依情附識膠纏世網者同日語哉或未達其真則脩行亦善矣若使有作思惟而吹虛逐塊於祖庭之下者反不若實生產業有治身之益也彼不惟無益將坐致誇法之怨豈禪機之果累於人乎蓋不善擇其真者也道人宜審諸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語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蓋謂著衣喫飯動靜語默一一天真離此天真之外擬涉念慮早是不平常了也古人道箇平常心是道兩手分付只責一切平常佛法世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引張拙秀才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是平常心處居士謂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語是平常心三祖謂至道無難惟難揀擇是平常心馬大師謂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是平常心又古德謂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若平常

心但是古人凡說到日用本來具足不離見聞覺知處皆配之為平常心若然則總不出簡意識博量蓋南泉實不於此處墮坐而從上古人亦不向這裏探跟但是不曾親向趙州未問南泉未答以前薦得擬生寸念倘其語點引起意解徹底不平常了也更若廣引

古人垂手利生方便接引處一言半句以之取證轉見崖州萬里或謂即今對物過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謂雖舉念動情而不住諸相是平常心或謂有無不隔聞見混融是平常心或謂寒則添衣熱則搖扇是平常心或謂擊與大用舉必全真細語麁言皆第一

義是平常心或謂古人痛痒執鳴擊又棍徒機無停滯道出常情是平常心乃至種種作為種種思想種種湊泊要與箇平常心相似無異掩耳偷鈴自取欺誑但是玄言聖量妙理真詮總不與平常心相應況是迷窳貪妄顛倒情識而能透契平常心者乎當知平常

心不屬知不屬解乃至不屬一切和會領略擬涉知涉解則安有平常之理乎昔雪山夜觀明星是悟此平常心迦葉破顏笑二祖禮拜是明此平常心至若太原開窟靈雲見桃凡一機一境有契有證者莫不皆契此平常心今日要與此箇平常心親體無間須是

親如佗佛祖管地一回則信手拈來無一毛頭不與平常心相應雖迦文放眉間照萬八千土之光出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之廣長舌相與夫納須彌山於芥子建寶王刹於毛端甚而至於撲身火聚關步刀山亦未有一事不與平常心相應者但迷人不知而自見等

差於等差中更莫有不自此平常心顯現乃知無邊衆生雖重迷障障於無盡苦趣動經塵劫未得棄離亦未嘗有絲毫不出此平常心者也持自昧而不覺耳南泉又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這一絲索將謂盡力扶持殊不知破蕩不勝其夥矣

爭似末嘉道箇絕學無為閑道人除妄想不求真與此平常心差近且孰為絕學孰為無為殆不容舌也

遠客過門指余色身以四法界為問謂此身於四法界曰何法界所攝余從容告之曰四種法界顯一心之體用也幻者罕習經教輒以已意陳之且以手中主丈言之俾相視之喚作主丈名事法界離相惟性不喚作主丈名理法界性相不二正喚作主丈時却不是主丈於不是主丈處不妨全體是主丈是名理事無礙法界以一主丈入一切法任法立名了無定體以一切法入吾主丈同名主丈

亦無定體名事事無礙法界如帝網珠以吾一珠入一切珠而體未嘗分以一切珠入吾一珠而體未嘗合相收相攝而無虧互奪互融而不聞如求嘉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昔現一切法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法界之名廣說萬殊略說惟四其實

亦未嘗四也惟願悟自心之士見處圓融於法界相不執一而言一切不離一切而守一法界爾如然非神通所致也嗟味者妄執色身為我起種種貪欲為事所障囚縛三界無解脫期聲聞觀色無我惟滯一空遠趨世間獨求解脫為理所障被佛所訶惟苦塵垂

了色即空悟空即色色空不二住于中道理事相舍獨脫無礙猶存見執高滯法塵猶如來事事無礙之境如鏡照鏡以空空空類一摩尼具含衆色收則俱收現則齊現不容違作豈涉安排是謂無功用法門其法界相攝萬歸四會四歸一於無功用中一亦不可存

矣余身於四法界理體如是上報利器為在機先中下之流徒勞行思客唯而退

本末處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鑊之上上衆生心處處能緣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火因不可泊余不知般若何物而獨不能緣耶彼般若果不可緣則衆生成佛之理無有是

處或謂不然衆生為妄所墮墮落生死流法世間識想交馳善惡分別皆徧計成就縱有知覺亦成戲論遠經多劫近及今生從迷入迷曾未休息夫般若者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識相離思惟相乃至見聞覺知徧計分別種種離故能離所離亦皆遠離爾時般若

親體成就所謂不能緣者由真妄各立不相入故譬如明暗二體相傾欲合為一縱有神變其可得乎雖然不知法無異相動念則乖理絕多途舉心則隔徧十方是般若體盡大地是光明懂不問一塵觸處圓淨纖塵未盡萬劫難明欲得現前當依智用會須按能所根於一念未萌之際空人我見於寸心不動之時念念破無明離妄想解羣緣承聞見奮起此志如金剛王寶劍橫按當斬物即殺晝夜六時熾然無間久又心境寂寂人法空靈靈清淨後彌盪和手中欄柵子一時打脫始知衆生心外無般若智亦何依般若外無衆

生心緣將安寄即衆生心非衆若青出於藍即般若非衆生心冰生於水即衆生心即般若那爾圓明非般若非衆生心泯然無寄然後動一塵則萬法彰歟一念則十虛蹟未舒與奪任意縱橫生死去來於法自在事雖與塵若約祖師門下衲僧面面相猶未有語話分在奇哉此道豈古人獨有而我獨無耶丁此叢林日晚光影如流努力勤桑決不相離止體也百千諸佛之所共住觀用也八萬細行之所齊彰體無用外之體則止在觀中用無體外之用則觀歸止處體不動故猶須彌立於太虛用不昧故若呆日麗乎暘谷止無所故波水盡於本源觀無能故光影消於古鏡太虛隱須彌之勢則止體本自無虧暘谷無呆日之光則觀用由來具足源空波水滅止亦何依鏡破光影止觀將安寄然則鏡源本幻體用元空能所俱忘止觀亦寂矣或曰承教有言衆生爲昏散故墮生死流諸佛以止觀故住涅槃岸所謂以止止散寂而常照以觀觀昏照而常寂所以寂照雙顯定慧兩融止極觀圓不真何待審如前說則止觀之名既混定慧之體何分名實既乖恐非至論噫豈不聞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止觀也定慧也寂照也體用也理本無殊特立名之異耳然以實就權則二邊各立會權歸實則一亦不存儻權實之不分則名相自取矣殊不知靈鑑絕待真覺無依良由一念管輅高法斯起且迷悟既無別念得失豈有二人教聖人教教雖百千不同乃應機隨語情不過遣其妄而去其執皆出於善巧方便

三昧智力也曷嘗有定意於其間而亦未嘗無定意也要在得旨忘言可矣且以止散而不知其所以散以觀昏而不知其所以昏使散有可止則心外有法昏有可觀則法外有心所謂散者不由空寂靈源而應不自生所謂昏者若匪圓湛真體而曷由自起且空寂靈源動靜不異圓湛真體明暗何殊使止形乎絕動靜之源猶寸土培須彌之勢觀加於離明暗之體若孤燈助暘谷之光但一真之至體廓明則萬法之幻名自釋不離當念豈涉階梯止觀於昏散之場全定慧於生滅之際即千波而觀湛水清濁誰分就五色而觀圓珠淨莫感至哉此旨世或罕聞惟謹乃知非悟罔測言前薦得已涉途程擬著意求則舟何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十四本

觀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五七頁上一三行「如矣」，〔德〕作「如來」。
- 一 五六〇頁中一三行「主丈」，〔德〕作「拄杖」。下同。
- 一 五六一頁上二三行「法華」，〔德〕作「法華經」。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下

客問古人謂即今山河大地四大五陰明暗色空等乃衆生無始時來見病所致茲不識見病為何請解之余舉手中扇問之曰爾目

其色謂是扇乎謂非扇耶二者皆見病也偶鴉鳴復問之曰爾耳其聲謂是鴉鳴乎謂非鴉鳴耶此二者亦皆見病也至若鼻舌身意所對塵境曰是曰非皆見病也何則謂是則隨常見謂非則隨斷見住常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為實有守斷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為本

無有無斷常三世五陰返覆循環計六十二皆見也所云見者非眼見之見乃妄心所執之謂見也首楞嚴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燈中以知為見謂根塵相對是謂見也言病者何如是二見能墜塞靈源障礙法性引起虛妄纏縛死生卒無已也

如上約凡夫二乘見病如是若以祖師門下雖悟得山河大地等成是自己妙明真心中物不為有無二邊之所留礙至於離四句絕百非淨治法塵不存聖量惟有纖毫所得不恣亦名見病這裏豈特山河大地等縱使百千華嚴海解脫菩提場法界及虛空聲聞若

薩佛妙義與神機三昧語默等揆而言之皆見病也客曰世有能醫者乎余曰謂無則佛法無靈驗謂有則又益子之病矣客茫然因筆之
窺窺天下之理至一而不可二也惟相似之說二而不可一也何則世固有休歇而開者

亦有怠惰而閉者謂開則一也以休歇怠惰言之則不可以一致論也性亦然有盡道義而性者有趨利欲而性者言性則一而道與欲則不可以一也求其沉酣相似而不知返者無佗由此心涉迷悟之兩途而迷者不自知也蓋惟不自知反責悟者之不類乎已而

深疾之也如怠惰之閉者不自知其陷於業垢沉溺之淵反以盡道義之性者為非也又如趨利欲之性者不自知其陷於狂妄顛倒之域而反以休心歇意之閉者為非也惟聖人之心公於道義以百千方便華其妄謀之情俾閉者性者必其理而後已嗟人之情

溺於迷妄以聖人之是者亦是之雖是之於言而不按其念聖人之非者亦非之雖非之於口而不遺其情此是是非非之又相似也達求其實則不趨天淵之問也此世相之相似且置之勿論如即心是佛之語悟者有是說也解者亦有是說也謂相似者乃即心是佛之四言也惟悟者之說如明鏡鑑像無狀

跡可留解者之說如五彩畫像微動筆則跡不勝其多矣學者於相似之理云胡不辨哉天下之器各有其量故盈則有盈之量缶則有缶之量不待器之備舉而量之大小分矣心亦身之器也安得不有其量哉夫聖凡之

心惟一無二而其心之量獨異何耶當知盈亦器也缶亦器也言器則一而其量則不一也夫心隨其所見之明昧而量之大小休之而別焉譬如蟻蟻目所視不過分寸人乃窮其遠眺之力不過數里而其神通聖人觀大千界如觀掌中拳拳粉果况吾佛以四

大海為目微塵刹土洞觀無遺故讚有量屈沙界之語昔張無垢居士謂人有輕愷易善者以其量之不大也惟其量之不大也人有一毫佛吾心者則氣不平氣不平則言不和言不和則鬱鬱忿怒之色形於面至於切齒環臂不能自已我之量不容彼之惡方熾未

有不蹈夫禍患之機者原夫見之明昧由學之不至使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大而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圓矣聖人乃學之大至者也至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學之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

得不等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之也故涉一毫利害則無以處之蓋有涵養之說焉且心之所見固不可以勉而至若涵養之道則不可不力行而勉進之也謂涵養者一以信為本何謂信信聖人之言也且學之不至則所見昧然心既蔑於見聞而不信

聖人之言其動遠天理又不趨終此身而已也故聖人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三界本無事人心自撓之苟信之則不應於物境存是非憎愛之見或存此見是謂分別自心既與自心分別則吾心之量不勝其隘且塞矣是非之習愈厚則心器之量愈狹仰觀周

徧塵沙法界之量奚止日刻相倍而已哉然信而後能學學而後能至至而後能明明而後能又以洞明而又視則其量不期充擴而寬若太虛雖萬象森列亦不容有所礙矣人甘其此量由信之不篤學之未至甘為是非憎愛窒塞於煩惱習氣之域是豈道人之所

用心也哉
古人謂精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深。蓋言有限之量，不可使物過之也。且吾精有五尺之量，使懷三尺之物，可也。吾短有二丈之量，使汲三丈之深，不可也。適當其可，則優游自在，而不難矣。當其不可，則驚畏窘迫，而用小懷大，用短汲深，未有不敗者。然則人之才量，豈可強至哉？故道人才量，宜寬涉事，宜簡廉，繁其可也，反是多見其不自付焉。
世有信口言而語不乖信意，為而事常勝，不而與言，心量才量者，豈識群類智周萬物，量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亦有像，量何所依？吾嘗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絲忽之差。非有神見蓋嘗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雞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身安福備乎眾，則家齊，以至為國為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責己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時者，怨聲之不及乎耳，何愚之甚哉！惟智者，與世浮沉，而不加嗔怒，有以見其福量之大小，不能加積也。道體本具，慧福備成，慧聯則本具之道，查明福會則本具之道，益著，苟慧福俱失，則本具之道，隱矣。有謂古人天真淳全，而易化，所以法席隨處鼎盛，今人澆醜而難化，所以在處衰微。余曰：不然。眾生情實一，豈則是非非之見，自二千年外交接，迄今無一時非情愛也。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人之憎愛，即今人之

憎愛了無毫髮損益也。古時法席鼎盛，奉無敗事，蓋主法者之福，臻緣備有所感焉。非天真淳全而易化也。今時動遭魔障，以致衰微，不振蓋主法者福緣有所不逮，非澆醜而難化也。何以知其然？且今日之衰歇，在古亦有之。古時之昌盛，在今亦有之。蓋人情之易遷，實福緣之所繫也。竊嘗謂治不因明，亂不因昏，何則？明不自明，由福盛以資其明，昏不自昏，由福衰以致其昏。人徒知因明而治，而不知資其明者福也。由昏而亂，而不知致其昏者亦福也。福之盛衰，而治亂繫焉。福乎？蓋一定于前業，在今日不可苟也。自祖道之東，其道大德備之士，具載典籍，班班可考。而身嬰奇禍者，有之；退卧荒隴者，有之；無聞於世者，有之。方應世而出，奉於多事，不及伸其道者，亦有之。遠尊居丈室，萬指繞圖，如優曇出現，光明燦燦，照映今古者，千萬人中，一二人爾。所得之道，無異也。惟福有等差，而盛衰之跡不同耳。故雪山大士，稱兩足尊良，有以焉。然而福拘前業，報盡還無道人，正不足恃也。昔典牛以策，樵師福不遠慧，而憂業曰：學者惟恐己眼不明，已眼若明，雖獨對聖僧，與飯又何嫌焉？與牛額之，噫，能形視報緣，而獨尊道眼者，業公其人也。盛衰之跡，何足澆焉。

世稱叢林者，蓋取喻於草木也。法道之所寄，材器之所從出焉。然草木培植，則豐沾濡，則榮霜雪，則彫斧斤，則敗叢林，以無上大道為培植，以慈悲喜捨為沾濡，以倫安利善為霜雪，以貪嗔癡惡為斧斤，主叢林者，不諳其培植之道，沾濡之理，則草木病矣。况倫安利善之霜雪貪嗔癡惡之斧斤，時時斫伐，而種種之故，其草木區萌芽，蘗猶不暇，而欲望叢林之盛，材器之萃，難矣哉！
吾叢林，護讓升降之謂禮，報答損辱之謂法。古之人，欲行所得之道，必以禮法輔之。而道行焉，禮者防於未然，法者治於已然。其或道之所存，豈必待禮而後正法，而後從哉？然叢林用禮法，猶國家之用兵，蓋不得已也。特假此以規正學者之心術，與其儀範耳。儻不本之以至道，而膠於禮法者，則禮出乎虛詐，法近乎仇敵，虛詐易忘仇敵，生變禮志法變併其心術亦大壞矣。儀範云乎哉！
學道須具足五種正信：第一要信自己，方寸心中一箇喜怒哀樂底主人，翁觀體與三出諸佛不欠一毫髮。第二要信從無量劫來，與聲色變情染習流，法結成一種生死無常於四大身中，念念遷流，新新不住。第三要信古人垂慈，留下一言半句，如倚天長劍等，開撥透端的，會斷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專，決有透脫之期。第五要信生死無常，不是小事，若不奮決定志，以期獨脫，其三途苦趣，曾無自免之方也。有三法為進道之捷徑：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堅固。智眼明，則照破世間身心現量境界，一切是非憎愛，取舍得失，貪富壽夭苦樂等法，皆是夢緣，無實義，而不起分別理性。通則於從上佛祖，所說語言名相，至於三教聖賢諸子百家，差別法要會歸一源，不生異見。志堅固，則從今日至未來際，不問近遠，若不徹證，決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

成箇無事漢具二而缺一三只成箇伶俐漢具三而缺一二只成箇樵板漢當知此道如涉千里之脩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正者具一三而缺二終不免其歧泣具二三而缺一吾知其觸途成滯必矣三法全具雖未動足敢保其與已到家者不相異也豈待其重問迷津而再搖鞭影乎

兄弟家千生萬受做盡伎倆終不奈何者蓋為其不曾發起真心而然也夫真心者觸境便有不待思惟分別者是也譬如聞人惡罵聲繞入耳真心忿然當下身心境界見聞知覺皆真也至於志餐廢棄形於夢寐乃至結究懷恨終身不能暫忘真平八萬塵勞之一塵耳一塵既爾踏塵皆然互相涉入鈎鎖連環結成生死流入無窮學道要了箇事須是聞人說著生死二字便如聞人惡罵相似更不待奉經引教作意思惟憤憤于懷推托不去如不頓悟死亦不休操志如此何大事之不了耶

所謂禪者非玄學非奇解非密授非秘傳是眾生本有之性元是諸佛所證之三昧若欲契悟切須實的以生死無常四字是萬劫未了底最大因緣若不就此一生和盤翻轉盡未來際應無了期如是發心更無異見又又心念絕伎倆忘慕念一翻方知生死無常即是禪之骨髓禪即是生死無常之眼自然後禪與生死骨髓眼目亦皆剷除便成啗禪掉臂總是祖師西來意也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知果然不是玄妙秘密也倘若實不為生死無常而欲務禪者則與西天九十六

種人略不少異矣佛祖之道在凡夫分上了不加損其毫髮如鏡照鏡如水入水且凡夫終於自昧而不能照燭者病在於迷耳所迷者何蓋又遠刻來一段心光動為妻習所蔽而不自覺當知此迷不特迷於四大六情等乃至讀書為書迷聽教為教迷坐禪為禪迷持律為律迷習定為定迷極至悟為悟迷證為證迷成佛為佛迷揀而言之但有所為甘心光之影事苟未能遣此心於量外空有作於機先任伊徧將佛祖玄奧浸漬入骨欲脫此迷不翅掩耳大叫求人不聞未知其可也於是前輩真有志

於此道者其委形骸志窠食泯是非絕情愛皆不期然而然蓋習中有大於此者一旦迷妄頓消開豁顯露通身如倚天長劍八面受敵曾無虧損是豈偶然者哉道無方行者莫能至道無形視者莫能觀道無為作者莫能成道無機智者莫能測自三教九流百氏諸子凡唇口措辭靡有不言道者使其道果如是則孰能有之耶明白之士向這裏直搜根源不妨奇特古之善造道者如臨濟之於黃檗凡問佛法大意惟遭棒而已禪外了無言說又如慈明之扣汾陽惟譏訶戲笑而已初不聞有所謂向上機末後句

之說然後於此無義路中久久淹浸其胸中欲決未決之疑一旦活脫直下如騰擲虎踞電掣霆轟吐詞出令或如蠱毒之不可沾唇或如鐵壁之不容措足或若行空之月處處分輝或若過樹之風塵塵絕跡乃至四稜樹地一種平常凡咳嗽掉臂未嘗不與斯道胎

然混合已而遺其堂奧出其門牆之士一箇箇按塵絕俗出羣離倫開步大方目視雲漢雖佛祖聖賢亦無意與之俱誰肯俯就聲名利義五欲恩愛諸塵勞境受其籠絡者哉且前輩真如是體裁非有過人之異見亦非有蓋世之奇術一皆為道之念炳然譬如火聚使冰霜望影而消亦如風輪使塵埃迎刃而走但為道之念堅密一分彼情妄之業自然消頽一分吾向道之念無間則彼所謂情妄顛倒愛憎等念猶過風之塵近火之雪不自知而遺矣豈惟情妄然至于聖道亦不可得而入此名無功用三昧此三昧中生死涅槃

俱無地可寄今之人未嘗不在三昧中蓋其向道之念不真不切動遭情妄結縛於能所之場愈會佛法則愈增業識愈明道理則愈長無明復為此知見風扇入輪回海中甘受流轉豈有志之士合如是哉譬如盲人經涉寶所為珍寶所傷終於妻棄者無以異也學道先具信根以精進力乘之未見有不成就者然信根如輕舟精進力如楫棹信根如駁馬精進力如鞭策蓋楫棹加於輕舟水無順逆之異駁馬乘其鞭策路無夷險之差今之具信根者未嘗不有而求其精進力首尾一貫者誠難其人殊不知精進日廢怠惰日

滋以淳淺之信根當無窮之怠惰雖有聖道易如履掌知其不相應者必矣而况積劫輪回種子與心識念念遷流了不之間使純一精勤猶恐不徹今任情放逸而因其進可乎不可乎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審立志遠於所學

麤雜百折則不能少回其意不惟不回其意即其折到皆磨淨其志力之方蓋速其成就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境緣豈有順逆之實惟在吾進道之心真不真耳或進道之心真切雖家庭即方外通奪皆順與也前輩之深入堂奧者未不自艱難辛苦中來思之

佛祖之道不可謂之易知易則使人生息不可謂之難解難則使人起惑且難易在人不在道也譬如千里偷途若駕輕車乘駿細指日可到若附羸牛之尾跛驚之足雖累日窮年不能至矣然所涉之途非以車馬而近非以牛驚而遠實係乎遠速之自異耳儘不知

自速自速之為難易者則前所謂急之與或不入於彼則入於此矣以根性觀之則利者多怠鈍者多感便利者不困於息鈍者不病於感則可以並馳而共進既進矣亦何有於難易怠感遲速利鈍哉

此道最直捷極簡徑備若起心動念要討箇直捷簡徑底早是不直不簡了也那更於語言文字上作計搏量向情塵機境中任情取舍不惟不直捷不簡徑返不如箇不學道底人喫飯著衣外却無許多枝葉當知佛祖皆是具真正體幾千生百劫於此道上徹證底蘊至一念休歇處萬境平沉時方知直捷簡

徑不從人得豈苟然哉所以古者道雖然舊閑閑田地一度來方始休

大火乘猶能出沒露刃劔尚可撮擎此一著子未舉念間早已十萬八千了也而况情塵瞥起念慮潛與縱具不可思議辯才說得轉轉機地無異裁刺棘於生死之林濠濠濁於

輪回之海本色上士安肯如此顛倒錯亂當知古人不得已拈起一毛頭必欲與人直捷斬斷以其不過斯人轉作葛藤枝蔓焉有已哉焉有已哉

少林謂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六祖謂波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德山謂波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死心

謂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前輩一種是垂手為人奈何老婆太過翻成途轍如今要一箇體此途轍者亦為罕有而况於此途轍之外具大受用者其可得哉彼既丈夫我輩不爾爾備若苟存一念以時緣不古恐難於趣入非自畫而何

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栢樹子如太阿鋒等閑拋向面前使萬劫死生當下動絕然後欲覓其用處盡十方世界風休雲靜了無蹤跡可尋是謂法王法印理合如斯其不相委悉者惟向道理上蹲坐論有論無立知立解如

人以手撮摩虛空不惟無吞返有害之豈真正為生死大事者甘施於此耶
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如是觀者則能空榮辱真非於萬緣膠擾之頃也不爾則生死無常相續於盡未來際卒莫之休息也學

者營營終日何所圖而不爾思更欲管起一念與世分別非所謂道人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無備回過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備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備揀擇處正與塵時觀照俱泯能所兩

忘方是道人派是非空榮辱越死生超夢幻感時節也

三祖道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且生死是凡涅槃是聖其非凡是聖之見千重百匝鈎鎖連環無備避處直饒備拍向未有涅槃生死名字已前一坐坐斷然後將一條斷貫索

向生死涅槃頂上一串穿却更脫作是非之見亦不規鄭州出曹門當知此事苟非神悟妙圓超出不墮情見自餘縱使穿鑿得壺水不漏總是以是非止是非其失本心又豈待轉入第二念而已

一事中於前一法解於後此天下古今對治之理也如坐卧忘其勞困飲食止其飢渴始中者勞困飢渴也終解者坐卧飲食也然勞困飢渴有時而盡則坐卧飲食無有去命之時也因其不去念習成逸欲至於敗德喪志廢道滅身無所不至矣人但知所中之為害而不知解其所中者亦害也細而推之當所

中時皆知為害不容其深入故思解之當解之時不知為害抑而玩之與之俱化其入體也至深其為害也至酷及乎覺知不亦遲矣何則譬如陸暑火塵撲面洒汗如流必思以風霧解之適當風迎霧之際盡其快爽不忍棄去父之陰風濕露沁入肌骨輕為拘擊

重為毒瘴區區欲解一時之煩而抱膏肓畢世之疾反不知為害者多矣所以從上聖賢恠而憫之教化所由生也人能達此可以知道
世有傭奴為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

其忘嗔怨之若是耶無佗為利養所繫而然也儻加嗔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所以為利養而忘嗔怨也學道之士少為境緣所觸便生退情然以利配道實壤不俾何求利之切而求道之略耶當悟此以自勉

儒典有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上無上大善提道又豈特大任而已哉西竺聖人積劫舍身為求道果聚骨如須彌飲乳如大海竟莫知幾形命矣乃有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之語焉嗟今置身空寂之地者例以學道為名遠觀其所由惟未飢而餐未倦而寐百種愛用任意所需或不隨情恣嗟文作閒動苦精進則掩耳退縮天下安有不為而成不種而穫者哉思前輩雖負大根器每於未悟未徹之須凡執憂負春陸沉殿役尚不敢憚其勞苦我曹何人而敢樂逸無檢甘管仲戒齊君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彼為國君官貴宴安乃其常分尚不許其憚玩况吾徒痛念死生大事毀形易服如救頭然之不暇宴安其可恃乎然管仲之言鴆毒止不過害一生之色身也吾徒之謂鴆毒乃害萬劫之慧命也較利害又何如哉

念誦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一種是管

喻其深切著明痛檢則莫有過於此者夫置火於頭雖大飢遇食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將亦不暇食矣雖至倦欲寢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則孰能安而寢之夫寢食乃切己之事以頭然未救雖欲就之終不可得也或欲放逸於未救頭然之隙雖聖賢如佛祖知其亦

有所不能也使救頭然之精進一存乎念當下身心如堅兵嚴城凜然不可犯則生死業識情妄顛倒敢不待遣而聲為之沉跡為之不假臨大衆厲聲舉揚而聽者若素人視越人之肥瘠亦猶土偶聞俳優之鼓吹不惟不能奮發其精進反惡聞惡見莫若無事之為快也嗚呼人心蕭瑟一至於此使百丈復生如其人何如其人何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十四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蹟砂藏本。
- 一 五六四頁上四行第三字「正」，「直」，「作」止。
- 一 五六五頁上一四行第一二字「性」，「作」信。
- 一 五六五頁中五行「牆壁」，「作」鐵壁。
- 一 五六五頁中一九行「無答」，「南」，「作」無益。
- 一 五六五頁下一行「死生」，「作」生死。

賦

勉學賦 并序

王之正可老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負學道之名反流入於才藝置道無踐徑可入耶

蓋由生死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故作而為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

三界虛靡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其淨體中不容作大火聚如何湊泊雖靈靈之可憑信此宗之無語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

乎奈學生死事大一念包八萬劫之輪回迷悟根深百界隱一十如之醜昨所云學者不學六藝不學群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樂之半偶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敬窮肝心而忍厥形祖或五熱炙身而投火於必死之隙或半履積雪而刃骨於忘生之區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

或降已為重奴或會身為林座或半夜履石而負春或七節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游塵或千慮萬難益勵之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息情或驚幻影之忽遷或嘆陰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吊於空聞寂寞之虛而不見其疎孤或身世兩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福禍如浮山與蕪縣之厨演祖司白雲之磨揭峻總院事而十載奔馳神照開經王而三年折到蓋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問可不可者也原夫道為舟航道為梯級道為家會

道為飲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騰涅槃之殊貴彼家舍何以收飄零暴露之狂踪微飲食何以濟饑餓孤虛之陋質觀面不委強靡何及必無正像末三時之弗差人何上中下三積之端的惟知連學之弗荒不擬真功之自積古有跋道千里之喻

正法未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思老也偉矣哉學有多難惟非一坡子即關月下之蛙圓樞聽日中之雞鳴橋樑火洞山渡溪雲雲見挑而更不疑香嚴擊竹而志所知德情過絕竭之誠會通達布毛之火至若開重扇洗鉢孟細未將來從違裏入是皆望影而履聖凡

之屬領迎刃而具嘗錄之玄機人徒見其悟之不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苟學力之不精何悟由之深造道離愛憎其學之心對順逆肯存于懷抱道林取會其學之心過佛魔必空其間奧道體等平其學之心苟勤一念即實其顛倒道本具足其學之心苟

任馳求轉增其紛開道非見聞其學之心擬涉解會而皆名自善道非有無其學之心苟滯一隅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劬其學之心不能觀體混融則不免為物役是非之所籠罩道如日道如太虛道如風輪道如火聚其學之心或不具如是之天資縱使讀四庫書記一藏教吐懸河瓶瀉之詞章徒爾資其叫聲惟道一學最妙最玄既無義路亦隨言傳味之則一門異轍了之則萬里同鄉佛祖為一大事而指鹿為馬學人走半天下而掘地尋天絕思惟慮強生節節無義味語特地加教通生蛇化活龍猶飲氣高

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群號聚宣標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敵頭然學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偏理必學而致悟余於是作而為賦今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不思古人於未悟之先其學之在心未嘗不專精而謹懼其學之心或不至道之淵府

曰藝曰材豈吾徒之當慕嗟師道之既微驚法歲之云莫惟學道之為學與百家而異路毛髮忽若當情鐵壁那容進步絕學之學以為學非悟之悟而為悟不涉功勳豈容回互死偷心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昧兆未彰之戶一語臨機萬寶因措臨濟護施雷轟

霆震之鳴雲門空試石裂崖崩之句曰向上之不得想群機而共赴轉其所以自來皆玄學而為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而自過大哉能仁為學之端視勸苦而無長對怨親而等觀駕一乘而身銳憫三有而悲酸垂洪範而塵沙不廣聞大猷而虛空靡寬由是

四十九年弓折箭盡二三四七吞士齒棄性天滅沒學海枯乾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於已無事切勿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重劫來業識種子蓋洗滌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一著畢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學道非等閒直須廢寢并志慮蓋廢志寢食於學之之頃曾不期然而然也又謂無佛法可學無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至無無亦無與無俱道亦不外吾學之之理

也或謂道本具足安用學為本具猶鑽石之
 古玉安能免魯學之割鑿本具猶膠田之產
 木安能免魯學之斲斲本具猶地中之水脈
 安能免魯學之穿掘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
 能免魯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鍊安能
 免魯學之鑄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
 魯學之持節本具猶瓊額之夜光安能免魯
 學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魯學
 之搖揮本具猶貢士懷中之至寶匪魯學之
 指導雖終身而罔知本具猶麥為麵體黍為
 飯基苟不加魯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
 且力邁先賢功伴古聖脫魯學之幻因提本
 來之正令劉有作之鋒銚撫無為之漏柄不
 加毫力掃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森仗寸金
 新浪繫將於證體之深窅斥臨濟金剛玉使
 之無地措躬驅德山木上座俾其望風乞命
 或智服之不明豈常流之能競今之學者惟
 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實學其奈之究竟
 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摠由積學之
 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乎乃破
 生死斷煩惱證菩提提出三界與保社起叢林
 之不可不由之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天目中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學 務 經

天目中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碩砂藏本。

一 五六七頁下八行第五字「莫」，經作「暮」。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憫」，經作「愍」。

一 五六八頁上一〇行第六字「而」，經作「之」。

記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遍周鏡燈交獻本來成就不假安排速
 涉妄情情歸智體於畢竟空中空開有海向
 真實地上擬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不滅諸法
 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衆生之燈水流
 元在海東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
 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在以一
 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顯萬
 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於六度總貫
 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見局因緣位攝獨
 覺辟支佛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二
 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香推深密戒體輕安
 天燈之無盡者矣章備百行躬踐五常人燈
 之無盡者矣偏求福果執勝心藉慶燈之
 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
 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
 者矣癡妄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
 矣良由洋洋淨淨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鑿萬法
 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
 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若有病體
 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憂施財造無
 盡燈一座復捨院田若干以用充膏油持以
 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輝轉玉到殆不是
 過位置十面而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燃一燈
 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
 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華之寶輝網也
 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於攝

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潭虛空口吹風
 風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書
 須彌槌而不能破是居士御之而與無盡
 之施匠因之而獻無盡之巧運筆得之而
 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而爲無盡之佛事
 或者連以燈爲心鏡爲法界以燈爲理性鏡
 爲事相是皆謬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
 吾語之之說殊不知諸佛達乎品類其無
 盡燈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
 鳴各群幽以之而士一滴投萬門萬派以之
 而會乃天眞之本然美情識之能道苟欲耳
 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

節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
 功用解脫法門惟越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
 識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乎作記故引
 是說以告之後爲說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塵念絕追尋

物物彰無盡 垂光照覺林
 寂寂善記
 大寂混於衆響之門太虛隱乎群有之府非
 知道者孰能辨之或皆響而執寂乘有而襲
 虛常情鳥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徐悟真
 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法遊天台一旦棄所
 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寂
 二字文菴之揭實延祐丙辰歲也逮季取證
 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各之旨乃曰某日懸天
 首者莫觀疾雷震地積者無聞不待收視返
 聽而聲色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日不親
 其蹤二聽絕聞其響不待去聽照明而耳目

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亦寂寂也此亦寂
 寂也而僕不取焉吾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居
 乎外矣寂寂之義聊寓於斯嘗知其說但無
 心無物耳其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微問不已
 乃辭以似之辭曰
 天地一塵蘆 萬物一鼻几 中有無位人
 太虛藏兩耳 聲來空合空 聲去水投水
 靈焰亘星壇 光芒射衣袂 百鳥不飛來
 琴鶴自相奏 寂寂復寂寂 如是而已矣

空明軒記
 人昧自心又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爲色空
 明暗執於遷變不常之域故聖人哀矜之
 不暇乃起而示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
 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爲邊際者是也何謂
 暗長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長夜黑月相
 爲求索者是也以此斯四者倏遷忽變窮劫迫
 今動搖心目由是無須刻不與生滅相對有
 人於此歇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
 投明自以爲善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
 明乃暗之據安有基存而色泯據在而暗去
 者乎故聖人哀之謂非至理也空者居士盛
 鑄以空明二字扁其軒或曰爾將舍香色背
 吾暗耶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非
 即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暗而明亦非即
 暗而明我嘗於二千載前觀昆耶老人以一
 際客諸關士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於
 萬象之顯麗某日於夢陸之表於斯時也不
 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與明亦不可得
 而視矣何則真空爲空非大明而不空大明

為明非真空而不明即明之空混高而不
雜即空之明處群幽而不遷吾嘗悟吾
之寤倚吾軒之檻敵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
下一色表裏混同不知為空惟天地萬物
劫不能礙不知為明惟長夜黑月亘古不
昏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吾亦未嘗有
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空
訪于無聞見之地讀其說為空明軒記於
是乎書

大同卷記

南嶽石頭話老龐日用事答以日用事無別
且語時不是默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
之理哉蓋神心頓悟見越常情一遺虛融萬
緣絕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
炳然獨存千聖不能掩也大同卷乃舟陽專
巷居士蔣公善象為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
公世居桐村巷距村之北三里許素有結菴
之志今適逢焉算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既
命名而復為之記乃記其所謂大同者也原
夫迦文之驚嶺飲光之難足達磨之熊羆懶
融之牛首鐘後先子餘載其承嚴探致詳略
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相然
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在物同物至
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
長岡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
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未高一榻虎坐青燈
不夜古鏡無塵殿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
寂無自無作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
昆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嘗
以一默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迄

今聞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翻昆耶之不
二證斯卷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
於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卷中主人門外垣
牆不越三十丈之高且遠也

平江幻住菴記

昔僧謂那耶返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
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
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
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
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
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予遊吳中郡
人陸公德潤菴松開數畝于闔門之西地曰
馬場結茅以棲禪者理至備半千指凡三見
青黃絕除上人求中興重菴務一日眾集請
名其菴因謂眾曰二十年外大覺世尊蘇王
位卧深重衣觀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演入
如幻三昧嗟乎眾生造今沉溺情妄而不自
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在亦不
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
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
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法亦滅幻法亦滅
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
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
幻見妄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離無義善於
識識以究其心持應量若於禮門以正其命
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較其勞守諸祖萬
應冰消之誠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須盡功用
兩志斷斷無休創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故不
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

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談諧
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文遠云爾

舟山幻住菴記

買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
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
相等倚空而現康第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
大德丁酉秋東遊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已
亥冬忽與舟中樹澁二師之雲半間須焉
針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
於斯著明年庚子從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
上人訪余天目謂幻塵既墜幻木俄存主精
嚴院沙門彝公客還于院山之麓明然上人
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已酉菴
水田一區四十畝有青堤穿岸亦積年不
然月共議以耕種和其主以買以莊尋而市
土填築頓成青腹食觀方克擇侶亦集擇
之山拉鏡之圓運載之舟擇掩蔽之宰皆悉
備焉惟持宇隱隱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
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
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
而大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
遂以師禪使繼然正而月副之終為甲乙之
際一日與師禪之有也師之來菴之既有
也師之歸或不也其類不則何以憑余曰三
世之師也師禪之也師禪之也師禪之也
澄繁俱約必爾其未罷斯幻無義味話堅
春梁之佳空拳拳勿釋放外而行乞內而純
事而中而實不見有開在師禪之阻礙滿
瓶以悟為如是愛考唯若夫常隨師此
卷不知如是受華峻守華峻守華峻守華峻

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
山白雲成甘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報恩懺院記

佛窟偏天下其弘麗莫甚於蘇杭秀水之間
鶴沙距松江僅三舍地接海墘民居既鮮伽
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慕
義之風連今運使公建發及其從弟雲巖居
士震發慨然以為非伽藍無以普善而聞道
乃卜地得吉於先塋之側傾金捐田命里僧
其董之不幾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禪觀室
講堂凡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
門十負靈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懺懺

象設華飾清梵宣流法音互為佛事運使公
善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以報恩懺院為
額大德問 天子降聖書以護之謂子文為
記子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於君親
報莫越於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
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不從化
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為禪
照萬法為觀其為心也圓湛虛寂法入無礙
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即之
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剎海十世
古今未有不內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
回還謝苦樂昇沉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
足以奠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
覺以三觀互推為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
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
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
一輪見諸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真佛圓
具如當量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

功千光乘而絕能收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
淨願王白毫五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
金聚繞繞室室珠特相好徧界光明化為香
雲寶樹樓閣臺沼車服器玩諸莊嚴具是時
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默一
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融然混合者矣

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
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祥保無疆之末以之報
親恩則幼勞超有漏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過
現未來究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纖思則於
功德亦相須而無盡意公之志尚矣遂擬筆
直書以為記

圓照卷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
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離此心不可
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
乎空谷道人少負叢林之傑結菴於天目山
之嶼鳩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巧余
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說不可以耳
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
不得為圓照不得為照矣道人深掩六窟密
高八戶經行坐卧屏絕塵緣萬慮不遣而自
志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體與
蒼松翠竹蒲團禪板觀體交泰了無回互礙
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莖名徒具耳於實矣取
焉

旅泊室記

老莊義孔氏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
泊於空乎天運官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
窟比丘等不自熱食寄於破生旅泊三界示

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說蓋曲為二乘發機觀
三界為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於其間了證
本空於一主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
之皆非了義之旨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
二法門於吾先師笑談之頃嘗勸僕用二上
人構山舟一區於師子巖之景鍊養舟成則
君逝矣實至大戊申九月十一日也越二年
上人從山舟於谷川之西來者五年盡撤
舟廬之舊廬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客有以
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草旅泊
於十惡天人旅泊於泉善聲聞旅泊於四諦
辟支旅泊於十二緣菩薩旅泊於六度如來
旅泊於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感蓋不能出
於三界諸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
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界旅泊於太虛其十
方虛空旅泊於大圓鏡而大圓鏡獨旅泊於
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然所不泊
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於諸佛心海之
中諸佛旅泊於衆生識田之內大法輪旅泊
於微塵裏實王刹旅泊於一毫端五須彌旅
泊於芥心四大海旅泊於毛腹百千華藏境
旅泊於焦冥之曉無遺世界種種旅泊於藕絲
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方方
一丈之室是可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
亦旅泊於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
其旅泊者然不受其旅泊者亦無知其受與
不受者如是悟明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
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不特思而知
應而解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六九頁中一五行第三字「予」，
徑作「余」。次頁中一二行第一三字同。
- 一 五七〇頁中一四行第一字「借」，
圍，徑作「僅」。
- 一 五七一頁下二二行「焦冥」，
徑作「煇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泰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宣 上進

歲銘

貪真癡癡并序

壬子二月四日

一迷根乎自心縱而為貪抑而為嗔合而為癡良由迷無自性由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貪白嗔曰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以砒霜鴆酒為毒而以此為毒者以其喪壞法身淪溺慧命也今三有界中衆苦充滿無有一物不本乎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淫蕩四而紛合卒莫之避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洞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之之貪以求道返其抑之之嗔以治心轉其合之之癡以利人皆長法化則貪嗔癡果何物耶乃為歲曰惟貪如海嘯以火喻癡比同雲依一心住心迷則來心悟乃去優劣聖凡不離當處勿強分別毋勞指注如手掌兮放開捏聚

戒定慧歲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揀而為戒守而為定融而為慧良由悟無自性因不失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異名也聖人不以腐檀沉水為香乃以此為香者以其光明香臺盤結不散莊嚴法性之上妙具也今雜華注界衆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定慧而生焉一熏其香則法報化之跡隨念出現其有尚存悟理未盡功勳者執其存之之戒以違宗泥其守之之定以礙理放其融之之慧以失妙欲望其超然於寂照圓明之戶未知其可也戒定慧云胡不辨哉乃為歲曰由戒而定即定以慧三法互融了無向背

之為香尤鑿大地聞惟在心不以外功兩志動靜一致如走盤珠不可思議

喜歲并序

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道人不爾必使情消欲盡動輿理融不遺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政未易以足蹈手舞既其情狀者為歲曰至哉之喜徹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情欲何倚剗外春回花開雅著

怒歲并序

為物所忤怒氣結為心火至使面赤髮立不踏搗機不已也聖賢則不然其一怒如金剛王劔諸煩惱魔嬰其鋒者應念斬截然後致萬物於無諍之地則其怒也豈徒然哉歲曰聖賢奮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成大法要嗟凡夫嗔燒然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露

哀歲并序

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致哀聖賢乃哀其所謂哀也於是發為辭意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於中朕略情去則其哀也豈可與凡夫同日而語哉歲曰聖賢悲極成致斯哀辭草嘗切含吐無滯渾醜道喪其誰不懷凡愚自若傷已焉哉

樂歲并序

樂莫樂於道道為天下之極樂捨道而求樂是猶棄食而求飽也世之味者縱聲色之欲而為樂一報念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謂樂哉歲曰三界無樂動遺業縛達人天觀目之倒錯寂滅真常非情非作當處現成地乎天廓

雲居卷銘并序

天地之氣凝而為雲動則彌布十虛靜則垂歸無所物其似之三界如雲也萬法如雲也卷舒不空閑合無時推而窮之則道入之心亦如雲也道人所居亦如雲也無意而行隨處而寓曾何有為於世哉歲月二禪素服社多行豎巖闢址縛屋於七寶山之陰扁曰雲居乃有得於理也乞銘於幻住道人乃屬其銘曰

八荒一雲天地一廬寥寥四壁孰與同居以雲之舒彌論十虛以雲之卷收入無餘道人住處豈同舒卷恣曠不荷戶庭深遠清風徘徊明月縹緲雲間僧閣水流石轉為法不到柴關自掩

懶禪室銘并序

予嘗讀世之尚懶者謂處俗必盡其職入真當盡其道盡義則務四民之役盡道乃營六度之勤聖賢不能免也苟尚懶則二途俱失豈道人之所用心哉或者謂懶者之學乃懶之尤者也何則其志形散於休歇之地滅情妻於空寂之門派見聞於解脫之淵絕去來於不動之域收視而不入其心息運而聲不亂其耳忘緣而境不惑其心息運而聲運其念則其混世之跡飄然若行空之雲廓爾如流瀾之月得非懶之尤者乎予曰棟爾之音似非懶者之能事徒見其四體不動

休閑逸政恐勤勞於事者莫之能及也南屏
書記恭行已需余以懶禪室銘因以或者之
言告之恭曰非也世有不為者有無為者不
為之者雖強使其為而不肯為也無為之者
雖欲為之而無所為也二者皆似懶而非懶
也吾之懶禪異於是非不為也非無為也才

涉名官則不得為懶矣欲知吾懶之至要雖
成佛亦有所不願又何禪之願哉余乃為之
銘曰

吾之懶即禪兮聖眼莫窺吾之懶非禪兮凡
心那知靈嶺之六戴高卧兮徒自勞疲少室
之九年壁觀兮妄自驅馳濟北之金剛王兮
亂鳴熱破德嶠之木上座兮何異蒿枝總不
入此行戶兮自遊自嬉三界無事兮萬法何
屬既非不為兮尤非無為毘婆尸佛早留心
兮周迷達者之識習懶成癖兮舉世莫醫千
七百人之家唱絕叫兮徒自斂雖我懶我禪
兮如師子獨行不求伴侶從教門外打之達
者呼嗟其已而已而

鐵圍室銘

衆生結業濃厚所陷之地皆鐵圍也毘嵐鼓
痛而莫按劫燒洞熾而不融佛手雖能揭五
百力士所不能動之石望鐵圍亦未嘗不欲
摧而退堅乎確哉所以稱鐵圍也聞禪者有
鐵毫未透如滿鐵圍何言之甚耶曰不甚也
猶取其堅確不可破而喻之耳使盡言禪學
之審旨鐵圍可碎而此旨不可穿鑿也何則
當其未有所入也以迷為鐵圍及其既入也
以證為鐵圍既證入之境以悟為鐵圍及其
其與悟俱違而存有所了以了為鐵圍了無

可了不住了知了俱捐鐵圍處爾蓋心法
之粘綴有不可取喻而辨者德山所謂老蒼
緊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此說乃
鐵圍之遮詮也今之學者純沉識網深墮情
繫愛憎之羣習礙存生佛之二見猶在強加
林運動波功勳自言混入靈源豈解全該識

董於斯諦審又奚止鐵圍而已哉泉南順藏
主以禪宴之所扁曰鐵圍乃有警於自他也
乞銘於幻住道者乃引前說以叙之復為銘
曰

天地爐冶太虛模範鑄迷妄鐵火無明炭危
千高哉遠絕畔岸百匝千重凜不可犯四聖
六凡生沉活陷禪盡覺空未離羈絆無事無
為是金鎖難脫略丈夫莫容易看來讀此銘
墮三又暗

西來井泉銘

少林初祖遠逾數萬里而西來直指人人本
且之道道若泉之在地無處不遍也大同養
既成庖人之水而汲諸隣彝蕃居士念其勞
乃命工師鑿井于門之東其深四十又有泉
隱隱自西而至梵成禪者引綆汲之首以一
瓢奉佛清甘香冽各其泉曰西來蓋不亂其
所至之方也當泉之未至也視之盲然嚼嚼
將鑿人為鑿井者危之鑿者不惟無所畏而
益加銳焉若與泉約而必其所過人之求道
能積日累歲猶鑿井之深入無畏其不與道
會者吾不信也釋者請銘銘曰
泉之在地道之在人配之大同鑿土深入勇
銳無怯克成至功四十尺下有泉西來洩洩
落落其體既重其氣益冽且盈且豐以沃吾

鴻以洗吾頰所須悉充少林直指趙州庭栢
如空合空泉依幻漏幻復歸泉非始非終
爾諸禪西來一滴萬派同宗勿汚勿壅朝探
暮汲如保厥躬惟毫與泉若內外護未播玄
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七三頁上七行「白噴」，函、匯作「白噴」。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序

送宗上人省親序

昔慈明和尚持鉢益為母氏壽母曰子盡素所愛而回家今返持此為獻將累我於地下

矣慈明自爾奮志為一代大法主蓋蓋慈母所贊發也石憲和尚輔佐天童法席一日歸省其母母曰子出家已奉未辨何暇聞工夫為與耶憲乃告曰雖多一燈亦分自他之用實不敢以因果累母也母笑曰然過水那得不打脚濕夫二祖師之母雖跡混塵俗

觀其吐辭出語峻如鐵壁肅若秋霜殆老師宿納之不是過今之父母遣子出家莫不望其榮家利俗者雖地獄門開不暇顧則彼此優劣何如哉雖然有是二母之賢亦有是二子嗣之也使其二子不力於道陸沉於長行粥飯僧中將與母之格言俱無關於世矣然二母之賢世亦未嘗無也如二子之賢克肖宗乘力弘斯道以顯母氏之名於百世之下者則鮮矣以要言之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光像李法輪政不在父母之賢不也苟摩耶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牢願力為大法王安有佛母之名流布於此土哉廢陵過遠人旋

里省母出紙求語乃發余緒言以冀其不違云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養林者皆非苟然也有以道輔之有以才智輔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是皆舍逸趨勞兼甘就苦至於衡集冒暑含

耻忍垢惟孜孜播其風播道化以報來學為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真宿起于一方而波旬之徒往往誘譽四合矧無道者乎然其誘之聲未及專宿所聞而先入乎輔者之耳苟非金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遺其感者余兩結草履有明然上人者志其所感以相

輔及歸家山主院之三年歲存饑饉而我二千指冥坐空山十利之具陳三德之單備至于望門而來者咸使之飲飽禪悅要其所自皆上人巧食以輔之也今余將謝事上人以巧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彌勒下生復從而輔之誓不入於人行戶也因疑而問之余豈有道真宿者哉當此象龍蹴踏八面果騰皆期爾以輔之無乃大峻乎上人作而為歌曰

水邊有山可以縛茅廬山中有屋可以藏幻經屋下有柴薪可以結雙趺於前有尺土可以開地爐所以無用者一箇黑鉢孟既無著處懸之太虛我非所輔休塗翔天高地遠道何孤惟有飲糲退縮真良圖徑日誦非大丈夫不須特地做規模豈不見釋迦老子二千

止止堂偈序

余聞真寂不動之體與奔匯之水平空之雲逐日之蹄搏風之翻無間然也嗟夫人之未悟妾見遺流卒莫之已如小兒旋走見屋塵動是故聖人垂善巧方便教之令止謂止者何息也定也安住不動寂滅無為者也外止

其境內止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止心於內則境無所惑且不惑於境即境惟心不迷於心即心惟境心乎境乎止止之義明矣或曰心可止乎境可止乎謂心可止則益其迷謂境可止則益其惑矣如教中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審如是則心可止乎境可止乎不然如是法住法位止也世間相常住亦止也子或未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地撥迷吾止止之說猶日中之遊影也雖然殊不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未嘗不在吾止止之間是謂無止之止性體本具雖三世佛祖見超物表識遠機先未有能出吾止止之

義者天竺靈山法師其講觀之暇嘗攝精舍於越山為其堂曰止止或問其故乃曰吾之所聞異於是蓋非心思言議之所能及也遂為之歌歌曰

萬境之體註曰心一心之用表為境道人非境亦非心心境俱非非亦泯止止之名堂兮真語默動靜之所該堂之名止止兮豈是佛分別之能領止非止兮我獨知非止止兮人莫省一團風月昏晴攝萬象森羅照清影

設利偈序

設利之體圓常湛寂充塞法界無處不有隨眾生心循業發現金剛不可比其堅日月不可奪其耀豈肉眼所能識哉自靈山以降此土西天散為種種佛事若必以色像求之不惟不識設利而亦重歎佛祖也嘗有信士得先師所剪髮安奉父之忽設利象索如寶珠遠近傳唱觀者踵至先師聞之累欲奪而妻諸穢壞今祖意上人亦得於遺髮之表及蒙

山閣維之餘并辟支佛所遺者珍藏秘護以爲至寶然蒙山辟支固非我所知者而先師實無此物謂其有乃誇先師也上人即啓函而示余曰賦物見在爾何諱焉余於是說偈以解之偈曰

圓明湛寂真說利靈皎神光貫三際開士由之百福尊菩薩依之二嚴備十萬里傳西祖意五色祥光吞大地棒喝交馳珠走盤觀面相呈無忌諱先師一髮不留根勿將聲色輕相戲百寶摩尼一顆珠非俗非真非聖諦五日不得觀其蹤十聖那能知子細上人如未獲此珠懸崖撒手非容易驪龍領下月圓圖禹門千尺還重開赤手推開遠得歸有靈氣乎添意氣回觀八斛四斗多添得衆生眼中華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觀世音菩薩以太虛空爲體以五須彌爲質警四大海爲口門日月兩曜爲眼光森羅萬象爲身身瓔珞一切衆生於其毛孔裏出生入死由是菩薩以此興大悲心發無上願施十四無畏現三十二身上合諸佛慈心下應衆生悲仰無端被吞兩潮運使琴軒瞿公向小白華巖偷眼一看直得無地藏身文采彌露乃援毫引墨盡意發揮時有梅山喜公奮辭舞筆作爲長篇揭露殆盡而海棠待制以雄才豪辯向無所見處議論風生筆舌雷動但末後一句留以遺幻住子同爲證明乃爲說偈以收之偈曰
妙圓通體超諸礙包裹色空含法界見與不見二俱離始識大悲觀自在琴軒居士佛眼

通白華巖畔追靈蹤狹路相逢避不及似鏡照鏡空含空引墨接毫書所見揭破浮雲呈日面盡十方空一普門妙相塵塵俱露現梅花山裏老禪翁滄海一粟夫子馮浩浩春雷鼓筆古巨篇長偈真豪傑俾我重聞未後句口縫未開先吐露若以耳聞非所聞不以耳聞非所採我昔曾遊碧海東海王抱日扶桑紅怒浪搖金光閃爍照開朵朵青芙蓉無位真人潛洞洞裏潮音喧萬鼓瓊瑤樹頂月徘徊水晶簾外蛟龍舞波神披初驅長鯨吞空浪雲粘青冥撒出龍堂珠萬斛寶光射透琉璃屏法身驚入一毛孔一毛孔裏波濤涌爾時大士失却盤陀石上吉祥草與蔭蔭華但見玉煙翠霧埋雙履有眼共見耳共聞妙圓通體鐵渾命最初末後句非向萬里潮聲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聖人無體隨念斯彰念興則諸聖同念念泯則一真絕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即觀世音之寶冠瓔珞也以吾確乎不可拔之正念即觀世音所坐之補陀巖石也以吾慈悲利物深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大海也以吾親近聖賢參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童子也以吾寬厚仁慈以恭以敬即觀世音之月蓋長者也以吾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大悲心即觀世音三十二應之妙色身也以吾居一切處通順遇逆了無畏怯即觀世音十四無畏法也昔丞相史公躬詣海岸不獲瞻觀方生慢易回首惟見碧芙蓉萬朵芬披隨浪而現遂勒石以記其事未現宰官身

說法而何至大四年兩潮運使罷公案發按部郵部放舟直駕巖下音觀聖像毛髮不遺即命工造其所觀之象者二一奉之鶴砂普福院一奉之天目大覺正宗禪寺皆公施心所現之伽藍也後以誠心所現之觀世音歸之得不宜乎公自述此文一篇以示無窮之信此又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嘗囑余序之後五年爲延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文隨大士像置之可觀樓上復俾于筆以記之既不得辭贊之以偈
心鏡光明皎如月聖人智體無生滅一念繞興即現前古今凡聖相融攝海岸人招海岸人不知誰現宰官身兼金光聚圓通體應現何曾隔一塵萬華圓繞蓮華國龍象侍闈者不足鼓鐘鐃將問燈香出生世代光明福

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至大戊申冬余謝院事之明年將荷五臺之簪有善助道者從余游抵淮陰道阻遂掉儀真助乃操吾舟絕大江至鐵蓮城下東短髮易小袖綠裙烏帽舉止便捷刺萬川行引繩岸牽風帆張收縱不違兩達平鋪散覆以時施之轉指茶如游龍鏡之解縛操持若神其素服高師之役者皆推其能至若寒暑晦冥風霜雨雪高師告憊而助益治舟無愆容又明年客有促吾舟而命之歸者助趨吾前乃連問之曰舟在乎曰將舍之曰汝操舟之藝在乎曰將棄之若然則無所復用於汝也助無以對乃謂之曰汝嘗駕吾舟於要隘空網網布峻嶺林立輪輻交錯過若行雲開闢萬變而汝之心目與手爲之一貫以失額

盼則互相衝擊殆四山交逼之不若也故善
種子操第一義諦之舟與一切是非聲色交
接於三有要匪亦如是也便暫時不在墮手
順連之淵又不止於相衝擊也今將罷若後
復若形放汝林下苟能一注其衝擊紛紜之
心目於平居冥處間則道可學禪可參生死

可了煩惱可斷無施而不可者審如是則舟
可舍乎藝可棄乎豈無用耶安有用耶法其
不委吾復為汝歌之歌曰
去年放吾之舟兮絕長江之迅流今年載吾
之舟兮將返乎山丘假汝操之之術兮吾乘
之而遠遊視今昔之大幻兮頭漲浪之輕瀾
勿謂無吾之舟兮將舍是而何求勿謂有吾
之舟兮難蹤跡之去留德昔佛與祖兮以慈
為舟葦為舟至為舟鐵為舟更有一箇大關
提漢要以大地捧為舟如是之舟汝能操不
如其不委兮提從從前問語頭被撥不入處
一齊透過吸乾鯨海兮萬象全收生龍龍句

方誰與傳
一華五葉序
先師枯槁身心於巖穴之下卑世不改其
人或高之必應類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為
此行欲矯世逆俗則罪何可逃余驚聆其說
私有所得閱二十年每與同參道者俯首茅
茨論及之不覺成編題為山房夜話又擬寒
山百首以寓禪宗之旨後閱楞嚴因講學者
致詰遂假或問以答之又以禪者不求心悟
惟尚言通例引信心錄為證故辭而闕之以
破其義解及幻跡所至結茅以居皆名幻住
勉為相從者所請引起葛藤故稱家訓前後

成篇者五歲以一花五葉目之亟投彼之水
大時幻眾曰一花是幻五葉亦幻幻無自性
任其安立使棄之却成實法流布也請序其
所以昭示來者由是標筆以從之非敢與大
方之家共焉

一華五葉後序

小室一華開五葉依藉叢林並巖巖剝外春
風吹幻根幽芳似向枝頭灑山房夜話話無
端波斯舞冰牙齒寒黃金鑄成泥彈子白日
青天誰共看諷擬寒山詩百首重重語不離
窠臼靈龜曳尾跡何多笑破虛空半邊口那
堪註解信心銘剛以不平攻不平焉藤露布
椽不斷暗却空王雙眼睛况是靈山巧繳辭
心既無心見何見阿難逼得口生膠一榻傀
儡無方便幻住卷嘗歌一篇又將家訓錯流
傳為人一句沒墻壁飯飽弄筋誰不不自買
由來還自賣豈但旁觀生笑怪都緣口業未
易清乃爾債他文字清幻人拍掌笑呵呵然
壞奮怒吞禪河兩泉問主趙州勸婆秘覺又
下神號鬼哭雲門領外虎視鷹擊撲空師子
窟掃盡野狐窠一華五葉選如何長處更無
多延祐丙辰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此偈以
為後序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七五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大」，

〔圖〕徑作「太」。

一 五七六頁中九行「樹頂」，〔徑〕作「樹頭」。

一 五七六頁中二一行「補陀」，〔徑〕作「盤陀」。

天目中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參學門人比庭臣僧菴菴 上遠

說

般若說

三五之六同卷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輝般若離一

切名而不礙衆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

所有形器嬰之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

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遭其壞般若

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般若

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

大矣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

博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

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

悟而悟參玄上上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無

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慶居其德知識

雖悟而莫觀其難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以

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而

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

其妙難不可得也嗟夫衆生迷背其來舊矣

轉爲無邊生死曠劫迫今於此般若體上念

念遷流念念起滅念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

欲海甘赴死門而吾人般若光雖未嘗少間

其如覺者居太陽之門覺者住雷震之窟終

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覺光震耀也由是三百

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化以一味

清淨般若融爲善見神變俾覺者明覺者聰

聖者通執者化也當知覺不自覺依般若而

覺不自覺依般若而覺不自覺依般若而

而聖不自覺依般若而覺不自覺依般若而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覺聖

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用以

其覺聖聖執之病即般若若生則般若若時

而弊其深密幽遠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

能與於此所以云未盡處處能泊獨不

能泊於火談衆生心慮處能錄獨不能錄於

般若蓋知般若識非心識所可錄也故般若

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維相離文字相以

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

離故以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

融然舍般若無衆生心舍衆生心無般若即

衆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即是衆生心

冰生於水苟非見志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

意達之也所以求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

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兔于懷胎又

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

於昏替麗果日於幽衢展誓無作之機塔

少室不傳之妙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

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

直下承當劍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

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中其義乃因引前說

併爲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相非曰無相非無知有無知

見二俱遺了般若體常無爲無爲之體即無

作百草頭逾光耀耀已忘證者名醍醐見病

未祛名毒華般若非良亦非毒般若之機離

背觸喚作般若若沉枯坑謂非般若遺迷句般若

若非悟亦非迷迷悞但忘復是誰玉雞啄破

琉璃般若碎半觸珊瑚法身解脫即般若若

觀體難容分別者般若解脫即法身三事何

般若一三三一相客攝水底蝦蟇吞却月三一

一三相互融半夜金烏海底紅三既遺方一

不立虛空爲鉅須彌寶觀若雨箇字已

是抱賊重呼扇一不立方般若空龜毛繫住

昆嵐風滿慈歡喜若不盡張起東南般若宗

真際說

太尉潘王海印居士求法名別号達名之曰

勝光号之曰真際夫真非色像不可得而見

有見非真際非境緣不可得而及非非際

真乎不可見而見之際乎不可及而及矣其

不可見之真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洞然絕

痕無像之真體之真非神悟罔及之際混之

必欲心開然真非際外之真際匪真前之際

但見真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真真

乎際乎猶鏡與光二者未嘗斷須少間言光

則必由鏡出語鏡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真

鏡乃真之際亦猶舉波共水衆器同金理體

元齊事相非一嗟乎衆生於無始時來實爲

素旨所蔽凝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就來翻

夫久矣或不其誠啓悟諸實開明不撥一塵

洞見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

知見墜在意報說時與真際相符用與真

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安有

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真真之所詣之

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

言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

其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者全

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真金水先波畢竟真中

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微塵畢

必全真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時岸之謂

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真乃妄之邊真不可言其際即妄乃具之際也或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但諸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纖毫界限邊際從何立耶然了義之證固無界限既迷之境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塗地獄萬種泥犁千仞劍林諸熱惱海至若塵沙苦趣悉該真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難波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眾生諸佛煩惱皆提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出妄緣悉乖真際雖曰波水同體而不可同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真中卓爾去真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但如聚緣觸目群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為色各專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體無差其奈事情有異譬如水之就決也瀉流不息及遇蹊則結為堅冰凝然不動了知不動之堅冰全是還瀉之流水奈何迷妄之寒氣積集濃厚於一體中凝然成異或不以頓悟之慧日融之化之欲會歸真際之水其可得乎是故真際如來目之為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顧四方乃顧此真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指此真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真際也已而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真際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乃傳此真際也至于臨濟卷真際於喝下德山揭真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為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備圖秘密顯顯

邊法義種種方便皆從真際出生真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真際誠一心之異名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此說之下以其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端更無毫髮能外吾真際者若以言說流布則真際豈待別有作為而後得哉若果欲與真際念念體合念念圓融念念不痕念念無間直須是工夫無知解派能所忘向不知不覺處豁然開悟如獲寶物如歸故家心戶洞開性天廓爾十方世界不見纖毫過患是謂心空及第於斯時也真際一字亦無地可容矣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海神洞十虛融八識為真野色更無山隔斷混六情為際天光直與水相通寸心圓濶片古潮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群機機相副或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繁有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真際洞乎心府真際貫乎口門凡動靜語默皆不與真期而真自臻嘗不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為然但宗門中有契有證之士靡不皆爾今日在海印居士潘王分上聞不容髮欲得諸寶須親觀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下麻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也如或末由開悟且其際亦未嘗有絲毫隔越獨不能混融無間猶未磨之鏡在鐵之金鍊金體無在鑄鍊鑄之差鏡光絕已磨未磨之異奈何姑醫而光不彰鑄存而全有

礙又如冰之與水亦未嘗斯須離越但冰具堅凝凝結之質而不能為水流注潤澤之用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是妄得也但磨其汚染之塵銷其執著之鏡融其迷妄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純冰斯泮矣政於斯時道速乎哉道速乎哉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傳不加借證咸以聰慧之資望塵領荷依文解義說處宛然深識執情轉增迷妄是猶以堅礙之冰不期洋釋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師京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北有京城惟到與未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者雖移身於萬里之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感也其未到者至終其身不能無茫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而見之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者固已極矣古人尚欲掃空悟跡刻除見解或不爾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躡於見處尚滯功助審如是則為己尚恐未周又安能為人解粘去縛也哉前所云磨鏡之塵銷金之鑄融冰之寒似與本來自足少林直指之道觀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前預旨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鑄集之難歷於風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是猶認鑽為金指冰為水者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真而起妄真由妄而顯真真非妄而真不自居妄非真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其理何存標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斯說之下不惟妄道亦乃真祛妄道真祛道存目擊矣遂依條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

而際不自著邊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際何有界故祖師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斯說之下邊際際廓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真際與萬法會同萬法與真際交徹在迷則真際是萬法悟則萬法是真際悟迷俱遣得失兩融真不立而真存際不形而際備矣

止源字說

一臺不飛之須止乃剩言一滯未發已前滯將安寄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止在一源源體本空止亦何有於此絕能止所止之異無此源彼源之差別源是止萬流隨一水而收即止是源一水攝萬流而寂世之不蘊其源者但見百川競注萬派橫流而欲遏之使止大似捧土塞五洋多見其不知量也何嘗於沿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此源窮古迄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滴不加少四海不加多以至決之非動堰之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清則不得謂之止矣攪而後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至曰動曰靜曰少曰多皆識量所遷妄見疏注縱能以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劫不墜寸浪而欲較吾止源之旨者實壞矣江西定待者字止源是必有所得於止之道實枯形志慮而滯於死水者可同日而語哉

雲谷號說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豈萬象各立消長盈虧頃刻百轉者雲之變化如是也又何待隨清風出遠岫之謂哉疾風駕雪山振海湧機動嶺鳴終日不息者谷之響應如

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扣而後慮之謂哉知藏與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跨昂霄之埃如雲行空肆慧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也或曰太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有聲我將空耳目於混茫之先趨見聞於未然之表何乃以聲色而為號耶不然雲無心而見色即色明空谷中虛而有聲則聲顯寂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中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雲無形亦不著空我谷無聲元非滯寂子所說者皆錯下注脚耳

月舟字說

光明華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舟頗符斯道然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燭焉道之體不獨清岸而無往不至焉以其無不燭則喜怒哀樂如月映千江無一水而非月影以其無不至則過現未來如舟行萬國無一地而匪舟航能即而行之不患其不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翳其光世波搯其體而誰有此月體有此舟者乎一上人以月舟二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為說偈天上一輪水中一葉上人乘之余復何說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眾生妄自取執而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百千方便向平白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為河以煩惱為河以生死為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為彼以非此為此以不以此為此不以此為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莊觀體為礙

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礙彼此塵塵法礙法法成差使本來自足圓常不斷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於四十九年純以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則不見有此知此不二則不見有彼知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

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迄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是大達之士林過而途不存中見掀翻檣桿浪絕舟航輒底波濤了無消滴直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為無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定更字說

秦藏主字定更因質其義更曰定以不動為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手難足掌中飲光尊者入滅盡二昧以徇慈氏下生此豈非不動者乎更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於一漚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眾生身中入大涅槃而眾生不知眾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諸佛無礙至於崑崙極海而不去大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能乃法如是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象怒號風本自家乃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興而定體自若於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更

之論始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
二乘小見以枯心屏志絕慮志緣為定者縱
經八萬劫益益戲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
耳根聞更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

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
捧佛鉢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
其故乃曰我因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
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想念鉢方及頂忽起
念云鉢如是大安得不重此念起時其鉢不
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若太
虛初無分別殊什師所見謂念乃法之源也
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與
取撥開木人問求佛施工早晚成緣未嘉所
見謂念不生與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王自
號無念因以什師未嘉所見扣之乃曰我之
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之不起未
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無
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鏡像如燈照
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
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
能照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
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見念相
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
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
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願測
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說
乃筆以志之

無方字說

靈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

既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圓於方隅也或
迷自己於靈念則圓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
有方則仰而為上俯而為下日界則東月沉
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徧計流墮分
別交結識情或於生死者蓋深味其無方之
自己也或曰常啼東行善財南性文殊北邁
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
也余曰前不云乎圓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
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啼之東設使
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
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
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啼爾時惟見般若
洞無向背循東求方了不可得東既無方而
西南北亦復如是故古云道無方行者莫能
至斯言豈欺余哉南徐遠上人號無方余為
說無方之義如此

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七八頁中二八行第三字「殼」，

徑作「殼」。

一 五七八頁下二六行首字「言」，

徑作「也」。

一 五八〇頁下二〇行「二昧」，

徑作「三昧」。

天目中筆和南廣錄卷第二十六

卷學門人北庭巨僧慈故 上進

文

祭鹿巖初禪師文

三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大菩提道為壽藥
設為險葬我師兄嘗中其毒親陷其險是故
三十年後浸漬既久因地發生毒愈愈毒險
愈愈險使人望風斫額骨毛為之凜然正當
今日即舉即險與無上大菩提道勃然混合
纖毫不可則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免首
尾俱露其義同手足敢不放聲於是乎點一
盃茶燒一炷香換手履會連聲叫苦百苦有
懷莫伸酸淚如雨

祭玄鑑首座文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
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
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兮吾
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
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摩掌
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
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會之
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譚兮徒此是而彼非惟
吾無照然不若兮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感
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數美而
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
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
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
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爐熏於今夕兮
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祭恭長老文

祭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
奉眾命來主蓮華峯本居門外止宿草巷謂
遺可交手方三見黃昏而公遽引無生一曲
於大寂定門本遠望癡憫不自知而泣下謂
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可以語言通
尤不可以毫緒盡森羅萬象咸為點頭白雲
半甌赤心千丈謂交與忘則黃矣公其鑑諸

祭聖運使文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
者雖貧而富賤而貴貧賤而富貴而富貴而
道者乎其濟斯時澤斯民賴壯士屈臂不借
他力信然也公嘗於不羸之年扣吾先師於

巖穴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而待坐連旦
公為道之勤見於此矣已而擊施鎗於空諸
所有之海構禪宮於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
於詩書禮樂之門蒞仁政於博愛簡易之域
修孝慈於寬厚高明之府履連順於安舒靜
默之途閱身心於鏡像水月之長矣生死於

十三

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餘事也公其自得
於心之旨既不可以意測復不可以語言道
也其凡一會公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太
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輒乃出然命
書進道之語置之座右於此益見公向道之
志二十餘年不間然也自爾去公於淮漢之
表者三載聞公復以寺事見逼遽移棹而往
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聞於戲公福德人也
而知道焉吾西竺聖人謂三界無別法惟是
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
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也建寺建心
寺也不達乎心而滯物者吾之之所不取也

苟會於心則心無施不施之異心無建不建
之殊即寺與田皆公心外之影事而我住不
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以此二其心
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團也心外無寺
徧十方一刹也此田不待列有所施而禮波
羅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列有所建而大圓

覺海處處成就於此維彌勒無住持分
况其侘乎審如是則知公於不思議解脫心
中冥坐文室獲正住持三昧現前入未來際
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
源者也其類公知道之詳故前旬千里敬持
是說以告之非巧辯以惑公之總也由是觀
因池之華果列萬象之盤瓊拈法界之鑪重
淪海門之晴雲真公於不動真際之室公必
以我說為然也尚享

續刊傳燈錄疏 定錄四卷 卷之三 未竟而
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千七百八 錯認淨光幻
影不立文字乃有是錄數十萬偈聚成鐵壁
銀山芙蓉巖墮於死語而莫之析圖看虛溪
別立生機而即之能了拈一華脫賺迦葉當
時不解覆藏受三拜累及神光今日正宜揭
露當有大木顯全體作用之靈夢會見英檀
與一言領荷之勝心共知印板上打來須向

十四

刀刃邊按出正法眼洞燭聖凡悟迷之跡涅
槃心鑑空生死情妄之蹤始編集於景德年
間當流通於大元國裏話頭具舉註脚分明
四祖寺重行求借疏
溪邊尋女子投胎操心太切壁上倩秀才書
偈用意不藏爭似我毫髮剝除便與它赤有

負荷然美玉精金固非易得而方袍圓頂豈
是小錄一千七百則萬藤打歸自己八萬四
千門佛事用報檀那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隔江招手望廬山面目猶在半途別觀吹香
領黃梅意旨不消一宿既是容身有地何愁

具眼無人越起水牯牛祖父田園從頭耕遍
提携木上座昆耶庫藏彈指豁開從它知識
來春是我祖師見在前不違村後不迷店肆
問你船來陸來則則喫飯困則打眠德教它
你去歌去一機判則萬善同歸

沙德院化燈油疏

通身汗下灼然從道投度得來脫體先生真
箇是遮藏它不得燦破老瞿曇黃金面孔照
開大檀度生鐵心肝碼瑞階前滿地月橫松
影動琉璃殿上四翻風颺菜花香即此光明
是真供養

師子院化糶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師子巖數
百千指繞圍有摩躡接擬向飯糶邊打發須
憑筆端下施來側摩傾倉萬斛珠光明唯唯
考鐘伐鼓驚堂僧意蕙嶺嶺既於然親運筆
斷咽喉背諱道不曾咬破粒米鉢孟兩度
助我飽吞毛乳七日香報君多福

雜著

誠聞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為樂而共起之逆問其
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
觀心志勞而形體痛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
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寧當

貴莫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歎生志觀
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
師之訓嚴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
披塵遠俗以遂其閑余曰世因勞形役塵也
閑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依厭
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
旨正不必厭此世而欣彼之閒也余將真旨

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
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塵事欲究竟
賢出世之道偏不忘餐履履則報無利鈍又
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山士捨身命如微塵數
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道今履試諸難善哉

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志
於君老於親孝盡其義不可不仕出世間則
親師擇友朝祭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仕
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
心等太虛之無為豈一閑字可與同日語哉
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致

致以安閒不憂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
聖人斥之為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
慚而復肯閑於疎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為
投閒者之誠

存實

道人用心務在存實心存乎實雖須刻萬動
而不亂苟不存乎實須終日不用可也一用
之則禍相繼矣謂實者何中也正也不欺也不
不偽也事無小大而不致以私度公初無智
愚巧拙之間也然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用
當用心之際苟務智巧而不務存實則愈巧
而愈乖益智而益敗蓋實者乃天理之不可

易者也智愚巧拙乃賦分之不可移者也惟
聖賢所愧夫實不存乎心不愧夫智巧不居
乎分何則能存實而用心使賦分雖愚拙然
其存實之心初未嘗感愚拙而悅智巧也又
之不變即其愚而智拙而巧矣即其愚而智
真智也即其拙而巧天巧也真智也即其愚也
天巧無造作也惟絕思慮無造作之智巧觀
體與佛祖不傳之道相去無幾矣其存實之
功有如此者且實者心之體也古云一實之
道是也夫人終身皆之而不能自返者蓋情
欲蔽于中物境誘於外引起虛妄自夕遷流
而不知息也世謂愚拙莫甚於此者孰智乎
孰巧乎余未之見也

評持

道不越乎正愛謂正愛者不受諸受也請受
既違道者復有所恃乎一有所恃則應念不
居其正受矣既失正愛則此心不能無謬焉
是故持勢則心日微持權則心日暴持福則
心日驕持才則心日慢持智則心日技持術
則心日詐持賢則心日貪持力則心日為之
很矣蓋心念無主隨其所恃而趨之所趨之
途萬不同要皆謬亂之本也或謂權勢努力
粗有識者皆美之持世固有道大德備者重
當世者持之庸何傷對曰道大德備者明性
德備莫越於利人使內有所恃則性不得而
明外有所恃則人不得而利矣故聖人無為
而天下治無作而事功成無思而理通無取
而用足蓋不自知其為聖也苟存所知則亦
持矣安有聖人而自恃其道大德備者哉且
道雖尊德雖貴不可恃况道德以降舉皆

虛妄或起心恃之是猶抱蛇虎而眠欲不遭其嗜嘗者余不信也

善人李生傳

余偶遊異鄉有傭工李姓者咸稱之為善人困惟而問之曰彼傭工耳能傳涉古今聖賢之事乎曰不能也彼必起居飲食有以異於人乎曰未見其異也彼必有才術智巧精於世乎曰無是也彼之言行必有以利物乎曰俱非也然則稱其為善人何耶乃曰若李生者惟受人辱而氣平與人作而工倍似不識世間是恭懼愛之習凡父母妻子親友里巷以以腹胃無狀之事惟然交迫皆忘慮之無難色人或不平以止之則曰惟恐不見彼耳雖死亦何所憚哉由是里中無老穉無貴賤知與不知見之皆稱為善人余慨之曰彼一傭力耳天下之至卑賤者人尚不敢隱其德而稱之嗟今之居聖賢之廣居服聖賢之上服乃不思修身慎行而反責人之不已稱

者較李生寧無愧於中乎

蜂蟻

蟻穴於將涿之壤封置之守愈堅蜂集於將割之房號令之威尤重其為生也掠殘花於蛛網之隙暴餘理於馬足之間投死於須臾脫身於倖倖惟靈知之性了然獨靈於飛搖蠢動之表洞無隔越由是習所蔽受此微劣之軀返不自覺人或嬰其芒棘其尾則刺物之氣奮然見於撲趨直突之間將盡其毒以刺之於戲惜哉殊不思即其奮毒之念直下與三世開士大解脫法觀體平等由昏迷之異則果報亦相須而遠矣宜持蜂蟻然哉聞

聖人觀百億四天下如觀掌中之果今吾徒所居者乃四天下之一耳自賜谷之東至味谷之西其中長山廣漠際空入雲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遠使馳以逐日之蹄鼓以搏風之翻將盡其生而不能達其涯淡且一天下之廣也如是以六尺之軀位於其中曾不翅大倉之一稊米耳增一稊米而倉不加多減一稊米而倉不加少則其微眇可知矣遠平苦樂之境倣焉變于前則鬱然而憂懷然而恐怡然而喜奮然而怒馳騁聲色沉滯愛情其虛妄攀緣動搖形體猶甚於掠花之蜂暴殄之蟻也其遺珠絲馬足之厄者窮劫迄今莫

知其幾方將違顧二風輕觸其念則驟然動其情雖風刀火扇橫于前亦不覺顛其含毒十虛廣大靈知真覺之體由是而味之又味者矣悲夫使溘四大海清淨寶目觀吾徒之生嗚呼嗚呼何嘗曾而不自息也

觀蠟蟻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蠟蟻趨伏連鬚鬚長喘息似依人者方疑其為異後而蛇至還人而返蠟蟻驚喘循未定忽有小蟲至其前亟起張口吞噬略不少貸於蠟蟻方曼蛇之噴已也其驚懼若此能推已曼死之心而反物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於此洞見眾生迷昧之情晚如黑白嗟夫人之迷妄與心積慮者甚於蠟蟻不能推己者遠迷觀蠟蟻

天目中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十九年

天目中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天目中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八二頁上三行「文」，經作「祭文」。
- 一 五八二頁上一四行「雲南人」，經無。
- 一 五八二頁下一三行末字「重」，南，經作「熏」。
- 一 五八四頁上一一行末字「里」，經作「間」。
- 一 五八四頁上一二行「封置」，經作「封疆」。

天目中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頌七
秦學門人北庭巨僧卷 上進

傷頌

幻住菴歌

幻住菴中藏幻質諸幻因緣皆幻入幻衣幻
食資幻命幻覺幻禪消幻識六憲含裏幻法
界幻有幻空依幻立幻住主人行復坐靜者
幻華生幻果放還收控勒幻繩騎幻牛時或
住八萬幻塵俱控聚時或眠一覺幻夢居四
禪有時動幻海波翻幻山聳有時靜幻化光
中消幻影可中時有幻善陸來扣幻人詢幻
法我幻汝幻幻無端幻生幻死幻涅槃淨名

室內龜毛佛龍女掌中泥彈九更有一則幻
公案幻證幻借須了辨莫言了辨幻云無只
此無無名亦幻學人未達真幻輪動轉身心
自相反幻心營爾生幻魔幻翳忽然遮幻眼
陽燄空華乾闥城天堂地獄菩提名有問此
幻從何起雲月溪山自相委要見菴中幻主
人認著依前還不是

十二時歌

王克走金鳥飛百年影子空相追山翁兀坐
禪床角使得人問十二時半夜子震旦竺乾
無彼此五白華狸叫一聲床頭老鼠偷心死
鷄鳴丑僕僕起來伸兩手趁起捉起赤斑蛇
到頭却是佳茗膏半旦寅眼空佛祖絕踪親
斷送潭家窮性命一條白棒血淋漓日出卯
獲得輪王如意寶散在春風百草頭三十十
方何處討食時辰大開兩眼天真笑擊一
鉢和羅飯十字街頭等箇人萬中已赤脚波
斯穿關市滿把瓊珠撒向人醉倒玉樓扶不

起日中午倒跨南山焦尾虎驚動溪邊石丈
人一捉搗破虛空鼓日跌未也解隨筆并逐
隊橫拈鐵笛向西風嗚嗚吹起斜陽外嘯時
申恣縱五欲生貪嗔癡前不見破木杓惡口
小索寬四隣日入酉擊破面門呈拙醜選甚
魔來與佛來一喝直教顛倒走黃昏成那事
一時都打失撲滅空王殿裏燈且喜眼前高
漆漆人定亥淨輝輝兮赤洒酒取性長伸兩
脚眼誰管桑田變滄海與麼去好好好爭免
全身墮荒草有人更擬問如何彌勒下生時
却向彌道

道要歌

本色道人無孔竅不必問渠重覓口門未
待鬼擘開機先已被虛空笑古今多少明眼
人不怕羞漸惟絕叫強言一句有三玄又道
一玄具三要從前公案既現成今日般動添
草料第一要踏著麻繩兩頭脫波斯疑是赤
斑蛇白日青天把燈照第二要金剛眼上蝦
蟻跳一槌擊碎獻空王元來却是新羅鷄第
三要熨斗煎茶不同鏡普賢失却白象王土
地面前來討玳此語諸方耳共聞總解移腔
并轉調直饒伎倆現盡時愈失自家真道要
休將識重立疎親肯信靈源無老少昆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皮帶子歌

幻人枯坐次有皮帶子者見訪乃曰人以
我具六用之根於順逆愛憎起諸倒見沒
溺於生死海中莫之能脫而我嘗返思三
世佛相成以我為成無上道之具今不知
果為惡耶果為善耶果能聖耶果能凡耶

幻人乃歌以答之

皮帶子竹聽幻人歌目前法界名娑婆華言
堪忍誰奈何浩浩湯湯揚揚世波百千皮帶暗
消磨良由一念不肯嘗無明愛見相交纏今
日真明日喜朝榮暮辱何曾已幾回街鐵井
負鞍幾度腰金并衣紫窮也是皮帶富也是
皮帶等屬陰陽相管帶忽然報盡共沉空夢
裏何勞生捏怪人亦是皮帶歌亦是皮帶宰
割烹炮誇手快昔相負兮今相償自買依前
還自賣娘生皮帶不堅牢寒著送遠成又壞
脆如泡薄如雲幻如陽燄輕若游塵微忽起
滅幾萬古積骨如山難比倫大皮帶小皮帶
幾人嫌幾人愛嫌者為因貪病攻愛者多緣
身自在皮帶子教備知通身是假盡世成非
了知名業質委棄為死屍四大蛇蛇同處一
筐壞空成住變滅無時因其時人不解事盡
情放出貪嗔癡上天入地巧中巧暮疑晨興
述外迷朝飯飽午還飢熱搖扇冷添衣百計
惟思巧護持偶乖調攝過界求醫得鬼折神
無感應客孟弓影生蛇疑男須婚女還嫁換
面改頭呈嬌詐忽然觸動利名心地獄現前
都不怕只弄一朝圖快心肯信鐵圍無縫錄
詩文章說道理三教勝流誰不爾一朝學問
夢魂消依舊打歸皮帶裏皮帶聽余真實說
學心盡屬輪回業不思皮帶本來空茫茫弄
巧翻成拙莫多知莫多會但有施為都拽退
不須禮拜與散花只是名真懺悔不思善
不思惡兩種由來皆妄作不緣凡不緣聖聖
凡盡是心王病不著悟不著迷迷悟何曾離
有為不貪生不覺死定業從教起還止皮帶

子空勞勞披毛帶角要做便做成佛作祖道
高不高四聖六凡體元具十方世界目前包
皮俯無情無喜怒頭盡是無生路但於見
處不留情法王大寶親分付如來獲得慧生
身皮俯何曾隔一塵爾若區分成兩箇笑倒
靈山會裏人

警策歌

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開胎胎盡向自
家心念生一念不生都解脫既由自己有何
難做佛無勞一指彈此念即今拋不落永劫
鑽頭入閉籃名何名利何利一息不來成鬼
戲愛何愛憎何憎惹著毫毛是火坑既無人
還沒我爾見空花曾結果休辯是莫論非大
夢無根總自迷生死無常警覺足莫待連回
重瞋目翻身一抹過太虛展開自己無生國
有何難有何易只貴男兒有真志志真道力
自堅強力強連道如遊戲有何難有何生是
路何愁不可行拌得一條窮性命刀山劍嶺
也須登亦無鏡亦無利別起看毛休瞞瞞不
破疑團誓不休寒暄寢食從教慶亦無開亦
無閉靜閉閉忙總不干如一人與萬人敵觀
面那容脫眼看大丈夫宜自決莫只隨情順
生滅今日不休何日休今朝不歇何朝歇况
是叢林正下秋千門萬戶冷淋淋泰禪必待
尋師友敬保工夫一世休師禮自心師友結
自心友除却自心都莫守縱繞連磨與釋迦
擬親早是成窠臼自己叢林到與與誰分村
豈與州城骨果三尺純鋼鑄肯聽靈前打板
聲行也做坐也做尺寸光陰休放過心存少
見夫真誠意涉多緣成息慚有般漢更欺騙

文章今古要兼知參禪設使無靈驗也解人
前動口皮口皮動得有何好聰明只是添烟
惱脚跟生死如未休千里萬里沉荒草穿馬
腹入牛胎塗炭曾經幾度來此生幸作金蓮
子莫把繩頭易放開生同生死同死萬年一
念當如是曾中能所兩俱忘境寂心空無被
此嗟口咬破鐵蒺藜傑傑出叢林也大奇休將
萬里西來意黃葉空拳嚇小兒德山棒臨濟
喝儘有伸機都撥撒一千七百爛葛藤不勞
動手和根拔心空及第真初僧堪傳佛祖不
傳燈照世光明只道是立地頂天誰不能到
此時盡由我混眾獨居無不可團團一顆如
意珠覺知聞見全包裹也無禪也無道也無
解脫并煩惱三界明明大脫空凡聖悟迷何
處討盡是從前眼自花然難到此勿矜誇法
塵見刺罷不脫舉足玄途鮮不差我語切勿
非眩惑志在同參相警策五湖四海抱禪人
若未到家無自畫

即心卷歌

雲內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予窮山
坐夏未了欲歸故鄉結菴為禪居以圖究
明已事預乞為菴立名余以即心二字示
之蓋大梅常和尚參馬祖即心是佛一
住空山誓不再出既有志於住菴當追古
風以繼芳躅庶幾吾道之有望也乃為之
歌曰
卷即心兮心即卷十方世界無同奈靈山四
十九年說舌頭拖地空喃喃却笑少林言直
指已是白雲千萬里未形言處鐵潭命才挂
口門都不是三箇道人歸故鄉秋江萬里秋

風涼誅茅就樹縛開屋即心二字懸高梁心
不自心安用即心即即心誰辨的百億日月
繞四欄光射銀山穿鐵壁一巷內外赤條條
枯來總是心王苗龜毛束破混沌設蒲團膠
折虛空腰雲南即是西峯頂兩頭踏斷俱非
境爾若無端喚作心依舊隨人認光影見地
不脫還茫然已眼不透成虛指只消整起生
鐵脊不拘歲月勤加鞭待伊敲得即心破是
佛是魔俱按過等閑豎起箇拳頭住菴活計
天然大

翠巖抗上人省師靈巖

萬法無根那伽非定擊開生鐵枷躍出琉璃
穿杖頭挑起具中第一拳脚踏踏斷洪崖十
尺并古靈背上血淋漓良駒豈待搖鞭影君
不見抗之東海潮推出玉萬丈雷奔電激翻
晴空不是境且非禪纔擬議路八千男子丈
夫活鐵鑿肯受他家強塗抹好兒既不使蒼
錢草鞋跟底乾坤闊等閑失脚踏一步萬象
森羅連底脫那時赤手走歸來好把虎頭顛
倒持

寄實西堂

金鬘背上珠一顆燦破淮山青朵朵百象人
前玩弄時圓機錯落星火竭來照我青茅
屋隱顯回旋看不足夜深翻轉碧玉盤直射
斗牛光奪自臂中痛恨山頭老向曾奪我靈
蛇寶無端落在他手中拋墜深崖懸草鐵
蛇入海今其死科撒空囊有些子觀體分明
不一同髮髻依稀相相似叢林日午打三更
室室祖道皆縱橫何當傾出一袴捲免使男
兒摸壁行

恭上人

靈小有一橫少林有一語勾住不覆藏明明
為君舉那一機金馬家破青破那那一語王
免踏翻紅馬乳慶雲上人不知知死生大事
非兒嬉猛著精神拌命攪掃空情解掛階梯
忽然失手欄柵脫屋頭有路如天闊步弓趨
方露堂堂進考退考活靈靈始知靈山一機
狀如鐵牛少林一語不在舌頭生擒活捉考
奔雷走電高揮大抹考倒嶽嶺歇君不見黃
龍古洞深無底山鬼吸乾金井水觀起泥蛇
飛上天回首白雲千萬里
戒上人遊江淮

拄杖頭連草鞋跟底踏倒萬疊淮山穿過千
重江秋水風八九月白雲千萬里觸巖堆
易藤榕塞堵波前暗號子會不會星明日麗
照雙眸知不知石裂崖崩喧兩耳有佛處不
得住轟地滿瀝松露寒無佛處走過古路
若羌淨如洗已躬下事總在目前向上一機
道委不委諸方門戶盡敲開究竟何曾離蓮
裏

珠藏主化藏經

破一微塵出大千經不撥自轉通身眼晴明
明字與義山河及大地歷歷文與科萬象自
森羅三界揚真旨古今曾未已白馬胡為來
何其十萬里為憐半偈舍全身何當灰燼娘
生指談笑推開大施門昆盧藏海波濤起但
看煙霧濕溪藤拂拂香風動屏几琳琅數百
函縱橫千萬紙謂是一大藏金剛腦後鐵三
斤謂非一大藏碧眼胡僧穿兩耳萬疊湖山
擁翠靈渺渺湖光淨如洗為君併作經上題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

此道自來無改變城市山林總成現上而諸
佛下眾生阿那箇人曾少欠遠經轉刻至目
前今古何嘗隔絲線聲前不解便承當更為
從頭歌一遍靈山密付絕疎親少室單傳無
背面離陶鎔非煅煉一法何須分頓漸若於
語默未忘情經書讀三千卷如遇駒等流
電德山屋裏販揚州臨濟堂前開飯店聞無
聞見無見楊岐倒跨三脚驢鹽官強索摩牛
扇誰言佛法今下衰此道依前有靈臉滿眼
滿耳非覆藏自是當人不能薦納思張公洞

裏老杜多活況生擒如虎健死關既掩氣衝
高彼此男兒宜自勸黑漆桶底如未穿幻影
浮光休慕戀始終不放話頭寬何患工夫弗
成片五蘊身中大脫空不用棄離并健養有
何貴有何賤焉拙持刃惡不惡羅眼沉空善
非善境逢順逆設依違緣遭憎愛無忻厭古
廟香爐一條白練臂中寸寸結冰霜消落聖
凡諸妄念始知萬法本空閑自心了徒筆
後等閑管轉目前機此時方慳平生願涅槃
護說安如山生死從教急如箭十方世界鐵
潭命觸者通身是方便按出繫驢柳拈却吹
毛翎打開荆棘林直入空王殿若教除却此
道時更喚誰為親法者

送古上人之江西下高峯和尚遺書

寒巖一夜風雷惡師子迸斷黃金索驕驕萬
里追不回聲沉宇宙空山岳君今去去持此
音十八灘頭探鱗角君不見馬師一口吸西
江波騰滾沸煙茫茫又不見集雲峯下四種

別絕際

伊余十載交情懷若冰藥一處承親千機莫
測燒尾紅鱗躍九淵鐵脊金毛走深澤神駒
十影護追風駘得眼來天地隔君不見長沙
本大蟲旬旬一嘴爪牙直漂漂崖谷生陰風
又不見瀉山水牯牛山北山南水草足擊斷
鼻繩誰敢收我亦非牛子非虎休將爾汝論
今古明朝拄杖各西東男兒豈肯埋塵土何
當橫擔片板抹過那邊更那邊拈一毫頭吞
四海吸百川興雲致雨生風煙始知造化只
此是慶快何止三十年
開爐日示祖上人

祖道迢迢祖風寥寥祖師心印七花八裂祖
翁活計瓦解冰消林下相逢祖禪者為言祖
意何蕭條尚有祖關喝起十七百丈高何當
一撥百雜碎從佗大地空牢牢風雨閉門十
月朝死灰撥盡相向無聊祖堂氣焰不炙手
祖庭積雪空齊腰爭如自斫一把青楊樹靜
對祖燈深夜燒

坐禪歲并序

夫非禪而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
禪禪即坐之異名坐乃禪之別稱盡一念
不動為坐萬法歸源為禪或云戒定是坐
義智慧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
能聞故知不離四威儀而不即四威儀也

乃為作箴箴曰

參禪貴要明死生死生不了徒營營至理不
 存元字脚有何所說為箴銘或謂參禪須打
 坐孤硬脊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
 昏沉休放過或謂參禪不須坐動靜何曾有
 兩箇楊歧十載打塵勞險絕阻關俱透過坐
 而不坐心外馳摩袪捺空勞疲釘椿搖播
 消白日心空及第知何時不坐而坐志還切
 寸懷鯁鯁難教學說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
 覺流鮮血如是坐如是禪不勞直指與單傳
 寬著肚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十年如是禪
 如是坐蒲團七箇從教破柏育志氣無轉移
 肯把身心沉懶墮禪即是坐坐即禪是一是
 二俱棄指話頭一箇把教定休將識鑿并情
 穿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今日明朝只如此
 若是真誠大丈夫一踏直教親到底坐禪不
 怕坐得多百歲光陰一剎那老爺喫乳如大
 海為要掃空生死魔坐禪豈可為容易莫把
 聰明遮智慧慧千七百則爛葛藤何用將心求
 解會坐到坐志禪亦空吐詞凌滅少林宗只
 箇潭身也拈却未待口開心已通有志坐禪
 須與麼若不如斯成懶便拌性命也嫌遲
 大事因緣非小可擬將此作坐禪箴不特自
 欺還誘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十末

頌七

此頌七首
 一、五八七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二、五八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三、五八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四、五八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五、五八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六、五八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七、五八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八五頁上二五行第五字「佳」，
徑作「生」。
- 一 五八六頁中六行「當如是」，
徑作「常如是」。
- 一 五八六頁下四行末字「厭」，
南、徑作「壓」。
- 一 五八六頁下一三行末字「十」，
南、徑作「千」。
- 一 五八六頁下二五行第五字「自」，
南、徑作「目」。
- 一 五八七頁上五行第一三字「情」，
徑作「晴」。
- 一 五八七頁上一四行末字「熏」，
南、徑作「裏」。
- 一 五八七頁中一八行「順逆」，
徑作「逆順」。
- 一 五八七頁下二七行第一四字「盡」，
南、徑作「蓋」。

一 五八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便」，
徑作「更」。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惠嚴 上達

偈頌

于下之六八卷

送斷崖禪師遊五臺

五臺山在天之比師子吼處乾坤窄我見曾
解師子鈴擬向山中探幽曠文殊老人雙眼

黑一萬善慶滿坐毒舌石只憑倒卓鐵婆囊

一奔趁入無生國諸子去時誰繼踵盡祥五

身攝入草鞋雙耳孔虛空滿貯赤珠珠笑看

秘慶巖石動歸來就與傍人知德山臨濟皆

兒嬉今生元無佛與祖就手拗折烏藤杖坐

斷高峯頂那一著銀山鐵壁人難窺翻思

少林九截面空壁千古萬古知誰知信手拈

起一莖草總是金毛獅子威

扣皖山隱者

野人原上十五里寒崖白日帝山鬼萬峯重

疊路回旋半閣蒼屋青松底老僧荷鉢入煙

霞滿林搖落朱藤華燒田種菜粟斷地裁胡

麻雲根撥笋潤底尋茶羹火深埋魁羊種砂

瓶爛煮黃菁芋人謂隱者聞不足何故山翁

事驅逐山翁笑指溪上枕庭前竹春風幾度

更新綠香屨不作靈雲死徒有是非喧兩耳

爭似儂家百不知從教少室分皮髓

送侍都寺監收

世上共言人種田不知却是田種人但見鳥

頭看田水微然白骨埋黃塵轉眸又作鳥頭

子依舊重來看田水田水洋洋似笑人入死

出生元是備農夫見說心欲折歸來翻轉犁

頭鐵不耕田水耕虛空不種青苗種明月虛

空可耕明月可種先以智拔後以定動白牛

露地生機回即此用字離此用大千撮來一
粒粟鉢飯搏歸香積國靈山問訊老瞿曇福
慧由來二俱足有問禪兩葉揚柳含青煙有
問道一片斜陽步芳草江頭衰絮搖世波古
岸移舟宜自保

送燈刹寺監收

松江江上莊中底萬廉千倉且非米禮翁一

片鐵石心歲去年來磨不已粒粒盡是金剛

團粒粒盡是鐵彈子出生勝妙性功德轉入

恆沙福無比莫教拋一粒在路傍莫教誤

入一粒歸自己勿欺一粒如此微塵沙法界

從茲起魚唇口鬼亦嫌輪回業果無終始

撥開罪福異路行一點真燈光萬里照開蓮

華峯頂還佛湯伐鼓孝鏡宜要旨歸來直把

簿書看妙用神通只此是

秋夜述古

登聲唧唧屬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

聲聲唧唧我白雲房三遠禪床振金錫玄音

落落不覆囊更加一語成癡癡癡癡癡癡癡

聲跡萬里秋空有何益丈夫何事不肯休直

欲奈天起刺棘九載少林窮的的一宿曹溪

浮逼逼偃溪流水香嚴擊切忌隨陀那遠見

良由眼聽與心聞疾治過風俱莫又感音那

呼空劫前底事何曾具今日幻住通人都不

識紫摩直掩千山碧寒沙底露沉沉煙外

散青牛背笛客既無言我亦休攢眼一覺青

茅席夢裏忽聞蕭蕭漸瀝何處生覺來元是

山雨四欄聲滴瀟

留別馮居士

片片秋雲飛瑟瑟秋風吹團團秋月白某某

秋露垂道人挑起七斤山衲衣回首萬里外
復覓青山歸倚松石飲溪飯蒸籠空佛祖
口掛壁從教四海相追隨珍重長安市上長
者子莫教貪著五欲樂住火宅如兒嬉大白
牛車在門外轉身便可縱橫推莫教推不動
墮在途轍中我有鐵懸坐角不勞拂影行

贈鏡堂一洲二座主

如風君如要見我觀影大江日夜流天東

鏡堂之鏡不照象草木雲煙自消長一洲之

洲不容物消波浸瀾虛空骨夏商握手空西

峯江湖盡謂來更宗天台少林共一舌禪關

教網俱相造有問教古鏡堂前風浩浩有問

禪一洲風靜波影圓生死輪回機不破教禪

總是心王禍道人論實不論虛肯為世間聞

見墮西風兩袖下差我七尺烏藤拂藜藜長

安市上眼前事不啻周身毛孔多阿呵呵與

麼與麼一外不知洲際遠雲南無奈鏡光何

送聞上人歸南山

己躬下事作麼奈木人笑倚青巖盡已躬下

事如何委瞞目白雲千萬里上人念念扣己

躬去年橫錫來西峯眉毛孺結住一載已躬

下事深如海秋風吹動碧海門已躬下事俱

休論婆娑世界浮漚幾出沒銀山鐵壁元無

根靈山密付少室單傳不立文字已墜吉詮

已躬下事俱不然當機非道尤非禪一塵羅

却四大海一步跨關三禪天南山突兀幾千

仍青松翠竹塵香煙極日無非舊遠報已躬

下事管不驚脚未跨門先轉身重來共着中

秋月

船居述懷

佛

道人行處無途難買得船兒小如葉終朝縮
頸坐逢窓聞見覺知俱派絕往來解纜橫大
江連風衝破千堆雪或行或住人莫猜兩岸
中流聲經涉也無撓可擊也無棹可舉更打
船船俱不許古帆未掛天地空轟轟萬象忘
賓主或隨順水下前灘西天此土無遮欄古

今千萬箇佛祖出沒浪花誰共看我船有時
撐不動藏在蟻窠眼暗孔我船有時挽不回
五須彌頂波濤湧我船不載空百千奇貨皆
含容我船不載有毛髮更幾誰納受說有說
無誰辨的問著高工都不識但見海東紅日
曬濤濤柳西斜月穿簾席有時四面雲雨收
波光萬里沉虛碧當處不知我是船亦復不
知船是我勿將空有論跡觀船與非船無不
可歸去未是甚麼推開淫浪望雲頭突出好
山青翠

火記并引

影

皇慶壬子冬織舟于漣海洪福院側剪艾
蘆縛屋丈許以居越五日工畢道者煨靴
襪以乾壁土至後夜丙丁童子逸出着外
而火之實十月二十七夜四鼓也因思先
師居龍須山時亦有此事故書傷以記之
新傳茅屋壁未乾頭施不耐冰霜寒盛把十
斛真珠般床頭午夜俱煨殘舞馬潛蹤穿屋
角霧捲菱蘆鳴爆爆河神禁水凍不開星焰
騰輝射穿窳頭陀出虛空外撲著虛空無
向甘須史對月掃寒灰發明幻住真三昧編
想龍須夜壁時造物端若重言欺重磬九年
生鐵香於斯寧故志先師又憶當年老婆子
縱火偷心元不死驚回枯木尚寒嚴是赤沙

入口重耳我生五十未會親見火燒屋但聞
水火發燒破無生國虛空撥出死柴頭手
握十丈龜毛束幻法由來無斷續尺地不妨
重十禁一把焚盡又縛成連海休前青益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發
發
發
發
發
發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八九頁中二〇行「秋空」，〔徑作「秋風」〕。
- 一 五八九頁中二二行末字「見」，〔補，〔徑作「覓」〕〕。
- 一 五九〇頁上二行「蓬窓」，〔補，〔徑作「蓬窓」〕〕。
- 一 五九〇頁上二五行「爆爆」，〔徑作「爆爆」〕。
- 一 五九〇頁上二七行第一三字「任」，〔補作「任」〕。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參學門人北庭巨僧惠寂 上進

偈頌

幽居聞市聲

釋

驕麟萬弄下蓋覆物與人五更殘夢覺眠底
秋復春側耳白雲巖關市喧埃塵三毛轉發

脚白日送天真疾馳生死岸獨立人我漢少
壯習輕肥老大成貪嗔英雄與才智紛紛復
絃絃浮光自苦樂幻影徒寬觀一念不返照
萬劫歸沉淪良哉美丈夫好景休因循混沌
鑿七竅開合俱清淨肉團裏枯骨枯骨藏靈
津靈津忽散滅太虛包一身太虛亦亦見轉

復諸苦輪瞪目視乾坤云胡而不仁訖坤不
加對萬象俱橫陳輪與寒山子時時笑眼新

即事十首

一刻復一刻每日數盈百過去等可沙未來
稱塵墨忽忽若跳丸過道如轉息當處絕蹤
由麟目天地隔

釋

一時復一時非速亦非遲歷落幾千載循環
十二支金雞催曉箭鐵馬振春旗話老云能
便真成戲小兒
一日復一日金烏無路出闌圍三界圍密密
兩儀寓諸佛不露影眾生是何物更擬見玄
門苦哉咄咄

釋

一句復一句那事逐時新圓萬虛空相離裝
混沌身祖庭深白雲佛海巖黃屋一句無生
話誰將污口唇
一月復一月那箇知時節走殺老免精埋深
繁盛極番閱十三圓小盡廿九缺少室不傳
機潭會都滿池

釋

一年復一年談笑歲華遷夢裏轉做夢廓中
更入那迷時猶海隔橋與正天懸眼底無行
路才方好著鞭
一紀復一紀流光如逝水佛國徒有名人海
元無底一息忽平沉萬死從頭起當處不回
時祖庭空側耳

釋

一世復一世三際無碑記過去不可追未來
信相繼十方不二門萬法真三昧彼此皆丈
夫緣何猶不會
一生復一生把手共誰行耕破識田識灑乾
情海情色色猶非色聲聲豈是聲自從聞見
絕觸處是無明

釋

一劫復一劫那知幾生滅彌鑽鑽得空皮袋
打不徹生死有異方涅槃無秘訣火急要相
應一塵元不隔

釋

示行堂
至道常湛然萬古絕成壞良由妄想生輪回
三有界曠劫至今朝展轉情宿債越越在清
動沉淪田謝息操優貴平常言行休怪怪去
除雜語言掃蕩開知解一箇死話頭悟來方
覺快挑包打十方有利面有害大事不忍惟
前徑何所顧報報知古人曾有誠自在
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莫隨眼來貪嗔換却
如今好皮袋

釋

教禪律總頌四首
聽教欲羨高思同佛祖齊機前空境觀句外
脫荃絮見不離文字心常帶水泥縱橫華雨
豈還是法中迷
奈禪須致悟不悟總虛指唇口猶知解存心
若妙玄五宗靈藏月二派管窺天更見西來

釋

首何時得正傳

釋

制律緣何事早防敗犯心念空其焉學情盡
正持任作止冰侵骨依違重滿襟道那曾未
委屬絆去來今
生死依情妄輪回事可豈暴分元有樣空立
更無差錯學水中月講明空裏花賞機如未

管三者說誦禪

釋

次常懷淨土十首并序
未明和尚以禪與淨土揀為四句謂有禪
有淨土無禪無淨土有禪無淨土無禪有
淨土特辭而辨之乃多於淨土也五蓋單
傳者不能無惑焉或謂禪即淨土淨土即

釋

禪離禪外安有淨土可歸離淨土豈有禪
門可入審如前說則似以一法岐而為二
矣不然教中有於一乘道分別說三未明
之意在焉骨卷和尚宗禪之師也效古作
懷淨土章句辭達而意明語新而思遠使
人讀之曾不加寸念咸置身於純白蓮華

釋

之域豈尚異耶重變體說禪亦善巧方便
之略耳本素昧禪學尤疎淨行披味至垂
不覺於一毫端戲成偶以贊頌脚云
惟禪淨土非下亦兼高兼爾輩群品何曾
聞一毫妄情終自覺悲願肯辭勞誰信泥犁
底常光難俊

釋

十萬億何迂回光即有餘惟心標一實自性
等千虛易簡超群作高闊越太初古今玄達
者誰不歎猶歎
純白蓮華土高賢每共論有心皆是佛無地
不名坤載斷輪回路款翻解脫門眼聲并耳
色逆順總承恩

釋

一七一一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 卷二八

千聖體無差滿陀即舞迦擬心猶捕影動念
若盡沙利判寶綠網塵塵車軸花那知孤露
客具此大榮華

惠觀興法利似買後如商帆觀貪藥海華吹
戒定有信心人易入垂手願離志慕覽方存
念音書已到舞

飯食經行外觀光倚玉樓風微天樂奏波翻
水禽遊寶網珠常晚瑞階樹不秋一從心地
却隨處絕脫束

持首黃金父眉間玉篔簹昔年曾去國今日
幸聞名衆實天常兩織塵地不生大慈報界
限那肯禁人行

萬德芬陀利人間現一枝祥光分處靈靈
發時時月滿水精網藕香雲母池笑逢諸勝
友謂我到何邊

故家名極樂清淨凜冰霜直捷超三觀優德
讚六方覺花含古色靈草照春陽樓閣雪至
外雙雙彩鳳翔

矚額望慈親加遠幾度春華志三際菩提刺
一閉身失路難逃去還家豈是真西天并此
王元不問鐵座

閔林間錄有感
林間偏此錄深夜剝殘燈差命微如線人心
冷似冰相挺空積雪古路不違情追政前賢

微思歸一念增
禮四祖真身塔
九未

九拜晚龕前追思獨慘然真身無日壞此道
有誰傳古岸橫秋水空山起暮煙幾多西祖
意寂寞在江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九一頁下二六行第二字「千」，

徑作「十」。

一 五九二頁上二一行首字「王」，

徑作「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寺學門人北庭巨僧惠寂 上進

偈頌

寄同卷十首

本來成佛非他得不信分明是自欺一箇主人翁既失萬生皮碎子難醫果况相續燒燒磨惜愛交纏象溺泥未肯離迷觀撒手不知辛苦待何時

自從昔日昧天真概箇無明客轉深因業受身身造業由心起境境生心輪回動是經塵劫脩證何曾惜寸陰生鐵押地牢把手莫教東海又平沉

備行須是用心真心若其時道易親迷悟二途端在我是非兩字莫隨人黃金猛與鑄有青白讓常教生口唇添補蓋然推自脫心花開發少林春

法界何曾問自他見聞知覺眼中花聚生心佛三無別煩惱菩提兩不差辦彌老爺臨海鳴感他兒女秘魔又低頭更疑求玄解十萬程途未是賒

即心是佛佛惟心三際同時絕古今將仔思間駒過隙擬承當處處風偷金拍盲杖向聲前領脫略難於向下尋早不立成男子志臘年方會齊投鍼

今古奔趨幾象龍禪禪直是心空二示得首赤兩比五波歸根絕異同得馬還牛開口敲殿凡鑿聖假神通苟非真實起玄者端的難教振祖風即心是佛大家知涉境難教絕順違既悟且言無戒律不迷安得有貪癡閉門說路語何

直出戶觀行步却避故國荷葉真到者高峻施設總非宜如來禪與祖師禪一手猶分掌與拳既得體時志直指已拈華與象單傳鳥馬成馬今旨是黃葉為金古亦然未具照空生死眼爭教仰不愧能天

相逢盡說做工夫請做工夫何所圖不是空忘消白晝豈應高卧守清虛身生情愛情難違積劫輪回業未除不做一回親斬斷空將名字掛江湖十方聚會號回雷半入叢林半住菴大法不明宜自謹靈源不遠欲誰甘識田塞斷泥犁界心地薰開優鉢 今日伊余容易別牛頭自此馬頭南

示玄鑑講主二首并引

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來西湖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空門下

欲敗陳爛為塵不覺交斷擲指臨別惹惹不欲徵其罪犯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却不得出靈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為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便盡目前三頓棒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說雲霞田地好異時歸去坐繩床

衲僧用兜鉢誰龍撥著渾身是脫空碾破一塵如有旨撥開萬象見無礙德山笑疏情先死良遠敲門路已窮猶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

鴈蕩除夜
茅屋三間冷似冰灰頭土面十餘僧掃除自
已開枝葉不打諸方爛葛藤就手揚開新歲
曆和光吹滅舊年燈頂門別具犀羶臘越死
超生似不曾

夢中做夢日悠悠究竟何嘗有斷頭槐國既
無分晝夜濛園那復論春秋半窻月吐三更
影一枕風含萬古愁不識有誰曾獨醒揭開
宇宙縱雙眸

幻本非生非不生實無而有政縱橫塵塵靡
積乾城聲消滴那容焰水傾火宅長年機未
息雪山午夜道初成謾將凡聖開分別把手
同歸一路行

泡因雨點激平川脫出規模顆顆圓倏有惹
無影起滅隨成即破示抽添山河密裏虛玄
殼法界深藏空寂圈却笑幾多兒女戲重重
撲碎又依然

影子從來不離身惟於光外獨分真日中疾
走誠難避水底深探豈易親三界界沉蹤已
舊四時運謝跡方新古今多少英靈者曾不
還迷有幾人

三界何人得暫離六如處處未相逢捕風吹
網人皆笑逐色隨聲自不疑迷所以迷知幾
刻墮之又墮更多時不能彈指起無學擬剔
眉毛已是遲

斷斷雲根開古基粉牆低護石樓危既知身
後有終日肯信目前無了時夜雨一惠靈譚
賢春風千里燕銜泥到頭共熟黃梁夢天送

斜陽欲恨誰

次韻答登秀才

况 蕪

風月何緣事苦吟擬將芙蓉壓難林幾回立
盡三更月一字撲空萬刻心夢裏忽驚鷺入
鬢梅邊不覺淡沾襟可憐半世聰明種甘為
浮詞又陸沉

送禪者歸鄉二首

似 水

直下本來無一事謂言無事早相欺輪回不
迴三千劫履踐何拘十二時竹篔引泉聲滴
滴松窻來月影邊邊市朝見說黃金貴誰買
青山種紫芝

湖海俄經三十年無端一念憶生綠夢中後

做還鄉夢禪外重奈逆放禪路碎暮雲投古

寺衝開積雪望炊煙狂心未向擔前歇溢目

家山轉棹指

船居十首 已 百 舟 中 作 蕪

世情何事日羈縻做箇船居任所之豈是啼

孤人共棄都緣疎拙分相宜漏蓮不礙當空

掛短棹何妨近岸移佛法也知無用處從教

日爰與風吹

水光沉碧駕船時疑是登天不用梯魚影暗

隨蓬影動鷗聲遠與棹聲齊幾回待月停梅

北或只和煙繫柳西萬里任教湖海關放行

收住不曾迷

人在船中船在水水無不在放船行藕塘殘

處拋篙直殺岸深時打棹橫千里溪山隨指

顧一川風月任遠迎普通年外乘虛者未必

皆知有此情

大廈何知幾百間準如一箇小船閒隨情繫

腕招明月取性推蓬看遠山四海即家客幻

貨五湖為鏡照衰顏相逢順逆皆方便誰暇
深開佛祖關

家在船中船是家船中何物是生涯檣我充

角非干木纜繫龜毛不用麻水上浮浪盤萬

斛室中虛白戴千草山雲溪月常圓繞活計

天成豈自誇

一瓶一鉢寓輕舟漢北漢南自去留幾逐斷

雲藏野壑或因明月過滄洲出波汨汨難同

撒人海滔滔孰共流日暮水天一色且將

移泊古灘頭

散宅浮家絕所管閑將行色戲論評煙裏帶

雨和船重雲衲衝寒似紙輕帆飽固知風有

力拖寬方覺水無情頭陀不慣操舟術幾失

娘生兩眼睛

為問船居有底憑渾無世用一慵僧拋輪都

釣非吾事舞棹呈機宜我能轉柁翻千丈

雪放篙撐破一壺冰從教灑在枯槎上恣與

虛空打葛藤

懶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養為不定

方真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煙村水國開晨

供月浦華汀放晚余有客叩舷來問道頭陀

不用口喃喃

船無心似我無心我與船交絕古今漚未發

時先掌拖岸親到處不司鍼主張風月逢三

葉彈壓江湖勝一尋衰衰禪河遊殆過話頭

從此落叢林

山居十首 六 安 山 中 作

習中何處復何情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捨斷

雲筋破衲高攀危磴閣結藤千峯環繞半間

屋萬境空閒一箇僧除此現成公案外且無

佛法續傳燈

三尺茅簷翠翠岑去城七十里款款誰同起

入忘賓主我自住來空古今雪洞有聲泉眼

活兩崖無路辭痕深為言海上秦玄者菴主

癡頑勿訪尋

行脚年來路轉多爭如縛屣住巖阿有禪可

悟投塵網無法堪傳逐世波何果黃猿搗綠

樹街華白鹿卧青莎道人喚作山中境已墮

清虛物外魔

觸處逢山便做家抵綠甘分老煙霞廬都唇

背生青醜蟲直形骸上白華四壁光吞蓬戶

月一瓶香熱地爐茶苟非意外相知者徒把

空拳豎向佗

數朵奇峯列畫屏參差泉石暢幽情青芽旋

墮尖頭屋黃葉頻煨折脚鑪雲合暮山千種

態為啼春樹百般聲世間出世閑消息不用

安排總現成

一住空山便斷當兩志喧寂與閒忙但聞白

日銷金鼎不見青苔爛石床印破虛空千丈

月洗清天地一林霜客來不用頻鏡古此事

明明絕覆藏

開雲終日閉柴扉海上同來到者稀白髮不

因裁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棹屢論老投深

穿雜髮曾郎墮險機要覓住菴人住處擬心

難免涉離微

見山潭不厭居山就樹誅茅縛半間對竹忽

驚禪影瘦倚松蔭覺老心閑束腰懶用三條

蔑扣已誰奈一字關幸有埋塵屨子在待磨

成鏡照空顏

頭陀真趣在山林世上誰人識此心火宿篆

盤煙寂寂雲開意，檻月沉沉塵懸有。軸長生畫，濕響無絃太古琴。不假備治常具足，未知歸者誰追尋。

千巖萬壑冷相看，不用安心心自安。識馬下教離愁，感情懷難使去。玄壇竹煙透屋，蕭蕭密松露沉空。森杳寒此意，山人未委未居

山者更無端

水居十首 東海州作

道人孤寂任樓邊，跡寄湖村白。水西四壁煙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鷲濤拍岸明生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沉心自照，波光常與月輪齊。

水邊活計最天然，物外相忘事事便。門柳每招黃蝶舞，岸莎常襯白鷗眠。雨蒸荷葉香浮屋，風攪蘆華雪滿船。不動舌根談實相，客來何必豎空拳。

縛箇茅簷際水涯，現成景象致一何。看野塘水合魚葉密，遠浦風高鴈陣斜。道在目前安用見，法非心外不須誇。一聲鐵笛滄波裏，煙樹依依接暮霞。

年晚那能與世期，水雲深處分相宜。菱蒲繞屋供晨爨，菱藕堆盤代午炊。老岸欲墜添野對，廢塘耕種補新泥。無心道者何多事，也要消閑十二時。

變

滙華深處寄幽棲，聞見天真分外奇。一枕香吹紅蕖舊四簷，光浸琉璃繞圍雲。水盈千畝爛膏虛空道，二時幻住叢林無間歇。苟非同道欲誰知，雲漫漫又水漫漫。新縛茅簷界外寬，儘有池塘堪著月。且無田地可輸官，四時風味入誰

得萬頃煙波我自觀，却恐客來為境會。閉門收在一毫端，住箇茅菴遠市塵。東西南北水為隣，風休獨露大圓鏡。雪霽全彰淨法身，波底月明天不夜。爐中煙透室常春，開將法界圍觀者。心眼空來有幾人。

水中圓重發天藏，不到無心孰可當。雪谷春深沉玉髓，冰壺夜永泛銀釐。洞然圓湛離三際，廓爾淨明空八荒。縛屋且依如是住，難將消息寄諸方。

水國菴居最寂寥，世途何事苦相招。去村十里無行路，隔岸三家有斷橋。數點鷓鴣聲迎暮雨，一行魚影漲春潮。陳年佛法從教爛，豈是頭陀懶折腰。

極目瀟瀟水一方，水為國土水為鄉。水中縛屋水圍繞，水外尋蹤水覆藏。水似禪心涵鏡像，水如道眼印天光。水居一種真三昧，只許水居人願當。

鄺居十首 許集作

古稱大隱為居鄺，柳陌華街間管絃。畢竟色前無別法，良由聲外有單傳。錦街破曉鳴金鞞，繡巷迎春擁翠輿。觀面是誰能委悉，茫茫隨逐政堪憐。

綠水青山入眼塵，心空何物可相親。既無世務堪隨俗，却有鄺居最逼真。月印前街連後巷，茶呼東舍與西隣。客來不用論賓主，篆線橫斜滿屋春。

足跡無端遍海涯，現成山水不堪誇。市鄺既可藏吾錫，城郭何妨著我家。四壁虛明連棟月，數株紅白過牆華。見聞不假存方便，只麼

隨緣遣歲華，山居何似我鄺居。對境無心體自如，手板懸傾樓上酒。腰鈴急送鋪前青，沉沉大夢方純熟。擾擾虛名未破除，白日無營貧道者。草深門外懶耕鋤，起滅循環事若何。萬般粧點苦婆娑，榮辱麻

廟三更夢滿期，願一刹那說月樓高。門巷求賣花聲密，市橋多頭陀自得居。鄺趣每笑前人隱，薛蘿鄺市安居儘自由。百般成現絕馳求，綠松紫芥欄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十二時中生計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苟於心外存諸見。敢保

驢年會合頭，山根水際我曾詣。特地移居通閣籃，人影紛紜方雜沓。市聲撩亂政沉酣，千樓燈火為標準。萬井笙歌作指南，却喜頭陀志管香無邊。法界是同參，山居却似苦無緣。既不居山學隱，鄺新縛浦

圍侵市色旋，猿禪板近人煙。庭華日暖春鳥鳴，樹風高噪晚蟬。一鉢普通年外，雲真誰同共潤心田。鄺居不費買山錢，溢目風光意自便。逐日聯驅蹄踏路，弄晴蝴蝶翅翩翩。見忘境不須頓遣執謝心，常合本然如是住。來知幾刻難將消息與人傳。

市上築道何親物，物頭頭契本真微。有得心康如攝，擬存住念鬼為隣。招提禁夜鐘聲近，閭巷偕年鼓吹頻。三世如來諸法相，一回新又一回新。

變

次韻潘王題真際亭

高亭結構標真際體共雲林一傑開山勢倚
天忘突元水聲投澗自潺湲伽陀迦出言詞
外海印高懸宇宙開竹看凭闌人獨醒又添
公案入禪關

雙髻雲深古道危不來夜半叩柴扉六年底
事成遺恨寂寞空山啼子規

題佛母堂
熱鐵洋銅地獄坑禍胎今日又重生青梅山
下人無數誰解門前掉臂行

雪竇送友
子規啼血染山華拄杖頭邊興轉餘眼底迢
迢昔客路草鞋今夜脫誰家

贈桃溪法華經會
一會靈山曾見不聲前句後莫輕翻碧桃溪
上三更月龍文明珠夜不收

贈鐵山道人禮補陀
腳跟下鐵山萬仞眼睛頭白浪千尋不於道
裏奉當去更要重參觀世音

送澄上人之江西
大江西去水無垠澄不清兮攪不渾一吸直
教乾到底莫將滴浦上人門

題廬山佛手巖
清淨身中金色臂匡廬疊疊曉雲開為人畫
手無伸處且聽勞生空望崖

巧者堂失火就死者數人
乞兒男女苦相煎撥得無明火現前一夜潭
家都喪却死枯骸上不生煙

題十六尊者揭厲圖
十六高人去就輕天台南嶽任縱橫不知著

甚度死急箇箇拖泥帶水行
次韻謝李仲思宰相四首
晴雲萬壑裏群山崖添千尋落樹間定裏驚
傳王駕至松應來奉老僧開
歸鞭未舉且婆娑平地須知險處多休把世
間名字相累他巖穴病頭陀

物我遷流與未疲正圖誇勝興得奇道多林
裏真慈父也托空春嶽小兒
機裏藏機復見機秋霜點點透征衣話殘夜
整三更月又約天雲擁曉歸

千燈不照六塵象光影俱忘始解者三萬二
千人去後至今門戶黑漫漫

出源便過打頭風不與尋常道水同浩浩狂
瀾翻到底更無消湍肯朝東

尋閑撥轉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盡大地
人尋不見是誰汝在一塵中

送空藏主禮高峯和尚塔
三尺毒蛇潛古洞一堆白骨鎖寒雲石樓花
半開猶塔只待街街覓負屈人
贈鄒陽裁衣李生
香水一條生白線廬山半幅舊青羅李生提
我裝袋角榭得潭倫不欠多

箇闌名字端的親從那畔來
次韻謝馮海粟待制四首
無言童子拂香臺報道長沙學士來欄煮稿
皮砂罐吟幾年生意喜潛回
雄談博辯振玄音莫把黃銅喚作金脫略語
言文字外方知佛祖只傳心

西天目頂望錢塘佛與眾生共一航六月火
雲飛白雪是誰觸熱是誰涼
瓦爐燒盡根香筆債何須苦角債幸有頓
空文字在披衣終日坐茅堂

別友十首
千聞妄想江南江北幾多人
世有百千聞日月人無一點好身心知他高
甚麼邊事添得茫茫業海深
一死由來對一生了知迷悟不多爭如何滿
地栽荆棘白日青天沒路行
千里路行千里馬一重山隱一重人都錄味
却從來底日夜紛紛輕六塵
佛與眾生共一家了知法性無無差何緣白
日隨他去特地新栽眼上花
世間只是許多事更要如之與若何盡大地
人剛不省前婆娑又後婆娑
烏兔兩丸虛跳躑象龍千里謾追尋誰知便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鉢盂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潭命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
非中蕩取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管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
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引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

來無帶道人行處合如然

覺 悅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十一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一 五九四頁中一行末字「暇」，〔南〕

〔徑〕作「暇」。

一 五九四頁下六行第五字「路」，〔徑〕

作「事」。

一 五九五頁上一九行「滄波」，〔徑〕作

「滄浪」。

一 五九五頁下二〇行第一五字「雲」，

〔徑〕作「雪」。

天目中華和高廣錄卷第三十

泰學門人北府巨僧慈航 上述

傳頌

擬古德十可行

宴坐

竟日巍然為德忘嘗梁節即是純鋼待教七

簡廉團破却與空生較短長

入室

雙神神妙著油鹽北字神境執教當若是定

乾掃地到來那肯他錢鈔

音請

我口口難浚便來區區運水及般華為礙逐

既魔群者伸手從人覓草鞋

粥飯

兩度煩他展鉢五舌頭誰不辨精鹿醍醐毒

藥滓休問粒米還曾敲著無

洗衣

通身脫下笑權畔一片雲霞凌碧流又雨了

晴難曬眼從教張在屋簷頭

掃地

蕩盂從前垃圾堆依然滿地是塵埃等閑和

柄都拋却五葉香華帶上開

經行

當曾叉手去還來多少開茶踏破鞋金地邊

旋知幾市老僧一步不曾擡

誦經

應恒他了乘度提浩浩潮音播口皮清擊一

聲齊側耳子規啼血落花枝

禮拜

寢食足下寶華壇多少人來展布單就自倒

時還自起不知難覺屬門寒

遺詩

團團相聚火爐頭商略瀉山水牯牛一語寒

投入拍手滿天霜月下西樓

示妙上人五首

披軒面門看識識開眼孔佛難觀一絲性

命先拜却要傲心空及第人

奈彈彈似嫩生鐵諸破琴枯一青休力盡忽

然和口破舌頑拖地始風流

三條椽下擔囊歸上單前散亂坑笑團團

陳如上海船中詩命妙學生

工夫切勿望空望空性身透祖關一利那

聞成斷或任前總學又說

上人法號不空淨和參師共道空明以此

此無別異教分千更外開釋

身法船中習道詩上先擔生總師

身曝酒滴金一法憶老老

十萬八千家六連六根四大路多麼開眼

費瞳人昏當體滑消佛與鹿

曹林衣竹不憐懸少室見侯文路行肚裏有

得須吐却留毫髮髮平生

山中無路不須來病足難禁著草鞋寸步不

離言見了如何真箇到志懷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關其明夜時絕商薑末末

現何多事切已當機自覆載

古田

七佛如來陳個戶五千餘卷書結末的意香

無量靈老老少兒孫自不知

偶成十首

磨頭密布蜘蛛網砌下高堆曲蟻流連磨眼

睛潭不願尋常讀作一懸詩

秋雲片片秋空闊松葉以沉秋雨寒林下對

人難曉眼眉毛終日不曾乾

五色花狸與赤斑南泉拭目動及頭人問

斷虛空骨白血橫流滿雪山

青鞋布襪道人兩眼何曾背著華

逢砂一粒無端碎破半邊牙

眼前何是復何非好把龜毛一貫之揮著燈

籠穿不透是非築殺老闍黎

睡到五更無箇夢難根壁底亂蛩吟夜來拾

得成酸酸擊在床頭鼠不侵

起引來勾要到官吏曹磨動事多端誰云款

出四人口得箇羅兒便喜歡

宿雨洗空三伏暑晚風吹動一天秋四時還

射手誰力短殺瀉山水牯牛

一打秋砧幾樣聲為憐深夜最堪聽老婆脫

力無多子斷續渾如搗不成

挂帳不須尋閑日出行何用揀良時了知蚊

蚋非他物家舍途中百事宜

省卷

一聲幽鳥到窻前白髮老僧驚晝眠走下竹

床開兩眼方知屋外有青天

定叟

為之散亂現威儀千劫渾如坐片時日日未

曾經動著西風吹白滿堂

警世廿二首

多生業界入胞胎合水和與度亦極目境

錄通道眼未知何處得志標

舉心處身輪回業動念無非生死根要與太
虛無向背常吞一箇鐵薄命
聰明盡解諸家語美俊橫吞四庫書違簡念
頭如未嘗口觸都是費分疎
貧窮致賤富生驕等是無明火自燒條忽報
珠顛倒轉方知一點不相統

貪榮冒寵日忽忽行到窮途典轉濃半點便
宜非外得無端虧殺主人公
逆之則怒順之歡天下人情沒兩般肯信順
窮運逆至眼開休把自心瞞
夢眼未開重做夢青天白日黑漫漫靈臺碎
是無遮蓋不識何緣轉自瞞

四序循環復復寒猶深總六花村耳聲
色曾無暇念念那知是死門
把一片心迷得盡又於迷處起規模自纏自
縛誇能所笑倒西天碧翠胡
既未要飯冷添衣三尺之童也共知一箇話
頭明歷歷如何開眼忘愚癡

口喃喃地說着着自謂高才登當行話者主
人公分上到頭一點不承當
兼殘忽忽二毛斑鶴骨雞皮遊又酸老與病
至呈伎倆笑他皮骨有多般
素綠牽引入娑婆百歲光陰一利那換西改
頭無了富野田添得觸傷多

觸體未冷氣猶抽尚把青銅照兩眸醉翻百
年多少事徒增幻海一浮泡
茶傾三奠後三奠一箇獨燒燒不乾業識又
鑽皮命去鐵人間也骨毛寒
火焚水浸與沙埋白骨曾經幾度來早不四
光休歇去又如何要巧安排

三百六十段骨節東柱西撐豎又橫不做一
回枯得盡又來行了又來行
男兒不肯受人欺意氣英豪也大奇衣底有
珠潭不顧萬般都是喫便宜
一條大路如弦直閑眼人人掘現前彼此不
知緣底事更無人肯賦歸田

閻羅王是其強勒向鐵湯中轉法輪觀到聖
凡情盡處直教無法可相親
愛網空虛欲海乾千門孽戶是司南塵塵與
塵相親者方不謬稱除饑男
生死且無僧與俗性真那有悟和迷加那寫
寄同泰者杜宇聲乾日又西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庵禪師中峯和尚
行錄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抗之錢塘人俗姓孫母
李氏峯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莫日遂
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遠離離標標便跡
坐能言便歌講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九歲
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解學年十五決
志出家體佛然臂臂符五戒日課法華圓覺
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
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
春摩羅女問曼珠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
摩却故生死之所流轉有缺已而沙門明山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者指師性念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雙
髮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雖然欲為祝髮師以
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開夜多尊者出家因
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
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
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違非悟也時年二
十有四寶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離深
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
者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趣出既而民間訛
傳官還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
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
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眾中人無知
者於是高峯書符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
祖莫能視獨許不肯見得半邊身且俾泰
徒詣師請益眾由此知飯准僧了證掌問高
峯諸弟子傳者為甚口若初院主等一知半
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
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
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翟公庭發苑田二百
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
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為師
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
山遊壘阜至金陵戊戌結菴湖州弁山學者
輻蔭師繼拒之而來者食粟庚子結菴平江
鳳溝兜駝駝成法帝於仰觀公堅請師遷
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
江湖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於情後性之旨
公後入翰林復建閣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
略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
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遷山廬高峯塔丙午

領山子院至大戊申

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
向兵因謝院事已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
衆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異時命制西
廉訪司事候師餘抗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
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具江

陳子駿建順心齋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
少林至波隱其名倪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
相瞻禮皆手頌曰江南古佛也皇慶王子結
菴廬州六安山江潤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
之東海州癸丑畢公寔發以兩湖運使終師
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

住大覺師曩有座未秦代已秦欲承嗣師師
俾秦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
矣問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慕懇
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回辭中書平章又請曰
師之道德乎於人者博矣宜順時錄住一判
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

持者須具三種力德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
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力有其體
而闢其用尚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
耳使道體純潔便神異無兼雖與智亦異
爲哉或體用不闢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
無嫌於中乎其然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

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祐
丙辰春
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
師聞避之鎮江丁巳舟陽蔣均建大同菴延
師居之戊午夏請還山九月
上願請近臣曰 朕聞天目山守峯和尚

道行又矣累欲召之來每謂其有疾不可
戒道宜復龍桂異之其勝號佛慈圓照禪
禪師并錫金襴袈裟仍 勅杭州路優禮
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
禪寺 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
碑以賜 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

禪師先是駙馬太尉潘王王理遣參軍洪翰
費書幣叙弟子禮期請
上命南來參叩己未秋九月壬奉
御香入山謁師草履咨談心要請師陸座爲
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
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

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
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
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樓閣穿
徑崖險巖巖巖對虎欄白隨禮無虛日師
慈其跋涉尋歸草履十月
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袈

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 宣諭恩時江
浙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刺罕脫歡公命埋問
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泰知政事
敬公偁亦普通書問法其焉
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
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

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犯生死無常做
一件大事第三持捨積利以來所皆所重不
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
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細問曰
汝學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
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

能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
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
亦生死也是說言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
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
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迷迷之
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恨上上本乎

妄也當知山河天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
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
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實
曰豈惟向生死岸畔割脚或蠶毫未盡未免
復爲勝妙境緣感在那邊起諸異相雜曰曉
了其實未始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

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倘存愛髮許善
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
乎評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矣友者一日師自
舍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
則曰汝種種欲爲誰盡耶汝負春欲爲誰歎
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

用上座曰幻覺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爲門
人幻者朝夕化骨便還歸三塔若停龕祭
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尚世禮也
復餘示師子寺惟以放下即儉克究初心慎
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
略曰佛法無法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莫甚

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東十
二分教千七百則陣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
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
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
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被別生知解直繞
向千人萬人撥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

要會亟妄念情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真本實
悟乃能荷負若作有負想依舊沒交法當知
眾生結習濃厚無汝奈何處汝若無力處東
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冷枯寂可食鴉
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術人所以
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
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推推住亦莫問三
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萬爾撥透始信余
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
幻住巷上漏穿穿離坊壁倒不可久住也語
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
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具門者師曰
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
別外護仍寫偽遺別法屬故青十四日昏作
優寫偽辭來曰我有一句分付六衆更問如
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俸食三日身體
溫頓頭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
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遺俗數千人舉全
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瀟嶺山
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
至於破之日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
四年庚亥十一月二日廿壽六十有一僧
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作夜坐腦
不沾席勸精勤苦誦無怠逾十年親承記
前進而戴璣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折過輒
成實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與
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
來時禮絡繹道都寒暑兩遠無感日每填
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自上
天子萬里延墓屢徵召至 關庭而卒莫

之能教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郵道者傾
動一世下遺厚沽負販優伶工伎廚與暴悍
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
貴賤而尊易詭譎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
或載師所獲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
容無不遷善焉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
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開教觀東來問
法莫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
福壽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眾迎
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勸勤傾信
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之法
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詳詳誨諭
戶屢日滿一無倦容故畫師之門者如泛重
溟不測涯淡如飲醇酎不覺醉枕及其勤辦
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
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經
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瞶明宗旨闡義解顯
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
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為嘆息而
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
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於其身不言也至
於退恬逃名恨于天性清苦自持尤於細行
大覺師于二寺由師克成及奉 勅撰碑
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
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幾廢皆曰幻住又因
以自號焉嘗履暑病渴膚燥汗腐有遺細葛
葉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濱并沒艱遠遂
終身不復履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
傳記語涉攻訐毀譽則掩卷不觀僧有卧疾
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遺道僧者親者則

施以則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標榜嚴微心辯
見或問一卷信心錄闕義解一卷山房夜話
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首首總題
曰一華五業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
覺心一卷東語西語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
東語西語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
傳于世師之自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
衣垢面習頭陀行以胃腹田衣抱愧沒齒平
昔擬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
參究則關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
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為法
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
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
關利養者藉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
法為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闡知見海學以正
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
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流絕去來不留朕
跡繁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
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
宿或質諸遺文謹叙次而錄之猶以景像求
師者也不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
也耶奉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

有元勳賜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 普學士翰林直學
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備 國史東
經筵官臣虞集奉 勅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
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眾矣得一

人曰本公足為中華和尚師生有異微為童
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
其切晝夜彌勤因則首禱柱以自徵期必得
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
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而
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諸法無息及觀

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開而不開自是說法示
人縱橫該貫如十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
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贊勸
世推以為大辯焉高峯巖化摧迷者其讚
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識佛祖真能想創軒不
肖兒見得半邊草其授受不虛若此者書五

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微心辯
見或問曰信心銘開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
一華五葉集後著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
真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
卷盛傳于世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教伽梨衣賜
之號之曰佛慈圓照普慧禪師賜師子院名
曰正宗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僧駁焉駙
馬太尉潘王王瑾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
未足請於

上親往見之既見攝亭巖前曰真得表得法
也三藏法師沙律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遊方
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
頊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
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問諸達
官尤加敬服每經山靈隱虛席以待師師
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置靈寢發以大覺寺奉師

亦不受師踰湖絕江渡淮派返至淳舟以居
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漢東涉三韓
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
至結庵一名曰幻住僧苑金帶重寶交一
視之遊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贊歎皆畫像
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

其土感德遂為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
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
多諸方便如摩尼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
證得者說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給晦
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昆尼法為妄認法塵
以資狂解者道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

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
以為文字矣於學問參究關於悟明尋常為
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翻然為退休
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
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素定癸亥歲生
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 大元

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門之草
廬有訣別書偈誦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
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
身葬于西園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
正月甲子

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
隆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 若曰
其賜諡與塔名而汝集為之銘俾其門人善
達密之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得學之弊以覺
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余學以
險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

結背違實緣據位為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
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未
法其高識遠見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
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
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摩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遊囑

師子巖巖 置死為開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雙 登中棟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錫翻潮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披提孔艱

如披滌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為出一手 炳砭塗摩 擒噴鍊烹

紛然百為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智覺所傳 受職度人

警平法雲 法雲彌天 育蔭斯溥

協于 皇風永填終古 育蔭斯溥

天曆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

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 經筵官兼

國子祭酒宋本製文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玄

十七傳而為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

澤光澤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

峯妙公妙於欲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為

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

錫巖石下書石作宛關而居之閑暑寒十七年不吐步出關外方是時專教神禪飲由江右召至錢塘校寮戒妙方遺世子立身巢巖局目瞻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睫也哉其大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崖義公一曰中奉本公義備其用以推擇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為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年

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目中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 勅詞臣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暨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栖谷巖名聞 廟朝

仁宗皇帝嘗製衣降 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惠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陞師子正宗禪寺 勅翰林學士承旨具興趙公撰碑以賜 英宗繼明寵賚加之 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普覺禪師塔曰法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全章閣侍 書學士青城廣公奉 勅撰恩言麗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為其 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專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 聖明遂膺曩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

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教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固宜則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章封國師其葬雖無處而各名行勒之金石執曰不置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娘

師時學無門開道者奇龍鑑其家而生師師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誦梵唄結跏趺坐十五輒然臂持戒誓響空寂因而開傳燈有疑志在參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雜衣整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啓齒而笑亦未嘗轉為其徒刺落獨見師使驪然欲剪髮誓已

知為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謂識量依通難於義趣無不貫解然非悟也已而難泯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葉葉壘壘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奮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腦膚不沾席後於妙音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眾歸

之師益自矜焉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諸設重之以記前載至元間松江羅靈發施田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正覺禪寺妙將遷化以幸勳師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入天風植福緣其力可以蔭

結徒眾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為之體而緣與智為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眾而眾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况三者併缺而胃高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錢主席宰相大臣拜致書幣屢以為請師皆力辭至於窮處孤洲草榻宿屏遊其迹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比踵龍溪南極六詔西運身毒果窮禪乘裏程彌衡萬里奔來而輻湊赴師者遠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俊者是耶

吾將從其學使式未嘗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 闡師言便悟者非洞法源尼方圖歸以信道而致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障出神 燭天南 歸遠身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即

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殓前一日遣別其外護并法屬一皆師手書殺之日白虹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奉掌使江南闡師所至四眾傾慕香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物一舉未嘗動目人念其豐肌暑月滌滌奉葛衣以細絳者師

一不以近其體也下知已師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流斷斷勝境包蓋在巖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為團樺板空作夜禪規程條章并并森列儀樂慎嚴如臨于眾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有莫莫之者瞻慶兩之者意消而其大效則深惟世降道墮諸方禪者禪

販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恐有所謂掩愛截惡有所謂言語作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崇其病師皆以身先之於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慮之而不攝人徒見其發於怒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以身故而與事夫空言也以故嘗世公卿大夫諸識如彼若咸仰清慎如鄭君鳳南才藝如趙君若一開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歡慕終其身江浙丞相脫離公致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欲粧整拜高尼潘王以天賜 慈觀萬里西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

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於戲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聲實一致允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弗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延為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

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貴 兩峯高整帶青雲
孤禪行坐虎豹羣 延敵死關駐孤軍
神機觸著身火焚 濯以甘露洗垢氛
有幻一人奪鼓旗 正令一下千驍馳
定目不睹棘門塵 摩尼寶王饒輪持

如日始出搏桑枝 光雲照耀千須彌
崩騰轉赴無中邊 百舍重趺走莫前
來者飄汗命髮縣 幻以鐘鐺烹金鈷
其出躍治流炎煙 不缺則折非龍象
延復燬構而燁烹 爰肉爾骨死以生
醍醐上味投寶餅 藥香珠幢帶網纓

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五朝恩光鬱扶輿
國師章異思

揭若日月行兜輪
憚人盡證毗耶門
德判師言永長存

謝
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登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

惟誠恐味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時於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天誅以臣先師天目中華和尚明本廣錄三十卷
進呈乞
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

聖旨頒降廣錄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入藏流通

詔文林郎藝文監丞桑檢校書其事臣揭侯斯序於其書之首仍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慶國師欽此臣等伏聞道匪言傳况

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用於機先振玄談於語于伏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搖落之秋孰為依託住覺海圓明之域獨任流通故其徒雖繁庶真希而其道必言言後聞於是以前是言樹光明幢覆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風水為翻漢閣者意消師子絃響絕泉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
宸聰蒙
乙覽之清光加 國師之珠號復頒

朝旨賜列藏函
龍輝山林
恩融泉壤此蓋欽遇

皇帝陛下道隆
聖統心契
覺皇

龜圖似黃金輪常持四天下沙界如寶珠網交現重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幼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惟誠恐味死謹言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 上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影印宋磧砂藏本。
- 一 五九八頁上二行「上逸」，南、徑作「上進」。
- 一 五九八頁上一二行「般柴」，南、徑作「搬柴」。
- 一 五九八頁中三行第八字「商」，徑作「商」。下同。
- 一 六〇〇頁上八行第四字「波」，南、徑作「波」。
- 一 六〇〇頁上九行「王子」，南、徑作「壬子」。

永嘉集序

唐廣州刺史魏謩述

起九

聞夫慧門廣闢理絕色相之端覺路遙登跡
勝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
興於三乘暢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蹟懸
梵景於昏衢光闡大猷汎禪波於欲浪是以
金栴檢耀玉毫收彩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
麟之畫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姓戴氏永嘉
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長
則通至大乘三業精勤偏弘禪觀境智俱寂
定慧雙融遠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道
種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華耿三空而列耀
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衣蔬食忘身為
法感傷含識物物斯安觀念相續心心靡間
始終抗節金石方堅淺深心要貫華慈深神
徹言表理契寰中曲已推人順凡同聖則不
起滅定而兼護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外三
吳碩學輻湊禪增八表高人風趨理窟靜往
因薄官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赴京觀
自爾已來幽明遠隔永慨玄時積警忽喪金

錚欲海洪濤逼沈智械遺文尚在龕室寂寒
嗚呼哀哉痛經心腑所嗟一方眼滅七衆何
依音德無聞速增悽感大師在生凡所宣紀
總有十篇集為一卷庶同歸郢悟者得意忘
言耳今畧紀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著
正之

永嘉集

唐棋水沙門玄覺述

大章分為十門

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
儀則彰手軌訓故標第一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善識執儀若
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
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標綱要今子細
檢責令盡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

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前已檢責身口令盡過不生
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
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
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又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
慧今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
一心何疑不違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
悟悟有淺深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
事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
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速
學虛擲寸陰故此第九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
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普度一切也
慕道志儀第一

先觀三界生厭離故次親善友求出路故次
朝晡問訊存禮數故次審非過如何明侍養
故次問何所作爲明親承事故次瞻仰無忘
生感重故次數決心要爲正修故次隨解呈
簡爲識邪正故次驗氣力知生熟故次見病
生疑堪進妙藥故委的審思求諦當故日夜
精勤恐緣差故專心一行爲成業故亡身爲
法爲知恩故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至轟行
淺解沉淪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
無息念既非動靜之等觀則順有無之得失
然道不浪階隨功涉位耳

戒僞奢意第二

衣食由來長養栽種墾土掘地鹽菑蠶織成
熟施爲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但畏
飢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已痛哉可傷求用農
功積力深厚何獨舍靈致命亦乃信施難消
雖復出家何德之有噫夫欲出超三界未有
絕塵之行徒爲男子之身而無丈夫之志但
以終朝擾擾竟夜昏昏道德未修衣食斯費
上乖弘道下闕利生中負四恩誠以爲恥故

智人思之字有法死不無法生徒自迷癡貴
身賤法耳

淨修三業第三

貪瞋邪見意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業殺
盜淫身業夫欲志求大道者必先淨修三業
然後於四威儀中漸次入道乃至六根所對
隨緣了達境智雙寂冥于妙旨云何淨修身
業深自思惟行住坐卧四威儀中檢攝三愆
無令漏失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
切含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蛸飛無令
毀損危難之流懇懇拔濟方便救度皆令解
脫於他財物不與不取乃至鬼神隨有主物
一針一草終無故犯貧窮乞丐隨已所有敬
心施與令彼安穩不求恩報作是思惟過去
諸佛經無量劫行檀布施象馬七珍頭目髓
腦乃至身命捨而無悔我今亦爾隨有施與
歡喜供養心無吝惜於諸女色心無染著凡
夫顛倒爲慾所醉耽竟迷亂不知其過如捉
華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之
手猛火熱鐵不以爲喻銅柱鐵林焦背爛腸

血肉糜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華
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
流溢蟲蛆住處鮑肆厠孔亦所不及智者觀
之但見毛髮爪齒薄皮厚皮肉血汗淚涕唾
腺脂筋脉腦膜黃瘦白痰肝膽骨髓肺脾腎
胃心膏膀胱大腸小腸生藏熱藏屎臭處
如是等物一一非人識風鼓擊妄生言語詐
爲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道爲過至重應當
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等
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
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
諦察深思難可附近是以智者切檢三愆改
往修來背惡從善不殺不盜放生布施不行
姪穢常修梵行日夜精勤行道禮拜歸惡三
寶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知身虛幻
無有自性色即是空誰是我者一切諸法但
有假名無一定實是我身者四大五陰一一
非我和合亦無內外推求如水聚沫浮泡陽
焰芭蕉幻化鏡像水月畢竟無人無明不了
妄執爲我於非實中橫生貪著殺生偷盜姪

穢荒迷竟夜終朝矻矻造業雖非真實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作是觀時不以惡求而養身命應自觀身如毒蛇想為治病故受於四事身著衣服如裹灘瘡口發滋味如病服藥節身儉口不生奢泰聞說少欲深樂修行故經云少欲頭陀善知止足是人能入賢聖之道何以故惡道眾生經無量劫闕乏食叫喚號毒飢寒切楚皮骨相連我今暫闕未足為苦是故智者貴法賤身勤求至道不顧形命是名淨修身業云何淨修口業深自思惟口之四過生死根本增長眾惡傾覆萬行迺相是非是故智者欲拔其源斷除虛妄修四實語正直柔軟和合如實此之四語智者所行何以故正直語者能除綺語柔軟語者能除惡口和合語者能除兩舌如實語者能除妄語正直語者有二一稱法說令諸聞者信解明了二稱理說令諸聞者除疑遣惑柔軟語者亦二一者安慰語令諸聞者歡喜親近二者官商清雅令諸聞者愛樂受習和合語者亦二一事和合者見聞諍人諫勸令捨不自

稱譽卑遜敬物二理和合者見退善提心人惡慙勸進善能分別善提煩惱平等一如其實語者亦二一事實者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二理實者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來涅槃常住不變是以智者行四實語觀彼眾生曠劫已來為彼四過之所顛倒沈淪生死難可出離我今欲拔其源觀彼口業唇舌牙齒咽喉膺響識風鼓擊音出其中由心因緣虛實兩別實則利益虛則損滅實是起善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根本由口言詮善之言名為四正詮惡之語名為四邪邪則就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道之本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立謂經念佛觀語實相言無所存語默平等是名淨修口業云何淨修意業深自思惟善惡之源皆從心起邪念因緣能生萬惡正觀因緣能生萬善故經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云何邪念無明不了妄執為我見堅固貪瞋邪見橫計所有生諸染著故經云因有我故便有我所因

我所故起於斷常六十二見見思相續九十八使三界生死輪迴不息當知邪念眾惡之本是故智者制而不隨云何正觀彼我無差別心不二善提煩惱本性非殊生死涅槃平等一照故經云離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當知諸法但有名字故經云乃至涅槃亦但有名字又云文字性離名字亦空何以故法不自名假名詮法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名不當法法不當名名法無當一切空寂故經云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是以妙相絕名真名非字何以故無為寂滅至極微妙絕相離名心言路絕當知正觀還源之要也是故智者正觀因緣萬感斯遣境智雙忘心源淨矣是名淨修意業此應四儀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入道次第云爾

奢摩他頌第四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
 恰恰無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
 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忘塵
 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忘無所

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知滅對遺
一向冥寂爾爾無寄妙性天然如火得空火
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比妄念之不生
其詞曰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
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惺惺寂寂是無記
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若以知知
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
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
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
目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
目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
角復次修心漸次者夫以知知物物在知亦
在若以知知知知則離物物離猶知在起
知知於知後知若生時前知早已滅二知既
不並但得前知滅滅處為知境能所俱非真
前則滅滅引知後則知知續滅生滅相續自
是輪迴之道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
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
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既已滅豁然如托
空寂爾少時間唯覺無所得即覺無覺然覺

之覺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冥然絕慮乍同
死人能所頓忘纖緣盡淨爾爾虛寂似覺無
知無知之性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領會難
為入初心時三不應有一惡謂思惟世間五
欲等因緣二善謂思惟世間雜善等事三無
記謂善惡不思爾爾昏住戒中三應須具一
攝律儀戒謂斷一切惡二攝善法戒謂修一
切善三饒益有情戒謂誓度一切眾生定中
三應須別一安住定謂妙性天然本自非動
二引起定謂澄心寂怕發覺增明三辦事定
謂定水疑清萬像斯鑑慧中三應須列一人
空慧謂了陰非我即陰中無我如龜毛兔角
二法空慧謂了陰等諸法緣假非實如鏡像
水月三空空慧謂了境智俱空是空亦空見
中三應須識一空見謂見空而見非空二不
空見謂見不空而見非不空三性空見謂見
自性而見非性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無
般若解脫二有般若無解脫法身三有解脫
無法身般若若有一無二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又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般若無解脫二

有般若解脫無法身三有解脫法身無般若
有二無一故不圓不圓故非性圓中三應須
具一法身不礙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
脫寂滅即法身二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
滅即法身法身不礙即般若三解脫寂滅即
法身法身不礙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舉
一即具三言三體即一此因中三德非果上
三德欲知果上三德法身有斷德通因斷惑
而顯德故名斷德自受用身有智德具四智
真實功德故他化二身有大恩德他受用身
於十地菩薩有恩德故三種化身於菩薩二
乘異生有恩故三諦四智除成所作智為緣
俗諦故然法無淺深而照之有明昧心非垢
淨而解之有悟迷初入初心迷復何非淺終
契圓理達始何非深迷之失理而自差悟之
失差而即理迷悟則同其致故有漸次名焉
復次初修心人入門之後須識五念一故起
二串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即靜故起念者謂
起心思惟世間五欲及雜善等事串習念者
謂無心故憶念爾思惟善惡等事接續念者

謂串習忽起知心馳散又不制止更復續前
思惟不住別生念者謂覺知前念是散亂即
生慙愧改悔之心即靜念者謂初坐時更不
思惟世間善惡及無記等事即此作功故言
即靜串習一念初心者多接續故起二念懈
怠者有別生一念慙愧者多即靜一念精進
者有串習接續故起別生四念為病即靜一
念為藥雖復藥病有殊總東俱名為念得此
五念停息之時名為一念相應一念者靈知
之自性也然五念是一念枝條一念是五念
根本復次若一念相應之時須識六種料簡
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
非六識正助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
記緣慮者善惡二念也雖復差殊俱非解脫
是故總束名為緣慮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
事然俱非真心但是昏住此二種名為病第
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寂寂謂不
念外境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無記等
相此二種名為藥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緣
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破二病故名

對治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
生緣慮因藥發病故云過生第五識是非者
寂寂不惺惺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
慮不寂寂不惺惺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
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
乃還源之妙性也此四句者前三句非後一
句是故云識是非也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為
正以寂寂為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猶如病
者因杖而行以行為正以杖為助夫病者欲
行必先取杖然後方行修心之人亦復如是
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不致昏沈
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一體更不異時譬
夫病者欲行闕杖不可正行之時假杖故能
行作功之者亦復如是歷歷寂寂不得異時
雖有二名其體不別又曰亂想是病無記亦
病寂寂是藥惺惺亦藥寂寂破亂想惺惺治
無記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
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
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
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寂寂為助惺惺為正

思之復次料簡之後須明識一念之中五陰
謂歷歷分別明識相應即是識陰領納在心
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
是行陰汗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
即是一念此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歷歷見
此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
即法空慧是故須識此五念及六種料簡願
勿嫌之如取真金明識瓦礫及以偽寶但重
除之縱不識金全體自現何憂不得之
毗婆舍那頌第五
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
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無所
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雖智而非
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即不無有即非
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如火得薪滿加熾盛
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其詞曰
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無著有無之境雙
照中觀之心歷落若智了於境即是境空智
如眼了華空是了華空眼若智了於智即是
智空智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智雖了境

空及以了智空非無了境智境空智猶有了境智空智無境智不了如眼了華空及以了眼空非無了華眼華空眼猶有了華眼空眼無華眼不了復次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自性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境智相從于何不寂何以故因緣之法性無差別故今之三界輪迴六道昇降淨穢苦樂凡聖差殊皆由三業四儀六根所對隨情造業果報不同善則受樂惡則受苦故經云善惡為因苦樂為果當知法無定相隨緣構集緣非我有故曰性空空故非異萬法皆如故經云色即是空四陰亦爾如是則何獨凡類緣生亦乃三業聖果皆從緣有是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是以萬機叢溥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像無邊悟之者則無非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何以故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無能生則內智寂寂了無所了則外境寂寂如寂無差境智冥一萬累都泯妙旨存

馬故經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如是則妙旨非知不知而知矣

優畢又頌第六

夫定亂分歧動靜之源莫二愚慧乖路明闇之本非殊羣迷從闇而背明捨靜而求動衆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明生則轉愚成慧靜立則息亂成定立由平背動慧生因乎捨暗暗動連繫於煩籠靜明相趨於物表物不能愚功由於慧煩不能亂功由於定定慧更資於靜明愚亂相纏於暗動動而能靜者即亂而定也暗而能明者即愚而慧也如是則暗動之本無差靜明由茲合道愚亂之源非異定慧於是同宗宗同則無緣之慧定慧則寂而常照寂而常照則雙與無緣之慧則雙奪雙奪故優畢又雙與故毗婆奢摩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毗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又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說真而即俗非寂非照故杜口於毗耶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

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其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感見紛馳窮之則惟一寂靈源不狀鑑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祇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識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淨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佛知見身與

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等其上優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急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祇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如是祇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非不非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之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第九觸途成觀者

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違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迷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談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衷中矣

三乘漸次第七

夫妙道冲微理絕名相之表至真虛寂量起厚數之外而能無緣之惑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逐根性以區分順物忘懷施而不作終日說示不異無言設教多途無乖一揆是以大聖慈悲隨機利物統其幽致羣籍非殊中下之流觀諦緣而自小高上之士御六度而成大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說而悟解故統聲聞原其所修四諦而為本行觀無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慮六道之輪迴惡三界之生死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恒畏其生證滅獨契無為修道惟輪自度大誓之心

未善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三界之惡靡運因非為行果闕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如是則聲聞之道也或有不因他說自悟非常偶緣散而體真故名緣覺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為本行觀無明而即空達諸行而無作二因既非其業五果之報何酬愛取有以無疵老死亦何所累故能儻然獨脫靜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觀秋零而入真道四儀庠序攝心慮以恬愉性好單棲懸闕林而自適不欣說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焰身唯善寂意說清虛獨宿孤峯觀緣散滅利他不善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兩非其類位處中乘如此辟支佛道也如其根性本明玄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生知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一異齊旨解感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原其所修六度而為正因行施則盡命傾財持戒則吉羅無犯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毀譽八風不動精進則勤求至道如鼓頭

然自行化也利那之項無間禪那則身心寂
怕安般希微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
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真源
至寂雖知煩惱無可捨菩提無可取而能不
證無為度生長劫廣修萬行等觀羣方下及
諦緣上該不共大誓之心普被四攝之道通
收總三界以為家括四生而為子悲智雙運
福慧兩嚴超越二乘獨居其上如是則大乘
之道也是以一真之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
隨機三乘之唱備矣然而至理虛玄窮微絕
妙尚非其一何是於三不三之三而言三不
一之一而言一一三非三尚不三三一非一
亦何一一不自非三三不三不自非一非一
一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不立之一本
無三不留之三本無一一三本無無亦無無
無無本故妙絕如是則一何所分三何所合
合分自於人耳何理異於言哉譬夫三獸渡
河河一寧從獸合復何獨河非獸合亦乃獸
不河分河尚不成三河豈得以河而合獸獸
尚不成一獸豈得以獸而成河河非獸而何

三獸非河而何一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嘗
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嘗一獸之非一明
其足有短長河之不三知其水無深淺水無
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
如是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今之三乘之
初四諦最標其首法之既以無差四諦亦何
非大而言聲聞觀之位居其小者哉是知諸
似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免為傷雖復
奔波空窮浪底未能知其深極位自居卑何
必觀諦之流一槩同其成小如其智照高明
量齊香象者則可以窮深盡際煥然成大矣
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
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皎然豈容圖度
者矣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
觀離善陸了達真源知集本無和合三人同
觀四諦證果之所差殊良由觀有淺深對照
明其高下耳是以下乘行下中上之所未修
上乘行上而修中下中行中下不修於上上
中下之在人非諦令其大小耳然三乘雖殊
同歸出苦之要聲聞雖小見愛之感已祛故

於三界無憂分段之形滅矣三明顯耀開明
八萬之劫現前六通縱任無為山壁遊之直
度時復空中行住或坐卧之安然沈沼則輕
若鴻毛涉地則猶如履水九定之功滿足十
八之變隨心然三藏之佛望六根清淨位有
齊有劣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
則劣佛高為劣二乘可知望上斷伏雖殊於
下悟迷有隔如是則二乘何益而欲不修者
哉如來為對大根引歸實所令修種智同契
圓伊或毀或譽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
被呵寧知見愛尚存去二乘而甚遠雖復言
其修道感使諸所不祛非唯身口未端亦乃
心由詭曲見生自意解背真詮聖教之所不
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唯宿習見解未預
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率
於經語曲會私情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
而排罪禍順情則堪怡生愛違意則憊懣懷
瞋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傳菩薩初篇之非
未免過人之豐又營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識
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誘說之患鏗然三塗

苦輪轉之長劫哀哉吁哉言及愴然悲酸矣然而達性之人對境彌加其照忘心之士相善不涉其懷況乎三業之邪非寧有歷心於塵滴是以鑑玄之侶淨三受於心源滌穢之沈掃七支於身口無情罔使塵業有識無惱蝟螟幽澗未足比其清飛雲無以方其素眷德若羽羣揚翅望星月以窮而棄惡若鱗衆驚鈞投江瀛而盡底玄曠慙其照遠上界惡以緣消境智合以圓虛定慧均而等妙桑田改而心無易海嶽遷而志不移而能處憤非喧疑神擬照心源朗淨慧解無方觀法性而達真如鑑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起塵乖法性而順常情背圓詮而執權說如是則次第隨機對根緣而設教矣是以敘其綱紀委悉餘所未明深淺宗途畧言其趣三乘之學影響知其分位耳

事理不二第八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

真宗故物像無邊解者無際者以其法性本真了達成智故也譬夫行由通徑則萬里可期如其觸物衝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物有無形之畔渠有窮虛之域故也是以學遊中道則實相可期如其執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其不知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今之色像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究之則無言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閑寂如是則真諦不乖於事理即事理之體元真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然而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真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譬夫象非雪山假雪山而類象者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雪山而為象耶今之法非常而執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類夫淨非水友假水友而洗淨者此但取其能洗耳豈以水友而為淨耶故知中道不偏假二邊而辨正斷常非是寄無有以明非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玄源者非常情之所測也何者夫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達妄名真達真

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真達智迴真妄不惑愚智自異可夫欲妙識玄宗必先審其愚智者欲審其愚者善須明其真妄若欲明其真妄復當究其名體名體若分真妄自辨真妄既辨愚智迥然是以愚無了智之能有達愚之實故知非智無以明其真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何者或有名而無體或因體而施名名體混緒實難窮究矣是以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譬夫兔無角而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無體而施名者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也所名既無能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體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未寂也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有當何所云為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以施我名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

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為不名而無體耳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於體耳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辨者如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源耳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列會形無列會則會本無也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列形會無列形則形本無也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緣會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非非有非非無也如是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勸友人書第九

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名大師山居書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峻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手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華香果蜂鳥嘯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大師答書

自別已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玄覺粗得延時欽誅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派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閒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養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歎應當博問先知服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獨

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宴育灌累餐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慮絕羣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鬱鬱長林我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

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或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非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可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如愛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鄙無非宴坐微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感生悟之則違順無地聞寂非有緣會而能生義疑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感霧而不祛非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迥出如是則何不乘蓋

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絃絃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夫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契語默但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野遊逸形儀寂泊心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若若拘其心若若春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通然無準矣因信畧此餘更何申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無當者竟迴充紙燼耳不宣同友玄覺和南發願文第十

想雜類六道輪迴不暫停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為衆生發道心羣生沈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爾身無橫病壽不中天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瘡癩凡是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身安心靜不貪瞋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為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偷盜不殺衆生不噉魚肉教愛含識如我無異

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
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希自財
不憍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
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詭曲三業清淨
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
杖鈎鎖刀鎗箭樂狂獸毒蟲墮峯溺水火燒
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巖頽堂崩棟朽擾打怖
畏趁逐圍逐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鈎牽
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
魔魘魘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
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
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
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
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
己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
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
一切眾生同為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重
真出家為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
之器不乖孟鉢道心堅固不生橋慢敬重三
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

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華音
聲讚頌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
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
提思惟了義志樂閑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
不樂羣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
通具足化度眾生卷九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
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
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
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
眾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眾生隨我有善
根善皆充熏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
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
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
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
阿修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
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
無修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眾不捨本
慈悲攝受羣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
離苦出三塗疾得起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
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

時誓願相救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
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眾生悉皆成
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
願早成正覺

永嘉集

卷九

廿九

華子北上海軍禮頌

無相大師行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登覽史列女館事
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世金忠榮楊惟遠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非
歲出家攝授三藏精天台旨觀圓妙深門於
四威儀中常冥禪觀法因大踰胡禪師激勵
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携瓶繞
祖三市祖曰大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加
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憐憐曰生兜率
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于時
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各禮須臾告辭
祖曰迺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違耶祖
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善得
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
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
一宿時謂一宿覺矣榮公乃留師翌日下山
更溫江學者稱法旃真覺大師者禪宗悟修
圓旨自淺之沈慶州刺史魏靜謙而序之成
十篇目為永嘉集及證道歌一首並盛行於
世云爾

永嘉集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六〇六頁上一行序文前，經有「無相大師行狀」文一篇。茲以徑山藏本載於卷後。
- 一 六〇六頁上一行「永嘉集序」，經作「禪宗永嘉集序」。
- 一 六〇六頁上二行首字「唐」，南作「前」。
- 一 六〇六頁上末行第六字「明」，經作「冥」。
- 一 六〇六頁中三行「音德」，經作「德音」。
- 一 六〇六頁中七行及卷末「永嘉集」，經作「禪宗永嘉集」。
- 一 六〇六頁中八行撰者，南作「慎水沙門玄覺述」；經作「唐慎水沙門玄覺撰」。
- 一 六〇六頁下一七行「故此」，經作「故次」。

- 一 六〇九頁下一四行「悟迷」，經作「迷悟」。
- 一 六一〇頁中四行「不寂寂不惺惺」，經作「不惺惺不寂寂」。
- 一 六一〇頁下九行末字「之」，南、經無。
- 一 六一一頁中五行「而求」，經作「以求」。
- 一 六一二頁上七行「只知」，經作「祇知」。
- 一 六一二頁中末行第一字「輪」，南、經作「論」。
- 一 六一三頁上一二行「非一」，經作「之一」。
- 一 六一三頁中八行第一三字「免」，南、經作「免」。
- 一 六一四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則」，南作「者」。
- 一 六一四頁下一八行第八字「有」，經作「體」。
- 一 六一四頁下一九行「以施」，經作「而施」。

一 六一五頁中九行「大師答書」，徑作「大師答朗禪師書」。

一 六一五頁下五行第一二字「慮」，徑作「累」。

一 六一六頁上七行第一三字「可」，南、徑作「何」。

一 六一七頁下一行「救脫」，徑作「度脫」。

永嘉證道歌

唐慎水沙門玄覺撰

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
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淨雲空去。
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利那滅。
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
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
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
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
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
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
卽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僧有人不肯，
任情徼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
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
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
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違者同遊涅槃路。調
古神清風自高，貌頽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

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
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
不悞，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
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
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誇，任他非把
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
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卽成吾善。知識不
因訛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
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
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
腦裂，香象奔波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
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
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行亦禪坐亦禪，語默
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
閒閒。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
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
無生，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峯
幽遠長松下。優游靜坐坐，坐僧家。閒寂安居實
蕭灑，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
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

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
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未如淨瑠璃舍寶
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
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
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銜，金
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踪
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
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鑿無礙
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
光，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
棄有若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
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
深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
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頭入無生。知見力
大丈夫東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破非但空摧
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轟擊法鼓，布
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
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
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

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呵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遲入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不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踏踏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和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卽衆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饑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半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憐憫頑皮韌祇犯重障苦堪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比丘犯姪殺波羅帶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

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那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卽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時默大施門開無華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摩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嗟未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今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惡言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冤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聞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沈師子住境靜林間獨自

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趨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護進途誰見蟾蜍能拒轍大衆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永嘉證道歌

永嘉證道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二一頁下九行末字「決」，徑作

「訣」。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

維一

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摩入于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迨今六百餘年復獲提者不可勝數

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說而說然撥線獨頌前後寢多玉句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嘗曰禪悅餘暇哀集採摭由佛世尊以至古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古一百二十二人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是蘆藏內全收眾珠梅檀林

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錄木流通豈曰小補以子夙慕乘樂樂推法施請為序引不獲固醇淳庶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序本序法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然之暇集諸頌古咨叅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摭機緣三百廿五則頌古二十一

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善陸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案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群賢言詞說法開示欲令眾生悟佛知見豈徒然

我池陽信士哀金刻板以廣見聞為大法光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通集序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問已向第二機矣故有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為何如曰非也道雖不在

於言言而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傷否則一語猶以為贅也爰自一筆數而五葉聯芳六世傳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燦如諸祖相繼有拈古焉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古則有寶鑑大師宗淳熙間居池陽報恩採集佛祖至茶陵機緣凡三

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有二入頌古二十一而板將漫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歲其間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下先哲惜乎聯珠之作闕如也安慚濫廁宗門且有年矣禪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

越起者亦屢矣元貞己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輒事績僅得一二萍梗之踪或出或宦隨見隨筆廿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九又三則宗師四百二十一人頌三千册五十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待某版

行與後學共感者曰道不在是於華嚴笑三拜得髓初無一語與之而胎胎於心目之間道播無垠焉有如今日叶音韻事言句贊敲後人俾其棄本逐末誠可歎哉予嘆而不吝良父乃歌曰五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逐面急須看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已而謂之曰子所論者手中扇也予所集者果

在扇邪噫知我罪我其惟此集乎時延祐戊十六月旦前住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錢唐沙門普會自序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蔓衍流布無窮禪宗頌古聯珠者寶鑑大師法應集

魯菴會公續集錄梓行世久矣近以佗故其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亡失託道友收贖度藏于大慈山之幻房實六月廿八日也明日置置板屢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遺教其果靈驗如此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資命工補

完用廣派通承延慧命日書其得板所由之異庸識歲月云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二月十有九日中天竺住山沙門幻居淨戒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龜一

佛世尊九則 文殊四則 舍利弗一則
寶頭盧二則 峽嶺摩羅二則 那吒一則
七賢聖女一則 城東老姥一則 維摩一則

傳大士七則 善財五則 布袋一則
跋陀尊者一則 誌公一則 天台智者一則
韓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

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頌曰
四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稱第一九龍噴
水沐金軀摩訶般若波羅密雲洞一則 指天指
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盡堂使者高僧多意
氣主人應是不尋常真大道 寶鏡龍樓忽降
時周行七步雙眉開言不是無識避天上
人間更有誰對道 開基報業前王事端拱
持盤後帝心紉戰盡為農死用此時誰報太
平齊佛兒 纓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
重宣指天指地無人會獨震雷音徧大千佛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絕刻事彰天生後
倘能奇恠末上輪化弄一壙佛子 七步周

行手指天袖僧棒下令難全登胎出後成何
事爭似閑浮未降前集上 周行七步便稱
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受胎度人畢也須
一棒一修痕真重 纓生能步便英靈天上
人間我獨尊可嘆瞻前不顧後那知身後有
雲門真重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團都不費
甜銜枯來萬仞峯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志
交深 無憂樹下誕金身七步周行事新新
相見謂言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真重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態度來指地指
天稱第一衆生四十九年災真重 老漢纓
生便着忙周行七步似顛狂照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空堂入鏡湯真重 兜羅綿手指天
地紺目重瞳額四維七步周行渾屬我一生
賣弄小孩兒真重 黑白未分全體妙鏡彰
文彩便成華因茲漏泄家風甚末代兒孫鼻
孔喝真重 纓出胞胎便逸塵周行七步獨
稱尊當時若見雲門老不到如今累子孫真重
如 老胡種空意氣一手指天魚指地當時
蓋謂獨稱尊今日翻思誰不是人人盡在光
明裏臨文不用更加諱真重 千年石虎產
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潭製斷真重
窟界內鼓烟塵真重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
似楊妃下玉樓箇把琵琶半應面不令人見

轉風流真重 兜羅團裏喪善聲分真重
布惡名決定一文偷不得至今存作不真重
得雲門行正今幾手錯認空盤星真重
周行四顧獨稱尊平地無風起浪痕胸及私
門猶自可誰知千古累兒孫真重 掀翻地
軸乾坤窄撥轉天輪宇宙寬須向強中呈好
手虛空打破劫初看真重 奴兒婢子十生
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便過頭
未免渾身輕泥水真重 無憂樹下浴嬰孩
清晚蒼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
馬出胞胎真重 草木無端枯出來更加註

脚轉癡呆西天此土誰知已夜半優曇火裏
開真重 走出門風相副稱東西南北更無
人看來不得帶陽老未免兒孫惹客塵真重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覆墨覆墨封甚巴鼻真重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
風塊兩非云昔竟奔垂衣萬國實真重 未
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虛安右脇出來
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看真重 一聲哇地
便叱哩突出如斯大鬧提此土西天起殃害
堂堂洗土不成泥真重 七步周行猶彷彿
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既落傍人耳洗到臘
年也不清真重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

脚轉癡呆西天此土誰知已夜半優曇火裏
開真重 走出門風相副稱東西南北更無
人看來不得帶陽老未免兒孫惹客塵真重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覆墨覆墨封甚巴鼻真重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
風塊兩非云昔竟奔垂衣萬國實真重 未
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虛安右脇出來
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看真重 一聲哇地
便叱哩突出如斯大鬧提此土西天起殃害
堂堂洗土不成泥真重 七步周行猶彷彿
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既落傍人耳洗到臘
年也不清真重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

可憐黃面老婦，落湯鍋（口口口）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口口口）僧問九峯，度云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是否師曰：是曰世尊，一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師曰：祇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頌曰：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慙慙。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潮寶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頌曰：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未後已太過，面南看北斗，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去來，掃蹤滅跡除根蒂。火裏蓮華處處開，（口口口）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群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干。藏山利刃有蜜不須舐，蠶毒之家水莫嘗。不敵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難山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捨下白拈賊，滿眼俱為敗露賊。（口口口）垂鈎不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兔人。半夜烏鷄何處去，天明吞却玉麒麟。（口口口）肌骨當初赫赤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撩頭搭尾，應更點塵寰。聞黎齋後鐘（口口口）或卷作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

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頌曰：瞿曇夫，却眼睛時，雪裏梅花，一枝而今到處生。荆棘却咲春風惱亂，吹心碎。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糊。如今好覓生蛇，弄免使兒孫在半途。佛心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是調羹味，曾與將軍止渴來。（口口口）出得山來，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饒一念起，三界好與拳頭劈面推。（口口口）此老從來謬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起三際，檢點將來未到家。（口口口）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覓，誰人剛道悟明星。（口口口）二千年前黃面老，舉頭莫是見明星。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眼有睛。（口口口）霜嶺崎嶇歲月深，何曾夜半見明星。可憐業識茫茫者，蹉過如來正法輪。（口口口）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喪盡日前機。若言總具如來相，也是空拳誑小兒。（口口口）六載隱藏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親明星現，始覺從前被眼瞞。（口口口）六載將身草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門庭冷似灰。（口口口）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打失主人公。普天匝地無尋處，百億分身是脫空。（口口口）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

生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廣行看地起，堆黃面老夢中說，夢可憐生。大歌。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明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窳囊火無煙。（口口口）金鐘夜擊九重城，六載歸來改瘦形。待得眾生心眼活，雪山依舊碧巖嶺。（口口口）輕金輪位重，草塵金彈換人泥。彈丸末世眾，生心眼巧。明星空照雪山寒，開極寶。月滿長空星滿天。瞿曇一見，眼皮穿長安市，上人無數何似家家夜，莫眠。（口口口）世尊一日陞座，大眾總集，定文殊白槌云：諸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聲振大千龍虎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明，猶是鈍頓教。千眼一時開，明相顯。文殊白槌報眾知法王法，法令合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不待眉間毫相輝。（口口口）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口口口）百萬靈山似葉麻，風行雲集已周遮。當時不是文殊老，往往瞿曇更撒沙。（口口口）頭角龍象若于當時一例受，欺謾法王真子揮捷。捷直至如今，作咲端延覺。未兆之前早二三百槌之，復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客，不到如今強指南。

海印 七佛之師下一植得王成鴨蟹成龜
 滿蓮龍象齊傾耳咲綻靈山老古錐野新
 藐藐項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
 有此時人文殊植下分針線始雲 詩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玉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
 風動天地地 月在波心徹寒澄澄澄應
 不許龍鐘五湖多少未歸客却被傍人把釣
 竿釣方 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
 逼一幅素練描不得競將天下與人傳法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植直下意何明倒行
 此令如相委無限清風動地生信 一段
 真風見也麼元元化毋理機梭織成古錦含
 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歡重 一輪明月映
 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
 霄重遞九秋音佛 法王法令若為翻老
 到文殊強出頭負累轉迦迦可事至今千古
 關啾啾遞月 銀鑄皎潔豈容摸剛被文殊
 強塗糊千古兒孫無覓履三條椽下蒼蘆都
 果卷 金槌影動寶劔光寒百萬之衆齊著
 眼者徒 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
 一植打正高 正令付金提不存凡聖機
 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輝起 古皇前化
 趨羣撒無事印文明劃今時衲子若當陽
 往往半千成五百正 法王法令沒周

避一片虛凝絕點瓊植下不開諸聖眼幾多
 礙驥困溫車實 見成法計莫周速推下
 分疎事轉差若是咬人師子子何須牙上更
 吞芋月林 兼道泰時清才子貴家肥國富小
 兒嬌不因紫陌花開早爭見黃鶯下柳條木
 卷一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
 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
 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余問我頃曰 仙人一
 問通皆脩却是瞿曇一物無捉得免米依舊
 放幾多山鬼暗相呼佛印元那一通余問我
 令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不覺茫
 茫入荒草正 竟逐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
 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
 通保 問佛如何那一通世尊當面拍連
 跟祥雲密容微微雨大震雷音匝地風雲滾
 卷汝問如何此問親領梅江柳共芳春抱賊
 不用行搜檢已自當堂露賊身重 那一
 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關一掣掣得
 開三箇老婆相對坐出 斷無倫那一通你問
 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
 乙禹士不厲火實 世尊因外道問
 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曰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
 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

毒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頃曰 鞭影分
 明指似君多閒管地英精神分陽報汝諸神
 侶信手拈來莫厭塵分 機輪曾未轉轉
 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
 芳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宛觀
 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實 雙鋒覆轡兩俱
 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輕
 一振動雲雷天 樓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
 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鉤上水面茫茫散
 月明白雲端經過遇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
 大曉空心赤脚唱歌歸路上行人已不少保
 身身 特地慙慙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迷
 雲縱得開令人未免區區在半途神 雪
 覆喬林同一色晴光上下含虛碧採樵人立
 渡頭寒極目圓塘為誰白成 外道鹿心
 慣險夷老胡鞭影露針鋒行人拾得東門免
 誰管轄力 疲長重世 尊恰似青銅鏡
 掛向虛空秋月影表裏無私照膽寒高低一
 一皆相映佛 日連天照有無執云善
 逝生跡跡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由來在半
 途龍門有 無不問語先望明鏡當臺雙照
 破迷雲散盡曉天空呆日圍團紅似火佛
 靈影藏身問世尊靈雲一點不加文迷雲
 舒卷從斯入十倍精神減八分佛 達悟

禪師前何勞更舉鞭只持雜狗戒不學祖師
 禪師山莊兩處牢閉繫不通紙鹿不動自乖
 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覆墨失却蹤在山
 果外道殷勤未問佛有言不問及無言大雄
 不費纖毫力良馬何曾用拳鞭世尊一世尊
 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貢五天華意正灌桃
 臉笑春光不在柳梢邊雪菓一不問有言無
 言說甚見影兒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倒選
 三千暗室危階虎機開兩處安湍流一截萬
 源乾駭駒管兀窺靴影漂漂霜蹄毛骨寒尼
 無著也攏涉茶枯未是奇到頭誰是出家兒
 故鄉漢漢無消息時有孤雲嶺外歸正堂辨
 亦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頓超然愆德莫
 論途中事露出眉襟子細看大為智不問有
 無先話墮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
 飄依舊迷雲撥不開首堂先自把碌磚空裏
 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說自著
 摩挲歸去休斯情倫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
 成敗自安然仙陀管爾知宗墮誰謂世尊管
 舉鞭本覺一疾拍過風第頭不堪問恨只
 堪愁一聲慘黛長為後萬馬皆指一戰收北
 禪師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
 又問今日說何法曰說不定法云云頌曰
 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而今鑑

依無光影風飄長江水色深處身昨日真
 今日說定說不定象中天子勒塞外將軍令
 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高天
 昨日定今日不定正令已行皆逐正卓下靈
 山皇齋旗百萬魔軍皆乞命山堂
 世尊因調達誇佛生身陷地獄勒勒阿難傳
 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
 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云我
 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果大師豈有
 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
 獄分頌曰 好咲提提達多人捺捺十小劫
 波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迷世
 大隱居鄧小隱居山各得其所隨分安閑何
 必更求論出入人生在處有餘歡別等雪地
 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
 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治埋如來出萬伊崖
 頭拚得去不知何處覓金屍業風吹起再甦
 省御問如今是甚時座坐世尊因長爪
 瓦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以
 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梵志云我義以一
 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佛而去
 行至中路有者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首
 以謝世尊弟子云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
 斬首志云我幸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

人前得勝乃歎云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
 負門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
 乘皆不知我義適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
 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
 斬首以謝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
 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
 阿羅漢頌曰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
 與誰論區區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
 天亦佛一切不受還家風片言雙破兩頭攻
 亦摧奪了回光處始信言前墮已宗本覺一
 是見受時眼着肩見如不受事猶非賊身已
 露徒回首鬼面神頭一處埋無用全
 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
 琴瑟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誇
 法也王是撫琴三偏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
 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
 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
 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
 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頌曰
 輕輕撥轉一條弦聲振三千大千報得飲
 光知密意肯將羅袖惹春煙金舞兼有三尺
 劍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跳躑
 堂堂三界大師座坐世尊在切利天為

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五雕稱像及至世
尊下來像亦出迎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
天上人間意氣多曾勅文殊領徒眾毗耶城
裏問維摩居士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
并猪子過這箇是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
智猪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頌曰

捨筏渡魚濟逢明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
欲行人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
為真佛實在我身頌曰 真佛無為在我身
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塵劫茫
茫認識神 世尊曰勸阿難食時將至汝
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

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
難應諾佛曰持鉢去 世尊云大小出華波阿
難頌曰 世尊曰 世尊曰 世尊曰 世尊曰
世尊因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
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

去殺父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
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劍持
遍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
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復本已來無
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
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

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
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嘆曰文殊大智
士深達法源底自手裡利劍持遍如來身如
劍佛亦余一如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
何殺頌曰 為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
斷雲佛劍兩忘何處去還鄉曲調一番新象

毛若解和聲抄月裏麒麟奕揭天際遠文
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欲會如劍
佛亦爾青地匣裏吼風雷 世尊敲
觸體問者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日生
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者固措頌曰 如來一

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
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老胡一擊許誰
知大冶紅爐片雪飛青草塚間留不住白雲
還望故山歸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
華於然燈佛燈見布髮慶遂約退象乃指地
云此一地方地宜建一梵刹時有賢子長者持

標於指處禪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
云庶子有大智矣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
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擺
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覺觸履生
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一枝修
竹建精藍風捲蟻蝨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

一鏡根蹤過問前三世 世尊因廣頌屠
地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
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頌曰 昔日
為刀今日佛今朝為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
差別便見眉間白玉毫 勸放下屠刀處
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連卷

休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
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
之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
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
是名一義二義頌曰 問處奇特蒼屢殊純
一二義諦驪龍角折真如 無聽無說意無

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真真聖諦秋風
昨夜到梧桐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
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偈伽黎圍之遂告云
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俾授將
來母令斷絕頌曰 密傳分半座正好薰面
唾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遭殃禍 印信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
屋萬人傳實頌曰 於道無所難方通萬法
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
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子青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
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

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云我汝汝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你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曰 梵志誰知有過愆闍王業鏡照無偏因

茲見佛成羅漢方信堂中別有天商堂與兩手攀來教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猜根塵識界無尋處多謝春風爛夢關心 截斷千崖路風前活計新誰知華帽下元是昔愁人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諸

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頌曰 四十九年打之遠下梢大作師子吼雖然未始轉法輪畢竟分疎成應口無際必末上何曾轉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把靈符執夜明 老漢生平太脫空將無作有誰肯警臨期一語方真實也是闍象飯後鐘 世尊臨入涅槃以手摩摩

告人天大眾云汝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頌曰 言吾入滅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苦為隣臨行賣弄

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沮也夜夜群星拱北辰佛坐老倒腥羶不識著臨行猶自逞風流摩訶示眾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啼山無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苦執連根若 雙林樹下手摩訶說有談無恣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啼鳥笑

春風 度世尊涅槃日迎華最後至世尊乃於擲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升舉繞俱尸羅城七匝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頌曰 慚愧老胡柳示雙趺金色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悟得未辨精麈遠七匝

寺成何事箇箇男兒是丈夫地 嚴恩未出王官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 驅慶喜門前倒刹竿 佛 文殊師利在甯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

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箇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更問明至佛所佛勸出此女定問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文殊托上梵天問明輕輕彈指

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天衣漢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之珠背力 子隨邪亦校問明問按有誰知兩過春山如淡黛 同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佛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佛 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問明彈指處

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從平等日用自多疑真淨文百千文殊出不得問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獨坐靈山誰得知問明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不疑 文殊用盡平生力問明彈指便

回來不是老胡深有意雙眸未肯為渠開成 拂拭琵琶月下彈調高雷曲和還 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 攤群峯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岩前花雨紛紛落夢覺初回識故人石門易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問明彈指出定

青山不動水長流 當機密為箇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為解碍刻舟求劍寶徒然 女子文殊與問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技機始信波濤元是水龍牙才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使用不管問明文殊洪業盡得天

然別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悲愛深出得出不得切不離是定聖者起凡
 情凡人而乃聖倒用與橫拈扶邪及顯正春
 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峰靜龍門遠澤
 雲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錫子
 罔明由來著樓廡觀大地眾生不解閉門作
 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山如黛灑佛燈
 功女子與瞿曇自起還自倒無限傍觀人投
 身入荒草日菓二菩薩出定笑殺老禪和
 富嫌千口以貪恨一身多圓覺不假文殊
 神通休要罔明彈指念時靈山會中女子從
 定而起鼓山珙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
 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住山果文殊出不得
 罔明却出得耐這冤家冷地裏作賊日播
 而文殊彈指罔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
 女子瞿曇在我心鏡楚安方入定出定因邪
 打正堪嘆文殊春行秋令日明長江艤底
 浪如銀秋白蘆紅蓼新莫怪扁舟難到岸
 行艤由在把梢人應深大定等虛空廓然
 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
 子搖蕩乾坤象王回旋牙不費餘力執勝執
 負誰出誰入兩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
 駒踏殺天下人唾濟未是白拈賊日抹
 粉塗坏恰我獸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

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開福年懷藏日月
 八面玲瓏袖裏金鉞鮮血通紅香風颺花
 雨濛濛兵隨印轉履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
 些子神通南堂典四箇沒意智漢做虛搵無
 畔岸一狀領過塔前與伊據款結案日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
 說向愁人愁殺人應華金不博金水不洗
 水兩既不成一何有今罔明文殊靴裏動指
 尼無著日一敵之地三蛇九鼠子細看來是
 何面背佛照光苦孽連根苦同坑無異土二
 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或應體出得何如未
 出時暗驢成隊費金機如今四海平如砥蘆
 笛迎風撩亂吹應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瞿曇女子鬼面神頭青坐尤出得出不得顯
 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日
 子不嫌母醜大不厭家貧舉頭天外看誰是
 我般人日深文殊罔明休卜度瞿曇女子
 謾針錐推倒鐵山歸去也應橫十字更由誰

半三更也可行日絕井眼下安眉趙哥
 口邊著耳幕然狹路相逢兩個是甚面背斷
 橋倫出得出不得瀑機得自由神頭并鬼面
 敗關當風流無門關是定出不得開披初
 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罔明輕輕彈指橫川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
 將來善財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
 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
 殊殊接得示眾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頌
 曰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者相見在臨時從
 茲病甚無醫藥救活還應作者知佛印元信
 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利
 開金口直至如今藥道行正覺遠大地蒼生
 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救活難分辯
 又是重添眼裏花日藥病相治貶更靈
 當機殺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煙波靜誰把長
 竿釣巨鱉日竟應厘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
 甘和苦滋味死活病癩瘡好味文殊老漢頭
 不覺靈日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
 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中邊界不蔽光景果
 是安方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
 便把黃連當甘草等閑殺活幾多人日山仁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取眼
 白玉無瑕却有瑕日一草草上定綱宗

殺活全歸掌握中未舉已前先薦得分明鷄
子過邊東樓主開文殊問菴提提女云生以
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為生義殊云如何
是生以不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
宜以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
不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為死
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
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義頌曰
生以不生為死以不死為生根本豁然明應時
趨佛祖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鐵鐵
金剛寶劍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膽懼回世動
生以不生為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
死為死雙林樹下亦如此生不生不死不
四十九年無一字掣斷金蠟天麒麟突出金
毛師子子佛生無所生無所死無所死風動
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隨處現滿月摩
弓雙鴨一箭佛性本問處分明菴處當機
親面不相設死生元無際月上青山玉
一團箇箇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
月在長者家一月在娑坊夏畢却歸世尊會
中解制迦葉欲白提擯出繞舉此念見會中
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捷推
迦葉既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頌曰

千峯月照楚江秋
初開布袋頭通淮
南米價賤便隨船
子下揚州藉身大
象不遊免徑燕雀
安知鴻鵠據令宛
若成風破的
渾如鑿鐵編界是
文殊編界是迦葉
相對對各
儼然舉地何處罰
好一劍金色頭陀
曾落節
圓悟勸利剝塵塵
見不難頭陀何苦
被他瞞
當初若論收毒細
莫把瞿曇做佛看
心開音
天高雲靜月彎彎
兩過秋空眼界寬
百億文
殊真妙体分明只
在一毫端正堂游
三處移
場定是非頑心全
不改毫厘明言漢
語憑誰
會鐵額銅頭也皺
眉緊蹙錦衣公子
春遊
慣白首佳人懊恨
多波富尚嫌千口
少自貧
無奈一身何月
處處宿頭盧尊者
赴阿育王
宮大會王行香次
作禮問曰承開尊
者親見
佛來是不者以手
策起眉毛曰會慶
王曰不
會者曰阿釋達池
龍王請佛齋吾是
時亦預
其數頌曰拈起眉
毛示育王當時凡
聖絕
商量從來對眾難
收拾眼上依前兩
簇長佛
甲九一騎在眼空
花亂墜狹路相逢
難為回
避大王運識老僧
無似雪眉毛長宰
地佛慧
乘我佛親見宿頭
盧眉長髮短雙眉
阿育
王猶疑似唵摩呢
唵哩蘇盧保身
靈山會上舊家風
脫略從茲勢莫窮
金斗峯
前重漏泄莫將附
子當天雄正堂辯
尊者親

曾見佛來雙眉
起尖頰問古今
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
可陪佛光以手
策起眉毛
千聖從來不識
一會靈山儼然
說甚今朝昨
日月林觀策起
眉毛蒼問端親
見佛不
相設至今應供
四天下春在梅
梢帶雪寒天
重尊者當時親
見佛眉毛策起
有求端頂
門微暗金剛眼
思大難酬雨露
恩枯禪鏡瓦
習策起親見佛
元來却不曾南
岳天台
相撞著被人喚
作捉齋僧已甚
深策起眉毛
示育王分明佛
面露堂堂至今
阿釋池中水
流落人間潤八
荒天日孔君王
一語出如給
尊者眉毛八字
分四海風清煙
浪靜碧天無
際水無垠無津
流尊者策起眉
毛不離十方刹
土古風清佛齋
勝會親曾預不
是尋常粥飯
僧樓川共舍利
弗入城遥見月
上女出城佛
心口思惟此婦
見佛不知得忍
不我試問之
纔近使問甚麼
處去女曰如舍
利弗與麼去
弗云我方入城
汝當出城云何
言如舍利弗
與麼去女云諸
佛弟子當依何
住佛云諸佛
弟子當依大涅
槃而住而我如
舍利弗與麼去
頌曰
淡籠烟深瑣霧
驚子寧知此條
路直饒撞入
涅槃城未免隨
他與麼去月上
女實堪慈愛
得青黛畫蛾眉
佛慧泉本來正
体徹根源出

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
 耀乾坤圓悟動重城曉入胃烟關市相逢
 豈偶然一句等閒相借問平田忽念浪滔天
 月上女實堪憐雲鬢高梳何處去借婆羅子
 拜婆羊佛性赤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
 蓮本鄉驚子睛兒鞋借便由如啞子喫生薑
 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光金環玄關
 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佛燈出出入分明
 報已知更言何處有狐疑但如鴛子恁塵去
 莫管傍人說是非文殊道如舍利弗與塵去
 十人萬人攔不住優遊自在涅槃城步步蓮
 華隨足舉且兼仁相造打鼓弄琵琶須是還
 他兩會家曲罷不知何處去夕陽斜映暮天
 霞石華以有札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
 除以月上女曾與麼去我今亦依如是住
 明明今古不曾藏一點靈光常獨露月林觀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蛟龍逐雞飛嫁狗
 逐狗走雞合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
 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
 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
 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
 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佛以天女
 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

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
 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
 是維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
 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在舍利弗
 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
 復如是無在無不在頃曰鴛子已圓無漏
 種換却身形捨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
 胡僧步雪歸王堂映映摩羅未出家時事
 外道受教為儒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
 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
 母取指時佛在雪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
 門在峽岷前映岷送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映
 岷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
 住久矣是汝不住映岷聞之心忽開悟遂棄
 刀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頌曰
 映岷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
 佛當頭割覆雨翻雲在剎那山如急行緩
 步無前後潭路長安路一條映岷回頭知住
 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
 寧煩費力搔好是移花煮蝶至等閒買石得
 雲鏡佛燈珣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住
 鼻孔相柱不動步而徧界遊師姑畢竟女兒
 作雲居口從人求覓枉吞波過在學生口數
 多殺却軍家仍自殺難能奈得你儂何野雲

高峽岷摩羅既出家為沙門因持鉢入城至
 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
 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映岷
 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
 遂逐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
 從賢聖法未會殺生映岷往告其婦人聞
 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頌曰 聖法從來不
 殺生本無生殺豈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
 切宛觀畫假名甘露饒靈陰熱惱玉蓮金子
 兩教榮覺海元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
 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故山珪華陰山前百丈井中有寒泉徹骨冷
 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餘斜領徑山泉
 不逐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
 骨碎身未足翻一句了然超百億無著悲
 賢聖劫未未曾殺而今漸這一刀休果然葛
 担胃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靈靈靈不困一
 事不長一智不曾殺生了無忌諱傳言送語
 當風流拈得口字尖却鼻木基永賢聖中來
 不生殺其家子母自團團陰陽造化初無迹
 春在花枝特地妍天日紅仗仗神旗獵獵風
 難人催唱鼓焚焚銅壺漏永何時歇如此相
 催即老翁齒非食不瘵飢非藥不瘵病
 黃面老瞿曇識盡眾生性寶我瞿曇佛

其正偏知子母分鮮只在當時機引

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現本身
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頌曰 骨還父肉還
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理全軀十
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
非言語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

吐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潭不差任山

吳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
水流天地靜離間黃菊正爭春日得輝折骨
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脚千
峯外萬古長空片月斜少室時骨還父肉還
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露北明簡兩散雲收

後崔嵬數十峰王維雖敏手難落筆頭蹤無
半草七賢聖女姊妹同遊屍陀林一掃指屍
曰屍在此人在甚處諸姊妹諦觀皆悉悟道
乃感帝釋雨花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妙悟道
故來供養但諸姊有何可須我能給施女曰
我家四事七珍志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

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
應谷一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
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
往白佛佛言我請弟子不解此義唯有諸菩
薩乃解此義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
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却令諸姊雙

肩僑尸迦知不知更賦天華三兩枝佛慧泉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兩
散相見時弱體眼晴放光彩龍才帝子遊
春不逐他相迷諸姊入屍陀死人堆裏出身
路攪動煙塵見也廢靈利漢不消多回頭路
看自家底洞雲深處舊相離佛燈瑠談玄談
妙實堪誇帝釋繞開便雨花臨機須索三般

物看看愁殺僑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
借問却周遊大禹曾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
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虛動地雨花無
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真金屢無生
無法本如如只個如今誰言語悟悟無陰

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
嬌癡却將紅粉盡城眉僑尸無此三般物那
得天花撩亂飛佛慧無根樹子枝條累山
谷無聲句最規陰陽不到閉田地結子開花
朵朵新正堂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家
有三般寶貴慶乾坤月華果無根樹子一

株山翁不費謀鋤鉅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
求魚養善岳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貴賤
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應山谷
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勸人不
如歸去 無陰陽地有甚已鼻無根樹子荒
得人死叫不響山谷度醯亞三日作麼作麼

因禍致福惱得僑尸迦大吠却成哭逃卷音
七珍八寶任君雷三物從來的是無善向無
中拈得出不須見佛問何如日且昔城東
有一老媪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四顧東西皆佛是佛遂
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捻是佛頌曰

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慈慈意氣多與佛同
生嫌見佛惡人無奈惡人何笑弟堪開眼也
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只有
一隻角掩空開城東聖姥坐蓮臺大地眾生
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風堂惠平生不顧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

夾路掩華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石室輝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講經士升座以
尺拈索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
下會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
得誌公老也是懷懷去國人雪實願遠別雙

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
次一擊大千經出塵正覺遠大士何曾會講
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索上俱無取直得
梁王努眼睛白雲瑞大士講經時揮索成註
脚一丸消泉病不假驢馳藥患受深索上一
聲嗚嗚嗚已是重重漆註脚梁王何事不回

頭誌公將錯還就錯佛身受龍華三會
主相開鳳閣九重城梁王築劍金剛佛更問
如何不講經起者兩口明明一無古同
生同死為君決那叱頂上喫痰糞金剛脚下
流出血車山空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是
肉積屠門堪笑無人買無準龍雙林大士太

無端又向梁朝竊一班經旨未分玄路絕一
揮棄上動龍顏勇躡傳大士見梁武帝不
起群臣曰大士見上為喜不起士曰法地一
動一切不安頌曰梁國令他魏國愁淮江枝
水暗隨派雖然寸土居無動爭奈雙林半樹
秋枝子青傳大士一日披袖頂冠報履朝見

梁武帝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
邪士以手指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袖
衣頌曰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
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端坐待龍華湖隱清
身披壞袖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便三
宗同一轍控沙終是不成團矣翁堪泥封三
詔出烟霞直到金陵帝主家自古多能誰得
及道冠儒履釋袈裟實非儒非道亦非
禪杜撰修行或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
八百有餘年一袖或傳大士頌云夜夜抱佛
眼朝朝還共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似欲
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頌曰誰有算子調換

取假銀城良久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天
水懷要眠時便眼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
吸茶濕却當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
阿呵呵囉哩囉哩囉哩保身傳大士頌云空
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頌曰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心閒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橫
身不受一鑿木卷水狗走抖撒口猴愁樓搜
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斷橋偷傳大士
云須弥芥子芥子須弥芥山水坦然平敲
冰來煮茶頌曰須弥芥芥不容易芥納須
弥匹似開長河攪着成酥酪輕鞋輕鞋透祖師

開圓悟勤傳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弄家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頌曰有中
有無中無細中細觀中窠土面天頭不染
塵花街柳巷樂天真金雞唱曉瓊樓夢玉樹
花開浩劫春是卷髮布袋和尚常在道衢或
問在此何為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
不是這個人 鮮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
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
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汝不是
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拈背一下僧曰師
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慈睡或起行
市肆問小兒詳述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又
手而立僧曰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有
負而去頌曰弥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
金生麗水至寶滿袋貴賤貴若解商量不
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澄布
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野對新邊拈

起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竟
相意寧知裙子褌衫百結有時獨立弓誰是
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佛婁泉困來抱囊
無語傷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獻諸人是甚閑
家破具莫評衣裳破碎入鄧且無忌諱橫身
要道等人那箇便知團續雲峯千般萬樣

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
屢三昧巷尾街頭賣賤賣賤通秀都盧一
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性困來且得枕頭携去
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問多是自家買賣
雲端吐這愁皮袋眉羸無眼大終日在街頭
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與錢還却債係
寧身分身百億混塵埃氣兒愁愁勿可猜一
袋拋擊隨屨去千般撒下復拈來人間天上
相呈示市瓦街頭瞌睡回等得箇時還不是
至今猶是去黃梅佛曰白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
般拈起隨人愛重原清三千威儀都不修八

萬細行全不顧只因開市裏等人被人喚作
 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忘却來時路
 稽首弥勒世尊得與麼寬腸大肚徑山果接
 著一箇半箇寬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
 許多弥勒世尊堂堂密密拈寬錢成漏運回
 頭轉腦昧真橫可憐開市無人識空手肩擔
 布袋歸佛照光長汀汀上風顛子與扶頭
 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日禮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
 一錢充得無安處猶自區區誰阿誰此頭前
 達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
 不肯作一跛陀尊者因生法師論眾微
 聚曰色微無自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
 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
 色空者云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
 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頃曰
 靈光滿目簇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
 知緣不碍執情還被境消磨雙泉現色空空
 色空空空問却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
 蓋青山依舊白雲中天衣懷東南西北十萬
 八千空生固措火裏生蓮堂堂色裏無空
 相嵌嵌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二色彌
 元來不我名靈隱本維摩居士示病毗耶離
 城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慈佛知

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
 殊白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
 善說法要辨才無滯智慧無碍一切菩薩法
 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
 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
 詢彼問疾項曰 咄這維摩老慈生空懊惱
 卧病昆耶城全身太枯槁七佛相師來一字
 俱屏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
 毛獅子無處討雪竇佛病法最難醫獨
 有維摩也大奇文殊稽首讚居士失却金毛
 師子兒天衣壞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伊畢竟
 徹不做金毛師子未到來一室屏除先漏泄
 及乎回問不二門推出一團無孔鐵剛被文
 殊下一棍千年萬載成凹凸大洪遂冷坐昆
 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股
 匡山果十人萬人射一鳩箇箇手親并眼辨
 刮地西風鴈影高可憐葢盡弦中箭猿臂將
 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團圓飛星一點天邊
 去羽翼難披落眼前度盡共覺憎會苦愛別
 離苦鈍置瞿曇一場毒藥吐正堂丹示疾昆
 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藥可醫只是
 忌口為上第第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
 為下針錐事視一喙長三尺問着依前似鼓
 椎無半第一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雷熾千

口少貧恨一身多懶隱善財初詣娑羅林
 中奈文殊文殊指性南方勝樂園謁德雲比
 丘次第至弥勒樓閣所歸至普門城外思惟
 竝立欲得奉觀文殊文殊伸手過百十由旬
 典摩其頂即見微塵數知識即受行其教頌
 曰 日出升空高下周岷崑崙源派入川流春
 山雲返風無盡鴈去回南天地秋 五十三
 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
 事似歸家罷問程缺山卡茫茫夢裏去遊
 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短善財
 脚瘦草鞋寬大川濟善財詣妙峰山參德雲
 比丘四維尋覓七日方見在別峰上徐步經
 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
 門證我心往頌曰妙高峯頂尋知識南北東
 西望何極德雲遙自別山來珍重分身千百
 億處處忠妙高峯頂草葦葦步出相隨不見
 蹤若謂別山親觀面片帆已過海門東別山
 曾澹烟暮草葦葦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
 竿頭輕蹙脚海門波卷白蘋風棘心善財
 詣那羅素國參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
 音讚已下床執手佛剎現前悟真淨智卷舒
 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真住頌曰昨日仙
 人下寶床摩頭執手看珠祥十方佛境何時
 現萬像森羅忽頓彰無勝妙幢騰瑞色遮那

父威顯靈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平生見
處長佛因白坦然古路勿迂疎霽月涼風動
十虛毗目善財當日事好如潘閣倒騎馱或
卷休善財詣佛會中參普賢菩薩見乘白象
王慶紅蓮座一心親近詰問法要智慧圓滿
行願功成即獲佛德顯同果海得一切佛果

微塵數三昧法門頌曰百一由旬摩頂歸片
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
白象兒沙劫智慧方滿日微塵行願正圓時
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渺渺佛國白
打鼓弄琵琶還它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
解煎茶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華善財奈適

慶黑豆未生芽延慶忠善財歷百十城奈五
十三位善知識後到昆盧樓閣前曰是解空
無相無作之所住慶見樓閣門閉善財暫
時欽念曰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
尋時強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
閣門開善財得入已還閉見百千萬億樓

閣一一樓閣有一弥勒領諸眷屬并有一善
財面在前立弥勒復彈指云善男子起法性
如是頌曰 妙意童真未後收善財到此罷
南遊豁然頓入昆盧巖悔向他山見比丘
無盡妙峰孤頂無知識百十成遊夜善財樓
閣若還彈指現分明有眼不會開或卷五

十三人一樓穿小兒維小膽如天茫茫烟水
無重數買得風光不用錢此爾爾問展分明
峇屢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後
滿面慚惶無屢安游有以知識會參五十三
精金百鍊龍鉞鉗頭萬難烟雲散午夜鑄
光浸碧潭坐坐國南方經應雲烟收得珍

奇貨滿船薄拍便風帆到岸一時翻作大光
鏡每幸能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岳講法華經
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於是悟法華三昧樓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
儼然未散頌曰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
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散不因南岳有誰

知揚為溪山畫屢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
沙便是江南舊行路和烟隔水見梅花月
盤舍畫家財典已財只將真法供如來當初
一路今何在觸目靈山翠作堆天日札好將
真法供如來花在幽岩險屢開一夜狂風吹
欲盡落英無數點毒苔塵堂息心迷念念法

華轉心悟時時轉法華誰知百萬靈山客蓋
是天台眼裏沙此山應金陵誌公和尚或
令人傳語南嶽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
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
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頌曰 一口吞
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法不必驚膠

續只要知音側耳聽正堂佛與衆生一口
吞纖毫不立道方存杖頭日月繞挑起鼓動
三千海密昏月開林英日視烟霄卧白雲不
知山下有軋神徒何更有衆生度三世如來
一口吞本覺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此書係宋
法應集，元普會續集，明淨戒重
校。二十一卷。此書之明徑山藏
本，未經淨戒重校，四十卷。二
者不僅分卷不同，文字亦頗多出
入，難以對校。茲將徑山藏本作
為別本，收錄於南藏本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僧歸奇右開投軍書禪寺住持神武重校 雜二

大乘經傳

經題以字

法華經

金剛經

經首題以字

楞嚴經

維摩經

華嚴經

楞伽經

圓覺經

文殊般若經

楞嚴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楞伽經

旨

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珠函載絕毫

登看經到此須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位

國欲知功力大蕭何元是漢朝賢

以字不是八字不成無言童子嘆忻忻優曇華

現人間世鼻孔通天嘆不聞

以字不成八字非燥迎羅眼不能窺一毛頭

上重拈出忿怒那叱失却威

龍宮海

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謬求剛被祖師輕漏

泄當門齒缺乃因由

鳥跡半露蒼苔

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免即從座

起

不向經題識本真紙堆討甚法王

身未開梵夾承當去免作循行數墨人

問你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筆沙入

海徒疲倦不若教他了目前

楞嚴

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慶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

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頌曰

全象全

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

老剎剎塵塵在半途

堂堂露柱久懷

胎長下孩兒隨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賊一搖

直取狀元來

海流懶愧牛即癡愛愛一心猶在鶴橋頭

說離百非存軌則言無一法尚蒼翠

默曾緘口摩竭家家鎮掩扉

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脫然無可遮

却嘆白雲他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

門親見了元來只是小兒嬉

見非見見非不見捻非非織女機梭撩亂

擲牧童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驚宇宙碧滯

溪畔綠楊垂

禹決而西汴下和泣而陸沉美芳泐芳錯古

髻今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

即同如來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

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

臺

若能轉物即如來慶慶門聞見善

財花柳巷中呈舞戲九帶乘醉卧樓臺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

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能轉物即同如來

兩色和煙匝四維眼皮未綻若為窺等閑觀

破金剛際際蕩蕩無因役路岐

慶我不住他人行慶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

慶大都編素要分明

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難見見不能

及頌曰 見不及慶江山滿目不觀纖毫花
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信印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
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法
春至自開花秋來運落葉黃面老嬰體休提
三寸舌 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來

亦誤人見不及時猶未嘗那知殊崇是家親
斷崖流水少知音六不成三十六
瘦藤挂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
界寬多少白鳥去盡青天還 兩洗淡
紅枕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凝水光中古木清 隔牆見角便騎
牛騎入紅塵關市遊遊通歸來欄裏卧三更
半夜失踪由 楞嚴經七處微心頌曰
七處微心也是泥中洗土現如七處微心
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現如七處微心
欸便成推窮尋逐柱分明都緣家賊難防備

撥亂乾坤見太平 吹糠着米翻成特
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七處微他天
外天光亮直射阿難肩 楞嚴經八還辨見頌
得點魚上竹竿 楞嚴經八還辨見頌
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鏡
還得不還時也是飯跳不出斗 明暗

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跡攀夾載虛空成
岸一重水隔一重山 色空明暗各
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還運後更還運一箇閑人天地間昨夜大蟲
遭虎咬皮毛落盡體元 楞嚴經阿
難大衆獲本妙心頌曰東西南北捉虛空海

角天涯信不通力盡神疲無處覓萬年松在
祝融峯 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
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 楞嚴經觀世
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畏法頌曰
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未休
世出世間活靈 三十二應不思議

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
中從定起 越隊運圓通無端立下風
當時供死款錯說在聞中 楞嚴經妙
性圓明難諸名相頌曰一錢為本萬錢利富
不足而貪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輪他潘閣
倒騎驢 金盤不可動轉轉難住停

待良久聞圓明湛如露 楞嚴經諸可
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日
暖風和景更奇華草草露全機茶簾一陣
香風起引得遊蜂到處飛 千山鳥飛
滅萬人跡絕扁舟菱笠翁獨釣寒江雪
空光不汝還方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

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天目札楞
嚴經六解一三頌曰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
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貫娘生鼻孔一
時穿 春風策烟一縷閑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
破 結解非殊存巨無據誠問本來宗當

初誰縛汝 楞嚴經阿難大衆復白佛言若
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
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
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頌曰
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
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 三鈍九

鼠一畝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楞
嚴經佛言阿難此等眾生不識本心受此輪
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
及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婬有名鬼倫無
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頌曰七處微研
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婬身不是閑家具

前箭猶輕後箭深 客舍并州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乘乾水却望并
州是故鄉 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
魔自起深孽頌曰聖聖徹底老婆心見明色
散理難任入御隨俗那知定佛魔到此盡平
沉 挽弓須挽強用劍須用長射人先

射馬擒賊先擒王北齊書楞嚴經佛言當樓
 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在
 本頌曰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即皆現
 性覺必明認影明眼耳便隨聲色轉世尊頌
 徧滿清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蕩象森羅

柳簡楞嚴經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
 為子頌曰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
 魚去骨天童夢楞嚴經跋陀婆羅入浴忽悟
 水因頌曰了事杓僧消一箇長連床上展脚
 卧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驚面世尊頌
 超諸現量即悟水因體明無垢執云洗塵

得無所有了無相身成佛子住妙觸常存大
 鮮無瑕空受玷圓通會裏受漆糊世尊頌
 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
 裏况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
 此十方空皆悉消頌曰一人發真歸元十

方虛空消頌曰開揚岐粟蓬何似雲門胡餅
 左無著於瞋瞋茫茫困思來喫椀濃茶眼便
 開四海五湖王化裏更無一物是塵埃世尊頌
 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
 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
 諸眾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

十方不二隨順頌曰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
 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佛殿入
 僧堂世尊頌圓覺經於不二境現諸淨土
 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頌曰明鏡當臺
 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故
 不妨隨處說烟霞世尊頌圓覺經非幻不

滅頌曰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
 大丈夫兒不自欺翻身墮斷毗盧頂月世尊頌
 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頌曰方便門指
 頭月說訛因虛多甄別冷雷雷登清途匪
 地茫茫尋舊穴指看畫屢眼中肩到此何須
 更饒舌世尊頌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頌

曰枯樹雲充葉潤梅雪花擊桐成木響燕
 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世尊頌
 心悶三五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
 脚睡五更走起眼眯麻世尊頌圓覺經有
 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為涅槃相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

窓鏡一摸頓令大地作黃金 圓覺經棄愛
 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
 故不成重道頌曰傀儡牽絲舞柘枝百般俏
 俊百般宜自後舞罷青絲斷堪笑渠儂撒手
 歸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
 尔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

辨真寶頌曰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燠
 塞北天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
 看世尊頌心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
 外看誰是我般人世尊頌魏巍堂堂磊磊落落
 落開處刺頭穩處首脚脚下線斷我自由鼻
 端泥盡君休斷莫動着千季故紙中合藥世尊頌

童覺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
 吹柳絮毛毳走雨打梨花蝶飛世尊頌
 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評款乃一敲
 天地闊粗師何處渡流沙世尊頌胡蝶與毛
 垂鳥狗上佛殿大地雪漫潑澄江靜如練世尊頌
 極水生鐵轉牛頭牽犁還拽杷智者笑忻忻

愚人驚怪老古往今來幾百季更向鬼門重
 貼卦世尊頌窟前栽萬莖萬莖甘火劫火筋
 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爛碎破撒出白油
 麻參世尊頌昨夜深沙鑄鍊券阿那律陀來
 合伴醉來相打見闍王閻王捉筆不能判却
 相勸彼此事同一家更莫前思後算因你恁

廢斷公事大契醋無處全 張果老踏破葫蘆
 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手相逢囊篋更無
 一線何仙姑鍊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世尊頌
 堂身世悠悠不擊舟得隨流及且隨流今
 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世尊頌春
 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

V78-B 42

多少卦春生夏長淡飯齋茶魚技濁水
 彩奔家無事三春不是讀書天九夏
 炎炎直放禪惟有秋冬較些子不如打睡過
 殘季以爾爾爾爾爾以大圓覺為我伽藍頌
 曰竟髮不留縱橫自由闊外乾坤廓落大方
 無外優游明相師意明明百草頭禿破狐
 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
 四衢道中淨保傑放出瀉山水枯牛國悟勤
 圓覺經恒作是我今此身四大和合不能
 身當在何處頌曰今者妄身當在何不應酸
 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影豈異迷頭演若
 多本覺一法華經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
 東方萬八十世界頌曰蠻奴赤脚上皇州賣
 盡奇珍跨白牛食着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
 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掛玉鈎分
 明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輒轉圓極妙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頌曰雪子落終給烏盆變
 白盆忽然曰頭出依舊是烏盆法華經觀
 世音菩薩普門品偈曰呪咀諸毒藥所欲毒
 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頌曰呪咀毒
 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過本人何失法華經
 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

害火災眾雖非一頌曰蝴蝶休戀舊時窠五
 百部若不奈何愁火逼求無走路痴心要上
 白牛車門前羊羶為喻室內唯啼是訛
 定煉吳相扣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必父川
 法華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
 者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
 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
 明見無有瞞諛頌曰响嶼峯頭神禹碑字青
 石赤形模音無目仙人縱一見便應撫掌吟
 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國極妙大虛風響水
 漫根石邊尚有蒼蒼痕化工肯未隨寒暑又
 學清香為返魂開極妙法華經此經開方
 便門示真實用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頌曰雖
 然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
 蓮漏不佛燈猶作向來明極極妙法華經
 不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頌曰大子使吠
 賊牛子便牽掣袖僧若德廢未嘗摸着皮極
 賊牛子便牽掣袖僧若德廢未嘗摸着皮極
 動者便飛去并第法華經獨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履剎塵周無私佛
 物隨高下抹過僧祇大劫俯仰穿穿穿種種不
 住五萬沙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信
 住五萬沙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信

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字抹人揮棒打天邊
 月往山界紅日果切忌尋討拈得使用無
 非是寶鄭州黎青州囊大抵選他出處好
 林觀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賣糧戶不高一
 劫坐來成在事平生肝膽一時傾道場劫
 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尚宛然堪笑堪悲
 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理法華經
 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
 功德不少頌曰觀音門普普門收纜着欄衫
 便不羞昨夜猿啼新嶺上今朝鶴唳古溪頭
 惡風飄愴迴光息怒大焚燒當廢休瓔珞受
 衆都不用平生活計冷秋秋法華經
 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不入地獄頌曰平生疎逸無拘檢酒肆茶坊
 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揚州
 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揚州
 而今穩卧深雲裏素不管考漢不收和印明
 鵝白鳥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
 入地獄法華經上安燈盡堂前置酒盞悶
 未打三盞何處得愁來往山界僧問山
 論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濕婆頌曰
 相好巍巍大夫一生無智恰知愚從來佛
 相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用清淨淨行

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
 川捻是自家親眷屬照堂一夜來村臥歸徒
 到三四五摩準青苔苦莫嘆驚著汝自得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庄
 無著陪棧弄傀儡拚命打鞦韆渾家無眼
 見掩面尖蒼天出者神事者與神事佛者
 契佛神佛俱不事渾家窮徹骨肯堂充漢既
 不管秦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月林觀
 犯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裏不
 用覓魚蹤天邊何處觀鳥跡懶在因有定
 亂劍家無白澤圓神仙張果老踏碎藥葫蘆
 升箭鮮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

安貼家邦切忌放賊過界遊奇飲官酒卧
 官街當慶死當慶埋寒山逢拾得撫掌吟哈
 哈此山應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為從來被眼
 遮三脚瞎驢纏絆跳鐵湯爐炭即吾家高峯
 妙維摩經須苦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
 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

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
 阿慎汝亦隨慎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
 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
 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
 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象魔

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
 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慈心謗諸佛毀於法
 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須苦提開此非然不知以何吞置鉢欲出頌
 曰無違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
 淺深并苦淡一般滋味迥分明保入林
 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鐘湯無冷處合眼跳黃
 河鼓山哇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
 夜發不待曉風吹山早白日街頭獨自
 夜間坐車獨自卧山高不礙白雲飛竹密不
 妨流水過山堂一邪見飯依外道師與師同
 慎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飯午日亭亭腹正
 飢味無盡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縱
 入耳渾家不和睦肯堂光獨弄單提單提獨
 弄劍刃上行寂然不動月林觀所生各不同
 所潤一雨普甜瓜徹蒂甜苦執連根苦冰
 衍青山白雪碧谿蘿月畫扇成狸只得一極
 重堂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
 門至父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
 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
 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
 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頌
 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

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高峰靈寶殿虛空
 鳥跡譚追尋幽鳥投教又報春若識東西無
 異路津名一室不沉明因毘耶城裏競
 頭走譚謂南星真北斗運知蚌鷓兩相持須
 史盡落漁人手大洪惠一箇兩箇百千萬屈
 指尋文數不辨暫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
 重計算白雲瑞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
 冬有雪若無問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劫坐思毘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說許多
 三萬二千獅子座一時掀倒看如何無用全
 言言言言風飄風洒雲點點點今雷轟電掣藕
 絲孔裏騎大鵬寺開揆天落遺月僧老當毗耶

老子善藏機淵默雷聲徹四維今古競傳真
 不二豈知黃葉止兒啼凡無著若有無語默
 謗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六
 雲臺爭似釣臺高別善印深入不二門巧盡
 及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說抽萬古
 清風寒徹骨松深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
 涅槃頌曰朝生暮死千萬偏一日發回相見
 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動時客戲見白雲
 端僧問按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
 曰這箇師僧恁麼後人業頌曰雖然無背面
 觸處頭頭現吞却太虛空吐出琉璃礙佛心
 才者箇師僧散人業賣油老翁說向人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維摩
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頌曰眼空四海志縱
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擎得電光為火把却來
日午打三更或老律維摩經佛以一音演
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頌曰或有怖畏或斷
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欣厭觀而
還須眼似眉才山方金剛般若經世尊會
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
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
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頌曰食訖跏趺坐石
床斗間間氣燭天光鏡多業識茫茫者初被
蒙頭在醉鄉才老一一字未曾談般若謾天
謾地儘饒伊祇困乞食歸來後法會因由又
是誰北邙衛城乞食法門慶祇苑收衣洗
足時善現無端讚希有斯文安得是如斯實
業頌 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
心頌曰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
住降伏信為難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喻寬善
哉今諦聽六賊免遮攔惟大士七手八脚神
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闊浮跳躑躅千
回頭頭不離空王殿治又川截斷從教來哀
哀隨流未必去滄海青山長巖欲飛勢滄海
合知來處高心開貴金剛般若經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頌曰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相無相偏枯堂堂密
密何曾間一遺寒光燦太虛治又川映林映
日一般紅吹落吹開捲是風可惜擲芳人不
見一時分付與蟬心開真金剛般若經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頌曰一金
成方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
二覺海元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寒時向火熱時乘涼健即經行困即打瞌
仰面看天開口取氣保寧勇金剛般若經一
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
從此經出頌曰佛相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
此經宜此經出慶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
切忌錯會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
因只知洪浪巖巖闊不肯拋絲弄斧斤教子
青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
須用眼聽實相元 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頌曰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
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治又川應無所住治又川空金屑依然著眼中
慕地虛空連地脫大千經卷一時通孤雲權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慶慶真直下頂
門開正眼大千沙界現全身欽堂堂金剛
般若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懷惡
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頌曰明珠在掌有
功者實胡漢不來全無仗倆仗倆既無波旬
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寶瓶水不洗水
誰不知控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算
免被翅官掌上推白雲端四序炎涼去復還
聖凡只在剎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
人罪業山張無盡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
不刻彼此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跡虛
空有無彌忒思之法眼益半夜忽明隣家有
火鮑老敲門李老打鑼王婆叫船趙婆過渡
油盡燈滅一場慷慨佛慈悲經經功過膠膠
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者破竈隨靈
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天童覺 金
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頌曰菩提無實亦無虛鏡
箇男兒是丈夫舟心不歸金鷲驚碧潭空浸
玉蟾蜍佛慧果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
絕六親得一雙清白眼笑他無限往來人
治又川 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
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頌曰過去現在未
來心難土揚塵無處尋坐卧經行無不是承
當直下莫沉吟過去心不可得收綸羅鈞秋
江碧扁舟古岸志閑眼明月蘆花深穩密現
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謀臣猛將定

封疆說志兩拜并趙薛未來心不可得不可
 得中只歷得石合正地摩山惟誰乃知難
 可測千古茫茫誰共知清風頂地有何極
 窮宗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
 須遺劫刻舟尋雪月風花常見而治父川後
 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關
 木人間徒頭弄盡元無說懶懶三清道士
 無仙骨八教閑黎野梵書黑漆唯喻舞花鼓
 天親無著暗嗟吁或兼律去歲春風燕子多
 社前先到黃時窠今年春色歸時半簾幕蕭
 蕭不見獨窺華淨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頌曰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鴛鴦自從識
 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香香盡却耳
 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
 木一片閒雲鎖斷崖金剛般若經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頌曰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染亦
 無塵拈起把筋如明了掃地燒香不倩人華
 受淨水中捉月號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背
 下空花陽穀夢幻浮漚一筆勾斷要休便休
 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度也風流治父川
 作事存心貴婆羅終是不通靈甚途絕塵者
 方妙梅到寒時香愈清閑極坐醫往寒未抱

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雖正如黑漆風上醉
 寫虛全月餘詩多業報 佛半毀經世尊因
 普眼普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
 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竟普賢不能得見却
 采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
 普賢普賢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六牙
 白象住於空中頌曰飄飄一馬落空步步
 進空羸馬踉蹌破草鞋跟子斷繩然獨坐大
 雄峯華嚴經遠望星幾箇古頭眾會幾箇眼睛
 頭頭物物剎剎塵塵自認猶自可最苦是謾
 人華嚴經華嚴經世尊告普賢菩薩頗有人
 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卷云
 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
 賢菩薩秘密身境界秘密境界秘密境界
 界而入其中能入能見頌曰晃晃在心日昭
 昭居色塵莫伴銀世界喚作假銀城華嚴經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為家以如理修行為
 家法頌曰浪宮樓項無精在零丁利帝可憐
 生惡又聚是此中入佛子住非他處成華嚴經
 簡 華嚴經偈如有六經卷量等二千界在
 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聽慧人淨眼悲
 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眾生頌曰提破一
 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
 比囉簡 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頌
 曰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同法界而無邊析
 盡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
 筆慎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華嚴經
 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
 眾生故令眾生現時法身不現頌曰佛真法
 身抵死護生自沾村酒自把磁瓶却若衫來
 作主人北明前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
 無我頌曰破餅豈復作餅事焦種不因生孽
 芽如彼靈空繫大子毛輪番法鬚花開華嚴經
 陝州鐵牛白廝嘉州大像耳聾兩箇病痛
 一般出哉添桶不快徑山果般若心經是
 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
 除一切苦頌曰黯淡灘灘淡灘十度船來九
 度灘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釜岸上行奈
 我何華嚴經是大神咒四大六根元不有是
 大明咒三世十方無透漏是無上咒海印圍
 光明已久は無等等咒七農工商各成就何
 故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寺間劫破
 悟桃花選甚法身歲北斗或香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雜三

祖師機緣

西天初祖二則 第九祖一則 第十祖一則
第十四祖二則 二十四祖一則 二十七祖一則
東土初祖一則 二祖一則 三祖一則

四祖一則 五祖一則 六祖一則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普示大眾百萬聖賢悉皆回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

曰 仙子持來別是春選將分付與仙人可憐壞衲曾微笑有理傍觀不解伸佛印元

霜風刮地掃枯葉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佛印元 盡說

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辯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佛印元 拈花我佛

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問佛印元 教外全提辨別

傳飲光閉目笑無言可憐十萬靈山象不薦當頭一着玄佛印元 靈山早地紅蓮發白

眉老翁笑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佛印元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映及

兒孫上祖不了佛印元 飲先誰謂悟拈花微笑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佛印元 正眼由來付飲先靈山

七眾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感自得兒孫滿大唐佛印元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

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佛印元 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

心真寶相靈山會上付他誰佛印元 舉花示然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

不傳又隨流水落人間佛印元 聞琴作舞見筆破頰一彩兩賽天上人間佛印元 百萬人

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笑衣穿瘦骨露一肩授手搭金欄佛印元 飲光當日笑無

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清韻出人天佛印元 拈花已落微笑映出

精神拈處先一片銀鑿無畫夜十分光影向人圓佛印元 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

花時會中不得鴛鴦老無限清香付與誰佛印元 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通幽香幾箇知

除却羅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佛印元 百萬人天掌舉機利花微笑太甚張幾多業

識茫茫著問著勞生佛似湯中煮佛印元 海水翻空空流魚龍蝦蟹信波浮可憐金色頭

陀子直至如今笑未休佛印元 一華拈起便

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葉葉盡芬芳佛印元 拈起一枝花風流出

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佛印元 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咲展眉動便最初先

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佛印元 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咲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鶯

一轉佛印元 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椿搖櫓者竹篙量水解說訖

翠色滿林梢佛印元 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雖然難足牽前坐猶把金欄誰

後人佛印元 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壽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且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佛印元 且靈臺怪松靈風高野渡橫將謂眾生苦更

有苦衆生佛印元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

山佛印元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錐潭無孔竅佛印元 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句賊破

家致今千古之下兒孫逐逐隨邪至佛印元 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搖是兒孫

誰明向上一竅佛印元 白日青天開眼放屏黃面瞿曇一場漏逗佛印元 拈起花來尾巴

已露迦葉破額人天罔措難迦葉因阿
 難問世尊傳金欄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
 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刺竿著頌曰影
 略門前倒刺竿箇中消息控傳難玲瓏待者
 能相委盛走明珠珠走盤竟金欄付外
 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刺竿不取一時為上瑞

百千年後與人看竟金欄付外別何傳
 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刺竿倒
 却貴安然竟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
 召割於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
 碑竟金欄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
 偏倒却門前刺竿子免教依舊倚牆邊竟

象王行履絕跡象子雄雄此風休說
 二千年後事縱塵沙劫又何窮竟金欄
 傳外更瞞預漏泄天機倒刺竿東震西乾扶
 不起至今球揭及兒孫竟提起金欄惹
 倒刺竿步步踟躕者綠水青山竟慶喜門
 前倒刺竿金欄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

證爭奈威音佛已前竟金欄傳外更何
 傳背角泥牛痛下鞭哮吼一聲魔膽裂禪身
 踏破碧潭煙竟難兄難弟向來端百納
 金欄迥代傳弟應兄呼成底事免認刺竿頭
 指天竟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
 是非五里牌後郭外看當人不肯怨它誰道

琉璃殿上付金欄竟芳得二難門
 外刺竿從放倒免救南北問風幡竟弟
 兄相應鴿鳩原相喚相呼竟閉金欄之外
 傳何物向道門前倒刺竿竟頭陀飲光
 多開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
 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刺竿大

夫自有衝天志竟草木食道人高傳
 得金欄竟氣素此外已知無別法刺竿倒處
 累犯曹竟金欄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
 倒刺竿好笑踏青人爛醉滿川桃李自無言
 直至今成露布刺竿依舊倚門前竟

風毛麟角一般奇弟應兄呼豈不知堪笑靈
 源春雨後落花流水自相宜竟多子塔
 前水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驪珠迸出刺竿
 倒直得寒光徹竟等閑饒舌話金
 欄便與當頭倒刺竿從此天倫轉無義冷光
 猶自逼人寒竟弟應兄呼豈不成誰人

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後直至如今事
 轉生竟弟應兄呼有札有義席咬大蟲
 她吞紫鼻倒却門前刺竿著卷蘇嚙嚙竟
 喇悉喇是竟弟應兄呼有札有義席咬大蟲
 呼振動海嶽路遠夜林把火倒却門前刺
 竿著竟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

界寬無法無人誰付囑竟難兄難弟自相護
 坐空王殿月照千峯衣色寒竟面面相
 看眼眼覷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
 刺竿著鳳樓不在梧桐樹竟弟常常
 在侍邊傳金欄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多事

只道門前倒刺竿竟煮豆其豆在
 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竟柏慶九
 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
 八祖以偈答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
 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

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竟聞却年
 光半百春可憐嫌富不嫌貧竟佛非道求何
 道父母不親誰更親七步豈勞道捧足無言
 須信鐵生塵障門自古牢關漏泄家風是
 此人竟見慶孤危立處高意如石火利
 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掀倒蒸藍脫布袍

生遠半生足不履地軒如踏遍天涯得個冬
 瓜印子至今目瞪口呿竟父母分明非
 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
 曇華發火中春竟父母非親親是誰雙
 眸炯炯帶雙眉舍元殿上不相識正是峨峨
 相見時竟十祖騰尊者本名難生慶胎

六十年神珠夢應誕生之日滿室光明出家
得道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
汝從何來者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
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
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刺
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
得真其法無行亦無止頌曰 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前接天涯碎玉
凝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拈掌笑嘆
嗟南堂與二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繞一頓飽
忘百日飢二十拄杖十分槌免教辜負兩莖
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
片 世世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
提婆米先令侍者將一椀水致面前提婆見
乃取一針投之祖由是大喜頌曰 龍猛孟
中水提婆處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疎親
不觀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礮礮下
獲黃金項那覺漏傳長樂未央靜月滿甘泉
大液秋夜半樂聲回步蟾喚回三十六宮愁
心開前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扇寶國王乘
初於前曰師得虛空不祖曰已得虛空曰離
生死不祖曰已難生死曰既難生死可施我
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法於頭王即揮刃斬奪
者首涌白乳高敷尺王之右群控亦墮地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頌
曰 尊者理非誦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
彼此沒毫厘 未可奇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
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
向秦龍門 遠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辭辭離除
杖尊方里歌詠實太平夜夜清光輝雪月大
為得人一牛蓬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
也 佛世 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
滿子千古動悲愁 山 殺人須是殺人漢
當下一刀成兩段頭雖離劍刃鋒何似秦
時鞭繫鎖 山 果君王寶劍不虛施尊者遭
逢也 大奇從此清風徧寰宇太平消息幾人
知 世 吹毛劍首乾坤黑藤山河掩日
光 起 須頭倒卓方知兩兩不成雙 世
保 尊者何曾得蘊空 獨宿徒自斬春風桃花
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世 口念
木瓜醫脚氣 絳 鐘 爐 驅 鬼 崇 一 生 若 解 和
羅 檀 日 日 契 酒 日 日 醉 離 差 推 佛 法 王 法 更
無 兩 樣 宜 下 一 刀 未 為 許 當 月 世 師 子 頭
苦 罰 賓 麟 折 各 人 眼 底 有 西 施 誰 家 壘 裏 無
明月 世 山 中 人 便 說 山 中 話 六 月
賣 松 風 人 間 恐 無 價 孤 羊 親 而 當 換 掣 電
飛 當 換 親 面 誰 能 用 一 綳 分 身 定 死 生 君 王
萬 古 聲 名 重 世 水 初 下 十 分 真 難 敵 獨 露

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 世 爾 箇 臺 中 委
渡深溪水徒倆多般進不能暮地覺來伎倆
盡床頭山月已三更 世 卷 石 蘊 空 誰 見 法 中
王 觀 體 何 曾 礙 初 光 古 廟 藤 蘿 穿 戶 隔 斷 碑
風 兩 碎 文 章 世 理 夜 闌 天 際 遠 金 盆 膝 上
焦 桐 調 轉 新 易 水 悲 風 輕 按 指 靈 膝 難 離 斷
腸 人 塵 世 是 二 十 七 祖 般 若 多 羅 東 印 土 國
王 請 師 齋 次 王 問 諸 人 盡 轉 經 唯 師 為 甚 不
轉 師 云 貧 道 出 息 不 涉 世 緣 入 息 不 居 蘊 界
常 轉 如 是 經 百 千 方 億 卷 非 但 一 卷 兩 卷 汾
陽 昭 云 却 勞 尊 者 心 力 大 滿 智 云 諸 仁 者 還
見 二 十 七 祖 者 經 麼 行 時 脚 跟 不 着 地 坐 時
心 識 似 風 飄 乃 頌 云 秋 高 月 色 連 雲 白 淡
薄 禪 心 滋 味 長 應 歷 分 明 今 古 意 何 須 特 地
更 商 量 靈 犀 玩 月 璨 含 輝 木 馬 遊 香 駭 不
羈 肩 底 一 雙 寒 碧 眼 看 經 那 得 連 牛 皮 明 白
心 起 曠 劫 英 雄 力 破 重 圍 妙 圓 口 轉 靈 機
寒 山 忘 却 來 時 路 拾 得 相 將 掛 手 驕 天 童 覺
入 息 未 嘗 居 蘊 界 出 息 何 曾 法 萬 緣 一 聲 漁
笛 離 南 浦 依 舊 蘆 葦 深 處 眠 世 卷 東 土 初
祖 菩 提 達 磨 大 師 即 西 土 二 十 八 祖 初 至 金
陵 見 梁 武 帝 帝 問 曰 如 何 是 聖 諦 第 一 義 師
曰 廓 然 無 聖 曰 對 朕 者 誰 師 曰 不 識 帝 不 識
悟 師 遂 折 蘆 渡 江 至 魏 後 帝 華 問 誌 公 公 曰

陛下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口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孟國人去，它亦不曰頌曰：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選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孟國人追不再來，千古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視左右云：這

裏還有祖師麼？喚米與老僧洗脚。生實頭客徒方外來一人也，弗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面，辭吟生家察，不自安手，携隻鐘歸西國。法王殿下無謀畧，剛被胡人亂一場。與大通廓然一鐵，遠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

去千古，自古無消息。上覺此廓然絕聖，借方便不識天顏，面對面不換渡長江。北去少林方春，隱處一元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生梁主，休云更去招。雲烟煉得，紅打一鉢，周遭無數火。呈飛十成好箇金剛，鐵攤向門前賣與誰。

字身廓然無聖，不須彼何後通機。是眼睛莫怪相逢，不下馬奔綽各自有行程。去漢恭第一義，那步零步起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春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上方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堪堪笑江南二月裏，鷓鴣啼在百花村。太平

古開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者來呈伎倆，暗中曲調少人知。成林木速泛鯨濟入大梁，廓然無聖對君王，可憐寸徑無人鑑。却與相如，休舊藏佛心，才不辨作香勞。煩主人面無慚色，少喜多嘆，長重始鳴阿闍一聲鐘。日暖蒼龍騰正派，再擊鳳凰臺上

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浪藉佛無愁，展陣開旗，便要識誰知。御駕不親征，把定對襟，收陣脚直向熊峯不出兵。佛慈劫當時，下群親持，敵未過，徒然更再三折。韋渡江，江上水滔滔，全古色如藍。空卷信西

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撻，果然提起活人刀。雲空行廓然無聖，露全身觀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斧。魏苑一花五葉自然春，莫兼因胡僧對漢主。廓然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驥捉老鼠，捉不着千里清光輝。失却石岩明黃金鑿白玉推，鑿開

混沌竅，透出玄元機。正坐辨老胡元不渡長江，孰謂曾將一葉航，堪嘆普通年遠事。兒孫多是錯商量，肯堂无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天開。天更高，穩泛鐵船歸少室，至今天下起風濤。雲老強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得華若使老蕭皮有血，定應趕逐過流沙。天

日九一言既出，駢追難過。梁王放過伊楊子江頭，航折葦浪頭，何以問頭危。并前蘇五葉芬，敦自一花無人圖，夢剪根并不救着脚。金陵地猶恨蕭梁，未作家北，烟開金鳥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天直津提起，須弥第一槌。

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遲遲万里來，疾風王蕭吹徹鳳凰臺。古殿深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綵陰空鎖舊莓苔，虛堂懸万浪千波。一葦橫翻，雙影可憐生。老蕭若會截流句，楊子江頭放你行。石溪月一葦截流，深心巨剎，梁土太平。魏邦著賊

雪屋河遠到支那，十方條清波無路一葦蘆。而今而越之燕者，對朕選曾識也。無德巖枯廓然無聖，真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爛照十方，無量劫來到今日。佛與西來十方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逸四海浪平龍。瞻總九霄雲淨鶴飛高，雲巖歡達磨大師西來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頌曰：急水波心下，直釣魚龍戲鱗。一時收祖師法計，無多子惱亂春風。卒未休，松源出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於九年方得二祖傳法。頌曰：先被梁王勤破却，向少林孤坐謬言教，外別傳爭奈不識這箇。雲端 十方

途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
君力五葉花開動地香佛國精進翻成息
莫守寂禪元坐少林面錄九年已披梁王
勘破祖印明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
旦開冷坐九年人不識手携雙履又空回華
空清泛船來梁白普通一槌擊碎有為功謬
言面錄無言說爭奈當門齒露風佛性未航
海梯山緣底事游梁塵魏意何傳九年面錄
垂慈切剛被時人喚作憚太平古九年熊耳
空留雙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足古佛達磨
西來未足誇少林捏目強生花得皮得髓徒
分別妙性圓明本不差跡山如少室山前風
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
須莫入洪波裏註金鰲一掣滄溟竭徒
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
更為釣山祖師面錄九年餘此是西來
未上機直至如今天下客強將言句為施為
南山省堂上十一千鄉万里尋知已一語臨機不
契梁面錄九年居少室覓心千古累神光天
重覺一片虛疑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啟口
佛相強安名正堂佛祖師遠來東土面錄
少林坐九年二相傳心親得髓末早是已
輸先善悟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教人
彌天罪過木老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

年空面錄錯把安心靈一機至今滿地花狼
藉註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懶
惶九年面錄成何重難却平人入鑊湯湖陸
清九年面錄轉身無策各地有人奮一臂力
月披明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
至矣蓋各言所得受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善見阿閼佛
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
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
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衣 神光三拜退
後立瀑布岩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却
使老盧雙淚泣天少林真嗣擇全才諸
子紛紛點額回水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
作良媒正覺遠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
趙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保身勇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水壺印碧天
無孔箇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末端的皮毛脫
盡孰親誰言得髓能情息通當門齒
缺真堪笑面錄無言坐九年皮髓此些分俵
了依前憊憊返西天地誰透少林關三
拜仍依位立重要心安忘形甘斷辭祖印明

缺密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強分張九年懺
懺空歸去添得華人笑幾場佛白弟昆各
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
語鼻孔累垂蓋口唇重實字一從三拜後千
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檀栢風龍門遠
社舞村歌笑救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五酒
罷歸家去留得猪頭碍塞人正堂辨十一鏡凹照
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懶雙樞捏目生花立問端得它皮髓被它瞞
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簡老清
死款卻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
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高華妙
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
絲毫許頌曰 東西縱目乾坤闢玉露澄秋
氣宇高山是山芳水是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尊塵單
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
域回遇祖於慈嶺手携隻履朝翻遊雲間
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
雲聞之茫然別祖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
遐矣追答嶺惟空棺一隻華履在馬華朝為
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搭隻
履惹山上驚殺梁王典魏王梵道師眼

方深師鼻今大耳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
 墨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
 猶在珠那覺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
 人耳空自有播跣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五
 祖演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
 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証人東山空閻
卷三
 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
 光輝亮立陸梯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
 未開一句茅開輕勘破九年端坐冷如灰來
 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切脚鞋到底往
 逐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開善航海東
 來照兒落節為法求人自作深孽賴遇梁王
 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
 恣嶺無端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尼無著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著脚偏地
 是刀鎗妙善九年冷坐已歇關隻履西歸
 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想鷓鴣啼不為春風
 雪卷三埋死也不伏埋殯偷携隻履西歸不被
 宋雲捉敗官司何處尋屍孤平深禾山方
 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
 實難明踏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
 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德度未識祖師意旨
 諸人莫見麼乃頌曰濁中清清中濁勿謂
 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

呼咏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
 師初至少林泰承遠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
 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宗初求道為法忘形
 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
 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磨曰持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
 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祖於此悟入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
 安心地法覓心無得始無疑汾陽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履始心安誰知萬
 項蘆花境一一漁翁把釣竿正覺終始
 覓心無可得寒家不見少林人滿庭積雪重
 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白雲覓心不可
 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渠起百億重
 得卷三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為
 從門入者非家實休帶西來老古錘地莫思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
 深曾立麼不知誰是雪中人佛國白 少林
卷三
 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
 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無為覓心不得
 已安心屠肆爐坊少林爭奈子孫難直截
 諸方五味苦參尋無盡斷臂覓心心不
 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庭際滿目
 瑤花無處尋草堂覓心不有三拜聊施

靈燭益熾肯肯自知回觀法印全彰慶江月
 松風盡入微佛心才 父對子用父用于財
 覓心無處心眼自開長若有絲毫付
 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迷處八
 兩元來是半斤龍門三拜勤勤雪到
 腰覓心無處強相饒神光本地思著始覺
 春來雪自消佛 二祖當年立少
 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
 不覓不安心鼓山 覓心無處更何
 安嚼碎通紅鐵一團鐵使眼開張意氣爭如
 不受老胡鼓山不待七處微當
 下便不見胡孫水上打鞦韆新羅王子放一
 箭高善眼分明穿破波斯面石明立雪齊
 腰寶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白無二
 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燒死得
 心無有未克全身被陸沉卷屈節從長
 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峯下
 一吸黃河徹底乾卷達磨九年面壁坐
卷三
 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
 尼無著拈刀截臂露全真志却求安心底
 人若是當時知痛痒老胡何處著渾身
 長安深夜雪湧湧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
 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善觀平地無
 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鏡覓得安心

法還我娘生一臂來陸山自有寬不得無
端面發紅翻身喚一蹶兩手摸虛空雲卷
深雪堆中斷一肢老胡柳下十分威當時便
好掀翻去未到教他死馬醫石室二祖當
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
法直至而今一臂無毒常冤心無處冤當

下便心安早知水是水兩臂定完全石田
三祖僧乘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為居
士謁二祖曰弟子身經風恙請和尚懺罪祖
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冤罪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
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實亦然曰今日始
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
佛法無二也祖深諾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實
也宜各僧奉執侍二載乃付達唐信衣正法
眼藏說偈密囑護持無令斷絕後居舒州潛
皖山谷效司空山頌曰 潛溪水急天柱峯

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徒來生計乎如掌復
世兒孫弄海潮無為罪已無根性已空正
生風慶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泓清流
入海中佛曰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戒
兩如如誰知瘳是僧中實未往司空山下居
半醒半醉半醉半醒忽悟通身業本無

三昧若迷人處得効擊何異更塗糊成本
無孔笛子攪拍板五音六律皆音偏時人不
識黃番綽笑道儂家登寶殿五祖演風志纏
身冤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是古佛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
面來罪花葉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瘥

病不假驅驅藥佛慧慈渾身燥瘥情人撥入
骨撥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撥著了平生瘥處
一時消水卷一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
邪成祥作隊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退退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
稜俱躡地儘教後代亂針雖無門平生罪

性冤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
兀潛溪一泓自朝宗兼純沖風惹纏身世莫
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冤罪了無處正是
賊歸空屋時大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
似有冤揮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冷地尋思不
丈夫不出四祖道信大師初為沙彌

年始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
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
脫手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
廬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寐脇不至席
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
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

會不衆然弘忍曰莫是和尚它後橫出一
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嘗師道三詔不赴
就賜紫服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
仰之雙峯魏觀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
路上地無為島外逢師解解歸雙峯山下
獨幽奇卻將衣鉢為人爭乞與黃梅箇小兒

佛國白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
求人的詞周家子遙望牛頭戴氣分華華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
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覺無縛無
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雙牛頭
未生梅子熟也說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

到懶開眸白蓮峰頂光相射雲因 堅辭鳳
閣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無寸
草愛松留得礙人枝無門掀翻解脫脫巢
巢從此縵天布網羅落賺小兒猶自可一枝
橫出轉讓誰誰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
脫未必右軍鶴便是支郎鶴石田破頭峯

頂戴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
屢不應分付小孩兒少室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新川西山栽松遇四
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滿汝若再來
吾尚遲汝師語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
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祖一日往

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
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
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
侍者後令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復身一夢兩覺白
藕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日出而作栽松為樂昔栽幾何今滿崑崙白
頃人去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 在重權
方世莫評双峯容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
鉢託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
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偏只為春中擇
得能白雲端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

舊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隣
家莫問去來事吾是昔人非昔人 祖印明無
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迷流時 西山得法
東山隱此事只教能者知 草堂清濁港滔滔
歧路絕翻身釘出空中極白蓮花向半天開

從此天機渾漏泄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
問雅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
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港
無埃天幸覺老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
縮脚更會程速快哉有娘生面無爺姓越得
雲華玉葉開 佛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猿

野鶴老松嶽人傳妙道回南嶺我札浮屠向
半天前後真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依然若
人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 白楊順東
山法門眾盈七百真能者師為世作則濁港
滔滔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 聖 一
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

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 無 約去栽松
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童有娘生而無爺姓
劫外靈苗不犯春水蓬一元是黃梅舊日僧
事師年老氣彌增斷身颺下栽松鏹轉步來
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孟付與嶺南
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 萬層

滿頭白髮老當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
他周氏女難尋蹤跡去還來 天 好箇栽
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娘負累
周家小姐濁港漫他下教養大便成蒜搨鼓
弄黃梅七百僧成群逐隊爭 非 翁 銘 青
松未種鼻遶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

猶自可再乘不直半文錢 笑 栽 遍 滿 山
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表何曾識爺面
口裏幾年活計鏹頭邊萬本青松瑣翠炬
破曹溪天地關再來不直半分錢 少 坐 莊 栽
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
急四首依前鼻孔不多鼻 石 室 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賣薪養母因往
五祖求法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
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
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
乃訶曰著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
勞於杵臼之間因五祖示眾索偈欲付衣法

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
曰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臺末來無一物何
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
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
開東山法門頌 今古曹溪一泐寒師來

因為起波瀾携囊覓嶺人空逐負石黃梅衆
識難 石 墜 腰 間 春 雁 鳴 老 盧 便 重 不
便輕黃梅衣鉢雖傳得猶去曹溪數十程
為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
柴春米懷家事底事親傳六代衣 佛 因 曰 一
偈從機一衆降嚙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

來時路半夜傳衣過九江祖印明六祖當年
不丈夫情人書辭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
却受他家一鉢孟 新 七 百 僧 中 選 一 人
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花
開二月春 堂 諸 擔 柴 賣 火 打 東 漢 石 本 瀾
翻不奈何自道來荷元沒口卻能平地起風

波住山果黃梅席上教如麻句裏呈機事可
 嘆一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
 鮮問書偈言無物腰石當知力有餘莫道懶
 翁無使倆襟中春出走盤珠水菓一菩提無
 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擘開幸是賣柴無事
 猴剛然惹得一身炎無門開颯下採樵斧直
 入碓坊春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佛無光
 心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披沉從此別
 開窮世界新州崇把貴如金破蓋先四句伽
 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荆
 刺直至今在半途妙草苦箇樣村夫舉世
 無窮新終日奔窮途黃梅有路何曾到誰謂
 不孟親付渠少生財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
 夜凍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落賊身已露更
 和賊幸庵侍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
 指籠知他踏著踏不着和米和糠到鉢孟西
 品色寢意貪他破鉢孟閉言長語情人書只
 知半夜潛身去相意還曾夢見無石室禪師
 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却少林
 窟活計擔聲擗月過滄洲看塵六祖受法
 辭五祖今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
 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剝幡聞二僧對
 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
 袒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

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
 實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
 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
 雲徒欲曉祖師直是好知音此虎不是風兮
 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
 不覺和水渡水寒法昌不是風兮不是幡
 斯言形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意天台南
 岳萬重山天水俱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
 不禁人行潭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荆棘
 生保字身不是風兮不是幡於斯明得悟心
 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利竿頭上等閑看秀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眷屬都
 來止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三祖不是風
 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
 力偷泔忙中此子開半不是風兮不是
 幡清宵何事撼琅玕明時不用論公道自有
 閒人正眼看面通通不是風幡不是心迢迢
 一路絕道尋白雲本自無踪跡飛落對崖深
 更深清昔時座老泄天機直指風幡說向
 伊是風是幡便是你左之右之下曾誰說
 風幡非動名見得夢金銀你實快活受用是
 古佛滄溟直下取明珠觀面相見也無到
 此不開真正眼青盲之病寧難目嗎不

是風幡是汝心人傳此語徧叢林若還踏若
 鄉閑路瓦礫無妨喚作金印明不是風兮
 不是猶家寒千古競頭看徹見始知無處所
 祖庭誰共夜堂寒通通通指出風幡俱不是
 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
 家舊翠微佛心才不是風幡不是心幾人求
 綉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侶自古真鍮不博
 金佛幽慧不是風兮不是幡認為心者亦顛
 頂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山
 常相爭但見風幡動不肯回頭識動心此
 老盧露消息松風江月盡知音夢若夢遊
 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
 崖鋒不知身在碧江頭長重不是風幡不
 是心曹溪深也未為深那叱怒掀騰去折
 偏做鹿不可尋黃龍寬不是風兮不是幡幾
 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臼眼綻皮穿
 較不難佛理均不是風兮不是幡一重山後
 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事獨倚危樓望刹竿
佛世念不是風幡不是心從來只為少知音
 舉頭萬里長空外唯見白雲流水深是安方
 不是風兮不是幡多口關黎莫可詮若將巧
 語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非非風幡動
 唯心動龍生龍兮鳳生鳳老盧直下示全機
 底事令人見如夢明若不是風幡是心動似

倩麻姑痒處搔天外孤鸞誰得隨何人解合
續絃膠崇覺不是風搖不是心袒師正眼
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礙識得如今海岳沉
重寶宗風搖不動人心動五指分明休朦腫
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夢中加說夢大海智
非風搖動唯心動猶涉塵纖強指陳大地未

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開福穿直指單
傳自祖宗非風搖動出盧公玄徒若具金剛
眼利刺塵塵總是空南堂典是風是搖君莫
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諱戲蝶
流鶯遠樹飛自得不是風搖不是心袒
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烟靜卧聽涼風

生竹林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澈碧天
寬漁人競把絲綸擲不見冰輪蘸水寒常
不是風搖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滌
酒到如今昨當遠風動搖動心動死蛇要人
活弄嘶風木馬當途無角鐵牛入洞白揚
非風搖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

州賣柴漢得便宜是落便宜佛照不是風
搖不是心休將此語播叢林從來一沐天河
水透石穿崖古到今生華大海波濤湧千
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應華
不是風搖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
白如銀會堂行不是風兮不是搖猶天雲靜

月團圓幾多乞巧痠男女猶向床頭窺裏看
不差三不是搖兮不是風軒轅寶鏡出懷中
森羅萬象難逃影戀窟孤狸失却蹤張鸞
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
地者至今到道有乾坤肯堂尤非風搖動唯
心動踏雲貧鬼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改燮卿

竦峭碎鐵圍山無月分不是風兮不是搖入
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我淨生穿鑿
下相干月林觀不是風兮不是搖白雲盡處
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淨善淨不是風兮不是搖分明裂破萬重關
誰知用盡腕頭力惹得閒名落世間松源

不是風兮不是搖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
北都歸了時復挑燈把劍看天孔不是風
搖也可疑却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
者舉世何人見得伊非箭能長安一片月萬
戶橋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冰羊深
風搖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隨無

門同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慈勲奉送寶馬金
錢無非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
不是搖動不是風搖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
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實和尚道風
動搖動既是風搖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巴
陵出氣出來與雪實相見師乃頌曰非風

非搖無處着是風是搖無着處遠人俊鵬悉
迷踉蹌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今人
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六祖因僧
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
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
曰我不會佛法頌曰信手拈來見自珠筒

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曾將
什老廬大洪恩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
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
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圓悟動我不會佛法
不得黃梅旨本體自圓成畢竟只是道已
契平生脚已踏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

記佛性無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
地無金二兩俗人酩酒三升雪堪堪蕉芭蕉
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
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
破絮袋在山六祖示眾曰吾有一物非青黃
赤白男女等相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彌神

會出口某甲識得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
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
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源佛性頌曰呼為
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性現縱橫總
不勸動用施為不得活潑潑黑炸炸借問
諸人知不知直待當來見彌勒海印信蓋師

五彩畫屢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
 道子平生紙上枉施功甚深一翫在眼空
 花亂墜神會沙弥失錢違罪只見整頭方不
 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
 圓澤勸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
 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蕙
 落歸根來時無口續三法雲考云非但來時無口
 去時亦無鼻孔 頌曰蕙落歸根來時無口
 水長船高鳥飛充老若非林間師子兒三歲
 便能大哮吼汝印信五蘊山頭一跌空來時
 無口去無踪要明蕙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
 此宗本覺一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
 如今後代兒孫須要珍羞異饌因任勤蕙落
 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
 音龍門迹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
 掩門花落只隨流水遠空留蕙蕙野雲屯
 落蕙歸根錢牛當路來時無口索盞得醋金
 槌不動落牽機列聖叢中第六祖畫堂行雲
 開空自關蕙落即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
 遠村如深與在天南天盡頭末行先已到新
 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蕭蕭黃葉秋風堂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續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雜四

僧師司本國教無量公摩者住持摩重後

東土初祖旁出 波羅提尊者 則

四祖旁出牛頭融 鶴林素則國三鳥窠 則

五祖旁出 梁山明則破窻隨二則

六祖旁出 智隍則 忠國師則永嘉覺則

六祖下一世 南岳讓四則 清涼思六則

六祖下二世 馬祖一九則 石頭遷三則

終南政一則 波羅提尊者 則 天無曰異見

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

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

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

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

為我說者即說得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

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

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頌曰古

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

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成衰

大道無更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角 堂

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

畢晝夜舒光轉法輪 居士八度世人我今

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

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製電照破虛

根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

何昏噴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齊開

東妙門 在鼻辨香栴檀林裏親聞得微地

薰天只自知相逢觀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

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

點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担聚總由伊笑

他龐若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

奔草鞋踏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

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

師幽栖石室有百鳥樹花之異唐貞觀中四

祖遠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

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

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

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

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波又莫一禮謁祖

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

訪莫更有寔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虎狼

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

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

字師觀之悚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

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

總在心源師頓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

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復有五人結

汝文化百鳥不復街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

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街花歌泉曰為渠

去步踏伴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既

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茶飽水見後

如何曰飽茶飽水 頌曰古人抱志坐牛頭

信師說話示無休飽茶飽水安心靜真正無

私是趙州 牛頭峯頂蟠重雲獨坐寒

寮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

人 紫氣氣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

津街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啞窻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

首菴中老百鳥樹花榻有根 一榻蕭然

傍翠陰畫為松戶冷沈沈懶融得到平常地

百鳥樹花無處尋 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

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原無作放下許多閑

苦 天童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

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 一棹漁翁窻窻歸

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六

薰牛頭對別裁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

乘機接百鳥樹花去不來 水因有

月方知靜天為無盡始覺高獨坐孤峰休更

問此時難着一絲毫則事平兩前不見華關
葉雨後潭無蕪感華增螺絲絲過牆去不知
春色落誰家事事着鞭騎馬去空手步行
歸窠窠前路街花鳥不飛城山上學者疑
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
鑄末世知者有趙州維州潤州鶴林玄素

禪師牛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
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着僧云為甚麼不
着師云無棲泊處頌曰十月清霜重踏風
微骨寒若無棲泊處擡手出長安秋原出道
箇佛來也不着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
勤破了鶴吹空山竹滿林自照杭州徑山

國一道欽禪師嗣林素因馬祖遣人送書
到書中作一圓相頭發誠見達於圓相中著
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疑
馬師惑頌曰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畫
窠機關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被感之言豈有由神交于墨茶針投

誰知解使雲通信我不然芳石點頭照然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
事南陽老倒令人擾擾匆匆地馬馬師仲
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徑山因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
親加禮敬一日師在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

云師何以起師云禮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
貧道頌曰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
相宜勿於起坐經行外別計大唐天子師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
面門着西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
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悅黃葉吹風人未歸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嗣物詣長安西
明寺學華嚴唐代宗詔圖一禪師至闕乃謂
之得法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
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以為名有侍者會
通乃唐德宗六宮使兼官從師落髮狀勤數
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

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
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
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他遊乃居左右後開
法為的詞或號布毛侍者頌曰侍者初心
學勝錦師擬欲去參擇鳥窠知是根機熟
吹毛當下得心安鳥窠拈起布毛吹

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切悟來由
在半途歸石門無風匝匝起波痕碧鬢羅
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鎖那羅延窟見龍
蟠雲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
好劍合國人帶刀莫顧視顰眉落二三
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去眼裏無

筋攀世嫌成老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
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鋼睛不奈
何實鳥窠拈起布毛吹聲嶺祇園頓息
疑須信化工多少力拈搓生出向東枝林
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
中端的意嶺頭遙指白雲飛莫直下無

私是鳥窠布毛吹起純說訛會通忽綻頂門
眼照破山河佛與魔古佛眼中難着透金
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
頭上現全身佛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
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都狼藉一陣風來一
陣香龍門透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徧地

獨露針雖是女白鳳烟霞控鳥窠驪龍珠
耀祖山河當初拈起布毛意體用昆盧些子
多地遊騎絲絲驟晚風持軍池今在
城東拈來金鏃些兒妙射破花心一點紅
兩指不開權擡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
回不在身邊立休說清風過九垓心用

慶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并大地全露法
王機林鳥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峯對
落暉未舉已前光瞥地早知不是丈夫兒秀
鳥窠佛法無多子只在權擡一布毛一
氣吹來何處去至今天下有說訛來八
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教人流血

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此山僧佛法有少少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塵依舊不離窠無半能鳥窠因白君芳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德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見善無形皆自心

田長養成不動鋒銼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平無量東州象山道明禪師第五和因趣盛行者至大庾嶺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耶願行者開示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

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揭體汗流泣札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不曰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透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檗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廬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曰

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頌曰正當恁麼時恁麼却不曾迷步步趨三暮歸家鎮絕疑無門堂堂妙相絕纖鋒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淨海心無浪月輪孤性善平欺佛祖氣如王直趨虛能到巔傍不得衣孟遺惡水分明雪上更加霜嘆

善哉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慮盡掀翻方知普化搖鈴鐺教六者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無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無門在深傳付老盧衣袂殺黃梅老古錫向道趕人休趕上果然落節一番歸漢成嵩岳破窻隨和尚

則善也因嵩山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窻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窻三下云咄此窻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窻乃傾破隨落須臾有青衣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窻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

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窻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何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隨也隨也破也破也後有僧

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頌曰古廟神窻禪佛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動此窻無不窻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水煎藥黃藥馮福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其月連二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

解奇妙低頭侍奉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倚窻為窻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鼓打正因邪別是春佛性聖不聖兮靈不靈磚瓦為堆土合成杖頭擊着無消息多年妖怪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着為他閑事長無明火為摩天鵝鳥九頭

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佛若勝破窻墮因僧問如何是大備行底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曰備禪入定頌曰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閒人天地間別山智陞禪師翻六祖

始參五祖循乎漸行後結菴長坐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激心勤求法要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頌曰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是守他山鬼窟迨迨特地隔西天本覺一當

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綺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西京光宅寺慈志國師翻六祖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禮問師得何法後得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掛着頌曰無開

口慶却開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
白裏未是縹羊掛角時意深忠國師因肅
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
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曰鷓鴣
鳥宿空池魚從脚下過鷓鴣總不知若也知
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實事帶雪含霜

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春來了
竹屋老僧猶未知開貴國師因肅宗又問
曰如何是無諍三昧是十身調御師曰撞越
踏毘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
清淨法身入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
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

見師曰他還眨眼祝陛下否 頌曰一國之
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捺住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毘盧頂上行事蹟鐵植打碎黃
金骨大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判海夜澄澄不
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傳金篦曾
握上龍獲良哉撥破毘盧頂直得文殊笑點

頭為山方
寶月合虎列數峯高低誰淡淡烟中須跡擊
碎益官鼓降得毘盧在下風 步步踏者毘
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
師肝膽佛精神佛性因師因代宗命試驗
西天大耳三歲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曰不

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
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
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
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師良久復
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問則師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竟無對 頌曰

他心三歲太顛預糊孫觀了看刻船對面國
師尋不見祇為從來被眼謾父日應群
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胡孫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惟者歲鋒避箭路千
差萬古相繞老作家好是驚驚無覓處夜深
和月宿蘆花蘇山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

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
是汝孤負吾 頌曰師資會過意非輕無事
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
頭爭事蹟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他耳
又不響自又無處雪我子龍吟虎嘯與誰
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老兒孫

勇手賀年豐佛印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
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佛印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
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
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着九
轉還丹化作灰翠真老倒南陽太古鐘

開番釣泛江酒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
月明歸海印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
富小兒嬌病多諸藥性吾有汝罷西鷓鴣能
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欲會南陽端
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佛無國師三喚侍
者侍者三度應語茫茫亂下針誰知可知

札也白雲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
自能信是典人無着分非干人與我無情
竟我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雖大
唐國裏揚家醜誠問南陽羞不着佛國師
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鐵槌傍觀也須氣
悶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通秀國師三

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
可知札也智海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
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年老心孤作筆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楊州四
首寒江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上方蓋國
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

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祖印明雄鎮南陽
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子
把手時時教順朱佛心才喚處分明應處親
不知誰是負息人東家漏泄西家事却使傍
人笑轉新長望卓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
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醜到底真輪不悖

金若史源國師侍者共感無事堂前互唱
 酬鑽天鴿子穿雲去空使行人指路頭佛
 動五湖窮為度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
 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
 春數山注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

迷已向人前翰肺從教他自覓便宜任山
 米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路斷南陽路馨
 香沸道途五三喚三應更鏡貼稱月逗
 寒窓水歸巨浸資汝負吾全鋒敵勝主達
 哭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劍總茫然分明好
 固神仙訣父子從來不許傳謝坐思南陽三

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為蛇安脚明眼初僧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康廓尼三喚須知意
 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
 有丹青畫不成水一一段風光盡不成洞
 房深處揚子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極即
 認得聲靈去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

呼諦聽諸聽月井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
 次浪典塵埃不知烏石嶺頭路老去相尋能
 幾回頭石空一箭射雙鷗雙鷗隨手落波動
 岳陽城明滿滕王閣香鐵杵無孔要人
 樞累及兒孫不寺閑欲得樺門并拉戶更須
 赤脚上刀山血門一一擲神杯定吉占再占

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卻說明年事
 不同無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
 商量欲分恩怨無分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善美國師因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
 殊堂裏萬善塵日不會師曰大慈千手眼
 頌曰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

得者飽餉佛無慈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
 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來歸來白雲滿地無
 人掃林心國師因耽深問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
 身符子作麼頌曰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
 起坐捨特行耽深得用南方去為說令人睡

眼醒佛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
 那堪為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風落碧潭海
 中佛真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
 師實為耽深切不是臨歧作對談橫川興國
 師化緣將華刀鋒屠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一所無縫塔

日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知此事師遷化
 已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傷湘之南
 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對下同船
 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於涼山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縮層落落影

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寶無縫塔從誰
 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為無層級永
 向琉璃殿上懸白翠塔塔無縫立還危寶
 鐔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閣鎖
 下金槌羅南前面是珞珠琉璃後面是瑪
 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

中間有箇樞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五祖
 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難本來成
 現何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本竟一八面自
 玲瓏盤空勢岌岌表裏鎮巍然若為小六擊
 執名匠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清合同
 船子開心挽日用如何不現成因世勤無縫

塔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樂迎羅眼電
 光流香杳冥冥不見頂佛靈臺塔古形儀
 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對頭輝佛老
 無縫塔方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
 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
 頭雨露垂無為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簾

極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鐺教千古與人
 者無門國師塔樣景失新觀面拈來不露
 文却被航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絲絲佛華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上無衡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
 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寶實二六時中合

尋常經行坐卧好參辨相逢不審人人會問
着依前未斷當本虎一忠國師因丹霞來繞
晨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
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霞繞禪
床一匝而出師曰去聖時造人多懶怠三十
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頌曰不用不用千

聖不共如是如是蛟螭蛇蝎不是不是微骨
徹髓進前退後透禪床掣電之機落二三甲
立史國師問紫璘供奉甚慶來曰城南來師
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
南草作何色童曰作黃色師曰祗這童子亦
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頌曰慣使渡頭船

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趣靈錢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
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柳眼青 蓋堂 永嘉真
覺玄覺禪師 天祖精天台止觀妙法門
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胡敬勸與東
陽策同詣曹溪物到振錫勢執繞祖三匝祖

日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
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眾無不
愕然師方具威儀參札須臾告辭祖曰返太
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

動師曰仁者自生今列祖曰汝甚得無生之
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列
師曰分列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 頌曰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
證探自沈吟嗚多激發緣當熟一見能師便
得金丹 永慕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畧

不施却透禪林三匝後卓然振錫成威儀本
覺一 掀翻海岳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平
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播家聲正法顯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出世觀漢永
嘉城裏開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無才
南岳懷讓禪師 天祖

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什處來師曰嵩山來
曰什處物德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
還可脩證否師曰脩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
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
亦如是頌曰 因師顧問自何
來報道嵩山意不回脩證不無不染汚穢雲

見日便心開 王在池中蓮
出水汚流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
庭一夜秋風起佛印元戴角擎頭與麼來鏡
圓山岳盡衝開閑浮踏殺人無數暮暮深雲
棹不回 保摩多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
早塵埃便歸南岳磨鏡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自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
瞪目看時還不見護將明鏡掛高臺大洪忌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子雲從龍此事由
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真宗 什麼堂堂與
麼來當機觀面不迂回經行坐卧非他物自
是時人眼不關本虎一當堂古路白雲漫碧

眼黃頭尚未諳無孔苗兒穩拍板輕輕吹破
御街寒正堂辨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
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應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無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住還
一物尚無寧有似倚天長劍逼人寒無際冰
讓和高君南岳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

師知是法器徃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
作佛師一日乃取一靴於彼巷前磨曰磨此
何為師曰磨作鏡曰磨靴豈得成鏡師曰坐
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重
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言於言
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識馬駒踏殺天下人

之語南宗關於江西頌曰 磨鏡作鏡慕同
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繞喚木人回而指犁牛
耕出古黃金分賜磨鏡作鏡不為難忽地
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
加鞭佛印元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
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應知角力全保

年磨轉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燕
 命受古佛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既眼裏
 花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閑信步便歸家馬駒
 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佛性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透天也被穿已向人
 前輸肺腑可憐今古妄加鞭懶著雷車牛腦
 後痛加鞭奪却黃金抱碌碌逐惡隨邪至今
 日即非心佛錯疏傳喚喚平生心膽向人
 傾過犯弥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
 錯認定盤星松源無坐禪成佛生妄見磨
 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攪得心腸沒
 奈何橫川珠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鼻鼻城
 時回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本人心眼開
 岩欲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成後鏡明
 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
 在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鑿照師曰雖然
 不鑿照護他一點不得頌曰 觸麟裏眼見
 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
 中別有好商量惹受深問屢詢深蒼更幽就
 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護屢江上數峯
 青欲浮埃空關讓和尚因馬大師開化江西
 師問眾曰道一為衆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
 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
 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

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
 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會缺蓋蓋師然
 之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會少蓋蓋江西馬
 大師南岳讓和尚見得分明識得親
 舉來猶自必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枯
 鋏紙指人 孤山果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
 開口露控索 耶當累近鄰或卷休做得些兒
 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踏殺人無數
 也是西川老鬼精中卷空自從胡亂後更不
 少蓋蓋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月林裏石
 火光中臉正邪等閑拈却眼中沙自從不魯
 少蓋蓋敢保渠僕未到家本蓋永昔年高甲
 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
 思量好事不如無雪華珪老婆心切日仲仲
 恐隨他家蕪蕪中消息得來胡亂後江西宗
 泓好流過座堂愚吉州清源行思禪師曰大
 祖初叅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
 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
 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
 之頌曰 無見頂露雲橫急劫外靈枝不帶
 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教子
 青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迥今古類難齊昔封
 古殿無人待月鎖蒼梧風不棹舟渡無階
 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却向靈陵言

米價百行千市競相酬佛國白剗外相逢那
 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岩雪空
 界無雲孤月明成枯木一掬澄潭鏡樣磨無
 風何必自生波轉身能離初際子細看來
 較幾何雲岩欽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
 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遷師南岳石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
 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窅若
 忘生第一空問曰汝師已逝空座奚為遷曰
 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
 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
 耳還聞語便辭祖龕直詣靜居頌曰 尋思
 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
 綠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
 却是玄沙虎高老悟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
 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汝早晚離曹溪曰
 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頌曰 木人來問青
 霄路石女年尊似不開携手相將歸故國兼
 山岌岌鎖重雲丹霞清源問石頭汝什麼
 屢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詳向汝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頌曰 白雲藏玉鳳紅
日照無邊隱隱星橫處無私鎖九霄天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吹罷回着
上扁舟避清源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岳讓
和尚曰汝達者了速回吾有鈿斧子與汝住
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
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
可求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岳使休頭回至
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
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前話了却曰
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頭禮
拜尋辭往南岳頌曰 諸聖不求已靈不重
一問木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從
菽盤石上更不過山來佛印元從來祖上作
君王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
應金殿有尊堂供身千里迢迢信不通歸
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鐵斷岩前石掛角羶羊
不見蹤成枯木鈿斧持來便住山所開南岳
好峯巒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胡盧笑會般
佛因白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拖世間稀
雖然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耳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鈿斧賞優功相如奪
壁未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投子清源因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關請問宗師大意來
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分陽昭
鳥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夫騰雲生暮兩溪月
夜明簾法多選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關物物
有宗由廬陵米價依然在天不納僧語路網
正覺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
大意不須歧路問高低見本來人黃龍南
廬陵米價越夫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
風生閭外休將升斗計疎親白雲端廬陵米
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駭君信入壑空返
者到頭只是愛便宜三祖崇太平治業無象
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
仁天童尤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每
功廬陵米價誰增減貴賤宜當見祖翁草堂
酒廬陵米價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嘗親面
不干升斗事悠悠南北謾猜量共賞廬陵
不價若為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米何
所直大宋山河四百州佛姓老清源沒縫
辨問佛法酬米價納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
捩繞天下高華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
重古到今綉出鴛鴦任人看無端却莫覓金
釘鼓山山老清源沒縫問佛法酬米價差
宅屋成話霸無面目得人怕在山果廬陵米
價走禪徒五老峯我盡太虛堪笑華山圖籍

上入添潘閣到騎驢海印信自古廬陵是吉
州至今米價沒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
西風又一秋佛陀連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
酬來太老婆眼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
風波照堂一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
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妙
善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
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無準範一
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
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無盡
江西道一禪師時驢馬祖南岳讓示衆口
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歷南天竺國未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
汝等開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
佛祖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
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
曰向伊道不是物日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
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頌曰 百萬雄兵出
將軍獵渭城不閉弓矢力斜漢月初生單
真心心即佛佛心心即佛心心即佛心心佛
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佛圓白兔角
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屢馨香滿道
途羊生青風勁葉頰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
不見窻外白雲深長重素琴張午月流水

落花深窳聽希聲徹冷太亡古神心才
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庭苑碧瓦曉煙
寒食雨朱簾晴卷杏花風蕙夢深敲之即響
聽則無聲殿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途來
往客已安去此幾多程黃前江江西馬祖擡
通津集築孤帆度世人不是大極看破也
應虛度歲頭春張無盡無鬢鎖十八面玲瓏
不撒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
人間光照夜圓暗動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似
楊妃倚玉樓猶把翠雲半遮面不令人見轉
風流佛鑑慈即心是佛一家風馬祖聲傳四
海中靈利衲僧一顧娘生賦性出天聰佛
燈珣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
爐談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在山泉鐵
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
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寶寶宗即心即佛
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
子規枝上月三更時宜遠即心是佛外忘求
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
月一天秋卷錦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
窠窟今年樹上胡桃勝似去年柑橘正堂轉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
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鐵山仁金毛師
子生鐵掃地渾命無縫切忌針錐無準範

馬祖一日陸堂百丈收却面前席便下座
頌曰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
天不測為奇特恰是攔鴉投鳳兒上士營然
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峰低水勝陸堂馬祖
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鐵錘全
無未免傍觀村掌象大道百萬雄師陣相親
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慢三軍可憐正
令無行馳佛印元陸堂卷席難備呆日騰
揮颯颯固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撞
頭海印高登狻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
師子頰神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淨照兼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
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揚無為昨日東風
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
滿地不知何處去白雲瑞誰將秦鏡掛高臺
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淫遊勢目頃相逢對
面難回互成林木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
明便出關三尺鏡鑲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
山上方便潮來湖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
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佛
慈樹得帆來透便風須更千里到家鄉臨門
上岸逢妻子懂喜情懷不可當離門卷起堂
堂露眼睛拈來親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
觀把手歸來相並行是女方馬祖陸堂百丈

卷席正今不徒拗曲作直雪實願馬駒千里
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虛慶開黃菊石
明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
綠色逼人寒舉棹逗雲鴻移舟上碧灣聲華
光祖域千載與人看龍門連馬祖繞陸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高峯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
賈鐵毫力萬里家山咫尺通開善滿捲席因
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橫眉臺盤趺倒人星
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張無若百丈捲席馬祖
陸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月林觀一柄無情
雷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撥
血噴千山風怒號無準範馬祖因僧問如何
是佛祖即心即佛頌曰即心是佛鐵牛無
骨戲海搏龍摩天俊鷗西江吸盡未為奇火
裏生蓮香拂拂向堂堂即心即佛龍入蛇窟
出柙入相安邦定國石頭向誰家飯掛空梁
指與小兒看解開即是夾囊當下命根便
斷開善滿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
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憐何處不風流肯堂
充即心是佛顛頂濕漉漉藪麥不分光陰飄忽
三盃兩盃背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或卷
林大海波濤開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
北路頭通善滿即心便是佛姪娥不盡眉

鏡將脂粉汚妍好却成嬾天目即心是佛
秋霜狹毒起死回生不消一眼環一馬祖
曰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頌曰碧海
珠荆山壁耀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却無根樹
萬壘峯巒斂烟霧圓博勤竟臺田園鐵骨貧
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檢鐵笛橫

吹過洞庭開畫繼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
子御街遊銀床睡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
毬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
程燥迹羅眼存機變真守寒岩異草青南若
勝分明與麼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
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月林觀路逢

劍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達人且說三分未
可全拋一片無門關馬祖與百丈西堂南
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修
行堂曰正好供養泉神袖便行祖曰經入藏
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頃曰三歌渡河
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

不顧波濤過海門海印信經入藏歸海唯
有普願獨超物外唯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
風照覺經入藏禪歸海稽首依合掌頂
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德來而今去
盡閉光彩天童覺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侍
吹笛無孔笛清音聽天地其如鼓鼓故凝虛

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水夜臨寰海修
行供養逗圓機聊閒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
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放日經入藏
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
擊碎重關門大開國清才子貴家雷
小兒嬌大家出使手披此不相鏡也山呆張

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乎來月下
問蹤由眼晴箇箇皆相似性泰大機大用
銀山鐵壁供養修行舉橫鼻直拂袖便行萬
象絕跡敢問諸人誰是端的樹杪秀一箇箭
第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夢風前唱起玄中
曲千古同聲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為

馬證繁成龜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教閑却兩
片皮聖寶宗古渡無風下直鈎絲綸意在得
鯨鯨馬師言下揚家醜千古見孫草裏遊悲
堂深諸子管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
籃盛墨無人買半夜持歸染皂衣大歌諸
子生涯各有成徒來孝順兩邊生貪懂一夜

潭家樂失曉連忙打五更無非黃馬祖不安
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面佛月
面佛頌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
二十年来曾苦辛為君直下蒼龍窟眼
衲僧莫輕忽雷寶顯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
唐擊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

五片聾人不聽忽雷聲空向雲中看閃電傳
慧泉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
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綉鴛鴦野軒連日
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路天
下人軒轅照破精靈窟無為大地山河俱
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前閃

燦珊瑚光呆呆白雲端滿圍上端坐封眼裏
穿線面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佛字身日面
月面佛無私誰駕驪龍領下珠滿握光明耀
牛斗何須按劍立階除照覺日面月面胡
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真神文日面月
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鉗槌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綃
天童覺日面東方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
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上方益
什那駒子氣生撐跳此盧頂上行正患脾
疼却頭痛病未猶有巧心情非無盡日面佛
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

汗出明眼袖僧未辨明擡頭好看冲天鷲長
豐車丫鬘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並却束架上著羅衣五根漢東
街柳色掩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
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佛近日常位
復如何日面月面哩來囉自從舞得三臺後

拍拍元來總是歌佛燈响日月面面空中閃
 電頑杆停機成招箭南華萬日面面面
 无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心切
 那知疑紋監院跡山如日月面面頭出現
 担聚放開成團成片楚安方金鳥繞唱日方
 中王道平平觸動通爭奈馬駒生太早依前
離四
 踏鼓太虛空正覺遠日月面面星移斗轉夫
 晚波斯討頭不見翠片真日月面面突出雞
 舞綉出巧驚驚雙雙誰不羨戴月宿盡花隨
 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
 練寶宗日月面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
 下袖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金陵俞道
 要打教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
 得到遠西非牛若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
 波日月面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
 霹靂考霧罩長空千眼頻開考雲收岳面暗
 查遠未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
 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團圓佛性春兩
 輪舉起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
 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
 我是我兮你是你信相倚古殿無人到者稀
 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
 光萬里輝中除能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
 得病源深等閑提起軒轅鏡荷鵲盧醫無起

尋迷巷奇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
 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費弄口唇皮鐵山
 仁日面佛月面佛西岩樹色含烟東谷花光
 映日仰視莫窮術者已老一時分付主林袖
 明眼袖僧無處討天日日月面面突出
 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無準馬祖曰僧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去
 問藏藏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
 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
 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頭曰藏頭白海
 頭黑明眼袖僧會不得馬駒路教天下人臨
 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
 我知寶宗不知何所問人覓得寶示渠渠
 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
 舊回自惆悵踏破草鞋多少海印信百非
 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
 異獸驪龍行馳浪滔天吳覺總相靈二女神
仙格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胭脂透臉紅更
 加十分天真色佛無四句百非皆杜絕陽
 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
 換寶刀南華萬百非四句絕疎親馬駒路教
 天下人藏頭白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因竟演却似暗地箭半飛飛來人不見又似

藏鋒筆白日堂堂明不出藏頭白海頭黑碧
 玩殿上加金碧反思連磨見梁王對面者誰
 還不識佛無短帽輕衫宮樣窄舞舞胡笳
 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甘連堂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
 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吳覺
 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太離披藏頭白海
 頭黑耐馬師這老賊千古萬古黑漫漫垣
 溝塞壑無人識無梅十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一火白拈誰敢侵近藏頭白海頭黑不動刀
 鎗斷人性命迷差奇離四句兮絕百非返相
 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擔懵懂換得兩頭滋
 滋歸月坡明馬祖示眾云凡有言句是提婆
 宗以此箇為主頌曰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
 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為主鳴一鳴云
 一紐倚天星斗寒石溪月馬祖一日封三覺醬
 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集眾上堂開書了
 拈拄杖指窺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
破眾無語丈打破路方丈頌曰送臂三瓶通
 遠信當時打破眾還驚父慈子孝誰相委莫
 道禪家太不情本覺一石頭希連大師嗣清
 源思因清源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
 人不云云曰若德庵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
 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甚然之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
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藥明如
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滿寒壑無人
識圓悟斲石頭目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
縛汝頃曰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
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汾陽
昭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與慈
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第二月報若石頭曰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
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頃曰覲面相呈便
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取鐵
牛耕出玉麒麟實源清終南山惟政禪師因

唐文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
張者帝以為異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
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
吾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
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
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
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
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
說法師曰陛下親此為常耶非常耶為信耶
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
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
音像以荅殊休頌曰螺蚌蚌蛤類大唐天子

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若合水和泥
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黑契君王意
已是全身陷鑊湯北海心一點悲心擘不開
鑊湯衣處笑盈盈希奇之事朕深信見與君
王說法來石漢月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
法亦非真捕陀大士唐天子橫取人無隔宿
恩閑無雲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羅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難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百丈海九則

歸宗常七則

南泉頭七則

鹽官安三則
大梅常四則

五洩然一則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

馬祖於禪床角取拂子示之師曰

更別有祖乃放舊處曰你已後將什麼為

人師却取拂子呈之祖曰只者個更別有師

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振威一喝後

信請住大雄山岩巖峻極故號之百丈師謂

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

喝直得三日耳聾黃髮閉舉不覺吐舌頌曰

每回無事侍師前師拍繩床角上懸舉放却

師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揚悟了遊

方却弄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喝下忘知

解良馬何曾離得鞭元印大野雄峯再會

時相將汗履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暗兩耳

俱聾總不知正覺一喝巖林辯者稀耳聲

今古強針鐵籠拈掌呵呵咲靈柱徑頭却

皺眉印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

風雷傍人拈掌呵呵咲惟有知音吐舌來

放收誰道沒說說滿池機關見也麼一

鳴如雷聞者喪耳三日未為多佛未

明大智弄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翻浪絕流

全體現一三日執知音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髮面真淨顏視拈來事已同

師實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痛一喝分

明三日白佛目木馬踏殺關浮人泥牛飲

竭滄溟水露虛滿空山岳摧看平地波濤

起蘇單馬祖親傳古佛心海揮百丈是知

音當時一喝三日無見無聞直至今潯

兩雲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

已得春消息不比山桃一例開上方放去

拈來更有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坐斷無

餘事翻笑曉輪對落暉天北馬駒一喝

大雄峯聲入獨三日黃髮聞之驚吐舌

江西從此立宗風盡無百丈重來參馬祖

相連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聾須知別

有親聞處殊山大機大用不虛掛拂連

呵豈偶然打破蓋瓶歸去後從教千古黑漫

漫師掛拂連呵耳便聲袖僧苦驗宗

風全剛腦後抽生鐵華岳三峯倒卓空龍門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

耳聲風過樹葉他黃髮兒孫殊山馬駒

脚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爐中

得月竊窺獨坐大雄峯狂山掛拂親遭喝

當下舌頭脫起便相呈為君重捉撥要知

三日聲大地如塵未變踏著船頭把釣

竿浪窺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為兩只見

四方爭出山舞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

寶劍弄磨盤要明馬祖當年喝大地山河盡

耳聲破還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

日聲去却青有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虎

丘陸一喝非唯三日聲龍威虎勢也潛踪

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劫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迅雷

一震驚天地直得滄演絕流頂門

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

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着馬駒踏踏非

驢事要使兒孫脚下行三日耳聲猶可恠謾

勞灼卜聽虛聲老喝聲絕處怒雷收喪

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

破除休五真金無變色因甚聲三日一

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有風雲會合又

相期觀面難明第一機霹一聲天地迫西

河師子却生兒言世路風波不見君愁

賜暗寫共誰論迅雷繞震清野起白日一天

星斗分林疋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

勢難開忽然一棒鐘聲響不動于戈得勝回
如坐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暗消魂
看未豈止聲三日直至如今海在昏
啐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彌羅空偷心死
盡難為語忽見金鳥出海東
滿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堅拂因緣此二

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滿曰
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
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
盡是唱導之師滿曰如是如是頌曰 家肥
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
孫遂門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

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
也師曰飛過去也祖拉師鼻頭師鼻痛失聲
曰阿耶耶阿耶耶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
此契悟頌曰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社印付
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鏡挂烟宗道可增
騰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

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寶瓶 師資閉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
孔狂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
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野鴨過前溪千峯灑寒色相顧不知歸

未免資傍擊拉破疑團葛但銷梢風直上透
青霄雲山海月潭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馬祖憫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
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
閑皮草十字縱橫一任穿

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鼻
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
野鴨飛飛勢
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拉著平生痛短
綆勞勞繫鼻頭
野鴨從空過張三達
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
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拉得鼻頭

穿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索哀哀
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
耶師曰無曰你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
師拉得痛不可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
師曰你問取和尚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
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甚說祖

曰是伊會也故自問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
汝會也教我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
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
同事問然頌曰 一四思想一傷神不覺反
然笑轉新雲在巖頭爾不徹水流湖下太忙
生進門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銀

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續須是覺際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
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芳躑躅
笑不徹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擡頭腦後三斤鐵
百丈因馮山五
峯雲崑侍立次師問馮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歷生道滿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詳向汝道
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
併却師曰無人處所願望汝又問雲崑崑曰
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頌曰 却請和
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
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果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

上看謀畧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
鷄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
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即盡
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兒孀弟也
有贏錢弟怨兄知穿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
所不到吳日騰騰海面紅清風凜凜霜天曉

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路前人脚其餘
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著 和尚有也
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
青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
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頌曰
祖域文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

火存機變堪笑人來并虎鬚王 藐藐獨
 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來挨白
 刃立為齏粉在誰躬王 藐藐獨坐大雄
 山咳唾風生天地寒直下捧頭開正眼隔雲
 千里望長安王 雄峯獨坐鎮藐藐四海
 歌謔滿路岐任是通身鋒刃者到來無不駭
 降旗王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是
 有權稍若錯傳王今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雲端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
 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保 勇勇 獨
 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
 難通寶 清風枯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
 大權莽吼一聲岩洞裂更無拘迹到門前佛
 無思皆裹著藍雪中送炭終將虎鬚捧頭有
 眼惟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跡上頭關佛
 勳雄峯獨坐不憂嚴捉敗分明已見賊設或
 史求奇特事野狐涎唾諸方無保 派百丈
 機先疾似風飄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
 奇特明月難教下碧空石 田萬 百丈每上堂
 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唯老人不退師
 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
 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
 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
 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
 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
 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梅
 告眾食後送亡僧眾驚異食後師領眾至山
 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
 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
 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適合作个
 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藥近前與師一掌
 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靈源
 和尚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為頌曰 明明道
 不落老人何曾錯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
 不會將不錯渾然宜妙覺不落與不昧卓尔
 標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沈無忌諱
 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
 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
 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峯撐
 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駢筆
 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王 老人當日曾祇
 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駢難追累他
 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迷得須彌赴滄
 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佛 印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座
 執滯言証無繩自縛轉爾太虛何處摸索佛
 印信 問來蒼去盡因緣流落家區數百年

自古自今諸刹子一人傳了一人傳佛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獺逐魂佛
 大雄曾決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
 不昧如未晚年華又歷幾春秋佛 五百
 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魔一字尚能招
 是報那堪心地更糶糊佛 大雄山裏大
 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劍今傳家國靜銀
 烟無使息亨途佛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
 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
 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佛 五百生
 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佛 大冶紅爐烹佛
 原祖規規鑄盡識者罔措 六合英雄無限
 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美人取魚不如歸家結
 網佛 百丈親曾見野狐為渠奈諸太
 心魔而今敢問諸禪客吐得狐涎盡也無結
 不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
 落皮袋俱拋却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
 飛一鷲佛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
 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得舒卷縱橫疾似風
 蛇女已歸寶漢去獸郎由自守寒爐佛
 韓信收齊齋用機食其烹處共得肩到頭自
 有榮身計蓋代之功復是誰佛 入骨念

難據背楚復投吳許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雄峯常獨坐寂寂鎮八隅大智虛明
 徹果因一言起脫野狐身雄峯極日烟霄墨
 列繹分輝扶北辰百丈堂前驗野狐
 運如水上接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當
 場持虎鬚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味

落有差珠鴻門一踏開雙扇那箇男兒是丈
 夫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弄
 見文殊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
 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大雄山下古
 路縱橫野狐岩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落殘
 花獨有清香來撲鼻不落分明不昧

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鏡衝牛斗方見
 臨危不悚人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
 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
 千鳴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繁難逃
 太虛畧廓一往退退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
 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金色不改不改

醉眠醒卧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
 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不落
 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
 對重舉示諸人諸人不會落無斷處是青
 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修行不惹與不
 昧盡作野狐涎唾腥腥拾取娘生竈口抄開

雲路及雷窠不落因果何重墮不昧
 因果何重墮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
 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掃樹樹葉鳴
 曝佛性一言佛語當便脫野狐身早知兩
 是水不作兩般聲不落野狐兩耳卓
 勃脫兮不昧墮兮不落不昧不昧何是錯

若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寥廓不落
 百丈野狐寒厲盧李廣神箭張難草書
 山不落不昧不昧石頭上塊陌路相逢銀山
 碎拍手呵笑一場明州有个慈布袋不落
 果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楚安方明鏡當堂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

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不落
 百丈野狐語至言龐恒薩阿竭吾有吾盧
 近火轉加寒不落道子細看和兩西風急
 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真淨丈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寐

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
 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
 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不落
 量含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
 暮地喚回打個筋斗不落諸觀五百生前
 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歷然殊可怕人人

畫道野狐精神不落風颯春風動物華園林
 開葉又開花歸來漫與佳人說驚鏡臺前雲
 鬢斜不落不昧不昧不昧作麼會得依前墮
 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州不落不昧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野狐一
 坑埋却不落不是翻海手使海濤濤

由基方燃鐵杖上衆猿驚不落一人道不
 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頭
 如粉碎不落乘大火聚燒太虛空連磨不
 會眼瞎耳聾不落不向東山久蓄薇蕨度
 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不落世人住
 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贏得風流五百生不落百丈堂前辨野
 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
 鴛鴦水上浮不落不昧不昧二俱是錯取
 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
 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捏鈴鐺不落
 文慈信不落動口生荆棘移身墮野狐趙州未關

富東壁掛葫蘆不落不昧不昧狂人之罪
 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
 自西還自東不落不昧不昧東倒西攏鐵
 屏欒山一時粉碎不昧不昧且無造作不落
 是六不從人學月林觀不落不昧不落錯錯錯
 錯不落不昧莫莫莫坐致太平實難摸索

隨脫知何處惡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
落見他山天日孤身與脫孤身兼落花
開費度春名利只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
人升翁大雄山下老孤精千古叢林惱殺
人若遇金毛師子看伊無處著渾身石甚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

幸甚味不暮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
萬錯門開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
官法如爐不昧因果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額
下有鬚生百丈普請紐地次一僧聞紐
鼓聲舉起紐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

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與飯去
來師乃笑頌曰 執云意在鑽頭邊一擊圓
通做大千大笑低頭歸去後飢飽且莫與人
傳水老一風前一曲動離愁那行人不舉
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無事
能天生小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

差珙收拾了却來空手叙寒溫前百丈
因一女子一笑天上法堂師曰作甚麼女
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
埋却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
嗶嗶一時理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沙
陽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

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為親是善是百
丈因黃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
藥曰後代兒孫得何授師曰我將謂你是
個人便歸方丈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
逢劍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
作發行本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兩馬示眾曰喚作如
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
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誦曰孟八
郎又怎麼去也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披
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枕
玩兒孫保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

之在後明眼抽僧雞賊其口佛日才喚作如
如已變名窮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清達因飲涅槃滅滅本無
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
夜聽木雞鳴本覺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
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越出院也趙

州曰和尚林教誰與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
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 普賢昨夜聞
文殊越出還同兩手祛却道趙州行正令從
茲王老一時無印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
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隨後
紅羅扇有鴛鴦綉出世無雙好手元來

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佛佛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
未到月生露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
異者同調文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
面據今而行指顧間畫情既向鐵圍山國
勤布鼓當軒為擊來卧龍驚起出岩隈千峯

秀色憑誰寫一帶澄江古鏡開無甚全是賊
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禮拜歸
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不春風吹落碧
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廬相
邀來喫趙州茶不南泉因到莊西莊主
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

得排辨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
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覓見侍
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覓
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頌曰 土地堂
前一分飯只為當年圍口辦行年在坎鬼臨
身奉勸禪人休替嘆大石上栽花分外

奇技頭春色暗芳菲馨香過界無人餒一任
狂風取次吹吹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
心即佛王老師不怎麼道不是心不足佛不
是物怎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
問州曰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
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

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 不是心方
不是物那叱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
從教大地如翻墨曹真深深深汲古今淺
淺淺渾成現水壘玉壘江澄素練跳出桃花
三級浪戴角擊頭乘快便黑鬚馬師口下
空躡踏圓悟古佛場中不展戈後入副地

起說說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龍門連剝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
分明更為從頭拳一任諸方取次傳鼓山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
好猛投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在山金剛前
際老番王反著襴衫入大唐牛首旃檀都嘗

了唯垂鼻孔不囊藏王堂心佛物方俱不
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擔拈用總由他活捉
魔羣穿却鼻南岩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泰見老南泉解道鎮
州出蘿蔔天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
拂子擎禪床為君擊碎精靈窟天上人間知

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華嚴不是心佛不
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元無著華岳三峯翠擢天
上頭無路可躡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峯
頭十丈蓮開善餓鬼鞭死屍仙人礼枯骨
對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六合羣靈鏡出頭

不知何處為窠窟或卷倒腹傾腸幾个知
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鏡徹底承當去也落他
家第二機靈岩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
身師子窟啼吼一腔天地空驚起須彌高安
元月林舞剝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
床眠抓者遍身痒老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煙蓋野狐涎暹及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遠天俊鶴
阿呵呵露風骨寺閣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
地何物咄咄老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老
始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遍天涯堪嗟

不入龍人耳空使西山月又斜老夫子
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因依舊化三
千老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
孔笛吹過汨羅灣老不是心佛物開口
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老
不是心方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鸛破門

前下馬堂通身冷汗黑如墨老南泉因
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長老
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已前師云也是王老
師兒孫孽遂過本位頌曰 彼此老來誰記
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个
如今眼子青龍門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

當時開大言黃蘗見機分主伴典刑千古定
宗門老明明攪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
疥旋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老
老南泉捧鉢入堂來賓主分明背日乘真
把威音論或膺本無位次可差排天目老
藥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絃貫一狀領過老

黃蘗能施虎機奈何王老策楮奇古頭
反轉聊相問直得移身舊路歸老南泉
問黃蘗定慧寺學明見佛性是否藥曰十二
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
藥曰不敢師曰藥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關何人曉

只解輪鏘趁勢來老夫命有多少海印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
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佛泉昨夜銀
蟾跨箕尾暮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
雲碧空窈窕凝如水老問答分明已切
礙人於此見說說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

運聽稚子歌龍門進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
帶病深改移刃淺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
性有此理攀水鏡在草鞋裏老李下不
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
傍人說你懶老南泉因僧問師歸文室持
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

如火開口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眼未繫穿鞋未洗面不洗舌頭不裹

西兩堂各爭插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放取插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

兩堂俱走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道途白雲地二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

去楚山無限說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頭高著須州問劈面若無宗正眼又隨流水

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 安國安家不在共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

江景也風流 斬了插兒問語師草鞋頭戴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只要全提向上機

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 草鞋頭戴今何在戒見耒耜面春

个無孔鐵樁打就一合乾坤輝迦老子不會問取彌勒世尊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

橫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 青素青蛇提起血腥臊幾个男兒有膽毛

帶好牽船肅言 克已堂前開飯店股肱屋裏取揚州頭戴草鞋呈醜拙湊成一段好風

一朝如在手分明看取令行時 南泉揮劍斬插兒殺活唯憑作者知機柄

草鞋頭戴有說詛諸老機警會得麼道泰不
傳天子今時清沐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
說說天下權和 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漏泄知
思者少負恩多 木屨水趙州若在倒行此令
奪却刀于南泉乞命 無門盡力提持只一
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藉暗為

春風添小桃 無事能 一刀成兩段 釋得二僧
爭草鞋頭戴出 猶兒無再生 誰川共南泉因
僧問訊又手而立 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
師曰太俗生僧無對頌曰 合掌太僧又手
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 換步移身振古風
木人共唱無生的 大洪道 南北東西無不利

令人深嘆老南泉眉毛 厮結如相似 莫孔達
天不著穿 龍門遠 南泉示眾曰 王老师要賣
身阿誰要買 一僧出曰 某甲買 師曰 他不作
貴價不作賤價 汝作麼生買 僧無對頌曰
王老师明要賣身 一時分付與傍人 可憐天
下爭酬價 諸佛此句 佛印元 貴賤非同價不

常个中 交道沒商量 趙州布衫 應時用 一任
閑人說短長 南泉鋪席大開張 差會
希珍壓市行 競買雖多酬價少 至今天下錯
商量 佛印 賣身王老難為價 賤俱非不
易酬 若使當時無退悔 喚來分付與圓頭
印信 王老哀哉 不惜身臨危 將賣與何人若

無令于輕酬價 往往一年空過春 保身身不
作賣字 不作賤翻覆高低 隔一線利害 分明
說向人 伶俐極僧見不見 豈是南泉典歸
宗 麻谷同去 祭礼南陽國師 先於路上 畫一
圓相 曰 道得即去 宗便來 圓相中 坐谷作女
人 拜師曰 典麼則不去也 宗曰 是什麼心行

師乃相喚曰 不去礼國師頌曰 國師欲見
義多般 圓坐端居 拜請看 不去同音 聞便解
久經行陣 奪旗旛 陽即由 基箭射 猿統樹
何太直 千个典 萬个是誰 曾中的 相呼相喚
歸去來 曹溪路上 休登陸 復云曹溪路 坦平
為什麼 休登陸 曹溪路 三人同行 必有戒師

焉擇其善者而往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單若
真三个 同人去 還官 偶值清風 明月夜 或吟
或詠 或彈琴 夜靜更闌 猶未捨 忽覺天明 歸
去來 他時自有知音者 佛印 漫漫大地 盈
尺雪 江湖一片 難分別 漁父披蓑 月下 歸
道衣行人 路絕 佛印 三人 礼拜南陽 去半

路抽身 信已通 休論東西 與南北 此心千里
自同風 草堂清 巧奪 牽拈 浪苦辛 誰能於此
辨 親親 落花芳草 空岐路 細雨 斜風 不元人
吳古佛 珍重 南陽 好在 我三人 半路 不三四
道存目 擊猶多 事若遇 知吾 請崇 案 至 日
同氣 相求 事可 論一 回 見面 一 歡 情 兩 行 何

庵開文字一隊 誰家好弟 兄 門徒 同坑無
異 上千 古 少 人 知 月 下 休 相 喚 還 從 舊 踏 蹄
月 南泉 麻谷 典歸 宗 道 眼 元 未 總 不 通
去 礼 國 師 瞻 相 好 區 區 只 到 半 途 中 嶺 山 外
手 携 花 鼓 到 城 報 友 著 鞋 鞋 過 短 門 笑 把 柴
頭 書 古 字 大 家 來 步 月 黃 昏 月 野 店 齋

餘 脚 問 津 作 家 羊 木 鎮 隨 身 相 逢 畫 道 休 官
去 林 下 何 曾 見 一 人 尼 無 著 氣 直 語 直 眼
親 手 親 拳 密 競 秀 紅 紫 爭 春 神 通 妙 用 施 呈
盡 要 見 國 師 猶 隔 津 且 著 金 針 綉 出 王 驚
驚 石 女 擊 柔 不 覆 藏 剛 被 木 人 偷 眼 觀 至 今
兩 兩 不 成 雙 各 將 財 本 去 經 營 上 國

如 天 好 趣 睛 未 出 門 時 先 算 帳 如 何 得 到 鳳
凰 城 及 重 圓 相 中 間 坐 底 誰 更 施 女 拜 各
呈 撰 國 師 道 大 遍 天 下 不 許 尋 常 人 得 知 誰
川 南泉 說 月 次 趙 州 指 月 問 曰 何 時 得 德
麼 師 曰 王 老 師 二 十 年 前 亦 德 麼 來 曰 只 今
作 麼 生 師 便 歸 方 丈 頌 曰 劍 落 寒 潭 護 刻

舟 霜 花 浪 急 使 人 愁 若 憑 言 語 論 高 下 鷹 得
南 泉 一 點 酬 瓦 上 座 趙 州 拈 出 菱 花 鏡 王
老 親 拈 白 玉 槌 一 擊 當 陽 今 瓦 碎 此 心 能 有
衆 人 知 幾 人 知 兩 个 分 明 是 赤 眉 風 前 月 下
揚 家 醜 笑 倒 靈 山 老 古 鐘 皎 月 團 團
巖 碧 天 趙 州 王 老 說 階 前 二 人 心 眼 俱 相 似

光彩從來共究然本覺一劍落寒潭設刻舟
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塢一隻鷺
鴛落渡頭上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
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投住棒
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於子難
設頌曰軟纏鐵鋒入陣來盡將擒下眼瞪開

死生一次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年身
龍蛇能易辨於子最難誤性淨秋空闊心清
巨海寬天涯未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為
侶西江一吸乾南泉與南泉住菴時有一僧
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
自喫了送一分米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

一時打破家事就床卧師不見來遂歸見僧
卧師亦去一遠而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飛
住前住菴時有个伶俐道者直至今不見
頌曰吹毛劍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
人情君狂塞北飛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
平南泉與短袴長衫白學中唧唧月下急推

輪洛陽路上相逢著畫是經商賈賣人盧堂
忌新猫機用未為過猶勝廚中打粥鍋繞有
此心招此惡人無奈惡人何實兼南泉
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與某
甲說神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
子換銀彈子去頌曰盤走珠步珠走盤當

棟脫畧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
也不離正堂辨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茶
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
啣取一莖草來頌曰類中難辨要分明戴
角披毛卒未醒啣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

自真靈辨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
與誰同若啣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草枝啣得相逢處高卧深雲任白頭南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
處去師拈起鐵子曰我這鐵子是三十文錢

買曰我不問這個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
我用得最快頌曰莽鑿使得快如風三十
青味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者方知觸
處通南泉節鑿三十文錢買觀面高提第
一善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南泉
通南泉撥草瞻風探担禪誰知草裏有南泉

分明一句無私語微骨風生天地寒王老
再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希鑿舉起神
鋒南泉驚得泥牛過海東南泉問路分明拈
路頭青蚌三十不輕剛用時最快無機巧無
味之談塞眾流南泉我這鐵子用得快當
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通寄語行人

者精彩大匆匆禪客問南泉款段徒勞
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池翻翻孤馬下遙天
通場如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
却知有頌曰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
埋沙場無限英雄堆山積骸露屍骸南泉
智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西南耨北斗狸奴
白牯却知有戴角孽頭師子乳四稜塌地又

團團八角磨盤空裏走擬推尋學佛拈得
鼻孔失却口為問晉化一頭鹽河似子胡一
隻狗南泉三世諸佛不知有老大大外
邊走眼皮蓋蓋五頭弥大洋海裏翻筋斗
山果南泉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

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玃作雙斗越鳥
巢南枝胡馬斯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
通千山都坐斷萬孤直朝東天王總合掌那
叱撲帶鐘南泉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
吳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南泉南泉魯祖
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

杖屨師挿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个碍道不
得也被這个碍道南泉拄杖打師一下曰只
是者个王老師說什麼碍與不碍南泉曰只
此一句大掃天下宗曰還有不掃者麼南泉曰
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掃者祖作掌勢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

大分離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口大則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个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得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佛也碍與不碍龍吟霧起播與不播鯉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後

我正覺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

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頌曰寺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完全南泉訪百丈丈問甚麼來師曰江西來文曰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只

這是文曰背後底咏師佛袖便出頌曰八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師不作賊兮不作貴龍門遠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真只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波自起石溪月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

漢被我第五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先堂頭老漢喫頌曰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源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為誰喫暗拳保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缺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園玉水

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園玉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卸自由紫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懶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愛

還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月耕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些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木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天目不知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老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鐵牛

南泉一日因蕭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尚為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猶是末師總行款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曰碩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末頌曰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末鐵毫不了亂縱橫南泉問座主講

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頌曰禪床驚振被襟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桂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龍門遠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眾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

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惟喜則是煩惱則是元來也不懂喜也不煩惱何故為伊情著到處乃頌曰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然言語惡真个好滋味向下如未行處行丈夫自有衝天志上天下地無弥勒安名立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

人文殊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吧吧地及其問者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尚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師喫頌曰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語識得伊跪下禪床便歸去徒他鶴子撐天飛門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荏上喫油糲飽日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荏主者方出門忽見荏主歸謝和尚到荏喫油糲頌曰咄哉王老師赤身也賣喫些油糲歸至今被人恠牛不出方丈門已到荏上坐好一釘油糲至今咬不破萬

意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獵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卷九偷喫油糲費弄口背年老成魔護神鬼復卷九阿魏無真水銀無假老倒南泉可知禮也復封無業示眾曰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見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老頭聖凡情念

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略漢但德處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顏將
謂赤更有赤顏胡 兩巖扉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
射鵬人鼓山杭州聖官齊安國師馬祖一日
喚侍者曰將犀牛角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

子既破還我犀牛角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
解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
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
向年尊別請人好頌曰 犀牛角子用多時
問着元來挑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
而去難追雪實顯可憐一柄犀牛角設道會

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塵卓然頭角出會
區白雲端扇子破索犀牛角樂中字有來由
誰知桂欒千年魄妙在通明一點秋天童
老師底死索犀牛角履其誰得自由侍者不
知頭角具鼻根繩索被他故明明月冷相
照清風卒未休監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角

室清犀牛角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子傳頭魚
不全收拾取兩餘風月滿長川無學扇上犀
牛從古畫索來既破元牛繼教戴子重描
出不是當時那一頭犀牛角交著燕人汗似
涉監官用底豈尋常輕揮休問犀牛在掛處
清風宇宙涼犀牛角犀牛角子有來由幾處塔

木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喇一番雨過碧潭
頭無學扇子分明都破了監官却又索犀牛
須知侍者難開口無可還他即便休天台
監官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若
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
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南泉

王老太無端却逐監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
禁上免它禪會錯欲敲南泉虛空為鼓須
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應華國師嘗
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
手至今天下勿聲冤野千監官因僧問
如何是本身廬舍那師曰典老僧過淨瓶來

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復來
問如何是本身廬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曾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隸
便具金剛眼也較馮山半月程上方為之行
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
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天童廬山

歸宗智常禪師如馬祖一日割草次有講僧
采薪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
宗元來是箇處行沙門師曰你處我處曰如
何是處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
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
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曰廬岳宗師接

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萬劫塵土驚忙怕却
道處心錯是非法華大用縱橫掣電機
迦羅眼尚膠襖迷徒裏裏子磨吻却憶隨他
去一隨海印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鈞大體還
他肌骨好不茶紅粉也風流南華

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塵主
高邪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機
歸宗示眾曰吾今欲說禪諸子捨近前大衆
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
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

趁呵呵大笑歸方大頌曰 無學彈指起圓
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棒頭指
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為津梁國僧歸宗因
泥壁次自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
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
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否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頌曰 堂堂非
是小人儒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
取更何言外見親疎歸宗因小師薛
乃問甚處去口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
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口會也會也師曰

道未通未僧繞關口師又打頌曰 五味真
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峯下今行時濃潔清
風誠可畏石君明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
路少人行歸宗一味知連苦踐過叢林幾後
生長卓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
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奉曰不向

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康
曰豈無方便門今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問若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
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
僧無語師以杖趁下頌曰 三聲鼎蓋普門
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

花片點莓苔老津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
日菩提師起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個見
在一任選取頌曰 觸日菩提一撮沙示渠
三個更周遮袖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
落花海印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
須弥納芥子渤則不變芥子納須弥莫是妄
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
師曰身如椰子大焉卷書向什麼處着李俊
首而已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乾坤黑一
割不回頭滿地生荆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
大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下墨池邊八
駿如風追不及佛慧芥納須弥特地疑翠

書地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成慶管轉神機
唯有知維自知丹桂和根枝得歸佛才芥
納須弥驗祖風清機歷妙難窮要知萬卷
書未處跳出當人智鑑中未山才用蓋自己
心尖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鳴一鳴書堂行萬卷詩書一時頭念

總跨宗門五便說諸暮古歸宗真老作只傾清
鸞弓不知誰見雙鷗落絕毫絕整如山如岳
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窓廓善祥步
韶州乳源禪師嗣馬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
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德者出來試道看有僧
出禮拜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

人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頌曰 祖意西
來豈易量權時已是錯承當鬧黎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鏡湯此山應西來的的意何
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
身佩辟兵符越華期通別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嗣馬祖住山後馬祖令
一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个什麼便住此
山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使向這裏
住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
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
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
回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也頌曰 只

拈馬祖金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
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一開清荷衣松食
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空心即佛
萬年千載不成塵對雲南郎心葉薄妻水清
即說黃金妾不磨假使偶然道一笑半生誰
信守孤燈前首大梅因龐居士問久獨大

擬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你向什麼處下口
曰百雜碎師曰還我孩子來頌曰 大梅極
子熟龐老已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拍手歸
松出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劍當頭斬萬機
不是從前生咬破為他梅子熟多時幸卷僧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

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遷生
死一人互相不肯向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
知那个親那个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
審那个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未日上方
大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
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雲峯悅云
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
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玉寶劍要且拂掠虛
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
死纏綿若解脫承當即證六通八解乃頌
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割
時已驗親疎家抱荆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

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銜當面稱稱
 俊鶴越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
 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心開莫生得有無
 佛虛名如電佛俊鶴博天龍不打落博博
 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權權
 行自古不相背峯頂老人何是論山四落盡
 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竹竹竹竹
 酒旗斜一個葫蘆飲兩家酒後不知天與地
 歸來滿地是桃花雪雪雪雪雪雪
 微帝甜兩般滋味惡終復入黃泉自自自自
 之一字強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
 舌無骨臘月蓮花火裏栽青青青青青青
 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賊叫屈無無無無無無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盡
 盡官聞之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去去去去去去
 盡官是作家靈寶云三个也有頌曰 活中
 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拙
 到處盡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難難難難難難
 月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家富貴競頭堪為自理波逆順是非誰可出
 捉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聲水過膝
 安州五洩山靈鷲禪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問一言相笑即住不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

頭隨後召曰聞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概
 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
 拄杖棲止焉頌曰 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
 頭喚回却成多事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莫把先師一劍未離維宇宙如王者未免半
 邊無髑髏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眼一齊開要知不既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
 來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難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禪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水濤二則 嶺谷徹四則

嶺山積七則 西堂藏一則 大珠海三則

東寺會二則 泐潭會一則 杉山堅一則

百丈政二則 中邑二則 泐潭興一則

石菴藏一則 鸞湖一則 三角印三則

無業二則 紫玉通二則 鄧隱峯二則

魯祖雲一則 華林覺一則 烏曰二則

馬頭峯一則 本奚二則 亮座主一則

石曰二則 嶽山二則 則川三則

金牛一則 打地一則 柙樹二則 石林一則

秀溪一則 浮盃一則 龍山一則

鹿居士 鹿宴附共十四則

幽州藥山寶積禪師 初參馬祖作街

坊一日出門見人昇衣歌即振鈴云紅輪決

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暮下孝子哭云

哀哀師親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絕統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鐘

塵劫無明昏暗處一時頓覺發光輝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踏得故

鄉田地穩本承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

率陀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商量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靈往那方踊躍自

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靈往那方無接泊履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月紅輪決定沈西

去未委冤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宜說了槃山

無憂可遮藏蔽不得堪與人天為執則悲

滴忽聞暮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

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

嗚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

畔沒大千無地著凄凉

可憐白楊丹旆去翻翻哀聲裏無消息打

者南邊動北邊

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

本爺娘無事

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未屠兒放下刀叉

手云長史那个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

歸以阿悟告馬祖祖印可之頌曰 个事分

明不覆感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南華江渡送客上扁

舟相對漁翁暗擲鈎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

登臺水悠悠

何處求心以大本空佛依何住瑤瑛不動穿

爾無

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

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浮

入座當軒竹點點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

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湲

處求心山容兩過松韻風吟橫眠卧無餘

事一任萋苔滿地侵佛性

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

無心三界自平沈

心山花似錦綠華成陰杜宇一聲啼去也歇

即猶自守園林

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

終不到孤岑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早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遼朋何處好山南

山北看桑麻

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

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寂百鳥不

采春已老落花流水遠江村

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

盡依前流水逐孤村

成卧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

應演暗裏驚松深在 樂山示衆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笑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頌曰山既孤峻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真偽死心新地厚山高執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是堪作人間火裏蓮竟一山忘

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翁洪曾未悟遠從勾漏問丹砂天目樂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揚岐云口上著頌曰蓋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交處方知千聖不能傳白雲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在山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若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歌唧唧源樂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聽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遮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箇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復學風狂去在頌曰師

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投入波中莫覓絲頭意白鼻菴賀新正龍門遠徹底水重無影像倒翻筋撲難成千峯兩歇黃梅後桂兒還從海上生雪清寺古住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厨十分傳待似依然畫既只成程實

水潦和尚副馬相來來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祖一踏踏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頌曰馬駒一踏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野道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措馬寐萬萬十千出一毫白雲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踏曉極源盡空撲落無開地却向滄溟駕鐵船無覺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騰踏露全軀百千妙義現現村掌呵可笑識渠吳古佛筍管賺米應已熟不碎醉裏帽歌斜除醪液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

兼在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為一合當陽橫按笑中刀指欠項門上一路而陽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雪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有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禮拜師打曰這拉虛漢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

復頌曰趨去奉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商依公定奪無偏黨短自短寸長自長蒲州麻谷實徹禪師詞相持錫到章敬統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故曰是是又打錫到南泉亦是泉曰不是不是師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曰章敬是是汝不

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雲實拈兩處云錯又頌曰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章敬南泉路不殊明明道語親疎多人不用磨金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如無分顏色規模却似真人前拈弄先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終歸是假銀岸勇如不是去却蔡忌擬犯封疆金軍夫利林頭突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作昨日出都門忽逢二高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通途都在中華一國上聖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蔣頭釘共僧尋討到南泉深源一杓更醒醒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章清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振錫卓然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大綱生光輝月星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者誰可憐个淡皮無血駕與青龍下解騎南是放下山真慧莫不是不是是勒四千里迴風驟然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掛蒲盧堪笑維摩談不二窮妙轉之機掣電

飛目前生教直交現明珠自有明珠價休向
離邊彈雀兒木卷末麻谷問臨濟大慈千手
眼那個是正眼濟曰大慈千手眼那個是正
眼連道連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坐濟
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下禪床却坐
師便出去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攝之

撰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頂也似能象上竹
竿印信正眼英雄達正眼勝劣短長徒用
揀那叱現出本來身且非父母能生產覺海
元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
單鎧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得得勇相逢
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

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善融胡髻赤赤髯
胡珠支盤芳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手兩邊
雪刃血橫胡石蕭賊隊相逢午夜時提旗
擊鼓討便宜蕭然天晚重相見滿面羞慚各
自歸別山智蘇谷因良遂座主來亦師見東
閉却門將劍頭去削草蓬又未扣門師曰誰

曰某甲師曰魏根阿師下去凡幾四如是遂
忽然有省垂去扣門曰和尚莫讓良遂良遂
若不來禮拜治被十二本經纏過一生師乃
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者城講肆散席
告諸徒曰諸人知廉良遂總知良遂知廉諸
人不知頌曰逆順之機下易當大根良遂解

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師林深遂乍遊靈草開門豈易看其
謂老師澤不是得相讓履且相讓正覺連開
戶携錫理最幽然大倍話元由從來學畫
空勞力始信黃河轉底流印信閉戶携錫
已太賒更來當面受拘塗光中自覺遭護父

方信無人共出家白雲能石分陽肯話他
使知回首逆風放不登麻谷玄閑路十二本
經休得麻無覺早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
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已暖烟斜日又蕭
昏雁門遠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
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時人會者稀並安

方尋言逐句說多端只為從前被眼護撒手
便能歸故國暗思岐路幾多般并霞親到
枕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
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成林木麻谷高聲問
阿誰一言駟馬辛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
出金毛師子兒其仲大開門入國已周遊一

喚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委涼山空曠
夕陽斜照蕭人為微咬著生鐵逆水之
他虛空釘板蕭諸人知廉良遂知山對
知慶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青山對
添印信閉戶復携錫雲深路更迂須知
形影外肝膈向人輸蕭携錫不顧便好

口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月明麻谷一日
有紙帳內坐以手中蓋却頭披雲和尚入見
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遠禪床一匝却入
檢開帳見師去却手中而坐乃曰死中得活
高中無一師便下末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
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即甘

師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道你前言不副復
語頌曰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
牛不須重較多和少歸到山山即便休在堂
馬湖南東寺如會禪師馬在常思門徒
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
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象曰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劬去久矣汝方刻舟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
條柱杖開行切忌回頭轉腦蕭一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
阿師終不回頭轉腦蕭山莊雨散雲收後崔
鬼數十峯倚欄頻觀望回首與誰同在山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賣糶戶不富官路無
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開蕭青山不
育白雲不白針鋒太寬宇宙太窄寥寥獨坐
有誰知流水消消花片飛浩風光人不會
滿園春色鷓鴣啼蕭昨日因過竹院西
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

鴉卜樹棲在堂天晴日頭出兩下地上灑
蓋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其月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處難尋
討笑倒嵩山破窻南史東寺問仰山甚
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

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特得來師曰何不
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嵩山披索此珠直得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見善無誇
乳頌曰鎮海明珠到處晶徒來一顆自圓
明仰山東寺曾遭索义手還將取次呈本見
一善撫太阿缺次無傷手既慣編猛虎鬚必

有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難色雖聲離名字
旃檀林裏裝旃檀師于窟中乳師于窟中
師于窟中師子見逸羣遊散海珠珠隔山呼
索潭無窮有理難伸穿得奇南戶無言可
對口說開已是和光吐出東來寺不知何葉
志深深一文掘坑埋雲梯

廣州西堂智藏神師嗣馬祖僧問有問有答
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
丈曰從來疑着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
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云相逢
孟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曰終日
論文不記年神心淡泊奕幽玄白雲繚繞青

山在一法無私為古傳大馮智
越山大珠慧海禪師嗣馬祖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清溪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
曰是即沒交涉頌曰偃塞蒼髯十萬本參
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
六月寒石溪月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清淨是

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擱擱倒須彌山撒手到
家人不識鶻噪鴉鳴柏樹間黃龍南大珠問
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
有所說則為謗佛若言不足佛說又是謗經
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頌曰百

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
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嗣馬祖師問南泉諸
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
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
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

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
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大然與汝
說了也頌曰祖佛從來不為人袖僧今古
競頭走明鏡當堊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
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空寶明涅
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

人錯聽一時喚作鶻鴟詞白雲端不會誰不
會相逢且與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長
室卓誰謂宋師有妙旨切切為人湏到底手
按瑤琴徹曉彈其來不入龍人耳佛羅倒
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
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百丈南泉

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
綉出鴛鴦頰是針慈受鶻騰斷欲視血
化驢乳從來不為人今古參佛祖箭既離絃
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然特語人
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圓悟百丈政示衆
曰汝寺為我開田我為汝說大義普請開田

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
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白雲端大義由
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見疎親而今欲識大權
老金毛生得玉麒麟佛道開口說大義復
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龍門遠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
徹十方聞草樹鋤鋤皆聲起未復雙拳每展
開泥帶水為癡歎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
求劍徒悠哉佛性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
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揀而今到廣草
漫漫卷志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

得持兒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略收
香齋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
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此卷淨百
文說大義全坐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
平地無所派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祖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來日
采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
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
謝大眾證明統法堂一匪便去頃曰 鷄聲
牙店月華明客夢沈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
大晚拳頭塔面便奔程 卷第十八佳人嫁

示酬每憑姍姍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後便
辭人前不識若竹老節 池州杉山智堅禪
師嗣馬祖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徒邊過
了泉問歸宗道來見虎似个甚麼宗曰似个
猶兒復問師曰似个狗子師却問泉泉曰
似个大虫大為智曰三个老漢張頭寐語若

要徹一時來取道大虫始得復頃曰 一虎
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為伊途路不
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
三人那个可為師項門未具金剛眼速出變
橫執辨伊開先送五五二十五大虫元是虎
狗子與猶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頃

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遠長安蓋是舉子
朝天路佛羅意 撫州石華山慧藏禪師
嗣馬祖初為獵人射鹿因過馬祖自射無
下手蒙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
架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
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欲人箭活人箭

又作麼生師彈弓弦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
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个聖人透拗折
箭平後到大顛巖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
為什麼向弓弦上射平無對透再恭既悟為
顛之嗣頌曰 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
特意來个个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

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過九坡汾陽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擬定家中寧知半
聖雖投款納鮮率半信不通正覺透架箭張
弓用得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个人雖
得猛火方成百鍊金佛即元 張弓架箭豈徒
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

何必畫凌烟佛唐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
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拍慶斜陽一雁落
秋天佛曰三十年未提箭弓三平總到擊
開箭半个聖人今日得大顛絃外幾時逢
佛佛古有石華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
知吾無一个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

这思量元伊是箭法理無解解當箭因
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潭川堂
云多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鏢去驚天近
前子細來觀觀誰把藍田石射穿心問貴張
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
能拜射免教落箭向弓弦水卷一

朗州中邑和尚嗣馬祖每見僧拍手鼓香曰
嗚嗚嗚嗚仰山到象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
麼學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
如是如是山却問和尚甚麼得此三昧師曰
吾從章敬處得來頃曰 鼓香拍手口嗚嗚
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薦仰山縛

見便同家以賜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
承受處處將謂胡鬚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
胡正覺連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
拍是令意更深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
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
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

喚俱應山作禮曰通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
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瓶猴睡外猴猴欲相
見時如何師下繩床捉山手作舞曰往住我
與汝相見了也頃曰 六窓一一喚猴猴睡
者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省悟當時中邑
謾悠悠本覺一凍映雪屋夜推窺窺窺門

夜不開步，搗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覺人人有个老猢猻，暮四朝三卒未休
晏著便能知落處，八花磚上輓金毡。
一室虛涵對六窓，猢猻留在更無雙。忘懷絕
惡猢猻死一團安，寧六國降南堂。一室蕭
然六窓廓，尔中色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个

糊猴作出千般舉，止流盆流盆我識得你。
山嶽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因南
泉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
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頌
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
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西若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制馬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妄想，頌曰：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
絲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雞頭利，幾人能見利
頭雞懶老信州魯湖大義禪師制馬
祖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問：如何是淨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

論教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門尸利
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曰：佛性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
必見水中月如何，攬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
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頌曰：因地而
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難

視認着依前還不是，結禪鏡說理談真面紫
衣，爲湖大義在勞神，由來佛性難名，遼爭似
君王默契親，天目孔空中一點，是个什麼直
饒，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行貨，雖然價重
瀆彌，也被君王識破，尼開林英。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制馬示衆曰：若論

此事，取上眉毛早已睡過也，麻谷便問：取上
眉毛即不閉，如何是此事，師曰：睡過也，谷乃
掀倒禪床，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頌曰：正
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
當頭，馬殺氣紛紛，袞風，臥堂堂，三角示衆
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

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什麼滿肚
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
去，師曰：直待皮穿，頌曰：平地安身未肯休，
花陰柳迳逐時流，放教滿肚無聞氣，始信渠
儂得自由。憲受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未豆粟，曰：意旨如何，師曰：大眾歡喜奉

行頌曰：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
錄，空門曾問疎山僧，便道如今粥飯足，大洪
逆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
常見僧來，便面辭，南泉問曰：我尋常向師僧
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
怎麼驢羊去頌曰：人來面壁坐，顛顛不語

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夏竟得明暗，詳
旨，解秋霜博地生，寒暑魯祖番，慮不用功，汾
再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辭親番，頌个
中若是丈夫，見剔起眉毛，便回去，佛中元魯
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辭，若是同心
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惹，山祖師面辭

播諸方，無限禪人，護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
數株寒栢，倚斜陽，坐斷千山與萬山
勸人，除却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
年不自觀，非真面辭，成言上上機，初僧到
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水，也落宗門第二
槌，海中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辭，火人

知南泉，提起驢年事，且道如今是甚，白雲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辭，頭家風，若遇
上乘同道者，請讀此一句，黃龍新堪笑，池陽
老古，雖僧來面辭，擬何爲大都，端正人男女
清淨不勞，紅粉施，草堂道雖然不是，作家好
惡，他家自識，喚拳還似打人面，赤不如語直

黃龍魯祖山前古路，通微一徑，沒西東
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花藉地，紅香融平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靴土華木，官商自正，寥
寥千古，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佛心才池
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地
成多事，試問如今會也無，龍門遠，虎徑龍泉

進行岩鳳棲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師意
 細轉乾坤好不參也符道者魯相見僧面舞
 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對量抵者不勞心
 力中間或問一類強言正是相為非惟誇他
 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
 難遊避永明寺南泉黑且未生時喃喃語至
 洩天機休向未生前晚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華山且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
 終見橫眉便回去早知不是丈夫兒懶老
 曹祖逢人面辟老大慵懶退隨後之秦使因
 測一向打瓦鑽龜不巷一葉落江頭一望長
 紫雲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
 肝也斷腸前堂背前而後揚家醜揭地洪
 首師子乳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千夜藏此
 斗足甚家財喪盡沒絲毫孤个一身猶恨
 夕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石菴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
 畢竟無人買冷却拘欄憐憫休雪暮理日曠
 佳人刺綉蓮紫荆枝上轉黃鸝欲知無限傷
 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南史茂人來面壁成
 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
 顯不舉自然圓機川魯祖因僧問如何是
 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口師
 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頌曰 得因失有是

在非邊根源未斷枝冰相連不言言口何在
 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酒
 知已遠背月堂 唐州紫玉山道通據
 師曰馬祖因于頓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
 言師曰若問法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
 將來曰如何是佛師曰于頓公應語師曰更
 莫別求頌曰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
 也四大部洲月林與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
 何是黑風吹其船筋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
 頓客作漢問德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指曰遠
 个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作札而謝頌
 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
 色不知何處去珠回玉轉透雲袍南岩磨
 五臺山隱峯禪師前馬祖一日薛祖祖曰甚
 處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便去繞到石頭遂繞禪床一匝
 依錫一下問是何宗旨師曰蒼天蒼天師無
 語回舉以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
 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
 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
 滑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
 蒼兩度三四難踰倒滿身泥水又歸來虛堂
 愚唱徹黃金樓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
 過樹頭搖 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

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師將
 淨瓶傾水於桌面前休去頌曰 南泉特地
 拍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極地深
 埋自己照堂一南泉不拍淨瓶隱峯何曾瀉
 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裏山眼
 中無翳休挑到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
 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行山果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前馬祖上堂謂眾曰
 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頌曰 從頭
 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
 行算拍指巡文數不出中甚正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前馬祖裴相國訪師問
 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
 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惟二虎自蒼後出
 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
 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
 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
 何有良哉大士時時毒手念茲在茲安樂長
 壽龍門建新羅渤海竺乾此上月白風清三
 界獨步對境無心馴惹有虎忽然提起數珠
 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師子兒
 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處去曰江西師

便打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
後面个師僧執對看却擬近前師便打曰信
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頃曰鳥曰分明參
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說打者百千个切
莫特伊掛齒唇照堂一赤身挨白刃死中還
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鞭山珠烈焰

不容致端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
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在山界 鑊在捏當
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拂到
頭未免病癩盧極者需鳥曰問僧近離甚處
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
曰若不別更轉被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着一个也又打
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喚在曰
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
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
曰有人喚在師曰草草打着个漢僧禮拜師
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

消得恁麼頌六曰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
子細看却石闌來猶可壕滄溪深處立須乾
鳥曰老鳥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乾
實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
我倒汝相扶交互為賓主相持上帝象高歌
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唯尔佛性者

石曰和尚初來馬祖問甚麼來師曰鳥曰
果曰鳥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
然在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
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鳥曰你還甘否師
曰和尚先與某甲後甘却四鳥曰頃曰 石
曰登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

須是打他棒桃月堂石曰因僧問如何是
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師
曰莫讓大衆復頃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
塵日中逃影鏡裏失頭人頃曰 會觀天
上月失却手中杖石曰山下路歸計轉迢遙
觀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曾且道笑他个什麼

為人不得力佛燈 盡畫自家寶何須問外
塵萬錄俱照破方見本來人空華
本溪和尚詞馬祖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總
與師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路却士曰
與麼不與麼師亦劃一圓相士亦近前路却
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未

時有林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
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
曰看路看路頃曰 執子來瓦子擲拳頭來
脚尖蓮子細點檢一場狼籍先覺為榜樣今
人為法則莫學相似神青天真露靈个中若
是惺惺嘆飯殘羹誰肯喫大目起振

直操弄精鬼拂迹除塵更見人行到水窮山
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李達十九條平路
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踪五覺
願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閃過
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
豈勿勿者裏著得隻眼許你親見龐公漢

月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
曰老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為我典師同參所
以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來共你商量曰
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牙
老曰罪過罪過頃曰 一對鐵樞如錦圍一
雙鳥鴉如白鶴忽然後路相逢不免將錯就

錯佛燈 亮座主見馬祖講經論因參
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
不敢曰特甚麼講師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
先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謹
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
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曰首祖曰且

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鈍根阿師此
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
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水釋禮謝
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頃曰 衆
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鶯喚回西
方瞥地西山一去絕蹤由本覺一馬師暗却

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
寄與山中這搭板東山空昨夜月初明紫門
猶未閉猶兒捉老鼠引得狗吠吠前卷無却
是虛空解講經羅鳴犬吠一級聲卻樓昨夜
驚葉鼓不是知音不解聽白楊樹弓弦難結
鴛鴦紐御道那栽葉棘蓬堪笑香嚴說古老

今年船勝去年窮正堂講却是虛空講得經
兩花狼藉晚風清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關
黎又錯聽開杜堂鎮州金牛和高馬
和每日自作飯供養眾僧至齋時并飯插到
倍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與飯米頃
口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米付與他若

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說說金寶頭拳
中十指長縮自由菩薩與飯莫笑金牛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地慈恩金牛
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拍與飯米若謂因齋成
慶讚都盧笑殺老黃梅佛因曰菩薩子與飯
米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
鐵鉢詣天台長雲半長連床上狐屎尿三聖
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窠子月明照見夜
行人佛眼遠欄衫帶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
復來拈得舊時檀拍板達人偏愛舞三臺佛
才然未錄去分明過典若不相語如何驗
不因齋度讚和泥土踏襲只言星作舞野狐

精七星利劍血長鯨前卷無堂前事已辦
只欠開口喚汝一飽能忘百飢說甚因齋慶
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佛如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
一鉢充飢因不覺牙生滿口沙佛甚相鴉鳥
落溪魚籠死毒龍行徑草萊枯坐中若有江

南客休向人前唱鷓鴣前卷無作舞金牛錯
用心喚人與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價何
必和沙賣與人天目北崧山和尚前卷無
和因與鹿居士與茶士舉索子曰人人盡有
分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我為人人盡有所以
道不得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

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七曰阿兄喫茶
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鹿公師曰何須更
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个老翁
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
取夫舉索子時頃曰未舉索子已前袖僧
難為下嘴識得道个靈苗不向黃泉作鬼不
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大
海水前卷無七挽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
惺惺相逢不用輕相揖須要當頭道姓名正
靈崧山與鹿公見眾僧擇菜次師曰黃蕭
即去背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
曰道取好曰互為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

間強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
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
眾師曰大衆放你落機慶頃曰說過慶甚
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
陽斜照數峯青佛無不落青黃道取好互
為賓主也大難亦重東僧便下去後回相見

作何頽大國智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
須全上誰言不落青黃就中要人道取誰道
取分付錢湯熱蒸爛煮佛住奉
則川和尚前卷無因鹿居士相看次師曰還
記得見否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
師曰情知又參事慢曰阿師老老不啻鹿公

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鹿公鮮健且勝
阿師師曰不是勝我我秋久汝个僕頭士若下
僕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頃曰初
見石頭又參事慢阿師老老鹿公鮮健一項
僕頭撲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正堂
則川與鹿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
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泊谷公話曰有
問有答益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恁
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
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
便踏方丈頃曰相逢相識讓相遠碧水溪
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聽急扇門戶更徒

勞保華步 二老機閑誰共委憤頭下髮

松山深不記來時路 彷彿佛嶺碧湖中

笑語相調戲白髮山翁肯采伊

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

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

三两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

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

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

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

麼得恁麼靈驗

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既從龍風亦從虎

草鞋不移寸步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

貧王趁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

覺 難六 忻州打地和尚

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捧然後致

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室內取

柴一片擲在釜中項曰 請問吾師皆打地

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入早是惑

擊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來唯將打地報

却打地嚇得窟空神走入波斯鼻

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數這

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他從汝借無作麼

生曰祇為有所以借頌曰 從來父子不相

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暄無影木白雲

深處露橫枝 井震澤 柳樹臥次道吾近前牽

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

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曰莫亂

道頌曰 柳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

翻路布 相達不相避 裏聊遊戲

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

正是丹霞機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症

龐公患瘡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頌

曰 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

亦搖尾 頭尾相應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

一向撥波求水佛坐 潭州秀巖和尚

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

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

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

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可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

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佛坐

兩陣交鋒笑似噴雙眉倒卓眼生筋漢山雲

月誰為侶南西北東西絕近鄰

坐喚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

師曰浮盃無刺語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

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

更添怨苦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

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若我

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宴後開笑曰王老

師猶少機閑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

生是南泉猶少機閑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

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

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

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

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
合與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
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爛破四
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
頭借回拳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覷面提親
面當機疾報汝交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
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
我喪目前機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
護惜娘生袴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遺
點汚徑山界三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禪和
那得知轉面回頭袂尋計夕陽已過綠梢西
眼光爛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錘當機覷
面事如何猛虎芥菜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
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 中養空行姿能
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
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伎死禪和不春
何佛作事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
求只因不入浮盃網對鏡看看白盡頭
潭州龍山和尚與趙州 洞山與密師伯經
由見溪沈葉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葉隨
流莫有道人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
聞忽見師巖形異駛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
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
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尚住此

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
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
從人天來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
我見兩個泥牛闌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頃
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
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準力無事勇散
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
水窮處果見危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
風為線明月為鈎一合乾坤作鈎舟孤峯絕
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堂與 眼目高
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上換肩
入鷲鷲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
栗栢作木堊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
兔更 莊 襄州龍巖居士見馬祖初
詣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
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曰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頌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儒
理不識親馬祖可惜口門窄 風吹日
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理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吸盡西江向汝
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掉破烟寒天水
同秋清渺渺 天童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

牡丹新世染敷土揚塵勿嚴尋接辟撞着自
家底 祖 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
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相逢對面千萬里
無雙 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己偶
被龐公借問來盡力道得只如此 殊道借
問乾坤獨步人全掬分付大言觀西江吸盡
無消滴誰解唯門鎖要津石門房 一口吸盡
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
其來不入聾人耳 一口吸盡西江水
領上桃花香撲鼻枝枝葉葉盡含春也是因
我得禮你 為 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
濠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一口吸西
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甚
其方 一口吸盡西江水棘塹殺老龐當陽若
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 因 一口吸盡西
江水消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常嘶
風弄影斜陽裏 揚 一口吸盡西江水駒
蹄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安貼家耶 兄
無者 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
姓龐 牛 龐公 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
齒唇吸盡西江茶不住嶺崖句裏笑翻身水
一 一口吸盡西江水水確確生花猶未已葉
葉枝枝垂雨露須 弥藏在針鋒裏 大 一
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已爛醉如泥

膽似天筆懸秦瓶 三隻鬚 容坦哩 狐
 容坦哩 智開口 動舌是甚滋味 爾莫察前
 道世間胡鬚亦誰 知更有赤鬚胡 容坦哩
 道世間胡鬚亦誰 知更有赤鬚胡 容坦哩
 揚州如堂十淨 髹髹赤灑洒沒可把 若可知
 禮也 進卷休 一口 吸盡西江水 千手大悲提
 不起 確紫生花春 畫長狸奴白牯皆歡喜
 卷玉一著高一著 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
 任住住住住 容坦哩 居士見丹霞霞作芝勢
 士曰 猶是拋身勢 作麼生是頓呻勢 霞使坐
 士向前以拄杖畫个七字於下 畫个一字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 士曰 更坐少
 時 猶有第二句在 霞曰 向這裏着 語得麼 士
 遂笑出去 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
 中央 天無四辟十方虛空掃踪滅跡通身是
 口 說不出青黃碧綠 亂搽抹 容坦哩 因七
 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
 中國函得吉掛 劫塵堂歸去來忠義之言 難
 可失 哀哀衣方 容坦哩 居士訪丹霞於霞前 立
 少時 便出去 霞不顧 士却來坐霞却來 士前
 立少時 便歸方 丈士曰 汝出我入 亦有事在
 曰 若老翁出出入入 有甚了期 士曰 暮無此
 子 慈悲曰 引得个 漢到這田地 士曰 把甚麼

引霞拈起居士 候頭曰 恰似一个 師僧士 拈
 候頭安霞頭上 曰 恰似一个 俗人 霞應諾 三
 聲 士曰 猶有些子 氣息在 霞拋下 候頭曰 大
 似个 烏紗巾 士亦應諾 三聲 師曰 昔時 氣息
 爭 解得 得士 彈指 三下 曰 動天 動地 頌曰
 一出 一入 徐行 款步 序威 儀風 流 俏 措 互
 換 誰分 僧俗 禮義 於茲 富貴 三覺 速 丹霞 與
 龐公 終日 用神通 是處 游歷 盡全身 遍界 中
 千峯 勢到 岳邊 止 萬派 流歸 海上 融 大 智
 煎 未佛 老有 甚心 肝 賣 簾 翁家 破人 殘相
 追相 逐相 激相 歡 難難 倚天 長 劍 射 斗 光
 寒 攪 海 蒼 龍 弓 不 觸 波 瀾 看 家 家 有 路 遠
 長安 南 堂 吳 居士 見丹霞 來 遂不 語 亦不 起
 霞乃 提起 拂子 士 便拈 起 拂子 霞曰 只與 麼
 別 更有 在 士曰 此 回見 師不 似於 前 曰 不妨
 滅人 聲 價 士曰 本來 要折 倒汝 一上 曰 與麼
 則 啞却 天然 口去 士曰 汝啞 却本 分 猶 累 我
 啞 却 霞 擲下 拂子 便行 士 召然 聞 黎霞 不顧
 士曰 不為 患啞 燕亦 患 龍 頌曰 丹霞 初訪
 龐公 日 觀面 分明 竟不 言 豎拂 只因 無外 物
 拈 提何 別有 天然 回頭 啞 啞 真 燕 賣 拂 袖 如
 龍 外 復玄 欲行 會師 相見 龐石 人行 慶笑 喧
 喧 故 若 柔 古人 觀面 機相 見無 可道 豎拂 有
 丹霞 拈提 是龐 老龜 毛 逐語 斜 免 角 隨意 倒

患啞 仍患 龍 分明 好更 好 份 份 動 鼓 別 曲
 景 落 知 秋 靜 直 提 拂 彼 此 相 酬 有 意 氣 時 添
 竟 氣 不 風 流 慶 也 風 流 坐 毒 藥 掛 角 於 羊 亡
 爭 息 倚 天 長 劍 用 無 痕 織 波 不 動 寒 燒 影 無
 限 魚 龍 暗 吐 吞 正 覺 居士 因 薛 樂 山 山 命
 十 神 容 相 送 至 門 首 士 乃 拍 空 中 雪 曰 好 雪
 片 片 不 落 別 處 有 全 禪 容 曰 落 在 甚 處 士 遂
 與 一 掌 全 曰 也 不 得 草 草 士 曰 德 麼 稱 禪 容
 闍 羅 老 子 未 放 你 在 曰 居士 作 麼 生 士 入 掌
 曰 眼 見 如 旨 口 說 如 啞 雪 聲 頭 別 云 初 問 但
 擲 雪 團 打 復 頌 曰 雪 團 打 雪 團 打 龐 老 機
 關 誤 可 把 天 上 人 間 不 自 知 眼 裏 耳 裏 絕 滿
 洒 滿 洒 絕 碧 眼 胡 僧 難 辨 別 龐 公 全 提 滴
 水 滴 凍 藥 山 閣 黎 兩 眼 定 動 機 不 發 時 一 場
 困 夢 本 自 天 真 阿 誰 解 用 其 淨 文 全 禪 相 送
 龐 公 正 值 滿 天 雪 下 片 片 不 落 別 處 可 憐 曰
 口 如 啞 直 饒 捏 得 成 團 鷗 過 新 羅 去 也 解 道
 前 路 善 為 免 得 東 打 西 打 也 大 奇 三 年 留 客
 住 莫 待 去 時 飢 上 方 五 三 尺 寒 光 射 斗 牛 鏃
 錫 提 處 免 神 愁 疊 夷 不 識 轉 軍 令 誤 入 重 圍
 血 頭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洗
 定 即 易 暫 轉 還 難 金 剛 寶 劍 逼 人 寒 不 墮 標
 鋒 向 外 看 石 月 雲 居 標 曰 若 有 人 問 雲 居
 落 在 甚 麼 處 即 向 伊 道 落 在 雪 裏 大 衆 會 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響鐵舌也
下口揮掌雪團旁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
頭共說無生話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
樂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免角杖敲得虛空
囉囉聲石 春至花開教復舊落父子團

樂識甚好惡枯禪雙不說是不說非揚眉瞬
目奸裏放痴父慈子孝無他事潭家一味討
便宜尼 男兒懶墮女無良多口翁翁
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是何曾有會無生
附錄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為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頌曰 幘頭塵土

靴襪破選佛場中無两个若道心空及第歸
頌上一棍難放過佛 風月山川共一家
離來語下走龍蛇太白不曾登便殿筆頭
夜自生花心 明長盡生涯賣然籬白結火
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此也道心空及第
歸佛 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罽上

推婆應聲曰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曰
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頌曰
子南南暮不休把却家藤做大遊有个女兒
不肯嫁他年定作老丫頭佛 究家復寬
家面成相觀品弄沒談琴清聲播千古
新活上以家業盡投雨水女子靈照曰持

波離鬻於市中頌曰 雙角堆雲美態嬌
誰教柄杖頭挑入屋亭可無人問撞着行家
定不饒佛 爺持活計沈江水累如浴街
賣煎雖不是家貧蓮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一家只了一家事那得閑錢買飯蔬

居士因賣竹瀝籬下橋典換女子靈照一見
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 憐兒不
覺笑更更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嘗時
見一棒打殺者冤家佛 居士倒地靈照
扶起乞兒枝倆討甚巴鼻佛 孝順齋五

迎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風世惡克家
身佛 龍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
猶未已猶未已東海鯉魚千尺嘴佛 居士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大大作這個語話
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

意士乃笑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
路善閑行阿爺智董世希有女子圓光頂額
生佛 善善靡老象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
酬就中靈照較此子祖意分明百草頭佛
居士將入派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
報照應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

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歸捷
於是更延七日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
不同分月依離別却是喜相逢佛 一棚
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攬撥戲衫卸下許
誰知無端共倒黃番褲佛 居士臨示蘇
州牧子公頓問蘇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

有慎勿實諸河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
就枕公睡而化頌曰 欲識窮源處何人為
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蹊佛 居士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跪意回向婆拈
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頌曰
龐婆移轉鬢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但

恰公道漸離那不用筆頭書佛 離那對
泉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拳轉牙梳重註
脚相逢猶更錯商量佛 居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雜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雜七

祖師機緣

雜

六祖下第三世

藥山儼十四則

長髭曠三則

馮山二十五則

澧州藥山惟徽禪師石頭師辭馬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一切不為曰恁麼即閑坐也師曰若閑坐即為也曰汝道不為且不為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頌曰

女微及盡本脩然若謂渠

問萬八十月印澄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拋

筌舟簞任運不知名輕者眼聽水上音

青綠元來是浮萍五祖演擺撥佛祖縛曠然

繩墨外一物亦不為誠橫得自在古鑑臨喜

明辨去來金槌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

陪法雲隨處作風雷圓悟勤行行月冷風高

步步山寒水深達人披肝露膽見義勞腹剗

心唯堂遠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護玄機絕寔

情迅馬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龜善

離平常閑坐與閑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

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曹岩欽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

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

師罔措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

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頌曰

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

家山猶隔一重關揚無為四海狼烟靜中原

信息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發弓鼓山珙好

箇話端阿誰解舉得十分未敢相許匡山

果倒屣傾騰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匡山只今

便好猛提耳莫待天明失却鷄崇壽重疊

峯巒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

溪水流出桃花片片鮮肯堂克坐斷千峯路

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觸藤前松源

岳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勞頭

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雪巖一重

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善劍歸來屋

裏坐落花啼鳥一絃春風堂剗盡枯腸袋

蓋機通身不掛一毫絲清風步步隨身轉明

月誰分上下池高舉妙

藥山待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

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曰子

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

將三條篋東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

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

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鉢盂無所益欲為無

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頌曰師資會遇意

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篋束來成話攝至

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誦曲

曰不誦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頌曰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不

誦曲不誦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

心真不必當來問彌勒圓悟勤直如絃磬如

玉露膽傾心更無迂曲直饒徧地黃金未免

難佛世

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而如墨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

誦師曰打鍾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

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

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惟得老

僧傳燈錄與此稍異乃曰一日院主請師上

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運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柘得老僧頌曰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推鍾著一丸不再愈癡狂孤負金仙換骨方野新蓮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媒水雲退

露寒若真機自得妙處誰來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風塵墨天重覺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魚現不吞鈎慈受深誰云藥嶠不陸堂日日相逢爲舉揚獨耀無私常顯露莫將無語錯商量成林木癡兒刻意止啼錢良知追風顧

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夜寒入骨不成眠天重覺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魚現不吞鈎慈受深誰云藥嶠不陸堂日日相逢爲舉揚獨耀無私常顯露莫將無語錯商量成林木癡兒刻意止啼錢良知追風顧亡掩空關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劍只作陶家壁上檢無準更鍾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法若言無法汝纏身橫川珠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頃曰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真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藥山店上見曾却無準

運俗得那箇麼口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和法難扶去覺云道長慶怎麼麼在慶云和法難扶去覺云道長慶怎麼麼在須在法中喚作浴佛語亦曰燕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頌曰愛將惡水薰頭繞引得清風慰寂家無限遠山插不得喬松倚竹冷蕭蕭華七一番雨過一番晴雙眼已開藥眼青鴉鳩樹頭啼不已百舌黃鸝相共鳴華七

藥山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頌曰 道吾忽不見先師問字開拳顯妙機對佛是真真是佛藥山爲破肚中疑論勝藥山此問實堪嗟碎咏同風不易

藥山手書佛字問他端爾要心開只將佛字爲酬對元是曾持五戒來橫川珠藥山夜參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衆

雲岩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頌曰 犢牛生子頗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普請一時參龍門送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圓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過

長慶云眼有河過女覺云且道夜摩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頌曰 徹衣更何疑觀穿會者掃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汾陽門前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圓遮待眼須知淨地亦迷人成林木遮眼誰向藥嶠首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

客行跡總一般保壽藥山不許衆香經自足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來者學師遮眼不惺惺石門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眼梵語唐言總不分天目禮你若學他看牛皮真箇穿長年橫案上字義自然圓橫川珠

藥山謂雲岩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捉上擎下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頌曰 藥山道頭雲岩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知識羞耻應豈要共出一隻手只教喚着沙彌來鐵鑄無脚又無耳墻下春添葉開橫川珠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岩侍立師指藥山上枯茶二樹問吾曰枯者是茶者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若枯者是茶者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茶者是曰

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願遺吾雲若曰
不足不是頌曰落霜黃葉作金錢寂寂啼
兒見喜歡捉得戲蝶俱道好不知誰是嗚
觀詩中信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秋
黃鶯任解千般語免得傍人彈子無
抹粉塗環復聚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皮打
破曲吹微技拾大家鬚去休伴草說盡
枯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光僧遺指珠啼
處雲散千空月色寒北兼思雲岩寂寂無窠
曰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棹知此意開行
間坐任榮枯伴草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
雲岩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會豈知潘閣倒
騎驢楚安方年老心孤笑藥山圍繫諸子坐
忘還從頭細問榮枯事鼻孔元來總一般
若山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竹行入草中撥
轉脚頭穿綺履何妨騰月鼓春風東公光
樂山因僧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
聲中主師曰看箭憎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
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聲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
若活成群趁虎正取徒來付獵人師高聲云
看箭伴草平地飛鐵騎弓矢不開飛好箇
聲中主穿心向路傍佛心才獵人有神箭射
得聲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路

著上頭關敵勝驚群警爾聞國信馬駒出
厥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佛德
樂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
堂山便拋下鼓匙曰是第義和曰第二和師
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當一杓飯便去
頌曰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
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數日落囊中伴草
父子相投氣味同擊盃打鼓展家風雖然百
味般般有爭奈風吹別調中伴草木聲鼓拈
匙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運休東風弱後韶光
美別岸垂楊弄翠柔伴草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刻石頭然石頭執役三
載忽一日頭告衆曰米日刻佛殿前草至來
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鐵鏟刻草獨師以盆盛
水沐頭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
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頌曰石頭刻草
驗英豪僧僅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
至今懸不累兇曹伴草
丹霞於慧林寺過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
師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
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
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頌曰古岩苔
閉冷伶非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焚汀洲

火失曉漁家忙自疑伴草雲擁出屏凍不
春一尊木佛劈為薪眼晴助動麈眉毛落為誇
如來正法輪伴草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當誰道千虛不
博實伴草觀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為
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楚
安方橫行松路乍赴公筵幘頭脚短腰帶夸
圓不是伴郎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檀月堂
昌丹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墮落普天匝地
人知院主當頭不覺本是醜翻上味爭奈反
成毒藥果報自家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
浩浩商量未免惜識下度却慮一箇自己直
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無繩自縛
圓信勤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
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文殊道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恰杜撰述
官祇管胡卜亂卜伴草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墮落彎弓射薪進須是金牙作無相荒
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
烘烘踈罪過難教院主當伴草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
在否女放下菜籃缺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
女便提籃去師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
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好頌曰

舟覆一問女子欲手擬識之間烏龍走何人證明卷中野史赤上塗牛不談子醜妙高堂主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從不門戶恰相當可伶赤土塗牛妳打尾鑽龜亂度量上方五淡薄衣裳取次粧妝藍缺手

自無良老鹿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漏泄香張無畫作者相逢用處親携藍歸去意深深雲收雨散江入淨一曲漁歌過遠村妙善善爺頑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北爾爾人前賣俏景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鉤縱使菜籃提得去奈何覆水已難收矣翁堪放

行把住護周遮一敗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漆桶破爭能撒土又拋沙蓬老會掛問居士在否放下藍兒欲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龐公知有退董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衛爺皺眉西若惠嚙嘴口背是舟覆欲決携籃已答也要得家私無漏泄歸

未莫說與爺爺開插雲舟霞問僧甚起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起與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爾與爾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頰口盡機不成暗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然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舟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頌曰是眼何窄是身

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寒德慶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護佛慈悲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在溪澗河源總向東蓬蓬菓菓蓬蓬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方卷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停龍攬滄海俊鶴摩青空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舟霞回首奕編界

免無蹤石洋月舟霞一日手捉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空手即休師曰姑息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業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咩咩曰吾師得人怕師曰猶少掉在曰年老老棒不得師曰不識痛痒打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地下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笑士曰這賊欺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諱得士與一掌頌曰龐老無風起浪舟霞浪起風生志運雷奔電掣遠避虎

戰龍爭引水梯田傳飯居山火種刀耕兩散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南堂與潮州靈山大鎮寶通禪師石頂輔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送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者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趨出院頌曰解展機鋒是大顯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開汾陽昭宗師一善展家風盡情

施設為韓公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孤蹤黃龍南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潮中死海印一步繞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兒栖蹤不在梧桐樹羣鳥東西空繞枝保穿旁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

底事如何觸風化潮陽從此令嚴行世覺懸二文公問起無多子大須直若答千差首座若教能返宿當寺二老亦難家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小當一般出院誰分雪疑投唐朝傳作山佛國白一串摩尼觀面當

堪憐却首座疑教昌黎弄盡許多存伎倆春

秋元自不曾知有劍牙齒唇皮包不過香
家事事俗人知有在出院未為過長老罰油
方合宜釋引

大顯國翰文公墨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
德者事無乞師一語師良父公問措時三平
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

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
若侍者遠得箇一匙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顯文公良馬踏窺鞭執手三
平加智拔中霄雲散月當天釋引

省要之言伸一問赤師據坐不輕酬無端醉
後添至酒惱亂春風平未休釋引

將軍安坐碧油幢漂漂威風冷似霜却把機
關輕漏泄至今千古錯商量北山

事緊求省要省要事顛顛得三平老文公
只此轉釋引

大顯國翰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頌曰
轟然如雷管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鬼

角枕龜毛拂萬法宗十聖骨即處分明千百
德何必輝起又彌勒佛釋引

潭州長徒曠律師釋引師初往曹溪禮祖
塔四索石頭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末曰嶺
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又矣袂欠
懸眼在曰莫要懸眼師曰便請頭乃起一

足脚禮拜頭曰女兒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
曰披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靈頌曰

一鋪大匙十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某
下神地地更有掌蹤在上釋引

長徒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亦善
財四首摩文珠元不下樓釋引

檢書瞻風到石頭開山重疊路迢迢頭功
德圓成又一點紅爐雪未消釋引

這鋪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點靈分
明休指注本人心眼自開釋引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
頭輕輕破至今赤土亂搽糊釋引

德眼倦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席釋引

破鏡片上照垂足兩道神光夜不收釋引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
雲明端的象外風光照古今釋引

紅爐一點靈知言管不覺龜毛有子鼻泥牛
一燕血釋引一尾垂來親點眼頭功佈
已圓成長匙只怕精神露却指紅爐片靈知
心開釋引南岳峯前老石頭憐兒何事不知美
為人點眼長伸脚直至而今懶不伎釋引
長徒因李行漢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否
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處少實狂狂曰有甚歸處

師曰你是女人放你拄杖曰某甲醉不見
尋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德婆
寶有過師曰無德底人作麼生婆嗔奉曰與
摩總成舖倒師曰實無語處頌曰長徒李
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西無矣是非轉更多
大圓若見伊掃蕩為藤菓奉勸參學者付吟

唯囉囉釋引大圓智長徒解接無根樹婆子能
挑水成燈燈爛樹生真可笑佳聲千古播乾
坤釋引

長徒有僧為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
聖如何是長徒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

若什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未女
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
外疑釋引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

師曰見利忘錮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盃
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又作麼上師放下盃子便歸方丈僧隨
後入師起一足曰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

曰直是維摩也絃口不得師曰偶尔之間口
邊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讚勢僧

却起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道箇來師曰
不但維摩文殊也絃口不得曰看前席不可

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頌曰是精識精是
賊識賊猛虎驚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寒山

拾得一盞清茶古今規則前堂與一句兩句
為藤路布維摩文殊鹹口無處時前歲鋒射
中猛虎一掌相時論事後素方是願第一句
言不及見利志離何得何夫括起放下超足
而立文殊維摩時前交擊果不可當 掌推
出紙是舜者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不涼月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師石 尋常持一
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
陀自餘是甚麼碗碗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
事近異常時人莫測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
迥趨君把掌上高坡時八自決崖山力空真
當年一曲歌 佛燈 响

潭州大同寺禪師 師石 因僧問如何是
本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怎麼則禮拜去
世師曰暗偏慈腸寄阿誰頌曰 共住同行
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統網續家門者
半共貧寒乞養兒 佛掌 佛
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
選得只知龐公還礙得麼曰話師再舉前話
曰竹床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
話上作舞出去師曰風頭老風頭老自過數
誰於頌曰 懶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
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佛掌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爪屨喚曰大同師

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無解米消師
曰若不得龐公單灼然如此士地下築籬口
牢救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
得主作舞而退師乃提起杖籬曰龐公龐公
士曰你要我杖籬要你要木杓師作舞而退
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頌曰 提起杖
離清風滿室宇放下杖籬黃金如糞土可憐
兩箇老古錐相見何用同作舞 佛掌 你愛
我杖籬我愛你木杓主山繞放高紫山又茂
華居上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
覓一對鐵棍何處看 佛掌 佛掌 把定杖籬
公蒲安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杖籬

提起杖籬呼作舞時若言依杖籬猶兒定把
黃金鑄子期 佛掌 佛掌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
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
卯信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
寅卯吾分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
茲訣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道身是口難
分說東村王老暗嗔吁連磨西來未有妙訣
佛掌 十二時中時時別時時說子未嘗說
行坐臥在其中吾今直下為君訣 佛掌 子
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夜盡重臺
一物無佛祖分明為佛訣 佛掌 識得子丑

黃郭句應須離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堂
佛魔俱掃一時空 佛掌
潭州為山靈祐禪師 師石 一日侍五百丈
問誰師曰靈祐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
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
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研解丈曰此乃暫
時岐路耳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
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問來悟無心亦無法只
走無處真九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
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
曰將得火來應師曰將得來曰在甚麼處師乃
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知蟲擊水
曰提起那來只一星點點騰烟且天明連從
野外猶難救直得三竿草不生 佛掌 佛掌
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喚呼傍人為指珠
元在始覺平生用意處 佛掌 佛掌 撥動柴灰
便明曉來山外尚焚燒 佛掌 佛掌 法眼堂前客猶
向南方問丙丁 佛掌 大雄山下路邊長
父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呈是大家私穩密
自對畫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夕陽
四海五湖龍虎界高梧梢竹鳳雛 佛掌
道身是口偏身是古口欲談而不談 佛掌
而不說說不說管不管 佛掌 佛掌 佛掌 佛掌

從天下紛紛說說高堂只拈起枯柴吹兩吹應
時星敲豆天飛可憐癡坐圍爐底面面相看
總不知用盡工夫夜欲關東挑西撥
見還難暮然豆爆寒灰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脚山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
使見烟非是火也煩燒手更燒頭

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
鞋點着不知燒殺五須彌
為山在百丈為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
尋得一山名大為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
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
是骨人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

來說與時首座聞得曰合當茶去彼何人也
丈乃告眾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
設問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
作木突丈復問典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
笑曰首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典座住山即
大為圓祐禪師也果安千眾頌曰 定奪英
雄是淨餅壹壹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正令金提作者
知淨餅拈起定狐疑須知大智無私鐵餅道
為山却屬伊 淨餅踢屐有來由自是
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
風流 百丈堂前定大為金毛獅子振

余威淨餅踢倒運元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不顧山前有信旗軍刀一直入籌帷長
艾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上乃大
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似疑堪嗟不紹
家園者只向餅邊定是非通淨餅踢倒
羅山子體用全彰道古今洞徹玄關垂手處

到頭須是遇知音 馮山與仲山
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
形請說本形相見仰撒茶樹師曰子祇得其
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
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
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

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
推真應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體用全
彰用不難當時為仰自相讚禪流若具金剛
眼互換鐵鋒子細看佛印龍生龍子闍全
威霹靂聲中掣電掣雨過雲收何處去馮山
千古獨巍巍 軒運體用俱非鳥飛兔走
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今雖廢也是憐
兒不覺醜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
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
衣 保寧 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
分明要知寂子惺惺處便乃徐徐著眼聽

受深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
機猶可子奪父機無良 張翁與李
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杯好
手中無好手佛魔惹 馮山得體仰山得用
體用俱全中說 馮山得體仰山得用
櫛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 橫川

馮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
刈也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
不黃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
仰拈起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
總王擇乳頌曰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
從王能擇乳鷓子過新羅 天日

馮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
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
曰直須隨流頌曰 北風送寒威濃濃侵肌
骨一句挂天寒幾曾容朕迹隨流認得本來
身徧界莫非無價珠 吹盡風流大石
調唱出富貴黃鐘官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
葡萄酒一鍾 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
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嘴 大家在
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點點頭 中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
正當午已 馮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

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
 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金水與師洗
 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
 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巖乃點一椀茶未
 印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頌曰 取水烹茶
 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客
 鶩子神通豈及伊本竟一撥草瞻風孤峯獨
 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為仰香巖鼎之三足
 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南堂共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特現通顯異惑眾萬
 應顯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塔
 著通身俱是眼半窓疎影轉斜陽雪岩欽

為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
 牯牛左脇書五字曰為山僧某甲此時喚作
 為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
 僧喚作甚麼即得頌曰不是為山不是牛一
 身兩稅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
 出常流巖七 古德善慈力未酬才開異相便

爭牛聲前句後明女肯失却為山見不週且
 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菊富秋小勝千
 厚萬羣水牯牛不出為山這一隻無心官帶
 常現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
 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過晚收
 來天地黑枚枚須得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

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牛賊賈龜
 而二昔日為山有水牯而今老倒卧荒坵形
 容卓犖雖無力灌叢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
 隨處放千峯雪白早須收若能捉攀及時節
 極目桑田何用憂水牯為山峭嶽機分明人
 類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處夜鳥枝林曉復
 飛道晉真山下為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為
 能常變蒼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海印
 信不道為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
 差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白雲端改却
 形存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難
 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保草身山上僧山
 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普天成佛蕭成祖獨
 有為山作水牛佛開白蹄角分明觸處周不
 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緣
 得自由其如為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
 而已矣是非此子不能消說甚恭禪明自己
 實草并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

拙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佛心才
 野逐跡淋漓殺人早曾耕徧大田春有時落
 草無尋屢顯現為山老漢身強無千頭萬
 頭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
 足也須時把鼻繩收佛鑑巖類中行得自
 由須知千聖亦難收和光日照溪山曉笑指

乳坤那一頭楚去方為山水牯牛禪人聚頭
 咬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涼天童覺春樂料
 峭棟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龍門建
 山水牯異常流不是為山不是牛舉世有誰
 能道得波聲漁笛釣魚舟由堂與一箇形骸
 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掣斷黃金鎖

肯向毗盧頂上行列華中百年猶恐沒人知
 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仰山只
 得半邊騎區堂愚為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
 年事緊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
 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却顏香巖巖曰
 某甲偏荅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

而立師曰賴過寂子不會頌曰 畧運推移
 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說說織成蜀錦千般巧
 不出當時一隻梭懶菴又手進前寂子不
 會殺人活人好箇三昧這般阿師取林破害
 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林巖
 一半絛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篋
 衣遮蓋後空餘明月滿江湖石溪月一箭暗
 穿紅日影雙鷗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
 妙多向弓弦處看開無雲為山見尼劉鐵
 磨來師曰老持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
 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勢磨便出
 去頌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勒下傳聞六國

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
金馬問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天童覺老拈
牛來到此開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
音少樵唱漁歌自往還張無盡主人無德客
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失此

心能有幾人知中卷空雲集新月華秋五
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鳥道
未容收足卷蓋共樂昇平道泰時相迷終不
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外困卧行幾箇知
無草岸草青得自由等閑牽著便昂頭
通身露出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雲巖

打鼓弄琵琶相連一會家陽春同唱罷燕雪
啖冬瓜雲初度滿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
師下禪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高真師却坐
頌曰百丈親奴面滿山鬼眼晴見人空解
咲弄物不知名於所老嫗臨粧點唇唇人
前自逞好精神擊眉吟嘆相和似不顧傍邊

掩鼻人石帆新滿山問仲山即今事且置古
米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
古來事作麼生仰復立師曰汝屈我我屈
汝仰便禮拜頌曰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
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師資會遇意何
深墓地臨機問古今又看近前還後曾經

百鍊見真金本意一為山坐次仰山脊巖侍
立師舉手曰如今德麼者少不慈麼者多嚴
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
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
撲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狗口
頌曰一窟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

同時啐啐知機變風轉龍盤也大奇本意
一為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麗珠絕點取師子窟
中無異歡嘉聲動地偏天涯隱靜象王頰
中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古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
清山堂待得即來月已西寒喧不道醉如

泥五更又欲向何去騎馬出門烏夜啼密意
一為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
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頌曰仰
山自外縛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
女人拜謝師特為老婆禪才美佳人十八
正瑤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稚態

更無人道柳如眉意深芙蓉月向懷中照
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舞天明羅
袖濕臙脂心開一為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
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
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曰甚寂甚管
困未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

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懷慧寂所見抵如此一
句也者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
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咲汝恁麼抵對
曰解咲者是慧寂同泰師曰出頭事作麼生
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頌曰宗門
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毯子急須著眼

觀兩挑挑得上三葉葉不住禁得佳依前輕
向毬門去石溪月為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
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
得其事曰和尚適未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
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頌曰妙淨
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滌

膽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編界是黃金密意
一為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
子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
弟如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
定這箇道理上座快歸為山去某甲寄一封
書與和尚僧得善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

和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
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
子又作麼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
却師乃大笑頌曰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
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注天樓至如來脚
踏地保壽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

知己行人莫與路為鄰四海五湖王化裏
某甲為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
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
不會底師曰祇汝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
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
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還

莫入不名運糞出汚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堪為喜暫裏添益更足佳
徃後盡隨言語轉却同結步驟泥沙東更顯
為山問仰山什麼處來曰田中耒師曰田中
多少人仰神鐵子又手而主師曰南山大有
人仰茅仰拔鐵子便行玄沙云當時便踏倒

鐵子頌曰 為山問處少知者掃地酬他佛
祖沈踏倒玄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深
于青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
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保翠勇借
問親從甚處來神鐵子手口擔開雖然不犯
當頭今爭奈音聲偏九垓成枯木盡道為山

父子相掃鐵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
時有無風匝匝波黃龍震老覺情多念子孫
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鑲骨鉢
肌共報恩天重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擎
雲出海門演渤吸軋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
川佛心寸數目分明舉即難袖僧無不磨毛

寒須知別有堂中路但向須彌頂上香
速掃鐵子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
有數通呈了留得高傳振祖風莫安方又手
當曾鐵掃深幾人遺劍刻舟尋面前水枯全
頭角口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
難方見丈夫心川茅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

在少林佛盤熱試問田中有幾人掃鐵子手
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佛世亦掃鐵子手事希奇誰識為山父子機
回首南山山下路刈茅人去已多時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賊物不頓爭暗中多
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無準能一日頻

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
著元是尖簷帽下人 為山坐次仰山
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
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達人不得錯
舉頌曰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滯病

鳥獲蘆邊巡不進泥中屢爭得先生一卷書
為山在百丈曰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
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木簾生師曰佛
法不是這個道理頌曰 因果雙行孰共
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撥出初生月便効
張公畫眉眉心寸 春至自花開朱顏

安在哉可憐團裏色不入鏡中來龍門處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
他抓著淺牙生癢處一時消佛燈燈 為
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
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個是什麼曰
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頌曰 靚面挑來

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晚頭有力千鈞重
誰道通身是水泥 為山問仰山
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什麼事仰空中畫
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感頌曰 盡日
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寬至今尚有為
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佛印元 松直棘曲

為玄鶴白未後商量空帶一畫若言向上玄
閑走殺諸方禪客地哉恩 父子雖親共較
量宵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斷徧界
為藤無復生箭翁敬為山一日見野火乃問
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
經行坐卧請師別致一問來師便休去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講聊通一線生
卧經行風力呀轉妙辨縱橫機輪掣電還會
麼若也擬議事久多變大圓智 連天野火
了無涯起處猶未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
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
從什麼處起汲水僧掃林下寺侍船人立渡

頭沙佛塔場野人夾袋何處起紫烟紅燄便

燒人須知坐卧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比僧云敬饒何物師曰喫喫頌曰白牛生

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

曲直下分明是一頭無去來白牛露也沒遮

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草恣情甘美足醞酬

純出欄良田分玉角霜毛露地牛人聞

天上飄蹤由不同雪嶺時吼肯若滿山日

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乳坤那一頭洞山露

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

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天童為山問僧

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

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

猶在曰殘羹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

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者僧便

出去頌曰莫恠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

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

卷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頌七

02/025 45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八

田一

六祖下第四世

大慈中二則 平田岸一則 長沙岸一則 子湖一則 黃藥運一則

乘更二則 白馬照一則 雲際祖一則 陸大夫一則

甘贊二則 龍潭信一則 道吾智一則 雲巖成一則

百歲哲一則 船子觀一則 高沙彌一則 李翔一則

翠微學一則 性空一則 德天二則 本空一則

三平忠一則 黃藥禪師遊天台違一

僧與之言喚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

偕行屬湖水暴漲稍並植杖而止其僧率師

同渡師曰見要渡自渡彼即塞衣躡波若履

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

早知當斫汝腰其僧嘆曰其大乘法器我所

不及言訖不見頃曰道人猛利難親近遂空

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老派和月過

平沙 雲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破心寒

綠平伎倆由來抵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

五月黃藥一日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

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

法求不著僧求當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

師便掌彌曰太虛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

說鹿說細隨後又掌頌曰 秦王跪踏師子

嘖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磨扶得真天子
不動千戈致太平 佛 黃金殿上顯金機
平似揚眉瞬目時 二度瓜牙親弄處 干戈中
立太平基 東山 曾施三掌 顯君王佛法何
曾有寸長 羅行沙門封 斷際至今無地著 慚
惶 北海心 大機之用 誰擔荷 斷際孤風不可
追 濟比少年曾未委 風光太子已先知 石溪
月從門入者不是家 却攔腮 便掌重賞分明
前際後際 獨見太平 寶劍掃開 龍體現 直至
如今六國清 兄 同 林 共 膝 下 黃金貴 掌 中天
地寬風雲欣際會 四海盡 濤寒 西 岩 志 轟 雷
掣電奮金機 正是 潛龍 熟睡 時 忽地 夢 回 春

恨斷曉風吹雨過 前溪 黃藥一日辭
南泉泉門送提 起師 笠曰 長老身材 沒量 大
笠子 太小 生師曰 雖然如此 大千世界 縱在
裏許 泉曰 王老師 擊師 戴笠 便行 頌曰 相見
錦江頭 相携上 酒樓 會 醫 還少 病知 分不多
愁 門 達 黃藥 因 裝 相 國 鎮 宛 陵 遠 大 禪 苑

請師說法 以師 酷愛 舊山 遂以 黃藥 名之 公
一日 拓一 尊佛 於師 前 跪曰 請師 安名 師 居
曰 裝休 公 應 請 師 曰 與 汝 安 名 竟 公 禮 拜 頌
曰 師 前 跪 托 請 安 名 驚 地 雷 鐘 喚 一聲 不 是
裝 公 誰 敢 應 直 裝 替 也 閉 關 裝 相 裝 相
當時 忘却 名 被人 喚 著 又 慳 慳 不 知 未 具 胞

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 佛印元五彩粧來掌
上學老胡剛為立虛名 君今欲得超諸祖 須
向金剛頂上行 事 事 不是 心 兮 不是 佛 黃
藥 喚 出 是 何 物 裝 公 從 此 認 虛 名 天 下 衲 僧
跳 不 出 事 堂 有 棒 來 前 面 請 安 名 黃 藥 高 高
喚 一聲 割 出 從 前 真 面 目 從 茲 佐 得 國 風 清

楚安才 裴公悟處絕 鏡說 天水能翻 萬丈波
霹靂機中 反活 銀鋒 銜 句 暮 罷 于 戈 峯 頭 路
暫 經 過 濃 綠 萬 枝 紅 一 點 動 人 春 色 不 須 多
住 宜 深 名 正 字 亦 正 形 場 影 必 端 呼 來 并 謀
去 醜 屎 雜 旗 禮 著 土 木 形 骸 權 階 佛 呼
畢 喚 去 強 名 誰 異 知 箇 裏 難 安 立 抽 國 須 當

大姓裝 問 黃藥 云 汝 等 盡 是 嗔 酒 糟 灌
還 知 大 唐 國 內 無 禪 師 麼 時 有 僧 問 諸 方 衆
衆 為 甚 麼 却 道 無 禪 師 師 曰 不 道 無 禪 祇 是
無 師 頌 曰 凜 凜 威 風 不 自 誇 端 居 叢 海 定 龍
蛇 大 中 天 子 曾 輕 觸 三 度 親 遭 弄 介 牙 嘗
無 師 充 塞 大 唐 國 嗔 酒 糟 漢 會 不 得 竹 寺

開過春已深 落花亂點 莓苔 色 佛 慧 大 唐 國
裏 無 禪 師 與 君 携 手 歸 家 象 鉤 鈎 本 欲 釣 鯉
鯉 誰 知 釣 得 跛 龍 子 佛 慧 黃 藥 山 中 明 示 衆
大 唐 國 裏 暗 藏 身 裝 裝 一 角 猶 拖 地 誰 是 裝
林 有 眼 人 佛 慧 大 唐 國 裏 無 禪 師 不 許 會
舌 抵 許 知 著 肉 汗 衫 如 脫 了 方 知 捧 喝 註 意

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 佛印元五彩粧來掌
上學老胡剛為立虛名 君今欲得超諸祖 須
向金剛頂上行 事 事 不是 心 兮 不是 佛 黃
藥 喚 出 是 何 物 裝 公 從 此 認 虛 名 天 下 衲 僧
跳 不 出 事 堂 有 棒 來 前 面 請 安 名 黃 藥 高 高
喚 一聲 割 出 從 前 真 面 目 從 茲 佐 得 國 風 清

癡龍門遠 大唐國象無禪師禮拜歸字更不
疑堪嘆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厮兒
拜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
國象老婆揮今日為君注破了
橫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物憎意氣合
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

可嘆大唐國象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
却酒糟隨路倒 荆棘林中宣妙義
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螢
過短牆
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一途無星秤子定錙銖

舟已過洞庭湖 鬼門貼卦鬼猶驚又
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閉公驗正夜深把手
御街行
七星刀袖僧皮下如無血未免休前唾酒糟
噴
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

將來黃藥通身是泥水
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數
箇男兒是丈夫
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
黃藥若 闍黎開田不易師云隨眾作務丈云有煩道

用師云爭敢辭勞文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
鋤築地三下丈使喝師掩耳而去頌曰
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
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
不辭岩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頌曰
如毫末重如山地崩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
風骨露水邊依舊石爛斑
因趙州問般若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若以何為
體州大咲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若以
何為體州置帚拈掌大笑師便歸方丈頌曰

以何為體呵呵笑推倒當頭陷虎機鳥帶香
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
台州平田普岸禪師
源繞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
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
步較易两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

和尚不允諸方檢點頌曰
巖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處兩峯相
峙絕高低
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處鵝眼鷹睛莫可
求
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

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提勢僧呵大笑提
袖出去師曰草賊大敗頌曰
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尋其間漢草
賊終來識不難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
山歸首座問和尚善處去來師曰

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
座曰六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
天地絕埃埃何人眼不開始
落花回
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

蓋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
逐落花回
向會埋沒法王才
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窮盡不護
山空生
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視切髮也勝秋露滴美

葉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遠盡梁
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
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頌曰
根源及之左右張翁醉倒則官衙元是李翁

喫私酒中堂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租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曰確頌曰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各出聖凡路畢然有絲毫騰蛇逸脚大為秀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欲知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頌曰玉人夢破一聲鐘

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時沒膝泥天童竟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築著磴著自家底老長沙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踏著南山豨鼻蛇驚起面南看北斗佛無愁一句舉揚宗旨事

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話大地山河常放光尤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量大蟲峯大蟲澧州水朗州峯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

師曰得聞題取一篇頌曰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墜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多才一首詩元心新開名直下驚天地更問研若成自誘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透長安重源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誦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

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靚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未山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處受源黃鶴樓中四望賒滿天風月篇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風起長江湧浪花普平百千諸佛倒騎象

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上一層樓龍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靚面若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州南華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寶華明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

為甚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頌曰容顏甚寺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觀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洲哀腸已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赤土纔

折足跛箕鳥難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後黃鶴樓前忘却歸月堂黃鶴樓前鸚鵡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蕭蕭月滿樓堂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惜大夫平吳長沙一隻眼長長古今何曾有蹤跡開貴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猶

史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踉蹌過長沙靚面摸知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佛百千諸佛問未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枝臨水最風流崔顥鸚鵡守空地與從脚底過鸚鵡認不知崔顥崔顥曾題黃鶴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

狂蜂惹不休崔顥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地頭崔顥秀才覓火和煙得長沙賣石者雲曉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詩揮價轉高伊崔顥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千諸佛真消息觀面分明舉似伊源百

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崔顥百千諸佛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長江千古自東流天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赤土跡跡長沙與仲山阮次山白人

人畫有這箇抵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
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曰固直
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長慶云
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和法難
扶頌曰消實數畫月當空免子煉胎產大蟲
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一作

者提持迥不同廣寒宮裏起清風一朝路到
雖然活已落他家隔穿中金少因僧問
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
自劉茅刈草麼曰未嘗是何人成佛師曰是
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
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頌曰岑公拂

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轉王主割茅親下
手不能土上更加泥明蓋殿重重紫氣深
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閣浮境豈並諸
侯寶印子屢懷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
琴鷺殘金與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巖巨岳何曾之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

前又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己自己即
古佛珊瑚漱澆十洲春蟾餘聯奪驪龍窟
悟勤長沙因三聖今秀上座問師曰南泉往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
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往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

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
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
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
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香南東迂化一則
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風須彌萬

切磨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甲元長沙似
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
滿園桃李月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
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依舊天明日杲杲
南泉迂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奇也大奇
雪裏誰能解辨梅大探花蝴蝶舞三臺

啄木掉頭鳴訝鼓虛虛相逢岑大蟲元來便
是長沙壳長藤葡萄頭禪聒噪人霜刀累
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嚼只容衲子鶴菴
吞正大奇也大奇長沙蓋虎却成狸
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王老踪由執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

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子也大奇
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長長沙因僧問如何
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
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
餐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

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
無歸頌曰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
踈親湖南城裏從來事未賤柴多足四鄰
寧身誰問山河轉轉身轉身方覺体全真清
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大大圓會一
顆圓明林內外老盧鑿鑿總纏塵山河大地

非他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
道湖南好養民長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
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
求恩乞福他怪校向道明明自不聽字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親絕名橫長沙謬

道承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山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前師住子湖院
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
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
下二僧泰師方揭簾師唱曰看狗僧回顧師
便歸方丈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噉

卓頌曰子子湖堂上縫人行只為堂前狗子
得見影聞聲心膽懾當頭寧免夜殘生正竟
道子湖狗子最威憚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
看時如不見當頭咬殺喪平生白老大
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
到來鈿刀爭及吹毛利子子湖狗子鈿

戰牙高虎豹遺傷象龍被劫外道天覺望風
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弘矢前生共貧家無所
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遣一口類
如如送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索子期指
處太親直須急看眼首快子期因僧問
自古上賢還道真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真正

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與單于
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頌曰手裏絲
綸卷復舒扁舟檢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仗無月坡明

鄂州萊萸山和尚南泉問僧曰閉關為復
是將山說水為復是問道泰禪曰和尚試道

看師曰雕紺鍊給不漆之泥勞君遠至曰運
身是鉄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頌曰杖惹
林下步蒼苔極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隋
水綠一時流出洞中來北泉游山說水事
尋常早晚歸來髮似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
聲猿叫白雲鄉保身來時相伴去時相

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也遺鴨聽雷
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處潭三千年清只
一度佛慈萊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
裏釘樞時有靈空上座出眾曰虛空是樞師
便打虛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頌
曰虛空是樞幾人諳獨有靈虛家善泰臻側

朱萸鐘倚龍蛇頭尾更何堪本著一
荆南白馬堂照禪師南泉常曰快活快活
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
和尚當時被劫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
今何得恁麼地師奉梳子曰汝道當時是如
今是主無對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頌

曰一二三四五金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
莽箇箇世地甜瓜微蒂甜苦軌連根苦
拈起梳子時新羅夜打鼓實華一生叫快
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微蒂甜苦軌連根苦
照本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南泉初參南

泉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實華
云草裏漢師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
是藏實華師又問如何是珠實華云亦
泉召師祖師應諾泉云你不曾我語師信入
實實云百尺竿頭作像備不是好手者裏著

得隻眼實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
縱鏡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問
梁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某
錯舉林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
已窮一棹清風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佛
意泉別是非明得表應之心指諸掌性未不

從來只道是成輪玉賞之有功黃帝得之
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神僧莫箇天童
竟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外求罔象
得之猶特地回光返照便甘休海印蒼鷹
逐兔驅龍翫珠遊青眼不照照物手寧虛往
來不往來草裏湯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

明月上長珊瑚圓悟牧者易見者難見者
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開把一枝歸
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源分明月上長
珊瑚一段風光燦大處大地衆生同受用如
采藏裏本來無必一顆玄三不味歷劫
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患痴日逐伶傳牽隊南

泉頤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
對面一槌打碎普玉宣州刺史陸亘大夫
或稱侍御或稱中丞見南泉問南泉弟子家
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卧如今擬鑄作一
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
不得不得頌曰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

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貴他王老師天下
賊中賊賊大夫鼻簡曾拈得正竟得與不
得天寬地窄坐卧經行無勞疑感真如齒
泉得得何似不得入君子其儀不黃
覆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磨
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

何物安樂并長壽龍門遠南泉道得拈出片
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玉淨無瑕
堪與大夫為寶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卧未
曾離頃刻不用雕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
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也然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兩

樽蕭蕭風松瑟瑟隔山人聽鶴鳴詞錯認胡
加十八拍石壁大夫鑄石意彌高王老無
端敦壤似裂破重關行活路一天風月照婆
娑佛室那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蕭蕭坐卧曾經幾度春
半封苔蘚半籠雲無後無縫難挑撥空把肝

腸說向人開空助手持茅難蓋覆依前兩
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烏嚙花菜茁前
路蕭蕭陸大夫問南泉曰學法師也甚奇
怪辭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
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

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雲舉則易
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我峨直下蒼龍窟
誰敢親著曉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
有過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
天白雲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
同正好捨身拚命處不知何故却茫然蕭蕭

曾舉則易見還難問根天地又翻南泉指
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死心新一枝兩
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離成不離披有誰知
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蕭蕭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枝花似夢
灼然根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摸解向長安

止開塵喚起悠悠陸大夫幽南泉灑膽
為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閒待兔
且須騎鶴上青雲佛軌云天地與同根
事見爭如理見親一盤蓮花潭已物滿天風
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
辨陸亘大大對面埋沒家珍佛若知天

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
以等閒花發夢中春陸天地同根伸一
向未嘗擢步已亡家無陰陽慶花重發玉本
無瑕似有瑕陸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
庭花對陸佳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休陸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

一體未嘗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無
一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天艷在芳叢南
泉笑裏移香去留得殘紅醉蜜蜂陸玉
洞玄關道路長番桃豈是等閑芳塵感不許
人問見只恐春風漏泄玉堪笑當年
陸大夫獨誇身外史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

爭得雙眸翳盡除蕭蕭未曾脚下分泥水
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蝴蝶夢不知辜
負洛陽春蕭蕭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
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牆去不知春色落誰
掌蕭蕭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
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親曾到檻前天

讀裁書擬欲扣天關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
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暗消魂虛天地
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為賤南
泉老笑指庭花換眼睛無陸亘回珠轉
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觴
一擗南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

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鸝下柳條蕭蕭
蕭蕭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
曰還有春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
曰玉殿苔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
正位頌曰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斂紫
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石

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謀老
叢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蕭蕭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
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頌曰大悲
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
快便從茲六國絕烟塵野陸大夫問南

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曰分明
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
界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頌曰馬
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削六合
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成就脫脫界
窠曰還滲漏月堂曰池州甘贊行者見南

泉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蘗為首座行者請
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
爭消得某甲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
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觀頌曰
甘贊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性怪雲收雨霖長
空闊一對鴛鴦盡不成松源岳拋米撒去互

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觀破觸體肝膽外摩
醜頂上復重明虛堂愚甘贊又一日入南泉
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為
裡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
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
去也泉傳破鍋子頌曰一般設粥古今稀
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盡穿無粟粒蕪林遠
近總應知分得甘贊設粥請南泉請師念
佛眾僧前裡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鑊一時
身意明曰兩頭水牯相逢出入平田淺草
中杖子擊來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保草
槌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請訛裡奴

白牯無尋處狂使扇頭打破鍋佛圖白共路
相逢句已酬閒吹蕪管向汀洲漁人貪碩沙
頭驚不覺扁舟逐浪流財施無窮法
施多為他裡牯念摩訶無端甘贊低頭拜擦
撥南泉打破鍋無盡特來設粥誇英俊那
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裡奴白牯

一芥收跌山如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閣騎驢
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屬海門斜去兩三行
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山
南泉打破開家具浩浩諸方作話者今日為
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預山甘贊設

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贊施功報去始將鍋打
破也知賊過後張弓山甘贊設粥念摩
訶致見南泉打破萬事但將公道斷任教
四海動干戈山甘贊設粥財南泉將
鍋打破輸他白牯裡奴贏得一場因果二人
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煮粥別無
巧只要頻頻攪山太平自來不打諸人
也須照顧甘贊米裏有蟲南泉鑊是銖作君
着大冶精金終不墮牽鋼鑊山甘贊設
白粥南泉費盤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
或老林針鋒相撲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
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無不重科笑翁

甘贊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痛癢底諸說更
有些兒好英明朝鐵殺禪和雪理設粥般
勤請念誦白槌各為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
滿渡去厨頭打破鍋山行者失却眼南
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山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山師未出家時為餅

舖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
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
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曰是汝將來復汝
何咎師因有偈入遂投出眾頌曰將去將
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山十餅每將留一

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
醍醐到頂門山南岳山頭見石叟便歸
古岸狎沙鷗護分胡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
直鈎山特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
不寒何似當時休學破潭嘗留與後人看山
準能雙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
當下得心灰山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
日問曰其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
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
汝等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
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

良父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
 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遠隨緣放
 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曰脫白投師貴
 苦辛等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弄叙三年事笑
 倒街頭賣餅入日暮據款結案得失過半
 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等茶行食
 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月堂
 昌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嗣無山因僧問如
 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
 子遠來無可抵待頌曰 龍龍海卧瑞雲高
 四望歸宗萬沙潮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息東
 園一顆桃 叔子青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
 銳豈得圓撥動少林闍子誰知別是一堂
 天成枯木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
 開深深密親分付莫道賢山空手回 珠山
 如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故此意如不然玉
 帛云乎哉 無半 兼 歲 給 時 清 禮 義 多 相 逢 陪
 酒又陪歌當筵不辭開懷飲如此一天風月
 何東更願道吾見南泉泉問黎名甚麼師
 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勿忌
 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
 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
 生行後師便袖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復

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抵對和尚師
 曰你不妨伶俐若不為却問南泉適來智頭
 陀為甚不抵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
 曰他却是異類中行若曰如何是異類中行
 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
 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若亦不會頌曰 言
 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象乃淘沙礫真金
 無辨別不須疑慮更切切 分 勝 金 剛 際 下
 古 獨 體 裝 披 人 踏 血 灘 空 明 月 任 從 君 自 掬
 寒 松 那 棄 白 雲 封 叔 子 青 道 吾 因 石 霜 問 百
 年 後 有 人 問 極 則 事 向 他 道 甚 麼 師 喚 沙 彌
 彌 應 諾 師 曰 添 淨 瓶 水 著 師 良 父 却 問 霜 適
 來 問 甚 麼 霜 擬 每 舉 師 便 歸 方 丈 霜 於 此 有
 省 頌 曰 垂 手 還 他 作 者 機 尋 常 語 裏 布 鎗 旗
 重 詢 擬 進 歸 方 丈 一 句 分 明 更 不 疑 井 震 球
 道 吾 到 五 峯 峯 門 還 識 藥 山 老 宿 麼 師 曰 不
 識 曰 為 甚 麼 不 識 師 曰 不 識 不 識 頌 曰 白
 雲 深 處 路 難 通 擬 問 踪 由 已 涉 功 挂 角 於 羊
 無 影 迹 從 容 還 落 正 偏 中 井 震 球 道 吾 因 滿
 山 問 甚 麼 處 去 來 師 曰 看 病 來 山 曰 有 幾 人
 病 師 曰 有 病 底 有 不 病 底 山 曰 不 病 底 莫 是
 智 頭 陀 麼 師 曰 病 與 不 病 搭 不 干 他 事 遠 道
 遠 道 山 曰 道 得 也 與 他 沒 涉 頌 曰 妙 藥
 何 曾 過 口 神 醫 莫 能 捉 手 若 存 也 深 本 非 無

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起
 威音之前獨步超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
 運轉也鳥飛兔走 天 重 道 吾 因 趙 州 未 著
 豹皮棍把吉檢棒在三門前等候繞見州來
 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低候著師又唱
 喏一聲而去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兜
 騾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見說說生鐵一
 團無縫罅凡無者振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
 琴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滑卷
 光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 香 潭 州 雲 巖 臺 巖 禪 師 嗣 無 山 因 道 吾
 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
 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熟道祇道得八
 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遍身是手眼頌曰
 遍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
 六合雲揮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壘兮忽生
 那箇老塵兮未止君不見網珠無影影重重
 棒頭手眼從何起 寶 雲 通 八 面 玲 瓏
 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淨淨
 目功德臂偏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
 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杖 童 第 應 兒 呼 豈 偶 然
 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寒
 山笑揭天歌 演 若 師 回 鏡 裏 曾 那 吐 還 復

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佛心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床頭地
翻身睡夜長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
耳聞是人知有左握軍持右擎拂柳担兼放
開鳥飛兔走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
枕子搗身通身起米盡受奴驅婢使君不見
認著牛迹裏失却大海水轉變未得時依前
有依倚歸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月
堂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
湧出瀕瀕蘆芥子吸竭滄溟水十靈吞煉正
眼家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掉頭喝下錯承
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
切忌無繩而自縛悟大悲菩薩千手眼如
人背手摸枕頭翻跳跳出布袋口不妨隨處
逞風流悟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淨身洗却
灰拽來露出狂風吹離教背手摸枕子復打
三棒鍊悟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
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德麼則有第二月
也師堅起掃帚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玄
沙開云正是第二月頌曰借米聊了了門頭
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前弄蛇手兒時作
龜老知羞悟雲巖同道吾自南來回藥山
師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
困憊且待別時末師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

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外問師不薦
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師尼去問
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為某甲說吾便
低頭頌曰鐵鎚嫩草還山去渴飲寒泉曲潤
回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悟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
曰便好埋却頌曰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
人間道遠快樂切忘思量涉路途不勞彈指
開樓閣悟雲巖因藥山問開汝解弄獅子
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
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
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為問承聞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
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獅子
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頌曰尾翹金毛獅
子子旗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感自全一
出六出看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
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悟
師實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不
牙全露直須自把繩頭悟雲巖初茶百丈
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丈來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
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曰香

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丈
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百丈俗氣
也不除頌曰悟行益千峯路轉高肯歸
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潭悟曲磬澄胡家一
韻長枝子青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
中餅為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
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
王後僧舉問九峯處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
意旨如何度曰却憶洞上之言頌曰悟玉鞭
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
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悟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洞山與密師伯
到然師問曰閣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
湖南師曰觀黎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
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
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
僧堂曰昨日對二閣黎一轉語不趁今請二
閣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迥莫速道
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爨頌
曰悟燒香人靜香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
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階行悟丹霞洋枯
木岩前烟岫昏於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
千峰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痲痕萬
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

我兒孫自得師實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
袖辨諸訛依前還自舉還自舉相巖堂上雨
花雨月卷果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詞
山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交泊離藥
山謂同志曰子幸性踈野唯好山水他後知
我所止過伶制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

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
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
甲祇對這僧話必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
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
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

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
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眾直造華亭船
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住箇甚麼山曰不是目
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
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馮師又問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
口被師一撓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
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
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
淨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鱗鱗始過山乃掩耳
師曰如是如是頌曰泛舟駕險三十春擊
萬重新枝子青槍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
扣玄津蘭橈數枝往開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克海元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鼉頭

微茫一噴豚隴雨萬壑千溪水逆流伴字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反
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佛正且蘆蕭蕭
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
道笑倚蘭橈自點頭張無盡暮口一撓玄路
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鈎三寸無消息覺海

方乘艤若船在山果白雲檻外思憇哉密密
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
還來丹霞洋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
鱗麤熟多逐浪迷源者誰識清波意自殊姑
木成離鈎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服裏沙蓬
底月明載歸去劫前風韻落誰家真歇了離

鈎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瓊轉多若使一撓
全腕力朱淫無復水重波范陳海首座渺渺
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
何道便有金鱗點點頭尼無着松一撓捉起
定網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為夾山輕放過
至今四海錯流通別李叩一撓打著這瞎漢

堪笑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鯨波禮渡擊
雲猶是鈍因紐本一撓勞腦沒遮欄大海波
灣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指誰知緣被祖師
謾密卷餅離鈎三寸已周遮吳口絕開瞞海
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長映夕陽斜以雲
推三寸離鈎一撓百千毛竅冷颯颯雖然

兩手親分付要在渠懷自點頭無際夾嶠
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
言說水闊山遙恨轉深深淵不珠了無錐地可
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手至
今賺殺一船人笑翁堆合頭著語酬船子恰
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橈下通明徹也是華亭

破漏船蘇臺解無相無瑕便倒叉只因輕信
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奈汝何
南史茂朱淫深處返扁舟伶俐閣黎上立鈎
劈口一撓空宇宙遠山疊壓水悠悠董慶早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
於橈下喪細思成敗是蕭何宋宗本三十餘

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你且耐煩撐破船清溪做船子喝夾山曰
汝向去直須截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起莫藏
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
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鏗頭遠寬取
一箇半箇接續母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

顧師遂喚開黎山乃回首師堅起繞口汝將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頌曰 夾山繞下
悟心休何患身名踏履舟今古華亭垂釣者
煙波江上使人愁 莫忘蓼花蘆花碧海秋
錦鱗躍浪上金鈎 目前無法回頭者踏履船
采得自由 毋羨南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日

證尚踰躡漁舟覆却無踪跡落日秋風戰
虛佛院遊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盡結深
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還驀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捺天至今
千古風流在誰道華亭覆却船 佛光 搜透
機先子欲酬還雷楫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

悠悠直入千峯不轉頭 水卷一 藏身無迹更
無藏脫體無依使屬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
煙和露濕秋光 沒踪跡處莫藏身看來端
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驢極棒頭敲出玉麒麟
麟 固極半明鏡當臺一推打破東曹西秦無
可不可肯堂光 一橈劈口虛空破三點驢頭

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了 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鈎
鵝口一橈猶未徹踏反船子有來由 必源岳
吳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纓犯鐵輪隨雨散雲
收明月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才老丈山不
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

斷儼然秋色在江山 巖空 散席迢迢到海
涯點頭撓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在月冷
漁歌落鈎磯 天日札一下蘭橈鷺口鞭大洋
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許風滿長空月
滿船老老 稱意金鱗一上鈎華亭江水合
西流鈎船盡底掀翻了 惱亂春風幸未休 林

誦教誠癡兒女莫把方書誤後人 重堂惠一
神解揚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限不合踏
反船 岩惠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
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折有來
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欵一徑爭拋

擲東谷 藥山高沙彌 藥山 因藥山問曰
見說長安甚闊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
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
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
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頌曰
撞破虛空七八片逆開金鑽兩三重轉身直
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成林 興亡虛
去又虛來為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
草不受春風花自開 棧子 高沙彌住菴一
日雨中來相着藥山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
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
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

日大好一場曲調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
知音爭使落今時胡茄不犯宮商曲玉笛橫
時劫外吹月震 鼎州李翔刺史見藥山響
藥山云化屢請不起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
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見面不
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責耳賤目

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
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竹
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
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
汾陽問你幽鬼聽知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略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
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通律 雲在青
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
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
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
玉女不曾為 大掌 凡人問道復何言水在

餅中雲在天故國雲歸歸使得離亭雲月渡
頭船 白 楊 順制使當年兩道時單鎗匹馬到
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明
山 廬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
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 大洪 恩貴
耳而賤目背千抽金鐵仰面看青天箭過新

餅中雲在天故國雲歸歸使得離亭雲月渡
頭船 白 楊 順制使當年兩道時單鎗匹馬到
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明
山 廬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
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 大洪 恩貴
耳而賤目背千抽金鐵仰面看青天箭過新

羅國并山許雲在青天水在餅平生肝膽向人傾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

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踏根曰時至根苗自生頌曰曾扣西來問翠微

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將更澄誰水卷一師子出窰龍入穴搗眸風生泉獸腦裂更弄爪牙反成渴世時至須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夜子節

了師曰與廢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甚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

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鳥不前免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紙有閣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頌曰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笑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佛佛慈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若是恭方士須達後句大圓智晝夜夜初中後金鳥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僧然

曰秋見雲生碧嶂為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

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咎善始全終誠罕聞本覺一眼明懷識陣雲高兩手

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封侯也象巖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惜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

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比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

龍頭弓劔折山崖三十未為多本覺一馬頰山本空禪師大願因僧問去却即今

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邊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象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找即邊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邊源祇者難洞古今九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靈設繞隨語轉觀面千山後偈中雖

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有偈曰心本非心性本非心性兩忘誰

凡聖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古今妄外邊源者春入園林處紅

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淨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語在僧便問如何

伊往住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違語師曰孫

轉無非翻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故難通水中滋味如相似色象膠清信不與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辭諷宗風

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
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風風兒不向
那邊討師札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
圓頌曰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
投機無端入荒草四指動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論三則 附清涼益一則 葉縣省一則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南泉 師初謂南泉

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

寒伏惟和尚尊假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文六金身會得頭

頭皆是道眼中童子面前人師如 試問如

何是主人進前又手叙寒温但知比極群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潭葉源 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

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

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

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

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

不能曉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葉 恍欲

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

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

所得亦非緣師如 意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

汲清泉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

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

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師如 山莊勤君不

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

味一回舉著一回新師如 山莊趙州昔日見南

泉言下授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

不任道方玄師如 一白曰遲遲芳花菲菲白

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迹稀南泉也

落第二機師如 受源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

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坡教臺兌總聊且勸三

盃師如 兄呼弟應殷勤處留得兒孫辦劫灰月空

過飯喫飯過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

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你無作廓然本體等

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師如 萬里長空雨

霽時一輪明月瑩清輝淨雲掩斷千入日見

得嫦娥面者稀師如 道向道平常心是道斬

釘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量連累兒孫

入荒草業識茫茫不知終日紅塵無價寶

大為師如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

無影樹頭春色曉金鷄啼在不萌枝師如 卷卷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

有九十月爛醉都無一多場師如 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師如 日問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

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

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機脫鼻頭何處是亂

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駝去又見東山

片月生師如 出窟全毛奪父機向舌峰吼

架狐疑三更窓月如清晝誰敢重來弄噏噏

買師如 祥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識人又久長

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師如 山莊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師如

山泉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

利師如 益受源擅趙家中你水牛收來放去任優

游不曾犯着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師如

一戴角擊頭笑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

底人何處去春來依舊百花香師如 又川掣開

金殿鎖撞碎玉樓鐘資程未歸家徒自覓行

蹤師如 本老趙州一日到萊蕪執拄杖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奠曰作甚麼師曰探水奠曰我

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

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師如 字身占

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為不尋閑拄杖靠來

斜倚壁鞋如覺屣重如山師如 佛如菜這裏

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

拄杖至今猶倚壁師如 山莊深淺聊將拄杖探

忽然平地起波瀾傾倒岳驚天地到海方
知徹底乳狂山果越州有語標違栢今古
林光炬燭若到萊蕪堂上行到底反成箇老
賊此黃思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涸
覆哀涕霏却拄杖囉囉哩哩文殊道一滴也
無費畫工夫畫倒拄杖何處逢香爐上一

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典牛游趙州
曾探水萊蕪無一滴東觀西觀了拄杖便靠
壁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楚安方平地鼓
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無事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

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碩曰 橫骨抱腹藏龍種割膽刺肝觸風胎
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法也
此道老竭竭德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
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啞啞啞啞啞
丫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盛得人世俗不知

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糖餅趙州因僧
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祇對
師曰益貴米賤 頌曰 益貴米賤諸事成
現擬欲商量腦後接箭帶 趙州因僧辭
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
曰有佛處不淨住無佛處急急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淨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
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
誰詳錄全威揚花摘楊花何人見風速漫天似
雪飛神華本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
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年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范范泥水攪攪黃

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良安
路上未歸客尋溪由白摘楊花天重幾三千
里外兩重閣袖手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
北路揚花風散雲漫漫香豈平有佛處不得
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急過擲著嵩
山破靈墜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可

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遍天下摘楊花
摘楊花 唵囉哩哩吽吽吽吽 狂山果摘楊花
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 佛處有佛處不淨住春風蕩蕩飛揚絮
無佛處急急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鳥鷓
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運謝拜若多神相太空

無目仙人逢暗夜 鐵山崩倒壓銀山
盤走珠弓球走盤密把驚驚開鑄出金針終
不與人看 佛處有佛無佛不淨住三千里
外無邊擲趙州贏淨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
處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
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

當初得法緣不喜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
蘿蔔濟却飢瘡樂萬年 鎮州出大蘿
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鴿白
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寶珠鎮州蘿
蔔插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執謂當時人獨
愛至今更見好充飢 陶潛彭澤澤唯栽

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峯
蒼翠屬漁家 衲僧巴鼻伎穿整平實
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滿園留得過
深冬 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
分晚衲僧多是渾淪吞子細得他滋味少
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

關提人不信一枚秤淨重三斤 鎮州
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淨王老兒孫不
覆藏達人直露真消息 趙州古佛尚
多言蘿蔔出生鎮州田天下衲僧多咬齒齒
問誰過老南泉 趙州見南泉王老師鎮
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

非楚詞 趙州老機閑浸浚深鎮州蘿蔔
接萊林過後思量也難淨入派入水老婆心
大為 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
觀音寺裏有弥勒東院西邊有趙州 山
青出於藍米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
慈燈此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講

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南泉親見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南泉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頌曰

當機轉處不躊躇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昇不卷趙州因衆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湏悄然云口悄然一句且致怛然一句作麼生道師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師便出去頌曰作家相見彼此難措怛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佛動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萬婁眼裏暗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袞反海岳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趙州示衆曰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幻卷覺拈云諸人切忘德麼會既不德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問降大雪陸墓爲盆變白盆趙州因大衆晚衆師曰今夜香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

得箇鑿子法眼門覺錢驚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以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愈也頌曰探竿影草衆人知正似將軍一面旗斬得安營都在我倒騎錢馬上頭踏更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

答話地磚引鑿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縷素箇裏高於萬仞峯不動鐵毫擔佛祖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頌曰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鴛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

牌中教箇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籠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曹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鷲東南北誇擡頭萬里重雲只一突白雲泥佛不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步若參詳不使縱然波浪起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

畫圖千手大悲德著力却慚舜若眼眉窳木佛不度火多口阿師曾議過限刀避箭不堪論無限英雄又踞過大滿秀金佛木佛泥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燄光中鍛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鼓山九十七種妙相頌陸丹音難狀趙州眼目猜

明覩見心肝五臟山果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達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辭九年空吟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閣到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雖不要南山要鸞鼻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

睡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治父川金佛不度爐風井滿帝都少年花酒客大醉笑人扶木佛不度火大士無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劫遭羈鎖泥佛不度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潭崗咬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真佛屋東坐趙州言是禍水拈會耕田黃牛能拽磨若崇金佛不度爐圓光燦太虛直下便薦得不用更躊躇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巨天紅舍利無一顆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

肯擬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真佛內裏坐趙州休話墮觀而便承當擡眸即踞過金佛木佛泥佛穿來擲過關浮更說真佛在內無端已被塗糊尼佛屋裏坐開口成話隨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月林觀泥佛金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將真佛強塗糊天趙州因尼問如何是

密客意師以手插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客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
會趙州插鐵打心肝也斷腸着受深荒羅綿
梓硬整頭河北風流老趙州賊處着益淡漆
水軒頭一笑更無休正堂舞猛虎深藏淺草

窠笑回明月入煙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
當頭蹉過他萬華妙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
去曰閣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
得曰向甚處處回避師曰恰好頌曰 僧去
閣中路不遲報言軍馬開嘈嘈問師回避歸
何處恰好安眠曰正高汾陽昭聞說閣中兵

馬多叮嚀遊子避千戈臨岐指箇截身憂無
限雄師不奈何正覺逢七閣歸路日爭鋒回
避須教不見蹤恰好截身何處是青山雲外
萬千重 趙州因僧游五臺問一婆子
曰臺山路向甚處處去婆曰直去僧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

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
麼處去婆曰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
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
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
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草鞋徹底
穿汾陽昭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

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意明回靈龜未
非無凶吉變動臨時在下人路頭問候誰人
委王老東村怒目嗔殺于趙州作者勘婆
婆太平時代用于戈趙州收得龍泉劍掃盡
煙塵總是他佛中元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
誤雖然任直言奈緣多徒去 趙州勘破歸

會者憑何據月色晚堂分雲收山岳露浮山
遠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
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 龍南撥動
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
誰委多少禪流錯路頭海印信趙州勘破老
婆禪語點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

於岐路走如烟 佛言中辨的老禪和舊
直臺山路不踞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船子
洞庭波雲半托昔日趙州為主將老婆戰罷
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人取次行
大海秀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
勘破老婆回首日長江依舊向東流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為
若勘破了趙州脚踏少人知白雲端何事趙
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嘉聲高堂有月千門
開大道無人獨自修行 趙州一勘老婆
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由未惹臺山
從此長荆榛 照覺地似狂不狂趙州老成九

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婆子被伊勘
破了真牛文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
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
舉景指順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千
眼補陀人也是大蟲看水磨雲居稱趙州勘
破事非真走般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

處一回舉首一回新地處見臺山路上婆往
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雲蓋智
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顛預可憐眼
裏無筋骨却把時人一樣看 龍南撥動煙
塵老古錘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
掌自是行人不見歸 覺演婆婆指臺山路不

差涉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後四海
五湖同一家草堂清蕭蕭直臺山路不迂趙州
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礙未透金塵終
是蘆三祖宗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
半途五里牌邊相惜問不知驚馬是龍駒上
方直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

道玄關人不曉趙州特地斷諸說 雲峯叢
林老作是無情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鏡開
曾於碎思大難將雨露酬真如 蕭直去蕭
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獨
步 老稅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
今五湖四海剛被勘婆話迷 通仙臺山有

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讓趙州親勤
破舌頭無骨奈渠何成枯木高揮金鞭出禁
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後四海
行人賀太平昔年五臺山入入哩峨嵩直
就聲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漢陽來道我勤
婆婆婆無不勤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卧

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飲清風味轉幽
五車兩重問香絕請說趙老於中却勤婆若
不全身探虎穴安能徹底驗仙施禾山方趙
州親勤破臺山勿兩岐只道老婆子踪跡少
人知佛心才燕趙當年有一僧干戈藪裏等
閒行定配不携三尺劍至今天下絕機槍實

等件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
問禹門求變化風雷只在葛洪家古佛趙
州勤破路難過無限平人乏似梭日暮臺山
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請說林道臺山路上
老婆禪葛直教人好進前願得趙州親勤破
徒茲四海路平然行路難行路難最

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臂
總閑閑總閑閑遂府出鉢孟中臺山一
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寬智者
愚人之患味山臺山古路是人游箇箇尋
婆問路頭堪笑趙州勤破寒家古使人
愁味山如玉簫吹作風驚吟老勤遊人離別

心一陣東風捲寒麻四方八面少知音佛智
松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勤破了清
風滿大磨西老天下禪和說勤破爭知趙
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難過冷地
卧山果劈面三拳連腮七堂盡大地人不
知痛痒山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

親到來勤破老婆回首處從此行人眼不開
楚安才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
一拳打破扶桑國果日當空照九垓西廣
道者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
州無柄缺掃掃掃蕩煙塵空索索石頭四婆
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勤了

這回緊閉門戶趙州老大大不辨
山中打坐自言去勤婆子倒被婆子勤破
羞緊無繩約善行無懈迹不戰屈人兵直而
當機疾老婆勤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閑
圓勤勤年老成精不認得趙州古佛嗣南泉
招現喪命因圖象馬追風累索索勤破了

老婆障鏡向人前不直錢天童是小人
智過君子大身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寬無
你會更得首趙州大法王主與中佛大用全
擬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勤破婆婆
慶草履風行無處尋南趙州老子爛泥
裏刺勤破老婆蘇林受賜婆不在五臺

山平地行人作易難養直坦然今古路區區
却過趙州閑堂臺山路葛直去趙老見
婆無別語勤破回來不知莫信閑人說是
非台父川三月春光上國浩祥雲瑞氣瓊龍
梭親往宮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文殊
直婆子幾年尋劍客趙州勤破有請說解使

不由家官貴風沉何在著衣多山思一披
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糲也多
時避無波于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
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雞不易騎明大
憚四海同一穴兩口同一舌趙州勤婆了有
理向誰說世加認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

衲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欄腰即便
休尼無著地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
自知勤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否
卷保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勤
破歸來無限平人臨德妙慧尼中智趙州勤
破百發百中純得老風打破油甕光村

婆暴富誰說閑趙州賣筒矢上加夫哉卷
難養直葛直青天白日勤破了也一文不直
月林觀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
風人間恐無價卷岳臺山路上箇婆婆平
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閑更無一滴
到黃河無勤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漢說我不得文殊業趙州言劫破心頭打禪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冤肆雲南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楠茶來師曰闍頌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龍脚反身筋斗雲雲跨脚呵呵趙州一日敲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頌曰二趙州眼放光燦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爛老和尚五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息南海波斯過大唐君是趙州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却下禪茶轉一匝乃曰得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頌曰一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且是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發前紅心裏中紅心滿得須彌頭倒旋王坐禪趙州一匝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弄

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求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崇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今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劣也頌曰二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揚為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非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日林觀趙州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連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頌曰庭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犂嶺上耕正示西來千種路窮茶稠林是眼睛汾陽庭前栢樹趙州道塵陵米價吉陽數三歲兒童皆念得八十翁翁會也無山遠趙州庭前栢天下

芝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慈明圖上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栢却今天下動于父中賣子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泰主相如總喪身入門何必辨來機老例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示及令半地下

針錐事此趙州有語庭前栢禪者則傳占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頌知獨樹不成林昔記由三庭栢著著示祖心趙州此語播葉林監根抱節在金地權者休於格外尋萬木隨時有彫喪趙州連栢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如養泰清音對月明趙州全不犯工夫

靚面軍存細與愈重疊示君不見庭前栢樹本來無先生悅深院盤報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戴清風何日休正光遠趙州庭前栢三冬刮地寒風何日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遠長安天衣僧人問誰前栢子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雪裏梅花拆

華甲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用皮下若有五言差不自由單兼身青旛栢何年栢祖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劫靈苗無影不凋秋風覺性造化無私不思力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其甲文趙州連栢栢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吞

不得野軒庭前栢樹示禪流簡親曾見趙州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身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神僧如觀若西來祖意合平沉如精州庭栢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大海真箇性時

方誠性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曾西來旨
只看青青栢在庭非日於手掛角絕林疑
翠栢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呆天紅
日夜長輝非雨舌頭無骨趙州老栢樹庭
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意喧喧啼鳥啼禪
居三祖宗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曠清

輝浮雲掩斷千人目得見慳娥面者稀非
物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
收日月明非堂青庭栢指西來趙老門
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誰把靈根著處
栽非西來祖意問如何栢樹庭前指似
他射虎不真徒沒羽至今天下有請說非

如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栢庭前
栢老倒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欠本源屈我
觀者作胡容非趙州庭前栢袖僧皆困
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非趙州庭
前栢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非一兜橫身當古路蒼鷹見便生擒
後來獵犬無靈性空枯椿舊庭尋非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非
庭前栢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
祖長長出不碍千古萬古只如今堂與打
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
高灘非趙州庭前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

松蘿亮隔非才百寶光橫無見頂是大神
咒最靈奇揭諦波羅揭諦石人半夜失鳥
雞非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
時見便忘千古音非庭前栢樹子分明
向君舉大靈滿長安燈籠吞佛非靜
鞭聲裏駕頭來緊控雙拳打不開打淨開雲

塵香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非西
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察察對眼睛落地枯枝
纒躑跳松蘿亮隔笑掀騰非庭前栢樹
子一二三四五實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石
毫地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庭前洗脚上
船非清涼法眼禪師舉栢樹子話問覺

錢齋水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
語莫謗先師好眼曰真師子兒頌曰庭前
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旨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非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謗趙
州今人長憶清涼老一句當年喚轉頭非
勇新羅鷄子刺三飛飽飽籬邊憶不去趙州
庭栢一何高誰道先師無此語非日炙
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荷蓮株界元大小清
涼老未會先師此語無正竟道趙州無語幾
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梅花復何在相
逢空愛白公詩非庭前栢樹子趙州無
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米相許非誰道

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虫元是虎胡蜂不懸蓋
時案猛將豈在家中死患者眼却回顧若會
截流那下去匝地清風隨步舉非趙州
庭前栢樹子崑崙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謗
先師覺公心苦口如蜜非行主無人能
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翻

筋斗非趙州有箇栢樹話禪茶相傳遍
天下多是摘華典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
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
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非一人背手
抽金鐵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覓頭看
果然一鷹落寒空非葉落省和尚回僧

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
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籠頭雨滴
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箇
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蒼頭雨滴分明歷歷
打破乾坤當下心息頌曰一庭前栢樹子蒼
頭雨滴聲風來折柄千古意分明非蒼頭
滴滴分明歷歷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
普天匝地成狼籍非
趙州問僧發足甚屢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
言向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
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倚師曰聞衆若回寄
箇鐵子去頌曰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

踏趙州開縣他一隻破鐵子二百餘年去不
還正覺也石橋一路滑如香閣嶺風高凍不
開相見盡言游歷去幾人曾到雲峯果佛
沙門雙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鐵子
何人識趙州放行底事須密海印信大地
是眼何處稱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鐵
子去方得此語圓堵堵山柱大地是眼沒
處偏袖僧到此便贊說須知別有安身訣會
得安身事更多鐵子安著在甚麼處
雪峯何處倚趙州寄鐵子沙門一隻眼狼籍
乃如此阿呵呵大唐國裏鼓打起新羅國裏
舞婆娑別峯印大地一隻眼誰敢看其中鐵
子寄特去那知到雲峯橫川珠

趙州謂眾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
無賓主話直至今無人舉著頌曰 蒙頭
不覺狗齧睡開眼從教敲敲紅若謂平常便
無事須防豆爆冷灰中 開書 無賓主話
意深深流落葉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掛壁

袖僧凍死不知心石四畫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
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
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不
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冬種二無兩般天
際日上月下樓前山下水雲鶴戲藏香何
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若日看
雪寶顯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
護惜口似推眼如眉涉語點蚊恰楚堪笑不
和三獻玉縱榮則却一雙足 國 勸世間無

物可羅籠獨有差裝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
落騰身雲外不留蹤隨卷綠至道無難萬水
千山唯嫌揀擇黑鳥白纜有是非還護惜
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
頌青青麥月 童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履應
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來不剩
星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
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頌曰 象王頓呻師子
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
走 實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
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口 雲

端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
商量誰信分明罰價玲瓏底相如茶園底相
評寧可與晚事人相罵不可共早晚事人說
話天童覺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
知至道無難於此誰知終辨 勸 助 天雷如
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鈎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五年分疎太隔脉東海鯉魚多赤
稍南山大蟲有白額月 風 雨 濛濛鳥雲
變 變 晶 晶 上 山 狐 狸 入 海 隨 後 退 尋 龍 王 不
在 此 臥 空 空 天 高 地 厚 尋 常 事 海 關 山 重 更
要 論 霹 靂 震 摧 山 鬼 窟 獨 携 霜 劍 定 乾 坤 無
甚 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
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廬奴甚處是揀擇僧無
語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
猛風蟻蟻撼於錢柱揀擇方當軒布鼓雷
實 團 團 秋 月 印 天 心 是 物 前 頭 有 一 輪 入
元 蝦 蟬 無 出 路 却 寬 天 道 不 平 勻 白 雲 端 全

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擊電奔備羅
喪膽外道亡魂含靈蠢動莫不沾恩佛 德 勤
富門一脈透長安游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
前誇俏措金鉅擘碎萬重關 全 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
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畫此語
曰某甲抵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
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
立 事 實 顯 顯 山 塞 海 也 尋 常 所 至 文 明 始 是
王 但 見 皇 風 成 一 片 不 知 何 處 有 封 疆 白 雲
端 針 線 工 夫 妙 入 神 滋 情 接 意 一 何 親 太 平

胡趙無疆界誰是勳人與此人
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解不
能無事來時人見不見日暖風和驚
轉新柳垂金線擊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
點花紅一點春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某甲不問道師曰

曰你問那箇道師曰大道師曰大道遠長安頌
曰知道還他老劉翁親言相指事匆匆
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通君任通
趙州因僧問他大道蒼長安有誰平步
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大道遠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呈漆器頌曰 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馬
籠漆漆桶也有第一義
趙州因僧問他大道蒼長安有誰平步
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大道遠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洞庭波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
如何師曰爭似春風處處開頌曰 爭似春
風處處開花開花落豈相閑白雲自在猶難
擬飄鼓無心滿世問
趙州因僧問相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相師意便是
牧童頌曰 波斯讀梵字冥符人作詩鳥頭

彷彿附子依佛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
白雲飛
趙州曰與文遠行乃指一
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
曰把持公驗來師遂與一相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
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大子唐開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揮手御街來
往不怕巡火所由
趙州曰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持公驗來師遂與一相曰公驗分明過頌曰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面難自產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
可事石人踏破謝家船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關劣不關勝勝者輸果
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
我是驢背師曰我是驢背遠曰我在彼中過夏
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

師曰把持菓子來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
信旗獵獵卷秋風遠庭不用深深入勒馬歸
來却有功
趙州老古錘家風能金粟
文遠小厮兒意中師子罵其無絃琴同唱
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田
荆棘赤脚漢遊兔著靴人喫肉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
者豈不是泥龕聖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
曰殿裏底頌曰 酸甜滋味木天然帶葉連
枝顆顆圓南贖部洲人未識卷摩羅果信
傳保身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至無
礙當頭指出殿裏底到恁茫茫眼裏花

如何是佛殿裏底出世間難可比萬國
同歌河海清稽首拜手元是你
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
趙州因學人問下入叢林乞師
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
鉢孟去其僧忽然省悟曰 床寮先卧粥

稀後坐濟濟銷銷滿瀟瀟酒酒要會趙州洗鉢
孟了事沙弥消一箇
披未免春風著出袂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
何處謝無私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關劣不關勝勝者輸果
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
我是驢背師曰我是驢背遠曰我在彼中過夏
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

不負人面上無慚色
孟家常逢日最相於西來何處手零落六祖
癡頑不讀書
孟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將人
不見歸 下入叢林乞師指示大施門開無礙
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是粥了尋常洗鉢孟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
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為大丈夫要若枯喫粥
了洗鉢孟何曾指示普溪路語言隨眾三十
年記得屢單忘却第幾年之乎者也衲僧
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
大姐注生粥了今教洗鉢孟趙州此語不

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甚
笑深粥了今教洗鉢孟豁然心地自相符而
今奈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悟大童老
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孟洗了
相逢著又得濃烹一椀茶大童大隱居屋
小隱山世人無踏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

誰鮮回頭子細看注生叢林乍入問來由
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
屢也風流開悟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
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庭等閑推出玉麒麟
麟神世來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
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田二

元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
要明端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保身喫粥
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孟
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執為倚把斷要津
水逆流伶俐衲僧纔眨眼釣魚船子下楊州
門遠趙州指示洗鉢孟衲子奔馳在費工

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似盲聾注生
喫粥了也洗鉢孟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冷
地思量著熟鐵成金粟世無月林難十方通
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孤兔潛蹤注生無著
粥了今教洗鉢孟鉢無底要人扶片帆高
掛乘風便截海須還大丈夫注生卷爾入叢

林乞師指示拈出鉢孟今去洗行盡千山與
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熾
靈光照天地而今高掛在虛空長靈室內展
脚睡文殊道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
我馳驅到家中猶罵詈不知醒後又如何且
吞下只為分明極反今所得遲早知燈是火

飯熟也多時注生開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
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注生卷觀只將乍
入來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
去宗師不用更切切橫川注生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禪宗頌古點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誌三十四則

附京兆寬一則 芙蓉訓二則 大禪佛一則 普化六則 秘魔岩一則 祇林一則 公藏一則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狗師曰汝祇見畧狗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星急水游魚不碍停橋上只觀驢馬迹誰人敢向御街行此答并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龜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

勞重寶顯我愛趙州對揚瀟酒僧問石橋度驢度馬碧眼胡僧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地蘇思異類渠行李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北府天章長鯨已雁浪頭飛波驚橋遠尚碾泥度馬度驢難解會綠楊影裏路東西地蘇思趙州石橋只見畧狗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在富全貪當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月堂趙州聞沙弥喝茶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弥便珍重師曰沙弥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頌曰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註瑟瑟風松蕭蕭雨梢

師子咬人韓驢逐塊裡山果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頌曰 大用全機得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犬咬此時時憶趙州佛甲元少年學解味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感為機智競躊躇通秀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備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註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

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吹塵堂受深道有道無無刺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氣隨他去空使流光暗度秋成枯木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狗折無星秤火熱水面紅檝徒空裏釘肯類盲龜嘴死蛇一對牙閑緊咬定正覺趙州古佛言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壁更有布衫重七斤天上人間無價直地蘇思佛性分明脫有無醋酸何用掛葫蘆薄霧輕烟留不住扁舟已過洞庭湖註趙州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鐵破雙閑業識依前還作狗本覺狗子佛性有毘盧受欲

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喜賢扶杖到家

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奴奴註無直路却繫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村酒李公醉不醒而南看此斗註趙州狗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胡業識性在遭一口大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

千株柳知而故犯可憐生一百有北斗無差全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纜涉有無喪身失命無門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頌曰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註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皎皎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註力壯年高騰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嗥嗥無限尋聲跡掛角羚羊不見蹤註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堂裏坐註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註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註狗子佛性無寶劍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按立當途註問頭既答亦堪誇洛陽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註佛家信手摘楊花註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彌髮鬘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註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壑青山藏古鏡

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稱著
乙己大人任叢林為冠鋒利子如劍戟生殺
有來由... 至道無難言語端趙州開
口露出心肝... 連馬連人劈一刀... 空
道便波波子千萬萬人爭看誰解令開蓋
摩毛... 錢壁... 箭穿過邊倒趙州

口能招禍... 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
令絕疑犯鋒銳袞却窮性命... 貧無所
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天霹靂... 狗
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
鶯... 殊道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振出秦
特鏡光明潭不見星現上下四維俱微曠

香洩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般
回邪却打正... 大食波斯飲百盃停停
把拖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峽不問墮墮
灑堆... 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團鏡七九
六十三一切智清淨... 狗子無佛性羅
睺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挑符子亦俱不入百性
盡消除... 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
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 狗子無佛性
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
踏得着... 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

非雖入耳東壁挂葫蘆... 無之一字殺
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 二八佳
人刺結蓮紫刺花下... 黃鵠可憐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利刀截斷命根
跳出孤群狗隊... 起萬般蒸鐵額銅頭粉
碎... 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
得一... 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
藥葫蘆... 人問病大死一回方見渠
落千古浮虛名... 三首
京兆寬曰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
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

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眾生曰既非
眾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
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
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曰... 枯
却這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過
六合... 梨破須彌鼻孔踏及大海乾坤

而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 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箭去師
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頃曰彎弓直勢射難當隔虎之機理最長雖
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生糧... 趙
州荀被婆偷去遺擱如何肯使休合出手時

須出手... 抽頭... 抽頭... 斬蓮... 趙州老想
箇賊當而勘渠... 一擱賊不成罪歸已天
下衲僧知幾幾... 趙州按捺老婆時迎
葉難飽盡... 却被老婆揮一掌... 從來多事
落便宜... 不從來柔弱勝剛強... 賊分明
已見賊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佛... 虎穴魔官到者稀... 老婆失脚人懷疑
趙州喫掌無人會... 直至今成是非... 其命
道... 去若立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
傾蓋白頭新... 一路雜兵犯界河煙塵
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 盡角城頭唱
楚歌... 寶... 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望地看

楊州是非長短俱栽了... 鼠竊終難似狗偷...
... 相見又無相觸... 惻隱便掌不相饒... 思
量箇樣無滋味... 莫是趙州身命招開...
趙州示眾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
生死裏... 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 尺如
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
得生死... 頃曰看經也在生死裏... 飯羅裏坐無
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 錦衣堆裏無著底
忽然烏鵲叫一聲... 反身踴躍潭家喜... 休擬議
如今拉向眾人前... 手大悲提不起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 曰曾到師曰喫茶
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

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
喫茶去師名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頃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想到來不是石
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向房廊見僧被
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
去青煙時撥綠故昔趙州有語喫茶

去明眼衲僧皆舉不賺舉未相許堪笑禾
山解打鼓峯峯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
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緊從此人情總不
容佛甲元趙州險人端的處等開口便知
音觀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龍
帝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

清香往來者誰諸居止院西東照覺此間
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
味好却來爭看蓋中花佛個白藤林宗匠實
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殿
動只是一甌茶止覺三等擊毬禮數全一
般平挹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味且夾油麻

一例前佛慧泉實匪龍泉發夜光家家長掛
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山秀趙州喫茶話自古至今易開終始
口難保歲寒心守善智相逢盡道喫茶大
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行人
滿路誇珠山驪珠絕類玉無瑕馬戴驢馱

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同泛一甌茶
漢向箇中滋味若為論大展家風說早春
三度口行人事了這回莫道不沾佛佛勤
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白好爭免
事如麻龍門趙州滋味最為親觀而承常
有樂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滿口又全真

更失方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
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子期誰賞音音
馬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人情厭淡骨肉
生冤家爭似盧仝閉關自煎喫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石若明趙州喫茶宗
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龍新曾到不
曾到且喫一盃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

口甜心更苦心更苦直至如今無雪處
又許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
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應
單百尺竿頭懸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奪

不飲空歸去洞裏桃花笑殺人自得解人來
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
一甌茶醒悟卡趙州三度喫茶未山打
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口中滋味若識
得觀音院裏有弥勒佛性奏曲盡周遮禮數
頻苦茶何用勸三巡算中若有通天殿終不

回頭問別人文舞道曾到未到普請喫茶口
甜似蜜心毒如蛇毒趙州喫茶逆枝毒
蛇窟空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弥勒釋迦
改頭換面無窮教莫道風流出當家普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者乃知非佛也
不堪作法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煎茶

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浙第趙州逢人喫茶誰事出急家反手
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潯洞山無慧智
問佛也道三斤麻無趙州曰僧問萬法
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
布衫重七斤頌曰 編攤曾接老古鍾七斤

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戴清風付
與誰雪實顯七斤衫重豈難擬日出東方定
落西一擊珊瑚枝林碎轟轟雷雨滿山溪白
雲獨坐獨行真竭斗無規無短老禪和四
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奈何保身問
來親切布衫翻指出青州是舊游結月當空

澄巨浸鯨鯢無奈不吞鉤無趙州布衫
重七斤問處分明吞盡大地山河都蓋却
誰是當機裁剪人文道七斤衫重絕纖埃
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伯滿身風
雨入門來普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
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住山來趙州老對

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琉璃
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以山莊等開提起七
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分盡向青川作窠不知
知春色上江南連老鏤湯無冷地黃河
底流金剛難揲耨掛燈毬老老撥到

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
無用掛在趙州東院西石老當機親面提
觀面當機疾關眼放癡頑鞭逼人上辟此
蕭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
去青州討斷信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
者過驀召文遠速應諸師口東司上不可與

汝說佛法頌曰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
法為人說一般臭具旌檀香父子之機俱漏
泚鼓山莊趙州有密語文遠不盡感演出大
藏教功德實難量且山果東司上不說佛法
喚來與伊劈兩路不用重論報佛恩將此深
心奉塵刹無難全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

春風一陣米滿徑花狼籍卷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
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
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
將侍諸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
果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廢却下禪床

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
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師
王用處若軒昂為渠機倒破禪床天日九點
跌迎上客曲录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
樂鄉西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捐

高賓明知列土薰天雷難關他家徹骨貧石
溪月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
說君臣猶有間入山先要主賓分月坡明趙
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話墮都銜喚得便回
頭也是大蟲看水磨神神禪床下下不謹
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飯那知

世有天王尊開趙州回侍者報大王
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
來也頌曰 報客傳言信已通又手低頭便
鞠躬對面一雙清白眼當頭蹉過住山翁楚
吏方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
兒不覺傍觀醜爭奈全身在帝鄉天曹一

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看他拈尾作頭
又道大王來也猶神秀驢子驚胎滿道途皮
毛批散辨精靈若無伯樂當特鑿夫却進風
千里駒文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
水侍者親上帝鄉趙州只在草裏出屠來
也官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

趙州傾蓋如故別華白 趙州到一巷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
船處便行又到一巷主處問有麼有麼王亦
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頌曰 問答元來總一坡官頭一著莫瞞頂
將軍自有佳聲在不薄到便也是開佛

正馬單鎗戰祖閑死生只在利那間趙州最
是難容漢卷主當頭揆兩拳文味道無星秤
于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知深錯認定盤星佛世趙州老漢少喜
多喚不會為客勞煩主人世趙州老漢少喜
偏九坡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巷中主

便見千江水逆回佛心才老作菓林是趙州
兩拳提起不輕酌無星秤在當人斤斤兩都
覆吞裏頭楚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
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
人三上卷豎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
卷豎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若看陝府鐵牛

何以嘉州大像若謂總沙諸託露柱燈籠合
掌文換手提臂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
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羊喫嫩茄暗
遠巷主當年用得親衲僧更重要生筋趙州
古有龍泉劍開口等閒疑殺人日洋水淺
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挺擊碎兩

重閣填溝塞壑無回互卷主奉頭舉處親趙州語嘗指西秦知音不在于孟酒一盞空茶也醉人順水張帆逆風把把釣盡江波不出者箇月林林巷主奉頭沒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禪衲誰解出頭天外看山山閃爍旌旗驟往來

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馮門兩扇開無準範趙州曰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頌曰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悟淺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分破華山千

萬重程山果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免離如今四海平如掌雲自高飛水自流照生一一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兼老趙州曰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頌曰句裏呈機劈面來塵迹羅眼

繞織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匙聲不開四四廓閑閑鎮趙州樊於城下起又牙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照覺拖袖裏金提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路報你將人歸去來善駱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遊龍樓鳳閣依然

在失却來時好踏頭蘇南四門開豁往來游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亂管絃樓閣通仙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世通一線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黃龍新者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

語水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好休程山果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清風月下尋蹄路夫子門前問孔丘釋室遠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兒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重實頭初長嬰光急水毬袖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令何似當時問趙州大本係何謂識字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兒尚喃喃急水打毬擲口壑口雲端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

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在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未能全六識先見轉雙眸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向外更尋求性初生孩兒始徒然六識聰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子出沒沒波人不曉既為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趙州恁麼

道無錫勸趙州曰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頌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宣徒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斗雪巖常州有蘇州有吃喫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寺福海深八十一号九箇

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佛錫勸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鹿不用刺舟徒記劔片帆已過洞連湖澤老守蘇州有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退老奇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

年無德漢被人撈著強分疎迷耕室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趂空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淺此是五百力士搗石義便道無頌曰一趂方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閻講師不識圓陀

義空捨前山過後山生堂居上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送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雙雙趁曉風臥坐定趙州曰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竊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

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
如是大遠在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
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關裏有
誰知鼓山^註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
倚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在山果鍾送
黃昏難報曉趙州何用關煩惱裂破虛空作

兩邊古廟香爐出芝草安貼邦鄉老
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
日愁來明日愁趙州在南泉井樓

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
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
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頌曰 南泉趙

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
看二人把手並頭立汾陽趙州自作自受
南泉外頭相救直鏡數目分明也是私路上
走月堂目描不成塑不乾接上懸身叫相救
南泉敲處有來由一段風流如錦綉阿呵呵
一二三四五大蟲交猛虎趙州等閒施設

豈徒然平地波瀾跌浸天更向胡梯敲教下
免教失脚墮黃泉佛性趙州曰在殿上
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
對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
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趙州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

德已成執事奈當初不放免山好一殿
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相相履身不使旌檀
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難山
趙州回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
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唱啄作麼濟拂袖去師

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為人錯下註脚頌曰
洗脚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唱啄趙州臨
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鼓山註一人眼
以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
無處安著山果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
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特行脚僧呼為兩箇

閑和尚曹趙州見僧來便面背書梵字
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
曰苦苦僧呵呵大笑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
撲撲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地山河
俱作舞典牛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
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親秘秘魔杖下投老

風塵曹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不悟
直饒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佛光不昧
當陽第一等臨機拳連不輕耐煎磚打著連
底凍赤眼撞著火茶頭趙州
趙州到雲居居云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
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

與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柴黃更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更
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却被驢撲頌曰展牌開旗各運謀箭
鋒相敵未輕休等閒露出及身句直得千江
水逆流趙州開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

便攢眉察察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師曰老僧只管看頌曰 風雲頭角黑粼粼
苦死交爭額上珠淨洗眼來閒地看老僧未
免費精神曹珠在浪花深處白擎雲樓
寫志恁哉老僧祇管從邊看得失從渠眼自

開曹趙州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欄中失却牛頌曰 欄中失却牛有
問即有訓更若未玄妙糊塗氣趙州
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僧舉曹清和齒又舉似雲居居曰
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有人喪身失

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指傍僧曰這
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怎麼語話師休去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曰
眼見鬼無相化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
真師下禪床立僧曰如何是和尚真師上禪
床坐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

禪床坐罷鋪并虎卧一挺打典兩分張拈起元來是雙破本竟一趙州曰一秀才云和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頌曰廣寒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卅桂不須零碎折寺閒和樹枝將來南史載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僧去毫

毫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頌曰毫釐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的但能信手摘楊花湏會風生庭前栢趙州關好標格曹溪路上沒蹤跡長生車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夏四海息狼煙趙州曰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頌曰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大為病醫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病去藥回滋味別舌頭具服者方知佛世世有逃形畏影人奔程告訴謗勞神若知形

影元無二坐對高堂秋月輪趙州曰僧問南泉蓮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頌曰脫得驢頭載馬頭東家西家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德華趙州示眾曰此間佛法道難即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即易

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頌曰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松源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頌曰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王千古在任他南北竟頭爭保事趙州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生頌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門若解知時節冬至一陽來智勤鐵樹開花千萬朵石頭抽笋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吠明朝冬至一陽生佛鑑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龍門冬至一陽

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在山呆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嗣師曰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去宗曰近前來師曰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頌曰

八十婆娑學盡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臺鏡始信從前萬事非慈受深芙蓉一日訪同參實性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頌曰陪盡老精神林盤越樣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四忠

五臺山大禪佛智道禪師師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頌曰悟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瞥爾問空道師姑

女人作瘋人續雪作銀山汾陽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自有跡觀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作身五月炎威當酷熱浹背汗流無處說區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裏重添屑華堂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摸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

塗煙墨黃龍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賊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大洪驚眾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師姑元是女人作何佛祖向心頭從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因措應回沙塞口衡盧燕繞紅梁渾不顧破甚先

鎮州普化和尚盤山師初於盤山處密受真訣而伴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摠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回

舉似臨濟濟曰我徒來疑着這漢頌曰 羊
 例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柱勿喝斜龍蛇混雜
 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汾陽明暗俱打
 誇無上擒任方知無伎倆無亂稱呼至
 今誰解辨真虛誰中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
 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得滿盤散子不
 成雙佛智得費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
 掛名將下幘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鼓
 山非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烟院
 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掛在口皮違布卷連旱
 天忽震教替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嘗
 施一點返將風勢卷得回案筆一撈銀山
 鐵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
 乞與伴狂老萬回水卷一水急魚行遊峰高
 馬不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松溪岳以
 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
 遍齋去肘露皮穿可惟我天日批揮鐺搖鈴
 恣賣非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
 是甚堂前破草鞋吳罪大用全提作者知
 標迦眼活電光近大悲院裏翻身履臨濟甘
 為小廝兒出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
 岳盡衝開猪頭象鼻局背魚腮石入撫掌呵
 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石華普化嘗暮
 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

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林草料著師曰少
 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徒眼到盧為
 人開頌曰 十字街頭金鑿鑿塞驢生菜恣
 膨脹狂翻筋斗盤山恠踢倒飯床臨濟驚
 眼未開真瞎漢兩頭俱打雲威聲鎮人何必
 揭指看會得來時即去程先師會裏
 呈真虛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檢索
 咄這沁臺盤乞兒山草裏相逢可赤眉
 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
 人得勝歸上方益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
 方為執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墜
 靈住山騰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
 渠聳耳長鳴隨湯踏不知業債誰除天日
 禮 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
 撲勢馬步使令入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
 不是頌曰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
 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汾
 陽機境相投是安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
 屈道他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柔帶
 頭放下刻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各五棒打來
 無雪屢却言渠不是官行天日體 普化一
 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尔如然師遂
 踢倒飯床濟云太麓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

說底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
 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床濟
 云太麓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細細濟乃
 吐舌頌曰 要識真金須入火并三煨煉見
 精麤上行買賣不餓讓好物從來價自殊海
 印信相逢一暗一龐生齋主渾家喪瞻驚誰
 識二尊龍象駕麗盧頂上等間行野軒遺蘭
 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床總似這般
 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上方益掣顛掣狂
 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
 師閑拔南山鬘鬚添牙焦尾大蟲掃翅南堂
 與入海須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林兩次
 灑謝這漢是甚驢養典牛普臨濟慣白拈普
 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後世作三玄別筆印
 普化踢倒飯床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
 毛驚得頭顛倒走通身是眼鑑不敵通身是
 口只隨後不隨後實翻出匣風雷吼塗毒菜
 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
 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
 比是聖師曰你道我是九是聖濟便喝師指
 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
 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
 出去頌曰 驢驢驢驢辨者狝淺深毛色混
 同之若無拍樂垂精鑿千里追風不易騎海

印信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穢人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斷兒錢古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

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逐人意稍急第四日自擊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闌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昇昇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疎此欄簡操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

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東山源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副永泰常持一木杖每見僧來禮拜即杖却頭曰那箇魔魅汝汝出家那箇魔魅汝汝行脚道得也杖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道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

攝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使回頌曰 梨荒老倒眼你麻自救無療更待杖嶺南獵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洞山秘魔巖下坐擊杖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為君都不薦失却真杖提安杖汾陽昭把斷重津過者難擊杖須信

胸臆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不實與叔短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歡回首恐人生惟笑報云千里賺子來黃龍南手把杖坐要津乾坤誰是安游人當時若遇英雄漢往往及成脚下塵佛印元自誇獨據誅龍劍及過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

戰無功徒枉勳于戈 印信 秘魔杖子動家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項羽到烏江榮勝道滑無言杖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此宗 善信 杖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瞎却衆生眼萬千語

堂 巖崖之處無處插箭去却藥忌露當門 齒杖下放身捨命箇重如龍得水三千里外 照吾來捋虎鬚考技虎尾 忠通 拈得便用 胡麻廝繳冷地看來知思若少月 林觀急水 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此解隨 鈎上一吸滄溟徹底乾 幸善珠 秘魔高法力

求人特地擊杖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今有理不能伸或垂 整威風凜凜不容攀洗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海爭知詩膽大如山 善信 湖南祇林和尚副永泰 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恭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

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後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頌曰 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劍下絕煙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皇家定亂人心 貴無冤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

鎮錫無用處也知賊不打貧家香 善信 有魔益熾劍無魔自清只願降魔全失照不知身是老魔精蛇山 河中公繼和尚 敬憚因往羅漢路相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法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

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針芥相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 善信 二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曰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祖師撰錄 傳好者問教無在禪寺在律律或重教

六祖下第五世

臨濟十七則 睦州十七則 烏石觀一則

襄休四則 嚴陽一則 多福一則

石梯一則 大隨六則 靈樹二則

浮石一則 靈雲五則 仰山二則

禾山一則

鎮州臨濟後玄禪師謂黃檗初在黃檗隨眾

恭侍時堂中第一座柳時勉令問話師乃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檗便打如是三問

三連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

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

遂告檗云義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頭

更垂提誘來日師辭檗檗拍社大愚師遂奈

大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有

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

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

黃檗狂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

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攛師承頌曰

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未

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

師黃檗非于我事師返黃檗檗問曰汝回太

速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檗曰速大愚老待

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

鼓槩一掌擊啞啞大咳此傳傳師所說

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睡根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躁吼如雷君

看馬帶紅纓級只是去年曾弄才野行遊

一拳拳到黃鶴樓一翅翅翻鸚鵡湖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派雷端雷雷

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任風忽起烏

雲散白日滿天星斗不保身雷電風行

便合休巨鼉無便上灘頭叉身一吸滄浪竭

鍾鼓山河四百州便起便言佛法無多

子大夫兄自卓助下三拳明有信不送

黃檗付將木真淨文慧林猛烈是黃檗拈棒

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思差婆而上興

一搨黃檗一棍便當未為奇六十山藤

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痒上堂猶道拂蒿枝

佛曰田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裡浪如

雷湧身再向洪波激透出滾滾眼便開雲法

茶九包之錘千里之駒其風度驚雷擊檣

振劈面未時飛雷未速雲破慶太陽孤持虎

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黃檗點額三

回下高門雙腮畔日赤如焚一朝透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髻

獵獵歸瀛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

不羞上方蓋問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

有甚巴鼻吳古佛驚拳痛打不死高安輕撥

便活見樣獨露三拳當鋒誰攔一唱長空卓

臨濟度三夏不來黃檗禪上未六十棒手脚

逃忙然忽悟溪心切又行助下拳無人知此

意林下憶三衣無蓋劈開華岳連天色放

出黃河到海聲暗暈死後驚枝折大地如今

有笑人龍門造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

愁轉除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

真淨文打破當年山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

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雷轟滌海門佛非春

黃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范茲禍

累生荆棘佛法初無一寸長佛照光棒下承

當早自欺聽人繞舌固非宜維知佛法無多

子爭信當時未問時避卷黃檗堂前喫棒

去大愚肋下策春來若言佛法無多子到底

分明眼未開黃檗一頓棒空盡滅門史加

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無雲字

宙分雷黃檗高安差骨地地在寒寒之

龍蛇穿爪無已見一箇胡盧取兩家笑

黃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三拳佛法的

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破一尺和開轉

一團赤手造定往來忽然業結百難碎始
 覺波前滿面所謂猶無門口自拾三
 塵時時打腫腹可謂取國已家伴萬古春風
 吹不消謂時時黃傑何曾把手打堂
 肥并穿肋穿頭時時謂後樹鳴條法
 浩風而穿又覆在其中謂波萬浪驚天地到
 海方知信不通謂及臨清出世後唯以棒
 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謂臨濟唱
 霹靂一聲那勝擊然謂逐出竟龍虎擊碎明
 珠拗角折謂信入門便喝已足切但無限
 杜禪和由更論該枯人洪見萬里青霄絕點
 塵一聲霹靂震此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如今有胎門口謂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
 賓梯山齊入謂識聖明若謂洪運當鋒唱
 明震春雷萬禁龍蛇眼豁開謂若反身無伎
 倆任送千古卜塵埃謂日暮然一喝迅雷
 奔勢戶難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觀
 芳草怨王孫謂日暮然一喝迅雷
 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謂平一喝當
 機疾如雷燥地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二三
 左那箇堪任這一棍謂才順達無蹤聖凡
 浪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滅滅無傳
 臨濟老漢白枯賊謂若日暮地如雷喝一聲
 聖凡送此不留情直燒劫火焚三際此喝當

存性轉明謂日暮戶高東不開虛空忽
 震一聲雷鼓龍一謂擊雲霧繞翅頭食土
 埃謂無主入門便喝全無已鼻引得兒孫弄
 粥飯氣謂日暮張公未醉李公扶送此嘉聲
 消道途却被金剛開口謂誰能愛你護身符
 佛謂龍控懸河海月秋烟窺風雨一時收
 波濤急謂人難會截斷千江水不冰謂井道
 者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絕網交轉
 殺人三角眼謂林千古受災殃謂佛照光暗鳴
 叱咤萬人氣謂佛法商量猶欠一著謂無若
 松相逢便喝切切但謂十字街頭打併檣謂鐵
 典牛謂喝下急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鐵
 時蹉過第一著不在謂辟立處豈向平地泊野
 水白連天秋空謂一鴉謂華之乎者也雪
 月風芒頭而各別事謂一家謂卷射晴空露
 霹靂官路謂我荆棘沒興遭逢著前函後不吉
 無準謂臨濟日黃葉普請鋤茶園謂後至師
 問訊按鑊而立謂莫是困耶師曰總鑊地
 何言因聲便打師接杖推倒謂聲呼維那拽起
 我來那拽起謂和尚爭容得這風漢謂却打
 維那師謂地曰諸方即火焚我這裡活埋
 頌曰奪旗擊鼓著精神謂父子維親法不親為
 報四方禪客道等閑謂莫作守株人謂真爭六百
 頭馬謂一頭驃騾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

臨濟是却令黃孽打維那謂佛鑑謂黃孽倒地
 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謂真如謂黃孽
 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
 免喚鐘作甕謂日暮臨濟栽松次黃孽曰深
 山裏我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
 鐵拍地兩下謂聲拈起拄杖曰汝喚我棒了也
 師作噓謂噓聲曰吾宗到汝此謂方出
 頌曰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
 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謂若真手
 裡鑊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
 大那吒盡力極來搖不動謂佛鑑謂風吹雨打
 節還枯千尺龍蛇插太虛堪謂笑兒孫無伎倆
 一生送此被搭糊謂臨濟示眾曰汝等
 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
 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軋
 屎橛後雪峰問乃曰臨濟大棍白拈賊
 頌曰卞鐸無瑕奪日輝秦王維愛不輸機可
 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清風滿路歸謂甲元春
 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嵐削謂無位真人
 不可尋落芥又見隨流水謂白雲端插土揚塵
 沒處藏面門出入謂太即當撒屎撒尿謂閑事
 浩浩誰謂臭與香謂保身謂眉橫鼻直眼睛烏
 擒住元來是鬼奴謂極地來渾不管看人猶

自面模糊上方益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事亦有兒孫再舉揚道場如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生何立雖然獨累不曾截恍兮惚兮無處拾遺且無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鳥道無功游者稀百尺竿頭要觀到通照達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岩下忽聞啼鳥及身又到松門佛心才無位真人赤肉團興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開珠山常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來不識真海岳憤潏知已少及身婦卧嶺頭雲珠山如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

閉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鼓山挂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惹得老鼠一棒打破油甕徑山呆萬法一如不用棟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長沙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眼入初右眼半斤貴寶賤賣黃金白銀保章方淨泉福建頭偈如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在淨好茶當面貼認著被渠硬不認貼卷時猶口有牙齒無位真人處處新欄欄住不落主賓軋屨軋屨三人證龜作箇鷺月堂已無位真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堂應機接物頭頭現五得家聲播大唐禾山

方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尼無著拉春雪潮空來觸處是卷開不知圍裏樹那箇是真梅訥堂棒頭落卻來交本門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雪處人錯認口頭肥或著林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日州中難黃米來師曰難得盡磨曰難得盡師

以拄杖劃一劃曰還難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頌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肉宏綱委地憑誰舉正覺院主下唱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真如臨濟

全機格調高持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風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遣天童覺寶劍持來刃侶霜寒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股一道寒光射斗傍白雲端難米關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總方落地人皆覺夕不禁風當下消佛鑑一堆紅釵豆晴空不問金銀訣錫同入裡盡教成水去那容蛟劫泊其中江山米萬里無雲青天白日斗轉星移雷電激辰得勝旗奮運城鮮唱太平歌吹無孔笛南堂吹毛在握逞全威不許休門捕下窺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蓮華業行喝也打禮拜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已葉深不問是誰俱截斫殺人頭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裡著無祥才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文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闕却門

頌曰千尺絲綸直下垂錦繡撥刺上鈞時斜風細雨歌歸去醉倒蓬窓百不知別華即家常添鉢繞村行驀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嫌少在籬門掩却強性怪天日禮添鉢家常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咬重拈起鐵眼銅睛換却伊野牛牙蠅見血鶻提鳩拳

來賜報膝漆相投難提撥風流塵堂惠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奉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抵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頌曰大抵宗師語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僕家自有同風事盧管橫吹宇宙寬罕若真主賓都落第三撥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鼓廿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史鏡急念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徑山果棒頭有

眼裡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雪寒閃電光中
寔主分虛空背上立細宗祖師活計只如此
後代兒孫掃地空松源岳臨濟上堂次兩堂
首座相見同時下嘴僧問師還有寔主也無
師曰寔主歷然師名衆曰要會臨濟寔主句

問取堂中二首座 頌曰兩堂上座總作家
其中道理有分擊寔主歷然明住鏡宗師為
點眼中芒 吟陽吟啐啄之機箭拄鋒警然寔
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慈素北地黃河徹底
渾着明回箭鋒相柱自說說李廣雙鵬射得
多堪嗟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鶴過新羅佛印

元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裡睡人帶金屑雖刀
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 淨山遠一喝
須教水達源歷然寔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
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淨山兩堂齊下喝
歷然分寔主路著此機開南金或如土 此歲
是寔主歷然句下分三玄漫此振乾坤如今

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春 漢茶兩陣
交鋒作者機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
軍手定因安押付與誰 淨山空齋雖妻明不到
師曠曉亦誰箇中識寔主日下星河 黃
龍索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
也是黃龍精 狂山果 兩堂齊喝主寔分照用

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感化兒孫得旨意
深深大為智一喝當機寔主分莫將知見強
踈親反身師子威儀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居
無著地 臨濟曰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棒抹掄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主傷僧
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總作禮忽然大悟

頌曰斷際全機後際持來何必在從容 巨
靈撞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寶頭不
防前後獨超古今喚四千歲夢飛出九華禽
直下一棍光透散斬新彈子出爐金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湏到結窮頭掌中擊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佛鑑卷一棒一

條痕一捆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
打發南華品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慶不啻
分定鐵線下床扭住纜機談拓開一掌佛法
意春背汗流喚得回白蓮卷向半天開月堂
日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鏡喚
作出山銀 俄著 樞案頭書勅令行時闊外全

捉殺活擒四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豎降
頻晴望遠全收放不通風點破掣來已不
中神拜起未離悟去街頭喚倒李三翁 別峯
中臨濟曰麻谷第二世到茶教坐具問十二
面觀音河那面西師下繩索一手收坐具一
十樹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

轉身擬坐繩床師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
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面官不容什
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味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
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在山果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
而影直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子金樽舍
退谷雲臨濟示衆曰有一人論判在途中不
離家舍有一人論判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適
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
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驢覷井快
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晨卷甲臨

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
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
去嫂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
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

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派笑翁堪
烏藤倒拄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
采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障 淨山白水田
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
遠不是愁人也著愁 淨山日下前條路平如
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婆妻養牛性發赤身

淨山白水田
淨山日下前條路平如
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婆妻養牛性發赤身

挨捧可憐生竹屋簡臨濟曰僧問投象亦全
其力投充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磨力師曰
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
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
瘦藤虛堂懸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唱偈
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

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唱偈
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
曰過在甚麼處曰弄犯不容師曰大眾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孔明
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為報將軍莫
輕驕先生謀策必無虞 崇聖 臨濟目僧問

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
中著清淨水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
著無差別水說法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
光明水說法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
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真
人 狂山果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
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
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
名人不棄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
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
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
道甚麼聖便唱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

瞎驢遭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
下分明須見五當時正令不會行瞎驢
爭饒舌佛甲元圓將歸叙別時叮嚀法眼
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送此少人騎
黃龍南正法眼藏誰得喝下滄溟徹底乳
涎此瞎驢無免處鐵山歸路黑湯湯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
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磨白雲端出門握
手弄叮嚀往往事法叮嚀生路遠夜長休把
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得穿勇叮嚀法眼示將
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無免處幾多
江上問漁翁 照覺 決別 雌黃 辨作 家當 頭

一喝定龍蛇今行塗毒無能進縱得瞎驢徒
眼少三和宗臨濟全機何拍的瞎驢親喜遇
知音宗風要見長無礙流水高山意轉深
源清密室道言不弄微臨行何必在叮嚀風
毛一息驚天地水石生光四海清雲淡兼忽
雷德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斗門
能下開滄海萬里絕流聲普融平信水半夜
付盧能攪撓黃梅七百僧臨濟一枝正法眼
瞎驢滅却得人憐心心相印祖傳燈燧夷平
海嶽變化鷓鴣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
解交騰天童覺玉洞玄關道長緒桃不是
等閒芳遞戲不許時人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菴丹鳳引雛柵杓窠羊挂角免應難
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喧然宇宙寬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店須信
茫烟浪裡酌然別有好商量佛鑑慈惠法朝
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
眼直得黃河却倒流南華 到差不會開語

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淺直向
金剛水際行鼓山 瞎驢一喝眾皆驚正法
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盡盡堂撒手出
重城 狂山果叮嚀正法信非虛堪嘆臨行拈
常鬚尊者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閣倒騎驢海
印信三聖一喝少人提掇雖是死蛇解弄也

活來繩臭肉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
瞎驢君子可入草堂清瞎驢滅却正法眼臨
濟反身便倒騎佛位中留不得斷無踪跡
許誰知慈受深萬仞峰前握手時清歌一曲
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靈寶宗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
萬里一條寒澗水蔡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
嘆馬面夜叉牛頭獄卒進堂準大窠宗風示
後昆金剛寶劍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那
箇男兒解出群正堂辨臨行特地揚家醜帶
累傷人滿面慚露竈一聲雲雨散至今父子
未相諧 誰善演睦州陳尊宿講道明 黃紫

學字者扣激隨問遷蒼詞語峻嶮諸方購募謂
之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後歸
開元^卷以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
之號因見講僧乃名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權
板漢 頌曰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
妄自生擔板直教源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汾陽^卷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揚無
為二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
教臨濟泰黃巖接得雲門嗣雪峯繼履只知
供安飯閉門那更話禪宗叢林到處蒙雲潤
莫測風雷起差龍 腦後與一錘頭顯隔坑
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州關此

坤一隻眼長生草^卷辛辛棘棘啞啞啞識識濟
此為大樹授雲門階除崖嶽峻莫信言如枯
柴夫是之謂陳蒲鞋圓作動電火光中休草
草劍輪鋒上莫切切等閑放却全身入終不
當頭犯一毫鼓山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關
狹短長不須增減担山 睦州擔板繫人扶

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迦然心
眼頓醒楚楚安方 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耕
衲僧鼻孔撥天言下要知端的南堂與朴童
頭擔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撥相客來只是叫
擔板不知的當誰擔板恁恁睦州擔板漢
逆來見一遠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雪著

理山之我我水之湯湯冷眼觀著無處慚惶
別著印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通風執教窟
任是三頭弄六臂到此休誇著一機木奉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甚
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劍為甚磨舉奉曰金
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盧溪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
清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覺^卷元 見成公
案便相嘗秤則稱子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
棒至今平步也翔翔佛燈功呼蛇易遣蛇難
袖裡金槌不易著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
樂有多般^卷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

毫便斲當二十烏藤脚踏過可憐雪上更如
霜無際^卷見成底事沒商量劇起眉毛未斲
當日暮碧天鴻雁斷海門斜去兩三行木暮
永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伯烟泥
牛越不及復著到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
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

才問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
也不識 頌曰 一點會無異微塵劫不增
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卷語語禪師拄杖
秀才筆仗兩皆浸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
面前一點黑如漆佛鑑懸一著撥先用得親
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慶前舊猶

輕後箭深水庵一睦州上堂首座咏苔云在
又曰寺主咏苔云在又曰維那咏苔云在三
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
高仗柄更無隨意說別南斗七号地斗八
護睦州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

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
興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渴飲無他事儘
聽滿頭霜雪侵保身身揚子江頭波浪深行
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信有波
時用心^卷千峯瑛青峰楚回僧問大事已成爲
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不聞及

至若開又吹落 頌曰 家山歸到莫回僧
竭力寅昏奉二親機重功志息義斷便成不
尋閑捉人丹霞^卷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連拈云不然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
如缺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別峯印忽然
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

也無處回避^卷深睦州見僧來恭便喝曰
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中方來曰甚道
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在聲 頌曰 傾盡
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
討^卷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
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致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
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迷何況言中
曾蓋覆本覺一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

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
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
頭二俱成瞎漢誰暗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齊頭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詳善人前贏得五
百家中着了一貫者唐王睦州因僧問高揖

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起
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
在苦蒂柄聊與三十 頌曰 出群頂是英
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
饒千戴亦奚為 頌曰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
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洗滌氛埃見太

平天堂竟殺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
論虛合什始為斗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喚棒
趁出猶費力滴水冰生知未知拋擲引玉有
人識月堂睦州問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
徹教也無師曰有甚解饒子快下將來
頌曰鈍饒頭邊得意時問老着子不趁伊絲

人不善根株者只見技頭更長枝長實車睦
州只愛錐頭利道僧不見鑿頭方直健轉得
百千歲這般供養也尋常鼓山這一氣轉一
大歲教頭漸偏圓權與寔無遺妙義炳然數
元來一字也不識 頌曰 米等閒一問番千古
淡此菜林共播揚睦州無相度解饒饒

子要先嘗嫩菘問若傾漱茶如倒缶出草
幹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
一任貶刺快子舒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因
長智十萬八千本善永良玉不雕美言不文
烟村三月裡別是一家春 睦州因僧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昨朝我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
外鳥啼聲細碎若若狼藉滿山房自得呼登
壇道士羽衣輕吼力雖窮法轉新掃指破開
天地暗蛇頭懶落鬼神驚 睦州
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小田難納履

睦州倒退在傍邊若昨昨日我茄子今日
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睦州
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
不知箇什麼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酌然不知無孔鐵槌當面一擲佛祖
難窺 睦州問僧問大眾臨筵合設何

事師曰後園生菜熟水冷淘 頌曰脫略情
塵老睦州帚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韜韜
馬綠揚堤畔戴高牛正堂辨睦州自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
僧去 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
睦州闕大地無寸土大小有一隊衲僧來一

隊衲僧去搆得搆不得鐵蛇橫古路雲磔網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
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
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蓋子撐落地碟子成
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曰斂手而坐頌曰溪

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老樹樹紅勿謂東君
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佛性春睦州自僧
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蛇頭 頌曰水中
鹽味色裡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草堂清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詞黃聲時移老觀曹山
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

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口好箇
話頭秘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麼不道曹
山乃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
我口若言我道即塞却我舌曹山歸舉仰洞
山深宵之 頌曰烏石老古錘門風能峭
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嚼鐵機天

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溫和是生滅南堂與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舌頭
 啞口時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猶兒偏辭
 捉老鼠喝堂一烏石曰雪峰一日伺便扣門
 師開門峰驚胸擱住曰是九是聖師唾曰這
 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
 頌曰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
 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熱頭松源去峻硬
 門庭古莫傳會即欲入竟無由為渠八字打
 開着嬌綠覆田秧滿嘯竹屋烏石曰雪峰
 扣門師問誰峰云鳳凰兒師曰作麼生峰云
 來喲老觀師開門擱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使
 托開掩却門峰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
 老觀門你這一隊唾酒糟漢向甚處摸索雪
 寶云這孤思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
 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不着累他雪峰俱
 在老觀門下 頌曰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
 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債却來別處討
 便宜田田 烏石引趺次有僧來恭師引
 趺示之僧便去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
 麼處曰當時便去了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
 板 頌曰草舍柴門僻更然何期過客也經
 由蒿湯偷禮不知愧猶對偷人賣口頭斷橋
 偷唐相國裴休見黃檗曰見大安寺碑書高

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
 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
 頗似禪者尋請至舉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
 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寶
 珠 頌曰鄴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
 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慈受
 深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老開暗香
 漏池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自得擘浮雲
 宿霧兩膝騰行編千峰與萬峰驚地喚回霜
 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萬葉裴相國問僧
 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
 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兩卷僧無
 言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頌曰會落石霜檍外笏又扶盂行到唐天尺
 將四海垂綸手緝鱗魚龍一串穿虛堂鬼裝
 相國入大安寺門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
 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公不宣遂問此間有
 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圍種菜遂請來問羅睺
 羅以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
 真珠 頌曰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揮法眼
 真箇不知黃龍新以何為第一不知家親切
 破布裹真珠傾城換不得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書善信初進州 初恭蔬
 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

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捨取
 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雀隨送
 手中與食 頌曰一物不將來有頭捨不起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忘懷蛇虎
 為知已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黃龍南移
 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
 真妙訣動隨聲色被勾牽真淨文不妨行細
 輸先手自覺心奮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
 洗清凡骨共仙游 天童覺一物不將來教渠
 放下著廟前悟無生活計俱拋却吳古佛盡
 力放不下著力擔不起得謂一物無元是自
 家底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業興
 一舉九萬里龍門遠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
 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底佛燈均劈而呈
 機不等閒纖毫盡塵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流水悲風不用彈 蓬萊赤心片片少人
 知滿口含霜特地疑奉報五湖學道者不須
 孤負一雙眉月庵果 趙州放下著確嘴忽生
 芥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雪堂行露社香
 盲打一鐵當時無處著彈身可呵喚入嚴陽
 去蛇虎為隣不可尋 嚴陽勢狗頭臭
 穢於人怕目何老趙州與酬羊肉價野牛平
 杭州多福和尚嗣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多福
 一葉竹師曰一葉兩莖斜日學字人不會師曰

三莖四莖曲 頌曰一莖兩莖斜其意委如
鮓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欲言下若知非心
空及第歸塔笑蔣山老無端入菴草唐華
一莖兩莖斜疎影動龍心疑生暗鬼眼痛
見空華三莖四莖曲還我一簾竹時引清風
來落葉填山谷德麼會得多福一簾竹若也

不啻三莖四莖曲無神才

興化軍梯山建福石梯禪師明業一日見
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
去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
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即得師曰我且問你
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是是上堂

齋去師曰汝不認為吾侍者 頌曰父子相

將草裡行星馳電捲迅雷轟轟他無限英靈

漢錯認鞍轡過一生 幸甚幸甚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副在慶安 因僧問劫火

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日

德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覺後到

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

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四大隨師已漂

化僧舟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切忘隨他

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溼真淨性中繞一盃

早是千差與萬差比塔新懶卷的子大隨師

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注意更生異

見却孤疑汾陽為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
歸汾陽怕划火光中立問端前僧猶滯兩重
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雪實
顯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
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正覺這壞與不
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道吾真隨

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着問罷不知

何處去白楊風送壘頭寒佛慧來劫火洞然

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去

被謬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法雲

秀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

未免空籊氣何不留將暖肚皮 佛等與

不壞舌無背驀面看時眼突大隨猶在劫

火中天下熬熬說啾啾白雲端劫火洞然大

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為隨他一句言腰

間失却箇皮袋地處處壞與不壞兩相精舐

閻龍舒護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路端門

雙扇開 萬受源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

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驚啼柳絮飛

佛智於臭烟蓬特中道出鐵蒺藜當陽如未

委喪却目前揆佛性秦壞與不壞言端語端

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般萬

里區區獨自往還甚方 陷虎之機縱不知

便隨派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收

來要驗伊 團團本六合頓翻覆面來暫披麻
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潭開事引得游人不肯
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對錐太湖三
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通照達了然無
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
蛩寒鳴砌葉兔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
恨不勝庸景遺壞與不壞兩影一賽本無是

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了無罣礙君不見衲

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佛猶懸壞與隨

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

龍門逢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

冤債禪流若問壞不壞昨夜石人闍禮拜南

堂與銜 鍊真鞍鞵固必牽犁拽不辭勞會

生逐日區區去誰管年高白髮鏡前空機劫

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謾悠悠剷盡衷腸

人不曾草鞋枯取蓋龜休 石磨瑤才伸劫火

光中問便解隨他去復回到到悔來坡下路

亂山依舊碧崔嵬 北磬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袋背遠

簡眾生為甚背累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

無語 頌曰如龜六歲已報名休向人前弄

眼睛一隻草鞋都蓋却直至如今猶未怪北

塔前門處爭如答蒙親眼中難着透金鹿長

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佛慧象不

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
都蓋了大隨却被這僧謾白雲端露是微頭
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去
浮木相逢是幾時保身皮骨會將問大隨
當頭一著更孤疑可憐無限尋聲迹不薦
羊挂角時照覺松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

何骨裹皮草鞋蓋了無人會白雲流水共依
依地藏見皮裹骨骨裹皮皮裹骨骨裹皮骨裹
錐草鞋覆了獨歸去千古何人識大隨昔融
平千古清靜光大隨機鋒立有難窺未能
直下超凡聖只道將鞋蓋却龜未山方懶庵
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

蓋了送他衲子下針錐吳古佛骨裹皮子皮
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笑未休中
派特地生疑惑龍門透皮裹骨子骨裹皮不
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委不如別處
且烏龜佛性法不孤起伏境方生烏龜不
解上草鞋隨人脚行佛燈功學道須教正

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透
使携囊特地來天童覺木禪庵畔空光光兒
非銅非鐵無相無為有擎天之力有接地之
威有射鵰之手有響錘之標口如大海眼如
眉人問天上許誰知南堂骨裹皮子皮裹
骨大隨放出遠天體東西南北謾捏眸不知

已過新羅國無半乾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
歲時且六歲隻履盡情遺蓋了這信無事可
思量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蓋
却無頭尾且睡旁人笑吉凶排川埃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戴看禮普賢去師舉拂

子曰文殊普賢經在這裡僧作團相拋向後
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頌曰
柳樛杖頭光閃爍錫羅襪裏面卻銹着擔背
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保身勇大隨山
下路縱橫老竹蒼藤屢屢生四海五湖為客
慣二更無月也須行應更深識法者俱欺敵

者已水中辨乳泥是鷄王天童費一輪明月
照滿湘更不達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
任他猿叫斷人腸上方益把火入牛欄反身
外面看梨花千點白春兩紫翠寒月堂昌
大隨問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
鞞箕口未審此理如何師曰鞞箕有唇來跳
不出 曰白赤土畫鞞箕團團無縫罅佛眼

觀不見海神不知價鞞土揚塵無處尋山高
海關白雲深南堂與鞞箕有唇來跳不出天
下衲僧赤乾體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
黑似漆 應華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

前美較也未 頌曰山前美較君知佛祖
端由辨者稀莫學朱涇老禪伯滿船空載月
明歸象日柳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
圓攀皆成禮樂堪笑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
烏龜殼無半乾
大隨燒畚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

咄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
得燈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
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錢牛驚
頌曰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錢作者
梁文經武緯把空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
日光輝舜日長南堂典

韶州靈樹如教禪師調良慶安因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
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舍没人修
頌曰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鐵
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茶函即當屋
舍没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微

蒂甜苦執連根若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
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
首座僧問先師默然慶如何上碑雲門代云
師 頌曰師師師知知三三兩兩過遠西
一雙紅杏換消梨却那靈樹當初密對揚

時中文采已全數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般護度量佛印元師之一字太魏魏獨向窠中交是非畢竟水瀨朝海去到頭雲空覓山歸自雲歸靈樹大師雲門百座只知立碑不覺話語智海山僧為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麻信火是燈能發箇智海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茫茫宇宙人無數到底誰明一字師是古佛而來祖意若為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枝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關喙啾啾明靈樹靈樹面皮多葛担韶陽板齒上生毛和右會得圓清才子貴和左不會家富小兒嬌此唐元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瀆

透祖關經使祖開關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佛照光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處且送點處認殘碑天目漳州浮石禪師調子湖上堂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頌曰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山在汝不由人箇中只是休文斷豈有人情殊與親本覺一舍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交傳白肅苦若卜得此卦一生貧達信不來病人死懶度有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漏泉王老師不打益官鼓即唐覺金木水火土大火

元是虎好味李將軍藍田空沒羽無準範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湖慶安初在馮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紫回落葉又抽枝自是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馮曰泛綠悟達永無遮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諸當甚語當敢保先兄未微在眾疑此語沙剛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頌曰分明應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當當意不識靈雲是何人首山念二玄沙道慶少人知密容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有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

桃花已落布華夷寰中拔劍當鋒者未微橫身斬萬機涉陽傷嗟尋劍客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慶令我咲哈哈神鼎註二月桃花慶慶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并下何曾見一人舊明回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徧諸祖客不知何慶見桃花雪竇踏春暖桃花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窮正覺遠不是玄沙定紀細靈雲那得事全教桃花覺了成皆妄未微何人共射量師子離群山岳靜寥王回顧海澄光二師不並歸何慶釣魚船上謝三郎海山遠桃花見後謂

無疑社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微現前賊物自家知雲峯悅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休舊咲春風黃龍南二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有摘葉尋枝長客座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華若其二學劍宗師定不差慧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總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花帶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解唯黃息衆猜淨照森桃花開慶忽伸眉未微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萬千枝佛慈泉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挑紅綻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法雲秀靈雲偶不見桃花三十年來得到家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梅無為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微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脚下豈知潘閣倒騎驢白雲萬竿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晚來無覓慶崔嵬和雨在雲中保年寬輪捧出無瑕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船上謝三郎林木 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微子孫幾箇是男兒真淨文齋動合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

知音昔人解道黃鶯道似共桃巷說舊心
居林桃巷見了休疑畫因基玄沙却不然今
古叢林爭浩浩欲驅良馬路揮鞭三和言靈
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謝家未做根源
箇端的送教春力自開卷滿山秀靈雲聲價
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畫春色

如何唯說悟桃巷地藏是堪嘆春風漏泄機
桃巷新發蒼年枝綠江有箇釣魚客吟殺靈
雲道不疑佛日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
雲是作家一見桃巷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泥
沙直上峰頂一嘆天地斗空佛心才靈雲見

了絕說說獨步窠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未
徹令人疑著俗頭陀長靈雲一見不拜
見紅白枝枝盡著卷巨奈釣魚船上客却未
平地撥魚蝦淺覺能溪上桃巷開爛熳不知
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
屬君道照連靈雲昔日悟桃巷十里春風樹
樹斜欹道老凡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
古佛山鳥芳時分外啼桃巷如火映前溪明
明三十年來事可嘆靈雲說悟迷和甲明
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燦太虛豈難陽
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家新寺掃
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佛圖指動春

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
人莫問今人特地咲嘻嘻相門遠百煉精金
大治中任他騰餘巨天紅須更拈出教人看
添得行家價轉豐開相穿十分風來露堂堂
玉蕊瑤樹未比量到被偷人論好醜因茲難
蟾與潘郎佛性春二月挑巷爛熳時靈雲一

見更無疑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從未向下
垂南華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
披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芝見山歸大珠
道終日看天下舉頭桃巷爛熳始接峰饒君
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便休佛燈地盡道
見桃巷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

無較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
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徑山果桃巷
弄劍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
東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音
陌上挑巷紅盡是離人眼中五鼓山北似錦
挑巷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
沙老爭得名喧宇宙中珠山如桃巷端的悟
靈雲漆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去塵
塵剝剝露全身玄沙未徹呷汗同罪
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佛學劍難提鋒刃
頭龍光老發便心休不疑白捲乳坤內得旨
唯憑月滿秋雙泉坡二玄沙開舉坤中知當

下云言未保伊一醉海濤皆湧沸天光回燦
眼眩眩靈雲桃巷見親切英俊越越古今
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和刃精神用無絕玄沙
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
脚熱磨礮選用三尺雪道者真滿樹桃巷行
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

嗑石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
地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面中眼中醫君不
見諱當未徹在觀人越天秋月望日桃巷春
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我不是釣魚船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身山空靈雲悟桃巷玄
沙術不肯多少瘦禪和擔雲去填井今春巷

又聞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巷落春風靜
因清結春風二月半挑巷紅爛熳靈雲到處
逢衲僧着眼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兼
牙言一箇烏梅佔本形蜘蛛結網打結結
涎落了兩片翼堪嘆烏梅咬鉄釘天堂淨一
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
豈在鐫頭石路上行人口似碑連毒葉靈雲
一咲見桃巷三十餘年始到家從此春風春
雨後亂隨名字落天涯靈雲親說悟
桃巷端的無礙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徹相
逢且喫趙州茶誰庵漢乞兒拾得錫暗地空
寶惜撞着明眼人一文也不直木菴水不疑

不撤不失片片春風狼藉至今江北江南游
子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果日黑如漆
中三月桃老爛燒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
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雲果若一見
桃老便探跟鎖園生陷出無門倚情倚辭知
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

粉施玄沙掃帚畫絨眉只知掩得靈雲醜落
盡眉毛自不知紅入芳蹤錦色鮮酌
然一點不相護物歸元主自投合誰謂靈雲
着眼着身靈雲固長生問混沌未
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今後如何師曰
如片靈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

不蒼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蒼曰直
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
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頌曰 午夜霜凝星
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喚棒人盡知蒼

龍退骨誰能覺金鳳銜開玉鎖開麒麟擊
黃金索迨迨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迨迨車
立靈宗金雞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
補歸家者錦衣 靈雲目長慶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驢車未去馬車到來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車前行馬後來長慶不

明真莫地句中認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
侶九衢呆日照香街驢車未了馬車
未鐘聲繞繞鼓聲催祖師愛喚和羅飯北有
文殊在五臺 驢車未了馬車未一老
欲謝一老開安南已得烟塵息塞北將軍唱
凱回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賊北

賣貴橫千豎百笑河沙九九不成八十二
半身驢車未了馬車來鍾聲未了鼓聲催春
來縱步圍圍看無限挑老李開佛 悶
端如箭透垣牆賴位靈雲手段長駿馬蹇驢
皆控勒鞭散戰勝出沙場南若勝松陰行不
盡疎雨下無時世事業與廢山中人未知東

老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
徧天台并雁蕩歸來重著錦江春 明責
靈雲目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忌
却不憶塵生 頌曰家破人已何所依無心
無緒話求歸十年忌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總
不知孩子青 靈雲目僧問如何是端坐

念莫和師曰河裡失錢河裡撿頌曰 河裡
失錢河裡撿枯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
山地淺種深鋤恣意耕 心才
婺州金華俱和 初住菴時有左
頂笠携錫遊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
三問師皆無對且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

且住且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且去後師嘆
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
庵注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
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說法逾旬果天龍
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堅一指示之師
大悟自此凡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

唱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天龍一指悟俱脫
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五千差寧別說直教今
古勿針錐 對揚深愛老俱脫宇宙空
未更有誰曾向滄瀕下浮木夜濤相共接音
龜 老倒俱脫一指頭金華山下築回

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
元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
頭禪用不盡大慈千手費工夫野軒蓮問蒼
樸開豈易酌無錢難好風流心中有事說
不得只得忙忙坐折頭頓悟天龍一
指頓河沙佛祖便同倚鏡他驚子懸河辯百

億須弥一芥收 不用將心向外求箇
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意只在俱脫
一指頭 老大宗師堅折頭一生用得
家風派玄沙物於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門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
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杖上挂金鈞

俱脫一指頭喫飯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
 上揚州徑山果俱脫一指報君知朝生雖子
 得天飛若無粟嘉控山力千里鳥下易騎
 珠所寶俱脫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
 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
 簡施設彌寬大千刹海歡端麟龍無限落
 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天童覺獨脫風塵舉
 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國河清海晏送來事自
 是時人不丈夫逢毒菓俱脫一指禪古今成
 話櫛打破鬼門關露柱尋無礙誰處一著
 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
 路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月林觀佳人睡
 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掃便休大抵還他肌骨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報恩
 俱脫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
 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答如和尚豎
 指師曰潛袖刀問童子曰聞你會佛法是否
 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
 栢童呼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
 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頌曰俱脫
 一指頭一毛孩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
 派截却指急回眸青著笠前無限事綠蓑衣
 底一時休山生俱脫鈍置老天龍利刀掌
 提勘小童巨靈握手無多子打破華山千萬

重無門 瑞州末山了然禪師詞大
 愚因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
 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唱曰何不
 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頌曰
 末山不露淺雲頂今古皆堯在目前又道本
 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真神文非男女
 相獨問問正躰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靜月彎彎非男女相末山
 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見也塵清聲
 藉藉播寰宇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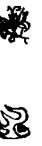
田四

U22 A 48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田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

德山鑒十四則 洞山价十六則 神山密三則 石霜諸六則 漸源與一則 夾山會十則

清平遵二則 投子同十九則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 龍潭 領州周氏子在蜀嘗請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龍疏鈔出蜀至澄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浩渺深坑納眾流 護持香餌擲金鈎 風雲匝雷震動應訃龍王不出頭 佛子勇親到龍潭不見龍 龍潭龍不在潭中 青天白日與雲雨 千古人同嘆葉翁 佛月白親到龍潭不見龍 妙符先覺證玄宗 茹庵盤結孤峰上 靜對寒蟾挂碧空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

遭一站 瞥然歸去 牙如劍 捧頭撒出光 皎皎 大家 半血盆 似口劍 如牙 竭世 樞機 未足 誇 親到龍潭 龍不現者 固失却 眼中 芥心 閒真 潭不見龍 不現親到龍潭 源活 蕭葉 承虛 獲響 入守 株待 兔亡 機變 知機 變 鏡子 撲落 地 襟子 成七片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

已在空王殿 夢回忽曉 鶯啼春風 落盡桃 花片 院山 德山一日侍龍潭 抵夜潭曰 更深何不去 師珍重 便出却 曰外面 黑 潭點紙燈 度典師 撰接潭 復次滅師 於此大 悟 便禮拜 潭曰子見箇甚麼 師曰送今向去 更不疑 天下老和尚 舌頭也 至來日潭 陸陸 謂眾曰 可中有箇漢 牙如劍 樹口似血 盆一 棒打不回頭 他時向孤峰 頂上立吾道 去在 師將疏鈔 堆法堂 前舉火 煨曰窮諸玄辯 若 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 樞機 似一滴投於巨壑 遂焚之 於是 禮辭而去 頌曰 明暗相陵 不 足云 絲毫有解 未為親 紙燈 忽滅 眼睛 出打 破大唐 無一人 白雲端 一時瀑布 岩前 落半 夜金烏 掌上 明大開口 來張意氣 與誰 天下 共橫行 佛子 勇明暗 相形 事渺茫 誰知 腦後 迷神光 都來 劃斷 千差 路南北 東西 達本 鄉 大光明 暗分 時光 定動 火光 滅處 見來 由 龍潭 截斷 辭源 後佛 祖孤峰 寫木 休

一陣旋風 霧靄 開千峰 突出 碧嶺 巖巖 驚 鶯 鶻 拋 承 久 半 夜 山 前 喚 得 回 上 方 釜 吹 滅 龍 潭 火 一 星 當 時 心 眼 太 精 明 微 塵 佛 祖 絕 踪 跡 跋 鷲 奔 騰 作 麼 生 古 佛 黃 金 為 骨 玉 為 杖 莫 把 他 家 此 日 尋 多 少 洗 未 悟 心 匠 盡 將 底 事 離 塵 音 門 建 德 嚮 龍 潭 呼 啄 換 芥 針

擬合 夔玄 微孤 峰盤 結 懷頭 坐不 顧青山 雲 自歸 京兆 府天 帝地 龍潭 霧起 老龍 吟 嘯 殺 南山 白額 蟲不 觸波 瀾拿 鷲鼻 鼻然 頭角 氣 如紅 蓮 佛 親到 龍潭 不見 龍紙 燈吹 滅眼 頭空 一條 白棒 掀地 地滅 却西 來達 磨宗 佛 百結 欄杆 破牒 頭年年 落落 出神州 却 因一 隻穿 楊箭 臨老 來封 馬上 侯 華月 坐開 口不見 齒伸 手不見 掌夜 半忽 相逢 葛藤 長 萬丈 雲 庵塔 南末 本欲 破邪 說紙 燈滅 處難 分雪 踏著 鉞鉞 硬似 鐵錯 認烏 龜喚 作龍 龜 象 當谷 變 親到 龍潭 已暗 投夜 深誰 共御 街 進紙 燈吹 滅狼 烟息 坐斷 中原 四百 州 天 口 禮 薦劉 相逢 不再 三纜 開臭 口見 卿談 紙燈 滅處 饒端 的不 許蒼 龍卧 碧潭 補 鉢 德山 禮辭 龍潭 直抵 為山 揆複 子上 法堂 泛 西過 東送 東過 西顧 視方 丈曰 有麼 有麼 山 坐吹 殊不 顧盼 師曰 無無 便出 至門 首乃 曰 雖然 如此 也不 得草 草遂 具威 儀并 入相 見

緣跡 門提 起坐 具曰 和高 山擬 取拂 子師 便 唱拂 袖而 出山 至晚 問首 座今 日新 到在 否 座曰 當 時背 却法 堂著 草鞋 出去 也山 曰此 子已 後向 孤峰 頂上 盤結 草庵 呵佛 罵祖 去 在雪 竇拈 兩處 云勘 破了 乃頌 曰一 勘破 二 勘破 雪上加 霜會 嶮峭 飛騎 將軍 入虜 庭并

得完全能與簡意走過莫放過發峰頂上草
 裡坐虎穴深林人不到者還須是獵人老
 虎騰驚鐘響自警然跳出獲全身中信偷
 營斫寨入中軍應是神謀已十分袖裡金銀
 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上方是德山老龍
 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考收虎尾持
 席鬚子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滿山
 追一箭中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錫
 尾平捋鬚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
 俊處頰脫囊雖高米卷舒方外孤峰頂上浪
 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中騎虎頭
 把虎尾壽懸一擊驚驚里坐觀成敗老將軍
 腦後一槌誰敢攪攪不擬箇箇無根長若子
 懶處常騎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
 排關自謂寨旗手未免孤峰浪草窠頭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弄展鎗旗虬坤震動孤
 峰頂上休更說夢中德山凡見僧入
 門便棒 頌曰德山棒劃斷聖凡魔障喪善
 能方便捋虎鬚忿怒那叱亦摧蕩中印信一
 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幾箇是
 知恩大洪恩突出雙頭卒辨難會將一擊碎
 渣閑自漫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白
 雲端 驟雨迅雷擊雲與電影隨將軍雖有令
 何偈帝堯時大法蓮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

賜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護阿師獨自寬
 揮闌成林木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淚星飛痛
 可哀袒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峰頂上崩摧中
 德山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
 行佛相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中一
 條柳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暇暇時
 遭八百提開口處著三千中當橫截斷
 聖凡膝上寒光照靈茫茫宇宙無窮皮下何
 人有五香融平坐新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
 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乾坤獨露佛心才入
 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派便顯官不是奴奴
 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佛棒下真輪
 不傳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湧
 不見龍王宮殿深鼓中入門便棒即當不
 少依而行之胡麻廝織中山果會透龍潭向
 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辨只
 許叢林作者知中方一條白棒胡揮亂撞
 撞著聲頭魂飛膽顛中游殺活並行醒翻
 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中不著法皎潔晴
 天吼怒雷錢山萬疊盡驚開日思現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實中德山小赤示
 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曰甚麼
 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人曰新羅人師曰

未跨船舷好典三十棒 頌曰德山自得任
 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鈎透網金鱗鱗弄水岸
 邊運把釣絲收佛印元誅龍之劍未可揮蛇
 大獵之家豈藉孤免君不見諸葛亮作軍師
 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醜擒
 采又縱之兵歎訝馬嘶嘶無限兒郎唱大奇
 如是中四方英勇將聞名早已豎降旗印信
 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纒動陷關津這僧不
 辨箇時節為法忘身有幾人成枯木烟塵掃
 蕩將軍令正勅派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
 醉夜深運被活生擒中黑摸按鎖銀居聞
 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衲子全機
 破敵也光輝中古佛高提祖印瑤寰中孰有
 當機空吉志不是新羅這衲子爭教千古振
 清風中大治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
 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
 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輪話作兩極白中
 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袖僧
 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咕嚕舌
 頭三十里中德山老人寐寐怪怪法眼
 圓明精靈靈六韜三略成緯文經新羅衲
 子有丙無丁中德山曰廓侍者問
 法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作麼作麼曰勅
 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明日日落出

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磨生
曰這老漢今日方始覺地師又休去 頌曰
跋蹙飛龍騎形珠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
識真軀汾陽正士臣氣策英一言佐國
死猶輕不同諸曲偷安者冒籠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袖裡歲鋒迎莫倚任他高作運機嘗
若者舉鼎拔山力未到烏江不肖休 海 作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鱗刺出大陽忽
轉跳出來千峰萬峰空突兀 實 執睡高
聲叫不閉夢中調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
覺懊惱昏沉不可論 觀面來時作者
知可中石火電光運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
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護誰朋後見腮兮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旁渠得便宜 天 竟 不問
文班典武班御街使曉競朝天俯觀莫味金
吾老駁馬驕多不著鞭 上 方 商 嶺 東 西 路
不不兩問茅屋一溪雲師言耳曠知師意人
是人非不欲聞 臨機一味放慈癡其
委尤深捧喝時堪吸人來誇敏手得便宜是
落便宜別茅印頑皮老虎財林丘一任傷人
放滴油滿肚只因魯飽肉能加呼喚懶擡頭
無 洋 菓 只 一 箇 休 去 仗 倆 自 然 消 諸 聖 在 甚
處脚下路迨迨 昨 日 罵 詈 一 番 了 老
倒踈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罵饒人些子

當者經 德山一日既選托鉢下堂
時靈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鍾未鳴鼓未
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侶岩
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向師問今侍若
喚來問汝不肖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
去至明日陞堂眾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
撫掌大嘆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向雖然如是
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頌曰鐘鼓猶未
鳴托鉢何處去一撈便回頭會得未後句 空
拳 未 後 句 會 也 無 德 山 父 子 太 含 糊 座 中
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 天 竟 涼 涼
霜風戾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
心月收取經綸上古灘 空 半 祥 鼓 寐 鍾 沉 托
鉢 回 岩 頭 一 撈 語 如 雷 果 然 只 得 三 年 活 莫
是遭他授記來 德山托鉢家為奇好
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水距叢林千古
立雄基 堂 典 一 搥 塗 毒 閻 閻 喪 身 在 其 中
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徑 山 果 鍾 未 鳴 鼓 未 響 依 前 托 鉢 歸 方 丈 德
山不會未後向岩頭密意誰相鉢只得三年
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樣 鼓 山 挂 千 尺 經 輪
直下番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濤惡
走入蘆花不敢窺 真 傳 文 鍾 鼓 未 鳴 先 托 鉢
雪峰平地成饒舌當時一掬入僧堂且看岩

頭有何說 堂 一 雪 峰 公 然 喚 回 岩 頭 密 啓
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勸 牛 洪
漂漂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讓豈容傳擡時已
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圍 明 大 斫 却 月
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屏迹師子奮金毛
 德 山 托 鉢 話 低 頭 得 人 怕 三 家 村 裡
人醉後胡廝罵 幸 唐 瑞 德山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頌曰佛是西
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尸貫休前百草頭 德 山 因 臨 濟
侍次師曰今日因濟曰這老賊寐語作甚麼
師擬拈捧濟揪到榭床 頌曰卧龍終奮迅
猛虎便吃時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
林梢 中 卷 空 德 山 示 衆 曰 道 得 也 三 十 棒
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開得謂洛浦曰汝去
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
捧送一送者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
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
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
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頌曰單于自負藝過
人小將教詔去借真到彼果然贏小捷回來
未免陷全身 海 印 信 髻 若 金 龍 鷓 鴣 兒 背 如
紅玉一青水雖然學得人言語問着元來總
不知 德 山 因 僧 來 泰 便 乃 閉 却 門

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繞入禮拜
師壽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見兔放鷹目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猛
省未幾末 德山上堂大眾及盡知也直得
三世諸佛口挂辭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
識此人參學事畢明春投子青云然雖如

吳德山大住歲畫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
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樓簾暫得趁幸
侶石人眠半夜免教舞讓守林居須知荏苒
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
元是崑崙進國圖 叔把斷襟喉風塵雲拭
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

鈞天童竟 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雲岩曰薛雲岩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選
邀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岩良久曰愁這是師
沉吟若曰价聞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痛
涉疑頌曰 鉢量非功不晴令星移斗換豈
同輪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湏絕滅門

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
忌泛他竟迥運與我味我今獨自往處處得
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渠湏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頌曰 動靜泛來每與俱回頭
驚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嘆喚作如如又
却迂本覺一水中影子因身有若寔無身影

亦無百尺竿頭繞進步一毫端上現此虛
洞山後曰供養雲若真有僧問先師曰
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日意旨如何師曰
當時紫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
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有
恁麼道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
曉爭有恁麼道十年鶴與青松老室鏗正明
驗正偏玉標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子規步
綿綿父子聲通芳聲光浩浩天童竟洞山
雲岩若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不
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頌曰 高
高孤頂雲濛濛劫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極

消息轉不聞春色暗香濃玉辨洞山首
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
應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
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為賤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功者互換無底合
盤轉手擊穿心鏡子通身飯 天童竟千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繞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
處漁人披得一蓑歸田里自有伴即來地關
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昏
合掌頭彌髮翠舞三臺 洞山赤滿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
未究其微滿曰我這裡亦有祇是罕遇其人

師曰乞師指示滿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
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滿曰此去
灤陵做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欲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岩問無情說
法甚麼人得聞若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
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
為甚麼不聞岩堅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
曰我說法汝尚不聞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
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弥陀經云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省述偈曰也
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
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頌曰 若箇分明有
情無情者箇寂親無處不真一打不著萬劫
沉淪一透不破驢牽錢磨一朝透徹以楔出
楔莫安面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
要休便休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
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
饒古人入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你說大
洞山 洞山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物物現家
珍不識之人即荒草南堂與南陽師肌骨好
洞山价也難討滿山翁雲若老重注破成鼓
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舊藤自此到而
今業識茫茫何日月 洞山示衆曰秋
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

草屨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屨且作
 磨生去後有僧到劉陽舉信石霜霜云出門
 便是草僧因舉師師曰大唐國裡能有幾
 人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
 圓欲識家山歸去路暮煙輕鎖綠綿綿佛思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下下脚易

夜明簾外轉身難者幾何般且隨老木同
 寒瘡將逐春風入燒癩天童出門便是草
 閻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賢歸
 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
 島好好不用更尋討龍門遠萬里無寸草但
 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

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免漸進春草綠
 往山果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
 回機踏著通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琳山如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似錦紋戶外任
 教荒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淨日成萬里無
 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驛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
 忽然突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圓悟
 新豈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
 可向前機不轉隨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
 端的破中違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諳
 來跡兩岸俱玄一不全佛慈虛玄鳥道沒

纖埃玉殿空然瓊綠首挂鐘枝飛秋銳骨冷
 演老蚌盡懷胎及老洞山曰僧問寒暑到
 來如何四遊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
 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開黎熱時熱
 殺開黎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
 在安排玩瑤古殿殿明月忒俊韓檀空上階

雪寒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
 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懺懺人人盡欲出常流
 折合還歸炭裡坐真大道熱時熱殺寒時寒
 寒暑由來穩不干行盡天涯諸世事老君頭
 戴楮皮冠沈堂偏中有正正中偏派落人
 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

芋草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擇人迷處
 所寒時向火熱乘涼一生免得避寒暑佛照
 劫無寒暑處為君通枯木生卷又一重堪嘆
 判舟求劍者至今猶在冷灰中佛性秦裡頭
 看勿寒暑直下滄溟憑得乾我道巨龍能俯
 首喚君沙際弄釣竿天童費水到渠成風行

草徑類之不齊觀之難面誰信崖額石裂時
 黃金白銀如糞泥月堂盤走珠珠走盤偏
 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犬遶林空
 踟躕圓悟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
 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嚴
 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關黎古寒時

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
 蓋打刀須是仰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
 當面截身訣此山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
 擬議辨疎親臨臨擗兩頭脫舉目長空一
 咲新松源洞山曰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
 眾穀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

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研
 去又問雪峰雪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
 山來頌曰 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侶
 怨讎始終滿面無艷色更有曹山乞你頭保
 身身不入世未指緣劫空虛處有家傳白蘋
 風細秋江暮古岸松歸一帶烟天童竟玉鞭

總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臺巖鏡
 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正堂辨三人謹龜嘆
 作龍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馳踏
 破澄潭一輪月水著永吾常於此切不是神
 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截舌切切不
 是標名虛事挽末了吾今為君法林心

洞山曰僧問之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
 後一莖茆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相
 候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月無根樹長草成
 陰投子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松師逐海
 潮只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成
 本善應隨流妙意深明一箭 中紅心當鋒

不是由基眼對面鏡山高萬尋佛智古人出世家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三僧遷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草五門雖然大過一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芝竟山歸佛地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天糖芋頭上煎髓

子三箇胡孫夜敲鏡頌曰山猿得樹尾連顛嘆道階除夜敲鏡敲磬磬無用慶淫來千聖不曾傳洞山因老宿拈筌筌角問云父母未生時還有這個麼師曰只今豈是有耶宿搖手頌曰轉位投機竟更難回途復妙豈相開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王堂辨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至僧所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開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送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師曰粟倉裡去僧噓一聲曰却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夫不解與麼來頌曰只解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送麼來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鯨鯨無羽翼今日親送鳥道回天童竟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解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倉裡馬脫驢胎一道

歸石溪月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洞水流即向汝道頌曰洞水無緣會達流見他苦切故相酌西來祖意竟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橫川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曰白鳥入蘆花頌曰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禁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王堂辨洞山冬夜果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侶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叔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搬退果子頌曰洞山果子誰無分搬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敲破牡丹花下睡猫兒明辨洞山玷辱家

風首座埋沒自已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道有若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拋向屎坑中火裡紅蓮香拂拂王堂洞山夜祭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持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峰侍立開口祇如這僧辭去裝時却求師曰他祇如一去不解再果其僧歸堂就木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頌曰洞山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

誰人不帶是非行慈受洞山曰看病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洪伊口爭奈蕭蕭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蘭山文僧曰前程還許下度也無師曰雖然黑檀波成立在今時頌曰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王堂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着和尚否師曰老僧着他有分曰和尚着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着他時則不見有病頌曰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觸髓乾去醫不見退米辟少子和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嶺處舊山寒須勤絕莫顛預轉盡無功伊就拉孤標不與汝同盟天童覺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馬道未審如何行馬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句明祇如行馬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聞黎因甚顛倒口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馬道頌曰古路豁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馬道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井霞辨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

誰人不帶是非行慈受洞山曰看病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洪伊口爭奈蕭蕭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蘭山文僧曰前程還許下度也無師曰雖然黑檀波成立在今時頌曰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王堂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着和尚否師曰老僧着他有分曰和尚着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着他時則不見有病頌曰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觸髓乾去醫不見退米辟少子和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嶺處舊山寒須勤絕莫顛預轉盡無功伊就拉孤標不與汝同盟天童覺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馬道未審如何行馬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句明祇如行馬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聞黎因甚顛倒口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馬道頌曰古路豁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馬道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井霞辨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

苦曰地獄家告師曰不然在此水線下不明
大事是名東苦頃曰人生家苦不知休逐浪
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
何求哉枯木鑊湯爐炭焚何解地獄三途未
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架梁之下莫顧頭苦
浮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頃曰燕畫

分明無道理老胡裝度提不起不如不付王
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日雲端洞山泰興平
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者與
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頃曰渠非老朽
不禮不受感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白
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

不如忌口天壹覺上座莫要禮老朽與平未
易揚家醜尊貴注來不出門渠儂豈在感音
後自得洞山以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
曰十八女兒不繫裙頃曰衲僧孔竅少人知
劉被宗師已識撰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阿
母畫蛾眉海印洞山問僧問時時勤拂拭
莫遣惹塵埃為甚麼不得他水鉢師曰直饒
道本末無一物也未合得他水鉢且道什麼
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未後云該
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肩之頃曰粗師水鉢
淺擔衣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
豈是惹嶺付將來本覺一洞山不安令沙彌

得語雲若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
雲岩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
汝沙弥領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岩打一
棒沙彌無語頃曰洞山有路透雲若絕處
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
毫端日五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

躡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岩更不還廿
屋前潭州神山僧齋禪師洞雲若典洞山行
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
曰大偈曰本拜相洞曰老大大作這個說
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替變暫時落魄
頃曰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

互換向晚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撒控轉騎
牛戴帽異中來百鍊真金色不變天壹覺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忠熱國相如過橋蕭
曹謀略能成漢業許身心欲避堯籠辱若驚
深自信真情泰跡混漁樵白衣拜相喜難
如暫時沅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來
歸宿五侯家佛水錦還鄉人盡見長時
富貴誰知無言童子呵呵嘆贏得風光滿
面歸伊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
麼師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
侶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工
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底道

理頃曰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窠
不機祖祖相傳一頭拉播天壹覺達放曠以
將寡教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不
外來同行語話要分開自透大地火發後古
廟香爐不著灰月堂日神山與洞山過獨木
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開黎

洞乃放下木橋頃曰平地無端鑿陷坑木
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凌月夜金雞
報五更日費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嗣道吾抵馮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馮曰施
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馮於地上拾得一
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馮曰

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
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馮
呵呵大笑歸方丈頃曰萬廩千倉常住物
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得雨過西
山真氣清北石霜在方丈內僧在
窓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偏
界不曾藏僧舉問雲峰偏界不曾藏意自如
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開曰這老漢著
甚麼死急峰問曰老僧罪過玄沙云山頭
老漢疑過石霜頃曰千疑萬慮扣禪關偏界
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換他游子夫
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又天長自對門

陽昨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醉爭
 侶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瀟洲佛慧泉變
 昨自小惠生盲兩耳送來只聽聲指點萬端
 都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保身咫尺之間
 不親師類幸然獨露誰作遮欄老倒石霜魯
 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
 剛腦後添生錢南華咫尺之間問石霜師
 云徧界不會藏關市交關急著眼塞北牛馬
 海南番洞山過界不會藏千眼應難見雖
 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象骨苦提撕箇中猶
 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拔子軒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
 鎖于兩頭搖頌曰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
 程遙苦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免
 常行拔子者無鬚鎖手辛難關枯木堂中莫
 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
 卓弟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頌
 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
 竿頭須進步四五十方世界現全身長沙弟暗却
 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
 盲無門開石霜因裴相國末師奪公手中笏
 曰在天子手中為主在官人手中為笏在山
 僧手裡喚作什麼公無對乃留下笏頌曰
 不是圭方不是笏交身直入蒼龍窟擊得驢

龍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曹寶不是圭
 考不是笏祖相傳非外物擊電光中著眼
 看五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閑
 之生恍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
 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怛怛佛慧
 澤州漸源仲興禪師頌曰一日隨道吾佳
 檀越家弟慰拈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
 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
 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
 不便師乃禮簿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
 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
 身忽然大省遠焚香遺禮曰信知先師遺言
 終不虛發自我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
 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雷見便問前來打
 先師因緣會也未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
 語雷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禮
 拜石霜設四五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法
 堂上送東過西送西過東雷曰作麼師曰覓
 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
 師靈骨師曰正好着力霜曰這裡針割不入
 着甚麼力師持鉢有上便出頌曰兔馬有
 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無處着隻復西歸
 曾失却曹寶終日挨門後倚樓樓四明鏡
 照梳頭一送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年勇道吾解語無舌漸添無手行拳打得
 魂消魄喪方得此道流傳石霜為父雪耻苦
 屈之言難宣鉢子持來四顧茫茫白浪滔天
 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關洋千萬年妙法
 不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
 生休更問送來日午打三更天童生也全
 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過塞太虛空赤心
 常片片目掃無鬚鎖于兩頭搖無瑕玉
 三四歌反遭則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還行
 佛性泰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
 練江寒月兩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寒庵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關浩浩一時
 漏泄道吾機又着欄杆倒頂帽楚安方本地
 靈明無一物樂人認得黃金骨扶鉢有上便
 行時大辯送來還若誦力曹生前曾弗過
 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覓昔
 金鎖子任浮沉本覺一明頭落即暗裡喫交
 妻手當深洋處極寒裏驚鷗飛不見一隻銀
 鱗挂樹梢曹寶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
 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秋天月白大鵬展

翅澹溟濶浩浩清風生羽翻帝堂典急水灘
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然跳出洪波

裡續雲字宙依唐章華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山於初住京口寺因
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咳師遂請

益後散衆系於子省復後歸聚徒道吾令僧
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問舉住吾吾曰者

漢此回方徹頌曰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
風吹火借水獻茶絲毫立不為別千差但看
來年二三月嘴泥燕子入人家黃吳口

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錢輪隨雲收雨散月
明夜天動江波說向誰木毫水

夾山因僧問觀應見佛時如何師曰五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柳某僧後問石霜撥塵見
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

住師師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
較石霜百步頌曰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

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裡見
應難舟實不立纖毫已是塵耶堪奔走問

他人高揮宝剑無踪跡月裏如娥現半身成
掛木拂牛劍氣洗兵威空亂歸功更是誰一
旦氛埃清四溟垂衣化自無為天黃太

阿在手誰敢管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天京光
坡學佛人入被熱鐵檝塵見得幾何般狂風

掃地雲吹散獨立蘭千宇宙寬則華甲隱顯
全該不露顏白雲際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
金鎖天曉泥牛過玉關仙堂七夾山因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
對談師曰文殊與吾劈水去善賢猶未折茶

來頌曰親言言震缺人知今古無傳類莫
齊玉馬雪行歸夜半騎羊挂角日沉西馱子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傷來落二三卓尔混

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成木大方獨
立峭嶺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

位圓通無碍群猴味山如夾山因僧問如
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瞻青嶂接為喻茶

落碧岩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愁作境話
會頌曰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鈴

羊岩高舞伊千峰雪石筍生條半夜霜撒子
鮮含明月珠生腹龍攤深雲雨洒空莫向早

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朝東丹霞津古鏡重
磨又一新一四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

吼老樺翁把要津空舉拜二十年前此地
遊木蘭老菴院新修如今再到紅行地樹老

無花僧白頭出山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
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直夾山依舊兩

眉橫在山界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

天外急遊子夜還家月桂寒松碧嶂
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少鶴唳

青霄出鳳林成甘木山遠水遠待月明暫向
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天月禮夾山示眾云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頌曰九

轉靈丹難却易一鏡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
靈中事重把仙書子細看天重年來萬事

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春不傳天子令
時清林唱太平歌鼓山哇癡人面前休說夢

生錢團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却伴聲只會外
邊開打哄任山界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鏡

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岸密霧還從藉踏
回景香甲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

日云某甲只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
尚令請上座日云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

務屢見師遂振茶碗作聲師不頌日云碾茶
三五碗意在鑊頭邊師曰餅有傾茶勢籃中

幾箇頭日云餅有傾茶勢籃中無一既便傾
茶大眾俱以目視之日云大眾鶴望乞師一
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日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召大眾已
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頌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瀆下往往事從閑誦生
莫將閑話為閑話非前新撰板漢洗拘束餓
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虛空 夾山在為山
作典座滿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
滿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頌曰相
逢借問眾僧慶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

丹鳳轉金龍曉蟬月中枝瘦子青變生為跡
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膏意
調和味塞口多人工覺過雨過龍庭苔蘚潤
夜史金殿燭初紅官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
勞視聽脫火洪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
往巷香襟襟平地是青雲大洪 夾山嘗譚

一小師插遊揮劍殊無趣向及聞師通舉遠
播乃回省觀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
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為着火汝行盥
時吾為展鉢甚處是孤負汝家小師因而悟
入 頌曰汝蒸飯時吾着火汝行盥時吾展
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僕機不活機若

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開悟悟三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會處請師一言
師曰戶挂洞林影中辨取 頌曰感音那畔
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服無人空寐寐
滿窓唯有月虛明丹黃 鄂州清平山
令道禪師山 目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著

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
漏師曰汝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觀
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頌曰有
漏茶籬無漏木杓煙赫禪和晏生下度伶俐
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雙
鷄珠 大藥小乘并索錢索有漏無漏茶

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法 索籬木
杓錢貫并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
信緣着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注
自然心地常安樂天皇 二乘諸漏扣空王
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漠唐虞齋
敲拱岩廊珠 籬木杓錢貫并索打瓦

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語
尚有漏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派徒勞卜度
江邊有箇釣魚人擲鉤驚起遠天鷗在
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
臭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
金悟去百草皆藥切折俱抵指頭踏踏道州

略約平常一句用無窮限量知見徒對酌費
寶宗丈二鋼釘八尺鐵標插在眼中猶自不
警中 清平初泰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
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林引師入竹園師又
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

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
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眾曰先師
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知好惡 頌曰父
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叙炎涼叮嚀拍點
家園事行盡荒郊話短長大洪 土埋處處
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銀傷中倒

方知行過鐵門關堂 行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師 趙州問大死
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活中有眼
還同死藥忌何須鑿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
不知誰解撒塵沙寶 大死底人同活人

三千豪仗又隨塵李陵本是收者將却作略
番上將身佛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
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下
成白雲 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
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闌牽向雪中歸銀雪
趙州解然無絲線投子能穿沒異針好手手

中呈好手紅心心內中紅心佛雖是大死底
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
門翁翁八十重年少山 禾黍不陽艷競
我挑李春翻令力畔者半作賣老人在 山
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
護護不得驚頭一旦忽擊出堂 欄前夜

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星無道
理裏頭畢竟有人牽管者理投子因僧問如
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
幾何師亦下禪床立頌曰水出崑崙崑崙接
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
無踪海岳寒投子青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
爭免面糊強將雪鬢高縮遮得偷人眼
也無口舌端投子下禪林雪中迸電光胡僧
歸漢土六月下巖霜佛甚勇投子示全機清
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佛心才
笑向江邊美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
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善幸捉賊不
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繩林曾經巴破猿啼
夜鏡作心肝也斷腸佛能投子下禪床通
身誰辨的擬議即干差觀面難相識佛心天
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聽前馬後漢切忌
亂承當佛心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鳴蒼
下線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
水巷一投子下繩床終非孟八郎不搗三寸
舌未免兒小賊眠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聖
破古人無面目縱橫何處有閑防佛心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
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頌曰
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馬得便頓頓靈光萬

古輝天地陰顯尋常不用搏山四圍缺角
伸問老翁石龜峙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
過踏出金烏半夜紅佛子圓後圓前作者
知四三七八解星機令人長笑善吞吐留與
繁林作是非正覺逢春却三四枚吐出七八
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佛事吞却日
吐還難須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畫
不知誰共倚闌觀佛性春投子投子撲輪無
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帶齒粘牙爭得
起今邁古石庵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
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頌曰山
家世界別塵世罕會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正覺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發堆中雪片飛一寺住
山誰可擬開雲流水不同歸白雲蒼翠樓
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羅縵無
力咲倚闌干風曲中佛庵裡住山境界問如
何女子雙鬢髮已皓觀而不逢休更會白雲
飛過舊山河佛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漓
百草為什麼不抽芽師曰芭蕉只歷長僧問
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今年亦然曰
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僧問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新晴曰如何是第一
月師曰孟春猶寒頌曰投子投子越今邊

古遇人識人頭及面上一月二月寒暄說
住峰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佛門
五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暖第二月若無開
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西浙春
寒與秋熱佛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一大藏教又問黃
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新曰演入
大藏教頌曰頃漸偏圓權寬空有釘骨鐵
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且古今八角磨虛空
裡走圓悟易演出大藏教言語亦端兩頭
都坐斷一箇倚天寒佛出一八一八半合
半開麻鶴魁寒木狂頂嘯古聲要知奇特事
當其破草鞋佛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
拍月靈山猶如畫月如何是真月師曰昨夜
三更轉向西頌曰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
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團底無限清風付
與誰佛昨夜三更轉向西各守守當衆
人迷澄潭影轉風初息猿猴微聞嶺外啼
佛
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為指迷若
於話下尋端的未免泥中又沈泥佛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曰
飲啜何物師曰喫喫頌曰玉角雷毛
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問雷驚時時吼
甯若滿山日日吼佛露地牛起問端

隨撲叱叱^{四五}盛牙寒不知飲散走何物喫喫^{二七}直
 教滄海乳^{四五}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
 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
 語 頌曰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啼^{四五}入帝
 關一句古今無滲漏祖師不在東西山^{四五}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
 分明 頌曰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
 欺謾拈來題目分明也付與兒孫看眼者佛
 心才投子因雪峰侍立師指蒼前一塊石曰
 三世諸佛總在裡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乃踏庵中坐^{四五}頌曰說明道白埋
 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骨橫
 抽要在轟轟霹靂手^{四五}有客釣鰲魚區
 區走五湖不知泣裏鮮滿腹是驪珠佛^{四五}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涼地
 地 頌曰天地為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
 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水寒逼髮凋^{四五}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
 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然勝寄與
 誰 頌曰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
 伊縱饒結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四五}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
 和尚莫家沸挑鳴聲便打僧又問禪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頌曰投子投子撥輪
 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派開^{四五}
 驢賣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
 僧若得投子機隨手拈來打投子^{四五}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聲遂問聲在這裏蟬
 向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四五}
 其僧有省 頌曰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
 拈來臨耳畔連啼兩三聲^{四五}投子指兩
 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
 後目者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陌上遊人競
 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四五}
 百十城流水香^{四五}百茶香裏鷓鴣啼白
 面即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
 草萋萋^{四五}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
 法師乃彈指 頌曰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
 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關紅日晚夜^{四五}
 峰頭投子青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
 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
 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四五}
 頌曰入草親尋草裡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
 遇大高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四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田六

僧師古關嚴蓋金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五世 仰山舜三則 香巖開五則

米胡二則 王常侍三則 三角卷主則

六祖下第六世 興化獎八則 寶壽沼六則

三聖然三則 大覺三則 灌溪開二則

匡禪一則 歷村一則 虎溪一則 桐峰一則

米倉一則 雲山一則 陳標尚書二則

大禪佛二則 南塔湧一則 無著喜三則

袁明仰山慧寂通智禪師則 滿山有梵僧從

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覆曰西天師曰幾時離

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既水師曰

神通游戲則不無開黎佛法須還七僧始得

口特未東土禮文殊亦遇小釋迦遂出梵書

貝多葉點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過親向支那弄海潮

若要清風生開外歲未史與四藤條華品

小釋迦大文碑閣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

能用被他碧眼設塗糊 疎山如瞬目西天此

土揚石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匝入息一念

萬年禪禪問浮樹在海南邊 而雲點 應真來

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若不知閑棧

子元來只是有神通 本覺一仰山住東平時

滿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象口且

道是滿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滿

山送來若道是滿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

別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擗

破 頌曰 仰山拈得滿山鏡告衆拈來行

正令懂懂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暮頭釘汾

提提起分明照正邪衆人皆不答唇牙碎

如賣物無人買最後項端本主家泗山 佛古

鏡封未辨者難示徒行令衆當觀會中若有

仙陀客器得如今照影寒 佛印信師鏡拈未

呈衆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弄

免教壞却泥孫手白雲端滿山古鏡仰山提

日上東方月落西樓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

索草蔓蔓 穿身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

徒衆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分作兩分

明佛曰 全放全收亦優滿山送至仰山

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 智海

清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

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 秉春佛心才八十

婆娑學畫看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

妍醜盡道不勞紅粉施 上才並比 謂拈來伸

一問如何果來盡茫然不問一撲百難碎定

作人問醜婦寬 二神 仰山隨滿山游山到

磬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嘴一紅棒落在

面前師取棒拭過呈似滿滿云子甚愛得來

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滿云汝也不得無

分即分半與師 頌曰 鴉嘴棒子落師前

致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

會更何年 公陸 照滿仰分明互古今父子相

見意取深果熟馨香鴉嘴至捫來摩去似交

搭要會二人端的露中秋月露映薄心 則山

仰山因滿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子作麼生知他之與無師曰慧齊有

驗慶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問黎僧四

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滿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乳頌曰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变化不相知喚回業

識茫茫者笑倒滿山老古雖 頌曰 喚回頭

識我不依倚離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燒沈落

漢漢窮途有許愁 天童竟有本無本學益學

損搬運不時提起却聽師子一滴迸六斛 駢

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鷄不在

蘆花宿 月坐昌 仰山問滿山大用現前請師

辨白滿下座師方丈師遂入滿問子適來問

甚麼話師再舉滿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

記得滿曰你試來看師珍重出去滿曰錯師

回首曰問師第若未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

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携手同端不

知猶自涉離微 松涼 巖間 慶分明 答處 疑

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素主安然
致太平木暮永仰山臥次夢入歌勒內院衆
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空師遂就座一尊
者白起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起曰摩
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
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奈蒼蒼列聖森森生其右
當仁不讓健雅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
海膽量如斗較目淡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
世我機匠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
師父子病休醫天童覺夢裏談空也大奇百
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摩竭今何必室中

下一植 本覺一白曰青天夢中說夢捏怪捏
怪誑誑一衆無門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
仰山到來為什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
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橫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
舉似 頌曰 兩個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
猶不足擎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若薊綠
白雲端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
今日併賊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無等勇
仰山後茶岩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
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而上出頭曰我
不肯汝放抵肯汝放 頌曰一豎一展一放

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岩頭賴是隨風回轉掉
幾乎反却釣魚舟 頌曰 仰山一日在法堂
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
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
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
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
空而去 頌曰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訪
遠意疲勤寒臘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供養
君南更度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
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
云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
一匝云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

相兩手托如循羅擊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
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云如
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
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道環
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
羅武緯文經放開担裹獨立同行機發玄樞

芳青天澈電眼合紫光芳白日見星天童書
仰山因僧思邈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
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
智一聞千悟得大控持其有根微智若若不
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
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

甚慶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慶否曰常
思師曰能思者其心所思者其境彼慶樓基
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
口其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
信位即得人任未在此除却這個別更有意
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
麼生即是師曰擾汝所解得得一玄得坐披
衣向後自看鄧禮謝 頌曰 得坐應須更
自看涅槃城裏未為安披毛戴角重相見歷
盡艱難幾許般大洪思無外而空無礙而冲
門墻岸岸閑鎖重重酒常酣而卧客飯雖飽
而頽農突出虛空芳風搏妙超踏翻滄海芳

雷送游龍 天童覺幽州祭梓問來端歷歷山
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巨得披衣向後更須
看本第一凡聖繞無別路歧返思思底幾人
知春風不到樵源洞葉落花開自有時慈受
添 仰山問僧近離甚慶曰庐山師曰曾到
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聞黎不曾游山雲
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出草入草隨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果果左
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心寄出草何如入
草時全身入草為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
至如今在路岐本覺一欲識庐山五老峯個

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
髮斗煎茶
純不同慈更深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
慈寂師曰慧寂是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
大笑 頌曰 神通遊戲不為難互換機鋒
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

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風
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
地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插向炒中又
移向舊處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
竭掩重門夕陽影裏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
昏投子青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眾無對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頌曰
一倒一起雪道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
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袖僧穿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
梅芳春到寒枝涼颺脫葉芳秋澄潦水 天童

寬推倒扶起觀而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
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雪峯道底徧界是文殊
徧界是惠氏樓閣門開竟日閑誰識善財童
子兼卷印仰山因陸即中問不煩煩而入
涅槃師豎起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
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即

中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
俱非有獨步大方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岩上
梅條條蝶舞溪邊柳石門觀仰山一日見香
嚴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據某甲見處
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曰某甲只
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能知道無

一法可當情者滿山聞舉曰寂子已後疑然
天下人去在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
聞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
片心本覺一仰山臥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
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
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為山問曰寂子

用劔刃上事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
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數篲別處春推出枕
子露眠床劔刃上事放毫光月室昌田中掃
杖床下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龍牙言
仰山因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
前添作一圓相以脚踏却師展兩手僧拂袖

便去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
伊家僧添半月反然去却道親逢小釋迦本
覺一仰山夏末問訊為山為日子一夏不見
上在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
得一片舍下得一簾種滿山日子今夏不虛
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滿

日中一食夜後一餐師曰和尚今夏亦不
虛過道了乃吐舌為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頌曰 開一片田家密綿綿佛粥飯其道
自辦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屬若也
萬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 蘇門連
寂子不虛過頭邊有功無恃一簾果千歲

顯家風 老 翁 翁 年 鏡 兩 俱 專 家 有 詩 書
富可論飽飯慈眠無個事却來敲梳弄死孫
別山 翁 開 得 一 片 田 種 得 一 簾 菓 卡 和 三 獻
楚王王設若不遇別實人至今猶在荆門天
午間一齊早晨一粥斷絃復是鸞膠續陽春
白雪有知音山自青芳水自綠 老 師 仰 山

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知許多師僧為從
是喫粥喫飯僧為從是參禪僧師曰亦不是
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麼
師曰侍御自問取他頌曰 來問成風頗不
成幾多龍象在雲堂漸檀林裏曾無雜迹
風流豈易量本覺一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

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了心無心了無
了之心是名真了頌曰 口朝鼻孔無空過
眼蓋鬚鬚有古風信來骨頭花十八等開撒
出滿盃紅 老 師
鄂州香嚴智閑禪師 仰 山 因 百 丈 遷 化 遂
茶為山滿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吞十問

十卷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
 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有師能然歸察將
 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對對竟不得乃嘆
 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馮說破馮曰我若說
 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
 遂焚平昔所看文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後心神泣詳馮山抵高
 陽忠國師遺跡想止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
 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還禮
 馮山讀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
 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
 不假備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無
 踪跡古色外塵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馮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曰此是心
 機意識著迷得成待慧親自勘過頌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閑渠無端整
 著菴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重寶宗放下身
 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轟然一下打得
 著大地山河一法沉九峯并香嚴回仰山見
 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
 前頌仰山曰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
 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
 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頌曰無地無錫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

僕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權重千斤愁人莫
 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人愁人愁人愁人
 面提觀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過人上壁
 香嚴初開堂馮山令僧送言并拄杖至師接
 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
 曰孤為春行秋令頌曰拄杖將來便徹心
 淚流不覺思吟春行秋令人驚怖絕後光
 前絕古今汾陽也接得杖天不言絕後
 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正覺逸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屣
 若有會中真衲子揮床好與即時歇本覺一
 家世拄杖佛担付馮山寄來香嚴覆天父
 子技機揚春雷曲不是如音大難相續
 香嚴示眾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新樹枝
 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
 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
 格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
 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頌曰香嚴齊樹示多
 人要引同袍建本真擬議即從言下取喪身
 失命數如塵汾陽為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
 月新沙
 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擗眉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遊嶺種芳草
 逸池生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嚼得當頭
 滋味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
 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巖上樹口嚼枝手不攀枝脚繫垂纜開口
 不答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
 頂門揮
 何葛藤露布
 限啞卻衲僧口通身是鬼眼
 雖始是貧卻來樹上強懸身雖然相識滿天
 下畢竟心能幾人
 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
 驢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
 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驢裏眼睛霜云
 猶帶識在頌曰枯木龍吟真是道驢眼無識
 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金山

京兆府米和尚

離甚康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涅槃都重口也無你提撥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涅槃僧前頓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頃曰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納

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大米胡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做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頌曰碧岫

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克得重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衣手第二頭邊破悟迷快須撥手捨筌第成芳未盡成駢板

者難知覺囉嚕嘴免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晚風寒特米大仰辨真假痕玷淨無貴玉圭天覺悟人千箇道無憂有信遣他第二頭

窠窠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龍門窠窠州王敬初常侍見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

公字更不復出未致疑明日憑鼓山供奉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看存屏蔽間偵伺供奉主續望開口昨日米和世有甚麼言句便不

相見公曰師子豈人韓獪逐魂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遂出胡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雙

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頌曰宿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四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常侍舉筆

前失後且告貴人為我相救胡胡答官忘晚走珠盤妙處都靈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

下靈鋒實劍倚天寒王王常侍典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

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做成佛作祖去公曰念骨雖貴落眼成翳又作

廢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頌曰世出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麥調

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但但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風樓不在

掃桐樹事事到無心不為欺烏玄鶴白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老爭敢道人泄漏機

進公曰看馬打球所以來蓬州云人打球馬打總公曰人打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

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之日

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之日

於言下證無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令人棄如糞龍門遠看人騎馬打毬子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著意要題詩極極

新州三角山法過卷主胡胡因荒亂魁師八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

實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實師振威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頌曰師將真實濟兇人豈謂

行惡反害身真實與伊元不識而今更是好許許貪洞山

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巖繞還兇人便分付兇人少鑿返加傷正正覺

卷僧真實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班莫道賊魁非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天天目

魏府興化存雙禪師胡胡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

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揜着一箇會佛法底人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

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揜着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

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米曰徒法堂過覺示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

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與於三聖師兄
 覺學得箇賓主句統被師兄折倒了也額與
 存與箇安樂法門覺曰這暗裏這裏納敗
 缺脫下納水痛打一頓師於言下為得臨濟
 於黃聲處喫棒底道理師後
 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

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
 覺於我太除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太孤太除日果果璞玉渾金惡種草無
 負平生雪此冤不如一陣香風掃南岩勝
 翎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鉞南方自
 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雪巖錄

與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址回魏府行宮詔師
 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寶者帝以兩手舒懷頭脚師曰君
 王之寶誰敢酬價
 頌曰君王之寶實難酬與化形言下一籌兩
 手展開懷頭脚書挂在鳳凰樓北塔林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
 餘斜影在翻翻直自入雲端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
 宗所得未為真精靈還他與化老地歲恩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
 原無價寶不同趙壁與燕金大童覺

中原之寶呈與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
 為萬世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
 氣龍顏悅手奈胡僧笑點頭上方益
 中原叔至寶合國不能藏一入相如手佳聲
 滿大唐佛心才

一寶有來由攪得君王引懷頭到此若無青
 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笑前堪懷頭舒起君
 王寶司空見慣與化老千古君臣際會時落
 花滿地無人掃北海心收得中原無價珠懷
 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與化重酬價八兩元來
 是半斤林美開君王寶自難酬價與化何曾敢

惜看天地既無私益載至今留得鎮中原
 與化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
 單刀直入與化與化證據時吳德長老出禮
 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
 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
 他吳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頌曰

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二
 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吟信 吟龍出
 水而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王
 眼橫身三界皆摩天 吟 單刀直入不須
 論擬議之閒賓主分不得放他吳德過須知
 與化捧頭親 吟 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

天明各自行無阻途中未曉客明開眼墮
 深坑徑 吟 吳德一喝如雷響與化 吟 響
 如雷錦袍玉帶自蕭灑記得當年老萬回
 吟 把 握七星刀專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
 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遠流南 吟 一
 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懸然未免俱暗半夜

摸烏龜明月照積雪雪卷堆同時照用不同
 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
 龍廟自交馳 吟 吳德與化因借問四方八面
 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
 日赴蘭村齋中途遇一陣辛風暴雨却向古
 廟裏躲避得過 頌曰此間非常觸忤人如

偷空啄柴荆捺須知與化奔馳疾值雨何曾
 濕吾身 吟 山 飛 樓 浪 擊 雲 勢 莫 猜 漁 翁 倚 棹
 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吟 中 信 一 不 是 二 不 成 落 花 芳 草 叢 帝 帝 爲 閑
 疾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吟 堂 心 一
 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問限雖然打入

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 吟 古 廟 裏 頭
 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呀問神時鬼皆驚怕
 只為渠像鐵覓善徑 吟 天 生 白 額 南 山 布
 牙爪曾嘗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癡人投
 曉覓行蹤 吟 心 剗 腹 縱 傳 燈 鬼 面 神
 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匹也知只是赴齋

僧亦非四方而渡邊疆暴雨狂風無處
藏古廟裏頭休靜移舟別有好商量
塞北煙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持
地分疆界萬里山河似掌平與化謂
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望導之師賓曰不入
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
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拖曰克賓維那
法戰不勝不得與飯即便出院頌曰二虎
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穿中不能返擲若返擲
天下獵人無處覓克賓法戰挫英雄
與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知
鮮入塵籠丈夫當斷不解斷與化為人
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林了罰錢赴出
院真中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
現有理罰錢無說處大行山下滾露中得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杖放在當人失錢遭
罪尋常事休把條章說故新克賓與
化今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袖僧青白
眼儘教天下競頭爭丹山生驚驚師
子產後祝林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法
法戰從來許克賓擊旗奪鼓兩分明須盡
法方知愧老漢當年要話行既
既眾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繞與化

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的僧點檢
看治少可漢高拜特務決勝非韓誰敢當
任弄權為聖化城障呈在醫方不在秤
赫日轟雷六月飄雲雷與化老在維不於
太环絕金毛哮吼亂拳前百獸聞之皆腦裂
父子不傳真缺棒頭敲出玉麒麟與化
與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
典刑存三十年後幾箇知恩與化棒頭
轟霹靂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令
那得真名四海傳主賓會合風雲異
醉後添盃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肉業林扛
鼓逐成寬與化逐克賓觀音戴冠面
靴裏動指頭未免傍人見棒頭有路
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栢搖
夜深方見把針人與化打克賓猛雨
驚騰騰子不及父家門一世哀家
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
趁出院檄攪點茶滋味長法戰場開
驗克賓解脫武界對將軍如何有罪金無當
符長奇跡自策勳與化打克賓言親
話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雪
雪雲云克賓要承嗣與化罰錢出院且敢却
須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突了作

慶生索得雪寶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
室屈以拄杖一時趕散頌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曾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嗣與
化不為家貧賣寶刀與化臂健尚嫌弓力軟
雪寶眼明猶識陣雲高與化示衆曰
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肯
喝亂喝直鏡喝得與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
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某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
在胡喝亂喝作麼頌曰紫羅帳裏撒真珠
寤忘師承會也無摸象鼻盲說亂說當臺古
鏡見差珠與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
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真珠古也今也誰酬價
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免無夜不見錦綉
銀香囊直至今成話擲上方五對象全提
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暗驅成隊走
夢中推倒五須彌紫羅帳裏撒真珠
揮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
勒是他叔鼓山與化見同恭來纔上法堂
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
又喝師曰你看這暗漢猶作主在僧擬讓師
直打下法堂待者請開適來那僧有甚錯特
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應也
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樣到這裏

却去不得似這般暗漠不打更待何時侍者
 禮拜 頌曰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
 興化老一半是入人情或山 鍊錫在裡天魔
 腥落明眼袖僧休更卜度徑山 未恰如刺子
 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玉膩肝心皆剖出
 方知王法不相饒進卷林 長松不改四時青
 縱奪當機幾箇明障敗不禁若帶掃眼中塵
 子而前人如門 分激激灑灑水光浮不見孤
 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
 愁少 卷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參相訪作
 盡寬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空 卷驅耕
 夫牛照即用奪飢人食用即照不得同參把
 手行安知袖裏有穿窬卷 興化因僧問
 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坐分信為蹄風掃曉
 曉林木迥夜深汀岸火光微尺子青
 鎮州寶壽卷 一世沼禪師卷 因僧問萬
 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老大精
 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蹤跡海印 萬境來侵莫管
 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著來時路月下
 騰騰信脚歸掩空 寶壽卷 趙州來師在
 禪床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身入方
 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動絃別曲落葉知

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脚底無鷄絆去
 住縱橫得自由卷 寶壽因僧問訊師曰
 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若
 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曰下拂子僧
 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君不久參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頌曰捲則潭崙
 無縫釘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慶一方轉
 機輪於掌裡卷 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
 面前舊勸馨佛 寶壽因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和尚莫錯打
 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
 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曰
 不知適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無奈何
 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 頌曰現出
 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統指出當
 堂縫分明鷄子過新羅卷 父川直統釘得這
 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
 向俗人呈家醜卷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
 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卷 寶壽
 問僧甚麼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
 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 頌曰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

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倆紅爐鍛鍊要
 真金卷 西山路上有彌猴嘯雨哀風動
 客愁忽遇此林師子子萬般伎倆一時休中
 際卷 寶壽問僧甚麼來曰崔禪來師曰將
 得崔禪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
 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膝
 身欲出青雲外力到峯頭一步難卷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卷 住後上堂曰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 興化云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頌曰騎驢戴
 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卷 反是羅兮覆是
 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為人不為成歌曲祖父
 田園要及時卷 德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
 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地三春同到金
 明池卷 佛德出沒由誰老許在我搖舌鼓唇
 分明話隨卷 陽缺何曾止得渴畫餅數
 時克得飢勸君不用裁荆棘後代兒孫惹着
 衣卷 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深濛雨亦
 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卷
 人貪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
 一炷香卷 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
 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漸暮 午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
滿天星月明如畫此境此時誰欲分
南山驚算蛇觸着兩頭動毒氣傷人還他
貧子弄黃昏打葉奔城快日午四舟
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鳴不知蹉過已多時
在黃昏二分源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

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蓬黃昏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
采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頌曰水
母有骨靈龜無殼暗驢臭肉束於蠅佛意祖
意如山岳正黃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
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人絕 破脊驢

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風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白區區地風光無間
道因何不信却生疑老波為君重指出臭肉
團上青蠅飛黃昏青青掩映籠籠竹
趁然物外物若將脩竹比喬松未父喬松老
風骨佛黃昏一團臭肉有高量皮下流芳若

磨囊忽若禪人親交破看來滿口是清香
門三聖到德山繞裝坐具山曰莫裝炊中
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若處山便
打師接住林推向禪床上山大笑師哭蒼天
便下齋堂中首座滿湧天泰問行脚高士
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

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口這漆桶前後觸
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頌曰呼為雲吸為雨能談清風動家宇笑哭
不是寺間聲路見不平應有主栗斬不平人
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踪由別起眉毛看
鷄子黃昏殘羹餽飯無處安看換手黃昏

劈頭蓋却兩箇無孔鉢一様無縫自縛佛
燈均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姓楊陣裏
爭見李將軍水魏府大覺和尚
齊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
踏北岳 頌曰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
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山黃昏主山之後紫山前下是地芳上是天
身子太長衫袴短醉狂贏博樂豐年黃昏
灌溪志開禪師黃昏因僧問父駕灌溪到
來秋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頌曰
一派漚溪噴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

苦波瀾急感得毗盧海岳低黃昏灌溪參
臨濟濟揚住師師口領領濟拓開 頌曰
雨散雲收後祥鬼敬十峯倚關頰願望四首
誰謂黃昏定州善崔禪師黃昏
師曰明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
師曰座拄拄杖口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

出口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
珍重 頌曰鑊鐮橫按誓尤寒俠客囊羅敢
正看飛過青霄響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軍勇大展家風示衆人無鈞入黃昏鱗遊
魚弄水騰波浪船掉俱拋出天津黃昏
三憤繡羅木蒙自憐紅袖聞香人言此是
嫁時服含羞刺出雙鴛鴦黃昏藥州懸

村和尚黃昏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
擲起向火中 頌曰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
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
奈何投黃昏虎溪菴主黃昏因僧問蒼

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
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
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聲師曰聞市
裏虎 頌曰聞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伍
木星君不遇羅睺主黃昏虎溪老住菴
深都不記聞市心中虎曰燈如鼎沸黃昏

桐來菴黃昏因僧問和尚道裏忽遇大
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拍勢師大笑
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見之
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木不來偷君不見
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皆掃地大丈夫
見也無收虎牽黃昏滄州來舍

禪師曰此清門僧近離甚遠口莫州太湖師曰爾來時太湖向作道甚麼曰知道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與我時道路師曰爾來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肖和尚德慶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口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發足起方地頭親到遇着峻峻道途殺活教子變豹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

着到不搭紅粉也風流大抵還他肌骨好聲功雲山和尚詞以清問僧甚慶來曰西京

來師曰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本曰瘦美飽飲誰

人肯喫師曰獨有聞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道病僧頌曰 這僧掩耳偷

鈴雲山特錯就錯着是碧眼胡兒別有反身一着木卷水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四六

一日與僚屬登樓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

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

口待來勤過須臾僧至樓前公慕喚上座僧

皆擊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頌曰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蓮花來風雲惡

木折在巖前雪生行奔鼓旛旗驗衲僧便將

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靈霄若看見揚花落

也驚足無着也 拈得須弥第一粒銅頭鉄

鍊豈容伊監梅舟楫并霖雨不是斯人更是

誰後世封李成會相宜丘子隨雲變分五自

逸輪與高樓凝望塔烟然明可察秋毫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云金剛般若經

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來悟當時寂須

信枝頭老鳳風春來翻作黃鸝叫正堂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明仰山初參仰山山開

目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

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

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

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頌曰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

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嫫媧野軒

竺國支那成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

直喧天下一頓瓊漿豈不飢保身當

場題是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

門下去見機難足未風沉地處思集雲峯下

縮頭縮提向市中頓索僧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強盜達達惡欺家賊賊賊別無他

山藤傲骨令甘伏反與渠僕貼面花成卷

千年萬歲光枯格鐵杆銅棍任擊撞且在爛

泥堆裏立出重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

人師曰汝不見道專重弟子頌曰黃金打

作鎗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唐深來州仰山南塔

光湧揮師曰仰山因問曹溪意旨如何師

曰一鐶入寒空頌曰重峯層似掃寒空塔

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未有韻萬年溪水

去無蹤子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

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

火筋持向爐邊却收舊處頌曰一句稱提

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袖下微開眼

持筋爐邊當火焚子杭州無著文喜禪

師仰山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

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

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

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

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涼

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

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
久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
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二三後三三三三三
重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少師復問此為
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懷然悟彼翁
者是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頌乞一
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
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珠寶無垢無染是真
常言訖均提童子與寺俱隱 頌曰麻周沙
界聖如藍滿日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明相顧問南方住若
何對云三五聚非多吉祥自述龍蛇混三三

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為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陽指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
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三寶塔
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目無著
分明見從此清涼沒可參佛印元二樓臺雖

有類全無試問頑童起劫初忽指金剛看背
後年表多被尼挪撇 前後三三問若千應
機召發轉顛預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腰囊
到處擲正費連三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
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
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

從一觀金剛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
三三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
人滿目白雲卧荒草道真聖者由來不可
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
無私振九城照覺前前三三與後三三三
等量卒未請芳華萋萋烟景裏鷓鴣啼處是

江南北戲文殊前後三三獨泛輕舟過
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處處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
恹恹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龍門遠三
三之有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為報禪徒
應歸聽船乃隨流石乃沉若前後三三

不失宗迦起千聖數難窮金剛後全軒露
塵疊青山鎖翠空丹無著文殊不易逢
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衆知多少前後三
三數莫窮本一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情
不因遭毒手誰肯夜燒香月寬鞋著
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邊場運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
重點檢目前包裏露靴靴 前後三三謝師
指南龍蛇踞躍虎視龍蛇擬數看欲談何
談均提膝有垂鞭意象玉蹤踏亦子
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味天真起來
不見文殊現打破大唐無一人秀若前三

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
少來月移拾影落寒潭月佛法初無止
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機變前
後分疎落二三若無著因老翁邀師入
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
其味心意豁然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

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麼與茶師無
對 頌曰文殊大士托玻璃盞問南方有箇
奇無著忽言無這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
猶未知端的擲手拈茶不用疑陽自別
南方涉路岐與茶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
涼寺問著元來總不知正南方不可離

須也無著回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
茶拈起莫生疎佛印元玻璃盞對君擎茶
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衆爭教人不
辨輪贏象田仰五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
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與茶時
象淨法無着因叅仰山類了心契令元典座
文殊嘗現於粥鉢上師以攬粥篋便打日文
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
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
嫌 頌曰槃迦羅眼項門開悟了不須師更
來打落粥鍋休說偈偈行須信為胎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釋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僧錄前石關黎靈公釋尊贊持淨戒重戒

祖師攬錄

六祖下六世

大光誨一則

九峯度十則

鳳翔石柱一則

湧泉欣二則

雲蓋元一則

覆船符一則

張拙一則

洛浦安計二則

韶山普五則

天蓋幽一則

大原海湖一則

岩頭靈計三則

雪峯存三則

高亭簡一則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石霜

高亭簡一則

因僧問

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頌曰

少林續

談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葉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親面全提少空

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已

烟塵不奈何是庵

瑞州九峯道慶禪師

副石霜因僧問祖相傳後傳何事師曰

迎慳迎葉富曰如何是釋迎慳師曰無物與

人口如何是迎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

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

家富兒奴偏得力

夜分燈火照西隣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

誰曰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戴

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

祖意西來

更問誰全體承當

全體是須彌頂上戴

須彌

頌曰

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蟻人為

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

夜月脚踏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

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

撥開向上通天竅

煙嶂重重不見人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

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

波浪起岸上蹄踏蹄

水中常連箭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

人不曾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

適來曲多少

頌曰

鼻頭辛五月九峯因石霜遷化象請首座

住持師時為侍者白象問首座曰先師道休

去歇去冷啾啾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炉去

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

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

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

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

香香炷未斷遂脫去師拈首座背曰坐脫

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盡見在

張家養得款箇見大者乃命治家業中有一
男靈氣宇如王威德別列別踏翻滄海
旁不頭龍鳴散白雲乃不美明月海中住
百寤靈詞揮高才上座實程人不回只愛家
灰無始起豈知枯木放花開度侍者實堪哀
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銖鍤爐冶不
能烹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脫數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
語不尤華嚴盡光華
今麟龍頭角就踈親坐立立脫知多少鐵樹
花開別是春

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
者親見實清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
精神可憐明一色邊事直至今沒眼筋
莫道古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盞盈
壓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

霜明一色似將掃帚畫蛾眉
決風飄起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矣索愛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舟千波萬浪裏遊兒孫不識風濤惡走入
蓮花不轉頭

旨趣得來親食他一粒多手無失却家中萬

解跡義重天倫度侍者平生肝膽若為論芳
草渡頭輕舉步等閒身在杏花村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
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
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天重光淫擊城裏
未為親帶角披毛始是真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大洪迷一片虛凝絕謂情
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速坐守寒
巖異草青石人不怕獅子吼須彌頂
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三更生鐵崑崙雲外
走黃帝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
稀只知枯木回春早蹉過寒灰再放時度侍
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忘未免全身臨虎
機恒勤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
冰釣魚要擲金鱗餌撥轉蘆蓬向月明正堂
辨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極
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之寸土麼曰四
海余尋富為何事師曰汝若迷頭心自狂曰
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頌曰寒谷生波律
全趨極清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方丈
擊巨岳何曾之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尋
喜有得力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不深月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

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
坤眼曰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
不恁麼觸體前見鬼無數頌曰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問答有來由直下
明知見果然明得破不被觸體換未勸參學
人子細詳看大圓智一舉拳倒黃鶴樓一
趨趨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塵
也風流塵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其立
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
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
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
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
女頌曰是真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
世冤家方卷顯九峯示衆曰常住法身不生
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為什麼六道輪迴
師曰為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
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師曰任從
三界轉徒聽四生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禮拜者頌曰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迴學
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更深秋夜月古廟香
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高堂與鳳翔
府石柱禪師石霜師遊方時到洞山時度
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

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
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
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凶蓋
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
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聞黎分上作麼生
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彭山曰祇知海上明
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拈掌呵呵
頌曰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
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升霞海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石霜因僧問如何是
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酒曰
請師挑塔師曰播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嶺昔
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丹霞洋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羅德
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
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
相次悲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
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
曰那邊事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
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
騎牛者不識好頌曰芳草漫漫豈變秋牧
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

不識牛井寶潭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嗣石
 界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大
 寂道寂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
 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
 霜曰得在師前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
 言下頓省 頌曰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香
 露韻無窮星前人卧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
 儘拔子青無人接得渠道逼馬相如果來橋
 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茶局醉樵夫

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天童覺接得與識
 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只
 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最中福州
 覆船山洪荐禪師嗣石霜因僧問抱璞投師
 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
 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
 頭不出口 頌曰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
 算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月堂張拙秀才
 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
 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尼聖舍靈
 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
 緣無量礙涅繁生死等空華 頌曰老倒石
 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家家掛唇齒佛佛慈悲腦傳不羨檀嘉
 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
 煩惱病重增笑翁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
 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鏈無孔舞
 春風寶華源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嗣夫山
 父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
 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
 向誰家盤覓裏漁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
 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
 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
 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
 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又手而立山曰雞種
 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
 接山曰目前無關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
 曰住住且莫草草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關黎爭教無舌人
 解語師作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與化代云但
 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無伴石人夜入山
 雪籠紅頂綠衣寒鳴開劫筆三峯頂捧出金
 欄對日看拔子青蜀下尋當草已深却來蘭

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
 心成於木執侍巾瓶二十年搥頭擺尾出林
 果悠悠直往南方去盡覺來未得穩眠雲居
 社搥頭擺尾赤梢鯉魚無底無依解轉身截斷
 舌頭饒有街棧回鼻孔孔通神夜明窗外芳
 風月如畫枯木巖前芳花木長春無舌人無
 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案中明了了任
 從天下樂欣欣天童覺洛浦因僧問供養百
 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
 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
 雲橫谷口幾多鷓鴣盡迷巢 頌曰拾得疎
 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丹臺淨是佛由來尚法
 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屬
 無私造化中成於木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
 無修眼搭癡路看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
 琉璃佛智格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
 授傳王女夜尋無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將得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
 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
 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
 有偈曰 决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
 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岸岸張帆出正途
 到家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頌曰太平鄉國

路空歸與悠悠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
玩瑤寶殿鎖空華井震洛浦因僧問如何
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
玉本來輝 頌曰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
結鷲峯層須知王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
燈投于青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

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
惟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惟
頌曰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珠無半夜燈柱
目老密今古宿暮天斜照碧層層 井震洛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相師西來意師曰青嵐
覆處出就藏鋒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拆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
影飾月影烟輕那露引風枝丹皮浮洛浦因
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
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
道熱曰惠韻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
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直下啞却我口分明

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觀
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 井震洛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
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珠途事
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半何須泣岐路
頃曰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

赫炎空非半午團圓秋夜不知圓 井震洛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
峯峯下白雨滋石筍筍初生 頌曰海底龍
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
棘况是貧家山送迎 井震洛洛浦因蛤溪道
者相訪師問自從擊漢相別今得幾年曰和

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
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
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
繁 頌曰這般消息不尋常蟻桂枝枝有遠
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井震
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盡

中舊實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
曰莫將鷓鴣喚作鶯啼 頌曰淘金豈假披
沙得石網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
時未審何人識 井震洛洛浦示疾十二月一
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
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

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
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從上
空對曰離此二途講和尚不問師曰未從上
道曰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
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
喚從問曰聞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

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
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實那句
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若從不會師
曰汝合會曰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若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見見鉢袋子
粘着伊 頌曰餌雲釣月釣清潭年老心孤
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天衣先紙衣下事不做胞胎懸屋撒手樵樵
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
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
一聲聲石溪月韶山因蓮布初訪師在山下
相見連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
嗚那青青點點處去邊近前把住曰久嚮韶
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關黎有甚麼事邊
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

作爭解擊弓射爵還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
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蓋從君擊鼓展
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十聖外松蘿不與
月輪齊師曰鏡看直出威者外猶較韶山半
月過在甚處師曰個個之辭時人知有曰
德慶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撼塵師曰魯般

德慶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撼塵師曰魯般

門下徒施巧日學人則極慶未者師焉如何
 師曰玉女夜地接鐵鑄於西舍日莫便是和
 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
 曰此猶是文官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邊無語師遂同歸山繞
 人事了師召近前日聞黎有術天之氣老僧
 有入地之謀聞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
 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投鏡相待向上一路速
 道速道日明鏡當臺請師一鑿師曰不鑿曰
 為甚不鑿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邊無語
 師便打 頌曰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鳩鴿之
 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
 非無計志義何勞憶前通方卷顯韶山因佛
 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
 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頌曰一片孤
 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
 回新月半鈎并萬戶行獨向滄溟截眾
 派等閒舞掉金鈎白雲不露醜波闊橫笛
 一聲天地秋水永韶山因佛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琴
 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春光媚并
 韶山因佛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袖戶
 僧過一邊立師曰夜却棟梁材 頌曰又手

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深湍頑若作黃
 金貨祇可賺他無眼人并黃海鳳翔府天蓋
 山幽禪師夫山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
 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
 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勝
 團圓 頌曰雖然蒼盡深潭蒼爭赤投機句
 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并露河太原海湖禪師夫山因有人請灌
 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
 沙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
 前來涉近則師曰種如橋陳如是甚麼年行
 道法茫然師曰這尿床鬼 頌曰多是從
 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岸虛明
 地七佛前前總不該并鄂州巖頭全齋
 禪師德山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
 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喚似洞山山曰若
 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
 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攬一手擲 頌曰
 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
 文取箇黑撈波江邊相喚撈蝦蜆 法雲秀
 平川走先放蒼鷹一擲便唱雙眼睛毒手奪
 來人買去奈何斤兩未分明并穿鼻一喝驚
 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騰喪鬼飛
 也讓道當時手擲擲山如好手呈機不露

鋒價將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
 三峯倒卓空法雲深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
 撥手擲日上月下霜雪灑灑識歲寒雖并陸盆
 邊須喝采并前前猶猶輕後箭深無眼平
 人被陸沉箇裏開天地眼吹毛拈起任橫
 行并老老巖頭初參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
 以拄杖挑却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
 背上便去參堂山曰不肯子放不肯子放
 頌曰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不肯子
 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並
 巖頭示眾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
 近聞者悉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巖上座出問
 云如何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
 臨朝底 頌曰佛法無情報余曹忽生忽殺
 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并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
 後園驢喫草 頌曰槌打不碎火燒不着天
 上人問何處安泊阿呵是什麼莫咬破須
 欄并海印信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
 真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馱鉤鉤
 大江送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暮地撞出
 來團湊得恰好并山果後園驢喫草莫隨言
 語討跳上蒸騰騎來往長安道並山挂風信
 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

行人野客溪邊路，早楚方安。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在長安道。雲雲後園驢喫草，蘆花靚雪飛。霜前雙白馬，孤影落天池。雲雲古帆未掛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若夜長，行人須及早。雲雲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

魚吞大魚。頌曰：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奈釣頭餌不齊。分陽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繁紆。古帆休更問，屢屢得逢渠。徑山小魚吞大魚，門上釘桃符。那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鼓山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

廣運神箭自古張，頭解草書。一不動蒲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吻，始信巖頭無腦門。天目禮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盛油，頌曰：塵中辨主，豈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怪，銅鈔鑼油。今古詩與君接，却取中釘。汾陽照座中辨主眼。

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香姿雖眩眩，至令南北絕人行。佛印元稹潤天將兩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印信銅鈔鑼裏滿，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雲漢著，銅鈔鑼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拿取莫。

教孤負此生身，年坐清終日。屢中走屢中，彈大有堪笑。五湖入衲衣，食料大為看。銅鈔鑼裏滿，油生菜。運他羅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籠。佛無慧頂起，鈔鑼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未落葉，兩三片。坐黍粟村飲，夜歸來。倒三四五摩挲，青苔苔苦莫。

瞋驚養汝息，養觀銅鈔鑼裏滿。油潦倒，巖頭不識羞。却向雌蜺眼，睫上樓頭浪。宕還風流，空支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頭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無亮，微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見，銅鈔鑼裏滿。油橫川，巖頭

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退村寺巖頭凡有所問，只噓一聲頌曰：龍耳碧潭靜雲收，皓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大江遂巖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撥頌曰：巖頭

一撥虛空透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破蒼先巖頭示眾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頌曰：三文買箇撈波子，撈蝦蝦幾幾年。逆順短長休要說，誰家屋裏電無烟。虛堂息巖頭，值沙汰於

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掉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趁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頌曰：買賣交關直

須當價若少，分文空遺行。罵休行罵遠，近聞之成話。禰衡印信時，展家風與眾殊。探身虜穴，有功夫拈棒擊。庭留無計，夜靜同誰泛。五湖三劫，空親兒奔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梳舞神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真如芭老來無累，亦無日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

江中混波客，復誰運是不羈人。咄哉箇老漆，親兒不奈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猪狗秀舞，掉呈梳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擲了。獨歸去，春水溶溶碧滿湖。智常取手舞掉呈梳，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捧得親生子，拋向江心更不收。上方者鄂陽江

口擲釣絲，換規撈蝦。不計時，蒼被老婆相借。問叢林千古，振惟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擺手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舍得，莫信傍人說。是非佛燈，劫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禪累兒孫，婆婆耐恨江頭。棄留得佳，戲四海關。月老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若天獨

有一身無繫累困眠醒坐任隨緣轉山如鄂陽江上垂釣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枯來信手任縱橫逐浪隨波無礙總大魚一子親生步步隨呈機舉掉指人歸老婆遣打撲先露海岳掀翻動四維蕭蕭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掉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棄贏得莊

周蝶夢長尾無著想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顧家寒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曾羞花飛起湧頭風無恙舞舞呈撓逢賊脚扣較三下親擒捉只這一枚都賊却掉歌歸去風濤落林第外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美斷情忘無處覓三千剝海冷沉沉天月樓節

清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杖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漢漢第七兒南更舞棹呈撓鄂清遠驗人何若結生寃自從賺了婆拋子誰敢辨身上渡船祥肅玉巖頭在鄂清湖三文頁簡黑撈波每日撈緞撈蟻且德麼過時僧舉似雪峯峰云窮鬼子道他快活也不徹頌口且於湖伴撈蟻不向滄溟釣巨鱉一葉扁舟一簾笠開眼閑坐任風濤海印信點水舟橫芳草渡人未舞掉或呈撓撈蟻據頭隨時過却向何時得六鬢水老一巖頭因分法在甘贊家過更補衣次贊行過師以針作割勢勢遂愁衣欲謝更問云作什麼贊云請

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闍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煮上座將去也頌曰針頭割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脉果何在神神向此須明上上機弄弄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

可憐一對冤家種人人鼻孔大頭盡佛燈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使兩天然機輪如箭如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已老深衣半三更不討火我罵你芳你罵我相喚相呼歸來轉也有無衣草菓坐正坐危 福州雪峰義存

禪師明德山初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懸師曰不會至昨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頌曰山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向一服通神散血汗滂流徹四肢保身身是法平幸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輕與人棒下龍蛇從變化 雲巖 靈峰與巖頭欽山至澧州麓山鎮阻頭每日打瞌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頌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箇漢行脚到處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瞌頭唱曰蓮根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也他

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習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護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對却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

處頭曰此去三十季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迨與我賺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我自較也未徵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唱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

你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習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麓山成道 頌曰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珠成枯木麓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未偏身紅爛在漁船龍門遠丈夫凌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麓山開眼方知屋裏用無窮佛性均孤村酒店雪絲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敲不得骨襟流出蓋乾坤繞山非三四九度太顛預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

麓山消積雪至今平地起波瀾因有眠床
有飯連聲何事叫師凡明朝雪霽麓山路依
舊一程還一程兼外起雪峯住卷時有兩僧
來師以手拓基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師低頭歸卷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
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伴巖頭附汝一書
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麓山成道後迄
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
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
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
他無語低頭歸卷頭口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
至夏末請益前話頭口何不早問曰未敢容
易頃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祇這是頃曰末後句為君說明
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
還殊絕還殊絕黃頭岩眼頭點別南北東西
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雪峯末後句芳
無問處萬仞缺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奈何
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持虎鬚方識虎未解行
人休離身透過穿關舉似君把定咽味淚如
雨佛印元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
伊賴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雪
雪老別麓山卓菴間中生一日見僧來探

頭道什麼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
同條生同條死末後句莫錯舉無覺指切瑣
珠磨變態說託駕成化龍之杖陶家居勢之
接同條生芳有數同條死芳無多末後句秋
這是風舟數月浮秋水天雪老老天開方
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如盲却
被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覓巖頭
天童鬼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
虎嘯巖頭石上來晴空忽迸一瞥雷堪笑春
池猶拾磔空山空到又空回佛心才露面出
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
子直到于今四海疑雙明復雙暗獨立
絕殊方來機觀面提其鋒安可當同條生兩
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巨今古
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佛動
未後句為君說踏著秤錘硬似鐵寒則普天
寒熱則普天熱若是透磨兒孫各各自知時
節知時節為君說九尾烏龜莫當巖山石佛
雪峯貴蓋平生力惜憚憚和意轉疑可
憐末後一句子巖頭上上更加泥龍門連同
條生芳不同死弟既耳指兄目替家門蕩盡
微骨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養齒甜
者甜巧苦者苦雪雪峯一日陞座聚集

定師輟出木柱玄沙遠捉來安舊處頃曰雪
峯輟馳執辨機一千五百樂人知貶起眉毛
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佛天弓寬地
芳潤雪峯輟幾切但一輟直上須彌山無
量人天眼開豁眼豁脫却多年臭皮靴步
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雪雪老
平生好輟馳輟來輟去輟無休一千五百人
同戲誰解輪機賽一籌佛收來輟去事方
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
孤鶩共遙天佛信象骨木柱一輟出三世
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猶家尋只道黃連不
是蜜石若明輟向人前事未休安舊處有
來由一聲斷鷹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
無為一作雪峯因玄沙末三箇一時輟出沙
便作偈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
即三頃曰團團輟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
休三一三重注脚螺江依舊向東流佛帶
深山寺裏頭無可作輟出木柱兩三箇不
獨玄沙遣一懶雪峯老人亦話墮懶卷福香
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鬘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有長處出口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
雲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
沙沙曰須是孩兒始得然雖知是我即不然
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頌曰象

骨巖高人不到者須是弄蛇手後見僧面
 不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揚知重撥草
 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
 大張口大張口同問電刺起有毛還不見如
 今藏在乳峯南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
 云看脚下寶臨濟喝方德山棒子胡狗
 方誰敢向來若南山龍鼻蛇一千五百衲子
 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
 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窟一口正堂進象骨
 龍蛇當大路徒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難
 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觀雲打鼓弄琵琶
 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
 非音律南山龍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
 沙真淨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龍鼻蛇
 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
 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道能呼於
 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冷口傷人
 不知痛入直覺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遺他一
 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鋒犯乎尼
 雪峯示衆曰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玄沙云飯籬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沒湯死
 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通身
 是飯通身水統百沙彌下口難悟得領餘鐵
 湯念迷時往往更水餐竟一雪峯示衆曰

大地橫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
 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
 還有出頭不得麼雲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
 不可捨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頌
 曰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
 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寶眉毛歸
 裏遊南岳大汝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
 說從他打鼓看無休白疾鼓過風奔流
 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蕩然轟起震天雷
 百草頭顛春色回圓打鼓普請看直得
 眉毛寒捨得寒山舞笑倒光豐千才
 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
 西山急晚逐扶桑半夜飛石門天不能蓋
 地不能載蓮破面門漆桶不會鑊船同駕入
 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佛心才雪峯一日登
 座召衆曰看香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
 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這裏會取 頌曰
 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治玄沙峯
 玄沙行次指指面前地曰這一片田地好造
 一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
 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
 師曰你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頌曰父子
 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

泥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入爭奈有道理好
 佛堂內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龍龜
 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飢餐且度時野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鉢上轉大法輪
 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
 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鉢為
 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小
 餓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問誰知更有
 傍觀者鼻孔捺天不替君白雲瑞一堆猛
 巨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
 眉毛眨上起清風保紅鉢光中也大奇
 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石燒卻眉
 毛認不知普阿誰踏著雪峯蹤三世諸
 佛火鉢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星吹得消堂
 紅若深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
 出鬼沒烈燄巨天佛說法巨天烈燄說法佛
 風前剪斷葛藤策古勸破維摩詰圓活動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
 機正令有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
 聞電捲星飛與高撥轉那邊開換子眉毛
 留得兩堂存且有是父有是子同修
 生也同修死三世如來烈燄堆互換說法元
 如此莫顛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萬取且
 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彌猴師曰這畜生

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稱承僧曰曠叔無
名為什麼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
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先僧罪過 頌曰人
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磨泰玄上士迷頭
鮮線老漢頓證 頌曰堪笑山翁不識羞為
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塵一片殘霞

晚未收 佛手大地為爐冶何年鼓鑄功圓
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 頌曰明鑒覺未萌全
體現鏡分鑑照便成瑕要如鑿微圓明慶長
短青黃認不差白楊明雪峯在洞山作飯頭
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
一時去山曰大衆突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珠蘇日
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投子青希
龍作雨非意測猛虎利物不露迹洞山雲老
共相酬寥寥千古無人識 伊老雅雲峯因僧
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迷迷
塵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迷塵
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為傳心堪羨迷人迷
迷磨三冬過後又新春 天來律裂破古今沒
葉曰當機大闢血盆口脚尖趨出佛如麻李
四張三無路走來老重雪峯因僧問寂寂無
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
子下揚州 頌曰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

年痛處針一喚與回春夢破千山潭作木龍
吟自將犀雪峯亦眾云此事不從香吻得不
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
得也須子細 頌曰一滴真珠紅凝醅枝勤
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卻臨行上
馬孟院山裝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豈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
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
從鼻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
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
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古澗寒泉浩
渺瀾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
死今渠話不知當蓋 豎點雲攢覆雪峯青
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
蓋代功實峯 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月
數如麻深淵澗裏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飽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即當
及乎鮑老出米舞依舊即當勝郭郎其淨文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盡
清人耳古澗寒泉瞪目疑然不從口入飲者
忘筌重出語苦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
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
因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深趙州石橋水若若知
異水同源飲者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

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免高價金到園子
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 佛性甚靈峯曰世
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
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
沙曰老和尚脚根未熟地在 頌曰世界能
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卻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秀天曉 依前月落西東 十方世界一而
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摸著鼻頭渠是我那時
方見本來人 懶差指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
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自水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
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惟一日將剃刀同侍者
六訪鑿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善主語否曰是
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跪師前
師即與剃頭 頌曰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
避猛火趁手作得家生到老自能穩坐水深
杓柄長自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開琉璃
殿裏無開閉 月雪老慈悲肯訪他 一毫
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風流出
當家東山雪峯因問師施銀交床僧問曰
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何報答師以手托
地曰少打我 頌曰大王信重送交床傍問
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勝阿
誰詳洞山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

要津船頭若有風浪動滿目泥沙不見人沙
 馬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
 雅如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此
 道不知將成報君恩風起江湖水波痕一片
 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此半勇此旨
 泥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今輕
 打我認着依前又更類般若受劫兩途皆
 是幻臨機何不借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此
 這點明老暗驢實兼兩雪峯因王封柑橘
 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
 際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箱紙蓋卻頌曰柑橘問王親手封
 將未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
 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實坊金界碧霄
 空汾陽開主兩般駢獻上雪峯一芋團封
 回人情上下俱周竟免把完全更壁開保穿
 身柑橘將來不用疑缺牛蚊子咬應癩闍王
 猶未識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錘延壽慧分明
 柑橘勿說戲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
 蓋了免教天下動干戈冰火一一般顏色兩
 般名紙蓋難設象眼睛雪嶺當時便封轉闍
 王猶未息疑情橫川琪雪峯示衆曰盡大地
 是箇解脫門把手撒伊不肖入時有一僧出
 曰和尚恠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

師便打頌曰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
 一口吞將為雪峯有奇特却來設我好兒孫
 願老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
 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雲門云雪峯向你
 道什麼頌曰雪峯騎駿馬雲門踏驢兒一
 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
 人不知無量劫未是箇甚麼觀面全
 捉幾乎蹊過不蹊過土苴堆頭且高臥雪
 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拋入師
 便開門頌曰巨岳塵飛蟻蟻生兒兒落塵
 裏如錘錘泥燒火救火閉門開門拋柴家醜
 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月堂高燒楮
 燧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
 誰知門外有穿人石林華雪峯問僧甚麼
 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
 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打趁
 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麼來曰胡南
 師曰胡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起
 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
 打趁出此僧住後九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
 行問轉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
 為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叱與他說破遠僧
 當時恐滋毒向中夜焚香遙禮頌曰帶鳥

碎頭去後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悞將
 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
 透牢關未足觀梅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
 火裏看佛燈功見說關山多盡毒千方百計
 避無由殤中既有催魂鬼一命運他方始休
 塵堂者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
 便拋下僧擬取師一踏踏倒峰舉似長生曰
 我適來路得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
 僧下涅槃堂始得雪實云長生大似東家
 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頌曰暗拋
 香餌在江涸果是金鱗釣得罟不是絲綸故
 得疾幾乎輪與鴛鴦兒上方五律我雪老法
 中英有上藤薪親而呈目前不薦當頭着和
 身一踏倒囊傾會知擔重日柴束自然便重
 不便輕何山奉報諸檀侶孩兒須是親生
 佛難功雪老擔藤想欲時一僧總見便慈悲
 近前擬取攔臂踏舉似長生更一推石月
 雪峯踏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
 束爛枯藤狼藉至今愁滿地西嚴惠雪峯與
 玄沙夾鉢次沙曰夾鉢處還有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夾鉢處佛法師撼籬一下沙
 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籬
 頭過來頌曰父子相携入故園幾頭時過
 短籬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着方知脚底穿

爾老把雪峯因三重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透網之魚不識釣貪游浪水認浮頭高
灘坐釣垂惠者回棹收綸却上舟陽陽
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
鯨奔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颺起清颺起天天
幾幾雲寶顯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四還依市
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公店鋪一時休海
印老樹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
空闊繞施經響塵一轟天地開真神神文二放
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慮亦堪憂可憐滯句

承言者爭是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
撲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震一擊青霄裏傾欬
何處不滂瀾真如真如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
會處有來由雷震昨夜聲相應依舊為霖徧
九州圓通圓通摸浪擊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
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開九曲潮頭卒未平上
乃洞裏洞裏無雲別有天挑花似錦柳如綿仙
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五祖祖演鯤
鯨已掃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鈎不顧翻空
洪浪惡一帆風信出鼉頭佛心佛心才全死中全
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掃蓮子在在
山果金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逐水流却

被漁翁開引釣隨波逐浪漫悠悠鼓山山山
鶴冲天寒雞晚眠脫略窳窳遲迷不偏截斷
命根急處放當頭手脚緩時樣滴水冰生不
認渠坐籌帷帳江海蒼君不見透網金鱗活
計新住持事繁笑數人月坐日日百草頭出沒
三界外遊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籠鈎搖鱗
振鬣乾坤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雲
奔宵將爭戰定功勳悟悟張猴白李株黑
硬如綿軟如鍊壽路相逢兩會家臨濟未是
白拈賊新羅新羅柱杖遂穿鉢衲子家風那
箇無一尋看來如墨黑誰能重與較錐錄虛虛
坐雪峯雪峯問僧近離甚慶曰覆船師曰生死
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
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
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
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關
黎事 頌曰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
無生死起然離二邊長如日麗中天舒光
照到雪峯前悟悟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
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鯉迷人直下便
狂悞九無九無着批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為
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曰遮箇為
箇為中下師打之 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
葛藤藤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

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棹要在急水水深拂脚若
長耳畔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為地中下上上
人來放過不打泰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
為神仙月堂月堂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
門只得一極畢竟如何不說不說於於
峯曰聞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
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様子
師使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頌曰空
王殿様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
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即即老雪峯送南際
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欵手應諾諾師以手
斫額便歸 頌曰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
餓免生疑却兼惠重過相贈欵手遙知向暮
峰坡坡子青囊州高亭簡禪師惠惠山初隔江
見德山遙合掌呼曰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
拈拈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
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頌曰江上相逢問返
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大洪進德山棺木裏瞠眼高平
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沒錯認山河作
眼睛少少

田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十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第七世
宗師二十六人 機緣一百二十九則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洞山因僧在房內念
經師隔窻問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

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其僧從此得
入頌曰 不問維摩念其麼新羅鷄子穿雲

過杖頭擊著沒威靈惆悵嵩山破窻墮
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熟越故

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無問經不問
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

一言演出不須多 順風將欲到揚
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舵全憑王老力警然

到岸不須憂 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
水深不見底賊土揚塵無處尋回頭撞着自

家底 雲居因僧問載水停輪時如何
師曰磨不轉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

今君返照看截鐵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
花園開花結果從他因地抽條長碧天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
見雲居老往往思量落二邊 截水停輪

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今有覺
不轉何曾更有停 雲居示眾云老

僧二十年前往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
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

時機思運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頭奇特
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而令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
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

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
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

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頌曰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敲光透出道

吾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閉夢
中斗屈胡堂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

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大星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藥苦者如蜜二

十年來無處雪屋唳別 何必不必方圓
曲直眉目分明若為辨的影草既隨身觀面

當機疾一雙孤鴉忽高飛兩隻驚鷲還獨立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官馬斷

蹄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
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

道踪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
曰六六三三六六挂角後 如何師曰六六

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
道無踪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

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德麼

難會州曰有其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
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

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
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此五燈會元所

載與傳燈錄稍異傳燈曰師謂眾曰如好獵
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

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
六三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

踪跡有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
刁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三六六

羚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
橋畔老三千里外解相連 竟迷羚羊挂角

六六六六六六外解相連 竟迷羚羊挂角
六六六六六六外解相連 竟迷羚羊挂角

女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
草堂請獵狗迷蹤還敲氣息全無何處逐

趙州城裏忽相逢依然六六三十六 雲
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

甚麼難道曰請師道師曰新羅新羅頌曰新
羅僧問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

騎賊馬不勞餘刃罷千戈 亦即此非此
難此全此平步青霄高山仰止目前包撮不
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僧
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
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
負先聖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
禮拜曰僧家畢竟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
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我兒孫 黃龍

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我兒
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
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突兀
嗟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
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 韻子四顧我瑣碧
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

師來何處尋成林本僧家畢竟歸山好丫角
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跡到白雲巖
下草寂寂峯前古寺葦家門首長安道相
符八月馮南來莫數孤負太平老 韻子雲
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
向上事如何師曰慎者不讓頃曰 春到石

人視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開頰知雲外巖松
瑞千古迎風任歲寒 韻子雲居臨終時問
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三師曰三十
年後但道只是乃端然告窺頌曰 暗漢
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
三日活陷爛泥堆裏頭 雲居曰僧問

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
何勞師曰不同興化頌曰 苦殺烟收戩氣
旋拱班家寢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容立並
金光曠漢天披子青雲居因荆南節度使成
納遠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尚書其人
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

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頌曰 迦葉不
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
佛眼達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見如土
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
曹山本寂禪師 僧清銳問 清銳孤

貧乞師狂濟師曰銳聞黎近前來銳近前師
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嘗唇 玄覺云
什麼處是與他酒與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
鹿曹山雙手步穿途白家三盞沾唇酒醉後
添盃一似無佛 元清源白家酒三盞未嘗
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也

思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
更飲三五酒醉後即當笑殺人 韻子 販海
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
人覓爭奈難說有當行肯堂先清貧三盞便
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却月中桂惱
亂春風卒未休 韻子 張楚李應各有病痛

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連底
凍井首銜曹山慣用白家酒撥向人前盡底
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閣黎猶自不惺惺 韻子
千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映疎親兩箇
馳子相逢著世上思量無直人 退谷雲銅公
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

蘇州話無筆花 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
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謬曹山一人即得爭奈
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豈得箇不恁麼
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頌曰 不與麼
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謔如如理事誰相恣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願鴻濛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
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 韻子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
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生求
死不得死頌曰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

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清秋 韻子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
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
手頌曰 抱璞投師未意曹山一條狹路忽相
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華山千萬重 韻子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參師曰莫是紙衣道者

否曰不教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表纒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措措者珍重便化師承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觀念與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意法沉前境識鑿多端喪本真如是向中全脫會了然無事昔時人頌曰 麻纏紙裹若嬰孩優蠢羅華火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南唐書三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假胞胎不措措金鳥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襍袪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頌曰 朗月當空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九聖

水天潤白鳥深沈任轉於自得心徑若生去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剗外封疆顯明月蘆花類不齊蓋曹山因僧問雲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隨眾山色頌曰雪覆千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巖巍五陵公子雖增氣野老相逢不展眉蓋混不得類不齊六又宛轉見重宵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人不知蓋月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絕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志曰昧下工日和尚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僅擊梁棟之姿宗中辨的量外知機這邊那邊若著若無虧走盤不定芳落落明珠兼曹山因僧問端坐團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也無師曰繞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

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往師曰若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頌曰 不打飛鷲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郎今分明也挑李年年二月開得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最貴曰為甚麼死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頌曰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者無人著價為伊非是世間珍兼曹山問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頌曰 家門掩蟾蜍月庭庭常掃揚柳風若謂蹤掃無變異猶如擲劍擬盧空兼齊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兼曹山問鍾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頌曰 聞鐘告眾打吾心游子閉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明王觀世音兼若聞鍾便道打吾心語淡分明理事深上流默默點頭笑可謂真偷不博金分兼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頌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一物礙尊堂兼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

光境俱忘誰解看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階級轉頻頻會須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兼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若生時如何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曰只知心徑若生不知向什麼處去頌曰心徑若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船蘆花萬頃

海說禪說道方為用也頌曰 團圓莫謂清虛理若謂清虛總喪身却是肩毛曾問眼鳥睛那自見瞳人本兼曹山問洞山山云子歸鄉莫打飛鷲過麼師曰是山云未時莫打飛鷲過麼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飛鷲過麼便到此問子還知麼師曰渠無彼

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鞍鞋
采頌曰 引問當機者起倒僧對師云一時
掃曹山索把絮染來智深功德禪和妙兼
幸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
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他第二機曹山
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
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期酒頌曰 清白
門庭四絕隣長年開掃不容塵光明轉 颯
颯月交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
狂歌任隨中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
顛人天主曹山顛酒有誰語醉狂言不
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束

谷尤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
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
曰知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頌曰 出路
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
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成枯木應物現形如

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井終難喻如
井覷驢何十成本覺一驢覷井井覷驢智容
無外靜涵有餘肘復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
絲不挂投頭上文杖縱橫意自殊天童覺驢
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
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味無香驢覷井井覷

驢冬瓜葉上長萌蘆會不得莫知躑定盤星
上絕錫鉢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
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
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
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
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
如是如是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
烏朝抱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瑠璃
椀曹山故園安居象帝先夜明燕外信無
傳金鷄啼破玉人夢晚色依依錦帳前 曹
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
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

之思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頌曰 翡翠簾垂絲綸未濟歡羅帳合視聽
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
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天童
覺刀斧斫不開密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雲和
氣帶春回曹山因僧問國內接劍者

誰項曰 嗟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
關橫按鏡鄧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頓曹山
本湖南龍牙山居道禪師初參洞山
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逝
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頌曰 龍牙未息
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慈他親志切

直言洞水逆須流曹山古源無水月何生
滿岸西流一派分落巖罷詢龍耳夢雪庭休
話少林春我于青洞水無緣會逆流見地苦
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
休曹山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
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
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
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
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打脚時問二尊宿
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
明已要且無祖師意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

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
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休將繼
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逸山無限碧簷層
巖子卿不下單子拜始末嘗遺漢帝儀雪
後乃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兒佛性奉西
來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起同休把虛空

增粉飾他家肯重似育孽成枯木駕與青龍
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
三度曹施陷虎機曹山蒲團禪板對龍牙
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機明日下恐將流
落在天涯虛空那掛綉星漢却浮槎不萌草
解蘆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

礙通方津渡有船車天皇龍牙因僧問二
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起始得曰如
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僕家麼師曰窻月
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
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跡牙堂堂成現密
客難見二鼠難難其便藤柱透出生

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即
貴貴即賤目能才因韶國師問天不能
蓋地不能覆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
十七次問師曰若為你說恐你後罵我去在
韶後住通言峯因涕浴次忍省前話具威儀
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

罵他頌曰 赤骨力寸絲不掛淨保保方赤
灑灑浴出低頭滿面慚為我親時定相罵如
海大海中心泛錢船隨波逐浪滔天順風
到岸無人識江往來使錢錢來光龍牙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鳥龜
辭語即向汝道曰石鳥龜語也師曰向汝道

什麼頌曰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觸膝深
夜聽天曉便成無影樹太陽偏照不能尋找
子音鳥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
盡西來祖師意知音弗過也空然木鹿一龍
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
人行拳頌曰 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

轉向前二六時中常若此不須更問祖師禪
本堂一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
師曰如賊入空室頌曰 枯松野鶴叫衙門
雲滿寒林入夜開只箇生涯無所不妨巖
下有溪雲成木質帽相頭量丈補職明眼
袖僧面前不識其中大綠林強士正心狂心

中妄意室中藏不覺投虛入空屋懷懼徒然
笑一場木龍牙因僧問師曰返擲時如
何師曰返擲且止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
文殊佛亦不怕師曰爭奈被文殊騎何曰文
殊騎者不是師曰師曰返擲事作麼生曰應
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者返擲事作麼生

僧無語頌曰 衆獸之中師子兕善能哮吼
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擲爭奈文殊坐著伊
子闍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生疑將謂世
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門克撫州踈
山巨仁禪師開福州大瀉安和尚示
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橫到彼位

馮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為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
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事而來何得相弄馮
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喚曰向後
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後開婺州明招諫和

尚出世徑往禮拜拈問甚勉來師曰聞中來
招曰曾到大瀉番師曰到日有何言句師舉
前話拈曰滿山可謂頭正尾正祗是不過知
音師亦不省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拈曰
却使滿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滿山
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頌曰 樹倒藤枯

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於羊掛角無尋處
直至如今笑未休海信樹倒藤枯呵呵大
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食程去不歸又
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若不須嗟猶勝當日未
還家佛慧泉江邊開把直鈎垂也有金鱗上
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成

拈木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
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陀道如冷
刃吹毛笑裏來燃迎羅眼不容裁一目金龍
皆舉爪鬮體覺痛頂門開大米若將此語
定經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
方知千里共同風桓山果有句無句藤倚樹

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
風落飛絮山樹倒藤枯意若何滿山開
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劍喚作陶家壁上
拔佛性索却布單錢了行行意氣特高不
得明招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
大瀉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單却盤纏了秋

夜寒未怨阿誰天殊道却使瀉山笑轉新笑
中有及暗傷人曹溪路上香馳者由更區區
音問津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
由堂堂蹊路瀉山老空去空來一肚愁幾幾
方添得瀉山笑轉新當時觀面已呈君明括
漏泄瀉山句無限風光付與人 有句無句

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擄書露布如藤倚樹物
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
名模句歸何所蘇蘆蘇蘆呵呵大笑破鏡不
照大地茫茫一任跨跳雙目呵呵大笑不
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業
林泊合錯商量梁山道呵呵大笑意難論樹

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只是
舊時人更淨文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
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
尋處能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沙斫牌
禾山打鼓君不見靈寶有語要與人天為
師面前端的是虎石無著松笑裏憑誰眼豁

開龜毛須白火中哉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
區區謾往來在空河耐瀉山老鬼精靈鉤
便要釣鯨鯨幾多頭角為龍去鯢鯢依前勞
眼睛中老在掀翻海嶽來知已雪及樓身立
太平野老不知克舜力襲擊打鼓祭江神不
老未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

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明眼納僧一場固措
天日在波瑯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
藤枯好一堆爛柴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括
滴水如今未合消不是普通年後事住山爭
得有柴燒 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區
匪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帆無明海裏尋知
已 卷 領得瀉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

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三年五載燒石林
等踈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
踈山老漢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
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處聽取漁家傲莫
迷投子青踈山因主事僧為師造壽塔畢白

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
曰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
為得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
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 離山嶺曰
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
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

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
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
僧回如數而說師是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
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
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德
摩道早是龜毛長三尺頌曰 一文兩文與

三文踈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
露乾坤倚白雲巖回接得風流傳粉郎一
朝三度巧梳妝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
李二娘佛盤盤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
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林山甲神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刺襟有短長

大度嶺頭一尊佛踈山兩度放毫光 崑山 莊
翠塔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
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佛性春清風吹
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
水到頭俱被釣縲牽 丹 黃 河 誰 道 如 今
人笑日青者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

輞波浪無風不掛情 雲 堂 人 惱 惱
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
山月莫照孤燈冷慶友 文 天 行 因 感 果 事
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踈山端的意吾
家宗祖在分汾 冬 瓜 燕 窩 未 為 淡 匠 者 三
文淡景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本 宗 觀

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
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臘 月 蓮 花
齒齒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落
早是龜毛數丈長 寶 簪 隨 落 眉 鬚 不 得 塔 三
文使盡見分踈無端大嶺重梳舌數丈龜毛
舉世無月 觀 踈 山 造 塔 行 令 今 古 藝 林 揀 正

三錢酬酢相應慕地傳聞大嶺看臘月蓮
華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見祥慈
弄影才華 疎山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
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亦作黃 頌曰

京師出大黃熱慶最難忘道吾嘗作舞元是
謝三郎亦作三郎 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賣

逐賤賣終喫便承當亦作當 京中大黃冬來
意景日難亦作難 天盲人摸地亦作地 有問冬來事京

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亦作糧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
耳夜塘亦作塘 京師出大黃直截為君與冬至
到寒食恰是一百五亦作五 有問冬來事京師

出大黃漢家勲業在樊噲與張良亦作良

疎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
咸通年後會得法身上事靈門出問如何

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上
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

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
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上事師曰是曰抵

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
不該門指淨瓶曰底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

曰聞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頌曰
法身上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

歲易成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

瑟知音相見合如此亦作此 法智服觀東南意在西
北撥轉天開掀翻地軸法身上上法身邊問

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雲
北山雨亦作雨 動青青松映松蘿窟竹超然物

外物莫將脩竹比香松不及香松老風骨亦作骨
變法身上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

狸求一箇跛擔為一擔更無偏亦作偏

疎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
曰曹家女頌曰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

似竹無心因人說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
深亦作深 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

紫羅帳裏深深夜說悟當年四八禪亦作禪

疎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雲峯來師曰我已前
到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

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頌曰一條官路坦然
平無限道人取次行莫謂地無險處須知

平地有深坑亦作坑 疎山到夾山山上堂
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

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
棹床勢山曰關翠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

不可得山口大衆看取這一負戰將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觀

歌歸去國英雄贏得清時亦作時 疎山
因韶國師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左

撻芒纏縛兒子頌曰百匝千重欲問周疎
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會直得江西

水逆流亦作流 疎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
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

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露
靈雀不栖無影林頌曰滄海無風波浪平

烟收水色虛金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面
中龍退骨亦作骨 越州乾峯和尚亦作尚 關山上

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
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師曰六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云
雲門法能一手擡不能一手擡頌曰 乾峯

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
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亦作地 聲前一句口如

眉佛祖從來恁不知昨夜崑崙開說夢白頭
生得黑頭兒亦作兒 黑白分明滿局碁曾無一

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穩不
知亦作知 貌出形儀已不真二三分數像當人

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護是眼親亦作親

天台南岳去無礙更有何人親面逢東嶺雲
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亦作紅 巖巖海成鹽

終有味誠空作響本無聲巖巖者波斯子
把手相將海底行亦作行 高樓美女一雙雙各

向瓊窓坐玉床綉出鴛鴦豈似了金針深插

錦香囊佛茶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巖
論量買客不諳彈舌語只看兩箇鼻頭長
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
把手雖同步白雲飛蓋月合空華芳莫向乾
峯頂上參無言童子却相語放開一線通消
息走徧天台與嶺南成春蘭與秋菊一一
客當時底履無回互怨誰分髓皮風來鳥已
覺露重鶴先知為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
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
猴白那知更有猴黑佛相見不須嗔君窮
我亦資請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專明頭
暗合緩放急收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一不
舉二天台過徑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揜牙關
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
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
一窠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卷外
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
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
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頌曰
舖主特
偷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
去滿面慚惶不敢噴白雲垂釣四海釣掉
龍女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帽不妨把
手上高峯佛性赤三種病子二種光法身於
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意猶把法身設度

量英夫方 動鉢到曲門一知十手搥手搥
以膠投漆庵內不見養外無孔鏡鏡不會人
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多金博金面佛動
庵內不知庵外事鏡額頭不相以定花板
上打鞦韆猛虎古頭書記字塔坐蓮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
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踴跳上三十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
傾盆會麼頌曰 入手運將死馬醫
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撥出通身汗方信僕家
不惜眉天重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
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乾一門中見
善財佛心十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
已搖落西巖花正紅衣重掃破雲門一柄
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按四五
百條花柳巷徑山界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
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敲山
註鳥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雄土宿
夜遊南瞻部泥牛脚下火星飛雪密宗一人
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
長安其中一箇最尖要佛當面非暗投應
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古若是續
貂人弄巧便成拙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

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
那師曰特謂猴白更有猴黑頌曰乾峯舉一
不舉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為言只有猴白那
知更有猴黑唯心必客相嚼網珠相對發
百中而箭箭不虛插衆景而光光無礙得言
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徧
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天童覺澧州欽山文
遜禪師則則山巨良禪客茶禮拜了便問一
鉢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口恁
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開黎良回首師
下禪床擒住曰一鉢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
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口且聽箇亂統
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蔡安曰良公雖
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
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曰
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
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頌曰一鉢破
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珍瓏還就土
雲來馬聲孤愁人皆闔戶甜瓜自古甜苦瓠
從未苦飲堂定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真言
師曰南無佛陀耶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
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
語作唐言退耕案 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

山一日問德山曰天旱也麼道龍潭也恁
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擊天皇
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師
弄口是則是打我大熱巖頭曰汝恁麼道
地後不淨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
打我頌曰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

纖瑕天呈一朧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
切篤欽山猶變動得無言說至今誇汾陽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
掉無言說若更非言更是非此壽慧高安白
水本仁禪師謂泗山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
聲前色後敲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

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
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
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汝話若向這
裏會得有箇入契頌曰 色自色芳聲自聲
新鶯啼爽柳烟輕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
橫海月明并波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

轉塗糊問不容髮安可名模堂堂圓應沒錘
鉢巧張爐鞴費分疎爭如棒下無生忍聞見
馨香滿道途圓悟明川天童威啓禪師
問大德問字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
我這裏一荷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
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

近前師曰抵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處簡無
對師便打頌曰 卓卓的的一荷便息老鼠
舞三臺猫兒吹齋葉鳥龜擊背已歌一二
三四五六七香寶宗 天童啓因僧問如
何是應用無虧底服師曰恰如瞎一般頌曰
盲聾瘖癡迴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障昨夜東

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并黃洋
京兆府規子和尚謂泗山混俗問川不畜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撥蝦
蜆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
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
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盞盤嚴放手曰
不虛與我同根生頌曰 神前酒盞盤嚴
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圓悟神
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盞未停袒肩
頭而禮禍從天降不成灾瑞建撫規撈蝦
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搥頭那畔空狼藉

討甚多年鬼眼睛東野教紙錢堆裏可憐生
臭口纔開便蕩蕩盡家窮法計至今古
廟絕人行東山 瑞州九峯普滿禪師
問泗山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
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
有師曰爭得到此問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
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實欽
台州幽樓道幽禪師謂泗山一日欽鍾上堂
大眾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
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卧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

試問傍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忌
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
暗地傷人不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蓋為自
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
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耳道證據
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曰

鷲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
擔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汝州南院慧
顯禪師上堂諸方只具啼啄同時眠不具啼
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啼啄同時用
師曰作家相見不啼啄啼啄同時失僧曰此
猶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

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
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回參省師已回却逐禮
風穴和尚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啼啄話後
未還有者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
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頭前不著光曰
汝會也頌曰 不持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

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啐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同時啐啐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
 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重巖集
 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啐同時眼若得眼
 明其用自俗又道作家不啐啐啐啐同時失
 何故不啐啐所以道子若啐吼其母即喪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子若啐吼其母即喪
 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
 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 南院上
 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
 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
 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頌曰 掌
 中擎日月古上覆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
 梵天故山珠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
 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往
 小電光影裏縹緲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
 門本著水日月無光殺氣浮揚天慧鼓戰擊
 鞞捷呼復下真番將那箇兒郎不舉頭虛空
 赤
 惠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
 撮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頌曰 兩箇屎撮
 合作一團熏天炙地誰能斡千古墓林作話
 瑞西山先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
 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
 斬草蛇頭落頌曰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

生解寶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
 四枝海印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插簷落氣
 象雄惟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習中
 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師曰紫羅
 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
 事若何師曰炭庫裏藏身頌曰 紫羅抹額
 綉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苗挿藏人不見
 夜深吹起鳳樓春雪堂行鎮州寶壽第二世
 禪師開堂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為
 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
 便打聖曰你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
 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
 歸方丈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餅推僧出眾
 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人滿大唐
 汾陽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眾疑
 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黃龍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
 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白雲端黑白未
 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
 手更有何人敵得伊佛事探馬飛來棒下
 軍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
 將軍見太平真淨文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
 捧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
 話頭頭曰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

眾疑將軍今舉群夫賊直得盲龍徹四夷真
 如出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
 知打瞎人眼好向曹溪問老龍智海當
 鋒更不惜全機劫敵須還作者知錢馬放開
 沙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上方在鹽城收寶
 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佛
 心才驚及開時飛錢騎電光閃處擲金槌一
 城瞎却潭開事直至而今成是非佛性軍
 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烟塵威雄難
 比並曲中直細中麈瞎却人眼真作略掀倒
 禪床持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派詔去久矣
 徒勞刻舟權柄在手爭殺活大丈夫苦得自
 由南華苦夫在按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
 鋒一割天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
 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瞎山如提起須彌第一鉞電光石火太遲遲
 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山果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擔他寶壽頭正令只
 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故山養得男
 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窟裏和身
 入生城門中滿口宣正堂佛事塞北千人帳江
 南萬斛船菩提寓裏坐總謂是虛傳石卷江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
 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話

不執烈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如塵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師親之怒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頌曰開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海印信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成枯木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辨真與一奉當時便打正五祖演十字街中六不收本采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僕家第二頭采山方一奉拳倒黃鶴樓一趕趕翻

鸚鵡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佛性本一奉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觀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南華品寶壽作街坊鬧市中驚得父母未生前恁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同悟勤春色依依柳色萎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采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德懋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袖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鑰雲麻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明壽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著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雞兒貉子頌曰毫髮不留縱橫自由聞外乾坤廓落大方無

外優游明明祖師慧明明百草頭破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四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裸裸放出瀉山水牯牛日圓勤西院明在許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參遂特去相訪繞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院曰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插一插院曰侍者收師以袖拂一掃便行院曰阿刺刺阿刺刺頌曰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相投只自知海印信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嗣灌溪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鏡崑崙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滂路風塵來往人方善顯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翠微因陳探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探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探曰將謂是南番二十船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頌曰團團珠透玉珊珊馬戴驢馱上錢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鼈時下一棹學復云天下袖僧跳不出雪竇布漫天網鯨鱉不上水底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

半開主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月堂昌李公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透團團休錯會還家拍手笑哈哈別峯印鄧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嗣南塔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却拄杖子靠拄杖下座頌曰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往還李青芭蕉示眾世無隣與奪縱橫不易親兩散雲収何處去空令游子淚沾巾正覺迷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保淨勇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撞眸轉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成枯木芭蕉拄杖與奪巨要當風眼活剝那總昧隔生鼻孔遭他奪奪佛智裕有無與奪太說說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針橫禪椅咩免令就上長枝柯文殊道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踉蹌過徑一山果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露霽塵衲子驚迷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雪竇趁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拄杖考與拄杖船中輕蕩沒無拄杖考奪拄杖佛面巧出扣好手芭蕉眼不開塞壑填溝何處來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電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
 獸飛禽懸崖撲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持狂
 兇鬚折蒼龍角南堂興
 相罵鏡汝接帶相唾鏡汝滾水等聞撰著蛇
 頭拍手羅羅哩哩已卷顏芭蕉舉起拄杖驚
 動森羅萬象蟻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上
 后無著絲毒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
 家喪亡肯堂充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來暮然夜
 半化龍去黑雨烏風裂地雷雷堂息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詰請益白雲雲曰
 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
 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為本萬
 錢為利殊不知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
 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
 箇算法極省工夫你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允支移拆變加三倍平生有
 子不須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芭蕉清目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
 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
 與汝相見頌曰
 休問維摩卧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
 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投子青
 一不問子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鈎頭弄三回

首來相見急水波心輕綉毳懶卷雷



發

廿八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廿一

祖師攬輝

六祖下第七世

瑞岩考一別

長慶考七別

鼓山要三別

台州瑞岩考

乃曰惺惺者

沙沙問近離

徒僧紫前話

乃曰何不且

還喚得應麼

公不受人設

松栢起悲風

心王本自寧

惺惺祖印

席咬大蟲

若解弄精魂

已惺惺不受

窟前山色

突出須彌

曲畫樓中

僧等可謂我輩全釋住持淨戒

羅山開三別

保福展六別

太原亭一別

師尋居丹丘瑞

後有僧恭玄

有何言句示

也沙曰而令

一生長喚主人

何處去滿山

三三誰信

昨夜呼喚強

公昨夜南山

主人公死

主人公活

自呼自應

白蓮香未已

瑞巖常喚主人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擇乳鴨類不同

巖徹底老安

作主人

認識神無量

縱使不曾呼

風前一曲動

對還自飲至

道閑禪師

飲僧伽黎

云靈山一會

頌曰

紙墨如山

紛紛雪影

風吹大地

上似伽黎

監靈山嘉

古應無對

瑞世優曇

主垂青眼

謁石霜開

枯木去一

去師不契

滅師於此

狸窟豹披

紛紛是何

殺日道救

看當憐一

無拘自往

口可惜老

禾山遊同

一攬矩無

後有僧舉

三寅頌曰

有雪若無

空一不路

芳草碧連

逸過去莫

舟時徑山

前在洞山

和尚豈不

師曰不肯

欠處頭良

拜頌曰

俱借人鼻

師滿大唐

措慚愧若

座問祇如

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乾應諸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乾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快道快道乾無語師打三十棒越出乾舉似招慶慶一夏罵晉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性大師頌曰格

外談驚人句憐懂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拾慶在說說一夏為雌黃雌黃出暗罵愁腸寄知識佛性恭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問雪華示眾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瘖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鏡豎拂他眼且

不見其他說話耳又不開口復瘖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口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却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退後曰汝不是愚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

曰汝不是愚聾門曰還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赴患瘖其僧於此有省頌曰 盲聾瘖瘖香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難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總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錘雪竇退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避近難回面春風驚地

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白雲端雲門老子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者便視誰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法門佛性慧首靜瘖瘖接不得玄沙枉費閒心力病鶴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豈山珪玄沙三種病人語遠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徒前知已返為難阻山果權

生靜瘖瘖瘖瘖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鏡如泥碎透金繩動失玄沙汾陽知欲知三種人應用理常新未有鐵鑿法能為中外塵永明壽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銷燬花接接處鷓鴣啼草薰薰時鷺鶯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過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

子羊零落落屢屢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現在不要開眼尿床地移山塞海花裏幽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生毒美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樹上懸身乳門進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

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失錢河裏攏或老體盲聾瘖瘖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說一句與君重割露老君頭戴楮皮冠明靜盲瘖瘖捉敗了也更問如何靜盲瘖瘖月林觀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瘖眼睛瞎五濁眾生數以麻補川珠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拜禮拜汝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沙翁天下人不是覺海因我得禮你扶倒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實華明夫子不識字遠塵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山果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

若有一法與人永入後舌地獄山果因我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背對背高卷低因我得禮你崑崙卧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雪堂因我得禮你分明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瞌睡一說說你說我轉見話墮大地眾生元無一箇

牛老鼠咬生鎖十分滋味別備兒左右看嚙唾也不徹正堂因我得禮你窮源須到底九九八十一闍羅王是鬼也甚願因我得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天目因我得禮你真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蒙菴玄沙一日普請往海

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踞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澤齊日上座古人見了我我心如大地虚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雲巖玄沙要與人天為師前而端的是虎頌曰 前虎後虎魚

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猱爪距今古，推人不同，
 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顛，雄坐斷山前，
 路佛懸，猛虎當途，獨振威，爪上真箇利，如
 雖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收來，良可悲，
 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寔古雖萬里，
 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亂門，速欲識
 玄沙虎親面，是誰親，直下透，牢關，全機，趁佛
 祖，不山，方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
 聲，遍滿，太虛，有底，纖毫，依倚，未明，老玄沙太
 鏡，舌觀，面明，重漏，泄，袖僧於此，便承，當驗
 來，未免，眼中，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
 熟，信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
 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
 受，深，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免苦，冤
 若，月，董，昌，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
 峯，開，紙，唯，白，紙，三，幅，問，僧，會，廢，曰，峰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
 避，老，和尚，踉，過，也，不知，頌，曰，故，遣，馳，書，通
 赤，二
 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踉
 過，分，明，理，更，封，沙，陽，佛玄，沙，封，白，紙，雪，老，却
 同，風，嗟，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真，如，佛玄，沙
 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
 彌，雲，蓋，智，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
 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慈，受

深，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地，闊
 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佛，心，才，白，紙
 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
 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性，春，三，番，白，紙，問
 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存，得，高，標，全，用，麝，盤
 蛇，口，內，打，鞦，韆，丹，霞，淨，白，紙，連，封，寄，雪，峯，雪
 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踉，過，無，人，識，齋，後，江，城
 打，暮，鐘，佛，心，逐，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
 却，同，風，玄，沙，踉，過，人，難，會，煎，手，煎，茶，銚，不，同
 真，津，文，鶴，鴉，夜，夜，連，聲，叶，月，下，同，人，不，忍，聞
 啼，淅，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珠，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踉，過，袖，子，迷，踪，金
 鳥，飛，出，海，門，東，風，從，虎，旁，雲，從，龍，野，雲，南，千
 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踉，過
 如，何，也，莫，是，玄，沙，踉，過，他，橫，川，佛玄，沙，因，雪
 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備，茶，去，師，曰，連，磨，不，來
 東，上，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頌，曰，慕然
 趙，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
 赤，二
 上，月，至，今，空，照，釣，漁，舟，佛開，白，釣，魚，船，上，謝
 二，郎，趨，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佛
 傳，於，泊，向，他，邦，本，覺，一，未，離，閩，底，已，還，家，佛
 跨，飛，鷲，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
 老，玄，沙，佛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
 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

麼，趣，去，也，塘，堤，起，柁，本，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
 更，好，笑，頌，曰，夜，燈，藏，舟，澄，源，著，掉，魚，龍，未
 知，水，為，命，折，筋，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
 函，蓋，箭，鋒，採，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
 也，華，麟，弄，藻，天，童，覺，今，日，靜，愜，愜，昨，日，鬧，
 嗽，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北，顧，前，人，前，提
 起，絮，袋，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無，佛玄，沙，問，鏡，清，教
 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
 麼，師，曰，浙，中，清，水，白，米，漉，汝，喫，佛，法，未，會，在
 頌，曰，雪，老，門，高，兒，女，戚，又，能，情，重，貴，天，倫
 把，家，幹，盡，雖，相，似，也，有，貪，益，落，草，人，佛堂，佛
 密，機，深，設，穿，利，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
 蓋，代，功，東，史，佛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佛
 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鉢，水，聲，否，曰
 聞，師，曰，是，汝，入，佛曰，從，這，裏，入，頭，上，脚，下
 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佛
 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佛兼，一
 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繞，玄，會，得，也，是，弄
 精，規，佛法，佛天，生，碧，眼，龍，佛龍，佛有，藝，過，人，自
 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開，佛白
 空，端，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岩，花，萬，國，春，佛

7/028 52

聽偃溪流水意瀉瀉終日不聞聞
老玄沙付鏡清遠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
滄浪在誰肯臨流使濯纓吳古佛滄海無聞
說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開山河齊漏泄楚
安方玄沙指示太深源引練須憑一寸針聞
與不聞門外語勸若休向偃溪尋玄珠道乾

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漏月耕
觀一沐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鏡鏡清
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鏡山仁玄沙
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
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
信汝頃曰 燕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

浪浪十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派鶯過短牆本
覺一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
深憶故園春起暮暮教沽交馳千聖不共救
渭眉毛失却鼻孔空空玄沙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已作麼雲門云沒量
大人被語脈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薄
飯喫頃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
三三抵道早眼晏起大中隆玄沙驢前雲門
馬後更問如何今取狗口雪著玄沙因僧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頃曰
滴滴通身是爛騰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夢紅天衣襟 膿滴滴
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揚為清淨法身無可
比病後依前滴滿臘燕鴻叫新秋光老落葉
飄來一樣紅僧老短滴滴通身是爛騰更無
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

調中萬善妙玄沙因僧侍次以拄杖指面前
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
其僧三云見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
不會頃曰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
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
何處辨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

曰我是謝三郎頃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
除髮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棲舊
宿蘆花雪寶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派沙
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披子青閣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
忽尔踏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草堂香

抄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
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祖印明蕭蕭蘆
葦映江流獨棹林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
顧一心只在釣竿頭使節堆玄沙示眾曰若
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結契實與諸
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頃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觀屠兒成
佛二祖大師債債鼓山住祖父田園都賣了
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由有中心樹惱亂春
風卒未休任山采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
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接要見兒孫意氣
豪雄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揮流覺未關

惟有漢朝天子貴彭城坡上信旗還蓋山愛
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
頂後相頃曰 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
不易加亡僧面前真心驗復人子細莫周遊
不門此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
若更二途對酌會非但無知燕耳龍般若素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昧亡者面
前親證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
吻恰似虛空捉幻花沙僧曰天衣懷云亡僧
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箇甚麼頃
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達自
從打破雲南國直至今塞北通本覺一玄

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
撲取莫待須臾失却頭頃曰 神光頂後照
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
天夜半觸骸寒本覺一玄沙嘗訪三斗巷主
縫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

人虛有為什麼益上無曰且坐喫茶師曰卷
 主元來有在頌口 傍卷來往路相通步步
 相隨踏去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竹
 長松 卷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口
 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馬腹
 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
 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為什麼道不
 得師曰我不得汝不得頌曰作者好求無病藥
 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
 人白拈却未竟一玄沙見三人新到烏打普
 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
 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又住未白云新到輕
 欺和尚師曰打鐘集眾勸過大眾集新到不
 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鐘出僧堂卻於侍者
 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
 便歸堂又住乃問和尚何不勸新到師曰我
 與你勸了也最蒼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頌
 曰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
 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鋪令按條章明明
 四海清如鏡更於何處覓邊疆
 福州女慶慈接禪師 卷與保福遊山福
 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透箇便是也無師
 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
 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禪

巖偏野白骨連山頌曰因上高巖到頂頭僧
 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走可惜許只恐同音
 別處游 陽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
 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觸膝著地幾人知
 雪覆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泊滄
 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鱉 卷
 子相將執共行目前唯觀妙高山雲泥不隔
 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 嚙鐵交鋒是
 作家不狝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
 惜故人返嘆嗟 是即是方可惜許撥
 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遠磨杖頭
 批髮獲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
 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寶 卷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
 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頌曰頌力山
 尚豈足誇戲身靈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中
 見誰信稜公更撒沙 卷長慶曰總似今
 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頌
 曰 天高鳴鶴侵雲舉地蕭發鶯入草鳴瀟
 是一秋風景裏容慈幾逐異鄉情東更願
 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頌
 曰 暮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起莫蹉跎平
 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剎那未覺一長
 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

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
 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
 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
 有甚麼你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
 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處曰向北
 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
 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投子昔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
 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
 地頭口說心遺謾自己業河運速任漂流
 門非長慶因僧問象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象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空礙豈能為
 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無成空手歸分門
 象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隨侯得
 珠聞京西下和獻王在河北 卷 漳州保
 福從展禪師 卷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
 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
 道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
 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第二頭道慶却問
 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
 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慶頌曰 頭芳第

一第二卧龍不豎止水無龜有月波澄有龜
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萬門遭點額
雪寶願如來語為君舉任是請人得聞未竟
和泥合土與茶保福亦愁癡似向雷門搥布
鼓佛慈悲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為九須重
數何謂靜人爭得聞孤表未免運移主

端無是非非蹄掌捏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
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開佛性第一
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
在對草開花滿地愁南華鼻撞墻撞壁曲不
廠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三毒如來
有二語靜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保

福老錢眼銅睛還失了月堂日便恁喫茶去
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
源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
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鶴湖僧堂前相見即且
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鶴湖驤

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頌曰望州烏石
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鶴湖并保福
此時相見解推遷望州烏石常相見
何故釋人却背遠保福鶴湖雖得意埋兵
水辰銷旗中作登山過水寒區區特地相
逢問道途堪笑華山陳處士長安路上倒騎

驢大洪進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
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橫且門
進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
袖曾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極山果藕絲
引蘇鼈針鋒輕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喝已先
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觀面相呈不相親

動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
咬人師子子返身不在草頭邊一箭如保福
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
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頌曰人
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
能走雪峯之句於羊挂角作他弟子沒來由

龍蛇陣上看謀略月堂曰雪峯未審何言句
得似羚羊掛角時拈擊自然皆率舞不須羞
管隔雲吹空堂思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
曰和尚定當有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
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鑊多少日
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

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
得恁歷長大口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
口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
汝名甚麼曰成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
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
口却是汝謾我頌曰保福四謾人其中道

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
新羅打鐵丁湖山駝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
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
裏沙雲實難一箇人謾四箇人四箇人謾一
謾親思量一代謾人漢近代相謾謾殺人佛
國日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

識展公端的處水關山高天色寒東林也保
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未
闌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保福因僧侍
立問曰汝恁麼處心曰甚麼處是某甲處心
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
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處心處師曰我見築

著碓著所以道汝處心頌曰晨朝有粥糜
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碓著如薦淨不
風流處也風流元無著碓保福與甘長老相
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
參見滿山是否曰是師曰滿山遷化向甚麼
處鄭起身倚床而立甘口閉時說禪口似懸

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
口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頌曰滿山遷化絕音容超起眉毛何處去十
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師子
鄭十三娘揜心正法眼更參三十年
杭州龍冊寺道慈禪師

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其原一頌曰成龍兩處若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恁

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正竟自鏡水乎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係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奈何也且看成龍點下分雲漢學人未問指其源句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我作

費言端本竟一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心開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港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換却眼睛來費言端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頌曰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老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曾會不南山北山轉露霽費言端是甚麼聲雨滴浩迷已涿物衆生顛倒揚費言端為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嗚禽他篋笠者夫却舊茅亭長卓順流滿

流轉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明頭便打暗裏閃過盪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聲衆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泊不迷已馳出得身未體未明月堂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急其

深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使勞側耳聽白楊門外依然雨滴聲其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識其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簷頭雨滴聲其源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蛟蟻蟻聲

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頌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其卷和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鴉鴉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其曰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其類鏡清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稱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鷹鷲起後池秋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驚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開唇不露齒其鏡清因僧問學人

啐請師咏師曰還得活也燕曰若不活遭人恠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頌曰 古佛有來風對揚遺戾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咏其覺猶在般重遺撲天下衲僧徒名邈雪實語見人心苗見地 頭痛痒喝如靜諸方開口不同用寶印全機離祖風佛同白啐咏之其

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綠衰盡泥中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鉗須煨煉自家爐鑪且磨研相逢莫問奈玄事此去西天萬八千佛銀懸河口海口釘背錢舌雞宿鳳巢素非其鴨直饒啐咏同時未免當頭一剝其性春鏡清因僧問 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速

裏流出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曰 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無半錢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奈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遺罪雪實云泊被打破蔡州園悟云爛泥裏有硬刺頌曰 鏡清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鈎來幾手掣斷竿頭線引得傍欄下釣臺石溪月鏡清問雪峯古人有言峯便倒則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早知眠不當塵勞紅焰落寒灰其子青鏡清因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
 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吞話師
 曰鏡清今日失利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
 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問把
 君王玉笛吹心關負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畫
 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雲中大
 哮吼懶老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
 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
 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
 舟清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懶老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負歲翁三級浪
 高何處去護將雙劍定唯雄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
 利且道說說在什麼處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凌勞問有無得失是
 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塵雪堂行

穩密田地神通游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
 利一緊等塵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
 行誰云雷羅不停聲懶老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
 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
 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即當還如

雪上更加霜歲寒殊腹收却鈎釣魚船上謝
 三郎佛鑑福州鼓山興聖
 神晏國師明堂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
 忽起搗臼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
 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
 理之有峯審其懸解而叩之頌曰

驀被曾即搗着曾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撞
 子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峯竹屋鼓山上
 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
 一聲師曰作甚處曰傷風曰傷風即得頌曰
 遺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
 說禁班宣琬令那邊潭不許人行塵堂鼓

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
 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
 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
 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
 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
 便打趁出院頌曰 國師之子太慈悲入草

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
 天涯石溪月明州翠岩令參禪師明堂上
 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岩眉毛還在
 歷此依傳歷所載五堂會元典一夏典兄
 弟東語西語看翠岩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開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岩云為

泉竭力竭出私門頌曰 翠岩示徒千古無
 對關字相酬失錢遺罪老倒保福抑揚難得
 呀呀翠岩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長
 慶相詰眉毛生也雪堂青山岌岌綠水滔
 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大洪迷作賊保福擔
 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秋江
 月亮老倒翠岩眉在眼上死心新金鏡血色
 透雲袍聞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
 碧潭深處釣鯨鱓前堂天魔誇佛禁犬吠
 光觀魏大人聖德可怕兼卷岳萬鈞之弩射
 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管龜失浮木欲
 來火裏透金塵伊老捕殺言先要心無愧為

事應須理趣長莫學里間無信者從朝至暮
 錯商量塵堂愚太原阜上座剛雪半鼓山問
 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
 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
 作麼生師曰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拜微
 之師點置山問測乃賦之一拳頌曰 父母
 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味歲身
 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掉門戶揉扇太原乎播
 弄間家具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佛慈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撥能奇特
 下潭如火裏蓮輝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
 憐清風長滿座一念八千年作勤高安灘

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鼻
 孔萊林千古笑嘻嘻正坐_{上座}峯雪峯
 峯聞乃集眾師到法堂上觀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
 峯曰知是般事便休頌曰李廣將軍古今
 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

至今邊塞_{嘉聲}在海_印借雪峯集眾待_享公
 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忤公案從
 來是幾重本覺一針頭削鐵牛背拔毛多將
 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便下去觸忤和尚
 重解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壘與填溝
 月堂昌壯氣如虹上法堂就離縛健恰相當

若言觸忤和尚雪上無端又著霜_粉若_玉
 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事講涅槃經有禪者
 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
 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禪者喫茶曰
 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
 收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

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
 之理猶若太虛堅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
 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
 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滯事實未識法
 身任師曰既然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
 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轉請句曰

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
 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
 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
 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卧
 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搯
 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見

師遂罷講徧歷諸方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字公聞處是官商至今夜
 夜維揚客空聽樓頭聲斷腸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
 醒金鴨冷海棠枝上月猶明_{一機}
 孚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

曰此間有箇老風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
 和尚勤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
 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
 了峯曰作麼生勤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
 也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蹄踏香草細
 餐知飽足歸來不待日頭低_{虛堂}晏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
 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侍
 某甲去勘過遂赴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

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絆
 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德麼則
 離官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
 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
 遂舉前語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遠老凍臄
 猶有鄉情在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
 壇松子脫打叉頭上楮冠料純象體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
 米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竹屋簡_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
 軍圍饒_{赤二}分明有路直通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_{廿二}
 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卷三

祖師機緣 俗諺可謂無盡公禪寺住持詩或畫

六祖下第七世

鹿

鹿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胡雪峯

師示衆曰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

皆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頃曰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不見不見騎牛兮入佛殿實徹底昏昏不待看柱天拉地黑漫漫三門厨庫長相對一狂松風滿院寒白雲端恍惚惚惚若亡者存簾著磬

若厨庫三門金烏照不破玉兔又西奔不知是何物能為天地根佛心才夜明簾外千峯秀鸞鏡臺前萬象珠掃蹤滅迹不立錫鉢誰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龍明月珠因佛黑黑無問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高撐天拉地同聚墨雖然好事

不如無放保韶陽會不得正堂道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踏倒三門與厨庫此時明暗自然分前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頌曰看看古岸何

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少巖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白雲看看看野草開花極掃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滿湘岸山秀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瘦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

宇宙間佛心才虎豹文章麒麟角輝天燦地堆山積嶽撐破天門兮蓋色騎聲截斷羅龍兮解粘去縛罷却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飛一鷄圓悟動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躊躇放過一著過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

四花斷格倫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頌曰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馬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幕幕空生巖畔花狼籍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雪實顯日日是好日風來樹點頭九江烟霧裏月上謝家樓海印信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甜未必甜如蜜大思水消河北岸花發蒂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上方破二

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攀北斗回身觸鈴開戶牖正當軒玉兔金烏

如轉軸傳不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至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無著然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 頌曰買得欣欣急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

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上方益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闌干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慈受深見色心光現聞聲道已彰掣電光中分皂白海潮音裏辨官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宜用千鈞穹圓悟動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

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荆棘林中優鉢華山果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時打刀須是并州鏤鼓山雄撲落非他安排不多蓋覆自在德顯包羅撞頭失却舊時路拈高便上別人渡轉易作難披貧成富千人萬人恁麼去月坐品頌起見色聞

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鳥啼巖下寺月明人喚渡頭船雪是理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蕭特地吹前前歌雲門每見僧必顛視曰鑿僧擬議乃曰噫後德山圓明大師刪去顛字謂之抽顛叢林日

雲門頽頽有抽頽頽 頽曰雲門抽頽笑
嗜嗜擬議遭他 頽頽嘆任是張良多計策到
頭於此也難施 北非雲門抽頽自有未由
一點不到休休休休 文部陽一鑿生錢
飯飽直下交破莫恠相賺 鼓山雲門抽頽
頽袖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雷車打不動

打不動抽頽頽時念弥陀三兩聲追薦東村
李翳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強健福田院裏
貧兒叫喚乞與我一丈大光鏡 五祖戒韶陽
為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頽頽裏
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 共牛海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

人讀書 頽曰藝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
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頽回亦不通
北非祥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
偏囑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為他老
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 雲門讀書人
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
君沒階趨進翼如也 佛慧泉讀書人報來豈
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 天日性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
看山 頽曰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說
商量金毛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狼 北
塔非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

燒出古人墳 東京淨日佛日 日裏看山滿眼
青千蕙萬壑 縱橫洞門 繞是雲邊 斷到者
須知路坦平 無為日裏看山 言簡語端後
進劫機切在諦觀 真不借兩莖看
日裏看山對祖機 履月火燒春又綠 只宜飛
走會相依 三祖宗

兩餘江上兩三峯 堆疊烟嵐不記重 眼裏看
來端的暗耳根 闍屢出天 佛德
坦然曾問老師 安爭似韶陽一句 傳日裏看
山 仙掌露夜深 後叫月當軒 子書
日裏看山大難 大難重重峭壁 疊疊危巒 只
見嵐光拂拂 爭知瀑布潺潺 上方益

日裏看山好好 在什麼處 要見老雲門 不落
第二句 日裏看山 所問分明 開口見心
肝 若於句裏 求宗旨 隨在 差我 疊嶂 間 疑耕
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透法身 句師曰 北斗裏
藏身 頽曰 藏身 北斗 最分明 只為人 多見
不精巧 妙妄 陳心意 解却 如平地 作深坑 昏
燈 日晝 何曾 易青竹 黃花 滿地 生 佛照 老
倒雲門 泛鉢 船 江南 江北 競 頭看 可憐 無限
垂鈎 者 隨 倒 茫茫 失 釣 竿 雲門透法
身法 身何 許人 駕 回 沙 北 塞 鷗 鷺 戀 西 秦 重
竹 道 南 嶽 峯 高 北 嶽 低 行人 泣 淚 兩 邊 疑 火
星 昨夜 移 牛 斗 照 見 西 羅 人 不知 夜子青 鑿

斷龍門透碧津 洪流驟雨 豈傳塵謫仙 擘月
沉江底 漁舟笑殺 謝家人 天衣 揀要透龍門
特地難却 成平地 起波瀾 凡鱗 欲得風雷便
且向 桃花 浪裏 看 佛印 元人 問透法身 隨旨
為指 陳大地 如膠漆 長江 波 壓 擊 法華 北
斗 藏身 句 雲門 道 處 看 南 辰 分 六 角 北 斗 七

星 橫 春 雨 霏 霏 潤 秋 風 颯 颯 寒 崑 崙 牽 白 象
詞 謔 入 大 安 山 遠 北 斗 藏 身 為 舉 揚 法 身
從此 露 堂 堂 雲 門 賺 殺 他 家 子 直 至 如 今 謾
度 量 玉 泗 林 天 上 有 星 皆 拱 北 人 間 無 水 不
朝 東 時 人 欲 識 藏 身 處 拈 起 毘 篋 別 處 春 黃
龍 南 雲 門 透 法 身 從 此 沒 疎 親 盡 道 和 風 暖

三春寒更新 道吾真 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
身宇宙 撈破 須彌 甘露 天 五陵 公子 遊 花 慣
未第 貧 儒 自 古 多 冷 地 看 他 人 富 貴 等 閑 不
奈 懷 頭 何 白雲 北 斗 藏 身 句 有 由 未 明 南
北 起 戈 牙 風 清 月 朗 無 雲 夜 莫 認 文 星 作 斗
牛 無 覺 總 東 湧 西 沒 北 斗 藏 身 法 王 法 令 德
非 有 隣 直 淨 文 北 斗 藏 身 句 最 玄 未 明 向 上
設 勞 傳 黃 河 輓 底 流 今 古 華 嶽 三 峯 頭 指 天
三 祖 宗 藏 身 北 斗 最 分 明 四 咩 無 雲 廓 太 清
猿 鳥 自 啼 山 自 寂 水 流 巖 下 響 冷 冷 草 堂 清
北 斗 藏 身 坐 不 安 開 軒 落 日 倚 危 閣 雲 收 月
出 空 如 水 剎 剎 塵 塵 總 一 般 佛 心 才 何 事 文

星與酒屋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留與人間伴月明五祖演透出星塵頂上
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插天師訣也解
交乾步履置無盡北斗歲身向商量紫萸
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如雲門透
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隨
雙去才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
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雲雲回
雲門透法身斷釋迦音文珠休惆悵普賢
謾沉吟五祖戒北斗歲身事坦然法身無狀
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法華舉北斗歲身句擬議即差訛鑽天白鶴
子不戀舊時窠受深飽粥飽飯一味齋齋
早眠晏起何待封侯共斗游昨夜東風落萬
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撐明月自與
桃源一衣通開善相歲身北斗道彌昌三脚
蝦蟆著錦襦多少病猫食死鼠日中擡首眼
無光東山空天地廣無邊何云歲北斗跛脚
老雲門未明三八九天日禮北斗夏歲身虛
空中出沒道得一句未日頭東畔出橫川珠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一說頌曰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鑊重
下柳閣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
別韶陽老人得一極寶顯對一說遼天鶴

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東西無
處討王覺遠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
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錢五祖演對一
說何卓絕雷音窟空一團鐵餅未不顧飯如
雷箇箇聚頭爭噓龍門連對一說五教三
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牛吞却
月佛性海藏龍宮金玉藏逗器觀橫破
開擊節三百餘會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
阿刺刺對一說諦當之言如截鐵圓悟勸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
何師曰倒一說頌曰倒一說分一節同
死同生為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
虎穴別別擾擾勿勿水裏月雲門倒一說
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正覺送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
把天機洩四海九州徒蹶蹶飛出龍宮鑽螻
穴野射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
像水月教光師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
活蘇轍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圓悟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
桶裏水頌曰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
下蕭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巖
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規長者子寶顯朝打
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裏飯弓桶

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寶顯塵塵三昧彼
彼不外千拳向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
來只箇堂堂觀自在天童見之不取思之
千里杓聽將來伏羅無耳二月三月花開時
路岐芳鏡春風起直下是林巖鉢裏飯桶
裏水湛堂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騰求知
已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
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匪石之心
兮獨能如是天童塵塵三昧鉢飯桶水雲
門眼中者僧身裏裡合起來無礙巖望著磕
著埋沒你月生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
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倒地至今猶未起
無老全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
見面且老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
十五頌曰臘月二十五一曲起今古鎮州
大蘿蔔生長在深土佛慧雲門一曲二十
五不涉官商角徵羽有人聞我曲因由南山
起雲北山兩寶帶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
舉韶陽老古錐屈指頭數無為一曲韶
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為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留得杜鵑啼月明天洪逆臘月二十五騎
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其身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普欲會箇中意先天

為心祖通照 憶昔雲門老古錫曾將今日
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事竟作胡笳曲調吹
因通徑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
明月清風無價數一時分付與仙陀長重車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為五音且今古刹利觀
昔妙智力塵塵能救世聞昔長重車臘月二

十五雲門一曲新一回聞著笑殺洛陽人
訥堂思臘月二十五雲門波腸肚一曲盡情
彈海者超太古明眼衲僧休養函育生光
雲門一曲微醺微骨露雪千峯寒梅破萼碎
吟公子風流鳴木鐺松源雲門一曲從來
無語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許誰知

幾擬黃金鑄子期無準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圓悟
云一不立 頌曰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
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
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宣靈
六不收弓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

樵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白雲端一不立
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因法勤村歌社舞那伽定
亦狗泥猪清淨身透徹根塵無佛法優曇花
現十洲春秀靈瑞
六不收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

吹葉風掃盡浮雲月照壁旆堂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
餅頌曰 超談禪家問倫多縫辨披離見
也麼餠餅坐來捕不住至今天下有說訛雪
實顯天皇蔭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潭茶吞
無人敢咬破始自韶陽拈出來為貽其福却

貽炎官時病本無人削迄至而今成禍胎正
竟遠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餠餅恣情餐潮
南展鉢新羅咬大食波斯常渡船慈明因杜
禪和杜禪和一箇餠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
著地海東船子過新羅雲門餠餅撞
摸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眠誰

問西來問達磨白雲端超佛越祖之談觀面
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開爭餠餅真
淨文韶陽餠餅卷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
落言詮休擬議回頭識取自家珍雲居拈駕
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類足龍泉
未出匣且施一割用鈇刀道場如堪悲堪笑

老韶陽餠餅拈來撲鼻香端的若知滋味者
不勝滿面負慚惶文殊道作家手段不隨流
餠餅拈來答話頭任是衲僧超佛祖到頭不
換飽餠餉黃龍震雲門餠餅對趙談多少禪
沆看穿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
千佛無端雲門一杖餠餅天下衲僧咬嚼君

非錢作牙關往往楚國吞吞吞時易吐時難
莫道從來麪一般踏著韶陽開挨子方能平
地起波瀾慈安深超談餠餅應時換逐塊知
非獅子兒改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巖寒
枝水菴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頌曰 東山水上

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佛
變現自分明日西月西過佛手驢脚呈皆承
此恩力言外度迷情真淨文諸佛東山水上
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水不羞
回途十萬程雲淡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

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大洪預諸佛出
身處東山水上行而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
濕空潭東山水上行禰衫不滌皂壁上畫枯
松後園纏契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膊抵
沙蜂爛醉和衣倒或華體諸佛出身處東山
水上行石壁笋斜出崖懸花倒生雲清要

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
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石菴東山水上
行乾元利貞身說訛一箇字才子競頭爭華
卷崇諸佛出身處千般護慶東山水上行上
欺眼過扶桑刺史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乾屎橛頌曰 稽首金容乾屎

極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
從教同一舌佛鎚勸我佛如來乾屎橛隨機
平等編摩索迷頭認影區區者目對慈顏似
芋開太子古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魚
拔揆不是韶陽老古錘爭得親言出親古佛
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喙首羅眼

對面隔西天註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
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在果問處分
明吞處新半同會笑半同瞋看陌上二三
月那箇枝頭不帶春意註韶陽乾屎橛多
年硬似錢堪笑碎權不奈何信信怨恨天邊
月典牛佛雲門大作師子吼

剛把衷腸為誰剖眼似流星尚憤然狂夫逐
臭爭知有君不見巖頭有語巧咬人屎橛非
好狗佛問佛答云乾屎橛明明此理難
分雲金剛寶劍倒殺人鈍鋼止用新羅鏡
雲門小厮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
不知失却口註穉箇乾屎橛雲門太饒

古夜盡日前機虛空迸出血註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
風頌曰問既有宗答亦收回三句可辨一
鐵透空大野芳涼颯颯颯長天芳躑雨濛濛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能一耳一葉
雲門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

清風樓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註
問標答旨答徹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
今要識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來已面前山子猶
存處處無風浪起一聲鴻鴈忽聞盡在慈人
窠裏註雲門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

月天痛目真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憐然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
茅白蕪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舟註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
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註毛脫
落盡惟有真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

本覺一寂寂家空索索遍界紛紛黃葉落
東西南北絕遮欄萬里長天飛一鴉註
樹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
孫無豹變等閑落在草窠中註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
彌山頌曰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

句中築着眼花菘杜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嶇路行難競向
海門遥仰望四溟浩渺七金寒註正覺連作者
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
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註不起一念須
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尾平生事剛

被平人把釣竿註須彌山塞宇宙千眼
大悲者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
人後註萬仞峯前立太幸漢史耽眼落
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不敢埋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菓林如
今競逐須彌走無限平人被陸沉註

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便用休別針鋒註
善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
穿耳擗眉過南海波斯仰面看註須彌
山聳見還難烟水浸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
的處把住清風一問者註一念沉沉過
有無亘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兔金烏忽宮

殿巡遊落半途註巖巖一座大彌盧荷
負非干氣力巖巖使不隨言語會却來當面
受塗糊註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
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立千手大悲孽不開
突兀須彌橫宇宙縱橫妙用更由誰註

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嚮口唇兩片
皮雲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註
皮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
機湧出須彌山一念不生何處雲金剛寶劍
當頭截註不起一念須彌山特立當頭
看眼者拈一絲絲輕絆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水卷一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辨箇老
 古錘林漢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
 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金毛獅子頌曰 花藥欄莫顛顛星在秤
 芳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
 雲門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
 自家田地荒來久只看人間花藥欄
 是慶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
 葉應難會牙爪分明子細觀雲漢谷春
 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寒偏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
 欄邊索金盞上方益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
 判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寒怨吹過蘆花明
 月聲佛智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
 相瞞有誰得意春風裏時到塔前子細看還
 耕字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遊山說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頑
 維那不在頌曰 南嶽山前往山後瀑布
 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踏著草鞋赤
 脚走佛慈泉學人自己遊山說水只知踏破
 草鞋忘却來時年幾幾幾幾遊山說水須究
 宗旨莫作等閑遊山說水 黃葉林下
 步蔓苔履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蝶水
 一時流出洞中來地蘆思遊山說水事尋常

早晚歸來鬢欲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聲
 叫白雲鄉開福寺遊山說水數如麻誰識韶
 陽老作家截斷跛師三寸舌回頭總是舊生
 涯首空先遊山說水萬萬千執透韶陽語
 中帶玄與山作朝西天暮東土說水遊山徐
 行款步是則不動道場不是亦在裏幹誰為
 證明石霜角虎默堂定東村王大翁從來不
 瞎是却將別人曰喚作自己地地裏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
 甚處懺悔師曰露頌曰 石火流星曾未
 急琉璃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
 看時鷄子飛正覺 敲土揚塵無避處將門
 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
 是天白雲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藝返魂香
 我道伊搥塗毒鼓天童 重關金鎖不用鑰
 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典牛游 推鐸播鼓
 頭席卷波翻激激流赤脚上船乘快便順風
 相送下揚州已卷 雲門靈猛如虎連磨師
 不是祖三 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椎虛空為鼓
 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齒甜瓜徹蒂甜
 苦瓠連根苦喝一喝應華 斗換風雷吼屋
 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進谷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昔頌曰
 普之一字豈尋常擡首須看制字電光疑議思

量生會解堪嗟刺肉作身瘡洞山 昔之一
 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制字宙茫茫無處
 尋秤鎚踏著硬如錢正覺 說佛說法廣鋪
 舒夫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袖傍觀見一條
 拄杖兩人昇大愚是頂上 有來真箇瞎輝天
 鑿地不同時大慈手裏林擊手獨自夜行誰
 得和白雲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
 在臨時莫分妙不妙其淨文 應機無出老韶
 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著非獅子一場
 閑夢過滿湘通仙 正法眼普伶俐衲僧多
 錯舉休錯舉冬至寒食百五得無 明暗雙雙照
 用分幾人親到孟常門街頭不識真彌勒却
 向靈山問世尊明堂 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吟咏之機師曰響頌曰 有問吟咏機
 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花來山水長真身
 吟咏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淋夜來露
 霈漫天雨幾處波濤打釣舟圓通仙 白牯問
 狸奴虛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響
 吟字真五 吟字清機歷掌回頭轉轉秦時古上
 寫藤長萬丈開黃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毋
 不離窠子已出殼無象 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相頌曰 吹毛寶劍
 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
 說人携手向南奔北塔 吹毛寶劍不須抽

逆匪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影人不見雲門祖
字為君酬有送奉三又秋光重裏歲時逢作
者露鋒銑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
鄉因通仙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路又曰箭頌曰誰謂吹毛劍雲門
駱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真神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
無透路曰和高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
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頌曰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不親認石老
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白雲端偏界不
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

針錘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
外不相關圓悟盡却命根方可開門一撲
一撈電湧雷奔佛法水中月耳裏眼裏說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如幾幾月空
昌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所却月中挂清
光付與誰法堂深雲門示眾曰藥病相

治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頌曰藥忌
由來鑿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
知識赫日光中雷電車五祖成藥病相治事
可嗟如何於此墮群邪未語已前誰辦的洎
平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
強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耻數如麻

此塔新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
車通途自寡廓錯錯算九遠天亦穿却時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
時一一為君分別白雲端被裏出指水中露
紫屈屈指眼開捏背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盡
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娘生鼻月堂太

說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中意氣關外
籌畧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劍七
星光閃爍悟雲門問僧光明寂照
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師曰話
墮也頌曰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換轉
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鳴下須教水倒流

水山方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
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菱紅月菴
問來冷去無偏黨鍊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
機言語墮遂今千古動悲風珠山如與奪健
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這僧若與金剛
眼趙壁連城一道歸吳古佛分明寫出與君

看意在鈎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口不知
猶被舌頭諷法源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噎
嬰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石鼓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
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頌曰雲門舌
上有龍泉屢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

子一條紅線兩人牽善受深雲門普請
搬柴路次見僧遂拖下一片柴曰一大藏教
只說者箇頌曰起起綠楊堪繫馬家
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
足難善受深汝水向東流焚水從南至皆歸
大海中鹹淡同一味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

其中辨淺深佛性奉一大藏教說這箇雲門
飄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既得眼來還
蹊過浙前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
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頌曰
針眼魚吞大千界蟻蝨吐妙高山太虛包
括無遺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

石橋路斷通身黑那知華頂是天台圓悟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
中邊離言詮將軍不識烏騮馬海底犀牛把
角鞭法堂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
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眾退後曰
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大眾退後衲僧去就宜用機關那
容體究義翁老熟慣風波枕棹不施船放溜
天竟夏未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
這僧劊刃翻身疾也被雲門索飯錢石田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身上事師曰向上與
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

曰鑿即且置作廢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感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頌曰 西江一吸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飯

般管過不須論而堂與二韶陽機鋒迅雷靈靈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卒說不出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未識雲

門向上機祗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眾無口從來亦不飢 雲門問新到你是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麼過海曰草賊

大敗師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跨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

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未也略同可惜為山爭一筭徒勞宿王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着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着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孟福福辨端由忽然卜着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頌曰 舉手攀南斗移

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水菴一聲如鳴玉靜邊門誰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綉衣猶把麝香熏塵空將軍令下

門旌旗胡騎紛紛失威嚴有突然駭驛者不知身已陷重圍 雲門示眾曰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

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縮三十文曰如何是一條縮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

雲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頌曰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親新羅國裏僧上堂大

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雪實願一道神光初不覆蔽起見緣也

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若花之粉蜂房成室野草之滋芳齋齋作香隨類三尺

一丈六明明觸露露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南山雲沛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燈籠起佛祖中

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閉野老不知何處去 古佛頭拄天露拄脚踏地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拄天兮戴帽子脚踏地

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噉飯底不是你自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

者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師曰未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頌曰 終朝噉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鮑魚

受深 雲門示眾曰折半裂三針筒鼻

在甚麼處為我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頌曰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閑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

雲門因僧問橫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田菴頰為廬山圓道西堂為衆入室舉此公案問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

臂曰佛亦是塵復頌曰 橫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勦若更畫一盃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于戈後得見界平有幾人揚無為 雲門示眾曰拄杖子化為龍

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頌曰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虜尾者不

在擊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枯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絃絃七十

二棒且輕怒一百五十難效君 養就黃龍變化材慕然平地一聲雷比國對面

救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佛鑑勳衲僧拄杖子為龍却不尊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眼

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休相笑只今親侍絕兒孫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剝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剝陽烏翬羽翰蛟龍縮鱗

鬣為是時節為是佛法一箭兩垛設積量眼
裏腫人眉搭颯佛智雲門這一割吹毛
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眩月坡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潭何有僧展
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詰在師却展兩手僧
無語師又打頰曰虎頭虎尾一時叔漂

漂威風四三百州却問不知何大險師云放過
一著李雲頭崎成之山不進一著老劍雲門
坐而獲利釣鼈釣鯨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
濤後效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明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頌曰掃地潑水相公

來人人明鏡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笑青眼
何妨特地開蓋受深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
隘唱鑼旗開天上玉麟來瑞世堪作人間將
相才水養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
公來觀面當機如激雷寒山撫掌笑哈哈松
雲門因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
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
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
麼生是初生月僧乃祈願作望月勢師曰你
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後來師又問
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
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問措後果然

失目頌曰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
明豹一斑點錢化為金易動人除却是非
難意受深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
彎彎把火牛欄問他手便斫額猴黑誰
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是要見長人過深
水月堂昌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

麼廣闊為甚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
七里灘頭多蛤子頌曰七條披向鐘聲
上偏界難哉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
師兄是虛妄山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
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狡龍何曾逢
臭來無全鐘聲披起齋多羅信手拈來不

在多堪笑當年明上座狼忙馳逐太奔波車
巷琮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著無明發
買來餠餅是饅頭若我觀世音菩薩芙蓉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
家會則萬別千差無門問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或曰長連
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頌曰有時順
水流舟去轉拖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
陸山重重又水重重象黃金與瓦礫恣意
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藉居雲門
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向不
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頌曰

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
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水雲門因僧問如
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頌曰七九
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罷
曇本覺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
曰一棹在手頌曰手中一棹絕痕駁道聽途

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
家臨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
不得曰為甚麼會不得師曰祇守會不得頌
曰若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
性卒難逃門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契得
幾箇餠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

和尚茶堂裏喫茶頌曰等閑垂借問端由不
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徹方知茶味
解人愁詩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
哲英雲茶堂前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正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常鳥說禪
麼曰不聞師拈拄杖曰禪頌曰鴉鳴鴉鳴
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看
拈起拄杖口邊吹哨嗆勝鴉鳴三月提
庵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雲門拈起餠
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
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撈頌曰半在
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

殺人巨耐雲門這老賊本雲門齋次拈起匙筋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鈍置伊曰為甚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垛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茶頌曰拈來匙筋齋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

曾莫顧熱護都為不惺惺本雲門齋時問僧曰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話頌曰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百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總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

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亦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夜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夜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十三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迷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頌曰作家慣戰不賣糶奪鼓換旗勢莫當虎驟龍驟誰辨的反思

仁義勝剛強无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折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頌曰二乘善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山掣開金殿鎖

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椽松山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從教不得動春來未免倒抽枝山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難盡心磨一時歸山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頌曰森羅萬象許峰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曾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山雲門示衆曰讀經千卷紙上語頌曰先天後地本寥廓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山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

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被蓋頌曰片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山雲門念七開口則失舌却舌頭有甚氣息東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添桶多虛少實明眼衲僧如何委悉當知知去久矣不用刻舟尋跡無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赤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赤四

祖師機緣 僧錄可關教無靈本釋寺持持神流重教

漳州谷山有緣禪師明大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頌曰瑞霧祥煙鎖玉樓妙手王子恣

優游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鞦韆球并寶洋 京兆白雲蓋禪師明大先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興浮囊寶洋 吉州禾山無殼禪師九華 示衆曰習學謂

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字

宙冰寒千丈忽生蓮投子 一棧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鞦韆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如莫養箇甜字苦者苦

靈寶顯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問苦正覺過當陽打動番南鼓蕙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剎難消白日

到黃昏雪蓋草履為冠松作釵一般瀟灑眼頭垂清音只在風簷下終日無人不下塔禾山 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邯鄲人切忌學唐步無相靴

洪州鳳樓山同安常察禪師九華 問僧眼果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典廉則同安門下道絕

人荒去也師曰橫抱櫻孩擬影皇簡頌曰新羅激海南岳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歛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偏不知回雪寶宗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鳳樓家風師曰鳳樓無家風曰既是鳳樓為

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釘自有傍人施頌曰 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曉坐看春回入燒痕自得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頌曰 秘殿重圓曉

高寒丹壑赤石 苦澗未排班寶香風燭烟雲合寂寐簾垂不露顏升霞 同安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座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前猶

然隔年燈頌曰 舊歲新年作問端同安從

此放顛顛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懶著板樓上鳴咽角已吹燈前蝴蝶夢猶述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無慈 新羅泊巖和尚五燈會元作

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妝不盡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古塚不為家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言詮妙明 一句咸音外折角泥牛雲裏眠貝葉妝不盡貝葉妝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能宣橫梅滿池春光信靈寶宗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月迥長空撒盡暮天霞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魚磯萬古清風長歷歷一鏃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林拈撥須知舊

閣伏龍舟當年曾把錦標奪新羅國大嶺禪師兩谷山 歲僧問如何是一切慶清淨師曰截瓊杖寸寸是寶折梅檀片斤皆香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春寶洋 杭州佛日和尚洞雲 夾山一

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
采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
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屢擲茶碗作
聲夾山回顛師曰釀茶三五椀意在鑽頭邊
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既師曰餅有傾
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

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厥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
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
住普請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
子須颺下往住事從閑話生莫將閑話為閑
話和尚

稽不食周粟 唐堂思
洪州風樓山同安丕禪師 雲居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
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景
朝來須去摘玉花晚後鳳鸞歸 頌曰
日午煙凝山突兀夜火天淡月嬋娟混然寐

照寒宵永明暗圓融未現前 頌曰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 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
與燕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 雪巖欽
同安丕同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竟離經一

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
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夜深不
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導
歎州朱谿謙禪師 頌曰 韶國師到各
次聞大咬靈鼠聲部便問是甚麼聲師曰

大咬靈鼠聲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大咬
師曰咬殺也曰好箇大師便打曰莫打某甲
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錢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
備使乘風廝撲廝抄干戈中立太平基凍凜

嘉聲振蘭若 佛堂明
朱谿問僧甚慶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
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入說
着只有一人大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
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谿時人同措師

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
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笑曰盤
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斷
別人手 月堂昌 問着奇特尊宿指出

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捺亂頭尾兩全始
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病生石上誰親見
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
藕一夜鍊花開 奇特老尊宿大無慚
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 頌曰
雲若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僧問孤峯

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
教你孤峯獨宿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
常酬吞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奈遊人
不肯行 路開萬仞崖劈面通消息一
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 雲若因僧問
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

却是你逢頌曰 不搽紅粉色不挂綠羅衣
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 雲若居簡因
僧問如何是朱項王菩薩師曰問道赤頭漢
作麼 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
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朱項王菩薩元是赤

頭漢驚恠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廬山歸宗懷禪師 因僧問截水停輪
時如何師云磨不轉頌曰 千尋竿上上天筋
斗大海波心擲釣鈎大體運他肌骨好不靈
紅粉也風流 大用縱橫掣盡機邊
羅眼尚矚鷗迷途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

一四身者作 新羅雲住和尚 問如何是諸佛師曰文殊聳耳頌曰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為隣一輪明月當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問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頌曰虛堂寂寂夜深寒勢得理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丹霞澤 衡州常寧縣育玉山弘通禪師問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德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頌曰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著

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着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光姿心頌曰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于海天飛去不成羣 是身上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虎縱饒沒羽亦徒為 丹霞澤 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後十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拈餅勢復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頌曰金峯餠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方卷顯金峯見駢道者來舉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和尚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頌曰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石溪月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鏘頓懶看 丹霞澤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問曹山僧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頌曰 日隱青山瑞氣高梧歲丹鳳觀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鷺

起泥龍翻海潮 古木靈巢惹夢迷 崑崙白象倒騎驢 魚鱗水漲舟橫岸 羊角風生花落溪 曹山不如花根本 豈不如曹山虎體元班 江南地暖塞北春寒 一把柳絲收不得 和烟搭在五闌干 石峯 曹山不如是馬非駟 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 虎嘯風寒達觀之士 一見便見中下之機 丹山萬山瘥病不假驢 駟藥延齡何用九還丹 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然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鐘湯爐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鐘湯爐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頌曰 崑崙片玉大 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 一會憐然無異色 任從滄海變桑田 丹霞澤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 乾坤風光都買盡 不費一文錢 拈禪鏡 賀家湖上天華寺 一軒怒面水開不是閉門防 俗客愛閑能 有幾人來 天目 禮瞻却頂門三隻眼 鑊湯爐炭裏優游 若言衆苦不能到 端的何曾有地頭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問疎山問疎山 剎那便去時如何 山曰 虛空汝作麼生去 師曰 虛空虛空 不如不去 山便休去 頌曰 高塞虛空 不如不去 後際斷令亦無住 倒騎驢 殿出三門却把三門掛露柱 曹山 隨州護國寺澄禪師頌

山因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德慈性堂此
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化不笑遂
請益師師曰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曰誰有
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在眾或住持某
甲指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師曰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

然若是子期聽品弄肯將松韻作秋聲大
遂朝三莫四一何火朝三何太多多少未
知數量有無從此見說不說訛啞蘇噓悉
哩薩婆訶佛性泰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
身不啣啗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鼓箕作雙
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

後秀廉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頰曰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峰垂崑崙含
玉山光潤涼免懷胎月未知升霞護國澄
因僧問如何梵音相師曰河吐驢鳴河南大
吠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

見邊誰悟驢鳴并大吠圓音落示人天大
洪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
頭不白者曰將何來獻師曰殷勤無米飯空
前不問親親曰 出門遍界無知已入戶
盈眸不見親室夜寒何似有碧天明月頗
為隣升霞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

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懺懺問會昌沙汰時謹
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
懺懺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
懺懺頌曰鶴立孤松類真齊豈同鴉鴨押羣
雞遼陽化去無踪跡靈木還然風不棟天洪
遂古寺門前謹法神會昌沙汰莫頭幸時來

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水生滴水事
清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壯志獲獲鬚髮秋男兒不患
不封侯反思清白傳洗耳溪頭不飲牛天
童竟潭州報慈感巖巖禪師龍牙僧問情生
智隔想鬱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

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即子未
遇人在頌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
一貫兩箇五百天衣懷情未生時隔金毛多
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笑殺叢林老檀客揚
無語無情由隔若為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
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白雲報

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聖凡罔測開指
掌隔青天無雲霧霧叢林衲子如稻麻不
知幾箇像陀客大 中 德 江南紅海南船把柁
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撒手到家頭
已白大洪渡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
是趙州觀音院東安彌勒石門 襄州萬銅

山唐德延禪師師問如何是透法
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頌曰體
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
平懷穩免事君王罷屣驚井 襄州石門
獻蘊禪師 嗣青林度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頌

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
洪韻上騰三界外般夫何事睡猶濃 井 襄州
素州水平山善道禪師 初參洛浦
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
諸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亦如
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

悟入頌曰 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
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旧破雙眉
丹震澤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
要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參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
清澄皓月漁翁攬棹宿汀洲 襄州 卷成木平因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頌曰本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
羊頭子向東望月明鏡上偏山坡直言不用
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 襄州 卷成木平因
向支那直至而今不索何堪笑牧童誰問路
一聲長笛過前坡佛印元不勞斤斧弄巧成

拙壤柄通身頭鬣若雪著雙破草鞋踏破澄
澗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法
雲秀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癩直
指西來親切意石羊頭子向東看黑髮石
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護月映寒潭
清徹底雲收華岳露噴岫野華石羊頭子

向東看祖意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注
今朝九日菊花斑此山應

汝州風穴沼禪師副南院

師在鄂州李史君衙內度夏普請大會
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
即印住住即印破移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
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
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絲
鯉澄巨浪却嗟蝸步驟泥沙住思師喝曰
長老何不進語破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
記得話頭麼試舉看破擬開口師又打一拂
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其
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斲及招其亂師便下
座頌曰捨得盧陂跨鉢牛三玄戈甲未輕酬
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雲實
鋒頭壁立鍊牛機十字縱橫劍揮一陣賊
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保寧列聖風
規初不放過橫跨鉢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

却沉吟電轉星飛被法橋喝下機鋒如霹靂
三玄戈甲振蕪林田鍊牛之機印住印
破送出此盧頂額行却未化佛舌頭坐風穴
當衝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
明珠在盤盃起眉毛還蹉過天皇金鋒敵
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連等閑活捉盧陂

老縱饒猛略若為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關外
威權擬議衝前總滅門德一句猶如劈
箭機繞生機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法只
許當年牧主知簡風穴上堂若立一塵
家國與盛野老聲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
老安貼於此明得閑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却是閑黎閑黎與老僧亦能悟却
天下人亦能暗却天下人欲識閑黎麼右邊
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
裏是頭曰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園立柱
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雲實
立因仍教野老欣成行關外不揚塵縱橫
莫測文兼武宇宙茫茫有幾人山皓然
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
幾黍高名勛業兩難混天皇幾許歡心
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鏡
水瘦山空一樣秋五祖演云太
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

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頌曰九九
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繞旋展脚眠蚊毛獨登
出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
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兼家園
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
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山風穴卷南院

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
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
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
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便省頌曰有喝端如
探竿草無師血脉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
徒學穿楊一枝箭山風穴因僧問語默

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頌曰鷓鴣啼處百花香樹
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游歷處送人雲鳩
入斜陽山鷓鴣啼處百花香江國從來
路坦然而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
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乘鶴上揚州山
忽尔出門先見路總方下脚便登船神仙山
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山彩雲影
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看眼看仙
人莫看神仙手中扇山不露風骨向未
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閑措山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
 鞭頌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吐行人萬
 萬千莫性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明圓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
 會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海印信杖
 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擊鈎火裏牽拽近不
 推向後回旋却到使君前道吾真杖林山下
 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恠玄沙不出
 他家元是釣魚艇雲峯杖林山下竹筋鞭
 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
 儒世尊前真中文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吐行
 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
 天雲深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
 烟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分錢上方
 益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吐烟曾在
 祝融峯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東山空杖林
 山下竹筋鞭橋梵鉢提舌挂天羣黨元來諱
 空手起家消息在荒田成甚難風穴因僧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即婦頌
 曰金沙灘裏馬即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
 箭穿紅日影就云斫水不成痕正覺遠相逢
 蓋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
 吐斗金鷄早報五更春山連鐵鐵之機安
 可倒頓開千眼莫然觸禪人到此徒名邀錯

詔查梨作乳梨海甲何年煉事馬家即風
 枕同歡碧玉床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不水
 淚千行後無盡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
 是馬即堪笑金沙灘畔約始終烟煙不成雙
 或卷體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
 是佛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
 東扶桑最先照頌曰眉間一道白毫光歷
 劫知將甚屢歲永夜寥寥天未曉更須祈願
 望扶桑伴寧勇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
 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像擁幢照川
 原曰慈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持把木人牽誰知却
 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淵我子青風穴曰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頌曰深宮禁殿隔
 重關簾靜簾櫺熾氣垂苦地不通朝請近家
 人指路莫遲疑我子青風穴因僧問塵鹿成
 群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鈎船載到滿相岸氣
 咽無家問白鷗頌曰禁殿重閣規聽危側
 思偏立絳綸垂雲斷汀洲迥嶺莫揀啼
 孤月隨我子青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
 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
 毬頌曰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吐山
 今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我子

青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
 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頌曰古巖月
 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曉帶春昨夜星河帶南
 斗金烏隨風過天輪我子青風穴因僧問三
 師號鐵湖湖南院向火次因鐘司徒問三界
 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
 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忙撥
 火召司徒眼上眉毛澤不顧眉毛落盡入還
 生死火寒灰解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
 日午打三更佛如點高聲撥火召司徒
 火燄炎天暮面驅抵向此間能穩坐任教門
 外雲盈衛治父川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
 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
 西關極雲
 六祖下第八世
 資福遠 芭蕉徹 吉州資福真遠禪
 師問資福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
 相示之頌曰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
 過前山可憐下玉離荆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我子青 鄧州芭蕉山繼徹禪師明芭蕉
 清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
 携也無師曰不提携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
 林漢粗識好惡頌曰百歲兒童出戶來滿

身紅爛惹塵埃 火中閑步清涼地 識者無因
敢近擡投于青

六相下第八世

黃龍機一則

大龍洪一則

曹洞宗

廣德義二則

太陽堅一則

頭五兩垂頌曰

漢任風吹可憐

歸石林一則

明招謙二則

白馬露一則

薦福思一則

同安志一則

石門徹三則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一則

頌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窮沙絕

無限滄浪客 猶把南針定所

歸一則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一則

一日天寒上堂 衆集師曰 風頭稍硬不是

汝安身立命處 且歸暖室商量 便歸方丈大

衆隨至立定 師又曰 纔到暖室 便見瞋睡以

拄杖一時趁下 頌曰 堂上非常凛冽 衆人

誰敢當頭 只見西風刮地 豈知一葉驚秋 暖

處去極停 因無人為 與塞咽喉 須信高皇功

業大鴻溝 兩岸一時收佛 惹風頭坐斷 進

還難袖手 相將不易 看未到老 澆關天已曉 不

堪回首 望長安 同一則

風頭稍硬 難安立 暖

氣繞過 瞋睡來 却笑明招 關費力 無端兩處

強差排一則

夜半明星 當午現 愚夫猶待

祝鷄鳴 可憐自 榮不知臭 又欲重新 拈似人

往山一則

兩度欲渠渠不識 可憐流落在江湖一則

鷓鴣守空池 魚從脚底過 鷓鴣總不知一則

令千古成踪跡 枉喚羅山白飯來一則

頭稍硬 無棲泊 暖處商量 一句無老倒 不堪

醫世患 謾將毒藥 當醍醐 東山頭計較

既不成 後面安排 亦不是 古時若有今時人

不落他家 團積裏 明招因僧問 死生

七子那箇 沒尾巴 師曰 第七箇 沒尾巴 頌

曰 無尾大蟲 難傍近 近前便是 傷人命 除非

自解 擡虎頭 自然頭 正尾 亦正 鼓一則

於菟沒尾巴 食牛之氣 已堪誇 萊林排排爭

唇吻 幾箇行人 得到家 第七箇 沒尾

巴 不落隊 隊獨露 爪牙 擬心 溲泊 終難見 須

信 蓮開 火裏花 福州地 蕨桂 珠禪

師曰 沙問僧 什麼處 來曰 南方來 師曰 南

方佛法 如何 曰 商量 浩浩 地師曰 爭似我 這

裏 種田 傳飯 喫曰 爭奈 三界 何師曰 喚什麼

作 三界 頌曰 種田 傳飯 喫言 中 難辦 的 午

後 打齋 鍾 真金 曾 失色 種田 傳飯 喫

佛法 要商量 言下 起 三界 靈機 發妙 光

種田 傳飯 待方 來 玄妙 商量 一任 猜無 影

樹頭 懸日 月 幾人 於此 便心 灰 宋

般般盡強為 沅傳口 耳便支 難種田 傳飯 家

常事 不是 飽參人 不知 參飽 明知 燕所 求子

房終 不貴 封侯 忘機 賺去 同魚 鳥濯 足滄浪

烟水 收天 竟種 田傳飯 有來 由免 見區區

向外 求莫 謂勞 心便 勞力 大都 工拙 要全 收

雲巖 千鈞 發重 機千古 遺則 難連 十五

城那 換相 如壁 商量 活地 爭如 種田 傳飯

喫一片 珠勝 錄兩 段俱 奇特 要知 火裏 鉢盂

花天上 人間 不可 加佛 佛種 田傳飯 喫飽

即長 伸脚 把將 三界 來安 向左 邊若 引得 龍

牙老 古維 手裏 把柄 破木 杓無 半地 蕨取

月曰 雲動 有雨 去有 僧曰 不是 雲動 是風 動

師曰 我道 雲亦 不動 風亦 不動 曰 和尚 適未

又道 雲動 師曰 阿誰 罪過 頌曰 風起 心搖

樹雲 生性 起塵 若明 今日 事味 却本來 人龍

濟若 若教 捉物 入迷 津但有 鐵蓋 即是 塵不

信舊 時無 相貌 外尋 知識 也非 真草 堂清 雲

生洞 裏陰 風動 林間 響若 明今日 事半 斤是

八兩 上方 岳樹 動風 搖塵 生雲 起太上 老若

何曾 姓李 斷橋 龜州 大龍 山智 洪禪 師

白老 僧問 色身 敗壞 如何 是堅 固法 身師

曰 山花 開似 錦瀾 水湛 如藍 頌曰 問曾 不知

答還 不會 月冷 風高 古巖 寒槍 堪笑 路達 遠

道人 不將 語默 對手 執白 玉鞭 驪珠 盡擊 碎

不擊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雪實頭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
 牛關入海行人脫袴杖頭擔地來思山花如
 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
 去須知別有洞中天佛鎧色身敗壞世常
 情一點靈光到慶晶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
 何處不分明南堂與雲散蟾輪滿烟妝岳面
 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天穿壁山花如
 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一
 撥前三三對後三三暗堂處大龍景物家幽
 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問風光
 長在劫壺先天目禮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
 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春色異
 人間無事能襄州白馬山行露禪師白北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
 却月頌曰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
 霧捲雲理盡歸臣相事輪王不戴寶花冠丹
 貢洋潁州薦福思禪師明僧問古殿
 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
 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頌曰古殿苦生
 像不安霜風八百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
 人天盡聽玉珊珊大洪古殿無佛梵音何
 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絕塵埃耀
 古騰今遍九垓南吳洪州同安志禪師

同去王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偏
 處不逢玄中不失頌曰這遣那畔總難逢
 一向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聞孤
 影照溪東丹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
 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
 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
 不換標的即乖頌曰天黑雲深飛莫鴉鷺
 驚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
 會即差雪岩襄州廣德義禪師明廣德
 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
 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白妙港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
 摩鷄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丹霞薄廣德
 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不
 過陋巷莫能收頌曰妙體堂堂相好全青
 膏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坐弊坊欄衫
 豈肯穿丹霞丹襄州廣德周禪師明廣德
 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斲煩惱不修禪定佛
 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
 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頌曰枚放隨時難
 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到莫
 向深村草裏躡屋襄州石門慧微禪師
 問石門慧微僧問實際地如何進步師曰鳥

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雀樵心棲處隔
 山迷直說不住棲心處猶落怡山第二機荆
 暮雷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秉教外別傳一
 句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福
 窮時相妙錢相煎洞山三乘教外別流傳
 暗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袖僧不到東村王
 老夜燒錢揚無為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
 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僧三脚蝦蟇飛上
 天地兼思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聞神滿目
 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人不在漁船上方
 孟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手
 把名香爇道吾真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
 得樂天真忽咨教外別傳句未免燒錢引鬼
 神實業源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
 裹泥團退排穿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
 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
 爛衫頌曰瑞草叢中懶欲眠徐行屢屢迴
 脩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芒童不用鞭丹
 霞厚鄂州太陽慧堅禪師明靈泉仁因僧問
 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頌曰輕輕
 人問玄中言便吐肝腸說與他人人暗歎雙
 眉處石女多言爭奈何子青玄旨玄旨壁

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口招神引鬼
楊無為實百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
連珠六點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寒無盡
鼎州德山園明緣密禪師嗣雲門上堂大眾
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
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頌曰 雙

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極蘆暫得鞋爭似石人
眠夜半免教發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千木
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先是崑
崙進國圖技子青收把斷襟喉風塵雲拭水
冷天秋錦繡莫謂燕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鈎
天章覺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愁不知

王免晝眠雲母地金烏夜宿不萌枝足卷
岳州巴陵新開院顯鑑禪師雲門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頌曰 落井須明
出井機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個儻無纖隔
祖道汪洋得首歸洞山驗南北東西苦問人
新開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悠

悠脚下塵佛印九好箇明眼人落井叢林話
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
流正覺迷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
崙奴奴夜過漫天嶺覺海元秋夜霜天月正明
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
妨徹曉行伴寧勇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

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曬長百卓明眼人落
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餅餅
甲信語不邪笑不來拙鋪設巧安排糊絲將
板拍野老舞三臺台父川巴陵一句子對面
却相讓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月卷果誰
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

落井月林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
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林前每巴陵因僧問如
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
治号磨壘不下良工号拂拭未歇別別珊瑚
枝枝撐著月雪實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

鋒銳未足觀四海畫來歸負後乾坤同耀寶
光寒白雲端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
名模長因塞北烟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長
宜卓脫得遠城戎後身却來偷實上圍春御
街前畔低聲語不覺衝他免事人心開負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鏡裏盛

雪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鏡裏盛雪
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
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雪頭大冶精金
澄潭皎月南其東面孰分優劣昨夜春風一
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海印信人天會上分
縑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類好

教齊向此中歸伴身銀鏡裏盛雪水壺舍
寶月縱具四常陀到此虛搖舌西天令嚴此
土還別佛性恭提婆宗銀鏡雪華摧滄海
竭赤幡之下起清風吹落楊花硬如鐵佛心
才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鷄
寒上樹鴨寒下水頌曰 同別祖教問端由
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釣曉得金

鳥帶月收夜子青昨夜三更風指輪世間休
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
秦休穿勇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
能宣九年面壁後瞋瞞休瞋瞞上是天号下
是地佛性秦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

饒古今自然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
聲未已港堂準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
笑不語龍宮海藏月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
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南
堂無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鷄嶺費分疎少林
提不起千峰寒色露全機取上眉毛千萬里

亦若中雞作蒼鷹擊鸞翼鳴為金翅作鸞龍
空王以此垂洪範錦上鋪花知幾重南若勝
般若啓柔禪師雲門僧問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土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頌
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
使蠟人似冰結當其新羅人草鞋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到雲門僧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
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頌曰 一箇兩箇
十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來
子湖要打劉錢磨香實香林無雜木一一
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祖意報尔

曹坐久自成勞野旃檀家流何太錯只管
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即菩提坐成勞亦
安樂佛語絕消息處捉來有形影中走却
只因懶問兒孫要把欄衫反著坐久成勞位
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無限行人認白毫
月堂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

臘月火燒山頌曰臘月燒山萬種千般魁松
鶴立立雪人寒遠處不食大難大難雪實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會空
劍門關佛印元僧問衣下事師答火燒山佛
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正覺歲晚年來正
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野火無汗水應

是隨風過別山上力益老太藜林快說禪不
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像何處人呼應
不圖天童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
鐵畧泥團團動臘月山頭火巨天衲衣下
半若為傳老來不是觀時節因即長伸兩脚
眠白楊明巢知風虎知雨可憐謝三即月下

自搖標文殊臘月燒山對面熟謔瞥然悟
去身在長安出哉無限未歸客沙裏衣油膏
可憐不寬米香林臘月火燒山鏡眼銅睛見
亦難腦後一星輕點著三千里外觸藤靴
暮光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
寶八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也老類袖

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骨寒堪笑連延
曾未息眉毛焦赤而皮乾天童淨香林臘月
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開果然輕踏著
方知日午打三更百拙臘月燒山天寬地
寬築著磔著徹骨毛寒松臘月火燒山
天寬地寬常啼菩薩苦 密心肝高原

矣臘月燒山有甚相護漆桶不快休要胡鑽
外前知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袖僧活計師曰
耳裏種田頌曰 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鐘植
群舞十八拍張老乘棧上九天無香全香林
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
盡頌曰 紡鞋拋出盡堂前妙轉無移體自

團真箇要行劬月事更須用見老雲門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答慶有米由箇中若
也無人委臘月看看又盡頭爾爾看看臘
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垂柳度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
人證龜成蟹頌曰 六耳何謀事不成直言

心表赤心入室中燈燭雖來撥白髮兒童兩
鬢新投子青皎清光徧界莫感聲拋不出
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刻却古今途轍高
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蟹別別一回喫水
一回啞圓悟動三人證龜成蟹并底泥牛氣
直直饒灣灣懸河有理亦難分雪歌耿孤光

常皎潔佛世泰三人證龜成蟹嵐一吹吹
滅從茲暗裏穿針鼻乳七花八裂水卷一
人證龜成蟹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唱歌
石女眼中滴血潮卷需室內一盞明燈守出一
撲撲滅自然不辯東西免得證龜成蟹退卷
奇洞山守初禪師參雲門放三頓棒因緣頌

曰 一鉢三閑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
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白雲端三
頓當時打不回鏡門重擊鑽方開堪嗟不著
一粒米十字街頭接住米你半身送來大道
透長安步步應須看眼五里只知還五里
到頭方覺路歧難成林木去年八月離湖南

行盡千山與萬山不與雲門三頓棒不知虎
體有玄班慈受深坐鎮韶陽老牯牛江西湖
外遠相酬當時鏡限高擡起未必黃河不倒
沉寶羊祥吹毛寶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
猜不犯鋒銜全正令法王心印為君開米
雲門棒頭有眼洞山脚下雲生破破森羅萬

衆便能海上橫行佛心才問昏分明豈偶然
須知逆耳是忠言洞山眼似銅鈴轉剛被雲
門三頓讓大味道奉君三頓曲周遠屈辱雲
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容欲將何物當生
涯龍門遠見免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
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按方識錐頭利
單提獨脚機開外明眼袖僧指不會因悟動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
正眼觀無相華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麻三斤頌曰 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
肯坐於蠅一念纒生筋骨露徒勞更覓定盤
星北塔祇五彩蓋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
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錢錢三五百
福祿雅金烏惹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慶
事技機見洞山跛戴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
簇簇南地竹考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賣餅三年一問大家知也
有顛預不記時昨夜馬回沙塞冷帶霜梧葉
又披披拉子青史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
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含笑舊枝春
冰晶過打鼓弄琵琶相違兩會家去年一百
五今歲又還他洋山遠橫眸讀梵字釋古金
真言吹火長尖紫葉生清靈烟人走如何
是佛麻三斤大地茫茫慧慧人早去真一

片初生月峨眉畫碧空水中魚遊釣雲外鳥
防弓射軒窗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
寒食後古木寒寒鴉鳴海印付同袍參學問通
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為說三斤麻景好三斤
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須拈拈拈拈拈拈拈拈
諫親子今更為重拜過那吒太子折全身道
吾真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擊拳問要津因
憶舊年看草字張顛顛更無人雲峯悅雲
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
魚舟佛莊東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
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白
雲瑞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下不
尋言空摸索雲並智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
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語世事實鞋須是大
光錢三祖赤尺壁未為重片言不可輕領取
釣頭意莫認定盤星北地南天地曠北天
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燕草竹任他
千古往來看草堂清洞山的麻三斤明月
堂前贈若人碧眼危眉綠鬢青又隨雲雨晴
鷺神長靈草三斤足秤洞山麻撒動錫鉢萬
里差啼得血汗無用屢夜來依舊宿蘆花
無盡千峯勢到岳邊佳萬派聲歸海上清迷
出紅爐金彈子眼睛定動面皮熱南華鳥鴻
鶴一舉千里飛鑽天鷄子與天齊風風不是

凡間鳥為瑞為祥自有時衲門遠洞山麻三
斤真輪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神
那覺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讓入語稀難問事
貌古易傳神慈安深現前三昧料水打碎漏
泄天機失錢遺罪文未能洞山佛話三斤麻
縛絃叢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遊江城五
月荔梅華石君明鍾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
含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搖待痒點鏡成
金鑿直鏽枉一箭鷓鴣一捆血一掌君不見
疎而不漏考恢恢天網圓悟動矚尾猪頭牛
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訖公杖頭剪刀尺從
來雨下階頭濕玉泉洞山老勿疎觀答佛
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得徹職殺人
本善水斷流山史兀為君放出遠天鶴挑欲
風前瞬息時機騰已是非東風吹出吐
東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絃
無油頌曰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燃無油驗
作家老倒揮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草
若真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衣帶向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
須具揮法眼得得如洞山德度道也有一
場過且道過在甚處麻頌曰 只要板機抽
釘為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騰蛇
繞脚鼓山生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

滯句若逢人不得錯舉任山呆 履事無回
 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南
 若勝金陵奉先深禪師明雲門同明和尚到
 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
 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
 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
 中夜方者頌曰 透網金鱗是衲僧鑿壁銀
 山胎不驚明老三更方警地任教千嶂碧層
 層大為智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
 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鼓山
 井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
 龍門燒尾者依然點額在波瀾在山吳師子
 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
 莫入去治父川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即方塔
 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莫莫頌曰 古人一莫切忌
 嚼啜臨濟權寄庫德山頓蕭索截斷佛祖機
 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 雪堂行莫莫拈出一條斷曹
 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捺天鼻孔都穿却松石
 岳 韶州雙峰興福竟欽禪師即雲門僧問賓
 頭賓應供四天下道得適也照師曰如月入
 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當前再玉
 露水精殿裏繫真珠頌曰 混而不雜前常

孟雷月交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罅片雲自
 在卷還舒自得畔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嗣風
 先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
 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
 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
 齊明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
 張三與李四拱手賀亮年從上諸聖恁皆然
 起坐松諸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
 驢阿家牽神鼎理得不得傳不得歸根得旨
 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手捉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
 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掛
 帆風勢惡須彌頂上浪滔天海印信新婦騎
 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頭歸來舉目暮雲
 合嶺上蟾蜍光木圓天寶璣七手八脚三頭
 兩面耳聽不聞眼觀不見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絨口過殘春律身張顛不似首山顛
 不動毫芒古怪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
 眼若為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文
 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鼻淨
 又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
 騎驢子去是人笑道阿家牽佛曰新婦
 騎驢阿家牽而如滿月日如蓮更將羅袖相

牽挽一段風流過大千甚受深新婦騎驢阿
 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嘆效擊鄰舍女向
 人添醜不成妍天寶覺莫問新婦阿家免煩
 上路波叱遇飯喫飯過茶喫茶同門出入宿世
 冤家五祖演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項
 上拖搯土揚塵尋不見元來只在舊山前文
 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浪駕銀船參
 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南華真經阿
 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笑騎驢
 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鼓山珪新婦騎驢
 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蹄到盡堂人不識
 從今懶更出人前徑山果阿家新婦最相恰
 新婦騎驢阿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
 入畫堂前諷因元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
 石筍夜抽條面南看垵手迷堂深新婦騎驢
 阿家牽草裏尋常方方千誰在後方誰在先
 不須特地苦加鞭牧巷忠塞驢須是阿家牽
 媳婦癡癡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二出門方
 見化三千箇堂換首山因僧親到寶山空
 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
 後聽雞鳴失曉朝官不帶帽石門門前火
 把寶山回玄學之徒過九坡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禮帽樣時裁早若真空手歸時誰肯

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
天如白日開白雲堆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曰
楚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
直釣正貴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
晚休誰謂謝即生計章在深明月上孤舟舞
楚東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
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真淨文楚
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
如未息輪他漁父泛孤舟滿山秀楚國城邊
水去東流船便被打頭風蘆花濤裏聽漁唱
雙手煎茶餬不同三祖宗楚王城畔水東流
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
楚注悠悠雲漢恭千波萬浪曾無盡去裝來
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開吹一笛渡頭
風普融平楚王成畔水東流南地揮僧吐地
遊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爭奈出常流金楚
為子掩除翳矚上穿靴背打鞋草草真楚王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洞山孤風吹日笑少人
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鏡君曠劫生前會穿耳
胡僧也皺眉法華舉日笑風吹問祖來紅塵
豈野眼難擡忙忙後知多少二月春深動
地雷翠若真風吹日笑橫卧荒草觸著靈氣
全身便倒天寧日笑風吹也大奇根柢足
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事撥動煙塵更是
誰三祖宗日笑風吹當路頭袖僧見後莫遲
留我今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雲漫
赤風吹日笑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亦陽船首山指竹篋示眾曰汝諸人若喚作
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
作甚麼連道連道頌曰 竹篋舉起成生殺
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揮如薦得銀山缺
群也光輝照堂一拈起竹篋子如何便到家
秘魔若不隨後却擊又故山挂背觸非遠
護明明為舉揚吹毛元不動遍地是刀鋒
山果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樹讓開口更商量
白雲千萬里此茶元黑漆竹篋非觸背大地
山河俱粉碎咬人獅子急反身莫學韓檀猶
逐塊逐塊演罵他還自罵頭他還自噴戒之
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已卷頓辯龍蛇
眼定乾坤紫紫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篋言背
觸明明刺腦入膠盆笑翁拈起竹篋行殺

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無門開野千鳴獅
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塵堂愚首山示眾
實無二賓主無二主公案頌曰 賓主有無
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樓泊處開門戶
月到中霄不敢明塵堂愚首山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白畢
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頌曰 日暮
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
水盡爭得東山一帶春投子春首山因僧問
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絲五里曰向上事如
何師曰來往不易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
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
常年不指陳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
一問遲也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費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速
步求名玉爭信靈苗不受春投子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第十世

宗師二十五人 撰錄七十則

某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

次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輻寓城西地藏院

因參珠和尚環問曰上座何往曰運送行脚

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寂觀

切師豁然開悟頌曰而今能學似當時脫

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

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

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法眼開堂次子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

慶稜和尚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靈

身子方舉拂子師曰德慶會又爭得曰和尚

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

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靈身說什麼撥不撥

子方豁然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靈身一

回相見一回親東南西北皆皇化莫向江南

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於是悟入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鋒機真金若

不爐中銀爭得將金喚作泥江國春

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存夜塘水雪實顯熾陰行時問路

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

無鈴過得關此子青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

是惠超禮拜進前又手思量十萬過過

逆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袖

僧生異解認他紅虹作仙橋天衣像當臺明

鏡絕精靈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其

問可憐天下亂名橫印木人行千里駿

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妙用不須霜刀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

後夜三點閒坐閒眠雲散時翠巖具繞到元

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

客換聽黃鸝作杜鵑啼東一文大光錢買

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今廣城上錯特駕馬作龍駒青駝平問佛如

何答惠超拜銀雖定價相鏡雲中不觀雙鷗

落箭過新羅十萬遠長重車問佛云言是惠

超當換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

開山十萬遠重疊觀面相呈見不難體

鑑覺高顛頂巨靈擡手擊不破始信從前踏

突圍南華異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

相饒叢林萬古為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真

歇了病遇良醫飢逢王儲醫裏得鹽雪裏送

炭圓悟助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

超萬古石頭城下水終歸大海作波濤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技條春風浩

浩難回避發起乾坤那一苗楚安方傲酸梅

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

柄明朝烟柳不關春正堂辨一字入公門九

牛拔不出咄咄野狐精真孔都打失月林瘦

惠超問佛何處機就機兮答惠超到此直

須揮劍刃不然漁父便棲巢

法眼

因問

如何

是曹

源一

滴水

師曰

是曹

源一

滴水

師曰

是曹

源一

滴水

師曰

是曹

源一

滴水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白雲瑞宇殊非得免阿
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濯五湖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海冠九州垂釣幾
番波浪險未曾聞道失漁舟華堂者一滴曹
源立問端清涼答處在言前衆流截斷窮源
底百川依舊勢朝天佛性得入一牛還人

一馬珠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潑濟生
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
起禪師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
袖中三尺龍泉劍落盡體人不知刑者甲
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
平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

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
頌曰曹源一滴水相馬饒插箭鷓鴣空啾
啾驂騑已千里月窟清法眼因僧問
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
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頌曰沒踪跡
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橫
則剎塵迷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關也頭頭
彌勒天童覺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
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驚
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
眼頌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

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書畫有許事幾盡真
淳盤古心天童覺十問修山主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元作麼道又爭得曰某甲只
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某甲只
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修遂禮拜頌曰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

釐兩路分弄審便能明的自自然清白不從
開分陽即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纜父不知
兵修公換得長蛇陣天下人人會死生佛甲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方因地倒觀面難
哉第一機令人却憶雲門老正覺蓮石城親
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未往

路依佈屈曲在烟嵐保寧勇金麟欲化遭它
點額舉頭看湧波瀾樓浪擎雲處風高天地
寒神惠果秤頭蠅坐便欲傾萬世推衡照不
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天童覺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清涼何失得魚魯刀
刁孰可分水中有乳鴉王擇本覺一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法眼示眾曰識得梵子周匝
有餘雲門出云識得梵子天地懸殊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跋浪一片古
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勇一不是
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聞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春日識得梵子四脚着
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三卷質
法眼因僧來忝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
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頌曰松直棘曲鶴
長尾短義黃世人俱玄治亂其安也潛龍在
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祖西來得失是

非相半蓮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
伶俐衲僧看取清涼手段天童覺老將高提
白玉鞭雙騎一策去翻翻古今得失論量底
空看西山暮雨前三堂辨清涼指出二僧捲
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
人親到桃源裏青堂九法眼因僧問

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雷機死水
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被瞞天童覺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剎來事師曰盡在于
今頌曰塵剎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
辭沈吟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

泗州來師曰大聖今年曾出塔麼曰不出師
曰去僧便去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
泗州也無僧亦無對頌曰妙園金地絕纖
塵到者當觀無相互莫道五門難近向舉頭
便是塔中人當寶珠法眼聞齋魚問
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

來不聞頌曰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
頭孰真孰假法眼因僧問聲
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
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
不難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為指
昏朦眼耳忽然春夢覺驚駭推語盡圖通法

法送聲色本來惟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
人識得其僧問直透色聲應不難本竟一聲
色都來兩箇字初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
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意受深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漢漢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流修曰

荀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箴使還得麻師曰汝
向後自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
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
修禮謝頌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
入闍來維那院主門相對說著令人兩眼開
正覺遠豁落無依高閣不羈家那平帖到人

稀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
絕分立大方無軌轍天童覺 撫州龍濟
山主紹修禪師漢漢行脚時同悟空法
眼到地蔽向火舉話次蔽入來乃問山河大
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蔽堅兩
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恭頌曰 入院高茅

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空學問爭長短
虛記開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
別恰如癡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舉措不揚
眉汾陽山大地同無別口中未有娘生
舌多知禪客強爭跡聖賢何曾走却龍
地藏當機堅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田地
轉却等閑千古萬古兩條銀白雲端商量同

別有多般老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
去一雙靈劍倚天寒律中身休爭自已與山
河撼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
寒劍定龍蛇石火火爐頭話許多般自己
同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倆山河大地黑

漫漫堂堂 龍濟示報曰具足凡夫法
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
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
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
辨不得莫道不疑頌曰 凡全是聖聖金凡
究竟遺名直下參那徹迥超凡聖處無言重

子口喃喃赤五 剷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
者也鏡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龍濟
融奪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錄雲去那知
星斗寒屋空 龍濟因僧問剷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不壞曰為什
麼不壞師曰為同大千頌曰 問若刺心答

若劈腹句裏交身何勞迅速剷火俱然同大
千全機不動劍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談摩
天上鼓驚濤 龍濟示報曰是柱不見
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為取頌
曰 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謾勞推兩
頭截斷歸家後獨露乾坤更是誰曹溪清薦

得是移花無蝶至為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
好鄭州梨勝青州梨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
岳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
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
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卷已是非非
非來却易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

盡一顆圓明照膽寒實神慶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明安僧問如何是
空剷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曰 虛空為鼓須彌槌擊者
雖多聽者稀半夜觸體驚夢破滿頭明月不
思歸丹霞洋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
道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甚靈鏡動錢輪隨心萌口
應三千里齒露言未苦怨誰救子青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
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沈佛祖迷

頌曰靈山會上言難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
董蒙茸舍月秀寒松翁鬢出雲青并霞洋

曰碧玉點破琉璃色滿日紅塵不見沙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

頌曰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
觀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宜動

沙丹靈洋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的護國遠成都師

請乾銜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頷下馬
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

前下馬臺師長兩手唱曰細林將來燃將猛
省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達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
恠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笑前堪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石門嶽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納僧莫錯會黑豆

未生時洞山駱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

詞德山密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
河九曲頌曰

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
問法

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瘦子青路窮嶺斷
巖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底誰

知別是一乾坤懶卷九曲那容耽眼看操
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四天手直得朝宗

萬分乾不著水文殊真因僧問古人垂一足
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頌曰馳書繞去

返匆匆一足垂剛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恁
紅爐點雪自相通投子青南嶽南臺勸禪師

詞德山密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頌曰等閒不語未逢人語

便傷直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驚他石虎
暗生嗔投子青蘄州五祖師戒禪師詞雙泉

寬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鈞硬似鐵頌
曰踏著秤鈞硬似鐵憐憫禪和猶未嘗三

冬願上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雲華地踏
著秤鈞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

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白雲信步紅塵
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京

北府大士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
未休踏著秤鈞硬似鐵那知船子下揚州

比五祖戒回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
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風樓前聽玉漏問曰

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高高峯頂纜銀浪深源海底起紅塵

全鍾玉漏扣酬酢疑殺治泊天下人苟非作
者孰問關津執鞭四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

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圓悟勤五風樓
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鍾巨靈擡子無多

子擊破華山千萬重中覺隨州智門光作
禪師先住蘄州北塔林進僧問蓮華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荷葉頌曰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

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實與蓮華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

憶九龍初沫處東西一步一花開白雲蓮
華荷葉共池中華葉年年綠間紅春水連清

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無處烟籠檻外
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

雨中留得蓋鴛鴦蓮華荷葉的須不
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

地步青雲長空香色冷透波心月綠葉輕
搖水面風出未出時若看取都盧只在一池

中佛如燕泥水未不紅菡萏雨餘先透碧波
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著歸根便斷當佛

均蓮華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
草好太平無一事儘教燕唱滿江村佛心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濟人莫
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透遠香并霞洋荷花荷

乘為君通問答還同箭柱鋒觀面清香來不
盡須知不在藕池中未覺一出水何如未出
水蓮華荷葉有來由宛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時點頭本源在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花
灼灼開紅柱聲香越格無人薦又逐薰風過
野塘雲耕耕荷華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

父子不傳石田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
體師曰蚌含明月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免
子懷胎頌曰一片虛癡絕謂情人天從此

見空生蚌含明月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實實蚌含明月免懷胎無限禪人勞不開
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里外笑哈哈其意

蚌含明月秋波冷免子懷胎夜兔寒皎皎清
光成一片直須回首好生觀佛性蚌含玄

免有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雪曲唱高還和
寡不知何處是知音本覺一玉免懷胎蚌含
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微

底無瑕光皎潔受深智門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

事師曰拄杖頭上拖日月頌曰路上忙忙
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聲東南西北忙中畔

拄杖頭上月輪佛曰踏破草鞋赤脚走
衲僧到此無窠口拄杖頭邊拖日月九州四
海任遨遊真如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

門廣長古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工夫
不做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鐵
釘金拄杖頭上拖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
十利海夜沉沉新出紅燵一點宮而
破草鞋赤脚走宵中憤氣衝牛斗頂頂上
擊金鐘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

走堂堂向外揚家醜只知欲袂出人前不覺
衣穿露兩肘葉卷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嗣

為甚麼不肯住眾無對師乃曰為它途路不
得力後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標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
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雲頭住不住

方日卓午蓮華菴主誰相許柳標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葉其作者仍甘在半

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柳標千峯去雲外
何人得見渠本覺一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

臨濟未同倚批反華岳連天黑幾箇知身在
御樓無善全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嗣首山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
風涼頌曰 叢林傑出鎮汾陽舉走名馳振
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扇子足風涼正

竟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

明三峽猿啼夜何處人聞不斷腸佛其來青
絹扇子足風涼親得接來始息狂只安團團
無縫者人前空自眼如羊七子青絹扇子
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藏堪笑塵中無限客
手遮西日汗如湯龍汾陽青扇價難酬
為有涼風卒未休不見監官多少衆競頭爭

角鼻犀牛赤五上方風格團團妙意深等問拈
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拋手氣爽中宵便負

心佛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
風涼人未曉重相問獨自凄凄過洛陽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
得真蹄趣無意涼人人自涼葉方呷醋咬

陳蘆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蓮是阿爺娘
肯堂青絹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覆藏

信手拈來隨處用清機元不在汾陽頭石空
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頌曰 平地無端
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繞識得拄杖子

也是封皮作信看笑前漢學屠龍人言
狂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虛空思妙

拳善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則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頌曰 妙峯三箇錯
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米籬清平道木杓汾陽
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智同真邪正不辯縹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強壯翼空空的俱微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
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
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恹恹悲
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未後若無箇
面目見在一場敗關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
一喝頌曰 免角龜毛眼裏錢山當面轉
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
識汾陽老壁破三玄作兩邊洪亮范 十年

湖海寬寬嫌不得寬嫌未肯休芍藥花開苦
薩面櫻欄葉長夜又頭鼓山注 畫得真如活
花間翅展開黃鸝偷眼觀不敢下枝來正坐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
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卷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嗣首山僧問如

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開市輕捷子曰意
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頌曰 輕捷開市
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訖不須雙刃劍
活人何必久還丹即覺 襄州谷隱山
龜聽禪師亦曰石門聽亦曰慈照聽首山
僧問曰往月未還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

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
高聲叫曉後精靈轉更多頌曰洞裏無雲別
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
爛松枯是一年 慈照聽因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頌曰 臘月三
十日開口便為勅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無準範臘月三十日真人好消息戴帽空山
行穿靴水上立雲梯 汝州廣慧院元
璉禪師嗣首山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
曰漢上山堅奉曰漢上還有箇麼師曰這
箇是甚麼掩鳴聲山曰瞻師曰恰是拍一拍
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曰大悟云某甲不
疑天下老和尚古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師曰恰是地上水碾砂也山曰
汝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空手歸時誰肯信
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
如白日開白雲堆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

時所得多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
河佛鑑對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嗣首山
雅歲夜小參曰羊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
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
燒槽樞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
他門戶傍他牆剛被特人喚作郎下座歸方

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
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
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捨去師
下禪床攔臂輪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
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
時法昌遇為侍者師曰昌曰這公案作麼生

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頌曰 納它皮角
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落
滿家圍火掩柴扉白雲瑞佛性要當時節節
北禪除夜啓玄津當慈獨恣庖丁刀直至如
今此話新靈源清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
換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曉眼前爭免拾花
針 分皮納角牛何在叙劍瓶盤只一金大
用莫言無軌則當機須是茶投針草堂清白
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烹調个中
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香酥平北禪分歲
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
連忙擲下舊兜整支珠道北禪夜分歲持地

巧安掛維那出隻手練去又絲來田郎催拍
板飽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
下帽簷翰納了燈前更鼓夜遲遲天日裡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拋不上頌曰
是拋不上筋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瑞州洞山曉禪師聖珠真常自負柴
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
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
殊放光處殷勤為我記歸來處柴火煎
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五森華洞山曉曰一大
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
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軍無限風
流歸手裏白雲 洞山聰因僧問既是泗州
人聖為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
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齋
蕭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
貧儒書讀盡老來不得一青衫覆水 明州
雪竇山重顯禪師開門作 示眾曰龍泉與刀
斧同質利鈍懸殊驕驕與驥馬同途遲速有
異頌曰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鑰石又如金

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胎胎至鑿心佛如盤
雪竇示眾曰辟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
無量眾生成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昏
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
出我眾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
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劫外濤聲滿世間羣生無處可躋攀
察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關至堂居士
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
是師曰叅堂去僧繞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
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頌
曰 入門向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

此不知茶味者絲絲空買洞庭舟虛堂愚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載得月明歸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食訖下釣遲誰知雪
老垂絲慣不犯波濤取得伊白雲端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冬寒
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兩滴巖花
頌曰 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
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楊無
為 千峯寒色今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
問个中端的旨將鶴唳作鴛聲本覺一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

分上為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腔眼曰恁麼
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
別時頌曰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
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去清光灼灼避無
由白雲端 雪竇頌華嚴二門曰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

失樓閣一德雲開古錘下妙峯頂喚它
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
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蛇轉復宛轉
真金休百鍊誓却恥耶離無人解看箭頭頌
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缺眉息餅
斗室危坐半窓凍日熙熙虛堂愚

風卷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
上高臺著庵單
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
磨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哉癡漢便恁麼去青
堂元 鋸解秤鉅油煎石磻兩手擎來有功
者賞且卷七 無權才云雪竇老
漢顛顛預備餽餽伺伺更叅三十年也未會
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乃
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
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士到院李

問云三教中那箇為貴師側身之子而立李曰有口何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擊碎髓骸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拙水卷永

相州天平從濟禪師嗣清溪漢師到西院兩錯公案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頌曰 禪家沆愛輕薄滿肚

參來用不着堪悲堪笑天平老五老峯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年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

聽它人說是非南堂與雪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頌曰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上人師曰白雲

覆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淥水徒長葉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溪風生寒

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漢曉曉樵人逐鴈羣抄子青

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

憶李將軍萬里晴空飛一鷲後卷對潭州雲蓋繼鵬禪師智門林初謁雙泉雅

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

話說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搥

野豨然大悟頌曰與奪雙行驗正邪繞爭拄杖便亡家暮然鏡

棒如風疾失却從前眼裏花白雲珠誰謂當初海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鎖鎖復

云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錯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雪竇頌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絛那汲深泉天平老太忽草為兩錯悔行脚大地

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困悟勤彼呼我諾彼呼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

剛眼睛棹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佛錯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

後來費盡分疎語半是愚君半恨君雲杓善鄭州太陽警玄禪師山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滿鉢傾不出大地沒飢人頌曰 荆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因象無心黃

帝重下和有智楚王嫌升寶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具

道子畫師擬進話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既有省便禮拜山口何不道

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話上碑去在頌曰 路窮屋仄問山翁別指

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忽見太陽紅抄子青真空無相絕名撲立底精于畫

西來祖意不東西嶺鳥春深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峰白雲依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款似生鐵硬如爛泥按針未諳鉢水刮膜再用金銀雲珠家山踏路

絕回頭翻笑杜鵑啼背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

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戲主作廢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

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廢自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

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

羊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頌曰心外本末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為親若言滿

目青山是認著還生眼裏塵無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師問僧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頌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嶺鳥春深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峰白雲依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款似生鐵硬如爛泥按針未諳鉢水刮膜再用金銀雲珠家山踏路

絕回頭翻笑杜鵑啼背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

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戲主作廢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

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廢自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

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

平生活計利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大快見
 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七家自
 有現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本覺一金陵報
 恩院玄則禪師初問青峯如何是學
 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謂法眼眼
 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
 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
 爭得師曰某甲紙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
 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
 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頌曰
 求上一回拜八兩又拜恰重半斤未定盤星
 在誰人手中爭着絲毫可恠哉白雲丙丁求
 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到水窮知盡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眼丙丁求火問青
 峯耐耐韓德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破一聲
 雷震化為龍大洪迷問處分明答處親青峯
 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歧更
 問津佛燈丙丁童子來求火番問炎炎燒
 面門過現未來三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治
 父川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
 劍宗師奈谷何是君心下意不過心一
 四醉倒玉樓前鬢亂銀橫語笑顛最走惱人
 腸斷處借婆衫子拜婆年峨山昔見非真

今見非做字經三寫烏馬成馬寶業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初參法眼
 眼曰子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
 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
 切法皆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
 不問去師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
 悟赤五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點然成兩片擔向南
 屏山角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圓子打
 金鳥飛上琉璃殿斷橋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句華棘句愈出
 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花之蜜蟻絲穿九曲
 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
 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
 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為余曰病
 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天
 童雲岫題

釋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赤六

僧錄曰石關無靈齋禪寺住持神師實錄
祖師機緣 六祖下十一世 十二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嗣汾陽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頌曰 水出高原
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白

燈籠露柱笑嘻嘻慈明為水出高原天下禪
僧走似烟只聽清聲來耳畔不知流落那峯
前正覺逸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搖毫聊

一頌夢乘說書紳華若真衝斷雲根迸石來
冷冷千古下崔嵬未明的朝宗意聽取春
深動地雷滿山秀高原水出曉晴天對蒼臨

機豈偶然袖子不知流落處一尋寒木破溪
烟地幾思穿雲還石不離勢大抵還他出處
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香岩

好個真消息未必時人到那邊高華妙分明
慈明室中挿劍一口以草鞋一緇水一盆置

如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知邊擬議者
師曰恰喪身失命了也便唱出頌曰 暑往

寒來春機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令
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時空連四五百條花

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繼然有搭開田地不
是栽花賦氣也家山指出路非遙萬

何處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
盡迷巢水巷一單籠足馬出汾陽瑞的還他
主將強盜水軍鞋橫室內殺人更不犯鋒芒
無以百花香囊鞭鞭過後逸風流有許多
未著儒生偷眼觀滿懷無素舊愁何處歸
慈明在眾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開關合
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
便放爐中燒師曰師即當漢又德摩去也頌
曰 千人萬人行一路與箇移身不移步對
面拈香爐上燒師即當漢又德去白雲端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初
出海何處不分明頌曰 銀蟾出海照無私

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訊從教日
炙與風吹高華妙慈明冬日榜僧堂作此
字二二三几脚抽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
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
而笑頌曰 選佛堂前光皎皎分明一柄道
士知果然堂頭放晚參首座之言有神見野

畫下畫上畫種種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
量何似京師出大黃月迹忠慈明因僧問
開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頌曰 枕
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衣糲食
尤無念誰管扶桑日出頭海印慈明因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頌曰 不

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
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高華妙慈明因僧
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紋水頌曰
老倒慈明為指迷釣絲紋水出群機時人貪
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石田薰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速却
在甚麼處歧云要悟即見要迷即難頌曰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寸不盡咫尺隔千
山說食終不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
語前三三與後三三圓悟勸初僧悟易要迷
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鍊成金猶自可點金
成鍊太無端別事印慈明因李謝馬問哉

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師曰駙馬甚麼得
這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李又喝師
曰師子吼頌曰 逆風吹又順風吹鍊眼銅
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撥推始應
知高華妙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
金鑿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去夏在甚
處曰金鑿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先
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勸
得你教庫下奴子勸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
背頌曰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
頭將軍但有嘉聲在何必禁封萬戶侯石曰
慈明頌黑黑黑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頌曰 八十翁翁著綉靴踏開幽洞笑呵呵
傍人指點忘歸路不覺腰間爛斧柯無甚全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
地三蛇九鼠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
是空價錢是足數印空 滁州瑯琊山慧
覺禪師詞汾陽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

夏典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
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
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
人若到諸方遇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
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圓

裏諸服飾想君太然不知時頌曰 曲蟻踏
着兩頭擎啞子得夢自家笑到天明說向
誰烏鴉解作麒麟叫正堂辨 瑯琊指出五般
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為君俱擊碎逆齡
何必九還丹少室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
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

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頌曰 混混
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
相當免被傍人來覩見白雲瑞 當明不犯體
全虧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鏡回
頭滿面負慚惶大洪 逢見有不有友手覆手
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天童 相罵饒接

甯相唾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一
撲脫出絕功勳句裏探開大施門圓悟 勤因
風吹火後為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
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佛性慧清 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人鼻
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南

爭教人少年無原 安不設階算不揮雪刃一
箭穿揚神目不瞬反思昔日李將軍射虎之
機猶是鈍處堂愚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詞
汾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鋸解秤鈿頌曰
鋸解秤鈿無縫鑿風吹日炙朝覆夜雖然不

許亂商量一任攝提繞天下白雲端 鋸解秤
鈿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
碾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佛慧吳 鋸解秤鈿
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潤下太仁生
雲在嶺頭閑不徹益山 註問佛如何是宗師
即便酬秤鈿將鋸解言外度遠流在 山果手

把金鞭擊鏡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
相逢著默識無言自點頭保寧 鋸解秤鈿
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鶩鴉碧梧棲老鳳凰
枝椽三 宜首座鋸解秤鈿血滴滴地裁斷生
死疑根不是等閑兒戲非 龜 大愚送上
堂曰大家相聚望蓋 蓋若喚作一葦蓋入地

微如箭頌曰 教活全機親面提大家相聚
喫葦蓋後生不省這箇菴 菴只管茫茫打野裡
松筠苦中樂樂中苦大磨打鼓新羅舞寒
山燒火滿頭交却笑豐 于倒騎虎石 老 瑯琊
如綿軟似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
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非 神錄 舒州法華

院全舉禪師詞汾陽 到瑯琊覺和尚處瑯問
近離甚慶師曰兩浙曰船未陸來師曰船來
曰船在甚慶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遠一句作
麼生道師以坐具據一據曰杜撰長老如麻
似絮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
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麻先師教我尋見

伊遂下且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麻莫恠適
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
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開你名元來見
解松 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札白某甲罪
過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
恬并浪靜一江明月滿溪紅 大洪 恩奪得驪

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起 猜拈來拋向洪波
裏撒手大家歸去來在 山 源翁瀟灑任東
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
卧入武陵溪夢 兼作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味
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盡卦有許
事喪盡真浮盤古心問 真官路無人獨自

行自家公驗甚分明 踴身過一生 跋山 肆傍偷販私 盜客草裏 失是非如何 摸索 繞摸 索無上 醍醐 成毒藥 君不見 大鵬 展翼 蓋十洲 投窓之物 空啾啾 石 卷 揭天 撥鼓 噪紅塵 遍地 刀鎗 解出身 結角 羅紋 隨處 入銀山 鍊壁 是通津 柳 葦 雜

聞名不如見面見 而不如聞名 此地無金二 兩俗人沽酒 三升石 數美 法華 舉因 僧問 生死事大 請師 相教 師曰 洞庭湖 裏失却 船 頌曰 洞庭湖 裏失却 船 赤脚 渡斯水 底眠 蓋大地 人呼 不起 春風 吹入 杏花 村 雪 卷 理 南岳 芭蕉 蒼大道 谷象 禪師 泗汾 陽省 同 參

慈明 明問 白雲 橫谷口 道人 何處 茅師 左右 顧視 曰夜 來何 處火 燒出 古人 墳明 曰未 在 更道 師作 虎聲 明以 坐具 便滅 師接 住推 明 置禪 床上 明却 作虎 聲師 大笑 曰我 見七 十 餘負 善知 識今 日始 遇作 家頌 曰 問如 鉢 裏針 苔似 泥中 刺咆 哮二 虎吼 生 撐各 各利

牙爪 可怖 坐却 碧峯 頭截 斷當 陽路 直鏡 擊 出社 魔又 路狹 草深 難進 步相 見不 相違 回 互不 回互 四七 二三 眼相 親雲 從龍 芳風 從 虎 治 父川 兩陣 交鋒 出戰 時旗 籠倒 卓鼓 無 搥絲 毫 不 犯 將軍 令獨 脚機 關各 自提 燈 堂 遠一 文一 武偶 相逢 說盡 英雄 各不 同俱 往

長安 朝聖 主姓 名終 是達 天聰 虛堂 息 安吉 州天 聖皓 泰禪 師 泗汾 僧問 如何 是 佛師 曰黑 漆聖 僧頌 曰聖 僧黑 漆實 希奇 莫 把丹 青點 汙伊 合掌 燒香 人不 敬寒 山拾 得 笑攢 眉海 印信 舒州 淨山 法遠 圓鑑 禪師 詞 兼 縣者 僧問 如何 是相 師西 來意 師曰 平

地起 骨堆 頌曰 嫩草 疎斜 遠山 泉帶 碧 文曾 要涓 水恥 任列 莊周 去子 青平 地起 骨 堆三 春震 地雷 只聞 千萬 去不 見一 人回 木 費一 平地 起骨 堆金 毛師 子吼 誰知 無味 談 塞斷 衆人 口北 燕思 浮山 遠因 僧問 師唱 誰家 曲宗 風嗣 阿誰 師曰 八十 翁翁 報 綺 絛

曰興 廢則 一句 迥然 開祖 曹三 玄科 甲振 蕭 林師 曰李 陵元 是漢 朝臣 投子 青云 水深 魚 穩葉 落菓 疎頌 曰 月裏 無根 草山 前枯 木 花馬 回沙 塞後 砧杵 落誰 家投 子青 古殿 莓 苔滿 天河 斗柄 垂金 雞報 曉玉 女下 階邊 天穿 連師 子頌 呻開 口解 把金 毛抖 撒反 身

時輓 綺絛 百獸 奔騰 潛走 祖甲 明 浮山 遠因 僧問 如何 是向 上一 路師 曰正 月孟 春猶 寒 頌曰 正月 孟春 猶寒 突從 頭萬 種千 般昨 夜 虛空 落地 和風 搭在 關干 別峯 印 宋內 翰 楊文 公德 參廣 慈 公字 大年 出守 汝州 首 謁廣 慧慧 慧接 見公 便問 布鼓 當軒 擊誰 是知

音者 慧曰 來風 深辨 公曰 德度 則禪 客相 逢 祇彈 指也 曰君 子可 八公 應喏 喏曰 草賊 大 敗夜 語次 慧曰 秘監 曾與 某人 通話 來公 曰 某曾 問雲 岩諒 監寺 兩箇 大蟲 相咬 時如 何 諒曰 一合 相某 曰我 祇管 看未 審德 度道 運 得麼 曰這 裏即 不然 公曰 請和 尚別 一轉 語

慧以 手作 拽鼻 勢曰 這畜 生更 肆跳 在公 於 言下 脫然 無疑 有偈 曰八 角磨 盤空 裏走 金 毛師 子縱 作狗 擬欲 將身 吐斗 藏應 須合 掌 南辰 後頌 曰 內翰 攀南 斗倚 斗展 廣慧 轉 天闕 反地 軸翠 窠千古 許誰 知斷 絃須 是鸞 膠續 石岩 珪白 石鑿 鑿龍 爾美 璞君 子道 晦

君子 斯樂 產堂 息 楊文 公問 廣慧 承和 尚 有言 一切 罪業 因財 寶所 生勸 人踈 於財 寶 而况 闍浮 提衆 生以 財為 命邦 國以 財取 人 幣有 財法 二施 何得 勸人 踈於 財慧 曰旛 竿 頭上 鍊籠 頭公 曰海 墮馬 子似 駝大 慧曰 楚 鷄不 是丹 山鳳 公曰 佛戒 二千年 比丘 少 慚

愧頌 曰夜 叉頭 菩薩 面鬼 檣殺 佛跳 牆同 門共 戶不 相識 蓮古 超今 無寸 長燈 心戳 破 石人 脚扁 鵲盧 醫爭 主張 或 飛 體一 人牙 如 劍樹 一人 口似 血盆 一拳 還一 踢一 踢報 一 拳亞 堅摩 醯頂 門眼 不妨 親踏 上頭 關石 巷 巧笑 倩兮 美目 盼兮 素以 為絢 兮夫 是之

謂大年翁與廣慧師也實善深 楊文公問
慈明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慈曰切公曰長
裙媳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似學士公曰作家
作家慈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這裏
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
笑頌曰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
重入到桃源舊遊處一層峯鎖一層峯相旋

木 南康軍雲居晚齊禪師時號舜老夫
洞山聰自洞山如武昌行乞自謁劉公居士
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
時年必不知其能參頌易之士曰老漢有一
問差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
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
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入還山拂袖
入宅師懷懼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
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
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
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頌曰 黑雲當

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盡圓雨過雲收山色
淨趙州東壁掛葫蘆 著 黃鶴樓前鸚鵡
洲雲居意不在鉤頭扁舟穩 泛長江潑大笑
一聲烟雨杖屨牛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
師時稱皓布裨詞此塔 廣冬至上堂點運推
將布裨赫赤莫恠不洗無來換替頌曰

於誇富貴賤賞亦窮疑可恕無禮難容
範 越州天衣義傑禪師明雲實赴杉山請
初入院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真
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
到未杉山却在山僧身內頌曰 移身換步
老天衣不惜眉毛樂個知今日若明當日事

江南日暖鵲鳴啼 天衣因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增天挂地曰磨後如何師
曰夕陽影裏快藏身頌曰 挂地撐天全體
猶聞落葉頻 天衣上堂鴈過長空
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
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戴鷓鴣
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學拳拳
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當不用都來不直半
分錢茶頌曰 鴻鳴高貼吟雲飛影落寒江
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一長空孤鴈一聲秋歡實波斯臭似狗

風捲白雲歸別嶺黃昏月掛柳梢頭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法眼云若見諸指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
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語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負
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親瞿曇本覺 天衣

示眾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違踐踏歲月深
天地懸遠向甚麼處去頌曰 夏金鳥似火
當空掛最高峰插在青雲峰 天衣
示眾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
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頌曰 一物長靈
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數

貶起眉毛子細觀南堂典 天衣因僧問如
何是頂門上服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
眼頌曰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
眼頂門不具迦羅眼莫問西來諸祖禪本虎
一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西來諸祖禪本虎
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頌曰 要箇無
禪底國師終汝毫芒便取堪堪笑這僧垂子
處無便見有偏枯月 舒州投子義青
禪師嗣大陽玄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
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
遠星拱北辰高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珠
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座不用丹墀

擊靜鞭 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箭射透兩重
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今因准地月得
照鄖陽春云德麼則入水見人師曰祇知
荆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後以拂子敲禪床頌
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遍九坡勿

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睦州來丹霞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嗣師僧
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
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欲
識永明旨門前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
起頌曰 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託出

來可是永明無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象潭
冰智覺因二僧來叅師問叅頭曰曾到此間
不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
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道來二
僧未審那個得個失師曰你曾識這二僧
也無者曰不識師曰同坑無異土頌曰

到典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
塞舌端無眼如何喫侍者則要詢端的莫恠
同坑無異土閃電未收轟霹靂疾北冲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明師僧問
險惡道中以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
如何是此師曰菜著汝鼻孔頌曰 春草碧

巴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溪溪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明慈明園中常問
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
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
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
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

既有醉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
閑廬山圓通受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叔南
禪師親筆三開頌誦無遺近見諸方傳錄
不全又多訛舛故茲注出 我手佛手兼
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于戈道出當處起佛
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

收電卷方知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識水
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
趙州茶復總頌曰 生緣斷屢伸驢脚驢脚
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叅擊者三關一一透
將來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
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颺風海南海波斯

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
日到西峯影漸長黃龍老和尚有箇三緣語
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猶兒偏解
捉老鼠鼠指順三佛手纒開古鑑明春羅無
得隱織形朝朝日日東邊出多少行人問兩
丁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唯餘

庭際青青栢一度年來一度春香開生緣何
處求到家禪客客織埃屢刺海周游也休說
媚與五臺照覺德三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
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謾為開口我脚
何似驢脚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
取目前善惡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

失路長空雲散月華開東西南北從君去真
淨丈三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
狂走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
燦問我生緣處生緣處不起語直心無病誰
論是與非湯山秀三東京法雲惟白佛國
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席貳二年師歸圓結

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生三轉語示天
下學徒得叩于左右近數見印行語錄者其
間或枯或頹罔測其旨意去世未三十年謬
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
可同味鳥頌曰 主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
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鍊開鑿互重徧

參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
驢脚問平生見屢又生疑莫性相逢不相識
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閩風月俱論盡却問生
緣道却難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
直饒總不恁麼也似枷上著扭我脚何似驢
脚奉為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又遭

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屢墮無為二
途不涉如何也八十婆娑學畫眉海印信三
我手佛手十八九雲散月圓衆人夜走我
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笨藤清平木杓人
生緣吐律南禪道吾舞筭草亭撐船連堂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鍊兵不用一騎八

變與四夷太平皆坐致因卧桑陰春日斜騰
 騰不識今何世昔秋平我手何似佛手從來
 有衫無袖有時問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我
 脚何似馱脚寒來須要機若莫教踏著泥水
 和鞋一時失却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梁
 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園三方五我
十六
 手何似佛手爐鑪鉗鉗鑊鑊曾煮紫磨金軀
 光射七星牛斗我脚何似馱脚白刃紅旗閃
 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開六韜三畧人人有箇
 生緣親視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關
 外威權前堂與三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
 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我脚何
 似馱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毡崩倒
 三山五岳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
 也眼皮迸綻履他榻底別穿圓悟動三佛手
 馱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
 僕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龍門達佛手馱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
 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馱脚生緣佛手打
 透上頭關披脫却泥水布裩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馱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
 平猛將設誇謀畧佛心才三扣關豈是丈夫
 兒馱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
 基業各豐滋道場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辰北斗我脚何似馱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
 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廢孤
 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
 灘白揚順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
 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馱脚
 文殊親見燕著好箇琉璃茶盞不要當面諱
 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
 拽把便是萬鏡油煎正堂三我手何似佛
 手天下不袖僧無口縱說捺起便行也是鬼窟
 裏走講不得我脚何似馱脚又被精膠粘著
 反身直上兜率天已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鍊團山下幾千年三灾燒到
 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三我
 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
 蟲性命輪他一口我脚何似馱脚擬議知君
 大錯進前欲飲醜醜已足遭他毒藥人人盡
 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
 親見南泉佛手馱脚生緣生緣馱脚佛手李
 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
 禪恰似河陽新婦醜石菴四我手何似佛
 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
 無有我脚何似馱脚踏著趙州畧狗驚得迦
 葉皺眉文殊却打無著人人有箇生緣男兒
 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喫死如眠佛

手馱脚生緣浩浩紫林威傳直饒一穿穿却
 未免十萬八千伊菴推我手何似佛手合
 掌面南看北斗免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
 開笑口我脚何似馱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
 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者綽人人有箇
 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好撒
 水銀珠顆顆圓佛手馱脚生緣南海波斯泛
 錢船精金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真一錢雪
 菴口佛手馱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
 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橫川
 黃龍南初叅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
 罵福嚴時賢揮師命掌書記賢歸舜適慈明
 縮席一日造室明曰書記奈雲門禪必善其
 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
 喫明曰從朝至暮鴉鳴鵲噪皆應喫棒乃使
 拜之後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
 也且阿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虞師汗下不能
 答明日又詣室明喝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
 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
 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
 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明領之頌曰
 錯錯戲海龍神霄邊鶴老慈明無著莫莫裏重
 重露捨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
 惡石林死水如何養活龍歸跡大海鼓腥

風天教一霎風雲便送出壺山烟雨中有與
棒分燕喫分當爐一煨汞銀流不因踏斷壺
山路千古雲峯恨莫酬竹星爾二黃龍南因
僧問不去來時如何師曰華岳三峯頭倒
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毡
鞦頰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

眉傍人筆力強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本穿
觀黃龍南住黃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讚
床脚下種菜最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
猛虎當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頌曰
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
俱不會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慈布袋

照堂一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探如何著甚
死急在山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學
子湖老便打劉鐵磨鼓山黃龍南因禾
山普泰普善經論兩川號為義虎問師云阿
難問迦葉世尊傳金欄外更傳何物因緣意
旨如何師曰上入蜀曾到玉泉不替曰曾

到師又問曾掛搭不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
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
理前問師俛首苦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
消此老一唾頌曰 黃龍一唾絕遲彭笑教
旁觀又可悲蛇女已歸霄漢去歎即猶向火
邊棲卷演索州楊岐方會禪師明慈明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
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頌曰 三脚驢子弄
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重覓他須喪命只
緣蹄踏景分明白雲端前高兮後步低動
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關市人東西湖南更有
須菩提保壽身三脚驢子弄蹄行驢蹄追風

趁不前路夫破化城無覓廬湖南長老重加鞭
帶德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觀足生
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芳樹轉春鶯佛性春
三脚驢兒殺好長後園教喫草等閑李去
向人前踢倒湖南瞎長老鼓山楊岐一頭
驢祇有三隻脚潘閣倒騎蹄跌殺黃旛鋒

山果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万丈坑雲
在嶺頭閒不做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
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梁山遠三脚驢子
弄蹄行兩湖江南秋復熟西北風霜怯早寒開
門愁見楊花落卷旗一拽把二牽犁平田
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

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上方
益塞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熟磨
金容馳不動竹筴端勝冷鉗鑊典牛游法出
叢生採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
釋迦老子那吒面佛黑光三脚驢子弄蹄行
鼓動清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斷不須平

地起波瀾月卷果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
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卷老一箭射落
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來
湖南長老何曾見中卷空 楊岐因僧問少
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會唐言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夫古八
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卷西天人
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流支打齒
缺至今有理不能宣佛性卷西天人不會唐
言早地雷聲徹大千九面壁無人會玉免
金烏火裏旋無卷全 楊岐因慈明忌辰設
齋眾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

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首卷曰休捏惟師曰首座作麼生座
曰和尚休捏惟師曰免子契牛卷如卷師卷
前作聽勢座按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
作頌曰 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令人受作
家但捏祖師三印在不妨捏惟亂如麻卷圭堂

居士一棚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
鼓歇時天未曉尚餘寒月掛疎櫺卷虛堂思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未
者東方坐頌曰堯舜垂衣衣國賓撥雲見日
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露雨露新
白雲端 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

响响舞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求
 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
 唱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
 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
 行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
 光無須一句論高價把事賺家笑幾場白雲
 端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
 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正堂相
 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饒
 將軍對面騎驢穿一穿別穿甲將杖探其水
 方知水淺深路遠知馬力歲久辨人心子不
 孝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浪
 難逢稱意魚治父川猶全食血功虎備起屍
 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南岩馬轉牛
 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
 氣坐令千載定龍蛇無善全
 楊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
 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
 又作麼生曰你看這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
 且坐喫茶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慕然一
 喝高千丈劫外相看推得知圭堂筆
 楊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納僧
 得一堪作什麼師曰鉢盂口向天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團圓鉢火林面壁
 謾多年衲僧眼裏重添眉白雲
 衲僧一抄鉢盂口問天下揚岐望松一喝如
 源去 楊岐問僧栗棘蓬作麼
 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頌曰
 揚岐金剛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
 來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東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鞞一張弓直
 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松山果
 揚岐老人鎖口訣万里長城一條鏤斫牌襪
 客如到來不動金鉗腦門裂鼓小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
 來休嚼碎南辰北辰寒正堂繼
 肘後鷲生閑絡索風前忽布開又撐那叱八
 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踞著
 逆鮮血或卷體
 楊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勤把住云今日
 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
 九峯幸聖楊岐拽地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
 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
 來不是頌曰
 一拽把二牽犁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利無時
 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

道從來解弄蹄上方益
 楊岐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鉢
 鉢至今叔捨不上無相範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別授子青
 僧問夜半天明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
 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
 私位不該依條擬動成偏正芳雲持
 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
 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
 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
 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
 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
 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
 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吐如何是法
 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
 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草若檢點將
 束火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俗問問裏物不
 能捨得致使情閑閑識鎖離閑老僧今日
 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
 二十

用求真雅須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
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運會歷良久云珠
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頃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
信孫臏卜龜殼無靈不用鑽丹霞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

岳頂終不露崔峩頃曰
層層落落影團圓切忌當陽着眼看直下有
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當山歌

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金風夜樓無影樹拳密總露澤雲透頃曰
寺間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露故薄露依

依籠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峩丹霞澤

六祖下第十三世南下第十二世離清宗

晦堂心別白雲瑞五保寧勇二孫比部前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嗣黃龍南因黃山谷

太史乞指徑截廢師曰抵如仲尼道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若常如何理

論公擬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

侍師山行次時岩桂盛放師曰聞木犀花香

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頃曰

渠僕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登

歸時未得憑欄處桂逸幽香不月

學在波瀾絕未乾幾燭仙屐上林巖天香吹

落林風尤不覺相携到廣寒不林華

水邊林下舊生蓮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

明輝與動西風一陣木犀花雪散

晦堂室中豎拳示偈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

作拳頭則背未嘗喚作甚麼頃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

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道場琳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繞出洞遊却

面前山雪果

舒州白雲端禪師問楊岐示衆曰此事如萬

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故着手便摸到底只是

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

底去也擲下拄杖頃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數眉不動毫

芒親到底眼睛皮綻盡須彌盧堂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

只堪獎飯頃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獎飯少有人知請

禪老莫過疑一飽自然忘百飯進進演

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

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

君頃曰

幾回沾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

歸空悵望一溪流水落花隨無春全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

遷義師曰眉毛在眼上頃曰

羅鈞歸來不繫紅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

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月真二則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回

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問楊岐示衆曰

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着一字優

波翹多丈室盈筭不曾度得一人連磨不居

少室六祖不任曹溪誰是後昆誰是先覺既

然如是彼自無差勿傷之也拍膝示衆曰且

喜天下太平頃曰

烟霞七音農事動一犁新雨破春耕郊原渺

渺青無際野草開花次第生塵堂

保寧勇示衆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

生簷前雨滴澗水澗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

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頃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盡一點心檻外春

風春蝶舞門前楊柳曉吟井黃津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鶴值觀斷次公曰未

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難岐指曰委悉得麼曰

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私頸深廣利濟群

生曰末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
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
有省頌曰
棒下血淋淋真鍮不博金鴛鴦親綉出休更
覓金針心堂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赤七

俗錄可石關教重公釋寺住持淨戒書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四世至二十一世
新州五祖山法演禪師 詞白雲端 初謁浮山
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先矣恐虛度子先
陰可往依白雲此光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

其頌臨濟三頃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
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
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
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
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

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卷演忍死叮
嚀見白雲一盃鷄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竹屋簷二卒風暴雨忽
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捉得出依
然只是賣柴翁 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
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

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
破一箇錢飯縮直是百味具足且道箇子一
句作麼生道花發難冠媚早秋何人能滌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關不休
白雲錢飯縮袖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
師子吼 月老果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

頭一日端下末曰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麼師

曰不知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
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未由舉因緣向伊
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良久謂師曰磨頭
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心下不安得七
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

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在忽然
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端端
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速云某甲侍先師舉此
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得安
樂大衆還見得不乃頌曰 放得下好脫
洒放不下牛拽杷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

禪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可麼訝解踏毘盧
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
箇什麼字師曰鉢囉娘頌曰唇上必并班豹
剃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九流豈可明石菴瑤一大藏

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胸中憤氣無不
得忽作虹霓萬丈長 卷演倒腹傾腸與麼
來華言梵語無會該言前句後知端的陸地
蓮花朵朵開別山智大藏教父為切脚鉢囉
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暗
點頭 卷演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口是禍門頌曰的當陽向明前後路若

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 卷山果口是禍門電
掣雷奔出竭出海震動乾坤 卷山珪如何是
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 卷雲堂行兵
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 卷
體坑坑坎坎險險噫噫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思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徒
口入又曰露胸既足頌曰老去眉鬚似雪霜
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
量一斷腸佛鑑慧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
吞光輝迦大地虛空皆得飽道回不到貧糧
家心開賞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

師曰五逆聞雷頌曰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
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
共坐 卷山珪 五逆聞雷曾參頌曰一粒豆子
爆出冷灰 卷山果 者僧苦下打爺拳露靈聲
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鳥擊開滄海取龍
吞 卷山空 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

處堪埋 卷山果 五逆聞雷慍慍然尋常爭敢
與人宣自從六十輕翻後濟北驢名不浪傳
卷堂思 五祖演示衆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且道他是阿誰頌曰老年輕節臘樂事甚悠
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詳愁 卷堂興 他弓莫
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 卷門開釋

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潘好不須
 懸望子醋酸何必掛葫蘆平午五祖演
 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有云王由戲
 見情來則非而在家王由戲行欲進下
 出相家則非而有一身兼領曰
 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斷難回至從來往
 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善緣處主只是
 舊時行履處等閒舉着便說說夜來一陣狂
 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甚受深兩女合為一
 媳婦古寺基前童子豎彷彿上有陀羅尼多
 少行人畫驚怖正堂輝縱使百千劫所作盡
 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愛或甚體涼宵
 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
 未歇忽然天晚一時休且卷仁憶惜春風上
 先行爛窺紅紫殿平生如今再到舊行處
 醉無人草自生為甚南枝向暖北枝寒
 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
 倚闌看雲卷理雲月是回溪山各異萬福萬
 福是一是二無門行市先執前夜車後
 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度世五祖演
 垂語曰路逢遠道人不得語點對且道將甚
 麼對頌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
 言也弄物不知名月林觀路逢遠道人不符
 語點對欄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無門五

祖演一日持錫遊廓曰莫有屬牛人問會處
 眾皆無語自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
 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頌曰無端
 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
 著處低頭依舊入烟華五祖演曰譬
 如水牯牛過懸崖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塵
 尾巴過不得頌曰牛過懸崖錯為安名大唐
 國裏不見一人月林觀龜本真靈物都緣不
 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如善用李開
 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
 上會新羅鷄子過多時高舉步五祖演謝監
 叔上堂曰人之性第一須是○欲得成此
 ○先須防於○若是真○人○頌曰一二
 三四五六圈心肝碎碎觸纒索若將方木投
 圓窠醜婦爭教得少年高舉步五祖演舉昔
 日有秀才著無兇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
 我算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鴉鳩箭
 云谷孤故頌曰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
 強分疎只消一箇鴉鳩箭百恠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五祖鴉鳩箭當機直下提隔山尋蟻
 跡能有幾人知石田五祖演因僧問如何
 是為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頌曰門前石
 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免被巡官使
 重坐行五祖演每過僧來請益祇曰無遠關

工夫頌曰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鉤
 雖雖然不瞎眼生眼也好拳頭劈口龍門
 透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
 解打瓦鼓南岩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
 屈僧曰屈作甚麼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綉文
 難以論嘉藻龍門透鎖鑰難窮誰知屈味
 濃法幢光祖域正董在胸中南岩五祖演
 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清淨法身頌
 曰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
 門前按山子春來秋去泐天機雲堂行五祖
 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頌曰何故喚作
 手袖僧難開口擬議自矜預可憐太蒙斗佛
 且連先祖滔滔無回必後人排排有雌雄巨
 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南岩勝隆
 與府堯率從悅禪師則更文字室中設三語
 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
 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
 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
 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頌曰陰森夏木杜
 鵲鳴日破浮空宇雷清莫對會參問會皆從
 教孝子請爺名張無盡三人間鬼使符來取
 天上花冠色正美好箇轉身時即子莫教關
 老等聞知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

衣碧履紅紫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為英傑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觀
破這一念觀破如今觀底人無門開東京法
雲佛照果禪師明真淨大師以力奈深到語
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照寧八年文帳在
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
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茄子幾時知得或
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
人佛性豈有二種邪頌曰隔水何人歌竹枝
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
高聽者稀唐書六祖下第十五世臨濟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明五祖
先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
拳頌曰盡力當胸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
如何若何普化空中木鐺暗堂遠因悟因僧
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以何為驗師曰生
鍊鑄就崑崙兒頌曰生鍊鑄就崑崙兒頭輕
脚重肚皮大明眼和尚薩普七九十九日中看
不破看不破笑倒高山破窳隨唯光舒州
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明五祖演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喫飯咬着砂頌曰喫飯咬着沙隱落
第三牙春風纜過後拄杖亦開花慈受深舒
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明五祖演嘗請益五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
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
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莫開發乃爾相戲耶
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頌曰我
不會兮不知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
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曹堂行二我不會
兮不知你堪笑千花生確背善財謾到百城
游何曾踏看自家底我不會兮不知你旃檀
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湘攪動滄溟聲
未已歇堂龍門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親
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旨
摸象喻禪學中隔江如手事望州亭相見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穿窬人間是與非生來源流眼如眉不
因說着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唐書
金陵俞道婆市油養為髮髮起和尚起
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巧者唱蓮
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忽然大悟以資盤投地夫曰你顛邪婆掌曰非
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
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
頭努力順一孽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
春那印可之凡有僧至則曰兇兇僧擬議即

掩門佛燈珣和尚往揚之婆如前所問珣曰
節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
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蹉起曰兇兇來惜你則
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
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
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頌曰柳毅
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
拋却痛惜深憐乞養兒笑首婆劉相逢鎖
面皮潭家喪重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水猶
落渠懷第二機嘆且道渠是阿誰望喜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明圓悟師
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
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
前後際斷頌曰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薰
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石林華諸佛東山水
上行閑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已無
意涼人人自涼唐書大慧因僧問心佛俱
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頌曰賣扇
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
歸客何須向外喫波棹月坡明大慧後來
留古雲門養學者雲集久之入闈結茅於長
樂洋嶼室中舉竹篋子問學者喚作竹篋別

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徒
 之得法者十有三人頃曰雲門舉起竹篋凡
 聖潛蹤匿跡金剛門外生噴木馬廐中面赤
 尼無善惡二雲門舉起竹篋繞步思惟誰過
 只這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墮徑山有箇竹
 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屋三間穿過衲僧
 眼耳福州清涼地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
 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籠燈黑光尾焦黃眼正
 頭竹屋簷平江席立紹隆禪師圓悟初參
 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
 是何處村僧行甚驢馬脚師曰廣南蠻道
 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
 留過夏頃曰客裏讓穿落天涯多故人好懷
 無處寫舊話得重論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
 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續芳塵塵堂惡解后何
 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語平生
 事到先相逢是別人寶業安吉州道場
 明辯正堂禪師門連室中問學者蚯蚓
 為甚麼化為百合頃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
 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并州
 是故知國極步潭州大瀉善果月菴禪師
 開開榻上坐莫仲造車一百輛拈却兩頭
 除却袖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空盤星
 早一下下座頃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若眼胡僧笑點頭誰知用處無縫
 罅林樾轉轉處處者猶迷四維上下南
 北東西無門開明州天童曇華應春禪師
 示眾曰盡力道不得底向不在天台
 定在南岳頃曰相罵說汝接背相唾說汝潑
 水焉然摸著蛇頭拍手囉囉哩哩肯堂允者
 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憶憶曰扣門百草自知
 無識者叢叢豈在羅根盧堂應卷示眾
 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
 眾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頃曰疾駛過
 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
 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洞簡明州育王德
 光佛照禪師號拙菴大慧宋孝宗召對師
 舉靈雲頃直至千金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
 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銀牛頃曰方機之暇探
 禪宗中路寧堪憇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關紫
 宸深在妙高峰圭堂居士佛照因孝宗宣
 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
 陛下忘却頃曰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
 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起挑不上
 禪杖起土龍轟霹靂明星猶在九重天問處
 天左旋谷處地右轉太平無象眼頭窺雪山
 高映黃金殿覺明大根大器大熏修管轉

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
 龍樓石巖臨安府淨慈社蘭蘭禪師
 佛照師示眾目前機磨竭令無法商量一印
 印定頃曰當陽印空發光輝一對鴛鴦各自
 飛無法商量曾不昧今行摩竭目前機物初
 觀行摩竭令顯金機無法商量未是奇方象
 森羅都印定此中能有人知仲方倫北
 因四僧來參師云一人宗通病在內一人說
 通病在外一人宗說俱通病在見聞一人觸
 事不會東倒西搯且道誰是不會底頃曰千
 脆危坐絕逢迎杵曰徐開隔竹聲一碗醎茶
 魔辟易策勦不戰屈人兵物初剛道宗通
 與說通俱通還味古靈誰知東倒又西搯
 却解當堂作主翁仲方倫窟中全主全屬
 四相同朝舊主人切忌自家分彼此使他容
 易別疎親淨覺臨安府淨慈水菴師一
 禪師佛智菴室中問僧曰西天鬚子因甚
 無鬚頃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鬚子無鬚惶
 惶懂懂無門批畫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
 見者稀拈來搭在藤頭上引得烏鴉送樹飛
 猷堂臨安府淨慈免肯堂禪師
 卷願示眾曰觀方知彼去者不至方草鞋
 跟忽斷全身在帝鄉頃曰孰謂觀方不在方
 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

身在帝鄉掩空開 慶元府天童童寮卷成際
 禪師明應卷應卷問知何是正法眼師遠吞
 曰破沙盆庵領之頌曰平陳公子少年時得
 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
 打黃鸝雙彩元法眼拈來早白謗無端錯對
 破沙盆而今過界難逃掩鉢藜林孫子孫掩

室開直甚破沙盆掀翻海岳昏頂門真箇瞎
 千古累兒孫塵世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
 鑄就鍊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
 子孫大歇 常州華嚴伊菴有推禪師
 無不全嘗夜坐達旦行術者至忌展鉢隣僧
 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

古帆高掛下驚濤蘆花影裏暮明月引得盲
 龜上釣紅頰曰雲深江鏡引帆孤可惜隣僧
 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虛
 圭堂居士 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庵師
 體禪師 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庵師
 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

即是師曰小出大過乃頌曰八臂那吒三隻
 眼雙槌播鼓轉紅頭巨龜一吸滄溟揚宇宙
 風清四州生死自憐同室死因何中路隔
 關山一朝忽得親光證題路方知蓋覆難
 堂行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岳禪師 嗣家老
 書語曰大力量人因甚樓所不起頌曰沒量

大人擡脚不起眼瞎耳聾撒溺撒屎求生不
 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并翁
 無擡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
 渾身無處著請續一句無門關力難擡起為
 君宣神駿何勞更著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
 時凡骨便成仙塵世坐松源垂語曰開口不

在舌頭上頌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
 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并翁 舍糊一世無分晚開口何嘗在舌頭
 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塵世思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下紅絲線
 不斷頌曰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親見松

源敢保錯來批判并翁 脚跟不斷紅絲線
 掉臂亂坤自任行塞壅填溝無處歸來依
 舊兩眉橫 松源示眾曰明眼衲僧因甚
 打失鼻孔有賊無賊○頌曰殺人一萬擡三
 十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
 短笛釣魚紅船 慶元路有王物初觀
 禪師 此師示眾云過去如是如是見在

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幸自可憐生無端
 黃面老漢拈花金色頭陀微笑漏洩真機一
 人傳盧萬人傳實雖然古人得親用親說到
 行到豈走末派刻栴花彫鏤鑄蛤瞻學者
 眼豎起拂子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舉

頭鷄子過新羅頌曰光羅錦手攀花枝金色
 頭陀展笑眉末法師僧能委息今今那得異
 當時并翁拈花付法慶入天西竺莫再紹
 的傳綿密到今無間斷一枝深秀鄭峰巔
 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 嗣松源
 因虎維那秦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

身作怕勢虎擬識師便歸方文頌曰白滾堆
 中下一鈎錦鱗紅尾向悠悠漁翁不計竿頭
 事笑入芦花方頃秋石林華 臨安府徑山
 佛智晦機熙禪師 初師在仰山示眾云
 雲門道箇普字大地人不奈他何殊不知
 他已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渠惡

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圖救取
 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綢宗頌曰山河大地非
 同別鐵子蟻蚌沒等差不用干戈更相待本
 乘成現絕安排并翁 正法眼問翻石普字
 醉最親切三乘五教文毫端上該攝龍打
 失夜明珠金剛腦後抽生鍊 僧來請

問正法眼部石鼻提并翁 正法眼問翻石普字
 臨安府靈隱荆叟 玗禪師 癡鈍室
 中舉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如何是
 佛爛冬瓜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
 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鍊
 額銅頭沒奈何万里鴻溝歸漢後八千人恨

一聲歌獨木林 金陵集慶龍翔廣智禪院
新禪師明晦機照師在中天竺室中云踏著
頂額上一着十方世界无鮮冰消汝諸人向
甚處與山僧相見頌曰佛祖頂額上一看不
屬僧祇大劫修卷却嫌生三寸舌片帆高掛
海門秋仲方倫廣智滿堂示衆云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大海水在你鼻孔裏須彌山在你
額角上一如底心在甚處頌曰心不知心
方合道色前不物始歸宗屋頭日照茶烟碧
山脊風高樹葉紅仲方倫滿堂廣智因僧奈
次師曰鍾鳴鼓響為汝發機露柱燈籠為汝
作證因甚來這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

僧罪過頌曰鼓響鐘鳴為發機燈籠露柱
掀眉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驢不易騎仲
方倫壺中別有天冥認洞中仙本來成現事
鶴白與烏玄津覺著滿堂廣智室中舉百丈
野狐話對者多不契自云百丈野狐野狐百
丈埋向一坑伏惟尚享頌曰浩浩叢林話野

狐落他昧處便偏枯萬門一躍成龍去誰復
當機問有無仲方倫百丈當時少見機兒孫
多是亂針錐一坑埋却潭閣事蓋代功高更
是誰仲方倫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
禪師仲方倫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
戲頃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雙蓮

矮子看來眉卓豎鍊錘無孔舞春風廣智
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淨覺曇和尚
廣智師在天界示衆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
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云老
胡有望亦須吐却老胡絕望也且罷休畢竟
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有暇與諸人拈出

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柳揚元屬當行家賣
溪波浪如相似安得免孫若稻麻中堂
徑山虛堂智愚禪師明運卷若垂語曰已眼
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梅著畫地為牢
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針鋒
頭上翹足頌曰維却虛空算沙針頭畫地

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眼極要解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
針鋒頭上翹雙足猶對春風話歲寒萬壑
未詳承嗣一十一人 機緣一十八則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
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聊

聞忽然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十出長慶嶺禪師
注楞嚴經說文頌曰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
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
嗽嗽慈愛偶聞清唱羨高樓你若無心我
也休直下狂心能頓歇徒教演若不迷頭本
覺一你既無心我也休此身無喜亦無憂

來喫飯因來嚼花落從教逐水流夏明你
若無心我也休驚驚懷裏懶擡頭家童為問
深津意笑指紗窓月正秋實因過花街
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線
你若無心我也休如金柱頌和尚法身
頌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瓦醫人灸

猪左膊上頌曰古德法身頌語熟象沸若
學唱巴歌須是自伶俐大一兩一陰風
未和春從不快裏消磨棉花暗已隨流水空
使對印懶慢多心開貴也好咲也堪悲耳朵
元來兩片皮松源月氏國王聞廟寶國祇
夜多尊者有大名轉與羣臣往彼國札見問

法王至彼供敬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
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頌曰至簡
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額出世間
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起直入如來地
回悟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
國王大臣并及四眾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

以何為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
乃指國王云當今國王康寧大王長壽請汝
破之外道屈伏頌曰六師不正起千戈自謂
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令結舌不消一曲太
平歌木一昔有光宿一夏並不為師僧說
話有僧自歎曰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

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
 曰聞黎莫警迷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
 扣齒曰適來無端與麼道隣壁有老宿問得
 乃曰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頌曰一夏
 調和一釜羹傳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汚了無
 人見隣壁釋翁隻眼明一覺過長夏無別趣
 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汚口是
 禍之門舌是新身斧陷却三斤鍊只因看錮
 錮受深冷冷寒溜滄秋整繞會滄溟便沈
 舟見說許由曾洗耳可憐巢父更鞭牛蓬堂
 惡潭州茶陵都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
 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
 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噫凡三年一日乘
 馱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
 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落先
 生照見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頌曰百尺
 竿頭會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
 川上吟嘯無非選哩囉白雲端進步竿頭踏
 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頭知多少不
 似聞黎這一交北碕前失脚溪橋兩眼枯錯
 將魚自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也照破山河
 夢見無無非能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
 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分孤負野兒一團來
 介石朋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絳繩塵

死中得活珠離蚌甘作駝駒馬後人無門開
 溪橋馱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
 時都換了依然只是郁閉黎石溪月一擲成
 狼藉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昨夜明珠
 有塵早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
 許多時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
 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
 子得麼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頌
 曰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
 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月卷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隣舍不通容團圓無
 縫難安筆只抹烟雲一兩重石林華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
 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會出入
 德曰汝去問莊主者秀出門忽見莊主歸謝
 和尚到莊喫油糍或作飽頌曰近
 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
 糍喫或作山莊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
 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在山果江南江北勿同
 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糍底古今
 塞斷是非門古堂熱糍盡口成痕跡極冷
 令人便動胖何似且拈安一處家常茶便或作
 隨時照堂一背眾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
 不識羞抵死揚家醜或作喫了油糍不赴

齋莊師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佛踏破
 芒鞋眼未開或作古德何曾動口皮喫
 油糍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著時寫愁腸
 寄典誰背書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
 如何德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目前無異
 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或作
 更甲年窮王老夜燒錢斷迷難逢下水缸借
 底不知身到岸隨他寒暑誰推遷或作問
 米荅去有來源一句全該過大千歲盡手窮
 窮底事東村王老夜燒錢或作春風陌上
 即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撞撞着恰却于或作
 歲秋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為舟航德曰
 年盡不燒錢頌曰年盡不燒錢鼠尤被蛇穿
 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或作古德因
 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看野狐
 兒頌曰家家看野狐兒錢錢掛掛掛亂吹
 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已掛柳梢西或作
 家家看野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性千
 妖俱掃跡春風已到萬年枝或作古德
 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
 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頌曰袖中寶劍
 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開揆子
 從教天下竟茫茫或作鶴立蛇行勢不休
 五天梵宇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

僧笑點頭飯六者神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

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

發願臣無對雪竇代云實為古今罕聞

別峰印代荅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頌曰菩

提妙心作麼發日應万機元不差回苦嘗然

輕觀着大千沙界是皇家不深音萬里謳歌

聖化成條風魄雨崇禱耕不因萬岳三呼後

無象誰知真太平雙彩元菩提心發不為難

只在君王一念間聖相傳皆一揆綿綿國

祚泰山安辛華傳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

卧雲菴帝曰卧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

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頌曰試問卧雲

深處客不知何以荅昇平蕩然至化難逃避

萬里堯天一點雲北明前太宗因僧朝見

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曰靈山

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語雪

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頌曰靈山一別二千

年聖世重逢豈偶然細掬清泉揩老眼撥開

雲霧見青天石漢月太宗一日擎起鉢問

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座

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慈明圓代云陛下有

力頌曰大地收歸掌握問鉢盂擎起有何難

箇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雲神變

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

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遠問近離甚處

曰江西馬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什麼方便

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擗出又有二僧到亦如

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被擗出頌曰是非非

非俱請出魏蕘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運如不相識無際水碧油幢下立功

勳龍峇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未報國邊頭

刁斗不曾聞唐世忠昔有一婆供養一菴

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女子送飯給侍

一日令女子抱空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庵主

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

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

燒却菴頌曰不見人斑見虎斑策來莫頂見

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見人斑避嚴難或

卷船欽壁近聞雲片片黑山輟出月團圓就

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看唐空慈貧

人常如富貴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

不仁周妙雲二十年來不具眼節菴燒却是

徒為三春暖氣無多子真寔之言亦可師

青蓮瞬視金色咲微師承聲茲寄著少林華

數神光印受世係由是弥彰難故派之有殊

分然機用之無二致或縱棄而破古人之幽

鍵或捍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

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方法俱現於声先五

振揮宗珠照祖域流通雖遠擇未純識者

向講於後乎錢塘魯庵會公祿標後俗積

行心退和祖機深法味采機緣而補前

缺續頌古而入新刊通集復先祠照今古用

心亦閑矣謹遣清信躬索後題懺窺管而見

微仰濡毫而塞詩迦枯戊午季夏徑山希陵

宗門中有一千七伯則公案名之今古又曰

後物言之則乃人啓蓋置之則迴避無門句

句王轉珠迴字字水銷九解歷代宗匠頌之

未免盡蛇添足寶鑑師編緝於前魯菴公增

叔於後賦證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論說

其明柄僧必能辨白靈隱溥朋拜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永樂二年甲申夏五月命工補刊謹識

4/82-B 55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板撰

禪宗頌古聯珠者錢唐沙門普會演贊鑑師去惡所編從上古德直指之聲歎也其機緣每一則續已有補本有因詩之板以喚禪客一日似華第一狀新小序間將竟則為之稱讚曰此勝自在耶此具足如意摩尼耶此會師所為聯珠果象固親得之赤水者耶異時西域家裝成陽稱價之寶高鼻臚而之列其射擊戲端的是非是則荆山之珠投之磨礪病足再別何有澆血袍泣以相明或謂遊吾園者藉

須變花空覺地者證華羅果彼不待根撥而留浪果不待故舉而遊味謂之實指其象假之而覺暫而當舍卒莫辨其為何者決定則亦當當孟浪之布極青行遊耳吾謂智有利鈍故解有疾遲見有淺深故思有工拙言之天莊方草王孫經日共知風光流轉不涉草以持於草編錯雜之義獨能望而名其為至高者為正為舊斯則名為六合一解帶之真賞識不然得當皆喚種種清華虛弱小差終未足離難注脚下其眼本色雖然掩古厚場分別相空柱口毗耶言語道斷嘗者無說我乃無聞他日禪林觀面相呈文手付與家珍回首密在汝邊衲水下一抖撒滿傾僧實人人滄海珠矣矣聯之云書以為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通用已向第二機矣故有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為何如曰非也道雖不在於言而言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偽否則一語猶以為贊也爰自一華敷而五葉聯芳六世傳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輝如諸祖相繼有拈古焉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古則有寶鑑大師未嘗熙熙居池陽報恩林集佛祖至茶陵機緣凡三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

十有二人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禪宗頌古聯珠叢林尚之而板將漫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載其間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先哲惜乎締繼之作闕如也每慚濫開宗門且有年矣禪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越趨者亦屢矣元貞乙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輒事續索僅得一二萍梗之踪或出或處隨見隨筆廿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錄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又三則宗師四百二十六人頌三千丹五十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將纂板行與後學共啟者曰道

不在是拈華微笑三拜得髓初無一語與心而昭昭於心目之間道猶無垠烏有如今日叶音韻事言句義鼓後人俾其棄本逐末誠可歎哉予笑而不答良久乃歌曰五雲影裏神儀現手把江蘆弱面急負着眼看倦人莫看倦人手中扇已而謂之子所論者予中弱也予所集者果在弱邪應知我輩我其惟此集乎昔延祐戊午六月旦前住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錢唐沙門普會白序

重刻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變行流布無窮禪宗頌古聯珠通集者魯恭會公集或鏡梓行世久矣近以他故其板散落人問洪武已已復余慮其以失託道友收贖度藏於大慈山之幻居六月廿八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燦及千數百家呀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敢捐衣資命工補完用廣流通水延慧命因書其得板所由之異庸識歲月云
洪武壬申春二月中天竺任山沙門淨戒識

禪宗頌古聯珠序

寧武軍承宣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功郡縣國侯張楹撰

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止法眼藏付囑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了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達古六百餘年獲菩提者不可勝數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說而說然機緣偶領前後交多玉可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當因禪悅餘暇集採揀由佛世尊以至古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古一百二十二人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毗盧藏內全收眾珍旃檀林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鏡水流通豈曰小補以乎風慕宗乘推法施請為序引不獲固辭淨熙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十一月序

禪宗頌古聯珠舊集本序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傳法寶鑑大師法應述

漢應自昔南遊訪道禪英之暇集諸道古咨參知識
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獲機緣
三百廿五則頌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
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菩薩
共之難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
有密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譬喻言詞說法開示
欲令眾生悟佛知見豈徒然哉也陽信壬寅金刻板
以廣見聞為大法光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
編次謹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目錄

卷第一

通集敘 馬子孫著
重刻敘 淨戒撰
本敘 法一撰
通集敘 善堂撰
作敘 張旛撰

品目

卷第二

世尊機緣

佛世尊 廿四則

卷第三

菩薩機緣

文殊師利

貧頭盧

那吒太子

城東老姥

卷第四

菩薩機緣之餘

布袋和尚

維摩居士

天台智者

舍利弗

跋闍摩羅

七賢聖女

善慧大士

跋陀尊者

善財菩薩

誌公和尚

大乘經偈

經偈八字一則

卷第五

大乘經偈之餘

圓覺經十則

文殊般若經一則

金剛般若經十則

楞伽經一則

首楞嚴經十七則

法華經六則

維摩經三則

華嚴經六則

般若心經一則

祖師機緣

西天諸祖

初祖迦葉尊者

十四祖脇尊者

廿四祖師子尊者

東土諸祖

初祖達磨大師

卷第七

祖師機緣

東土諸祖

二祖慧可大師

三祖僧璨大師

四祖道信大師

六祖慧能大師

卷第八

祖師機緣

東土秀出諸祖

波羅提尊者一則

牛頭法融禪師一則

徑山國一禪師二則

蒙山道明禪師一則

河北智隱禪師一則

永嘉玄覺禪師一則

卷第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一則

清源行思禪師六則

六祖下第二世

馬祖道一禪師九則

六祖下第二世

清源下第一世

石頭希遷禪師三則

北宗

終南惟政禪師一則

卷第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一

百丈懷海禪師九則

南泉普願禪師五則

卷第十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二

南泉禪師之餘

鹽官齊安國師三則

歸宗智常禪師 韶州乳源禪師

卷第十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三

大梅法常禪師 五洩靈默禪師

盤山寶積禪師 水潦和尚

麻谷實徹禪師 東寺如會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 大珠慧海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泐潭法會禪師

杉山智堅禪師 石臺慧藏禪師

卷第十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四

泐潭常興禪師 汾州無業國師

葛湖大義禪師 三角總印禪師

魯祖寶雲禪師 紫玉道通禪師

五臺隱峯禪師 馬頭神藏禪師

率林善覺禪師 烏臼和尚

石臼和尚 本溪和尚

卷第十四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五

襄州龐蘊居士 清湖下第三世之六

西山亮座王 金牛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江西樺樹和尚

石林和尚 潭州秀嶽和尚

洋杯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六祖下第三世之六

藥山惟儂禪師 丹雲天然禪師

卷第十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六

大頓寶通禪師 長乾橫禪師

法門佛陀禪師 大同普齊禪師

六祖下第四世之一

高山靈祐禪師

卷第十六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二

黃蘗希運禪師 大慈寰中禪師

平田普岸禪師 長沙景岑禪師

子湖利蹤禪師 鄂州秀叟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 雲際師祖禪師

陸亘大夫

卷第十七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三

甘饗行者

卷第十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四

龍潭崇信禪師 道吾宗智禪師

雲巖崇展禪師 百巖明哲禪師

船子德誠禪師 藥山高沙彌

刺史李翊居士 翠微無字禪師

孝義性空禪師 偃天禪師

馬頰本空禪師 三平義忠禪師

六祖下第四世之五

趙州從諗禪師

卷第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六

趙州禪師之二

卷第二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七

趙州禪師之餘

芙蓉靈訓禪師 鎮州普化和尚

五臺智通禪師

卷第二十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餘

五臺秘魔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河中公叢和尚

六祖下第五世之一

臨濟義玄禪師

卷第二十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二

睦州陳尊宿 烏石靈觀禪師

相國裴休居士 新興嚴陽尊者

杭州多福和尚 興化石梯禪師

大隨法真禪師 靈樹如敏禪師

漳州浮石禪師

卷第二十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三

靈雲志勤禪師 金華俱胝和尚

末山尼了性禪師

六祖下第五世之四
德山宣鑑禪師
卷第二十四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五
洞山良价禪師
石霜慶遠禪師
漸源仲興禪師
卷第二十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六
清平公過師師
六祖下第五世之七
仰山慧寂禪師
卷第二十六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餘
京兆府米和尚
三角法遇卷主
六祖下第六世之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二
興化存安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董溪志閑禪師
襄州厚村和尚
桐峯卷主
雲山和尚
刺史陳操尚書
卷第二十七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三
無著文喜禪師
六祖下第六世之四
大光居誨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雲蓋志元禪師
張拙秀才
卷第二十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五
韶山安音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
巖頭全愈禪師
卷第二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餘
龍牙居遁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白水本仁禪師
京兆觀子和尚
幽棲道幽禪師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南院慧願禪師
卷第三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鎮州寶壽禪師
資福如實禪師
六祖下第七世之三
瑞巖師彥禪師
玄沙師備禪師
卷第三十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長慶慧稜禪師
鏡清道忞禪師
翠巖今參禪師
雲門文偃禪師
卷第三十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五
雲門禪師之二
卷第三十四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雲門禪師之餘
谷山有緣禪師
禾山無畏禪師
新羅泊嚴和尚
杭州佛日和尚
未翁謙禪師
歸宗懷惲禪師
荷玉光慧禪師
金峯從志禪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西院思明禪師
古年慧清禪師
清源下第六世之一
羅山道開禪師
卷第三十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保福從展禪師
鼓山神晏國師
太原子上座
卷第三十六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三
白雲善感禪師
同安常察禪師
新羅大嶺禪師
同安不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新羅雲住和尚
育王弘通禪師
曹山慧霞禪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清源下第七世之一
卷第三十七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清源下第七世之餘
卷第三十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卷第三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卷第四十

黃巖山慧禪師
報慈藏嶼禪師
石門獻結禪師
卷第三十五
祖師機緣

護國守空禪師
廣德延禪師
木平首道禪師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頤橋安禪師
資福真遠禪師
六祖下第八世之一
黃龍海機禪師

地獄持安禪師
白馬行高禪師
薦福思禪師
廣德義禪師
石門慧德禪師
德山緣客禪師
般若空禪師
卷第三十六
祖師機緣

大龍智洪禪師
同安志淨禪師
廣德周禪師
大陽慧空禪師
巴陵顯鑑禪師
香林澄遠禪師
六祖下第八世之餘
奉先沐禪師
雙冬克欽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薦福永古禪師
六祖下第九世之一
首山省合禪師
六祖下第九世之二
法眼文益禪師
清豁洪進禪師
卷第三十七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之餘
龍濟格休禪師
梁山緣觀禪師
石門紹遠禪師
文殊應真禪師
五祖師承禪師
蓮華峯祥卷王
六祖下第十世之一
汾陽善昭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六祖下第十世之餘
北禪智覺禪師
雪竇重顯禪師
天平從濟禪師
大陽齊玄禪師
天台德韶國師
報恩玄則禪師
卷第三十八
祖師機緣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雲頂德敷禪師
南臺勤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安祿歸省禪師
廣慧元鑊禪師
洞山統聰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琅琊慧覺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天聖晤泰禪師
內翰楊文儉
玉泉永皓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上方遇安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卷第三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黃龍禪師之餘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餘
芙蓉道楷禪師
六祖下第十三世
黃龍祖心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六祖下第十四世
五祖法演禪師
法雲泉禪師
六祖下第十五世
昭覺國悟禪師
龍門佛眼禪師
卷第四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六世
虎丘紹隆禪師
正堂剛辯禪師
六祖下第十七世
天童應菴禪師
水菴師一禪師
六祖下第十八世
彥充肯堂禪師
伊菴有權禪師
六祖下第十九世
松源崇岳禪師
六祖下第二十世
天目文禮禪師

楊政方會禪師
比部孫居士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兜率從悅禪師
大平佛鑑禪師
金陵俞道婆
徑山大慧禪師
大鴻月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密菴成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荆叟珏禪師

楊政方會禪師
比部孫居士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兜率從悅禪師
大平佛鑑禪師
金陵俞道婆
徑山大慧禪師
大鴻月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密菴成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荆叟珏禪師

楊政方會禪師
比部孫居士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兜率從悅禪師
大平佛鑑禪師
金陵俞道婆
徑山大慧禪師
大鴻月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密菴成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荆叟珏禪師

楊政方會禪師
比部孫居士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兜率從悅禪師
大平佛鑑禪師
金陵俞道婆
徑山大慧禪師
大鴻月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密菴成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荆叟珏禪師

楊政方會禪師
比部孫居士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兜率從悅禪師
大平佛鑑禪師
金陵俞道婆
徑山大慧禪師
大鴻月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密菴成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荆叟珏禪師

楊政方會禪師
比部孫居士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兜率從悅禪師
大平佛鑑禪師
金陵俞道婆
徑山大慧禪師
大鴻月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密菴成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荆叟珏禪師

楊政方會禪師
比部孫居士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兜率從悅禪師
大平佛鑑禪師
金陵俞道婆
徑山大慧禪師
大鴻月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密菴成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荆叟珏禪師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南嶽下第十一世

石溪心月禪師

一則 虎堂智愚禪師

未詳承嗣

樓子和尚

一則 杜順和尚

月氏國王

一則 西天外道

老宿

一則 茶陵郁山主

二菴主

一則 古德

宋太宗皇帝

一則 錢塘鎮使

燒菴婆

頌古通集目錄卷第一

一則 頌古通集目錄卷第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貴會續集

世尊機緣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
行七步日顧四方云天下天下唯吾獨尊後雲
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
下太平 那那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
則名為報佛恩 頌曰

二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稱第一九龍噴水沐金

軀摩訶般若波羅蜜 洞山聰

指天指地語眼與送語傳言出盡堂使者尚能多意
氣主人應是不尋常 大遠
寶殿龍樓忽降時周行七步聲聲皆開言不是無謙
遜天上人間更有誰 野軒

開基初業前王事端拱持盤後帝心劬戰盡為農器
用此時誰報太平音 佛印元
纓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重宣指天指地無人
會獨震雷音徧大千 印信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纔剖事全彰天生伎倆能奇
怪水上輪他弄一場 後堂

七步周行手指天納僧棒下命難全母胎出後成何
事爭似駕浮未降前 張無盡
周行七步便稱尊家魏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
畢也須一棒一條痕 長蘆

纓生能步便英靈天上人問我獨尊可笑膽前不顧
後那知身後有雲門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團都不費鉗鉗拈來萬仞拳頭
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無憂樹下誕金身七步周行事新新相見謂言侵早

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南華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歷歷來指地指天稱第
一架生四十九年災 鼓山珙
老漢纔生便著忙周行七步似頭狂賺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鏡湯 德山

兜羅綿手指天地紺目重瞳顧四維七步周行渾屬
我一生養弄小孩兒 佛照
黑白未分全體妙鏡影文彩便成乘因茲漏泄家風
甚未代兒孫傳孔喙 月庵

纓出胞胎使遠羣周行七步獨稱尊當時若見雲門
老不到如今累子孫 鼓山
老胡種種空意氣一手指天兼指地當時盡謂獨
稱尊今日翻思誰不是人人盡任光明更說又不用
更加諱 雪竇

千年石廬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渾掣
斷毗盧界內鼓煙塵 雪竇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把琵琶半遞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佛照
毗嵐園裏素羞聲分手徒勞布惡名洪是一文倫不
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佛照

五天一隻蓬蓬高前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
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石室
周行四顧獨稱尊平地無風起浪痕禍及私門猶自
可誰知千古累兒孫 懶菴
掀翻地軸乾坤窄撥轉大輪宇宙寬須向強中呈好
手虎空打碎劫初看 正堂
奴兒婢子十生九死於真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
便過頭來洗淨身親泥水 正堂
無憂樹下浴嬰身清曉蓋微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
處後槽驢馬出胞胎 大童

草水無端拈出來更加註脚轉益呆西天此上誰知
已夜半侵雲火裏開 懶菴
走出門風相調稱東南西北更無人看來不得語陽
老未免兒孫惹客塵 天童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瞿曇瞿曇計甚巴鼻 日林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風塊雨非云
昔堯舜垂衣萬國賓 蓮華
未曾撞入摩那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脅出來魔境
現只堪惆悵不堪看 天童

一聲哇地便吐哩突出如斯大關提此土西天起硤

害堂堂洗土不成泥 北磬
七步周行猶彷彿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既交痴人
耳洗到驢年也不清 虛堂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可憐黃面老孺灑落湯鍋
西菴

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錯選你獨尊三界
內奈何今日又明朝 廣菴
僧問九峯度云承聞和尚有言諸聖問出祇是
傳語人是否師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作
傳語人師曰祇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
作傳語人 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殷勤指天指地稱尊
大也是傳言送語人 洞山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頌曰

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未後已太過面南有北手
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去來掃跡滅跡
除根蒂火裏蓮華處處開 圓悟
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羣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二

我平生穿弊不相干 註山莊

利亦有蜜不須紙蠶毒之家水莫管不紙不常俱不

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恒山果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鏡湯等閑擒下白拈

賊滿眼俱為敗露賊 釋堂遠

垂鈞不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兔人半夜烏雞何處

去天明春却玉麒麟 正堂辨

肌骨當初赫赤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擽頭搭尾應更

點齋賽閣黎霄後鐘 或著體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

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

證得 頌曰

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華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荆

棘却笑春風惱亂吹 喻堂心

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糊如今好覓生蛇

弄免使兒孫在半途 佛心才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樵核長青梅雖然不是調羹

味曾與將軍止渴來 寶堂宗

出得山來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說一念超三

界好與拳頭劈面椎 佛照夫

此老從來說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超三

際檢點將來未到家 通用全

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

覓証人剛道悟明星 天童淨

二千年前黃面老拳頭莫是見明星茫茫宇宙無人

數幾個男兒眼有睛 普堂亮

雪嶺崎嶇歲月深何曾夜半見明星可憐業識茫茫

者蹉過如來正法輪 妙善善

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表盡目前機若言總具如來

六載限藏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覩明星

現始覺從前被眼瞞 鐵山仁

六載將身草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

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介石朋

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打失主人公普天遍地無尋

處百億分身是脫空 天目禮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生盲至今夜夜明星

現誰肯向伊行處行 飛龍井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橫平地起堆黃面

老夢中說夢可憐生 大駭講

明星一見眼皮空漢語胡言萬千暴富乞兒休說

夢誰家甕裡火無煙 無堂善

金鐘夜擊九重城六載歸來改瘦形待得眾生心眼

活雪山依舊碧峻層 虛堂愚

輕金輪位重草座金彈換人泥彈丸末世眾生心眼

巧明星空照雪山寒 開歷堂

月滿長空星滿天瞿曇一見眼皮穿長安市上人無

數何似家家夜莫眼 千手晚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掩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使下座 頌曰

聲振大千龍窟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明猶是

鈍頓教千眼一時間 明招法

文殊白槌報眾知法王法今合如斯會中苦有仙陀

客不待眉間毫相輝 北塔靜

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今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

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靈寶顯

百萬靈山似葦麻風行雲集已周遍當時不是文殊

老往往瞿曇更撒沙 佛印元

頭角麟龍眾若干當時一側受欺謾法王真子揮槌

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

客不到如今強指南 佛印信

七佛之師下一槌驚王成鴨鵝成龜滿庭龍象齊傾

耳吹殺靈山老古錘 野軒遠

魏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有此時

人文殊槌下分絨線 白雲如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王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

風動天地 地藏思

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澄應不許龍蟠五湖多少未歸

客却被偷人把釣竿 上方蓋

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邊一幅素練描不

得競將天下與人傳 大洪遂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槌直下意何明倒行此今如相

一段真風見也麼元元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合春

象無奈東君漏泄何 天童覺

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

桂碧骨重送九秋音 佛鑑勉

法王法今若為酬老倒文殊強出頭自累釋迦擒可

事至今千古關歌歌 龍門遠

銀鑪皎潔豈容模剛被文殊強塗糊千古兒孫無覓

處三條椽下橫盧都 月泉果

金槌影動寶劍光寒百萬之眾齊著眼看 楚安方

靈雲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一槌打正 南華昂

正令付全提不存凡聖機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

輝 凡無著德

古皇前化起拳無字印文明劃劃今時納子若當

陽往往半千成五百 正堂無

法王法今沒周遮一片虛疑絕點點槌下不開諸聖

眼幾多驢困驢車 靈巖安

96 B 22/A

見成活計莫周應推下分疎事轉差若是改人師子
子何須牙上更安牙片林謝
道秦時清才子貴家肥國富小兒嬌不因紫陌花開
早爭見黃鶯下柳條水雲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
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應諾世尊曰那
一通爾問我頌曰

仙人一問通皆備却是瞿曇一物無喚得來依舊
放幾多山鬼暗相呼佛即元
那一通爾問我今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

不覺茫茫入荒草正覺
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家
子最苦瞿曇那一通保寧

問佛如何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蹤祥雲密密微微
雨大震雷音而地風法華
汝問如何此問親領梅江柳共芳春抱眼不用行搜
檢已自當堂露賊身法華

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鎖等閑一掣掣得
開三個老婆相對坐法華
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福門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

王丙乙萬士不屬火曹美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
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惑而言
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鞭影分明指似君多聞警地爽精神冷陽報汝諸禪
侶信手拈來莫厭塵法華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知妍醜
妍醜分迷雲開慧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
影千里追風喚得回法華

雙鋒覆護兩俱推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矜子
後輕輕一振動雲雷天良
萬丈寒潭澈底清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鈞
上水面波散月明夜靈

經過過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大曉空心赤脚唱歌
歸路上行人已不少保寧
特地殷勤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迷雲纔得開令
入未免區區在半途淨慧

雪覆喬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合虛碧探樵人立渡頭
寒極目圓鏡為誰白成枯

外道心憤險夷老胡鞭影露鐵錐行人拾得東門
免誰管韓盧精力疲長壽
世尊恰似青銅鏡掛向虛空秋月靜表裏無私照瞻
寒高低一一皆相映法華

果日連天照有無執云善逃坐跏趺如今要見當十
爭邪正由來在半途法華
有無不問語先懂明鏡當臺雙照破迷雲散盡曉天
空杲日團團紅炬火法華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符卷從斯
入十倍精神減八分法華

迷悟踏履前何勞更舉鞭只持難拘或不學祖師禪

兩處牢關擊不通纖塵不動自乘宗忽然見自難
碎黃面覆雲失却蹤法華
外道殷勤來問佛有言不問及無言大慈不費纖
毫力良馬何曾用舉鞭法華
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章止濃桃臉
笑春光不在柳梢邊法華
不問有言無言說甚見影兒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
倒退三千法華

陷扉機關兩處安湍流一截萬源乾駿駒管爾窺鞭
影凜凜霜蹄毛骨寒法華
獵涉榮枯未是奇到頭誰是出家兒故鄉漢漢無消
息時有孤雲嶺外歸法華

赤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頓超然悠悠莫論途中
事露出眉襟子細看法華

不問有無先話憶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
醜依舊迷雲接不開法華

自把碌碌空裏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
說自著摩挲歸去休法華

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成敗自安然仙施管爾知宗
墮誰謂世尊曾舉鞭法華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又問今
日說何法曰說不定法法華

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而今鑑破無光
影風飄長江水色渾法華
昨日與今日說說不定實中天子敕策外將軍令
外道當年入夢都直至今猶未省法華

昨日定今日不定正令已行皆逐正卓下靈山卓盡
旗百萬麾軍皆乞命法華

世尊因調達詢佛生身陷地獄阿難傳問
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
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不出不云我待世尊
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人師豈有人地獄分
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頌曰
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禪妙樂吹
毫毛須還鳥窠法華
大隱居鄒小隱居山各得其所隨分去問何必更來
論出入人生在處有餘歡法華
地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得三

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
萬物正頭拈得去不知何處是
省卻如今是甚時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和約云我義者憐憫我
自斬首以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見志云我
義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文志佛佛
而去行至中路有者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
首以謝世尊云云人天眾前不當得勝何以
斬首志云我寧以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
前得勝乃歎云我義兩處負債是見若受負門

處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
知我義憐憫唯世尊諸人菩薩知我我債回
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債故當斬首以謝世
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回道於是同
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誦阿羅漢 頌曰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與誰論區區轉折兩頭
脫一毫頭上現乾坤

一切不受送家風片言雙破兩頭攻亦備奪了回光
處始信言前墮已宗
是見受時眼着骨見知不受事偷乖賊身已露徒回

首鬼面神頭 處坤

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
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
盡何更有除習世尊曰當無除習莫謂法也上
又撫琴 迦葉亦 度作舞王曰迦葉何得安
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安
請世尊曰不安語汝撫琴山河大地草木盡作
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實
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修山王問迦葉神師乾
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及峇水小騰波迦葉作

舞作麼生會源曰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
氣未除修曰須彌及峇水小騰波又作麼生源
休去 法眼代曰正是習氣 頌曰
輕輕撥轉一條絃聲振三千與大千賴得欲光知密
意昔將雜袖惹春煙

有三尺劍可以誦超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說
堂堂三界大師
世尊在初利天為母說法後項王思佛命匠雕
旃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 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天上人間意氣多曾教文殊領徒

眾毗耶城裏問維摩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昇豬子過乃問是箇是
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
曰也要問過 頌曰
捨筏懷兼濟達明更問津卻將未歸意說與行人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大
為智云世尊為誰家分上事又喝云汝等切忌
認者照昭靈靈復頌曰
真佛無為在我身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

者摩劫盜迷認識神

世尊一日教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
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
何是七佛儀式佛名阿難難應諾佛曰鉢去
密庵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未見喚
鐘作覺 頌曰
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大小堪美黃面瞿曇無端
打箇之迷
世尊因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
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

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
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摩利劍持過如來世
尊謂文殊曰往往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破
害為善彼害文殊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
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破害即名為害於
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中無
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於是五百比丘同
聲讚歎曰文殊大智上深達法源底自手提利
劍持過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
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頌曰

為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斷雲佛劍兩念何
去還家曲調一番新
佛祖由來是冤電機放處直如絃金毛若解和聲
按月裏麒麟笑擲人
文殊當日通如來五百聲聞眼緊開欲會如來佛亦
爾青蛇匣裏吼風雷
世尊敲鑼問者要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
曰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者兩措 頌曰
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
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老胡一擊許誰知大音紅鬚片言破奇人
住白雲遠望故山歸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尊於外母過見有友
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一室
時有賢于長者持標於地處云此室宜建
時諸天散花讚云佛子有大覺矣 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人人全身功德
聚等開擺手入紅塵塵中能作自化外自來實窮處
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一枝脩竹建精藍塵塵喚入海有慈水發來成第

二德根難過問前

世尊因廣頌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頌曰

昔日為刀今日佛今朝為佛能刀能刀能佛無差別使見眉間白玉毫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之義云

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能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頌曰

問處奇特答處殊絕一二義諦難說角所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果真聖諦秋風昨夜到梧桐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今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毋令斷絕頌曰

宿傳分半座正好暮而嘯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遺殃禍

僧問與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頌曰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闇行不慎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樹幾人能得度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拏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善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

未審史放下個甚麼佛云吾非汝汝放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你免生死是志忽然大悟頌曰

梵志誰知有過意周王笑說無偏因見佛成羅漢方信靈中別有天處多謝春風爛漫開兩手擎來放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精根塵界無等截斷千崖路風前活計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世尊歸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

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頌曰

四十九年打之透下梢人作帥子吼雖然未始轉法輪畢竟分疎成應口末上何曾轉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把靈符執夜明

老漢生平大脫空將無作有証旨豈臨期一語方真實也是開餐飯後鐘

世尊歸入涅槃以手摩胃告人天大眾云汝等諦觀吾業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莫令後悔

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頌曰

言吾入滅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若為隣隨行言著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洹也夜夜牽星拱北辰

老倒瞿曇不識差臨行猶自逞風流摩曾示眾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若欲連根苦

雙林樹下手摩胃說有談無念脫空若謂瞿曇曾入

滅錯放啼鳥笑春風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柳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升舉繞俱尸羅城七市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頌曰

慚愧老胡柳示雙趺金色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悟得未辨精麤繞七市今成何事箇箇男兒是丈夫

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今迦葉雙肩破慶喜門前倒剎竿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大承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菩薩機緣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文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文定不得下才過四十二恒沙國上有岡明菩薩能

出此文定須臾岡明至佛所佛敕出此文定岡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有菩薩問曰此文定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岡明為甚麼却出得曾無對翠巖之和尚云曾投字裏宿賊打不防家 頌曰

文殊托上梵天岡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觀音看他一倒一起 天不識

千眼莫辭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智力雖多女子隨邪亦殺岡明關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岡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 佛印元

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岡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眾眾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百千文殊出不得岡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居禪

獨坐靈山誰得知岡明出定破韋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總不疑 文益

文殊用盡平生力岡明彈指便回來不是老胡深

慧雙眸未宜為米開

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雷曲和還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行 寶善

坐擁琴堂覆白雲當啼深谷不知春巖前雨紛紛落夢覺初回識故人 石門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岡明彈出定青山不動水長流 智海清

當機密薦箇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為解礙列舟求劍實徒然 山方

女子文殊與岡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 龍子

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岡明文殊

盡得天然別谷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杖來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超凡情凡人而乃聖

倒用與橫拈扶邪及顯正春風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峯靜 龍門

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食毒鍋子岡明由來著袂歷觀大地眾生不解開門作活不動子戈

建太平雨過青山如黛淡 佛燈切

女子與瞿曇自起還自倒無限箇親人投身入荒草 月華果

二菩薩出定咲殺老禪和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圓實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岡明彈指爾特靈山中女子從定而起 山住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岡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文殊出不得岡明却出得臣耐近冤家冷地裏作賊

日機

文殊彈指岡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女子瞿曇在我心鏡 楚安方

類人定出定因邪打正堪咲文殊春行秋令 石門

長江靚底浪如銀秋白白嶺紅幕新莫怪扁舟難到岸行船由在把梢人 楚安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今何調直師子奮迅分搖蕩乾坤象王回旋今不費餘力執勝孰負誰出誰入兩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關

抹粉塗坏恰我試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關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鏢鮮血通紅香風颯颯花雨濛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遂符行時此子神通 南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總無畔岸一狀領過塔前與伊據款結案 關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應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雨既不成一何有爾岡明文殊

靴裏動指 楚安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子細看來是何面嘴 佛印

苦瓠連根苦同坑無異土二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 或

出得何如未出時瞎驢成隊喪全機如今四海平如砥盧笛迎風撥亂吹 密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瞿曇女子鬼面神頭 普

出得出不得顛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 松

子不嫌母醜犬不厭家貧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示眾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頌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茲病甚無醫
處救活還應作者知 佛印元

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裏開金
口直至如今藥道行 正覺遠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救活難分
辨又是重添眼裏花 佛華身

藥病相治既更靈當機救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烟波
靜誰把長竿釣巨鱗 照覺庵

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甘和苦滋味死活病須療

文殊問明休卜度瞿曇女子護鐵錐推倒鐵山歸去
也縱橫十字更由誰 石菴瑒

誰在蒿樓西相逢語味低到家春色晚華落鷓鴣啼
文殊遠三市閃明輕彈指世會勞眼睛女子從定起

調鷓鴣午夜城雲飛寶印無私執解提若道閃明能出
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佛門分

古老相傳鬼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
昨夜半三更也可行 無準範

鮑對眼下安眉趙哥口邊著耳暮然狹路相逢兩個
是甚面背 斷蕭倫

出得出不得渠僕得自由神頭并鬼面敗關當風流
是定出不得關快初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閃明
輕輕彈指 橫川瑒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
善財採藥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皮與殊殊接得

示眾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頌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茲病甚無醫
處救活還應作者知 佛印元

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裏開金
口直至如今藥道行 正覺遠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救活難分
辨又是重添眼裏花 佛華身

藥病相治既更靈當機救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烟波
靜誰把長竿釣巨鱗 照覺庵

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甘和苦滋味死活病須療

文殊問明休卜度瞿曇女子護鐵錐推倒鐵山歸去
也縱橫十字更由誰 石菴瑒

誰在蒿樓西相逢語味低到家春色晚華落鷓鴣啼
文殊遠三市閃明輕彈指世會勞眼睛女子從定起

調鷓鴣午夜城雲飛寶印無私執解提若道閃明能出
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佛門分

古老相傳鬼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
昨夜半三更也可行 無準範

鮑對眼下安眉趙哥口邊著耳暮然狹路相逢兩個
是甚面背 斷蕭倫

出得出不得渠僕得自由神頭并鬼面敗關當風流
是定出不得關快初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閃明
輕輕彈指 橫川瑒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
善財採藥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皮與殊殊接得

好咲文殊老憐兒不覺羞 雲漢苑

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文殊老救活雖然在手
中徧界不藏光果果 楚安方

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便把黃連當
甘草等附殺活幾多人 鐵山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眨眼白玉無
瑕却有瑕 石田

一箇草上定綱宗救活全歸掌握中未舉已前先屬
得分明鷄子過遠東 梅堂開

文殊問覺遠女云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
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為生義

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
和合而能隨其所宜以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

為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
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

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
義 頌曰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起佛祖
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潑金剛寶劍倚天

寒外道天魔皆膽怕 四悟勤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生生死指地四方行死以不死死為
死健林樹下亦如此生不死死四十九年無一

字擊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毛獅子 南堂典

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
隨處發現滿月雙弓雙鴨一箭 佛性在

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觀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
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佛性在

文殊三度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
月在姪坊夏草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

佛性出機某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

殊無量迦葉無量提迦葉既見世尊云汝煩
那箇文殊 晦室明云文殊徧越聖制固是罪

不容誅大小世尊前不副後語楞嚴會上道
如是文殊若有二相即非文殊者裏又道欲預

出那箇文殊哉亂不少育王當時作迦葉且放
過文殊但預出世每一箇何故殺一有罪而天

下成服 頌曰

千峯月照楚江秋衲子初開布袋頭開道淮南米價
賤便隨船子下楊州 精辨秀

大衆不遊免徑蕪雀安知鴻鶴據今苑若成風破的
渾如箭鏃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儼然果

槌何處罰好一箇金色頭陀曾落節 圓悟勤

細莫把瞿曇做佛看 心開真

天高雲靜月彎彎雨過秋空眼界寬百億文殊真妙
體分明只在一毫端 正堂辨

三處移場定是非頑心全不改毫釐胡言漢語憑誰
會鐵額銅頭也做眉 龍華樓

錦衣公子春遊慣白首佳人懷恨多彼富商嫌千口
少自食其家一身何 月慶

舍利弗入城邊見月上女出城弗心口思惟此
姉見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纔近便問甚麼

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方入城汝
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第

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
女云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

弗與麼去 頌曰

漢龍煙深瑣霧子草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城
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娥眉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佛性在

木來正體微根源出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
 脫堂中至寶羅乾坤
 重城曉入宵輕煙鬧市相逢豈偶然一句等閑相借
 問平田忽爾浪滔天月上女寶堪憐雲髻高梳何處
 去借婆孺子拜婆年
 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達本鄉鴛子燕兒輕借
 便由啞子啞生薑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
 光金環玄關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
 出入分明報已知更言何處有狐疑但如鴛子恣
 麼去真箇傷人說是非

如舍利弗與麼去千人萬人攔不住優游自在涅槃
 城步步蓮華隨足舉
 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他兩舍家曲罷不知何處
 去夕陽斜映暮天霞
 有禮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漢地不收
 泰不官又騎驢子下楊州
 月上女曾與麼去我公亦依如是住明明今古不曾
 藏一點靈光常獨露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

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華次問言汝
 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
 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
 弗作天女天乃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
 却女身弗以天女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
 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
 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
 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
 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在舍利
 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

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頌曰
 驚子已圓無漏種換却身形總不知通途一貫非他
 物午夜胡僧步雪歸
 貧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
 問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看以手策起眉
 毛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
 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頌曰
 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凡聖絕商童從來對眾難收
 拾眼上依前兩殊長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狹路相逢難為回避大王還識
 老僧無似雪眉毛長穿地
 我佛親見貧頭盧眉長髮短雙眉疊阿育王猶疑狐
 狸摩呢哩哩悉哩蘇盧
 靈山會上舊家風脫略從茲勢莫窮金斗峯前重
 漏泄莫將附子當天雄
 尊者親曾見佛來雙眉策起咲頻開古今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可陪
 以手策起眉毛子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
 今朝昨日

策起眉毛各各相識
 下春在梅梢帶雪寒
 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來端頂門歡晤金剛
 眼恩大難難兩露寬
 眉眉策起親親見佛元來却不會南嶽天台相指
 著被人喚作捉齋僧
 策起眉毛示育王分明佛面露堂堂至入阿耨池
 水流落入間開八荒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煙浪
 靜碧天無際水無垠
 尊者策眉王不會十方刹上古風清佛齋勝會親曾

預不是尋常粥飯僧
 破崖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為橋尸迦欲
 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
 唯欠一指遂欲救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大眼
 觀之乃化作沙門在破崖前映扇遂釋母欲救
 佛佛徐行映扇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
 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映扇聞之心忽開
 悟遂棄乃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 頌
 曰
 破崖雄雄方身銳
 劉後雨翻雲在剎那
 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破扇回頭知住
 處便能平步上雲霓化冠不用娘生指扇髮寧煩費
 力極好是移花兼蝶至等閑買石得雲鏡
 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住鼻孔相柱不動安
 而徧界遊師姑畢兒女兒作
 從人求食枉奔波過在孛生口鼓多般却渾家仍自
 殺誰能奈得你儂何
 破崖摩羅既出家為沙門因持鉢入城至一長
 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
 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映扇曰我作人
 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速返白佛具
 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
 曾殺生映扇往告其婦人間之當時分免母子
 平安 頌曰
 聖法從來不殺生本無生殺巨精明是諸人我皆空
 相一切免親盡假名甘露繩害除執猶玉連金子兩
 較榮
 月裏姮娥不喜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愛逐青鸞
 去猶把花枝畫西歸

單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傲骨誰家女子來照
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不遵一步不疾一刻明眼鴉僧如何會得抄骨碎
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賢聖劫來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担曾中
落笑殺靈山老比丘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曾殺生了無忌諱傳言送語
當風流拈得口今失却鼻

賢聖中來不殺生其家子母自團團陰陽造化初無
迹春在花枝特地妍

緣仗神旗獵曉風鷄人催唱鼓繁鑿銅壺滿永何時
歌如此相催即老翁

非食不療飢非藥不療病黃面老瞿曇識盡眾生性
我瞿曇佛具正偏知子母分解只在當時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
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

既還父用甚麼為身學人到這裡若見得去廓
清五蘊吞盡十方乃頌曰

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
顯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
轉那一毛頭渾不差

地靜離間黃菊正爭春
折骨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脚千峯

外萬古長風片月斜
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沉水東注

兩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王維雖敏手難落筆頭蹤

七賢聖女姊妹同遊屍地林一姉指屍曰屍在
此人在其處諸姊妹諷觀皆悉悟道乃感帝釋

兩華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姊妹悟道故來供養但
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

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
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應谷一府帝釋曰一

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
無此爭解濟人遂同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

解此義唯有諸菩薩乃解此義 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禮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
却令諸姊皺雙眉

屍在此今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散相見
時觸眼睛放光彩

帝子遊春不逐他相邀諸姊入屍地死人堆裏出身
路撥動煙塵見也麼靈利漢不消多回頭踏著自家

底洞雲深處舊煙蘿
談玄談妙官堪誇帝釋機關便雨拳臨機須索三

般物看看愁殺僧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借問
却周遮

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
虛動地雨傘無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真金

處無生無法本如只箇如今難言語
無陰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舉七賢女太嬌

癡却將紅粉畫娥眉倚尸無此三般物那得天華擦
亂飛

無根樹子枝條果山谷無聲句最親陰陽不到圃田
地結子開華榮榮新

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家有二般寶富貴壓乾坤

無根樹子一株山翁不費誅鋤鐵斧千手繞核不須
緣木求魚

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寶賤死屍無處可埋露出
三頭兩面

不應山谷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動人
不如歸去

無陰陽地有甚巴鼻無根樹子虎得入死叫不響山
谷摩醯亞三目作麼作麼因禍致福憐憐尸迦大

咲却成哭

七珍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中拈得
出不須見佛問何如

昔城東有一老媪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毋見
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頭東西總皆是佛

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頌曰

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穆穆意氣多與佛同生嫌見
佛惡人無奈惡人何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醉麟只有一
隻角

城東聖姥坐蓮臺大地眾生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
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佛一生不願佛相逢十指掌頭現細容東路桃峯風雨
後馬蹄無處避殘紅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上升座以尺
拈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公乃問陛下會

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 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
老也是懷懷去國人

遠別雙林事有因金陵明王暴仁人良哉高座登臨
次一聲大千經出塵

大士何曾會議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
取直得梁王芬眼睛白雲端
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脚一丸消眾病不假驢駝藥

案上一聲嗚嗚嗚已足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同
頭誌公將錯還就錯佛性

剛佛更問如何不講經道外道者
兩口明明一無舌同生同死為君決那吒頂上喫痰

茶金剛脚下流出血東山空

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臭肉積屠門堪笑無人買

雙林大士太無端又向梁朝露一班經旨未分玄路
絕一揮案上動龍顏首盧單

傳大士見梁武帝不起羣臣曰大士見王為甚
不起士曰法地一動一切不安頌曰

梁國今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
動爭奈雙林半樹秋發子音

傳大士一日披納頂冠履朝見梁武帝帝問
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邪士以手指履

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汾陽昭代云

大士多能五祖戒云笑殺傍觀佛心才云
要識三教聖人體履向武帝問處會要識三教

聖人用處麼向大士指處為取直體用分明
衲僧門下大遠在頌曰

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志却率庵天上
路雙林端坐待龍華初無源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便三宗同一
鞦韆沙路終是不成團笑前堪

泥封三詔出煙霞直到金陵帝王家自古多能誰得

及道冠儒履釋袈裟寶業源
非儒非道亦非釋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
了至今八百有餘年一兩成

傳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
相隨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

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良久曾被雪霜苦楊花落
也驚天水儀

要眠時便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喫茶濕却紫
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囉哩囉哩

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
上過橋流水不流頌曰

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心開則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橫身不受斧鑿木華小

狗走抖擻口猴愁搜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

傳大士云頌須彌芥子芥子須彌芥山水坦
然平敲水來煮茶頌曰

須彌芥不容芥芥須彌匹似開長河帶着成酥

略經輕透祖師關圓悟勳

傳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寄竅能為萬
象主不逐四時凋五祖演云古人誌摩道可

謂錦上鋪花不妨奇特諸人且作麼生會白蓮
今日曲順後機不惜眉毛亦為頌云

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羅中羅

上面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真金鷄唱曉瓊樓
夢一樹華開浩劫春尺華堂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惠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菩薩機緣

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問在此何為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內探果子與僧僧接接師乃編手曰汝不是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愁腸

無邊

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又手而立僧曰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負而去 頌曰

彌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金生麗水至寶滿袋貴賤賣若解商童不勞三拜證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燈布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

拈起即行放下便歌隨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寧知猶子福衫百結有時獨立今誰是知音歸去來

分一天明月

困來抱囊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眼諸人是甚閑家破具其評衣袋破碎入脚且無忌諱機身要道等人那個便知因緣
千般萬樣有誰能會隨瞻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處三昧巷尾街頭賣賤賣
都盧一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怪困來且得枕頭擲去亦無妨礙有時開市打開多是自家賣
咄這惡皮袋肩囊兼眼大終日在街頭市行無買賣阿呵阿歸去來與錢還却債

分身百億混塵埃氣貌憨憨勿可猜一袋挑擎隨處去千般撒下復拈來人間天上相呈示市街街頭睡覺回等得箇時還不是至今猶是老黃梅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般拈起隨人愛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全不顧只因鬧市裏等人被人喚作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忘却來時路稽首彌勒世尊得與麼麼腸人肚
拈接著一箇半箇香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許多彌勒世尊

拈背寬錢成漏逗回頭轉腦珠真機可憐鬧市無人識空手肩擔布袋歸

長汀汀上風顛子曳杖回頭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轉得頭來已是逢恰如曾未轉頭時一錢竟得無及處猶自區區誰阿誰
逢人乞一文袋裏數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作

跋險等者因生法師論眾微眾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空空未明得果上色

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色空者云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 鹽官云因中空色果上色空總是夢中說夢 頌曰

靈光滿目簇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知絲不礙執情還被境消磨
色空空色色空空空闊却道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網措火果生蓮
堂堂色色無空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

二色獅元來不我名

維摩居士示疾毗耶離城自念衰疾于牀世尊大慈寧不冉憐佛知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曰言世尊彼上人若難為耐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秘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頌曰
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病毗耶城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字俱屏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不靠倒金毛獅子無處討

佛說法為最難獨有維摩也大奇文殊權首證居士夫却金毛獅子兒
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伊畢竟微不做金毛獅子未到一室屏除先漏泄及乎回問不二門推出一團無孔鐵剛破文殊下一棍千年萬載成凹凸
冷坐毗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公殺

千人萬人射一鴈箇子親親眼利地西風鴈影高可憐發益弦中箭後臂將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團圓飛星一點天邊去羽翼難披落眼前
寬憎會苦受別離苦鈍置堂一場春困
示疾毗耶方丈文殊亦難近俯看來無樂可醫只是忌口為上

許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為下鍼雖事梳一喙長三尺問著依前似鼓椎
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雷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善財初詣維摩林中參文殊文殊曰往南方藤樂國謁德雲比丘次第至彌勒樓閣所歸至普

門城外思惟許立欲得奉觀文殊文殊伸手過
百十由旬與摩其頂即見微塵數知幾即受行
其教 上藍超因僧問善財見文殊後為甚麼
却往南方師云學過入室知乃通方僧云到蘇
摩城為甚麼彌勒却道見文殊師云道曠無涯
逢人不盡 投子青云然道無迷悟發露由師
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是以文殊去登須彌山
海岸逢師市塵禮友或刀山燈舍罪紐王宮或
童女童男羅夷聖后彌勒彈指普賢親睹再見
文殊復有何事信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不殊

光嚴歷窮盡妙諸仁者還知更有一人為甚麼
善財不奈且道是甚麼人 良久云滿頭白髮難
巖谷半夜穿雲過市屣復頌曰
日出升空高下周巖崑崙派入川流春山雲逗風無
盡焉去回南天地秋
五十三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
事爭似歸家罷問程 蜀山仁
浪蕩憂裏去遊南五十三峯餐指端大十臂長衫袖
短善財脚履草鞋寬 大仙傳

善財詣妙峯山茶德雲比丘四維尋覓七日方
見在別峯上徐步經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
憶念諸佛音見法門高發心住 頌曰
妙高峯頂幸知識南北東西何極德雲遙自別山
來珍重分身千百億 法苑珠林
妙高峯頂草鞋步步相隨不見蹤若謂別山親觀
面片帆已過海門東 別山智
澹煙暮草茸茸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竿頭輕蹉
脚海門波卷白蘋風 慧日
善財詣那羅素國索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
同音讚已下牀執手佛刹現前悟真淨智卷舒

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章真住 頌曰
毗目仙人下寶林摩頭執手春殊祥十方佛境同時
現萬象森羅念頓彰無勝妙林騰瑞色迷那文藏顯
靈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平生見處長 佛國白
坦然古路勿迂疎春月涼風動十虛毗目善財當日
事好如潘閣倒騎驢
善財詣佛會中參普賢菩薩見來自象王處紅
蓮座一心親近認聞法要智悲圓滿行願功成
即獲佛德顯同果海得一切佛果微塵數三珠
法門 頌曰

百一由旬摩頂歸片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任紅蓮
座落落分明白象兒沙劫智慧方滿日微摩行願正
圓時佛功德海重宣說慈見波濤轉妙源 佛國白
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木重能撫掌石女雲頭茶
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華善財參備處黑石大生芽
善財歷百十城參五十三位善知識後到毗盧
樓閣前曰是解空無相無作之所住處 法苑珠林
樓閣門閉善財暫時敬念曰大慈大悲願樓閣
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
彈指一下樓閣門開善財得入已還聞已百
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
有一善財在前立彌勒復彈指云善男子起
法性如是 頌曰
妙意重真末後收善財到此能南遊豁然頓入毗盧
藏海向他山見比丘 法苑珠林
妙峯孤頂無知識百十城遊長善財樓閣若還彈指
現分明有眼不曾開 法苑珠林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膽如天茫茫煙水無重
數買得風光不用錢 法苑珠林

問處分明答處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
後滿面慚惶無處安 法苑珠林
知識曾參五十三精全百鍊罷鉅錕回頭萬壑雲
散午夜曉光浸碧潭 法苑珠林
南方經歷幾雲烟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
岸一時翻作大光錢 法苑珠林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
昧旋旋施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頌曰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信藥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
散不因南嶽有誰知 法苑珠林
溪山盡處夕陽斜溪上寒風雪滿沙便是江南舊行
路和烟隔水見梅華 法苑珠林
舍盡家財與已財只將真法供如來當初一路今何
在矚目靈山翠作堆 法苑珠林
好將真法供如來花在幽巖險處開一夜狂風吹欲
盡落英無數點莓苔 法苑珠林
心迷念念法華轉心悟時時轉法華誰知百萬靈山
客盡是天台眼裏沙 法苑珠林
金陵誌公和尚或名實公令人傳語南嶽恩大
云何不下山教化眾生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
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
度 頌曰

一口吞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惑不必驚
續只要知音側耳聽 法苑珠林
佛與眾生一口吞盡毫不立道方存杖頭日月繞
起鼓動三千海嶽昏 法苑珠林
目視烟霄卧白雲不知山下有乾坤從何更有眾生
度三世如來一口吞 法苑珠林
時清休唱太平歌大冶紅爐著一毛試向其中撮取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儘巨天紅婚已周還

李華

誌公曰終日枯香釋火不知身是道場 玄沙

曰終日枯香釋火不知真個道場 玄覺微云

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疎也無 雪竇顯云

一對無孔鐵鎚 圓悟勸云終日枯香釋火不

知枯香釋火 天童覺云哥怪八十翁翁出場

屋不是小兒戲且道利害在甚處處有智無智

較三十里 頌曰

五蘊山頭古佛堂枯香釋火好承當何須向外求賢

聖終日無非是道場 李華

大乘經偈

經首題八字 昔有僧問地藏疎和尚以字不

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疎曰看取下註

脚 又有問披雲禪師答以頌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

妙不是漚和不是經

以八不成目目前經中未識註中有毒意不為多知

辭切要參玄達本源 汾陽昭

以字不成八不是拈起經題皆擬議下頭註脚任君

看却是入門先問諱 無非

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苦雷震多少游魚迷去

路依前和雨落滄溟 無非

我佛念善義海深開透唯要悟真心首標妙在當頭

割客便泥牛曉夜吟 無非

拈起題摸不著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

潛通廣略 無非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雖著無遮閉稍僧對面不

知名百萬人前呼不起 無非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十方諸佛同參三世如來共軌

慶喜多問阿措鴛子神通莫擬若非金色頭陀焉能

密傳斯言 吳志

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釐看經到此須開

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無非

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佐國欲知功力

大蕭何元是漢朝賢 無非

以字不是八不成無字童子咲忻忻優優舉現人間

世身孔通天喚不聞 無非

以字不成八字非煉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

出忿怒那叱失却威 無非

龍官海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說求剛被祖師輕漏

泄當門商缺乃因由 無非

鷓鴣跡半露蒼苔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

免即從座起 無非

不向經題識本真紙堆討甚法王身未開冥夾承當

去免作循行數墨人 無非

問你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千萬沙入海徒疲

倦不若教他了目前 無非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

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

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頌曰

全家全生意不殊從來作者其名模如今要見瞿曇

老刹剎塵塵在半途 無非

堂堂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

賦一操直取狀元來 無非

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轉深幹幹馬嘶芳草

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無非

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海流漸愧牛郎疑愛

叟一心猶在鵲橋頭 無非

說離百非存軌則言無一法尚奈茶毗耶默默曾緘

口摩竭緊家鎮掩存 無非

楞初學賣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客顏老脫然無可

遮却吠白雲它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 無非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

了元來只是小兒嬉 無非

見時不見非見非見不見總非非纖女機梭捺亂

擲牧童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鶯字宙碧灣溪畔綠

楊垂 無非

石潤非玉木麗非金大禹決而西海下和泣而陸沉

美兮渺兮錯古碧今 無非

楞嚴經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華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

手不覺容馬舞三臺 無非

若能轉物即如來處處門開見善財花柳長中言

戲九衢乘醉臥樓臺 無非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氣不言

含有象萬靈何處無私 無非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語語疑家 無非

兩色和烟市四維眼皮未破若為窺等閑觀破金

剛際坦焉無因役路岐 無非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世

處大都總素要分明 無非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見為難

見見不能及 頌曰

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礙纖毫花紅柳綠白雲起處

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無非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哩婆尸佛早留

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無非

春至自開花秋來漫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搭三寸舌

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來亦誤人見不及時猶

木骨那知破... 是家親

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轉斷崖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二十六

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界寬多少白鳥去盡青天遠

雨洗淡紅桃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

隔牆見角便騎牛騎入紅塵鬧市遊遊偏歸來懶裏臥三更半夜失踪由

楞嚴經七處徵心 頌曰

七處徵心心不迷惛懂阿難不替地直饒微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

七處徵心欸便成推得尋逐按分明都緣家賊難防備撥亂乾坤見太平

吹糠著米翻成特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七處徵他天外天宅光直射阿難眉雙星忒殺憐兒

切逼得黏魚上竹竿楞嚴經八還辨見 頌曰

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別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手

明暗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躋躋夾截虚空成畔岸一重水隔一重山

色空明暗各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還還還後更無還一箇開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席

咬皮毛落盡體元斑楞嚴經阿難大眾復本妙心 頌曰

東西南北捉虚空海角天涯信不通力盡神疲無處宜萬年松在祝融峯

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

楞嚴經觀世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復十四無畏觀世音旋聞與聲脫天吹驢鳴休未休世出世

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天吹驢鳴休未休世出世世間活鱖鱖

三十二應不思議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起

越隊選圓通無端立下風當時供死款錯說在聞中楞嚴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頌曰

一錢為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貪有餘換骨奪胎此子棄輪他潘閣倒騎驢

金盤不可動輕轉難住停待良久問圓明湛如露

日暖風和景更奇華草草露全機茶糜一陣香風起引得遊蜂到處飛

千山鳥飛滅萬里人迹絕扁舟葦笠翁獨釣寒江雪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

掃燕子唧將水際飛楞嚴經六解一匹 頌曰

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貫娘生鼻孔一特穿

六用無功信不通一特分付與春風象烟一繞閑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

結解非殊存心無據試問本來宗當初誰縛汝楞嚴經阿難大眾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真淨妙

心本來備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佛體真實云何復

有地獄餓鬼畜生 頌曰 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

火真聽聞人說是非 頌曰 三純九鼠一獸之地羊木隨身逢場作戲

楞嚴經佛言阿難此等眾生不識本心受此輪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放盜淫故反

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淫有各異法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 頌曰

七處精研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淫身心不是開家具前箭猶後箭深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成陽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魔自起深障 頌曰 麗雲徹底老婆心見明色發理難任入都隨俗那加

定佛魔到此盡平沉 楞嚴經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

本覺明妙 頌曰 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即皆現性覺必明認影

明眼耳便隨聲色轉 楞嚴經若不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

修山主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 頌曰

如公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領食魚去當 楞嚴經跋隨婆羅入浴忽悟水因

事納僧消一個長連床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毒面唾 聖賢錄

起諸現量即悟水因體明無垢執云洗塵得無所有

了無相身成佛子在妙觸常存 大高智

洗塵觸體兩空府妙證密圍超見思白璧無瑕空受

玷圓通會裏受塗糊 法華集

楞嚴經當知虚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

裏况諸世界在虚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

十方空皆悉消殞 頌曰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虚空消殞試問楊岐果速何似

雲門胡餅 巨無著處

瓶此

鹽膳莊莊困思來喫椀濃茶眼便開四海五湖王化

裡更無一物是塵埃 村高結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大東經偈之餘

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眾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 頌曰

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頌曰
枯樹雲充葉湖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釀雪喫冬瓜
長天秋水孤鷗落霞 雲堂
早朝心起三盃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脚
睡五更走起眼眩麻 云
圓覺經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恨為涅槃
相 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晴空盡力尋似天窓鏡一
松梢今大地作黃金

圓覺經受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
果皆輪迴故不成聖道 頌曰
傀儡牽絲舞柘枝百般俏俊百般宜自從舞罷青絲
斷堪嘆渠儂撒手歸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安心亦不息
滅住長境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頌曰
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瘠寒北天寒遊人去後
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看 雲堂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瘠寒北天寒遊人去後
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看 雲堂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舉手舉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生做騎牛頭牽犁還拽把智者嘆忻愚人驚怪差
古往今來幾百年更向鬼門重貼卦 雲堂
庭前栽萬萬萬萬生火劫火筋生蓮花蓮花結木瓜
木瓜纒孽破撒出白油麻 雲堂
昨夜深沙鑄鍊赤阿那律陀來合伴醉來相打見開
王問王握筆不能判不能判却相勸彼此事同一家
更莫前思後算因你怎麼斷公事人喫醋 無著
張果老踏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手相逢
囊篋更無一線何仙姑結箇吹解道長江靜如練
正堂

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承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無錢明日愁 雲堂
春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春生夏長淡飯羅茶魚投濁水彩奔龍家 雲堂
圓覺經以大圓覺為我加蓋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闔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誰破疑疑網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像釋放出瀉
山水枯牛 雲堂

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承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無錢明日愁 雲堂

春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春生夏長淡飯羅茶魚投濁水彩奔龍家 雲堂

圓覺經以大圓覺為我加蓋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闔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誰破疑疑網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像釋放出瀉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山水枯牛 雲堂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其思甚度量
不能測佛智 五祖演云尋常的僧家高掛釋
迦不拜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眾中有則有
只是藏牙伏爪太子有個見處不惜胃已來向
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破卷先云且畢竟
如何是佛智乃頌曰
雲子落紛紛烏盆空白盆忽然日頭高是烏盆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四十九頌諸善業
所欲皆身者念彼觀音力遂著於不入 東坡
居士別云念彼觀音力願解脫苦事 法眼益

禪師因問至此乃有頌曰

呪咀毒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

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

起毒害火災眾難非一頌曰

砌蜂休戀舊時窠五百郎君不奈何怒火進來無走

路疑心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權為翁室內匪味總

是訛達輝臭煙相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

法華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

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

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

有錯謬 頌曰

响嶺峯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

見便應撫掌咲嘻嘻雲暗答龍化葛坡

火虐風緊水漬根石邊尚有雷苦痕化工肯未隨寒

暑又孽清香為返魂

法華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

人能到 頌曰

雖然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連漏

永佛燈猶作向來明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雲門云

擇迦老子其處去也 頌曰

天子便吹賊牛子便牽鞞納僧若恁麼未嘗摸著皮

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真箇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法華經偈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

前不待成佛道 頌曰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剎塵周無私應物隨高

下未過僧祇大劫修 種穀不生豆苗黍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個

擔板底漢 鼓山注

觀婆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

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紅日杲杲切忌字討拈得使用無非是寶鄧州紫青

州菓大抵還他出處好

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帶糧戶不高十劫坐來成底

事平生所磨一時期

劫初鑄就毗盧印古氣雕鼻尚宛然堪嘆堪悲人人不

識却嫌字畫不完全

法華經若有象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周知

是人功德不少 頌曰

觀音門昔昔門收繞者襴衫便不羞昨夜猿啼新嶺

上今朝鶴唳古溪頭惡風飄懼通光惡怒火焚燒當

處休環路受來都不用平生活計冷冰冰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丘不入地獄 頌曰

平生疎無狗檢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養不

管又騎驢子過揚州

養就家欄水牯牛自歸自去有來由而今穩臥深雲

裏養不管分漢不收

鷄白鳥本玄松直棘自面清淨比丘僧却須入地獄

壁上安燈盡室前置酒喜聞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僧問洞山詮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

入地獄時如何師云度重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相好魏魏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道難

望地獄天堂豈可拘

清淨行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

川總是自家親眷屬

夜來村飲歸健到三四五摩挲青毒苦莫顯驚者汝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語

陪錢弄鬼偏拚命打鞦韆潭家無眼見掩面哭蒼天

事神者喫神事佛者喫佛神佛俱不事潭家前做骨

漢既不管養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犯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裏不用負

壞天邊何處覓鳥跡

國有定亂劫家無白澤國神佛張果老踏碎藥葫蘆

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安貼家那切忌

放賊過界

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是埋塚山逢拾得撫掌咲

哈哈

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為從來被眼過三脚踏破鐵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

取鉢或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

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

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憚汝亦隨

懂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等住於八難不

得無難同於煩惱難清淨法汝得無計三昧一

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

者墮三惡道為與眾慶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

眾慶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

心請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

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
置鉢欲出 頌曰

無邊無際休辭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淺深并苦
淡一般滋味過分明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鏡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白日街頭獨自夜間屋裏獨自臥山高不噴白
雲飛竹密不妨流水過

邪見皈依外道師與師同墮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
飲午日亭亭腹正飢

七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纒入耳渾家不和睦

獨弄單提單提獨弄劬刃上行寂然不動
所生各不同所潤一雨普甜瓜徹蒂甜苦秋連根苦

青山白雲碧巖蘿月露席成裡只傳一檝
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一法門至文殊云
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誰諸問答是

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維摩摩默然殊歎
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說是

入不二法門時與此眾中五千萬菩薩皆入不二
法門得無生法忍 頌曰

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
問夜來明月上高峯

虛空鳥跡護追尋幽鳥投聲又報春若議東西無異
路淨名一室不乎沉

毗耶城裏競頭走護謂南星真北斗還知蚌鶴兩相
持須臾竟落漁人手

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時忘
前明日與君重計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在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毗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說許多三萬二千師子
座一時掀倒看如何

言言言今飄風灑雲雲點點子雷轟電掣藕絲孔裏
騎大鵬等閑揆落天邊月

毗耶老子善藏機淵默當聲徹四維今古競傳真不
二豈知養業止兒啼

有無語默說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
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深人不二門巧盡反成拙一默定千差當說熾然說
說拙萬古清風寒徹骨

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頌曰
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而展陣開旗放出

來一指動時客戲見
僧問投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曰這
雖然無背而觸處頭頭現吞却太虛空吐出琉璃殿

者箇師僧發人業黃油老翁說向人啼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鐵口過殘春

維摩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頌曰
眼空四海俗緣橫鼻孔遠天信脚行拳得電光為火

把却來日午打三更
維摩經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
或有怖畏或斷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欣
歡觀面還須眼似眉

金剛般若經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
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

已敷座而坐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 頌曰
食訖跏趺坐石牀斗間開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

看衲被蒙頭在醉鄉
一字未曾談般若護天護地儘饒伊祇圖乞食歸來
覆法會因由又是誰

衛城乞食沿門處處施施收承洗足特善現無端讚
有斯文安得是如斯

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頌曰
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深深云何降伏住降伏信為難

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喻寬善哉今諦聽六賊免透關
七手八脚神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問浮跳躑

幾千回頭頭不離空王殿
截斷從救來袞袞隨流未必去滔滔青山長鎖欲飛
勢冷海合知來處高

金剛般若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
相即見如來 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
如來 頌曰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隨偏枯室室密密何曾
聞一道寒光燦太虛

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總是風可惜擲芳人不
見一時分付與遊蜂

金剛般若經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一金成萬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二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美時向火熱時
乘涼健即經行困即打瞌睡面看天開口取氣

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僧問首山如何是此經山口低聲云如何是受持山口莫來汚 台父川云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乃頌曰

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經宜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切忌錯會

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因只知洪浪巖巖關不肯拋絲弄斧斤

長吟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觀

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頌曰 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鳥喚長天

應無所住豁心空金屑依然著眼中暮地虛空連地脫大千經卷一時通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真直下頂門開眼大千沙界現全身

金剛般若經若為人輕視是人先世罪業應受

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頌曰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覆疊覆疊我無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風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算免被巡官掌上推

四序炎涼去復還聖凡只在剎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人罪業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此為得倚待不堪承然仍則鳥跡虛空有無滿感恩之

半夜透明鄰家有火鏡老敲門李老打鏡子 頌曰 趙婆過渡油盡燈滅一場懺悔 頌曰 纒線功過限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枝頭擊著破 靈籠電閃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

金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 頌曰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個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鑿 驚碧潭空浸玉蟾蜍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絕六親留得一雙清白 眼喚他無限往來人

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南堂與舉德山行脚時到潭州 詣胡餅店覓點心喫店婆出問過現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德山無語今夜代德山幾

轉語與諸人商量待他道三心不可得只向道 咄咄老婆不得無禮似德山太剛麼不然道 婆子你從甚麼處得這箇消息來似怎麼又却 太弱麼當時若是老僧待他道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 只向道與我換熱底一隻來纔擬議便與換却

眼睛乃頌曰 過去現在未來心繫上層屋無處尋坐臥經行無不是承當直下莫沉吟

過去心不可得收輪籠釣秋江碧扁舟古岸恣閑眠 明月蘆華深穩穩現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 謀臣猛將定封疆說去情殊并翅等未來心不可得 不可得中只麼得石合玉分地擊山惟證乃知難可 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何地有何極

三際來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須遺劫刻舟 舉雪月風華雪見圖

後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關木人 問從頭弄盡元無說 三清道士無儀骨人教鬧聲毀梵書黑漆昆崙舞奉 鼓天親無著暗嗟吁 去歲春風葉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 牛糞草蕭蕭不見過

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 頌曰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銀 後一任風吹滿袖香

盡却耳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 木一片閑雲鋪斷崖

金剛般若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 如電應作如是說 頌曰

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染亦無塵拈起把如明 了掃地燒香不情人

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兒牛空空 夢幻浮漚一筆勾斷要休休巴歌杜酒村田樂不 風流處也風流

作事存心貴要精不精終是不通靈某達絕處者方

妙梅到寒時香愈清 暑往寒來總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屏風 上醉寫虛公月餘詩

佛華嚴經世尊因普眼普觀欲見普賢不能得 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見普賢 不能得見却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 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 乘六牙白象住於空中 翠巖芝云諸仁者作 麼生會舉嚴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 你道普賢在什麼處 頌曰

中華大藏經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追空竟屬踟躕破草鞋跟于
斷巍然獨坐大雄峯

聖善幾個舌頭來會幾個眼睛頭頭物物刺塵塵
自說猶自可最苦是設人

華嚴經世尊告普賢菩薩頌有人能說幻術文
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答云不也佛言普賢
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賢菩薩秘密身境
界秘密語境界秘密意境界而入其中能大能
見 頌曰

先是在心目昭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為家以如理修行為家
法 頌曰

浪在樓頭無籍在零丁稱帝可憐生惡又聚是此中
人弟子他處成

華嚴經得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
中一切處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能見破塵
出經卷廣饒益眾生 頌曰

擬破一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

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頌曰

天蓋地囊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拚隣虛而無內
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
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與生故令
衆生現特法身不現 頌曰

佛真法身抵死現生自活村酒自把瓶瓶却著衫來
作主人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頌曰

破餅豈復作餅事焦種不因生髮牙如彼靈空藥大
子毛輪毋法翳花開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聾兩箇痛痛一般咄哉
漆桶不伏

般若心經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
等等呪能除一切苦 頌曰

黑淡灘灘淡灘十度船來九度翻唯有三山陳上舍
擔一柄傘岸上行奈我何

是大神呪四大六根元不有是大明呪三世十方無
透漏是無上呪海印圓光明已入是無等等呪士農
工商各成就何故去年梅今歲梅

開勒破倍桃花選甚法身藏北斗

此樂居士曹師監製此經
高僧中法王孫德山與聖真壽壽壽壽壽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西天諸祖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眾百鳥皆贊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

偃子持來別是春還將分付與儂人可憐壞兩曾微咲有理傍觀不解仰佛印元霜風刮地掃枯葉誰覺東台今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佛惠集

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辦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膝腕在夢中白雲端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獨不唯天上與人間集華真

教外全提辨別傳飲光閉目咲無言可憐十萬靈山乘不薦富頭一著玄明覺集

靈山早地紅蓮發白眉老翁咲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覺集榮集

世尊舉華迦葉微笑及兒孫上祖不了揚華真飲光誰謂悟拈華微笑依前隔海涯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祖印明

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眾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感自得兒孫滿大唐草堂清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不露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長華真世尊迦葉不相知陷席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貴

相帶山會

巖華示眾誰相委迦葉頭陀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南華集

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餐天上人間吳志集百萬人天音請看頭陀未上獨開頰堪咲衣穿瘦骨露一肩投手拈金襴集從前

飲光當日咲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詔絃成一曲至今清韻出人天世不集

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著夜十分光影入人圓佛心才

教外單傳華最奇光羅縵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雜字老無限清香付與誰正覺集

尤羅縵手舉花時風遶幽香幾個知除却雜華如後誰人眼內有瞳兒慈愛集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華微笑太乖張幾多業識惹者開者身生湧似湯龍門集

海水鹹空裏流魚龍蝦蟹信沉浮可憐金色頭陀子直至如今咲未休集華真

一花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城今古流通無間所說迦葉華最奇集華真

頂上鐵枷三百斤

分明有理不容伸雖然難足多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尼集華真

未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魄抽集華真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集華真

雪壓松風高野渡橫將謂眾生苦更有苦果生萬年集

金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班當時若得回頭早免兒孫墮黑山集華真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一對鐵錘渾無孔竅佛照光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勾賊破家致今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邪集華真

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總是兒孫證明向上一竅集華真

白日青天開眼放尿黃面瞿曇一場漏逗大華真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集華真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利竿者頌曰

影略門前倒利竿箇中消息校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安豈走明珠珠走盤天集華真

金襴付外何傳倒却門前舊利竿不取一時為上瑞百千年後與人看集華真

金襴付外別何傳呼應雖勤意未聞迦葉更能施善巧利竿倒却貴安然集華真

花葉聯芳自有期飲光抗召剎分披而今吳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碑集華真

金襴之外復何傳冷處兒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利竿子免教依舊倚牆邊集華真

象王行處絕孤蹤象子雄雄繼此風休說二千年後
 事機塵沙劫又何窮
 金欄傳外更曠預漏滬天機倒刹竿家震西收扶不
 起至今殃禍及兒孫
 慶喜門前倒刹竿步步踉蹌著綠水青山
 證爭奈感音佛已前
 金欄傳外更何傳背角泥牛痛下鞭穿吼一聲魔膽
 裂繞身踏破碧潭烟
 難兄難弟問來端百衲金欄遞代傳第處兄呼成底
 事免認刹竿頭指天
 心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是非五里牌從郭外
 看當人不肯怨它誰
 琉璃殿上付金欄棟專聯芳得二難門外刹竿從放
 倒免教南北問風檐
 弟兄相慶鶴鶴原相喚相呼豈等閒金欄之外傳何
 物向道門前倒刹竿
 頭庵飲光多聞慶喜合堂學難兄難弟一朝快慶
 兩相逢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雙
 有衝天志
 草衣木食道人高傳得金欄意氣豪此外已知無別
 法利羊倒處眾兒曹
 金欄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倒刹竿好笑踏青人
 但薩阿竭二千年密付親承盡浪傳直至如人成露
 布利竿依舊倚門前
 鳳毛麟角一般奇第應兄呼豈不知堪吹靈源春雨
 後落花流水自相宜
 多子塔前不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曉珠迸出刹竿
 倒直得寒光徹四鄰

等閑饒舌話金欄便與實頭倒刹竿從此天倫轉壽
 義冷光猶自逼人寒
 弟應兄呼壽不成誰人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
 後直至如今事轉生
 弟應兄呼有禮有義虎咬大蟲蛇吞鱗鱗倒却門前
 倒刹竿毛雞啼頭角弟應兄呼振動海嶽路遠夜長
 休把火倒却門前刹竿著
 家家門口邊長安不見識老眼界寬無法無人誰付
 倒却門前刹竿全提那涉玄端繞身不坐空王殿月
 照千峯夜色寒
 面面相看眼眼斯親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
 刹竿者風樓不在梧桐樹
 寵弟常常在侍邊傳金欄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幾多
 事只道門前倒刹竿
 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九祖伏獸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駭難提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八
 祖以偈答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
 合諸佛心即是外亦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
 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聞即年光半百春可憐佛當不嫌貧祖佛非追求何
 道父母不親誰更親七步豈勞蓮足無言須信鑑
 生塵障門自古年關輪漏泄家風是此人
 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石火利如刀到家問路家何
 在揪倒蓬盤脫布袍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歸偏天涯得箇冬瓜印子至今
 目瞪口呆

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
 得優華發火中春
 父母非親親是誰雙眸炯炯帶雙眉含元殿上不相
 識正是眠我相見時
 十祖尊尊者本名難生處胎六十年神珠夢應
 誕生之日滿室光明出家得道至一林中有高
 那夜奪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奪曰我心非
 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
 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
 是法器即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
 真說有理領得真法無行亦無止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
 碎玉凝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拈掌吹嘎嘎
 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繞一頓飽忘百日飢二十拄杖
 十分施免教辜負兩空齋
 十四祖樹樹大士兒十五祖迦那提摩來先今
 侍者將一塊水致面前提婆見乃取一鐵杖之
 祖由是大喜
 龍猛孟中水提婆竟上鐵人人爭得失箇箇話疎親
 不親雲中馬馬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碌碌下獲黃金
 漏傳長樂未央靜月滄甘泉大液秋夜半樂聲同步
 聲喚回三十六宮愁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屬寶國王秉鈞於前曰
 師得穩空不祖曰已得穩空曰離生死不祖曰
 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祖曰自身非我
 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曰乳高數
 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者頭也不解作得至 續曰

尊者理非謬去沙語是詩合總錄乃落彼此沒毫釐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老宿離亭

晚君向蕭蕭我向秦

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辭膏障除妖孽萬里歌謠賀太

平夜夜清光輝雪月

得人一半還人一馬有任有來可知也

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千古動悲愁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離肝劍刃

鋒何似秦時鐵鑊

若王寶劔不虛施博者連連也大奇從此清風偏窺

宇太平消息幾人知

吹毛劍首乾坤黑臂障山河澗日光起起須彌頂倒

卓方知兩兩不成雙

尊者何曾得遍空扇質鏡自斬春風桃在雨後亂春

落未得一溪流水紅

口念木爪醫脚氣紙畫鐘地懸鬼崇一生苦耐和羅

提日日喫酒日日醉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直下一刀去為誇雷

師子頭落扇質臂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窈窕無

明月

遇著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問恐無價

親面當機掣電飛當機觀面說能用一初分身定死

生君下萬古聲名重

初下十分真難藏獨露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

身中畢竟深溪水仗爾多般造不能奪地竟來仗爾

蓋林頭山月已三更

羅漢見法中王觀體何曾破劍光古廟塵塵穿戶

滿斷神風兩碎文章

夜闌天際金盆月上梧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

指電膠難斷勝人

二十七祖般者多羅東印土國王清師齋次王

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師云貧道出息

不涉世緣人息不居羣眾常轉如是經百千萬

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

方 大為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

行時脚跟不着地坐時心空似風飄乃頌曰

秋高月色連雲白清泊神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

意何須特地更商量

靈犀翫月珠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

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

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稻將攜手

歸

入息未嘗是羣界出息何曾涉葛絃一聲溪笛離潭

浦依舊羣羣深處眠

東土諸祖

東土初祖菩提達摩大師即西土二十八祖初

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

悟師遂折屐渡江至魏後帝舉問公曰公曰陛

下識此人曰不識師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

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降下詔蓋國入

去它亦不回 頌曰

聖諦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

江豈免生荆棘蓋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休相憶清風市地有何極師顯示左右云這裏還有

羅漢方外采一人也希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面壁

坐坐家家不自安手攜雙履歸西國

凡聖蒙經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

略剛被胡人亂一場

廓然一鐵蓮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去子

古萬古無消息

廓然絕聖猶方便不識天顏今對面對面不契度長

江北去少林方春過

一箭尋常落一箭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東

坐梁王休云更去招

線得通紅打一錠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個金剛

鑽鑽向門前費與誰

廓然無聖不須微句後通機是服時莫怪相逢不下

馬奈緣各自有前程

第一義廓今安分起象帝不把多年曆目看辨春

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

聖諦第一義門那無聖語會講嘆江南二月裏鶻

鷂啼在百冬村

開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繡水幾度者來呈伎

倆暗中曲調少人知

遠泛艸海入大梁廓然無聖對者王可憐寸徑無人

鑑却與相和依舊藏

不詳作客勞煩王人面無慚色少在長嘆

始為阿閣一聲鐘日曉春龍睡正濃再擊鳳皇臺上

鼓半夜祥雲飛舞帝基承固如盤石胡僧度費子

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藉

展陣開旗便與誰知御駕不親征把定錦旗收陣

御直河漢字不出其

當時下壁親持獻未過徒然更再三折葦渡江上
水滔滔今古色如藍榮華信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富頭輕一
撥果然提起活人刀雲華信

廓然無聖露全身觀面相呈已隔津莫問采帛并親
苑一華五業自然春雲華信

胡僧對漢主廓然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驥從老
鼠捉不著千里清光渾失却石岩明

黃金鑿白玉椎鑿開混沌家透出玄元機正堂辨
老胡元不渡長江孰謂曾將一葦航堪嘆昔通年遠

事兒孫多是錯商量前堂冠
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天關天更高橋泛鎮船歸少

室至今天下起風濤雲華信
強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得善若使老蒼皮有

血定應趕逐過流沙天目曉
一言既出駟難追賴過梁王放過伊楊子江頭航折

葦浪頭何似回頭危軒翁解
五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剪根芽不放著脚金殿

地盤恨猶采未作家北明翁
金鳥飛上玉關千黑漆身對面看畢竟這此傳不

得落花流水太無端大前序
提起須彌第一根玉門金鎖難開塵施背踏空勞

力應悔迢迢萬里來乘此誤
玉蕭吹徹鳳皇臺古殿深沈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

過綠陰空鎖舊香苔虛堂思
萬浪千波一葦橫翻翻隻影可憐生老若會截流

句楊子江頭放你行石溪月
一葦截流深心巨測采土太平魏邦寄賊石岩明

遠到支那十萬餘清波無路一葦蘆而今面越之灘
者對朕還曾識也無德處味

廓然無聖真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爛照十
方無量劫來到今日德處味

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騰
穩九霄雲淨鶴飛高雲華信

達磨大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頌曰
急水波心下直鉤魚龍蝦蟹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

于惱亂春風卒未休德處味
達磨大師自來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

於九年方得二祖傳法頌曰
先師梁王勸彼却向少林家坐說言教外別傳爭奈

不識這個白雲端
千萬途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君

力五葉花開動地香德處味
精進翻成忘憶莫守癡禪兀坐少林面壁九年已被

梁王勸破德處味
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且開空坐九年人不

識手攜隻履又空回德處味
泛舶來來自普通一槳擊碎有為功設言面壁無言

說爭奈富門齒露風德處味
航海梯山緣底事游梁歷觀意何傳九年面壁垂慈

切剛被時人喚作禪大子古
九年熊耳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吳十第

達磨西來未足誇少林捏目強生花得皮得髓徒分
別妙性圓明不差德處味

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足弄朝
人切須莫入洪波裏德處味

金餐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
釣不須新月更為鉤德處味

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末上機直至如今天
下客強將言句為禪南山者堂主

千鄉萬里尋知已一語臨機不契梁面壁九年居少
室覓心千古累神光天室覺

一片虛疑地丹青不成聖賢難啓口佛祖強安名
祖師遠來東土面壁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
隨養來早是已輪先德處味

來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殺人彌天罪過十卷末
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

機至今滿地花狼藉德處味
不契梁王指渡江一身無地避慚惶九年面壁成何

事賺却平人入錢湯德處味
九年面壁轉身無業冷地有人齊一臂力月雲明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將將至矣蓋各
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

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
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

祖曰汝得吾肉道首曰門大本空五陰非有而
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慈可

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
衣頌曰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岩前水長急禪巖會上逞圓
通卻使老盧雙淚泣天小曉

少林真嗣得全才諸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
得曾憑三拜作良媒正堂通

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欲霸王如何獨有無言
者坐斷毗盧不可當德處味

四維上下絕遮欄湧出水壺印碧天與孔宙中藏六
律一聲驚起釣魚船德處味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未端的皮毛脫執親
疎離言得髓能情息德處味

當門齒難 堪嘆面壁無言坐九年皮籠此正分儀
了依前盤膝返西天
誰透少林關三拜仍依位立雪要心安忘形甘斷臂

峽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籠強分張九年盤膝空歸
去添得華人笑幾場

一語真孔繁垂蓋口唇
一從三舞後千古錯流連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龍門送

社舞村歌咲殺人騎牛挑帶走成羣三杯酒罷歸家
去留得豬頭破塞人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程目生死立問而得它皮籠被它購這般瞎漢能多
事六月無三三道寒

死款都來 日世情窮理極幸難容若將皮籠論高
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會移易一絲
毫許 頌曰

東西殿日乾坤開玉露澄秋氣字高山是山兮水是
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建磨大師既弄熊耳山後三歲親宋雲使西域
回過祖於空領手攜雙履翩翩遊雲間師何

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
然然則祖東還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追啓
雙履空棺一雙筆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詔
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頌曰
熊耳宗師浴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擔雙履空山
上書後漢王與魏王

帥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
帥心兮敲手攜雙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既足
行何曾踏著自家底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籠分張
盡雙履空棺更誰人

闍因人難挽西携雙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光輝
禿山航海白西來誰謂梁王眼未開一句等閒輕勘

破九年端坐冷如來來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齋左
切計脚鞋到底往還無箇事依前雙履又空回

航海東來點兒落節為法求人自作深孽禍遇梁王
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于雙履復西歸空齋無
端重漏泄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

九牛今坐已歇關雙履西歸夏虎空後代兒孫空長
想鷓鴣啼不為來

死也不伏理殮偷攜雙履西歸不被宋雲捉敗官司
何處尋屍

木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雙履西歸話以問衲
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
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
諸人要見麼乃頌曰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雙角西行東向路不差
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下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永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諸祖

二祖慧可大師初至少林參承達磨立雪斷臂
悲淚求法磨知是法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高
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
得聞千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
寧乙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

不可得曰汝汝安心覓祖於此悟入 頌曰

九千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
法覓心無得始無疑 分隔語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頃蘆花
境一一漁翁把釣竿 正意語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傳雪草知
冷鼻孔依然搭上唇 白雲語

覓心不可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肩同渠起百億
萬劫 妙語

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為從門入者非家
裏休尋西來老古鐘 妙語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深曾立
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語

少林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
雪天寒何止普通年 佛語

覓心不得已安心磨肆姪坊嗣少林爭奈子孫嫌直
截諸方五味苦參尋 妙語

斷臂覓心不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履
際滿目瑤花無處尋 清語

覓心不有三拜聊施靈焰益熾肯肯自知回觀法印

全彰處江月松風盡入微 佛語

父財子用父用子財覓心無處心眼自開

若有絲毫付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途
處八兩死來是半斤 佛語

三拜勤劬雪到腰覓心無處強相饒神光冷地思量
著始覺春來雪自消 佛語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又手當胸
事不求不覓不安心 佛語

覓心無處更何安磨磨通江鐵一團縱使眼開
氣爭如不交老胡漫 佛語

不待七處微當下便不見御孫水上打鞦韆新羅
王子放一箭高著眼分明穿破波斯面 佛語

立雪齊腰實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 白雲語

二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心無
有未免全身被陸沉 佛語

屈節從長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幾千劫思萬
下一吸黃河徹底乾 佛語

連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款款萬
象平分破 佛語

拈刀截臂全真忘却求安心底人若是當時知痛
楚 佛語

拜老胡何處著渾身 佛語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
眼那知已被老胡漫 佛語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
法還我娘生一臂來 佛語

自有覓不得無端面發紅翻身喚一颯兩手摸虛空
深雪堆中斷一枝老胡抑下十分威當時使好掀翻
去未到教他死馬蹄 佛語

二祖當年不丈尺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

法直至而今一臂無 佛語

覓心無處覓當下便心安早知水是不兩臂定完全

三祖僧琛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為居士
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
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我
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
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
法佛無二僧實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
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

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琛執持二
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密囑護持無
令斷絕後居舒州普皖山谷或司空山 頌曰

潛溪水急手攀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從來生計
平如掌後世兒孫弄海潮 佛語

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
水一派清流入海中 佛語

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滅兩如如誰知琛是僧中
寶來住司空山下居 佛語

半醒半醉臥行街忽悟通身業本無三昧若從人處
得劫攀何異更塗糊 佛語

無孔笛子響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識黃番
綽笑道像家公寶殿 佛語

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展展摩訶 佛語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面來罪
花業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 佛語

渾身燥痒倩人搔入骨搔來身不勞 下被伊搔
着了平生痒處 佛語

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邪成行隊只許老胡

知不許老胡會

彌天罪過無門徹紅爛通身世莫醫已見四稜俱踞
地儘教後代亂鐵錘

平生罪性竟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
兀潛漢一派自朝宗

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遺劫更堪悲誰知竟罪了無
處正是賦歸空屋時

罪過彌天心徹除看特信有寬潭無直鏡言下滅胡
族冷地

四世道信大師初為沙彌年始十四禮三祖曰

彌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
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

九載乃付衣法住師州破頭山學侶雲臻痛心
不寐脇不至席一日告眾曰吾武德中遊廬山

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
六道汝等會不眾然然弘忍曰吳是和尚它後

橫出一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嘗師道三
不赴就賜紫服 頌曰

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峯轟轟飄飄不懼
大鉢直付黃梅路上見

鳥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獨幽奇卻將水鉢為人
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求人的兩周家
子遙望牛頭紫氣分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亦亦眾人問汝沙彌竟說
吾百年逆旅要同塵

無轉無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 吳古
牛頭未生楊子熱也說步人問也成只下風書到

懶開祥白蓮峯頂光相射

雙堅解鳳關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爭學斷雙峯無

草愛松留得破人枝

撒翻解脫脫菓菓從此絕天布網羅落縣小兒猶自
可一枝橫出轉流說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驚便是支郎窟

破頭峯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學淺淺貨雖然無用
真不應分付小兒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廬州西山栽松過四祖
告曰善哉佛法真汝汝已年過汝若再來吾尚

運汝師歸往周氏家死生因由憑添中

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祖一日往黃梅縣逢
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非

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
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侍者後令出家後

付衣法居黃梅東山 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雙兩覺白藕花開
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日出而作栽松為樂音我幾何今滿堂空白頭人去
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

在聖權方世莫評雙峯寄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
鉢託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報母願

何增加如海內宗風偏只為春中擇得能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却少年松已

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前陳陳家莫問去來
事吾是昔人非昔人

無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東山
隱此事只教能者知

湖港消滔路幾翻身釘出空中橫口連化向十天
從此此人機漏滿

黃梅果熟白

北開問佛佛性體凡胎承傳南嶺
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僧皮囊底事一壺風

月是無埃
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縮脚裏食程連快哉
有娘生面無命姓越得墨華五葉開

香火綿綿五百年後後對野老松嶺人傳妙道回南
嶺我禮浮圖向半天前後真身無處古人靈迹尚

依然若八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
東山法門眾盈七百真能者師為世作明蜀港滔滔

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

一去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照光影俱照直鏡用
靈神通未明向上一竅

約去栽松箇老人憑來傳法喜重具有娘生面無命
姓劫外靈苗不犯春

元見黃梅昔日僧事師年老氣滿增翻身嚙下栽松
纒轉步來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不五行與嶺

兩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萬層
滿頭白髮老靈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他周氏

女雙尊跡跡去還來
好箇栽松道者誰老舊打躬不讓從本爺娘負累

周家小姐滿港浸飽不殺養人便成好猜鼓弄黃梅
七百僧成茶逐隊爭衣鉢

青松未種馬遠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獨自
可再來不直半文錢

我備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水何曾識破面
幾年活計鑽頭過萬本青松瑣翠翠翠破曹溪天地

開再來不直半文錢
栽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人火坑得皮囊志回

首依前鼻孔不爭爭

六祖慧能大師木姓履家貧賣薪養母因往五祖求法。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即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問曰著槽廠六逐禮足而退便入碓坊舂粉於科口之間因五祖示眾索傷欲付衣法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曰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指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

大庾嶺南歸曹溪開東山法門 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真師來因為起波瀾攜囊度嶺人空逐負石黃梅眾識難
石墜腰間春確鳴老盧便重不使輕黃梅衣鉢雖傳得猶去曹溪數十程
七百高僧變異時三夏月下揚南歸柴米儂家事底事親傳六代衣
一偈投機一眾降銜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來時路半夜傳衣過九江
六祖當年不丈夫情人青壁自塗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五
七百僧中選一人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花開二月春
擔柴賣火村長漢古本彌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沒口卻能平地起風波
黃梅席上默如麻可長呈機事可嘆直是木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
壁間畫偈言無物懷自當
備練中林出走路
昔提無樹鏡非空

探剛然惹得一身災
颺下採薪茶直入碓坊春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
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
界折州柴把貴如金
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荆棘直至今在半途
箇樣村夫舉世無窮終日貧窮途黃梅有路何曾到誰謂衣鉢親付渠
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渡江將謂無人知下
洛城身已露更和賊
不作樵夫作確夫只將脚力驗精靈知他踏著踏不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癡意貪他破鉢盂開言長語情人書只知半夜潛身去祖意還曾夢見無
師資緣會由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球却以林窮活計樵柴持月過滄州
六祖交法新五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利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二云風動印宗問答曾未契

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潭家不是不進步無空當門荆棘生
不是風兮不是幡於斯明得悟心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利竿頭上著閑看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果春屬都來止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
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潭無力偷得忙中此子開
不是風兮不是幡清霄何事礙琅玕明時不用論公道自有閑人正眼着
不是風幡不是心迢迢一路絕追尋白雲本自無踪跡飛落斷崖深更寒
昔時高老泄天機直指風幡說向伊是風是幡便是你左之右之不曾離
風幡非動乞兒得獎金銀珠寶快活受用
滄溟直下取瓊珠觀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真正眼膏背之病卒難蘇
不是風幡見汝心人傳此語徧萊林若踏踏著脚關路瓦礫無妨喚作金
不是風兮不是幡家家千古鏡頭看徹見始知無處所祖度誰共夜堂寒
指出風幡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家舊翠微
不是風幡不是心幾人求劍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侶自古真輪不博金
不是風兮不是幡認爲心者亦願頂風吹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
相爭但見風幡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老盧清思松風江月盡知音
曼遊華頂過丹丘驪臺雲倚石樓看瀑泉瀉崖

幸 事

怪不知身在碧江頭 長壽寺

不是風搖不是心曾漢深也未為深那叱念怒傲騰

去析偏微塵不可尋 長壽寺

不是風兮不是搖幾人北斗面南有祖師直下無窠

日眼綻皮穿較不難 長壽寺

不是風兮不是搖一重山後一重山自春兩過無餘

事獨倚危樓望斜竿 長壽寺

不是風搖不是心從來只為少知音舉頭萬里長空

外唯見白雲流水深 長壽寺

不是風兮不是搖多口關都甚可誇若將巧語求

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 長壽寺

非風搖動唯心動龍生龍兮風生風孝慮直下示全

機底事今人見如夢 石岩明

不是風搖是心動似情麻姑拜處極天外孤鶴誰得

誰何人解合續絃膠 長壽寺

不是風搖不是心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

裏透得如今海欲沉 長壽寺

風搖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帶權若將知見巧圖

畫大似裏中加說夢 長壽寺

非風搖動唯心動涉康強指陳大地未曾離寸

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長壽寺

直指單傳自祖宗非風搖動出虛公玄徒若具金剛

眼利利塵塵總是空 長壽寺

是風是搖若莫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人乎無忌

諱戲蝶流鶯逐樹飛 自得釋

不是風搖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錘鐵敲房雨過昏烟

解臥聽涼風生竹林 長壽寺

風動搖動心動死蛇要人活弄風木馬當途無角

鐵牛入洞 自得釋

非風搖動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州寶柴

漢得便宜是落便宜 自得釋

不是風搖不是心休將此語播叢林從來一派天河

水透石穿屋古到今 長壽寺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不是風搖動天生李老君出巖頭上裏寸白如銀

不是風兮不是搖碧天雲靜月團圓幾多乞巧癡男

女僧向林頭曉裏看 水庵

不是風兮不是風軒轅寶鑑出懷中森羅萬象難逃

影影窟窟狐狸失卻蹤 長壽寺

張蒼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嘆不知大地

著至今剛道有乾坤 長壽寺

非風搖動唯心動踏雪貧兒微骨寒在寒石凡誰收

受鞭碎碎鐵圍山 自得釋

不是風兮不是搖人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

我浮生空鑿不相干 月林

不是風兮不是搖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雄

漢關眼堂堂入死關 長壽寺

不是風兮不是搖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

力惹得開名落世間 長壽寺

不是風兮不是搖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

了特復提燈把劍看 天目

不是風搖也可震動言心動其言詞天生不交形容

者果何人見得伊 自得釋

長安一片月萬戶人家盡聞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

風搖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 無門開

地神歸地大神歸天殿動奉送寶馬金錢 無事

育王崇果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搖動不

是風搖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

與巴陵相見雪實和尚道風動搖動既是風搖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實

相見師乃頌曰

非風非搖無處著是風是搖無著處遠天俊鶴悉迷

蹤跡地金毛還失措阿呵阿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

那一絲獨釣寒江雨

六祖因問黃梅承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

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不得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

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頌曰

借手拈來見自殊箇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

旨半夜曾將付老盧 長壽寺

新釘鐵釘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地兼落

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翠月 長壽寺

我不會佛法不得黃梅自本體自圓成畢竟只是

道已與子生脚已踏實地無一法當情索山親授記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得得地無金二兩俗人

醜酒三升 長壽寺

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

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上和尚破袈裟

六祖示眾曰吾有一物非青黃亦白男女等相

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彌神會出口某甲識得

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

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

源佛性 頌曰

呼為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應現縱橫總不
虧動用施為收不得活潑潑黑焯焯借問諸人知不
知直待當不見彌勒
畫師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夫本跋更有唐朝吳道
子平生紙上枉施功
一臂在眼空華亂降神會沙彌失錢遺罪只見盤頭
方不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迎鐵鞞一擊珊瑚碎
圓信勤

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泊舟楫門

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

孔 頌曰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水長船高鳥飛兔走若非林間
師子兒三歲便能大哮吼

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
旨末後方能達此宗

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如今後代兒孫須要
珍羞異饌

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音

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奉人半掩門冷落只隨流水
遠空留暴暴野雲屯

落落葉歸根錢牛當路來時無口索鹽得醋金槌不動
落羣機列聖叢中第六祖

雲開空自闊葉落歸根回首烟波裏莫道遠村
與在天南天盡頭未行先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

伴那更蕭蕭黃葉秋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菊出諸祖

波羅提尊者和宗因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

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

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

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

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

常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

其八出現當為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

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

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

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頌曰

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一線

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人道無更變

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角南堂典

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

舒光轉法輪劉與朝居士

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堪堪堪昏昏者箇箇

埋藏無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電照破塵根一物無始知

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瞶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

齊開眾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

鏡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廣門者幾知音兩相見何分

一點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程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
徽榮未是奇
在足運草鞋踏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
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
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

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

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

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求所止師曰

運道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遠人

與一禮調祖曰即曾道是師曰因何降此祖曰

特來相訪莫更有冥慮處否師引至庵所唯見

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

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背一佛

字師觀之悚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

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

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

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

鳥不復銜花祖曰白鳥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

祖為什百鳥銜花鳥白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

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

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州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

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

靜真正無私是趙州汾陽師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

盡不知誰是到春人雲下顯

紫氣風飄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

悵不見春中舊主人秋無處

喧寂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春中

老百鳥銜花禍有根蘇打明
一榻蕭然傍翠陰高松戶冷沉沉懶懶得到平常
地百鳥銜花無處尋

本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
作放下許多閑苦字天章

本春春開百鳥悲春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

處一櫛漁蓑寂寞歸張無盡

察察風月臥烟霞百鳥從茲不獻茶人義喜從貧處

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夢華信

六葉牛頭樹別裁五天懸耳巖雲雷須知四祖乘

機接百鳥銜花去不來制存道者

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

問此時難著一絲毫劉奉印

雨前不見春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胡蝶紛紛過牆

去不知春色落誰家法華深

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前路街花鳥不飛

學者疑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

鑄末世知音有趙州種真世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牛頭山有僧敲門師云

誰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

為甚麼不著師云無棲泊處 頌曰

十月清霜重曉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

道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勸破

了鶴唳空山竹滿林蘇恭泰

杭州徑山國一遺欽禪師明州林因馬祖道

人送香到書中作一團相師發紙見遂於圓相

中著一畫却封回忠國師開得乃曰欽師發紙

馬祖感 頌曰

馬祖當時見釋山同風微露寒機無端却破兩陽
老子地坑人似等閑 法印元

破感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茶針按誰知解使雲通
信我不然分石點頭 覺慈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漢山離異雲月還何事南陽
老倒令人擾擾匆匆

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子夏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群師

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禮敬一日師在
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云禮起

何得南風感德中見實道 頌曰

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相宜勿於起坐經行
外別討大居天子師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袍難掩面門羞
馬祖若王一團師事不離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
響寒風吹風人未歸 頌曰

杭州烏巢道林禪師 頌曰 初詣長安西明寺
學華嚴唐代宗詔因一禪師主關乃湯之得法

歸於西湖寒堂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

遂棲止其上故以為高名侍者會通乃唐德宗
六宮使葉官從師落髮伏勤數年未蒙印授一

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諸方學佛法去師
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

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
他遊乃居左右後開法為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

侍者初心學佛機辭師欲去茶禪鳥窠如是根機
馬吹毛管下得心安 頌曰

馬窠拈起布毛吹 道寒光對落輝誰是老婆心意

切悟來由在羊地歸 石門身

雲風而而起波巖巖擊欽正眼觀恰值黃河三浪
鑽那難延見龍蟠 雲石

馬窠吹布毛打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初合國人帶刀
去眼裏無動舉世驚 頌曰

願觀單眉落二三番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
老倒忌機是鳥窠因湖湖上控烟羅布毛吹起每多
子鐵眼銅睛不奈何 頌曰

馬窠拈起布毛吹起絕說說會通忽絕頂門
力枯槎生出向東枝 頌曰

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
意領頭遙指白雲飛 頌曰

直下無私是鳥窠布毛吹起絕說說會通忽絕頂門
眼照破山河佛與魔 頌曰

眼中難著透金羅帽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撒來如粟
米一毛頭上現全身 頌曰

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都很
藉一陣風來一陣香 頌曰

布毛一吹當下如歸冷光遍地獨露針鋒 頌曰

白風烟霞散馬窠窠龍珠祖山河當初拈起布
毛意體用處處是千差 頌曰

妙妙妙妙心一點紅 頌曰

兩指爪開圓撮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回不在身邊
立休說清風九域 頌曰

用處天然獨夏不落思惟山河大地全露法王機
月林 頌曰

鳥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峰對落輝木犀已前光
地早知不是丈夫兒 頌曰

鳥窠佛法無多子只在羅縠一布毛一氣吹來何處
去至天下有蹤說 頌曰

八十餘翁身力行布毛吹起羅縠生殺人流血三千
里枯樹枝頭一老僧 頌曰

佛法有些少言中波瀾羅縠布毛吹起處處不離窠
鳥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詩是莫作東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依康
道師曰三歲孩兒難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頌曰

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動無礙
破善提煩惱等空 頌曰

廣州象山道明禪師 頌曰 因慈惠行者至大
慶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衣信
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迦爾憐
憐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耶願行者開示曰不
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
面目師當下大悟備體汗流涕泗問曰上座客
語客意外還更有甚目不曰今與汝說者即
非客也汝若返顧自己面目客却在汝身阿云

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有自己面目今蒙指
投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
師也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說
持 頌曰

正當恁麼時歷劫不曾迷步承三略歸家絕絕疑
堂堂妙相絕絕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
淨海心無浪月輪孤 頌曰

平欺佛祖氣如王直楚盧能到嶺備不得衣香道器
水分明雪上加霜 頌曰

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處盡歡翻
方知普化搖鈴鐸

插不成分滿不就贊不及分休生受本來面目無處
深世界壞時來不朽

上果然落節一番歸
嵩岳破窻墮和尚

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窻遠近不報祭祀又殺物
命甚多師以杖敲窻三下云咄此窻只是泥瓦
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怪麼烹宰物命又打

三下窻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我冠設拜曰
我本此廟窻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
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
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待左右
未家方便窻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
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僧行思
僧行禮師曰隨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來白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
古廟神窻神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勃跳

窻破土落不在國度呼茶喚飯重水煎藥
爾爾威嚴不生壞髮杯冷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
息野老僧敲鼓聲

春寒料峭凍枝年少切忌家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
歡喜問訊佛法高重傷子性命

倚窻為靈自不靈靈斷處一推塵野老不來敲祭
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聖不聖不靈不靈堪為堆土合成杖頭擊者無
消息多年妖怪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為他開事
長無明

摩天鴉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破窻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擔枷
帶鎖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曰修禪入定 頌

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
倚一箇開人天地間

河北智障禪師 始奉五祖循乎漸行後
結庵長坐二下餘載不見僧俗及遇六祖門人
策禪師激心動求法要往參六祖祖怒其遠來

便垂開快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
心都無影響 頌曰

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是守他山鬼
窟迢迢特地陪西人

當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
事却騎羸馬下坡馳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房南陽白屋山
黨子谷四十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
禮問師得何法 師曰陛下還見空
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 頌曰

無開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白
裏未是羶羊掛角時

忠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
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

鷓鴣鳥宿空池魚從腳下過鷓鴣總不知若也知碧
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

帶雲含霜半倚橫斜影芙蓉仙姿前村昨夜春來
了竹屋老僧猶未知

國師因肅宗又問曰如何是無淨三昧

師曰禮越路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
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
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這老
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依住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毗盧頂上行

鐵繩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
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倚金篋曾握上龍機良哉破破毗盧
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辨須彌碎碎隨官
鼓降得毗盧在下風

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
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國師因代宗命試驗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
得他心通邪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
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就

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
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牛欄孫師
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

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他心三藏太顛頑胡孫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等不
見祇為從來破眼說

日應尋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色南陽日道入中門孫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

藏鋒遊箭路千差萬古相憐老作家始是箇無寬
處夜深和月宿盧華

國師一日喚侍者若應諾如是 侍者應諾師
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
問任從天下競頭爭釋尊語
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喚他耳又不聲言又無處雪

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大半田舍
老兒孫攜手賀年豐無印元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湖底青松下有
千年茯苓釋尊語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活且平生心膽向人
願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不回國師乾地起由當時若也相逢
著九轉還丹化作灰釋尊語

老倒南陽太古錐等閒垂釣之江湖夜靜水寒誰不
舍滿船空載月明歸釋尊語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信小兒猶病多諸藥性
吾負汝隨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天棧西來碧眼胡

欲會南陽端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釋尊語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咄咄亂下鉢誰誰知
可知禮也釋尊語

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自覺信是與人無著

分非于人與我無情釋尊語
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雖大唐國裏揚家
醜試問南陽差不差佛語白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鐵槍倚觀也須氣悶
彼此無便古今誰相信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咄咄若言汝負吾其個
可知禮也釋尊語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
年老心孤釋尊語

南陽三喚侍者三剛依樣舊國彷彿揚州回首寒江

空深碧夕陽西去水東流二方空
國師年老太多圓截鶴由來曼續見彼此無搭安樂
世何勞傷損好皮膚無印明
知鎮南陽傳却令清風涼動寂區老來偏愛晚生
子處手時時教順來

與處分明應處親不知誰是負恩人東人西人西家
爭却使傷人笑轉新釋尊語

二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盡老婆心南人莫謂揚家
醜到底真輸不博金釋尊語

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南吟唱翻鑿天鴿子穿雲

去空使行人指路頭佛語
真動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動五湖窟

拒敗風波不見君一團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
處洞口桃花別是春釋尊語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迷已向人前輪肺
府從教他自覓便宜釋尊語

三呼三應語彼此不相幸路斷南陽路馨香滿道
途釋尊語

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退寒窗水歸巨浸負汝負吾
全鋒敵勝釋尊語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劍纏襟然分明好個神仙
試父子從來不許傳釋尊語

南陽三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為蛇安脚明眼內憎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屢廓釋尊語

三喚須知意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
否縱有丹青畫不成釋尊語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轉子情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雙郎認得聲釋尊語

全提正令高低肯應三應三呼語語聽

一日君家世世通釋尊語
路老去相尋能幾回
一箭射雙鵝雙鵝隨手落波動音陽城月滿藤王閣

鐵枷無孔要人擔象及兒孫不等時欲得撐門并柱
戶更須赤脚上刀山釋尊語

一擲神杯定吉凶古重下時空過釋尊語
事卻說明年事不同釋尊語

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向量欲分恩怨無分
處吳楚逐逐共一江釋尊語

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
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頌曰

時空流來幾滿地羅頭一文實一箇得者飽胸胸
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林之何處未歸
來白雲滿地無人掃釋尊語

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林間事作麼生
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身符作麼頌曰

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纔將行耽源得用南方

去為說令人睜眼醒釋尊語
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為君旨外通消

息秋月無風落碧潭釋尊語
信釋尊語
道真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師實為耽
源切不是臨歧作對談釋尊語

國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減度後第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僧徒取一所無縫塔曰

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
道去後有侍者應真知如此事師遷化後帝詔

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佛湘之南潭之北中有

黃金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
識應真後住航源山 頌曰

無縫塔下遠遊澄潭不許蒼龍觸落影團圓千
古萬古與人看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漲寫無層
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筆堵無縫立還危寶鏡玲瓏八面垂千千大悲們不
省百重關鎖下金槌

則面是珠琉璃瓏後面是瑪瑙瓏瓏左邊是觀音勢
王右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橋子被風吹著道胡

胡盧
不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權木來成現何
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

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及亭表裏鎮巍然若為分六鑿
執名匿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有箇同船子開

心悅日用如何不現成
無縫塔今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樂地歸眼電光
沉香香冥冥不見頂

筆堵古形俄未舉已先知總然存海底影落村頭輝
源光

無縫塔今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子行踪
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頭兩露垂

湘南潭北影團圓面而著極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
罅後教千古與人看

國師塔樣最大新觀面枯來不露文却被航源添一
線至今播遺亂紛紛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城也不留朕迹
頌曰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秦州千箇萬箇打破

只在須臾

二天時中合返常言曰 臥 必詳相逢不審人人
會問若依前木斯當

忠國師因丹霞來機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
退後三步師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

是不了霞繞禪林一市而出師曰去聖時遠人
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師僧也增輝國師鴻門

大降隊者須是其人如今還有為丹霞作主者
麼出來與大駕相見有麼良久云不是龍門客

切忌道點頌 頌曰
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如蠅如蛇如鬼不是不是
徹骨徹髓進前退後遠禪林擊電之機落二三

國師問紫磷供養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
州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州作何

色童子曰作黃色師曰祇這童子亦可廉前賜茶
對御談玄 頌曰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變他風浪惡方是處處鏡
月空

欲把枯腸盡成出因不覺又叮嚀動君及早回頭
去莫待春風颯颯

永嘉與覺玄覺禪師 頌曰
法門四威儀中常覺禪觀後因在美明歌勸班

東陽家同語曹溪初到板橋橋板純兩三市祖
曰大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箇行人德自何

方而來主人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
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帶印無生了

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人眾無不愕然師方
具威儀恭禮須臾許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

自非動身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
生分別祖曰汝其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

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
歎曰善善善哉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頌曰

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證據自沉吟多淚發緣當
熟一見能師便得金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略不施却迷禪林三市
後卓然振錫底威儀

嶽緬海嶽求知已機動乾坤見太平二老不知何處
去宗風千古播家聲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唯哉觀漢永嘉城裏
關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此處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禪宗古跡通集卷第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真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師機緣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六祖初往曹溪茶六祖祖問

什處來師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

似一物師不中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

無污染即不得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

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頌曰

因師顯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問修證不無不染

汚檢雲見日使心開

王在池中進出水汚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

當洞庭一夜秋風起

截角擊頭與麼來鐵圍山嶽盡衝開浮踏殺人無

數驚真深雲拽不回

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嶽磨

片照得追風馬了回

不見護將明鏡掛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扇兮雲從龍此事由來非草

草休言無法是真宗

什麼堂堂真麼來當機說面不迂回經行坐臥非他

物自是時人眼不開

當堂古路白雲漫碧眼黃頭尚未語無孔笛兒擲拍

板輕輕吹破御街寒

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實象翁大都模樣無多

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直言發足自嵩山湧湯乾任住還一物尚無算有

似倚天長劍逼人寒

讓和尚居南嶽特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

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

師一日乃取一頓於彼卷前磨曰磨此何為師

曰磨作鏡曰磨鏡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

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

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

符西祖識馬駒踏殺人下人之語南宗關於江

西 頌曰

磨鏡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機與木人回面

指犁牛耕出古黃金

磨鏡作鏡不為難忍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

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骨綻還知

否任重應知角力全

磨鏡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為命

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鏡眼裏拳一掣半關金鎖

斷等閒信步便歸家馬駒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

處是生涯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透天也被穿已向人前輸

肺府可憐今古妄加鞭

車牛腦後痛加鞭集卻更金把銀鏡逐惡隨邪至今

日即非心佛錯流傳

平生心塵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果馬師胡亂

後至今錯認定盤早

坐禪成佛生妄見磨鏡成鏡安尤多打車打牛俱是

妄攪得心腸沒奈何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磨鏡機將回鏡光一點明如

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

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與信在曰只如

像成後為什麼不鑿照師曰雖然不鑿照說他

一點不得 頌曰

鑿鏡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虚空光境

靈箇中別有好商量

問處鈞深答更幽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說

處江上數峯青欲浮

讓和尚因馬大師闡化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

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

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

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

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

缺鑿鑿啾師然之 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鑿鑿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途程直說不犯毫芒

者也是拈錘砥指人

家貧連子急事急不由人開口露捨空即當眾迎鄰

做得些兒活計成人前賣弄道才能直饒踏殺人無

敵也是西川老鬼精

自從胡亂後更不少鑿鑿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

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閒拈卻眼中沙自從不曾鑿

鑿敢保渠僕未到家

昔年高甲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

窄思量好事不如無

老婆心切日中仲恐墮他家養竟中消息得來胡亂

後江西宗派好流通

吉州清源行思禪師 六祖初奉六祖問當何

所務師曰不若階級風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置

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頌曰

無見頂露雲覆急劫外靈枝不帶春拂邊不坐王殿爭肯松田向日輪 授子

卓爾難將正眼覩迥超今古類難齊村古殿無人待月鎖松栢風不棲 月夜

無階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卻向廬陵言未以百行千市競相酬 佛曰

劫外相逢那畔行靈苗叢叢鐵牛拽風吹散千般雪空界無雲孤月明 佛曰

相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子細看來較幾何 佛曰

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前南嶽百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願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其為邊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重汝自迷耳邊聞語便辭重直詣靜居 頌曰

尋思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綠水人難親不難親深林有箇白頭龜元來卻是玄沙虎 佛曰

清源因石頭和尚出機多少時師曰我卻不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 頌曰

本人來問曹路石女年尊似不開攜手相將歸故園暮山及及鐘重雲 佛曰

清源問石頭汝什麼處來曹溪師曰乃藤子

曰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日子真會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某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棄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頌曰

白雲藏玉鳳紅日耀無雙騰星橫處無私鎖九霄 授子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關歌吟罷回首上揚身 佛曰

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違書了速回吾有鈿斧子與汝住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截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欲便休頭回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前話了卻曰發持象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岳一足頭禮拜尋辭往南嶽 頌曰

諸聖不求已靈不重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同音曹肯開從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 佛曰

從來祖上作君王子孫代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應金殿有金堂 佛曰

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匆匆白雲斷巖前石掛角繩羊不見蹤 佛曰

鈿斧持來便住山所開南嶽好拳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明爐笑會般 佛曰

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舵世間稀難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 佛曰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鈿斧實優功相如香燭未盡超可擬當時一信通 佛曰

清源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惠來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 佛曰

鳥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勝雲生暮雨溪月夜明巖 佛曰

巨宋山河四州交關物物有來由廬陵米價依然在天下衲僧語路綢 佛曰

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大惠不須歧路問高低宜見本來人 佛曰

廬陵米價越失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風生圃外林將升斗計疎親 佛曰

廬陵米價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人廓空返者到頭只是愛便宜 佛曰

太平治業無異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舞德克仁 佛曰

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長爭功廬陵米價誰增減實賤宜當見祖翁 佛曰

廬陵米價諸方高僧輕酬力未當觀面不干升斗事悠悠南北謾商量 佛曰

廬陵米價若為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所直大宋山河四州 佛曰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打繞天下 佛曰

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量古到今論出鴛央住人看無端却要覓金錢 佛曰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毫釐成話霸無面目得人怕 佛曰

廬陵米價走禪徒五老差我盡太虛堪笑華山圖鷄上又添潘閣到騎驢 佛曰

自古廬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沒人酬青山綠水依前狂黃葉西風又一秋 佛曰

淨佛法意如何米價酬來入老嗟嗟！眉行大道
道義公平地起風波

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
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到日從東出又沉西

一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
尋常示眾無人

六祖下第二世 示眾曰汝

江西道一禪師特號馬祖 示眾曰汝

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南
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今汝等開

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
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僧

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
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日後伊體會

大道 頌曰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關弓矢方寸漢月初生
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心心佛佛來無一

物將軍止渴望梅林 佛國曰

兔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處香滿道途
風動葉顛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窗外白雲深

素琴張月月流水落花深寂處春聲微冷大古音
詔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煙寒食

山未簾晴卷杏花風 頌曰

即喜驕無聲塵冬汗濕酷熱水清試問道途

來往客衣安去此幾多程 江西馬祖據通津雙衆孤帆度世人不是大梅看
破也應虛度嶺頭春

無礙鎖子八面玲瓏不礙自轉南北西東海神如貴
不知價留與人問光照夜

美如西子雖金閣嬌侶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即心是佛一家風馬祖登傳四海中靈利衲僧繞一
顧娘生賦性出天聰

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計紅爐鍊上雪花
飛一點清涼除執惱

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潭秦人一去無
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

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
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即心是佛外忘求心佛圓明不假修淨遠山千點
翠水和明月一天秋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業窟今年樹上胡桃勝似
去年樹橋 正堂

一簇人烟馬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海應須
住畢竟何曾別有源

金毛師子生鐵稱槌渾命無縫切忌針錐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

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天不測為奇
特恰是攆鴉捉鳳兒上士營然全體現太陽出照黃

峯低 陞堂馬祖宏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罽
全無未免倚觀拈掌

百萬雄師陣相親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

軍可憐正令無行處 陞堂卷席迴難倚呆日勝輝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
宙井中之物不撞頭

高登現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頓伸猶似
可象王回首更堪驚

野鴨飛真頭製卷席更來呈觀拙直饒獨坐大雄峯
也是天邊第二月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
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誰將春鏡掛高臺新觀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
嗔相逢對面難回互

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鏡鋪橫在
手至今坐斷大雄山

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風吹退
浪此時伎倆一時休

掛得帆來過便風須更千里到家鄉臨門上岸逢妻
子權喜情懷不可當

卷起堂堂露眼睛枯來觀面更相異異頭脫盡誰能
觀把手歸來相並行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正令不從初尚作 馬駒千里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

鬼子掛起那吒面赤脚踏定須彌盧鐵牛鞭起黃河
岸大洋海底食珊瑚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現成公案不用尋覓 馬祖繞始陞堂百丈卷席歸去不是拾得葉山有理
也無雪處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練色逼人乘
舉棹運雲駕移舟上碧灣聲華光祖域千載與人看

龍門

馬祖禮堂百丈便卷席春風一陣寒滿地老狼藉

浩浩大江碧嶺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

力萬里家山只八通

極席因緣也大奇諸方開舉盡攬眉喜驚起倒人星

散直漢從來不受欺

百丈卷席馬祖陞堂作麼作麼戲盡盡行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

徹血噴千山風怒獅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頌曰

即心是佛鏡牛無骨戲海獅龍摩天俊鶴西江吸盡

木為奇火裏生蓮香拂拂

即心即佛龍入蛇窟出將人相安邦定國

誰家飯掛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家裏當下

命根便斷

美如西子難金關嬌似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

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即心是佛顛預瀟瀟殺麥不分光陰飄忽三杯兩程

有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

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北路頭通

樂三個孩童打馬毬

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程燦迦羅眼存機

雙莫守寒巖異草青

分明與然無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路逢劍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可

全拋一片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止與麼時

如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果拂袖便

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三賦渡河深淺別不勞精辨迴然分爭如巨浸張帆

若不領波濤過海門

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只有照壁月

且無吹葉風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戴土老神超物外

二十年前提履來而今去盡開光彩

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侍吹笛無孔笛清音聒天地

皎皎疑虛碧沉沉皓彩狀色共澄澈永夜聽驚海

修行供養追圓機聊聞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的別

一箇翁翁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攜風前唱起玄中

曲千古同聲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為馬踏驚

成龜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放開却兩片人

古渡無風下直鉤絲綸意在得鯨鯢馬師言下揚家

醜千古兒孫裏遊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堪滿籃盛墨無人

買半夜持歸來早永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會惟一夜潭家

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

一面佛月面佛 頌曰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為君直下蒼龍屈屈堪通明眼納僧莫輕忽

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唐擊鼓新羅鼓前流水前溪

後溪落花三片五片聳人不聽忽驚驚空向雲中看

閃電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

巧眼晴之上補鴛鴦

日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野殺天下人

軒轅照破精靈窟

大地山河俱是實不識之人人荒神日面月面佛現

前閃爍珊瑚光泉泉

蒲團上端坐鐵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日面月面佛無私誰為龍龍領下珠滿程光明耀牛

斗何須按劍立階除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味住盤而自轉

君不見鉗槌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絹

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山桃落盡春歸

去僧有子規杖上啼 上外並

竹那駒子氣生輝 踏踏虛頂上行正息 屏疼卸頭

頭痛來繪有巧心情 張無蓋

日面佛月面佛大海波瀾須彌突兀 破破腦門額頭

汗出明眼納僧未辨明 擗頭好看冲天驚 長壽寺

丫鬟女子畫娥眉 驚驚前語似疑自說玉顏難比

泣御來架上著羅衣 五通清

真街柳色拖煙翠 西巷桃華相映紅 左顧右盼者不

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佛靈覺

近日尊位復如何 日面月面靈靈自使舞得三臺

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佛靈覺

日面月面空中閃電 頓停停機緣成招箭 南華果

日面月面靈光洞現 大地山河南州北縣 雖是老婆

心切那知疑殺監院 秋山如

日面月面頭頭出現 程聚放開成團成片 梵文方

金馬馬繞唱日方中 王道平平觸處通 幸奈馬駒生

太早依前踏殺太虛空 王受送

日面月面星移斗轉 曉波斯討頭不見 翠華刺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 編出巧驚驚雙雙誰不羨 戴月

宿蘆華隨波戲水面 瞥然飛起碧霄空 果首銀河橫

素練 雲對宗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 雖然驚斷天下 納僧舌頭分明

也只道得一半 金陵俞道舉

打殺黃鸝兒 莫教枝上啼 幾回驚夢不得到 迷西

尊位如何 澄潭影裏 秋波日面月面 鐵索銅符安

可憐若不見 一聲霹靂 今霄長空 子嬰頭斷 今雲

朱沙鏡裏 開顏笑 白玉臺中 展脚眠 大抵人生 難得

共得團圓處 且圖團 佛性本

兩輪果處 煙塵起 實是見 幾無何止 目前不礙 往來

機正令 全施無表 裏丈夫 喜氣自衝 天我是我 今你

是你 信相

古殿無人 到者稀 蒲團端坐 有誰知 不因院王 通消

鼻爭得 榮光萬里輝 中照能

尊位如何 問最親 懷養不得 病源深 尋開提 起軒

鏡為鶴 盧醫無處尋 遠信不

濱州生得 馬駒兒 病在背 背不可 醫院王 無端問 安

好引他 實弄口 唇皮 秋山仁

日面佛月面佛 西農樹色 含煙東 公華光 映日 仰說

真窮佛者 已老 一時分付 主林神 明眼 納僧 無處討

日面月面 突出難辨 欲欲 撞碎 空中 兩片 雲華前

馬祖因 僧問 離四句 絕百非 請師 直指 西來 意

祖曰 我今日 勞倦 不能 為汝 說得 問取 智藏 去

僧去 問藏 藏云 何不 問和 尚僧 云和 尚教 來問

藏云 我今日 頭疼 不能 為汝 說得 問取 海兒 僧

去 問海 海云 我到 這裏 卻不 會僧 回舉 似馬 祖

祖曰 藏頭 白海 頭黑 頃曰

臨濟 未是 白拈 賊 離四句 絕百非 天上 人間 唯我 知

不知 何所 問人 竟將 實示 渠渠 不識 持來 持去 問商

人 不別 東西 徒費 力 依舊 回自 個 悵 踏破 草鞋 多少

百非 四句 絕何 言 黑白 分明 定正 偏師 子窟 中無 異

獸 龍行 處 浪滔 天 照覺

湘靈 二女 神仙 格 笑倚 朱門 香陌 陌 一抹 胭脂 透 臉

紅 更加 十分 天 具色 佛靈覺

四句 百非 杜絕 陽春 白雪 唱滿 高風 清月 皎無 雲

夜誰把 吹毛 換寶 刀 南華果

百非 四句 絕 疎親 馬 駒踏 殺 天下 人 藏頭 白 今 海頭

黑門 外 全剛 笑 又嘆 照覺

卻似 暗地 箭 半夜 飛來 人 不見 又似 藏鋒 筆 白日

堂 堂明 不出 藏頭 白 海頭 黑 琉璃 殿 上加 金碧 反思

遠 磨見 梁王 對面 者 誰還 不識 佛靈覺

經 經彩 宮 樓 窄 舞 舞 舞 第十八 拍曲 罷 酒 闌 猶未

歸 歸來 月色 和 雲白 佛靈覺

百非 歸絕 離離 四句 情 處 發上 機 竹密 不妨 流水

過 山高 豈 礙 白 雲飛 足香

離四句 絕 百非 西來 祖意 大難 披 盡 頭白 海頭 黑 時

討 馬師 這老 賊 千古 萬古 黑漫 漫 填 溝 壑 塞 無人 識

父 為子 隱子 為父 隱 一火 白拈 誰敢 親近 藏頭 白海

頭 黑不 動刀 鎗 斷人 性命 送香

離四句 今 絕百非 連相 推過 幾會 知這 僧擔 一擔 擔

擔 擔得 兩頭 酒 灑 歸 月夜明

馬 祖示 眾云 凡有 言句 是提 婆宗 以此 箇為 王

頃曰

玉 轉珠 回者 眼有 有相 于處 沒相 于只 將此 箇以為

王 一劍倚 天星 斗寒

某 眾上 堂 開書 了 拈在 杖指 眾曰 道得 即不 打

破 道不 得即 打破 眾無 語又 打破 歸方 丈 頌

洋 番三 瓶通 達信 實時 打破 眾還 驚父 慈子 孝誰 相

委 莫道 禪家 太不 情 本覺

六 祖下 第二 世 高僧 下第一 世

石 頭希 遷大 師 前 清源 曰有 人通 嶺 南有 消息 師曰 有人 不云 云曰 若在 麼麼 大藏 小

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

其然之 頌曰

有消息太沈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耐如蜜苦如藥明如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溝塞壑無人識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頌曰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

百把疑情問解脫疑意投師示一訣與慈旨意應機是汝當觀第二月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頌曰

靛面相呈便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取鐵牛耕出玉麒麟

北宗

終南山惟政禪師 師北宗秀下弟 因唐文

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蟹不張者帝以為異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葉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今泉僧

曠禮因問羣臣斯何神也羣臣言太一山有惟政

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陛下信心耳矣經

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苦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

耶非常耶為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呈情人悅詔天下

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 頌曰

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

冷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太平張雖然嘿笑君王

意已是全身陷鐵湯

一點悲心學不開鐵湯滾處笑豈膠希奇之事朕深信見與君王說法來

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法亦非與補陀大士唐天子橫眼人無隔宿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一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

祖於禪林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

子示之祖曰只這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掛案舊

處方侍立祖叱之後檀信請住大雄山巖巒峻

極故號之百丈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

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

黃髮聞單不覺吐舌 頌曰

母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林角上懸眾放卻歸本位

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悟了遊方卻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下忘知

解良馬何曾離得鞭 大寂雄拳再會時相將行處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

暗兩耳俱聾總不知 一喝叢林辨不稀耳聾今古張城雖豈罷拊掌呵呵

笑露柱低頭卻數眉 一喝分明守死來青天赫日起風雷傷人拊掌呵呵

笑唯有知音吐舌來 放收誰道沒說說滿泄機關見也麼一喝如雷聞者

畏耳聾三日未為多 未明大智再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浪絕流全體

現一聾三日孰知音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叱眼開黃粟面 頓視拈來事已同師實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

高一喝分明三日聾

木馬駒敲閻浮人泥牛飲渴滄溟木壽燈滿空山嶽

惟有看平地波濤起 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羅百丈是知音當時一喝聾三

日無見聞直至今 雨齋送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鼓梅已得春消

息不比山桃一劍開 故去拈來更是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餘

事翻笑轉輪對落輝 馬駒一喝大雄拳聲入觸轆三日聾黃髮聞之驚吐

舌江西從此立宗風 百丈直來參馬祖相逢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

聾須知別有規聞處 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還呵豈偶然打破書餅歸去

後從教千古黑漫漫 掛拂還呵耳便聾納僧笑苦鬢宗風金剛腦後抽生

鐵華嶽三峯倒卓空 江西一喝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一日耳聾風過

樹果他黃髮長兒孫 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焰中拂得

馬駒脚 江西一喝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一日耳聾風過

樹果他黃髮長兒孫 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焰中拂得

馬駒脚 江西一喝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一日耳聾風過

樹果他黃髮長兒孫 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焰中拂得

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退雷一震驚天

地直得滄溟絕點流 頂門一擊塗毒鼓生救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柏

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馬駒蹴踏非驢事要使兒孫脚下行三日耳聾猶可

怪護勞灼卜聽虛聲 嗚聲絕處怒雷收寒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精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人公開九牛車不出

肯堂兒

風一交身合又相期觀而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

道西河師子却生兒 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繞寒音鹿

起白日一天星斗分 匹馬單鎗與麻米鐵連之陣勞難開忽然一椀鐘聲

響不動干戈得勝回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間說亦暗銷魂看來豈止聾三

日直至如公海嶽昏 啐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觸空偷心死重難為

語忽見金烏出海東 語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為曰馬祖

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

仰曰百丈得大機黃髮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

之師為曰如是如是 頌曰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拋未到無兒孫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推師與頭師負痛入室曰阿那耶阿那耶相曰
又道飛過去也師於此笑語 頌曰

野鴨飛空却問僧便傳世口心燈應機難對無後
動幾推測宗道可增 分賜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由來海月情
前不念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聖壽

即資問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何花插成底
爭新羅日子打三更 聖壽

加水有西東應化無貨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夜唱
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分賜

野鴨過前溪千峯深寒色相顏不知歸未免資衡擊
猛破疑團驚但銷梢風直上透青霄雲山海月輝除
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分賜

馬師懶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
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分賜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開皮
草十字縱橫一任穿 龍門

野鴨野鴨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
鼻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 大平

野鴨飛來勢莫留管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括者平
野鴨 大平

生痛短綬毋勞繫鼻頭 佛慈

野鴨從空過張三達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挽
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極得鼻頭穿 佛慈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察衣衣大笑問事問
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你
笑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人師插得痛不可徹
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笑師曰你問取和尚去
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笑在寮中

哭告和尚高某說祖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同
事歸察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
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
來哭如今笑同事愕然 頌曰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反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開不
徹水流潤下太怵生 龍門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
斷弦須是驚膠練 龍門

有時笑分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
天風前誰解聯芳躅 妙善

哭不微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裡頭腦後三斤鐵 妙善

百丈因為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為山併却
咽喉唇吻作麼生道為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
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
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所願望汝又問雲巖
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頌曰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
胡樹林日果泉 雲巖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
里天邊飛一鶴 雲巖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踏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
雄山上空彈指 雲巖

三箇兒郎盡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兒嫌
弟也有處錢弟怨兄 佛慈

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果日曠曠海面紅清
風凜凜霜天曉 佛慈

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路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遠
竟到頭輪一著 佛慈

和尚有也未且爾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連風飛少
逐青雲千里志 佛慈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
僧禮拜師便打 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
變堪笑人來將扇頰 聖壽

巍巍獨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來挨白
刃立為齏粉在誰躬 聖壽

巍巍獨坐大雄山吹噓風生天地寒直下棒頭開正
眼隔雲千里望長安 野軒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誦誦滿路歧任是通身鋒刃
者到來無不墜降旗 佛慈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自有權藉若錯傳王令
者腦門須吹棒三千 白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肩懶得縮頭知進
退未嘗容易敢相虧 佛慈

獨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難通
清風拈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大權嗙吼一聲巖洞
裂更無拘跡到門前 佛慈

巖裏者壘雪中送炭纔持虎額棒頭有眼怪來獨
坐大雄山他家曾踏石頭關 圓悟

雄峯獨坐不囊庵捉敗分明已見賊說或更求奇特
事野狐涎唾諸方 佛慈

百丈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奇
特明月難放下碧空 石田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唯老
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
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
 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
 山後敢乞依此僧事例師今維那白惟告眾食
 後送公僧眾驚異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以
 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眾
 前因緣黃葉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
 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
 與汝道幾近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
 柴赤更有赤柴胡 靈源和尚觀諸家須野狐
 話復為頌曰

分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言不昧百大何曾
 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
 主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
 以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
 由逆風鳴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果
 以人雄拳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
 百文改

老人當日曾祇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傑出馬
 追果他百大成羣隊不落殊不昧延得須彌赴滄
 海香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離更改 佛印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上度執着言詮
 無繩自縛廓爾大虛何處摸索 高印
 問來客去盡因緣流落寒區數百年自古白公諸病
 子一人傳一人傳 淨慈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羅羅盡現 大洪見
 大雄曾次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不昧如未
 曉年華又屢屢秋寒 紫雲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虛一字尚能得是
 報那堪心地更模糊 佛印

大雄山裏大雄師曾謂百中野狐一劍令傳家國
 靜狼煙無使息亭途 三祖宗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事交囊藏
 被蓋一條柳棍任橫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大洪見
 五百生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自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真如話
 大治紅繩交佛更祖規規模鑿鑿者問指
 六合英雄無限幾箇能知痛痒臨川漢人取魚不如
 歸家結網 寶祥
 百丈親曾野狐為果請太心虛而今敢謂
 客吐得狐涎盡也無 枯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人皮袋不昧與不落皮袋俱拋却
 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鶴 華雲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
 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龍華
 臨機只為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蛇女已歸霄漢
 去狀郎猶自守寒蟪 關通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甚志慮共攢看到頭自有榮身
 計蓋代之功復是誰 道場如
 入骨骨髓背受復授長齋胡舉亦更有赤髮胡
 雄拳常獨坐聚眾鎮八隅 黃龍泉

大智虛明徹果因一言脫野狐身雄拳極目煙霄
 畏列羅分輝拱北辰 雲從虎
 百丈堂前驗野狐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藏
 入便好當場持虎鬚 禾山方
 江北江南野狐只因味落有老株鴻門一踏開雙
 扇那箇男兒是丈夫 上方登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見文殊 為山秀
 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
 羅漢

大雄山下古路橫野狐巖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
 落殘花獨有清香來撲鼻 佛心才
 不落分明不昧認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
 斗方見臨危不悚人 華山常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篋刮服睛轉得野狐成百
 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淨慈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塵難逃太虛寂廓一往迢迢
 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
 金色不改 佛印
 靜眼睜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龍門法

不昧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對
 重舉示諸人諸人不會平無斷處是青山行人更
 在青山外 龍門
 修行不落與不昧畫作野狐差嚙唇拾取燥生煎相
 口撥開雲路吸雷變 佛印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
 忘掃影滅蹤無摸索無復奈何情托秋風吹梧桐樹
 葉鳴嗚嗚 佛性
 一言纔語當便脫野狐身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
 佛印

百丈野狐兩耳卓朔脫兮不昧墮兮不落不昧不落
 何是何錯若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空步塵廓 佛
 如
 百丈野狐塞馬衝盧李廣神箭張顯神書 佛山出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
 笑一場明州有箇布衣袋 佛山果
 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字關粉碎 笑安於
 明明鏡當當者神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
 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 佛印

百丈野狐語至言龜恒薩阿竭吾有吾龜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兩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豈也
前撞入葛藤窠阿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
不妨我咳嗽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

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暮地喚回
箇筋斗

觀五百生前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歷殊可
山人盡道野狐精

春風動物華園林開葉又開花歸來說與佳人
說驚舞臺前雲鬢斜

不昧不落作麼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
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野狐一坑埋卻
不是鐵濟子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撻鐵杖上更復驚

一人道不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
頭如粉碎

夫大火聚燒太虛空連磨不會眼瞎耳聾
不向東山久蓄幾幾度蒼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贏得風流五百生

百丈堂前辨野狐柴羅帳裏散真珠誰家別館池塘
裏一對鴛鴦水上浮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

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
鐺

動口生荆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關富東壁掛葫蘆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不落不昧東倒西擺鐵壁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
且無造作試哉是言不從人學
不昧不落錯錯錯錯不落不昧莫莫莫莫坐致太平
實難摸索

隨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
隨脫身與脫脫身落花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野馬
客是不到釣魚人

大雄山下老狐精千古叢林惱殺人若遇金毛師子
子看伊無處著渾身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
不落不昧兩彩一餐不昧不落千錯萬錯

不落不昧兩彩一餐不昧不落千錯萬錯
不落不昧兩彩一餐不昧不落千錯萬錯

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領下有須
百丈善請錮地次一僧聞飯鼓聲舉起錮頭大
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
喚其僧問過來見什麼道理便與麼僧曰過來
聞鼓聲動蹄吸飯去來師乃笑 頌曰
執云意在饑腹邊一擊間通徹大大大低頭歸去
後飢飽且莫與人傳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天生箇保鐵兒喬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差珠收拾
了卻來空手斂雲溫

百丈因一女子
女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
埋卻 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遠女人山下哭嗥嗥一時埋向清涼
地至孝方能今古超

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難道分燈傳正
法一時埋卻始為親
百丈因黃葉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
藥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箇
人便歸方丈 頌曰

國泰由來自僱兵路逢胡谷也須呈雖然孟帝不食
子正令他時作麼行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示眾曰喚作如如
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
曰難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
麼去也 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着身入後門錮子一時偷去
了更來敲碗玩兒珠
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僧之在後明覺情難
減其口

喚作如如已變名那然無聖賢客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勝辨濁清

早榮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
則石人夜聽木雞鳴

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二每人與二十棒趙州出院也趙州日和尚棒教
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
而出 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
南泉 雲門曰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承鉢下
得箇安樂又代曰為象除害 頌曰

普賢昨夜闌文殊越出還同兩手袂卻道趙州行正
今從王老一時無佛明元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透面無人著眼看仙
人却看隨後紅羅扇佛明元

耳驚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
金鍼難把度蕭郎佛明元

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未到佛明元
齊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

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
向鐵團山佛明元

仰鼓當軒為擊來臥龍驚起出巖隈千峯秀色憑誰
為一帶澄江古鏡開佛明元

是賦識賊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禮拜歸堂
去前前前輕後箭深佛明元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
處相邀未喫趙州茶佛明元

南泉因到莊所莊王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
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王曰昨夜十

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
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

被鬼神覷見師曰上地前更下一分飯女覺
云甚麼處是上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

是賞伊罰伊只如上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領曰

上地堂前一分飯只為當午口辦行年在此吹鬼
身奉勸禪人休讚歎佛明元

石一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方非香齋徧界無人
殿一任狂風取次吹佛明元

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徒麼
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

州禮拜而出會隨商州曰上座禮拜了便出意
作麼生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論上

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
不是心兮不是物那吒夜人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

珠從彼大地如鑿鑿佛明元
深深深及古今淺淺淺潭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

跳出桃花三級浪戴角擊頭乘快便驚鰲魚馬師口
下空躊躇佛明元

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謔說道泰不傳天子
今時清休唱太平歌龍門遠

別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十年分明更為後頭
舉一任諸方取次傳龍門遠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好狂提
取付與世間無事人龍門遠

金剛南際老番王反著欄衫入大唐牛首旃檀都賣
了唯香鼻孔不囊藏龍門遠

心佛物兮俱不是坐斷古頭除暴息橫枯倒用緣由
他活捉魔軍穿却鼻龍門遠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過身一帶金鎖骨趙州看見
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處難龍門遠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佛明元
上人問知不知孔孔依前空突元佛明元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
夫解道合笑不合笑佛明元

舉袂三拳頭十丈上頭無路可躡攀不知誰有神仙
手折取拳頭十丈連佛明元

餓鬼鞭死屍仙人體枯骨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元
六合羣靈說出頭不知何處為家窟佛明元

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
去也落他家第二機佛明元

笑出難辨辨得出師子鐵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
空驚起須彌高突元佛明元

剃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林眠爪著通身痒
野老吟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灑盡野狐涎趕反山鬼窟平
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匠寥廓中放出遮天俊

鶻何呵露風骨等閒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是何
物咄咄佛明元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問光照夜佛明元

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徧天涯堪嗟不入聾人
耳空使西山月又斜佛明元

天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破業凶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孔笛吹過汨羅潭

不是心佛物開口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
臺通身冷汗黑如墨佛明元

南泉因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
長老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佛前師曰猶是王

老師兒孫藥迷過本位頌曰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

却幾箇如今眼子青佛明元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蘗見機分主

件典刑千古定宗門佛明元
明明攪動一缸屎却把屎香燒瘡幾許多香氣不

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佛明元
南泉捧鉢入室來賓主分明肯自承莫把威音論戒

1625 R 12

兩本無位次可差辨 天目雙
 黃藥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紙黃一狀領過 北明簡
 黃藥能施陷扇機奈何王老策尤奇舌頭反轉聊相
 問直得移身舊路歸 無公符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福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六祖下三世之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名佛性否
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
檗曰不敢師曰煎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鬪何人曉只解輪綽越勢

喪身失命有多少

擲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動更堪愁翻身師子無還
空使行人說路頭
昨夜銀蟾跨尾暮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
雲碧空寂寂疑如水
問答分明已切疑幾人於此見說說少年曾大龍
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水乳不分教難辨擔帶病深改移功淺十二時
中不依倚明見佛性有此理源水錢在草鞋裏

李下不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日
傷人說你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
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屢未繫芳鞋未
穿面不洗方頭不髮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
貴子陵元作放人看
丈室端居壽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機失牛遺火分明
道還覺眉毛在也無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師遇之白泉曰道
得即取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也眾無對師便
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
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貓兒也
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盲貓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
手草鞋留著後人行
兩堂俱是杜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
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公按圖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

會歸到家山便即休

手把狸奴定死生禪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
事恰似天明打五更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
血直得橫屍滿道途
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運
了狼忙走出恐天光
雪刃合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落在南泉
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狸奴頭上驚重生王老門前驚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去楚山無限漫峰

一刀兩段南泉今當頭高著趙州關劈面若無宗正
眼又隨流水客人間
狼煙起處看兵機不是將軍就辨伊兩段一刀坡下
今成風千古霸權基
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銜木露時日暮草鞋頭戴
去暗中拈掌笑嘻嘻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鑑無私
燭離匣金刀豈亂揮
伯牙之絃驚膠可續調古風浮看月可掬南泉南泉

亂象纏頭

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
見江頭贏得數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分守兩處重相
為直得悲風動地生
安國安家不在兵營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何
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親面酬渾如對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
斷直得悲風動地愁
堂前飯店重新販屋裏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跨

步晚春江景也風流

斬了貓兒問論師草鞋頭戴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
對只要全提向上機
南泉提起為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親付與趙州呈好
手拈來觀面便翻身
捕鼠有功夫競愛霜刀揮處能相爭太平本是將
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縮水酒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磨
草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
石裏藏金誰辨別遊人但見齧痕斑却破石人窺得

破鐵船載入洞庭山

赦去若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
趙州牙如劍樹南泉口似血盆兩箇無孔鐵槍打就
一合乾坤釋迦老子不會問取彌勒世尊
子握乾坤救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充馬非龍
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畏使兩堂俱道
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提起分明斬處說落花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

去四月國術新

青蛇現起血腥風 鬪男兒有鹿毛直下血流猶未
覺舉頭遠見鐵山高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 蘇履摩字雖然子承父業滿地
老眼奈何

昨日臨崖看許眼至今 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
漁翁腰帶好牽船

已堂南開飯店 放放屋梁 販揚州頭戴草鞋呈
湊成一段好風流

橫吹毛道身為兩堂 專活死猶兒趙州上樹安身
多少傍人眼揀頭

泉禪劍斬猶兒 殺活唯憑作者知 權柄一朝如在
分明看取今行時

鞋頭戴有說說諸老 機鋒會得麼 道泰不傳天下
晴清休唱太平歌

刀兩段絕說說天下 禪和無奈何 頭戴草鞋專
也知思者少負恩多

趙州若在倒行此 令奪却刀子南泉乙命
盡力提持只一刀 徑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 風
幾響為春風采小梳

一刀成兩段 釋得二僧 專草鞋頭戴出猶兒 再再生

南泉因僧問訊又手而立 師曰太俗生其僧便
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 頌曰

振古風木人共唱無生曲
南北東西無不利 令人深愛老南泉 竹毛斷繫如相
似 鼻孔遠天不著穿

南泉示眾曰 王老師要賣身 阿誰要買 一僧出
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賣價 不作賤價 汝作麼

坐買僧無對 臥龍代云 鳥某甲去也 禾山
代云 這何道理 趙州代云 明年來與和尚縫

箇布衫 頌曰
老明明買身 一時分付與傍人 可惜天下爭
價 請看此句 佛元

貴賤非同價不常 箇中文遺漢世趙州布衫 影勝
用一任隨人說短長 泉代云

南泉鋪席大開張 差寶希珍壓市行 誰買難多顯價
少至今天下 鑽商置 野軒道

賣身王老 誰為價貴 難得弄不易 倘若使當時無退
悔 喚來分付與團頭 師曰

王老反復不惜身 路見將賣與何人 若無今子 懸
價 往往一年空過春 你等

不作賣身 不作賤價 高低隔一線 利害分明說
向人 恰憐猶兒不見 試問

南泉與師 齊磨谷同去 參禮南陽國師 先於
上畫一圓相 曰 這得即去 宗便於同相中 坐
作女人拜師 曰 與麼則不去也 宗曰 是什麼心
行師乃相喚曰 不去禮國師 玄覺云 只如南
泉 怎麼道是肯底語 不肯語 雲居為云 比來
去禮拜國師 南泉為甚麼却相喚 曰 且道古人
意作麼生 頌曰

國師欲見義多般 團坐端居拜 何有不去同音聞便
解久 經行陣奪旗 旗

由基箭射 旗統樹何太直 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
相呼相喚 喚去來 曾溪路上 休登階復 曾溪路坦
平 為什麼休登階

三人同行 必有我師 焉善善者而從之 焉不善者
而改之 師曰

三箇同人去 畢竟個箇清風 月夜風吹 吹來成
翠夜靜更聞鐘未杳 欲覺天明歸去來 他時自有知
音者 師曰

漫渡大地 盈尺雪江湖 一片群分別 漁父披蓑月下
歸 誰遣夜行人路絕

三人禮拜兩陽去 半路抽身信已通 休論東西與南
北 此心千里自同風

巧奪家拈浪苦辛 誰能於此辨 疎親落花芳草 空歧
路 兩斜風不見人

珍重兩陽好在哉 三人半路不空回 道存目擊 猶多
事 若遇知音請舉來

同氣相求事可論 一回見面一歡情 兩行何處 團文
字 一隊誰家好弟兄 師曰

同坑無異土 千古少人知 月下休相喚 還從舊路歸
南泉麻谷與歸宗 道眼元來總不遁 去禮國師 應相
好 區區只到半途 師曰

手攜花鼓到 城樓反著麻鞋 過短門笑把 樂舞
古字人家來 步月黃昏 師曰

野店齋餘 腳同津 作家竿木 纏隨身 相逢盡道 休言
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 師曰

氣直語直 眼親手親 舉動無雙 紅紫來 來神道妙用
施 王靈童見國師 師曰

金銀鑲出玉 鴛鴦石女 簪來不覆 覆則被本人 偷眼
觀 至今兩兩不成雙 師曰

各將財本去 纏管上 團如天好 越曉未出門 時先弄
帳 如何得到風風城 師曰

團相中間 坐底誰 便施女拜 各呈機 因師道大 編天
下未許 尋常人得知 師曰

南泉說月次 趙州指月 問曰 何時得 恁麼師曰
王老師二十年 前亦恁麼 來曰 只今作麼 生師

一七二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二一

七八一九〇九

便歸方丈 頌曰

劍落寒潭設劍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下贏得南泉一默酬

趙州捧出菱花鏡上老親拈白玉槌一擊當陽令瓦碎此心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箇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揚家笑倒靈山老古錐

吹月團團慶碧天趙州王老駭階前二人心眼俱相似光彩從來共宛然

劍落寒潭設劍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釣鱸深搗一棹寒雲渡晚頭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兩子難說

軟纏藤籬入陣來盡將槍下眼睜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龍蛇能易辨兩子最難設性淨秋空闊心清巨海寬天涯幸未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為侶而一吸乾

南泉住春時有一僧到春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茶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裏就林臥師待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任春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吹毛劍利逆水激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塞千古萬古共樂昇平

短衫長衫曰字中中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經商買與人

新貓機用未為過猶磨廚中打粥鍋纔有此心招此報惡人無奈惡人何

南泉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至曰和尚為某甲說釋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子換銀彈子去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街取一蓬草來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街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自真靈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街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街得相逢處高臥深雲任白頭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買曰我不問這箇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最快

非鎌使得快如風三十青秧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處通

亦鎌三十文錢買視面高提第一善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

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王老真機迅若風人方便就能通非鎌舉起神鋒驚得泥牛過海東

同路分明指路頭青秧三十不輕翻用時最快無機巧無味之讓寒泉流

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通寄語行人著精彩

匆匆禪客問南泉款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泄翻翻孤鷹下逸天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喚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數萬屍骸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二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戴角擊頭師子吼四稜場地又團團八角磨盤空

裏走擬推專劈春樓拈得鼻孔失却口為問普化一頭龜何似子湖一隻狗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大大外邊走取皮蓋蓋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

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數隻作雙牛

越為吳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纒合掌那吒搗帝鍾

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袂處師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歸宗拽杖打師一下曰

只是者箇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魯祖曰只此一句大擔天下宗曰還有不擔者麼魯祖曰有

宗曰作麼生是不擔者祖作掌勢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大分難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如同條死也誰知有一句

分明擔天下無味之讓寒人口

難兄難弟第一二三四同母而生箇箇相似草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礙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佛性難礙礙與不礙能吟霧起播與不播繩附鱗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哉

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拈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一束放在首座前

頌曰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完全南泉南泉訪百丈丈問其處來師曰江西來丈曰還

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只是丈曰背後底

咏師拂袖便去頌曰

八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實身王老師不作賤字不作貴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波自起

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

掌曰這一掌本是堂頭老漢笑五祖滅云正

賊走却還賊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返招其亂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為誰喫暗拳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

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天乞效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此總不見得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竿橫笛一輪秋南泉南泉水牯自天然適分些任變遠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

南泉水牯忘懷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不知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

霧一黃煙兩扇誰家

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尚為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無生猶是末師總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老師回顧

曰竹麼座曰莫道是末頌曰

末纖毫不了亂縱橫南泉南泉問座下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大宮木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破問

直得禪林板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板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頌曰

禪林驚板板搭棚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須胡雲居雲居云昔日東山和尚謂眾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破人喚作賊且道此人

被他喚作賊權喜則是煩惱則是元來也不懼喜亦不煩惱何故為伊有箇著到處乃頌曰

破人喚作賊云聲便飲氣雖然言語惡真箇好滋味不向如來行處行丈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彌勒安名立字是因何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南泉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爬爬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尚無語趙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師喫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識識得伊跳下蔭林便歸去從他鴉子搏天飛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糲飽日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

莊上喫油糲飽日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莊上喫油糲飽日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

莊上喫油糲飽日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

頌曰

咄哉王老師赤窮身也實與些油糲歸至今被人怪不出方丈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糲至今咬不破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

偷喫油糲實弄口當年老成廣謾神識鬼南泉南泉無異水銀無假老倒南泉可知禮也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頌曰

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角子來者曰破也師曰角子既破還我犀牛角子來者無對按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半字

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頌曰

犀牛角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雨去難追可憐一柄犀牛角曾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處卓然頭角出家歸

烏子破索摩牛園樂中牛有來由誰知桂數千年呢
妙在通明一點秋

老帥底死索摩牛用處其誰得自由侍者不知頭角
具真根極索他汝

明月冷相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隱意何用竟摩牛

摩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不全收拾
取兩餘風月滿長川

或鼻上摩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莫牛牛縱教菓子重
插出不是會時那一頭

炎暑蒸人汗似湯鹽官用底意尋常輕搖休問摩牛
在括出清風宇宙涼

摩牛扇子有來由幾度結來幾度休何莫亂頭珠的
喚一番雨過岩天明

前子分明都破了鹽官却又索摩牛須知侍者難開
口無可還他即便休

鹽官一日謂眾曰摩牛為故須為推莫使人
打得眾無對 有人東似南泉云王老師不

打破破鼓 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頌曰

南泉王老太無端却逐鹽官作乘官西祖今嚴行禁
止竟他禪會錯欣歡

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
國師費力置面鼓猶勝冷毒萬千手打南泉非好

手至今天下勿聲冤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
過淨瓶來僧稱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身僧安

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德過去
久矣 頌曰

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墮城直健便真金剛
眼也較為山半月程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
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 一日刺草次有講
僧來恭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禱歸

宗元來是箇龜行沙門師曰你龜我龜曰如何
是龜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

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甚處見
我斬蛇僧無對 頌曰

廬岳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邪座王驚覺
怕却道龜心龜是非

大用縱橫雙電機機機眼向膠機機機機其爭唇
吻却憶隨他去一隨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動動大管運他風骨
好不搭紅粉也風流

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
歸宗示眾曰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東進
前師曰汝聽觀音行菩薩諸方所僧問如何是

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聞師曰一隊
漢向這裏食箇什麼以拄杖打趁呵呵大笑歸

方丈 頌曰

無學彈指起團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
禪頭指出金剛王喻惡道中為津梁

歸宗因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信小人
儒白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

師師接得便使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否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 頌曰

堂堂非是小人儒得得深雲雲語居已與過泥殊不
恥更何言外見親疎

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

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
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

也師曰近來道來僧繞開口師又打 頌曰
五味與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奉下今行時凜凜清

風滅可畏
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蓮
苦踐過叢林幾後生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
者如何師曰有向即非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

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今
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

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鉢蓋三下曰于還聞麼
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頌

曰
三聲羅蓋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
半空飛花片點舞芬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應足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三箇見在一任選取 頌曰

觸目菩提一撒沙示渠 箇更周遊兩僧相見呵呵
笑吞烏喙啼罵落花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勣問僧須彌芥子劫
則不疑芥子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

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
象善向甚麼處著李倪首而已 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剎不回頭滿地生荆棘
龍宮海藏多非多石火電光非急急君不見紫霄峯

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芥納須彌地疑琴音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

處管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芥納須彌輪祖風清機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
 處跳出富人智鑑中
 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
 師子變作狗喝一喝
 萬卷詩書一時頓角纜跨宗門便施謀略古歸宗真
 老作只顧滿學字不知誰見雙鵬落絕笔絕聲如山
 如岳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掃寥廓
韶州乳源禪師 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
 難道大衆莫有道德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纜
 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
 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
 身命 頌曰
 祖意西來豈易量 穩睡已是錯承當 蘭菜不解知時
 節 開眼堂堂入錢湯
 西來的的意何如 果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
 賊 信知身佩辟兵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三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

住山後馬祖令一

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

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曰馬

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近日又道

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

非心非佛我且管即心即佛僧曰舉似馬祖

曰大眾梅子熟也 頌曰

只將馬祖鎗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君沼夜敲荷葉

雨至公貪恨一身多

荷衣松食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 生心即

佛萬年千載不成塵

郎心葉薄妻冰清郎說黃金妾不磨假使偶然通一

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大梅因廬居上問久箭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

師曰你向甚處下口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核子

來 頌曰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拍手歸

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劍當頭斬萬機不是從前生咬

破為他梅子熟多時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佛

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

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知那箇

親那箇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審那箇親

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曰

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我當初在

大梅夾山却一隻眼 雲堂悅云夾山只知夫却

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 圓悟云是則兩

口金剛王寶劍要且拂掠虚空金山則不然生

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鑪若解險絕承

當即證六通八解乃頌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割時已驗親疎

家抱荆山璞人握寧蛇珠失却與換得同歸故殊途

作家金銀當面榔臨機俊鷄越不及將謂赤鬚胡更

有胡鬚赤

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來就

手方知斤兩自分明

生死有無佛虛名如電拂俊鷄博天飛不打籬邊鶻

無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機

同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桃花

片流水依前繞竹門

竹籬那舍酒旗斜一箇葫蘆飲兩家酒後不知天與

地歸來滿地是桃花

苦飲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

佛之一字強安得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古無

骨臘月蓮花火裏栽

青天白日切忌尋竟更問如何抱贖叫屈

大梅因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

意鹽官聞之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

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云三箇也有 頌曰

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

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關比鄰

因事長智認渠遺累及身執行全家富貴競頭擡薦

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提起是今放得行兩手扶

梨水過膝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遠謁石頭便問

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跡坐師便行頭隨

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

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切折拄杖棲止

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

然難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云險 玄覺云那

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

以在途覺云為復薦得自已為復薦得三寸若

是自己為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甚麼悟去

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 頌曰

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喚回却成多事

在途在舍若為酬莫把先師一側求雄雄宇宙如王

者未免半邊無欄轍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

力生死悠悠任往來

幽州梨山寶積禪師 初奉馬祖作街坊

一日出門見人昇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

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暮下孝子哭云哀哀師

親之忽然若惜果似馬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終絕哭聲悲空殺梨山老古鐘聲劫無明昏暗

處一時頓發發光輝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踏得故鄉田地

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會以幸施天上非人

世須知別有好商量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踰躍自然全體

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未審魂靈往那方無樓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

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宣說

了案山無處可藏藏不得堪堪人大為吶吼

忍開幕下哭哭哭使天台對五風月 天公古
在通身是口也難開

雄歌聲咽此聲長聽得哀哀心 淚出
以人千無地著凄凉

露凄涼亦可憐白楊丹旆去關關長管管無清
息打着南邊動北邊

輪決定沉西去未嘗親見那方哭慟一聲無處
處擡頭親見本爺娘

樂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買肉云精底
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又手云長史那箇不是

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
可之 頌曰

萬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又逐流驚過短牆

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暗擲釣一掣錦鱗隨
手上遠山疊疊水悠悠

樂山示眾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
依何住瓊瑤不動寂爾無言觀面相呈更無餘

事珍重 頌曰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
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青青入座當軒竹點點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羨
處夜深流水響潺潺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谷雨過松韻風吹橫眠臥臥
無餘事一任莓苔滿地侵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
因心所現無心三界自平沉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

歸去也靈龜自守園林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
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

千聲鶯鶯啼一聲 聲聲入耳
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髮蓬頭何處
好山南北看桑麻

樂山示眾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弄照境
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曰光境未
忘復是何物 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飛百鳥不來春已
老落花流水遠江村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狼清地落花風掃
壺依前流水繞孤村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佈碧潭清極心湊泊終難
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樂山示眾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
之孤皎如石合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

名出家 頌曰

山僧孤皎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真偽 死心
地厚山高就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命命常如

是堪作人間火裏蓮
山忘孤皎玉忘瑕到處仙原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
悟迷從勾漏問丹砂

樂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慈明云向上一
路千聖不傳 楊岐曰向上一路

樂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礙
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中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四洞庭山脚大湖
心行人路上空歌仰

樂山將願世告眾曰有人選得吾與否眾將所
寓真至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選得師曰

何不是似老僧化乃打筋手而出師曰是漢向
後掣風江去在 頌曰

師真不愧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
意白鼻其益買新正

徹底冰空無影像倒翻筋手復難成千峯雨歇黃梅
後佳魄還從海上生

清奇古怪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斷十分傳得
似依然畫虎只成狸

水潦和尚 來茶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
祖一踏踏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

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
上識得根源去 頌曰

馬駒一踏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
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仗備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搭
拜萬萬千千出一毫

小春承機微祖意馬駒一踏地根原虛空撲撲各無關
地却向滄溟駕鐵船

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騰踏露金羶百千妙義空端
現拊掌呵呵笑識渠

均管釀來應已熟不醉醉裏拈針餘曉浪有南
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

無量妙義皆周而旋乾轉坤為一合當陽橫按笑中
刀猶欠頂門上一路

說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有上師撥三下却
畫圓相指其僧禮拜師打曰這掠虛漢保
寧勇別僧拜處但睡之而去復頃曰
趨去奉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來商你公定奪無偏
無短自短芳長自長

蒲州麻谷實微師持錫到章敬統禪
林三手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持錫
到南泉亦如是某曰不是是師曰章敬道是
和向為甚道不是曰章敬是汝不是此是風
力所轉轉成塵壞 靈寶指兩處云錯又頃曰

此錯彼錯切忌括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
一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不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
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
如無

顏色規模却似真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車裏
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如是不去却樂忘擬把封鎖今軍失利杖頭突出
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

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
南行有官船過漢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通
途都在中華一國上

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善頭釘其僧尋討到
南泉深深一杓更酸酏
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
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休前自死振錫卓然
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大綱生光輝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者誰可憐箇漢度無
血駕與青龍不解騎

見是放出南山真慧覺不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
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
趙州東望掛胡蘆堪笑維摩談不二
妙轉之機聖聖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
價休向誰邊彈雀兒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
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連道遠道師迎前拽臨
濟下禪林却坐濟道前口不審師擬議濟便喝
拽下禪林却坐師便出去 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
預也似鮎魚上竹竿

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揀那吃現出本來
身且非父母能生產

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定馬單鏑戰數
場好是見機開一箭

相逢俠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潭真
辨試問何人得勝還

胡鬚赤赤鬚胡珠走盤芳盤走珠俠路相逢詩好
手兩邊雪刃血模糊

賊除相逢午夜時機奪鼓討便耳暮然天曉重福
實

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麻谷因良遂座王來恭師見來閉却門將鋤頭
去割草遂了木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誰根
阿師下去此數回如是遂忽有者再扣門

曰和尚莫說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泊被十二
木經賺過一生師乃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
返都城講律散席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
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頌曰

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思若非久積同風
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禪林深遠下遊盤錫草關門豈易看真謂老師潭不
是得相設處且相設

閉戶携鋤理最幽鬱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業空勞
力始信黃河觀底流

閉戶携鋤已太除更來當面受彌塗光中自覺遺議
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韶石汾陽肯語他便知回首連風波不登麻谷玄關
路十二本經休得麼

平生心願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翻後兼城會知
已履煙斜日又黃昏

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歸從前活計都拋
下爭分特人會者稀

故國暗思歧路幾多般
親到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殘
日無數紅英逐水流

麻谷高聲問阿誰一言駟馬辛難追遂公打破情靈
窟現出金毛師子兒

閉門入園已周過一喚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
妄海山空映夕陽斜

為人為徹咬著生靈逆水之波虛空釘鐵
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
盡留得青山對落暉

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形影外肝膽向人輸
携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王

麻谷一日在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被雲如
尚入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遂翻林一重
却入撥開帳見師去却手中巾而坐乃曰死中得
活萬中無一師便下林就位作抽坐具餐雲道

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即甘師
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你前言不副後語
頌曰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騰騎牛不須重較多和
少歸到家山即使休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嘗患門徒以即心
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
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眾曰心不是佛智不
是道翻去久矣汝方刻舟 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條拄杖
兩行切處回頭轉腦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刑
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兩散雲收後推鬼數十拳倚闌頻望回首與誰同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膏糗戶不病官路無人夜無
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青山不青白雲不白針鋒太寬宇宙太窄寥寥獨坐
有誰知流水涓涓花片飛浩浩風光人不曾滿園臺
已屬鷓鴣啼

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栗水蕭半黃
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縫罅
尋討笑倒高山破窟窿

東寺問仰山其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
南有鎮海明珠是不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
月即騰黑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瀉山被索此珠

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哉
嗚吼 頌曰

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明仰山東寺曾遺
紫叉手還將取次呈

善無太阿鉄犬無傷手扼慎編猛虎須必有全身兼
鎮海珠巧呈似難色難聲難名字旃檀林裏養旃檀
師子窟中吼師子

師子窟中師子兒追逐遊說海珠珠爲山呼索潭無
寂有理難伸穿得奇

無言可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東寺不知何意

志深深一丈掘坑埋 僧問有問有答即
度州西堂智藏禪師

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丈曰
從來疑者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曰一合
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終日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青山
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越州大珠善海禪師 因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眾皆忿然 法眼曰

是即沒交涉 頌曰

龜寒芥子真本參差翠五數千年風敲月月三敲
冷雨打茅堂六月寒

天珠示眾曰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
不淨是名佛滅度 黃龍南云也好箇消息古
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箇人
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
不到頂不知山頂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海
底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乃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捆捆倒須彌山撒手到來人不

識鷓鴣鳴稻樹間
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
如來有所說則爲誦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誦
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者主無對 頌曰
百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能識
得雖然常說有誰聽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師問南泉諸方
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
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佛麼則說
似人了也曰某甲即德慶和尚作麼生師曰我

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
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然與汝說了也 頌曰
祖佛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說頭走明鏡當臺列象
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手柄番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
口

涅槃老子願風吹囉哩囉哩爭得知隔幾多人
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喚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
大雲

謂宗師有妙自切切爲人須到底手按琴琴徹曉
彈其來不入聾人耳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狂提
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百丈南泉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
禪老綉出鴛鴦須是針

驚膠續絃絃似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參佛祖
箭既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因與語時默然時語
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百丈政示眾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
普請開田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

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頭曾不
勳五音六律太周旋

大義由來不可陳休於言下竟疎親而今欲識大雄
老金毛生得玉麒麟

開口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漢而還有味
龍門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徹十方
開草樹鋤餘皆尊起末後雙拳再展開拖泥帶水為
飛猱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求劍徒悠悠

不揮而今到處草漫漫
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傳持兒孫不肯遺先
業乞食年年役路歧

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開兩手人休
問昨夜三更月落西

百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泥泥在平地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問馬祖如何是西
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近前祖打一圓

曰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僧入法堂曰
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

證明師乃悟曰謝大眾證明繞法堂一匝便去
頌曰

雞聲茅店月華明客夢曉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大
曉擊頭垢面便奔程

十八佳人嫁未酬每憑媒妁均善搜求一從嫁却清郎
後便解人前不識羞

池州杉山智空禪師與歸宗南泉路次
逢虎各從邊過了泉問歸宗過來見虎似箇甚

摩宗曰似箇兒復問師曰似箇狗子師却
問泉泉曰似箇大蟲 大鴻智曰三箇老漢家
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參取這大蟲始得復頌曰

一虎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為伊途路不得
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三人那箇可為師頂門末具金剛
眼透出縱橫孰辨伊

五五二五大蟲元是虎狗子與貓兒豈可同時語
夜閉門早開戶須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
道是舉子朝天路

撫州石筆山紫雲禪師初為獵人射鹿
因遇馬祖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投出家既得
法住山後常張弓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

日三平到師曰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
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

拜師曰三十年張弓來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
却折弓箭平後到大巖處舉前話頓曰既是活
人箭為甚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遂再參既悟
為類之詞 頌曰

張弓來箭喚若回不省宗師待甚來箇箇盡隨迷醉
走句中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露臺雷聲偏

九絃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子擬定家中寧知半聖難投
軟納摩率手信不通

梁箭張弓用得深平生會喜中紅心後來半箇人難
得猛火方成百鍊金

張弓來箭豈徒然中的難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
意功高何必畫交烟

張弓來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
處斜陽一鴈落秋天

三十年來提箭弓三平機到壁開曾半箇聖人今日
得大顯茲外幾特達

擬古有石筆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
箇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箭
塚 法聲歌

解聲當備因何只半人為從邊路曉所以不全身
誤得斑斑惹上弦吼風一鐵去驚天近前子細來觀
觀誰把蓋田石射穿

張弓來箭幾何年提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能耳
別免致客節向弓弦

朗州中邑和尚 每見僧拍手鼓掌曰嗎
哪嗎仰山到參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處學

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如是如
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吾從章敬
處得來 頌曰

鼓掌拍手口嗎哪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
為仰山纔見便回家

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處將謂胡鬚天下
赤元來更有赤鬚胡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曰譬如一室

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往往
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山作禮曰適來

衆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知內獼猴
瞞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師下繩牀捉山手

作舞曰狎狎我與汝相見了也 頌曰
六窻一一喚獼猴者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應

悟當時中邑淺悠悠
凍眼雪屋夜摧積窳窳難門夜不開寒窳園林有雙

春風吹起律筒灰
 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木休喚著便能知落
 處八化碑上觀金毬
 一室虛洞對六寬獼猴留在更無變心快絕處獼猴
 死一國安寧六國降
 一室蕭然六意廓爾中色仰山自作自是品
 樹孫作出千般舉止洗盆洗盆我識得你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善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四

南嶽下第一世之四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因南泉來見師面

壁而坐泉無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

曰也尋常師曰汝何事

頌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亦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

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華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妄想

頌曰

王今威嚴誰敢擬鐵毫纒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

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無業示眾曰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

入胎馬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

情念頓盡亦未免入胎馬腹裏去賸漢但恁

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嶺將謂亦更有赤嶺胡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鴈人

信州繁湖大義禪師

因唐憲宗詔入內

論議法師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

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

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

成佛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

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覆取帝乃問如

何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點笑

頌曰

因地而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難

親誦者依前不是

枯藤

說理談真而紫雲驚潮大義任覺神由來佛性難名

難事似君王紫雲觀

天目

空中一點是箇甚麼直饒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

行貨雖然價重須彌也被君王識破

示眾曰若論此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事既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取上眉毛

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公乃掀倒禪

牀師便打

長慶代云惘然

頌曰

正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竟無蹤將軍勅起當頭

馬殺氣紛紛爨黑風

沙

三角示眾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

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甚麼

滿面皮時氣師曰爭余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

飛去師曰直待皮穿

頌曰

平地安身木肯休花陰柳徑逐時流放牧滿肚無閒

氣始信染得自由

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木豆菜曰意旨

如何師曰大眾歡喜奉行

頌曰

三角對酬木豆龍宮海藏難收錄空門曾問疎山

僧便道如今粥飯足

大洪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師尋常見僧來

便面壁南泉問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

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任麼驢年去

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

保福問長慶祇

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

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

羅山云陳老師當

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杖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

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玄覺云且道玄

沙五火抄打伊者不着

頌曰

人來面壁坐顛顛不話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

竟免將明暗諍首聖秋霜博地生寒身魯祖垂慈不

用功

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願箇中若是丈夫

兒刺起眉毛便回去

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連道

者不在揚眉便相悉

祖師面壁播諸方無畏禪人護度重無事晚來江上

立數株寒栢倚斜陽

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

息果中當年不目觀

面壁成言上上機納僧到此疑何之直饒截斷千江

水也落宗門第二槌

魯祖孤風板四維僧來面壁少人知南泉提起鑿年

事且道如今是甚時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願家風若遇上乘同道

者

雙笑池陽老古維僧來面壁擬何為大都端正人男

女清淨不勞紅粉施

雖然不是作家好惡他家自識喫拳還似打人人面赤

不如語直

魯祖山前古路過照微一逕沒西東杜鵑聲裏春光

老零落桃花藉地紅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靴土革木宮商自正家父子古

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

池陽何處得禪後代商重蔭與途古人剛地成多

事試問如今會也無

虎徑龍泉遠行巖風樓藉倚倚和杉誰人會得宗

師意語轉乾坤好不恭

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祇者

不勞心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為非唯論他

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避

南泉黑豆未生時喃喃終是洩天機休向未生全曉

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幾見掛眉便回

去早知不是丈夫兒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追隨後之茶徒固測一向

打瓦鑽龜

兼落江頭一望長幾葉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

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背前面後揚家醜獨地洪音師子吼分付仙陀知不

知法身午夜藏北斗

家財喪盡沒絲毫祇箇一身猶恨多却向池陽最深

處殺人空手不持刀

無目仙人搗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畢竟無人

買冷却拘欄燈燭休

日曠佳人刺綉邊家刺杖上轉黃鸝欲知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人來面壁成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

子話頭不舉自然圓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

處曰某甲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

山云他又不能喫甚麼飯 雲寶云好劈香便

得因失有是在非邊根源未斷枝亦相連不言言口

何在轉得身來難下載 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須知

已違背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曰若問須去情謂公曰

便請師曰但問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頤公

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頤曰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也四大部洲

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妨漂

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頤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

于失色師指曰這箇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

于作禮而謝 頤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色不知何處

去珠回玉轉透雲袍

五臺山隱峯禪師

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

場作戲便去穩到石頭送繞禪牀一市振錫一

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似

馬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便囉兩聲

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嗑兩聲師又無語歸舉

似馬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頤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苦兩度三回難踏

則滿身泥水又歸來

唱徹黃金纒重吹紫玉蕭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

隱客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淨瓶是境你不得

動者境與我將水來師將淨瓶傾水於桌面前

休去 歸宗曰鄒隱客也是亂瀉 頤曰

南泉特地指瓶隱客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

深埋自己

南泉不指淨瓶隱客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

不在這裏

眼中無翳休挑剝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

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 南泉曰恁麼依

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蘗曰不是南泉較他要

圓前話 頤曰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衍

算指指巡文數不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

師乃喚曰大空小空唯二虎自奉後出紫見之

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嗥吼而去

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頤曰

常念觀世音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

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

新羅渤海乾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境無心

馴養有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

歡勝還他師子兒

烏曰和尚

禪客餐足善處玄曰江西師便打曰久知和尚

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

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如同坑無異土茶堂去

頤曰

烏曰分明棒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著百千

箇切莫將伊掛齒唇

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打迷踪萬車齊喪轍

烈始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六

臂望風無不墜降旗

鑊師在極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

拂到頭未免病機虛

佛華嚴

烏曰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坡中去便打

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草

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

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甚麼消得甚麼

頌曰

呼即易道即難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

滄海深處立須乾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與他打柄

大無端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柔汝醉我扶起我倒汝相扶

交互為賓王相將入帝都高歌大又九衢裏天上人間我唯爾

石曰和高初奈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曰來

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在

曰茫然且置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

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升

喫某甲後甘却回烏曰

頌曰

石曰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須是

打他棒

石曰因僧問如何是地獄手中珠師曰你手中

還有麼曰不會師曰莫說大果復頌曰不識自家

家實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實鏡裏失頭人

頌曰

食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棹石曰山下路歸計轉遲

觀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箇甚麼高人不

得力

表裏與家實何須問外塵萬緣俱照破方見本來人

本溪和尚

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繞顧

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却却却曰與麼

不與麼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却却却曰與

麼不與麼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時有杖去

時無杖曰幸曰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

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使師曰看路看路

頌曰

觀子來无子擲拳頭來脚尖起子細點檢一場後

先賢為榜樣今人為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

箇中若是怪怪漢饑餓殘羹誰肯喫

起模畫樣弄精神拂跡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

處滿天雲散月華明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

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閃通拋下拄杖

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看

雙眼許你親見龐公

石溪月

本溪因龐公問丹度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

老

老十人長短曰為我與師同參所以借問

師曰若怎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

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老老曰罪過罪

過

頌曰

一對鐵徒如綿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

不免將錯就錯

亮座主

講經論因奈馬祖祖問見說座

主大講得經論是不師曰不敢曰將甚麼講師

曰將心講曰心如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

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裏講得麼曰却

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

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禮拜曰這

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

無人及得今日破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

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頌曰

幾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養與回頭方

覺地西山一去絕蹤由

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

條寄與山中這搭板

東山

昨夜月初明柴門猶未閉貓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

却是虛空講經驢鳴狗吠一級聲都樓昨夜吹

鼓不是知音不解聽

弓弦難結鴛鴦紐御道那栽乘練運堪笑香嚴饒舌

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却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狼籍曉風清賺人深入西山

後多少關煞又錯聽

鎮州金牛和尚

每日自作飯供養眾僧

至齋時早晚飯舖到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苦

薩子喫飯來

長慶因僧問古人揮拳喫飯

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

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

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

意別為他分拈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

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

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

野狐精有會麼慶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頌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扶來付與他若是金毛獅子
子三千里外見說

奉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金牛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
讚都盧笑殺老黃梅

善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
親持鐵鉢詣天台

長連林上狻猊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冥窟
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拍板連人偏愛舞三臺
縲來線去分明過與若不相語如何驗取因齋慶讚
和泥土踏糞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劍血長鯨

堂前事已辦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
因齋慶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夾定還雙眼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一鉢克飢
困不覺牙生滿口沙

鴉鳥落水魚斃死毒龍行處草木枯坐中若有江南
客休向人前唱鷓鴣

作舞金牛錯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
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松山和尚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菓子
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

盡有所以道不得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
不可無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

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
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

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曰何不會取
未舉菓子時 頌曰

未提菓子已前菓子難爲下背識得箇靈苗不向
黃泉作鬼不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

翻大海水
七梳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者便惺惺相逢不用輕相
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某山與龐公見泉僧得某次師曰黃泉菓子青
茶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曰蓮取好
曰互爲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箇張作至李

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師
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眾師曰大眾放你

落機處 佛鑑云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方
得話圓且道下得什麼語當時但道某甲亦放

過長老蹉過處且道甚麼處是蹉過處諸人檢
點得出麼若檢點不出山僧更與你註破乃頌

曰
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
夕陽斜照數峯青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爲賓主也大難珍重東僧便下
去後回相見作何顏

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實全主誰言不落青黃
就中要人進取誰道取分付錢湯熱蒸爛煮

則川和尚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
得見石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

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老不啻龐公師曰二
彼何時又事幾許曰龐公解健且勝阿師師曰

不是龐公氣氣汝箇懶頭士拈下懶頭曰恰與
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頌曰

初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老龐公解健一頂懶頭

機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師

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問有
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

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體儀老漢待我
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雪實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緘要且不能同死同
生當時好與將下懶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頌

曰
相逢相識護相邀碧水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
曉急爲門戶更徒勞

二老機關誰共委喚頭將下髮峯松山深不記來時
路彷彿猿啼碧洞中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廉入戶意如癡空勞笑語相調
戲白髮山翁肯米伊

則川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
居丈室不覺僧到茶時師垂下一足士使出行

三兩步却回師乃執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
曰我是至士曰阿師只知有至不知有客師喚

侍者點本土作舞而出 南堂與枯云好則川

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德麼相見如二龍玩寶
兩無相傷所謂人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

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怎麼靈
驗 復頌曰

衲子懷中寶文星袖裏珠夫子亦亦夫子趨亦趨
又頌曰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旛從龍風亦從虎師子嘯呻
暴王回顧北斗藏身月宮起兔踰破草鞋不核寸步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王趨前退後說來端舞
袖高歌却回去

忻州打地和尚 自江西領旨嘗稱其名

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

高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

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

如何門人即於篋內取柴一片擲在盆中 頌

請問吾師皆打地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新門

入早是慈悲曲為渠 版若案

紫府山前真正事杖杖常擊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

眾唯將打地報盲雙 沙易期

棒打著地始信無虛棄祇見鑿頭方失却錐頭利

端坐似無為達人却打地嚇得虛空神走入波斯岸

江西禪樹和尚 一日因道吾從外歸師

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敲這兩片皮

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曰祇為

有所以借 後曹山問舉乃云一子親侍 頌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風無影

木白雲深處露橫枝 丹龍

禪樹臥次道吾近前奉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

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

爾 頌曰

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觀

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推頭此亦擺尾頭尾相應

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 作

潭州秀谿和尚 因谷山問景色純真如

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

若不德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曰乃下

禪林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景色純真事作

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

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

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無

兩陣交鋒笑似噴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為

侶南北東西絕近鄰 無

浮杯和尚 一日夜行來禮拜師與坐

喫茶婆乃問童方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

浮杯無刺語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

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笑曰蒼天中更添冤苦

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禪

破四天下州今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

拳頭僧問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觀面現觀

面當機疾報汝汝行婆哭聲何得失妾以傷各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

目前機 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娘生袴浮杯不會老婆

禪直至如今遭點污 無

電光石火尚猶遲仗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毒

詞夕陽已過綠梢西 無

眼光燦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觀面事如

何猛虎吞菜誰醉跨 無

動絃別曲蕩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 無

行婆能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

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仗死禪和不容何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只因不入浮杯

網對鏡看看白盡頭 無

見溪流葉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葉隨流莫

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

師羸形異親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聞

七八一九二四

處果見鹿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風為伴明月
為鈞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頂垂綸坐不風流處
也風流 佛堂與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蚋蟻上埃有
入鷲鷲牙根借路行使把長河攪盪將粟柄作
禾莖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兔更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惠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五

南嶽下第二世之四

襄州龐蘊居士

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

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

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

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

頓領玄旨 頌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今無一滴要知儻理不儻

親馬祖可惜口門窄

風吹日炙露凝凝泣問仙人竟地理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棹破烟

寒天水同秋清渺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蕊簾土揚塵勿處

尋擗擗撞著自家底

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知尼可憐龐老馬大

師相逢對面千萬里

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被龐公借問

來盡力道得只如此

借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無涓

滴誰解喉門鎖要津

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

頭其來不入聾人耳

一口吸盡西江水嶺上桃華香標華枝枝葉葉盡合

春也是因我得禮你

大海波濤闊小人才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說上柱

一口吸盡西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一口吸盡西江果練堅毅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

取海內無雙

一口吸盡西江水涓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

常嘶風弄影射陽裏

一口吸盡西江馬駒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

安怕家邦

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姓龐

龐公執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商唇吸盡西江禁不

住吟屋句裏笑翻身

一口吸盡西江水確肯生花僧未已葉葉枝枝垂兩

鬚須彌藏在針鋒裏

一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磨似

天聲縣茶瓶三隻嘴

密哩哩狐密哩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

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道世間胡蝶

亦誰知更有赤須胡

秤錢樹出油開言長語休厭嫌十萬買騎鶴上揚州

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啗可知禮也

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不起確肯生花春畫

長狸奴白牯皆歡喜

一步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住住住住住

居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

生是顯神勢霞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

於下畫箇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忌七霞霞便起

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道裏

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忌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

掃踪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捺捺

因七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忌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

因得吉掛劍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

却來坐霞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

出我人未有事在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

期士曰略無此子慈悲曰引得箇漢到這田地

士曰把甚麼引霞拈起居士幪頭曰恰似一箇

師僧士拈幪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箇俗人霞

應喏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幪頭

曰大似箇鳥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

息爭解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頌曰

一出入徐行款步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換誰分

僧俗禮義於茲富足

丹霞與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徧界中

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觀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實來離家破人破相道相逐

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劍射斗光寒捲海蒼龍子

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居士見丹霞來迷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

士便拈起拂子霞曰只與麼別更有在士曰此

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減人聲債士曰本來

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

汝啞却本分猶果我啞却霞當下拂子便行士

召然爾黎霞不願士曰不唯啞啞兼亦亦

頌曰

丹實初訪龐公日觀面分明竟不立聲梯只因無外
物搭樞何別有天然回頭忠啞真兼實梯袖如雙外
復玄欲得會師相見無可道堅梯有丹霞拈樞是
古人觀面機相見無可道堅梯有丹霞拈樞是
龜毛逐語斜角隨意倒忠啞仍忠聲分明好更好

動絃別曲兼落知秋雙首徒拂彼此相酬有意氣特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掛角羚羊以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
影無限魚龍暗吐吞

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
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
後麼稱禪客問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
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實顯別
云初問但握雪團打復頌曰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
眼裏耳裏絕滿瀟瀟灑灑絕碧眼胡僧 辨別
龐公全提滴水滴深茶山關客兩眼定動機不發時
一場困夢本自天真阿婆羅

全禪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
有口如啞直徒握得成團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
再為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住莫待去時
飢

三尺寒光射斗牛銀鑪提處鬼神愁寒裏不議將軍
令殺人重圍血頭流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狂定即易轉遠難金剛寶劍
逼人寒不隨鐵鋒向外看
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落在甚處處即向伊
道落在雲裏大笑會麼 頌曰

落在雲裏不犯脚子釘背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
劈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
共說無生話 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樂真眼眉橫龜毛拂子鬼角
杖敲得虛空響嗚聲

春至花開秋後落父子團樂識甚好惡
不說是不說非揚眉睨目好裏放癡父慈子孝無他
事渾家一味討便宜
男風懶懂女無良多口粉粉快口據討盡便宜不知
足何曾有箇會無生

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蓮佛
場心空及第歸 頌曰
禪頭塵土靴襪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
歸頂上一絛難放過
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
殿筆頭昨夜自生花
我盡生涯實業難自拈火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
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難婆聲曰
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
飢來喫飯困來睡 頌曰
口喃喃略不休把却家難做火遊有箇女兒不肯
嫁他年定作老頭
冤家復冤家面而成相親品弄沒絃琴清聲播千古

居士以家堂畫投湘水女子靈照曰將尔離
於市中 頌曰
髮角堆雲美態嬌尔離數柄杖頭挑人屢掌可無人
問撞著行家定不饒

爺將活計沉江水累汝沿街賣菜離不是家貧連子
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一家只了一家
事那得閑錢買家雞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樵女子靈照一見亦
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某甲
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頌曰
憐兒不覺笑喫喫却於中路飛泥沙黃龍老漢當時
見一棒打殺者冤家

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孝順藏五逆人前醜莫遺今生親骨肉風世惡冤家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猶未已猶未
已東海鯉魚千尺鱗
居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人大作這箇語話士
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
乃笑 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路等閑行阿爺智蓋世看
有女子圓光頂額生

龐老家堂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酬就中靈照較些
子祖意分明百草頭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
遠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
登父座合掌坐坐士笑曰我女徐捷於是更更
七日 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詡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一棚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撥撥戲衫卸下許誰
知無端笑倒黃帝時

一棚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撥撥戲衫卸下許誰
知無端笑倒黃帝時

居士臨示寂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土謂之日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

欲識窮源處何人為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路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枯梳

子坤向後日回向了也便出大頌曰

龐婆移轉等邊梳一段風流果世無萬事便得公道

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維那對眾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望轉牙他車話

脚相逢猶更錯商量

六祖下第三世之六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一日在石上坐次頌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

也日汝道不為且不為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

識頭以偶語日從來共住不知各任運相將抵

慶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頌

云微及盡本條然若謂未開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

見釣人何必更拋竿

任運不知名輕輕看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擺撥佛祖纏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為縱橫得自在

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槌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

可陪法靈隨處作風雷

行行月冷風高步步山寒水深達人披肝露膽見

我劈腹剝心

石頭打草莫疑驚靈玄機絕來情迅馬追風須識

明報云千聖不知名

平常閑坐與閑行世上無心雲片猶現俱令人不

立從前日午打三更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開三乘十二分教某甲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日後麼也不得不麼麼也

不得麼麼不麼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問曰

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與命奉禮

馬祖仍伸前問曰我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

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與揚眉

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

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說

持頌曰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馬知天地寬直能數到八九十

家山猶隔一重關

四海狼烟靜中原信息通罷枯三尺劍休弄一張弓

好箇話端阿誰解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向邊疑只今便好

取莫待天明失却期

各各俱領斷知誰深人到桃源行人只見一溪

水流出桃花片片鮮

坐斷千条路穿開單落洞天那容問端的端的觸眼前

任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劈頭一搭忽翻

身便見口開并眼白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毒割歸來屋裏

坐落花啼鳥一般春

剖盡枯腸喪盡機過身不掛一毫絲清風步步隨身

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日處作

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日子之所

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知如是將三條

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

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

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楫

無久住此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篋束來成語

猶至今猶認定盤星

藥山因曾問如何是中至實師曰莫道山曰

不道當時如何師曰頌因不換頌曰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業管發深藏唯云不語曲

不語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心真不必當

來問彌勒

直如絃管如玉露磨傾心更無迂曲直從偏地黃金

未免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而如

藥山久不陞堂院至白云大眾久已問高示誠

師曰打鐘者眾纔集師便下

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師曰一言不措

師曰經有經師論為論爭管得老僧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推鐘者一丸不再愈頓狂

負金山換骨方

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嚴真機

自得妙處誰奪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雙臺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胡笑藥山空費

力水清魚現不吞鈎

誰云藥嘴不陸堂日日相逢為舉揚獨耀無私常

顯露皮將無語錯商量 成枯木

疑兒刻意止啼錢良驅追風顧影鞭空掃長空集月

鷄夜寒入骨不成眠 天華集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絲毫不可總教滅亡 佛室開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

劬只作陶家壁上校 無事說

鐘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

法若言無法法纏身 釋法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

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箇好思量

大庾嶺頭逢六祖茶山店上見曾郎 五里

藥山一日因違布衲浴佛乃曰道箇從汝浴還

浴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

邪法難扶 玄覺云且道長慶係麼道在須在

手裏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著語且道盡善不

盡善 頌曰

愛將惡水毒頭洗引得清風散家無長草山猶不

得香松竹冷蕭蕭 靈華集

一雷雨過一番晴蠶眼已開乘眼背鴉鳩樹頭啼不

已百舌黃鸝相共鳴 靈華集

藥山善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

口阿師 頌曰

道吾忽爾見先師問字開拳顯妙機對佛是真真是

佛藥山為破肚中疑 靈華集

藥山此問實堪嗟碎啄同風不易訪問佛須知呈妙

旨多因於此現空花 靈華集

藥山夜來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

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

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眾 雲

巖巖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敬是不肯禮拜

頌曰

懶牛生子頓相語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

處大家普請一時恭 龍門集

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

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遠眼曰某甲學和尚還

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長慶云

眼有何過 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

藥山意 頌曰

徹底更何疑覷穿會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

門前自有千山月室內卻無一點塵貝葉若圓遮得

眼須知淨地亦迷人 龍門集

遮眼誰同藥嚼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

少字密行跡總一般 龍門集

藥山不許衆看經自是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

來者學師遮眼不惺惺 百門集

看飲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亦無文爾伊邊得何人

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龍門集

你若學他看牛皮真箇穿長年橫案上字我自自然圖

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白喚他來作甚

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草下曰徒

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頌曰

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論羞恥

豈真共出一隻手只教喚著沙彌來喚箇無牌人

耳墻下春深齊葉開 龍門集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茶山上枯

茶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師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巖枯者是榮者

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

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枯者從他枯

榮者從他榮師頌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頌

曰

落籍黃葉作金錢凝駭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

好不知誰是晒尪兒 龍門集

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疎黃鸝任解子般語

免得傷人彈子無 龍門集

抹粉塗灰復果面山行巨線牽抽鼓皮打破曲吹

說盡榮枯轉見難沙彌平陸語言端老僧遙指接啼

處雲散于空月色寒 龍門集

雲巖寂寂無業曰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

意閒行開坐任榮枯 龍門集

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雲巖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

會豈知潘閣倒騎驢 龍門集

年老心孤笑藥山團團紫諾子坐忘還從頭細問茶枯

畢鼻孔元來總一般 龍門集

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行行入草中撥轉脚頭穿

綉履何妨臘月鼓春風 龍門集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塵塵成翠如何射得塵

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待者拖出這

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

塵中至君看取下一箭走三五步若活成塵趁虎

佛心才

俄人有新射得屋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
翻身踏著上頭關敵勝驚聲響爾聞
馬駒出脫腰輪軟風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
山便拋下鼓槌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曰如
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自一杓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歷歷正聲齊漢
外且非教目落囊中

父子相投氣味同擊盃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
有爭奈風吹別調中

聲鼓拈槌第二善鉢感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
美別岸垂楊弄翠柔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石頭 泰石頭執役三載
忽一日頭告眾曰來日刻佛殿前早來日大

眾諸童行各備鐵鑊草獨師以益虛水沐頭
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
師乃掩耳而出 頌曰

石頭刺草驗英柔情憐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
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王訶

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火曰吾燒取舍
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

燒至自後眉鬚墮落 頌曰

古巖苦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飈汀洲
火失曉漁家忙自疑

雪擁嵩扉凍不春一尊木佛野為新眼睛動處眉毛
蒼為詢如來正法輪

老倒丹霞燒木佛院王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麻

當誰道千虐不博貴

觀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為人施銀山鐵壁重重
透賴有丹霞院王知

橫行私路午赴公庭飲頭脚短腰帶尋回不是伴
郎來勸酒誤他年少窮青

丹霞燒却木佛院王眉鬚墮落普天市地人知院王
當頭不覺本是醜關上味伊奈反成毒藥果報自家

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活活商量未免情識下度
却慮一箇自己直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
無繩自縛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
過石崇猶自逞窮船

丹霞寒燒木佛院王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巡官抵管
胡卜亂下

丹霞燒木佛院王眉鬚落彎弓射尉邊須是金牙作
董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烘烘

贖罪過難教院王當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菓次師曰居士在
否女放下菓籃欵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便

提籃去師問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丹霞在
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妳

丹霞一問女子欵手擬議之間鳥飛走何人證明
蒼中對叟赤土塗牛不談子醜

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奴肌骨
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從來門戶恰相當可憐

赤土塗牛妳打瓦鑽亂度重
淡薄衣裳取次粧放籃欵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
在不到奴奴漏泄者

作者相逢用處親携籃歸去意深深雲收雨散江

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

爺頭頰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
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釣縱使家籃捉得
去奈何覆水已難收

放行把住護周遮一段風流出富家不是當年漆桶
破爭能撒土又拋沙

攤問居士在否放下籃見欵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
龐公知有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重得行人走衝爺撒斷眉
西巖更

嘖嘖口背是丹霞欵快携籃已各他要得家私無漏
泄歸來莫說與爺爺

丹霞問僧甚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處喫飯曰
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服也

無僧無對 長慶問你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
分為甚麼不具服福云施者受者二俱體漢慶

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福云道某甲暗得麼
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財

頌曰
盡機不成暗按牛頭喫草四二三諸祖師實持
來成過過答深無處尋天上人問同院况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
昨日事來作箇宗服師曰祇如宗服還著得麼

公慶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
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
句便得此話圖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

人道得 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齋
秋熱春寒每處會得也太無端三千年後莫受人說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在溪間。河源總向東。

慕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服裏身。局罷不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

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狸龍攪滄海。俊鶴摩青空。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覓無蹤。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空手即休師曰妬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案未著後回終不任麼師曰叫呼曰吾師得人怕師曰猶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曰不識痛亦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地下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笑士曰這賊敗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諱得士

與一掌 頌曰

龐老無風起浪。丹霞浪起風生。遮遮實實。電掣連巡。虎戰龍爭。引水榨田。博飯居山。火種刀耕。兩散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

南堂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餘
潮州靈山大顛實通禪師
相訪問師春秋多師提起數珠曰會慶曰不
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迷回次日再來至
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
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

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
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趺出
院 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
一扣齒叢林與出院韓公始得聞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為韓公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
不是弄潮人住往須向朝中死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
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問來成數數珠呈百八猶壞意甚明底事如何觸風
化潮陽從此令嚴行
文公問處無多子大顛直答豈千差首座若能返
榔當時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
雪疑殺唐朝韓侍郎
一申摩尼觀面當機賺却首座疑殺昌葱弄盡許
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牙齒唇皮包不過吾家密事俗人知首座出院未為

過長老罰油方合宜

大顛因韓文公至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
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問措時三平為侍
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
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
得箇入處 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顛文公良馬暗窺鞭款手三平加智
拔中霄雲散月當天
省要之言伸一問宗師遠坐不輕酬無端醉後添歪
酒惱亂春風卒未休
將軍宴坐碧油幢深潭成風冷似霜却把機關輕漏
泄至今千古錯商量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類繁縱得三平老文公只姓韓

大顛因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 頌曰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與韓公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轟然如雷管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見角杖盡
毛拂萬法宗子聖骨即處分明千百億何必舞迦叉
彌勒

潭州長彭曠禪師 師初往曹溪禮祖塔
回奉石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頭一
尊功德成就也末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
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起一足師禮拜
頭曰女兒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
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髯具眼
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為甚麼請他點眼若
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
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頌曰
一罇大悲千手眼十分開就未開光若看筆下神魂

現更有靈蹤在上方

長髯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珍重善財回首
處文殊元不下樓臺
撥草瞻風到石頭開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德圓成
久一點紅爐雪未消
這鑪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點雪分明休指
注木人心眼自然開
圓光皎皎耀乘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頭輕敲
破至今赤土亂搭棚
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閒香紅爐一點雪直下那依

國手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破繩床上閒垂
足兩道神光夜不收
大度嶺頭功德成設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雪明端
的象外風光照古今
紅爐一點雪知音管不管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
血
一足垂來親點眼嶺頭功德已圓成長髯只怕精神
露却指紅爐片雪輕
南岳峯前老石頭憐兒何事不知羞為人點眼長神
脚直至而今懶不收

長髯因李行來乃問憐得在蘇州時事麼曰
非師不安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諱處師曰
念你是女人放你住杖曰某甲恐不見尊宿過
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妻豈有過師
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妻豈妻曰與麼總成顛倒
師曰實無諱處 頌曰
長髯李行來相見打破鏡彼此兩無失是非轉更驚
大圓若見伊掃蕩萬塵來動拳拳者休休咳嗽囉囉

長髮解接無根樹婁子能挑水底燈爛樹生真可笑
笑佳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

長髮有僧為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聖
如何是長髮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為什

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
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振疑

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
雖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蓋子曰直下不負

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
放下蓋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廬一見曰

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誠口不
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

拄杖作亞鏢勢僧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
得這箇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誠口不得曰

着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頌曰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猛虎驚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

朱山拾得一蓬清茶古今規則 兩室典
一句兩句萬藤路布維摩文殊誠口無處賸舊鐵錘

射中猛虎一掌相酬論事後案 方華錄
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歸何得失拈起放下起足

而立文殊維摩論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
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風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尋常持一串
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和三佛陀自

餘是甚麼碗碗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
常時人莫測 頌曰

三禮佳名一箇過遊君把手上高坡時人自沒登山
刀空負當年一曲歌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 因僧問如何是本
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德麼則禮拜去也師

日精為愁腸寄阿誰 頌曰
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機鏡紹續家門
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
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語曰什

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去作
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道教誰檢 頌

價逐羊腸路相違真箇是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力華錄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芥籬喚曰大同師大
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

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芥籬曰寧教不
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

而退師乃提起芥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
芥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

去來歸去來 頌曰
提起芥籬清風滿篋放下芥籬黃金如糞土可憐

兩箇老古錘相見何用同作舞 空齋
你愛我芥籬我愛你木杓至山巖放高茶山又及

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方天地寬一對鐵
繩何處著

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錘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
隨芥籬提起龐公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描兒定把

黃金鑄子期 空齋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

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
禮拜師不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于丑寅卯吾

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舞迦彌勒從茲談 頌
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村王老暗吟
吁達磨西來有妙訣

十二時中時時別日說未嘗說總行坐臥在其
中吾今直下為君訣

子丑寅卯何曾別古人如是說表盡靈臺一物
無佛祖分明為秘訣

識得子丑寅卯句應須鑿此門風如王仗切當堂
坐佛魔俱拂一時空

六祖下第四世之一 南岳百韻第三十二
潭州為山靈祐禪師 一日侍立百丈問

誰師曰靈祐曰汝檢爐中有火否師檢曰無
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不是火

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
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

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
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慮安凡聖等

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將得火來座師曰將得來曰在甚處師乃拈一

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 頌曰
提起都來只一星語快勝焰日大明連延野外猶難

取直得三年草不生
力士曾道額上味搜尋無處尋呼傷人為指珠元

在始覺平生用意 大寂
撥動寒灰火便明曉來山外高松焚堪堪去眼堂前

客猶向南方問丙丁 一方
大雄山下路遙長父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呈是

大家私穩密自劃量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
夕陽四海五湖龍世界高梧偃竹風離鄉

通身是口偏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而不
說

說不說管不管皎皎光明偏大千任從天下紛紛

拈起枯柴吹兩吹應時星燦且天飛可憐幾坐圍爐

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暹難暮然豆爆寒風

真便把柴頭作火看 別山智

重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使見烟非是

火也須燒手更燒頭 寶葉滿

根尋到底得星兒冷始磨輝是此時拈一莖茅草

者不知燒杖五須彌 聖慶欽

瀉山在百丈為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尋

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

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是骨人

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來說與時

首座聞得曰合當某去彼何人也丈乃告眾下

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

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作木突丈復問典

座座乃賜倒淨瓶而去丈笑曰首座輸却山子

也因命典座往住山即大瀉圓祐禪師也果安

大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錫絕孤疑堪嗟不紹家園

者只向餅邊定是非 通照遠

洋餅賜倒贏山子體用全彰遠古今洞徹玄關垂手

處到頭須是遇知音 謙山如

瀉山與仰山摘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

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

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

久仰日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于三

十棒 此下又云云 仰日和尚棒某甲喚某甲棒

杖誰喚師曰放于三十棒 玄覺云且道過在

甚麼處 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真屬

物禪流頻覺雨前香 汾陽昭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瀉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

眼互換機鋒子細看 佛印元

龍生籠子關全成霹靂聲中製電機兩過雲收何處

去瀉山千古獨幾幾 野軒道

北風逞寒威凜凜使肌膚骨一句括天寒幾會容朕迹

隨流認得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珍 亞格

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鐘宮舞腰催拍月當

瓶更進蒲萄酒一鍾 正堂辨

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

無際派

大家在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 寂菴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小利如鋒日輪正當午

已菴

瀉山問師曰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

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

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

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巖

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鶯子 頌

曰

取水烹茶不失機當時原原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

茶為子神通量及伊 本覺

撥草瞻風撒手無絃琴有聲生面為師香

鼻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感眾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撥著通身俱是

眼半恣踈影轉斜陽

瀉山示眾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左脇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瀉山

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喚作

甚麼即得五燈傳元仰山出禮拜而退雲

居唐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

○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

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微作此相拓呈之又

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離却兩頭應須

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古德番慈方未酬纔聞異相便爭牛聲前句後明玄

旨失却瀉山見不遇且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霜

當秋當秋

千羣萬羣水牯牛不出瀉山這一隻無心管常現

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

人識隨緣放去草木肯過晚收來天地黑收放須得

鼻頭繩若不得絕無準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

不道瀉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疎由絲毫差却未曉

路萬劫無由得出頭

改却形容換却頭官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難呼

喚多少傍觀滿面羞

山上山僧山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普天成佛業成

祖獨有瀉山作水牛

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首

襟水草隨緣得自由

瀉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而已矣是非此字不能

消說甚參禪明自己

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屈原不是達漁

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野逕蹄踪賺殺人早曾耕偏大田春有時落草無羣

屍顯現瀉山老漢身

千頭萬頭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

足也須時把鼻繩收

異類中行得自由須知千聖亦難收和光日照溪山

曉笑指乾坤那一頭

瀉山水牯牛禪人聚頭咬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

春寒料峭晚收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

瀉山水牯異常流不是瀉山不是牛舉世有誰能道

問嚴亦進前又手而立師曰瓶過寂子不會

頌曰

啓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誰說織成蜀錦千般

巧不出當時一隻梭

又手進前寂子不會殺人活人紅箇三昧這般阿師

叢林殃害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揆養禾遠蓋

後空餘明月滿江湖

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鷗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文

妙多向弓弦發處看

瀉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符牛汝來也磨曰

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過去麼師乃放身作財

勢磨便出去

會騎鐵馬入重城粉下傳聞六國清僧握金鞭問歸

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衛玉鞭金馬關

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老符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

少樵唱瀟歌自往還

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

得失此心能有幾人知

雲果慶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手牛卸却花冠歸舊

隱玄途鳥道未容妝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於不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

外困卧閑行幾箇知

岸草青青得自由等閒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出一般

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打鼓弄琵琶相違一會家陽春同唱罷龍雲喚冬瓜

雲神度

一七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一五

七八

九三五

馮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床又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 頌曰

百丈狸奴面馮山鬼眼晴見人空解吠弄物不知名

老婦臨粧絲點唇人前自逞好精神雙眉冷笑渾相以不顧傷邊掩鼻人 石鏡行

馮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又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

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方春顯云仰山進前退後洞古明今馮山因其道彼此

相屈乃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師資會過意何深暮地臨機問古今又手近前還退從曾經百鍊見真金 本覺一

馮山坐次仰山香嚴侍立師舉手曰如今德慶者少不德慶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鄰地相似仰

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狗口 頌曰

一窟金光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吟笑知機咬風轉龍聲也天奇 本覺一

馮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照取師子窟中無異獸蓋聲動地徧天涯 隱靜錄

泉王喚呻師子嗥吼踞地盤空移星賴手坐斷舌頭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前

特得師來月已西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去騎馬出門烏夜啼 寶光照

對溪山坐次仰山人來師以兩手握拳相文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仰山自外繞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女人拜謝師特為老婆禪 本覺一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柘有五郎知雅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卷之三

天容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舞天明難袖濕臙脂 心開負

馮山方丈內坐次仰山人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

作麼生曰慧寂杖管困來合眼便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據無家

所見寂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聖人重苦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

德慶祇對曰解笑者是家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髮破古今 頌曰

宗門中今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毯子急須著眼兩挑挑得上三葉葉不住葉得住飯前飽向門去 石鏡行

馮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欲得其事曰和尚過來問

甚麼師曰妙淨明心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妙淨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膽照徹古今箇中如不味徧界是黃金 寶光照

馮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這箇

道理上座快歸馮山去某甲寄一封書與和尚僧得書晚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曰字

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待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作

圓相於中書曰夢以脚踏却師乃大笑 頌曰南星北手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真拄

天棧至如來脚踏地 寶光照

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已行人莫與路為礙四海五湖王化裏 寶光照

馮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

曰祇汝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

解便道且沒交涉名理家入不名理家

汚迹心因所以還不是道 頌曰

雪中過處為喜喜長澤澤夏是佳佳往來靈言語轉却同歸步履泥沙 東堂錄

馮山問仰山什麼處來曰田中來師曰田中豈少人仰掉斂子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人刈

茅仰掉斂子便行 玄沙云當時便踏倒斂子

馮山問處少知音神地關他佛祖沈隱倒去沙僧不肯免教者望春來深 寶光照

淺種深耕正及時人泥入水更同誰南山東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 寶光照

借問親從甚處來掉斂叉手口噤開雖然不犯實礙今華奈音聲徧九垓 寶光照

豈道馮山父子和掉斂猶自帶干戈至入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而雨波 寶光照

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錄骨銘肌共報恩 寶光照

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雲臺出海門浪湧吸乾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川 寶光照

數目分明舉脚難稱骨無不磨毛寒須知別有堂中

路但向須彌頂上看 龍門述

掉斂又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有數通呈

了留得高傳振祖風 雙安方

又手雷臂斂掉深幾人遺劔刻舟尋面前水枯全

頭角田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

丈夫心別草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在少林 佛體

試問田中有幾人掉斂又手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

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佛性集

掉斂又手事希奇誰識為山父子機回首南山山下

路川茅人去已多時 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

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無事集

一日頻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

者元是尖簷帽下人 法華集

為山坐次仰山問和高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

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目前面有人不肯

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達人

不得錯舉 慧海儀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

道廣而不咸恭而無禮橫按杖堅起拳頭若

只恁麼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

要諸人共知乃頌曰

吳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漂病鳥棲虛遠巡不進

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為山在百丈因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

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癡生師曰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 頌曰

因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撥出初生

月便効張公畫翠眉 佛心下

春至自花開未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盲人來與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他抓著

後平生癢處一時消 佛燈明

為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

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箇是什麼曰大

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 頌曰

觀面捉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脫頭有力千鈞

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雪巖集

為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什麼事

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頌

曰

盡日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究竟至今尚有為山

自莫道宗枝絕子孫 佛心下

松直棘曲烏玄鵠白未後商量空中一畫若言向上

玄開支枝諸方禪客 佛心下

為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

得箇偏界易勝無復生 佛心下

曰從何處起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

來師便休去 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臥經行

風力所轉妙辯縱橫機輪電遠會麼若也擬議事

久多變 大圓智

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辦作家服裏瞳人雙鬢

盡面前偏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 且通甲虎

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 佛心下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燄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

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石炭月

為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此此僧云

噴飯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白牛生下是白牛現起堂堂真外求是我不能藏

曲直下分明是一頓 新詩集

白牛露地沒遮關在處橫眠在處開水草念情甘美

足礙齟齬出湖良田 佛心下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問空嶺時時

吼肯若為山日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經壁國任

遨遊牧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 頌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商牙寒不知滋味是何

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佛心下

為山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

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

天然猶在日殘羹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團

愁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着僧便

出去 頌曰

冥怪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書鄰直饒說盡千般

事那箇心中得到頭 佛心下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慶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二 前集下前集三卷之二

洪州黃藥希運禪師 前百丈初遊天台達一僧

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

屬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

曰兄莫浪自渡彼即乘衣蘇波若彼平地回顧

曰渡來渡來師曰嚙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所汝

願曰

願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說不見

道人猛利難親近淡笠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

去夜深和月過平沙

前溪綠漲雨初晴淨笠波心掌樣平伎倆由來紙如

此放教急急奔前程 石溪月

黃藥一日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

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

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常禮如是事彌曰月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

願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說細說細說後又

掌願曰

泉王殿踏師子嘯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

真天子不動干戈致太平 拾遺錄

黃金殿上顯全機爭似揚眉瞬目時三度爪牙親弄

屬于戈中立太平基 莫山源

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屢行沙門封斷

際至今無地著慚惶 北齊心

大德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追濟北少年曾未

秀風光太子已先知 石溪月

從門入者不是家冷閣腰便掌重賞分明前際後際
獨見太平寶劍掃開龍體現直至如今土國清 尼
開林矣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竟風雲欣際會四海盡詩寒
西廂意

轟雷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騰時忽地發回春恨
斷曉風吹雨過前溪 開張意

黃藥一日解南泉東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
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
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聲師戴笠便行 頌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龍門意

黃藥因裝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
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藥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
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某休公應諾師
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頌曰

師前跪託請安名暮地當鋒喚一聲不是裴公誰敢
應直教聲響也聞聽 汾陽師

裴相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者又惺惺不知未具應胎
相 寶壽意

日誰教塗糊此性靈 佛甲元

五彩粧來掌上掌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
祖須向金剛頂上行 保寧勇

不是心字不是佛黃藥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
名天下衲僧跳不出 草堂清

擇來前面請安名黃藥高高一聲剖出從前真面目
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楚安方

裴公悟處絕說說尺水能翻萬丈波霹靂機中反
活眼鋒鋒句裏龍干戈竿頭路暫經過濃綠萬枝紅
一點點人春也不須憂 蓮堂深

徑正字亦正形場影必端呼來并諾去驢屎糞粉禮
西廂意

土木形骸權號佛呼來喚去強名誰要知箇裏難安
立相國須當大姓裝 開社笑

黃藥云汝等盡是噀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內無
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眾為甚麼却道無禪
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頌曰

凜凜嵐風不自誇端居家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經
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雲峯顯

無師克塞大唐國噀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開過春已
深 佛慧泉

深谷七乳點點皆色 佛慧泉

大唐國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拋釣本欲釣鯢
鯨誰知釣得跛龍子 白雲瑛

黃藥山中明示眾大唐國裏指滅身裝袋一角猶地
地誰是裴林有眼人 佛慧泉

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字抵許知著肉汗衫如脫
了方知棒喝誑惡癡 龍門遠

大唐國裏無禪師禮拜堂更不疑堪嘆河陽新婦
子不如臨濟小厮兒 歸山莊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
禪今日為君淫破了 德山果

象外權談字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納僧意氣合
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 雲峯宗

有禪無師真可嘆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
入哩却酒糟亂路倒 佛慧泉

荆棘林中宜妙義裝裝團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鶻過短牆 德山莊

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展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或華嚴

大冶才金豈一途無是行子定鑄鍊祇這無師成滿

逗偏舟已過洞庭湖
鬼門貼封鬼猶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駁
正夜深把手御街行
國內無師眼最高分明拈起七星刀納僧皮下如無
血未免依前唾酒糟
洞門無鑰劍開雀見風露高寒且非人世是則是天
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將來黃藥過身是泥水

大唐國裏無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空惹宇宙人無
歡幾箇男兒是丈夫
大唐國裏無禪師噴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
禪天下無如黃藥苦

黃藥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開不開田不易師
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鋤地三下丈便喝師
掩耳而去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草草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竟山歸

杭州大慈山雲中禪師師曰上堂曰山僧不
解答語教教者有出師便講方丈
眼云象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玄覺云且道
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每日
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頌曰
經如未末重知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頌時風骨
露水邊依舊石欄斑

大慈一日因越州問般若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
以何為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
若以何為體州置指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頌曰

以何為體呵呵咲推倒當頭踏虎機鳥帶香從花裏
出籠舍南向洞中歸
台州平田普岸禪師師曰一日訪茂源源
繞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大開口即喪去此二
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
兩步較難源曰著甚花源師曰若非和尚不免
請方檢點
玉山高與衆山低幾見雲開又合薄彷彿暮樓塔對
處兩峯相峙絕高低
所標依是是對頭來來賜去兩相關中間手面交加

處鶴眼晴時莫可求
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過來
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
近前作揖勢僧呵呵大笑拂袖出去師曰草賊
大敗
祖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着其間
漢軍賊終來識不難
湖南長沙景冬招賢禪師師曰遊山來座曰到
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
甚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
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清美菜
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蕪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
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香落草鞋披春風無限深
意不得黃鸝說向誰
獨步會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薄霧紅日輕烟綠若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
無事携筇開殿步堂中首座問何來詩奇詩勝皆
窮盡不說遊山空歸

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
處也勝秋露滴天葉
芳草纖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
子蕩蕩風光遠畫梁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
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頌曰
死人眼死人手金鳥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
張翁醉倒卧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
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
確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茶出聖凡
路學纔有絲毫騰蛇遠脚
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
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
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欲如何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

四海五湖皇化裏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轉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
勢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時沒
膝泥
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
築著磁著自家底老長沙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
踏著南山麓鼻蛇驚起面南看北斗
一句舉揚宗旨事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
話大地山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
量峯大蟲峯大蟲澧州水朗州峯

一七二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一六

七八一 九三九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遺化物也無師曰

黃鶴樓前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則題取一篇 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墜落無國土居何處留與多才一首詩 死心新

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設回自却登歸去路家樓門下透長安 辛酉清

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 大洪送

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樓轉有來由要知觀面難處黃鶴樓前題鵲洲 禾山方

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 慈受深

黃鶴樓中四望餘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風起長江湧浪花 普融平

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上一層樓 黃龍深

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觀面若無精微眼又隨船于下揚州 南華真

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寶華明

龍門遠曰大眾秀才問佛居何國上長沙為甚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處

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道曾供養今復還親觀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蕖對江瀉東腸已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 天童真

赤土樓將畫簾美鳥難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

後黃鶴樓前忘却歸 月童品

黃鶴樓前鵲鵲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蕭蕭月滿樓 謝堂思

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指大失平仄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何曾有蹤跡 心開寶

堂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猶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迷過長沙觀面機不知黃鶴樓前題詩 佛性泰

百千諸佛問來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枝臨水最風流 張苑樞

鵲鵲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鵲鵲總不知 迦羅

崔顥曾題黃鶴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狂蜂戀不休 湛堂深

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地頭 湛堂深

秀才竟火和烟得長沙實石著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詩韻價轉高 伊菴

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千諸佛鼻窮思觀面分明舉似伊 松蘿岳

百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 掩室開

百千諸佛居何太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曾長江千古自東流 天日體

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取莫躊躇 石田真

長沙與仰山說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眼鼻用不得師口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路山曰何直下似箇太蠢自此諸方稱爲太蠢 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說不作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頌曰

浮雲散盡月當空鬼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曹源生

作者提持迥不同廣寒宮裏起清風一朝踏到雖然活已落他家陷穿中 掩室開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割草麼曰未審見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曾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地而起地起甚麼 頌曰

岑公佛袖掃鴻機開佛人多作佛稀王王割草親下手不能土上更加泥 汾陽

空殿車車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問浮覺位並諸侯寶印 茂子

廉帳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靈巖

巨岳何曾之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又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己自己即古佛彌瑯欲說十洲春曉餘喉奪驪龍窟 圓悟

長沙因師曰石頭作沙彌時茶見六祖秀曰不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茶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其處處去師曰

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雲松且無樹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曰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問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仞摩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 伊元

長沙似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滿園桃李 月童

長沙似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滿園桃李 月童

長沙老少老人理深談何處討昨夜三更半柄杓
 依舊天明日杲泉南泉運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
 奇也大奇不與誰能解辨梅 大圓智
 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火大
 蟲元來便是長沙虎 長沙虎
 蘿蔔頭禪聒人霜刀累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
 嚼只容納子鶴崙吞 正堂
 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
 空使行人說是非 法鑑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旬抽條
 盡無處堪尋向上機 投子
 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 石溪月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
 曰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
 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
 示偈曰誰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問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 頌曰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疎親湖有城裏從來
 事水賊衆多足四鄰 保寧
 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體全真清淨界中無一
 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智
 一顆圓明非內外老盧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非他
 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道湖南好養
 民 長沙
 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
 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盡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求恩乞福拋桎
 校向道明明白不聽 保寧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覓各模樣長沙謾道承恩

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山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 師 師住子湖院於
 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
 參師方揭簾師曰看狗僧回頭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嗚呼 頌曰
 子湖堂上絕人行只為堂前狗子狎見影聞聲心膽
 慄當頭罕免喪殘生 正堂
 子湖狗子最威得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
 見當頭咬殺喪平生 佛國
 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到
 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龍門
 子湖狗子劔戟牙齒虎豹遺傷象龍被耻外道天
 魔望風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張天 南堂
 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齧 廣如
 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
 急著眼看 廣如
 子湖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
 僧曰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靈光常照寶鏡城
 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 頌曰
 手裏絲綸卷後舒扁舟撥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伎無 月波
 鄂州朱更山和尚 師 問僧曰開悟為復是
 野山說水為復是開道茶禪曰和尚說道看師
 曰雕甜鑊給不漆之泥勞君遠至曰渾身是鐵
 猶被一棍師曰降將不斬 頌曰
 杖屨林下赤香苦後獲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
 綠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
 游山散水事尋常早晚歸來身似錦囊鞋同首

信改聲採叫白雲鄉 保寧
 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
 池邊鴨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
 清只一度 佛鑑
 柴更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椒時有靈
 虛上座出眾曰虛空是徹師便打曰和尚莫
 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 頌曰
 虛空是徹幾人語獨有靈虛最善參茶倒來更難倚
 勢龍頭蛇尾更何堪 本覺
 臨終叫苦又曰問羅王來取我也院王問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
 恁麼地師舉枕子曰女道當時是如今是王無
 對 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 頌曰
 一三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震潤之以風雨
 誰道者養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莽箇箇 地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椀子時新羅夜打鼓
 寶峯 寶峯
 一生叫快活臨終沒依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圖本 圖本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師 初泰南泉問云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要親收得如何是藏果
 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 寶雲 云草真漢師
 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是藏 寶雲 云
 上如看師又問如何是珠 寶雲 云
 師應諾果云你不曾我語師信人 寶雲云百
 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雙眼覆王
 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說師祖信去
 也是龍頭蛇尾漢 頌曰
 問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真錦裏

神異

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

別是非明得喪感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便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納僧莫爾弄

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外求罔象得之猶特地回光返照便甘休

來不往來草裏漫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

收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開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迢迢

用如來藏裏本來無一段風光燦太虛大地眾生同受

一類玄珠不昧歷劫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癡日逐伶俜羣隊南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對面一槌打破

宣州刺史陸巨大夫或稱侍御或稱中丞

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卧

如今擬鑄作一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真

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

貴他王老師天下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

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

南泉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南泉道得拈出片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玉淨無瑕堪與大夫為寶壁見得不見一綵毫坐卧未曾離頃刻不用雕鵝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前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兩槍蕭蕭風松瑟瑟隔山人聽鶴鳴詞錯認胡茄十八拍

大夫錫石意滿高王老無端而放壞他裂破重開行活路一天風月照婆娑

坐卧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

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

陸大夫問南泉曰筆法師也其奇怪解道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

見聞覺知弄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半誰共登潭影

舉則易見還難顯頂上天風雲滅噴直下春籠

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曾言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

夢須信壺中別有天

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圓正好捨身拚命

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開處喚起悠悠陸大夫

南泉歷騰為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字味間侍

鬼直須騎鶴上青雲

執云天地與同根事見爭如理見親一盤庭花潭已

物滿天風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僧來因語識人

可憐陸巨大夫對面理沒家珍

若知天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

似等閒花發夢中春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提去已公家無陰陽處花重

發玉本無瑕似有瑕

南泉據今不輕酬曾指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心

裏老誰人肯向前休

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一體未審南泉庭下

花幾人看了夢相似

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大艷在芳叢南泉笑裏移春

去留得殘紅醉蜜蜂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閒芳遊感不許人間

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堪笑當年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

賽爭得雙眸翳盡除

未曾脚下分泥水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蝴蝶

夢不知辜負各陽春

同根一體都知夢裏醒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牆

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泉庭前指出花如

裁書擬欲扣天關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老生輕指

撥臨風不覺稍消魂

天地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為賤南泉

龍門

龍門

龍門

龍門

龍門

龍門

龍門

龍門

老笑指庭花換眼睛無邊

陸亘回珠轉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盡覺

漁鷺一聲南泉

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難描南泉轉步移身

處引得黃鸝下柳條南泉

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曰還有

春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曰玉殿紫

生公曰玉殿紫生時如何曰不居正位頌曰

金鴨香消更漏長沉玉殿紫生高空有月千門

照大道無人獨自行石帆

玉殿紫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農知是承誰

力風暖歌聲落野鉏石帆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

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頌曰

大悲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王賓倒轉輪頭來快

便從茲六國絕煙塵野菴

陸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

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

到處世界成就曰邇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頌

曰

馬前相撲入交夫脚不來外求當面修禪六合彼中

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總成就脫略案曰還添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惠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三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終

池州甘贊行者 見南泉 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

藥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

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觀便將出去須臾

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

行職 頌曰

甘贊有放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暮長空闊一
對碧空豈不成 松源兵

拋來撒去空施呈地獄門前鬼眼暗觀破個饑肝膽
外摩醯頂上復重明 座空惠

甘贊又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

白推曰請大衆為狸奴白牯公摩訶般若波羅

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

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頌曰

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固果不低鍋鑊穿無煮
粒叢林遠近總應知 汾陽

甘贊設粥詣南泉請師念佛泉僧前狸奴與座言歸

去當時鍋鑊一特穿 志明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乎田淺草中杖子擊來何處

去悠悠千古永無賺 保寧

越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請說狸奴白牯無事

處枉使厨頭打破鍋 佛國白

異路相逢句已酬聞吹羌管向汀洲漁人食飯沙頭

寫不覺扁舟逐浪流 雲水

財施無窮法施多為他種枯金摩訶驚嚇甘贊飯頭

拜捺撥南泉打破鍋 張

特來設粥誇英俊那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眼

拙狸奴白牯一齊收 疎山如

高吟大笑性猖狂瀟灑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

鷓鴣門斜去兩三行 蓬壺

狸奴白牯念摩訶爭似南泉打破粥鍋雖然佛法無多

子天下叢林不奈何 鼓山

南泉打破開家具浩浩活法作話看今日為君重奉

過明明歷歷不顛顛 慧山

甘贊設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贊施功報去始將鍋

打破也知數過後張弓 海印

甘贊設粥念摩訶竟見南泉打破粥鍋萬事俱將公道

斷任教四海勤干戈 照堂

甘贊設粥施財南泉將鍋打破輸他白牯狸奴贏得

一場因果二人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美

粥別無巧只要頻頻挽 圓悟

太平自來不打諸人也須照顧甘贊來裏有鼻南泉

鑊是鐵作若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牽銅鑊 佛鑑

甘贊設白粥南泉覺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家路

針鋒相接便干戈希果南泉打破粥鍋真謂當年輕放

過人都有罪不申科 笑翁

甘贊設粥南泉打破粥一般病痛徹底請說更有此兒

好笑明朝殺殺禪和 雲峯

設粥散動請念誦白牯各為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

滿復去厨頭打破鍋 橫川

行者失却眼南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

六祖下第四世之四 清溪下第三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嗣天皇悟 木出家時為

僧舖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子教上天皇皇受

已却留一餅與之曰皇汝以餅子換餅曰是某

將來何以返曰皇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答

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頌曰

將去將來事不老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半唇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汾陽

十餅每將留一箇因思何謂陰兒孫團團將去還將

入不覺醒翻到頂門 白雲

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神沙鷗設分胡餅為香

餌引得金龍上直鉤 佛國白

收持來送去樣團團覆陰兒孫不寒何似當時休

竿破潭潭留與後人看 無名

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當下得心灰

橫川

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福善念信吾言可名崇

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

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

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

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

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

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解任皇曰任性逍遙隨

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頌曰

脫白投師真苦辛茶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

事笑倒街頭賣餅人 白雲

據款結案得失過半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

汝等奉行食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

澧州道吾山宗智禪師 嗣崇山 因僧問如何是

和尚深處 或云深處 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

謝子遠來無可招待 頌曰

龍潭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為派潮木人來問聖言

事回忠東園一顆桃 松子齋

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鋒音得圓動少林開板
子誰知別是一堂天 成枯木

草戶柴門子來躬身下拜笑眉開深密親分
付莫道實山空手回 珠山如

歲餘時清禮義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是不解開
飲如此一天風月何 東支精

道吾見南泉泉問閣黎名甚麼師曰宗旨泉曰
智不到處佛塵生佛脚動也道者泉曰的麼

道者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
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者

道者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復師便袖身入僧
堂泉便歸方丈師復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

甚不抵對和尚師曰你不妨伶俐巖不為却問
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抵對和尚某甲不會

乞師番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者道

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言詮不到是同胞拂袖歸堂泉乃淘沙礫真金無辨
別不須疑慮更切切 沙陽題

金剛際下古獨幾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
掏寒松那葉白雲封 松子齋

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
甚麼師喚沙彌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

久却問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舉師便歸方丈
霜於此有省 頌曰

垂子蓮他作者機尋常語直下會真言新機難辨方

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丹寶洋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識
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樹角羚羊無影
迹從容還落正偏中 丹寶洋

道吾因過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
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

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處
道遠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頌曰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

也本非有不滅而生不凶而壽全起威音之前
獨步劫之後成平也天蓋地牽運轉也鳥飛兔走

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棍把吉標棒在三門前
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

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頌曰

得人一半還人一馬虎驟龍驟誰敢定價三千里外
見說此生鐵一團無縫罅 尼無著題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
塘秋水深 潘卷光

道吾作舞一曲無語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卷題

潭州雲巖雲長禪師 蘭華山 因道吾問大悲千
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梳子

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偏身是手眼
師曰道也太然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

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元所說 按傳燈錄乃曰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

梳子作麼生道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
生會道吾曰道吾是眼當據傳燈錄為正眼燈

與舊頌古聯珠所載皆作雲巖問道吾云云恐

非 頌曰

偏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六合雲
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埃若忽生那箇毫釐若未

止若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 寶藏

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
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偏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

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天童覺

弟應兄呼豈偶然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
會拾得藥山笑滿天 大洪頌

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
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佛心才

通身是手眼偏界不曾藏背摸林頭枕翻身嫌夜長
京兆府天寧題

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耳聞是人知有左握軍
持右擊楊柳程聚放開烏飛兔走 大洪思

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梳子偏身通身起來盡受
取驅輝仗君不見認著牛迷裏失却大海水轉變未

得轉後前看仗倚歸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
月堂題

偏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湧出須彌盧
芥子吸竭滄溟水十虛吞燦正眼寥寥照用同時人

境俱奪林頭唱下錯承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
是水兮山是山切忌無繩而自縛 圓悟題

大悲菩薩千手眼如人背手摸梳頭獅跳跳出布袋
口不妨隨處逞風流 懶菴題

偏身是通身是淨潔渾身泥却屎糞來露出猛風吹
誰教背手摸梳子復打三棒 無卷全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
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堅起掃帚

曰這僧是第幾月身休去
二月 頌曰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收身骨巖前弄蛇
手兒時作處老知羞 天童覺

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師問藥山曰如何
是其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憊且待別時來師
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
在方丈外聞師不罵不覺敲得指頭血出却下
來同師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
為某甲說吾便低頭 頌曰

饑食嫩草遠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回放蕩不耕空劫
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丹霄海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
便好埋却 頌曰
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人間道遠快樂切忌思羶
涉路途不勞彈指開樓閣 普卷五

雲巖因藥山問開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
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
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
一後到滿山滿閣承開壽老在藥山弄師子是
否師曰是曰長弄有幾時師曰弄弄弄弄弄
即置口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頌曰

尾舉金毛師子子旃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成自
全一出六出眉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千
里天外風清唳吼時為君吹盡西江水 雲巖
放出金毛師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八牙全露直須
自把繩頭 敬卷五

雲巖初茶百丈後造藥山山問其處來師曰百
丈來曰百丈有何言句不徒師曰尋常道我有
一句百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
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
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
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百丈俗氣
也不除 頌曰
行盡千峰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食寺古調單于
曲陸塵胡家一韻長 敬子青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存百丈侍中餅為甚麼心
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頭上寶華冠意旨
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度
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度曰却憶洞
上之言 頌曰
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真莫論迥古輪王全意
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丹霄海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藥山洞山與密師伯到
師曰觀察使姓什麼口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
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幕在師曰
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
對二闍黎一轉語不檢公請二闍黎道若道得
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連道山曰太尊貴
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頌曰
燒香入淨香無聲吾滿丹堽皓月明人戶當堂備正
坐出門尤懶下階行 丹霄海

枯木巖前烟嶂昏鈴羊挂角無門玉梭暗擲千峯
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絕絕般般萬古寒潭攪不
潭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 自得得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袖辨請詠依前還自舉
還自舉栢巖堂上雨花雨 月卷五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藥山師印心於藥

山與道吾雲巖為文泊離藥山謂同志曰子率
性疎野唯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過伶側座至
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
吾後到京口過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
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取五失笑
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見致令
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
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
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
無卓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陳直造華亭

船子繞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僧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
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師又問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難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
棹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
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
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釣
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
語希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

錦鱗始過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來領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敬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關棹數往徒開
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竿頭微沁一噴酸醜
兩萬空千溪水逆流 保寧真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桅下反身何脫
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道真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明月向西流難釣三寸無人

船子繞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僧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
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師又問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難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
棹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
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
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釣
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
語希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

錦鱗始過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來領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敬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關棹數往徒開
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竿頭微沁一噴酸醜
兩萬空千溪水逆流 保寧真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桅下反身何脫
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道真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明月向西流難釣三寸無人

船子繞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僧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
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師又問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難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
棹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
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
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釣
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
語希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

錦鱗始過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來領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敬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關棹數往徒開
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竿頭微沁一噴酸醜
兩萬空千溪水逆流 保寧真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桅下反身何脫
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道真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明月向西流難釣三寸無人

錦鱗始過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來領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敬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關棹數往徒開
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竿頭微沁一噴酸醜
兩萬空千溪水逆流 保寧真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桅下反身何脫
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道真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明月向西流難釣三寸無人

錦鱗始過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來領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敬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關棹數往徒開
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竿頭微沁一噴酸醜
兩萬空千溪水逆流 保寧真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桅下反身何脫
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道真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明月向西流難釣三寸無人

錦鱗始過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來領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敬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關棹數往徒開
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竿頭微沁一噴酸醜
兩萬空千溪水逆流 保寧真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桅下反身何脫
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道真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明月向西流難釣三寸無人

道尖筒筒偵日點頃

暮口一梳安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鈞三寸無消
息覺海方東般若船

一白雲極外思悠哉密密全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
鎖意縱橫無繫去還來

一榮輕舟泛海隅金鈞得錦鱗幾多逐浪迷源
者誰識清波意自殊

離鈞三寸何道法眼無暇收轉多若使一梳全腕
去劫前風韻落誰家

力未溼無復水重波

渺渺煙波一葉舟竿頭線線幾沉浮離鈞三寸如何
道便有金鱗暗點頭

一梳提起定綱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為夾山輕放
過至今四海錯流通

一梳打着這時漢堪嘆令猶行一半竿頭線線鈞鯨
波颯浪擊雲猶是鈍

誰知總被祖師誤

離鈞三寸已周過吳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沙秋

水

付要在崇微自點頭

夾崎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頃三下無言
說水開山道恨轉深

了無難地可容身却孤舟淋淋津不竭夾山遺毒每
手至今賺殺一船人

合頭著語翻船子恰如抽地直青天直鏡梳下通明
微也是華亭破漏船

無相無我使何戈只因輕信龜頭陀若還不到華亭

上鐵鑄船梳奈汝何

朱潭深處片扁舟伶仃閣閣繫上直鈞劈口一梳空字
宙遠山崇壁水悠悠

笑中乘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於梳下
喪細思成敗是蕭何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而且耐煩揮破船

你子鳴夾山曰汝向去直須滅身處沒踪跡汝
踪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來藥山祇明斯事汝
今既得他後莫住城塵聚落但向深山裏變頭

是空取 尚半筒接續毋令斷絕山乃解行賴
如頭頭師之喚喇黎山乃回首師堅老梳曰汝
肯習自乃覆船人水而逝 頌曰

夾山梳下怡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今古華亭垂釣
者起波江上使人愁

麥夾蘆花碧海秋錦鱗躍浪上金鈞目前無法回頭
看踏覆船來得自由

不犯清波意自殊口周日尚尚釣漁舟覆却無
踪跡落日秋風戰伏涼

老子當年葬夾山全機表裏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
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暮口一梳全梳投點頭三下鼻捺天至今千古風流
在誰道華亭覆却船

撥透機先下欲翻迅雷掉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悠
悠直入千竿不轉頭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磨還白
照淡煙和露濕秋光

沒踪跡處處藏身看來端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
概棒頭敲出玉麒麟

明鏡當臺一推打破東魯西秦無不可

一梳劈口虛空破三點靈頭却若父子至今俱不
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鈞暮口一梳猶未
徹踏反船子有來由

吳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繞犯鐵輪隨雨散雲收明月
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夾山不在一梳上明月滿空巖
斷巖然秋色在江山

散席追追到海涯點頭梳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
在月冷漁歌落釣磯

一下蘭榜暮口觀大洋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
許風滿長空月滿船

稱意金鱗一上鈞華亭江水合西流鈞船盡底破翻
了懶亂春風卒未休

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偽和真諄諄教誡癡兒
女莫把方書誤後人

一棹綠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限小合踏反船
西風急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生沒踪跡處處藏身
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由

松叙一徑羊地鄉

樂山高沙彌 樂山因樂山問曰見說長安其
開師曰我國晏然

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講得得山口
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消

他無只是他肯承當

撞破虛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雲
外多少行人充路蹤

與凶虛去又虛來為累因上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
草不受春風花白開

高沙彌住菴一日雨中來相看雲山曰你來

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箇雲巖

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

師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頌曰

偶爾垂簾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茄不犯宮商

曲玉笛橫時劫外吹 丹霞亭

鼎州李翺刺史 見華山 鄒藥山玄化屢請不起

乃躬謂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

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

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

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

水在瓶李忻懽作禮還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

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 惺惺汾陽問你幽魂

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子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

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通德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浪花不耐霜風

浩氣甚深深海底行 張蓋

隴西賢相登藥嶺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

露天門玉女不曾隔 京兆府天寧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瓶中雲在天故國要歸歸便

得離空雲月渡頭船 白梅

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禪扉再四番惡狗

未時揮毫落紙更明詩 列山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倘若富貴百千

般爭似儂家窮的的 大德

賈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鐵仰面看青天前途新羅圖

雲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膽向人傾真金自有真金

價終不和沙實與人 光緒

若陳見面人悲淚雲水重新遊感渠說說當時曾省

悟却將魚目當明珠 天目

撥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氣而賤

即引得全身入草窠 華華

西巖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 開丹實 一日在法堂內

行技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

人師駭步少時子曰乞師番示師曰更要第二

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躁根曰時至根苗

自生 頌曰

曾扣西來問翠微經行駭步大慈悲當時技子如能

薦惡水重將更滋誰 水華

反子出窟驪龍入穴接醉風生象獸鬪裂更弄爪牙

反成漏泄時至須憑返都機分明踏破澄潭月 法

子許

吉州老義寺性空禪師 詞丹實 因僧參人事了

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

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

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附掌三下僧拂袖便

出師曰鳥不前鬼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

關匙本原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笑呵呵

此土西天未曾有 佛鑑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原結舌更無過

若是參方士須達末後句 大圓智

晝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總

是銀跳不出斗 石溪月

優天禪師 潤州天川 披雲和尚來繞人方丈

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曰祇

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

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

怪人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

平生也 頌曰

有客訪師繞人門由來實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無

咎善始全終誠罕聞 本覺

眼明價識陣雲高兩手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

斷將軍歸去合封侯 師來

作者相逢前在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借取眉手

好免使全身落草中 竹屋

優天因僧寮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眩還我

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晒却即開苦

死竟箇鴉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

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隨我者隨之而

此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

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頌曰

將軍帳上孰能通不易僧初善切秘龍尾龍頭弓劍

折山藤三千未為多 本覺

馬頰山本空禪師 詞丹實 因僧問去却即今言

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

曰即今象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

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

性一如誰別誰共安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

聖如幻如夢 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處設鏡

隨語轉觀面千山後偶中雖有放有放其奈錯

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有偈曰

心本非心性本非心性兩忘誰少誰刺老倒本空

灼艾求病安外迷源孤負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其空古今姜外迷源
者春入園林處處紅 望華集

原本本空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
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業底道理若合不得喫
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
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
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
衆前不要牽爺特娘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
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
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頌

參禪學道莫匆匆動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
見喫茶清話故難通水中鹽味如相似色裏膠清信
不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謝宗風 南堂集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前大康因問大顛不用指
東劉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
猶是指東劉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師禮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頌曰
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裏投機無端入荒草
圓悟影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五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一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

師初謁南泉

問汝是有王沙彌無王沙彌師曰有王沙彌

曰那箇是你王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

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

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

中節下第八 類如如

試問如何是上人進前又手敘火温但知北極羣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流 實業漢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

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

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

覺不知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虎廓然

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

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 雲峯悅

徑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加鞭

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亦非緣

佛靈勸 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及清泉

直立頭垂地橫眠脚踏泥水應須與麼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

了喚來眼上與安眉 鼓山珙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茂滋

味一回舉著一回新 徑山果

趙州昔日見南泉言下投機自那然要會平常心

是道平常不任道方玄 本苑一

白日遲遲夕花落非白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

人迹稀南泉也落第二機 慈受深

擬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人遠從屋裏來坡教

臺登穩聊且動三五兄弟應殷勤處留得見孫辦

劫灰 月堂

過飯飯過茶喫茶千重百重四海一家解却粘去

却納言無言作無作那然本體等虚空風從虎兮雲

從龍 圓悟

萬里長空雨濤時一輪明月坐清輝汗雲霧斷千人

目見得嫦娥面者稀 龍門遠

向道平常心是道斬丁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

量運累兒孫入荒草業識茫茫不知終日紅塵無

價實 大海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

曉金鷄啼在不萌枝 足菴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有九十

日爛醉都無一百場 雲菴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樹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靈門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

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

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

拽脫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

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保寧

出窟金毛斧父機呼喚疑狐疑三更念月如清

畫誰敢重來弄機 寶華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窓夜來

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鼓山珙

度體裁衣量水打帶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徑山果

嶺南泉擺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利 本苑

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游不曾犯著人苗

稼何必南泉對趙州 照堂一

戴角拳頭咲一場父子和親外務知有底人何處

去春來依舊百花香 古父

掣開金殿鎖撞碎玉樓鐘食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蹤

木菴

趙州一日到萊更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

莫曰作甚麼師曰探水更曰我這裏一滴也無

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

逐次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

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保寧

古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為不等閑拄杖暮來斜倚

壁輕如毫髮重如山 佛鑑

萊更這裏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

年拄杖至今猶倚壁 鼓山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瀉倒岳驚天

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徑山

趙州有語標庭栢今古叢林光短燭若到來更

行到底反成箇老賊 地

趙州探水誰能知安一滴也無洞潭潭深潭底

囉囉哩哩 文殊

一滴也無費盡工夫算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

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 真牛

趙州曾探水萊更無一滴東院西院了拄杖便靠壁

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 楚安

平地鼓波清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 無際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了角女子

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了角女子懷胎 頌

橫曾抱腹裁龍種剖臍剔肝觸風胎勿謂此兒容易
得須知出自痛腸來汾陽

咄這老竭得恁饒古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剛門外
笑呵呵菩薩堂中齊喫咽海印信

了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林下
意無錢難得買紅裙佛蓋

趙州因僧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
何抵對師曰黃米飯頌曰

鹽黃米賤諸事成現與欲商量腦後拔箭懶卷

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
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
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

摘楊花摘楊花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板全威楊花摘處何人
見風送漫入似雲飛佛果

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拳張意
氣世間何處可容伊保單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投梭黃花有佛處纖
毫立無佛處萬別子太安路上未歸客幸溪由

自摘楊花天堂

三千里外兩重關的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
路楊花風散雪漫漫普照

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
著嵩山破窟窿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人相耳語

徒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唯
摩呢哩哩呼吽吽徑山果

摘楊花摘楊花打鼓響也也昨日戴加子今日種
冬瓜謝堂

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揚絮無佛處急走過一

葉漁舟江面破林裏鳥飛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還鎖
舜若多神相太空無目仙人逢暗夜白梅編

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吟味走盤密把鴛鴦開繡
出金針終不與人看松源

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
光却是這僧問落處虛堂

趙州因僧問洛處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
州出大蘿蔔頭頌曰

因問當初得法緣不言東上及西大鎮州有菜名
葡萄却飢瘡幾萬年汾陽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納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
調白鳥黑賊賊的僧算孔曾拈得正覺

鎮州蘿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執謂當時人獨
受至今更足好充飢正覺

陶潛彭澤唯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侶晚來江上
望數峯峯峯屬漁家海印

納僧巴真徒穿鑿平實商祖宗多謝張公勤苦
力滿園留得過深冬佛慧

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分曉納僧多是潭淪
吞子細得他滋味少白雲

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關提人不
信一枚秤得重三斤保單

鎮州出名蘿蔔過後思憶却難得王老兒孫不覆
藏逢人直露真消息長樂

趙州古佛尚多言難向出生領得田天下的僧多咬
嚼齒間難過老南泉文殊

口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無根枯來寒斷是非
口雲曲陽春非楚詞徑山

趙州老機關沒淺深鎮州蘿蔔接表林迥後思量也
難得入泥入水老安心大為

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彌
勒東院西邊有趙州鼓山

青出於藍水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或華

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說鎮州蘿蔔
大何曾親見老南泉百老

親見南泉簡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米氣不曾
除帶累兒孫咬蘿蔔野堂

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邊界生願是否師曰是
曰某甲欲竟和高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
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賞機轉處不躊躇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
書一條拄杖兩人昇石菴

趙州因系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
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須情

然去曰悄然一句且致忙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師
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情然

師便出去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構忙然情然進前縮後程不成塑
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佛慧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犯牛牛師子吼野干鳴摘
出離袋裏騎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揪

翻海發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望堂

趙州示眾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幻覺

云諸人切忌怎麼會既不怎麼會又作麼生會
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開降大
雪陸墓鳥益白盆

趙州因大眾晚茶師曰今夜答語甚妙也百解問
者出來持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

王却引得箇擊子 法眼開覺彼前光師意作
真生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少聞其人去得時
有人出云某甲云云爾去不得去眼云我
也 如口

探竿影草人知正似將軍一兩旗斬將安管都在
我脚騎錢馬上須彌 慈受果
千年出八百王誰當機辨東處趙州亦話拋磚引
擊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不得言下分
縑素箇裏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捨佛祖 明悟助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人尼佛不度

水真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離爲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于胡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窻隨杖子忽擊者方知孤負我
併却泥佛全木佛趙州放出遊天鶴東南西北設樓
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白雲端

泥佛不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若之退步若恭詳不
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畫圖千
手大悲徒著力却慚若眼眉簾 木佛不度火多
口阿師曾讓過限刀避箭不堪論無限英雄又蹉過
大滿秀

金佛木佛泥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遊州紅爐烈燄
光中鍛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 鼓山珙
九十七種妙相願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明觀見
心肝五藏 徑山果

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摩惆悵各陽人未來
面壁九年空坐坐 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牛走道途
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蕭關倒騎驢 泥佛不度水
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兩山裏驚

三聖旨
泥佛不度水不真眼中眸子前前人能信得家中
寶時時山花一樣春 若文用
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花酒客大醉無人扶
木佛不度火火七無人我定聲念不若水劫遭鷄鎖
泥佛不度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薄輪咬不破
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其佛屋裏坐趙州言是禍
水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 常卷崇

金佛不度爐圓光燦太虛直下便爲得不用更躊躇
木佛不度火院至眉毛墮烈談且天紅舍利無一顆
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黃疑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
具佛內裏坐趙州休話隨說而便承當穩脚即蹉過
金佛木佛泥佛穿來柳過閣浮更說真佛在內無端
已被塗糊 尼無著樂

具佛屋裏坐開口成話墮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
月林觀
泥佛金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真
將真佛強塗糊 天目觀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意師以手拈之尼曰
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問師姑妾會趙州
拈錢打心肝也節腸 慈受深
兜羅綿樣硬貨頭河北風流老趙州敲處著鹽淡漆
水軒頭一笑更無休 正堂辨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
眼未免當頭蹉過他 高舉妙
趙州因僧辭師問其處去曰箇中去師曰彼中

兵馬臨陣真回過如神日向其處回避師曰
恰好 頌曰
僧去箇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開時師曰歸何
處恰好安眠日正高 汾陽昭
聞說箇中兵馬多叮嚀遊子避于戈臨岐指箇隨身
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正堂選
七閩歸路日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處身何處
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佛慧泉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
處去婆曰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

麼去後僧曾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勸過明日師
使去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直去師便
去妾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師曰謂僧曰臺
山婆子曰汝勸破了我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未與萬萬千趙州勸破人難
會來往草鞋徹底穿 汾陽昭

趙州勸破婆子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人禪客五湖
四海悠悠 慧明四
靈龜未兆無凶吉變動臨時在下人路頭問破誰人
委王老東村怒目瞋 鼓子青

趙州作者勸婆婆太平時代用干戈趙州收得龍泉
劍 盡烟塵總是他 佛甲元
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誤雖然徑直言奈緣多恁去
趙州勸破歸會者恁何據月色晚堂分雲夜山色露
疎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勸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
鏡行人莫與路爲礙 黃龍南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勸破人誰
委多少禪流錯路頭 海印信
趙州勸破老婆禪語點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春學

疎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勸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
鏡行人莫與路爲礙 黃龍南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勸破人誰
委多少禪流錯路頭 海印信
趙州勸破老婆禪語點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春學

者剛歧路走如烟 淨照錄

言中辨的老禪和慈直臺山路不跌勤破却回人莫

問岳陽船子洞庭夜 雲華悅

昔日趙州為王將老婆戰罷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

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滿秀

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勤破老婆回首

日長江依舊向東流 佛慧來

干戈中立太平基礎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為君勤破

了趙州脚跡少人知 白雲端

何事趙州婆子註雄雄今古振家聲高空有月千門

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保對別

趙州一勤老婆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猶未

萬臺山從此長州捺 照覺錄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死或埋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

裁婆子被伊勤破了 真淨文

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勤破老婆婆子

無你雲裏同道者相共舉 景福願

勤破不勤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子眼補龍人也大大

蟲看水磨 雲居祐

趙州勤破事非真老教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術

處一回舉首一回新 龍藏恩

臺山路上婆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勤破

雲華悅

是箇遊臺餐問端婆婆指路虛顛預可憐眼裏無筋

骨却把時人一様看 佛圓白

撥動烟塵老古維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

掌自是行人不見歸 圓覺演

婆指臺山路不差遊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勤破歸來

後四海五湖同一家 華堂清

臺山路不迂趙州親去定賢學古今來往何處

破未透金塵絲是處 三祖字

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半途五里牌邊相借

問不知驚馬是龍駒 上方童

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道玄關人不

曉趙州特地斷清說 雲華來

叢林老作是無情覺察威風四百州一擊錢開曾粉

碎恩大難將雨露開 吳如話

騫直去暴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

獨步 雲華來

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今五湖四海剛破

勤婆話迷 圓通德

臺山有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勤

破舌頭無骨奈渠何 枯木成

高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

後四海行人賀太平 普融平

五臺山路入啞喉感直解聲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

漢歸來道我勤婆婆 張無盡

勤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臥金牛臺山古今行人

口笑飲清風風味轉剛 長靈卓

兩重問答絕諸說趙老於中却勤婆若不全身探虎

穴安能徹底驗仙飽 禾山方

趙州親勤破臺山勿兩岐只這老婆子踪跡少人知

佛心子

燕趁當年有一僧于戈叢裏等閒行定亂不携三尺

劍至今天下絕攪槍 寶華祥

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排指不差休問禹門求變

化風雷只在講洪家 吳古辨

趙州勤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

寂至今猶未絕諸說 小林進

臺山路上老婆禪焉直教人好進前須得趙州親勤

破從茲四海路平然 靈童目

行路難行路難或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

昂頭掉臂總聞總聞開遂府出鉢孟 蓮華華

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寬智者

愚人之患 珠山常

臺山古路是人遊箇尋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纔勤

破家家千古使人愁 珠山如

玉蕭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捲冢

廓四方八百少知音 佛智若

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勤破了清風滿大唐

高華若

天下禪和說勤破爭知趙州已話隱引得兒孫不丈

夫人人點過冷地臥 豐山泉

劈面三秦連肥七堂蓋大地人不知痛痒 曠山柱

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親到來勤破老婆回首

處從此行人眼不開 覺安方

勤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虛疑欲一拳打破扶

桑園果日當空照九垓 西蜀廣道者

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燦趙州無柄錢掃

帚掃蕩烟塵空索索 石頭回

快

婆子只知指路維夫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勤了這回

緊閉門戶 嚴魚解

趙州老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勤婆子倒被

婆子勤破

善無繩約善行無礙迹不戰屈人其直固當快快

老婆勤破五臺山有誰奈透趙州開 圓德勤

年老成精不認傳趙州古佛南泉招提喪命因圖

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勤破了老婆神說向人前不直

錢 天童堂

無你會處稽首趙州大法王至 唐詩

大用全提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勸破婆娑處草俱風行無處尋 兩首

趙州老子爛泥裏刺勸破老婆叢林受賜

婆娑不在五臺山平地行人作易難棒直坦然今古路區區却過趙州關 唐詩

臺山路轉直去趙老見婆無別語勸破回來知不知莫信閑人說是非 古父川

三月春光上國遊祥雲瑞氣瓊龍樓親從宜德門前過更問行人竟汴州 文殊道

婆子幾年尋劍客趙州勸破有諸說解使不由家富貴風流何在著衣多 詩堂

一按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遊菴演

千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果靠拔山力千里馬難不易騎 明大祥

四海同一家兩口同一舌趙州勸婆子有理自誰說 七卷願

踏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納破戈不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網籠即便休 尼無音德

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關山遙只自知勸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 名筆

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勸破歸來無限平人瞞騙 妙慧尼淨智

趙州勸婆百發百中趙得老鼠打破油甕 佛照光

村婆暴富誰說聞趙州賣俏矢上加尖 或卷體

暮直暮直青天白日勸破了也一文不值 三林說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裴希岳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

開更無一滴到黃河 無津範

勸破婆子向青眼黑趙州老漢說我不得 文殊業

趙州言勸破心頭打額頭如何無轉智特地克寬離 野雲南

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開 頌曰 道者不著何處摸索背後能鱗而前驢脚反身筋十孤雲野鶴阿呵呵 蓋蓋

趙州一日敲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曰不誠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欽

別云我不如你 頌曰 趙州眼放光燦破因天下錦蓋上安棚至今成諸備 老柳聖

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息南海波斯過大唐 野菴

却下禪林轉一市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抵為轉 半藏 頌曰

走下禪林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高受深

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發前紅心裏中紅心驚得須彌頭倒放 正堂

趙州一市天輪轉婆子知音木足酬普為人天開正眼大千沙界一毫收 足著聖

不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林遠一遺背向却言虧一半老婆惡業自家招 天目禮

趙州劍氣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扶好手手中誇好手 張大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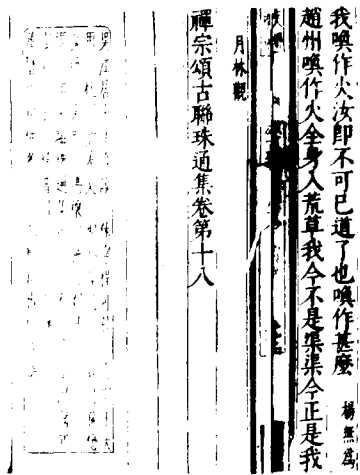
趙州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婆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棧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棧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可僧舉前語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頌曰

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楊無為

趙州喚作火全身人荒草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 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六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二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庭前柏樹地中生不假牛犁嶺上耕正西來千種

路辨密樹林是眼睛 汾陽昭

庭前柏樹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敷三歲兒童皆念得八十翁翁會也無 浮山遠

趙州庭前柏天下走禪客春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

柏却令天下動干戈 李寶

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

壁秦王相如總喪身

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禪和不自知柏樹庭前剛指

示及令平地針鋒 雲外

趙州有語庭前柏禪者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

解須知獨樹不成林 黃龍南

庭柏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語播叢林盤根抱節在金

地禪者休於格外尋

萬木隨時有彫長趙州庭柏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

節幾奏清音對月明

趙州全不犯工夫觀面寧存細與龜重疊示君若不

見庭前柏樹本來無 光孝位

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

節下截清風何日休 正覺道

趙州庭前柏三爻刮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下透長安 天衣

人問庭前柏子是嶺南客及憶臘月天雲裏梅花拆

僧問西來意趙州柏樹酬皮下若有血官差不自由

劫靈苗無影不凋秋 照覺

惟此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歲色長短大小在目

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具外

庭前柏樹神僧苦尼井口機權橫吞不得 野軒

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保單

趙州庭下柏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納僧如覷

著西來祖意合平沉 揚無

趙州庭前森然直露清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

求盤根萬古終無極 大滿

真箇怪時方議怪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曾西來

旨只看青青柏在庭 佛白

羚羊掛角絕無疑翠柏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

會頭天紅日夜長輝 羅漢

舌頭無骨趙州老柏樹庭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

意喧喧啼鳥噪禪居 三祖

萬里長空兩齊時一輪明月映清輝淨雲掩斷千人

日得見短娥面者稀 佛意

庭前柏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收日月明

青青庭柏指西來趙老門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

意誰把靈根著處栽 佛意

西來祖意問如何柏樹庭前指似他射虎不真徒沒

羽至今天下有請說 珠山

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柏庭前柏老倒

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觀音作胡客

趙州庭前柏樹曾問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繞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

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承天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追迫 續老

庭前柏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祖長長出不

得千古萬古只如今 南堂

打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高難

趙州庭前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 佛日

百寶光橫無見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指諦波羅僧揭

諦石人半夜失烏雞 正堂

庭前柏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

庭前柏樹子分明向君舉大雪滿長安燈籠吞佛祖

靜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壓香

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 好堂

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繞膝

跳松蘿亮隔笑秋騰 天童

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布衫穿木山解打鼓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庭前洗脚上船 道善

清涼法眼禪師舉相樹子詰問覺鍊背承聞趙
州有此語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謂先師好
眼曰真師子兒 頌曰
庭前柏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
佛印元

僧問西來柏樹何必斯言詢趙州令人長憶清涼
老一句當年喚轉頭 大高秀
新羅鷄子刺天飛鈍鳥難邊不去趙州庭前一何
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白雲端

日來風吹瘦影孤趙州曾指倚庭株昇元大小清涼
老未會先師此語無 正覺遠
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南北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
在相逢空愛白公詩 大洪透
庭前柏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人直下未相許
與淨文

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
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
下去市地清風隨汝舉 慧通日
趙州庭前柏樹子真蒼眼精如點漆笑他法眼詢先
師覺公心苦口如蜜 雲堂行

江王無人能寒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
肯以筋十 正堂辨
趙州有箇柏樹高神客相傳偏天下多是摘栗與香
枝不能直向根原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
向罵禪人若其連方眼好向此中遊真假 文殊道
一人背手抽金鎖一人反身控角南其東西說頭
看果然一馬落空 已老派

葉縣省和尚因僧問柏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
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
聞答雲雨滴聲度其會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

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檐頭雨滴分
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頌曰
庭前柏樹子檐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

簷頭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普
天市地成狼籍 東山運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
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你等諸人向甚處肩師曰聞黎若回寄箇鐵子
去 頌曰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踏趙州關賺他一隻破鐵
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正覺遠
石橋一路滑如苦閻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遊歷
去幾人曾到雪峯來 佛泉

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鐵子何人識趙
州放行底事須綿密 海印信
大地是眼何處肩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鐵子
去方得此語圓堵堵 鼓山挂

大地是眼沒處何神僧到此便覺說須知別有安
身訣會得安身事更多 鐵子安著在甚處處 照

雪峯何處何趙州寄鐵子沙門一隻眼狼藉乃如此
阿呵阿大唐國裏鼓聲起新羅國裏舞婆娑 別孝
大地一隻眼誰敢取局其中鐵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峯
極月

趙州謂眾曰我何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
實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頌曰
象頭不覺胸胸開眼從教談談紅若謂平常便無
事須防豆爆冷來中 心開

壁衲僧凍死不知心 石田真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棟
樑是明白這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選惜也無
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選惜箇甚麼師曰我
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不在明白裏
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兩種二無兩股天際日上
月下檣前山深水寒觸體識盡善何可草木龍吟消
未乾難難揀擇明白若自看 雲寶

如眉沙語點點機變堪笑下和三獻玉纒榮刑却一
雙足 國悟勤
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嗟我萬勿若有人猛推
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隨老派

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嫌揀擇鷄黑馬白纔有是非
還讓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屢金箱
頌寄青寒 月堂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
線一串穿來不刺星 無差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果惹
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頌曰

象王嘯呻師子嘯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
鳥飛兔走 雲寶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
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白雲端

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
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肉底相許寧可與曉事人
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天童覺
區區分疎不下往往反成話禪須知至道無難於此

誰知縫綉

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濤雲收新月一鉤至道無難
惟嫌揀擇五年分跡太滄海鯉魚多赤梢南山
大壽有白頰

風雨濤濤鳥雲發鬣嶺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
龍王不在

天高地厚尋常海闊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
窟獨携霜劍定乾坤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
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

曰田庫奴其處是揀擇僧無語 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蝶撼於鍊
枉揀芳輝芳當軒布故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人穴蝦蟇無出
路却免天道不平均

金毛獅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古與今介修羅喪膽
外道亡魂含靈蠢動莫不沾恩

當門一脈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
措金鉞擊碎萬重關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有語是
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其
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能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
如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摩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
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針線工夫妙入神公情接意一何親太平胡越無疆
界誰是兩人與北人

紫綾紅錦貴線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解不能

無爭奈時人見不見

日暖風和鶯轉新柳垂金線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
力一點花紅一點春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某甲不
問道箇道師曰你問那箇道曰未道師曰大道

透長安 頌曰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勿勿問山路遠終須
到一徑長途君任通

趙老家風不熱讓問他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
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
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

歌石冷冷古澗磨松子尺帶寒音多應只看昂霄
操誰信根頭有夜岑

道人相見問如何舉手舉溫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
器岳陽子向晨波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爭似春風
處處開

學似春風處處開花開花落立相關白雲自在猶難
擬飄鼓無心滿世間

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
師意便是教意

波斯讀梵字冥窟人作詩鳥頭彷彿附了依佛竹密
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趙州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
佛殿

一欄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銷人踏破草鞋歸去
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天子居閣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
巡火所由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
鐵頭關籃遠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個入前誇
好手面皮三寸不知羞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
毛

九年面壁自虛淹半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
事石人踏破謝家船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關劣不關勝勝者輸果子
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
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
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
果子來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微微卷秋風邊庭不用深
入勒馬歸來却有功

趙州老古維家風繼金粟文遠小師兒窟中獅子
共撫無絃琴同唱還鄉曲花簇簇簇簇一片好景
田營爾生荆棘赤脚漢越兒着靴人喫肉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般裏底曰般裏者
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般
裏底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願爾圓南瞻部州人未
識摩羅果信虛傳

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
底刺重茫茫眼裏花

如何是佛般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國同歌河海

清稽首拜手元是你 月林觀
一尊般若佛兩度放毫光
攀擬酬高價無疑亂度量

趙州因學人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
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

省悟 頌曰

林穿先臥粥桶後坐濟濟鏘鏘滿漚漚要會趙州
洗鉢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泉大道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梳一氣不言含有

粥了令教洗鉢盂盡心往往更心盡直饒到此分明
了也是平生不丈夫 佛陀遜

趙州喫粥語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
三祖宗 二

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寒
落六祖疑頑不讀書 三祖宗 二

乍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
曲底事游人不見歸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礙往住豐山受記
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正覺述

粥了尋常洗鉢盂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
界是則名為大丈夫 雲居祐

喫粥了洗鉢盂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眾三十年
記得展單忘却筋 揚無為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曾問取
東村王大姐 潘堂準

粥了令教洗鉢盂趙州此語不相幸亦非宇宙中人無
教幾箇男兒是丈夫 蕭受深

粥了令教洗鉢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奈飽叢林
客且道其間有悟無 天童覺

乍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盂洗了相逢
著又得濃烹一椀茶 長堂準
大隱居隱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于五湖兩客朝朝

用誰解回頭子細看 草堂清
叢林乍入問來由喫粥無過洗鉢盂休有真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開福堂

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
處尋開推出玉麒麟 佛性集

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
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漢園元

開開展鉢盂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要明端
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 葆寧勇

喫粥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盂敢
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執為僑把斷要津水逆流伶

俐衲僧纔敗眼釣魚船子下揚州 龍門遠
趙州指示洗鉢盂衲子奔馳枉費工日用不知何處
竟分明說向似盲聾 南堂典

喫粥了也洗鉢盂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冷地思量
著點鐵成金舉世無 月林觀

升方通透八面玲瓏駭駒顧影孤兔潛蹤 龍無著
粥了令教洗鉢盂鐵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掛乘風
便截海須還大丈夫 卷卷

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拈出鉢盂令去洗行盡千山與
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炬燭靈光照

天施而今高挂在虛空長室室內展脚睡 文殊道
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我馳驅到家中猶罵
誓不知醒後又如何 且卷七

只為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 龍門原

只將乍入來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
去宗師不用更切切 橫山峽
趙州因曾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約師
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

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
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

趙州石橋本無星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
誰誰人敢向御街行 北塔辨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鰲堪笑同時漚溪
老解云騎前亦徒勞 雲寶應

我愛趙州對揚漚酒僧問石橋度驢度馬若耶胡僧
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 地藏思

異類渠行學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
京兆府天寧境

彌長鯨已壓浪頭飛跋駭橋邊尚碾泥度馬度驢難
解會綠楊影裏路東西 地藏思

趙州石橋只見畧約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
在箇全貧當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 月堂昌

限趙州問沙彌鳴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
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 鼓
山住

瑟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遜遠呢 徑山果
趙州因曾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口上

至諸佛下至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
師曰為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師

曰知而故犯 頌曰
大用全機獨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

大覺處勝佛道州

少年學解味宗途老倒依還薄有無古佛純金誰辨
色感為機智競騰踏國通秀

有無雙放復雙收越老機開世莫備試上海門高處
望千江萬派盡東流善融平

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
狗夜深無故吠虛堂慈受深

有道無無刺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氣隨他
去空使流光暗度秋成枯木

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杓折
無星秤火熱水向缸敲正覺

趙州古佛言中的話有話無無金趙壁更有布衫
重七斤天上人間無價直范善

佛性分明說有無請飲何用挂葫蘆薄薄煙烟留不
住偏舟已過洞庭湖碧空漢

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
鐵破雙關業識依前還作狗本覺一

狗子佛性有是虛愛飲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
倒背紫袂扶到家中全醉

無直路却穿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
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石菴切

狗子佛性無所額路上逢子湖業識性在遭一口大
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
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無甚全

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纜涉有無喪身失命無門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頌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真淨文

趙州露刀劍寒霜光讓讓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
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唯嘆無限守聲
跡挂角羚羊不見蹤黃峯神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堂裏坐
鼓山注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
徑山

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
破山加

狗子佛性無實劍出規機落在將軍手橫按立當途
從字方

問頭既實答亦堪誇洛陽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
口太饒舌儂家信手摘楊花大善智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今掌聽須彌及毒舞
臺海水騰波行正令南堂真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壽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人
屠八臂那吒行正令獨巖贊

乙巳大人丘叢林為寇離利牙如劍戟生殺有來由
南巖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開口露出心肝真牛

連馬連人劈一刀虚空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
看誰解分開蓋臍毛中兼空

鐵壁银山一箭穿過冷倒趙州口能招禍尼無善

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今纜擬犯鋒鋒表却窮性命
潘光

貧無所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大霹靂文毛體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
文曉道

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攝出暮時鏡光明潭不見星

兒上下四維俱徹映誰卷深

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般因邪却打正
若本便

天食波斯飲百杯停停把柂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
喚不問覆塔灑頰堆東山空

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六三一切智清淨
天香壁

狗子無佛性羅羅人會不打殺別人被人打破定
南香贊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子邪俱不入百怪盡消除
松溪五

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是泗州人說者也不信
別卷

狗子無佛性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
己卷深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處在大街路無人踏得著
脚卷

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難入耳東壁挂葫蘆
外翁語

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鎮山仁

二八佳人刺綉蓮紫刺花下轉黃鸝可憐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如堂仁

利刀截斷命根跳出孤群狗隊拈起萬般疾袋鐵額
銅頭粉碎石菴切

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得一概少室堂

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藥葫蘆接來替却人間
病大死一回方見渠首羅單

狗子無佛性于將人楚庭一揮三首落千古得虛名
千華

京兆寬因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眾生曰既非眾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 頌曰

拈却這僧問去却京兆浩歌歸去來清風徧六合 裂破須彌鼻孔踏反大海乾坤面百千諸佛盡是 我輩兒孫 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荀去師曰 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

彎弓直勢射難當 陷虎之機理最長 雖是貪他一粒 米誰知失却半年糧 海印信

趙州荀被婆偷過 如何肯便休 合出手時須出手 得抽頭處且抽頭 野軒達

趙州老提箇賊當面 勘渠返還一 捆賊不成罪 歸已 天下衲僧知幾幾 龍真尼

趙州快撥老婆時 迦婆羅重 徹角却被老婆揮一 掌 張無量

學從來多事落便宜 張無量

從來柔弱勝剛強 捉賊分明已見賊 當下被他揮一 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佛鑑

禪虎穴魔宮到者 稀老婆失脚人 懷疑趙州喫掌無 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 金陵命蓮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 輕去來無別路 傾蓋白頭新 聯生遠

一路雄兵犯界河 烟塵塞路絕人過 安邦賴有張良 在畫角城頭唱楚歌 重寶宗

嚴馬加鞭上酒樓 何如坐地看揚州 是非長短俱裁

了見竊絲難似狗偷 無學義
相見又無相觸 竹欄腮便掌不相饒 思量箇樣無滋味 莫是趙州身命招 開經堂

趙州示眾曰 看經也在生死裏 不看經也在生死裏 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 僧便問 只如俱不留時 如何師曰 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 頌曰

看經也在生死裏 飯裏裏坐無喫底 不看經也在生死裏 錦衣堆裏無著底 忽然為鶴叫一聲 反身騰躍 涅槃喜休擬議 如今地向與人前 千手大慈提不起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惠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七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問曰曾到師曰喫茶去

又問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王問曰

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

師召院王至應喏師曰喫茶去 頌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總到來不是石橋元底

滑喚他多少衲僧回

見僧被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

去香烟時換綠絳苔

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

堪笑禾山解打鼓

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今開防

緊從此人情總不容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音鏡向若無青白

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清香往來

者誰語居止院西東

此間曾到不曾到人教人情去喫茶院王不知滋味

好却來爭者盃中花

叢林宗匠實難加語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

住股動只是一甌茶

三等學履禮數全一般平抱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

味且夾油麻一倒煎

曹叢龍泉登夜光靈臺長樹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

訪茶歸休分話短長

趙州喫茶話自古至今及今身開終始口難保眾人心

靈蓋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相逢盜道喫院茶大抵風流出富家休問曾到未曾

夜半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等閒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者意茶盡向青州作窠

窠不知春色在江南 運卷 錢湯無冷地黃河靛流金剛難神背腦後掛燈柱

攪到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 寒來暑往渾無

用挂在趙州東院西 石菴 當機觀面觀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報逼人上壁

趙老七斤衫捉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

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幕召文遠遠應諾

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頌曰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為人說一般床只分種

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鼓山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東司上不說佛法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

恩將此深心奉塵刹 靈峯全 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

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兄

人無力下禪床尤加禮重豈日今客將傳語

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上來不下禪

床今日將軍來為甚麼却下禪床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

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頌曰 上等接人無回互據坐堂是何謂度帥王用處

若軒昂為渠拽倒破禪床 天目 脚踏迎上容曲呆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樂鄉

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揖高賢明知到土嘉天

富難圖他家做骨貧 石溪月 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說君臣猶有

間入山先見玉寶分 月波明 趙州三等見人未果已先話墮都街裏得便回頭也

是大惡看水磨 松蘿 禪床不下不接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

飯那知世有大王尊 圓極堂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高福大王者曰

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 頌曰 報客傳言信已通又手低頭便鞠躬對面一雙清白

眼當頭踉蹌過住山翁 楚安方 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兒不覺俯觀

驢爭奈全身在帝鄉 大重覺 一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看他拈尾作頭又道

大王來也 猶方 鐵子驚胎滿道途皮毛款款辨精靈若無伯樂當時

鑿失却追風千里駒 慈覺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

來在草裏 有慶 來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趙州

傾蓋如故 別華甲 趙州到一巷主處問有麼王堅起奉頭師

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巷主處問有

麼有麼王亦登起奉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

活便作禮 頌曰 問答元來龜一般當頭一著真願預將身自有佳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開 佛道堂 疋馬單騎戰祖關死生只在剎那間趙州最是難容

漢王當頭撲兩拳 文殊道 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知準錯認定盤星 佛性 趙州老漢少喜多嗔不會為客勞煩主人

虎步龍驤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閑喚出卷中

至便見千江水逆回 佛心才 老作叢林是趙州兩拳提起不輕酬無星秤在當人

手斤兩都虛在裏頭 楚安方 類五陵公子事誇富百兩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

類倒抵重衣衫不重人 三聖 上卷豎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卷豎起拳頭趙州

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何以嘉州大像若謂總涉

請說露柱燈籠合掌 慈受 換手提曾哭老蒼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

却管取來年喫嫩茄 碧堂 卷王當年用得親稱僧眼裏要生筋趙州古有龍泉

劍開口等閒疑殺人 自得 水淺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槌擊碎兩重

關填溝塞空無回互 尼無業 卷王拳頭舉處親趙州話魯指西秦知音不在千杯

酒一盞空茶也醉人 蓮堂 順水張帆逆風把柁釣盡江波不出者箇 月林觀

卷王拳頭沒兩般趙州平易作難難叢林多少杜禪

衲誰解出頭天外看 鐵山仁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遙望起疑信此時若得樊公

脚一踏鴻門兩扇開 無事 趙州因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

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

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頌曰

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塔趙州在杖屨然

短分破華山千萬重 徑山來

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冤讎如今四海平如

掌雲自高飛水自流 無堂一

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觸門遺露塵平生心膽向人

須相識還同不相識 義老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 頌曰

句裏呈機劈面來機迎羅眼絕纖埃東西南北門相

對無限輪棍擊不開 雲寶

四廓開闔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思覺

袖裏金槌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

路報你游人歸去來 曹融平

轆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遊龍樓鳳閣依然

在失却來時好路頭 羅漢南

四門開路往來遊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

巷三千十處管絃樓 風通

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頭微入門來明皎潔出

門去莫漏泄通一線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 黃龍

于落處不停誰解看 雲寶

初長嬰兒急水毯襖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

今何以當時問趙州 天永

何謂識考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

喃急水打毯襖口壓 白雲

朝日忙忙打毯襖生來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

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 慈覺

急水打毯子念念不停留未能全六識先見雙眸

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向外更尋求 佛性

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毯

子出沒沒人不曉既為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

趙州德慶道 佛聖

趙州因僧問和尚姓甚師曰常州有日甲子

多少師曰蘇州有 頌曰

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然

世原壞時染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

斗 雲寶

常州有蘇州有吃喫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

八十一兮九龍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

朽 佛聖

一趕方今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關講師不識圓

義空捨前山過後山 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

岸隊隊雙雙趁曉風 欽堂

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

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

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

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

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

管不知開張有誰知 鼓山住

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

無本可據 徑山

經送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開煩惱裂破虚空作兩

邊古廟香爐出芝草 雲老

安貼那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野菴

懸却脚日相救相救南泉上胡口日一二三四

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頌

曰

南泉趙州用最密後人不轉尋竟往返之言子細

看二人把手並頭立 汾陽

趙州自作自受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

私路上走 月堂

攝不成型不就樓上懸身叫相救南泉敲處有來由

一段風流如錦綉阿呵呵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

等閒施豈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

下免教失脚墮黃泉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佛性

趙州因在殿上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對 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 頌曰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沈爭奈當初不放光 趙州注

好一段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成身不使辨精刻日日香烟夜夜燈看來當甚乾羅術 趙州注

趙州因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先脚濟乃近前倒吟師曰若會便會更唱作麼濟掃去師曰三十

年行脚今日為人踏下註脚 頌曰

洗脚處更不安排倒吟時非是唱吟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 趙州注

一人服似鼓椎一人頭如不杓兩箇老不謙羞至今無處安著 趙州注

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相逢恰似標相撞見今特行脚曾呼為兩箇開和尚 趙州注

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曰苦若僧阿呵大笑

頌曰

苦若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擡帝鍾大

地山河俱作舞 與牛游

苦若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

翻經秘魔杖下捉老鼠 趙州注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倍直饒須徹根源也

是泥中洗上 佛照光

不取當陽第一番臨機舉越不輕酬佛打著連底

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趙州注

趙州到靈居居云老大大何不竟前住底歸

因得慶慈住得學云靈龜有古壽基師曰與慶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來慶云老老大大何

不竟前住慶去師曰什麼處住得慶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奔馬騎今日却破

曉標 頌曰

靈龜開眼各運謀鋒相敵未經休等閒露出反身勢連得子江水連流 趙州注

雲出山前古壽基趙州問得便攬眉家象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趙州注

趙州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只

看香 頌曰

風雲頭角黑龍皺苦死爭額上珍淨洗眼來早地看老僧未免貴精神 趙州注

珠在浪花深處白竿六塵森志悠悠老僧祇管見邊看得失從眼自開 趙州注

趙州因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中失却牛 頌曰

欄中失却牛有問即有謂更若求玄妙胡孫象氣籠

無僧舉似浴浦浦扣齒又舉似雪居居日何必

信回舉似師師曰南方有人喪身失命白請和尚舉師繞舉前語指指僧曰這箇師僧喫

却飯了作恁麼話語師休去 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趙州因問如何是南泉真師下禪床立僧曰

如何是和尚真師上禪床坐 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禪床坐龍睡并虎威

一槌打與兩分張拈起元來是雙破 本覺一

趙州因問秀才云和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

如來 頌曰

廣莫宮殿無埃已是連君八字開丹桂不須零碎折等閒和樹技將來 趙州注

趙州因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頌曰

毫釐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隔的

但能信手摘楊花須會風生庭前趙州開好標榜

曹義路上沒蹤跡 趙州注

趙州因問路逢連道人不得語對未審將

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頌曰

滿滿臂弓射不著長衣揮劍斬無痕堪笑日月不到

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大蘆行

病餐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病去藥回滋味

別古頭具眼者方知 佛性泰

世有逃形異影人奔陳生告說說神若知形影元龜

二坐對高堂秋月輪

趙州因問南泉變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

作驢西家作馬 頌曰

脫得驢頭戴馬頭東家西家卒未休問看還有幾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趙州注

趙州示眾曰此門佛法道難即易易即難別

處難見易曉老僧起裏即易見難識若能會得

天下橫行 頌曰

識不識見弄見說易說難知油入麩 趙州注

趙州師顯世令侍持掃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

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 頌曰

一生受用塵寰道箇都來有幾重分付趙王千古

任任他南北鏡頭爭 保寧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

陽生 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開若解知時節冬至一陽來

鐵樹開花千萬朵石頭抽筍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

吹明朝冬至一陽生 佛靈

冬至一陽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

徑山果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師一日辭歸宗

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宗中大宗曰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我說一上佛法師結案了上

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近中善為

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頌曰

八十婆娑學書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學

鏡始信從前萬事非 慈受

芙蓉一日訪同泰實性大師大師禮堂以右手

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何是天容師兄

大難委悉便下座 頌曰

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 師初在歸宗

會下忽一夜連呼曰我大悟也眾疑之明日

堂眾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

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大悟試說看師曰師

姑元是女人竹竿與之 頌曰

悟來不在善善端解了都由覺爾開定道師姑女人

作疑人轉作鐵山 師

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自有疎說如今隨例傳其

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師

五月炎威當酷熱赤汗流無處說市地清風劈面

來大禪眼裏重本脣 師

童子學願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

若下得翻成紙上塗烟墨 師

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賊敗露無藏

處便道師姑是女兒 師

密眾連聲呼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師姑元是女

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 師

師姑元是女人作百納禪僧多閉措騰回沙塞口

盧燕透紅梁潭不顧 師

鎮州普化和尚 師初於靈山處密受真

訣而伴狂出言無度聲聲山順世乃於北地行

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

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

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

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僧僧回舉似臨濟濟

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頌曰

老倒分明兩路差和尚相狂勿喝斜能蛇混雜人難

辨白日長空下雪花 師

明暗俱打跨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

至今誰辨辨真虛 師

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明珠發真光一擲輸贏誰辨

得滿盤散子不成雙 師

婁羅須要送聰明金榜何曾得掛名持下樓頭歸去

好莫騎獅子傍人門 師

賊不是風兮不是扇長街短巷走如烟院裏有齋常

點返將風勢卷將回 師

一攬銀山鐵壁推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

用乞與伴任老萬回 師

水急魚行過岸高馬不棲世情有冷暖人面逐高低

以此板鈴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連齋

去賊窟皮穿可怪哉 師

棍錘錐鈴盜賣爭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修穿

響是善堂前破草鞋 師

大用香提作者知樂迦眼活靈光遍大悲院裏翻身

處臨濟甘為小厮兒 師

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岳靈衝開街頭象鼻馬背

鳥鵲石人撫掌呵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 師

善化普喜入臨濟院喚生菓濟曰這漢大似一

頭龜便作龜鳴濟謂盧盧曰細抹草料著師

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

為人開 頌曰

十字街頭金鐸鳴寒生菓恣膨脹狂翻筋斗盤山

怕踢倒飯床臨濟驚復眼未開真瞎漢兩頭俱打震

威聲鎮人何必揭棺看會得來時即去程 師

先師會裏呈真處臨濟堂前捉敗葉時連此三回露

索咄這公堂盤乞兒 師

似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

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師

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方為執則正賊草賊不須

論大施門開無壅塞 師

牒障生菓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葉時連此三回露

略不知業債誰除 師

善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五作相投勢馬

曰 混俗和光用敢難相逢正是兩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沙門

機境相投是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

階頭放下劫初鈴相撲呼它馬使各五棒打來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天目

善化一日同臨濟赴施王家齋濟間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師

遂踢倒飯床濟云太癡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說屢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王家齋濟

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云太癡生師云暗漢佛法說甚麼細濟乃吐舌

頌曰 要識真金須入火再三鍛煉見精靈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著印信

相連一賠一蠱生齋王潭家長膽驚誰識二尊龍象駕毗盧頂上等閒行野新道

蘭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牀似這般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亡上方道

聖顛聖在善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師開拔南山繁鼻牙焦尾大蟲禪翅與南生

入海須是眞當得珠還他因象飯床兩次趨翻這漢是甚難養真牛游

臨濟慣白拈善化慣聖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別事印

善化趨倒飯牀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賺地金毛驚得須彌倒走通身是眼鑿不徹通身是口只隨後不隨

後寶勳出匣風雷吼望善策

善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內

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聖風聖顛知他是凡是聖師曰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更出去頌曰

驢驘駑駘者稀淺深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著印信

善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履人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眾曰善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

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急第四日自擊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

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昇昇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疎北嶺龍

撮得虚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東山源

釋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善化趨倒飯牀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賺地金毛驚得須彌倒走通身是眼鑿不徹通身是口只隨後不隨後寶勳出匣風雷吼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二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餘

南嶽下第五世之餘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師承秦蕭常持一木杖每見僧來禮拜即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杖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道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見不禮拜便覆入懷裏師拈通背

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二千里外賺我來使回

頌曰

黎荒老倒眼彌麻自救無瘡更持杖嶺南獵獐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源山秘魔巖下坐擊杖來者教伊識汝本家苦切為君都不為失却真杖投天杖汝把斷重津過者難擊杖須信彌饑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雲黃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獸回首恐人生恠笑欺云千里賺子來黃龍南

手把長杖坐要津乾坤誰是晏遊人當時若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佛印元

自誇獨握誅龍劍及遇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戰無功徒枉動干戈海印信

秘魔杖子動家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項羽到烏江榮勝

道得無言杖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此宗榮信

杖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被擡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賺却東生賺萬子謝堂思

登崖之處無處捕背去却藥忘露當門齒杖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賺吾來將虎鬚兮捉虎尾惠通

拈得便用胡麻廝繳冷地看來知恩者少月林觀急水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鈎上一吸渣滓徹底乾手華

秘魔為法力求人特地擊杖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今有理不能伸映華威風凜凜不容輩跳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海爭知詩勝大如山雪

精懸手持木劍自謂降魔鏡見僧來吞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頌曰信手揮來一一觀祇林劍下絕烟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皇家定亂人詳

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鏡鐺無用處也知賊不打貧家詳

劍有魔益磁劍無魔自清只願降魔全夫照不知身是老魔精詳

河中公議和尚詳因往羅漢路路達一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

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頌曰

間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針芥相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詳

六祖下第五世之一詳初在黃蘗隨眾奉侍時堂中第一座詳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藥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動問話惟家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遂告藥云義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更與提誘來日師辭藥指往大愚師遂茶大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藥來愚曰有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藥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

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藥恁麼老婆為汝得微困猶寬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搗師衣領曰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師黃藥非干我事師返黃藥問曰汝回太速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藥曰遮大愚老待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藥一掌藥嗆大吟詳馮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藥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頌曰

睡眼三番打不開忽然狂獸吼如雷君看馬帶紅繩絛只是去年曾秀才詳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趨趨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處風流詳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半分詳雷電風行便合休巨驚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鐘鼓山河四百州詳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肯自舉肋下三拳明有

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肯自舉肋下三拳明有

信不從黃藥付將來

叢林猛烈是黃藥枯林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惠却知

恩老婆面上與一個

一槌便當未為奇六十山藤是大連至竟不能知痛

拜上堂猶道掃蒿杖

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難裏浪如雷湧身再向洪波

散透出滄溟眼便開

九包之難千里之駒真風度露露機發樞劈面來時

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持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

大丈夫

點額三回下禹門雙眉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芳不可留揚鬚獵獵歸

溟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不差

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有甚巴鼻

驚拳痛打不死高安難極便活見機獨露三拳當鋒

誰辨一鳴

臨濟度三夏不春青藤上上六十株手脚遂忙感

忽悟安心切及行勸下本無人如此意林下憶三五

劈開華岳通天色

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子到底分明眼未開

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兩頰紫兒孫嶺山鐵壁俱穿

透萬里無雲宇宙分

黃藥高安老骨堪堪居裏海定龍蛇床鬼子無巴

鼻一箇胡盧販兩家

黃藥山頭喫棒大惠勸下築來佛法的的大意猶隔

十萬八千

三度扣關轉不開赤手迢迢空往來忽然業鏡百端

碎始覺從前滿面灰

禍福無門口自招三邊毒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恨萬古春風吹不消

臨濟師黃藥何曾把掌行掌廳并築助孝順兩邊生

技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

地到海方知信不通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人門便喝

珠拍角折

入門便喝已是切但無限社禪和給夏論談話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無人無

數幾箇如今有腦門

一劍定烟塵惡何辨手有梯山舜入真誰識聖明君

一喝當機疾若雷

老那箇堪任這一槌

願逐溪潭聖凡淚洗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藏

滅無傳臨濟老漢白拈賊

善地如雷喝一聲聖凡從此不留情直饒劫火焚三

際此喝當存性轉明

警戶幽鳥凍不開虛空忽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擊雲

霧蛇頭頭食土埃

入門便喝全無已具引得見孫弄粥飯氣

張公未醉半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連却被金剛開口

咬誰能愛你護身符

龍控懸河海月秋烟實風雨一時收波濤急急人

變金剛斷千江水不流

入門便喝絕商量空香雙拳立起網反轉殺人三角

響震林千口受突夾

呀嗎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直猶欠一著

相違便喝切切但但十字街頭打併檀香

喝下忽當驚動前休領喝當驚動時時踏第一著

不在堂立處處向平地地湧水白是天秋空裏一喝

之乎者也雪月風花頭面各別事同一家

臨濟因黃藥普請謝茶園藥後至師問訊按鐘

而立藥曰其是困耶師曰纒纒地何言困藥便

打師接杖推倒藥呼維那喚起我來那喚起曰

和尚爭奪得這風漢藥却打維那師喚地曰諸

方即火葬我這活埋 馮山問仰山黃藥打

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逼賊人喫棒

頌曰

羣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報四方禪客
道等開莫作守株人

百頭馬裏一頭驢踴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臨濟
是却令黃藥打維那

黃藥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竟
喚鐘作覺

臨濟栽杉次黃藥曰深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
與後人作古記乃為歡拍地兩下擊拈起拄杖

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聲曰吾宗到汝
此記方出 馮山問仰山且道黃藥後語但為

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
馮云向後作麼生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

塔汪云獨坐裏感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
記亦出馮云如是如是

帶彌山河董士羅漢高殿下有張良千百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手裏鏡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直既八臂大那
吒盡力搖來搖不動

風吹雨打掃過枯干尺鏡神木屐屐兒孫幾仗
備一生從此被搭棚

臨濟示眾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
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

有曾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
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問乃曰臨濟大信白拈

下堂無取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
手一陣清風滿路歸

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嵐觸處無位真人不

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播土揚塵沒處藏面門出入太那當殿展撒承潭開
事浩浩誰分鼻與香

眉橫鼻直睛烏橋住元來是鬼奴辰撒拋來潭不
管看人猶自面橫額

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
事亦有兒孫再舉揚

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生何立雖然徧界
不曾厭恍兮惚兮無處捨

無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鳥道無功游者
掃百八竿頭要親到

聲色不于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巖下忽聞啼鳥反身
又到松門

無位真人赤肉團裏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來不識真海岳慣游知己
少反身歸臥嶺頭雲

面門出入見無難無位真人咫尺間去路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打破油甕 徑山呆
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
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

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賤賤賈
黃金白銀

漳泉福建頭區如扇只可開名不可見面
好花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花時滿口有牙齒

無位真人處處歡新胸胸扭扭不落玉屑乾屎橛乾
屎橛三人證覓作箇龜

無位真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堂應機接物頭頭

現直得家聲播大唐

鑄印銷印全提正今要議綱宗不隔一瞬
春雪滿空來觸處是花開不知園裏樹那箇是真梅

棒頭落節來反本閃電光中立信旗旛密叢林無處
處幾人錯認口頭肥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觀黃米來師曰
難得麼曰難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難

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真座至師舉前話座
曰院主不會和尚盡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

師亦打 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潭莽南

宏綱委地憑誰舉
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鬼家風
峻變化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

毛一等今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寶劍持來刃伴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

段一道寒光射手傍
糶米開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繞方落地人皆

變力不禁風當下消
一堆紅燄且晴空不問金銀錢錫同人裡盡救成水

去那容容吹納泊其中
萬里無雲青天白日手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

旗奪連城壁唱太平歌吹無孔笛
吹毛在握運全成不許依門倚戶貌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
行喝也打禮拜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

不問是誰俱斬教人須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
日裏識真全火裏看

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
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嘗得何言太無厭生
爰便閉却門 頌曰

千尺絲綸直下垂 錦繡捲刺上鉤時 斜風細雨歌歸
去 醉倒蓬窓百不知 別業印
本常添鉢繞村行 葛地一聲無厭生 化至分明嫌少
在離門掩却強催 俚 天日

添鉢家常乞食時 柴門掩處莫疑疑 白拈手段重拈
起 鉢眼銅睛換却伊 野牛
蠅見血鴉提鴉來 踢報膠漆相投 難提提處轉風
流 虛堂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
打又有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
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
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 雲門代云
祇宜老漢 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頌曰

大抵宗師講者難得 盤桓處且盤桓 懷家自有同風
事 蘆管橫吹宇宙寬 翠巖真
至實都落第三機 彈彈期應不展 旗石火光中分勝

負倒騎鐵馬上須彌 鼓山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 更饒急急如律
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望山
棒頭有眼眼裏無 筋多逢濁富罕遇清 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 竹
閃電光中賓主分 虛空背上立綱宗 祖師活計只如此
後代兒孫掃地空 松頂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
還有實主也無師曰實主歷然師召眾曰要會
臨濟實主何問取堂中二首座 頌曰

兩堂上座總作家 其中道理有分拏 實主歷然明侶
雙宗師為點眼之花 沙陽
啐啄之機箭在鋒 管然實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慈
素北地黃河徹底潭 慈明
箭鋒相柱自談訖 李廣雙鵝射得多堪笑 人來望天
際 歷然飛鶴過新羅 淨元

兩堂上座齊下喝 眼裏真人帶金屑 錐刀同用不能
分 黑漆昆崙迷夜月 淨此
一喝須教水逆流 歷然實主未輕酬 當人若解通滑
息 半夜扶桑出日頭 淨信

兩堂齊下喝 歷然分實主 踏著此機關 兩金陵如土
實主歷然句下分三玄 從此振乾坤 如今多少途中
客 盡日區區獨自奔 雲
兩陣交鋒作者機 當人施設在臨時 若逢李廣將軍
手 定國安邦付與誰 草堂
離妻明不到師曠聽 亦說箇中識實主 日下星河
以平報不平 王法本無親 臨濟雖明眼 也是黃龍精

兩堂齊齊喝 實主分照用 同時透古今 臨濟正宗傳
感化兒孫得旨意 深深 大
一喝當機實主分 莫將知見強疎親 反身師子威 聲
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五
臨濟因定上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禪牀
擒住打一掌 便托開定佇立 傍僧云定上座 何
不禮拜定纓作禮 忽然大悟 頌曰
斷除全機繼後踪 持何必在從容 巨靈擡手無多
子 分破華山千萬重 淨
不應前後獨超古今 喚回千歲夢 飛出九皇禽 直下

一槌光迸散 斬新彈子出爐金 千
掣電之機 過趙州為人須到結窮頭 掌中學出香山
子直上高高一二樓 洪鑑
一棒一條痕 一箇一掌血 若無般若電根到此如何
打發 南
發出頭露角 指點方見見處 不留分定 鐵線下床 扭
住 纔擬議 拓開一掌佛法 意有背汗 流喚得回白蓮
花 向半天開 月堂
半斤是八兩 八兩是半斤 不識耀州 錢喚作出山銀
案頭書教 今行時 關外全提 殺活機 回首華山 孤頂
望 巨靈神亦登降旗 時
全收全放 不通風 點破將來 已不中 禮拜起來 難悟
去街頭 喚倒李三翁 野
臨濟因麻谷 到參 敷坐具 問十二面觀
音 阿那面 正師下繩床 一手收坐具 一手揭麻
谷云 十二面觀音 向什麼處去也 谷轉身 擬坐
繩床 師拈拄杖 打谷 接却相 捉入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 開正面 官不容針 通一線 景搜胡蘆 有底
忙 鬼爭漆桶 無人見 鼓山

昧却當陽箇 一若牽來 拽去 施呈 不知除却 王維
手 更有何人 畫得成 雲
十二面觀音 兩箇都不識 把手歸去 來形 端而影 直
人生相識 貴知音 水入小方金博金 過谷
臨濟示眾曰 有一人論劫 在途中 且道 那一人 合受
一人論劫 離家舍 不在途中 且道 那一人 合受
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聲 閃電不留影 更月別窓 半夜 驢觀井
快騎駿馬 驟高樓 一塵不動 須彌頂 東
臨濟訪平田於路 見一嫂使牛 師問 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搜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搜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頌曰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流又曰馬騰倒挂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來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禪又曰白水田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遠不是愁人也著愁橫川

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檢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竹屋

臨濟因僧問報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不欺之力頌曰

碧盡入秋風一瘦葉虛堂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

不容師曰大東堂會臨濟實主有問取堂中二禪客頌曰

孔明諸葛應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為報將軍莫聽蹤先生謀策必無虞宗覺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水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水說法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水說法身佛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喫殺無位真人徑山

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泐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頌曰正法眼藏何生滅棒下分明須見血當特正今不曾行瞎驢從此爭饒舌佛印元圓寂將歸飲別時叮嚀法眼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從此少人騎黃龍

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從此瞎驢無覓處鐵山歸路黑漫漫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白雲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嚀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保壽

叮嚀法眼示將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無覓處幾多江上問漁翁慧覺

次別離黃辨作家當頭一喝定龍蛇令行塗毒無能洞內

進縱得瞎驢徒張沙三祖宗

臨濟全機何指的瞎驢親喜過知音宗風要見長無壘流水高山意轉深靈泉

密室遺言不再徵臨行何必在叮嚀風毛一息驚天地水石生光四海清宗

忽雷纒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手門能下開消消萬里絕流聲普

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攪黃梅七百僧臨濟一枝正法眼瞎驢滅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傳燈亮平海嶽變化鷓鴣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反騰天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閒芳遮藏不許時人見只恐春風漏泄香上方丹鳳引難栖竹定鈴羊挂角覓應難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喧然宇宙寬佛心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唐須信茫茫烟浪裡酌然別有好商量佛萬派朝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黃河却倒流南華到老不會開語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溪海底窟

淺直向金剛水際行徑山

瞎驢一喝眾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聖三玄俱喪盡堂堂擺手出重城三

叮嚀正法信非虛堪笑臨行將虎竄曾看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閣倒騎驢三

三聖一喝少人捉撥雖是死蛇解弄也活來龜臭肉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瞎驢君子可入草

瞎驢滅却正法眼臨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得斷無踪跡許誰知受

萬仞峯前握手時清歌一曲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字宙不知法眼付傳誰雪

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萬里一條寒澗水秦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喚馬面夜叉牛頭獄卒徑山

大寂宗風示後見金剛寶剎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那箇男兒解出牽正堂

臨行特地揚家風香果側人滿面衝霄塵一聲雲雨散至今父子未相諍法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二

陸州陳尊宿

答詞語峻峻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初居陸州

龍興寺晦迹處用後歸開元人居房巖巖巖

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因見諸僧乃召曰慶

王至德請師曰蒲鞋漢 頌曰

掛惹只要縛通靈不是宗師長自生擔板直杖須放

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陸州喚隨封斷回不回擔板漢

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教臨濟參黃

檠接得雲門嗣雪峯纖履只知供母飯閉門那更話

禪宗叢林到處象雲潤真測風雷起老龍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

透過陸州開乾坤一隻眼

辛辛辣辣嗑嗑嗑嗑識濟北為大樹撥雲門險崖

機峻莫信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電火光中休草草劍鋒鋒上莫切切等閒放却全身

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陸州擔板那容駭眼開快短長不須增減

陸州擔板幾人扶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

去迦然心眼頓醒疑

陸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拚稍曾鼻孔擦天言下要

知端的

村裏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樣相客來只是叫擔

板不知的當誰擔板

陸州擔板漢從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兩重天

山之我我水之湯湯冷眼觀者無處慚惶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執教親任是三頭并六

臂到此休誇第一機

陸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汝汝三十棒曰某甲

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高甚麼舉拳曰金剛尚

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致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清人富

灰更來石上種油麻

見成公案便相嘗秤則稱斤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

禪至今平步也期期

呼蛇易道蛇難袖裡金繩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

誰知愁樂有多般

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毫便斯當三十烏藤聊

放過可憐雪上更加霜

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斷當日暮碧天鴻雁

斷海門斜去兩三行

公案已見成汝汝三千木馬走伯烟泥牛趁不及

從著到

陸州因秀才相訪禪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

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因指師曰又道會二

十四家書字八法也不識 頌曰

一點會無異微塵劫不增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皆從手中出八法論善如未

明面前一點黑如漆

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了眼無筋須知八法論

善處前前猶輕後箭深

陸州上堂首座咏答云在又曰寺主咏答云在

又曰維那咏答云在三板不同今當第一向下

丈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仗備更無障

意說別別南斗七斗北斗八

陸州示眾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

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今相連休論幾時深飢食渴飲無他

事儘聽滿頭霜雪使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重况吟他時若到無波

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青峯因僧問大事已成為甚麼也如喪考妣

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頌

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寅昏暮二親機盡功志恩義

斷便成不孝聞提人

陸州常示眾曰忽然忽然 大覺慧拈云不然

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如缺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也

無處回避

陸州見僧來參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

曰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贖物現

在 頌曰

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陸州示眾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

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

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

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

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

迷何況言中曾蓋覆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

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

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

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弄人前贏得五百家中著了

一貫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

昨日有人問越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定那

師曰拄杖不在名帚柄聊與三千 南堂與云

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也不為分外却須

是本分鉗錘方知其真偽何故乃頌曰

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逞佛若無如是

眼假饒千載亦奚為

深漂將軍今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千十

手洗滌氛埃見太平

殺人不敢眼救人須出手論定不論虛合升始為斗

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與梅越出僧費力滴水水生知

未知拋擲引玉有人識

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

行其轉轉子快下將來 頌曰

鈍頭頭透得意時間花著子不愁伊幾人不善根株

者只見枝頭更長枝

睦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百千

藏這般供養也尋常

一氣轉一大藏教頻漸偏圓權與定無邊妙義炳然

彭元來一字也不識

等閒一問番千古從此叢林共播揚堪嘆睦州無相

度轉轉子要先嘗

問若傾欲各如倒獄出草於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

何上度尺短寸長一任取割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長智十萬八千

良玉不離美言不文烟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

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煮茄子今日種冬瓜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

碎巖花狼藉滿山房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梅指破開天地

蛇頭顛落鬼神驚

披袈側笠千峯上引水流疏五老前中有瓜田羅納

根睦州倒退在傍邊

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睦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

不知箇什麼官人云不知道師曰爾然不知

爾然不知無孔鐵槍當面一擲佛祖難覓

睦州因僧問大衆臨進合談何事師曰後園生

菜熟水冷淘 頌曰

脫略情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韋幹

馬綠楊堤畔戴當牛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

僧來一隊衲僧去 頌曰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開大地無寸土

大川流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開大地無寸土

大川流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

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

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

不與麼道師曰盡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

何是捏聚師乃欲手而坐 頌曰

溪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花樹樹紅勿謂東君無管

帶更加暖日與和風

睦州因僧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雲

門代云白骨連山 頌曰

水中鹽味色裏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脚時問如何是昆盧師法身王師曰我若向你

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曰好箇話頭祇

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麼不道曹山乃却來

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

道即啞却我舌曹山歸舉借洞山山深宵之

頌曰

烏石老古鐘門風能峭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

齒有嚼鐵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剛和是生滅

昆盧師法身王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古頭啞口時

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猶兒漏解捉老鼠

烏石因雪峯一日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驚脚擗

住曰是凡是聖師嚼曰這野狐精使推出閉却

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兒 頌曰

一不作二不休寅王互換有來由焦磚打著連底凍

赤眼撞著火柴頭

咬硬門庭古莫備曾即欲人竟無由為渠八字打開

著嬌綠覆田秧滿時

烏石因雪峯扣門師問誰峯云鳳凰兒師曰作

慶生寧云來暗老觀師開門構住曰道這峯擬
議師便托開掩却門峯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
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重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雪竇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人
不得豈是教你人今既摸索不著累他雪峯俱
在老觀門下 頌曰

養成羽翼鳳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扇
債却來別處討便宜 是無差池

烏石引麈次有僧來參師引麈示之僧便去至
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曰當時便去了

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概此是聯珠錄所出與
有傳合公傳錄之師曰引水小水有僧問
師曰引水何處引師曰引水何處引師曰
引水何處引師曰引水何處引師曰 頌曰

草舍柴門僻更幽何期過客也經由高湯備禮不知
愧猶對傷人賣口頭 斷俗倫

唐相國裴休 見實集 因見大安寺壁畫高僧真
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王事無對公曰此
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
尋請至舉前話黃檗明聲曰裴休公應諾禪曰

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寶珠 頌曰

野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
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是受齊

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花開暗香漏泄通消
息散作人間調鼎才 自中輝

浮雲宿霧兩塵塵行獨千峯與萬峯暮地喚回霜夜
夢舉頭親見月當空 萬卷未

裴相國問僧有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
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兩
卷僧集言 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

卷 頌曰

曾落石霜機外笏又扶巖行到唐天只將四海垂綸
手蝦蟹魚龍一串穿 唐宣惠

裴相國人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
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公不肖遂問此間有何
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
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真珠
頌曰

密行第一精鑑還布具擇法眼真箇不知 黃龍胡
以何為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裹真珠傾城換不得
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詳善信編題州 初參趙州
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
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擲取去師於
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頌曰

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
惡毒既忘懷蛇虎為知己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
黃龍南

移高就下幾處履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真妙
訣動隨聲色被勾牽 吳興文

不妨行細輪先手自覺心靈撞頭局破展開斧柯
爛洗清凡骨共仙游 天童覺

一物不將來教渠放下著那爾爾悟無生生活計俱拋却
吳古德

盡力放不下著力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
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自家業與一舉九萬里
龍明

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
底 佛慈坊

劈面呈機不等閒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流水悲風不用彈 望東東
赤心片片少人知滿口含霜特地疑案報五湖學道
者不須孤負一雙眉 月庵果

趙州放下著確肯忽生花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
雲空行

暮就宵行打一鍼當時無處著渾身呵呵笑入嚴陽
去蛇虎為隣不可尋 慈峯傑

杭州多福和尚 詳善信編題州 因僧問如何是多福一
四莖曲 頌曰

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
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堪嘆蔣山老無端入荒草
應峯華

一莖兩莖斜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華
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來落葉填山谷
恁麼會得多福一叢竹若也不會三莖四莖曲 無
釋才

興化軍梯山建福石梯禪師 詳善信編題州 一日見侍
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諸師曰甚處去曰
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
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且問你本分事曰
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甲是上堂齋去師曰汝
不認為甚侍者 頌曰

父子相將草裡行星馳電掣迅雷轟賺他無限笑靈
漢錯認較騎過一生 子華

益州大德法真禪師 詳善信編題州 因僧問劫火洞
然大千俱壞未嘗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
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

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

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

前話了時香遂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
汝速回大懺悔僧曰大隨師已遷化僧再至投
子于亦遷化 頌曰

切忌隨他不曾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幾一
念早是千差與萬差 小拾得
懶倦的子大隨師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
意更生異見却狐疑汾陽為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
道歸

劫火光中立問端納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
去萬里區區獨往還 馬鑿鑿
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欄不住劫火光中棚往來
銅睛鐵眼無尋處 同覺遠
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通吾重
隨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何處
去白楊風送晚頭寒 佛慧思

劫火洞然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伏肯更隨他
去被說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 去聖務
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重未免空窺
氣何不留將腹肚皮 保寧勇
壞與不壞苦無骨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

中天下終教說歌吟 白雲端
劫火洞然大千壞面兩鼻孔鎖長在只為隨他一句
言屢問失却箇皮袋 此無思
壞與不壞兩相猜初聞龍舒說往來何人更有樂公
脚一踏鴻門雙扇開 是及深

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愈光輝王孫醉疑迷春
夢不覺驚啼柳絮飛 佛智和
臭烟連煙中送出鐵痰茶當陽如未委衣却目前機

壞與不壞有端歸結舌頭咬咬自覺心較大隨收子

終無兩眼萬里區區獨自往還 是安方
隨階虎之機總不知便隨流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
綱手放去收來真驗伊 圓照公
六合傾翻面來背披麻糝混塵埃因風吹火潭
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
錘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通照遠
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兩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兩僧
垂果鳴吻兼見夜禮齋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
處東遊

壞與不壞兩彩一寒本無是非說甚僧受雲過長空
了無聖魔君不見衲僧鉢鉢子接得將來日裡晒
壞與隨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竟回頭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冤債禪流若問
壞不壞昨夜石人聞禮拜 南宣德
脚鐵負鞍無固必牽犁拽杷不辭勞食生逐日區區
去誰管年高白髮隨 空寂
劫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說悠悠割盡衷腸人不
會草鞋粘取蓋龜休 石庵現

大隨處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道
衆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頌曰
如龜六藏已彰名休向前弄眼睛一隻草鞋都蓋
却直至如今猶未惺 此無思
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
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佛慧思
分明皮上骨團團封蓋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
了大隨却被這僧說 白子端

露足藏頭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

去浮木相逢是幾時 任遠
皮骨骨將問大隨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
迹不薦羚羊挂角時 佛慧思
大隨處外一龜兒僧問如何骨裹皮草鞋蓋了無人
會白雲流水共依依 佛慧思
皮裹骨骨骨裹皮古凶徒自亂針釘草鞋覆了獨歸
去千古何人識大隨 佛慧思
千古清聲老大隨機鋒壁立奇難窺未能直下超凡
聖只道將鞋蓋却龜 木止
懶庵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著
了從他衲子下針錐 吳山樵

骨裹皮骨骨裹皮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咲未
休中流特地生疑惑 龍門
皮裹骨骨骨裹皮分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
委不如別處且烏龜 佛慧思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
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
難會遂使攜囊特地來 佛慧思
木禪庵畔定光老兒非銅非鐵無相無為有擎天之
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嚼鐵之機口如大海
眼如眉人問天上許誰知 佛慧思
骨裹皮骨骨裹皮大隨放出遠天鶴東西南北設控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思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復履盡情遮蓋
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封重重草鞋蓋却無頭
尾且聽劣人定吉凶 橫川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在這裡僧作團相觀向後乃還

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嚼鐵之機口如大海
眼如眉人問天上許誰知 佛慧思
骨裹皮骨骨裹皮大隨放出遠天鶴東西南北設控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思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復履盡情遮蓋
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封重重草鞋蓋却無頭
尾且聽劣人定吉凶 橫川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在這裡僧作團相觀向後乃還

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嚼鐵之機口如大海
眼如眉人問天上許誰知 佛慧思
骨裹皮骨骨裹皮大隨放出遠天鶴東西南北設控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思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復履盡情遮蓋
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封重重草鞋蓋却無頭
尾且聽劣人定吉凶 橫川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在這裡僧作團相觀向後乃還

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嚼鐵之機口如大海
眼如眉人問天上許誰知 佛慧思
骨裹皮骨骨裹皮大隨放出遠天鶴東西南北設控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思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復履盡情遮蓋
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封重重草鞋蓋却無頭
尾且聽劣人定吉凶 橫川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在這裡僧作團相觀向後乃還

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嚼鐵之機口如大海
眼如眉人問天上許誰知 佛慧思
骨裹皮骨骨裹皮大隨放出遠天鶴東西南北設控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思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復履盡情遮蓋
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封重重草鞋蓋却無頭
尾且聽劣人定吉凶 橫川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在這裡僧作團相觀向後乃還

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嚼鐵之機口如大海
眼如眉人問天上許誰知 佛慧思
骨裹皮骨骨裹皮大隨放出遠天鶴東西南北設控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思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復履盡情遮蓋
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封重重草鞋蓋却無頭
尾且聽劣人定吉凶 橫川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
曰文殊普賢在這裡僧作團相觀向後乃還

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道僧 頌曰
柳棟杖頭光閃爍錫羅襪裏面都鍍有擔背負出門
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大隨山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為客
慣三更無月也須行

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辨乳須是鷲王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
客任他猿叫斷人腸
把火入牛欄反身外面看梨花千點白春雨幾聲寒
月堂月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
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兼箕有唇米跳不出

赤土畫兼箕團團無縫辨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
敵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深
兼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亦乾體更須檢轉上
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前
麥熟也未 頌曰

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端由辨者稀其學未溼老
伯滿船空載月明歸 吳田鼎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畢皆成禮樂堪笑
鄉村賣卜人徒勞鐵破烏龜殼

大隨疑倉火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咄
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得燈

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
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鍊牛驚 頌曰

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鐵杵春深文經武緯
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日光輝舜日長

詔州靈樹如微禪師 因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王曰如何是千年
田八百王師曰那當屋舍没人修 頌曰

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鐵線千年田八
百王直下承當還茶園即管學舍没人修片瓦根株
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
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首座
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頌
曰

師師師知知三三兩兩通通西一雙紅杏換消梨
靈樹當初密對揚時中文米已全彰後人不見雲門
老一字千般設度量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案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覺話墮智海山僧
為伊點破知覺是火數如麻信火是燈能幾箇

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茫茫宇宙人無
數到底誰明一字師

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
字致令千古鬧啾啾

靈樹面皮多葛但韶陽板齒上生毛
國清才子貴 不會家富小兒嬌
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須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
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
處且從默處認殘碑

漳州洋石禪師 上堂山僧開下鋪能斷

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禪却生靈靈
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頌曰
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中只是依爻
斷豈有人情疎與親

金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虎
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
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老師不打藍官鼓
金木水火土大感元是虎好咲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禪宗頌古聯珠集卷第二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惠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

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為

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

玄沙沙云講當甚講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

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

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歷世三千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

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玄沙道處少人知客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

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桃花已落布華夷家中拔劍當鋒

者不徹橫身斬萬機 傷空尋劍客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

二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違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偏參諸祖

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春暖桃花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

問南北東西路莫窮 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彰桃花覺了咸皆

委未徹何人共體量師子離群山岳靜象王回顧海

澄光二師不並歸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 桃花見後請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

微現前賊物自家知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

徹至今依舊咲春風 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去顯親時人不悟其中

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若如

此更有春風春又春 學劍宗師定不差叢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纔舉知端

的東海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花帶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講當傳千

古誰解曉黃心泉箭 桃花開處忽伸眉未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

後依前似火萬千枝 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

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靈雲偶爾見桃花三十年來得到家何事玄沙未相

保枯根株上別抽芽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脚

下豈知潘閣倒騎驢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曉來無覺

處崔嵬和雨在雲中 昆崙捧出無瑕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

別釣魚船上謝三郎 可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

徹子孫幾箇是男兒 靈雲合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知音昔人解道黃鶯

道似共桃花說舊心 桃花見了孤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古叢林爭浩

浩欲驅良馬路揮鞭 靈雲老倒生涯消息傳來到謝家未徹根源箇端

的從教春力自開花

靈雲聲價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盡春

色如何唯說悟桃花 堪笑春風漏泄機桃花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

客笑教靈雲道不疑 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雲是作家一見桃花心境

絕老胡空自涉流沙 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裏藏鋒把手直上峯頂一咲

天地手空 靈雲見了絕說說獨步寰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夫

微令人疑首備頭陀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盡著花回棹釣魚船上

客却來平地撻魚鰕 溪上桃花開爛熳不知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

物一念圓成盡屬君 靈雲昔日悟桃花十里春風樹樹斜致道老兄渾未

徹夢中開眼見玄沙 山鳥芳時分外啼桃花如火映前溪明明三十年來

事可咲靈雲說悟迷 陌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燦太虛曾藉陽和力

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揄除學路到履

骨格外之機如電拂 春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令人莫

問令人特地咲嘻嘻 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鑄鍊巨天紅須更拈出教人

看添得行家價轉豐 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蕊瑤枝未比量剛被傍人論好

醜因茲難嫁與濟郎 二月桃花爛熳時靈雲一見更無疑玄沙未徹誰相

委鼻孔從來向下垂

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難披
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竟山歸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擇
醉時君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
便休

盡道見桃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
無差若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
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
中紅心大地無寸土

似錦桃花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
當時不過玄沙老爭得名喧宇宙中

去塵塵利利露全身
學劍難提鋒刃頭
艷光花發便心休
不疑句播乾坤內
得旨唯憑月滿秋

玄沙開舉悟中知當下云言未保伊
一擊海濤皆沸天光回燦眼朦朧

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
香星簇孤輪明皎潔和刃精揮用無
絕玄沙數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

生感新羅打鐵燒脚熱磨鞋還用三
尺雪滿樹桃花行人疑折雲雲悟後
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

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捨芥不見地
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面目眼中翳
君不見諦當未徹在觀人越大彩

桃花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哉
不是釣魚船上客無人把手上高臺

靈雲悟桃花玄沙傷不肯多少癡禪
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
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蘇風靜

春風二月半桃花紅爛熳靈雲到處
逢衲僧看者看短棒孤舟誰居彼岸

一箇烏梅伴本形蜘蛛結網打騎
蟻蟻蟻落了兩片翼堪嘆烏梅咬鐵
釘

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
痛錐名高豈存鑄頭石路上行人口
占碑

靈雲一咲見桃花三十餘年始到家
從此春風春雨後亂隨名字落天涯

靈雲親說悟桃花端的無疑眼裡沙
縱使玄沙言未徹相逢且喫趙州茶

乞兒拾得錫暗地空實惜撞著明眼
人一文也不直不疑不徹不失片片
春風狼藉至今江北江南游了

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果日黑如來
二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
隨邪迷惹玄沙

老半是真情半脫空
一見桃花便採跟鐵圍生陷出無門
倚牆傷壁知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

一見不勞朱粉施玄沙掃帚畫娥眉
只知掩得靈雲醜漆盡眉毛自不知

紅入芳躑錦色鮮酌然一點不相護
物歸元玉自投合誰謂靈雲著眼

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
曰露柱懷胎日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
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
答曰恁麼則合生不來也

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
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
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嘗向上還有事
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
破鏡來與汝相見 頌曰

午夜霜疑星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
青天喚憐人盡知蒼龍退骨誰能覺
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斷黃金索迢
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迢迢草

金鷄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
嘯歸家著錦水靈雲因長慶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
來 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
長慶不明真寔地句中認影影難開
手今報你諸禪侶九衢果日照香街

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斷斷鼓聲催
祖師愛喚和羅飯北有文殊在五臺

驢事未了馬事來一花欲謝一花開
安南已得烟塵息塞北將軍唱凱回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賣貴
積千堅百算河沙九九反成八十二

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未了鼓聲催
春來縱步圍間看無根桃花來李開

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未了鼓聲催
春來縱步圍間看無根桃花來李開

松陰行不盡疎雨下無時世事幾
與廢山中人未知

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
行徧天台并雁蕩歸來重看錦江春

靈雲因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
時忘却不憶塵生 頌曰

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
十年忘却來時路管德此時總不知

靈雲因問如何是端坐念是相師曰
河裡失錢河裡覓 頌曰

河裡失錢河裡捉將來天下任橫和雲買得南山
地淺種深勤志意耕佛心才

蔡州金華俱瓶和尚大龍初住菴時有尼頂
笠攜錫遊師三市日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
師皆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
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曰我雖處
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庵往諸方尋
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
菩薩來爲說法遂旬果天龍和尚到師迎禮具
陳前事龍擊一擔子之師大悟自此凡學者奉

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
天龍一指悟禪一生用不盡言說示滅 頌曰

天龍一指悟俱瓶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
說直教今古勿針錐分陽照
對揚深愛老俱瓶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泮
木夜濤相共接首處雲華

老倒俱瓶一指頭金華山下幾回秋至今坐石安禪
處猶弄精魂未肯休佛印元

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頭禪用不
盡大悲子千費工夫野神

問答機鋒豈易辨無鈔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不
得只得忙忙豎指頭佛印白

頓悟天龍一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儕饒他鶻子懸河
辯百億須彌一芥收吳古佛

不用將心向外求箇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
竟只在俱瓶一指頭佛印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意風流玄妙拘折無人
會年來年去冷颼颼龍門

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岳
翠瑤瑚枝上挂金鈎息照

俱瓶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俱瓶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巢巢拔
山力千里鳥難不易騎佛印

俱瓶老手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
街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覺大千刹海
飲毫端龍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佛印

獨脫風塵塵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圖河清海晏從來
事自是特人不丈夫三古

俱瓶一指禪古今成底斷打破鬼門關驚怪無無轉

一著高一著一著開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路
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月林

佳人橋起懶梳頭犯得金釵揮便休大抵還他肌骨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佛印

俱瓶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曰
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
一日持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
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
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

不見指忽然天悟 頌曰

俱瓶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
截却指急回時青筍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俱瓶鏡老天龍利刃單提勒小童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佛印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大愚因灑溪問如何
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至師曰非
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
鬼是箇什麼 頌曰

末山不露頂今古最是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
相非若其辨火中蓮真淨

非男女相獨開正體堂堂欲可擊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靜月彎彎佛印

非男女相末山至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兮見也
麼清聲藉藉播寰宇月林

六祖下第五世之四清源下第四世之一
鼎州德山宜鑿禪師龍簡州周氏子在蜀
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龍疏
鈔出蜀至潼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久聞龍

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潭曰子親到
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

浩渺深坑納眾流設持香餌金鉤風雲險阻雷霆
動應訝龍王不出頭佛印

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與雲
雨千古人同笑萊翁佛印

親到龍潭不見龍妙符先覺證玄宗非庵盤結孤峯
上靜對寒蟾挂碧空佛印

潭不見龍不見龍到龍潭遺一玷然歸去牙如劍
潭頭撒出光綵佛印

潭不見龍不見龍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
春風落盡桃花片宛山

德山一日待龍潭抵夜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
珍重便出却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擬
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

其魔師曰彼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古頭也至來日潭陸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同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權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

明暗相度不足云緣毫有解未為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磨無一人 日宗
 一時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律等

明暗相形事涉流離若履後避虎牙毒刺子差路南北京西達本鄉 大洪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鮮源夜佛祖孤峯馬未休 慧覺

一陣旋風霧霭開千峯突出碧崖巖後怨鶴拋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回 上方
 吹滅龍潭火一星當將心眼太精明徹塵佛祖絕踪跡驚驚奔騰作塵生 吳古

黃金為骨玉為髓其把他家此日尋多少從來傷心匠畫將皮事繼成音 龍門

德嶠龍潭碎啄機不針投合契玄微孤峯盤結縲頭坐不顧青山雲自歸 古
 龍潭潭霧起老龍吟嚇殺南山白額豈不觸波瀾拿驚鼻新然頭角氣如虹 南堂

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 佛明
 百結爛衫破爛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因一隻穿楊箭臨老來封馬上侯 香月

開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萬藤長萬丈 香月
 香月

兩來本欲破邪說却難處處難分掌踏著解鏡履借鐵錯認高龜喚作鼈 王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遊紙燈吹滅狼烟息坐斷中原四百州 天
 暮到相逢不再三繞開吳口見鄉談紙燈滅處饒偏的不許蒼龍臥碧潭 日宗

德山禮龍潭潭直抵高山林裡子上法堂從西邊單從東邊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時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過其威儀再入相見繞門提

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盡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雪竇拈兩處云

勤破了乃頌曰
 一勤破二勤破雪上加霜曾喻險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莫放過孤峯頂上草裡坐虎穴深林人不到者還須是獵人老虎睡驚纔舉目營然跳出獲全身 上方

論當所舉人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裡金槌猶未
 德山老龍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竿收虎尾捋虎鬚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為山追一箭 佛

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尾平捋虎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後處頹脫兼雄高來卷舒方外孤峯頂上浪滔天正今當行百雜碎 日宗
 騎虎頭把虎尾齊震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腦後一鞭誰敢擬擬不擬箇箇無長者子 香月
 韜略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排開自謂秦嶺

手未免孤峯沒草巢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再展鎗旗乾坤震動孤峯頂上休更說麼 德山
 德山凡見僧人門便棒 頌曰
 德山棒訓斷聖凡魔勝善能方便持虎鬚念怒那吒亦摧湯 一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幾箇是知恩

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潭開自從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 大洪
 驟雨迅雷擊雲與電影隨將軍雖有今何侶帝堯時 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踢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護阿師猶自覓禪關 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濺星飛痛可哀阻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峯頂也崩摧 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行佛祖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 一條柳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遭八百擬開口處著三千 當機截斷聖凡塵上業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何人有血 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乾坤獨露 入門棒棒沒商量撥出紅流使斷當不是奴奴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棒下真輪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瀾湧不見龍王宮殿深 入門便棒即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所斲 曾遊龍潭向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

辨只許叢林作者知
一條白練胡揮亂撞撞著聲頭魂飛膽顫
殺活並行醜齷毒藥是實是罰一任下度
皎潔晴天吼怒雷鏗山萬疊盡驚開因思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

德山小叢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
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
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
師曰未跨船棹好與三十棒 法服云大小德
山師作兩聲 明齋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雲實云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
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提問
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子諸人
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賤漢 頌曰
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鈞透網金鱗纔弄
水岸邊還把釣絲收

馬亮作軍師武備槍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
眼槍來又殺之兵欺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如
是因方英勇將聞名早已登降旗

而今全提執教論禪老轉動階階淨道僧不辨箇將
師為法忘身有幾人
烟塵掃蕩將軍令正勅流行宣德音公子只如狀既
聯夜深還被活生擒

高提祖印睡囊中執肯當機定古因不是新羅道
納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大治京金忽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
身擔下天職歸全履履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輪

話作兩概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
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概議尋思隔萬山咕啞毛
頭三千里
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精妙靈臺六箱三略
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丁

德山因那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
作麼麼曰較點飛龍馬跋出頭來師休去
明日師浴出那過茶與師師撫摩背曰昨日公
奔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信地師又休去
頌曰
破聲飛龍騎形殊理不齊欲明二大士棒下識真

正士忠臣氣最英一言佐國死猶輕不同諸曲偷安
者官寵食榮過一生
袖裡藏鋒迥異他高作運機籌君看暴暴拔山
力未到烏江不肯休
雲騰風舞天無光并風驟驟晴鳴嗚太陽忽轉跳出
來千隻萬隻空笑兀
熟睡高聲叫不開夢中驚覺自紛紛朝一下方眼
豈無箇事況不可論

觀面來時作者可知中石火電光連轉機謀主有幾
意欺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護誰腦後見腸舌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兮渠得便宜
不問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觀朝天傍觀其味全弄
老駝馬騎多不著鞍
兩儀東西路不分兩開茅屋一溪雲師言耳積知師
意人非不欲聞
臨機一味放憨疑其弄九深棒喝時堪笑人來諄
欲手得便宜是落便宜
頭家老虎計林丘一任俯人放滿油滿肚只圖飽

肉糞加呼喚懶極頭
只一箇休去仗備自然消諸聖在甚麼處脚下路迢迢
昨日馬哥一番了老倒疎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
罵饒人些子當看經
德山一日飯邊托鉢下堂時雪峇作飯頭見便
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
便歸方丈峇舉伯嚴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未
後句師問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
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禮堂果與尋常不同

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未後句
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頌曰
鐘鼓猶未鳴托鉢何處去一撥便回頭會得未後句
未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樽前唱鷓鴣
凜凜霜風受地寒漁翁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
月收取綵綸上古灘
鼓寂鐘沉托鉢回嚴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
活莫是遭他投記來
德山托鉢敢為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小
一過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
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鐘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未後句
嚴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
樣
千尺線綸直下番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
濤惡走入蘆花不敢窺
鐘鼓未鳴先托鉢雪峇平地成殘舌嘗時一徑入僧

堂且看巖頭有何說

雪峯公然喚回巖頭客啓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
元來是敎

凜凜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接昨已是身三
段此是吾家紅鐵圍

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

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裡人醉後胡廝罵

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頌曰

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戶貫依前百草頭

德山因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因濟曰這老賊寐

臥龍繞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
月出林梢

德山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

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

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

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

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單子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語去借真到彼果然贏小
提回來未免陷全身

譬若金龍鸚鵡兒背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入言
詰問著元來總不知

德山因僧來參便乃閉却門僧打門師曰誰曰
師子師開門僧繞入禮拜師拳頭騎曰者畜生
許幾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

見兔放鷹因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猛省

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拜
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投子青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住藏書

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曰

雙盲人暗路崎嶇日落樓簷暫得甦爭似石人眠半
夜免教奔謹守林居須知花鏡非干木無脚行時早

收把斷權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
釣盡滄浪月一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三

Y/B/2B 63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五

藥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因辭雲巖師

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遠得師真否如何抵

對巖良久曰低這是師沉吟巖曰你閣承承當

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 頌曰

體量非功不墮今星移斗換豈同輪多年曆日難無

用犯著應須總滅門

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

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笑如如

頌曰

動靜從來每與俱回頭驀地始逢渠直隕與麼會堪

咲喚作如如又却迂

水中影子因身有若寔無身影亦無百尺竿頭纜

步一毫端上現毗盧

洞山後因供養雲巖具有僧問先師道只這喜

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巖銘

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肯也無師曰若不

知有爭解恁麼道心知有爭肯恁麼道 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

與青松老實鑑正明輪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

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洞山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

曰不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尚不相見 頌曰

高高孤頂雪濛濛劫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梅消息

轉不開春色暗香濃

洞山首謁南泉值馬祖忘修齊次泉曰未審馬

祖還來應供否眾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

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離家師曰莫壓良為賤

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切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

擊穿心梳子通身飯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纜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書

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有伴即來地闊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

森羅齊合掌須彌茂粵舞三臺

洞山參嵩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

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為曰我這裡亦有秋是罕

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為曰父母所生口終不

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為曰此

去遭陵做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

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曰

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甚麼

不聞巖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曰我說法

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

典教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

念法師於是省迷得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

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聞時方得

頌曰

若箇分明有情無情者箇最親無處不真一打不著

禹劫沉淪一透不破鑿牽錢磨一朝透徹以楔出楔

鼻安而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要休便休

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說法無情別不是

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饒古人盡有不相應露

柱燈籠何你說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實頭物現家珍不識之人

即荒草

南陽師肌骨好洞山价也難討嵩山雲巖老重注

破成鼓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因此到而

今業識茫茫何日了

洞山示眾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

草處且作麼生去後有僧到湯陽舉石臼霜霜

云出門便是草僧回舉師曰大唐國裡能

有幾人 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回欲識家山門去

路暮烟輕鎖綠綿綿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

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瘡將逐春風

入燒爇

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

鬢髮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島

好好不用更尋討

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

有公據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池漸遠草綠

不出漫漫草路逸出門猶更隔天涯司機踏著通霄

路何處青山不是家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低錦紋戶外任教荒

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壁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忽然突

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

新山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可向商

機不轉墮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瀾陽端的破中邊出

門已是草子綿枝機倘若請來脉兩岸俱六一不全
虛玄鳥道沒纖埃玉殿空然瑣絲香桂燼梭飛秋
骨冷溪老蚌盡懷胎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回
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
殺開黎熱時熱殺開黎 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
月忍俊韓德空上階

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向火多口阿師
一場懺懺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來裡坐

熱時執杖寒時寒寒暑由來總不干行盡天涯語世
事老君頭戴楮皮冠
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
得門前依舊草草辛辛

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所寒時向火熱乘
涼一生免得避寒暑
無寒暑處為君通枯木生花又一重堪嘆刺舟求劍
者至今猶在冷灰中

裡頭看勿寒暑直下滄溟溼得乾我道巨鼉能俯
首吟君沙際弄釣竿
水到渠成風行草偃類之不齊親之難面誰信崖額
石裂時黃金白銀如糞泥

擊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
犬逸林空取跡
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
互句裡藏鋒辨者稀放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注開
關時寒熱時感寒暑處天然別綿州子漢州蓋

打刀須是深州鐵瀟山老子不端人親傳實德身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疎親履擔暮折兩頭
覓菓目長空一咲新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哪身不離眾數師曰吾常
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曾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
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所去又問奪奪奪奪奪以
在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頌曰
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但怨嫌始終滿面無慈
色更有曾山乞你頭

不入世末術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上暮
古岸船歸一帶烟
玉鞭橫擊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真極尊舉纜
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
三人證龜喚作龜啞子得聲向誰說電光影裡浪翻
馳踏破澄潭一輪月

吾常於此切不是神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曾山亭可
截舌切切不是標標名虛事標木了吾今為君具
洞山因僧問三僧造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後
一草芥 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滅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
月無根樹長翠成陰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鷗飛日
浪豈知明月在雲霄
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
眼對面鏡山高萬尋
古人出世最難離唯有江西路更有人問亡僧選
法事使一人後一草芥

去到頭雲定見山歸
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
天爐芋頭上煎餅子三箇胡孫夜跋錢 頌曰
山猿得樹尾連頭嘆道階除夜跋錢敲齒懶懶無用
處從來不聖不曾傳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問公父日本生時還有
這箇麼師曰只今豈是有那宿搖手 頌曰
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曾相開新轉洞翻波
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至僧所
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什
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闍提人家男女師良
久僧曰洞山相過時如何師曰某甲曾與人家
屋簷下過曰曰互不問互師曰不問互曰曰某
甲向什麼處去師曰菓會裡去僧喏一聲曰珍
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
不解與麼來 頌曰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
開古路吳道觀鯨無羽翼今日親從白道回

聖單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菓會
裡馬腹驢胎一道歸
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志師曰待洞
水逆流即向汝道 頌曰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辭向來祖意定無
意妄想狂心歇便休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白已師曰白鳥
入蘆花 頌曰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洞山冬夜果子汝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挂天
下挂地黑侶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師曰待者撮
退果卓 頌曰

洞山果子誰無分撮退毫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點
破牡丹花下睡猶兒
洞山站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
扶持不起

在天挂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拋向屎坑
中火裡紅蓮香拂拂

洞山夜客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信者
點燈乃召過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
取三兩粉米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
省發遂搭搭衣資改齋得三年後辭師曰善
為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
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
下坐化峯上報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
生 頌曰

洞中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
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洞山因看病僧曰火風難放時如何師曰未
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曰爭奈麻寮何師曰須
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
分寸不悟隔山坡僧曰前程還許上度也無師
曰雖然黑似漆成立在今時 頌曰

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
前程休上度所至真惺惺一心分清淨人間亦只寧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
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

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時則不見右
病 頌曰

卸却臭皮袋枯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上獨體乾
老醫不見從來癩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
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動絕莫顛預轉靈無功伊就
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
鳥道師曰不達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
無私句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
曰

若不顧個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
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頌曰

古路條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誰為
妙點險將來已觸途
洞山問僧問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
然在此衣線下下明大事是名最苦 頌曰

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起佛
祖婆頭壞衲更何求
雙湯煮幾何般煎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
語婆婆之下真難預

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左右
軍無限風流歸手裡

洞山系與平使禮拜與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
老朽者與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 頌曰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禮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空中
白日長獨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叫病病人服藥不如
忘口
上座莫要禮老朽與平未易揚家醜曾貴從來不出
門渠儂豈在威音後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
不繫裙 頌曰

衲僧孔竅少人知剛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
繫先教阿母畫娥眉
洞山因僧問時時動拂拭莫遣惹塵埃為甚麼
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
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
皆不契未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旨之
頌曰

祖師衣鉢漫誇不交渠猶眼未開誰信通年遠

李豈從茲繳付將來
洞山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巖乃問他或問和
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了此語須
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於木絕早被
雲巖打一棒沙彌無語 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
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洞山有心引人行路絕躡攀者僧若也知機
雙一去雲巖更不還

白兔走過師曰後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白
衣拜相洞曰老老大人作麼生師曰你作
麼生洞曰積代替禪時路 頌曰

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曾互換向晚途中
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騎牛戴帽異中來自鍊真
金色不變

抗力雲霜平步雲霄下惠然相和如過橋蕭曹謀略
能成漢果許身心欲避堯龍辱若驚深自信真情參
跡混漁樵
白承拜相喜難加警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入難

見夜來歸宿五侯家
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富貴許誰知無意童子呵呵
咲贏得風光滿面歸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曰把
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借曰二十午同行作
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
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頌曰
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礙祖相傳
一頭撞撞

逆放順收將來散果應頭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
不外同行語語要分開自從大地火發後古廟香
爐不著灰

神山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
過來師喚你開窰洞乃放下木橋 頌曰
平地無端墜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
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抵鴻山為米頭
一日歸米次為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
滿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
麼師無對滿曰莫輕這一粒百十粒盡從這一

粒生師曰百十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
甚麼處生為阿呵大咲歸方丈 頌曰
萬塵千會常住物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
得而過西風來氣清

石霜在方丈內曾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
不親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會取問雪峯徧界
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
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玄
沙云石頭老漢蹉過石霜 頌曰

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非無草小言草骨支妙喻定

動恨他游于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也地入天長自
對門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醉爭侶釣螺江上
客一聲漁笛過滄洲

雙眸自小患生盲兩耳從來只聽聲指點萬端都不
見如何彈指得分明
咫尺之間不親師顏幸然獨靈誰作遮欄老倒石霜
曾指月區區雪老重機古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
後添生鏡

咫尺之間問石霜師云徧界不曾藏開市文關急
著眼塞北牛馬海兩番
徧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
象骨菩提箇箇中猶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

石霜因曾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鎖鎖
子兩頭搖 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苦滿生金鎖權時無手
犯碧波心月免常行
無鎖鎖子空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
動待他鱗角如傳來

石霜示眾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頌曰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眾盲

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
中為主在官人手中為笏在山僧手裡喚作什
麼公無對乃留下笏 頌曰
不是圭兮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拿得龍龍照海
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不足上兮不是笏佛祖相傳非外物聖電光中著眼
有山下水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之生悅
惚大士怎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堪明眼人前特
地一場切但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一日隨道吾住禪
越家弟慰拈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
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
尚去也吾曰打即打道即不道師使打吾歸
院曰汝宜語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
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人省遂焚香
遙禮曰信知先師道言終不虛於日是我不會
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
霜見便問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木師進曰却
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遂禮拜石霜改齋懺悔他日持鉢復到
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
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
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者力霜曰這裡剗割不

入著甚麼力師持鉢肩上海出 頌曰
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絕絕聲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者無處者隻隻復西歸曾失却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
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道吾解語無古漸源無手行拳打得魂消魄喪方得
此道流傳石霜為父雪耻苦屈之言難宣鉢子持來
四顧茫茫白浪滔天黃金靈骨何在留鎖開浮千
萬年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生休更
問從來日午打三更

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常片片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取壁玉三回獻反遭則足太無
端誰料正言還侶反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靈方專討練江寒月兩蕭
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開浩浩一時漏泄道

吾機反著襴衫倒頂帽

本地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鉢行上便
行時大難從來還若訥

生前曾弗遇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
覓黃金鎖子任浮沉

明頭落節暗裡喫交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裡鷺鷥飛
不見一隻銀餅掛樹梢

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
秋天月白大鵬展翅滄溟浩浩清風生羽翮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暮然跳出洪波
裡殘霖雲宇由低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初住京口寺因僧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

眼師曰法眼無時道吾失咲師遂請益後散
亂茶船子省發後歸家徒道吾今僧往問如何

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
法眼無時會問舉侶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微

領曰
法身無相法眼無時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立不立

萬別千差但看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人人家

臭口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缺輪隨雲收雨散月明
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
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

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問舉侶師師
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

步 頌曰
踏履一句玉珊珊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箇中曾不

住月華影裡見應難

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他人高揮寶劍無踪
跡月裡姮娥現半身

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疾清四
海垂衣皇化自無為

太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
學佛人人被熱燙幾處見得幾何般狂風掃地雲

吹散獨立闌干字宙寬
隱顯全該不露顏白雲纒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金

鎖天曉死牛過玉關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賞王曰尋
常與善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僧

未折花來 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情類莫齊玉馬雪行歸夜

半鈴羊挂角日沉西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偷來落二三卓爾混融無向

背西天佛是老瞿曇
大方獨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

位圓通無礙應群機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懷抱子歸青

嶺後烏啣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
祇作境話會 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鈴羊巖高壁仞千峯
雲石筍生條半夜霜

鮮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田翻巨
浪直須點點盡朝東

古鏡重磨又一新一回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
吼老老禪翁把要津

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
地樹老無花僧白頭

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
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古路雲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天外急遊子夜還
家

月挂寒松碧嶂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
少鶴唳青霄出鳳林

山邊水邊待月明野向人閒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
去只有湖水無行路

夾山示眾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

九轉靈丹難却易一鍵便容易遠難相逢話盡臺中
事重把仙書子細看

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擬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圍上須有明明說與却伴
聲只管外邊開打哄

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幾度下崖鬼有特行到海南
岸密客還從舊路回

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目云某甲只為
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今請上座日云

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師遂獻茶碗
作解師不領曰云臘茶三五碗意在鏡頭邊師

曰餅有傾茶勢籃中幾箇既曰云餅有傾茶勢
籃中無一既便傾茶大眾俱以目視之曰云大

泉鶴望乞師一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
籃子嵐將歸曰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

召大眾已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屬下往往事從閑話

生莫將閑話為閑話 杜紫姑
攬飯漢沒拘束餓死百陽山管不食周泉 虛山堂集

夾山在瀟山作真慶為副今日喫甚菜師曰二
年同一春為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頌曰
相逢借問泉僧莫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
轉金龍曉繞月中枝 投一詩

變生為熟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奮
意調和味塞口多人 正聖芝

兩過龍庭苦鮮潤夜夾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
曲禁外虛勞視聽 大洪頌

龍宿鳳巢禮二年同一春桂花香撲撲平地是青
雲

夾山嘗遣一小師徧遊禪刹殊無避向空闈師
道譽遠播乃回省覲云和尚言言奇詩詩何

不早向其甲道師曰汝蒸飯時有甚妙法汝行
蓋時吾為展鉢其處是孤負汝處下師因而悟

入 頌曰
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蓋時吾展鉢尋常恁麼老婆

心自是你僕機不活機若活夾山本無可符事百川
倒流閑話 無所不有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

曰戶挂欄林影中勝取 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寂寂無人空寂
寂滿窓唯有月虛明 此詩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六

鄂州清平山令進禪師因僧問如何是

大乘師曰并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

如何是有滿師曰水難曰如何是無滿師曰木

杓曰觀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真座 頌

曰

有滿水難無滿木杓短赫禪和長生下度伶俐座王

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雙鵝

大乘小乘并索錢索有滿無滿水難木杓直下承當

鼻孔失却

水難木杓錢貫并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

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從自然心

地常安樂

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

漢唐虞夏繼統嚴廊

風靡木杓錢貫并索打瓦鑽龜徒勞下度休下度賊

騙只有一隻角

有滿水難無滿木杓學語禪徒勞下度江邊有

圓釣魚人擲釣驚起遶天鵝

不離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言耳尊孔塞

乾坤天下神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白草皆

樂杓折俱抵指頭踏斷趙州略約平常一句用無窮

限量知見徒對酌

又二個釘八尺鐵檝擗在眼中猶自不悟

清平初本草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

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

微下禪床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

說微指竹曰這竿待恁麼長那竿待恁麼短師

雖領其微言猶未做出任大通上堂舉初見翠

微機緣謂眾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

識好惡 頌曰

父子相逢意已彰等卑何必欲炎涼叮嚀指點家園

事行盡荒郊話短長

上理處處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

問方知行過鐵門關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趙州問大死底

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

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忘何須鑿作家古佛尚言曾未

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大死底人活活人三千索俠又隨塵李陵本是叔齊

齊却作降番上將身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

裡一對鴛鴦畫不成

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踏破澄潭潭底

月夜關李向雪中歸

趙州解然無絲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中呈好

手紅心心內中紅心

大死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

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不奈不陽說說栽桃李春翻今力畔者半作賣花人

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背海神欲護護

不得蒼頭一旦忽擊出

初前夜半弄傀儡行動底儀儀去就全子細思甚無道

更頭是有人拿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

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頌曰

本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樹禪床略下雲山

斷凡聖無踪海岳乘

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糊糊張將雲雲高

輻遮得佛人眼也無

投子下禪床雲中迸電光胡僧歸漢土女月下嚴霜

投子示全機清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

愛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是無香

餌箇底如何釣得渠

捉賊分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硤後啼

夜鏡作心肝也斷腸

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千差觀面難相識

投子下繩牀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

玉麟帶角離密漢金鳳啣花下綠樓野老不嫌公

子醉相將榜子御街遊

投子下繩牀終非五八郎不播三寸舌未免鬼分賊

眼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裂破古今無面目縱橫何

處有開防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

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 頌曰

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顧預靈光萬古輝天

地應顯尋常不用掃

圓缺曾伸問老翁石龜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

過踏出金烏半夜紅

圓後圓前作者知四三七八解早機今人長嘆善吞

吐留與叢林作是非
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

不却却易吐還難須彌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
不知誰共倚闌觀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嫌齒
粘牙爭得趁入過古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
女子白頭絲 頌曰

山家世界剎塵世軍會間只可自怡悅不堪結贈窮

投子白頭絲 頌曰
女子白頭絲 頌曰

花萼樓前春正濃家柳絮舞晴空金錢柳罷嬌
無力咲倚闌下倚曲中

住山境界問如何女上髮髮已睡觀面不逢休更
會白雲飛過古山可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
曰芭蕉只麼長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
端午今年亦然曰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

說前後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新臘日
如何是第一月師曰孟春猶寒 頌曰

投子投子超人過古遇人識人頭灰而上一月二月
寒暄說說住峯高處見峯微紅連古上無雲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新臘第二月若無無事挂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寒與秋熱

投子因僧問一人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
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龍新 大藏教還有奇

特事也無新日演人大藏教 頌曰

頻漸偏圓權寔空有釘背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
亘古今八角磨盤空裡走

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都坐斷一劍倚天寒

一出入半合半開燕鷗翹寒木狂狼嘯古臺要知
奇特事當是破草鞋

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
何是真月師曰昨夜三更轉向西 頌曰

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梁

底無限清風付與誰

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人迷澄潭影轉風初
息猿狖微聞嶺外啼

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為指迷若於話下尋端
的未免泥中又洗泥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飲
噉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同雪煖時時
吼有若為山日日收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叱叱齒牙莫不知飲噉是何
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
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頌曰

蒼龍帶雨離潭洞彩鳳舞花人帝開一句古今無添
漏船師不在東西山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
明 頌曰

平滿金百玉轉環靈山一會受欺謾拈來題目分明
也付與兒孫看

投子因雪峯侍立師拈茶前一塊石曰三世諸

佛纔在經許客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
庵中坐 頌曰

說明道白塵塵垢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
骨橫抽要在轟轟霹靂手

有客釣鰲魚區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疑珠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涼凍地
天地為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霄風生半夜霜威
重月落水寒透幾層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
曰德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
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
尚莫辰佛悅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龜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一頭驢
得麼師便打 頌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

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關照照

高山可喻大海可涉投子投子到處盤桓一切聲是
佛聲從他認我碗鳴龜言歸第一義曰要看看來佛

喚作一頭驢正令生光耀趁手打得走無路暗啞舌
頭何處歸

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僧若得投子
機隨手拈來打投子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最遠問最在遠裏蟬向
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其僧

4782B 04

有省 頌曰

輕薄寒蟬枯乾敗葉形枯來臨耳畔連喚兩三聲

投子指雨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

僧無語後因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
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
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百花香裏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
眼福城東際草妻妻

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頌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開紅日
晚夜深人吹碧峯頭

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一師曰是一僧
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喫茶曰如何是煩
惱師曰這僧話喚人出去 頌曰

入草親尋草裏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遇大商空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六祖下第五世之七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 有梵僧從空
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歸曰

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玩水師曰神通遊
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
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目多菜與師
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闍
外搜來更與四藤條
小釋迦大文殊聞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
他眼眼沒金棚

佛眼目西天此土揚眉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市人

息一念萬年禪禪閣浮樹在海南邊
應真來訪仰山翁須信空聞未盡空聞著不知開眼
子元來只是有神通

仰山住東平時為山送并鏡與師師上堂揭
起示眾曰且道是為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
鏡又是為山送來若道是為山鏡又在東平手
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
遂撲破 頌曰

仰山接得為山鏡告眾枯來行正令憐憐惺惺眼不
開仰山下暮頂行
捉起分明照正邪眾人皆不勝唇牙譬如賣物無人
買最後須歸本主家

古鏡封來辨者難示徒行今眾當觀會中若有山陀
谷留得如今照影寒
師鏡枯來呈眾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
尋免教壞却兒孫手
為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樵落不知誰拾
得秋風索索草妻妻

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徒眾失驚此鏡分明分不
得到頭分作兩分明

全放全收意亦優為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片如秋
水三間無人撲破休
父子相傳鏡絕塵休知秋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
者錯認空華鏡裏春
後八十妻妻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
妍麗盡道不勞紅粉施

比謂枯來伸 問如何舉眾畫茫然不因一撲百確
碎定作人間醜婦兒

仰山隨為山游山到船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
問 仰山隨為山游山到船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

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為云
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玄沙云大小為
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頌曰

鴛鴦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致然各分一半甜如
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為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頗深果熟馨香鴨脚
至捏來聲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
潭心

仰山因為山問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是寂寂行驗處時

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聞察僧回首師曰和
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為曰此是師
子一滴乳進散六斛驢乳 頌曰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
者笑倒為山老古錐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佈羅月又成釣千金之子機流
落漢漢窮途有許愁
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
進六斛驢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鳥難不
捉獲光燭

仰山問為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為山下座師方
丈師隨入為問子過來問甚麼師再舉為曰

還記得吾各語否師曰記得為曰你試果看師
珍重出去為曰錯師回首曰開師弟若果莫道
某甲無語 頌曰

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橋手回歸不知猶自
涉離微
問處分明各處親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
壁泰王安然致太平
仰山臥次夢入彌勒內院眾堂中諸位皆足推

第二位空師起座一會者白健曰今當第一座說法師起白健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

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者看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健推

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蛟目淚流

師起起佛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佛是聖士乃打

若到請方一任舉似 頌曰 爾個八丈為十丈從爾家過猶不足至來亂敲向階

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格肩而上而出頭曰我不有

汝放板有汝杖 頌曰 一堅一展一放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巖頭頭是隨風

同檣棹幾乎反却釣魚舟 仰山曰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

邊又手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又手

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又手立師杖雙足僧禮

拜師曰老僧自往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

打僧騰空而去 頌曰 草舍蕭蕭白雲故人訪處定教動笑

仰山在洪州五亭湖棲坐大有僧問和尚是誰

字名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而云是甚麼字師

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一而云是甚麼字師

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兩手托如修羅

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乃畫圓相却出字僧

乃作樓至勢師云如是如是如是是佛佛之所

命汝亦如是吾亦如是是者自覺持其體

空而去 頌曰 退環之虛未盡空印之手未涉妙運天輪地軸

武緯文經放開經案獨立同行機發玄機苦青天

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

聞子悟得大總持共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

感到這裡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更有入處

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麼人曰幽

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

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

得彼家向後更須看 仰山問僧近離甚麼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

廬山師曰不曾到師曰爾不曾游山 雲門云此

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頌曰

出草入草隨解草討白雲重重紅日果果左顧無程

右盼已老君不見某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

來時道 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師曰老寂是

神通游戲不為難互換機鋒始可觀雙杖底時

師呵呵大笑幾何般 頌曰

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逃羅者更饒人若將利器比若

子大笑欣然滿座春 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貫覽山河大地

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箸拂向爐中又移向

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竭掩重門夕陽影裡風濤

忘不覺移舟下渡昏 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無對 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雲實云雲

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琅邪覺云師今問汝

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子擡過眉毛鼻

一劍一經處處歸于佛性而仁壽為高而見其
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位初僧家了無事
同死同生何此何彼破信破梅芳春到寒枝涼鷓鴣
葉芳秋澄淡水

推倒扶起觀面千里唯小經連風前接指直鏡海印
發光也是雪茶道底橋界是文殊橋界是慈氏樓閣
門開竟日開誰善財童子

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入涅槃師曰
佛子曰只如者佛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
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事中 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俱非有獨步大方
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條無染透柳

仰山一日見香嚴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
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
曰某甲只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無能
知道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問眾曰寂子已後
疑然天下人去在 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開者轉疑深相違未肯三分
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成人在甚麼處師
推出椅子為山問曰寂子用劔刃上事 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着物大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破箕
別處春推出椅子露眠床劔刃上事放毫光
田中神鐵床上推椅子手手眼不審不審

仰山因免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
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
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伊家僧添半月反鏡

去却道親逢小舞迴 本覺
仰山夏末問訊嵩山滿日子一夏不見上來在
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勤得一片禽
下得一雞種嵩山日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
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滿子曰日中一食夜
後一餐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
滿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頌曰

開一片田密客編緇兩頻粥飯其道自辦一夏與諸
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
物齊年德兩俱算家有詩書官可論飽飯慈眠無個
事却來就夜弄兒孫 頌曰

開得一片田種得一雞果下和三獻楚王王設若不
遇別賢人至今猶在荆門吳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
結須是雲巖巖巖白雲有知青山自青水自綠

仰山問陸特師入僧堂分乃問知許多師曰
復是喫粥喫飯食是甚麼僧師曰亦不是
喫粥飯僧亦不是甚麼僧公曰在此作什麼師
曰待師自問取他 頌曰

來問成風頰不成幾多龍象在雲堂滿禮林裡曾無
纖造次風流豈易量 本覺
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開乎師曰若
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頌曰

口朝鼻孔無空透眼蓋動散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
八等開擲出滿盆紅 本覺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因百丈是化蓮華
嵩山滿問破開汝在百丈處問一答十問十答

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自然歸寮將平日看過
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力歎曰畫餅不可
充飢屢乞滿說破滿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
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遂策平昔所看文
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者文
役心神泣辭滿山抵南陽志願師道跡暫止一
日支除草木偶施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
歸沐浴焚香禮滿山讚曰和尚大慈惠踰父
母當時若為我說便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

擊忘所知更不傲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成儀諸方達道者咸言
上上機滿山問得謂仰山曰此子微也仰曰此
是心機甚識著述得成待慧寂親自動過 頌
曰

飯隨緣養病本無迷悟可開渠無端擊著前
直至今在半途
下身心如舞帶枯來充樂是黃金嘉感一下打得
大地山河一法沉 本覺

香嚴因仰山見日和尚讚歎師曰
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
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無
也無 頌曰

無地無錫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僕家近日貧來
畫不見當初貧底人 本覺
去年來貧復貧祖師重千斤舉人莫向愁人
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本覺

香嚴初開堂滿山令僧送香并杖至師持得
便更香更香天僧曰和尚為甚讚如此師曰微

為春行秋令一作冬 頌曰

怪杖將來使徹心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

怪絕後光前絕古今

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

踏破草鞋脚底穿

尊人奇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頭若有會中真納

于禪床好與即時歇

家世拄杖佛祖付囑鴻山寄來香嚴發哭父子投機

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

香嚴示眾曰若論此事如入上樹口脚樹杖脚

不踏機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

命當甚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

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

呵大笑 頌曰

香嚴脚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擬議即從言下

取喪身失命數如塵汾陽為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

月新

呵呵大笑沒針難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嚴多伎

倆傍觀不免為機扇

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

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古聖悲心利後人口脚枝上露全身直健玄路無消

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香嚴垂語真堪賞口脚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

機且道渠僕底模樣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閒

高低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趁嶺種芳草遠池

空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卸得當頭驢路問著西

東對不對對錢依舊有人憐 月空詩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

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香嚴上樹口脚枝手不攀枝脚象尋幾開口不答

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劔頂門禪

香嚴上樹住住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

香嚴真社撰惡善無盡限啞却衲僧口通身是鬼眼

無地無難始是貪却來樹上逼機身雖然相識滿天

下畢竟知心能幾人

香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

如何師曰獨機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

裏龍吟霜云僧希喜在又問如何是獨機裏眼

睛霜云僧希識在 頌曰

枯木龍吟真是道獨機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

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餘 南齊下後唐四世之餘

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

片頑石師曰得麼鄭重曰也無你提提處處師

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溈麼僧近前顧視而立師

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

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頑僧一見不免

將南作止 大高話

米胡今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借也無仰

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頌

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行

今爭似靈苗不犯春 寂子青

第二頭邊欲信迷快須撥寺捨釜成芋未盡成驢

梅智者難知覺囉囉老水盤秋露泣為寒玉樹晚

風淒時來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玉主 天童覺

倍八千個道無愛有信遺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

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龍門道

襄州王敬初常侍見 高山 視事次米和尚至公

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

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人探其

意米亦隨至落在屏蔽間偵 切 伺供養至纒

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

曰師子敵人韓盧逐魂米聞此語即省前緣遂

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

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堅起雙筍米曰這野狐

精公曰這漢徹也 頌曰

賓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用虛空筋頭再送回天

力千聖齊教立下風 兼說冲

常侍舉筆萬事皆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答官

忘前失後且告貴人為我相救 兼說妙

機輪活脫走珠盤妙處都蘊在筆端堅起依然還放

下靈鋒寶劍倚天寒 兼說

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

也無濟云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

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

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

作麼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頌曰

世出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道人只將補袈調羹

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兼說

一著高一著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鳳樓

不在梧桐樹 松源

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鶴白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

老爭敢逢人泄漏機 虛堂

王常侍參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連公曰看

馬打毬所以來睦州云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

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困麼公曰困曰

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有省

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事也州云露柱困麼

公曰困州遂有之 頌曰

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無

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豈聽濟爭解領

三頓盡將兼識作流傳此道今人莫如囊 龍門

看人騎馬打毬子不覺今朝入院遊官路雪殘春正

好江梅著意要題詩 兼說

新州三角山法遇卷主 高山 困荒亂魁師人

山執刀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

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悟以刀

加之 頌曰

師將真寶濟兇人嘗謂行思反害身真寶與伊元不

識而今更是好訴貧 兼說

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藏纏遇兇人便分

付兇人少返加傷 兼說

卷僧真寶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珍莫道賊匪非

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 兼說

六祖下第六世之一 兼說

魏府興化存養禪師 兼說 師在三聖會裏為

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上不曾

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

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

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

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麼道

理與麼道師便喝覺又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

日從法堂過覺云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

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養於三聖

師兄處學得個賓王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

與存養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

欲脫下納承痛打一頓師於言下罵得騰騰於

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

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

師兄大覺於我太賤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

曰

太孤太賤日果果璞玉潭金惡種草無負平生雪此

冤不如一陣香風掃 兼說

劍為不平離寶匣因被取出金餅南方自古清如

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兼說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問
曰朕取中原復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誰
陛下實看帝以兩手舒襟頭脚師曰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 玄覺微云且道興化有莊宗不有
莊宗若有莊宗興化睡在甚麼處若不許莊宗
過在甚麼處 頌曰

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襟頭
脚初書挂在風風樓 北齊
北齊王子帶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翻胡直百人雲端 白雲塔

君王之寶誰解尋許不許夜行杖明須到莊宗所傳
未為真精鑑選他興化老 地藏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領誠奉養心拈出中原無價
寶不同趙壁與燕金 大童覺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為萬世
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氣龍顏
悅爭奈胡僧昧點頭 上方蓋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戴一人相如手佳聲滿大磨
佛心才

中原一寶有來由撈得君王引襟頭到此若無言
白服當機誰敢說輕酬 笑翁筆
襟頭舒起君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
時添花滿地無人掃 北齊

收得中原無價珍襟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
價八兩元來是半斤 尼開林
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既無私誓
戴至今留得鎮中原 開林

興化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
入興化與你論據時是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

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
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更復會一喝
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頌曰

龍虎相交是地時未容輕議已參差分明一喝不作
兩却使兩人特地疑 潘甲信
神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高擲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皆摩天 張茂老

單刀直入不須論鐵錘之間實至分不得放他受
過須知興化禪頭 張山
晴中攜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

客明明眼眼深坑 徑山果
更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具
蕭灑記得當年老萬回 懶菴

裡七星刀毒作者倒司農印對竟離當陽一句分實
王九曲黃河水連流 南唐
一喝兩喝全機出沒實主塵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
龜明月照積雪 雪

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發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
失運他龍虎自交馳 雪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關

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是箇村齋中逢過一陣
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 頌曰

此間非常觸竹人如會空啄棘條須知興化奔馳
疾值雨何曾濕著身 海山
殘浪穿雲勢莫測漁翁倚棹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
去希里同風不到來 日信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暮鶯啼雨散夜初靜
片月還從海上生 日信
一陣狂風暴雨來禪於古廟且開殿雖然打人見處
裏吞炭炭身又一團 張山

古廟裏頭過得款款錢堆裏睡哩了脚脚野鬼皆驚
怕只為渠儂說梵音 徑山果
雙天生白額南山虎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
可憐人夜曉竟行蹤 善堂

洞心剖腹離傳燈鬼面神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
匹也知只是赴齋僧 南唐
四方八面沒邊際兩狂風無處藏古廟裏頭休舉
遊移舟別有好商量 天目

塞北烟塵終戰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地分疆
界萬里山河似掌平 虛堂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僧事之師實曰
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
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眼不勝僧徒玉
貫投餓飯一堂天日師自白提曰克賓維那法
眼不勝不待喚飯即便出院 頌曰

二虎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穿中不能返轉若返鄰天
下個人無處覓 潘甲信
克賓法眼控英雄興化履行鐵祖風標下且明無生
忍莫教知解人憂籠 原覺

丈夫當斷不解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吸自
開棒了脚錢送出院 長沙文

王中至問實中實實王分明到底親有理問錢無說
處太行山下浪蕩巾 德白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收放在當人失錢遺罪尋常
事休把條章說故新 真德化

克賓興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身穿過納僧青白
眼儘教天下說頭爭 德九
丹山生靈驚師子產殺猊棒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
法戰從來許克賓聖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畫法方知

法戰從來許克賓聖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畫法方知

愧老漢當年要話行 敬山註

得罰錢出院眾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說
化全提未免今行一半這一半明眼僧檢檢看
之文用

漢高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故任赤膽高堅化
降皇在盤兮不在拜 南唐書

林日鼻迅雷六月飄霜雪與化老古鐘不妨太孤
金毛吼亂拳前百獸聞之皆膽裂 雜考

罰錢出院揚家與化登頭題夏父子不得其
狀棒頭敲出玉麒麟 佛堂元

與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典刑存
三十年後幾個知恩 尼無著

與化棒頭轟霹靂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
令那得嘉名四海傳 雜考

王賓會合風雲異醉後添杯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
肉叢林扛鼓返成寬 或老

與化逐克賓觀音戴冕面靴裏動指頭未免傷人見
蓬堂深

棒頭有路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栢
操夜深方見把針人 肯堂元

與化打克賓猛虎春風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義
或老

家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趕出
院敲棍點着滋味長 野雲甫

法戰場開驗克賓解繩武略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
賞待展奇謀自策動 天目性

與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暗埋元

雪雲云克賓承嗣與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
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

索得雪雲是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
拄杖一時趕散 頌曰

夏實維那法戰不勝曾因國難被金甲後來出世法
嗣與化不為家貧實實刀與化臂健向嫌弓力軟雪
實與明論識陣雲高 碧堂

與化示眾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誰
子汝莫有喝亂喝直喝得與化向虚空裏却
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女道未
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珠與汝諸人
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

紫羅帳裏撒珠與紫羅意師承會也無模樣果實使
說雪雲古鏡見差殊 前甲信

與化老龜大差三十三天上擡下紫羅帳裏撒珠
古龜今龜誰個價得一半選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
不見銀鑄銀香乘直至今如今成話橋 上方並

對與全提摩竭今豈是開關兩片皮喝下駝驢成隊
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徑山果

紫羅帳裏撒珠與紫羅客相連擡揀虛拍手呵呵開口
笑釋迦迦是也奴 敬山註

與化見阿彌多羅佛上法堂便喝僧亦喝師又喝
或老

僧亦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
曾作主在僧後後師直打下法堂待者請問道
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
有實也有難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
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橫漢不打更待
何時待者禮拜 頌曰

霹靂天地那容得耳聽須知與化老一半是人情
敬山註

銀鑄在握天磨磨落明眼僧休更下度 徑山果

悟如劍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割

出方知王法不相能 是華休

長松不吹因時青綠春常機幾箇明障數不寒香
掃眼中種子面前人 劍門分

歡歡灑灑水光浮不見孩兒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
處處是離人今古愁 伊老

須彌倒卓海水連流同春相訪作竟竟離休休明日
賞花堪也 雲居

願解夫牛願解男舍人舍用解懸不得同參把手
行安知補裏有穿囊 南唐書

與化問僧問單期慈遠時如何師曰日科半斤
或老

與化問僧問慈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晚松林木
迥夜深汀岸火光微 夜子

來使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

老大精工價壓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清直過如無沒蹤跡 海印信

萬境來使莫管伊千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著來時
路月下騰騰信脚蹄 蓬堂

與化問僧問趙州來師在禪林背面而坐州展坐且
或老

禮拜師起身入方丈州牧坐具而出 頌曰

動機別曲落葉知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脚底
掃掃去任縱橫得自由 蓬堂

與化問僧問訊師曰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
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
丈向善麼善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
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
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圓悟

云實善向方丈裏布網張羅這僧向鈞師連擊
頭香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來籠罩且道他

得箇甚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頌曰
釋則渾崙無縫釘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
轉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而前
蕭蕭聲香 佛德增

寶壽因胡釘鉸奈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
敢師曰還釘得麼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
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真
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
被他打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
無奈何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 頌曰

現出虚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堂
縫分明錫子過新羅 胡父用
直饒釘得這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個老禪
翁却向俗人呈家醜 月菴集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若釘得終是不完全
鼓山注

寶壽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
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 頌曰
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西山路徑深對泉直言呈伎
倆紅爐鍛鍊要真金 汾陽語
西山路上有獼猴嗚雨哀風動客愁忽遇此林師子
子萬般伎倆一時休 中隱能

寶壽問僧甚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
鳴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不從崔禪
來僧便鳴師拈棒僧擬議即便打 頌曰
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騰身欲出青雲
外力到峯頭一步難 佛靈聖
鎮州三聖院慈然禪師 師語 住後上堂曰我
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

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頌曰
騎驢戴笠迎南去驢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晚日高猶聽打三更 保寧集
反是羅子覆是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為人不高成歌
曲祖父田園要及時 圓通集
城南指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
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寶蓋集
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敢辱分明話墮 人海集
陽候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荆
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徑山果

湖光欲灑晴偏好山色深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
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佛燈瑠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
鼓山注

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
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懶菴集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
畫此境此時誰欲分 麓山清
南山鱉負蛇觸著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貧子弄
雲菴集

黃昏打葉本城吹日午回舟入港連夜半相違兩相
鳴不知避過已多時 在菴集
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勝不是因芳
草破壞家門客一邊 菴集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
蛇 興化云破驢香上足蒼蠅 頌曰
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龜肉來於蛇佛意祖意如
山岳 正覺集
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驢香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
人絕

破香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今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白雲端
市地風光無間道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妻為石車指
出臭肉團上青蠅飛 寶蓋集
破香青掩映蒼龍窟竹超然物外物若將竹比
喬松未及喬松老風骨 佛靈聖
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腐囊忽若禪人親咬
破看來滿口是清香 龍門集
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中這裡無
殘羹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曰住
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笑奮天便下拳堂堂
中首座號踢大恭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
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座再問師打
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
事師便過第二座人奉 頌曰
呼為雲吸為雨襲襲清風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閑聲
路見不平應有至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
處見踪由剔起眉毛看鷄子 長聖集
殘羹飯無處安著換手提曾勞頭蓋却兩箇無耳
鐵槌一樣無端自縛 佛燈瑠

親府大寬和尚 師語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
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岳 頌曰
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
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南山集
王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嶺上是天身手大長衫袴
短醉狂贏得樂豐年 保寧集
灌溪志開禪師 師語 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
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

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爭見李將軍
木菴集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
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岳 頌曰
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
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南山集

王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嶺上是天身手大長衫袴
短醉狂贏得樂豐年 保寧集

灌溪志開禪師 師語 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
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

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機前箭波瀾
急欲得毗盧海岳低 承州克符道者

灌溪茶臨濟濟擱住師曰領領濟拓開 頌曰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頓望回首與誰同
秀巖師

定州善善禪師亦曰定州將王令公於衙署
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
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下拄杖曰久立

今公伏惟珍重 頌曰

鎮鄒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
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保華勇

六展家風示衆人再鈎入海釣金鱗遊魚弄水騰波
浪船棹俱拋出大津 延壽慧

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香人言此是嫁時
服合羞刺出雙鸞 空叟即

襄州歷村和尚 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秋這便當否

師擲匙向穴中 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收燕
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致于者

虎溪菴主 因僧問卷主在這裏多少年
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
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
凋夏長誓師曰關市裏虎 頌曰

關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木星君不遇羅喉主
虎溪老住菴年深都不記關市中心虎四週如飛瀑
草堂清

桐峯菴主 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龜
作麼生師便作大龜吼僧作怕勢師大笑僧曰
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牙爪未備君不見大
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收
虎尾持虎頭 李黃顯

滄州米舍禪師 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
太湖師曰聞黎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
米舍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與發足
時道路師曰聞黎已派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
百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
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

發尼超方地頭親到遇著峻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
木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著到不捺紅粉也風
流大抵還他肌骨好 佛燈顯

雲山和尚 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
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
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人喫師曰
獨有聞黎不買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
這病僧 頌曰

這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認錯若是碧眼胡兒別有
反身一著 木菴本

睦州刺史陳標尚書 見睦州一日與僧論登樓
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
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勸過須臾僧至
樓前公勸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
道 頌曰

一語離窠窟子生出蓋纏夜來風雲惡木折在巖前
雲空行

奪鼓攙旗驗衲僧使將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

苦看見楊花落也驚 見無著德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額豈容伊盛梅舟障并
雨不是斯人更是誰 復庵即

季成曾相牽丘子隨變難分必自運輸與高樓凝望
者炯然明可察秋毫 虛堂惠

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云金剛般若經公
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拈起云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
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窺須信枝頭老鳳
春來翻作黃鸝叫 正堂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二 南齊下第五世之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嗣仰山 初奉仰山山閉目

坐師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

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

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

藤條天下大禪師 師曾到霍山和尚處自稱

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師

打鐘著師驟步而去 師宗下亦有 頌曰

集雲峯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猛

將只知空說霍嫖姚 野新道

竺國支那成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直噓天

下一頓殘羹永不飢 集雲峯

當場起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門下

去見機雖足未風流 老萊尼

集雲峯下四藤條打破淨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

外如龍如鳳在烟霄 圖通傳

藤條喫了任開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鐘俱是

令知機識變有誰傷

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縮項鱗提向市中頻

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

強盜遭逢惡抵家賊賊繞敗別無他山藤徽骨令其

伏反與渠儂貼面花 武卷體

千年萬歲老枯椿鐵杆銅槌任擊撞且在爛泥堆裡

立 黃葉派

問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

曰和尚為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奪奪奪

子頌曰

黃金打作鑰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昆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 慈受宗

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 嗣仰山 因僧問普溪

意旨如何師曰一錄入寒空 頌曰

重峯層仞掃衆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

韻萬年溪水去無蹤 致子青

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

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掃向爐邊却收

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塵竭空自掩重門當初稱子微圖

服掃筋爐邊當火焚 致子青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 嗣仰山 往五臺華嚴寺至

金剛窟禮諸遇老翁牽牛行趨師入寺翁曰近

自何來師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

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眾師曰或三百或

五百師却同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

凡聖同居師曰多少眾曰前三三後三三三日晚

遂同會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爾

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

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

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三三多少童召大

德師應諾童曰是少師復問此為何處曰此

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是文殊也

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說偈

曰面上無須供養具口裏無須吐妙妙心裏無

須是珠寶無垢無染是具常言此均提童子與

寺俱應 頌曰

摩訶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明相識

顯問南方住若何對云三五果非多吉祥自遠龍

混三三之說告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為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金剛經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嘆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李寶鑑

堪嘆前三三與後三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因無著分明

見從此清涼汝可參 佛印元一

樓臺雖有類全無試問頑童走初忽指金剛看背

後年裏多被鬼揮撒

前後三三同若千巖巖召骨巖巖預如今大有如斯

者負鉢腰囊到處博 正寶蓮 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

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寺額突然辯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觀金剛

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三三三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

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道音真

聖者由來不可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

古一句無私撥九埃 照寶鏡

前三三與後三三算過善量卒未諳芳草婁婁烟景

裏巖巖暗處是江南 地靈恩

文殊前後各三三獨泛輕舟過海南洪浪波心看水

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雲漢本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吳怪坐來頻勸

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遠

對三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為報禪從應

歸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果

前後三三三不失宗逾越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

露臺臺青山巖巖空 升寶鏡

無著文殊不身逐相逐各自開家風清涼海泉知多

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本竟一
展金上太行賦眼盡驚憐不困遺毒手誰有夜燒香

寬鞋著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選作戲
前二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重點檢
目前包裹露旣旣

前後三三謝師指南龍蛇騰躍虎視眈眈擬數看數
欲談何談均提設有垂鞭意象王蹴踏亦美堪

陌路相逢眼裡塵低頭禮拜天具起來不見丈殊
現打破大唐無一人

前二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多少
眾月後松影落寒潭

佛法初無北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機
變前後分疎落二三

無着因老翁邀師入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
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欲然翁拈起玻璃

蓋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
麼喫茶師無對 頌曰

文殊大士托玻璃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者忍言無這
箇誤他多少老開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擲手拈茶不

用疑 汾陽略
自別南方涉路吸喫茶處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涼

寺問著元來總不知 正覺通
南方不可難須更無著因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

道喫茶拈起真生球 佛印元
玻璃寶蓋對君擊茶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二三多

少眾爭教人不辨輸贏 吳田鼎
五臺疑坐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

會玻璃蓋子喫茶時 吳田鼎

無着因參仰山類了心契今充典座文殊管現
於粥鏡上師以禮粥箕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
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惱連根苦甜瓜徹

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頌曰
樂迎羅眼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
得修行須信禍為胎 象田野

六祖下第六世之三 清源下第五世之一
潭州大光山居禪師 石菴 因僧問祇如速

唐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
麼師曰祇為汝不為曰鳥後如何師曰方知不

是祖 頌曰
少林續韻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藥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丹黃洋
觀面全提少室今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

已撥動烟塵不奈何 足庵堂
瑞州九峯道度禪師 石菴 因僧問祖相傳

復傳何事師曰釋迦徑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
聖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

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
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兒奴偏得
力夜分燈火照西隣 丹黃洋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
曰便德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遠更戴須彌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
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菴月

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蟻人為驗多有得道
果者未審比聞如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脚踏黃

金地曰此人憑神也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

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體功勳撥開向上通天

裏烟燴重不見人 自佛明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
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竟泥猶自可波中求

水質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響連響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
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過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請來曲多少枉得鼻頭辛
石菴見

九峯因石霜遷化眾請首座住持師特為侍者
白眾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公啾啾去一

條白練去古廟本爐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
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

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焚香
來香烟斷處若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

不會師遂焚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拈首座
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未幾見在 頌曰

張家養得數個兒大者効爺治家業中有一男善最
精氣字如王成德別別別路翻滄海兮不顧龍鳴

散白雲兮不羨明月 蕭印信
石霜繼嗣擲高才上座食程去不回只愛寒天無焰

起豈知枯木放花開度待者實堪哀先師大意雖明
得未免長拖破草鞋 佛慧泉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鐵錠爐冶不能莫得
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保華真

坐亡立脫教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

詭不尤華皮盡光華

一片虛空古今今麟龍頭角就疏親坐亡互脫知多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

意爭奈臨行一著倪

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精神可憐明一色邊

斷神前自有酒臺整

座元脫去有生機行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霜明一

色似將掃帚畫破眉

香烟淡淡風飄處首座疑疑坐脫時不是久參皮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木分漁人一釣舟千波萬浪裏遊兒係不慣風濤

惡走入蘆花不轉頭

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言趣得來親念他一粒多年

粟失却家中萬斛珍義重天倫度侍老牛牛肝煎若

為論芳草渡頭輕舉步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

千年夢雲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術點點番移一

少看飛龍

星架城裏未為親帶角披毛始是真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一片虛疑絕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會釋

速坐守寒巖與草青

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反筋斗冷淚竭盡正

三更生鐵昆崙雲外走

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稀只如枯木回春

早踏過寒床再踏時度侍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水釣魚要擲金然

何機轉處問月明

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之寸土麼曰四海泰尊

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

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

眼不開

果谷生洪律全超拯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巨岳何曾之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泰尊喜有得力

向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

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起來

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不恁麼體體前

見鬼無數

識問不亂答議答不亂問問答有來由直下明知見

果然明得破不被觸體換秦勤茶學人子細茶詳看

一拳拳刺黃鸝樓一翅翅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減

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何方及從妄顛顛是否

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

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何離此

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

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是真是妄披金擲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九峯示眾曰常任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

生不滅為何什麼六道輪迴師曰為有心故曰以

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禮拜者

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迴轉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

更深秋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

鳳翔府石柱禪師

虔和尚番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

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

衆曰一人說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

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兩蓋相稱一人說

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水語此是石女兒擔枷

帶鎖山曰聞察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

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

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懶捧西乾

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傅底事師曰龍叶長生水魚吞無盡漏曰請師

挑若師曰擗鼓轉船頭掠穿波底月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嶺昔日雲巖曾漏

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疆德二

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師角其分

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引次愁

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

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曰那邊事作

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

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真道騎牛者不識好

芳草漫漫度秋牧童白牯恣遊異中有路人難
兄却謂騎牛不識牛

漳州雲蓋山志云禪師 因僧問石霜萬
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
作麼生曾無對得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
接待雲蓋曰道平人我道祇道平人成曰和尚
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雲蓋曰乃禮拜乞
為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去曰和尚若不道
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類霜曰霜曰無人識
得雲師於言下頓省 頌曰

嚴嚴開月鎖松霜凝雪露無窮星前入臥千峯
佛祖無因識得儀 我子青
無人接得道通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
無人識得渠棋局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
接得與識得誰復較編錄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
只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 景兼甲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 因僧問抱璞技
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曰禮拜
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

不出口 頌曰
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算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

張拙秀才 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拈石霜霜問
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竟巧了不可得拙自何
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遍十方凡聖令
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絕時破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何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
無星疑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
老削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寥寥掛唇齒 佛靈聖
塵傳不羨標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
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亦重大唐張拙
老鐵錘無孔舞春風 寶美源
漳州洛浦山元安禪師 久為臨濟侍者
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
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躉裏裏淹殺
師濟陞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修
書令僧馳往師善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

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
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故不得也
師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
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師曰自遠趨風
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閣移此間無老僧師便
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急急雲月是同溪山各
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閣移此間無老僧人
解語師俯思山便打因茲眼裏 時世云包
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紅衣黃面劫孽三峯
頂標出金欄對日看 我子青
嗎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
異今古誰人鑑此心 莊永成
執侍巾瓶二十年搔頭擺尾出林泉悠悠直往南方
去養養來得穩眠 雲居
拄頭擺尾赤梢鯉魚無依轉轉身截斷舌頭饒有
術換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書枯木巖
前分花木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
步寒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天童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

心道人未嘗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
德師曰一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頌曰
拾得珠備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問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 丹夏
是佛由來尚涉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
事盡屬無私造化中 莊永成
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無修眼搭搭帶着木消連底
凍一時認作碧琉璃 佛智裕
故山及及鎖寒烟未肯將心輕反傳下女夜尋無
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得輝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
亡子歸何處曰怎麼則不歸去也師曰
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自掃曰
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影停停日輪孤解
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
思 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除歸與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
有琉璃寶殿鎖空華 丹夏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

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頌曰
畢鉢巖前曉帶春風時結響寒層須知玉像靴中
塔別有輝天照地燈 長子青
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
曰家有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保福別云
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信目危窺今古
宿緣天斜照岩巒 丹夏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覆
處出就嶽鋒白月輝時若無影 頌曰

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得輝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
亡子歸何處曰怎麼則不歸去也師曰
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自掃曰
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影停停日輪孤解
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
思 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除歸與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
有琉璃寶殿鎖空華 丹夏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

奉花未發梅先折萬木彫零轉轉奇雲淡不彰歸扇影烟輕那露引風枝

洛浦因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暑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曰忠專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

直下啞却我口分明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觀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

洛浦因僧問龐居士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耀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

樂師曰但自不下半何須泣岐路 頌曰月歸松影高微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兩波石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示疾十二月一日告眾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

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彦從上座對曰難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

未入更道曰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若從無待者抵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今侍

者喚從問曰聞察今日抵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

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

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枯著伊 頌曰

何雲釣月的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麟一曲難驛歸去後泊羅江上獨醒人

紙衣下事不假脫胎懸差撒手機襟嬰孩逗葉會上道場關五傳直指狀元來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無異曰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無異

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復鳥一聲聲

韶山因蓮布衲師師在山下相見蓮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那青背豔豔處去

蓮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聞黎有甚麼事蓮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

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學弓射射連日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見師曰當軒畫計

從君擊鼓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千聖外

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

日過在甚處師曰個個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

魯般門下徒施巧曰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

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文官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字

宙誰是出頭人蓮無語師遂同歸山繞人事了師召近前曰聞察有衝天之氣老僧有人地之謀爾爾橫吞巨海老僧負須彌爾爾察技動上

來老僧授鉢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鑿師曰不鑿曰為甚不鑿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蓮無語師便打 頌曰

韶山因僧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無異曰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無異

一片孤雲不露靨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回新月半鉤升萬戶

獨向滄溟截眾流等閒舞舞柳金鈿白雲不露烟波開橫笛一腔天地秋

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

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寒光耀

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袖戶僧過一邊立師曰長却棟梁材 頌曰

又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連珠轉滄溟頭顱若作黃金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貨祇可聽他無取人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四 清溪下第五世之二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師夫山 有一院名無垢

淨光道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

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

是男團圓 頌曰

雖然各盡深源高峯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

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丹巖

太原海潮禪師 師夫山 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

養教座託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

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

曰祇如僧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曰

這床床鬼 頌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

地七佛前商總不該 丹巖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 師夫山 一日參德山方跨

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鳴師禮拜有人舉似洞

山山曰若不是巖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

不講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翻

頌曰

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

黑漆波江邊相喚喚飯覘 法雲秀

平川走免放蒼鷹一柄便啗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

去奈何斤兩未分明 保寧

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鬼飛

也護道當時手擡擡 法雲秀

攪好手呈機不露鋒慣將雙劍定難雄忽雷迸出驚

天地華岳三峯倒卓空 湛堂深

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擡手擡日上月下霜雪嚴凝

鐵床寒雙陸盆邊須喝采 最善

前箭僧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

眼吹毛拈起任橫行 木庵

巖頭初參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以拄杖挑却

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背上便去參堂

山曰不肯子放不肯子收 頌曰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收來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道善

巖頭示眾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

者悉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巖上座出問云如何

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確信臨朝辰

頌曰

佛法無情報爾曹忽生忽殺在吹毛若教轉信得妙

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南巖

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

草 頌曰

毘打不碎火燒不著天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是

什麼臭咬破須爛爛 南巖

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直鈎誰見後園驢喫

草脫籠卸歇飽餉餉 大洪

後園驢喫草 一老不老暮地撞出來開湊得恰好

後園驢喫草 莫隨言語語跳上暮騰騎來往長安道

風信不來春心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行

人野客溪邊踏路早 楚安

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有人問故鄉

不知身在長安道 寶宗

後園驢喫草蘆花飄雪飛霜前雙白馬孤影落天池

古帆未掛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

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

頌曰

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係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

海爭奈鈎頭餌不齊 淨慈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繁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蓬漂

小魚吞大魚門上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

小魚吞大魚

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竿廣運

神箭自古張願解草書 照堂

不動蒲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趁唇

吻始信巖頭無腦門 天目

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王師曰銅砂鑼裏盛

油 頌曰

塵中辨王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鑼油今古

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淨慈

塵中辨王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會裏難眠

眩至今南北絕人行 佛印

礎澗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開引釣牽動一潭星

銅砂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

王太平將將盡封侯 靈溪

銅砂鑼裏油清淨照見塵中善主人寄語禪人猛吞

取莫教孤負此生身 華堂

終日塵中走塵中潭大有堪笑五湖人稱不食料

撒 大為

銅砂鑼裏滿盛油生菜遠他羅蘭頭但看來年正月
半家門首掛燈籠

頂起砂鑼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學青苔苦莫頭驚著汝

銅砂鑼裏滿盛油潦倒嚴頭不識羞却向誰蝦眼曉
上樓頭浪浪逞風流

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
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塵中辨玉問嚴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
見銅砂鑼裏滿盛油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方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
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龍臥碧潭靜雲收皓月圓七星光燦爛誰為末生前

嚴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撥

嚴頭一撥虎空逆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

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
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三文買箇撈波子攪規攪蝦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
說誰家屋裏寬無烟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
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船

邊去師曰舞掉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
乃曰呈撈舞掉即不問且道婆手中見甚處得

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通知音祇這
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買賣交關直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
近聞之成話

計夜靜同誰泛五湖
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撈舞掉成中
客休向江頭覓渡人

老來無累亦無因獨處高堂只此身除却江中混混
客復誰還是不羈人

咄哉箇老婆親兒不奈何富嫌十口少貧恨一身多

舞掉呈撈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離了獨歸
去春水溶溶碧滿湖

舞掉呈撈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拚得親生
子拋向江心更不收

鄂陽江口擲釣絲攪規攪蝦不計時林被老婆相借
問叢林千古英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擲手相逢論

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偷人說是非
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嗣累兒孫婆婆耐恨江頭

棄留得佳聲四海聞
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有一身無繫

累困眠醉坐任隨緣
鄂陽江上島釣球時節相逢錦鱗現拈來信手任

縱橫逐浪隨波無傾
一子親生步步隨呈撈舞掉指人歸老婆遭打機先

露海岳欲翻動四維
一葉扁舟之鄂江呈撈舞掉別宮尚山雲海月俱拋

棄贏得莊周蝶夢長
相還把子高竿門傾家又天字空一箇漁歌人不

會盧花飛起渡頭風
舞掉呈撈逢賊脚扣舷三下親擒捉只這一枚都地
却棹歌歸去風濤落

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斷情志無定
覓三千利海冷沉沉

鄂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
語故取婆婆第七兒

舞掉呈撈鄂渚邊驗人何苦結生冤自從賺了婆拋
子誰敢拚身上渡船

現且恁麼過時曾舉似雪峯峯云窮鬼子道地
快活也不徹

且於湖畔盼蝦規不向滄溟釣巨鱗一葉扁舟一
笠閑眠閑坐任風濤

野水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掉或呈撈撈蝦規隨時
過却向何時得去整

嚴頭因沙汰在甘營家過夏補水次贊行過師
以針到勢贊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贊

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
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啜女子聞云

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奪上座割將去也

針頭割去幾人知婦兒女子真猜疑聖凡命脈果何
在

無孔箇子兩頭吹輦出膏膏徹九維可憐一對冤家
種人人鼻孔大頭垂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前如今分付
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猛提取天上人

問爭奈何
夜半三更來討火我罵你罵我相喚相呼歸未

天字寬地字闊雪峯親幾切但一親直上須彌山
無量人天張開豁眼豁脫却多年吳皮靴步行走
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天不嫌

雪老平生好親鞋親來親去親無休一千五百人口
戲誰解輪機佛國白

收來親去事方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蓮花同一
色落霞孤鶩共逸天夢庵信

蝴蝶骨木鞋一親出三世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
參茸只道黃連不是藥石若明

親向前事未休再安宮處有來由一聲斷馬鳴雲
漢兩岸蕭蕭蘆荻秋嚴學古

一竹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特親出沙便作偈
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即三五

團圓親出沒來由不立名模兒便休三一一三重江
胸襟江依舊向東流圓覺漢

山寺裏頭無可作親出木鞋兩三箇不獨玄沙遺一
箇雪峯老人亦話障懶著

雪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電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不

門以拄杖撥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
曰須是稜兒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日和尚
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頌曰

象背藏高人不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兒備師不空
向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巖草南北東西無處
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同門
電別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
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雪峯前

木有忽然放出名流象背藏遺一口正覺
象背能寬當大路使師可憐便一身雲門弄得雖然
活計以雲門不用起白雲端

打鼓者是甚麼人 會家雲門能合調太處隨隨那
古曲非音律南山驚覺蛇何人知妙訣了之玄沙
真淨文

玄沙人引長髮少勇南山驚覺蛇無用風雲際會頭
則生果也語下手弄下弄激雷光中自變動在我
我也能遮此呀於彼也有論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
今日傷人不知痛天童覺

象背老人示徒擬議遺他一口韶陽突出驚人未
免傷鋒把手尼無著

雪峯示眾曰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灣死漢
玄沙云飯籬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沒腦死漢
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頌曰

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飽舌沙漏下口難得得頓除饑渴
念迷時往往更求餐本覺一

雪峯示眾曰大地域米如粟米粉大地向面前
漆桶不會行技者看有一大處問雲門曰雪峯
與麼道還有出處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

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少
頌曰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若不見
百花春至為誰開雪峯頌

眉毛鬚髮遶南嶺大海波心之釣舟驚浪隨身終不
從他打鼓看無休白雲端

人雷音草頭顯春色回圓悟勸
打鼓音音看直得眉七寒拾得寒山舞笑到老關千
楚東方

翻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
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石門頌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這破面門漆桶不會鐵胎同駕
入滄溟持得鐵珠如手大佛心

雪峯一日登座召眾曰看看東門又曰看看
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柳下門前是裏會取
頌曰

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中敲敲寒帶雨一枝花落
盡不煩公子倚欄干治文別

好道無縫啖沙口多麼快師上下到沙
日人人眼眼仰不無和尚雲山交記木屐雲

師曰你自度生沙曰七尺八尺一跟帶去云
請了自度生沙曰七尺八尺一跟帶去云雲

須索雪峯要出地時香酒茶玄沙史有一箇不
涉二途諸人還索甚麼須彌頂上擊金鐘頌

父子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礙塔功高果乃亦不飽尼
荷起不少雖然落八尺八寸自有道理佛心

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鐵籠人此無公

事渴飲飢餐且度時野菴
雪峯示眾曰三世諸佛向火談上轉大法輪玄
沙云近日官令稱嚴師曰作處生沙云不計人
攬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談為三世諸
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頌曰

火談騰輝說教規無遊諸佛近前問誰知更有僧觀
者鼻孔撩天不喜君白雲端

不燒却眉毛總不知 善和干

懶阿誰踏著雪峯蹤三世諸佛火談中賴有雲門和
版熱火是吹得滿堂紅 莫文深

將謂無白更有抵掌空填投機神出鬼沒到故且天
佛說法巨天烈談法說佛風前剪斷葛藤菓一古勤
破維摩詰 因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機止今
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聞電捲星飛誰
與論撥轉那邊關猴子眉毛留得兩尊存 碧雲遊

有是父有是子同條生也同條死二世如水利餘
堆互換說法元如此真頓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薦
取 石華瑤

雪峯昔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人
背一面古鏡摘山僧指木僧曰曠劫無名爲什
麼彰爲古鏡師曰暇生也曰有什麼死急話端
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

人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整赤玄上士迷頭繩線
老婆頰證 與教者

堪笑山翁不識羞爲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辜
處一片殘霞曉未收 保單勇

大地爲爐冶何年鼓鑄功圓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
聖覺未萌全體現幾分鑑照便成瑕要知學做圓明
處長短青黃總不差 白鶴飛

雪峯在洞山作飯頭齋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
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
師邊覆却米盆 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瓊蘇日月並輪長不
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投子青

乘龍作雨非意測猛虎挾物不露迹洞山雪老共相

剛家寧千古無人識 伊善甫

雪峯因僧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
迷達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

達磨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爲傳心堪羨迷入達達
磨三冬過後又新春 天永慎

麻破古今沒業路當機大闢血盆口脚尖趨出佛如
麻破四張三無路走 史老龍

轉後如何師曰帶子下楊州 頌曰

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
破千山澤作水龍吟 自得輝

一滴真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覓東君
意吞却臨行上馬杯 宛山疑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燈日不見
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舉
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入僧却問古
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

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

古澗寒泉岩澗瀾分明天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
味苦死令渠話不知 雲蓋昌

點點雲橫覆雪峯青超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
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寶峯照

縱奪遠他老作家奔流度刃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
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

來舞依舊郎當勝郭郎 真淨文

趙州象骨巖華世無倫擬共無沒絃琴十載清人耳
古澗寒泉燈目疑然不從口入飲者忘空重出語苦
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
是的是白鳥入蘆花 圓悟勤

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異水同源飲者
不妨疑悟不從鼻入白浪高三級從此不答話
免酬高價金剛園子果練透解透橫行四天下 佛性泰

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
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

鏡闊沙曰老和尚脚根未熟地在 頌曰

世界能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却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秀天晚依前月落西 象田期

十方世界一面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模樣真頭渠是
我那時方見本來人 懶老龍

雪峯問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言一長
柄杓溪邊自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主曰溪深杓柄長師問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
將剃刀同侍者去訪魏相見便舉前語問是茶
至語否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至便

頭跪師前師即與剃頭 頌曰

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猛火起手作得家生到老
自能穩坐水深杓柄長自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
開琉璃殿裏無開閉 月堂昌

雪老番慈官訪他一毫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
外脫體風流出當家 東山源

雪峯因問師施銀交床僧問日和尚受大王如
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
幼僧問踏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山
曰頭上神爪垂尾足脚跟齊 頌曰

大王信重選交床備問禪徒太身忙下手低聲言少

打劣中全勝阿誰詳湖山題

因問如何報王恩舉畢全收坐要津船頭若有風浪

動滿目流沙不見人沙隱題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

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正覺述

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破痕一片古帆巢典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題

打我認著依前又更顛般若題

尖施兩邊皆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銀也知此外無長

伎咄這黔州老瞎驢寶葉源

雪峯因問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求問既

是一般顏色為甚麼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

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雪曰

柑橘園王親手封將來血問擊宗風長人人水分明

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實為公界碧

霄空汾陽題

問王兩般馳獻上雪峯一等倒封回人情上下俱周

美免把完全更聲開般若題

佛眼未開不用疑鏡牛蚊子咬鼻癢園王猶未識

師首更請玄沙下一錘更善題

分明柑橘勿說說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蓋

了免教天下動干戈洽父別

一般顏色兩般名紙蓋難護衆眼睛雪嶺當時便封

轉問王猶未息疑情廣川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德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五 清源下第五世之三

雪峯示眾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

有人時有一僧出曰和尚某甲不得又一僧

曰用人作甚麼師便打 曰

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一口吞將為雪峯有奇

特却來說我好兒孫 無名

雪峯由僧問要處乞師指示師曰是甚麼僧

於言下文禮 雲門云雪峯向你道什麼 頌

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

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 無名

無量劫來是箇甚麼觀面全提幾手避過不踏過土

直堆頭且高臥

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

放火放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棹中拋入師便

開門 頌曰

巨岳巖飛雞窠坐兒兒落塵長如錘錘尼燒火放火

閉門開門說柴家醜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 無名

尚燒霜烟燄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那來合

穴誰知門外有真人 石林

雪峯問僧甚麼處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

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

師曰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麼

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

師竖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

師又打趁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

同行問特去訪問見到雪峯有何言句便是

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呢叱與他說破這僧當

時悲泣當向中夜焚香通禮 頌曰

戴角擎頭去便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慢將軍

今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透牢關未

足觀棒頭有眼明知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佛燈

見說關山多疊毒千方百計避無由恐中既有催魂

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虛堂

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地下

擬取師一脚踏踏歸果似長生曰我適來踏得

者曾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僧下屋窠堂始

得 雪峯云長生大以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也好與一踏 頌曰

暗拋香餌在江湖果是全鱗釣得歸不是緣輪收得

疾幾于輪與替鴛兒 上才

偉哉雪老法中笑有上藤新觀而耳目下馬當頭

着和身一脚踏倒會知搭車因柴來自外使車不

便經何山報諸師位兒是是是親 佛燈

雪老擔藤越膝肘一僧見便慈悲近前擬取脚

踏路果似長生更一推 石門

雪峯踏者僧不救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束爛枯

藤狼藉至今愁滿地 石巖

雪峯與玄沙夾離次沙曰夾離處還有佛法也

無師自有曰如何是夾離處師曰法師杖一下

沙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

頭過來 頌曰

父子相携入故園頭時過短離邊泥有刺無人

見踏者方知脚底穿 佛燈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女

出網來何汝道理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

透網之魚不識釣食游浪水認浮頭高難釣事急

者回棹收輪却上舟 汾陽

透網金鱗休云帶水植鳥乾坤振鬣吼千尺鯨吞

共浪飛一聲雷震清颺起清颺起天上人問知幾幾

雪峯

送三寶物高控價李門還依市價網交易不成僧竹

開平公馬語一詩林 海甲

老僧演習生鈞安全駭赫赫鼓波來海門公開羅地

網露塵一毒天地開 吳洪文

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慮亦堪憂可憐滯句承言

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機休云潛水與拖泥雷霆一聲青霄

裏傾泫何處不湧瀾 真如

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

應依舊為霖徧九州 圓通

獲浪擎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盆傾不因放却淮河

開九曲潮頭幸未平 上方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仙家不會論文

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五祖

鯢鯨已遁摩霄翼海客曾懸釣月鈎不願翻空洪浪

忘一帆風信出危頭 佛心

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 箇詩那當 箇語建子

徑山果

金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逐水流却做魚翁開引

釣隨波逐浪謾悠悠 鼓山

機後鶻中天寒誰曉曉我緊著道也不忘道不

根處處放當頭手即成何似木上頭

轉轉江海岸岸不見透網金鱗

殺人 月堂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魚鉤
搖將振翼欲乾坤兀目昂頭浪噴林雨點雲奔
官將爭戰定功勳

張猴白李猴黑硬如綿軟如鉄路相逢兩會家臨
濟未是白拈賊

新羅狂杖逐寧鉢納子家風那箇無二等看來如是
黑誰能重與較錫錄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
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

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次
語曰是覆船僧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

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事

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起離離二邊
長如某日屍中天針光照到雪峯前

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
鯉迷入直下便狂悞

雪峯上堂舉拂子曰近箇為中下僧問上上入
來如何師舉拂子曰近箇為中下師打之作

在杖 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葛藤杖在杖

云武定曰方中下機人有僧問之過上上人
東嶺如何師便打

是雷不震雷下雷要在急水求雷雷若大耳畔
雷聲自起起起杖為他中下上上人來放道不

令人一入桃花亭子孫千世為中

人成問應大用直截雪峯雲門只得一紙畢竟如何
不說不說

洞霄峯問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
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口請師樣子師

長筒子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頌曰

空王殿樣子雪峯吳兩手亦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
總是面南背北

送客隨家豐儉施豈惜為饑免生疑却家惠重過相
贈飲手遙知向暮歸

吳州高亭前禪師德山切隔江見德山逢合
掌牙口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

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於吳州問法嗣德
山 頌曰

江上相逢問留師食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德山棺木裏瞪眼高亭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
漢錯認山河作眼睛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因僧在房內念經
師隔窓問開卷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師曰

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
頌曰

不問維摩念其麼新羅鷄子穿過杖頭擊著波威
靈洞橫山破窟窿

念底却是經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鷄鷄故鄉歸不
得大邪言說太分明

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涅槃沙法門
海一言演出不須多

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舵全憑三老
力管然到岸不須憂

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深不見底斫土揚塵無
處尋頭撞著自家底

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唇不轉
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今君返照看截線開關停安
解百花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他因地抽條長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
老往往思量石二邊

截水停輪中此情五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令
省覺不轉何曾更有停

雲居示眾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時魏府
有與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間以為影草時如

何老僧當時機思過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
頭奇特不敢舉他伊云想卷至答這話不得不

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
因化至到魏府與化乃借問山中道尚住三不

暮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不
化至遂舉前話與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箇箇

何必與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談光透目

雲居道何必與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中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有人道

你親見二尊宿 大慧果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藥苦者如蜜二十年來
無處雪屈喚

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為辨的影草既隨
身觀面當機疾一雙孤馬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官馬斷時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錢買道深河祇解尋
得有踪跡底忽過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六六

無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六六

曰
不與麼大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設如理事誰相志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鴻濛未到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
露金剛腦後鏡良翁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
曰爲什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求生死不
得死 頌曰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病俱休從此但空獨露鸞輪
一片清秋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
雕琢曰爲甚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 頌
抱璞投師來意裏一條狹路忽相逢誰知妙手不雕
琢分破華山千萬重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茶師曰莫是紙衣道者否
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長流掛體
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之前應
若便立脫師拈其背曰汝紙解麼

紙衣道者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之前應
若便立脫師拈其背曰汝紙解麼
紙衣道者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之前應
若便立脫師拈其背曰汝紙解麼

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
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
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
情分萬法沉前境識登多端義本真如是句中
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麻繩紙裹若嬰孩侵鉢羅華火裏圓一點靈光千古
在月輪孤處借胞胎

借金烏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胎岸撒手襍襍嬰孩涅槃會上

這場箇箇直指狀元來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曰還假用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
務山寒海說禪說道方爲用也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明月當空時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曹山因僧問家貧過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
去曰爲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頌

六門賊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誠得家親愛
斷更無一物獻尊堂 止卷頌

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地後掃
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教鞋來 一作與
來 頌曰

引問僧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掃曹山把笑來
來智深功德碑和妙 兼若來

曹山方圓識得伊問若掃地示慈悲前後一時俱掃
却也是拈他第二機 汾陽語

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
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顯酒 頌曰

清白門庭四絕辭長年開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
月又象分時却建實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
申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頰人 天童覺

曹山顯酒有誰語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
煎騎牛背面著靴衫 東谷光

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虚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竹塵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

井師曰道則太甚道微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
何師曰如井覷驢或作驢首 頌曰

出路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
咲嶺上石人側耳聽 若木處

應物現形如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并終難
喻如井覷驢何十成 本覺一

驢覷并井覷驢習客無外靜幽有餘時後誰分印家
中不書書機絲不挂披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 天

童覺

驢覷并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
未知道得八成無 張無盡

驢覷并井覷驢冬瓜菓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脚耐定
盤星上絕錮鉢 無卷全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
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
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
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
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昆崙踏雪
行轉身打破琉璃椀 丹霄子

故國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傳金雞啼破玉人
夢覺色依依錦帳前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
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
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頌

曰

翡翠簾垂綵綉未濟紫羅帳合視聽難通把動毛頭
月并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
坐同風落大功 天童覺

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誰 頌曰

嵯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坐祖開機按鏡錫金正
今太平寰宇斬癡頑 雄性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說明目
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挂朝星漢却浮槎不萌
草解穢香象無底藍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
方津渡有船車天童覺

六祖下第六世之餘清源下第五世之餘
湖南龍牙山居通禪師嗣洞山初參洞山一日

龍牙因僧問一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
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雙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龍作
待洞水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頌曰
龍牙未息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感他親意
切直言洞水逆須流汾陽昭

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洲
鷺飛入蘆花不見踪丹霄
望空成現密密難見二鼠雖點莫逢其便藤杖透出
未生前正服當陽巧回換龍牙老媪如雷過時即曾
賞即賤圓悟

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應幾能詢龍耳
夢雪庭休話少林春投子青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
無意妄想狂心欺使休無用

龍牙因詔國師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持如何
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十七次問師曰若為你
說恐爾後罵我去在船後住道安善因澡浴次
忽省前話具威儀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
說破我今日定罵他頌曰

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徵曰與我將
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徵便打師曰打即任
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
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便打
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
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

赤骨力寸絲不掛淨傑像兮赤灑灑浴出氣頭滿而
竹為我說時定相馬北華
大海中心泛鏡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口岸無人

明也未師曰明即明已要且無祖師意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清團不能
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
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巒雲
子卿不下單下拜始知苦透黃帝儀軍後方知松柏
操事難方見丈夫性

識江北從來使錢錢東谷光
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鳥
危解語即向汝道曰石鳥龜語也師曰向汝道
什麼頌曰

西來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處回休把虎空增
粉飾他家百重似有聲枯木成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
刺二度曾施陷虎機藕老成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筒饑寒夜聽人脚使藏無影
樹太陽照照不能尋性
馬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盡西來祖師
意知音佛過也空然本覺
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
人行奉頌曰

你道這怕文殊麼曰非但文殊佛亦不怕師曰
爭奈被文殊騎何曰文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
返鄉事作麼生曰應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
者返鄉事作麼生僧無語頌曰

衆歌之中師子兒善能哮吼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
鄉爭奈文殊坐著伊于閻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
生疑將謂世界無過者也破六塵吞著時智門
撫州疎山匠仁禪師嗣洞山開福州大為安和
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頌到彼
值泥泥壁便開承問和高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為
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甲
賣却在單特為此事而來何得相弄為漢侍者
取二百錢與送上座去遂喝曰向後有獨眼龍
為子點破在後開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住
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山可
否師曰到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為山可
謂頭正尾正抵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為山笑轉折師於
言下大悟乃曰為山元來笑裏有刀逐禮悔過

枯松野鶴叫衙門雪滿寒林入夜間只箇生涯無所
有不妨巖下有溪雲枯木成
買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納僧面前不識真淨
綠林強士正心狂心中交定室中裁不覺投虎人空
屋憐憐徒然笑一場本覺

龍牙因僧問師子返鄉時如何師曰返鄉且止

頌曰

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
羊掛角無辜處直至今笑未休
海信
樹倒藤枯呵呵大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食
去不歸及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
偷勝當日未還家
佛果
江邊開把直釣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羽
化免救漁父皺雙眉
枯木成
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
笑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飽
道場如

冷刀吹毛笑裏來
佛迦羅眼不容裁
一目金龍曾舉爪
獨覺痛頂門開
大洪預
若將此語定綱宗
孤負明招獨眼龍
笑裏忽分尼水路
方知千里共同風
德山果
有句無句藤倚樹
白飯元來用米作
高樓吹笛柳如烟
滿地春風落飛絮
道山
樹倒藤枯意若何
馮山開口笑呵呵
可憐三尺龍泉劍
喚作陶家壁上梭
佛性
索却布單錢了
行行意氣轉高
不得明招點破
焉知天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大馮
呵呵大笑顯全機
看單錢却盤纏了
秋夜寒來怨阿誰
文殊道
却使馮山笑轉新
笑中有刃暗傷人
曹溪路上奔馳者
由更區區苦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
箇中誰解辨
宗由堂堂陸路馮山
老空去空來一肚愁
覺支才
添得馮山笑轉新
當時觀面已呈君
明招漏泄馮山句
無限風光付與人
有句無句明來暗去
活捉生擒捷書露布
如藤倚樹物以類聚
海外人參蜀中附子
樹倒藤枯切忌名

僕句歸何所
蘇噓蘇噓呵呵大笑
破鏡不照大地茫茫
一任踈跳
阿呵大笑不尋常
須得眉間也放光
不是明招事
脚叢林泊合待商量
浮山道
呵呵大笑意難論
論樹倒藤枯問有因
縱向明招
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真淨文
仰之彌高鑽之彌固
昭昭明明如藤倚樹
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綵繞無尋處
龍牙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玄少斫碑
永山打鼓君不見
重寶有語字要與人
天為師
尚前端的是虎
龍無著

笑裏憑誰眼
豁開龜毛須向火中栽
脚踏有路雲隔千里
區區設往來
道堂深
耐耐馮山老
鬼精垂鈎使要鈎
鯢鯨幾多頭
角為龍去蝦蟹
依前努眼睛
中卷空
力髮髮打鼓祭江神
木卷水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回避無門毒蛇當路
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明眼僧一場因措
天目裡
琅琊覺云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
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
滴水如今未合消
不是感通年後事
山爭得有柴燒
張無雲
轉得眼來十萬里
千江匝匝寒波起
若能借使使風帆
無明海裏尋知已
中卷空
領得馮山笑
刀方知不枉到明招
元來樹倒藤枯後
得了得三年五歲燒
石林華
疎疎山因僧問
如何是諸佛師師
口何不問疎山
老漢
頌曰
香子方知在上
慈親言無味
外人疑欲窮
洽海深潭處
聽取漁家做莫迷
我子青

疎山因主事僧為師造善塔畢
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
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
疎山曰還有道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鎖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慈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頌曰
一文兩文與三文疎山大嶺誤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得露乾坤聲白雲
雲集
接得風流傳粉郎一朝三度巧梳粧
改頭換面無人識
元是東村李二娘
佛靈
鑿環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
羅山古佛難當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德山果
袖頭打領無添減
腋下刺襟有短長大度橫頭一尊佛
疎山兩度放毫光
疏山挂

罕堵波成實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裏無筋骨當面定將數目分
佛性
清風吹動釣魚船
鼓起澄澄波浪拍天
笑錦鱗爭戲水到頭俱被釣綠牽
丹度
二文與
每愛佳人笑目青
音客常隔一沙汀
黃河誰道如今艱波浪無風不掛情
佛性
兩文與
懶懶牛欄昨夜開鎖頭
人喚不歸來
煩君道與西山月
冥照孤燈冷處灰
匠人與
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更會疎山端約意吾家宗祖在并分

冬瓜臘雪未為淡匠者三文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
和明月流 本家歌

鑿開蒼徑造浮園往復商意價不取無限落花隨水
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唐詩

臘月蓮花雨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眉眉
冷早是龜毛數丈長 唐詩

隨落眉頻不得塔二文便盡見分疎無端大欲重饒
古數丈龜毛舉世無 唐詩

疎山造塔行今今古森林棟正三錢酬酢相應善地
聞大嶺看看臘月蓮花龜毛三尺相愛是則古佛

放光非則尋聲弄影 方華顯

疎山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
京中大黃 頌曰

京師出大黃處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

京師出大黃不許設商賈貴買還賤賣纔喫便承當

京中大黃答冬來意某日麗天盲人摸地 詩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食他一粒粟夫却半年糧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身夜塔

京師出大黃直截為君舉冬至到寒食恰是一百五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漢家動業在贊會與張良

疎山上堂曰病僧成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

通年後會得法身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

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
非枯椿曰還許某甲申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

精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
是明法身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

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備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
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關黎真向淨瓶邊

法身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歲易成
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知音相見今

如此 師曰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開掀翻地軸法身上
法身邊問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

雲北山雨 師曰

昔青掩映松蘿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莫將修竹比喬
松不及喬松老風骨 佛靈應

法身上法身邊會得成通無後先一箇姓來一箇
鼓擔為一擔更無偏 石溪月

疎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曰
曹家女 頌曰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者曹家
女引得相思病轉來 曹家

我愛曹家女交臂頃心猛熾火長然紫羅帳裏深

夜說悟當年四八禪 曹家

疎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
時是事不足如今是也未曰如今是也師曰粥

足飯足僧無對 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真謂地無險
處須知平地有深坑 曹家

疎山到來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日前無法
意在目前如何是昨日法山曰夜月流輝澄

潭無影師曰作禪床勢山曰問家作麼生師曰
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眾看取這一員戰

將 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歌歸去
國英雄贏得清時 曹家

疎山因韶國師問百師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
左搓苦繩縛鬼子 頌曰

百師千重欲問周疎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眾知誰
會自問江西水逆流 我子好

疎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
那邊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

曰七字吐出三春露靈雀不枯無影林 頌曰

浴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若何
窮誰辨箇中能退骨 丹陽

越州乾峯和尚 山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徑徑山去師曰無座來日不得普請
便下座 雪竇云雲門祇能一手掩不能一手

糊 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掩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
吹自有馨香滿天地 師曰

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開說
翠白頭生得黑頭兒 丹陽

黑白分明滿局甚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傷觀
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曹家

現出形儀已不真三分數像當人傍邊有箇無端
者第一難護是眼親 保壽

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說向逢東嶺雲生西嶺
白前山花發後山紅 曹家

黃海成鹽終有味鼓空作響本無聲瓦輪掃着波斯
子把手相將每底行 曹家

高樓美女一雙雙各向瓊窓坐玉林綉出鴛鴦呈似

了金針深神錦香囊

波斯揮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寶客不諳彈舌
語只看兩箇鼻頭長

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把手雖同
步白雲飛蓋月含空

莫向乾峯頂上奉無言童子却相諧放開一線通
消息走偏天台與嶺南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恐誰分體度
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為問何能爾渠僕初不知

乾峯撒手懸產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猴白那知
更有保羅

相見不須問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馬年開

明頭暗合緩放急收脚手釘線還偷舉一不舉
二天台過管山消他桃李核是相牙關

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
得始解歸家

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外事師呵呵大笑
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是甚麼心行門曰

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
喏喏

鋪王將論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具買人拂袖先行
去滿面慚惶不敢喚

垂鈎四海約簪訛格外玄談知已交相見披衫帶席
帽不妨把手上高峯

三種病兮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堂時人不曾箇中
意猶把法身設度量

意猶把法身設度量
意猶把法身設度量

意猶把法身設度量
意猶把法身設度量

意猶把法身設度量
意猶把法身設度量

金博全

庵內不知庵外事鍊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鞦
韆猛虎舌頭吉記字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豈葉門未嘗路
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後請益

雲門門打起扇子云扇子脚踏上三十三天築
若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傾盆會麼

入手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擲出通身
汗方信儂家不惜骨

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刺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
處一一門中見善財

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已搖落西羅花正紅
猶破雲門一柄扇初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

撲四五百條花柳巷
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重自然東海鯉魚築著

帝釋鼻孔
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夜遊南

騰部泥牛脚下火星飛
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日到長

安其中一箇放太婆
雷面非暗技應機皆直說乾峯雲門兩口同一舌

若是續語人弄巧便成拙
乾峯因雲門到公詢和尚答語師曰到老僧也

木門曰甚麼那恁麼那師曰將謂狐白更有猴
黑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為言只有猴白
黑知更有猴黑

望苦相刺刺珠相對發自中而前前不虛攝眾景而

望苦相刺刺珠相對發自中而前前不虛攝眾景而

望苦相刺刺珠相對發自中而前前不虛攝眾景而

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
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
了便問一鐵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

看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
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開黎良回首

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鐵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
山發箭有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

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難解幹
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

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
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

心亦須看始得
一鐵破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羅還就上

雲凍鷹聲孤愁人皆闕戶甜瓜自古甜苦欲從來苦
欽山定

欽山因嚴頭問如何是真言師曰南無佛陀耶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字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

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欽山與嚴頭雪峯同到德山一日問德山曰天

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
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

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大熟礙
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法眼
別云是則是錯打我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纖瑕天皇一脉龍潭
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切屬欽山猶定動得無言說

至今詩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據無言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據無言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據無言

說若更非言更是非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湖山 上堂老僧尋常不

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

聲色不是色聲聞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

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

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語若向這裏會

得有箇入處 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嘗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

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空樹間不容髮安可名

標堂圓應沒錫鉢巧張爐竈費分疎爭如棒下無

生忍聞見馨香滿道途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湖山 簡大德問學人卓

卓上來請師的師曰我這裏一何便了有甚

麼卓卓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

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

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 頌曰

卓卓的的一局便息老鼠舞三臺猶吹麻葉鳥龜

象首唱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

天童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取師曰恰

如糖一般 頌曰

盲聾瘡癩遍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滑布

今黃鶯啼處綠楊春

京光府親了和尚 湖山 混俗闍闍川不畜道具

不備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林檎蝦蟇吃

腹裏即宿東山白鳥扇紙錢中居民目為親

和尚華嚴靜禪師問之欲夫真假先落入紙錢

中深夜師歸屢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遠答曰神前酒盞盤放手不啻與我同根

生 頌曰

神前酒盞盤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位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盞赤膊袒肩頭而

禮禍從天降不成災

披親粉蝦蟆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投頭那時空狼

藉計甚多年鬼眼睛

紙錢堆裏可憐生吳口纔開便得藤蕩盞鬼家窮活

計至今古絕絕人行

瑞州九峯普濟禪師 湖山 問僧近離甚處曰

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

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問僧無對師

以拄杖趁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迷言不

易王人却在半途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湖山 一日欲鐘上堂大

衆纒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曰近

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師 投子

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備

人不識下情果然復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

傾危亡得他假難難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

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蓋為自不守分致禍臨

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慎遠惡禍自

有傷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甚事乃云東家不

了西舍受殃復須曰

毒路相逢借問田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擔救人

代終是懶懶地差

六祖下第七世之

汝州南院慧顯禪師 湖山 上堂諸方只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

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

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

門會下開別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回寮省師已

圓寂遂種風穴和尚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

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穴

曰作麼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顯不著

穴曰汝會也

吳光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語處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

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

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啐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

得麼乃頌曰

子若啐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

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樣樣更若不啐啐啐狂杖

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欲倒禪

床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

掌中擊日月古上覆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梵天

赤肉團邊用得親王寶有理各難伸兩箇龜子相逢

看世上如今無直人

電光影裏編茶區分纖毫不犯總教威門

日月無光板氣浮揚天裏鼓戰眠蹤捷呼後下真香

七八一〇二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三〇

一七二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三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三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三〇

看那箇兒郎不舉頭虛堂集

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昔參師曰忽遇康叔時

如何曰不審師便打 頌曰

兩個鼻撮合作一團

嘉天炙地誰能斃千古叢林作

語端 西山老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无棟

簷曰與廣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

頌曰

機奪之機安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

掃天落庭花三四枝 摩印語

真古殿辨來風无神重簷氣象雄怪得人前多意

氣他家無法在何中西韻家

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一作問日月送

不涉來師曰紫羅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

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曰菜園裏敲身 頌

紫羅抹額綉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神藏人不

見夜深吹起鳳樓春雲堂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鎮州寶壽第二世禪師

開室乃先實

善遠囑三聖為作請至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使

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怎麼為人非但相却

這僧眼暗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鄉下拄杖

便下座歸方丈 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銷推僧出眾擬商量案外將軍行正

今直得盲人滿大唐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眾疑棒下分明無老

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師向洪波

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黑白未分著著奇任他開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

手更有何人敵得伊

探馬飛來棒下掌賤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

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棒時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

眼更有誰明此話頭

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眾疑將軍令眾群大

敬直得盲鞋做四矣

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知打瞎人人

眼好向曹溪問老龍

當鋒更不借全機助敵須還作者却似馬放開沙家

靜聽驢千古少人騎

豐城收寶劍字宙識人稱不入張華手馬龍別足非

暮乃開時飛銀騎電光閃處響金槌一城暗却潭閣

事直至而今成是非

襄中天子初寒外將軍令萬里掃煙塵威雄難比並

曲中直細中蟲暗却人眼真作略掀倒禪床持虎窟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劫去久矣徒勞刻舟權柄在手

專殺活大夫夫得自由

失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踉蹌過前鋒一割

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

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提起須彌第一鉈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

絕獅子咆哮百獸危

棒頭暗却一城人三聖擔他寶壽眼正今日堪提一

半一百引得眾盲行

養得男兒髮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因果

身入生滅門中滿口宣

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菩提當裏坐總謂是虛傳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王香問父母未

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下語不契

翌日辭去言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

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

日在市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奉云你

是甚麼面目師觀之忽然大悟歸告寶壽壽深

可之 頌曰

關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殿力粉骨碎身未足

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

籍不覺思量點點頭

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合辨真與一奉當時便打正

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踪由縱雙悟得分明

去已落他家第二頭

一奉奉倒黃鶴樓一趨趨翻鸚鵡洲幸有傷人為著

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一奉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

紛六六反成三十六

寶壽善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慈麼無面

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春色依依柳色黃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

目塵中方見丈夫兒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奉頭納僧門下無干

涉徒用精金換得鎗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僧問如何是伽

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雅

兒貉子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開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破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裸裸放出瀉

山水枯牛

西院明在許州開汝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參遂

特去相訪繞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

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刺刀一柄上和尚院曰

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刺刀師於院手上掐一

指院曰侍者汝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阿刺

刺阿刺刺 頌曰

南院門前信莫疑登臨無不盡全感許州收得江西

信針芥相投只自知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

因僧問如何是雙

林對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

師曰金香爐下鐵昆崙 頌曰

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其膏雙林別後無清
惠滿路風塵來往人

師畫一圓相標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
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標曰將謂是南番加主

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頌曰
團圓珠透玉瑯瑪黃鸞狀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

客釣養時下一椽學復云天下神僧跳不出
布漫天網鯨鼈不上水底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

千里萬里不著便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
雙放半合半開王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

李公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透團圓休錯
會還家拍手笑哈哈

鄂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頌曰
上堂拈拄杖

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
奪却你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
路莫聽見高說狂還

芭蕉示眾世無障與空縱橫不易親雨歇收何處
去空今游子淚沾巾

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惜甚澤光生
底擊著子門萬戶開

縱奪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提畔轉身必合知轉
節擬議山藤便到頭

芭蕉拄杖與奪直要當風眼活利那縛縛隔生鼻孔
遭他奪撮

有無與奪太說說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橫禪椅
畔兒今就上長枝柯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棍欲商量漆桶避過
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驚迷失路

頭神號鬼哭知何極
越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拄杖兮
與拄杖船中輕蕩蕩無拄杖兮奪拄杖佛面巧出相

好手芭蕉眼不開裏怒填溝何處來
赫日光中風雷雨電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獸飛禽

懸崖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將猛虎鬚折蒼龍角
相馬饒汝棹相嚼饒汝滾水等閒摸著蛇頭拍手

囉囉哩哩
芭蕉舉起拄杖驚動森羅萬象眼裏飛過梵天屠手
元在眼上

最毒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潭來長亡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來毒發夜半化龍

去黑兩鳥風裂地雷
爾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曰要
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袪訣

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為本真錢為利
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場多處添些

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簡算法極著
工夫你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充支移拆變加三倍平生有子不須
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芭蕉清因僧問如何是遊法身句師曰一不得
同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

相見 頌曰
休問維摩許病瘳羶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

難莫聽鶯啼在柳林
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攬取那鈎頭再三回首來相

見露水波心觀佛性
六祖下第七世之三

台州瑞巖師身禪師 頌曰
坐落石終日如龜每日喚主人令復應諾乃曰

怪怪著他後莫交人捉 後有僧奉玉沙沙問
瑞巖甚處曰瑞巖沙日有何言句示徒僧來前

語沙曰一等是弄精鬼也甚奇怪乃曰何不在
在板住日已遷化也沙曰而今透得應麼僧

無對 頌曰
一生長嘆主人公不受人說迥不同今日怪怪何處

去滿山松栢起悲風
瑞巖新月聚三星誰信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

老夜深呼喚怪怪
瑞巖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

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若解弄精鬼兩頭皆透脫
自呼自喚已惺惺不受欺說理不離池內白蓮香未

已看南山色四時青
瑞巖最當喚主人公喚出須彌最上事大地掀翻無

見處空歌一曲盡揚中
不離林鳴喚主人公喚玉捧乳鸞鷲不同

水洗不兮金盃全瑞巖最底老要心自獨去活村
瑞巖家風喚主人

喚喚之人不曉其只為從前識瑞巖劫末生死
本無人喚作本來身

瑞巖家風喚主人
瑞巖家風喚主人

風前一曲動離情
福州羅山道因禪師 頌曰

座方收杖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國王近前
執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蘭陀

漢五帝會元氣五帝功其法味清苦羅山真
不飲久則天大其功其法味清苦羅山真
不飲久則天大其功其法味清苦羅山真

羅山忍後不能禁大侯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香莫
盡納僧休向義中尋

紛紛雪影離間天閣王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
地更無一點在階前

須彌座上欲加茶海口潮音聞大機世王大禮能滿
鑒雲山暮會念增輝

一箇直如弦千古思無對縱有嘴儀儀鶴鶴成粉

碎 指室雅
看世優劣見最難鼻香洋動曉風來自非世三番青
眼却作開花野草看

羅山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
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

點去師不笑後請頭頭理前問頭頭曰是誰起
滅師於此大悟

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狸窠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
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

是誰起滅就築打劫擊殺烏龜救得跋陀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機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

路蕩蕩無拘自往還
冷水點蕩蕩舌頭不出口可惜老頭頭慈悲成過客

羅山在木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
向前一攔矩無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

駒後有僧鼻似隼山山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
三寶 頌曰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又有雪若無閒事掛心

頭便是人關好時節
不歸門前路承歸又一年落花紅爛地芳草春連天

出門握手話分攜古道迢迢去真道却笑成心道
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
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和尚豈不是承嗣

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師曰不肯德山即且
置只知洞山有什麼虧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

佛只是無光師便禮拜 頌曰
一箇鐵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俱借人鼻孔却與

洞山出氣
不肯宗師滿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誰

指懶慢巖頭口放光
羅山因無鈔上座問徹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

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曰鈔
鈔應諾師曰約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

甚麼撥無鈔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檢你前
處快道快道無語師打三十棒趕出鈔舉似

招慶慶一夏寫字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衆
似慶慶作慶慶曰猶猶停大師 頌曰

格外談人句性性無和後後淫淫德好佛無光
言下迷宗空自忘機有知者盡在說說一夏為難

黃難黃出語驚心悟悟知識 頌曰
福州玄沙師備備師曰多示示曰請方老癩

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知百變通三種病人
汝作麼生接若拈提提他眼且不見其眼說

話耳又不開口復症若接不得佛法盡盡盡
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

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伴環重出師曰不是不

是法眼人當當時見羅山與師對語語語語
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曰汝禮拜著僧
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退後曰汝不是忠旨復

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忠旨門曰還會
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忠旨其僧於此有省

頌曰
盲聾瘖瘖香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

正色師曠豈識玄緣爭如獨坐虛處下美落花開自
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鏡

退後近前來對辨相逢是返離回面春風暮地處處
前思更落花千萬片

雲門老子手親喚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
聾者便聞聾者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法門

盲聾瘖瘖不得玄沙狂覺開心力為無礙管拱手
歸三人俱是者盲疾 鼓山註

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其待是非來人
耳從前知已返為機 任山果

泥碎邊金機動失玄沙
欲知三種人應用理當新未有機毫法能為中外塵

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頻銷鑿花疎疎處處鴉鴉啼草
草草時寫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過當年一著諦

當之言徒唯唯中間樹子老茶茶
玄沙三種病人諸人口耳現在不覺開眼休床特地

移山塞海花裏幽會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

看上癮身 龜門者

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

鐘河裏失錢河裏獲 龜門者

盲聾瘖瘂不相于真被玄沙恣說一句與若重割

露老若頑軟精皮冠 龜門者

擊盲瘖瘂視敗了也更問如何聾盲瘖瘂

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兒老玄沙耳聾口瘖眼睛

瞎五濁眾生數似麻 龜門者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者因我得禮拜汝

拜我得禮拜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沙翁天下人不是

因我得禮拜你扶倒又扶起要行即使行要止即使止

夫子不識字連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承人

波去地獄 龜門者

因我得禮拜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踉蹌踏水中背對着

因我得禮拜你真高臥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

因我得禮拜你分明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

瞞瞞 龜門者

說你說我轉見話障大地眾生元無一箇

老鼠咬生鐵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喚喚也不微

因我得禮拜你窮須須到度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

因我得禮拜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頭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

因我得禮拜你莫放屁撒屎希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

玄沙一日普請在海坑所集見一虎僧口和尚

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過來見虎云是汝

未嘗覺意如何師曰安邊世界有四重障若人

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

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雪

黃云要與人天高師前而端的是虎 頌曰

前虎後虎忘須看取凜冽風生碎爪踏今古無人

天目

因我得禮拜你莫放屁撒屎希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

玄沙一日普請在海坑所集見一虎僧口和尚

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過來見虎云是汝

未嘗覺意如何師曰安邊世界有四重障若人

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

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雪

黃云要與人天高師前而端的是虎 頌曰

前虎後虎忘須看取凜冽風生碎爪踏今古無人

不回顧真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

猛虎當途獨搗威爪牙真箇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

者碎骨收來良可悲 龜門者

宗師方丈大慈悲是汝之言是古鐘萬里神光騰頂

後告將生死嚇惡魔 龜門者

欲識玄沙虎頭面是誰親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祖

玄沙見虎是汝家人明自己色聲遍滿大虛有

底纖毫依倚 龜門者

老玄沙太饒舌觀面明明重漏泄禍僧於此便承當

驗來未見眼中骨有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熱

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刀利牙爪可怖

寄語花狸奴莫教上樹 龜門者

玄沙 日遣僧送香上雪峯和尚峯開紙唯曰

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

里同風僧回來似於師師曰道老和尚道通也

不知 頌曰

故道通香通道信不干文字不家風回來封報玄沙

歸隱過分明理更封 玄沙曰

玄沙封白紙雪老却同風雖道人難會古曲調不同

玄沙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彌

玄沙乘青眼睛烏白紙三番便信香千里同風多錯

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玄沙曰

踏翻漁艇承家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

紙同風千里為誰宜 龜門者

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

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龜門者

三番白紙問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

用處盤蛇口內打鞦韆 龜門者

白紙連封寄雪峯雪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

識齊後工城打暮鐘 龜門者

白紙馳身上雪峯雪峯千里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

會雙斗煎茶鏡不同 龜門者

鴉鳴夜夜連聲叫月下同人不忍開啼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春 龜門者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鳥飛出

海門東風從虎口雲從龍 龜門者

千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如何

也真是玄沙蹉過他 龜門者

玄沙因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備茶去師曰建

唐不來東土三祖不在西天雪峯然之 頌曰

暮然趨倒便知休百粵青山夏不游從此上闍江上

月至空照釣魚舟 龜門者

釣魚船上謝三郎起倒須彌返故鄉應天爐中未勝

客伶俚放泊向他邦 龜門者

木鞋閣底已運家繞跡飛身又眼花堪笑會郎更心
善見藤輕放七玄沙

玄沙南游蒲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
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帶提起柳

承角師曰料掉汝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
少喧鬧 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矣 頌曰

夜整兼舟澄源著掉魚龍未知水為命折筋不妨聊
一撈玄沙師小若老困蓋舊條竿影草滑輪也老
鳥巢邊游戲也華弄弄燕

今日靜歇做昨日開歌吹風定花樹落鳥鳴山更幽

人前提起裝裝角堪笑無端靈隱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

玄沙問鍾濟教中道著塵塵詞隱不見一法為
大過矣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

見連箇法麼 師曰浙中清水白
米從汝喚佛法未曾在

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賈天倫把家存盡誰
似也有會金落草人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之語指人入路
師曰還聞偈語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人處

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是一場
空急風漸漸浪悠悠活活何處起人在木蘭汀

一滴偈漢水四海少人聞直說玄會得也是弄精氣
天生吾眼是昏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

海波心出沒自開婚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偈漢流水
意薄薄終日不開聞

投老玄沙付鏡清也聞來聽偈漢聲如今洗耳清溪
在誰肯臨流便濯纒

玄沙指不深深引練須憑一寸針閉與不開門
外語勸若休向偈漢尋

乾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着雨打不濕
一派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機鏡清難向開中

入流水何曾洗是非 玄沙因參次問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
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離

信汝 頌曰
無飛來繞畫梁不談實相尋浪浪于日萬語無人
言又逐流鶯過短牆

薄宦奔南北路塵埃滾滾烟雨長深意成園春
殺活交馳千聖不共被得眉毛失却鼻孔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
麼 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係真轉却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
你僧你你也隨分得飯喫 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箇箇雨雨二三秋道早眠長起
玄沙壘前雲門馬後更問如何是取狗口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臘滴滴地
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腹釣魚船上頭家風時人只有絲綸
上不見蘆花對翠紅

噴向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

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臘臘為時斷秋
光老落葉飄來一樣紅

滴滴通身是爛腹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
者未免風吹別調中

玄沙因僧待次以王丈指向前地上一點白問
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其僧三云見師曰

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不會 頌曰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
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用三
郎 頌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頭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少空傳昨夜鴈回雙嶺
波動家人立月明前

陶山洽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忘爾時謝深狂
省大家收拾去來休

杪秋時節水雲鄉下頂蘆花未老前工苦不有寒涼
實一時分付謝 頌曰

蕭蕭蘆葉映江流扁舟逐浪逐風逐浪逐風逐浪
不歡一心只在釣竿頭
玄沙示眾曰看此事命 苦用此道 謀入
法契宜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問 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佛二祖
大師憤憤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家至不曾留奈何由有中心
樹欄亂春風卒木休

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
被嬰兒兒孫意氣家

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開惟有漢朝天子
貴彭城坡上信旗還

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開口菩提萬里神光頂
後相 頌曰

嶺中奇特是玄沙無語諸方不易加亡僧面前真
驗後人子細莫周遊

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更史二途野的
會非但無知兼耳聾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除二言而前親證
驗更無偏黨絕周還叢林治爭唇恰似虚空捉
幻花

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即且當只如活人背後底
是箇甚麼 頌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逢自從打破雲南
鐵

國直至如今塞北道 本竟一
玄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
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曰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名問玄沙端的
意猶天夜半獨懷寒

玄沙嘗訪三十卷王纜相見王曰莫怪住山年
深無坐具師曰人人處處有為什麼卷王無曰且
坐喫茶師曰卷王元來何在 頌曰

懶卷來住路相通步步相隨踏踏山遠年深人不
到一溪流水質長松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口人人出者箇不
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
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怎麼
道得某甲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頌曰

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
生鼻孔道人白枯却

玄沙見三人新到自打青請鼓三下欲歸方丈
新到具威儀亦去打青請鼓三下卻入僧堂

久住來白云新到輕欺和尚師曰打鐘集眾勸
過大眾集新到不起師令侍者去喚新到樓出
法堂卻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
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勸新
到師曰我與你勸了也 最卷印云可情放過
這僧乃頌曰

玄沙明修機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
共到成陽殿院今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
處覓邊疆
頌古聯珠通集卷三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二

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福州長慶慧覺禪師與保福遊山福閣
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透箇便是也無師曰是
即是可惜許 僧問鼓山只如後和尚怎麼道
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獨懷偏野
白骨遊山 頌曰

因上高巖到頂頭

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
許只恐同資別處游

妙峯孤頂草離離 枯得分明付與誰 不是孫公辨端的
獨懷著地幾人知 八萬四千非一一 七金山內海滔滔 妙高峯頂平如掌
誰把長竿釣巨鱈 攜手相將執共行 目前唯觀妙高山 雲泥不隔來時路
付與兒孫處處看 嚙鐵交鋒是作家 不來來問這些些 知時及即因
行事可惜茲人返嘆嗟

是即是可惜許

疑心早滅三千里 行人念路客塵
家速廢仗頭挑髮履

妙高孤頂忽登臨 浩浩無風日浪深 除却鏡清長慶
外此特誰是知音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有願不撒沙
保福云不可更撒也 頌曰
碩力山高豈足誇 藏身露影數如麻 若非保福親曾
見 誰信後公更撒沙 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保福云總似今日
老胡絕望 頌曰

天高鴻鵠便雲集

地廣鷓鴣入草鳴 潭是一秋風景
異客愁憑逐異鄉情 長慶上堂 檀香通律 又有過一 生念學事畢
驀路相逢交臂過 眉毛起起蹉跎 平生念學事明何
事 惜了草消一刹那 長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取去師乃展兩手
僧不進語 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
牌而坐僧禮拜 師曰汝作麼生會 曰今日風起
師曰你麼道未定人見 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
節要 亦得長慶若果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
而已 師却問汝是甚麼人 曰向北人 師曰南北
三千里外 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 萬仞摧枯 河無水月 無來若疑 別問龐居
上石女 黃梅誰共陪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 實王屋然不問不答 時
如何 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人人黃道我心休 問着何曾有地頭 口說心違說自
已 著河迅速任漂流

長慶因僧問

象手淘金誰是得者 師曰有伎倆
者得曰學人還得也 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象手淘金得者誰 鐵屋空碾豈能為 洪波浩渺黃金
遠 四事無成空手歸 象手淘金誰可得 巧有伎倆必能克 隋侯得珠聞京
西下和獻玉在河北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長慶云 眾說阿羅
漢有三毒 不說如來有二種 語不道如來無語
只是無二種 語師曰作麼生 是如來語 曰雙人
爭得 聞師曰 情知和尚向第二頭 道慶却問作

麼生是如來語

師曰嘆奉去雲尾 爲云什麼處
是長慶向第二頭道慶 頌曰
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 嚙止水無處有月波 溼有處
無風浪起被禪客 枝枝塵客三月島門遺點額
如來語爲君舉 任是野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 喫茶
保福亦愁癡似向雷門 撒布鼓 不說如來二種語 三萬九須重數 何謂野人爭得
聞 欲求未免還移 無是非歸 掌權有聞有見 隔關山始知一種如來
語不在世人情解周

第一頭第二頭

清風明月兩悠悠 將寶島今何在
野草開花滿地愁 拋擲撞撞壁面不 藏直摘葉拈花與 偷草香羅漢有
三毒如來有二語 野人爭得聞依舊 喫茶去保福老
保福老鐵眼銅睛 還去了 便恁喫茶去 還知第二頭可憐 長慶老特地一 場愁
寶來問
保福因雪峯上堂曰 諸上座 雪州亭與汝相見
了也 烏石巖與汝相見了也 僧堂前與汝相見
了也 師舉問 雪州亭前相見 且置 祇如雪
州亭 烏石巖 甚麼處 相見 雪州亭 歸方丈師
低頭入僧堂 頌曰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 相連萬萬千 唯有驚湖并保
福 此時相見解推遷 望州烏石常相見 何故禪人却 背違保福驚湖 難得
意 埋兵曾未展 鏘旗 登山迤木幾區區 特地相連問 途堪笑 華山滄處
士 長安路上倒騎驢 客客堂堂早 二木來無物 更何堪 疑人見了生歡
喜 作者相連滿面 頌曰

一七二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三二

七八一〇二九

望州烏石與僧堂葉議茫茫不可當提起初僧在杖
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鐵線引錐針鋒鏗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
闢大磨盤鼓新羅舞觀面相呈不相親
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咬人師子
子反身不在草頭邊

保福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
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人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能走
雪峯之句於羊掛角作他弟子沒來由龍蛇陣上看
謀略

雪峯未審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特擊自然皆率
舞不須羞管隔雲吹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
釋迦佛曰和尚莫說人好師曰却是汝說我
又問飯頭鎌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
量勢曰和尚莫說某甲師曰却是汝說我 又
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待得麼長大曰和尚短多
少師躬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說人好師曰却是
汝說我 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忘焉

枯澗時如何曰誰是枯澗者師曰我是曰和尚
莫說人好師曰却是汝說我 頌曰
保福四漫入真中道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
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下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說人說我無人
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一箇人說四箇人四人說一一說親思量一代眾人
漢逸代相說說殺人
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說他實自說要議展公端的
處水閣山高天色寒

保福從來不說人問者禪流總及身浴鏡量來關多
少兩長一短是誰真
保福問僧侍立問曰汝得甚麼處心曰其處
是某甲處心處師拈一塊上皮與僧曰抱向河
前看僧抱了即來曰其處處是某甲處心處師
曰我見他者確着所以迫汝處心 頌曰
辰朝有粥齊時飯展鉢單單他休休休者確着如成
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師十三娘樓室定師乃問
承聞十三娘子參見為山是否曰是師曰為山
遷化向甚麼處去師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閑時
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師曰鼓這兩片皮堪
作甚麼甘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師曰合
取何口 頌曰
為山遷化絕音容趨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
時放出金毛師子子
禪師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參三十年

杭州龍興寺道愍禪師 僧問於人未達
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信原原曰其原師曰若
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
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口莫是不成他問
否師曰無口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
墨兩處成龍
成龍兩處者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怪鏡清多意
氣他家會請聖明君
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原王維妙手堪圖
畫一點成龍兩處全
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原其原未達奈何
也且看成龍照下分

學人未問指其源向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
落處煩他作費言端
水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倚竹
裏王闍子上雲成堆
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乎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
墨幾人換却眼晴來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眾生顛
倒迷已逐物 和尙作麼生師曰
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
會不會南山北山轉轉
是甚麼聲由滴浩浩迷已逐物眾生顛倒
層層雨滴聲正在眼中鳴食他長首失却萬草亭
順流逆流轉物轉良哉觀首快達其便出身脫體
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
明頭便打暗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看
開雨滴聲眾生顛倒迷已逐物泊不迷已處出得
身來體未明
層層雨滴聲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
長江水急
層層雨滴聲層層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勞側耳聽
門外依然雨滴聲萬般巧說爭如實平生心曠向人
傾相見還同不相識
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離出易語分明這僧真是能親
切聽得層層雨滴聲
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蛟蝦蟆聲師曰
將謂眾生苦更有苦眾生 頌曰

將請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鴉鳴聲師曰欲得不
招無開業莫謂如來正法輪 頌曰

聞聲見色非聞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開
業莫謂如來正法輪 頌曰

鏡清因僧問聲前地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
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鴉聲在曰某甲既
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鴉驚起後池

秋 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實覺起後池
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風扇扇不露背

鏡清因僧問學人學請師家師曰還得活也無
曰若不活還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頌曰

古佛有家風對揚遺脫刺子母不相知是誰同碎啄
啄覺猶在般重還摸天下衲僧徒名邈

語見人心苗見地頭痛痒鳴如聾諸方開口不同
用實印全機祖風

碎啄之機不認得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級喪盡泥中
士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銜鏡須煅煉自家靈繡且

磨研相逢莫問茶玄專此去西天萬八千

河目海口釘背鐵舌維宿風巢素非其鴨直能碎啄
同時未免當頭一割

鏡清因僧問如何是人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
出 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日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

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鏡曰玄少道底玄少
道底僧問玄少道甚麼師曰一圓相僧曰若不

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雪竇云海被打破秦州 圓悟云爛泥裏
有硬刺 頌曰

鏡清湖心拋一餌鑄鱗躍浪上鉤來幾乎雙斷竿頭
線引得倒懸下釣臺

鏡清問雪竇古人有言客便倒肚良久起曰問
甚麼師再問客云虛生浪死漢 頌曰

尋常受客恨無來及至人來傾話陪空計早知眠不
當堂券紅焰落寒灰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頌曰

七寶孟酌蒲萄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
兒開把君王玉笛吹

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
勒却向雲中大哮吼

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
曰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沒

公喫酒李公醉曰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
教今日失利 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雲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清夜
笛月明吹過海風潮

新年佛法掃真風尖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
去渡將雙劍定離堆

南堂與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利
且道說說在什麼處 徑山泉云一人向高高

峯頂立不意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是
則是未免有些說說 頌曰

新年貴物漸舒蘇佛法徒勞問有無得失是非都喪
却波斯鼻孔自來龜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聚

等虛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今行誰云當處不
停聲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折年佛法明教
無西天鬚子沒鬚鬚可矣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

却鼻太平今夜太師當運如雲上更加霜歲寒絲臘
收却劍釣魚船上謝三郎

福州鼓山與聖神安國師 一日客雲
峯知其緣熟忽起欄杆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

亦忘其了唯眼了惶惶而已客曰子作道理那
曰何道理之有客審其無解撫而印之 頌曰

暈被曾郎擲著曾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擲子輕
吳笑倒南方大頂峯

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
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

頌曰

蓬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儻有聲見說禁班官號
今那邊渾不許人行

鼓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
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
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僧隔天涯在僧舉

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什麼代語是否者曰是
師便打赴出院 頌曰

國師樣子太慈悲入草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天上
子依前特地隔天涯

明州翠巖今參禪師 上堂曰今夏與諸
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

元與傳燈異乃曰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語看翠
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云云爲衆竭力禱出

私門 頌曰

早嚴示徒千古無對開字相翻失錢遺罪老倒保福
抑揚難得嘖嘖草屨分明是破白珠無玷誰辨真似
長慶相語眉毛生也
青山及及綠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作賊保福補枷過狀生也長慶迷途逐及掩關雲門
秋江月亮老倒翠巖眉在眼上
破金銀血色透雲袍開外威權膽氣家打破魔王山
鬼窟碧潭深處釣鯨鱉
天廣請佛萊火吹弄纓纓大人聖德可昭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已幾身帶累盲龜失浮
木欲來火裏透金犀
發言先要心無愧為事應須理處長莫學中間無信
者從朝至暮錯尚尊
太原字上座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
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曰如公才也及道在
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手中扇
子來山與扇子再微之師默置山問如何師以之
一奉 頌曰

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似林林敲守司
鼓山雖見機未免揮門戶權扇太原半捲弄開家具
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枯機能奇特直下瀛
如火裏蓮輝公權古極妙窮玄大可憐清風長滿座
一念八十年
滿高安難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
鼻孔叢林千古笑啼啼
師字上座參雪峯峯閣乃集眾師到法堂上頭禪
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日某甲昨日
觸件和尚嘗曰知是般事便休 頌曰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人虜疑全身逃害不動于戈
贏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
雪峯眾徒字公上座一頓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
件公案從來是幾重
針頭缺半背拔毛多將少使冷作熱境直上法堂
便下去觸件和尚重解註知是般事休使休走老寒
堅與壞漢
吐氣如虹上法堂就羅縛縛恰相當苦言觸件老和
師雪上無端又著箇
師字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
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
妙理禪者失笑師請諸禪者要茶曰某甲素
志狹劣依文解義過乘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
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
曰請座主更說一編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
緊帶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一儀隨緣
赴感靡不周備曰不道座主說不是抵是說得
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
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
是座主經講旬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
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
鼓角聲忽覺倍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
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壓
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
孔撫想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
見師遂罷講編歷諸方 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字公關處是官商至今夜夜維揚
客空聽樓頭斷腸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醒金鷄
今夕海雲收上月輪明

師字上座雪峯浴室一日去沙上問訊雪峯曰
此間有箇老兒字公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
勸破言說到浴室過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
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墮墮
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勸破了峯曰作麼
生勸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也 頌曰
峯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踏香草細知飽
足歸來不待日頭低
師字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講雪峯門送回至法堂
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
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
勸過遂越至中路便問師兄向其麼處去山曰
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
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怎麼則離官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
好雙雙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語峯乃曰欺
誑師在師曰這老漢眼却有癩情在 頌曰
洞天無日月無暈朝十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
脫打反頭上補冠斜
香童雙動玉龍嘶漢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紅飛
九重城裏本非通霄折重寄借鏡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師示眾曰人人自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
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舉不如無 頌
自照列孤明高君過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徹底昏昏不待看在天柱地最漫漫三門廚庫長相

師字上座雪峯浴室一日去沙上問訊雪峯曰
此間有箇老兒字公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
勸破言說到浴室過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
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墮墮
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勸破了峯曰作麼
生勸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也 頌曰
峯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踏香草細知飽
足歸來不待日頭低
師字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講雪峯門送回至法堂
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
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
勸過遂越至中路便問師兄向其麼處去山曰
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
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怎麼則離官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
好雙雙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語峯乃曰欺
誑師在師曰這老漢眼却有癩情在 頌曰
洞天無日月無暈朝十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
脫打反頭上補冠斜
香童雙動玉龍嘶漢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紅飛
九重城裏本非通霄折重寄借鏡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師示眾曰人人自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
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舉不如無 頌
自照列孤明高君過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徹底昏昏不待看在天柱地最漫漫三門廚庫長相

師字上座雪峯浴室一日去沙上問訊雪峯曰
此間有箇老兒字公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
勸破言說到浴室過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
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墮墮
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勸破了峯曰作麼
生勸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也 頌曰
峯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踏香草細知飽
足歸來不待日頭低
師字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講雪峯門送回至法堂
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
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
勸過遂越至中路便問師兄向其麼處去山曰
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
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怎麼則離官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
好雙雙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語峯乃曰欺
誑師在師曰這老漢眼却有癩情在 頌曰
洞天無日月無暈朝十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
脫打反頭上補冠斜
香童雙動玉龍嘶漢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紅飛
九重城裏本非通霄折重寄借鏡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師示眾曰人人自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
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舉不如無 頌
自照列孤明高君過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徹底昏昏不待看在天柱地最漫漫三門廚庫長相

山頌曰

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護商量金毛獅子希逢
有多是狐狸喚作狼

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日裏看山滿眼青千巖萬壑關縱橫洞門疑是雲遮

斷到者須知路坦平

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進初機切在諦觀

匡真不惜兩並眉日裏看山對祖機臘月火燒春又

綠只宜飛走會相依

兩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烟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

瞎耳根聞處出天聰

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仙

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巖巖危豁口見風光

拂拂爭知瀑布潺潺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裏見老雲門不吝第二句

月神句

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肝若於句裏未宗

旨禮在差我疊嶂間

送神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儀像

六祖下第七世之五

身頌曰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

藏身北斗故分明只為人多見不精巧妙安隱心意解却如平地作深坑昏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地生

老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釣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雲門透法身何許人屬同沙北寒鷗鷓鴣西秦

南嶽峯高北嶽低行人泣淚雨連疑火星昨夜移牛

手照見西墮人不知

鑿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應請仙拏月沉江

底漁舟笑殺謝家人

要透龍門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比鱗欲得風雷

便且向桃花浪裏看

人問透法身隨宜為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駭擊

北斗藏身何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星懸

春雨霏霏剝秋風颯颯寒昆崙牽白象訝謔入大安

北斗藏身高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

子直至如今設度量

天上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欲識藏身

處拈起數其別處春

雲門透法身從此沒踪親盡道和風暖三春寒更新

道百首

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身宇宙撥破須彌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

貴等閑不吝憐頭何

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北起戈矛風清月朗無雲

夜莫認文星作斗牛

東湧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合德非有降

北斗藏身句故玄未明向上設勞傳黃河鯉底流今

古華嶽三峯頭指天

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大清後鳥自啼山自

寂水流崖下響冷冷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出空如

水利剎崖虛總一散

何事文星頭頂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公大爺二千

首領與人問月明

透出毗盧頂上光夜來星轉斗中破障家不捨天師

訣也解交乾步踏罡

北斗藏身句商量幾萬般食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

雲門透法身分明語意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懸

北東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

笑指相樓頭月半天

雲門透法身刻斷釋迦音文殊休憫悵普賢護況

吟

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

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北斗藏身句擬議即差說對人口鴿子不認舊時菓

肥飽飽飯一味餉餉早眠晏起何待封侯

昨夜東風落萬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撐明

月自與桃源一派通

藏身北斗道彌目三脚蝦蟆著錦襜多少病猶食死

鼠口中獲首眼無光

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跛脚老雲門未明三八九

北斗裏藏身虛空中出沒道得一句來日頭東畔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口對一說

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鏡鏡重下樓閣浮樹下咲呵呵

昨夜驪龍卸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瓶

對一說遼天鶴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

東西無處討

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

後添生錢

對一說何卓絕扁囊虛空一團錢飢來不顧飯如雷

箇箇眾頭爭嚼齧

對一說五教三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

牛吞却月

海藏龍宮全文玉牒返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

會欲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刺刺對一說諦當之

言如散錢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

師曰倒一說 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為君次八萬四千非風毛

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機機匆匆水裏月

倒一說清人骨裏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

倒一說近鏡舌無端都把天機泄可每九州徒賺賺

飛出龍宮舞蟻穴 野新逢
是賊識賊以標出標為迹空雲鏡像水月教見師
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活鑿鑿倒一說等開翻
却狹徑穴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
裏水 頌曰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背北斗南星位不殊
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根長者子

明打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裏飯桶裏
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拳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杓聽將來欲離無耳二月三月
花開時路破芳礙春風起直下是休擬擬鉢裏飯桶
裏水

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米知已擬思使落二三
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此子斷金之義牙誰
與相同匪石之心字獨能如是

塵塵三昧鉢裏飯桶水雲門眼中者僧身裏捏合起來

無處藏著確著埋沒你 月望目

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華
倒地至今猶未起

兩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
五日

臘月二十五 一曲超今古鎮州大羅衛生長在深土

雲門一曲二十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

由南山起雲北山雨

臘月二十五 一曲無人舉韶陽老古維屈指從頭數
一曲韶陽占湖清多年木石化為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留得杜鵑啼月明

臘月二十五 騎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

臘月二十五 韶陽曲調尋欲會箇中意先天為心祖
憶昔雲門老古維會得今日示當機會或二百年來

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問通樂

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明月清風無價
數一時分付與仙陀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屬五音且今古剎剎觀音妙智
力塵塵能救世間苦

臘月二十五 雲門一曲新一回開舉者笑殺洛陽
人 師堂題

臘月二十五 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彈淨音超太古
羽眼袖僧休弄面

雲門一曲徹徹徹背寒雲字峯峯梅感感啼吟公子
風流鳴水鐸

雲門一曲從來無語韻出五音調高千古說中妙旨
許誰知幾擬黃金鑄子期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圓悟
云一不立 頌曰

一三四五六七收胡僧數不足少林說道付神光
卷承又說歸箇西竺茫茫無定奪夜來却對乳峯
宿

六不收字語最新能取何待後乘塵和風瀟灑花千
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

村歌社舞那伽定弄狗泥猪清淨身邊撒撒塵無
佛法優曇花現十洲春

六不收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風
掃盡浮雲月照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
頌曰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緝披離見也麼餠餅聖來猶不
註至今天下有說說

天皇老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潭潭吞無人敢咬破
始自韶陽枯出來為貽其福却貽災當時病本無人
割迄至而今成禍胎

超佛越祖若何宜充香餠餅恁情奈湖南長鉢新羅
吹大食波斯索渡船

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餠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著地
海東船子過新羅

雲門餠餅樣小爭似法華蓮實大飽木一任屠刀
狀誰問西來問達磨

超佛越祖之談親由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
開爭餠餅

韶陽餠餅各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落言詮休擬
讓回頭讓取自家珍

驚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繫半般是龍泉未出
匣且施一割用鋸刀

堪悲堪笑老韶陽餠餅拈來探鼻香端的若知滋味
作家手段不隨流餠餅拈來答話頭任是神僧超佛
祖到頭不換餠餅

雲門餠餅對超談多少禪流若不穿若是孔門真第

子自然知道化三千

雲門一杖懶餅天下神僧咬嚼若非鍊作牙關狂
往越關吞却本時易吐時難莫道從來起一般踏著
翻陽關板子方能平地起波瀾

趙淡懶餅應時機逐塊知非師子兒敗葉霜風都掃
盡古松方見歲寒枝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
上行 頌曰

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處沙佛波濤四面生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變現自分明
日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水此恩刀言外度迷情

諸佛東山水上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
水不為回途十萬程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
更

東山水上行禱衫不染皂壁土畫松後後園羅喫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欄板沙路爛爛和衣倒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針出崖懸花例生

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飯雲中
拍一曲涼州恰三更

東山水上行乾元利貞亨說說一箇字才子說頭爭
諸佛出身處子般渡度量東山水上行取眼過扶桑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頌曰

稽首空容乾屎橛應物現形如水月看其皆從佛口
生凡聖從教同一舌

我佛如來乾屎橛隨幾平等備塵雲迷頭認影區區
者目對慈顏似等閑

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兼拔楔不是詔陽老古
維爭得親言出親舌

不用唐言譯休誇梵語傳摩羅羅羅眼對面隔西天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拈
雲山果

問處分明各處新半同含笑半同嗔君看陌上二三
月那箇杖頭不帶林

怨恨天邊月 詔陽乾屎橛多年硬似鐵堪笑結繩不奈何信指
雲門大作師子吼剛把真腸為誰割眼似流星尚帶
然狂天逐臭爭知有君不見處頭有語牙咬人屎橛
非好句

問佛答云乾屎橛明明此理難分雪金剛寶劍劍
人純鋼止用新羅鐵

雲門小師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不知失却口

祇箇乾屎橛雲門太饒舌長盡目前機虛空迸出血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筆透空大野空涼
颯颯颯長天字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
靜依能耳一葉寒

體露金風颯颯處問何須葉落知知秋清風樓下響年

事直王如今笑未休

問答行各做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今要識
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求已而前山子行行處處
無風浪起一聲鷓鴣忽聞盡在愁人眼裏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滿目如人不
會一川風月正儂然

涼風落水楚山秋滿樹葉蟬鳴不休紅蓼白蘋開兩
岸不知誰在釣魚舟

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騎船
皮毛脫落盡惟有真實在全體露金風越然三句

寂寂寥寥空索索徧界紛紛黃葉落泉西南北絕
欄萬里長天飛一鷄

樹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敗葉兒孫無豹
變等閒落在草葉中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
山頌曰

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句中藥著眼花兼杜
口須彌當作屏風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時時險路行難說向海門遙仰望
四溟浩渺七金叢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窺不到金剛
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繡般尼平生
舉剛破中人把釣竿
須彌山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過除非自解劍騎牛
一生不著隨人後
萬仞峯前立太華須臾眨眼應應塵通身不損毫毛

者天上人間不政理 保舉勇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萊林如今競送須彌

走無限平人被陸沉 佛

不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使用休別針錐

香到機宜作者難肩毫無餘現毫端西來穿耳掛眉

過南海波斯仰面看 無覺

須彌山登見還難烟水漫漫萬仞橫欲覓雲門端的

處把住清風一問看 佛

一念沉沉過有無巨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兔金烏

忽官數巡遊落半途 張無忌

勢氣一座大彌盧荷負非于氣力幾幾不覺 會却來當面受塗糊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

立千手大悲學不開 佛

一波繞動衆波隨日沒塵寰幾箇知突兀須彌橫宇

宙縱橫妙用更由誰 以山如

禪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箇肉口唇兩片皮雲

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 佛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湧出須

彌山一念不生何處寫金剛寶劍當頭截 佛

不起一念須彌山特立當頭著眼看拈一縷絲經絆

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佛

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古錘 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

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頌曰

花藥欄莫顧頂星在秤子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

毛師子大家看 佛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送歌歌自家田地荒來

久只看人間花藥欄 林木成

是處三春花藥欄五湖障落不願眉舒杖倚柴憑難

會牙爪分明子細觀 李長庚

金谷春光長滿眼紅藥花情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寒偏地發芳芬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

金盞 佛

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刺到須彌山誰將玉筍傳孝

慈吹過廣寒明月等 佛

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相瞞有誰得意素

風裏將到兩子細看 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說水

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頓遇維那不在 頌

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

行踏著草鞋亦脚走 佛

學人自己游山說水只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許無忌 佛

游山說水須究宗旨其作等閑游山說水 黃兼勝

杖藜林下步垂首機機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綠

水一時流出洞中來 佛

游山說水事尋常早晚歸來欲踏破草鞋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佛

游山說水如麻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賊師三

寸舌回頭總是舊生涯 佛

游山說水萬萬千千執邊韶陽語中帶玄 佛

朝西天暮東土說水游山捨行杖步是則不動道場

不是亦在裏許誰為證明石霜角虎 佛

東村王大翁從來不曉是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

處懺悔師曰甚 頌曰

石火流星曾未忘喉電轉一何透雲門量字突然

出著眼看時鷄子飛 正覺遠

鐵土揚塵無礙處將門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

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佛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與返魂香我道伊鷄塗弄鼓

重關金鎖不用鑰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 佛

椎鐻插鼓轉船頭席卷波翻賊流赤脚上船乘快

便順風相送下楊州 佛

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

為難虚空為鼓又不見木山老解打鼓休茶肉甜瓜

微齋甜苦飲連根苦嗎一嗎 佛

手換風雷吼星移海嶽存誰知席帽下元是肯愁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昔 風穴云

瞻 黃龍心云更道箇眼且箇兩得相見 頌

昔之一字豈尋常極首須看聖光極處思量生會

解堪嗟剝肉作身瘡 佛

昔之一字天然別著眼有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

尋行蹤踏著便如鐵 佛

說佛說法廣鋪釘矢上加火也太愚明眼納僧俯覷

見一條拄杖兩人昇 佛

頂上有來真箇瞎輝天鑿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擊

手獨自夜行誰得知 佛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分妙不妙

應機無出老韶陽法眼咨詢諸字當機會若非師子

一場閑夢過瀟湘 佛

遊正法眼曾冷飲納僧多錯舉休錯舉冬手裏食一

百五 佛

明暗雙雙照用分幾人親到五管門街頭不識真顏
勒却向雲山問世尊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嘗 頌曰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嘗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啐啄之機響字剛過空雷電忽傾秋夜來驚驚漫天
雨幾處及滿打釣舟

白拈問狸奴虛空翻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虎誰答
啐啄字清機歷掌回頭轉轉時古上葛藤
長萬丈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母不離菓子已出殼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劔師曰祖 頌曰
吹毛寶劔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劔客如何

也斲人攜手向南奔
吹毛寶劔不須抽近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
見雲門祖字爲君剛

三尺秋光圓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銜如今四葉狼烟
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嘗又曰嘗
頌曰
誦謂吹毛劔雲門格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
透路日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從何來曰正與
度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頌曰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詔石老師拈出
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斬絳相直提起向上
鉗錘石火電光其及便忘感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
關

盡却命根方可關門一撲一撥電湧雷奔佛法水
中月耳裏眼裏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
幾幾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所却月中桂清光付與誰

雲門示衆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
已 頌曰
藥思由來鑿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知
識赫日光中雷電車

藥病相治事可嗟如何於此墮羣邪未語已前誰辨
的泊子開口見明穿不在思惟休下度徒勞管見強
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恥數如麻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道非通達自交帶
錯錯鼻孔透天亦空却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瑞
爲君分別

被裏出指水中露背指眼開搖背身起藥病不
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大却
大說說全救活絕承當無摸索中意更問外壽略
劍退三千量重人地是藥錯錯利切

雲門問僧光明照耀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
語僧曰是師曰語誰也 頌曰
叶路縱橫得自由半關撥轉妙妙妙箇中密意人難
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萬文龍門對對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絳綸
上不見蓮花對對紅

問來客去無偏黨鐵壁银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語
應逐千古古動悲風

離與奪變行定是非詔陽用處大孤危這僧若與金

兩眼越壁連城一道歸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
口不知猶被舌頭漫
當的帝都丁伊愛乙啞嚶若呼吸正候殺世間人

雲門曰納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
是納僧巴鼻代云德山 頌曰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納僧巴鼻
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雲門請僧茶見僧遂拋下一片柴曰一
大藏教只說者箇 頌曰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
掌自是時人指足難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
頂門具眼底納僧試向其中辨淺深
一大藏教說這箇雲門颯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
源認得眼來還疑過

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
我生死來
針眼魚吞大千界鯨鯨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滿萬葉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路斷通身
黑那華頂是天台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
言詮將軍不識烏騾馬海底犀牛把角鞭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
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嘗過在甚麼處師曰

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衆退後納僧去就道用機關那容體究衰翁老
憤風波棹棹不施船放溜

夏末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這僧劔外翻身

疾也被雲門索飯錢

石田集

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鑿師曰

鑿師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

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

飯麼僧無對 頌曰

西江一吸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風龍肝香積

飯萬般嘗過不須論 南堂集

詔陽機鋒迅雷霹雲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

卒說不出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

未識雲門向上機祇尋向下轉生疑過身是飯如何

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雲門問新到你是甚麼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

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

恰是師曰躡躡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

無尾漢乃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同可惜為山爭一

貴徒勞質王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

不定僧便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曰伏維 頌

曰

賈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著僧來

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本集一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

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

將軍令下閃旌旗胡騎紛紛頭失威縱有突然駭

者不知身已陷重圍 雲門集

雲門示眾曰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

語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僧迷問師曰一條綰三

十文曰如何是一條綰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

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頌曰

兩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親新羅國裏僧上堂

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一道神光初不覆被起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

嘗而無嘗巖花之粉芳蜂房成露野草之滋芳麝

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天章集

油然南山雲沛然北山雨露柱咲呵呵燈籠起佛祖

中涌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知何

處去

古佛頭柱天露柱脚踏地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柱天

兮戴帽子脚踏地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 本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暗敲底不
是你自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者野
狐精三家村裏漢師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
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頌曰
矜朝噉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

漢仁仁樹上捉點魚 慈受深

雲門示眾曰拆半製三針箭孔在某處處為
我一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 頌曰

青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閑見說吳音俱變
重語言渾似廣南蠻 盧堂集

雲門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已卷類為廬山圓通西堂為眾人室舉此公

案問慈元卷慈隨聲便喝以手撥額曰佛亦是
塵復頌曰

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畫

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干戈後得見昇
平有幾人 從無

雲門示眾曰狂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
河大地甚處得來 頌曰

狂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翠雲
覆露堪題者何必羨騰志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
灑落落休更紛紛紅紅七十二棒且輕忽一百五十
羅放若

暮就黃龍變化材暮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教人
見吞却乾坤吐出來 佛德

納僧狂杖子為龍却不尊橫拈吞佛祖倒握鐵乾坤
眼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符休相
笑只今親待絕兒孫 寂子舒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劉 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劉陽鳴鶯羽翰致龍縮鱗某為是
時節為是佛法一箭兩球讀猜量眼裏人眉格風
雲門這一割吹毛光透便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月坡明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
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
手僧無語師又打 頌曰

虎頭虎尾一時收凜凜風四州却問不知何太
險師云放過一著 李善

再成之山不進一黃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蒼釣鯁
子段高價會下海涉波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
宅何飄飄 盧堂集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

地澆水相公來 頌曰

掃地澆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掛高臺尋油幢下阿阿
嘆青眼何妨特地開 盧堂集

掃地澆水相公來聲高陸鳴榜旗開天上玉麟來瑞
世堪作人間將相才 小卷

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澆水相公來觀面當機如激
電乘山擺掌咲哈哈 盧堂集

雲門因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
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
你道否曰是師曰其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

月僧乃祈願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
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
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
彎彎地僧問措後果然失目 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約一斑點錢化為金即
易動人除却是非難 慈受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
問他以手便研額德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日果感
是要見長人過深水 月堂

雲門上堂因問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
麼向鐘聲被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鐘頭多給
子 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兼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
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鼓山

七里鐘頭多給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
露狡鶴何曾逐臭來 慈受

鐘聲披起轉多羅信手拈來不在多堪嘆當年明上
座很忙馳逐太奔波 李善

試問鐘聲披七條輕擊者無明發買家餽餅是饑
頭苦哉觀世音菩薩 久堂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
萬別千差 無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
或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 頌曰

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柁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
陸山重重又水重重 慈受

黃金與瓦礫恣意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籍
雲門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色話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頌曰

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 頌曰

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罷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入修行底人師曰一植在手 頌曰

手中一植種痕痕道隨途傳轉見勝作者至今枯不起依然獨自望歸家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為甚麼會不得師曰既守會不得 頌曰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餅師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等閑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

微方知茶味解人愁

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皆英雲堂前四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鶯鳥說禪麼曰不聞師拈拄杖曰禪 頌曰

鴉鳴鴉鳴鳴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哨哨僧勝鴉鳴啼三月提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雲門拈起餅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兩北人眾無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梳

頌曰 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惡殺人巨耐雲門這老賊

雲門齊次拈起杖勸曰我不供養看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純置伊曰為什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前兩條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茶

拈來赴勸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曾莫傾欬說都為不惺惺

雲門齊時問僧曰人喫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話 頌曰

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頭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百飢

雲門到江州陳檢尚書請齋緣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初

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長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長為對

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論師師拋却持人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頌曰

作家憤戰不齋香鼓樓旛勢莫當虎驟龍驟誰辦的反思仁義勝剛強

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

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頌曰 二乘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依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從教不得動春來未免倒抽枝

瞻逐離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離盡心勝一時歸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蘇繡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隨人習欠自成情船橫野渡頭秋碧棹入蘆花懸空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風帆一葉浪頭行

雲門示眾曰讀經千卷紙上語 頌曰

先天後地本空廓松草毒芽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被蓋 頌曰

一人會上卒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

雲門念七開口則失充却舌頭有甚氣息

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虛少實明眼衲僧

如何委悉當知刺去久矣不用刻舟尋跡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大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

瑞霧祥烟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游琉璃殿上騎金

馬明月堂前觀綉綉丹僧問如何是深添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關

斷不消船艇與浮囊丹

吉州禾山無殿禪師九示眾曰習學謂之

開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

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曰

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字

宙冰寒千丈忽生蓮似子

一棧石二叢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親說

爭似禾山解打鼓報若知其妙齒餅者餅者餅者

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

劇難消白日日到黃昏上

草履為冠松作釵一般瀟灑眼頭垂清音只在風簷

下終日無人不下塔虛堂

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那野人切忌學唐安

洪州風樓山同安齊齊禪師九問僧展果

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

夫子入太廟曰與慶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

也師曰橫抱環孩擬影皇頌曰

新羅海雨欲天台鐵崖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欲念

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跡及百城游徧不知回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風樓家風師曰風樓無家

風曰既是風樓為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切實

不待客曰德應即四海茶尊當為何事師曰

釘自有佛人施頌曰

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

坐看春回入燒痕自得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不全

身上毛不出頌曰

秘殿重圍曉尚寒丹堦苔潤木非班寶宮燭烟雲

合寂寂無垂不露顏丹

同安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

者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

曰係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

前猶點隔年燈頌曰

新羅海雨欲天台鐵崖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欲念

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跡及百城游徧不知回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風樓家風師曰風樓無家

風曰既是風樓為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切實

不待客曰德應即四海茶尊當為何事師曰

釘自有佛人施頌曰

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

坐看春回入燒痕自得

四十九年成雲布五千餘輪盡言說妙明一何康

外折角泥牛雲裏眠丹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于聖滿口不能宣

梅漏泄春光信丹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漲水無風日月過長

空撒盡寒天寶

不勞車馬述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魚磯

古清風長屋屋

一鐵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板須知舊時快籠

丹當年曾把錦標奪

新羅國大德禪師丹僧問如何是一切

處清淨師曰撒覆杖寸寸是實折柳柳片片皆

香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

翻雲苗花秀不知春丹

杭州佛日和尚丹居夾山一日大普請維那

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

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

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回頌師曰臘茶

三五梳意在鏡頭邊山曰餅有領茶意籃中

箇師曰餅有領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履茶行

之時大眾皆果目師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

執夜明待幾箇知天曉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

去從此住普請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懸下往往事從閑話

生莫將閑話為閑話丹

洪州風樓山同安齊齊禪師九問僧展果

如何是

和向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

一七二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三四

七八一一〇四三

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來相
去藕玉花晚後風脚歸 頌曰

日午烟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輝輝
永明暗照融未兆前 頌曰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驚驚要知心裏事
有取腹中書 頌曰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
正中來與兼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 頌曰

同安不因曾問依經解義三世佛
免離經一字 頌曰

即自覺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
不挂烟蘿 頌曰

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
夜深不向蘆花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頌曰

歙州朱裕謙禪師 頌曰

詔國師到奈次開大咬靈泉聲
韶便問是甚麼聲師曰大咬靈泉聲
曰既是靈泉為甚麼却被大咬師曰咬較也曰
好箇大師便打曰莫打某甲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鐵佛面到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鼠既不靈官焉相陪借使乘風斬快
斫十戈中立 頌曰

太平基業漢嘉聲振蘭若 頌曰

宋路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
還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
人說者只有一人 頌曰

太無慚愧師曰誰曾便指師曰果然
無慚愧 頌曰

曰若不是朱路時人因措師以手掩鼻
僧近前 頌曰

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僧拂袖便 頌曰

出師呵呵大笑曰盤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
咬斷別人手 頌曰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無慚愧漢力戰
當場彩旗撥亂 頌曰

頭尾兩全始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
藕生石上讓親見 頌曰

樓草囀風窗機鋒鋒箭來盤陀石上藕
一夜鏡花開 頌曰

奇特老尊宿大無慚愧人盤陀石上藕
喜見一番新 頌曰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頌曰

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問著七
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 頌曰

孤峯獨宿 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
端然指出女安道無茶遊人不肯行 頌曰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頌曰

雲居因僧問路途猛虎時如何師曰千
人萬人 頌曰

不逢如何却是你逢 頌曰

不搽紅粉也不挂綠羅水一般閑態度
淡墨畫蛾眉 頌曰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頌曰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
問這 頌曰

赤頭漢作麼 高卷悟云這箇便是
超宗越格 頌曰

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
履踐始得 頌曰

諸人選明得麼乃頌曰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
黑一生只賣炭 頌曰

如何師曰磨不轉 頌曰

千穿百上反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鈞
大體忘他風骨 頌曰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頌曰

大用縱橫掣電機燦迦羅眼尚膠
黏迷途塵裏爭唇 頌曰

吻却憶隨他去一則 頌曰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
聲耳 頌曰

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為
隣一輪明月當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頌曰

雲州荷玉山光慧禪師 頌曰

僧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
時 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擣得瑤琴月下彈
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頌曰

衡州常寧縣王山弘通禪師 頌曰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
五分錢曰太恁 頌曰

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
師曰隨家 頌曰

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
著水喫飯隨豐儉物頭頭用最規 頌曰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頌曰

拈起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梳子金峯
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 頌曰

作甚麼師拈起梳子曰怎麼則依而
行之師曰 頌曰

你喚作甚麼曰梳子師曰落在金峯
案裏 頌曰

天作尊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頌曰

金峯寒裏絕誰說梳子拈來會也
朕回馬一聲春裏 頌曰

斯始知身世悟南柯 頌曰

潭峯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
較遲不喜金峯寒裏會須赤手討便
宜 頌曰

金峯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
此意如何 頌曰

師下禪床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
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
師召閣黎僧回首 頌曰

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者曰何故師
曰大人 頌曰

笑金峯老婆心 頌曰

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
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成
羣 頌曰

是身土木無知漢急痛聲中一
皺眉好是南山射石 頌曰

虎縱饒汝羽亦被為 石渠月

金峯於僧堂辨次自拈一枚餅從上板頭轉

一匪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

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

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

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金

峯也只得一半 頌曰

金峯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 方新

金峯見聯道者來擊起經作覆承勢以目視之

聯道至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

和尙竹巖生師曰事敗大敗 頌曰

龍起港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者眼者 石渠月

金峯因情問因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漢 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屬將軍

實寶馬金銀頓懶看 丹

蘇州曹山慧覺禪師 曹山 僧問佛未出時如

何師曰曹山不如日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

山 頌曰

日隱曹山瑞氣高格放丹鳳觀無家無瑞石馬潭中

過驚起泥龍翻海潮 後

古木靈巢鶴夢迷 白象 倒騎騎魚鱗水漲舟楫

岸牛角風生花落淡 曹山

曹山不如花根不跑不如曹山虎體元在 曹山 地暖

塞北春寒一把柳絲放不得和烟搭在玉關十

曹山 曹山

曹山不如是馬非驢不如曹山虎不食鹿龍吟霧起

虎嘯風寒遠觀之士号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号千山

萬山瘴病不假驢歌樂是餘何用九還丹 曹山

曹山實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日是師曰

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日向饒湯爐煮莫回避師

曰祇如饒湯爐煮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

到 頌曰

瓦釜斤玉火中煎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憐然無異

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丹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閉門防俗

客愛剛能有幾人來 天日

暗却頂門三隻眼錢湯爐煮莫使游者言衆苦不能

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少

瑞州黃葉山慧禪師 瑞州 問疎山利那便去

時如何山曰扇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扇塞

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去 頌曰

扇塞虛空不如不去前後際斷今亦無住倒特佛殿

出三門却把三門掛露柱 物

隨州護國寺澄禪師 隨州 因演化大師在湖

南報慈值慈隱堂次化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

慈云誰無化不契遂請益師曰汝問問來化

理問師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乃六百座或

在衆處住持某甲普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

誰無誰有 護國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聲禪重關道宛然者是子期聽品

弄肯將枯樹作秋蟬 人

明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少未能知數

量有無從此見說說不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身不啻嚼直棧未舉已先

行錯認靈其作製手阿阿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

不著隨人後 方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說月

紋生角衆被雷驚花入牙 頌曰

三脚穿鼻虎徑走一枝瑞草亂峯垂耳鼻合玉山光

潤涼鬼懷胎月未知 丹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

河南大吹 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靈神通不見誰誰悟驢鳴并大

吹圓音落示人天 丹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

者曰將何來獻師曰皮動無米飯空前不問親

出門得果莫知已入戶盤碎不見親虛室夜寒何所

有 護國 頌曰

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

一場儂儂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

去師曰三門兩箇一場儂儂問滴水滴東時

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儂儂 頌曰

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鷲鷲伴翠雞避陽化去無踪

跡靈木迢然風不棲

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來天地皆同

力究竟還他有道者

冰生滴水事清高日出東方便不生漢漏豈能留得

行終歸大海作波濤

壯志投機未秋男兒不忠不封侯反思黃口傳家

客洗耳漢頭不飲牛 潭州

潭州報慈藏禪師 潭州 僧問情生智隔想

變體珠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情未生

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情則了未過人在 頌曰

古人一隔情僧命脈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丹

情未生時隔金毛多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美救兼
林老禪客 揚堂為

無情由隔若為通緜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
者不能直下見其宗 自聖家

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聖凡隔測 開關
後隔青天無雲舞舞羅萊林刺子如稻麻不知幾箇
露陀客 大中

江南船海南船把舵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
微手到家頭已白 六六法

隔穿耳胡僧眼精黑東院西邊是趙州觀音院與安
彌勒 石門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 僧問如何
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靈妙探玄盡涉程序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
極免事若王靈犀 在

襄州石門獻蓮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
鐘 頌曰

及明最外月殿驚騎象翻身擊寶鐘洪韻上騰三界

外雙天何事輕擒漢 丹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僧問初來洛浦問
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語水
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亦如前問龍
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頌

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
路木人依舊敬雙眉 丹

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更會一漚初未
發木人半夜好同家 丹

滔滔一脉混常流繞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清澄皓
月漁翁撥棹宿汀洲 丹

木平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百羊頭子向
東看 頌曰

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羊頭子向東
望月明纔上偏山坡直言不用多疑慮海澄浪息見
森羅

老胡萬里向支那直至而今不奈何堪嘆牧童誰問
路一聲長笛過前坡

不勞斤斧弄巧成拙壞衲通身頭疑若雪者雙破草

鞋踏破澄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
法秀

不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都堪者參癩直指西來親切
意石羊頭子向東看 照寶鏡

鐵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護月映寒潭清
徹底雲收華岳響噴 野峯

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會者難不惜當陽直指
汪今朝九日菊花斑 此山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此山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一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師在鄂州李史君

街內度夏普請大會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

狀似錢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破如不去

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度時有盧

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

曰慣釣鯨鯢澄巨浪却嗟蝸步驟泥沙陂住思

師喟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

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

拂子牧王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

麼道理牧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頌曰

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木極隔楚王城昨朝宗

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鋒頭壁立錢牛機十字縱橫實劍揮一陣賊軍俱粉

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

却沉吟電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

甲振叢林

鍊錢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額行却不化佛

古頭坐風穴當衝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塵

塵分明珠在盤乾起眉毛還蹉過

金鋒敵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避等閒活捉盧陂

老縱饒猛若為施君不見囊中意氣關外威權擬

談衝前總武門

一句曾如劈箭機縱生擬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

法只許當年牧王知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與成野老深威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野老深威無分

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開關開卷與老

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開

卷摩右邊一怕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

怕曰這裏是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英雄基謀臣猛將今何

在萬里清風獨自知

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雖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受

奉高名勸業兩難混

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

鏡水瘦山空一樣秋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毫法堂前草深

一丈不立一塵錦上繡花何也不見道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饒展展脚眠蚊蟲獨出

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

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

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風穴答南院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

一棒一喝如何商量師曰奇特商量曰我這

裏不然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

有喝端如探竿無師血不見師師便省

軍徒學穿楊一枝箭

風穴因僧問語默深維微如何通不犯師曰當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鷓鴣啼處百花香村事阿呵咲一場因憶舊年游歷

處送入雲塢入斜陽

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為報途中未歸

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騰鐘十萬

貫更來乘鶴上揚州

忽爾出門先見路繞下方脚便登船神仙秘訣真堪

惜父子難親不可傳

彩雲彩雲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看眼着

仙人真看神仙手中扇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問措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莫怪相逢不下

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

眼滿輪午夜照秋天

杖林山下竹筋鞭搭索牽釣火裏牽拽近不能推向

後回旋却到使君前

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怪玄沙不出

領他家元是釣魚船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

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

客臥雲深處不朝天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潮扶過斷橋曾得

力而今不直半分錢

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人口吐烟曾在祝融峯

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

卷三五

七八一〇四七

杖林山下竹筋鞭笞斧鉢提舌在天靈元來謀空
手起家消息在荒田

馬郎婦 頌曰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
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答商穿紅日

影執云研水不成痕 正覺述

相逢查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

斗金鷄早報五更春 浮山述

截鐵之機安可測頻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名

與語語查製作乳梨 兼印信

何年林華馬家郎鳳枕同歌碧玉林回首畫橋離別

苦落花流水淚千行 張無盡

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是馬郎堪笑金沙灘

畔約始終姻媿不成雙 以本堂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學

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東扶桑表最先

照 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塵劫劫將甚處藏承夜寥寥天未

曉更須所願望扶桑 保華勇

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嘉若何師

曰紅霞籠玉像擁蟠照川原曰舊麼則相隨去

也師曰和尚低聲 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却被泥牛

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枝子精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日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 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關靜看榴花氣香地不通朝請

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枝子精

風穴因僧問鹿成毒如何射得摩中主日鈞

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家問白鷗 頌曰

禁殿重閣視聽危側思偏立絲絲垂漢舞雲斷汀洲
迥嶺莫後啼孤月隨 枝子精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

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毬 頌曰

親切曾伴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吳江

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歌子精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

雞啼子夜舞狗吠天明 頌曰

古殿月色領重雲枯木迎芳曉春昨夜星河隔南

斗金鷄隨風過天輪 枝子精

汝州鎮橋安禪師號鐵湖 詞前院 向火火因鐘

司徒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起撥開火

鐘擬議師召曰司徒徒鍾忽有省 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行撥火召司

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人還生死火寒灰解

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真教日午打三更 德聖

高聲撥火召司徒火燒炎天善面塵祇向此間能穩

坐任教門外靈盈衛 在父月

三界焚燒裏出離見春來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

去日出東方夜落西 開卷堂

吉州資福自選禪師 詞前院 僧問如何是古

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頌曰

一曲兩深夜夜風和雨過前山可憐下玉離荆

嶺誰是知音却取還 枝子精

鄂州芭蕉山繼徹禪師 詞前院 僧問有一人

不捨生死不踏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師曰不提

携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林溪盡處好結 頌

曰

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開步清涼

地踐者無因最近甚 枝子精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唐唐下第七世
鄂州黃龍山海禪師 詞前院 僧問風恬浪

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番 頌曰

百尺竿頭五兩番沙絕漢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

客猶把南針定所歸 石林著

婺州明招禪師 詞前院 一日天寒上堂眾

繞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

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

到暖室便見驢驢以拄杖一時趁下 頌曰

堂上非常擲刺衆人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到池豈知

一竿驚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為與塞咽喉須信高

皇功業大鴻濟兩岸一時收 德聖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

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詞前院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繞通腔睡來却天明招開費

力無端兩處強差排 鼓山註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賺雞鳴可憐白屎不知

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在出果

風前露出無瑕壁室內擊將如意珠兩度敲渠渠不

識可憐流落在江湖 佛性著

鷓鴣島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鷓鴣總不知 德聖

稍硬風頭早已棄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今千古成踪

跡在喚羅山白飯來 在石屏

風頭稍硬無接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曾世

慮設將毒藥當醍醐 德聖

前頭計較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

人不落他家園覆裏 德聖

明招因僧問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

箇沒尾巴 頌曰

無尾大蟲難傍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擲虎

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第七於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羨林排排爭唇
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第七箇沒尾巴不落奉隊獨露爪牙擬心滾泊終難
見須信運開大裏花

福州地藏桂珠禪師
問僧什麼處來曰
南方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
曰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厘何師
曰喚什麼作三界 頌曰

種田博飯喫佛法要商量口下超三界
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
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宗說般般盡強為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
事不是飽客人不知茶飽明知無所求房終不負
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烟水收

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
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子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難連十五城那換相如
聖商量活活地爭如種田博飯喫一片殊勝緣兩段
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花天上人間不可加

種田博飯喫飽肚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
引得龍牙老古鐘手裏把柄破木杓
風動師曰我這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處
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頌曰
風起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味却本來人

若教捉物人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信青時無相
貌外尋知識也非真
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
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何曾姓李
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塊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滌
如藍 頌曰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槍堪笑路逢
連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瓊珠盡擊碎不擊
碎增我額國有電章三千條罪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牛關入
海行人脫袴杖頭擔
山花如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
去須知別有洞中天
色身敗壞世常情一點靈光到處品澗水如藍花似
錦法身何處不分明

一樓三三對後三三
大觀景物幽新澗水山花照眼鑿鑿固法身何必
圓風光長在劫空先
山花似錦水如藍雲出乾坤不露痕曾踏武陵溪畔
巖洞中春色異人間

襄州白馬山行禪師
清淨法身師曰并底收暮吞却月 頌曰
九重深密視羈維玉殿琉璃樓閣紫雲歸臣相
專輪王不戴寶花冠
福州廣福恩禪師 僧問古殿無佛時

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證
曰修證即不成 頌曰
古殿昔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
會人天盡聽玉珊珊
古殿無佛梵音何來夢中喚有機關開靈光一點
絕塵埃輝古騰今福九珠
洪州同安志禪師 僧問二佛不到處
如何舉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頌曰
這邊那時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
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同安志因僧問凡有百句盡齊本壽人上來
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說何後不迷又問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即幸 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鷺鷺立雲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
事句後聲前會即差
襄州廣德義禪師 僧問古人云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
劫護明僧未降迦維 頌曰
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
樹認著元來不是伊

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為開人
不過隨其莫能收 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今昔皆獨步躡金蓮子華臺上宿儒
坐弊垢爛衫草屨穿
襄州廣德周禪師 僧問教中道阿逸
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
理如何師曰豈又豈莫又無曰豈盡矣無時如
何師曰恐人真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頌曰
不取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

到莫向深村草裏蹲

義州石門慧微禪師 頌曰 僧問實際理地

如何進步師曰鳥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

雀擬心棲處隔山迷 頌曰 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健不任棲心

石門微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得一句師

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

三乘教外別流傳 頌曰 三乘教外別流傳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奈不

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華谷口中嚼碎引鬼成妖

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開神滿目前休更迷人竟去

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值明暗惑等手把香

向未免燒錢引鬼神

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裏泥團 頌曰 石門微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隨卷

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襦衫 頌曰

瑞草聚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迥恰然披毛戴角人難

識高報革童不用鞭 頌曰 鄂州太陽慧堅禪師 頌曰 因僧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 頌曰 輕人問玄中旨使吐肝腸說與他人人船渡雙眉

處石女多言爭奈何 頌曰 玄旨玄旨壁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

引鬼

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

買不齊說寒不濟貧 頌曰 岳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 頌曰 上堂人及及

盡天地直得一世諸佛口挂壁上挂三千一人呵

呵大咏若識此人各事畢 頌曰 雙盲人暗路崎嶇日落枯樹影暫得把事似石人眠夜

半免教縛守林居須知花鏡井一木無脚行明早

願途朝朝風起長安道元是亂倫道因因 收把勸懲暖風塵雲拭水今天秋錦對良詞無滋味

釣盡滄浪月一鉤 頌曰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總不知玉兔青眠雲母

地金烏夜宿不萌枝 頌曰 岳州巴陵新開院甄繼禪師 頌曰 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頌曰 落井須明出井機直宜提眼動精神於斯個個無纖

隔祖道汪洋得旨歸 頌曰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迷津從茲入戲遊風

急空望悠悠脚下塵 頌曰 好箇明眼人落井 頌曰 叢林話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

地萬鍾子搬逐水流 頌曰 明眼人落井盡片透金鼎黑水昆崙教奴過其天路

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 頌曰 掌歸去何妨做晚行 頌曰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產龍門 頌曰 級浪此水不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產龍門 頌曰 級浪此水不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產龍門 頌曰 級浪此水不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產龍門 頌曰 級浪此水不

三臺

巴陵一句子對面却相讓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

誰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落井

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輝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天台今磨

吹落楊花硬如鐵

巴陵因僧問相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鶴案上樹鴨寒下水

同別祖教問端由使將九僧與他淵源論及神人舉釣曉得金烏暮月收

昨夜三更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教者長笛離亭晚若向瀟湘我向秦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百餘會不能言九年面壁殘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競古今自然理寒松

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笑不語龍宮海藏月

明前織女短娥相對舞咲者咲舞者每十方無虛空

大地無寸土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驚嶺費分疎少林提不起千來

寒色露全機脫上眉毛千萬里雞作香鷹掌鼻鴨為金翅作停龍空王以此再洗

範錦上鋪花知幾重

般若啓柔禪師 僧問西天以鐵人為輪

未審此土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 頌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使鐵人似水

結當甚新羅人草鞋

益州青城香林院登遠禪師 僧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空自使何物如

何師曰墮落深坑 頌曰

一箇兩箇十萬箇脫却龍頭却却只轉石轉隨後

來子湖要打刺鐵胎 香林無雜木一足游檀野火焚於人地寬

祖意報爾曾坐久自成勞 禪家流何太備只管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即菩提

坐久成勞亦安樂

絕消息處捉來有影影中走却只因懶問兒孫要

把禪衫反著坐久成勞位久已高起時夫却入天和

無限行人認白毫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

臘月火燒山天邊雨暈還香林曾未會空坐劔門關

大難大難

臘月火燒山天邊雨暈還香林曾未會空坐劔門關

大難大難

僧問天下事師各火燒山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

歲晚年未正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野火無流

水應是隨風過別山

老大葉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

像何處人呼應不回

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鐵裏泥團

臘月山頂火巨天衲衣下事若為傅老木不是觀時

師因即伸兩脚眼

果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搔恰

臘月燒山對面熱燙然悟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

未歸客沙裏未油實可憐

香林臘月火燒山鐵眼銅睛見亦難臘後一星輕點

著三千里外懶懶乾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賣八布衫穿

香林臘月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閑果果然輕踏

著方知日午打三更

臘月燒山天荒地寬筆管隨著徹骨毛寒

臘月火燒山人竟與地竟常啼苦薩滿市衛心肝

臘月燒山有其相說凍桶不快休要胡猜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耳裏種田滿口含糊鐘馗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

九天

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王師曰看看臘

月盡 頌曰

榜槌拋出畫堂前妙轉無私體日圓真箇要行動牙

爭更須再見老雲門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答處有來由箇中若也無人

委臘月看看又盡頭

看看臘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枕燈師曰三人證

龜成蟹 頌曰

六耳阿謀事不成直言心表赤心入室中燈始誰來

響白髮兒童兩鬢新

皎皎清光徧界裏藏拳拋不出色能彰直下斬釘

截鉄剗却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蟹

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啼 三人證龜成蟹并底泥牛氣喧直饒辯萬懸河有理

眼中有塵
顯米雷
室內一盞明燈等開一機機取自然不辨東西身得
證身及兼
退著字
願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惠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七世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洞山門 初參雲門門問近

難甚麼處師曰桂度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

南曰什麼時離湖南師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

師曰過在什麼處曰江西湖南便住處師曰言

下頓省五處師曰查度曰初春雲門門問近則

南嶽師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日放汝

棒不知過在什麼處師曰飯菜子能人南嶽

是麼王師於言下大疑曰能人南嶽

伊始打鼓樓拈却及離樓子脫却却離樓子

你身如獅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曰

一鐵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勞提起飯

子三頓方知徹骨寒 白雲端

三頓當時打不回缺門重擊鎖方開堪嘆不蓄一粉

米十字街頭接往來 保寧身

從來大道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

里到頭方覺路岐難 枯木成

去年八月離湖南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啻雲門三頓

棒不知虎體有玄斑 慈受衣

坐鎮韶陽老枯牛江西湖外遞相酬當時錢限高棒

起未必黃河不倒流 寶華祥

吹毛寶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猜不犯鋒鋒全正

公法下中乃若開 禾山方

雲門休道有眼洞山脚下雲生現條條羅萬象便能

海上橫 德心才

洞谷分明不似然須道耳是忠言洞山眼似劍鈿

轉剛被雲門三頓說 文殊道

奉君三頓曲周屈屈辱雲門老作家澗水穿雲五湖

客欲將何物當生涯 龍門道

疑見免放屠因行掉臂赤骨律籍方圓當貴放三頓

棒尚遲疑再扶方識錐頭利單提獨脚橋關外明眼

衲僧猶不會 圓悟勤

雲門飯家子善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正眼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頌曰

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繩一命幾生筋骨

雲徒勞更覓定盤星 北華辨

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

果食實新正錢錢三五百 福慶港

金烏忽王克運善處何曾有輕觸展筆技機見洞山

殿筆首龜入空谷花猿猴猴猴猴南地竹竹北地木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雲寶殿

三年一闕大家知也有願預不記時昨夜風回沙寒

冷霜霜梧葉又被披 本件風風 夜子青

火麻皮子若何分風雲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

到野花香咲看枝葉 法昌道

打鼓弄琵琶相連兩會家去年一百五今歲又還他

浮山遠 大愚之

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安紫葉生滿窠烟

如何是佛麻三斤 大地茫茫愁殺人

一片初生月紙看畫碧空水中魚釣處外鳥防弓

野新牛 慈受

問佛三斤麻齊僧怕夜茶春來寒食後古木噪寒鴉

同袍茶學問通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為說三斤麻量

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類括標茶條編紫書

疎親子今更爲重秤過那叱太子析全身 道吾真

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攀奉問要津因憶舊年看草

字張顛顛後更無人 雲華院

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

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頭百年三萬六千

日得折折處且折折 白雲端

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享享空獲索

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諸茶景物鮮行盡天涯語世

事買鞋須是大光錢 三藏宗

尺壁未爲重片言不可輕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南天地暖北天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兼翠

竹任他千古往來看 草堂清

洞山的麻三斤明月堂前贈若人碧眼虎肩纏象

首又隨雲雨暗驚神 長蘆亭

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錘鉢萬里差常得血流無用

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張無空

十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迸出紅爐金淨

十眼晴定動面皮焦 南華岸

鴻鵠一舉千里飛鑽天鷄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

鳥爲瑞爲祥自有時 龍門道

洞山麻三斤真輸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護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

現前三株料水打確漏泄天機失錢遺罪 文顯臣

洞山佛話三斤麻練殺葉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

還江城五月落梅花

石若別

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合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接待弄熟鐵成金果直錯狂一箭鷗一雙一欄血一掌君不見疎而不漏兮候候天網別語動驢尾猪頭牛脚踏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來兩下階頭濕下吳進洞山老勿疎親答佛法麻三斤無而自得人情見得微賺殺人妙善善

水斷流山突兀為君放出遼天鶴擬欲風前騎鳥歸

擲眸已是成算窟非算窟咄咄咄空善策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擲無油

頌曰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然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

眼說禪說道會如麻華嚴真 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長壽

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佛法

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

在甚麼處 頌曰 只要拔楔抽釘為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

張蛇繞脚及山進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達人不得

錯舉徑山果 展事無回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

射 金陵奉先深禪師洞山明 同明和尚到淮河見

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後哉一似箇

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

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明師 透網金鱗是衲僧鐵壁银山膽不驚明老三夏方嘗

地任教千嶂碧層層

大洞真

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後衲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鼓山進 俊哉一跳透重淵露靈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者依然點額在波瀾徑山果 師子咬人狂狗逐逐三十里東方始悟何似當初莫入去岩父月

頌曰 饒州萬福承古禪師洞山明 王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真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

古人一莫切忌暗啾啾濟權寄庫德山頻蕭索截斷

佛祖機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雲堂行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眾生擦天鼻孔

都穿却松源岳 惠供四天下還得偏也無師曰如月入水間如

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番玉露水精殿

裏築真珠 頌曰 混而不雜體常虛雲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里

破片雲自在卷邊舒自稱 六祖下第九世之一南泉下第八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洞山明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

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

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曾

亮年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松諸沒兩般有問又須

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神鼎 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自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

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

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備

邊夜靜還歸草堂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并底掛帆風勢

忽須彌頂上浪滔天海印岳 新婦騎驢阿家牽陶觀笑渠顛倒歸來果自甚靈

合嶺上蟾蜍光木圓京兆府天寧 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覩不見啼得血流

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符善勇 狀頭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

出四方明眼若為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

文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吳澤九

首山不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何頃新婦騎驢子

去是入笑迎阿家牽德固白 新婦騎驢阿家牽如黃河日如也了將羅袖相牽

挽一段風流偏入下慈覺天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咲效聲鄰舍

女向人添愧不成妍天童覺 莫問新婦阿家免頰上落皮叱道飯喫飯遇茶喫茶

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五祖演 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上旋橋土揚塵尋不

見元來只在舊山前文殊道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差馬喚分諸

國彷彿南泉 阿家新婦兩回休咫尺家鄉路不遙可吹騎驢覓驢

若一生錯認馬鞍輪鼓山進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者鞭蹄到畫堂人不

識從今懶史出人前徑山果 阿家新婦敢相隣新婦騎驢家使牽幾度醉歸明月

夜笙歌引入畫堂前鏡圓元

新婦快騎隨阿家引鞭走石荷夜抽條面南背北

劫婦騎隨阿家牽草裏尋常萬萬子誰在後兮誰在

先不須特地苦加鞭 寒驢須是阿家牽媳婦嬌嬌懶懶者鞭在舍只知七十

二出門兒化三千 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家

家門前火把子 頌曰 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後聽鐘

岩失曉朝官不帶帽 石門題 門前火把寶山回玄學之徒福九垓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袍帽特裁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家家舉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

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

汝水東流 頌曰 楚王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直釣

楚王城畔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波如未

楚王城畔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波如未

楚王城畔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波如未

楚王城畔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波如未

楚王城畔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波如未

千波萬浪曾無盡去葉來帆浩莫窮謝客船醒臥月

白開吹一笛渡頭風 楚王城畔水東流南地離僧北地直教從

淺岸權衝半奈出常流金篋爲子地除官驢上穿靴

背打鞋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龍踢氣住食着六女花十

八斷頭船下揚州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節筒親曾到地頭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

炎 頌曰 日炎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游應難擬心早已深三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 風吹日炎少人知頂仰先賢對此機燒丹煉劫生前

會穿耳胡僧也撒眉 日炎風吹問祖來紅塵巨野眼難移忙忙役役知多

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日炎風吹也大奇根鐫疋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

事撥動烟塵更是誰 日炎風吹當路頭僧見後莫遲留我今到此堪憫

恨落落花紅幾枝 風吹日炎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其誰相識

首山拈竹篋示眾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篋則觸

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

遠道 頌曰 竹篋舉起成生殺豈可容人亂札維發骨一揮如篇

得銀山鐵壁也光輝 拈起竹篋子如何便到家秘魔若不會隨後却擊又

背觸非速讓明明高舉揚吹毛元不動種地是刀鏟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黑漆竹篋非觸背人地山河俱粉碎咬人師子急反

身莫學韓盧猶逐塊 馬他還自罵願他還自願戒之慎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 辯龍蛇眼定乾坤榮榮一天星斗拈起竹篋言背

觸明明刺觸人膠盆 拈起竹篋行殺活今首觸交馳佛祖亡命

野干鳴師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 道賓則始終賓至則始終賓無二

至若有二賓二至兩箇即成暗漢所以道我若

立你須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

你立雖然如是豈容眼始得 賓至有無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棧泊處開門

戶月到門不敢明 日又逢春日畢竟如何師曰冬到來食一百五

日暮陰雲郊野深車馬到後物化新不因酒嚼殘冰

靈爭得東 向上事如何師曰來往不易 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

說莫道常年不指陳 問路也 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教會進步求名
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教子書

六祖下第九世之二 清源 第八世之一

井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 師承 法眼行脚次

值天雨忽作溪流瀑激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

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遷遊行脚去曰行

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

開悟 頌曰

而公飽學似當時脫盡纏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
緞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隨時開闢復辨信

法眼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天童別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

仗和尚問曰作麼生足萬象之中獨露身子

方舉拂子師曰任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守意如

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喚為家師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

解 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用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量

化莫向江南苦問津 浮山遠

離念見佛被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

江練靜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

歸便得舊年松菊尚芳馨 天童覺

法眼因悟起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僧

於是悟人 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真同巧妙轉鋒機真余若若不爐中

致爭得將金喚作泥 法眼別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疑人猶尾夜塘水 法眼別

鐵鎗行時問路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

住幾箇無鈴過得關 教子書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慧超禮拜進前又手展畫

十萬巡迴 慈明照

解說他虹虹作仙橋 天衣履

當臺明鏡絕精靈誰道胡來使現胡法不胡鏡人莫

問可憐天下亂名模 佛印元

木人行千里駿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正覺述

妙用不須霜刀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久千夜夜三

點閒坐閒眠空寂時 吳真真

繞到元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

客悞聽黃鸝作杜鵑 佛惠泉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糞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擊石乃出火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見青天

單至清

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使并仙塵緣若有絲毫

在遂過蓬萊路八十 慈受深

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向道莫行山下

去果聞猿叫斷人腸 上方益

望風鳴處因隨車伯樂回轡馬殊可笑知今處處

上領將驚馬作龍駒 普照子

問佛如何答惠超得絕難定價相鏡雲中不覩雙鷗

落前過新羅十萬遙 長蘆草

問佛云言定惠超當機 句不相繞過更何途中

竟重疊翻山千萬遙 法眼別

說面相見不相離體體覺尚顛顛巨靈擡手壁不

破始信從前踏突圍 南華集

問佛分明各惠超千斤八兩不相侵萊林萬古為殊

願慈語傷人恨不消 真歇下

病過良醫亂迷王僧嘗其得體雪中燒炭 圓悟教

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超萬古石頭城下

水終歸大海作波濤 佛慧明

問佛云是惠超和根香子上枝條春風浩浩難回

避袂起乾坤那一箇 楚安方

嫩微酸梅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迷已陳一夜南風移

斗柄明朝烟柳不關春 正堂集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咄這野猿精鼻孔都打失

月林觀

惠超問佛何造機說機說各惠超到此直須揮劍

牙不答漢父復機 楚安方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

一滴水 頌曰

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

宿蘆花裏 楊無為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槎人不

薦風濤鼓處有龍蟠 慧覺集

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于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 白雲端

守株非得免罔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灑五湖

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九州毒釣樂音波澄

喚未曾聞道失漁舟 單堂清

一滴曹源立問端清涼客處在言前泉流截斷窮源

底百川依舊勢朝天 佛燈集

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當奔瀉

湧海濤生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

更 靈源集

愿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練畫橋兒袖中三尺龍泉

劍蓋畫欄人不知 別業印

法眼答此話時天台國師聞已驚動維摩
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問師師曰汝向後
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不如此也 頌曰
曹源一滴水相馬餒補蒼鵝雀空啾啾嗚已千里

法眼因僧問本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
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各起未名 頌曰
汝踪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機則剎塵
逆會也處庭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天童覺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
麼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却問僧曰你道過
來這僧具眼不見眼 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珠毛色而得馬靡絲絛而樂瑟
結繩畫卦有許事幾盡真淳盤古心 大童覺

法眼問修山王亮聲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
會修曰亮聲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
得曰某甲只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亮聲有差
天地懸隔修遂禮拜 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
旨自然清白不從聞 沙屠屠

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繞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
陣天下人人會死生 佛甲元
堪悲堪笑修山王因地起苦因地倒說而難說第一
機今人却憶雲門老 王覺道

石城親切問同客不語東西便指南明暗路求佳
路依佛屈曲在烟風 保壽身
金麟欲化遺它點額舉頭看湧波聞健良聲響處風
高天地寒 佛慧果

料頭蛇坐便欲俯為世傳商照不汗汗雨冰見瑞

的終歸輪代定整星 王覺
細毫釐有差天地隔能清清何失得魚魯刀才孰
可分水中有孔時上擇 本覺一
一道如放直太安信已傳萬那皆入員四海息狼烟

法眼示眾曰識得梵子周坤有餘雲門出云識
得梵子天地懸殊 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波派一片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壽身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哀啼當問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 泉明齋

識得梵子四脚着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在善覺
法眼因僧來乞師以手拈履尋有二僧亦去
德廉師曰一得一失 天童

松直棘曲鶴衣冠短袂黃世人俱在治亂丑安也各
龍在則其色也朝鳥祝祥大何祖禰西來得大足非
在也隨風而轉空船載流而到岸箇中伶俐衲僧
看取 天童覺

老將 說白玉雙雙喚一長長胡胡古人有大論
麻穿有西山暮雨前 正堂師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
逐水流幾人親到桃源裏 佛慧果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
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擊電機死水有龍終不
聖驚起依前眼皺皺 天童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千古
塵劫來事盡在千古師不會而望沉吟 佛慧果

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

今年曾出塔度曰不出師曰去僧便去師却問
僧曰你道這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頌曰

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
頭便是塔中人 李寶宗

法眼問春魚問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
如今若聞適來不聞 頌曰

耳聽如聲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孰其假 佛慧果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大眾曰
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次

透聲色即不難 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為指唇眼耳忽然弄
覺驚吟語盡圓通 大洪道

聲色本來唯兩字作家會共辨言端若人識得其僧
問直透聲色應不難 本覺一
聲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慈受深

襄州清溪山洪進禪師 羅羅某問修山王口
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流修曰箇畢
竟成竹去如今作甚麼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曰

運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入關來維那吃三門相
對說著今人兩眼開 正覺道

露落無依高閣不羈家那平枯到人稀此其力量分
階級湯湯身心絕是非非絕分人方無軌轍 天童覺

撫州龍濟山王紹修禪師 師弟某問 特同
悟空法眼到地祇向大眾話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河大地與上座自已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藏堅

兩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參此與所說按傳

云初與法眼同參地處所得殊異同歸至理乃

無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得真身是幾萬象

得然却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得真身是幾萬象

有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中事大夫道師曰沙山川藏曰汝以沙多山

龍濟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

不壞師曰不壞曰為什麼不壞師曰為說大千

頌曰

問若刺心答如射腹句裏反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

同大千全機不動劍鋒旋龍濟山頭龍濟骨骸擊入

上鼓驚濤

龍濟示眾曰是狂不見狂非狂不見狂是非已

去了是非裏為取 頌曰

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豈分相南頭或歸家

後獨露乾坤更是誰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龍濟示眾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

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

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

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究竟遺名直下參耶徹迥超凡聖

處無言童子口喃喃 靈源清

剝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者也 偈君句下精通未免

誤驢作馬 靈源清

融峯強萬夫未活足先酸若不緣雲去那知星斗案

虛堂思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靈源清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之餘 清原下第八世之餘

劫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

虛空為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佛半空獨能擊破

夢滿彌明月不思歸 丹黃澤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

國令嚴嚴者危毫釐機動鐵輪隨心開口應三千

里商筵言來苦怨誰 投子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鳥東

上人皆貴玉兔西沉佛祖迷 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何未形瑞草蒙茸合月

秀寒松翁翳出雲青 丹黃澤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碧玉點玻璃

瑣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頌曰

劫火洞然無相字金門不親玉樓家寶天雲漢鏡酒

冷浩浩波翻豈動沙 丹黃澤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 開元 咸成郡師

就衙陞座有來常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前下馬

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曾將猛省 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怪重拈

出曾足村狀對到來 笑翁

黃州石門鄧通禪師 開元 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布袋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龜龜納僧其錯會黑豆末生時

一歸何處師曰黃河九曲 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碧波須知雲外千峯

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投子

路窮崖斷進無門賴存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

底誰知別是一乾坤 佛照

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

手直得朝宗萬浪乾 木庵

文殊真因僧問古人一足意如何師曰

久成勞 頌曰

馳青驥上迅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安

悉紅爐點雪自相通 投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 開元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頌曰

等閒不語未達人語便傷其似大親不顧火中驚風

畏驚他石虎暗生頭 投子

新州五祖師戒禪師 開元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踏著秤鈞硬似鐵 頌曰

踏著秤鈞硬似鐵憐憫和僧未會三五級上大雲

生六月長天降大雪 雲峯

踏著秤鈞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火星

飛直向雲門指上熱 白雲

似鐵那知船子下楊州 佛照

五祖戒因智門問著往來來即不問林下相逢

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爭奈玉山

高峯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

高峯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醉疑殺活活天下人苟非作者我問誰

四海良鄉君不見仲尼溫伯雪頭

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

隨州智門先許禪師先住復州北塔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未出水

如何師曰荷葉 頌曰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出時

江北江南湖上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蓮花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沐

底一聲啼鳥五更風 白雲

蓮花荷葉共池中花葉年年綠間紅春水連漪清徹

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投子

蓮花荷葉的須分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香漢

路便能平地步香雲 長蘆

香包冷透波心月綠葉輕搖水面風

取都店只在一池中 佛照

泥水未分紅雨前雨餘先透碧波香子雙雙終難

會一著歸根使斯常 佛照

蓮花荷葉非妙非女翠綠葉嫩滑刀向裏寸太

白藕未明井隱的紅化出水不常尋身人及前傳消

息自有清風透逸香 丹黃澤

荷花向葉為君問問答還同前行

盡須知不在藕池也 木庵

七八

〇五九

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花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若江陵暗點頭

荷葉團團翠蓋蓮花灼灼開紅粧香越格無人屬又送風過野塘

荷花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父子不傳

智門因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如何是般若體

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如何是般若體

一片虛疑絕情入天從此見空生蚌公明月深

意會與禪家作戰

蚌公明月兔懷胎

擬三千里外笑哈哈

蚌合明月秋波冷

片直須回首好生親

和寡不知何處是知音

玉兔懷胎蚌合明月來時正在中秋節

智門因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路上下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

鐘自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走堂堂何外揚家醜只知飲快出人前不覺衣穿露兩肘

天台運筆華峯祥卷

示眾曰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眾無對

乃曰為它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

肩曰柳樣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

而逝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

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住不住昨日卓午運筆華王准相呼柳樣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

作者仍甘在半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柳樣千峯

去雲外何人得見渠

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臨濟未同儂柳及華岳連天

黑幾箇知身在御樓

六祖下第十世之一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業林傑出鎮汾陽舉走名馳振八方人問祖師西來

意解云扇子足風涼

青絹扇子足風涼

夜何處人聞不斷腸

青絹扇子足風涼

者人前空自眼如

青絹扇子足風涼

客手遮西日汗如湯

汾陽青扇價難酬

風格開闢妙意深

手氣寒中宵便負心

祖意示師先高聖闍闍青扇足風涼

親得從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得真歸

趣無意涼人人自涼

啾啾咬陳薑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茶

用清機元不在汾陽

汾陽示眾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平地無端立話端

子也是封皮作信看

汗漫學龍龍人言枉費工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

妙峯三箇錯不是無病藥

汾陽示眾曰大說法者須具十智

十智同真邪止不辨縹緲不分不能與人天為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

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真折故空不可飛

異罕空俱微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

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志

五同編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

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

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

箇同具足是甚麼同編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纏

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熟得出底麼

點得點着不悽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

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徑山果云汾陽本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關雖然如是

我兒孫嗎一喲頌曰
鬼角龜毛服與裁錢山當面勢推鬼東西南北無門入城劫無明當下矣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識分陽老孽破三玄作兩邊 洪覺範

年年湖海竟寬闊不得安穩未肯休竹葉花開菩薩岳樓欄葉長夜又頌 鼓山

苦得真如活花開翅展開青鸞倫願不放下杖束

正堂傳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室宜易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式靈

汝州蕪縣廣教院歸省禪師 僧問如何是學人奮用心處師曰開市觀毬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薄請衆人看 頌曰

親往鬧市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 明家

冀州谷隱山德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有日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吼晚後精靈轉更多 頌曰

洞裏無雲別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食五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無量壽

慈照應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爲教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臘月三十日與人好消息戴帽空山行穿靴水上立

靈林慶

汝州廣慶院元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堅奉曰漢上還有道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悅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

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人悟云某甲

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碾砂也山曰汝

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靈

六祖下第十世之餘 清源下第九世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窮處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是一頭霧地白牛炊黍米飯煮粥菜羹燒精粗火大家喫了唱

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塢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誰帶入方丈問訊

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高師曰作甚麼口道和尚牽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

便拾去師下禪林觀僧擔任曰賦賦那將帽

子殺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

出去時法昌遇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

皮角曰潭州紙寫一狀領過 頌曰
納它皮角要輪機放下華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雲

落滿家圍火掩柴扉 白雲
佛性要當時節顯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浴庖丁

刃直至如今此話新 靈源
來句皮骨訪知音一語當機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

睨眼前爭免拾花針

分皮納角牛何在叙鎖瓶盤只一金大匠莫言無款

則當機須是不技針 華堂
白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關和野菜羹其謂箇中滋味

少須知四海飽膨脹 普寂
北禪分歲烹白牛信中文字念來勾立地交他納皮

角連忙擲下舊兜鑿 又殊道
北禪夜分歲特地巧安排維那出隻手線去又鐶

平田郎僅拍板飽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

埋 石毛
白牛烹了正熙熙皮角官中却要追將下帽磨吟納

了燈前更鼓夜迢迢 天目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摸不上 頌曰

起摸不上穿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瑞州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路逢一僧問山上何有柴何故將去師曰柴於地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 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殊放光

處殷勤爲我記歸來 虛堂
柴火煎熬擲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 石毛

洞山聽曰一六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與將

軍無限風流歸手裏 白雲
洞山德因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

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話語剛片子受財取有

道南海波斯鼻孔 廣明
玉堂有路通人到金佛無言只自漸大心 備書讀

盡老來行一寺 相示
瑞州洞山實山重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驚駭馬同途遲速有異 頌曰

說似琅玕猶是玉謂巨鑄石又如金自慚識性多痛下未有昭昭至鑑心

雪實示眾曰譬若世界壞時大水鏡作其間無留眾生或沒或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叫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今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人有什麼故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

劫外滿聲滿世間眾生無處可避焚容容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開

雪實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是師曰各堂去僧繞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喚 頌曰

入門門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

雪實改船于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亭食飯下釣邊誰知雪老毒論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雪實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彩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千峯彩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得若遇那陽吹驟律巖花應不待春和

旨休將鴨吹作鶩聲

雪實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高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臉眼曰傍則從

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千棒且待別時

頌曰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灼灼無由

雪實領眾教二門口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夫樓閣 德雲閣古鐘幾下妙峯頂喚它癡聖人擔雪共填井 祖佛未生前已震金童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 密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我却毗耶誰無八解看

迎葉聆爭起舞舞淵明開鐘鐵眉息嚼斗室危坐半空

風來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且何必上高臺

雪實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空一點不措磨區區日逐食生去喚不喚奈何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哉癡漢使忘麻大 錫解秤錘油煎石碌兩手擎來有功者賞

無禪才云雪實老漢顛顛預預能個個更奈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

暗却摩羅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雪實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士到院李問云三教中那箇為貴師側身又手而立李曰有口何道不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五老峯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他人說是非

雪實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 狂狗逐塊瞎處越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雪實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覆

長策 頌曰

雪山層層翠瑣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漢聽曉無人逐鶴聲

雪實問大龍語者默者不見 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晴空飛一鷄

來與子商量師被舉果拈大箸便械師怒然大悟

與奪雙行險止邪鏡爭拄杖使亡家慈然鏡棒如風疾夫却從前眼裏花

擊碎觸體敲出骨節明眼人前日影硬出 相州天平從禪師

曰莫道會佛法人竟箇舉話底人也無院聞而默之師異曰上法堂次院召從禪師舉首院曰

錯師進三兩本院又曰錯師近前院曰過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愚明老漢錯師曰是從禪錯院

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師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母果前話

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過連下兩錯更留我過更待共我商量我不道

慈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德摩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

故話在 頌曰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茶夾用不著其甚其甚天平老誰謂當抄行脚錯錯西院西風傾銷誤後云必有

簡納僧出來近錯雪實錯何似天平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繩那能汲深井
天平老木草為兩錯悔行脚大地苦惱人眼
裏無筋一世貧 韻格助

彼呼我語彼呼我語聞如不用將借就這不閉眼睛
總子換却會與不會都虛是錯 無從助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後來費盡分疎
話半是思君半恨君 言助

尚蒙風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仇人 韻曰

荆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因象無心黃帝

重下和有智楚王嫌 丹霞助

太易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

這箇是吳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

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

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

此語上碑去在 韻曰

路窮崖仍問山翁別指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風色

重回頭忽見太陽紅 投子助

真空無相絕各模立底精芳畫底鏡道即不辭難上

紙西天獅子沒籠鬚 止法助

天台山德詔因師 韻曰 示眾曰青羅袂綠衫

上寒松之頂白雲淡矜出茂太虛之中萬法本

間唯人自開 韻曰

等是毒慈為你來古頭拖地語如雷響滿地無人

剪狼藉春風又一回 竹屋助

滿日青山 韻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因師見處未為親若言滿日青山

只認著還生眼裏塵 無量助

如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 韻曰 師問僧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西來祖意不東西嶺鳥春柔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振

望青山孤峰白雲低 保華助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款似生鐵硬如爛泥投針未語

鉢水刮腹再用金鏡雲瑣家山歸路絕回頭翻味杜

鵲啼 韻曰

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

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王作麼

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

道存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

有兒孫在師頰明底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

外生終是不肯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淨恰好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利那

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大法助

人問西來祖意燈公對道不東西它家自有兒孫

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本覺助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 韻曰 初問言茶如何

是學人自己茶曰丙丁重子來求火後請法眼

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燒火而

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

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

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重

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韻曰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

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白雲助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 慈覺助

丙丁求火問青峯耐耐霹靂逐塊殿賴行清涼重點

破一聲雷化化為龍 大法助

問處分明答足鏡古茶八字打問頭頭皆是意家

物何必歸政更問津 佛燈助

辯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火燎面門迥現未來三

世佛不離其中佛法論 冷文助

丙丁童子來求火南多有力又扇火按劍宗師空在

何是君心丁意不過 正著助

一回解倒玉樓前氣亂情語天頭最是一八鴨口

處借要衫子拜婆年 晚助

昔見非真今見非假字經三寫為焉成馬 寶助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 韻曰 初奉法眼

曰子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同異

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

具六相曰空真六相不師無對曰何不問去師

却問空真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悟曰子作麼

生會師曰空眼然之 韻曰

空字空字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橫向南屏山角

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 韻曰 打金鳥飛上琉璃

殿 韻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真真居上王大用為徒平生財賦製心機

名成名成出輪迴即即七乘以法前

萬障丁了仲春在山與聖滿清淨寺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一

南嶽下第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

佛師曰水出高原師曰

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

句語甚靈極矣

慈明曰水出高原天下

畔不知流落那峯

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

衝斷雲根進石來冷

意聽取春深動地雷

高原水出曉晴天對

處一尋寒水破溪烟

得住終歸大海作波

水出高原浪拍天四

息未必時人到那邊

慈明室中掉劍一口

邊身見入室即曰看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

在野草開花滿地愁

四五百餘化柳巷二

地不足茂化融氣甚

家山指出路非違萬

口幾多歸鳥過迷巢

單鎗死馬出汾陽騎

內殺人更不犯鋒鎗

百花菓菓輕鞭過使

慈明在衆中特到芝

取香在手中欲燒火

爐中燒師曰斷當漢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

燒斷師當漢又搖去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

海何處不分明

銀鑿出海照無私處

訊從秋日與風吹

慈明冬日朔僧堂作

下注曰若人識得不

和尙今日放茶師聞

選佛堂前光顯鏡分

舉首座之旨有神見

畫下畫上畫短畫長

出大黃

慈明因僧問開中取

項曰

枕安安眠得自由任

念誰管杖桌日出頭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

不動拳提不起茫茫

驚驚飛入籃花裏

慈明因僧問行脚不

水 頌曰

覺倒慈明為指途釣

日不見沙鷗隔岸飛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

甚處處歧云要悟即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

終不飽著衣方免寒

三三

納僧悟易要迷難無

可點金成鍊太無端

慈明因李駙馬問我

師曰駙馬甚處得這

千鳴李又鳴師曰師

增風吹又順風吹鐵

月再三撈梳始應知

甚處曰金鑿師曰去

夏在甚處曰金鑿師

須話師曰我也不能

且點一盞茶與你濕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

在何必禁封萬戶侯

慈明頌黑黑黑道道

八十翁翁著繡靴踏

路不覺屢問問答柯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

三蛇九鼠 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

在獲這裏夏與你點

出五般病一不得向

萬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諸人

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獨宿三不得張弓
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壽於生殺何故
一處有滯自故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
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真我通箇消息貴
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變息何故線形圖
裏諸服飾想若太煞不知時 頌曰
曲線踏著兩頭琴啞子得妻自家笑到天明說向
誰鳥鴉解作麒麟呼 正堂舞
瑯琊指出五般病舉世良醫於藥難直下為君俱擊
碎延齡何必九還丹 少堂舞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師屬釋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 頌曰

混沌玲瓏無背面估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
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白雲端
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
鏡回頭滿面負慚慚 大共迷
見有不有反手覆手瑯琊山裏人不落單後
重慶

相寫鏡接背相唾鏡澆水塵裏大地花開世界起

一機脫出絕功勛句裏接開大施門 圓悟
因風吹火徒為妙借手行拳木足多清淨本然隨口
道忽生大地與山河 佛德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
人鼻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
堂典

青天復青天打失彌轆前看日又過事教人少年
不設陷穿不揮雪刃一箭穿楊神目不瞬反思昔日
李將軍射虎之機猶是鈍 虛堂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鋸解秤錘 頌曰
鋸解秤錘無縫錘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
量一任稱提統天下 白雲端
鋸解秤錘星飛電轉左換右換七片八片有時落地
碾人行千眼大悲看老見 佛慈
鋸解秤錘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潤着太忙
生雲在嶺頭閑不做 鼓山
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翻秤錘將鋸解言外度迷流
徑山果

手把金鞭擊鐵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相
逢著點鐵無言自點頭 保寧
鋸解秤錘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鷓鴣果碧梧棲老鳳
風枝 德玉首座

鋸解秤錘血滴滴地截斷生死疑根不是等閒兒戲
大愚之上堂曰大家相聚喫盡盡若喚作一莖
蕈入地獄如箭 頌曰
殺活全機觀面提大家相聚喫盡盡後生不省這箇
意只管茫茫打野裡 松源

苦中樂樂中苦大屠打鼓新羅舞案山燒火滿頭灰
却笑雙丁倒騎虎 石菴
硬如鐵軟似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誰頭老大愚
至全弄巧反成拙 林源

處那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
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
作麼生道師以坐具一截曰杜撰長老如麻
似粟拂袖而出那問待者此是甚麼人者曰最
上座那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送

下且通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怪怪通來相觸
竹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那曰某時到
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各元來見解如此何
得名擔簦字那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恬并浪靜一江明
月滿溪船 大洪
奪得驪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情拈來拋向洪波
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徑山
漁翁滿灘任東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
食扁舟卧入武陵溪 夢菴

水不洗水金不傅金珠毛色而得馬靡絃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盡古心 心嚴
官路無人獨自自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取私鹽
客草求踏身過一生 鼓山
有至有實有禮有樂得夫起非如何摸索纔摸索無
上醍醐成毒藥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州投密之物
空歌歌 石菴
搗天樓鼓喚紅塵偏地刀鎗解出身結角羅紋隨處
入銀山錢壁是通津 伊菴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
沽酒三升 石菴

洞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船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
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夢菴
湖南岳岳蓋蓋大道谷泉禪師 同參
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
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某道師
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撤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
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法華舉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教師曰洞庭
湖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船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
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夢菴
湖南岳岳蓋蓋大道谷泉禪師 同參
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
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某道師
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撤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
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
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某道師
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撤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
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 頌曰

問如絲異針各似泥中刺咆哮二虎吼生德各各利
牙爪可怖坐却碧峯頭截斷當陽路直繞空山秘魔
叉路狹草深難進步相見不相逢回互不回互四七
二三眼相親雲從龍兮風從虎 右又川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槌絲毫不可犯將軍
令獨脚機關各自提 釋堂遠

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俱往長安朝聖
王姓名終是達天現 虛堂惠

師曰黑漆聖僧 頌曰

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汗伊合掌燒香人不
敬寒山冷得笑拈眉 南中語

敬增針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 爾某縣首 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頌曰

嫩草疎針徑山泉帶碧流文會要清水肥任列莊周
授十者

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只開千里去不見一人回
太覺一

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塞斷眾人口
地英思

浮山遠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八十翁翁親綉毳曰與麼則一句迥然問祖曹

三玄科中振葉林師曰李陵元是漢胡臣 授
上青云水深魚隱葉落果疎疎頌曰

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碣杵落誰家
古殿莓苔滿大河十柄番金雞繞曉玉女下階違

師子嘯中開口解把金毛抖撒反身時親綉毳百獸
奔騰潛走 祖印明

浮山遠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五
春猶寒 頌曰

正月五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虛空落地和風
搭在闌干 別峯印

宋內翰楊文公 魯廣惠公學大年出守汝
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
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德威則禪客相逢
祇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公應嗒嗒曰草賊大敗
夜語大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
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

合相甚曰我祇管看未嘗德威遠得麼曰這
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機
鼻勢曰這畜生更踈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
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
欲將身北下藏應須念管南辰後 頌曰

內翰樂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反地軸交千古
許誰知斷絃須是寶膠續 右康通

白石擊磬紐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 虛堂惠
楊文公問廣惠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
所生勸人疎於財寶而況聞浮提眾生以財為

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
疎於財慧曰椿竿頭上鍊龍頭公曰海墮馬子
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
年比丘少慚愧 頌曰

夜叉頭菩薩面鬼搗佛跳牆同門共戶不相識遺
古聲今無寸長燈心戳破石人脚扁担盧醫王張
或奉體

一人牙如劍樹一人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踹報
一拳亞堅摩離頂門眼不妨親踏上頭關 萬善現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是之謂大年翁

與廣惠師也 頌曰

楊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慈明切
公曰長裙短袖泥泥走慈慈曰誰謂慈明公曰
作家作家慈曰汝何謂之慈明公曰
裏是甚所在慈明曰日也 不問人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
處一層半鎖一層半 相見示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餘 南唐下第十世
我南康軍雲居曉禪師時號老 明山

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
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
其飽恭願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
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
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土長揖
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憐憫還洞山山
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
埋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進前山曰黃
鶴樓前鷓鴣洲師於言下大悟機絲不可觸
頌曰

黑雲當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在
淨趙州東壁掛葫蘆 伊菴語

黃鶴樓前鷓鴣洲雲意豈不在鉤頭扁舟穩泛長江
浪大笑一聲烟雨收 意十者

荆門軍玉泉永昭禪師時稱布衲前北塔
冬至上堂登運推板布衲赤莫怪不洗無來
換替 頌曰

冷澗曾真賤賣亦窮殺人可惡無禮難容 無善現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趙杉山請初入院
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

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却
在山僧身內 頌曰

移身換步老天水不借眉毛幾箇知今日若明當日
事江南日暖鷓鴣啼 慈受

天水不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擗天柱地
日磨後如何師曰夕陽影裏快藏身 頌曰

拄地擗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
頂寂寂僧聞落葉頻 松源

天水上堂馬過長空影沉寒水馬無遺跡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

用續見戴鶴夷戲登空放行也百瀛千抽收來
也學拳奉奉用之取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

寒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馬無
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

長空孤馬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鈎風捲白雲歸別
嶂黃昏月掛柳梢頭 黃華

天水衣單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
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

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負門如透
徹此時方得親見 本覺

深天示眾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道蹉跎歲月
深天地懸迷向甚麼處去 頌曰

夏金鳥似人當空掛最高峯種在青雲峯 南堂

散香歸土一物長靈在處安 頌曰

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
數眨起眉毛子細觀 南堂

轉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不穿履會

露屋破看屋眼 頌曰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屋眼頂門不具遮
眼莫問西來諸祖禪 本覺

洪州法昌倚過禪師 本覺 掛語曰我要一
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頌曰

雙箇無禪底國師燒湯煮肉便取珠堪笑這僧垂手
處道無便見有偏枯 月林

枯香觀延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
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宵 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
塵不用丹堊擊靜鐘 升菴

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
師曰今因准地月得照鄧陽春云慈麼則入水

見長人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後以
拂子敲禪牀 頌曰

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福九垓勿謂乾坤成泰
曲韶陽曾見睦州來 丹

如何是承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口謝師指示
師曰且莫交交涉僧禮拜師曰欲識承明

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頌
曰

門前湖水鏡空開對面而盤托出來可是水明無刺
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泉涿

曾到文閣第二上座口曾到此間不口不曾到
師曰一得一失少頃待者問過來二僧木審那

箇得那箇失師曰你曾識他僧也無者曰不

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頌曰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毗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
如何喫者刺要詢端的莫怪同坑無異土閃電未

收鼻齋齋 龍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 龍 僧問檢
惡道中以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口如何

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頌曰

溫州瑞鹿寺上方選安禪師 龍 僧問首
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首畢生不易時
謂之安禪禪行乃說偈曰

不是禪頭搗得事當從雞足得將來自古聖賢若
此非吾今日為君哉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龍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南 下第十一世之一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 龍 僧問
曰人人道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

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春
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

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醉者師
未嘗可否兼林目之為黃龍三關 廬山圓通

吳古佛云昔見廬山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
頌詞論無遠近見諸方傳錄不全又多訛舛故

茲注出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于戈道出箇處

超佛越祖
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
此道縱橫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蟇見日頭東畔
上誰能更嘆趙州茶復慈頌曰
生緣所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問為報五湖各學
看三關一一透將來

長江雲散水滔滔急雨狂風浪便高不羨漁家玄妙
意偏於浪裏颯風濤景福頌 三
南海波斯人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

賈日到西峯影漸長
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
為君舉猶兒偏解捉老兒風

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
出多少行人問丙丁照寶頌 三

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檣紅塵唯餘庭際青青
栢一度年來一度春

番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吡盧利海周游
也休說我肩與五臺

我手何似佛手及費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
誤為開口真淨文 三

我脚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取
目前善惡

人人盡有生緣處處著依前還失路長空雲散月華
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靈山秀
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雲開日曠

問我生緣處處生緣處不疑語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
東京法雲惟日佛國禪師記掌初至南師法席

治三年師歸國寂然人師空問師道而師以手

生三寶語示天下學徒得叩于左右近數見印
行語錄者其間直括或須倒測其旨曩去世未
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
知師者可同味焉頌曰

王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明箭在鋒伸手問君如佛
子鐵關金鎖萬千重

備悉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語道奇我脚伸為驢脚
問平生見處又生疑

吳怪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
靈却問生緣道却難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饒總不後麼也似
柳上著紐海印偈 三

我脚何似驢脚春鳥的曾枯印昔年有病未痊如今
又遭毒藥

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為一途不涉如何
也八十婆娑學畫眉

我手佛手八十九雲散月圓乘人夜走蓮堂單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氣離清平水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無劣華亭撐船
玄關將多忘氣手不執寸鐵兵不用一騎八蠻與阿

吳太平皆生致困財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
善哉善哉

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開向人前不覺
露出雙肘上方蓋 三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
一時失却

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梁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
香滿南園

我手何似佛手爐鋪鉗鉗鐵帶曾烹紫磨金龜光射
七星牛斗南堂典 三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關
六韜三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裏中日月手握
關外威權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換著蛇頭未免
遭他一口圓悟勸 三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乘起皮毯崩倒
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躡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縫處他
桶底別穿

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後麼知之我儀
未敢輕許素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龍門達

佛手驢脚生緣處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
入者無門佛心才 三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換脫却泥水布衲直下
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平狂將
謾誇諂略

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
用太平基業各豐滋道場如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
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誰

頭立處孤月影射深潭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
遠灘白楊頌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額頂至今
百拙千醜正堂頌 三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茶盞不要
心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拽杷便是
擔鏡油煎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一世之餘

黃龍南初參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

福嚴時贊禪師命掌書記賢師寂適慈明繼席

一日造空明曰書記雲門禪必蓋且旨如放

洞山二類林是合喚不合喚師曰合喚明曰從

朝至暮鴉鳴鵲噪皆因喚緣乃使身之復問趙

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勤破也且阿那裏是

他勤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明日又詣室明

罵罵不亡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

會那師始大悟送頌曰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

勤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

礙明頌之 頌曰

錯錯戲海禪龍冲霄遶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

露捨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風天教一霎風雲

便送出臺山烟雨中

有喚緣分無喚分當爐一煖承銀流不因踏斷臺山

路千古雲峯恨莫酬

黃龍南因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嚴三

峯頭倒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

毛毳毼 頌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傷人筆力強傳

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黃龍南住黃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發林脚

下種米象皆下語不契一日磨首座云猛虎當

臥坐師乃退黃檗與勝住 頌曰

鐘樓上念讚林脚下種米猛虎當路時人俱不會

黃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愁布袋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學子湖老便打劉錢磨

黃龍南因木山普參普普經論兩川號為義虎

問師云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

因緣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

曰曾到師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

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

理前面師俯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

此老一睡 頌曰

黃龍一睡絕疑笑殺傍觀又可悲姪女已歸霄漢

去訣郎猶火邊樓

袁州楊政方會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

長老 頌曰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勸行人著眼騎草裏見他須喪

命只緣踢踏最分明

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擺尾三隻蹄野過關市人東

西湖南更有須菩提

三脚驢子弄蹄行驢驢追風趁不前踏破化城無覓

處湖南長老重加鞭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觀足生堪笑草中尋覓

者不知芳樹鸞春鶯

三脚驢兒志殺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閒牽去向人

前踢倒湖南塔長老

楊政一頭驢板有三隻脚潘閣倒騎蹄踏殺黃檗

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橫頭附

不做水流澗下大住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

青山外

三脚驢子弄蹄行兩浙江南秋復熱西北霜怯早

寒閉門愁見楊花落

一拽把二牽犁平田淺地且相隨拾到飢時無草料

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政老楊政道遠從來解弄蹄

寒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紫磨金容狀不

動竹篋端勝冷鉗鉗

法出森生塚生招前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經

迦老子那吒面

三脚驢子弄蹄行鼓動清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

斷不須平地起波瀾

楊政一頭驢眼光如電燐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一箭射落天邊馬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

來湖南長老何曾見

會唐言 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

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西天人不會唐言端坐龍龕少室前剛被流支打齒

缺至今有理不能宣

西天人不會唐言早地雷聲做大千九年前壁無人

會玉兔金烏火裏旋

楊政因慈明忌辰發齋眾繞集師於其前以兩

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其虛一畫打一圓相便燒

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

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鬼子喫牛妹

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師近前作聽琴座擬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作 頌曰

楊政聽琴手差今古人愛作家但獲祖師三印在不妨假作亂如麻 圭堂居士

一翻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歌時天未曉尚餘寒月掛疎櫺 虛堂愚

楊政因僧問檢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 頌曰

竟舜垂衣萬國賓檢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雲雨露新 白雲端

楊政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啼喃啼辭雲人亂客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客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鳴師曰好明明又鳴師亦明明鳴兩鳴師禮拜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推何師神由便行 頌曰

將出瓊珠遇大商金盃檢動有餘光無賴一會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日雲端

試問人間有底行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 正堂辨

胡張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噓鐵古將軍對向獨鞭穿一穿 別奉甲

將杖探其水方知水淺深路遙知馬力歲久辨人心子不孝又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淚難達稱意魚 省文

貓全食血功虎備起屍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談南無佛

馬轉牛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氣坐今千載定龍蛇 無善全

楊政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鳴師曰一鳴兩鳴又作

度生曰你看這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啜茶 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泥泥然一喝高千丈劫外相有誰得知 圭堂居士

楊政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的僧得一堪作什麼師曰鉢盂口向天 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護多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白雲端

楊政問僧果鉢送你作麼生吞金剛體你作麼生跳 頌曰

楊政金圈與栗達吞跳保前事不同大海都來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來 聖堂

金剛圈栗達玄沙三種病石筆一張弓直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 徑山泉

楊政老人鎖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斫牌禪客知到來不動金籠腦門裂 鼓山圭

粟達吞得有何難更欲吐出又心酸吞吐得來休嚼碎南辰光射北辰辰 正堂辨

時後壽生開落索風前忽布開又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踏著逆鮮血 或善體

楊政問人曰你座下座九老物也注云今日喜得箇同不師曰自喜生是同參底事物曰九老奉在勤勤楊政把鉢曰正德時楊政在前九老在前勤楊政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頌曰

拽把三牽犁平田淺草且相隨恰似飢時無草料八開頭角便東西老楊政老楊政盡道從來解弄蹄

上方益 楊政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錘至今收捨不上 無相範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除 清源下第十一世 楊政東京天寧芙蓉道樹禪師 嗣教子青 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頌曰

星流水國夜發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丹霞淨

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賴起終始之惠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聚昧兩政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來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取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女如流俗團團裏物不能捨得放使情開開識項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

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有靈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頌曰

遇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信孩腦卜龜殼無靈不用鑽 丹霞淨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龍舟頂終不露雀兒 頌曰

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雲巖欽

美蓉精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剛阿誰師曰
金鳳夜棲無影樹峯詩纔露海雲逸 頌曰
等閒應問等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誰存依龍古
徑孤峯終不露崔嵬 丹霞序

六祖下第十三世 南嶽下第十二世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 南嶽龍南 因黃山谷太
史乞指徑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
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待師山行
次時巖桂盛放師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師曰

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
婆心師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頌曰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
得忽聞巖桂送幽香 石溪月

學海波瀾捲未乾幾須仙杖上林巒天香吹落秋風
老不覺相攜到廣寒 石林章
水邊林下舊生涯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明歸興
動西風一陣木樨花 雪曉齋
梅堂室中整奉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
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麼 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
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道場林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透却面前山
雪果一

針州白雲守端禪師 南嶽 示眾曰此事如萬
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擦到底只是捨
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
也擲下拄杖 頌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
底眼晴皮綻蓋彌彌 盧堂題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菓良久云口只
堪喫飯 頌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諸禪老莫
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 應庵
白雲上堂見眾集乃拈拄杖曰大眾會麼復卓
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幾回露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
一溪流水落花隨 無名全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
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
去只在落花流水邊 月庵忠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面目依然
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南嶽 示眾曰釋迦老子
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一字便波祖多文空
說言不曾度得一人這磨不磨少空六祖不付
曹谿誰是後昆誰為先登既然如是波目無捨
勿傷之也拍膝頰眾曰且喜天下太平 頌曰

烟暖土香農事動一犁新雨破春耕郊原粍粍青
際野草開花次第生 盧堂題
保寧上堂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
簾前山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
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虛一點心檻外春風春蝶
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序

比部保居士因楊政未尚值視斷次公曰某為
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政指曰妻悲得麼曰望無
熱破政曰此是某語弘願深廣利濟羣生曰

審如何政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
為人車指處棒下血淋漓公於此有省 頌曰
棒下血淋漓真諦不博金幣佛視繡出休更覓金針
雪堂行

六祖下第十四世 南嶽下第十三世
新州五祖山法演禪師 南嶽 初謁浮山遠
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感度度子光陰可
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
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
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請問雲

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又
手叮嚀問祖翁幾度實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
清風雲特印可 頌曰
山前田地實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
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蓮華
忍死叮嚀見白雲一杯鴉酒十分對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 竹堂
卒風暴雨忽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
出依然只是賣柴翁

釋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餘年參數十人普知識
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未
後又到白雲因咬破一箇鐵餒箇直是百味具
足且道箇子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難迴酒早秋
何人能染紫綵頭有時風動頓相倚似向階前
鬪不休 頌曰
白雲鐵餒箇餒餒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師子吼
月菴果

五祖演在白雲瑞會中作偈頭一日端下來曰
摩訶你還知一件事麼師曰不知曰近有數禪
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入處汝伊說亦說得

審如何政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
為人車指處棒下血淋漓公於此有省 頌曰
棒下血淋漓真諦不博金幣佛視繡出休更覓金針
雪堂行

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海亦下得端
 良久謂師曰磨頭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
 心下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磨正中心下乃
 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
 未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實悟一時放下遂
 白瑞端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遠云某甲侍先
 師舉此因緣請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
 得安樂大眾遂見得乃頌曰
 放得下好脫灑放不下牛機把堪笑諸方老古錘打
 取說禪無尾禪無尾禪不驚怕可嗟訝解路毗盧頂
 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
 什摩字師曰鉢囉娘 頌曰
 唇上必并班豹到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自古上
 賢翁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菴瑠
 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胃中憤氣盤不
 得忍作虹霓萬丈長 卽卷竟
 倒履傾勝與麼來華言梵語幾曾識言前句後如蟻
 的陸地蓮花朵朵開 別山智
 大藏教文為切脚鉢囉娘最深淵孔門弟子衆人
 識者最胡僧暗點頭 惠卷清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禪門 頌
 曰
 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
 的當陽 德山采
 口是禪門電掣雷奔安揭出海底動乾坤 鼓山圭
 如何是佛口是禪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 雲堂行
 兵行說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 惠卷觀
 坑坑坎坎險嶮嶮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景
 故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死後口入又曰

露胃跣足 頌曰
 老去眉須似雪霜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
 事一度思第一斷腸 佛雲勉
 牙根爛嚼山崩勒腹其橫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
 配道回不到負檀家 心開貫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
 雷 頌曰
 從前五逆相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雲同
 行十字街頭運共坐 鼓山圭
 五逆聞雷曾參頌同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龜山果
 者僧苦下打拳拳齊震聲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
 鳥壁開滄海取龍吞 東山竺
 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處堪埋 普翁益
 五逆聞雷慷慨然尋常爭敢與人宜自從六十輕酬
 後濟北驢名不浪傳 虛堂景
 五祖演示果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
 阿誰 頌曰
 老年節節腹裏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他字莫說他馬真騎他非真管他事莫知 雲門開
 釋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懸望
 子願破何必掛胡盧 野牛平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女難覓那箇是真底 王雷
 高要請父母不許借道風病在家王 釋道謙
 行月下兒情來同分而去三年後生一子情
 行歸父母家雖到門家中有一箭 頌曰
 出來相見兩人送合成一身
 二女合為一媳嬌機輪被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
 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普照藏主
 只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便說說夜來一陣狂風
 起吹落桃花知幾多 惠卷深
 兩女合為一媳嬌古寺基前童子登彷彿上有陀羅

尼多少行人盡驚怖 王字辨
 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涼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關愁未
 歇忽然天曉一時休 且著仁
 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熳紅紫散平生如今再到曾行
 處寂寂無人草自生 惠卷來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般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闌看 雲堂景
 雪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 雲門
 行弔先桃劫飛車後紙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新泉
 虛堂景
 五祖演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且道
 將甚麼對 頌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
 月林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問應面面奉直下會便會
 雲門開
 五祖演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千人間命麼
 衆甘無語自曰殊願今日開鑪更無一人番頌
 可憐三尺龍象喚作尋常破布 頌曰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者
 處低頭依舊入烟籠 高華妙
 五祖演曰譬如水牯牛過慈極頭角四蹄都過
 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頌曰
 牛過窓櫺錯為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 月林觀
 龜本真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
 如庵用
 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
 會新羅鷄子過多時 高華妙

五祖演謝監收上堂曰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的人

一三三四五六圍心肝碎斷機案者將方木投圍

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曾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我聲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子作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強分疎只消一箇筆掃

五祖鴉鳩啼當樓直下提隔山尋驢蹄能有幾人知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先被巡官使

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這閑工夫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夫釣雖雖然不勝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

開口便見騰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解打九

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屈

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繡文章以論唐

缺鉞價難窮誰知屈味濃法幢先祖域正草在胃中

五祖演因僧問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清淨法

堂堂白日刀梯自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茶山

子春來秋去泄天機

五祖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

先祖演無因必後人問非有也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

地時作麼生脫三日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

陰森夏木杜鵑啼

人問鬼使符來取八上花冠色正姜好箇轉身時節

鼓合東村李人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

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餘慶如今

到語不入時更不來當舉老僧

在風潮府供中當年弟子華山四十里黑倒八

十村人家改事後生茄子幾時幾時得或問

曰寶華王座因甚屢一向世諸師曰痴人佛

性豈有二種邪

隔水何人吹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

調月朔風高著稱

六祖下第十五世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

先住東京大寧師凡垂同學者疑議則一奉

盡力當胃一拳幾箇肩幾墮落更欲如何若何普化

空中木鐸

師曰生錢錢就其高兒

生錢錢就其高兒眼耳鼻舌如泥塊西天此十段粉

生錢錢就其高兒眼耳鼻舌如泥塊西天此十段粉

叱九十日中看不破看不破笑倒高山破庵

舒州太平慧慈佛靈禪師

是佛師曰喫飯咬著砂

喫飯咬著砂隱落第三牙春風繞過後拄杖亦開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

曰我不會我不如你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

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甚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

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我不會不如你連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齋

風明明不自秋江起

我不會不如你甚咲花生確善射護到百城

游何曾踏著自家底

我不會不如你病裡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

湘攪動滄溟聲未已

龍門示眾曰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

亦自分明王子實刀喻果盲摸象喻禪學中隔

江招手望州亭相見事深山巖巖萬事此黃
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

單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濕漉眼如眉不因說著當年
事萬古千秋那得知 唐堂集

金陵俞道婆市油養為業茶邸那起和尚起以
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問丐者唱蓮華樂

云不因柳殺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
以香盤投地夫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

見那那邪望之知其是語問那箇是無位真人
婆曰有十無位人太情三頭勢一

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那印可之凡有
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珞和尚往

助之婆如前所問珞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
柱珞印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使出婆歎起

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珞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
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

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頌曰

柳教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
却痛惜深憐之養兒 笑翁集

婆別相逢錢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
爪猶落渠懷第二機喚且道渠是阿誰 主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全增居士王德施黃刺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九卷一
原水為一
佛與沙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九卷一
原水為一
佛與沙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惠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六世 南嶽下第十五世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 初奉死心心問你

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行脚

甚穩脚馬脚師曰展兩脚道甚麼何不高聲

心曰却有些兩僧氣息遂留過夏 頌曰

客裏設牢落天邊多故人好便處處皆有話得真

殘雪未消石橋英先破春梅獨瘦有約東風

遷后何期暗笑新秋風松館客身寄僧關不語平生

事對老相逢是別人 寶葉集

臨安府徑山宗果大慈普覺禪師 師至

天寧一日聞悟性堂果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

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當風白

南來殿前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發前夜際斯

頌曰

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風生感化日正舒

石林集

諸佛東山水上行關中無事日偏長驚風拂柳來

已無意涼人人自涼 寶葉集

大慈因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寶扇老

手遮日 頌曰

寶扇老遮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

客何須向外嘆波機 月波明

大慈後來留古雲門奉學者雲其久之人圖結

茅於長藤洋噴雪中果竹篋子向學者喚作竹

復則懶不喚作竹篋者不得下階不得

從之得法者上有人 頌曰

雲門舉起竹篋凡聖落踪歸金剛門外生草木

脫巾面赤 凡無著

雲門舉起竹篋幾涉鳥惟塵過只遺背商重老人

已是果位 福州黃真

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屋三間穿過

袖僧眼耳 福州黃真

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塵象四壁籠

雲門舉起竹篋 竹篋

安吉州道場明辨正堂禪師 師問

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 頌曰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成陽無端更渡桑乾

水却憶并州是故鄉 國初

造車一百輛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

日且莫錯認定盤星草一下下座 頌曰

海神知貴不知價與人間光顯夜若眼胡僧笑

頭誰知用處無錢 月林

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六祖下第十七世 南嶽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天童靈華禪師 師問

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 頌曰

相馬饒汝接背相唾饒汝潑水暮然摸著蛇頭拍手

囉囉哩哩 音堂

者婆主後無消息病者憤憤日扣門百草自知無

者叢叢每泣在離根 虛堂

應應老示眾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

和尚出眾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 頌曰

疾駛過風第二頭不推懶懶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

後馬皆滑一戰收 北嶽

明州府王德光佛照禪師號拙菴 師大慈朱孝

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素曰帶

裏是他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鐵牛 頌曰

萬機之暇探禪宗中路寧堪越六龍空手牽牛過天

關業宸深在妙高峯 圭堂居士

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

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頌曰

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雖知難

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北嶽

借奉衫子拜年年豈本起挑不上羅扶定玉龍

靈明星猶在九重天

問處天左旋右轉太平無異頭寬雪山高

映黃金殿 覺園

大根大器大尊修習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

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石巖

臨安府淨慈水滸師 師問

僧曰西天獅子因甚無類 頌曰

痴人面前不可說身獅子無類惺惺惺惺 無門

牧童失却破袋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拍來搭在籠頭

上引得烏鴉逐樹飛 誠堂

六祖下第十八世 南嶽下第十七世

臨安府淨慈水滸師 師問

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

香 頌曰

孰謂觀方不在方機關口便乖張行人要竟長安

不覺全身在香 純堂

慶元府天童靈華禪師 師問

何是正法眼師曰破沙盆領之 頌曰

五陵公子少年時得着茶風馬蹄不惜黃金為彈

于海棠花下打黃鸝 雙粉元

法眼花來早自說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佛界難逢
釋然寄畫林果子珠 神室題

真善破沙盆撒粉海客門真箇勝千百萬兒孫
虛堂題

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琵琶千年滯住無人
買未免如今累子珠 大東隱

影裏弄明月引得曾龜上釣船 頌曰

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都僧換轉渠方信圓明淨指
專元來此語不傳虛 圭堂居士

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菴師體禪師 詞此虎

因信齊葛知府問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
作證且道證文即是證母即是師曰小出大過
乃頌曰

八臂那吒三隻眼雙輪轉鼓轉船頭巨鼉一吸滄溟
竭字宙風清四百州

生死自齊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
釋迦路方知蓋覆難 靈堂行

六祖下第十九世 南嶽下第十八世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慶禪師 詞集題 垂語曰大
力量人因甚挫脚不起 頌曰

沒量大人挫脚不起眼瞎耳聾撒網撒屎求生不生
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 外翁題

挫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大禪一箇渾身無處
著 無門題

力難提起為君宣神賦何勞更者鞭一躍洞天三十
六到時凡骨便成仙 虛堂題

松源垂語曰開口不在舌頭上 頌曰

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供死狀莫教吞一大還
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外翁題

舍網一世無分覺開口何曾在舌頭萬古素風吹不
盡又隨月色過羅浮 虛堂題

松源垂語曰明眼和尚因甚脚蹶下紅線線不
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說親見松源敢保錯來批判
外翁題

脚根不斷紅線線掉骨就坤自在行寒空瑣漢無
著歸來依舊兩眉橫 虛堂題

松源示眾曰明眼和尚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
賊 頌曰

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
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諸者題

六祖下第二十世 南嶽下第十九世

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 詞集題 因虎維那
奈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
擬議師便歸方丈 頌曰

白浪堆中下一鉤錦鱗紅尾尚悠哉漁翁不計竿頭
事笑入蘆花萬頃秋 石林題

臨安府靈隱剎契莊禪師 詞集題 擬鏡室中舉
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瓜仍頌曰

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水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客
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缺額銅頭沒奈何萬里為灘歸漢
後八祖下一聲歌 韻木林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南嶽下第二十世

臨安府徑山石溪月佛海禪師 詞集題 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頌曰

鐵鏡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肩卓
堅鏡絕無孔舞春風 諸者題

臨安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 詞集題 垂語曰
已眼未明底因是廢將虛空作布衲蓋地為
牢因是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針鋒
頭上起足 頌曰

經却虛空弄盡沙針頭重地起生涯吹頭換面無人
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開禧題

解把虛空作衲單地牢重出透透針鋒頭上起雙
足對對春風話歲寒 諸者題

未詳承嗣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
什間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復休憐問忍
然大悟從此號樓子 出夫慶雲禪師評注切

經說文 頌曰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
事平生恩愛冷啾啾 慈受題

偶聞清唱聲高樓你在無心我也休置下狂心能頌
歌從茲遠若不迷頭 本見一

你既無心我也休心無意亦無意氣來喚喚因來
你既無心我也休

你若無心我也休你若無心我也休你若無心我也休
深處映相妙意月正秋 寶華題

因過花街賣酒樓忽聞語明委難悉利刀剪斷紅羅
線你若無心我也休 知堂題

杜順和尚法身頌偈州牛曉禾 明者題 云河
州牛曉禾益州馬腹脹 明者題 云曉禾曉禾曉禾
下院驚人笑 明者題 云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
云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
云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曉禾

古佛法身頌頌語泉沸若學唱巴歌須是目伶俐

大異者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後不快寒消磨桃花暗已隨流水空使剝郎惆悵多

也好笑也堪悲耳朵元來兩片皮

增月氏國王聞扇宿國祇夜多尊者有八名稱與羣臣住彼國禮見問法王至彼修教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

歡伏 頌曰

至簡至易故掌最貴往還千聖頂頭出世關不恩談彈指隨風八萬門一起直入如來地

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教慕國王大臣并及四眾俱會論馬鳴云汝我以何為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伏

頌曰

六師不正起于我自謂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令結舌不消一曲太平歌

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為師僧說話有僧自欺曰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

正因兩字也得老宿嘲曰聞家真管業老論

正因一字也無這了乃扣齒曰過來無端與麼

道隣壁有老宿聞得乃曰好一金髮被兩顆鼠

黃汗却 頌曰

一夏調和一金髮傳譽猶未許爭術莫言污了無人見

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金滋味嚼香剛地成點汚

口是禪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鐵只因看銅鑪

洗耳可憐果父更親于

潭州茶陵郁山王不曾行脚因盧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有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燈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象因此更不游方 頌曰

百尺竿頭曾進步淡橋一踏山河從茲不出茶川

上吟嘯無非過哩囉

多步不似開黎這一交

失脚溪橋兩服枯鱗病魚目作明珠直覺塵盡光生

也照破山河夢見無

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

分派負驢兒一額來

百尺竿頭話最親一文橋斷絕纖塵死中得活珠雖

蚌其作驢前馬後人

淡橋驢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時都換

了依容只是都開黎

一額成銀鑄茶川路轉迂却將泥潭子說作夜明珠

無絲搭子線兩手權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事未已

恰好被人借去了真言都舍不通客團團無縫難安

舊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日和尚不會出入德曰

汝去問莊王者方出門忽見莊王請謝和尚列莊喫油糍

近在山皮邊遠過河沙因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

和尚不赴堂莊王謝師屈一字人公門九牛車不出

江南江北勿同倫殺了遠疑寒殺人誰信一盤油

熱糍盡口成痕跡糍今令人便動脾何以且拈安

背泉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喫了油糍不赴齋非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辜

偏踏破芒鞋眼未開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糍飽幾人知而今地思量

著暗寫愁腸寄與誰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 頌曰

目前無異路信手折方圓眉毛橫眼上真孔大頭顱

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船船底不知身到

岸隨他武身設推遷

問來客去有來源一句全該備大千歲盡年窮窮底

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著恰却子

錢 頌曰

年盡不燒錢風欠被蛇穿直隄支會得對面隔西天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

野狐兒 頌曰 家家盡看野狐兒 銜箇枯樛亂吹罷 不知何處

去夕陽已掛柳梢西 家家盡看野狐兒 見者雖多識者稀 有怪千妖俱掃

跡春風已到萬年枝 古德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

人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 袖中寶劍磨星斗 肘後靈符照八方 撥轉目前開披

子從教天下竟茫茫 鷲立蛇行勢不休 五天梵宇鬼神愁 孔門弟子無人

識 碧眼胡僧喚點頭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

臣菩提心作麼生發帝無對 為古公室聞 別字印代各云王言如緣其出

如繪 頌曰 菩提妙心作麼發 日應萬機元不差 回首瞥然輕觀

著大千沙界是皇家 萬里滌歌聖化成 陰風颯雨樂無耕 不出尚岳三呼

後無象誰知真太子 菩提心發不為難 只在君王一念間 聖聖相傳皆一

拈 綿綿國祚泰山安 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雲雲帝曰臥雲深處

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 化 頌曰 試問臥雲深處客 不知何以答 昇平焉然至化難逃

避萬里充天一點雲 相見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 帝曰以何為驗 僧

無語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頌曰

靈山一別二十年 聖世重逢皆偶然 細柳清泉指老

眼 撥開雲霧見青天 太宗一日擊起鉢問水相王隨曰既是大使 誰

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寡人手裏 隨無對 慈

明圖代云陛下有力 大地收歸掌裏 問鉢鉢起有何難 箇中消息憑誰

委 秋水秋雲秋夜寒 錢若鎮使在界上為鎮將 凡見僧便問若相笑

即留止宿 一日因二僧至 遂問近離甚處曰江

西馬大師處 徒曰馬大師有什麼方便曰道即

心是佛 佛又被指出 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

非心非佛又被指出 頌曰 是非非非俱請出 纒纒萬何如 學立平生心 騰向人

相相識 還如不相識 勢油幢下立功勳 願略雙全獨見君 一自赤心來 報

國邊頭 刀下不曾開 昔有一婆供養一 藤上經二十餘年 符令

八女子送飯 給侍一日今女子抱定不正當 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 遂

趁出放火燒却 頌曰 不見人斑見虎斑 斑來斑願見人斑 斑虎斑見後 通回

避唯有 人斑避虎難 鐵壁頂頭 雲片片 出山 批出月團圓 就中明暗相陵

處 天外出頭誰解 貧人常妬富者不 欺貧莫信直中須 須防人不仁

二十年來不具服 穿春燒却是徒為三 春暖氣無多 子真實之言亦可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後序

青蓮解脫 觀色色笑 微師承 肇啟密著 少林華嚴 神光

印受世系 由是淵影 雖枝派之有殊 分然機用之無

二致 或縱奪而破 古人之幽鍵 或押關而發 後學之

靈樞 大用現前 纖塵不立 四句獨超 公外萬法 俱

泯於聲先 玉振 禪宗 珠聯 祖流 通融 選擇 未純

識者 尚讓 況於後乎 錢唐 魯魯 公公 孤標 拔俗 積行

熏心 避扣 祖機 深染 法味 採機 採而 補前 闕綴 頌古

而人 新刊 通集 後先 洞照 今古 用心 亦開 矣謹 遺清

伯躬 案後 題 觀 管 而 見 微 聊 希 毫 而 塞 請 延 祚 戊

午 季 夏 徑 山 希 陵 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百則 公案名之 今古又曰長物言

之則 乃人唇齒置之 則避無門 可謂 轉 轉 回 字

字 冰 銷 瓦 解 歷 代 宗 匠 頌 之 未 免 難 乾 亦 見 寶 鑑 師

編 緝 於 前 嘗 覺 公 增 收 於 後 誠 證 分 明 不 冷 再 助 中

間 一 處 滿 訛 具 眼 神 僧 必 能 辨 白 迺 丁 巳 重 陽 日

靈 隱 住 山 淨 朋 拜 書

聯珠頌古通集 本加 麗 句 章 轉 句 愈 出 而 愈 多 如

蜂 房 釀 百 華 之 寶 鍊 絲 穿 九 曲 之 珠 食 其 蜜 者 命 其

蜂 好 其 味 者 慕 其 蟻 余 作 是 說 有 客 進 口 忽 遇 不 食

雲 岫 題

實不好珠不嗜語言文字者 此集又稱美為余曰病

其病者不能自病 客懶而退於長乎 書至 春 天 重

雲 岫 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